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〇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〇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〇九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謝程山集十八卷首一卷附錄三卷年譜一卷

〔清〕謝文洊撰　年譜　謝鳴謙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三十年刻謝程山先生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謝程山集十八卷》提要

謝程山集總目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脩擴元孫鳴謙鳴盛原本
　　　　　　　　　　　　　本量鳴篁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　饒拱辰吳榮祖編按
髻山　　　　　　　　　　　吳熙儲槃

受業門人參訂

附錄三

志傳　雜文

謝程山集十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謝文洊撰文洊有學庸切已錄已著錄是集初祇日錄三卷講易義三卷書三卷乃其門人甘京黃采所編乾隆乙丑文洊元孫鳴謙又收合雜文遺稿與新城涂登陳道編為此本甘京序稱其早習舉子業為諸生年二十學禪有所得三十後始宗儒越四十始一以程朱為宗年六十七而卒將卒自作墓誌曰大學中庸切已錄凡八九易稿始定竊欲折衷先儒期足以啟發來學自訂所體驗者日錄三卷易堂諸友

節行文章為海內所重某不自量亦欲學其詩文才短終不能就而已學亦遂旁洩云云蓋文洊生平以講學為主文章則其餘事耳

范序

家弟彥公一日詣其子齋頭忽見案上程山遺書驚歎曰此
先忠貞公老友也方公撫浙時接壤江西梅水魏子善伯久
居幕府善伯爲謝先生故舊以此稱道義神交尺素往來無
閒忠貞公廉名震四海政績光史冊蓋資先生之教益殊多
焉今先生家孫宜衡遊學都門館於大司農馬公家與吾兒
時御善故其贈詩有夙從梅水通魚雁今向庭階識鳳雛之
句將以先人遺書付梓特懇　珠玉片言弁諸卷首以爲
先集光於是彥公乃述其意郵其書至南署予展讀卒業焉

因撫卷歎曰是書一出俾聖道昌明士風丕變繼往哲而開
來學其有功世道人心不小也昔漢章帝親祀孔廟謂孔僖
曰今日爵於卿家有光乎僖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
重道茲萬乘辱臨乃尊崇先師增輝聖德非臣之私榮也我
皇上親幸孔林者數矣近奉
詔旨有山林隱逸文行高風眞儒實學許督撫保舉錄用惜
乎不得與先生同時舉其名以副
聖天子求賢若渴之意而爲
國家增輝焉猶幸去先生未遠范先生之鄉得從其子孫讀

遺書而序之此予之願也夫其學庸切己錄講義也蓋羽經
翼傳發先儒所未發得聖道之心傳焉其日錄也則躬行實
踐克己嚴毅孜孜至老弗倦之言焉其讀易緒言則宇宙在
手造化生身參贊位育之學發先聖之秘奧究性命之根源
非功利俗學所能窺其萬一者焉其十則教條則誨及門諸
弟子其書劄尺牘則與當日學者講論問答闢異端崇正道
折衷先儒而一以畏天命爲宗旨焉總之精義及三昧辨晰
入微甚即一言一字無不諄諄然提撕振瞶開擴萬古之心
胸焉先儒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

世開太平其先生之謂歟予故曰是書一出其有功世道人
心不小也嗚呼火盡則薪傳此先聖之有待於後學而道之
所以流行古今也歟春秋之世六經已備而待孔子之刪訂
贊修昌黎之文待永叔而始盛孔孟之學至濂洛諸子而大
彰溯其當日栖皇奔走伐木削跡之阨身不顯而道亦晦火
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隋梁之間然終不能磨滅者乃至
歷數千百年以來燦然如皎日之中天而莫可掩使起當日
桓魋武叔陳蔡諸侯而視之能毋汗流頰背蒙面而疾走乎
古之人其書既成有以冶鐵沈諸井又或納諸瓠而浮乎江

海者歷千百年之久更能異光燭天終必欲出而傳諸世者是何物也哉大抵聖賢遺書自有不泯而卓犖有識之士每汲汲然樂爲表彰焉此後學之幸附青雲而聲施後世也今先生既已崇祀鄉賢祠白鹿洞俎豆千秋矣而宜爾復文行卓然聲稱籍籍所著寫心軒集業已流布幾何洵克繩祖武而教家學焉獨其遺書尚未刊行於世蓋表彰先賢固封疆重臣之職況又爲先忠貞公故舊老友而不爲之剞劂以傳焉是誰之責而順待其請歟

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三韓後學范承勳蘇公頓首拜撰

張序

聖賢學問只是著實用工依本分做去不須立爲名目另標宗旨誇示獨得之奇正晦菴所謂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懷將世間道理從頭至尾理會一番眞箇通徹無疑礙方是向進也嘗思一貫之道固非別有塗徑可尋或由知入或由行入未常不隨其質性之所近各覓路頭精進不已然後神明默成不言而信會心於意象之表焉豈若俗儒儱侗籠罩冥然悍然相與別戶分門狠自矜尚者哉善夫伊川之言曰不用靜只用敬而文公亦曰主敬以立其本入道向進之基洵未有親切於此者程山謝約齋先生主張斯道凡三十餘

年殫精研慮原始要終每於中庸首章及張子西銘沈吟密詠浩然有得乃益信程朱主敬之旨誠不我欺而且於論語畏天命一言尤有獨契也夫張子於中庸窺見藴奧發明理一分殊之道因作西銘一篇約齋於論語洞徹淵微亦深知天命賦予之原標出講義大旨是其用功之由得力之處約有可以自喻可以告人者非苟而已也且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天者理而已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敬也而何莫非畏也故朱子云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

天理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又云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今誦約齋之言曰人生食息起居於照臨之下全憑此理爲主持本身所得之天理是人人之所當知知天理是知自己一身的事此即朱子之前說也約齋又曰注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切動靜云爲於衾於影於暗室屋漏於不睹不聞力自戒慎恐懼力求不疚不愧此即朱子之後一說也約齋惟篤信程朱是以積學潛修精微廣大印證備先無不脗合先生遺書具在觀其切己錄日錄講義緒言與夫程山十則以及彙訂諸編擴之有以彌宇宙而精

之可以析毫芒使非徹首徹尾精粗本末無不咸貫而能深切著明若是歟昔曾子固爲有宋作者朱子常亟稱之然謂其初亦止學爲文於根本工夫見處不徹今約齋先生不事文章專崇道德而讀其遺書無非載道之文有德之言時時吐露於躬行實踐之下其爲度越前修當復何如先生冢孫修振亦蚤有聲來遊吳門奉先生書謁予官舍且丐弁言付梓予惟自今以往南豐昔爲子固重今爲約齋重矣而修振亦於是乎無墜先緒益濬其源而沛乎其流也是則吾道之厚幸也爰不揣固陋書此而爲之序

康熙辛卯仲夏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陳序

程山文集十八卷南豐謝秋水先生著當時及門弟子甘楗齋黃亮公曾編次日錄講義書牘鈔錄成帙其他雜文多散佚零亂乾隆十年冬元孫鳴謙乃蒐集其書付吾友涂子于岸爲之採集編訂將付諸梓而示道曰謝先生易堂畏友其言皆篤實可行不可不公於世予維前古儒學之興至明而大振亦至明而大壞蓋自四子六籍之學浸潰於人心求爰受書即知尙名義崇本務實故一時道德經濟文章節烈之士濟濟翔翔爲世羽儀後稍淩弱衰微性命仁義之言則益

工而行益僻學益雜且倨強者虛憍滅裂弱者蒙頭扃知泯泯棼棼依人護已上不足爲國家養士之報下無以矜式閭里後之人莫究其由相戒於儒術之迂疏而不敢蹈嗚呼學固如是乎哉國初吾鄉彭躬菴魏叔子憤然欲雪其恥倡爲經世實用之學而易堂之名著聞天下同時並起尙德不倦者則髻山宋未有程山謝秋水二人皆亭亭特立眞欲造古人之室而後已其與易堂議論救過攻非常若不相下而必脅爭挐乃不啻左右手惟恐或失豈非以學術崇閎人之向往各因其才力之所近非有直諒之友相切劘匡救未必不緣意氣矜尙而陷於一偏不自知也程山之學以畏天命爲宗以切己爲要以當前一步不放過爲基址其於微顯之幾可謂審矣而易堂諸子或規其迂闊不達事情先生輒改容受之往復論議得其指歸而後已嗚呼觀易堂之忠告程山之虛受與世之分門別戶自膠意見者迥然不侔古所謂以友輔仁者殆不過是豈不可法而可傳哉往歲讀先生大學中庸切己錄折中前賢解說不苟爲同異儀封張清恪序其書歎爲有德之言今讀是編益信然吾於是益思髻山爲人當日與諸君子時相過從互爲啟翼者當復有在

今其書散亡不獲並傳可惜也乾隆丁卯歲新城後學陳道謹序

四科之中有文學子游子夏非自造於德行其所長在文也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夫子之文也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則游夏惟長於以辭贊也子貢聞一貫而性道與文章已分辨言之後世又合威儀而專以文辭爲文章六經尙矣經天緯地之文也下此而諸子百家以迄於今汗牛充棟之書不能不分辨言之文有出經入史者公穀左國諸傳是也有經邦定國者如管晏孫吳董賈趙充國諸人是也有記事議論之文班馬諸人唐宋諸大家是也有淑性陶情之文出師陳情

表歸去來辭正氣歌諸篇是也有講學明理之文周程張朱諸儒先語錄是也至於適用則農圃醫卜皆有其文惟申韓佛老之書誠不免於離經而畔道或人如其文文如其人或文不必如其人人不必如其文或一人而各兼有數長者不可勝數要皆立言有本故其文亦傳至今不朽也吾師程山先生早習舉子業爲諸生年二十學禪有所得三十後始宗儒越四十始一以程朱爲宗年六十七而卒門人私謚曰明學其將卒自作墓志曰大學中庸切己錄凡八九易稾始定竊欲折衷先儒期足以啟發來學自訂所體驗者爲日錄二

卷易堂諸友飭行文章爲海内所重某不自揣亦欲學其詩文才短終不能就而已學亦遂旁涉不得深造周元公曰文所以載道也文辭藝也道德實也歐陽文忠公曰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魏叔子曰有作家之文有才士之文有儒者之文最爲分辨蓋聖人之道極其高美而文自如之才士作家志在文不在道而文容有幾於高美者儒者志在道而不在文如叔子所謂卑弱膚庸漫衍拘牽之病誠有之要不失其爲講學明理特不得以文辭醉人之心驚人之目耳其初欲學爲聖人之人不可得豈

能妄希聖人之文不能妄希聖人之文又不免用心於才士作家之所爲安得無旁泛之憾此先儒所謂玩物喪志讀史心粗全身奔冊子上皆爲志道而旁涉者言之故謂有能文之儒者可也謂儒者必能文不能文則不得爲儒者不可也要成其爲儒者之文而已矣吾師德性篤學而天資亦近於魯故讀書必深研而其所心悟每得之苦思亦所謂竟以魯得者著述以切己錄日錄講義三者爲要眞講學明理之文至序記傳銘所作無多亦有意爲作家之文雖未嘗不可傳而於爬羅剔抉含咀英華則功有所未專而吾師之志固不

在也諸弟子不欲散失屬京綜輯命其幼孫修擴繕寫成帙詩學少專嗜詩歸晚爲易學所廣而鍾譚氣習時時見之惟學道盡變其少所向慕此其功有獨至足以當明學之稱者京服師最誠事師日久不能紹師所學因紬師之文而言師之學後之學者其必有以明吾師之學也夫門人甘京頓首謹序

謝序

先子明學公講學程山躬行之餘見於文字間者張清恪公伯行爲刻大學切己錄於蘇州先叔父肇孝公兄弟續刻中庸切己錄於家本堂又刻竹坨亭詩於程山三世詩中至今在也其文集講義日錄當時門弟子甘楗齋京黃亮工采所纂訂先大父祖軒公所手錄者乾隆乙丑新城陳凝齋道徵刻於濟灣旋燬於鄰火本量自知向學以來留心於文詞凡從敗簏殘編故家世友中得先子所自繕之文或前後迭更或易堂髻山諸子有所刪潤或程山諸門弟子有所討論每

一篇中稿凡七八此眞彼疑片語隻字互有所得均非漫然苟然也然以之成集則入五都之市百寶雜陳有愛之不可勝愛者收棄舊本反覆吟玩屛營傍偟而莫敢遽定者今已三十餘年矣夫六經爲經天緯地之文萬世道德之宗也孔子自謂述而不作聖與仁而不敢居然而曰文莫吾猶人也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則六經宜無遺美也乃四子書及諸子百家所引逸詩佚書其鉤元提要正法奇葩甚未與六經相類也即夫子之文章子貢所可得聞者而論語之文學庸家語互

異何歟先子生平惟性道是求躬行是篤自恐旁溢於文字固不以文詞爲工而言以載道千百世之下論其世景慕其人者又未嘗不於讀其書如身親炙其人也則文詞亦綦重哉蓋人雖巨室也家常日用之器物宜無不美備然而開大庭延賓客陳宗廟薦祖考則必擇而出之其體式宜華樸相稱而布置宜繁簡合倫所秉者未必非美而無當於用也然則校定古人之文豈可雜然而無裁節去取於其閒乎朱子於大學古本疑簡策有所斷闕殺然顚倒之刪之補之而二程遺書則各存其門弟子所記而不敢贊一辭豈程門諸弟

子之記錄果勝於大學古本耶而至今讀大學者終以朱子所定爲是子曰辭達而已矣昌黎曰文惟求其是小子本量於道無所窺而於文則亦　嘗承先世所傳伯兄所指授沈酣寢食其中亦既有日矣則程山文集散佚至今其彙而訂之非小子之責是誰之責歟編次既竟輒自敘其緣起非敢妄也蓋道爲天下之公物文亦天下之公是也元孫本量謹序

跋

程山先生承明季會講餘風獨揭論語畏天命一言之旨其學凡三變初棄舉業幾陷於禪年二十九讀象山集三十一讀龍溪陽明集三十四與王聖瑞會講聖瑞闢陽明與辨絫日三十六讀整庵困知記不合至四十二始悟而篤信日析禪學之弊四十三遂揭畏天命爲宗旨先生之學之卒軌乎正而豫於純者有所畏也世之學者師心論古妄爲優劣之辨不審是非同於己者爲優異於己者爲劣苛其所或略誣其所必無侈參其無僭憚之說視不學者之性情心術更有

不堪問者無畏之作於其心也作於心而爲學術之害作於事而爲政事之害充無畏之念欺罔虛誕必使天下人無所不爲天下事無一能爲而後已嗚呼此先生所以揭畏字之旨以治己卽以治人而範世訓俗之意歷久遠而愈覺其切近矣祖同幸生先生之鄉讀其遺集服膺有年今里中同志以書來告曰程山集版舊燬世趾傳本遂令妄者輒生異議亟謀付梓以廣其傳祖同竊於官守不獲從編挍之役而竊推測先生論學大旨寄質同志願讀是集者審先生聞善則遷之詣而共懍然有所畏焉

道光二十九年八月朔十日後學譚祖同跋

日錄序

自有宋以來諸儒篤志聖賢莫不各有語錄蓋自道其所得與其所以自治及其所以誨人悉書之於冊以備遺忘質師友俟後世而其閒或醇或駁或得或失或同或異無不犁然共見要皆有不可磨滅之精神不得自已之旨趣故一言一論之閒而其人生平之學問識者卽於此定其淺深此固本之於心得不容誣也如吾師謝約齋夫子日錄其足以垂訓來學啟發羣蒙者亦豈有異與吾師生俗憊道微之日慨然以斯文爲已任特立獨行無待而興始焉悅心禪寂繼焉宗

主陽明及其終也一以程朱爲法體認深沈踐履篤實念程朱之學以主敬爲本敬守乎理理原於天天以是理與人而不可違故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理之所在卽天命之所在少有所越是爲逆天自古聖人言欽言恭言翼翼言敬止無非昭事上帝之心故學問工夫千端萬緒一歸之於畏天命敬之空言敬者更覺有所歸宿而又以少有私吝終無以入聖賢之域故於西銘一書惓惓致意欲使萬物一體之念耿耿於中而後不爲私累俯仰上下之閒實見天人合一之故則所以畏天命者愈不容渝然而學者之患非因循則躐等希

高纂遺算後思前而於見前所當盡者不勝鵠矣故又教人以當下一步切莫放過以當下即天命所當然無庸等待不須簡擇從此綿綿密密便可盡性致命是吾師之自治與以誨人誠可謂篤實精深大有功於先聖有裨於後學茲日錄中所以剖決其胸臆抒寫其性情鞭策其志氣者刻骨鏤心語語諄切使人讀之悠然而思奮然而興惻然而無以自安凜然而有所持循至於尙論之旨經世之方闢二氏之妄誕尤為深入不謬不悖者於此中時散見焉釆從事師門三十餘載耳提面命之下竊自幸不至淪於暴棄慨自昊天不弔哲人云萎取遺書而讀之輒潸然淚下又自愧未能有所成就每披誦日錄不啻侍立師前因不揣愚昧較訂成帙嗚呼吾師於山陬僻壤超然獨出天之篤生夫豈偶然釆學術荒鄙雖不能表揚盛美然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豈久為湮晦知必有大賢志同道合見是錄而嘉與者吾見其當與薛敬軒先生讀書錄胡敬齋先生居業錄羅整菴先生困知記同炳蔚於天壤間矣又豈非斯道之幸也哉庚午仲秋南城門人黃釆頓首謹序

謝程山集卷之一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修撰元孫鳴謙 鳴盛 本塗 鳴篁 來孫宣 宗紹 原本

易堂 髻山 諸友評定——同郡後學饒拱辰 吳熙 儲粲 吳榮祉 吳嘉善——編校

受業門人參訂

誠是最先著能誠則諸凡工夫方有安頓處

萬物皆備於我前後皆備於今總不離目前一步約之又約只在此處卽至誠無息純亦不已皆自此踏去

目前一步不放過思前算後總是無益

一步之外希微踰越不得一步之內希微滯著不得言小心如此方是眞小心言翼翼如此方是眞翼翼

體會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二句如吾之體非吾所得私也乃天地之塞也吾之性非吾所得私也乃天

地之帥也渾身都是天地的物自己毫無所私則凡一起念一舉動皆須還爲天地用乃欲竊據爲己有念念自私眞妄人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我有此身亦不與非不與也無與之者

采云看得吾與天地原非兩件混然二字方親切

顧先生大任說有曰四顧惟谷逼出全副眞精神一身如徐埽盡諸般閒技倆上句無一絲偷惰氣下句無一絲貪著心只一片至誠全體擔當於此有得則於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氣象亦可以窺見些子

眞精神不出須是逼出閒技倆不盡須是埽盡逼得緊埽得疾亦自然相應須知大任在身卻不得擔如今不可謂不如此事旣知此事而又不任便是父母大不孝子也如今一家人全然顚倒全然陷溺父母之心必是哀痛至極恨少一克家之子耳我旣知之而又不赤身擔荷則不孝之罪比一家人更大父母豈不痛恨

每每尙有閒掛礙還不是懸崖撒手氣槩如此便非本色材料承當重擔不得隱微切須抖擻

上帝臨汝無貳汝心如何留得些子閒念掛帶十二時中行

住坐臥稍稍停機件思於軀殼子上起見便疾與埽去只留一片赤膽忠肝奉與上帝爲之盡其所事而已便到刀鋸鼎鑊甘心如飴不作一毫悔念

今日旣已明白此理便是受上帝託孤之命上帝一點親骨血其危如綫敢不忘身命以圖保護然每自疑精神短弱智識愚昧習染深固如何承當得此任反復思之此理千足萬足在自己分中不少欠一絲但貴一片眞誠挺身擔荷則短弱者自會剛長愚昧者自會開通深固者自會消融更復何患只要時時顧念如執玉奉盈不敢遺忘於瞬

息之間便是勝任人也

每日之間乾乾惕惕溫溫純純令此理炯然卓然於讀書接物之間不使瞬息晦昧最要於念慮動用應酬紛紜之際密密提持不爲外物所勝一切邪妄雜想粗情浮氣屏絕如寇讐一絲相犯如抱重創戰戰兢兢死而後已可也

西銘曰存吾順事沒吾甯也存須是視無形聽無聲貫通呼吸方爲順事沒須是仰不愧俯不怍交付完全始得就甯一生有如許大事尚敢留一絲偷惰乎

吾人爲學只是要完全此天所與之性以盡此五倫之道而

已此而稍稍務外便是功利根稍稍著内便是空寂根俱非吾儒所當然之念也吾儒所當然者惟盡性明倫是真本源至於事物紛來應之雖千變萬化然亦各有當然處此散見之當然總要從本源之當然處發來差不得一黍方是眞實爲學本源當然之處既正固已立本矣而發見之時豈能保無別物間雜須是於此處一眼覷定本源嚴防密察覺是別念便隨時決去是本源上來的便沛然行之久之念念當然總不離乎其則熟而又熟以至倉卒之際夢寐之中亦無一毫差錯則所以然不期悟而自悟矣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四語雖聖人事然只是性分中事既是性分中事則學人身上都有此事故學者須要如此立志方不自棄下手只在慎獨但要常提醒此意則自不肯將心入功利私欲裏去

人必有志此志一定則精神命脈全體收貯於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日用飲食如此而變患顚沛總不容有纖毫別念掛帶小心畏慎如承大君如奉嚴父只靠一綫眞誠相與究竟連聰明氣魄亦不用補湊此纔是一生安

身立命處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工夫在此數語

不耐堅苦是學人通病此處要決烈又要沈毅實是千難萬難雖然聖人豈誑人者此志一定便從難中做去欲捨此難更無易路可走世間萬物總屬浮幻總非安身立命之所又且爲氣數所囿一毫強不得唯有此途是自己本分不容已之事若肯倒心殺意於此無有不辦眞正覷得破如拔出陷穽決破羅網有無限樂境堅苦且忘更何處著耐字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須信聯合貫通只在當下一
念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予謂前後皆備於今於此見得
透則凡一切軀殼已私不待克而自假隨身貨擬又在無
小大無敢慢一語一齊收攝
愼獨故刻若然到極瑩潔處便是江漢濯秋陽暴到極光華
時遂爾睟於面盎於背
丈夫做事須是拔出精神磊磊落落自見手眼自立規模若
必依附瞻狥惟恐失錯拘拘以世俗爲礙則惟有淹沒世
俗而已矣究竟成得甚人品看來只是不剛便被利害歷

倒若是眞正志士勵以游盤自矢一往直遂其氣孤行於
宇宙之間更有何物在他眼裏能得他低回顧盼
立志須是全體承當則全副精神與古聖人相對照又何處
容得絲毫偷惰若尚有未淨盡處必是承當處還有餘地
故陽明先生教人責志最爲親切然立志在先責志在後
立志須是看見聖人安身立命去處淸眞朗析無絲毫涸
淆自己懽忻踴躍全身鑽入如日午中天立表其下光覆
當頂四旁影子一齊俱滅從此起手纔是直取驪龍頷珠
鱗爪一片不屑以後責志俱不離此則成效可必矣

退避便是私心如覰得此道眞一毫退避不得則自不容不
任然亦不必言任伊尹差些子處還是多了箇任的意思
看得眞時無大無小只是本分內事循著此道行來似是
奇特其實了不異人意
余嘗云萬物皆備於我前後皆備於今才立鼓賞此語雖與
禪家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
當念之語相似其實不同會得此意則當下具足一切較
量都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至樂不可言喻
事父母有一毫私心便是不竭力事天亦復如是日用常行

不體天心起見者都是私心眞畏天命人惟恐一毫不合
天理安得不精義
顧先生云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人受命於天不知有君
不可以爲臣不知有父不可以爲子不知有天不可以爲
人愚謂臣不得君不可以爲臣子不得父不可以爲子人
不得天不可以爲人知天是工夫起手處得天是工夫究
竟處何謂得天且小心翼翼去待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自有樂天境界樂天便得天矣
性如人君心如政府人君端拱無爲政府則朝綱總柄一手

掌握羣僚俱奉政府指揮其實政府所班之令俱稟人君
之威令而行人但知五官百骸俱聽命於心便以心爲君
主不知心御又以性爲君主若非嘿嘿爲性所操持則此
心便狂馳矣所以聖人之心如伊周常人之心如莽操
禪家頓悟將從前粘縛處忽爾空御若再生一遭然當其參
究時是用何等苦力方有此一日今我習氣種種無由脫
去日用之中須要與彼參究時一般誠切覺隱微稍動即
與斬截不可稍爲因循聽其自然消隕即今便要斬然一
變與從前是兩截人物方是猛烈丈夫手段不然只若存

若亡而已恐終身坐在無礙窠中不更益苦可哀也哉
抄白沙語因思近日工夫有太泥語言處故辭於自己本領
上全欠體認循襲即支吾得住亦不是光爲力艱而無成
功可見乎即今須是時時沈潛體認本體不馳逐不昏息
便是當下受用處但保任得自己本體常存有亹亹日新
之意便是工夫至於書之合與不合先儒之同異皆可緩
以從事倘逐逐於彼則本體反不得活潑矣
步月光景甚清遂欲作詩未成每當清景正好借以陶汰胸
次契會道眞遂欲於此著句反令心境滯著此是爲習氣

所使宜戒
諮課求諸生言但緘默見才難得奈何然在亦甚難自覺於
此處欠斷開口亦必和婉此固由稟弱亦亦有希世取容
習氣以故於朋友間未見有其益於彼以此與人交自然
只可得苟求人欲變此習惟有一誠誠則自放不下不容
不直處所在亦不至以此取罪即取罪亦不暇豫先有許
多顧忌也
自思天賦我命窮困爲一死填溝壑亦是本分逃不得更有
甚說胸中覺利害心頓息見女念亦輕

只時時求自慊事事求自慊中和境界想亦差不遠
議評人物乃大病痛此皆由裏面忘了故有此若時時敬謹
自有一種忠厚渾涵氣象
工夫只是時時念頭眞實纔有雜想即便掃除一掃便復亦
不是十分強力只如此小心綿密溫溫淳淳自將有得
畢竟飢寒一念時在心上來此處故意置之亦屬無可奈何
之見須是爲道心切所憂所樂無不在道久之有得則顧
慮自輕矣便到飢寒亦是閒事營營心固不得堅忍心亦
不得消遣心亦不得總要有道但得道在則許多心總屬

私妄安敢不勉力
每有雜想來縈纏只在視聽言動上稍停機伃思便馳去顔
子四勿工夫如何疎忽得第一著要內地堅密於道上時
時提得志真念切胸中熾熱凝作一團外物總入不來方
是眞工夫
要知只是保任此理不可令其一時不活潑耳若覺有一段
忙迫氣象又易得放倒矣要知自己著力只是黽勉跟著
此理運轉我毫無些子增入只不使之欠缺而已他本無
欠缺只精神照管不到畧分在他物上去便欠缺了

凡人心慊愲處必有所著如小兒怕嚴師這怕是著在師身
上如吏胥怕官長這怕是著在官長身上臨深淵履薄冰
這怕是著在冰淵上此獨知之地非嚴師非官長非冰淵
如何不恣肆須要知此一念靈明知惻隱知羞惡知辭讓
是非這便是天命我的性一念私欲便隕越此天命所以
夫子說畏天命便畏此獨知也此獨知即鬼神上帝也即
師保父母也如何不怕得雖然得罪鬼神上帝便有災禍
得罪父母師保便有打罵人所以怕獨知之地無災禍無
打罵人如何怕須要曉得無形的災禍打罵更痛更辱且
首致外面的災禍打罵如影響之不爽知此便不由不戒
愼恐懼也然此等意思放要人自體會得如會不得便昏
昧地不識痛癢矣所以說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陽明先生以閒思雜慮都從好名好色好貨等根上來此眞
識透人情之語然欲去此三大病根大是難事須有極高
見地極密工夫始得若有見地而無工夫未見其能去也
工夫何在亦只是時時提醒此見地而固守之念念皆從
此見地上發來省察克治不少寬假久之自當灑然若不
到此亦說不得為學

禪家參話頭貫是禰得此心住今日工夫須要似參話頭一
般幾好然彼是死工夫此是活工夫所難就在活處孟子
必先苦其心志一段亦是要人向死邊求活習氣已成橫
決之勢天理只微芒而已要將這微芒的充長出來將這
橫決的排抑他去非是大死一番未見其得力也
體認定性書有天機流行物各付物之象然於工夫處說得
畧非敬則主宰不精警自私用智之患亦無以勝之然得
其意而存之用敬當愈妙
眞誠惻怛之意要時時提醒遇事纔親切不然當機言動只

是依稀過了事後又悔胸中豈不明只是欠一段眞氣便
發揮不力耳須是一念炯然禁絕馳騖
時時體認本志便卓然正大便易簡便沒然無事稍一鶻突
便小家相便鄙陋便沾滞當本志卓然時覩鶻突時氣象
但覺暗塞不可解若鶻突纔久要提轉本志須盡力奮拔
方得醒豁正氣遂爲其所剝蝕矣不可不畏也總是頃刻
失養不得
人於五倫中要盡分只是不挾私不任氣不躲懶雖然還是
第二著須要眞誠惻怛與明理纔是第一著

自己有此靈明如何做不得主宵爲外物所牽擾深切自省
只是頽惰若能時懷敬畏戰兢臨履自然惺惺自然堅定
然不拔出精神實在踐履閒思新慮萬難驅遣萬事俱從
此中銷隳矣枉知此學愈增後人口實其爲害道傷教較
異端更甚可不懼哉
李大經先生曰敬緝而靜生焉靜得而虛生焉虛通而悟生
焉悟神而德至焉涵泳此數語爲學之要盡此矣此心無
眞靜則無眞虛無眞虛則根本之地常是紛雜晦昧釋氏
所謂塵勞所謂昏擾擾相是也似此體段如何能知所當
知行所當行况聖賢元微之理精純之德不更相隔如秦
越乎然欲求靜虛無如主敬通書聖學章闡發明透但無
欲二字高恐學者難入手無如敬字好敬則內外整肅敬
則常惺惺紛雜晦昧自然銷去安得不虛靜
與諸生論知行平常只說行難若看聖人說博學之一節則
知更難既博學矣豈可自以爲是又須審問既審問矣豈
敢便以人言爲然又須愼思既愼思矣還恐是私意見故
又須明辨經四折而後篤行下篤又復丁甯懇切重以弗
能弗措弗知弗措爲言知之難也如此後儒學術之差貽

害無窮看來只是知之不精耳若肯依聖人如是用功則
所見畢竟無弊決不至壞天下後世人心故學者愼無輕
言知也顧涇陽先生論誨女知之乎章云子路只是心粗
信口便說不肯沉潛理會耳又云知的曉得是知甚易不
知的曉得是不知卻難雖賢者亦多錯過高存之曰此是
世間通病其機甚微其害甚大吾輩切宜猛省不可只去
子路身上推求看二公如此較量益見眞知之不易學問
思辨行五者工夫又加博審愼明篤五字在上此是聖人
校定千古不易定方決不許庸醫增減些子

爲學先須理會本領本領既足然後可言支節倘本領尚未眞實而徒從事支節固爲倒置然本領既足之後而又畧於支節恐亦不得爲全德也知及仁守本領也夫學未得要求得既得要求勿失說箇得則所謂知及亦不但是空空曉得而已也必是知行兼到此理方爲已有方說得知及先知後行入德之序然只聞見而已不從踐履過來亦不得爲眞知須是尊所聞行所知自己德性之地發出本然之明所聞所見皆爲已所實有纔可言知及纔謂之得既已得矣便須保擬堅固無有間斷方可入至誠無息之

境稍有懈怠私欲乘間竊發天理一時蔽昧則將前所得者又復失矣故學者既得之後工夫又須倍加警惕綿綿密密終食不違以致造次顚沛必在於是私欲無隙可乘天理生生不已方可言仁守學者大都在此處把持不住如日至月至皆是不能守乍得乍失成不得片段總由保擬不得堅密故耳雖然既仁守矣何以尙未莊涖尙未動禮蓋本領充足之人毫無矯飾一味本色流露容或過於和易者有之此雖無傷於根本然不能起民之敬則施而不承言而不入於成物處便不得力所謂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即此意也既莊涖矣民已知敬矣然凡所作爲過於直率簡畧則民雖聽命尙覺不甚鼓舞於向化處不得自然暢達故一切節目儀文未到雖是小疵亦未得爲全善也雖然此支節也於本領充足之人不知事此亦屬齡疎若於學者則未得須求得既得須求勿失此處須是目無他移足無他著一毫不肯自欺方是知急務者若本領既虛徒然矯飾於外末矣僞矣不可以言學矣

中庸一書首尾皆歸於愼獨益知工夫莫要於愼獨也愼獨

即是主一無適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信亦敬也總是主一此屬存養常要惺惺不使一念見惡於此志又屬省察未有存養而廢省察者存養是主人居中堂時省察是主人巡視門戶時然畢竟巡視有時而居中堂爲主人常業也提一愼獨則存養省察俱在內

朱子曰自衣錦尙絅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嘗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的然而日亡看此語使我忸怩無地若不深自欲藏幾何不入於小人之歸

看聖人氣象時常在眼裏為何到自己分上便相隔天淵其實聖人事已分中無有不足只是聖人安自己勉耳若看作天淵則絕學也聖人苦要人學是不情矣須信卽今便是聖人不煩等待只要刻刻自認得耳

孟子說箇必有事又說勿忘勿助可見必有事是主腦工夫卻又要勿忘勿助不是必有事了便無忘助蓋知得必有事方可去斟酌不使至於忘助必有事本旨是說集義程子又屬之主敬以此推之便屬之致良知亦無不可便屬之體認天理亦可屬之存誠亦可只隨人受用處便是但

要緊緊提持接續得常在若過於拘迫便是助稍稍放緩便是忘學者大抵為此二物苦到此處須是小心細密方權宜得當

畢竟是敬字平正王門弟子流為無忌憚還是當日忽畧此字此是千古學術命脈所關雖有極精微之見如不用敬總有弊端在後

存養當如臨深淵履薄冰省察當如好好色惡惡臭

此理明白昭彰有何不到只為馳騖處多遂爾昏蔽今能盡絕他歧只一眼覷著在此虛細體認眞實擔當自然日充日明機興亹亹有不容自已之妙然念起卽覺纔覺卽除此是隨身貲糧一刻遺忘不得

此道甚易簡著不得一毫意思每事只隨順當然自有水到渠成之妙思前算後總無用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二句極當玩受用不盡只顧目前一步盡其所當然使此心活潑有餘方為善養心者若復營逐牽繫時若有放不下處便是此心之桎梏矣

打發去許多齷齪思慮後安祥閒泰事物當前循其本然之條理以發付之不欠不剩自然易簡所謂心逸日休孔顏

樂境也

工夫全要振起惰習斬截欲根總是氣質弱故難變化朱子云不在於矯矯則又多一物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此論極妙然寄自己身分卽用矯亦不為過切須自勵

世人積陰德雖未免有所為而為然亦自好報應一說往往亦不爽聖人於此亦每每言之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等說得如是的確我

輩講學若太掃去福應恐大失聖人之旨於世教亦有傷
至於我輩做工夫總要見善卽爲固不當著形迹亦不當
避形迹當用財卽用財當用力卽用力當言卽言財力言
都不得用此心亦不能遂己心爲人之根本亦天地萬物
之根本須時時令仁厚之意盎然充滿生機活潑然後見
於言行之間自然有實跡可據倘生機枯槁外面徒粧綴
枝葉亦日見彫瘁而已所最忌者私意來妝點須要勇力
克己

君子有九思章此書最爲實在往嘗疑此章只在枝節上儆

點卻失了頭腦卽今思之乃大誤也工夫不進大都坐此
蓋思卽頭腦也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亦只是說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蓋能思則權歸大者小者不得專恣然思
亦不是懸空去推索須是於日用常行處逐一擴天理遏
人欲久之純熟則本色平鋪無不是道纔說得一以貫之
若徒求一貫不喜枝節瑣碎則初時似亦有見久之必要
傾倒總之九思原非碎細說一箇思則主人翁便有權衡
矣卽如家政一般凡一家子弟僮僕一舉一動俱要奉家
主之命不可一毫專恣久之上下孚信如一　然後家主

不消照管自然無不合節矣故此章正是提頭腦正是立
大非失枝落節也其實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戒懼愼獨
只是一箇工夫此則詳言之實言之耳

安靜篤實念念盡己不事表暴孝則實實盡孝弟則實實盡
弟於子則實實盡慈於友則實實盡信於弟子則實實盡
嚴此外不留些子名利心不作些子躲閃法絲絲扣合勿
忘勿助必要令眞誠惻怛意思時時盎然方是有諸己之
謂信境界

夜來甚寒身未穿絮初覺難耐久之遂定看來心地工夫以

及讀書處境只到紛苦處便生退轉若肯堅忍耐過以後
便順適矣

閒居最要防雜念應事接物最要防世相來牽動

程子曰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
也此語仍鶻突看來還是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句
是口訣說箇有事便不墮空但有事亦須善會此處最難
古聖賢與諸儒俱不甚決白又容易墮禪須要自己有箇
倒斷

錄云有志於學者自家必求一箇俐斷法不可徒於紙上尋取

悠忽馳散只是自待菲薄看小了身子故精神不振可惜好日子只是汨沒了人須是有遠大之志自然與世關切不忠無智勇出來纔是箇丈夫氣概不然營營逐逐徒自苦耳須是徹底掀翻卓然擔荷

要時時體認得廣居正位大道在己身方好若一失了只在人情世俗上周旋便令極巧取得名譽奢遮一念自反終不離妾婦相

一眼覷定此實理策勵實心以踐之此處即是廣居正位大

道舍此更無安身立命之所旁蹊曲徑皆屬陷穽失足其中性命都隕

畢竟憂貧遂覺精神不振生計自不可不料理計算自不可不精析但加一憂念便與道相妨矣

人品平素要眞稍有不眞便落在人眼裏任你會支吾也逃遁不去最是可懼

此心虛明靜一纖毫世味不掛繫應事接物盡分盡理一絲無歉自然浩浩落落與造物者游人生必臻斯境方不虛生方不枉作丈夫

士君子要知自己一身責任重大如張子所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纔是爲士規模此纔是了爲性分內事至於日用見前又只是飲食男女起居動靜盡其所當然不容一毫逃避之見亦不容一毫希冀馳逐之想此中體段極其湛靜又極其平實極其浩大又極其細密極其警敏又極其閒淡當時時體認此境保令勿失方是大人品地舍此無非私小斷斷不可貺足

此理既得人品自是清高自是光明自是剛大自是活潑有

無限快足無限便宜使親炙者心悅誠服聞風者興懷欽慕千古巍巍聲施不朽人何苦而不爲一失足於欲中人品便汚下便暗昧便弱小便糾結有無限苦惱有無限賤辱使親炙者輕嘲鄙厭聞風者鑒戒唾罵草木同腐遺臭無窮人何樂而肯爲此其得失亦最易辨但爭迷悟之界耳

友來談及時名巾人非鄙陋即粗疎大不足以副人望今我既有一隙之明又不十分警惕以自成就則即今世界更無一人踐斯境矣此事不望之己乃望之人便是自棄

仁體原無虧欠只要擴充乍見時怵惕惻隱將天地萬物合爲一體無不關切此中時時盎然肫然便自無有不足諸凡外物銷隕亦不費力也若覺得冷淡覺得隔礙便當亟亟提醒

玩博學之三節是聖人警學者三鞭必如此用功　愚者方可得明柔者方可得強聖人說得如是警策今人何嘗用得幾分工夫氣質如何得變終身說爲學終身只是舊時人

忠臣死節其胸中一段義憤充盈鬱迫無纖毫剩欠故能視

死如歸甘鼎鑊如飴今日用功須要時時看見此理如忠臣盡節時一般明白眞切則泰然坦行無絲髮阻撓矣

終食之間夢寐之際無些子閒雜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覺得實有可據方是有諸己之謂信境地方算得聖賢路上人由此而充實由此而光輝雖未能卽到然地步已具但須俟以歲月耳

忘貧樂境雖是顏子事然學者亦須是有定見定守不爲其所撓亂方是工夫若一當窘迫便促若不堪將所養所見全然忘失又何以爲學者須是挺然廓然任是炊烟不起

百事困擊室人交謫外人肆侮胸中主宰屹然毫不爲動須知一爲所亂於定命無纖毫益徒失吾素學而已若能不亂則境遇雖苦猶存得大本在也

看楊君友石恭拜莊烈皇帝御書詩雙淚湧出遂亟拭去此還是周旋世俗之習若眞正良知面目當啼便啼當笑便笑何所逢迎何所顧忌此纔是天機用事只看赤子逆處便啼順處便笑毫不爲人起見纔是眞灑落今日工夫務須滌去此種積習現出本色天性不容一絲剝蝕

敬以直內直字有挺立意思義以方外方字有整齊意思說

箇敬則須是嚴謹纔得內面挺立說箇義則須是果決纔得外面整齊

木立云眞擔當卽眞解脫此說誠然但擔當非可以氣魄支撐須內地有密實工夫始得

正己卽是眞擔當無入而不自得卽是眞解脫

息息若處冰淵始可懸崖撒手念念不忘溝壑方能破浪乘風書之庭柱用以觸目若刺庶幾起病膏肓

只一念寬假便有莫可隄防之勢

衣食婚宦人生大欲世界紜紜擾擾誰不沈埋此中卽所謂

高明者恐亦不能脫然根株倘在便有枝葉扶疎之勢不可不懼惟根器本淸而又有道味至樂自然高超遠舉如鳳凰翔於千仞下視一切爭食爭飛自然不入其羣又何待著意擺遣其次須篤志向學只見道之可慕而又刻苦煅鍊當境堅忍捱過幾許日子方有灑然時候也不到灑然終非歇脚處

當盡的刻苦盡之當去的刻苦去之莫剩絲毫氣力

朱云正是毋自欺求自慊必如是工夫纔得力纔有出頭日子不然悠悠度日安得有成

人情冷暖絕須大衛心胸不得動念與較朱子云事有不當

耐者豈可全學耐事至於苟賤不廉此語對無氣骨人說誠然如有氣骨人決不至於苟賤不廉又要學耐事方見涵養方成就得大事然全要本領闊大不然自己先無了地步更無說處矣

朱子曰敬須常如烈火在身凜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何至如此纏繞如此說敬雖似太著然初學豈可不如此氣質既柔靡又為物欲所陷不如此決不能應敵也

受虧吃苦自無德人視之為虧為苦若在有德人分上何地非樂不見其為虧與苦也

極枯淡中有極淵永之趣極困苦中有極暢適之味要在人自識得惟眞正闇然內向之人能自咀嚼非他人所能喩也

陸象山先生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汝心戰戰兢兢那有閒時候又曰平居不與物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昧沒如對越上帝則遇事時因省力矣薛敬軒先生曰近來誠實畏天不敢一毫萌於惡此俱是見道透徹故有此骨髓語

人言非毀即譽工夫須是自知痛癢然毀言入耳可懼譽言入耳可恥則人言未必不可借以提省也且聞毀則怒便知自己是淺隘之器聞譽而喜便知自己有好諛之習二端皆修德之蠧不去此蠧則德必日墮矣惟一味闇然力求自慊者能不為二端所害

勤儉二字是人開口常談其實是為學全副工夫

敬軒先生曰敬天當自敬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此理最精微須精思以得之

把得此心如泰山之固毫不為外物所動又能遇物窮理盡

事不昧其當然便超然勝境矣

熟習最難忘譬者謂如油入麪永取不出此所以可畏若以其偶然平淡而遂輟隄防之功必至復遭陷沒而後已

與朋友交只求自己於忠信無歉友之不到處決不可輕疑決不可苛責此處全要廣大時讀韓魏公傳亦擴量之一法

時時要見自己是過咎叢集之身須是戰兢惕厲始克前進凡一切恢安逸怕苦淡喜名譽惡譏訕竭人忠責人過希妄福懼患難等念須一一掃除令盡惟是言動視聽歷歷

操存真誠惻怛絲絲見血如此積日累月死而後已方是自己本色清真事業不至貽氣絕時一念懊悔也

細思人心有幾許膠固處若非於道體上有超入之見於涵養處有密實之功欲求灑然清脫斷不可得也

夜與其矩論功利之見已入人心髓横衝直撞總脫不得此窮曰此道一綫幾乎欲絕於天壤之間有心者亦大孤危矣敢不自礪

詩文有全不自覺其非處經抹出始知可知人之弊病非友朋指摘必不得明如面有瘢痕非對鏡決不得自見友者我之鏡也今人有過不喜友說意欲自掩其醜豈知鏡也見汝但汝不肯對照徒取笑於人耳

人有矯僞自喜者久必敗露若遇明眼人當前已瞞不過更不待後人之追論反觀自省還是清眞本色滋味甚長

欲根不得乾淨若非猛烈斬截沈細涵養則只是影響附和做不得光明俊偉大丈夫也

閱輿地圖有宇宙皆吾分內之意實理固是如此唯在吾身能誠誠則往古來今上天下地氣量已自包括精神已自貫徹五官百骸雖只是一人軀殼然卻是天地萬物所歸

往之身也工夫只在當下一步稍稍疎漏便隔天壤

少年人要有磊落超逸之氣帶些狂趣或有志聖賢或擔當世道方具大受之資倘世故圓熟得失沾沾則不堪裁作矣

氣質偏雜非敬不變結習深痼非敬不除妙解超越非敬不守事機紛賾非敬不理人情頑梗非敬不動憂患頻仍非敬不敵萬徑千谿關通在此但勿間斷無處不宜

敬一間斷習氣便生實可畏懼纖毫自欺便是自棄不到一片純誠絲絲過扣則隱微之地若受鞭撻悚惕悚惕

閱經世要畧序云節者有朋而刃者無厚此全是十分識十分養方可得然爲學者識養未到須用十分兢業庶幾無咎不然一片粗心亦磨不細一段浮氣亦按不下於人情事勢安得倘恰好不致蹭蹬

禪家用逆法吾儒用順法吾儒有置御已發且觀未發便兼用此逆此處恐有毫釐之差惟誠正格致並用則內外本末一齊兼舉纔是正法

京云虛靈之妙在性理之中聖賢盡心知性自然貫通後儒由此入手則近於禪蓋禪家頭尾起結俱在此處其工夫必用索字所謂用逆也儒者稍墮索字便自差之毫釐若內外本末一齊兼舉則所謂須有物不容說者殆亦參前倚衡矣

魏叔子簇樾齋札云所病者無卓越之見揮霍之力因守理稱情不欲踰越尺寸而遂習以成性云云愚謂果能守理稱情不踰尺寸持之久久天理爛熟浩氣自生則所謂卓越之見揮霍之力人驚以爲奇才在自己分上只當尋常日用而已若舍此而欲務卓越之見揮霍之力則便恐踰閑蕩檢失卻儒者規模但叔子所見總是以豪傑爲的若以儒者論則所謂不踰尺寸樾齋豈敢自信乎亦不敢爲樾齋信而叔子云云總是所向之途不同遂見以爲然

京云未能守理稱情亦無卓越揮霍竟兩失之負師友矣
采云樾見之才不必憂卓越揮霍只要在守理稱情

氣質有難變處須常將聖賢氣象留戀在胸痛自愧勵始得

王陽明先生論工夫大抵省察克治處居多不甚說涵養工夫雖不可偏然我自度氣質還須多用克治方好聖門如顏子還須告以克己矧常人乎克己須用大壯之力非斬釘截鐵不可

有一毫不循理處便是不畏天命有一毫不安數處亦是不畏天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乃是畏天命樣子畏天命者須是時時體認天命體認明白則知之眞知之眞則畏之愈切

夜閱西銘朱註及諸儒總論更深氣寒萬籟悄寂心境灑然不自知此身在迫隘境界也

眞誠惻怛纔是天命炯然處纔是眞畏工夫本體合而爲一

知將迎意必是從私心上來先覺從公心上來纔是知幾陽明先生云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便是一了百了看來此幾無時不現前只爲人心雜妄不去是以昏昧若能時時惺惕幾無有不靈

爲學先要志眞夫要識明志眞識明以後須是儘力去習習

非一日可去然又不可一日不去習而不去則其志其識終被累倒去習工夫須是漸消漸忘至徹底清滌方好倘因循不力則依舊滋長終身頭出頭沒而已此處最艱苦要拿定主宰不可放過他不可怕懼他儘力省察埋頭鍬治清楚得一番便有一番樂處節節清楚節節是樂學者於此處不論少年老年初學宿學一毫自欺不得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余謂在聖人便若著得當若未然則甯有失言之失不可有失人之失倘以失言為重則必至失人矣失言之失傷裁制之義失人之失傷一體之仁傷裁制之義其過小傷一體之仁其罪大

平西道中備蕩問附之以韓魏之家而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是誰身分上事余曰此孟子自信處然只說得用吾輩今日須是置之於原憲之境而其自視泰然纔是具體

其矩問處寂之士與功名之士弊病誰重余曰畢竟是處寂弊病更重蓋一墮處寂一切倫物中事便付之罔聞雖是高超何益於世功名之士一種私利心不除最是鄙陋然思欲建功立名便亦有補於倫物雖是規模狹隘然彼自有實學不似今人竊取富貴一味張空拳也人品至於富貴之士則下而又下矣

程門諸子王門諸子於中庸首章俱反復疑難凡是細心為學者俱不得釋然豈非穿鑿之為累耶以愚觀之本文原自坦易明白其意蓋謂修道者只於睹聞上戒懼而於不睹聞便放怠則是密於外而疎於內其離道也遠矣故於內地不睹不聞處尤要戒懼此不睹不聞處似是隱似是微其實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獨知之地時時呈露一毫自欺不得安得不慎此獨知之地何時可離動時獨知靜時亦獨知喜怒哀樂未發可以言靜獨知之地須是力閑邪思雜念務求廓然大公此便是致中工夫已發可以言動獨知之地須是力察過不及務求物來順應此便是致和工夫總不離一敬密之又密久之又久自然不期中而中不期和而和矣如此用功不論初學宿學俱可下手又何至艱難險仄以困人於入門之際也哉

延平令學者於平旦未與物接理會此處指示最分明未發之前氣象或於靜坐時體認未得則於平旦時體認尤更親切但須涵養持守不使旦晝牿亡則日見親切矣此法

最妙不可放過

延平最重融釋脫落初學持守尚未定安能及此必窮理精到養氣純熟則不患不融釋脫落若徒欲融釋脫落則有大弊病在

延平喜拈心氣合一昔人亦有云心息相依其實只在孟子持其志無暴其氣二語中看來工夫不如是則涵養必不得力若能如是則不必更言平旦之氣矣

舊所未去之習力求去之舊所未踐之善力求踐之小心苦力勿自欺詐

敬非是特地要如此謹畏只是覷得此一條路千眞萬眞此生斷無他適生怕一步走差是以不由不謹畏耳如此用敬纔不是拈一件事在身上強要把持不放也

若是怕外物來眩亂須將敬去敵他便差一層敬只是要此惺惺地令此理昭著於耳目之前無絲毫晦昧外物自來眩亂不得非特爲敵外物而然也

閒遊柳下思乾坤正氣千古所不能磨滅必非委靡不振之人所能存貯既具眞氣骨眞精神加以見地超逸精彊妙此其人形雖不容不壞而其神魂豈隨飄風冷露消散自然與天地大化流行不息理有可信者也

每有山中養靜之思此還是擔當不力敬畏不密遂有此想若眞擔當眞敬畏當下安有不靜何處不是山中故有走逗只當責擔當敬畏若必作山中之想是又添一妄矣從來聖賢教人做工夫決無有舍當下別尋靜境者也

仲弓問仁是求一貫也夫子乃以敬恕告之敬恕卽忠恕也由敬恕可以至仁由忠恕可以至一貫孟子萬物備於我章亦同此旨曾子之唯悟處卽證處不比知解其告門人以忠恕卽夫子告仲弓以敬恕蓋本體難言且以做法與

之

天理燦然不容一絲溷淆不容一毫躲閃非明命而何然非小心翼翼則最易得溷淆最易得躲閃直須到徹底瑩潔透體擔當乃見小心功效

與其矩論儒道只是中庸釋便有許多奇特處然堯舜相傳以來大綱大法平平正正人人率由忽然想出這種學術實是奇特然不能禁其不傳在聖人亦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所恃者惟有吾弗爲之耳然亦須識得道理透徹不然所謂弗爲亦只是強拒絕之倘一日爲其道理所屈

識他不破便傾心歸順之矣
近年深悲朋友之益非朋友則目如盲足如跛將墮坑落塹而不自知矣然知友相對常須力自搜剔於自己衷腸尚有隱匿未傾竭處否於知友言語尚有隔礙未消融處否於朋友得失尚有容忍未盡言處否如有此等還不得謂之同心何以有斷金之利天地之間無真人品皆由彼此鶻突過日子精神不相激射故耳勉之勉之毋當面錯過
程子作字時甚敬曰非要字好只此是學因思凡人只知要字好總是逐物若知即事存心則字好在其中字好事小

存心事大豈止字好即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吾亦只是為學耳知此則知所謂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無非此理
程子曰久則可奪舊習此真有無可奈何處然只是小心埋頭做向前他亦自然去去得實自在然亦少保任不得如國家雖治平亦不可一日去兵
今人處難處之人必曰須陪箇小心況在自己欲處置難處之氣質難處之習染又安得不陪箇小心小心翼翼四字括盡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意

聖人體段純一堅貞忍之大難所以高忠憲云須三十年靜功始得其說似太過然既已失卻小學工夫積習畢竟難化非十年堅苦靜攝恐無成勛可言如今那討如此時日且年已老大惟有從腳下做到死日而已朝聞道夕死可矣且不必計較惟有埋頭做去
為天地立心四句只要仁體一復則此四句都到
釆云看來四為只是一為己便了當皆是我本分內事
薛先生把浴沂風舞與程子作字甚敬做一例看妙不可言學者試一體會看

程子發明主一之義似有難於一口說出的光景愚謂直內二字只是思無邪無邪則內直凡說敬如屬執事上則易明只有無事靜坐時更難明其實靜坐時體認天理令惺惺不昧便是主一或思其所當思而無出位之擾亦是主一然須看得識仁說明白則自有著落
主一之義諸儒大都含糊至朱子則曰讀書則一心在讀書著衣則一心在著衣上此只說得執事敬假如未接事物時此一在那裏至陽明王子始曰主一只是主一箇天理只一心在天理上便是主一始說得明白有著落其實程

子已說得極精只是後人從未發明只玩識仁說便透如曰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此即所謂主一也徹內外貫動靜皆是此理如陸子尤精切如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汝心此理塞宇宙如何容人杜撰得文王之敬忌若不知此敬忌箇甚麽陸子所謂此理者即訂頑意思是也此是主敬的頭腦若不發明此說畢竟台棚

宋云覺得極說明命一語精切尤可該括衆旨

傳日課有云目前一步決莫放過務要絲絲求眞刻刻自見

銖積寸累而去稍稍差池一覺便轉此數語正是小心翼翼實在處只目前一步四字道理該括無遺孔子所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子思所謂鳶飛魚躍盡在裏許

道理只在目前一步浴沂風舞與作字時甚敬俱得此意但曾點只是見到程子則眞不放過矣學者如有所見固是活潑潑然便要把來實踐不然只成玩弄而已終不爲己有也

薛先生云近來誠實畏天不敢一毫萌於惡先生是何等資質工夫乃嚴苦如此況下劣者乎然此是先生自信處學者到此甚難

薛先生云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敬謂在天則原不分大小語大語小亦是就人語之耳人則爲氣質所囿大不能小小不能大若化了氣質則即心便是天用如字不得學者有見便心大有工夫使心小曾點浴沂風舞是心大的樣子程子作字甚敬是心小的樣子兩者交資始得

宋云擬頂此論通貫眞實工夫本領體用顯微一起拈示只要學者闊眼進步

居杏山一日風雨如晦餒夫熟睡孤寂如在世外自思即今

便令狂風驟雨徹夜此身飢凍而死於孤山之頂我亦只有小心翼翼以就盡而已亦不須忙不曾傷害甚麽

平時道理分明但恐當險境又復迷誤故知非剛不濟然亦不是臨時猝辦可得要素日是箇渾鋼打就生鐵鑄成的漢子到臨險時始見成自在不然未有不化作汚泥壓成齏粉者也所謂困以辨德只說是他人辨若自己辨何待到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一毫瞞昧不得

顧先生云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閒就裏得箇

人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之一箇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耳

愚謂此論發延平工夫披透但延平原是豪邁人後來收斂得如田夫野老於此處實實得力若便欲以此法門槩示學者則正恐有弊蓋中庸致中和工夫是慎獨未嘗教人於靜中觀氣象也如此用功恐引人著光景上去於道又隔一層學者於靜中體驗亦有益但不可專恃此耳所以程子只是教人主敬未嘗用此然每見人靜坐便謂其

善學亦只是喜其初下手時能收斂耳

人情大抵於短處必護於長處必矜護短便忌人矜長必取忌總為不肯相下所以不得和平也

顧涇陽先生曰他們拌得出家一切都撇却更沒箇東西與他作對便自空蕩蕩地於境常處其逸要得成就也順而易吾儒日在人倫事物中有許多情委合與體貼有許多變態合與調停便自忙碌碌地於境常處其勞要得成就也逆而難愚謂此論亦說得相似其實不然蓋吾儒只患提掌無有頭腦入門差了路徑而又講習無師友則所謂逆而難者或亦有之若是有見地有門路又有師友則於人倫事物行乎不容已處之各得當亦未見其為逆而難也至於氣質之難變習染之難除則他們亦未見易總是拌得出家一著世上決無此道理只是橫做所以為異端縱使易到極處吾亦只為其難何況他們得到真善知識境地亦不知拌了幾多辛苦肯移那辛苦來做儒者亦可得到大賢地位安在彼處其逸而此處其勞他們枉費辛苦只造得箇名教之罪人吾方哀之不暇而肯羨之乎顧先生道篇議論總是為激厲儒者而發但搜剔有未盡處

便像伸彼而抑此讀者不得錯會也

夜閱顧涇陽論朝聞夕死及超生死二則語深疑其無儒禪之別要之超生死則一而所以超處必不同工夫平時則一而平時所以作工夫處必不同軀殼念頭十分洗盡處則一而所以洗盡軀殼念頭處必不同超生死一著亦不是緩事胸中若不分別得淸楚則從儒只覺得禪好從禪又覺得儒好疑疑惑惑日用間總不得力然顧語自是警策不可不頻頻寓目

顧涇陽論一貫章亦未透陽明先生則云曾子未得用功之

要故告之折疑詰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謂無體安得有用愚意曾子若不知體之一如何用得忠恕既知體之一如何又要夫子呼而告蓋忠恕是勉然的一貫一貫是自然的忠恕曾子用忠恕已熟將近自然柰質性是箇把穩的人胸中還有疑在未敢放手夫子知其機用已到只消撥轉關捩子便沛然莫禦其點醒處非與之乃發之也或曰既是沛然莫禦如何到疾革時還須戰兢恐曰堯舜是生知之聖且兢業一生文王是生知之聖且小心翼翼又是何故蓋聖賢之心雖已順適何嘗肯縱

任況既聞一貫後之戰兢與未聞一貫前之戰兢畢竟不同惟親歷其境者始知之

親延平意思只是要虛明靜一要融釋灑落故須靜坐然非歲月之久不能但人生有子臣弟友之職有日用生業之事何由得閒歲月來靜坐故大學中庸只教人從慎獨入程子只教人從主敬入似更不偏但苦中年向道者氣質已定習染已熟在動縧中甚難著力得靜坐固好而又苦無其時柰何總之要志向剛決精神振迅氣質習染亦自不能爲祟也

孩提之愛敬眞誠惻怛無一道理倚傍此纔是良知眞面目若從學慮來的便沒有那樣眞誠惻怛只算得是識算不得良知雖然良知不能自保亦不得不藉學慮由識以反良知曉得以良知爲主而由識以反之則識乃良知之功臣也後之言良知者一意標不學不慮見人從學慮入者便鄙之爲門外漢一似以識爲良知之竊者及觀其自己行藏乃率其粗野乖戾以爲本色自然是正棄地所謂遺失堂構之孩提矣

此理非誠慤至極決是承載不住一切戲色妄語須要嚴切

簡點、

聖敬日躋本體即是工夫敬之敬之工夫不離本體敬以直內本體即是工夫修己以敬工夫不離本體

不知性則此心無所稟承故知性乃能盡心不存心則此理無所依泊故存心乃能養性

曰秉彝曰恒性曰天則曰矩都是一定的意思曰虛曰靈曰知覺曰神明都是無定的意思無定者若不受一定者之符命烏得不狂馳故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

白沙先生詩云分外不加毫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子淳云

上句是不願外下句是無人不自得不獨私欲是分外事卽天理好念將迎意必而非行其所無事便是分外荆棘胸中更無春意恐謂白沙妙詩了淳妙解合成二妙涵泳此詩甚覺可樂於中尙有一段甚可憂處不可不知蓋分外不加須是分內不減分內事最重最大稍有未盡便是虧損了從來聖賢憂勤惕勵一生總是爲分內事難盡耳一生精神結搆分內尙不得了如何有閒情加到分外然凝聚精神埽除分外歸併分內則亦何愁不足總是分外滲洩便倆兩頭失卻矣殊可哀憫若只知分外不加爲可樂而不知分內不減爲急務恐墮入空寂一邊

精神凝聚無事不可爲超妙神化皆精神所爲也故曰至誠如神吾人不得凝聚只是爲外物所牽擾外物有一絲牽擾精神便有十分滲洩勉強支持外強中乾只一段浮氣祇益敝耗而已古人有一藝擅名千古者其一生精神亦不肯絲毫妄用矧學聖人之道是何等擔子而能不埽除外物乎

明道先生闢佛曰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數語透且盡後來稍於其道者又說出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一段道理來不消住靜出世只在事物倫理之中無處不是有老宿問一僧曰爾在這裏做甚僧曰我這裏一事不爲老宿曰然則只是靜坐僧曰若靜坐則爲矣此是何旨蓋彼意要在無事不爲之中有一事不爲者在方是見到身雖在倫理事物之中心卻居倫理事物之外空寂之體無物不映卻了不相礙隨緣發遣了沒交涉

●彼又有數語說得極明曰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跡之意水無留影之心彼視倫理事物只雁過長空而已要

巴撥者固妄要屏除者亦妄所謂人法雙融事理無礙是其到家處若吾儒在事物倫理之中便有一段至誠惻怛相貫又要知之精而處之當方是至誠經綸方了得性分內事卽到大舜無爲而治境界只是一循天理易知簡能如北辰居所天體無不自這裏運旋德盛化神不見其作爲之迹耳譬如大力之人將百鈞之物提在手裏移撥頓放無不得所雍容自在並不見其勞動非是終日手去撰撰身去挨挨便說我何等自在不爲他所累也以此校之說事物倫理則一說無爲則一卻有毫釐千里之謬故曰

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年至六十六心血衰枯全然昏鈍於世事更復何所希冀只時時令心地潔潔淨淨以聽天命流行而已兼看得身外事一毫擬議不得只有自家一點性命根源到此不急急還他本來更復何待

一切世味看得通透後不是了無一事正須自強不息

三不朽之說立德立功固然立言亦何足據乎見世間聰明博學之士拔俗立言看其素行卻只是小人則言甚可偽為亦復何貴在取言者固不以人廢言但立言者卻防以

言自累何也人喜其言必曰這樣人亦能說如此話因其言美愈恨其人醜豈非自累乎故立言先須立德其人可敬而後其言愈足重若徒以言而已矣甚非不朽之良策也

只小心翼翼四字便有化育流行氣象一絲意見一絲意氣俱消融盡淨乾健坤順備於此中

采云與至誠無息同體自見活潑潑地

樂天之樂較世福之樂有殊絕之妙雖不能遽臻然不可不知知之則有入路漸有超然氣象冷煖自知難以語人但

覺生機盎盎不容已而已

心神倏忽馳去驀地提轉而已更無他法

一家人情之難齊總是自己工夫不到誠至則無有不協此處不容不力勉

成己成物只是一事成己即所以成物成物即所以成己總是真誠惻怛時時盎然於中則人己內外渾為一體滿腔子是不容自己之意庶幾小心昭事之職分也

或問復堂曰程山慎獨本於知天命知天命豈易言哉學者更難於入手矣曰無妄想則心常存心存則獨自慎然無妄想亦須先知天命但此知字亦有淺深

未發時如何可言氣象既言未發則此心未動於何處覘

氣象用心太艱澀不又見已發矣儒開此一條後人往往因循說去或說於平旦理會者或說於靜中體認者采謂有氣則有形有形則有象此時何氣何象恍惚揣摩卒不可得流入異端恐非中庸之旨也

謝程山集卷之二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修撰元孫鳴謙 鳴盛 宣 本生 鳴鶯 來孫宗紹 原本

易堂　吳　熙　儲　燊

髻山　諸友評定——同郡後學饒拱辰——編技

受業門人參訂　吳榮祖　吳嘉善

目錄二

謝程山集卷之二　日錄二

日用酬酢萬變無非此理存得熟雖百感未接寂然不動亦只此理融漾於其中未嘗息也在體道者嘿而識之

或曰爾何不就人身上指出性以爲宗旨而好舉天命得無以元微爲尙乎余曰欲人知性之尊而敬畏保護耳如人有財寶諭之曰此有用貴物勿浪用不如諭之曰此祖父遺爾有用貴物更不敢暴殄耳或又曰知天命是聖人事安可槩之學者余曰知亦有精粗淺深之分如我初識爾面即謂之知爾但初交只得大槩別後又不復記憶矣與

爾頻頻會面情義款洽則謂之深相知矣與爾情義固結至十年二十年之久爾我形迹都化始謂之忘形之交矣然初識面時之爾與忘形之交之爾總只是爾非兩人也

人道須是自盡盡則到極誠無妄處才質自會變然先期變便不是

石蓮入山詩二句絕佳覆蜣生白非初有視蝕如輪奈久何蜣本無白蝕本非輪總以精神凝聚之久則自然生白自然如輪況本體見在又且廣大只因思慮浮散則有者如無廣大者幾希而已爲學者可不收攝保任以復還其本

來乎
子淳日錄云聽童子背書甚有工夫若聽到數十篇上此心
粲然不走作最是難得又聽多則有欲速完之心或計從
前背了幾許又翻後來未背幾許惟一心聽書耳中了然
心裏燦然純而細密不計其始不意其終這便是目前一
步必有事焉勿正勿忘之妙又云凡人行事只從本心不
過限處行之便好稍沾滯周旋道理既喪周旋處又無益
也又云認得理字真處處刻刻不可不依著他踐著他靜
時也有動時也有耳目口手處處莫輕滑放過說刻苦時

真刻苦說快活時亦真快活又云主敬二字是箇大冒子
須是洗刷得明白大抵昏時要振鬆時要緊生澀時要鍊
無事時要警有事時要察如此乃有分寸子淳以誠厚之
質又肯細心研究其器自是不凡但一二習氣未化某如
不盡言則孤負老友矣

魏叔子寓書云先生之學其施於用者可以涵養君德甄陶
人才然涵養甄陶中亦當有作畧不敢以三代以下學術
相擬且如伊周孔孟觀其致君之術自有一手把握得定
處非徒積誠以格心而已書曰作新民註曰鼓之舞之之
謂作教養人才亦非徒甄陶之功也故涵養甄陶可用之
中材以上而難施之中材以下愚願先生之學更於此加
意至於造士則安定之法尤不可易言學於今日苟有以
扶古人之失而作今人之信者洊謂叔子此言誠爲切中
余病余於開諭則不可謂不勤於勸懲則甚疎作人無勸
懲猶之治民無賞罰將何以行然謂洊可以涵養君德甄
陶人才則仍不足以堪此今以洊自信有安定魯齋其人
士於太學以洊爲齋長循其成法爲之疏附後先或可稱
其職耳卽今主席程山不過因豐邑不知理學且乘諸君

謙虛相向遂借以開風氣之先將來或有高賢可以大闡
此事洊生質頑劣向道又遲氣體又早衰不能實造其境
然此道實伊周孔孟之道非洊一人之私道終不敢不厚
望於後之學者之繼承也

反覆體認識仁說覺舊歲所評俱透朗近聞朱未有於此有
得無由持以請正孔門只是求仁挈得頭腦便真然工夫
不離存心程門要人識仁亦是防人誤入異端耳故不惜
點破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訂頑
意思備言此體已燦然如指掌矣後人還以禪機來竄入

眞不可解也其工夫又只在以誠敬存之一語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只是勿助長之意後人專喜拈此乃斷章取義豈其本旨也哉東林遂欲歸咎原書寃矣

藥地云眞擔當卽眞解脫余謂先須有眞知見然後有眞擔當不然則所謂擔當者亦只一段意氣而已容易銷隕絕無受用也

念菴先生云知默默一室中亦足了天下萬物天下萬物亦與默默一室無加損堂上一隅之辨在心術在身分不盡在身之出與不出又曰此處一切見解力量謬妄承當不

得要有眞物在某謂有眞物則心術身分俱眞無眞物則心術身分俱假心術身分假而欲了天下萬物不過功利之習而已眞物何在學者須切已求之

程子識仁說本體工夫途徑歸宿俱說得燦然柰讀者喜於穿鑿或好引其說以就已遂將易簡親切口訣一任湮晦不爲學者受用矣彼剽竊不須防檢不須窮索等語以自護其私者固不必言卽如東林所論素最平心者於此亦未能當其旨如識仁識字只是知識之識非頓悟也下面分明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又說訂頑意思備言此體此已切實點破令人曉得若要人悟則決不點破以塞人悟機悟的修後事今既用先須二字則卽伊川所謂明諸心知所往之意乃體驗省察之謂也其意只是要人將訂頑意思認得分明存之於己以敬守之直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之境方是實爲己有本體只在西銘工夫只在主敬易簡明白原無俟於穿鑿柰何紛紛聚訟不已愚意欲將西銘與主敬錄合刻一帙以告學者名曰識仁規矩令學者提起便了然更不必抱卻疑團徒自支吾也

道理已燦然明白其工夫須如薛公所謂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卽改之若不卽遏卽改則所謂燦然者仍歸鶻突矣此乃神勇也非此斷不能任道

人每於失意處著一小心隨後便有一勝著於得意處著一驕吝隨後便有一敗著古今人情大抵不爽

顧先生曰獨內境也人所不知最易躲藏造次顚沛外境也人所共見最難矯飾愚謂難矯飾處全在易躲藏處著力平時以爲易躲藏漫不加意到得造次顚沛一毫著力不得纔悔晚矣故學者愼獨時時當以造次顚沛之境臨之

便自不敢不慎

論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心仲曰機權安可無使聖人臨事亦必用權余曰聖人則可若學者於經且有走作遑欲用權豈不大悖心仲又曰在先生則不可不知此也余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以其自揣只言得可與適道何敢遽言權且權者聖人義精仁熟天真爛漫機宜適逢不知其然而然而用之若先有權於胸中著若有意用之則與聖人差謬何止千里

與確齋同閣心巷夜來詩余曰與儒者工夫似覺隔一黍以

其著光景也確齋曰光景亦不可無但不可著耳余曰亦須從踐履入若只從靜入便只是氣定恐靜處則有動處則無矣確齋曰只從靜入便涉元門余思確齋胸中最有分別不比他友心有偏主便欲和會但為學者必須有自得處只一味小心翼翼到純誠無間斷處心境自有妙趣無意而得纔是真得如有意著於境趣欲從靜中索取便差卻一層矣

誠則志一志一則氣從氣從則定定則靜一切感觸紛擾處之如一不遷不變無畔無散具此境趣方稱德行要之以誠為本故易通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誠則無事矣夫子一貫只是一忠忠即誠也忠則自恕此乾坤易簡之學舍此別覓蹊徑則險阻矣

念菴曰內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秘密語凡照應掃除皆屬內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所乎此非靜極何以入悟愚以為由靜而得終屬氣定由誠而得纔是理定

念菴先生曰均賦一事吾輩奉行當道德意稍為鄉里出力只得耐煩細膩故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嘗敢厭

惰未嘗敢忽著未嘗敢張皇未嘗敢褻侮未嘗敢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雖甚紛紛不覺身倦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即是靜定工夫非止紐定嘿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著靜處也愚讀念菴此語及緒山書益於此學無疑總之一念至仁便無事不了主敬亦在此主靜亦在此真機一到萬雜屏息更不須別起爐竈保養收攝總不離此此與識仁說定性書無不脗合千古聖賢範圍都在

念菴鈔白沙詩云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於千休之中而

持一念正出一生於萬死者也今言休而不提一念便涉
茫蕩必不能休言念而未能休便涉支離亦非真念苟
不如念則亦無所謂能休者能念不期休而自休矣愚謂
此語已十分斬截透露惜所謂一念者未曾切實說破耳
夫所謂一念者何仁是也若猶未會只請看乍見孺子入
井之時怵惕惻隱炯然不昧更有何念可以插入或又曰
非乍見之時此一念在何處余曰只認定乍見之時纔爲
乍見怵惕惻隱之時纔爲怵惕惻隱便又不識仁矣
閒念菴集見其工夫刻苦因妄習難了遂欲終於靜坐以期

凝定此真披肝瀝膽不肯自欺者今日學者逐物度日誰
肯發憤斬截真爲自己性命試以念菴自鏡豈得不甘背
但靜坐境遇非人所易得不如於日用場中作收斂凝聚
之法然舍卻敬字更無別路也但苦倏忽微渺搖蕩不測
稍稍因循漸就頹痺非矯強堅忍不顧性命於萬死一生
之中自討活路未見有出脫之期羅先生是何等人尚爾
堅苦自矢我等乃汎汎放逸真棄物矣
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困於計算則微曖
萬變孔竅百出念菴數語搜剔人情如醫家倒倉法無一
絲剩餘此皆氣昏時事學者須持志養得時時如平旦則
不至墮此窠臼非臨深履薄何以自固
此心通塞顯昧只在倏忽之間要在密密提撕嘿嘿遷改真
苦真樂只在此處萬勿自欺總不離目前一步放過便隔
千山
方寸之間一無所有只有此能思能慮歷歷不昧之物耳理
因觸發乃見當其未觸豈有一形象寓於方寸之間可以
注視乎如程子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
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案之固不可見然觸著便在見父便

油然而孝見兄便油然而弟見孺子入井便怵惕惻隱無
觸之時固無朕兆可指然此能思能慮歷歷不昧之物存
得不走逗則自然有一段旨趣不待安排存其心養其性
只存得此心在性便受養故曰所以事天天卽此理也文
王昭事上帝上帝卽此理也此理本不可離不待汝有而
自有要在學者嘿而識之
體認主宰之義前疑頓釋活潑不可言前時每疑主宰雖不
離理氣然必是理氣之結聚合尖處乃理氣發動之所由
若此則必有方所而方所又不可擬議此疑每不能去頃

今始知卽理氣便是結聚含尖處便是發動所由便是天地萬物之主宰滿眼滿耳充塞內外何處非主宰實無方所可擬議如此看來始知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之實在處昭事對越益不得不嚴密矣顧涇陽先生曰太極者生天生地生萬物之本陰陽者生天生地生萬物之具上帝者生天生地生萬物之主宰合像說做三箇其實只當曰以生天生地生萬物之本而言則謂之太極以生天生地生萬物之具而言則謂之陰陽以生天生地生萬物之主宰而言則謂之上帝其實只是一箇

性量無外故張子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可知天地間事雖職分有限然心須關切心不關切便虧損了性量

邦士評中孜日錄云此事大非尋常若此擔子上肩便須要看肩頭痛否乃得豈可復同尋常之病某謂擔當果勇則肩頭自不覺痛如稍覺痛便是擔當不力尋常之病相將畢集矣

擔當非是靠氣魄乃胸中識有眞見雖欲逃遁而不得然後益加鼓勵便一往而前矣此朱子所謂有底[illegible]是也無底[illegible]亦容易衰竭

玩識仁說脫然藹然之意須令時時在胸中稍有滯塞便木纔木便失仁此機最是嬌脆須是久養令他堅老方禁得搖蕩抵得衝突

羅文恭云此學一眼看破易逐步密實難一時振激易終身持守難說好話易踐實行難某於此語尤須時常念之

人生須是臨氣絕時一念無疚始是自己實受用處若此一時問心不過則更無可贖時矣然欲此時一念無疚須是平時念念無疚人於平時念念逐物思欲自振因循沾滯不卽決斷一夕不測措手無及在生數十年供人彈駁窮

盡天地更無轉移之期直是苦也

眞知天命隨處充滿須是一步不放過

人事之當然卽天命之自然不閒一絲故須於當然處小心勉盡

此事全在克治積習勉盡職分舍此不事縱有百般見解總是無益

朋友離異最是墮落之機須刻刻警惕

吾儒最是要見得天理眞實心實行到純一不雜之境便是無聲無臭至矣其收攝此心只是一敬禪則只要明得此

心本無物一任昭昭靈靈包羅萬象其入處要見箇前後
際斷然又不許坐在淨躶躶處必得人法雙融事理無礙
方是大休歇場彼此入處證處判然若緇素而兩家每喜
和合總是不求實得竊弄知解而已

儒者若不知天命如何不被禪者打落彼本高有此則彼之
高亦無著處矣工夫只一畏字到至誠處彼之神通妙用
俱不足言

天命要識得真果識得真則目視耳聽無所不在此成湯顧
諟之法也不消言畏而畏在其中不然則所謂畏終是有

倚不免時作時輟而已故體認處須極其細膩

天命周流充塞無有罅隙不須等待故只在當下不放過稍
稍思前蹤後錯過久矣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大只在見處便盡其小只在眼力齊
到絲毫不到便虧疎矣小處虧疎則大中分量不得充滿

即今要見得天命森然在目語默舉動無不是他主張始得
然須平心觀之令活潑潑地急迫擬議則又差遠

天命雖是畏便在不畏便不在然又有因畏而失處此則是
助長之過故孟子說箇必有事天命在此畏亦在此

此心之靈不可測識至感爲夢兆吉凶響應皆是此心所爲
別無他物

西銘之理當體認時甚分明只是心生不能存而不失若不
於此處喫力何緣得實有諸己此是程子教人口訣更無
他法

西銘意思要時時在胸中流轉日用動靜語嘿勿令有失保
任處只在小心翼翼四字

收攝而非執著縱任而非放漫此中機竅巧者得之
必有所事要認得真保得密一毫鶻突不得切勿自欺

一動一靜一消一長一感一應密卽在此非小心翼翼不識
退藏之妙

此心虛靈神妙而忍以塵雜汚之其爲暴殄天物甚矣打掃
得清淨以之窮究義理何所不到故知實愛此心者不敢
不敬

此理無一事不貫無一息不運故此心一毫粗不得一毫惰
不得粗則不貫惰則不運

人心有偏處須要去得盡其甚重者尤不可留一絲一毫只
一絲毫便是彌天塞地的根基此非大勇果斷不可然須

是涵養得道理勝則大勇自生若無本領則何處討箇勇
來
體認明道先生氣象覺灑然卓然
人只言明道先生灑落自在其實只是剛非眞剛不能灑落
自在常人亦有些剛處未免血氣粗雜少間又會柔先生
之剛纔是透骨精純人所以難學然學者正不可不學
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林註謂居移氣故魂強養移體故魄強
大魂魄待居養而強則魂魄雖強而性弱矣至聖大賢忠
臣孝子之所以與日月爭光輝河嶽並流峙者性耳其魂

魄又豈藉居養而存乎藉居養而強者死後居養去則魂
魄將何所恃精爽將何以存其不與雲風冷烟俱蕩散者
寡矣
爲學最難得此心凝定靠把捉不得靠靜坐不得只有小心
翼翼是箇凝定法當翼翼時絲毫走作都見稍一放慢便
開去尋丈亦昏昏不覺
魏叔子曰讀古人書與賢人交遊最不可苟爲同又不可苟
爲異二者之失總是胸無定力學問中便有時勢趨附非
諂則僑耳愚謂消盡意見剝盡浮慕具眞識求眞益自然
不苟同亦不苟異矣後生輩若據一不苟同在胸中便好
爲異據一不苟異在胸中便強爲同故須是具眞識求眞
益則源頭清楚同是道合不是徇人異是特見不是自矜
成心破除虛公獨運古人賢人自應心折
人之精神用之於利則利成用之於名則名成惟用之於道
則未見其成者何故蓋利名鬧熱人好之者精神不分所
以得成道淡人雖好之其精神卻滲泄所以無成若如好
利名者之堅忍又爲有不成之理然人肯親切體認知至
淡之中有至味存焉則精神亦不由不專矣

朱子曰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穩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
事滾將去亦做得卻有些子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
如此愚謂平日精義臨事小心則雖蒼卒棘手處中閒自
有一線可行非實心好學人難以語此
朱子云中間一線即是中庸若非學問以精義則不見此一線即或有見亦每每當面錯過
朱子曰爲善而不充其量除惡而不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
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
戰於其中愚謂此等弊病只是不剛決一念瞻狗便有某
大罪過些子私欲牽纏隱忍將一生氣槩埋沒品行卑污

可慨也夫故爲學須是黽勉向前爲善去惡眞眞實實決決截截久之浩氣自生高明光大惡根有何不化善量有何不充纔是個頂天立地男子氣象

程子曰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修乎愚謂無不敬乃平日自修工夫社稷宗廟之敬又是因社稷宗廟而起乃無不敬中之一端也今日何敬之改修則是執一定之敬而無感應矣人心自有感應事親便有事親之敬事神便有事神之敬見兄便有見兄之敬接賓便有接賓之敬

所感不同應亦不同若說無改修則所謂敬者更無差等乎此必記載者之誤會程子意也

黃生采日錄云工夫未到難免氣一動志之累若果能動氣而不動心則幾乎不遷怒學問矣愚謂未有動氣而不動心者除是假怒若假怒則氣亦未動矣殊爲不情怒只要有分寸纔是中節不遷乃恰恰停當不稍踰越耳遷多是過一邊怒最易過自度無涵養則常過態此便好又有一種性情的人雖當怒亦發不出此便是柔惡大不好又云私欲重故來得滑便學問輕故去得不覺愚謂此最是初學人通病非是拌生拌死艱難得許多時消除此病不得

又云羅明德教人都說要有悟境方可言作聖工夫不然雖終身言動循規蹈矩止是凡夫覺得一部曲禮渾是渣滓采因思聖賢下學上達工夫決不如是孔孟程朱語語要說出來令人可持循可踐履明德語語要說進一層令人暗中摸索摸索得著便是世有幾人何如步趨於廣大光明之域取到手來人人可做有志之士皆可以爲堯舜豈不直截何必如此立教令人歎茫然無措手處也愚謂羅氏之學盱江當時只有李大經與之牴牾後來竟無非

之者今黃生能作此論可謂後來之秀矣又一段與胥交易語涉欺詐隨即悔恥急呼償來以前過告之心始安此是天資樸厚處些小習氣肯如此洗雪亦不難清楚矣

程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一夕之力也愚謂此種勝境說來令人神往然豈可以妄希而得臨淵羨魚不若退而結網由目下積累將去勿令間斷歲月悠久忽不覺身入其中其味難以語人若只忻羨而已終非己有

又曰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
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無所捨去
就由是死生由是夫是之謂不動心愚謂志一則氣從此
固然然志之一一於性也性無掩蔽時時天機用事由仁
義行非行仁義如此則志自一志一則氣自一矣故志爲
一身之主宰性又主中之主不知性則志亦無由而一存
其心只爲養其德性德性既得養則心不存而自存
又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
事處事不精皆由於養之不完固愚按聖人不記事者不

留滯於物也常記事者虛靜之體有感即應也今人忘事
者失其虛靜之體也以其記事者逐物滯著也故學者須
是時時掃除外物常令胸次廓然則養之完固自然虛而
善應矣
整頓自心與整頓生徒一般須時切照管時切鞭逼不得一
隙寬假張子所謂以己心爲嚴師是也
朱子曰人常須收斂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千觔擔
子須硬著筋骨擔愚謂仁以爲己任這便是百千觔擔子
須是時時提醒有這重擔子在肩頭上纔不得不儘力捱
得背穿愈要硬健稍有卸擔之意便力衰氣怯愈擔不起
到此猛力向前反輕便自在竟不覺重
日用間容敬色莊神恬氣靜有一絲道理未透便見有一絲
私欲相雜便見未透處透之毫無隔礙相雜處拂之毫無
阻滯纔是小心翼翼妙境
直則一私曲則二三直內便是又加敬以二字只是要加意
照管則此直常存耳程子此段看他展轉推勘纔決出這
一句來血脈骨髓都在這裏此與中者天地之間停停當
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一段話

互相發明當於此體會是工夫最切要處
人一生病痛只爲識隘識隘則量小量小則志卑竭盡辛苦
勞擾其所裨益幾何高明視之祇可惜耳如程子之志甯
學聖人而未至不以一善而成名甯以一物不被其澤爲
己恥不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氣量爲何如要之只是識
大
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埽大廳大
廊亦只是如灑埽小室模樣埽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
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小處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

待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面做得的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

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須是要謹言謹行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愚謂此道原無大無小小亦是大大亦是小只目前一步莫放過總不見他大小莫載莫破何處容爾分別何處容爾疎密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生如是死亦如是今如是古亦如是萬世亦如是

當念提持如與敵人相遇於險井命與爾差池得一分即刻

隕喪然後能提持得凜然堅密敵亦望風而御矣

日用職分所當盡勉力盡之積習所當去勉力去之氣質所未化勉力化之此中工夫不容不做到十分有一分不勉便是暴棄至於知見之廣亦當隨分擴充但不可馳騖天賦已定徹精勞神徒自傷耳

五峯胡氏曰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愚謂學者須於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二語看得通透而親切則一身之通否生死俱是天地氣機自己豈不與焉方能轉得世界而不為世界所轉五峯之見亦是於此處透脫得來

朱子曰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愚按此是工夫眞口訣而以分寸積累為瑣碎不小心耐煩於此下手只懸想片段時候恐終身不可得適自誤耳譬如欲致富者不肯勤儉計算銖積寸累以治生只懸空坐想何日遇藏便頓爾贏餘吾知此人有老死於貧困而已矣

朱子曰天下無書不是合讀的無事不是合做的若一種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此一物之理愚謂此心本大固是無所不賅然亦論其理之一耳至於形質既具又各有分量如天只能施地只能生堯所不能者必待舜舜之能即堯之能也舜所不能者必待禹禹之能即舜之能也天地萬物原同一體小中見大大中見小無不具足可曰萬物皆備於我亦可曰一我散於萬物於我於物原無分也豈必一一

發見於我而後謂之無閡如必發見一身方爲無閡則反險視其心矣朱子語未免啟人馳騖之端然想見少年時聰明氣魄之大及其晚年涵養充足氣質融化當不作是語矣

與子淳札云教授之隙切須靜坐體認道理之精微習氣之緊著者於此處門門早露我輩今日用功夾雜絲毫不得滲漏絲毫不得最難著力視壯年時雄心猛氣可以揮霍得去者今皆不中用蓋前時所去者只是粗枝大葉尚剩有微細類根藏在土底非是深鋤力掘尋覓不見搜剔不

盡又且此理之堅厚雖已入窟升堂然到證與處愈難窺測一紙之隔有如堵牆氣非極其澄凝心非極其細膩不能得透但當老大之年用功所最苦莫可告語處不知子淳亦如是否也

每日昧爽睡醒必當振奮力省日來有何功未勉當力勉之有何習未去當力去之有難勉難去處當設何法以圖之定心努力於動靜之間勿使臥時有虛度一日之悔

甘生京日錄曰存齋曰向晦宴息中間何所事事是最吃緊處此未事時之養心也明道曰酬酢萬變之中其實無一事此臨事時之養心也念菴曰應事既已作何歸宿此已事時之養心也要之廓然大公四字足以貫之愚謂三先生語當體究一著落不得以廓然大公四字遮過

只當前一步不放過便括盡始終前後穿徹內外本末合天人渾古今斷支離融補綴亦善法也

日用無他外誘只玩帖看詩餘古文稍稍滯著便是放心便是害本體妨工夫處切須提醒然亦屏絕不得只勿滯著而已

問躬菴符歲札悚惕無地如云此事雖得力在靜中養性離

習然非輪刀上陣截蛟刺虎之力不能察見微欲融會精理又云倍愛精神收歸一處於人情多歧文章虛美宜忍苦刊落但求不至餓死溝壑苟餘息以載道足矣其他耽逐干涉何事游衍漸熟滲漏銷亡歲晏計功又成虛度又云諸公日就窮苦百端窘蹙家累仰俯身羈城市職務紛紜應酬叢雜而欲此中澄然無事而兩忘百慮同歸而一致此非有吞虎豹截蛟兕之胸懷膽力吾知其隱顯鉅細之間一日之中萬私起滅知而愧悔咏而馳忘忘久則忍之聽之甚且安之更甚則飾之逝之而已終日書課終年

故過亦畢竟終身而無成其與不入此門者阴不以寸只
此三段貞領先生所謂字字爭著棼處是也我輩當日日
循省一徧

七克曰納防風於不測之淵不失爲長人置侏儒於九仞之
臺不失爲短人旨哉斯言以此得自處處人之法自處只
當求長去短淵於我無損不必惡臺於我無增不必欣處
人只當看其身長或身短不可因其在淵而見其卑在臺
而見其高世人盡從淵臺著見所以墮在熱惱坑中吾泯
卻淵臺而只求本身贏得幾許自在且如後人讀史只論

其人之長短何嘗論其淵臺然則求長去短者所爭在千萬
世求淵臺者所爭只眼前數十年而已

人之所以不能自全於亂世者其故有數端貪富貴愛享嬌
僞好名徇利多言忌刻矜伐尚氣瑣瑣苛責人不忘怨開
昧不識人不識時務粗悄不讀書露才喜用譎詐剛愎自
用氣象過厲凡此皆殺身之具也惟慎獨君子力自省克
而又廣之以學問充之以涵養庶幾免矣

晉隱士郭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余因思情之所不宜
有者固當勿憶使情自忘情之所宜有者便當樂憶使情
自厚此工夫中轉移法也

吾人居心處世當一味愛敬於賢者不肯不愛敬於不賢者
不敢不愛敬愛賢者侮慢知我必有以自取我當愛其教
誨而益加愛敬愛不賢者侮慢知彼何未見諒我當如未
見聞而不易愛敬如此則愛敬純熟而可以無咎矣

甘生素心日錄云欲之累人實甚幾希之理百不得一勝即
勝亦不耐久然亦只是欲中不滅之理稍一支撑非純淨
無私之理正正堂堂不待交鋒接戰而先聲可以催奪勁
敵者也愚按此語推索最精於此可明賓主之辨理爲主

欲爲賓則勢順而有權欲爲主理爲賓則勢失而無力不
遠復理爲主者也頻復欲爲主者也

吾儒致中較釋氏致空倍難致空只是忍決掃除又且離境
掃除致中則須細密涵養又且即境涵養所以倍難及其
成功空者可以隨緣赴感涉而不有只討得箇一己自在
中者便能經綸宰制盡情盡理使萬物各得其所致中難
則難矣其位育之功爲何如也

顧涇陽先生曰昔人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此語甚可味試
反入身來吾人日用間要當視有爲視聽有爲聽言有爲

言動有爲動若率意泛應了無著落只成一箇孟浪去是所謂行屍走肉也愚謂若要視聽言動皆有爲須是心有主心有主則動必由己不爲外物牽援日用十二時中耳聰目明俱是自己世界穿衣吃飯始得無愧然非小心翼翼安能若此否則只在夢寐度日醒眼人見之所謂大可憐憫者也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祼若固有之總是外物不入然儒者以實而外物不入釋氏以空而外物不入故儒者至誠可以經綸大經釋無生

法忍一切付之幻妄而已若不辨到此處則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彼亦可能

尚存齋先生曰丈夫坎壈在一世精神在千古今人爲身後名此何足道直是一點靈光可對天地即與天地俱無盡也吾輩實此無價之珍而已愚謂一點靈光乃二五之精如欲保此卻不在此處下手須是知無極之眞乃二五之精之主宰二五之精乃無極之眞之卒徒主宰精明強固卒徒未有不率從之理故只從無極之眞上用工夫日月動靜保全無欠則靈光有主可對天地直與天地俱無邊

詩所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以此而已

世事人情隨手發遣不介些子粘帶時時光明洞達方能轉得萬物不爲萬物所轉

成己成物總要一念眞誠成己眞誠自然喜安言成物眞誠自然喜進言若無眞誠兩處俱空

思百凡酸苦須是狠力堅耐耐過餘生便了縱有十年二十年不死爲時亦暫有何難過自身後視之正瞬息間耳身後千萬年是并自此瞬息間一定更無改別敢不兢兢度日

人若能將西銘之意實體於己則元氣無有不貫痌疾無有不消人心無有不貫世界順逆無有一毫作得障難人柰何捨此家鄉安宅而東飄西蕩傍人籬下以苟活其惑實不可解

人心如舟在水中東西上下浮泛漂泊莫能自定須是以志爲柁有柁則雖狂風巨浪之中亦有把柄失柁則平瀾淺瀨亦不能自主矣故須時時提志神明始有主宰不至昏散馳逐一生人品事業全靠這些子不可使頃刻衰颯也

來儀號紫峩其藏弃集中一則云古今人箠力絕好處只是

徑行無礙而已作文作字作人總以此法爲最上禪家云誰束縛汝來此語極妙人苟去盡沾滯一生受用無窮愚謂要知此正是元氣淋漓時候不容易得到然學問不到此亦成不得家數但不可向癡人前說夢耳

志不極熱則一切好話到耳好書到眼俱不得驚魂醉心付之悠悠安能得受用處若少年人念頭上尤當如一團猛火烹物一氣而熟若只放一把冷一把則物性罷頑終歸失飪故正當英發時便闌衰颯則更歷歲月又經世故磨鈍到三十四十自然打落凡庸隊裏起頭不得豈不痛哉

余嘗傷於虎故言之神悚

出處乃士人大節一生人品所繫千古定論攸關士或爲寂寞所苦或爲知遇所動一時不能堅忍遂爾貽恨無涯致令見變者多方出脫見惡者快意推勘亦甚苦矣此在少年宜時時戒愼老年人尤當凜若冰淵也

讀書若不從治心修身處求益明體達用上取資徒爲廣聞見習辭章雖終日把卷此身總不離凡俗窠臼書家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之謂也

精神不足亦能累誠但誠到至處精神自生人精神不足者須是勉强思誠莫令爲精神所累匹夫一念至誠天地且可感動何况自己一身學者只宜求伸於理令此心不容不盡則精神自然壯旺不覺其勞

志不可不眞切工夫只循循有常更耐久然亦須日有可見之積不然到自己扣算時漫無成功可紀則虛度歲月只剩一場懊悔

蘇老泉謂聖人任腹心之臣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知以天子之尊尙且不可無腹心之臣况士人之於師友而平居相對絕無肺腑隱曲身心切要

之語碰頭促膝傾竭相商則人品決不能相與有成事業決不能相與共濟徒爾閒議論酒食笑謔以綢繆時日有血性人豈肯甘此

人能受益則處處得益總要志切心虛眼明若無是三者則無處不錯過

情須由道誼而生未有道誼重而情輕者有情而無道誼其情多假有道誼而無情其道誼亦多假甘生京曰道誼中有情必吉凶以同患情誼中有道必直諒以相成

小心翼翼四字一日不在便一日差錯一時不在便一時差

錯一日在便一日安當一時在便一時安當若能通乎晝夜以及終身定知妙不容言

百年光景容易得盡繁華冷落如煙雲過眼總無認眞處惟有內省不疚是自己一生到底受用之所

札黃生雜組動靜雜時殊譸不試此聖賢盛德之事向上全提更復何說但學者未能臻此須知勞生娛生並用不悖不知勞生則懷安自了雖壽百年亦復何益不知娛生則芒芒終日勞形苦心眼前風月溪山禽魚花竹天地自然之趣書畫琴文談諧賞眺人生暢遂之情總屬蹉過人但

知勞生爲好學而不知一段活潑潑地會心阿堵正不在道外此所以曾點言志獨發聖人之喟學者亦不可不於此一醉心也至若東坡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但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之語正達生知足之意使役役名利老死不休者聞之未必不是清夜鐘聲也收置藥籠亦可療人痼疾不須棄卻

陳眉公曰人不易知然爲人而使人易知者非至人亦非眞豪傑也器局短淺爲世所窺丈夫方自愧不暇而暇求人知乎愚謂士君子學問廣大涵養深厚自然不急求人知而人亦不易知之若炫才求知則所抱負終是疏淺眉公爲救炫才者發若夫肝腸品格須是坦白如雪人人可望而知纔是君子路上人若幽深閃爍令人不可測度終屬小人氣分故邵康節先生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兩種人氣象一吟咏而得之矣士君子以此察人尤不可不自察以免人之察當愼擇所處也

此心纔慓覺處便是上帝歆我處便須謹凜不敢踰越故索天命於渺茫而不問之此心者皆不知天命者也湯之顧諟文王之翼翼孔子之畏皆從此處下手

人只爲要合時宜壞了人品其實全用樸誠到底雖一時未免阻礙久之自然見孚於人旣不失自己且人心見信則行世有莫大力量若雜用機巧彌縫雖一時行得久之反取厭於人而自己人品則全失較量二者之間而不知所從亦不得爲智矣

聞人言非中心傾向自覺痛癢切身不能得益莫若自己沈細省察洞悉根柢嘿嘿悔改爲得力也進言於人人未遽受亦須自反道理或有未穩機宜或有未當不可遽責人剛愎自己反墮粗疎

吾自有性此便是上帝親骨血苟以昏氣習情傷之則罪逆
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與湯生長人論心不可有所孚謂用情亦須看所感之輕重
大小如係重大憂患恐懼自然視聽飲食俱失常纔是若
視聽飲食如故便是頑鈍如人子遭喪食旨不甘聞樂不
樂蓋是所感之事來得重大必至是方滿其量常人不及
情便平常如故修振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亦是如此孚
謂此所感輕者然亦必盡此一日方能忘得長人謂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正是聖人契會深處常人不到此豈是不

失正只是契會得淺故耳孚謂以此知有所與得正不得
正俱有精理在其中若不善會則世間浮薄人凡所感一
過而忘豈得謂不失其正乎
吾之性是天地之帥吾之體是天地之塞吾之一身內外都
是天地何嘗有我生是天地生死是天地死聚是天地聚
散是天地散中間攘得百年數十年有知有覺不過如候
蟲時鳥氣至則有氣盡則化自己原主張不得以此思之
欲以此身貪著世境恣情徇私者固是癡即要在世間做
好事以爲自己之功傳之後世以爲自己之名者皆是癡

也堯舜周孔亦不過生天地之間了天地之事而已在堯
舜周孔身上原無甚事
體認得眞切方能敬畏得嚴密
忘處居多須是靜時動時炯然卓然在這裏刻刻自見方說
得必有事此處不堅更說甚
昔人云自己猶不能快自己意如何要他人快我意此語最
可味氣質高明者不可多得若一一責以理便非全交之
道但常發念責人時便以此反躬自責則待人寬恕而已
心益盡

人生只倏忽過去至五六十後尤如石火電光身死之後不
知幾千萬古俱是長夜來此頃刻世界上貪著滋味縱使
厭飫爲時幾何一氣不來總歸烏有豈不是癡惟有認眞
本來面目息息保全交還上帝是自己長策此意當時時
思維勿令昏蔽庶不枉過日子
人能於初下手時儘力收斂點點滴滴歸根著實不使一絲
滲漏歲月既久凝聚堅固自然光輝發越纔是成就處但
當其收斂時全然枯闇日用間須多窒礙此處最要堅耐
若稍爲外境所動隨處發揚則大不得力如樹木一般隨

冬之時生意歛歸根上枝葉凋枯氣象慘悴若或爲非時浮陽所動便爾開花到春夏正發生盛長時反稀疎遲鈍不及他樹何也以其生意滲漏全力已減故也老成人悔不及矣後生輩又語之不入奈何

此身關係輕重只在自己昏惰便輕於鴻毛悚惕便重於泰山自己安頓自己棄不得天棄不得人

眞志之士境過摧抑而此心自振精力衰頹而此心自勁余於此大有愧還在志上要加倍洗滌要見出白骨來勿令皮肉黐頑

此心一息不可不涵養如器皿然常加擦磨只見光滑稍稍疎怠則塵垢漸蒙久之堆積欲再得光滑大費力矣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此等性情器量不可不具范希文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他是何等人品儒者不可不願效取法昔程子云有人致卻太平我願爲太平之民孟子之不豫邑孔子之擊磬其一生憂樂皆與天下相關過必如此方是大人氣象學者須常以此自鏡照見自己鄙陋處乃是可恥

勿求於氣之氣及浩然之氣氣字不得分明蓋泥集註氣卽所謂體之充者遂爾分疏不下反復正文始得清楚蓋體充之氣乃手足耳目運動之氣與志字有內外本末之殊故爲志之次卽無甚工夫亦只在手容恭足容重節目條件上做若大浩然之氣以天地言乃先天元氣以人身言是從心上發來盛大流行之氣如何一概得工夫在於集義其火候又須勿忘勿助至是亦大本領豈凡容節目所能所可抵當謂體充之氣從浩然之氣出來則可謂浩然之氣卽體充之氣則本末大小全然糊塗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將義專主於行孟子言集義言必有

事是將心與行一併說了故不必言敬敬處而義實寓焉胡氏曰必有事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事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如此則敬卽在義中更不消言持志

玩必有事三句工夫是如何綿密乃統大學誠正修齊一并在內何須更言敬又有知言一節補卻格致具如此工夫安得不發出浩然之氣浩然之氣卽充實光輝境界然不如浩然之氣四字發明得精彩煥然令人鼓舞奮發不容

自已此是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處
集義是如何樣小心共臨深履薄有時如婦人孺子莫見說
養浩然之氣便心雄膽壯了無畏忌如此則有天淵之隔
忘助皆失而孟子獨舉助長之害者蓋助之害甚於忘也忘
則易墮策之而已助則過而入於邪路更回頭不得勢且
害道傷教如佛氏皆是助長之害
寅清子曰神貴靜靜則性全而仁義之體呈以露神貴明明
則思睿而仁義之用流以通然靜而明大是難事不可求
得惟有存誠而已久則自臻斯境

體玩識仁說旨趣深長一字不可忽
熱腸救世明眼觀世正氣持世雅量容世平心應世虛懷取
世渾跡游世操此以遊經世可也辟世可也所以盡吾道
在是所以發付吾身亦在是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汝心只此本體只此工
夫大中至正旁蹊曲徑皆可不問矣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程子又曰將此身放在萬物中一
例看程子之意蓋謂人只知寶愛此身私爲已有卻不知
此身亦只是萬物中之一物既以天地爲心則視此身亦
當與萬物均平不宜獨加私昵此是程子提醒人最俊快
語然愚謂既以萬物爲一體則萬物皆欲其得所此身亦
萬物中之一物柰何不欲其得所必欲此身直內方外當
下與太虛合體其得所爲何如乃欲以遂欲宴安爲得所
則是姑息之愛鴆毒此身而自棄絕也萬物且欲其得所
此一物獨自棄絕是亦惑矣故天欲玉成人必先苦餓空
乏拂亂之我欲玉成我能勿如是
安心有理安身有數皆是上帝所命分已定矣惟凜凜奉命
而行便是當下職事更有何說

委數放曠自在遣日便是暴棄之徒昭事上帝盡忠盡孝時
時有事時時火熱方不虛生方得俯仰無愧
工夫只在當下一步莫放過然心量之大須包天下萬世念
念在茲事事在茲一段至誠顛撲不破隨時推移運旋不
已方與天地合體軀殼之我脫盡無餘皆備之我完全無
欠便一生事畢
一切世境上事身眼口耳閱歷殆盡甘苦滋味不過如此總
無實受用處惟有窮理盡性是自己本分究竟事當下刻
刻莫放過窮神知化盡在此中雖未必可強而就然勉勉

不已自有唆蔗之妙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孔子豈欺我哉
私欲私見皆己也私欲之己克以正性私見之己克以精義
性分職分皆己也性分之己正以綱常職分之己正以時
位克以資正正以資克相循不已仁境乃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不貳者不疑也程子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
不貳則信矣非窮此理到洞若觀火安能得信須知信後
萬事俱了惟有修身而已更有何事此時修身亦是行其
所無事

當其時行其事居其位盡其職雖積功累仁至於參天地贊
化育皆日用飲食行其所無事復何容心哉
天地造化四時行百物生是何等大體大用聖人以藐然一
身欲與之齊量其消息在甚麼處不可不時一體會
志一動氣人定勝天此有確然之理須信得及如果信得則
自己肩膊上大有事在
居鄉出遊不可一日離益友人無益友便似晝無日夜無鐙
一物不可見一步不可行必取蹉跌隕墜可見益友便是

自己性命要在隨處力求又不可以聲音笑貌而求須是
真實做人虛心從諫正人君子方肯與汝交既得與正人
君子交好便是此生莫大之幸須傾心久敬勿匿己過失
勿避友方嚴方得終身受益若貪面諛之人喜逢惡之論
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禍事至矣
人處倫理之閒安能際遇皆順不幸情事乖違惟有自反自
責盡誠到底是係求生活路倘謂自己無過輒生怨懟以
求表白則禍結無已時矣每見正人君子守道立朝爲小
人所嫉或加貶責或竟罷黜其罪猶輕又不戒慎於口頻

筆札之閒一字可疑便墮小人羅織之網加以怨望之罪
遂陷極刑而莫可救止忠臣猶且如此況以常人處父子
兄弟朋友己安得皆是一有怨懟不知自反縱不至殺身
亦復畢生疑畏究債莫洗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人之氣質必不得中正學問必不得精詳見識必不得明亮
出語作事修辭著書安敢自以爲是幸而居處之閒有高
明之友又忠信可託須事事出以商量加之熟論空却成
見不留一絲聽其裁覈虛心領受自然所行所作無有過
差而品立譽重宜歸於自己倘心胷狹隘出一語動一筆

便自得意旁人稍稍增損便形於辭色多方自表其事委
曲自文其非始焉剛愎不受益友之言終焉做出來只供
舉世非笑其愚也何如可歎可歎

讀書之益隨處不可缺幸而家計溫飽得以下帷固是大福
不幸有饑寒之累不得不遊食於外亦須讀有益之書不
得遊目泛覽徒取雜博須看自身見在所習何業便須專
精於此一類文字以求透明此理實際坐可言而起可行
方見有功倘自己胸中半青半白茫無實據欲以此見長
而究竟不長自問尚信不過安能取信於人試之於用錯

誤雜出如此才料求食且不可得安望成名追求其失總
是自己精神妄用故耳

友朋賓主之間聲氣投合情義綢繆不可不力効忠勤勉盡
誠悃終始無倦以保交情不宜狎恩恃愛竭忠盡歡自恃
驕矜起人譏閒每見世情薄惡凶終隙末者皆由正濃厚
時不能敬謹自立以求無負徒相責望苛人恕已遂至於
不忍言耳

寂寂窮途悽悽逆旅最要有寬裕優游囂囂自得之意倘有
顯要達人憐而濟之斯時最易感恩尤須猛力自制審察
其果可交否如不可交則婉謝之引避之忍守困餓毫無
沾滯斯見骨力異日不無大建白也如或隱忍就之依附
一失終身受累不小

士要爲人用又要能用人世有眞知己則隨吾材力所長爲
之効一背以報之自度己才不宜於此一事則當直陳退
謝不可冒昧受任以取覆餗之辱世無獨任己力可以成
事者見同儕中有可相濟之人便當傾心挽以共事如果
識能知人誠能動人則雖僕役中亦有可襄吾事者倘負
氣不肯爲人用又自滿謂世人不足用斯亦廢人也已矣

功名不是空疎僥倖可以做得的第一要有救時憫世之熱
腸安民阜物之大志具此本領實以學問濟以虛心用人
大處要有不移盤局細處要有隨宜鍼線庶幾可以建立
若初念只從富貴利達起見祇成患得患失之鄙夫心勞
日拙身與禍鄰徒取詬厲於天下後世其爲不智奚大乎
是

亂世功名尤難於治世百倍不是守封疆便是攻城池不是
與梟雄小人爲隊便是與才智豪傑爲敵上場便要擇卻
身子捨得性命然後智勇迫出迎鋒應機不失時會而大

事克濟若志在子女玉帛權勢尊榮挾詐懷私偷安巧遁不畏正人之言不用智士之策及至喪敗蒙面他從卽苟且得生亦爲士君子所不齒靦顏在世猶如死人況未必保生者十之七八此等行徑由其初念已差卻以故志士甯審主相時不輕入局一入局中身已殉之矣

易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士人讀書若徒作文字起見便與飽食博奕者相去不遠縱滿腹便便言辭行蹤亦復何貴故有志之士開卷便要將自己氣質性情互相對勘有古人忠孝信義之事我亦能爲否我行事

與此相反否古人貪詐庸陋之事我亦恥爲否我與之相似否古人奇才大用能救當時民生社稷爲君國所倚賴使我當塲亦能建立否或束手否或畏禍退縮否或驕矜取忌否如此等類一一不放過又常常自驗覺得舊時氣質性情不好處輒生愧恥漸漸變化於古人好處覺得篤睹見之日用行事之際肯勉力慕効如此纔於易象畜德之旨不相背謬矣

名利二字是舉世人大病痛然禍在貪著若要全脫卻又不能亦不是蓋利爲仰事俯育所須使苦節矯矯而父母妻子凍餓不能自存傷仁莫此爲甚故君子於利只盡力自已職事本分得祿便是一家活計如此爲利雖聖賢不免若不守儉素營逐貪竊便是鄙夫之根不流爲穢惡下品無底之人不止利之爲害爲此等人而言也名途最甘最足啟人羨慕然過高者厭棄不屑遂至絕人逃世亦非聖賢中道世亦何賴有此人故聖賢不取逃名而恥過情之名不貴浮名而貴務實之名故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以永終譽又曰令聞廣譽施於身倘不知重名安於碌碌庸庸怠惰苟且不自

砥礪又何足算哉故名利二物貪著者便是病痛屏棄者更是大病痛

少年人心粗氣浮多不耐讀學庸論語予且勸他常讀孟子看他是何等本領纔有如是氣魄纔有如是才辯纔有如是擔當公孫衍張儀輩當世奉爲大丈夫者彼直以妾婦視之眞是目空四海氣蓋一世後生家無事時便把來熟讀更能閑閑冷冷時入思維胎骨神彩不覺頓換至此方好將天下事從容商量曲折打算本末原委別有規模與尋常粗莽材料詭譎機謀天淵不侔矣

學者爲善非求名非冀福非懼禍一無所倚直從性地上不容已處做出來以故先須明善辨別其所出然後有著手處世人不明本領從何處做工夫全靠他有好名希福懼禍之念始能得其爲善若無此念則蕩然不顧矣釋氏立天堂地獄之說直是悚動得人或者救得一半然不合又開懺悔誦經之門謂罪可贖福可祈於是不思改過遷善只圖供佛飯僧以消之則釋氏救世之念又徒然矣是自壞其教也世道人心至此實無入善之路吾輩爲學若不從性地源頭上求透究自己確然有箇主宰則與世人同歸莽蕩而已

朱子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敎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敬字好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愚謂此是朱子體驗到實在處洊嘗以靜坐觀未發氣象非工夫正路友輩每不以爲然豈知朱子親受業於李門後來亦不用其說可知洊亦非謬妄也

謝程山集卷之三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修擴　元孫鳴謙　鳴盛　本量　鳴篁　來孫宜　宗紹　原本

易堂　髻山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吳熙　儲絫　吳榮祖　吳嘉善　編校

受業門人參訂

目錄三

謝程山集卷之三　日錄三

閲傳習錄覺聰明超越起人精神學者讀之自應卓然興起然畢竟英雄氣多須再轉機軸始得平正困知記沈潛縝密析理精嚴衞道誠切允爲醇正之歸初學讀之雖覺難入而積功日久則漸覺味深涵泳有得大儒氣象不遠矣

夫差使人呼於庭蓋夫差貴人也恐以宴安自溺故須人喚醒若伍員貧賤耕野乞食自不煩人喚醒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驗之古人無不然者可弗凜然今我輩處貧賤憂患倘負此境其爲虛生更何以自解請此時覽以代呼者

人但知吳季子讓國之賢而不知三君讓位之賢賢於季子季子之讓爲一己之名節者小三君之讓爲祖宗社稷者大且三君飲食必祝以死爲輕此其若夷天地祖宗亦應鑒之而季子必徇匹夫之節以召僚光之亂三君抱恨於冥冥將何時已耶季子以名節之私妨三君大義之公則季子者三君之罪人也人猶嘖嘖於季子不已而於三君則泯然無稱此學術之所以不明也季子歷聘列國交諸賢大夫一片忠厚千載猶足感人而於成敗得失多復有識而多情洵賢者也惜乎明於一己之小節而闇於社稷之大義絕世慧人有此大憾

看大學虛心體認不敢泥舊聞不敢執己見但求切己可以受用頗覺有透快處然亦須就正高明

楚子以蔡侯之言滅息以息嬀歸生二子未言楚文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楚子爲之伐蔡以悅之使息嬀見獲之時卽言於楚子曰君若滅蔡當相從不然有死而已俟楚滅蔡卽自盡豈不一千古智節婦人哉身已蒙失節之醜而徒以不言致楚伐蔡亦末矣楚文死令尹子元欲蠱之振萬於其側息嬀聞之泣曰先

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奏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何其節於後而不節於前也蓋息嬀所不能者死耳楚文能死之故從之子元不能死之故拒之使子元而能死之吾恐息嬀之節又不可保矣嗚呼士之事君婦人之事夫當大變之際烈豈可少哉

徐貞明西北水利策言之鑿鑿有據非身履其境究心多年不能至此古人殫盡半生心力方得了此一事而世不見用只留爲後人作文字觀可歎也

高存齋云舉動不苟則虛明中無尤悔之擾靜中益得力靜

處收攝甯定則事至物來自能審擇是非不迷所向兩者合一交資而尤以靜定爲本此言最爲中正學者每有喜靜厭動惡動厭靜之弊知此則動靜偏廢不得

禪教中豈無英敏子弟負可敬畏者只是主見一差便陷於異端而不足觀良爲可惜所以人家子弟務先擴清根基方可不爲邪說所搖惑

子產答趙景子一段從來以爲名言余獨疑之天地間惟道明德立心靜氣正之人死有精爽至於神明若彼倚權負勢驕侈惱淫之徒即在生前亦且昏瞶濁亂安得死後魄

陰用事之時而有精爽能爲厲以殺人耶以張睢陽精忠貞烈之氣誓爲厲鬼以報姦人身死生氣凜凜猶且未見其靈應之迹況淫昏之鬼乎子產對大國之人故作壯語以立威耳此子產之作用也後人作實語會何殊矮子觀場

黃弼侯云今世不須闢佛老無眞佛老之學者故也只當闢一俗字舉世徹骨皆俗如孔子之浮雲富貴伊尹之天下弗顧諸葛武侯之廉無餘粟王曾之志不在溫飽才是不俗豬淵馮道初然亦是好人後只爲俗了做成極下人品

昔黃魯直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乃爲不俗人其言已佳今弼侯此論尤爲親切吾輩不可不時自警醒然鍾伯敬又有云士苟欲自遂其高則於衣食之計當先使之稍足於己乃可無求於世今人動作名士面孔見人營治生計即目之爲俗及至窘迫或有干請乞貸得與不得俱喪其守其可恥又豈止於俗而已乎此更爲不俗人下一鍼砭亦不可廢

閱困知記因悟程子切脈可以觀仁觀雞雛可以體仁等語此類觀之可以會其旨矣又思識仁說有云訂頑意思備言

此體以此意存之安得有差之語盡只是貫通之意兼體用言之

蘇武在匈奴一十九年嚙雪餐氈持節臥起至節旄盡落其敬畏君命處患難中久而不渝如此眞不愧丈夫也吾今爲學敬畏天命亦當以之爲法

適候友病見其有好勝之氣急自忍默恐增其勞損凡對好勝之友只有忍默一法

晉居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宏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可畏哉事在胸臆機已見於容即逃聰明

人眼不過此慎獨之學聖賢所以惓惓也
子貢料定公受玉必亡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
者也人之聰明一用而得卽喜用一喜用卽馳騖失養終
當以聰明敗故惟德性之用爲無窮夫子之戒子貢蓋欲
其歛歸德性也
孟子於齊梁之君凡好遊好樂好貨好色皆不拂其欲而曲
引之愛民以行王道是何等機用雖曰我非堯舜之道不
敢以陳於王前然亦何嘗屑屑稱堯舜只其道不悖於堯
舜使了邦與滕文公道性善稱堯舜蓋滕文公氣質本清明但失之於弱故進說於人須是因人立說不可執泥後

儒及不得孟子大抵其學只到可與立未到可與權也
性理載陸象山但取朱子譏評之語餘人推贊象山者不之
及卽朱子推許語俱不錄此編書者門戶之見象山學術
雖稍遜於朱子然聰明超絕人品卓然亦吾儒之表表者
乃一意掩抑之編書不虛平將何以服萬世之公論乎
朱子曰李先生教人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此乃
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親炙之時貪聽講說又方竊好
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
見地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及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讀此
語令我毛骨悚然朱子是何等力量尙且如此若學者但
於知解上求功於大本必全然無據矣豈非虛度歲月乎
孟子教滕文效死强爲善始終惟盡其在我耳不恃大國不
用詐力蓋其時卽事大國用詐力亦不免於亡不如一意
爲善雖亡亦可以無愧人能見理到此則更有何勢力利
害之可畏直落得光明正大浩浩落落於天壤之間
陳幾亭先生謂倫爲有相之性性爲無相之倫此二語最醒
透令爲學人逃遁不得好禪人附和不得
王文成言吾儒幷包二氏後儒不察僅得一偏猶之一室三

開劉左以與釋割右以與老不知三開俱是我一室所有
愚謂始亦何嘗有三開又不知是誰割以與之總之只是
一室釋老乃於此中妄自穿穴耳旣有三開則釋自不妨
居左老自不妨居右三教之說乃原初定局矣謂此語無
病吾不信也
晉敗秦師於殽秦之有恩於晉可謂厚矣先軫功名之士欲
乘機而伐之所謂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特欲加之罪而
以爲辭耳晉文誘秦以伐鄭晉豈憐同姓者乎忘親背惠
畧衰卽戎晉之罪大於秦矣晉之貪過於秦矣張子天如

亦謂秦乘危而伐喪秦何嘗伐喪在卜偃亦不過曰西師過軼我而遂加伐喪之罪秦其肯服乎胡氏於焚舟之師責秦不能懲忿律之以聖賢則誠然若平情而論與人以再造之恩助人以創霸之義曾不獲一報而反受全師陷没之慘以怨報德莫此爲甚以此忿而能懲度秦穆其及此乎愚不能不疑其苛公穀於秦師入滑遂狄秦夫乘人無備而襲取人國在春秋不止一秦而獨狄秦何也且經文不見有狄秦之意而公穀以爲狄抑別有所據乎忘親背惠墨衰卽戎晉之狄道甚於秦不狄晉而狄秦豈平論

乎

今人亦有本領甚假而氣魄堅忍足以傾動衆人者然終瞞不過眼明識老之人亦有本領樸實不幸處汚俗頑悍之中動輒取譏招謗者然終當見信於君子故假終還假眞終還眞要不可與隨聲附和之人語耳

子產爲政初以安大爲言然玩前曰有事伯石後曰非我有成其在人乎必是此事少此人不得故用此事名目以賂之若空空是安大意思卽特然用賂豈不慮啟大族之希冀驕縱而生小族之怨憤多言乎孟子不得罪於巨室亦惟和其情安其心不與之分門別戶而已非是無故而賂之也以此知姑先安大一言不在用賂如以賂爲安大則決不能拒絕豐卷矣

謝上蔡訓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付得去此尚只是靜定光景故後面自悔類禪非眞何思何慮境界夫何思何慮須是窮理盡性到精熟時方得非一時虛靜可至也又云初進時速可見其先光景是一時逼迫而成非由優游浸漬而得又云十數年過卻如一夢又云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卻長豈不是窮理工夫多涵養工夫少乎以上蔡之勇尚

如此其難可知吾儒工夫忘不得助不得惟窮理居敬歲月積久自有自得時候但助忘兩字人最易墮千難萬難總在於此

有學者問上蔡曰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矣所以斷者當多欲時強力勝之此豈非大勇他人斷欲多是由淡或氣體衰弱不敢爲未有方熾時而能逆之狠辣如此者也又問於勢利如何曰看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工夫是於極難捨者棄之後來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卽要用者卻無健羨之心又問於外物一切

放得下否曰凡事必有根屋柱無根摧之卽倒樹木有根枝葉雖翦仍發如人要富貴必須有用處知要用之病根將來斬斷便無事矣上蔡勇決直是可畏克己不如此何能有益

孟子論舜數章眞可謂善言德行爲學者最當涵泳如天下大悅及舜往于田章乃人情天理之極致不雜一絲外境惟恃自己一點至誠本性竭盡便了更無餘事眞千古人倫之至如善與人同及居深山與飯糗茹草章則大聖人性情氣象至德淵微一一描畫殆盡此數章將世法人我

形軀渾忘無一毫渣滓直與太虛合體人能時時涵泳凡人俗骨亦漸漸可換

劉忠定公曰安世自從十五歲便知有此道理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一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何事搖動安世不得劉公一生立朝處難如生鐵鑄成渾鋼打就只一誠字工夫用到徹底便有如是奇特玩其縱橫妙用數語已到手舞足蹈境地居安資深左右逢源如是樂地人誰知之但看劉公已爲繪出此圖矣不可不時玩其氣象

儒行篇正大中有一二語不純其氣象稍亢厲然孟子彼以其富與說大人諸語亦是如此氣象當士氣卑陋時自不得不如此激厲學者志氣不振亦不可不讀也

困知記謂延平所見乃未發之中卽程子所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此方是知性又謂白沙所見乃知覺之體非性也細按白沙語所謂靜中養出端倪及其他所論亦無從分別惟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及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與爲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等語則其所見爲

知覺之體近是然謂延平所見爲中卽程子所謂之正理此亦必日用應酬上體認方得若專一靜坐恐亦無由而見究竟知性悟心之實須自己親嘗其味始能勘破兩家不然知解擬議徒影響而已

伍員與申包胥友均是堅忍人故氣類相投別時各言其志胥且勉員至秦庭之哭胥安敢不自勉初各自許一語耳末後俱拚九死一生以踐其語如二人者眞勵志之士也眞不負其生平者也古來具偏至之性者剛戾決裂始能建立一事於天壤矧我輩學道擔當何等大事不沈勇深

智以赴之安能有成所期在聖賢大業而所就乃不及偏
至之性者其愧恥當何如耶
覩顧先生論杜甯劉勝兩人竊以士君子當以識時位為要
時位可為而復隱默是自占便宜非仁人之心也時位只
當潛退而復好事是露才躁進非明哲之為也兩者總不
容有私意始得胸次廓然權衡自在
邵先生云天下之才本足供天下之用惟驕泰之主欲以一
己用天下而止見其不足天地生財本足供人主之用惟
驕泰之主欲以天下私一己乃始見其不足此眞名言透

徹古今
白沙先生所得未免近禪其謂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
處夫心與理原有脗合即私欲來間能省察克己亦脗合
於俄頃故日一日克己復禮何須於靜坐之久以待其體
隱然呈露乎隱然呈露之體特空寂之體耳安得指為仁
義禮智之天理乎又謂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謂致虛以
立本又有詩云脫然心境俱忘了一片圓融大可知是皆
空寂之體也其謂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
啣勒也此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境界何異今一覺之
後便已得此則超於夫子遠矣甯有是乎不過佛氏所謂
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之謂耳其謂體認物理稽
諸古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原委也此又即一以貫
之之境矣在曾子非有隨事精察力行日久之功不能令
一覺之後便已得之豈眞有實理以貫萬事乎是又禪家
青青翠竹即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之見耳乃遂渙
然自信作聖之功在此夫作聖之功學庸論孟已發明周
悉曷常有此又自謂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
所不講然未知入手之處學庸論孟何一不可入若聖賢

秘不示人則書為無用矣無怪乎其以六籍為糟粕也又
謂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活趣被孟子
一口說出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曾點
見趣一似說夢夫孟子工夫乃在必有事集義是也勿忘
勿助不過調停其火候耳舍必有事而但以勿忘勿助為
工夫將何所著乎且曾點見趣與白沙實有不同曾點所
見是實理白沙則空寂耳實理貫萬物空寂亦映萬物楞
嚴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華嚴謂佛身充滿於
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是也白沙非故以禪胥儒所病窮

理不精自以天資高明不屑循途守轍雖師康齋其實不足康齋當時亦別無有學道高過於彼者與之辨正據其所得便自信自尊殊不知大學格致誠正是千古作聖堂堂大路毫髮稍差便將無窮弊竇可不慎哉又謂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亟宜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前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知此差足以救其半病然未免本末分作兩截吾儒體一爲實分殊亦實今則以分殊爲實體一是空豈非兩截乎依然告子以杞柳爲桮棬之見矣禪家有根本智易得差別智難明之說正此之謂也古人往矣有疑莫晰不審程朱正學大明於世其以余言爲何如

閱伊川先生年譜其忠誠眞可貫金石其才識眞可致唐虞但發用太早涵養未到度量未廣故爲同儕所忌而不得大用誠爲可惜也

顧公極推尊周子而稍抑程子以周子爲中行程子還近於狂愚以爲程子大有工夫後來不止於狂即以伊川爲狷伊川造就亦不止於狷

閱適菴日錄云於自己當於無過中細察有過於他人當於有過中推原無過此可爲法

與李生作諫論溫嶠泣王敦事此全是機智圓熟溫太眞以正人而能此是其天才非摹倣可及若儒者素以存誠爲功如何能有此面孔即秉大權亦惟善於用人或用小人如叔向之用叔魚亦無不可若已陷身其中如溫太眞時惟有至誠小心投閒抵隙或回其心或阻其謀萬一不濟如段秀實之擊朱泚惟拚一死亦正人君子所能如明道先生之事安石不徇不抗甚得安石歡心非王雱之沮或竟可挽回此則是儒者作用伊川弗及也王陽明先生可謂最有才智者醉批錢鳳或亦肯爲至於涕泗辭敦恐王先生亦無此副急淚也故各有能有不能儒者當自度己所可能者而行之若機智不圓熟強欲效此不但畫虎類狗爲世所笑正恐姦人窺破事益決裂矣

龍溪謂念菴曰在念菴自謂已畢力從事學問矣自吾觀之終是爲性命心不切於日閒或看山或臨水只是悠悠的所以精神尙爾散漫若是爲性命心切更有何事可奪念菴聞此嘿然痛自省久之龍溪又曰此時念菴更有何事撓得否又曰汝學不脫知見虛知見何益若逼眞來輸刀

上陣揩手不軼直意直心人人皆得見之那得有許多遮瞞計較若遇有事來決行不去從前錯過好日月從此發憤勿至墮落可也愚謂龍溪語是教之歸於誠誠則無所不到然最痛快中卻有粗疎之病所以夾雜氣習猶自認爲良知皆由自信太過師門學術反由此大壞矣

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是感麟而作大概麟出非其時見役於人爲不祥愚以夫子素志專望王者之興今麟出而見殺則無王者決矣然生平之志不得見諸實事於是修魯史以寓之以爲萬世計耳

以聖人知天知人聖王不出必已知之矣然不忍果決者心猶有所希冀今見麟出而死可知天意已決難復冀安知非天意特以此啟之乎踰二年而孔子卒當此時又不復存此書於天壤將萬古如長夜矣於此可以識天心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邾文從義而不惑可謂明且勇矣其氣象甚有曾子易簀之風如此方是知命左氏一部論斷惟此二字快人

魏叔子曰一之以必一之法齊之以不齊之情此治家治國之要滸爲下一註腳上句須持平而用信下句須總綱以達目

僧燦信心銘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此語甚似儒者然而不同吾儒所謂自盡盡此固有之理彼所謂自盡隨其世相了其世相而已此中原無有也如不別白焉得不謂儒佛一家又如龐居士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

共說無生話宋時一士夫久參得悟亦有偈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有甚閒工夫共說無生話如不識破便說士夫偈是正話與龐偈不殊不知只是一家毫無差別婚即不婚也嫁即不嫁也不話即話也隨其世相了其世相而已

泉邱女奔孟僖子先有奇夢似此有定數然守禮人處此決不納所謂命也有性焉

閱莊生庖丁解牛之說悅釋不肯釋益知小心二字爲學經世俱不出此非道理明盡氣質化盡不能臻此曾悅生云醫道得至此則精矣余謂理明氣化無事不到家

滕文公甚可輔觀孟子意獨眷眷於齊者何故大抵本領雖
立亦少不得時勢若無時勢恐亦難爲無柰可以有爲者
無時勢有時勢者又不足有爲此所以不得不歸之天也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時唯一桀紂而又民心已失
戰國時有六七強大之國朝夕爭戰非得齊梁等國如何
抵當得住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欲學者於象辭上尋求其理於自己
時位切實體認以淑身善世不至有咎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欲學者於疑事筮以決之使知事之攸利不至冒凶

而背吉如此方與聖人作易開物成務之本旨不相悖後
來著述者但作文字相傳於自己行藏絕無受用豈不孤
負

宋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已御王素微諫即坐中命宮官賜女
口錢各三百千遣出内東門須臾宮官覆奏已遣帝泣下
王素曰陛下亦何遽耶帝曰朕見其人留戀不肯去則必
不能出矣帝王改過且肯於痛處一割學者克己工夫反
因循濡忍安能濟事須以仁宗此事爲法庶幾可矣

告子是佛學然亦不是眞禪乃大慧所謂默照邪禪是也眞
禪則如水上葫蘆虛蕩蕩又不似告子固滯

凡士之器識當下能得清眞則一生成就無可訾議如李固
所云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蓋誤認孔子無可無不可之言
孔子大而化之之聖從心所欲機權妙用無不合宜自非
然者德未深造無精義入神之用而欲妄希其迹鮮不墮
入鄉愿李固氣質亦甚清忠立朝有骨涖事有才使於質
帝之變能明目張膽攻發梁冀之惡冀必心懾氣餒殺之
不難即不濟而以死繼之豈不壯勇足以激發一時義士
之心徒欲推舉侍醫使冀疑而惡之當時支吾議立固亦

遷延含忍俛首進書氣已爲姦臣所奪而欲立於下風求
信已說此立見其滅亡而已矣豈非不夷不惠誤之於其
素耶有志之士可以知所戒矣或曰子既許其立朝有骨
涖事有才矣又安得以識貶之余曰立朝有骨而無見機
之決涖事有才而乏濟變之畧余故推其言惜其未足以
爲學者精義之資非敢刺譏賢者以犯公論也

陳亮中興論眞絕世雄才擴人胸襟益人志氣不可不讀

許世子止弒君胡氏謂忽君父之尊而不愼此篡弒之萌堅
冰之漸乃除惡於微之意文法刻深一似酷吏以此釋經

全失虛平後又引墨氏兼愛楊氏爲我孟子謂之無父無君後世推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議其過者愚謂加墨氏無父必先述其兼愛加楊氏無君必先述其爲我然後人知楊墨非無父無君但學術之差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耳後人懲此遂不敢不於學術致慎今直書止弑其君並不書其不嘗藥之故後人但知其弑君而不知其不嘗藥則聖人垂戒之意不能明於後世徒陷人於大惡而已若曰聖人不書三傳書之夫聖人著書必待他人爲之傳而後明則迂曲艱險如楊子雲之太元使後世竟無楊子雲

不惟無以垂法且枉人於法沈冤錮獄終古莫伸推聖人忠厚爲心將何以自安耶故此一案吾必以歐陽子爲歸

周子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全是以中正仁義爲質幹主靜者謂純是中正仁義不以一絲物欲擾動耳通書首章提出誠字最爲分明以後章章發此義其謂一者無欲亦猶主靜之義今白沙置卻中正仁義置卻誠專說主靜無欲乃是斷章取義竊其相似以自出脫而已若謂得周子之本旨則未也

顧先生推尊周元公爲正宗於明道則有抑辭恐亦未當愚謂堯舜爲正祖孔子爲正宗後儒則全醇者爲正統以大醇小疵者爲閏統以附會異端者爲篡統然非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能爲萬世定論

與章宏自論李泰伯疑孟子余曰此是泰伯粗處然余向亦有一疑今尙未得釋然三月無君則弔孔子則云天下有道某不與易是聖賢救世汲皇本志今孟子只說及祭祀似覺爲一己之私且生可以菽水承歡身後獨不可以蘋藻爲薦乎殆不可解也此恐亦是孟粗處宏自亦默然

沈尹戍獻禦吳之策乃必勝之謀而囊瓦妒功不用戍不忿而奔甯戰而死智不待言而忠勇具足如此昭王復國於囊瓦當請於鄭而誅之沈尹戍當贈而恤之而乃闕然眞千古恨事也申胥逃賞俠人也伍員似遜此一著此義惟魯仲連范蠡張子房知之介之推不足言

朱子曰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乍見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眾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爲之幾也歟又曰可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

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洊往謂幾乃一動一靜之最微處不因感而始有今見朱子此論益信予舊見之不妄故學者研幾工夫無時可間但孟子此語似只說機機與幾御自不同朱子渾同以說之未見淸晰

羅文恭被水漂没毫不動念且云豈出眞靜世界不動念至矣但尙有類於空寂超脫一邊其居石蓮三年出平邑中賦役每日數百人相與辨論不見有動靜二境此固文恭得力之效然錢緒山云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

非有一毫外念參於其中以此而不見動靜二境方是吾儒正理如不本此但云不爲境動則禪者亦能之何以分別文恭此舉開局令各都主以善士使孤兒寡婦咸得至局爭辯此眞不使一物不得其所之念所云與室自在於此然後不動心有歸著若不明提主腦而但以不見動靜二境爲極恐尙鶻突也因著艮卦以明之

近溪語要其本領既是禪而又不及禪家有一定門戶令人可以警策尋討徒術洸漾全無實際嘗記前輩有云諸君說儒便說儒說禪便說禪今說來儒不是儒禪不是禪究竟兩家俱壞此最是公道之論

延平之氣象白沙之端倪徒虛靜光景而已恐未必是仁體此處最宜體會明白

中旁通曰尺生於黍選以尺正黍法生於心卽以法治心余亦曰聖人本於太極選以聖人定太極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看薛文淸公讀書錄意思更自振聳此書最當讀議論少親切語多又中正平實於謹言處尤諄諄不置且氣象厚重涵蓄儼然盛德君子宜錄出日日莊對以作典型

陽虎姦人亂迹顯著而齊侯幾欲用之晉趙氏竟用之非不知其姦也蓋懷抱私心思得才智之士以濟之故忘其姦險而欣其才智及至受其害非其人害之也乃自害耳季平子逐君自利而寵用陽虎卒之遺陽虎以害其子於此可以識天道

閱白沙集其論學盡於張東白一書其餘文字論詩居多與門人張廷實札七十條是其最相契者亦未見有親切語其詩大都寫其自得之意學邵子而不及此公謂之理學別派則可謂是聖門宗傳則未敢許也後世必有定論

忠孝仁義彼教何嘗不說只不爲固有但是以人性爲仁義
耳
徐小明過而坐談甚久自述爲醫業憂勞無靜攝工夫將自
亡性天付諸茫昧異日作何歸宿可憂可懼實在於此可
見小明大是有心人凡人因循時日爲境遇束縛到臨沒
時只落得一聲歎恨而已悲哉
與李生作謀論易乾九四小象曰進無咎也孔子用世心熱
使有可用之時則決意於進不欲同石隱者之固文言曰
欲及時也又曰自試也皆主於進而朱子雲峯則不輕進

而安退之意多然周公象辭原是過囘辭韻作謀曰畢竟
孔子爲是余曰古人立說大抵多從自己所處之地而言
不是懸空道理在周公身爲大臣逼近君位九四亦近君
位發揮此爻自應有畏懼愼重之思孔子生於春秋亂世
不得見用夢想行周公之道見九四遇聖君在上有可進
之時遂決意於進朱子雲峯之時上非飛龍之君己亦不
敢以龍德自信其不輕進而安退亦其分也各有意義
文潞公薦唐介介乃彈潞公者張受先先生評曰此事人所
難爲然潞公豈遂能忘恩怨者只是肯做好事耳愚謂聖
賢立心無巨無細惟一片至誠苟未能然肯倣好事做雖
固有心好名人終以君子讓之
昔鄰儲翁來遊述昔日曾有代人稱債於先君子後其人不
義先君子遂以千金之券付其人焚之且以吉辭祝之先
君子有氣概作事多灑脫如此種事非一而足吾子孫當
守以爲法
張柳湖死於柏人雖不負幣未然爲叛臣死亦失死所矣春
秋時大義不明忠信之上一段不負心處每多誤用誠可
痛惜以子路之在聖門猶不能無憾大義難明如此所以

李業譙元王皓王嘉甯仰藥伏劍而不肯受知於鼠輩良
有以也
無是餒也饒氏謂無氣則道義餒愚謂道義如何說得餒無
是是字指道義餒字仍指氣與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一
樣如此豈不明快集註若無此氣乃照下義襲解反費辭
說饒氏過泥益通不去
明道指出一敬字乃萬世工夫之定的大有功於聖學顧先
生忽而不察專以定性識仁爲言不得謂之知明道
魏叔子云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蕩激才士之文也紆

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可深厚不可晦重可詳復不可煩碎可寬博不可泛衍可正大不可方板可和柔不可靡弱可無驚人之論不可重襲古聖賢唾餘其旨可原本先聖先儒不可每一開口輒以聖人大儒爲開場話頭七弊去而七美全斯可以語儒者之文洊謂既已作文不可不如此箭點然叔子是就文字上論若儒者工夫全在涵養本原膏腴自然形於筆墨徒向文字飭點則末矣

顧先生謂元公令明道尋孔顏樂處明道吟風弄月以歸有

吾與點也之意只轉入曾點樂處究也率流而狂愚謂曾點樂處是見地孔顏樂處是造詣程子見地極高明造詣極純粹見地高明是得曾點樂處爲人門造詣純粹是得孔顏樂處爲入室只許程子見地而不許其造詣洊未敢以爲然也

念菴丙辰以下諸書札語語親切其與蔣道林尹道與二書全是西銘吾儒正脈也與龍溪札每痛切救正又與雙江云龍溪之學久知其詳其謂工夫又卻無工夫可用謂之以良知致良知其說實出陽明公口授大抵本之佛氏七月霖雨中翻傳鐙錄諸書其旨洞然此書分明以龍溪爲禪又以爲陽明公口授陽明乃念菴所傾心者而亦有此說又別無發明恨無從一質之又一札與龍溪云此件尚未貼然近裏容易走透未知死與目否愈收斂保聚便是了結一世事業此可謂披肝瀝膽斬截無餘之語眞千古勇決之士

朱子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是何意若使某一月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一日對客談轉覺意思舒暢不知他人閉門不見人是如何過日愚謂此足見朱子一世同仁之

心并其大志願大氣魄不能事此者洊則須靜坐讀書與接客兩相調停方可又朱子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朱子厲聲斥其懶惰愚謂此固其自強不息之功亦天付其精神殊異若是精神衰弱者病中靜養未必是惰學者惟將私意滌淨量力用功自無不可若過泥古人行徑亦是一蔽要之靜得動不得是病動得靜不得亦是病

費無極之行讒皆突地風波幻變莫測遂至出蔡侯喪太子建殺連尹父子滅郤氏之族千古讒人之魁其後不過一誅於子常讒人之惡僅一誅而已奚足以蔽其辜此所以

嫉惡者激而有地獄之說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孟子仁心湧現紙上既點出眞機顯白示人又詳指情性既又示人下手工夫法言巽語直切簡要貞能傾會則一生受用不盡矣

玩魚我所欲章總註生死危迫之際大義所關羞惡之心或易得激發惟宴安之時心志悠忽是以計較之私易得昏惑學者於平時須刻刻提醒如在生死危迫之際庶幾一介取與不肯苟且故前輩有講志士仁人章謂是說學者平時用功事爲最妙

人臣進說於君最宜切時會相君身而言方中肯綮若但以寬衫大袖道理敷衍不已必無濟於實用徒使人厭儒者耳孟子純王之學其進言最爲得法隨機立說何嘗背於堯舜之道若必執定格致誠正之語醇則醇矣苟不中病雖醇亦誤人之方也

朱子王子二家所論致知亦可相通顧先生平心推究知徑路不甚相遠後人一點摽勝心消磨不去遂爾不得其平在朱陸當日似覺已甚至文成則遂以朱子爲楊墨此何異里巷詬詈後來尊朱者不勝激怒幾於刀劒相加於其平實可商量處反多抹煞惟顧先生銷去勝氣小心挑剔出來始得清醒其一段至誠無我氣象不惟可以點醒後人并前人亦在爐冶中矣

圓正蒙如飲醇醪令人沈醉不惟一切世味可忘視二氏精義皆如嚼蠟

子產弗許裨竈禳火最見識力禳而不效則爲國人所笑爲不智禳而偶中則術士藉以惑人國人因之傾動更爲可懼聽之於數最爲正大

聖人是天德用事二氏是精神用事雖說還虛究竟物而不

化終與如天德用事者之與太虛合體也

顧先生拈出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太極圖說西銘爲千古聖賢六篇大文字愚謂此六篇大文字無一代可少人擔荷若無人擔荷恐大文字亦漸就晦蝕乾坤亦幾乎息矣故需人最急

吳光之弒僚季子不能辭釀禍之咎使季子承三君之讓則上可以固吳國之社稷下可以消僚光之亂苟大義不顧而徇匹夫之小節惜已或曰使吳季子受國則弒僚之劒季子當之乎曰光之弒僚乃不忿餘昧之傳子而生端耳

使初有是心則何不弒祭眛祭眛既不見弒以季子受先君之命其賢又足以得人心光亦安得而弒之以三君之忠誠不能得之季子則國宜歸光而僚受之光之狡然而起勢所必然智如季子而察不及此其亦節有餘而識未至與

宋人弒其君杵臼宋昭無道久失眾心將有宗社之憂襄夫人以祖母主命因眾怨而殺之擇宜君者而立之於理於事未可大非所可非者特未請天子未告方伯耳書人以見眾則罪昭之意多不得以他弒例視之也司城蕩意諸

死之胡氏責意諸知國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愚謂一國之人恨之其勢必不能止無道之人性必剛愎其勢必不能正且襄夫人諷之去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其語自正夫去既不可則惟矢一死而已矣不論其勢而苛責之以曲推不書之故恐未必有當於聖人之意也且苟息之死亦何足取而聖人取之聖人深意恐不易明不宜以己見遽加穿鑿也

看錢緒山與羅念菴書雪亮精白無絲毫隱匿頗有挽救學術苦心

顧先生曰語本體只是性善語工夫只是小心此是顧先生講學宗旨傳之萬世而無弊

看傳習錄似較舊日更有要領但其於格物致知及博約知行與朱子異處還是極力明辨不可含糊附和向來未讀朱子書力主其說以議朱子未免以先入之言作黨同伐異之見須是兩相參合虛公論斷方為穩妥無弊自治治人始明白可據此是千古學術所關不得粗疎怠忽

與友人論西學力闢其降生之說友云姑置降生之說試問

上帝有否予謂上帝載之六經何可說無友云宋儒無事不歸之理氣視上帝為無權即無上帝也信上帝但當信六經之上帝不當信宋儒之上帝予曰伏羲畫卦推出陰陽夫子就陰陽中推出太極此為理氣所自始天地內外無不貫穿上帝豈能獨出理氣之外乎友云上帝是主宰理氣是其造物之具予曰理氣即主宰上帝是統體之理氣萬物是散殊之理氣理氣自能消息萬物豈又別有一消息理氣者乎友終不以為然可知學問至公一有偏見則指點不明於此愈知為學當虛公方能取益

楚文過鄧鄧侯曰吾甥也享之騅甥聃甥養甥曰亡鄧者必
此人請殺之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後楚文卒滅鄧論者
謂仁必妨智智必妨仁愚謂仁智決不相妨鄧侯與三甥
特小仁小智耳非仁智之正也小國之道內能恭儉循理
和其民人修其政治親君子遠小人外能敬謹以事大國
而不開釁隙庶幾可以長守社稷而免侵伐之患仁莫仁
於此智莫智於此舍此不事而以煦煦爲仁則大國非煦
煦可懷以殺之爲智則結仇已深目前或可緩禍亦終必
見滅於其後人不明乎此乃憫鄧侯以仁而見滅而惜三

甥以智而不見用又且以爲仁妨智智妨仁是仁智俱病
豈知仁智之自有正乎

醫和乃有心世道人也故因醫以陳大臣之道禍福不爽森
然可畏趙孟不知徒以良醫目之亦氣衰而昏矣

夜不寐因思吾一身如鑛金不用猛火煅煉如何得精純何
得爲至寶孟子必先苦其心志三節即是上天煅煉人才
洪爐須是拚著鐵骨承當若思圖轉退避便活數十年亦
是棄物

夾谷平齊合左氏穀梁二傳觀之足見聖人不用智術不使
氣餒而詞嚴氣正雍容暇整威柔自然可畏人心自然折
服齊侯謂其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
子而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可謂良心動矣聖化神妙如
此此一會也齊之君臣俱沮喪而魯獲榮多矣且不煩一
矢而得歸田聖人之有益於人國其效亦彰彰矣而不能
竟其用爲定季孫與未偶人也

或有問程子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動乎靜乎曰謂
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
則自知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又曰人心不能不交

感外物亦難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心有主如何爲主
敬而已矣又言未感時知何所寓只有操而已操之道敬
以直內也觀程子此語明示人於未發之前著一語不得
只提一敬字與學者下手至李先生則教人於靜中體認
未發時氣象說氣象則微有光景矣然靜坐之難難在止
念不得不借調息以入余往昔曾用此種工夫得兩次甚
好不事把持湛然靜定此亦不知有當於中與否然保守
甚難羅整菴先生自敘所得亦云初於庭前柏樹子話得
箇悟入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

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
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
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如此則似
從格致工夫積久有得未必從靜中有見也程子又有曰
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分明見
中無形影非可求得諸儒究於此一著得者失者大抵用
過工夫後學親切者少誰復向此問津欲校勘其得失亦
無從商究然我不容不着力也

理學名臣言行錄一書未能得其綱領故不能將每人學術
精神一一寫出周海門似能洗發惜又雜於禪

夜讀東坡魯隱公論歐陽子以春秋書公則隱非攝蘇子則
以爲周公攝而克復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
不克復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愚謂攝卽稱公則周公當
攝未復之日豈亦稱王乎在隱公當日必諸大夫立之爲
君但其志則存乎讓也後不克讓而以君薨故有廟有謚
然卽使克讓隱已爲君自當稱公周公是以相攝君事原
未嘗立之爲王卽使未克復而薨亦但是相耳非王也亦
決不立廟立謚歐陽子以稱公卽斷之爲非攝蘇子斷之
爲攝而不原其稱公之故且妄引周公爲證疎矣後段論
攝主不宜無後則爲千古確論

朱子曰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行
得二三分若責以二三分少且行不得一分才質之優劣
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
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之豈可謂吾君不能
而遂不以此望之耶愚謂人臣之心固當以堯舜望君然
進善之法亦須相其才質漸次誘掖若驟以極精密之事
責之中材以下之主有畏而厭之耳其弊至於使人主疎

君子而親小人不亦過乎如伊川先生見哲宗手折花枝
便謂方長不折當時大臣甚不悅而太后亦深怪之葢苛
責細密在常人亦不能受況人主乎儒者每有此拘執還是
學問未透若是程伯子則不至有此也

語小兒德公教子孫家法以明經立品爲本以讀史達才爲
用以醫業爲游藝以詩文爲潤澤能世守此雖興隆有數
終不至墜我家風

讀念菴夏遊記及諸書牘已盡見念菴學術矣近代陳王羅
諸先生大段與周程不同然諸公谿徑又各有不同全詆

之爲禪固不可然毫釐之閒相去不遠一傳再傳其流而爲禪亦必然之事也若程朱之學則傳之久遠亦無是弊

顧涇陽先生云太極生天生地之本陰陽生天生地之具上帝者全體太極統攝陰陽生天生地之主也愚謂從來說上帝無如此語精透泰西人名爲尊上帝其實是褻侮上帝

闢五鐙會元其與吾儒異處益明但其中消息儒者亦不曾實究其底裏其排他處雖正然儘有道他痛癢不著處如羅文莊可謂深入矣然亦未盡撤儒者腳跟穩看得自己

血脈眞則此理亦不可不窮窮得他到纔吞得他下不然終是吐進吐出含糊在口不得洞亮

諸儒辨禪處大段已說盡只尙有細微未瑩處後來整菴所論亦出不得朱儒範圍但更加洗發耳若今日所窺似又有洗發處蓋洗發不細則未免枉他枉則不服非是要爲彼求伸只窮他不精令他有躲閃處反說我窺他不到最足不可埋沒奇妙處要將他奇妙處一一挑出來有箇總關處一總剖判纔算傾巢搗穴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誠雖如是然亦泥不得除是毒藥一嘗即死則是以身代君親其餘庸醫誤用之藥雖嘗亦不可辨須是能知醫擇醫於平日而又身親藥事於臨時則嘗亦可以不必矣至於朝廷則宜設醫學開醫科須行諸醫書以太醫院官分教各學優待醫生不入醫學不經考官屢試前列者不許行醫又察驗民間病症効者誤者之多寡以定賞罰黜陟如此則躋民生於仁壽之域又豈特保固君身而已哉此亦仁政之一大端也豈可以爲方技者流而漫視之

謝程山集卷之四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修擴元孫鳴謙鳴盛木量鳴鸞來孫宣宗紹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吳熙　儲粲

髻山　同郡後學饒拱辰——編校

吳榮祖　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講義一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子使漆雕開仕章

子曰賢哉回也章

子曰知之者章

子曰德之不修章

子曰篤信好學章

顏淵問仁章

司馬牛問君子章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章

樊遲問仁章

志士仁人章

師冕見章

子曰性相近也章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主宰謂之帝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則者理也民生稟受此理自上帝賦予而來凡彝倫日用之間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時無處不是此理運用奈何食息起居於照臨之下昏昏擾擾行不著習不察甚則放棄背叛自取危亡推原其由皆是不知此理爲上帝所命是以肆無忌憚不能悚惕而起畏心故夫子從人沈酣昏昧中挈出生人成物之大原以與人作甯神定志之心法曰畏天命使人於彝倫事物之

間知有當然不易之定理貫於其中無時無地莫非上帝所命西銘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帥卽上帝也上帝遍布此理於人以爲性所以人性純粹至善與天地合其德而復顯然昭布於民生日用之中毫無隱藏雖以大聖人之聰明才智亦惟是一生戰兢惕厲恆恐隕越其著於明訓者如曰顧諟天之明命曰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曰上帝臨汝無貳汝心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見於古訓如此者不可勝舉要皆畏天命之心法也故學者亟當持守此語注目如見傾耳如聞一切動靜云爲於衾於影於暗室屋漏於不睹不聞力自戒愼恐懼力求不疚不愧稍有一念之私一動之妄卽爲違悖天命卽爲得罪上帝急須提醒痛悔刻責期於洗滌毋干譴怒工夫既久人心之危漸可獲安道心之微漸可得著庶幾貧富貴賤覩之若一造次顚沛處之泰然上下同流優游泮渙樂天境地可得而臻矣所以畏天命一語爲入聖心法千古聖賢無不由此本體工夫俱具於此學者知從此處入手而

大人聖人之言亦自知畏矣何也大人者乃卽畏天命之先覺也聖人之言乃古人畏天命之學垂訓於後世者也吾既畏天命矣敢不畏先覺乎尊之師之敬信之不敢稍違吾既畏天命矣敢不畏古人之垂訓乎誦之習之佩服之不敢稍悖然後吾於天命知之愈眞畏之愈切所以知畏天命自不容不畏大人與聖人之言如不畏大人與聖人之言又安得謂之畏天命乎畏雖有三其實一畏而已小人亦同此心同此性其爲一念私欲不能自勝遂至流蕩忘返昏頑恣肆將上帝所賦之理埋沒淪喪不知所畏尙何有於大人與聖人

之言乎其狎其侮無所不至在君子見以爲可哀而彼方冥然罔覺此所以卒爲小人也君子既以大人聖人之言爲神明爲蓍蔡尤當以小人爲監戒然後於畏天命心法益加謹凜倍進精嚴斯乃西銘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斯可爲大父母之孝子方爲盡得人生本分內之事乎所以願與學者敬奉此一語以終身也

門人封濬跋曰吾師講學程山特拈畏天命三字從積累體驗得來故與朋儕及諸門人講究闡發詳明痛下鞭辟學者苟能刻刻提撕念念警覺不敢須臾昏昧放逸見得

烱然方知吾師宗旨實爲千聖嫡骨血也願以質諸同志或有啟發及發明所未盡者又師所亟望者也

門人黃熙跋曰吾師志學三十年講學二十年近十年中熙等始及門蓋研思殫精歲月積累窺聖賢之閫奧辨諸儒之谿徑而尤於中庸首章及張子西銘沛然有得於其心故特標畏天命三字爲宗旨有理斯有氣有理斯有數言天命而氣與數存乎其中稟賦身世無所不括言畏而主靜主敬立大致良知可以互融諸儒門戶歸宿率不外是矣吾黨自聞斯旨本體工夫合下了徹所須奉行之勇

耳願與同學諸君子共發明之

門人甘京跋曰吾師早歲悅禪甲申乙酉間年近三十讀象山集始專志於儒丁亥與友人講陽明良知之學數年後居程山乃一稟程朱故以尊洛名堂丙申丁酉究心大學凡七易稿始定久之復著中庸切己錄自是每拈畏天命三字爲學誨人率不離此或詢既宗程朱只主敬二字已足不必更拈宗旨勿立名目可以化儒家門戶之爭不知吾人爲學各有所得力之處所得既深斯爲獨契則提唱示人又安能舍獨契者而別覓途徑學者苟能融會則

先儒之說無不可以相通原不容有爭門別戶之見至於斯道精微本無窮盡先儒原不禁吾師發其所未發吾師又豈無望後學發其所未發者乎京等因刻吾師十則更附畏天命講義及書後以廣之四方同志相資啟發更期共訂云爾

門人曾曰都跋曰吾師專提畏天命一語爲入聖眞血脈路本體工夫合下挈出如衣之振領水之宗海五嶽之祖崑崙也言本體不淪於超脫言工夫不至於扞格而富貴貧賤患難日用常行一舉手投足莫不有一位置焉皆天

命之也以一畏奉持乎其間一齊收拾倘有滲漏乎蘇子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是可以識道之大原是可以識道之究竟

門人錫其仁跋曰先生講學程山每拈五經四書性理語錄抉其精微參諸身世啟迪我輩至矣復於論語標出畏天命一語以爲學者之宗千聖百王之道無不於此焉會之夫人入而居家有父命焉不守父命即不可爲人子出就外傅有師命焉不守師命不可爲人弟至委質爲臣有君命焉不守君命不可爲人臣乃天有命焉而出王游衍

一無顧畏其可以爲人乎故凡事爲之間不避乎理之至正是曰褻天命知天理之所在而不循循於必爲是曰棄天命理之於我甚全而偶得一二焉以自足是曰小天命至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似亂眞而莫可窮詰是曰亂天命且有別出一道創爲異說高論是曰抗天命小則害及其身大則貽禍天下卒至天心震怒而未有已者非彼蒼之忍也猶之臣子背叛父不容於不逐君不容於不誅師友不容不鳴鼓以共攻者也念及此畏乎不畏乎吾輩共兢兢奉先生之訓且告諸海內以廣斯學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世人明知學爲第一事然畢竟精神不鼓舞意興若衰颯者何以故大抵爲俗情淡泊不得惰習整肅不得浮氣收斂不得驕心按抑不得是以支吾歲月墮於庸俗之流其甚也陷於小人而不知何謂俗情淡泊不得如居食二者是人生之本務若隨分麤遣則人欲悉歸於天則微有愛憎漸生較量充其求安求飽之勢不至於食前方丈榱題數尺不足以滿所願迨至節義盡毀廉恥盡喪爲士君子所不齒原其由亦不過一念難淡泊耳如甘淡泊則心胸清楚氣概超邁趣味

灑落自然與道日近與俗日遠聖賢根基即此樹立矣何謂惰習整肅不得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元化周流四時運行晝夜無一息之停方能化育萬物亘古常新君子以一身處五倫當亦如元化朝乾夕惕亹亹不倦方於性分職分無歉然稟氣有清濁氣清者自不容已如顏子語之不惰子路惟恐有聞氣濁者昏昏無主如宰予晝寢冉求自畫不但已也妄念邪行自惰而生淫朋匪類自惰而集聰明精力自惰而消身計家業自惰而敗其患可勝數哉誠能起惰爲敏則聖賢事業任重道遠皆一肩荷之而有餘矣何謂浮

氣收斂不得血氣輕浮一舉一動俱莫能自制而言爲尤甚出之於口非躁則妄躁則鱶郎妄則悖謬見於辭氣之間小之召辱大之招禍所以典籍慎言之訓最爲諄諄亦非專事緘默惟先後詳略輕重疾徐之間一不自察卽失機宜招尤取咎無所止極其故皆由志不凝定中無物以鎭之沖口而出但取快便一時耳大沸湯在釜火氣上浮水自溢出雖疾颺之亦不能退盡於釜下滅薪息火乎所以聖人取訒取訥取不出諸口皆欲人於內地持重則外守愈固耳何謂驕心按抑不得凡人以我見爲是則矜高侈泰一往不反一意一見無不盡覺已是而人非雖有道在前啟發不悟推其弊不特一己自誤在家則誤一家在國則誤一國如才高學博足以張皇其說則并誤天下後世一念自滿爲害如此其甚徵之於史歷歷而然人人不免但有甚不甚耳氣質和平者旣不多見其餘則未免有物外貌雖若謙沖中實隱然作礙求其虛受如空谷聽言如轉環恐非有若無實若虛之顏子無此風度也此俗情惰習浮氣驕心四者乃學者之通病有一於此卽與道隔況爲全具乎故必俗情消惰氣振浮氣收驕心抑方可謂之好學然非大智沈勇不能在初學如覺未能則又切須篤志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聖人之道統天地萬物皆具不知者見其充塞徧滿以為浩博難於致力卑者固滯而不通高者超脫以自恣試深求之則可久可大本於至易至簡放之則彌六合卷之不盈一掬困滯者固無所見超脫者亦何可得惟曾子以沈潛篤實之資久從事於忠恕於人己事物間已踐一貫之實但尚於行習中未得著察之妙夫子知其功候已幾於一貫於是直為之點醒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此得夫子拈出其心所躍然尚疑而未決者不覺釋然門人未曾有此功候何能遽通

於一貫之旨曾子剖然於心口之間憫夫學者之驚詫為高遠而就其平實所素歷之境而告之曰夫子之道即是吾輩所日用之忠恕而已矣究之忠恕在常人則易視之其實即人聖一貫之道蓋天地萬物不過一理此理何物不貫何時不貫惟人有形骸之私是以動相隔礙且無論天地萬物家國天下即骨肉至親有時窒礙不相貫通其故非他不盡此心與推此心耳果其虛公自盡其己又虛公以推之人則閉門造車出而合轍但覺宇宙之間曠蕩無垠何處更生阻障所以一貫即是忠恕忠恕即是一貫原無聖凡之分惟安勉之功則不能無異誠於忠恕工夫切實從事真積力久不患不悟一貫在未悟以前之忠恕扞格艱苦自所不免至既悟以後之忠恕則直取之左右逢其原矣故曾子得夫子之旨遂闡其意而為大學明明德者忠恕也而貫之天下國家子思得曾子之傳遂闡其意而為中庸致中和者忠恕也而貫之天地萬物夫子他日又以一恕字為終身可行夫可以貫一人之終身即可以貫天下萬世人之終身張子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非會此意則天地生民往聖萬世將何物以貫之然在學者天資高早

明徹於其源則致其力於盡己推己自順適而無難倘不能遽悟而又無沈潛篤實工夫錮蔽於一念之私何望其能盡己與推己縱或能之而未滿忠恕之量則一貫之理終難躍然於心即呼而告之亦何能釋然轉以述之於人而朗然於口也聖門如顏子得乾之健者而仰鑽瞻忽其弊將淪於虛夫子誘之以博文約禮久之既竭其才自有卓爾之一日曾子得坤之厚者如日三省之類其工密矣其弊將有所滯夫子直指以一貫其點醒之也猶人睡夢將覺一呼而即醒故曾子之唯如響之應聲若方在酣寢之際恐大聲呼之亦未

易以覺也故學者知貴眞知行貴實踐非鹵莽滅裂所能僥倖而得也

門人湯其仁問曰宇宙至廣人類至多而吾身所當爲之事又至煩賾其何以行之而無礙乎故或有合於親而違於疎者矣有合於近而違於遠者矣有合於暫而違於久者矣有合於事之細微而違於事之廣大者矣有合於事之經常而違於事之權變者矣于此而求所以通達無礙誠未易語也是以世人求所以涉世之方商所以應事之道遂有以才略爲可恃智術爲可行權勢爲可用機械變

詐爲可施未有反求其理於心也卽聖門弟子也有意在得行於外而求合於外又有多學而識而求全於多者烏知所謂一烏知所謂貫者也雖夫子曰以忠恕之道貫微於人倫日用之大流行於動靜食息之細推準於家國天下之遠敷施於經權常變之閒亦誰從而知之也哉卽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終身可行惟恕亦誰從而力行從而深信之者夫子久於天下覓一同道之人覓傳道之人寥寥鮮遇故夫子亦難輕以山下路告于未到人也惟曾子獨有見於此故愼獨以慊一心絜矩以平天下積年累歲循此而行眞見得合於親而不違於疎者此也合於近而不違於遠者此也合於暫而不違於久者此也合於事之細微而不違於事之廣大者此也合於事之經常而不違於事之權變者此也將夫子所論忠恕違道不遠及終身可行惟恕之旨深信無疑夫子亦見參之立身行己無非已所行一貫之道向之所欲得同道者此其人矣向之所欲得傳道者此其人矣此時雖是兩人恍同一己故夫子於衆人中獨呼參曰吾道一以貫之蓋有見於參之平日也而曾子亦遂隨聲而應之曰唯蓋有得於夫子之平日也

此時若稍具一分疑情當下何以聞言便悟若稍覺聖人別有神化下面何以有問便答且無影響無葛藤也況夫子所謂一者十分渾融非平日體認得眞未許一時頓悟仁細思此章直是印證語不是點醒語若作點醒語當云吾道忠恕以貫之不可作籠統語也自聽講後不能無疑鬱鬱於中者數日敢書以質幸明示之

答曰研理靜細根據分明足徵體認親切但所謂印證語非點醒語恐意尙不能豁然蓋曾子本魯質未必先有契悟若顏子無言不說契悟最深則亦未嘗別有印證也愚

因長人問辨深思前日講義所謂疑聖人別有神化大是穿鑿反復玩索畢竟本註味長還俟更作請教

註將有所得蒙引云將得乎體之一也　體之一三字何解豈以此體字爲下忠字否若以體字爲下忠字豈至是乃將有得於忠之理耶又思曰中庸言誠可以治民獲上信友事親行九經行五達道行三達德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可謂一以貫之矣體之一豈謂此耶然忠與誠無分別也又思曰曾子平日做忠恕工夫必是克私去妄然私至而去之不能必心之無私也妄生而遏之不能必

心之無妄也至是將有所得則純是大公之心而無私妄之患矣殆誠之者而進於誠者之日也殆克己復禮而得天下歸之日也未知是否

仲弓問仁是求一貫夫子只教他在敬恕上做工夫敬恕即忠恕也由敬恕可以到仁由忠恕可以到一貫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章亦與此旨同

點醒二字畢竟領略不得蓋以人有迷而未覺者方用點醒如語由以知德者鮮是也明以德字喚醒由來是由不知德乃以知德告之若曾子已能唯矣已知忠恕矣是已醒覺矣無容再喚也或曰曾子之知忠恕是從夫子一呼得來仁曰不然譬如有人呼仁曰吾只一味藥可以令人百病不生并能延年益壽雖周三百六十骨節俱是此一味藥貫之仁此時心下昏瞶必要請明必不敢隨聲便應雖喚醒無益也惟是平日見此人服此味藥眞是神效自己亦去學此人服此味藥又是神效然後可以隨呼而隨應也則其應也非關點醒也譬如有人服黃精得效不惟卻病併能飛騰遂告諸天下又筆諸本草以傳來世但此藥非仙丹難煉非海外難覓可隨取隨足當世誰肯信之

即間有一二服者又不能遵其禁戒仍舊食酒肉御聲色與此藥夾雜則此藥亦不得力惟有一弟子信向之篤日服黃精遵守禁戒後卻病飛騰一一如之傳方者見其得效呼之曰我用藥只一味足矣自是契合無復擬議從旁聽者聞有此等妙方孰不欣喜則向前求覓自不容已得效者曰不必遠求就是黃精一件也仁前發爲問辨者著有此種見解在心故曰印證非點醒也講義中有疑者今止在此二字然二字關係頗重故盡底吐露以求開示

子使漆雕開仕章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朱子解斯爲指此理而言三說微隱躍須學者自體認上蔡謝氏則親切指示曰心術之微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以此知程朱語反而求之心術之微則自明白蓋聖賢之學惟於斯了然無疑則雖終身貧賤無一人知己無一材一藝可見亦自充足無少欠缺若斯未信縱事業赫奕勳名蓋世亦不過才器倜儻氣魄稍大耳反躬自問果堪一一無慚乎故古人晚夜皇皇或求之學問或求之精思一生志力不暇

他及惟求於斯毫髮無疑猶免於自欺而已及其後貧賤如是富貴亦如是獨善其身如是兼善天下如是天空海闊無所不容魚躍鳶飛何之可阻是眞不愧於自信者也如不切實求諸其心則不爲利害所動卽爲名聞所誘不矜則忮不矯飾則妄希超脫種種疚心不得消融此所以有志之士甯甘闇淡不肯輕自炫露分減向裏工夫甯世議我無才無能我惟求與千古聖賢精脈灌輸視世之許我與否我無分毫干涉如此始是見大意始是見道分明始知此理所指之實今諸子向學已久工夫務求眞實浮氣務自收攝雜念務加屏除日用閒靜坐讀書酬應事機惟向自己心術之微力求明徹俾此理日在心目間洞如觀火了無疑礙然後乃爲自信方不負向學初志不然縱有事業足以表見反之中藏終是自欺與聖賢之學與夫子說漆雕開之意畢竟何多未合

子曰賢哉回也章

周子每令二程子尋顏子樂處而程子於學者亦每引而不發但云所樂何事而後來學者遂索之杳冥之際或擬議幽閒瀟落光景卽爲得之其實周程之意欲學者眞實自得蓋古人之意每互相發明必參觀之始見故周子又有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程子又曰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周子在富貴貧賤處之如一見其樂程子在仰不愧俯不怍見其樂皆有眞實可據互證

之則曰尋曰所樂非虛象明矣今人自審於富貴貧賤果何如乎恐在貧賤卽爲貧賤累在富貴卽爲富貴累又自審於俯仰之閒何如乎恐天未嘗愧我而我於幽獨中不得不愧人未嘗怍我而我於幽獨中不得不怍如此則其苦不可言與顏子之樂相隔霄壤矣且其所謂見大所謂克己卽是指點人親切下手工夫何謂見大蓋人爲外物所動皆由自己眼中容物不得故爾淺小窒礙如果於性分中見得確實則天地之用民物之理帝王之業聖賢之道無不統攝於此必天下莫能異古今莫能變大行莫能加窮居莫能損何謂克己蓋人之私妄皆生於求一身之自便於是凡便於一身者無不營逐無不沾戀凡不便於一身者無不忿嫉無不推置及其營逐沾戀之不得忿嫉推置之不去則憂愁怨苦何可勝道非有大勇者其何以能克乎如果能之則便於一身之私妄旣忘性天獨露不知物之爲物我之爲我將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無不遊吾度內一俯一仰但見海天空闊鳶魚飛躍又何處之非樂然克己非見大則己私錮蔽而不能自見其何由而克惟其有大者爲之主則勇百倍摧陷廓淸非難事矣然見大非克己則所見亦不能守因循舊習終爲大累

故高明者又不得託大自誤也此是周子程子教人尋顏子之樂之門徑也學者如欲尋顏子之樂舍門徑必無可尋之處夫顏子之樂卽吾人所自有之樂人人自己名有此眞樂不自尋求輒爲外物所累所苦使此眞樂終不得發見終身傍傍坐在憂愁迫促之中不誠可哀也夫

子曰知之者章

夫子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論其境自是不如然愚意爲學之序知固在先好固在後但人有秉彝即好是懿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雖有惡人聞人至性奇情亦無不慨然動慨然歎此即孟子之所謂良知陽明夫子舉以爲宗旨者此好原爲固有之良不俟後來增入所苦者後來增入之好日見深重故固有之好日見消奪有志之士知之亦久矣何以仍然故我必須將此增入之好如貨色如逸欲紛華如辭章技藝如祿位之類漸自輕淡將此固有之好如孝友如忠恕如篤友誼如

謙虛受言之類漸加濃厚則於此道自然由知而好之篤不患不孫樂境矣諸子非無知者也試自審所好何在如十分有五在固有五在增入則學也尚易爲力如十分有七八在增入僅有二三在固有則幾希之存吾恐漸就漸滅其狼狽墮落尚忍言哉自己性情如何撕得自已頻頻省察諒亦不難

子曰德之不修章

天生吾人七情所發雖聖人不能無憂但凡人之所憂上者憂功名之不就下者憂利欲之不遂究何曾見憂而即遂意就使憂而即遂意而遂意之中又有進境得一境又憂一境其安有已時耶天德日消天理日蔽日蹈非義日積罪過盡舍其大而憂其小也聖人之憂則惟此性命爲急天付我以至貴至重之德原自精純如金瑩潔如玉人人與堯舜無二毫無虧欠爲人有氣質之偏加以世風習染不知所以修之遂將至精純至瑩潔之德化而爲至麤至穢之物至貴至重

之德化而爲至賤至輕之物與桀紂同歸而莫之覺也蓋爲平日不知修之故令人鄙厭如糞土嫉惡如仇敵思之思之豈不重可憂也哉旣以此爲憂則不得不學蓋學必資於講不講則理不明理最微細平心觀之則愚夫愚婦一得之見雖聖人莫能易稍增私意則賢智之偏蔽較甚於愚不肖誤陷自己而兼誤陷天下後世皆學不講理不明之過也故君子會友講學最爲急務平氣虛心朝研夕究凡身心家國之理無不商量純熟意之所發事之所就公私利害朗然明析而德益修始知夫義之所在夫義爲天理之公爲人事之宜其

體至方其用至圓游移無定固爲失義卽膠滯不通亦爲失義精義工夫旣於平時講之熟矣則臨事必須勇決倘或見義不前顧慮瞻徇卽此是過動輒得咎何處非過而其大要有四有本心之過有不愼之過有不明之過有遭遇之過惟遭遇之過如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黨昭公乃大義所關而實非過若本心之過出於私欲徇之卽爲惡矣不愼之過不明之過亦由徇私而弗學所致其過之大小淺深皆過也改之不吝則日湔月滌由寡以至於無過可也不改則自棄而人亦棄之矣蓋講學則知徙義改過則勇於修德德義備斯

仁者矣仁者不憂惟性命之憂則不但一憂而已且將引爲終身之憂憂之不眞則精神懈怠講學之志漸厭徙義之功漸鈍不善之積漸增天德勢必淪喪惟其恆憂是以修德工夫汲汲皇皇講學徙義改過無日不在憂之中而憂之至極則必使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其樂也又豈凡人之樂所可得而擬議哉諸子其愼擇所憂而憂之無妄用其憂也

子曰篤信好學章

士之所以爲士端在志趣不同流俗堅自樹立不可搖奪然後達可以利濟蒼生澤及四海窮亦可以羽翼經傳垂敎萬世方不愧謂之士力可免碌碌庸庸之恥然此豈瞻徇悠忽委靡不振者所能至必傾心先覺尙友古人如飢渴之嗜飮食質性肫懇一歸於學問凡外物之紛華靡麗欲邀其一顧而不可得惟於理有未達則恧然自疚深以爲恥其篤信好學如此則道與身如一體平日固無小大無敢慢卽時當顚沛事在危急道所當善卽捐軀赴之亦所甘心惟視道有泰

山之重身軀不啻鴻毛之輕其守死善道又如此是豈不俊偉光明乎故識踰萬人之上力倍萬人之勇其於出處之分去就之義洞然於胸天下有道則堯舜君民出所學所守以見之實用乘機遘會豈有不見又豈徒見哉天下如無道則修明典章以傳道於來世亦其分內事而其所學所守爲萬世太平之用卷而懷之豈有不隱又豈徒隱哉其充實光輝精神貫徹當與乾坤灝氣並塞於天壤然初亦不過從志趣之樹立而來豈有他哉彼瞻徇悠忽委靡不振之輩爲俯仰時俗不思卓然樹立旣無學之堅又無守之定世有明君良

相懷才抱德之士無不雲蒸霞起連類而進以發舒其所學而此人獨空疎無具擯棄草野貧賤終身至無道之世則憤世嫉俗之士方且走避不暇巖棲穴處草衣木食以自明其所守而此人獨意興栩栩思僥倖進身以圖富貴羞惡之心斲喪殆盡有志者之所恥而彼不知其爲可恥其病皆由於志趣卑下平日無學而不恥無守而不恥是以品地齷齪出處汚濁當有道蒙貧賤之恥當無道蒙富貴之恥而總不自以爲恥也吾輩今日欲濯去此恥須先整頓自己志趣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二語一力承當堅定不可搖奪方是大丈

夫面目不然恐日坐垢穢中依阿澳涊虛度時日欲去此恥難矣

顏淵問仁章

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受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朱子於此拏出明健二字最爲切要自來學者病痛多由不明不健以此竟成極下人品蓋不明則認欲爲理以偏爲中純是己私行事極於昏愚悖謬終日冥然罔覺不健則戀人欲而不忍割徇氣質而不能制陷溺於己私之中至盡喪其禮義廉恥亦恬然自安其害有如此學者又可不求明求健乎今學者說及聖門顏子謂是天資極其高又親

炙於聖人論及爲仁謂當有如何精微妙語不知顏子天資之高亦惟是明而健聖人成就顏子傳授心法亦惟是就其明健而鼓勵之顏子之明健何在則不遠復而已纔有絲毫非禮卽炯然覺察自覺察卽斬然斷除本體不受纖毫損工夫不肯須臾待此其所以爲顏子也學者於麤頗過失尚自昏蔽不見既見又復隱忍自欺以此視顏子自宜不啻天壤如果一念情發不甘自處昏懦則求明求健又自有法蓋求明無過於窮理求健無過於居敬窮理則知見日開是非了然己私無所容隱居敬則主宰嚴重剛強有力己私無所緊

門工夫既久自然明健此是宋儒檃括聖門工夫爲學者關
此大路平正切實無不可由徹上徹下更無出其範圍者顏
子之博文約禮即其窮理居敬也孟子之窮理則在知言其
居敬則在持其志無暴其氣自後宋元諸儒準此用工無有
差異至明儒乃標宗旨自分門戶初時雖覺雋快一傳而後
流弊不可勝言今爲學者芟闢荆榛修復大路但貴登途率
履循序漸進無作無輟歲深月久忽不自知其優入聖域矣
故曰惟顏子得聞之學者亦不可不勉使學者不於居敬窮
理致其力則所謂克己復禮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雖是

聖門傳授心法在顏子則一肩負荷在學者仍舊無所措手
足是豈非明健之體不及顏子乎

司馬牛問君子章

天地間險莫險於人欲安莫安於天理何也狥人欲則全然
逐外外不可恃求得則終日皇皇希冀百端不勝其憂既得
則惴惴患失巧計彌縫不勝其懼外縱驕恣訑訑神明之地
實是昏迷顛倒不得自在及至惡貫滿盈身墮陷阱無可求
脫其險爲何如乎若循天理則全是顧內內則有據所求在
我無有弗得更有何憂自反而直千萬人可往更有何懼外
雖欿然謙虛神明之地其實休休自得蕩蕩平坦及至天真
爛熳造次顛沛履之如一其安爲何如也從人欲則多憂多

懼如此從天理則不憂不懼如此學者亦可知所從事矣夫
君子非無憂懼也其憂懼在內省而已矣故於天理所當盡
者嚴責於躬盡之無有不力於人欲所當去者悉屏諸已去
之無有或遺閒居淸夜深自省察一無所歉一無所餒內之
憂懼既深則外之所見已臻於高明剛大浩然之氣充塞兩
間視一切世事如杲日當空陰翳消盡憂從何生如大阿在
掌神威百倍懼從何著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豈漫然哉所以
處則能任道統出則能荷綱常世之所以不至相胥淪溺者
賴有此耳昔孔子遭桓魋之變而不懼孟子遇臧倉之沮而

不憂聖賢氣象何如乎道統綱常之所以得不墜於天壤間者皆自其不憂不懼中而來所以精神貫徹千古後來賢豪稍識孔孟氣象者亦能立志卓然身當患難百折不回於君親師友之間綱常大義亦藉以昭揭於不朽爲士者於經史中日見聖賢豪傑氣象良心感發誰不奮然自振何爲一臨事變遇利害頓爾搖奪阻喪甚至隕穫失守卽難免於多憂多懼曷不深思其故乎聖人垂訓於蹇卦曰君子以反身修德於困卦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反身修德非他也卽濟蹇之道也致命遂志非他也卽處困之道也故學者當蹇困之時

惟有樹立正志充養正氣俾至險之人欲日消至安之天理日長一切禍患之來付之定命不使稍動其心人見以爲最窘迫最危苦之境君子視之亦不過日用飲食雍容暇豫之地而已到此始知夫子所謂不憂不懼氣象卽在自己性分中雖然君子非是全無憂懼蓋其所憂所懼全用在內省一着故外境之來縱得箇不憂不懼學者於內省一著全未見其有憂有懼故於外境之來必至於多憂多懼也但憂懼在內則渣滓消融義精仁熟終歸至樂憂懼在外則神摧氣沮妄念愈張終歸淪沒內外之分得失如此識者辨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章

人生於五倫之中朋友最爲關係有朋友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皆得各安其分位而於義無不盡各全其性天而於情無不協無朋友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有善莫爲賛勸而善不果有過莫爲匡救而過遂成林林總總之中誰人可少朋友日用尋常之內何日可離朋友至於我輩爲學其最大關鍵尤在於朋友故講學會友自杏壇而後歷代大儒莫不建立書院以爲聚會之所德業相成之地其流風餘韻見於文集紀錄諸書猶令千載而下感奮興起恨不生同

其時竊嘗其同堂質疑析義之益相觀而善之樂必有莫可紀極者矣或曰學是各人所當學道是各人所當行只須各自努力足矣何必更藉朋友余曰不然人只說爲學卻不知爲學有箇頭腦頭腦何在仁是也仁者天地萬物之生理舉一仁則天地萬物皆在此一會之中豈但斯人之徒是與仁於五行爲木於四時爲春只看春時天地開泰風日溫和萬卉發生千葩競豔豈但人於其間熙熙然如處唐虞三代之世卽禽鳥昆蟲亦莫不欣欣向榮和鳴飛集於光天化日之中其何以相關如此實由此件物事通天地萬物根貫爲一

體所以動則俱動其間彼感則此應此感則彼應實是自感自應原無彼此之分既然如此則物物無歉人人具足甲不問乙借乙不向甲討而又必求輔於朋友者何以故蓋理之本體雖一而分之所受則不得不殊既已分殊則形軀之隔私意橫生處於人倫之地利害勝負之情熾然莫禦幾希之仁殆不可保而禍且不忍言矣故聖人設為庠序學校使之敬業樂羣朝夕講貫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悅也人心之悅莫悅於本來真機油然而生然非兩澤生麗則枯燥艱澀無由得生以此知朋友講學其益最大能使人未

知者知未能者能滯凝者得達脆靡者得堅其間相推相引相漸相摩不覺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而無難甚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或蔽於情或睽於事勢或乖於讒毀有本人苦衷愚誠所不能相予者惟朋友能為之開其蔽聯其睽而調和其乖以還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敬愛和協之天而不傷仁此輔仁之所以必資於朋友也雖然輔仁在朋友識仁卻在自己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然則學者自己不識仁則朋友亦無輔處故識仁不是緩事然仁將何以識昔顧涇陽先生發明張侗初先生絃歌樓記有本體影子工夫樣子

之說今不妨移來相商今日為臘月十五日諸友同登此堂自五月會後久未與會今日始與諸友初入堂時豈不各懔然欣欣以為半歲睽違今日始又與諸兄弟聚首共證此豈不是與諸友通為一體及乎拜謁聖像豈不各自肅敬儼若先聖之神臨之在上此豈不是與先聖通為一體及乎入坐豈不各自端莊誠一虛其心靜其氣以聽提唱者發揮此豈不是與提唱者通為一體及乎説課又豈不各自惺惺注聽聞某友某言某行之善不覺怡然喜悚然敬聞某友某言某行之未善不覺欿然不安慨然思欲進言此豈不是視諸友之

進退得失即如一己之進退得失然而一堂之上人人如是不由要約自然如是不由勉強豈非仁機躍然呈露乎此所謂本體影子也然既說本體即是真體何以又是影子此又有一說諸友試思離此堂時或以家人相對料理家事能保氣不浮躁否或與雜客應酬能保念不夾雜否或獨居宴處或館居授徒能保不麤縱不惰慢否如或有此便與在此堂時迥然不同此時所呈露之本體不知何往豈得不只是影子然使諸友於一切時中盡能掃除浮躁夾雜麤縱惰慢一如在此堂時光景無異則即此影子便是工夫樣子也由此

本體影子工夫樣子之說觀之則知輔仁在此識仁亦卽在此矣自己旣識仁又有朋友輔仁則諸友造仁之功自應由日至月以至三月不違以進至誠無息之域到此境地自己一段精神可以考三王俟後聖而不謬不惑豈但目前諸君爲吾輔仁之友由今日程山講堂之建上遡歷代大儒書院進而及於杏壇下逮千百世無窮無盡諸大儒遊處聚會之所莫不血脈貫通合爲一體總吾輔仁之友也只在當下認取萬勿蹉過

樊遲問仁章

孔門之所謂仁卽西銘乾稱父坤稱母以至於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之意也此仁在人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充塞天地誰人不有然性無爲心有覺心爲私欲所蔽則痿痺不知痛癢遂將此天所賦與隨在平滿之性一似於此人獨有缺陷而遺忘者天理之本然豈如是哉以此知學者不可不知存心之法西銘所謂於時保之蓋謂此也故爲學工夫存心爲最要存心卽所以體仁也仁本無去來惟心有存放心放則仁違心存則仁復孔門論仁之法甚悉要不過教人存心而已矣存心工夫無處可離無時不在人生一日之中非居處卽執事非執事卽與人何處離得此心蓋居處時最易雜妄心一雜妄則仁體違矣故須恭執事時最易惰慢心一惰慢則仁體違矣故須敬與人時最易虛僞心一虛僞則仁體違矣故須忠一恭則此心靜肅雜妄自消一敬則此心警惕惰慢自去一忠則此心愨實虛僞自隕眞誠惻怛藹然相貫卽此居處執事與人時皆仁矣雖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惟夷狄之性則去人遠矣恭敬忠幾無所存於中設當此際孤危臲卼最易搖奪而終能不使昏昧守之堅固生死危亡

而不顧斯眞能體仁者乎學至此則此心此理渾然融洽日
用之中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沛然自得更有何
境可得沮禦西銘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所謂窮神則善
繼其志知化則善述其事皆其能事矣夫存心之法如君子
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如言有教動有
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其功亦極密矣然吾以爲
尤不如此章將居處執事與人盡分三種程途又發出恭敬
忠三種階級使人可援徑而登下學工夫莫切於此又策之
以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二語則其堅貞綿密更無懈可乘矣

學者能從事於此則上達卽在下學中故程子曰此是徹上
徹下語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然
要在學者立志眞切工夫眞實莫但作言語會過

志士仁人章

人有此生卽有此所以生之理生理人人具足何獨志士仁
人能保其全常人則不能盡志士仁人實見得此理重於此
生故不爲身軀所累生不徒生死得死所常人但見有此生
不見有此理故爲物欲所蔽而生爲虛生死爲徒死大而綱
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無非此理貫徹其中吾心與此理合
則怡然而安與此理逆則戚然而不安惟志士仁人自事物
細微一舉一動之間見其安者爲是則成仁不安者爲非則
害仁是非燦然一絲不肯混淆戰兢惕勵一毫不敢苟且雖

非殺身求生之境而時若處殺身求生之際及至綱常倫理
危變之時捐軀隕命乃惟知有仁不知有生甘心殺身成仁
不甘心求生害仁常人驚以爲險艱奇節不可及志士仁人
直不過成就其心之安一如日用常行之事故常人以身軀
之存亡爲生死志士仁人則以此理之存亡爲生死爲學須
識得此理透徹見得此章之意不僅專指綱常倫理危變之
大實吾人日用常行省察克己之實事以此意推之凡自私
自利從身軀計較種種罔滯之弊皆求生害仁也凡自反自
責從生理計較惟恐有一毫推諉之隱曲皆殺身成仁也起

居飲食無時無處不存此念洗垢滌瑕刻求自慊如此用功保其生理一無虧損至不幸遇綱常倫理危變之時視殺身成仁如沛然行之耳所以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　自別學者惟將此生理時時體認使實得於心雖形骸與凡人同也而我自視此身乃是提醒一世之人心扶持萬古之綱常之模範與凡人異也所以古之志士仁人其精光與日星河嶽並歸無盡若無志之士不仁之人得此形骸但知縱欲狥私斲喪生理雖意氣豪然自滿究如奄奄泉下人耳倏忽之間與草木同腐甚且留其穢名與後人作監戒豈不大可哀哉

師冕見章

昔謝上蔡先生謂此章書一部論語只如此看其義何居蓋論語一書論說雖多然無大小皆是職分之當然當師冕在前相師卽是職分階則曰階席則曰席皆坐則曰某在斯凡職分當然者一一盡之無遺充此可使萬物各得其所惟在善讀者能自著察耳不著察則但見爲相師如是著察則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兄弟盡兄弟之道以及夫婦朋友處羣處獨處常處變處富貴貧賤患難世間所有境遇無非一相師之道而已故捨卻當下一步而欲希高

慕遠或窒滯於已往或計并及未來皆是妄見與道大遠而人每於當下放過由己私難克平居時不是心於利卽是心於名不是意見作障卽是客氣爲梗一絲不化便隔天淵於本分事中或是過當或是不及甚且反悖於至中至正稱物平施之天則惛然蔽昧此孔子所以有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歎也然則欲求當下一步莫放過當用何法則小心翼翼一語爲最親切蓋人之利心名念意見客氣最善變幻最善伏藏不是大智逐一清省不能照察不是沈勇逐步努力不能堅定然非小心翼翼何由得此大智沈勇故利心名念

意見客氣皆從大智沈勇而化大智沈勇皆自小心翼翼而生人能作此小心翼翼工夫方能享用青天白日之樂所遇事爲俱不至苟且蹉跎久之浩氣旣充則雖掀天揭地事業亦只如日用飲食之常順逆不分夷險如一皆惟盡此職分之當然而已孔子當相師則盡相師之道當仕則仕當止則止當久則久當速則速在朝在鄉飲食衣服起居動靜各當其宜有與相師之當然毫無增損惟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意必固我纖毫不留忘食忘憂不知老至小心翼翼終始相貫則卽謂孔子一生只盡得此相師之道可也識得此

旨方知上蔡之語大有深味

門人李其聰問曰只論當下一步人將狃於目前之瑣屑而忘遠大之規模恐但可成就天下中材而器局俊偉者則失之柰何余曰此吾所以語汝以著察也不著察則目前固卑陋卽遠大亦馳騖耳程子曰灑掃應對與堯舜事業同一機杼又曰唐虞事業如浮雲之過太虛會得此意則斷不將目前遠大歧而二之矣聰曰然則遠大之業亦不須預圖乎曰目前卽是遠大遠大不外目前此必知味者方能會晤如猶未喻卽今所居良籌山欲登其頂則當下一步卽在山下一蹬踏起逐步踏去一蹬亦難放過方有登頂之當下非舍卻逐蹬之當下別有登造之豫圖也當下之說本不一而足吾爲子究言之一生有一生之當下上帝命我爲人則人有人之性盡得此性方完得此人若迷蔽此性便失其爲人卽放過一生之當下矣以一生所歷而言幼有幼之當下孩提時姑置勿論自八歲至十五順父母和兄弟敬長上遵師教循蹈規矩保全淳樸此幼時之當下不可放過者也自十五至三十志氣卓卓博通經義以明體淹貫史學以適用益無不究理無不窮德

無不修才無不廣徧交當世之英俊洞達出處之經權此長時之當下不可放過者也自三十至五十發舒所學得志而用必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一身繫蒼生之望一肩荷宇宙之全此壯強時之當下不可放過者也五十以後年力漸衰則教育後進俾天下之英才盡歸陶冶羽翼經傳維萬世之綱常不至淪胥此老年之當下不可放過者也至於困亨窮達之有異或昇平危亂之不同各有際遇卽各有當下其間難易甘苦種種不齊至權宜裁度歸於當然無非一致迨至蓋棺論定一生之當下始

畢而死時之當下猶不可放過如曾子之易簀未安而逝此眞當下不放過者至如邵康節之觀化王新建之此心光明皆能盡没甯之當下者也又如文文山臨刑自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如今而後庶幾無愧此殉節而死之當下也楊椒山就決詩云平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補此盡忠而死之當下也荀偃卒而視不可含欒懷子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吕獻可已瞑目司馬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宗忠簡彌留之際連呼過河者三而絕

陸放翁屬纊時以詩示子曰老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此又皆賫志以没之當下能不放過者也當下之義如此予倘作目前遠大之分乎聽點首曰聽今年十九矣敢不盡長時之當下

子曰性相近也章

古今言性者紛紛聚訟蓋人人殊矣孟子獨以性爲善荀子則以性爲惡楊子則以性爲善惡混告子則又屢變其說大約依附於楊荀耳惟吾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則渾全而無開蓋人性自天命之本極純粹何有於不善而氣質則有天與人參者理與氣雜者雖不能純乎天與粹乎理畢竟先有此天理爲之主張爲之布濩則其源自十分渾合所謂到成之者性縱復參以人淆以氣種種不同大率亦不甚相遠耳其卒至近者日遠遠者愈遠遂相去如天淵不齊者則

由習使之然也積累推移日新月盛竟成懸絕人物其習於善者固惟日不足日聞正言親正人行正事久久不變自不覺至於聖人君子習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日聞不正之言親不正之人行不正之事久久不變自不覺極於凶人敗類可知習之不可愼也如此然則端取舍審好尚尤是吾人進德修業一大關鍵習之一差聖狂立判夫子之言眞渾全無開者也彼荀子性惡與楊子善惡混之說僅見有氣質之性幾不識有天命之性孟子則以性爲善其中昏明強弱概置不論但言天命之性而不及氣質之性宋儒如張如程如朱

將氣質之性力為闡發見人之昏明強弱皆是氣質可謂補所未及深有功於孟子矣然終不如言習相遠之為該舉也彼荀子謂性惡則視一世人皆為匪類為不肖如此見解宜其流為申韓之刑名秦隋之刻薄乎謂卽就氣質言之亦自有清濁純疵之別試觀極庸惡之人幾疑善根泯矣然加以盜賊之名則怒譽以忠孝則喜與之語是非好醜亦自較然能辨然終至為庸為惡者為其少小時父之所敎師之所引朋友之所漸摩無非機械變詐導之於不善所以人品日污日下馴至國家禍亂風俗薄惡率由於此荀子有見於此不以為習之流移反歸其過於性何其枉也子輿氏痛之因就孔子之言更為指出性善之理苦口熱心與之相正眞是吾道中流砥柱也吾人苟不自甘不肖懼流而為元惡大憝惟猛力從習染中極意挽回質心補救庶得見性之眞面目彼荀子性惡之說將不攻自破矣或疑孟子之言性善與孔子之言相近參差不相符合不如孟子之言是就性中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而言孔子所謂相近雖兼言善惡然其意亦專歸於善觀下文云相遠之出於習則惡之非性愈明矣於孟子之意不依然相契乎或又云世豈遂無相遠之性乎曰孔子又已言之矣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然此又千百中之一二耳豈人人之性乎

謝程山集卷之五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修撰元孫鳴謙 本量 鳴盛 篁 來孫 宜 宗紹 原本

易堂　吳　熙　儲　棨

髻山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編校

吳榮祖　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講義二

天命之謂性章

千古學術之不明以致世道人心之陷溺者皆由本原之不正耳本原不正則工夫不眞工夫不眞則功用成就適足爲悖叛之資耳是以子思子憂道心切必先挈出本原推其血脉之所由來正其名義之所由在使學者志之所向途之所趨昭然知所歸往不至旁皇歧惑然後下手處中其肯綮循循而進生機亹亹及其成功巍巍蕩蕩與古帝比隆方見頭正尾正體用一源顯微無閒然後知吾儒學術一日不容昧

千古所必由學者要在反身而求之耳其推出本原意旨何在蓋由異端曲學無不言性子思子獨挈出以爲性原於天此性如不原於天則性是私物人各一性或善或惡或善惡混或虛無莽蕩種種邪謬俱可得而馳騁矣唯一本於天則天人合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幽明感通之不爽古今好惡之不異然後人不得挾其私見以謬託於性而孟子性善之旨張子西銘之意永爲萬世定論故言性必推本於天而後綱領提挈而條理貫通也異端曲學無不言道子思子獨挈出以爲道原於性此道如不原於性則世閒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相親相接發之於內見之於外皆是矯揉安排而人生視聽言動飮食男女起居作息皆可以意爲出入而無一定之天則而釋氏於此則一舉而歸之識神妄幻必欲脫而去之以反於空寂持此行世與世了無干涉勢必滅卻世閒五倫而後可彼以爲矯揉安排原非天則者則又見爲拘牽跼蹐以致一種任達之輩又欲猖狂自恣放於禮法之外而道不勝其滅裂矣惟一本於性而後親疏貴賤尊卑上下之閒莫不各有當然之理其不能無愛而發而爲惻隱其不能無恥而發而爲羞惡其動於謙遜而形諸辭讓其動於分

別而形諸是非皆出於一念不容已又非一人之偶不容已乃天下古今之人其彼此相維以成此宇宙者莫不共此不容已此不容已處暢達而咸若則道明而世治拂抑而悖戾則道晦而世亂故言道必推本於性而後綱領提挈而條理貫通也異端曲學無不言教而子思子獨挈出以爲本於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此教若不由於道則卑者墮於刑名法術高者墮於空虛莽蕩以刑名法術爲教則一種氣質刻覈機變之人樂爲之徒而寬厚坦易者處之則必不安以空寂莽蕩爲教則一種氣質淡懶無情之人

樂爲之徒而至性精警者處之則不安有不安者則不足以率天下之人而從之者寡而教不行使天下舉爲其所惑而皆安之則勢必至於大亂天下而教亦不行彼其爲教也亦未嘗不以爲道不知特道其所道而非天下古今日用事物所必由之大道也惟本此必由之大道以爲教而後智愚賢不肖皆可納之於範圍之中而齊一之使由其教者小之可以寡過大之遂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統所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而三綱五常之在天地閒幾危而不墜已晦而復明正賴有此教耳何莫非以修道

爲準而能得此綱領提挈而條理貫通也哉本原既已昭晢明白爲學者可以知所歸往不至旁皇岐惑矣修道工夫又復何在蓋道本見成原未嘗須臾閒斷亦何用修爭柰人心至危只須臾之閒稍稍失守私欲便得閒之便已離道勢將陷於禽獸而不覺其機只在於此所以工夫須是至嚴至密臨事接物衆耳衆目之場固是必恭必敬一言一動不敢稍稍踰越詩所謂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不待言也至於神明之地人耳目睹聞所不及之處尤須戒愼恐懼十分嚴密不令絲毫走逗詩所謂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纔

是工夫精髓所在此不睹不聞之地雖是隱然莫見乎隱雖是微然莫顯乎微以人視之則爲隱微以己視之莫見莫顯蓋緣吾心之靈皎如日月絲毫自欺不得人雖不睹聞己獨睹聞所以爲學工夫全副精神只在此處此處一差萬事都差此處一正萬事都正是非善惡公私義利關頭判別不容人僞哭些子惟是如臨如履力自攝持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存天理之幾希而必令其火然泉達如此工夫不論初學成才智者愚者舍愼獨更別無下手處故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天德惟何中和是也

王道維何位天地育萬物是也何謂致中喜怒哀樂之未發獨知之地惺然自存不使私意偏見稍有倚著務求廓然大公便是致中何謂致和喜怒哀樂之已發獨知之地惕然自省不使太過不及稍不中節務求物來順應便是致和密之又密久之又久不期中而自中不期和而自和大本自立達道自行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舉天地萬物皆陶鑄吾性情之內蓋吾身與天地萬物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吾身既得其理一則其分殊者又安能逃吾度外易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皆吾分內事耳此等學問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其事業雖有大小之分其器局力量決無有差等之殊也中庸一書子思子極力闡發聖道之閫奥表章功用之大全而一篇之體要總括於首一章吾儒全體大用規模不外乎此學者須是大展襟懷細按心思將此書切己體認方知子思子爲人處最是親切吾人如不立志辜負之罪何可勝言

子曰素隱行怪章

天下惟至足於己而後不爲外物所眩所謂至足者中庸之德是已此德自上帝降衷以來充滿無缺原不取足於外外物亦一毫增加不上所苦者依之爲難耳其故何在蓋緣此德本體原自無聲無臭意見穿鑿不得氣魄恢張不得及其發而爲用又不過日用飲食子臣弟友之間天則恰好欠一分不得餘一分不得至平至淡至易至簡纔要思量求覓些闊熱加些色相便相隔天淵矣爭奈人心最喜馳騖人情最易眩亂見異端之學一種隱僻之理渺茫變幻奇異之行矯

激偏到大與尋常不同便覺得自已所學沒甚滋味不難折而從之愈趨愈僻愈覺中庸不及而異端爲勝又或見功利之學縱橫馳騁足以奪世主之名位威靈氣燄足以震時人之耳目才技所及受享不盡便覺得自己所學全然枯槁盡從廢棄遂爾改途易轍而羨慕其所行愈覺中庸不及而功利爲勝吾所謂依之爲難正在此耳然其所以難一是知之不眞一是惺之不力蓋此德雖屬固有不須假借然亦最精微最深妙故須是學問思辨用過極苦工夫始得爍然始知此布帛菽粟之中有至味存焉不啻如芻豢之悅口纔是眞

知知之既眞始知異端功利之學以私滅公傷害天理殺天下後世人心其禍比於洪水猛獸只是見地一差故爾至此故懼之不敢不力旣有眞知又有眞懼則其於中庸也便自不由不依且依之不容稍違矣自是聚精凝神惜時併力久之畔援歆羨之念屛息消融縱使舉世之人斥以爲非自己此中綽乎徐裕未嘗稍一動念始能完得在己至足之分始知外物不足以眩我也到德盛後天地之心由此中庸之德而立生民之命由此中庸之德而造往聖之絕學由此中庸之德而繼萬世之太平由此中庸之德而開其絢爛精彩殆

如日月之經天山河之麗地萬古所不能晦視異端功利形雖金玉實則敗絮耳一眼覷破惡之且不暇況肯徙而就之學者不可不辨之於早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此道充塞於中不容毫髮間不可須臾離處處平滿在在具足絕倚著消等待隨分可以自盡無剩無欠所以聖人覷得此理燦然明白故從人身世相遇當下所居處提出箇位字與人作箇安心法大易曰六位時成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與此位字同一血脈今又將時成不出之意換出一箇素字與人作箇消妄法心已安矣妄已消矣只如此而已都無一事正是禪家所謂隨緣消日月任運著衣喫飯又墮在豁達窠臼裏去又非君子之道所

以必說箇素其位而行此纔是與人以盡性法也旣素位而行矣便自不願外然又必補足此一語者蓋又爲素位而行之君子作箇閑邪法耳誠恐工夫稍有疏虞則見外卽動一動卽願一願卽遷便將本分內事不覺打成兩段前功盡成枉費故旣已素位而行又時竦起不願外之想正是堅壁清野使寇盜無從而攻耳然所謂素位者詳言不過順逆兩境順境一而逆境三然有道以行乎其閒安見所謂順逆藍田呂氏有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修身

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此段最爲平實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盡於此矣知此則於一切境遇上有何簡擇有何取舍一切趨避計較之私灑然脫盡至足在我仰不愧俯不怍本地風光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其自得爲何如耶彼願外者生出幾許怨尤但覺天不順已人不從已舉足所履俱是愁苦世界大抵只是有求耳位居上便有求於下便陵下位居下便有

求於上便援上罝卻一己性分職分不思自正只一味希冀於人及其不遂則怨尤橫生勢所必至較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者一則海闊天空一則跼天蹐地眞有彼此不能相喻者所謂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於此蓋君子只是正己隨他甚麼境遇聽天發付我俱處之有道境雖變遷不常己則主宰自定何等簡要何等輕活故曰居易小人只是不肯正己又不肯俟命逐逐營營患得患失用盡機械變詐自謂可以遂欲誰知禍卽胎於此中蓋以其自棄狙逖而甘納陷阱故謂之行險正如射者歸咎自己則無有不

得歸怨勝己者則無有不失卽以得失論亦應較然明白矣然君子之所以爲君子還是見地大與人殊彼深知此道在天地間密匝匝地無絲髮空隙奇則揖讓征誅平則飲食男女大則禮樂兵農小則灑掃應對隨此身之所值何處容人逃躱所以均此世界小人滿眼只見得是欲君子滿眼只見得是道欲則決無滿足之期所以多怨道則隨分可以自盡所以無入而不自得可歎人生世間七尺之軀不過太倉之稊米百年之內亦只白駒之過隙何足認眞所當認眞者全在此道須是安心消妄正己則知有位在求欲則知有命在

盡性閑邪於道則力求踐履於外則力掃希冀斷不避苦就甘亦非厭鬧耽寂庶幾存順沒寧到頭落得做箇君子倘不知位之當踐徒爾喪己又且爲命所限不得遂欲草草斷送此生但與草木同腐算來亦大失便宜矣學者試熟思之

子曰鬼神之爲德也章
人生原在二氣之中飲食男女隨其鼓動晝夜生死任其推
遷出作入息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世人自心無有主宰盡聽
氣所驅使是以私意橫生各各徇其所欲以爲得計毋論世
俗名利中人墮落在此卽賢智淸苦一生另立一法以求超
脫只在私意窠中作活總與大化違背惟聖人惺惺不昧見
得透徹就中提出箇公共消息以示人又指出箇親切工夫
以入手不過欲人離其私意以合天地大化之道而已所謂
公共消息何在曰鬼神是也所謂親切下手何在曰齊明盛

服是也人只見天地開日月往來寒暑推遷在人則知覺運
動少壯老死在物則飲啄牝牡榮枯開落形形色色自然而
然浩浩蕩蕩萬古如斯而不知其目所不能見耳所不能聞
之地實有鬼神以體之也鬼神之體物統此四方上下往古
來今無在非其所體何處有漏何處有間故以軀殼而論則
物是物我是我以軀殼之所以然而論則無物無我無古無
今都只此公共之理通天徹地不分畛域人在其中如魚之
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便是鯉魚肚裏水以
此觀之人以軀殼自私而欲於百年數十年內徇其所欲以

成一己世界亦見其惑也已雖然見得如是便可以破除已
私以與大化貫通乎未也還須有工夫在大易曰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而其樞機只在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二句故夫子
又於氣化鬼神中提出祭祀鬼神以明通塞之故蓋祭祀之
鬼神卽大化之鬼神無有二物但人於平時精神散漫雖是
爲鬼神所鼓動無有休息而人以私心隔礙卻不能與之相
通自己依舊痿痹只有祭祀時齊明盛服以盡其誠敬精神
凝聚私妄盡除纔覺鬼神流動充滿在上在左右儼然若見
怳然若聞與自己相爲灌輸毫無間隔以此觀之則人於獨

知之地必須時時謙懍畏懼方纔與天地大化之道通爲一
體方纔可以與天地相參斯不負人之所以爲人耳故舉祭
祀時齊明盛服爲言便見箇工夫樣子舉洋洋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爲言便見箇道體影子見此樣子而能時時敬畏
則體段自具不須樣子見此影子而令時時昭著則卓爾見
前不假影子到此境地方知天地實理吾人實心自微至顯
燦然迸露雖欲掩之而不可得也由此看來則學者親切要
領又只在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血脈骨髓委實無他但
肯下手自入佳境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吾人爲學第一要覷得善字與夫善而自外來則是人爲造作而成非世間第一義爲亦可不爲亦可然而非自外來也乃吾性生生之理只有此一者而已故修之卽爲天德行之卽爲王道所以孟子當日喝出性善二字使人認得的確信得親切纔肯甘心耐不顧成敗利鈍一意去爲卽如滕文當日事勢亦可謂危矣使儀秦輩圖之必用幾許詐謀幾許巧舌只求得倘有利無害究竟亦只利害相半或利害相隨依舊要聽天處分豈非所謂心勞日拙也哉乃孟子則舉大

王遷岐之事以啟之且教之以爲善并策之以強爲善夫爲善而必以後世子孫可以興王而言是以利誘之矣爲利而爲善便不是性善與孟子道性善宗旨大相背馳修之既非天德行之亦非王道只成就得箇功利學術而已然而孟子又以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爲言何也蓋亦謂其理則然耳非取必於事爲也故急急承之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後世立一箇可繼規模至於成功而王則又自有天定且莫論後世子孫可王不可王卽目前齊國亦未必柰得他何既柰他不何則覆亡亦未必可免倘使念及爲善而至於覆亡則爲善之心灰矣孟子於此又復加強字千觔萬兩正在此字正見聖賢於萬難措手之時決不肯苟且圖逼死守一箇善字直爲到底任他禍福利害一切付之意外凝然不動灑然若忘如此而強世間更有何等事勢能屈撓得他更有何等境地能困苦得他此亦無別法不過是覷得一善字千真萬真耳吾輩今日所遭時勢所處境遇可謂極窮極辱極迫促極危苦矣使於此而稍稍瞻徇則尚安有善之可爲不沒頭於勢利詐力場中不止然究竟亦無救於敗徒爾載胥及溺而已矣不如挺著雙肩硬著脊梁挑取此一善字萬變不移落得做

箇灑灑落落橫絕一世的大丈夫雖然孟子是教人自強卻不是強以教人使此善而非性之有則孟子雖欲強人人亦誰能自強既已提明性善二字則知孟子原不以是強人人卻不可不自強也

滕文公爲世子章

人生世間稍知自愛者誰不知善之當爲然而日在不得不爲之中卻只覺得是矯揉造作後來將人的以故行不著習不察時出時入半就半去卒不能臻於聖賢之域此其故在知有善而不知善之原於性耳故孟子提出性善二字將天所付與於人人所稟受於天一箇大本大原與人作箇入手欛柄卻此便是箇末路歸宿使人知聖賢教我爲善原不是強以善來附我不過點醒我性中本分固有之物使我復還其所固有不至虧損以負付與之重稟受之初耳雖然古今

人類等分不齊卽曰性善何所取準孟子又就中拈出人倫之至道統之祖出類拔萃兩箇大聖人以爲法則見得吾人之性與堯舜之性原無兩樣信得堯舜只憑自己性善便做了開闢以來的大聖人則我欲做堯舜亦有自己性善在何愁堯舜不可幾及故提一性善便使人憬然覺悟如亡子之得家稱一堯舜便使人挺然自拔如振衣於千仞雖然人處卑瑣之中得此一點當下豈不爽快及至再更時日稍自徘徊又覺得堯舜是何等樣聖人自己是何等樣身分而敢比擬失倫自取僭妄只此一疑一退立將自己生身命脈驀地喪失又復誰咎故孟子又引前輩三箇不疑不畏的賢人以堅之蓋學者於道最喜者擔當最忌者疑畏疑畏不消終脫不得凡兩擔當不勇終就不得高明然而常人之情疑畏欲淨者苦不得淨擔當欲勇者苦不得勇不知何故總緣不肯瞑眩耳蓋本性雖善然氣習未化知見未明力量未充以故耐不得辛苦然不得煆煉終爲時地所阻如果見得本性不衺不復堯舜不容不臻則必須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身受困乏爲遭拂亂四顧無倚一身如餘只留一副眞精神與本性之善相爲融洽斯爲得之夫旣云性善則人生便是箇見

成堯舜何以又須受盡瞑眩之苦始克相應蓋所謂性善如眞金在礦中必須猛火銷去砂石然後足色精純之金永爲世寶然要人知得此礦中本有足色精純之金不從別覓纔肯甘心去用猛火非是知得礦中有金便自然能爲世寶也故必提出箇性善令人識得本體功夫方有箇頭腦又必補出箇瞑眩令人勉盡工夫本體方不落影響然而識性善猶易當瞑眩甚難我輩以夾雜之氣質受薄俗之污染較之滕文時勢又爲何如若非十分著力自甘瞑眩則本性之善究歸淪喪也豈不辜負孟子

孟子曰牛山之木章

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所以貴者何在在乎得氣之清耳氣清則理見禽獸亦得此理而頑蠢無由發露者爲濁氣所蔽覆故耳此非天地之心有厚薄乃氣化有清必有濁亦出於自然而然無可如何者獨怪人得氣之清爲萬物之靈乃肯自淪於禽獸將世間種種惡濁不潔浮妄不真之物加於至清至虛之體使之昏冥暗塞若本來原未嘗有此理者豈不重可哀哉孟子於此不勝惻隱爲之指點一反觀法使人於平旦未與物接之時試一體認蓋平旦之時天地之氣既清人

氣至此雖經剝蝕亦暫爾一清此時此理因得暫爾流露其發而爲好惡亦自然有幾分合乎人情當乎天理此時若肯反觀亦可惕然悔悟一有悔悟便兢兢保守則由此謝絕禽獸歸於人類積久而躋於聖賢之域亦非難事倘復不自重惜日晝之間觸動邪機將平旦時偶一流露者又復梏亡蓋人心原著不得一物著了一物便如罪人之受梏何況將種種貪富慕貴趨名嗜利溺聲色務忿爭畏饑渴慮禍患一切惡濁不潔浮妄不真之物重疊堆積於其上則清虛幾何不至於昏冥暗塞歸於禽獸不止人之暴棄一至於此雖聖賢亦無如之何矣學者須是深懷謹凜要知此心之體是清虛卻又最是危殆稍一失養便流蕩莫知所底猛省收拾則又依舊在腔子中當平旦清明時固好體認即日晝間事物擾擾誘我者攻我者紛投沓至於此之際尤要儘力提持與之敵應困苦危亡不稍動念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則仁義之良油然來復自應益然增長沛然莫之能禦矣邵子云當煅煉時分勁挺到磨礱時發光輝磨礱煅煉到不在平旦正要在日晝時著力學者當百務倥偬萬感衝激之時正好豎起脊梁穩踏上聖賢路來莫墮入禽獸穴去其機只在操舍之間可不努力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聖賢教人爲學每每只教人便去爲聖人夫聖人與凡人較相去懸絕如何便去爲得豈不是聖賢不近人情之談殊不知此是聖賢極近人情處人看堯舜只去那唐虞事業巍巍蕩蕩上看不知此特是堯舜的事迹耳事迹者枝葉也今欲爲堯舜且從事於堯舜之根本堯舜之根本卽是人人之根本在堯舜不爲增在人人不爲減根本爲何不過是一念孝弟耳此孝弟之念乃良知良能不學不慮之眞心於何處見得只於徐行後長上見徐行後長此念便安疾行先長此念

便不安此安與不安便是人之良知發出來便是人之良能旣謂之良知良能則天然具足何須要爲所以要爲者亦只是提醒此心時時保養愛護使之益致益厚耳若不如此便恐有私心潛入舉趾動步間不覺見出那驕慢的氣象來一或有此便是敢於犯上忍於鬩牆的機括豈不可懼莫說徐行後長是小節乃眞心所畢露所以不敢不於此處加工然亦不是矯揉造作只是順其自然若使內地生機充足便自然而然發出外面威儀便是遜順的威儀言辭是遜順的言辭舉動是遜順的舉動由此而去無有不是順德的敷施發用又安得不是堯若還不從這一念上加功隨他私意去昕倒發出外面的威儀便是乖戾的威儀言辭是乖戾的言辭舉動是乖戾的舉動由此而去便無有不是逆德的敷施發用又安得不是桀是堯是桀只在一念孝弟爲不爲之閒耳然則聖人敎人去爲自有爲的所在自有爲的方法所在卽今便具足方法卽今便可用誰人不能爲誰人不可爲聖賢又豈有不近人情之談乎如此爲學又何須外面的師長只一念良知良能汝順處他便安汝纔有些逆他便不安這便是敎汝的嚴師且外面的師隄防稽察容或有疎汝內地的

師出入相隨寢食與俱汝一刻瞞他不得豈非有餘師乎不於此處覓師不於此處用力只於名目事功上妄希聖賢吾恐用盡氣力當絕臏而斃耳他日孟子又以孳孳爲善爲舜之徒孳孳爲利爲蹠之徒此又提得親切卽今諸友向學豈不是善豈不是舜之徒然而於私欲上尙自挂帶將去不去沾滯隱忍百般回護不肯斬絕決斷又豈不是蹠之徒世間明目張膽爲蹠者其心已頑其恥已喪此等人可不必責矣獨是爲舜又象箇蹠爲蹠又象箇舜此等人獨爲聖賢所痛惜所痛恨耳雞鳴自省是誰之咎爲舜也是自己爲蹠也是

自己爲堯也是自己爲桀也是自己既都是自己何不審擇所爲決意爲堯舜決意不爲桀蹠由一念向善以及事親從兄一切威儀言辭舉動挈出一生精神命脉索性打併歸向堯舜一路於桀蹠路上不令掛一絲毫豈不灑落自在做成箇負犯千古人物反而自問誰阻得我何憚而不爲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學者做工夫要自審己之分量固不得妄希高遠亦不得自安凡陋妄希高遠則必至於躐等而有狂躁之病自安凡陋則必至委靡不振而有退縮之弊分量豈可不自明也哉如生知安行之資則本體即是工夫於心量無有不盡心量本廣大只由人將私意去隔礙他便生許多籓籬障蔽自是狹小若廓然無一毫私意之累則全體大用自然無一毫虧欠宇宙間事無大不包無微不入浩浩蕩蕩與天同體即程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是也然盡得此心之量亦出於徹得此心之理耳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之理吾

心之理即性也性有一絲不明則理有一絲不達理有一絲不達則心有一絲不盡今心體既盡豈非於性地上融會貫通一徹萬徹也哉性之大原出於天既知性則知天矣知天之知如知縣知府之知一府一縣皆知府知縣掌握之事聖人至此耳任天聰目任天明口代天言手代天工天之事即聖人之事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中庸曰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知天之謂也此生知安行者之事也豈學知利行者所可及哉學知利行者工夫不離本體此心所有未盡須是存其心此性有所未徹須是養其性何謂存其

心蓋於視聽言動上兢兢業業操而不舍不使一絲放逸不敢一毫昏昧如是方謂之存何謂養其性蓋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上察識擴充順而不害惟恐絲毫乖戾惟恐絲毫欹喪如是方可謂之養如此工夫雖未能與天爲一然奉行持守恰像子之事父臣之事君所謂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事天之嚴敬一一如之此學知利行者之事也又豈困知勉行者所可及哉蓋困知勉行者質既庸弱習亦流放欲存心而心不爲徇存欲養性而性不爲徇養惟有滿懷憤悱刻苦矢志耳其矢志云何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死而後已蓋志學之初便以死自誓不論他壽與夭只一念向前無有二心堅忍自脩不計功效直至死而後已人肯以死自矢則是盡頭願力一切貧賤富貴紛華枯槁安逸患難都沖他不動矣如此方能立命何謂立命蓋天命在此人身上卻像顛仆汨沒了一般須是特地立他起來如治民者必先建侯如撥亂者必先立主方有所歸附稟承蓋不能如事天者之見成有主須是旋立起來方有所事者耳天命在人何須另造蓋氣質習染昏迷已久便像沒有故須特地擁戴出來以爲歸附稟承之地耳由此而事天由此而知天及其成

功一也又何分於困勉哉諸君今日生知安行固不敢妄許縱自審做得學知利行者之事亦須厲困知勉行者之志不然生長污俗之中起手半途之地亦見其難也已非是敢以難阻諸君蓋不如此堅苦刻厲便討不得箇橋柄入手故耳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此理包羅天地貫徹古今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汎而觀之似覺散漫無所收拾約而言之總具足吾性分之內故爲學者須具箇洞徹宇宙的眼孔包涵萬化的襟懷方始與性量相稱此非是好爲馳騖蓋性分本來原自如是所以孟子說箇萬物皆備於我何故不說備於性而說備於我蓋說性猶是虛活說我更覺切己此我非形骸之我乃性天之我人只認得此形骸之我是以人我隔絕分別熾然不但萬物不相攝受卽父子兄弟之間亦且平地妄生藩籬鑿空設出界限皆

緣此形骸之我認得太著是以迷蔽不情動念乖張其爲禍也必至於忍心害理痿痺頑鈍傷天地之和兆亂賊之變其原亦由於此所以形骸之我最要忘卻能忘卻此形骸之我纔能認得此性天之我此性天之我乃我之所以爲我者也此我不是一人私得的原從統體一太極中分來遂成此分殊之太極此每一分殊之太極又包舉萬分殊之太極皆在其中一中有萬散而爲萬萬中又有一無一無萬總皆我也認得此我眞切纔不爲形骸之我所累不但不累連這箇形骸之我都融徹精瑩血氣麤濁之象不犯一絲所以說形色天性也形色天性云者形色卽天性之謂也幷無形色但有天性之謂也到此則道器不分打成一片纔說得誠一眞無妄盎然充滿惻怛肫摯血脉貫通天下更有何者不在吾度內但覺縱目所視擧足所履盡是天機活潑潑地其樂爲何如耶此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不到此處則縱有萬物備我之見地亦只一段知解而已於己終是二物有對終不得樂所以孟子於此又說出第二著工夫與學者下手蓋爲此形骸之我人己隔絕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偏蔽太甚雖欲視人猶己爭柰中情障礙不能頓爾融釋此

非強恕斷斷不能夫恕乃推己及物已是將人比己三反兩折不屬自然的事今又加箇強字何故如此費力總是因人一箇形骸我見如泰山之高如鐵城之固明知恕字是終身可行的好路頭然有許多扞格艱苦大不情願的所在只須稍稍隨順便只見得便宜當自己占虧損當他人吃甯狗自己勿顧他人此等習氣牢不可破若非窮追痛擣千推萬蕩安能得箇平情時候果於此處肯用極辛苦工夫將此形骸之我催陷廓清則便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手法其餘種種私心相附而出者一如見晛之消矣私心旣淨仁體

自然呈露舍此求仁更無他法仁體已復則城府蕩平畛域融徹何天之衢景象實實在我反身而誠之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非他人所能喻也如此則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方不是虛知解雖然在學者分上知解又不可無若無知解則一任此形骸之我蔽錮終身怎肯千辛萬苦去強恕竟是有些知解在先始得故見地亦是爲學者當頭第一著也我輩即今自度有如此闊大見地否有如此堅實工夫否若是工夫未得堅實還由於見地未得闊大便須朝研夕究將萬物備我意思體認到自己身上來覺得自己一身不是小可當下

有箇擔當氣象始悔一向自迷自誤實是私小可恥一有如此啟發然後將麤之聲色貨利細之勝心偏見凡係形骸之我所傳之症儘力剗除日消月磨務期融徹自然廣大和平與斯世斯民痛癢相關憂樂無間大易所謂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總是我身分上事一任卷舒作用全脫卻小儒規模始知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一語不是夸誑語

孟子曰廣土眾民章

吾人爲學須要識得箇心性部位體用原委見地方有箇著落工夫方有箇持循造就方有箇歸宿如此分疏得明白然後外不至趨功利內不至墮空寂吾儒大中至正之歸千聖相承血脈一肩負荷自信無疑固不容過爲謙遜亦非是妄自尊大也即如廣土眾民此有國者之事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有天下者之事也國治天下平乃儒者之功用夫豈不願然而所願一意在此忘卻自己本體此便是功利之學見地只在此工夫只在此則其所造就不過一五霸規模而已以此爲逐外則盡數屏除收歸一心心體本如太虛

何處著得情累一意蹈空更不知有仁義禮智之實此便是空寂之學見地只在此工夫只在此則其所造就不過一佛老窠臼而已殊不知吾性中固著不得一物亦不曾少欠一物如必以大行爲有所加則必以窮居爲有所損如此則富貴來便爲他淫貧賤來便爲他移威武來便爲他屈茫茫蕩蕩如虛舟隨浪柳絮因風爲世界使得東回西轉自己作一毫主張不得豈知吾性自有一定之分枉用許多私心費卻幾多勞擾徒爾陪奉外境失卻本來主宰總是不曾識此分

定二字倘於此分定二字一眼覷得真一手拿得穩則當下無一毫事蕩蕩平平至易至簡無入而不自得日用灑掃應對亦與堯舜事業同一機杼吾何須歉便做到堯舜事業亦如浮雲之過太虛吾何須多雖然此分定之中御又不是空寂影子須知有仁義禮智四德隨處平滿在天地萬物即爲天理在吾心即爲性然而性無爲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能簡心所以提綱握要收斂發施其權全在此虛靈一竅雖是降衷秉彝天付此根於心卻是滋養培植人力居其一半所以說根於心根字最著力便像人力植此根於心者根於心

則誠矣仁義禮智如非誠則若存若亡散無統紀偏倚雜揉不得成章誠一到則此理燦然一絲不亂動諸便真誠惻怛得失不繫於中利害不搖於外貫徹充滿無有餘憾蓋此段實理雖是本來具足然非實心無由存貯亦無由發揮故學者工夫必以實心爲先苟非實心則妄不消雜不去譬如一勺清泉貯於惡濁器中這清泉都化爲不潔之物此豈泉之罪乃器之罪耳故學者但患此心不實此理不得顯著也陳白沙先生詩云藝根著土發蘖苗此之謂矣蘖苗之發初於生色上見睟盎自然天機迸露不容抑遏所謂宇宙在手萬化生身由此而施之於家而家齊施之於國而國治以及於天下而天下平亦只與生色一般全無一毫作爲舉天地萬物皆在其化機鼓舞之中根心之妙不容闡述如此彼遊功利者有如是乎墮空寂者有如是乎者生須於此處剖判得分明方有正大見地方有切實工夫及其成功始知千聖歸宿總在於此即今講說此章分定二字還體認得親切否如未親切萬勿朦朧放過急須朝研夕究及至憬然覺悟則根心工夫自不容已矣

王子埜問曰士何事章

凡人一生品行未有不由於志者志一定則品行從之若夫爲士則四民所觀尤在於志何也農工商賈旣不屑爲矣公卿大夫是其所願爲而目前又未嘗得爲則事業毫未有見品行何所適從所恃以自樹立及藉以自表異者惟此志而已矣故爲士者不可不高尚其志然事業未著抱此空志何以辨之居恆自矢見公卿大夫之草菅民命者曰此不仁也乃殘忍之人也朘削民脂者曰此非義也乃貪鄙之夫也殘忍貪鄙非大人也乃民賊也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我得志弗

爲也使我得志不但草菅民命之事卽使稍不矜愼誤殺一無罪之人卽大傷吾惻隱之心也非仁也不但朘削民脂之事卽使稍不精察濫取一分外之物卽大損吾淸潔之操也非義也所志如此可謂尙矣雖然志在爾心實事未見其誰信之不但人未必信卽自己亦何由便敢自謂把得定立得穩余謂見大人之志何必便於大人之事上見卽今爲士見在日用之中何處不足以見家庭之閒有父母兄弟妻子鄉黨之內有姻族朋友何處非吾仁義附麗之地必使吾藹然惻怛肫然誠懇之念休戚一體痌瘝相關必使吾介然有別確然不易之守卒履不越防範井然是其動靜出入之閒居惡有弗仁路惡有弗義居仁由義異日大人之事業全體大用無不備於此中於己則素履可憑於人則風采有據使天下之人咸想望其瑞日祥雲和風甘雨之威儀思慕其規圓矩方準平繩直之造詣起而歎曰斯人不出其如蒼生何又曰此人得志萬物必得其所士而如此方不愧爲士方可謂尙志倘自負空志而於現在日用之閒全然放過則異日大人之位及身鮮有不化爲殘忍貪鄙之夫者窮居兢兢自勉及爲大人時猶且或有變節者矧立身草草而能保居位日

不致誤國誤民斷無此事也吾輩卽今預先備辦使本領具足決無有委棄之理卽使終身不遇天下後世亦必信之曰此眞大人之事也惜生不逢時耳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天地生人得氣之精英而爲心得氣之麤濁而爲耳目口體故心爲至貴耳目口體爲至賤心爲至尊耳目口體爲至卑至卑至賤者聽命於至尊至貴則可以躋於聖賢之域以至尊至貴者役使於至卑至賤者則流而爲禽獸何也蓋心之爲物其體最爲淸虛其用最爲靈妙其功可以參三才其能可以攝萬物然而神明不測最難保任蓋其爲德雖超然於耳目口體之上而其爲位則又不能離卻耳目口體而別爲區宇以故居中有權則耳目口體一一爲之効用稍一失守

則耳目口體反爲斲喪戕賊之大蠹雖然耳目口體不過至卑至賤得氣之粗濁而已彼亦何能爲害也哉乃心不自尊不自貴自蝕其明自損其威甘爲耳目口體所牽援以狥物欲於軀殼之外馳鶩飛揚不能自主幾將本來面目盡數喪失反而自問誰實爲之故欲保全其淸虛靈妙之體用擴充其參三才攝萬物之功能其要全在於養然害由自害養由自養果能自作主宰其於耳目口體不過生理之當然畢人事之常分凡所受用惟居於不得已淸淨無營恬淡自足此心之神明得以瑩潔不滓泰定不擾天機油然茁發義理暢然充滿養心之法此爲最勝故曰莫善於寡欲莫善云者以寡欲一著乃從本來亦肉團上貼體洗濯自與假借外緣設作途徑者不侔故薛文淸公亦云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周元公亦謂無欲爲學聖之要以此證之則寡欲誠爲養心第一法也但周薛之所謂無亦非絕無之無若絕無之無則是異端偏枯矯激之行而非吾儒大中至正萬世共由之大道矣故無欲亦只是寡欲無則更進自然耳且無論爲學之士卽以常人論其爲人生質恬淡則其心必收斂存處居多其爲人生質重濁則其心必放蕩亡處居多

矧能從寡欲上做工夫而其心又焉有不存者乎嗟乎欲之迷人障蔽瀰漫無有空隙寡欲工夫從何處下手釋氏以貨色名食睡爲五大欲陽明先生以名色貨爲三大欲人生負此軀殼之私豈能不爲氣血所使只此數種情竇誰不淪沒其中所貴決烈丈夫睜開雙眼吐出氣槩自能衝破羅網奮拔陷穽庶幾重新日月另換世界聳身千仞之上回頭更看世人總在污穢泥途中唫嘆睡夢裏直有可憐而已矣我輩自省還在憐人之列還在受憐之列亟須淸楚勿自顢頇誤卻一生也

謝程山集卷之六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修擴元孫鳴謙本璽鳴盛鳴篁來孫宜示紹原本

易堂
髻山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吳熙儲　棨　編挍
吳榮祖　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講義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艮卦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聖學章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大過上兌下巽爲澤滅木之象澤居下木居上今澤反滅過乎木澤屬陰木屬陽陰又滅過乎陽其象大變故爲大過之時常人當此時每爲時所動非懼卽憂旣有憂懼則必毀方易節依違俛仰思以彌縫其時而究歸於淪沒漂蕩良可哀也君子値此時惟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而已蓋當此時唯卓行絶識具足於己一切世情毫無瞻狥舉世向詭隨工夸詐我則一意眞誠自守舉世趨勢利逞威福我則一意恬淡自

居縱虐欲薰天而我挺然自如嘲譏盈耳而我陶然自得天下非之而不顧其不懼爲何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其無悶爲何如如此者世俗羣驚以爲大過人之行而在君子自視但因此時行此事平平出之以盡此大過時之分位耳若自見以爲大過人之行則未免氣動神勞行止之間猶存色相於天則至當之中必有浮妄未除之弊於己豈遂无咎乎然君子之所以能如此者原非矯強鎭定由其胸有本領本領者何仁勇是也胸無一毫私欲之累始全其本來之仁胸無一毫私曲之撓始全其本來之勇仁勇充足內省不疚始能不憂不懼學者不於本領中先致其功而欲不失身於大過時不其難已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在地中土氣充養則生氣日滋由萌蘖以至於干霄蔽日皆分內事其間雖爲風雨所飄搖霜雪所剝落迨至春時依然榮茂何也以木根原具生氣本有干霄蔽日之理若能謹慎護養不使牧以牛羊伐以斧斤則勢不至干霄蔽日不止也君子觀於升之上坤下巽遂得爲學之法知人有此德原從無极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人人具足亦如木根在地具此生氣本有可以爲聖爲賢之理然聖賢累世不少槩見者何故由人於此德不能慎其所以不能慎之故弊蓋有二

一曰怠心一曰躁心怠則物欲乘之中守不堅躁則功利乘之急於求成二病竊發將向之所積者銷隕殆盡小且弗保安望高大耶此豈非人事不慎之所至耶使念慮之間果稟若淵冰精神綿密工夫絲毫不肯放過如富家之積財一錢不妄用如農夫之惜穀一粒不輕棄慎之如此時年既久自不覺其已造聖賢之域矣陸象山先生曰涓流滴到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山此之謂也而吾原學者所以有二病之由一則是安於小而不敢希冀高大以高大爲天生聖賢之事自己得爲鄉里善人足矣小廉曲謹一步展擴不開一是妄自高大而不甘於積小以爲我性分中自高大原不藉乎積累無翼而飛無足而走勇於自信不顧傾跌二者又往往各自以爲是互相指摘而由君子觀之一則不見本性之德體段原與聖賢無分若肯虛心强力研究學問變化氣質則生機勃發高大乃吾德性中本分事耳何苦自畫其限一則乍識德性便自狂喜不知風氣之雜操習染之隔礙竭力以致其功尙恐不得眞實豈容一超直入勢不至墮落坑塹不止學者惟將升卦大象細心抽繹自見聖人於此原未嘗限人以高大亦未嘗遽許人以高大但人能具優裕强毅之心從

一言一動銖積寸累時而順適勿自足而起虛憍之念時而拂逆勿畏難而生退縮之想小心翼翼終日乾乾由此程途逐日進步高大雖遠自有到期矣

艮卦解

儒者之學以至善爲歸至善者當止之所也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所止卽至善之所在也學者絕去自私用智之病則目之所見心之所安惟此至善而已何至迷於所止旣已止於至善則自私之念消而內不見有己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是也用智之習化則外不動於人而若弗見焉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也如此旣以至善爲吾當止之所而止之則止惟其時而已善在止則從而止善在行則從而行一動一靜不違至善之時則其體之所存旣已重厚篤實而其用之

所施自然昭著盛大於天壤之間蓋其大本大原從至善中而來其道光明有由然也此所謂艮其止止其所之義也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其義何居蓋上下之間各盡其道不以私情相與如君之至善在於仁惟自盡其仁而止非爲欲臣之敬而仁也下此如臣之於敬父之於慈子之於孝皆爲自盡非爲欲君之敬欲子之孝欲父之慈而然也雖其感應之理自有不爽然出於有心卽是私情卽非各止其至善之道此艮象之大旨也而大象則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位者職分也職分所在卽至善所在惟知盡其職分而毫無分外之願是爲安止不遷大象之所謂位卽彖傳之所謂時思不出其位則動靜不失其時時位無乖止義盡之矣故學者知以至善爲歸然後求止得其所如不明至善但以不援於外物爲止則是告子之不動心而非孟子之不動心也程明道先生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蓋以禪教之所謂止與吾儒至善之止逈然殊途吾儒至善之止必格物致知以明至善之在誠意正心以踐至善之實勉勉循循於人倫日用之間以究至善之歸然後止可得而言也不知從事於此乃欲如禪者標其靜中所得試之動境不失以爲勝地以爲

極則質之黃面瞿曇或爲點頭若仲尼之徒恐不之許也深味艮卦者自知之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
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天下事當未發之際皆有幾以兆之然非君子不能知及其顯著衆人始服君子之如神而不知君子之所以神惟在知幾君子之所以知幾惟在有本其本何在則無欲而已人惟有欲事上則有求於上所以必諂御下則有求於下所以必瀆諂瀆存於中則得失眩於外雖其事已顯著猶且昏昧莫

辨矧幾在隱微之間乎君子心超物表其於上下之間惟知有分之當盡不見有利之可趨神明之地一私不擾欲之弗動撓之弗屈是所謂介於石蓋靜莫如石重莫如石靜則非物所能淆重則不為物遷不淆不遷虛靈洞徹有時事在數十年之後卽目前而預知之有時事關君國廟社之大卽一言動而隱知之知在幾吉固吉也凶亦吉也蓋轉凶為吉一恃乎先幾之明幾後則勢已成勢則不可為惟幾猶可為故曰吉之先見者也持危機於呼吸俄傾之際定變計於風雲倏忽之間不俟終日猶寬辭也視彼盤錯艱險爭之於末流殫竭智力僅能彌縫而猶恐決裂者其利鈍勞逸為何如也且君子知微矣而又知微之所以彰微如此彰亦如此知柔矣而又知柔之所以剛柔如此剛亦如此顛末不爽毫釐弗差其知如此自然有成無敗有福無禍大為生民所倚賴是乃所謂萬夫之望也豈倖而得乎夫易以不諂瀆而能知幾中庸以至誠而能前知其理則一惟無欲故誠惟誠故無欲故但能知幾要之皆聖人事也然在學者處有身家之務出有郡縣邦國之任必待精純到聖人境地方能知幾則事之廢墮多矣惟於耳目口體之間恬淡以安之上下倫常之內

黽勉以盡之則此心神明自日見開悟加以窮理之功研究經史一一校勘到自己所行為之實事逆就漸熟亦自有烱然獨覺者在操縱自如神閒氣定身亨道泰理有固然矣如不如此惟欲是縱則日用行藏如醉如夢事物之來無不棘手徒爾怨咎曰此天之阨我也愚亦甚矣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
哲聰作謀睿作聖
程子之學专主一敬誠得工夫要領矣予觀洪範所陳敬用五事則敬又皆徵諸實而非空懸其象且令爲學者即今得所持循收攝虛靈歸於天性之中而天德王道全體大用盡在是矣學者竭一生精力聚於此恐尚未能滿此五事分量也所謂貌言視聽思五者即虞廷人心惟危之說也夫人心虛靈一掬天理本自盎然充滿無缺然功不至聖人踐形

盡性只懸空求其虛靈未敢必其在天理不在人欲也其或從天理或從人欲所爭只幾微之間故曰危也箕子爲武王陳洪範雖本之大禹而其原實自虞廷十六字而申言之故其曰恭曰從曰明曰聰曰睿即道心惟微之旨然此五者本是天性自然而然不假安排造作何以又必言敬用蓋貌本是恭恭是貌所固有之理惟人欲間之自不覺其惰慢故必敬用方能復其本然之恭言本是從從是言所固有之理惟人欲間之則自不覺其鄙倍故必敬用方能復其本然之從視本是明明是視所固有之理惟人欲間之則不覺其昏昧故必敬用方能復其本然之明聽本是聰聰是聽所固有之理惟人欲間之則自不覺其邪妄故必敬用方能復其本然之聰思本是睿睿是思所固有之理惟人欲間之則自不覺其迷惑故必敬用方能復其本然之睿恭從明聰睿之天性已盡貌言視聽思之形色已踐如此其誠矣乎誠則必形必著必明其見於功用之間恭也無不整齊而作肅矣從也無不文理而作乂矣明也無不朙析而作哲矣聰也無不周到而作謀矣睿也無不造極而作聖矣至此則五事之分量方充滿無缺然非一敬終不能臻此予所以舉畏天命一語爲

今日講學宗旨者於洪範之意尤相印合蓋天命即恭從明聰睿之統體也恭從明聰睿即天命之散殊也畏須徵諸五事然後真實而非虛懸其象此吾儒所以與釋氏異也吾儒有五事之物即有五德之則若釋氏之偈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在鼻辨香在舌談論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彼蓋以虛靈知覺之心爲性主於物中之則皆從而不論彼惟在心空吾儒惟事理實故彼畢竟是空寂吾儒畢竟是惺惕所以畏天命一語與釋氏大別絲毫不相混淆學者但貴實力操存實心體認於五事中克盡無違

則聖人踐形盡性之境可循次直臻而無他適矣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聖學章

人爲萬物之靈只此一念而已心者氣之精爽惟人得此氣之精爽故靈於萬物只此寸捬之中大極於無際細入於無倫前乎千古後乎萬世近在跬步遠在千里一念便到一炤便徹其體本無限量其用原無阻滯雖是神明不測之物卻又最是變態不常之物使其由理義而發而得所養則可以至於堯舜若或由形骸而發而失所養則遂至違禽獸不遠

心之爲物如此學者欲學爲聖人又何必別尋要法故周子於太極圖說中示人操心之法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隨自注曰無欲故靜既又於聖學章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一卽靜靜卽一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如何得一便膠膠擾擾如何得靜此靜不是靜時之靜乃本體之靜卽感應煩劇此靜亦無不在靜則一矣一則靜矣既已靜一則有主矣程子曰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入當事物未感可以言靜便空空洞洞一物不累及是物已感可以言動便循理而發毫無所撓靜固靜也固一也動亦靜也亦一也人心

本自明通只因靜時不得虛便暗且塞暗塞旣去則明通之全體自復人心亦本自公溥只因動時不得直便私且小私小旣融則公溥之大用自顯明通公溥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又豈有他哉可嘆今人若說至做聖人自己反覺是妄想反將違禽獸不遠的事認作本分中物此無他總是爲欲所蔽錮便不覺氣衰背痿謂聖人爲天之不可階而升見前飲食男女浮名汚利一切耳目口體之奉渾身沉沒如何肯暫爾離異莫說無片刻清淨卽夢寐之中亦自是惡濁勞擾及至應事接物無有不從軀殼起見眞是一膜之外皆爲胡越語

以聖學直視爲上古荒唐時事淪陷至此尙復何責惟是已知向學者於內境又不得明通外境又不得公溥所當自反自省者正自不容緩耳其病根所在大抵只爲此欲脫落不下故將此無限量無阻滯神明不測之物卒急不得見前卽今便要責之以周子之無欲乃撒手懸崖之事何處便討如此大勇不如用孟子寡欲之法漸減漸輕漸淡漸化消得一分人欲便長得一分天理寬著程途密著腳步向進不已自有渙然冰釋之日然後知周子所謂明通公溥是自家屋裏事也雖然明通公溥境地固是一時不得湊手然肯做寡欲工夫則靜虛動直光景亦時或憬然一露當此之時明通公溥便不期然而然有不可以言喻者但工夫未熟私欲不得全消此種滋味只可閒得一嘗而不能久居耳若爲學者嘗嘗亦未能得便是全無工夫滿腔膠固幾於汩沒非奮勇拔濯痛自修省則蔽錮斷不可得開本心斷不可得見尙何言學之有各宜反叩萬勿自欺

末後補寡欲一段令人有下手處眞有功後學之文

謝程山集卷之七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　脩擴元孫鳴謙 本壆鳴盛 鳴篁 原本

易堂
髻山　諸方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吳熙儲 燊 吳榮祖 吳嘉善 編校

受業門人參訂

程山十則

一辨喻以定志

人貴立志志一則氣從然未有器識鄙陋而能特然以聖賢爲志者故先須辨別所喻如見解意趣只在富貴功名或辭章技藝或鄉黨自好則其志之所向不過成就富貴功名而止辭章技藝而止鄉黨自好而止如此而欲求入聖賢之門牆登其堂奧豈可得乎故愚欲學者先於西銘一篇細研實體捐去私吝識得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寸心耿耿有獨契而難以語人者則志之所之決不肯自安於狹隘其光明俊偉之胸懷軒昂振迅之氣槩雖欲自異於聖賢之徒不可得矣

一實踐以立基

日用下手不過當下一步放過不得躐等不得爲學而舍卻當下決無有入手處也如在家則孝父母友兄弟撫妻子畜婢僕在外則料理世事應酬人情在館則親厚師友教授生徒以至一切動靜語默見在所值皆屬當下一步愚所編初學先言一書便是教人當下著力樣子不論成

人小子皆從此一一踐履過去方得成章方可上達如造
大廈不先堅固基址則梁棟輪奐將無所施故凡見地遠
大志願高邁者須急求實踐以立基[址]庶不墮罔念之狂

一奮厲以去習

爲學之蠱莫大於氣質習染惟自幼得嚴明父師爲之絕
其萌芽并其機勢庶幾坦行無阻倘質已僻習已深雖看
得義理燦然如一物在眼前只須拾取必且扞格沮氣如
人陰掣其肘而不得自遂者於此稍一因仍則月甚一日
久而相忘照人則明照己則昏勝人甚勇勝己甚怯豈不

可歎若夫具眞見立眞志之豪傑必能用人一己百人十
己千之力如先儒所云持志如心痛防過如猫等鼠者日
漸月劘期於掃滌淨盡而後已決不肯自欺自恬苟且偷
儒以了此生也至於人各一偏不能列舉平心細察必自
了然

一堅苦以勵操

人生素位逆多順少而逆境之操尤難三代以下儒者類
多不得志身處逆境皆視爲本分事知爲本分則安心寧
耐固守不移一切援上陵下怨天尤人之意俱歸消融其

生平行己防範則如處女堅貞則如金石光明則杲日之
麗中天潔清則秋月之映止水如此胸次有何順逆可分
吾輩生多貧賤而拂亂時有於最難過處當勉思古人以
自勵馴而至於安貧樂道斯可不愧儒者矣

一繹理以養心

人心不得所養則天理無所滋益而私欲日漸生長久之
本心蔽昧將有必不可爲且必不肯爲之事忽隱忍爲之
者此學者所當大懼

故先儒語錄當時加
思繹其析理之精發明五經四書之旨各有獨得而古人
用功得力之處其甘苦滋味又最能引人著勝地時取而
涵泳之則浸灌日深機趣日熟從理自順從欲自逆矣雖
倥偬之中亦不可不暫假一晌以圖此活計也

一讀史以致用

二帝三王修己而天下治然兵農禮樂各有致用之方辟
內略外非聖賢之學也故中庸言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

治天下國家矣又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可見治天下亦非徒一修己可了經世之術濟變之方莫備於史讀史者須別其是非究其利弊通其時勢坐可言起可行方謂有用之學經曰安而后能慮注云慮處事精詳不到能慮終算不得得止也

一勤講以精義

爲學固在自己然孤而無輔終難課進昔聖人以學之不講爲己憂不恥下問爲可諡蓋以天地間義理無窮聞見有限是非得失所爭在毫釐間而私意一蔽遂有莫能自

別者此非藉朋友問辨之力將何由得當故諸友無論朔望講會之期即平時相對偶爾過從意中口中無非此學放舍不下必互相質証彼此剖析然後快心若相見之時止以寒溫套語及泛常閒事了之親厚者又不過家庭俗務一再籌畫而止則志氣悠忽工夫粗疎欲與之研究理路於幾微之介判決事機於疑似之間不可得矣

一簡事以專功

職分內事固當一一盡之使無遺闕此即是學但務外喜事得已而不已則最爲妨功且令精神疲倦心氣粗浮不惟於聖賢精微之言漸不相入即辭令容止之間亦易流於塵俗論語曰居敬而行簡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人不能簡者皆由於利念名念及好氣之習不能自克是以無事輒有事小事成大事易事變難事一事生多事羈絆層疊迄歲不了反將分內學業荒疎廢置遷延既久恐一段初志俱汨沒矣惟敬以居心則克己有力內地既清外事自簡

一自反以弭謗

君子自修惟務獨知不必人言是問然謗議之來正可自

考其中吾失者吾之師也急求改過以謝之其不中吾失者或不中吾此一事亦當深思精察平日必有致謗之由萬一在己無歉亦可以防於未然作他山之石而爲妥土之師若但知尤人不思自反則不惟學問無長進處而人益謗之若張的而招射者矣

一相規以有成

人有能虛受不能忠告者有能忠告不能虛受者均非也虛受者慮己從人不文過不好勝聽而能受受而能改固爲難矣然見友有過緘默隱忍坐視成敗此非關切之誠

有未至則善柔之氣不能自强也忠告者剛直不回怨欸陳言如不容已夫豈易及但過在已躬友言見及則拂然色沮或爭辨自怙此豈友實無識其言悉不足采歟或亦好勝剛愎抑過不下而吝於自反耳故忠告者貴虛受者貴忠告二者循環不已相與有成則同堂中如五味調適而共烹八音和諧而合奏於以享賓降神敬無不將而誠無不格矣

已上十則皆古人恆言文游所未逮每用自勉因爲衍說以告同堂共相砥礪若徒託空言致美口耳則誠衣書之罪人矣

果育齋教條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今此道不明師範不立學者泛無統紀何所依歸宜乎人心之蔽昧風俗之淪喪也愚不自揣以陋才而攝師位兢兢隕越之羞輒陳八則草草規制稍因時宜而加利導至於興起絕學大闡斯道俟大賢特起振一世之聾瞶使斯民復睹禮樂之盛天憫蒼生當必有任之者跂足翹待余心皇皇矣

一自重

士爲四民之首若志但在衣食利養又何以別於農工商賈夫農工商賈所謀不過衣食故竭盡一生智力僅獲一家溫飽其才者則充積贏餘得以滿慾自恣而已士果如是乎哉旣謂之士則處有繼往開來之責出有經綸參贊之任士風振士習端則彝倫攸敘老安少懷生民躋仁壽之域士風不振士習不端則表率旣壞衆庶何所隄防澆漓薄惡不至禍亂不止故士之責任實重關係實大與農工商賈孜孜於衣食利養閒者實大淵不侔今之學者豈不曰我獨讀書志在科名與彼攻力作轂子毋者豈可同日而語殊不知認此士字不眞則科名到手溫飽是計裘裘旣充滿慾自恣不過農

工商賈之才且黠者耳吾不辨其所謂士者何在也王子墊問孟子曰士何事對曰尙志夫惟尙志乃知自重學者宜時時勿忘此意不爾則自暴自棄而已暴棄之徒夫復何望

一謹儀

威儀所以定命古人於此卜吉凶夫學者旣知自重則是大本已立志有所歸矣倘於辭氣容貌之閒依然輕浮躁率則外惰而內不固精神何由得振德性何由得定自今一切起居行立俱當莊敬自持恬靜自攝手足恭重腰背竦直言辭謙和而明朗進退齊遬而雍容習居獨處不少放逸則志自淸明體自强固進德修業當日新而無已也

一稽古

夫爲學而不稽古則道理無由啓發性情何以涵養雖甚聰明然孤危而無藉卽上智難以有成且義理之悅心古人不過先獲耳非甚待古人贈我也但展卷之際一字一句切身體會奮然而興愳然而恥怡然而悅油然而得識得我註六經六經註我之旨然後爲眞讀書人也倘辭章而已耳記誦而已耳則所謂買櫝還珠卽博覽如張茂先亦與不識一字之凡夫無甚遠也虛費光陰大爲可惜

一正文

道之顯者謂之文凡日用閒一動一靜載道而出者俱文也而言辭則尤載道而行遠者耳故夫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知載道行遠之義則知文矣六經之在宇宙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一日不息萬古常新豈無本而能然哉苟能將五經四子之書一一反躬有得則見之筆墨閒者如開自己胸臆運自己貲財自然眞切博奧可以見諸實事可以垂世不朽與傍人門戶拾人唾餘者眞僞較若列眉不此之務而徒於字句之閒事剽竊工粧綴以圖掄時目竊科名縱或僥倖見遇心術旣壞誤國殃民不待言矣凡我同門願共愼

切

一愼交

少年志未堅定識尙闇昧最不宜與匪人作緣匪人之損人性情移人志氣不待深交卽立談閒神明之地卽隱隱爲其所襲正氣減邪念萌其爲禍不可言述或長人貪根或助人忿氣或誘人機詐或道人淫惡或離閒人骨肉或喪敗人身家一墮其術任爾神智大勇未有不爲其所傷害者學者欲善自全直須如毒蛇猛獸一望見之走避不暇則庶乎可以

自免矣此種苦惡滋味余閱歷已深勿謂余言之過當也

一節出

凡技藝之家馳大名垂後世者莫不竭一生之精力以徇之而況業在德行事屬經濟而可以泛泛悠悠一作一輟之學以冀其成就乎古人於學或遠遊或閉關不顧官骸之欲忘生死危困以求之今不踰鄉井無跋涉之苦有園林之樂而復用志不專因循玩愒眞所謂淺根劣器不堪琢磨之棄物矣且紛華靡麗最易中人加之舊習既深是以新染易入數旬之靜攝偶値一日之宴遊卽將靜攝所得者傾囊倒橐而

去矣以顏子上智之資猶且視聽言動不敢一蹈非禮今學者乃出入市廛俗惡鄙褻毫不自加矜持一任耳而目之欲保內地不搖學問之堅固此必不得之數也設或機與流動於月夕花陰山光水色之中偕二三知友煮茗談心亦自有無窮樂境何必逐逐街衢抗塵容而走俗狀使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然後爲樂也哉今與諸生約自省覲及家務不容已者外不得數歸以妨正業

一習淡

先輩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夫人品之所以壞皆緣耆欲無度財用不給不得不苟取以饜之殆至沉溺難割於是以昂藏丈夫化而爲汚穢之小人供人唾罵古人身居顯位尙且有食不兼味臥無重褥者豈故爲是不近人情谿刻自處以邀淸節之譽特以穠郁中最易昏人志氣不如是忍苦耐寂則骨力不堅神氣不振不足以有爲耳諸君子不欲有爲則已如果欲自見面目則當力屏嗜欲從此日習自知淡泊中滋味更長也今齋中晨午二餐止許一菜夜一餐止許蔬果文會日午餐添肉一品夜設酒一瓶小碟四二葷二果於此而外求多是謂饕徒於此而內加計算是謂鄙夫饕徒鄙

夫均非果育齋中物也

白同堂諸友語

文游自有知以來未聞吾豊有從事於聖賢之學者卽求之前輩文章之士代不乏人至道德之英惟大經李先生稱焉然當時競以迂拘笑之肆爲浮言以相謗毁非廣成侯公特爲表章幾於不傳益人心沈痼不知吾儒分中有此不容已之事今不意諸君子卓然超異肯相與從事於此文游亦何幸得與於講席之末此誠千古一時也文游敢不刻自洗滌以承諸君子之教然文游每深思過慮竊歎此道於此時有三大難自非豪傑之士不能無阻焉其一在詞章功利之習

久已浸淫於人之心隨父兄以是爲教子弟以是爲率朋友以是爲勸妻孥僮僕以是爲榮辱身之所習惟此口之所談惟此耳目之所見聞惟此天壤之間自詞章功利而外別無所謂學矣於此而忽特然以性命道德爲已事雖其天誘之聰良心所不容已然而厚薰積染已成極重難反之勢恐不待他人之沮卽閉居自問必有護痛難割之情變常好異之慮以車薪之舊習而欲熄之以杯水之悔悟難乎否也而又有爲之祟者淫朋狎黨是也益其平居以紛華靡麗相誇逞以風流意氣相投合以逸遊宴樂相附和以聰儁技藝相娛樂愛踰兄弟情深膠漆已非一朝夕之故今一旦欲作道學中人其閉門獨對倍加奮發時亦有之但一或故人呼引不待其嘲誚自口而羞慙已自不遑矣稍焉誘勸以淫辭欣動以故物縱心知其非情柔面軟又不得不阿徇之旣與游處則未遠之熟習取之若固有矣萌蘖幾何何以勝此牛羊之牧回視正學安得而不沮畏是又一難也此則順之以所好更有折之以所惡者喜同而惡異樂毁而忌成以仁義爲不祥以談性命爲不經人情大抵如是今忽見有從事者其非毁刺譏勢所必至況學者從前品行亦未必盡滿人意驟爾

更新彼焉得不疑其僞加之正學親切之難舊習漏洩之易當其刻責伺之目羅織悄吠之口於是而得迂腐狂憨之稱又將何辭以免雖然是三難者亦祇足爲意興從學託名向道之人難耳倘眞志一立則良知乃吾固有之物眞誠惻怛自不容已卽刀鋸鼎鑊在前且視之若無物曾何詞章功利淫朋狎黨非毁譏刺之足難也哉至於偏累僻習諸君子良知獨炤豈能自昧又豈能自容願諸君子無負此千古一時人人以豪傑自待必爲聖人而後已程子云甯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夫聖人乃性分中具足之事焉有學

而不至者哉在努力而已文溶雖駑蹇亦焉敢自甘暴棄每深切自省誠恐僅知其說而未必得其實徒鋭於始而不保其終用是惴惴憂憤不寧則鞭策之助警勉之益於諸君子不無厚望

戊子會語

陽明先生專舉眞誠惻怛四字示人是卽良知之眞面目吾人日用應酬非此眞機自主則私意潛移密制昏屢如醉無論事君處友仁民愛物動靜語默之間種種不情卽事親從兄其不堪問之消夜平旦者多矣會中諸友試思一日之間

自早至夜有幾念與眞誠惻怛相應否卽私意糾纏急當深省痛自鞭策保得一時生機卽是一時完人久之私意淨盡自充塞天地貫通古今且吾人本體原自如此非待我去擴充所以云擴充者亦爲私意隔礙不得不蕩滌耳後人說學不求之玄妙則失之支離今觀陽明先生生平踐履何如解悟何如泰山喬嶽有目者皆知景仰而其所自得與誨人者乃惟此眞誠惻怛何等平實何等眞切不此之信而徒騖其玄妙戀其支離縈絆一生到老亦終與陷於私欲不能自拔者同一可憐惜而已諸友倘有玄妙支離之弊願勤自洗滌同心向眞誠惻怛上用功如無此弊於眞誠惻怛上信得及者益加策勵日用間惟祈與此四字相應勿墮悠悠支吾時日學至我輩若非時刻奮勵則朔望兩會吾恐漸成虛文祗益戲論反之講學初志漸失本旨豈但貽羞取誚其自顧面目可愧當更甚矣文溶書此不勝惶悚

壬辰會語

正學不明儒統無屬士之有志者其病大抵有二一則專向事功漸失本原流爲功利一則專探心境漸棄事物流入空寂入功利者在不知經綸宰制皆此心之妙用必此心廓然

大公無纖毫私欲之累眞誠惻怛天機盎然然後形之於事爲經權常變條理節目一一當乎人情合乎天理可爲天下後世法不爾卽有奇勳偉績亦不過一時氣魄意興所得如無源之水有不立涸者乎其流入空寂者在不知無思無爲無聲無臭之本體卽在日用常行之中離乎時行物生無所謂天離乎人情物理無所謂性寂然不動與感而遂通原不分兩時兩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中庸言之何等透露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程子疏之何等明快倘必以反觀內照別有一虛寂曠朗之體與日用事物無與以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後天必進一步討求先天則徒幻妄耳夫吾之所以欲明此心體原欲日用孝慈之不昧惻隱羞惡之不爽耳今既云明得心體而乃有妨於孝慈妨於惻隱羞惡於人倫日用間無纖毫益則明此何用毋乃其所謂體者非心體乎蓋二者之病一在不知事爲心之事一在不知心爲事之心試讀南軒學論說心則不遺事說事則不遺心此是堯舜以來吾儒相傳正路容不得一毫貪外之習一毫趨內之見有志於學者惟依此爲宗庶不至墮於一偏入門一差終身行之愈趨愈遠孤負初心徒增歎悼耳吾黨愼之

乙巳會語

此學自程子舉一敬字來與學者爲主凡程朱之門無不從此而入明儒自薛敬軒外雖宗程朱者未嘗乏人然分門別戶相非相勝令人淆亂莫辨陳白沙以靜中養出端倪爲宗湛甘泉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王陽明以致良知爲宗李見羅以修身爲宗而王氏之學徒雖共宗良知所得又復各有其說純疵互見蓋有難以言無弊者獨羅整菴力辨異端之非純乎程朱之學而時當王門大盛無人能宗其道東林顧涇陽出雖未見其全事主敬然立說大抵不謬於宋儒於王門則節其長攻其短以小心二字爲宗旨是仍不失主敬之意要之各就其所見以立言均非無得而云然也今日程山宗旨又於論語中畏天命一語似有獨契故爾津津不置蓋天命是道之大原人見夫子五十方知便說此是何等精妙何等隱微初學豈能遽及殊不知精妙隱微固是天命淺近粗顯無非天命原非兩層特在人知與不知耳不然夫子何故責小人不知不知即爲小人若曰初學可緩豈小人亦可暫爲乎譬如一粒穀種既落泥中發而爲苗爲穗爲花爲實種雖不見然苗即此種也穗即此種也花與實俱此種也人

見以爲全禾一秉吾見只是穀種一粒由是觀之則吾人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無時無處不是天命而且充塞天地貫徹古今雖欲逃出亦無從而出雖欲入內亦無從而入子思子所謂語大莫載語小莫破夫子所謂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可遺眞善論天命者古人見得此理親切故無事不稱天以臨之一部尙書一部詩在在稱天稱上帝如孩提之呼爺娘開口便是必如此方是眞畏然所以必須用畏者蓋爲人心善於自私善於用智謂天甚高謂上帝甚遠今且就便故爾違犯天命自戕自賊自取殃咎只是欠此一畏

若果知畏則凡謦欬呼吸日用常行之間一一有所稟承不敢粗心大膽自私用智存誠既久工夫純熟人與天命合而爲一便於夫子五十時境界自不遠矣人生不到此境界亦終有負於天命有愧於聖賢也或曰聖賢何語不可用何必專倚此語不知詩三百夫子該之以思無邪則畏天命一言於聖賢言語獨不足以相該乎觀中庸首章及西銘一篇俱是爲學綱領然細玩之都在畏天命三字中即宋儒宗旨關聚到一敬字上敬亦非可空言也言天命則敬有着落合下有箇蹤宿尤爲切要也前會舉涇陽先生云學者就一言半

語上有箇領會處便把來做箇根基就此體察就此培養就此持循就此擴充到得究竟千條萬緒都在這裏更無滲漏又云這箇是自家眞性命須凝聚精神時時覷著在在守著遇事變紛亂只提起這箇那紛紜的自會定貼遇情欲粘滯只提起這箇那粘帶的自會擺脫東林此段可哼便是抗吭撫背之法今但將畏天命一語用此法做去一日有一日之效一月有一月之效肯辦至誠不相賺也

壬子會語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可方禹稷桐城陳默公先生訪道來程山贈此二語於吾堂覺極高明極廣大以吾按之亦極精微極中庸人但知景公之富誰知西山二餓夫可以駕而上之人但知禹稷功業之大誰知簞瓢陋巷中一學者可以與之相配齷蔑景公之富者其見固陋矜誇禹稷功業之大者其識亦隘自夫子舉景公夷齊相較使人特然高明孟子舉禹稷顏子並論使人擴然廣大歎公又將兩章合而言之覺孔孟習見之語煥然精彩使人頓然忘其爲陋爲隘而即於高明廣大豈不大快然得此而氣豪恃此而心粗必設身想及夷齊忍餓時是如何忍法顏子樂貧時是如何樂

法反身易地實體刻思如使奇窮到我果然挺然不懼否亦能脫然無累否如果挺然不懼脫然無累則豈但俗富貴不足亂其胸次即大功業亦直如浮雲過太虛不足以自動其心如此乃爲有當於精微然挺然不懼脫然無累當知此亦吾性地中本分事耳非是矜心作意故爲驚世駭俗也即他人見以爲極高明極廣大而在己則一片渾然恬淡而已如此其庶幾爲中庸乎有志之士不具此見則氣不豪氣不豪則無以爲希聖希賢之地既用工力又加以消融則自必心細倘心不細則罔念之狂又恐終於無成吾輩今日盡坐困

之亟宜於此中求眞氣節眞道德不專恃夫虛見虛氣據拙見公項背為稷也必一己之躬歷蕭酸楚忍過盤錯到不變不懼泰然履坦時始可與夷齊顏子並行千古如此體驗始知鄙公論語不是獎許亦不是寬慰乃深鞭痛策也榜於楹開觸目愼思時時警勉庶不負此忠告

謝程山集卷之八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脩擴元孫鳴謙鳴盛本量鳴篁原本
易堂諸友評定　吳熙儲　黎
髻山同郡後學饒拱辰編挍
吳榮祖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論說

禪根論

吾觀佛者之言曰釋迦爲大事因緣慈悲度世其所謂大事因緣者死生是也嗟乎死生而可度則彼佛何以不至今存也而以無生爲教則彼既空其生死又何有於人之生死乎世之所以惑者由其私念拘牽欲惡沈溺昧其公理眞機以自累其身於是釋氏得假以最上法學無生道以愚惑人而人遂妄信其說之可以超死生脫輪迴逼其身於一空蓋譬諸昏昧者之孤行失道目迷神惘方悵悵然皇皇然懼其墮

於陷阱而死也忽有人投之以美食誘之入別徑因而貨之異域而亦不悟噫嘻豈不大可哀也夫夫吾儒之道行者則必先詢道里之次第岐正自然舉足康莊坦蕩優游而歸於其室且彼惟其纏冈於私欲喪失其公理眞機日以死生輪迴爲懼疑其身之重累避之無可避也捨之無可捨也空之無可空也於此而忽聞有頓超頓悟頓空之教可以置其身成佛作祖安得不絕情禁欲以學之又安得不棄父母離妻子而甘心絕情禁欲以學之乎嗚呼此滅倫絕類之教之所由興也嗚呼夫惟不明生死之道而遂爲空生死之說所惑以至於此不知生死爲天地之公理造化之眞機何用超之脫之空之爲哉且人亦誰能空之脫之超之夫陰陽感而萬物萌情欲通而精氣合生生之理鼓鑄之機有不得不然而然者人既幸有此身惟宜愛此身之從生與身之所由成身之所與配身之所同生身之所與交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其所不容已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往古來今之人皆如是而曾無一人之不如是者至於身死則公理眞機之盡耳陰陽之氣有凝聚必有解散雖所聚之氣有多寡偏全清濁堅脆之不同因之智愚剛柔修

短延促之各異要亦二氣之理之機所必然夫亦何足以縈吾心或曰人死即死耳何以有游魂之說今夫天地之氣一陰一陽而已矣從其未分而言之爲一太極己分而言之則爲陰陽從太極以至陰陽從一以至萬從無以至有從微以至顯從小以至大從不可見以至可見其間漸形漸現漸張漸著其聚爲是物也是可見者也而不可見與至不可見者必具備而後有原有委有本有末其盡也可見之氣盡也而不可見之氣或有不與之俱盡者譬之聲之有音花之有香聲叩而有也叩可見者也乃叩息矣而音尚裊裊而如接花

未之所發也發可見者也乃花摘矣而香尚馥馥而如襲是
故聲之大者音彌長花之盛者芬乃遠人之有游魂也亦猶
是也是精氣之餘也是亦二氣之所凝聚而爲體也故張子
以二氣之良能爲鬼神朱子以爲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
鬼神之靈日摩蕩於乾坤之內無日不造無日不化誰能逃
此洪爐之鼓鑄哉聲不能禁之使無音花不能禁之使無香
人不能禁之使無死死不能禁之使無游魂此天地公理眞
機所不容息者如之何而能超而脫之還之於空也故聖賢
忠孝節義之士得氣之精死而不死其下者寃憤莫伸凝迷

莫覺爲厲爲祟亦一念之未化可知二氣之未盡不以君子
而必無不以小人而必有第君子雖有而不爲祟小人則或
流於虐而久之終同歸於化也今夫草化而爲螢爵化而爲
蛤龜化而爲蛇螟蛉化而爲蜾蠃不待其死而以魂化而且
生而以形化蓋化者陰陽鼓鑄之妙也天地之生物太極爲
性陰陽爲體則性與體天地皆公以與之而爲聚爲散爲聚
散之久速此亦自然而不得不然者奚必喜散而惡聚喜散
之速而惡聚之久乎且聚亦聚於陰陽太極之中散亦散於
太極陰陽之內太極陰陽不能一日不造則不能一日不聚

不能一日不化則不能一日不散世雖有無窮之聚散而總
歸之太極陰陽之中彼佛之死而還之空其能空之於太極
陰陽外耶而太極陰陽之生物又豈能因彼教而別用一太
極陰陽以爲之性之體耶噫生死之爲天地公理造化眞機
其亦顯然衆見矣人固無用超無用脫無用空也且又誰能
超脫而空之於兩間之外則超死生脫輪迴與還空之爲釋
氏謬說又豈不顯然衆見也哉儒者學聖人之道奈何尚不
知生死爲天地之公理造化之眞機而游移馳逐於其畔理
逆機之教乎吾惟灼然不惑而於此公理眞機爲所當爲盡

所當盡而不使彼邪說毫末開雜於中而後學爲正學道爲
正道夫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孟子其間君臣交儆師友切
磋惟在人心道心子臣弟友人倫德性之間絕未聞有超脫
還空之語自漢時佛氏竄入吾中土乃持此說以誘人於迷
途貨之異域而人亦遂甘心爲其誘而貨之歷今千餘年踵
相效尤如癆瘵之中於膏肓遞相傳染而不可救藥雖其間
大智大勇卓然知此正而彼邪欲扶而抑之以正人心者未
嘗無人而要於此受病之根終未能了然毅然拔而出之斷
而絕之猶曰我將以我道還空何必彼道則彼釋氏之徒必

將曰汝道未能還空必遵我之道而後可夫豈知執一還空之說已是彼道之根深錮於吾心久且終爲其誘而貨之矣又安能以彼排彼也惟明乎生死爲天地之公理有生有死爲造化之眞機無用超之脫之空之則凡世之棄父母離妻子舍所當務而悉心學佛以生死爲大事者不亦可以翻然悔悟也哉若夫功德懺悔禍福利果報之說先儒辨之已詳卽彼教談上乘禪亦所不道故不具論而論其禪之爲病根者以爲高明之誡

歲己丑初講學傅子同人卽作是論其大體規模亦得吾

儒正理但其文奇幻過楞嚴非儒者氣象而辨之亦太急務爲安頓有强探力索之狀而鮮寬舒融釋之懷因陶鎔其意而成是篇今越十數載反復覩玩重加按勘適嚮山宋子未有來訪程山舉以就正極意欣賞頗信所見之不差傅子見解超卓膽力俱到實吾儕所罕匹惜其墓木已拱而不得長爲吾道干城也噫乙巳夏五約齋自記

宋未有曰公理眞機吾人所以爲人卽吾道所以爲道彼滅其理絕其機而自謂還空不知空向何處先生謂其不能空之於太極陰陽之外眞是拔其根而斬之千秋道脈端賴斯文而永存

魏叔子曰釋爲吾儒大蠹辨之者每傷激烈究於其根源未能剔搜盡淨讀斯文何其平易而幽隱之畢燭也所以學貴識高尤貴養醇

門人甘京曰同人每講學必力闢禪宗所以爲吾輩樹之防者意甚摯而文苦於期期難達得先生暢言之斬荆棘揮利斧心目開頓然開爽

門人黃采曰儒禪之辨最是爲學第一關頭前儒未嘗不極力分判然見地未清又欲以奇與角勝猶以墨洗墨有

相著而黑耳惟就人所明向易曉處平實指點則不攻自破而禪根更無可萌蘖

後學張伯行曰至淺至近至平至易卻自漢以來未有說得如此雪亮如此精析者學人熟此則入手歸宿自然不墮於旁門外道

後學葉新曰西銘而後僅見此篇所謂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紀侯大去其國論

春秋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子曰大去者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齊襄諱而賢之也齊襄將復讐於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鍾氏曰襄公所難者此耳予以爲此仁至義盡之念雖賢者猶難之齊襄豈其人哉夫讐在祖宗數百年之前則痛之而親在手足則亂之以殺其正乎爲大婦之人人情殊絶至於此乎雖人性不滅惡極之人未嘗無一念之仁然亦乍發而止耳求其眞切堅忍見之事業則斷有所不能也夫祭始祖而推祭始祖所自出之祖聖人

猶以爲非仁孝誠敬之極不及此何者以其遠也遠則情無由發今以九世之讐而能哀痛迫切亡其身以圖報其爲仁孝較之制禘者之念不更爲難乎聖賢所猶難之事而乃得之無異禽獸之人豈其然哉蓋齊襄不過欺紀之弱小可滅而滅之耳然滅國大罪而經不書其說何居吾以爲旣書紀侯去國則滅國者之罪不書自著此變例也公羊子求其說而不得見其上世有紀齊相搆之事遂推其故而云然耳然則九世之讐可釋乎曰不可公羊子以爲雖百世不可釋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一體其說是也然柯之盟魯及齊平而胡子引敵怨敵志不在後嗣之說以爲魯莊於齊襄當復於齊桓當釋則又何也予以爲胡子之言勢也非天理之至也魯莊之父見殺於齊襄襄公雖死而魯莊之讐未復雖敵子敵孫皆吾讐之子讐之孫也吾又何暇問其祖父有罪而子孫無罪乎父子祖孫一體祖父有罪子孫償之亦其分也彼復讐者身未及復賫恨以歿子念父賫恨以歿則不忍不爲父雪恨或又不能復賫恨以歿孫念祖賫恨以歿又念父之賫恨以歿其不忍不爲祖父雪恨者情也仁孝也所懼者世漸遠仁孝漸衰耳若夫讐未復敵人遽死而以爲當

釋則先君之怨將何時而灑乎胡子特見齊桓合諸侯安中國尊周攘夷霸業將成其國日盛恐魯莊修怨怒鄰反爲宗社危遂以其釋怨爲是故曰此成敗之勢而非天理之至也天理之至不以敵之强大而懼不以己之弱小而忘故復讐者見敵可乘則乘之敵未可乘則內以安民修政進賢用能外以卑躬戢翼奉職和鄰專心一志以伺敵人之便夫勢亦何常之有敵雖强大安知其不弱小己雖弱小安知其不强大且齊桓諸侯也魯莊亦諸侯也齊桓可以振拔有爲魯莊獨奈何不可也不責魯莊之不能强爲善而取其見幾釋怨

謂有當於天理豈得爲然哉予又考穀梁子之說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從者四年而後畢鍾氏以爲何異遷岐胡子則曰紀侯去國日以微滅何太王之可擬後之讀者其將何從且國君死社稷義也自度有興王之德不忍以養人者害人則去亦仁也世能如太王者幾人寧死社稷爲不失義耳胡子曰聖人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存夫以不爭而去爲可與者正以其能存耳去而不存則是輕去其國棄天子之土殄絕先祖之祭祀爲天子先祖之罪人矣其去也何可與乎公穀之不同如此而胡子則又自成其說予謂

讀春秋者貴於裁理尤貴於闕疑强所疑以就理雖其說之似而終非聖人大中至正之理故理之未安者闕疑爲是

彭躬庵曰齊襄本禽獸無異之人而以復九世之讐爲之歸美自是公羊穿鑿辨析處精確不磨末段責紀侯尤辭嚴義正

邱慢庵曰讀書不能裁理則是非莫辨不能闕疑則眞僞莫釋讀春秋不得此意則三傳紛紜有終身昧昧而已

魏伯子曰其義確其辭堅以密

門人甘京曰曾文定文章根據經典故質厚斯文蘊菁渾渾似之而說理更暢豈不及文定處卽在是乎

識仁說辨

聖人之教曰克己曰恭曰敬曰忠恕曰訒言無非示我以存心之法夫心存則理得而仁體已具又何待言識哉而程子獨曰學者先須識仁何也蓋異端邪說充塞於天下學者不先端其識雖背馳於堯舜之道猶自以爲仁在是是豈非識之先誤乎故必端其識知所往然後從事如正鵠之在日如驪龍之抱珠此程門明誠並進之法也後儒浸淫於異端竟有即其識仁之說以附和於頓悟之禪不深求程子意旨之所在語脉之所安惟妄立一說强先儒以就己亦可慨甚矣

釋氏之頓悟原不假夫知解但盲參日久忽爾脫落方謂頓悟今程子已明示人曰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訂頑意思備言此體其說何啻指掌此與頓悟之法秘密不露待人自覺者逈然殊矣吾嘗由其訂頑意思爲之實體諸己自覺惻怛相關之意益然而不容已即仁也於此識之即識仁也禪之頓悟此何涉而可以附和乎禪之所悟者心也儒之所識者性也何謂心覺是也意者覺之用也以意爲覺是遂於用而迷體也人之念慮流轉不窮皆意識爲用故釋氏必意識不行猝然而覺孤露無對方爲悟境此非窒塞其思如槁木死灰不得唐宋以來諸善知識之所撰述大都不外此意可取而證也今夫仁爲天地生物之心在人爲性顏子之心三月不違仁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心與仁原不能無分然仁皆自意中而出意之肫然藹然貫通宇宙即仁機之來復意之膠固已私觸處障礙即仁體之昏昧孟子每舉乍見時之怵惕惻隱孩提時之愛親敬長此即肫然藹然貫通宇宙無一絲障礙者不特此也凡人日用行止之間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當其欺隱悉滌貞摯獨呈之際皆仁也自非斷喪至極誰無此念之發見所惜發而不識識而不能存

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張子西銘既發其蘊程子復示人以此蓋已不俟追索於杳冥枯寂之鄉而後有所領會也其曰識而又歸之於存其與頓悟之禪如黑白之異色薰蕕之異臭也豈不顯然朱子曰仁未嘗離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由此觀之覺者空相也仁者實理也所識之物既弗同而求識之法又豈能同乎程子懼後學之迷於異端故囑人以識仁而誰知學者即援頓悟以附和其識仁之說噫學術之壞也乃一至於此乎學者曷不取其說而虛平繹之乎不忍程子之見誣也於是乎辨

卽而康曰禪者援儒以助其說由彼邪而我正不得不援以爲掩飾獨怪吾儒誦聖賢書必欲附和其說以流毒于人心誠不知其是何肺腸如此識仁之訓與彼頓悟何涉而必强爲附合此而不辨更有何者當辨然世間能如先生之出言而無愧辭者幾人則舍先生又誰爲可辨者

門人封濟曰溯源竟委令彼附和者無處滲流程學得此益光明皎潔矣

不書卽位辨

魯十二公隱莊閔僖不書卽位桓宣文成襄昭定哀書卽位程子曰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卽位不與其爲君也諸君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旣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旣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卽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卽位桓弒君而立宣受弒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卽位也自程子後楊氏呂氏胡氏諸儒皆宗其說而不變然予竊有疑焉蓋以春秋尊

王之書也諸儒立說亦欲尊王以王命與先君之命較則王命尤重且夫有王命則以大義而赦小罪雖無先君之命亦當得書無王命雖以先君之命亦不當書今文成襄昭哀無王命矣有先君之命卽得書則是以小義赦大罪豈其然乎且無王命有先君之命則可以得書無先君之命則決不得書是書與不書皆決於先君之命矣尊王之義安在乎予意孔子於卽位之書與不書原不係夫請命於王與否蓋以請命於王亦未有故典可據楊氏引康王之誥爲證謂天子崩嗣子爲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卽位之禮也以天子之

事攷之則諸侯繼世爲君者其亦若是歟此亦不過以天子之事推之未嘗有諸侯請命卽位之實事也旣無其典則孔子亦不以此責之故惟以先君之命之有與否爲書與不書之故文成襄昭哀有先君之命者也故得書隱莊閔僖無先君之命者也故不得書然隱無先君之命者以惠公之存未立爲世子將歿又無遺命其罪在於惠公國不可以無君隱又焉得以無父命而不立桓公暴死於齊莊安得而受遺命子般弑矣閔爲弑者所立閔幼立二年而復見弑僖繼立又安所得遺命而承之則四君之內不承命於先君乃所遇之

變非四君之罪也其不書卽位者亦非罪之蓋體其宜有不忍卽位之意而不書耳若夫桓弑君而立罪不待言宣託弑賊而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有幸位之意故書其自卽位以著其忍蓋罪之此又變例也至於書與不書之故不係乎王命其或然耶然穎氏又曰唐藩鎭有不請命自立者遇憲宗裴度則討平之況先王之世乎此又不然春秋諸侯在初封之日卽以地與之原許其世及唐藩鎭流官耳爲天子守土而遂敢據爲已有安得不討此豈可爲不請王命之證耶不請王命之說其義固大其詞固正故自程子倡之而諸儒不敢異但以實事按之未見其平而確讀春秋而必推之使高恐亦失其本旨予終以文成襄昭哀五公之無王命與諸公同惟以得先君之命而書則是先君之命反尊於王命是欲尊王而反卑王也故有是疑

彭躬庵曰讀春秋而必推之使高自來學者通病約齋先生據事以定論方於聖人本旨不謬眞爲善傳經者矣

魏冰叔曰剔決數百世疑義使聖人作春秋之意頓然復見於今有功經學不小

門人甘京曰吾師極尊信程子此獨探先聖之隱以析其

疑辨之正所以尊之也善讀書者自領之

後學譚應昌曰此與識仁說俱爲程子而發一則爲之辨誣一則正其失中虛平持斷總是爲道理起見絕無黨同伐異之心前儒門戶自立覩先生兩辨能無爽然自愧乎學貴有識尤貴和衷

誠說上

爲學之道豈別有秘要哉實理實心而已實理者何誠是也實心者何誠之是也惟聖人心與理融而爲一則謂之至誠而學者每疑誠之爲道爲甚遠不知誠固人人所自有吾觀今人欲習流博習辭章習醫卜算數習天文地理一技一能皆知具實心以求必達何獨於學欲化其氣質之偏滌其習染之蔽以復還生人之實理而乃半就半去以赴之若合若離以趨之及其無成則曰天之限我聖賢之不可學也嗚呼是果至誠之難於學而至然耶夫人之心至虛至靈舉天地

間至巨至細至奇至巧至炫赫至幽深至艱險之事業莫不皆發於至虛至靈之一心然而心雖虛靈用之一途則舉用之兼攝則墮故曰雖明也兼視則昏耳雖聰也兼聽則眩兼則歧而妄一則貫而通故以至虛至靈之物而用之不誠其功與未用同彼無志者無論已吾獨悲夫有志爲學者之用心不誠而卒歸於無成也夫不誠則歧也妄也歧與妄之所趨非他名耳利耳紛華耳逸欲耳憂貧且賤患得與失耳吾爲窺其際將盡用之欲亦覺名義之可畏將盡用之理則又覺諸欲之難去於是或作或輟一出一入隱忍於中矯飾於外悠忽支吾於早夜之間迹似爲學而神明之地反而自叩其不異於流俗者幾何哉蓋不誠之爲禍烈矣然斯人而遽目之爲僞與姦彼亦有所不甘蓋其心非不知理之當從欲之當遏特起於一念不決遂至因歧而妄始則欲去欲就理而憚於力繼且遷延日久欲日益熾而理日益消終將決防潰閑與小人同歸而有所不暇顧至是而欲辭姦僞之目也雖善爲解者亦有所不能豈不哀哉陽明子每教人立必爲聖人之志程子以聖人爲必可學而已必欲學而至學者如知姦僞之可羞安得不以聖人之學爲歸聖人之學惟遏絕

歧妄之私念而反之於誠具實心以求實理一念專決萬欲俱隕如此而飲食夢寐如此而造次顛沛如此而生如此而死獨往獨來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朱子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不誠之故古聖賢皆身經得喪於其閒而後著之書以立教豈有欺乎奈何有志爲學而甘浮沈於姦僞之中而不知反之於誠也

宋未有曰釋教亦以遏絕歧妄爲功然不知歸之於實理此釋之所以爲釋也篇中發誠之義語語皆歸實著不使外道得以假借由平素辨析至精故措語總堪銘座

彭中叔曰此亦先生身經得丧其閒始能道痛癢極其至眞鍼砭處恰中病竅

門人曾曰都曰誠不誠始則人不知而已獨知久則卒無不共知一日之內私心萬起萬滅捧讀之下背如芒刺敢不刻刻反觀求諸實理以養此生機

門人阮天植曰或疑不誠者多未嘗盡是姦僞不知庸常之人無事功可驗雖幸免其名究之我自問所學何事乃以幸免自宥乎思之思之不誠何以爲人

誠說下

或曰實心之未具乃實理之未知故耳子不責人之未明而遽責人以未誠則於自明誠之訓得無違乎予曰明以求誠固也然士生今日規模具於聖賢義理昭於簡策非誠以求明則所謂明者乃聞見之知雖知之於誠何補乎夫誠之爲說本於舜典徵於大易會極於中庸而周子程子諸儒又遞詳之誠之義幾無遺蘊矣聰明之士不須歲月即可以博綜而明然卒能誠者之少則知非明之難也誠以求明之難也然則以誠求明奈何曰亦具此實心而已矣夫學弗能問弗知思弗得辨弗明而皆曰弗措此非實心以求明何以篤摯

周詳如是必實心如是而後可以明必實心所得之明而後可以弗篤弗措以行其明蓋執柯以伐柯而柯乃成則是實心者乃終始貫通之謂也非是何能明亦何以成其誠或曰世亦有實心以求明而其所明又不過辭章醫卜算數天文地理一技一能而已而卒無益於聖賢思誠之學此豈得咎以求明之心不實乎且更有實心求明而遂通於釋老之徑又甚則工巧於邪謀詭術其爲實心視思誠之學不啻背而馳且畔而賊之矣安在實心之爲可貴乎予曰此非實心之

咎也其咎在小用之與歧用妄用之其所趨不在吾道吾又何責焉吾獨悲夫用心於君父之大不敢謂之不誠而終不得卽謂之誠如荀息之死忠無當乎忠伯奇之死孝無當於孝與孔子之所謂六蔽者之明不足以濟之之爲可惜也明亦豈殺事也哉況夫飾其衣冠峻其門墻聲援黨庇以自高而胸臆間卒未有精確不易之指歸見諸行事則鄙陋偏頗與憒憒者不遠聖賢思誠之學又豈如是哉此其蔽於明與蔽於誠均非吾所謂誠以求明明以成誠之謂也或者又曰苟具實心宜無不明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又何必更

求明乎予曰謂之不遠則猶遠矣父母於子之疾病其關痛迫切宜可通幽明格鬼神而藥之灸之何以往往多誤豈非誠而不明之故乎自醫者視之則了然於其疾痛之由藥之灸之每多立效而關痛迫切終不能如其父母又豈非明而不誠之昭著者乎吾之說蓋父母而工乎醫者方其診視用藥用灸參酌於方書時令之宜而確與病中而藥之灸之卽計日而立奏其功夫惟誠以求明而明卽以成誠由是循循然卽以入於至誠之域皆此實心爲之貫徹始終也學者於誠果能是誠豈猶有不成哉

宋未有曰子思之論誠明明誠以天道人道對擧而言此專就人道中推明誠明明誠之理補宗聖之所不及發而爲下學指引思誠之方理足文明二篇同歸一致

彭中叔曰大學之格致必主於誠意中庸之明善必主於誠身程子謂非居敬無以窮理朱子謂非存心無以致知皆此意也道理爛熟於胸中故傾注出之悉有以中今日之病非專執古方者所能解

湯惕菴曰論語兩人同問而異其答如樊遲一人問仁而答者先後不同道理本自活潑而用之務有益於世方不

至如敦鼎盤彝僅供古玩

門人甘京曰先生之學以立誠爲功故二篇反覆詳言曲引旁喻使學者目擊而道存

門人黃熙曰不誠胡明不明胡誠二者如物之有奇偶其實一太極也分而按之會而通之庶其有成

門人曾曰都曰此篇眞教我思誠之功敢不日三復而刻刻提撕警覺乎

舜典恤刑說

聖人之心體廣大而虛平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而無一不中其節鏡未照固虛衡未加固平而照之則妍媸無遁加之則輕重不遺不獨是虛平乎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皆是道也今夫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故舜典之以言以功與夫制刑明辟莫不統之於虛平之一心而又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以深致其矜慎聖人之遺意其重可思矣然賞而不敢賞無功之士刑而不敢縱有罪之

人苟功罪之實已曉然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仍歸之虛平也故賞也必務其言循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大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內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者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朴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大較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則聖人畏刑之心憫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贖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冒昧抵此也嗚呼聖人制刑之意其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何其周且慎也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必其加於人已如是之酷是以聖人不忍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刑以報之其酷也實相稱也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其情之輕者雖得以施我畏刑不忍之心而宥其死然亦必投

之遠方以禦魑魅蓋其所犯非殺傷於人則或淫或盜情似較輕而罪亦實重倘既免於刑而又得還其鄉里復爲平民則彼受害者與其子孫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肢體了無所苦又將遂其前惡而不悔此所以必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五宅之文也若夫鞭朴之刑刑之至小者也而其情之輕而可原又許其入金以贖而不以真刑加之聖人之意不在金也蓋曰法必如是而後得以施吾仁而不病於法故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朴贖專以待鞭朴而不上及於肉刑其輕重之閒豈有一之慢然哉至於過誤必

赦故犯必誅而又權衡於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又通貫於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一一皆本於廣大虛平之一心而非私智之所能爲也而或者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鞭朴爲贖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是輕刑則堯以上雖犯鞭朴之刑亦必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元惡淫盜之徒而反忍坐視見殺見傷之良民寃忿其使暴乎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忍偏護也明矣或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是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及於肉刑又未察乎穆王之法亦

必疑而後贖也先儒蔡九峯有云舜典所贖官府學校之刑耳若五刑固未嘗贖也今穆王雖大辟亦與贖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未嘗及夫殺人爲盜之罪而蕭望之諸臣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而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乎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計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也嗚呼士不聞道聖人大公至正之心有所不識惟切切焉飾其邪說以逢君而厲民何民生之不幸不幾於虐吏則喪於墨吏也或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不知舜非故輕之也共驩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未至於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服聖人第以要荒待之其拒命而尙不至悖叛逆亂則姑竄之亦法之宜耳至於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獨荀況修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安敢輕信其無稽之言以紊夫典謨之書後之詳刑者惟愼思聖人虛平明賞制刑之意而勿以世輕世重之說流毒於千古也

魏伯子曰迂儒喜談寬縱俗吏好酷貧而宥富二者均失之此文推原聖法欽恤之本旨而歸之無枉無縱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謝程山集卷之九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　脩撰元孫鳴謙鳴盛本重篁原本

易堂　　　　　　　　　　　吳　熙　儲　檠

髻山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編校

　　　　　　　　　　　　　吳榮祖　吳鼒善

受業門人參訂

書一

謝程山集卷之九　書一

戊子答李淑行書

所貴乎會友講學者將求一是以去衆非耳人各抱其是不相與質證則祇成其私是而非大公至正之一是認私是而不顧一是其病固重雷同附和於一是而隱隱各護其私是者其病尤重今文滸與先生總欲明道原非爲護儒護釋起見來書云證有未安不如不證各相安於無言以兩存其是若強證之反生疑謗文滸以爲如此不惟無益於儒亦無益於釋無益於文滸亦無益於先生夫理有未明不妨數辨辨

理既明然後心安而非僅安於迹象如以迹象之相安爲是則是世俗情面之見豈學道人虛公求理之謂不忍故異不敢苟同彼此問難徵色發聲亦非動氣意有未釋百折不回及至沛然無礙如氷雪之投水豈有疑謗之嫌哉前承賜教陽明四言宗旨謂下三句只括在首句之中學者只當於首句下手參得透徹一了百當文滸則謂首句只在下三句內若於首句下手介人蕩然無歸於下三句下手自然不離首句用功之久默相契會且與孔子子臣弟友之道顏子克己復禮不遷不貳孟子乍見時怵惕惻隱孩提愛敬及陽明傳習錄中諸說無不脗合如先生言不惟違戾孔孟卽陽明宗旨亦原不如是惟與龍谿四無之說相似乃龍谿又云明道顏子所不敢道以顏子明道之資旣不敢道則道之亦復何益要之吾儒原無此說龍谿亦不過從禪宗剽竊得來耳禪宗頓悟之說文滸昔年所枉用信慕者大慧語錄亦曾細閱中峰廣錄亦所嗜讀其併禪集及楞嚴維摩圓覺諸經俱已約畧揣摩至於參公案看話頭亦曾用過極力苦功其嘗爾省悟處亦獲兩次及今醒悔始知吾儒康莊大道自與旁途小徑迥不相侔若必謂致良知工夫與禪宗頓悟相合則謬

甚矣且無論孔孟只從孝弟倫理上誨人並無頓悟本體之說卽如傳習錄中亦是言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卽是良知不假外求若更無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格致之功又云良知在人隨汝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與之以賊亦必忸怩又云灑掃應對就是物童子良知惟知此教之灑掃應對就是致又曰我言格物自童子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熟耳凡陽明所語大率簡易直切何嘗別抑格致如先生所云曉夜皇皇於本體上

參得透徹便自一了百當且先生之旨雖本自禪宗究於頓悟法門亦尚未徹試取釋典證之自見也來書又疑文游爲究佛文游之所論在當下入手處先生所舉乃在歸宿處如佛身充滿法界之偈豈可論於入手時乎蓋入手即釋迦亦須雪山六年以後諸祖工夫俱從大死中得活然其教皆置却應與用而單指本體爲要若吾儒則不然四子書固具在也象山云汝目自明耳自聰見父自能知孝見兄自能知敬與前所引傳習錄中語無非指應心上工夫即說到極到中與一及無聲無臭皆不離此所以陽明詩云無聲無臭獨知

時必獨知然後無聲無臭不至認爲斷滅夫此獨知人誰不有但爲習染沉痼甘於自欺耳必日獨知不是本體須於獨知之前更求無善無惡之體則大失陽明之旨矣即此獨知便是無善無惡試觀乍見孺子入井時有善惡否純是一段眞機神感神應而已龍谿教人亦只從一念獨知入微處自省自訟其四無之說雖若超妙然云從無處立根基不知從有處立根基即是從無處立有不離無無不離有此處若分兩種則其爲悟亦意見耳蓋吾儒工夫決與頓悟之說不同即孔子黙而識孟子欲其自得亦是從日用常行内積累而

來非懸空求悟也否則是不集義而正心與忘助者同病矣先生教人專欲從此下手豈不欲衆學人良知乎文游竊疑先生總是於儒禪入手處分別未下警之射者支離俗學是無菲亂射致良知者是懸革習射久之操鍊純熟發處即中正鵠禪宗頓悟則不與爾以革亦不許爾射要爾平白地討出正鵠來噫欲求其兆朕也豈不難哉文游每傷人心囂頑儒學中衰惟賴此良知不滅昭示眞機庶霍然有起色若又從禪宗頓悟教人從無善無惡處懸空參取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且身爲儒者但當從儒學儒先生曾云功到處與禪

無別則禪愈可不必矣若云三教並傳廢一不可此陋儒鄙儒之見不謂先生亦復爾也象山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而入使唐虞時道在天下愚夫愚婦皆有渾厚氣象即治佛法老子出亦開口不得大儒高識巨論眞足以破愚立頑又何釋之足以煩人辨論哉文游今幸附諸君子後講學伊始願諸君子俱從大道仔肩以求同歸於大公至正之一是語言之間微有不合決不至因此介意非於會講時請教先生便賜督過今此絮聒極知不遜伏冀以明道爲念特賜原宥靜中有得勿惜垂示幸甚

李仲闇曰昔鄭康成於任城何休所著三傳發其墨守鍼其膏肓起其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斯文於微行亦然

傳同人曰禪學經宋儒大闢之後又已五百餘年爲吾儒患約齋爲拔抉根芽而芟剔之不獨陽明之幸亦吾道干城也

門人黄熙曰此書是吾師初脫禪窟從姚江著脚是時年才及壯而志識高超已自如此宜其循至於濂洛之室也然非從禪窟翻身亦不能洞悉其弊語語皆身親歷鍊故

不似他人游移話頭

己丑答傅同人諸友書

天下事耳所習聞目所習見則衆不以爲異而舉行之勢順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則鮮不羣然以爲怪而舉行之勢逆夫生民中有懷抱道德以教天下而天下之人執弟子禮奉之以爲師從古爲然原無異之可怪然而古矣今則未之然也蓋道德變爲功利辭章之學也久矣技藝與二氏之外以儒冠儒服而稱師者亦爲功利辭章之學而已値此功利辭章之世乃忽有所謂道德而且以是爲師弟子者則幾何而不怪且異也夫主持斯道之人原欲以萬物一體之仁存

既亡之天理生已死之人心已溺已饑不容自已何暇顧世之怪異而委靡自私徒付諸悼嘆已哉然中情雖迫而事勢終非可以苟然而就也至如文游氣質既弱躬行多闕從事正學甫稱有志週年汲汲求助高明戊子春天假之緣賚我以諸友文游方幸啟迪之有藉庶顛越之無虞曷嘗敢妄以師道自居以招人怪異乃諸君子爲斯道計謂學道不可無師遂共欲推文游權攝其位文游何人乎在諸君子爲道計則誠得矣然其如文游非其人何去秋邑中會有數子率爾投刺當時固却不受此豈過爲不恭乎夫師嚴而後道尊道

尊而後民知敬學文溶味斯語有不勝愧仄者況人之意氣主驕而不可折非有心服神慕感激出於至誠又烏能忘年忘勢而推人以至尊等於君父之禮今所謂心服神慕之猶有待而遂欲假一刺爲緣苟且成儀在文溶固不爲褻其如褻道何哉夫斯道久已輕如草芥今欲與斯道而復草芥輕之道其能與乎則爲師爲弟子者又豈不均爲斯道之罪人乎文溶深切衆道之懼故聞諸友言益反躬自慚使果充實光輝足膺斯任豈非吾道之大幸若不量已力而率爾自任則道德中之功利豈不更殺乎諸友漫責我以拘持推遜阻

人向往此與近淡所謂陷在鄉愿窠臼同意文溶豈不知但先儒爲學惟克己修身培植深厚以爲感召之本本立而人仍復逡巡避忌者於破俗猶且反之於已以爲學不足以動物文溶故曰中情雖迫而事勢終非可以術然而就也嗟乎俗之敝也固由於師道不立教化不行然學人立志不眞雜以功利之見雖有良師其又焉得而師之也哉若諸君子果爾志超流俗力追古賢則德本不孤師且有餘又奚必於文溶焉是望惶恐復言

李仲闇曰先覺覺後覺師道立則善人多先生豈不見及於此而謙遜再三堅卻弗納大都我輩心地未淨積誠未至無可受教之基耳讀此益增愧愧

姚[illegible]武曰先生志正學純躬行實踐眞堪模範吾黨非如昌黎矜氣未化勒柳州以規責也然正爲德愈盛而心乃益虛微斯人吾誰歸

己丑與揭白波書

天下萬物由不得已惟此心由得已天下萬事無有現成惟此心極現成由得已則權柄在手不假外求極現成則卽今便有應驗不須等待他時蓋此心至虛至靈爲萬事萬物之主流行天地之間無有一息間斷隨取隨足隨用隨有自人迷於習俗蔽於異端遂令聖賢之道晦蒙榛塞然雖晦蒙榛塞之極一或感觸未嘗不如石火電光猝然迸露惟學者自具大志知習俗之陷人異端之害教惡之絕之如汚泥之臭穢如虎狠之殘毒戰戰兢兢惟恐失身於二者孳孳矻矻惟

聖賢之言是宗復此本心免墮禽獸方得爲人從此希賢希聖參天地贊化育俱由此現在一念做出非是另有一物亦非別有秘方此現在一念卽所謂由得已而極現成者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心也豈非吾人所固有者乎見親知愛見長知敬卽此怵惕惻隱之心也聞善行生嘆慕見不平起嗔忿卽此怵惕惻隱之心也行善則俯仰無愧行惡則忸怩不安卽此怵惕惻隱之心也人人具足用之不盡不假他人不借古人又何疑於現成乎操則存舍則亡其暴也自暴之棄也自棄之成也自成之道也自道之其由已而現成如此學者從此存心用力又何難之有況開闢以來卽開此蕩蕩平平之路爲吾儒所共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率由是道以爲天下先是時中國初未聞有佛法也漢唐之際佛法始著聖人始不可得而見智者於此自應邪正瞭然不待再計決矣白波素有佛癖今已自知悔悟趨向漸正然餘疑猶覺未盡獻歲得相對數日指點病痛已明白罄盡今復曉曉若此知白波求益心切想不以爲厭近日心境已極明淨否工夫有精進否每日惟事親敬長必曲盡其誠有事則應無事則讀書應事以挈出本

心不自欺肅平氣虛懷爲要最忌粗躁讀書以四書程明道陸象山王陽明諸集爲先漸次上及五經讀時須如先聖先賢耳提面命反身體勘切已思量毋徒求知解毋強爲穿鑿有未會者闕之俟益友析之佛書莊老間書當一概屛絕以免馳擾分費精力前相對時白波每以知解未徹詞章未工爲歉此猶屬名心未淨試觀俗學五經二氏諸子百家無不通曉口如湧泉筆如傾峽及與之理會一已分內事則如盲子墮坑較村農不識字人更有所不如象山云若我則雖不識一字亦須讓我成一堂堂正正之人象山大儒非強作驚

人語也工夫儱侗有常生處漸熟熟處漸生日久歲深則現成自由之心自然長保於方寸語似叨絮維冀白波直信不疑斯道幸甚幸甚

彭中叔曰布帛菽粟之言實吾儒堂堂正正之旗

吳一焉曰大道茫茫千條萬緒得如此指點入手方有著落方不致泣於岐途

門人甘京曰此先生志學之始與京輩講學時所作循序遞進不銳不惰其為正學之宗豈躐等者所能望乎

壬辰答易堂彭躬庵書

確齋王相與商訂斯道大意亦如先生所賜教然文游意則以為天地萬物總在道中所以說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玩此則世間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一不統於道中陸子云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蓋道即事事即道也今先生所見似以搶攘匆遽中未必可一一合道如此則道是閒中物忙中則無是山中物世中則無道固如是乎又以為論理自是一貫其奈力量何夫力量視工夫以為進止而志則實不容纖毫移易況論語明說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必於是則困勉工夫決不以人力

量稍差別有捷徑借之以度此造次顛沛也凡事之成敗利鈍是有主之者在以直為之則利以枉為之或未必利枉為之而利則直為之必更利直落得直枉徒自枉耳在先生意中豈不曰枉尺直尋亦豪傑所快意殊不知聖賢所深懼志差一黍則事差一鎰快意未可得及悔而挽之已有莫可及之勢以先生聰明氣魄何為不可而肯遜其志以堯舜周孔第一等人物讓與他人而退居漢唐以下區區建立以為衰見乎是自棄也願先生不問是兎是象總搏之以全力則術

道脈於無窮開太平於萬古而世間一切大忠大孝殊功偉績統括無遺矣

魏叔子曰見得到說得出故支蔓不刈自淨

壬辰復姚繩武書

讀手教以師道責成於文游非友兄之識拔羣俗固不作如是論議但文游此衷倘有未見諒者天生斯民同其物則何以見誰先覺誰後覺誰可為師誰當為弟子然驗諸古其論自定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之二者一是千古眞師之心傳一是千古偽師之定評夫師之於弟子雖極規矩嚴整告誡諄切不過是外貌匡持一時扶樹得起日久終成頹墮惟溫故知新者從一己德性中生生不已亹亹無倦勿忘勿助日增月長眞機鼓舞如

萬物在大化中飛者鳴者夭者喬者自不容已而不知誰之功此溫故知新之教法夫子無隱與無言之示皆此法也如此為師方足云可不然強以規矩繫其告誡而眞際淡泊無物則外雖有師弟子之象而實則無師弟子之益如此為師正孟子之所深患文游嘗以此自鏡唯見可為之難踐而好為之易犯非不知斯民之陷溺有仁心者自當如救焚拯溺濡手足焦毛髮以拔之坐視悠悠旁觀退遜誠大忍人也然自顧陷溺未脫根源無際深造未能而遂靦然以師道自任則無徵弗信取謗招尤適以重斯道之淪喪而為前聖之罪

人文游縱無如安敢言味若此雖賛諸友剝皮膚出眞志互相糾責以相底於成卽不肖如文游亦得藉培灌以不至隕穫況剝極必復氣機所感天壤之大自不患無可師者文游尚非其人也玉求教以日用工夫下詢尤是從切近之學誠益之懷文兄品槪超邁落落難合本自高絕但似微爲禪病所中是以失之離與懶相對之間氣象奄奄不振是其驗也惟屏絕釋典敬讀論孟識得儒者規模志氣自應不同矣區區臆說不知當否如有所得勿吝賜教

鄧先生日新齋志量所期者大其不欲草率稱師正是其

可師處至鍼繩武之淡懶尤爲中病繩武從此興矣

李淑行日讀書不肯一字放鬆體會深義味獨承

癸巳再答彭躬菴書

天地間無懸設之理其意必有所由來無無故之言其端必有所由發不據其由來而按之則至切之理見爲至迂不審其由來而判之則中窾之言視爲不急如文游前書所陳蓋因先生面談時曾論我輩優閒可以辦道而一身之饑寒急迫了無奇策文游是以有事外無道道外無事之引證有道爲閒時物忙時則無爲山中物世中則無之疑問又論此道難造純粹且留爲後局文游是以有工夫則有淺深志則不容稍委之規戒今來書以醫爲喩謂文游如十年學醫千里

求藥以坐視父母之斃文游前書實不如此可覆按也文游意正責成先生勿投雜藥試以庸醫至心有未盡而自信自矜以致誤其親之病夫同一父母子則均子也譬之先生爲老成歷鍊之子文游則爲少不更事之子然弟雖少不更事而情之疾痛呼籲未嘗或減於老成歷鍊之兄其惓惓屬望惟恐老成歷鍊之兄投以雜藥試以庸醫以至誤親之病之念勢自不容已也豈有已少不更事而且欲老成歷鍊之兄從容學醫遲遲求藥以坐視其父母之斃耶至枉尺直尋之說文游更有所鑒矣往見前輩中有名已立節已著而其行

事常有大不滿人意者是豈惟不能起父母之疾且令父母
元氣摧傷雖其孝親之念未之或泯然意緒不誠以至庸醫
妄試雜藥妄進有令人扼腕傷心而不能爲解說者而先生
復有難於純粹之語竊恐失足類是夫吾人立志寧求合道
未能純粹毋以未能純粹而遂不求合道求合道而未能純
粹則純粹終可期以求純粹而不求合道則志已委矣又何
純粹之望乎孟子之所謂尙志乃在取非其有非義殺一無
罪非仁今之君子不能合乎仁義以至事不立而道與俱喪
者皆不知志之當尙也先生誠能以尙志之訓爲主宰以成

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之語爲輔佐濟以之不濟亦以之生
以之死亦以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區區建立豈足云乎審
如是則事卽道道卽事不論閒忙山中世中均奉此志爲周
旋永矢不渝又安患工夫之不純粹也哉來書又云管仲之
仁孔子不廢同甫之語朱子所卑使先生而不聞道則與管
仲同甫爭較文游亦不敢過求先生而聞道也乃復以管仲
同甫自待則非文游所敢知也朱子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
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故文游惟患學聖賢之不真而不
患有遜於豪傑在先生意謂聖賢難以促至不如豪傑之易

就而文游則謂聖賢乃性分中事隨用隨足無煩於待若豪
傑挾氣魄以驅馳其機權作用必假借於規矩之外而後可
以快意其功業非不奇特而功利之根隱伏而不化律以性
道遂有毫釐千里之別陳仲醇曰豪傑險而聖賢穩豪傑奇
而聖賢平此自未聞道者論之則似穩之外有險平之外有
奇穩與平之不足以自見則思爲險奇以發舒其壯氣以表
著於千古其實概之以道則但有平穩而無奇險揖讓穩而
無險征誅亦平而無奇以至君可放弟可誅權奸之三都可
墮皆至穩而極平與日用飮食灑掃應對無以異若歧穩而

爲險歧平而爲奇則總與道歧既與道歧則豪傑而不聖賢
在今日亦如景星慶雲之不可得見而文游於先生終有進
而望焉者先生以爲然乎亦倘有擬議而未盡所云乎願更
洗發益我不逮

魏勺庭曰理識精透筆力層轉如數家珍

劉子濬曰聖賢道理至平至奇至穩至險學人苦爲奇險
所炫悉至失足求爲平穩而不可得斯文婉轉開悟亦平
穩中而具有奇險之妙

後學譚應昌曰朋友列諸五倫君一味雷同唯諾何以見

關切之情況輔仁乎讀此文足知當日程山易堂友誼之隆救過攻非如同骨肉高風雖往景行猶在昌今得與文孫交好備還掃於程山祠下豈非此生大幸獨恨學識短淺無以報稱充之友兄篤愛之意爲可愧耳

癸巳答姚繩武書

足下質淡而情懶而作不思善不思惡工夫是愈成其澹與懶矣故前相對時畧爲剖決足下已豁然解矣今來書所引陽明先生答陸元靜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正可以箴足下之病與文溶意不差至表中又引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數語此疑有錯誤與上下文意不貫且此書句句是就元靜來書條答今其來書具載前幅並無此意其爲錯誤審矣足下細味之自見若足下云思善之功有時而用有時而不用則足下於善亦識未眞思亦識未正矣試觀孟子言善則曰性言思則曰心之官夫善既屬

性則性安有可用不可用之時思既屬心之官則心之官又安有當盡職不當盡職之時又曰若要常存一善念未免憧憧往來豈廓然大公之體哉數語尤似顛倒廓然大公之體卽是善唯聖人時時是此體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若是學人又豈能不思而遂令此廓然大公之體常存而不失若常存此善念則常是廓然大公之體矣又焉有憧憧往來之患既曰憧憧往來又豈得常存此善念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明善皆是思善工夫一貫到底又焉有可用不可用之時

又曰大抵爲學只要理明義精自無思慮紛擾之患坐亦靜不坐亦靜思亦得不思亦得不知何緣便得理明義精恐欲理明必須明理欲義精必須精義夫明理精義非思善乎思善工夫途程甚寬亦甚長中間自有變通不須更覓變通之方是衆人可共用之藥不會因藥生病但恐識藥未眞耳足下又引羅念菴先生云只管得力只管做去徹覺有病又須轉手如引小兒隨時遷就執著不得此俱是思善工夫體貼親切自然具有此等節次不是思善不著又用不思善也大抵足下病痛總在不識善屬性思屬心之官耳若此處參透

工夫自當渙然無礙矣

傅同人曰吾輩談學半是霧裡看花惟秋水解悟明決直如清秋月朗采菊東籬諷咏是篇益增幽爽

癸巳復南城劉子淳書

風俗淪喪賢者不免子淳獨立頹波中强毅不仆可謂難矣第恐正學垂絶人心錮蔽雖有熱腸將窮於無所施况彼教所稱善知識者半生積學機鋒甚銳樹幟之人僅欲以口舌爭適自取僨而已細讀四論及評語亘識正議卓偉不羣敬服敬服但辭句氣象間尙有傷於蹴迫少恬雅莊厚之處此豈有未充耶其中辨難曲折亦有未能瑩徹者蓋由於儒釋大綱領闡明未詳也今夫釋之爲教也主於出世夫旣同爲斯人何爲忽有出世之想蓋天地間自有一種世緣淡薄之

人如唐虞有巢許之流其時王化翔洽斯民汾穆故能不爲所惑迨至春秋遂有以此爲學術者孔子所謂素隱行怪是也其後去聖愈遠風俗浸陋澆漓薄惡往往見之倫理之間世俗如此眞苦海矣而淸淨恬淡之人胸臆間自隱隱有一厭而去之之想於此而誘之以出世之學眞熱惱場中淸涼散也則鼓舞蕩搖相趨相效棄父母妻子不事人間生業相率於山谷間潔身自適一切是非風波之險杳不相及豈不自以爲遊方之外乎然身雖解脫而心尙未免繫戀於是遵之以焚誦導之以經懺齊之以戒律規矩制之以禪定止觀

且幻爲極樂國誘之於前輪迴地獄怖之於後然後不惟此
身求解脫卽此心亦不得不解脫矣雖然八識田中根株猶
在一日觸發依舊滋長於是有達摩者出敎之以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法謂之敎外別傳令人將此心追究
到危苦困迫之境尋切旣久頓悟身心世界一片虛寂才見
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然後爲眞解脫也自此以降機鋒棒
喝呵佛駡祖無非拈弄此旨所謂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
也禪宗旣行佛學益精視義學戒律俱屬下乘然究其蠹之
所入總起於一念厭而去之之想由此而迷焉自不容不有

背父母捐妻子之敎又不容不有見空寂證涅槃之宗內外
本末自成其爲出世之學而已矣若吾儒之學也學以經世
世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天倫卽有親義序別信之
達道聖人非有所強也不過順此天倫之道一爲之經綸焉
爾蓋人得氣不能皆純習俗不能不染聖人特爲發其固有
之良如孟子所謂孩提之愛敬使之察識擴充著其是而去
其非以復還乎天命之本然然後倫理各當其則而參天地
贊化育卽此而在無俟他求者豈若釋氏離棄五倫泯息四
端而躭空悅寂以爲道乎但吾儒言心言性彼敎亦以爲言

世遂疑其相似又疑無思無爲無聲無臭之旨亦與彼敎彷
彿殊不知吾儒所貫於萬事萬物之中者惟此至平至實之
天則聖人所不能加衆人所不能損也如孺子入井何人乍
見不生其怵惕惻隱此際更有何思爲聲臭之可言誰無是
心誰無是性卽此是中卽此是和豈彼如幻三昧所可同日
語哉朱子曰釋氏見得道理俱空吾儒見得道理皆實所以
首尾與之不合是眞能辨理者也且彼所謂虛而靈寂而妙
者不過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而已矣未嘗覩聽言動一合之於禮夫天敘天秩

天命天討三百三千吾儒精微之條理皆自情分中本色平
鋪而出而所謂見父知孝見子知慈尤其著者也若彼敎則
惟求見夫知覺運動之源而於知孝知慈民彝物則之良率
皆泯然嗚呼世盡如其敎則將何以謂之人又將何以復見
有人乎後世士大夫爲其陷溺者旣不敢顯然畔儒而又竊
其影似之語言擬議附和以爲殊途同歸以自蓋其愆噫亦
惑之甚矣今日所不得不辨者正爲同輩爲其疑似所牽莫
知決擇亟當爲之救援也若已陷溺則辨之無及矣雖然予
昔泛覽宋元禪集覩其精進攻苦之力確然不爲利害得喪

毀譽稱譏所搖動未嘗不悲正道不明令此英材失足左途今吾輩遊於堂堂正正之門反因循悠忽隱微之地不得自慊亦大可愧也矣願吾兄鼓勵而前一日千里文游策蹇以追絕學之興廢我有望否即邪正明析我伸彼屈於道究何裨哉

章宏自曰洋洋灑灑一氣呵成而恬淡不矜昌黎諫迎佛骨表猶覺火氣未平

門人甘京曰他人闢禪都是皮膚語此文尋源剔根語語入骨譬之身從荊棘中出乃能指示其牽刺之叢密而盲者仍墮陷不悟真末之何矣

後學徐乾學曰吾人不能離五倫泯四端即不能不爲儒身不離儒心欲學佛兩失之矣莊誦斯文三嘆不置

甲午復甘楗齋書

展讀手教不禁悚然文游平日工夫詎只悠悠無甚大過不意病亟至此蓋由質本虛弱加以宿染中入臟腑漸磨不力血氣偶衰即乘機橫發莫知所底自八月程山移榻歸諸友會少耳目中惟與鹽米相親婦女相習遂覺於居室器用衣服閒念慮營營視數年來嘐嘐論議一字不爲我用豈非隱微之地平日不肯懸崖撒手絲牽影挂自誑自惑以至於沈痾乎足下此札眞盧扁之方也先士僅以工夫未見大進相責豈得爲直諒之箴諸友不忍見文游頹墮宜不惜猛力提拔使復見天日誠文游所疾呼而亟望者也至仲闇以過高爲我病似尚非文游今日之危候文游自談學以來因諸友進道機興勃發虛已相商不欲阻遏每書札往返直陳古道率白已意似乎過高其病由讀象山先生集太熟筆墨過於凌激兼工候不純往復爭辨頓失和平亦誠是病然其心則非過自高也文游素知恬雅不及先士孝友不及仲闇明敏不及楗齋方步趨之恐後焉敢翹然目中無人乎文游今此沈痾之疾最苦是氣弱心怯往往一念清明亦知當仁不讓稍轉則又委而不振其虛弱甚矣而外貌時有浮火仲闇乃

欲以清涼散解之恐未之能愈也然虛弱病實補之後或眞火過旺則仲闇所規未始不可備之爲三年之艾也朋友之前儻諱疾忌醫不是揭出肺腸則鍼砭其何以中其膏肓故因足下患我良方并發之以祈與仲闇先士共先藥我所急也

李仲闇曰人之疾痛疴癢未有不自知者自知而諱之雖良醫其中也亦倖耳今秋水歷歷自陳其根委如此將有不藥而愈之機而予之誤執古方亦因是而得所進矣

傅同人曰世人惡聞逆耳之言而矯之者又以唯諾爲能

受盡言是猶不中病而強服其藥其能治乎文引伸盡致無意於文而文自工無他眞而已矣

乙未答松江蔣馭閎書

人心之壞由於學術學術之壞非禪則俗然先聖賢之教每因人而施而後世儒者亦多因當時之弊而立說姚江懲支離逐外之弊而特拈良知雖其說未免似禪而實非禪也以其不離天則而又非求頓悟故也其後二三門人失師矩矱一意標新炫奇將空虛圓滿侈大欺弄反不如眞善知識從苦功得悟自成其爲釋而於吾儒渺不相接之爲猶可恕也蓋竊禪混儒之輩逞其狂慧蕩閑踰檢相趨而成無忌憚之風其爲可畏也甚矣來教云此非姚江之失不善學姚江者

之失也謂之不善學猶似失出夫其橫縱輕浮險僻之子竊入其中以遂其私以張其幟人心至此不歸獄於竊禪混儒之學術又誰爲任其罪故文游所主張工夫爲多與同人講習扶錢抑王亦有所懲而然非敢別立門戶以相標榜不過卽姚江良知之說爲之暢其旨清其疵辨其誣庶以禪混儒之弊可得廓然也至於俗學之弊雖淺於禪而其害實過於禪其挽之之法又實難於禪何也蓋造士取士之法不求原本但問辭章而榮名厚利俱出其中人心誰不鼓舞而狂惑於其中誰復知心性爲何物及其甚也家無孝友之祥而俗

有亂賊之禍皆俗學之害也雖或聞人講說良心未亡亦思起發而上賞招之重辱懾之遂使父兄師友妻子奴僕無不互相激勸以杯水之良心安能救車薪之功利故文游以爲挽救之法又重難於禪職此故也然有志之士蓋其在我斷不以救世之難而遂自隳其業且風俗汚變已極正學榛蕪已久剝極必復自當有無待而興之豪傑出而振之此在足下與貴鄉諸君子豈能辭其任願諸君子克敦實踐以究古先聖賢之奧屏除門戶以收諸儒之全平氣虛懷以廣同人後進之益汲汲皇皇如救焚拯溺以起斯民於塗炭此文游

所夢寐不忘而跂足以待者也敢不鞭策駑駘以相隨於後文游今雖心切負笈而機緣尚有待足下與盛友或遊訪名山道經敝省使文游得一接有道謦欬尤所欣願去秋違辱惠書草草布復曷禁神馳敝邑同學仲闇李子名蕚林楗齋甘子名京皆能以斯道爲己任是亦足下所欲聞者故並及之

彭中叔曰俗學之弊甚於禪非深於道者不知約齋先生暢言之庶寐者有覺而董子正誼明道之旨有所藉手以入

門人劉湏曰談理之文踈暢爽朗如此南宋諸儒惟朱子有之他不多覯也

丙申答易堂彭中叔書

朋友聚散庸有數乎舊臘已擬程山盍簪而梅源之招來自意外意擬足下至程山當不惜此六十里必過我梅源也夏末接手書始知因侍老親不出此即實學所在聚友講說亦不過欲踐履倫行使之益敦益厚耳舍踐履而講說則講說爲尚口耳舍孝友而踐履則踐履爲馳騖耳夫家庭之事雖爲庸德然大之非如天下之務可以才力而勝小之又非如技藝之屬可以聰明獵取而獲唯恃眞誠惻怛相與灌輸言動顰笑皆根於天性之不容已意見形迹消融務盡然後問

安視膳定省溫凊凡小學所教皆自然洽於神明而見諸儀節更不必高談性命侈言經術由此達之無有不精微無有不純粹更無有不廣大高明矣足下於此想有以得其至樂矣而文辭自視罪愧逾甚老母年近七旬諸弟學業尚未有定乃飢驅就館朝夕騰說自誑誑人反之幽獨眞恧然如擣也足下愛文辭至深將何以爲之計耶

邱而康曰片楮耳而精氣深純味之不窮

楊友石曰門內之行實難於治平然此而有慚德則所讀者何書所談者何事如此直切彈明已挈孝弟之原示我矣

門人李其聰曰眞誠惻怛四字探本捌根從孝友而推之天下事何一可少此四字然非師之身體力行日久又何能說之了了令學者有所持循乎

戊戌復彭躬菴書

吾輩所遭境遇富貴之外皆素位也無入不得亦無他法唯居易俟命耳雖不可無本分料理然稍傷營逐過於憂懼卽為願外卽為怨尤於道固遠且毫無益於定命徒陰損其血氣非計之得也今覽來札覺傷悼迫促大為非宜朱子云人多言為境所奪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過富貴就富貴上見工夫處貧賤就貧賤上見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學者但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氣絕則休朱子此言與易貞絕綫之志同其剛勁眞大丈夫氣象也我輩左右

沾滯顧慮猥瑣仰視前賢豈堪自役此種病原須擢筋拔髓蕩以長風濯以巨浸庶幾本分眞樂不至受享無日也陽明子曰人以不中狀元為可恥予以不中狀元動心為可恥文游亦嘗云人以餓死為可懼予以餓死而動心為可懼此語非過激蓋恐負初志深為可痛也先生於道味甚深亟宜自任不當以身外物區區逆順為干涉也中叔枉教文游敢不鼓竭忠誠以負良友但尊諭恐中叔持敬不活文游則惟恐中叔持敬倘活耳蓋此時風會大都稟氣浮薄紛華色貨之習無不沾染若但知解影子為悟入便謂此可以變化氣質驅除習染恐亦歸於畫脂鏤冰耳必須如孫子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將來氣質徹底脫換庶幾淳朴之源滙然全露方是眞活若率爾迷求活潑恐仍是舊日吳家改頭換面影借聖賢以欺我誤我豈可認為家珍與之依戀以終身也哉文游用敬尚苦近滯是以支吾屢年依然故我可嘆也自談學以來未嘗親切孰難先生倘同中叔戾止得痛切理會當勝紙上空譚但期彼此勿執成見相與共底於一是乃為快耳吳生其乘於後輩中甚為有志之士以得親近前輩為至樂久而弗渝非意興者比首春坐程山二十餘日甚有啟發忽

新城報警趨歸悶悶而去因先生惓惓篤意故及

李咸齋曰字字從心坎中體認而出眞摯紆徐味之彌永山中人習懦成性讀之如聞晨鐘又如長夏薫風醉我於羲皇上也

戊戌答彭躬菴書

中叔价來接手教指摘文游病痛處直切嚴毅感荷不淺惟書中規中叔及論學術宗旨有非關一人之私者不得不詳復商論以祈歸於一是所云中叔但能久久靜坐生機活潑不向舊文彩證解不特已見作棄曰卽此方爲進境若終日端拱默默命曰持敬此是氣質不是工夫工夫要有灑然透入處方是主活敬愚意則謂一面讀書窮理一面端拱收攝如此綿密無間則灑然透入之境自可漸得此古人之通法在中叔身上亦自不差今先生欲其盡捨此路專一向靜坐

中求見本體恐失之助長若只優游以俟則與中叔幽間近惰之質相比以水濟水何時是發明日子總之先生意在主靜文游意在主敬主靜之說似發端於延平白沙宗之及後念菴用此工夫專久因遂燭照種種習染洗發刻露至於豁然融釋則仍未也若陽明悟境則又不同蓋以其患難困苦與死爲鄰平日聰明氣魄都用不著於是大加刻悔動忍增益而得其年譜所序隱隱可按故接引學者不甚用靜恐其墮禪觀其所書孟源卷似與延平白沙蹊徑不同延平白沙之法用之浮氣粗才之人未嘗不是對證之藥若人人用此則孤峻偏僻難與通行夫此道是天子公卿大夫士庶所共由之道且勿論天子公卿大夫萬幾倥傯卽士庶人上有父母下有兄弟妻子溫凊定省刑于教訓理生居業日用常行之事何時可緩若一概屏絕閉關靜坐萬事勿理不幾與出家子滅棄倫常者相類乎孔門教人如告顏子仲弓樊遲子貢之問仁及泛常博文約禮謹言慎行之訓歷歷可見迄程門括之以居敬窮理皆平正不煩明白無隱人人可行古今無弊曷嘗有靜坐數載求見本體之說學者如欲出其範圍別立一法專精畢力亦自受用但欲以概之人人使爲宗旨

則弊竇千端無所底極此朱子敬齋箴所謂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是也至陽明先生之學文游寢食其中亦既數載其間有排者則盛氣抵拒推尊激揚如先生今日者文游亦熟爲之矣若非虛心降氣求之宋儒幾成妄人卽今省悔始知皆屬勝心我見爲古人作客氣於自己無纖毫益我輩爲學但當以理爲主不必從門戶起見如濂溪明道則無疵矣自餘諸儒莫不各有瑜瑕取其瑜而棄其瑕斯眞善學古人者若有一偏向便欲崇高嚴護全揜其瑕不許旁人侵犯見有異同便肆呵叱此謂之習氣用事耳若謂

之學乃則未見也寅青之攻陽明先生謂其舞文羅織類商
韓之深刻是固然矣是寅青之過矣而先生之攻寅青也並
寅青之號亦掊擊以入其罪則其爲商韓也不又過乎今日
朋友相商問衔辨明使趨向不差斯爲切近乃云爲陽明鳴
寃則恐又有一人起而爲寅青鳴寃從陸者爲陸鳴寃從朱
者爲朱鳴寃吾恐寃者遍寰區矣道學固如是乎哉文游今
曉曉仍屬餘唾所欲質商者文游之用敬非學術之咎乃用
工蹤意之咎所當痛自策勵以贖前愆而更慮賢者毋老子
幼家貧指祭即欲閉關靜坐未知何日可得徒使虛寂光景

付諸想象不幾虛度時日也哉願先生有以自處使文游得
速覩厥成文游亦將百倍困勉以慰知己之願近讀大學日
體玩集註大全諸學術從前爲禪所染即今改悔尚有脫未
盡者漸漸平實見宋儒極淺近往日所深鄙不屑處皆覺難
及既可歎復可笑也

宋未有日理不見到十分辭亦不能十分暢達此書平正
透闢于聖心傳匯歸一源起延平白沙諸儒於九原亦應
首肯心服

陳默公曰門戶之見破是講學大病先生論決平允語語
皆是爲己方是眞正學術

後學徐乾學曰主靜之弊非過來人不能深知而主敬之
益非躬行有得亦不能道之款款然前儒持論往往多火
氣先生獨平易不矜於此益足徵邃養之深當世大儒微
程山吾將安仰

戊戌與密菴書

儒禪徑路之別諸家聚訟紛紛後學久莫識所歸吾輩幸獲講學不有以剖析分明將歸宿何所也大抵禪者以知覺爲性吾儒則以天則爲性仁敬孝慈信以及動容周旋中禮無往非天則也所謂降衷所謂秉彝所謂中和皆是物也至於見聞覺知則心之虛靈爲之所以乘載敷施此性者也是佛氏之所謂性正吾儒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性正萬物統體一太極一物有一太極是也論語其心三月不違仁從心所欲不踰矩仁與矩性也心則其不違不踰者也張子性無爲

心有覺尤爲顯切至下手之法又迥然各異禪者用逆儒者用順彼法以意識念慮遷流不息總爲前塵故六祖語惠明以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爲眞諦只是絕卻思路從無可思處逆轉一觀瞥爾見全體也後來參公案機鋒棒喝截斷意識皆是逆法吾儒入手曷常有此人心眞機安可抑過縱椓喪之極亦有不能昧沒者何必更逆向杳無朕兆之所方爲用功之地如孔子答諸門人問仁孟子舉乍見之怵惕孩提之愛敬嘑蹴之不屑皆是發明下手用功處故朱子明德註云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大學中庸扼要處只在愼獨獨卽幾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誠無爲幾善惡蓋誠爲實理卽本體也謂之曰無爲卽張子性無爲之旨也感而遂通則擧動酬酢之間無所不該卽張子心有覺之旨也大易謂極深研幾蓋研幾之功乃徹上徹下扼要之方而學者或以此爲未足更欲於幾前進而求之靜求之無爲不惟悖先儒之訓卽溯之孔孟成法實未嘗遺人以險艱孤僻之術以塞此道蕩蕩平平之正路閑疑陳白沙先生取徑於靜坐似用禪家逆法其流弊將使後學輕彝倫日用爲不足務而騖高

遠抵虛寂以爲歸其爲世道人心之害恐不淺也文洊後生末學豈敢妄議前儒惟是途從一差毫釐千里深爲可懼故敢卽昔所自爲疑信者一陳諸左右惟先生憫其愚昧賜之裁決如得大道昌明則繼往開來之功將於先生是賴又不僅文洊一人之受益已也

彭習生曰心性二字辨斷如分水犀深味斯旨禪風自息

門人黃采曰此是學人第一關頭識得眞自無歧途之泣故采之教陶生成先爲作心性圖以授之實本之師訓

謝程山集卷之十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倓擴元　孫鳴謙本量　鳴盛篁原本

易堂
髻山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吳熙　儲粲　吳榮祖　吳嘉善　編校

受業門人參訂

書二

戊戌答星子髻山宋未有書

敝邑僻小固陋不能遊四方賢豪之跡文游家貧親老又不能出鄉里遍謁當世大人先生而傾其緒論然耿耿此心不甘疲靡亟用自奮約同志數子相與講明正學冀得提撕顛迷使不至醜而人世耳比年以躬巷流寓寧都往返敝邑其好善之誠樂於誘掖道安以賤名聞於皋北而文游亦遂得竊仰高風時深企慕謂不知何日得親承教誨不意敝門人蔡景定持賜札而來益信此道不孤得先生而運會有起色

也學絕道喪貿貿者固不足言而號稱有志之士往往胸懷憤激鋌而走險思欲一擲徇之而不顧間有沈幾者砥礪堅苦又或逃諸空寂之鄉以消其壘塊不平之氣俱不可不謂之烈丈夫矣至於肫仁閎識深見習俗之陷溺由於人心之不正學術之不明卓然以道自任欲講求古先聖哲之學以正人心爲正風俗之本如先生者豈易多覯哉文游之謭劣何能有爲憶自左鎮渡江以來知肝腦塗地之慘耳聞於江北者將身質於江南於是盡棄制舉業遍參釋典以求了脫死生既獲卓吾所閱龍谿集謂空寂之學與吾儒無異復因龍谿而求陽明然後漸悟釋氏之非久之又思孔孟絕學大昌於宋何王門與宋儒每多不合於是取程朱之書閱之初甚牴牾及平心降氣求之乃始識聖門堂堂正正之路必由斯而入平而不頗醇而無疵天資高者不容以超悟而徑造力薄饒者不容以氣魄爲撐持體不墮於空寂用不歧於功利惟恃志貞工密知漸行果勿助勿忘由家庭孝弟以造於窮神知化而大要不出居敬窮理四字通融之與陽明致良知之旨亦無甚異但訓大學格致則陽明稍偏於行恐有師心自用之弊紫陽則又失之太泛恐有支離之患此又在折

中而善學之聖賢精微文游雖不敢謂洞徹其藴然門戶蹊徑似亦較然明白但恨生質疏闇值境不偶力行積久僅可苟免顯然之尤悔而於隱微之地滲漏尚多所賴諸友時賜箴儆或可不至隕蘀至如尊札所謂倡明正學手援陷溺則先生事也文游何敢當先生以英偉卓越之才而貞心勁節人望所歸諸相知過我者又咸稱謙冲之度喜聞善言此尤高明者所最難以此造道自應深入聖賢之室以此接引後學自應春風時雨無不沾被則正人心以正風俗如札中濬源擇術云云正先生今日職分之所當然文游方且三沐三

薰觀曠古之盛事以爲斯世斯民快幸又何能稍自呈効以
裨益於賢者之萬一因蔡生歸肅此布復又承冬月枉教之
命欣感之極不勝延佇

魏勺庭曰氣充然以深色溫然而栗

門人蔡景定曰談學之文爽朗如此朋友心樂不覺而然

少陵詩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讀此益信

門人曾有孚曰懸梯垂級示我周行其難其易乎終不敢
望門而卻步

門人黃熙曰此諸儒學譜亦師年譜也星漢文章豈有意
作爲者所能希及乎

戊戌復彭躬菴書

向閱先生舊四月日錄悟心不離性之旨語言之下貫通輕
快毫無艱阻又云此眞知止候也可謂自信深矣宜以後工
夫日有津津不容已之機乃新歲兩接來札忽有衰颯隕墜
之恐殊出人意外豈前所得者尚未爲眞知耶如其眞知則
由此而定而靜而安皆可循循而進機勢相積雖未能頓爾
深造然因風吹火亦自省力豈有知止後曾未幾時而衰颯
隕墜無可依據聖言若是其不驗耶毋乃所謂知止者尚知
之未眞耶蓋知止一境須致知力行兩者兼到勿忘勿助積

以歲月始能相應進此則顏子之立卓孟子之不動心孔子
之不惑漸可身親實證先生未經如此用工不過一時意想
推逼乘快縱談未嘗受其實用而原其所以不得力之故在
於信一敬字不深以故存養省察嚴密不來生平孔竇無由
而塞雖時自提掇又過於助長動以瞥爾之見自喜殊非優
游浸漬深造自得之境又安望居安資深之效哉夫敬之一
字乃聖聖相傳諸儒共奉之成法未得者由此可得已得者
由此可守王門許多流弊受人簡點正坐不肯認眞此字耳
此學原爲正自已之心復自已之性推之於外實可以齊治

家國天下而法後世表直影直絲毫出其範圍便相懸絕豈容人好異逞巧不由大道而直趨捷徑哉工夫專靠靜坐雖於收斂有功終恐有放溺之弊且身世所遭何由得此便宜莫若破除成見於敬上嚴密用工隨動隨靜必有所事勿忘勿助自有水到渠成之日倘忽而躁急忽而冷淡以絕世聰明力量秀出等輩之資而不得快覩厥成誠堪爲天下痛惜者也相念之切披瀝縷縷惟先生不以僭妄而采擇焉斯道幸甚

章宏自用透髓之論道脈一綫賴此不墜非獨躬菴畏友也

門人封濬曰吾師於斯道經三變而始得其正其中百孔千瘡皆經身受故指陳歷歷而有以直抉其病之源用針用藥實爲已效良方宜躬菴朝服而夕愈也然元氣衰弱如濬等則未敢遽望其速效而亦不敢不日服也

庚子與髻山宋未有書

道固見在所患工夫未能悠久耳忘助之念一毫未淨卽是參雜功利之根苟寢興食息孜孜矻矻不容絲毫隱忍歲月悠久卽神化之域未得擬議然斷無舍此而別覓途徑可臻者大抵致知心宜虛而每苦不虛力行心宜實而每苦不實所以多守性近之學以自私執先入之言以自便固滯偏頗自謂有主以高於等輩爲自足以急於得名爲自快知麤行惰習爲通病所以然者由風俗淪薄人心潰決有志者孤危無輔其不抑就時趨亦幾幾莫能自必矣迎風挺然已足傾向至於坐進此道又安得不寥寥耶先生其何以振之耶文游以母老家貧城隅授讀支吾薪米意外拂逆時所不免閒劣之資當此重困不覺鈍做百出矣先生志超學勇加以躬菴遙來唱和昔宋儒鹿洞之會洗剔義利侍坐者感而流涕況今日之爲義利所關尤巨天壤間不容一日昧沒者而舉世聾瞶付諸灰滅二先生亟當叩洪鐘呼羣生於大寐之中又豈僅侍坐者感涕已哉朱陸分析於在昔二先生激揚於今茲使義利之辨昭回宇宙則文游願長臥風草竊餘光以自淑老死牖下亦所瞑目如或高臥廬岳天終不欲先生一

出則偷生視息如文洊者終當裹糧相依以卒斯業合餘喘有所歸宿庶不負始願云爾西歸人便勿吝好音

門人封濬曰質言之而道無窮已勝十年臥讀矣

庚子與木立書

屢辱手教諄諄惓惓曲折不倦有中心藏之而已文洊以闒劣之質幼習頗重壯稍自悔遇一禪者教以參叩用工一年旣得閱陽明集參禪之念頓息專用致良知工夫漸覺有挺然振拔之意日尋月繹進而求之宋儒於是知見日益有據然究以不得嚴師畏友相鞭策根地上少一段堅苦本領卽今柔衍者尙未能斬截強悍者尙未能降伏雖不至潰決於外而神明之地隱隱粘緊終不能灑然直見性體根源深爲可懼也仁者爲詳視病根何在瞑眩何方使文洊得返之於

躬親切受用庶幾不負丈夫相遭於一時之幸也若彼此虛以知解相播弄縱使見趣機興智術可尙然恐眞實源頭終歸銷隕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其信然耶文洊以母老家貧教授資生仁者在邇不得相依朝夕親承教益徒向楮墨間景仰又安敢匿膚蔽體以卻針拒砭也哉切已錄一編乃文洊一己日用之貲非著述以公諸天下後世也學庸錄已纂畢中尙有數處疑義未決他日勝就當馳請一指我眞詮也向見仁者言語太多未免耗損精氣甚非養心之道且洪鐘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若不叩自鳴數進而不顧其安教者學者

背瀆矣仁者能以泰華爻此土壤則於見道之躬未必不是轉一關鍵也

彭躬菴曰爲己爲人傾竭中誠不是泛常酬答語亦不是虛誇性命語

辛丑與黃維緝書

文游之得與足下交也由高敏生甘健齋二友健齋從予遊最久其堅守初志至今不稍移易敏生待友剛直文游意中甚嚴憚之二友每言足下質朴且虛心向善不以少年科第自滿如此足下即不與文游交文游因深信二友亦將足下是信矣況肯儼然先施而執禮甚謙乎文游豈頑冥不欲傾心吐露以相報但此衷雖具亦必待叩而後有以相發足下每相對間無甚疑問且天資高敏所行亦無過舉兼有正友相益文游亦何必妄自揣度以相瀆聒乎近聞二友述足下疑文游有不屑教誨之意夫文游安得有此古先聖賢愛人至誠遂能以不屑教誨之法行其教誨之心文游何人哉使無其具而岸然不屑則妄人矣有其具而人以虛心相向復有所不屑則驕吝矣二者皆非文游所敢出然文游於足下實未嘗勉自罄竭者則亦有故蓋以聖賢事業於三代盛時風俗淳厚黨庠術序日以講學爲業人心相安爲固然已不必更言立志矣自功利浸淫浮靡昌熾幾不知此道爲何物自非天懷發中懔然覺悟晢然興起力自振拔勇往擔當舉世非笑之不顧甚未易見其有入手處也具此本領然後與

師友切磋讀書研究日漸月磨始有地步歲月既久成章可必及其至也得志則持此學術發而爲伊周事業舍之而藏則廣此學術以造就英才著書立說以垂教後世此儒者規模本分事也使非具是憤悱攻苦之意斬然自異於昔日而遽欲以平常懷抱依違疑信從事此學縱美質恬適無甚蹉跌然彊輔無人氣數時異遂爾安貞不渝恐亦未敢必矣今覩足下行事誠縉紳中之迥然傑出者文洊敢不推服若卽謂於向學一途能拔出心胸削除門面以有志之士自命文洊尙未之睹是以私心未敢罄竭文洊此際而遂若不容已

縱足下寬容不以瀆聒爲罪而文洊自顧得無蹈未見顏色而言之咎乎然足下肯於二友前虛懷如此實屬可敬文洊自此亦將可以有言矣足下幸自振拔勿以迂妄爲嫌輒布區區伏惟垂察不宣

魏叔子曰先生愛護人才之意與愛護道脉之心俱於斯文遇之

門人湯永誠曰學問二字相需而濟有學無問則固有問無學則虛而教者亦視所偏爲進退要其實總當自立志始也此書爲維緝對證藥然吾輩之病此者正自不少也

壬寅與麗中書

人生世間苦爲境遇所驅雖高才大智莫之能強所恃此心此理耿耿不昧可以當極順而不濫處極困而不奪境遇卽千變百出而我之此心此理曾不爲之少動方是百鍊純鋼然亦不過識得此心此理千古一轍前聖後聖莫能歧出守經行權著著有主卷舒作用旁行不流縱使畢世盡命竟不獲濟要其精英亦當與日月山河共輝騰於萬古仁者所得當不謬於茲耶文洊兀坐程山毫無裨於斯世日夕一卷與同堂辨析亦惟是將此心此理濯磨精瑩期與千古聖賢相

對勘耳何幸獲遇仁者得覿面互證似此機緣自識匪輕文洊敢不力自搜剔塵翳俾聖賢針針見血之語於一已身親實證以無負此千古一時願仁者亦破除人我廓然大公與文洊心心灌輸如辛苦酸鹹共調一味金石絲竹齊諧一音務期於沈痾錮疾中必效回陽之力庶幾不令千萬世下扼腕此時此際香山論性一帙文洊妄加數語相商未知當否講義俱親切於學者分上實有受用亦不必屑屑於先儒求合也

羅珂雪曰麗中談性談心不失儒者本來面目訪道過香

山與先生印契別後復以是書諄摯慫恳固狄公之藥籠無所不收然非麗中之跡禪而心儒又何以得此於先生而世乃有誦儒書而迷於二氏者視麗中能無汗顏丁誠叔曰此心此理雖得自天良而所資於友朋之輔益補救者尤切先生以是望麗中僕益以是望先生也

王寅與崇仁奕社諸友書

文游才短氣弱不能有裨當世徒欲取斯道以自淑而又舉足荊榛不能親炙海內大君子以竊聞其緒論秖於紙上陳言揣摩擬議無由得先儒之萬一所幸敝邑諸子慨然興起文游得相與觀摩於其間而四方之賢豪經過敝邑者遂欲進而教之隱衷私叩實自慚悚茲辱陳君霽孟過訪得聞諸君子高風卓行超然世俗文章節義標炳一時文游不禁心神馳往恨無由望見顏色以自慶幸於生平而不顧拚鄙欲先自陳於諸君子之前者又自有說竊以士抱英敏之資幸承聖賢之後道統學術燦然於經訓撰述之間擬其英咀其華作爲詞章已足炫當世而燿來茲刳沃根而茹實其有裨於世道人心又豈僅擬英咀華之效已哉且世之治也有明君良相以主持風化之權爲士君子者尚思脩明仁義共襄盛治以補皇猷之不及剝天道變異莫可抵極人心迷憒無有涯際而忍泄泄坐視寓意文詞僅以適娛樂之興舒憤懣之懷仁者之心何之能已近則閭里遠則四方豈遂無可置力耶卽使頑然感化莫動亦當留此道一綫以爲興起後世之機倘徒自憤決一瞑不視以爲世既已矣吾復何爲則夫

生斯人有靈有覺一聽其眩瞀昏迷底於禽獸而不知止而無一人爲之拊其背提其耳以警其心而使之豁然醒不幾蹐於蒼天聾天乎卽曰宇宙之大豈必無人何煩自我然當仁不讓慷慨丈夫豈肯以難責人而已姑處其易且使身後之豪傑而嘆前此之無人吾輩其堪此乎文溶不才旣愚且鈍倘不量已力不顧濡手足焦毛髮瞶勇盡氣以冀同儕之一覺至於汕笑謗毁饑寒窘迫一置之不問特以此衷有不容已者在耳諸君子獨肯安然已乎橫渠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自命爲何

如乎文溶不忖鄙陋先布區區來春或得登堂一請益以教所言之不及臨楮惶悚

劉子淳曰才人易得學人難得進才人以道自任具其一片西銘心也

陳濟孟曰敝鄉諸友捧讀先生是書悲汗浹背恨生僻壤不得早就正有道漸成痿廢亟遲書各道其膏肓以望鍼砭倘盧扁不吝刀圭頻施或不致終成不仁

壬寅答安福吳翁水書

先生生長理學淵藪之鄉相承有自大節凜然敬仰欲見之私方切寤寐昨忽辱使惠書捧讀之際欣感益深文溶自顧駑鈍尤悔多端初則失足禪宗繼乃漸求正學愿心意造由姚江而上溯宋儒始悟砥矢周行舍濂洛關閩吾誰與歸心悅力追惟宋儒是宗迄今如闢荒老農雖鋤犁培壅頗得其法而精鑿稻米之果腹猶有待焉時勢艱阻雖高賢在望如先生者亦不得負笈相叩下根劣器日在風濤中把柁張帆中心戰慄不知何時是到岸日也所尤痛者故友李仲闇以

剛強之資任道有餘勞役不休遂致傷殞天不庇才奪我彼相使我捫摸籬壁日恐墮入坑塹無有呼我而出者展讀慰言倍增其痛而先生至性肫懇所見在大痛切淋漓有不僅爲私交惜者已同藐孤如命宣諸靈几仲闇英爽不亡必將感激於冥冥而文溶之後死者又何敢以不勉也楊仁叔得遊門下固仁叔之大幸亦文正公忠義之遺承示及不勝慰藉其資性稍浮勿惜委曲成就返之於實彭躬菴至誠篤愛於仁叔不可謂不厚幸并提撕之吾道所恃賴者惟此後起之人才耳一脈之傳能無重望使旋匆促言不罄意

崔小蘇曰樸樸實實信筆寫去而溫純自在非有學有養亦何能然

壬寅答愚者書

接讀性論尊旨大都救無善及迅掃工夫之意居多此學至今日可謂千歧萬轍矣一人一說非必漫無所見但胸次不闊窮理不精立敎不愼遂爾快其所見力自主張不暇虛心平氣以採先程而其弊遂有不可言者矣文游觀程子將爲學途徑關聚到一敬字上此眞徹上徹下可通行無弊者凡人天資高朗契會必殊然不主敬則所見終不爲己有於日用事物仍不得受用質卽愚鈍果一主於敬工夫既久心氣日淸此理亦自然昭著卽愚鈍至極苟終身遊於規矩之內亦名敎中有品人物先儒闢此大路至易至簡可久可大以與學者持循而後儒過抑聰明不下必欲標新領異以自取勝不亦異乎今仁者所論誠足以殫奧蘊然非敬以主宰其閒則文游竊恐其鶻突而無著眼目中似有腳跟則無閒時似有忙時則無平路似有艱險則無一切元妙亦只塵飯土羹耳於飫腹奚益哉往江門因此心此理未有湊合處遂求之於靜坐然溺靜而忘動用行遠志何如主敬不外倫物勿忘勿助遲以歲月不患無湊合時也惟敬中須有體認之功然亦惟敬方能體認今人苦敬爲拘迫總是欠體認耳或因

平日浮動成習一旦用敬生澀艱苦勢所必至稍一未效便
自放下轉思別覓主腦此豈眞敬之咎哉蓋志大力堅者寡
矣砥矢周行都成榛莽甚可歎也涇陽先生於無善之弊已
痛切言之荒委之罪比諸洪水猛獸仁者眼不耐見復爲一
一披剔使隱情無所逃遁可謂快矣且於一切名理淵翻透
脫非沈酣歲久何以有此而文游竊欲再得整頓一路使學
者有所入手庶宗匠規矩可爲民生日用高明以爲何如匡
麓之行尙在何日或更有別局耶風便勿靳示我
章无咎曰近日氣節之士半託跡空門吾浙與三吳尤盛

故其善知識明大義談性道者甚多如愚者則翹然尤不
易得先生嘗語譬今日門戶之見不必過拘須是拓開胸
懷大施爐冶方享人才之益惟吾輩學術所關最宜自視
清楚無爲朱紫所混讀此書惕然知先生主持斯道之有
本也
門人鄒惕曰主靜則不能動惟主敬則無往不宜師於此
加以體認爲工更著著是實敬之敬之寤寐從之

壬寅與紹興劉伯繩書

士之相慕每有生不同時之恨卽前後之閒相去未幾風聲
所被尙堪追憶然無由握手親證所學其恨與遠千百年等
也至於生同時矣又以關河修阻彼此恐悅徒付之蒹葭伊
人其爲悵惘抑何可勝言然學問之相資手書亦抵面談古
人所爲輯神交以相慰也邇者章君无咎過訪程山得知先
生隱德大義堅貞不渝又能闡明家學復一綫未滅之天理
起雖存幾喪之良心以竟尊甫念臺先生未畢之願文游聞
之不勝踴躍卽欲躬造講堂以遂仰止之忱竭其證道之素

志所苦羽儀不修糗糒無資徒對雲山東望而歎耳文游竊
以千古聖賢學術自孔孟以來原自分門究無離異宋代朱
陸便多歧轍至姚江諸弟子分門別戶益復紛紜大抵重本
體者則欲廢人力重工夫者則不信固有主涵養則有空寂
之虞主學問則有支離之弊各因性質所近或蔽於先入之
言或據一己之成功豈能保其無偏亦不敢謂其無得要在
講學君子遜志羣儒用所長去所短舍己虛心使蕩平大路
智愚賢不肖皆可率由而不至於踰越斯爲中正之規而原
本天德發施王道始不誤陷將來之人心於以建天地而質

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所稱醇乎其醇之儒庶其有所歸乎文溶竊有志而質㝵輕弱譬之以寸莛撞巨鐘蚍蜉撼大樹多見其不知量耳然終不敢不勉也聞張君莫夫與先生相聚一堂源流互長入室不孤則廓清弊竇光復道統舍古小學堂中諸君子又將誰任其責獨恨文溶生長窮陬不能稍效輔翼之勞幸有同時之際遇偏又鮮會晤之機緣以此自悼又豈屬私意耶尊甫先生天挺人豪文溶生已後時不獲執贄門下負此生恨事而遠與千百年同其感喟也聞遺集尚未刻成有講學要語幸先賜一帙使文溶雖不能親炙猶

得私淑以澣此塵軀尊著最簡切者併懇錄一二見寄以慰渴慕不一

宋未有曰理學源流升降洞徹胸中觀瞿塘洞庭之波瀾萬頃不能瞬目曾亦有溯其源而問者乎此先生所爲汲汲同氣之求也

癸卯與宋未有書

渴慕已積年矣忽辱千里枉顧快意何可勝言文溶於此學擬議揣摩雖經三折其肱然先儒微言大義皆得之躬親踐履文溶之操修未及萬一遂爾妄自測量敢必其有當有道深衷而毫無差謬乎是以日冀當吾世得有身入古人之室者爲一剖決則或是或非可以較然不惑今先生豈非其人乎文溶幸邀指示謂亦有一隅之見乃知歷年所窺竊者尚不至枉用精神則文溶之愉慰又豈世俗知己之感所得而擬議耶所向途轍先生既許以不謬然工夫實際畢竟忘助

之爲害者多有忘有助則天機流行之妙終不是淪肌洽髓程子曰鳶飛魚躍子思之吉與孟子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也夫鳶飛魚躍是子思指點天機之無空闕無間斷以示人但覺爲色爲聲盈眸充塞無非此理而在己躬仍似有撥不開掃不去之處方謂之妙合然而稍忘則漫沒稍助則滯礙矣非忘非助之閒謂之必有事必本體與工夫鎔成一片方是活潑潑地善乎顧涇陽云有本體便有工夫無工夫便無本體也然文溶嘗吟味小心翼翼一語其示我周行更不必以勿忘勿助補之而必有事之眞精神已呈露無遺學者

苟貴從事於茲則鳶飛魚躍之趣當渙然融釋於胸不留一
絲渣滓矣不審與先生識仁之意有相發明否先生以萬物
一體必須時時相關如不相關便屬痿痺至相關之要又只
在存心心一馳去即筆墨几席之閒成秦越矣矧萬物乎此
是先生眞切教人之法亦即是先生自得之要然存心之妙
文游以爲只求之小心翼翼一語於此有得則仁體亦燦然
矣先生其謂然乎否也長夏酷暑弱體大爲所苦近日稍爽
復理會中庸俟卒業當寄正也先生讀書不肯泛涉尊著必
大有發明雖高深非寡淺所能測但以文游傾仰之至未必

不可由一二以漸窺其全便人來端望賜教

彭中叔曰領會得小心翼翼一語則聖賢儒先幾許奧義
都成一貫

門人曾曰都曰鳶飛魚躍境界本觸處是道但胸無把握
則無處下手終墮空寂程子以必有事實之吾師以小心
翼翼進之從此著力庶免歧趨

癸卯與門人曾美公書

杏山五十日靜坐讀大學頗覺有自得處及以客至而歸酬
酢周旋便不得炯然以我如此知諸子事緒芒芒又乏講貫
之勤以語聖功大難大難諸子質本高美前日躬菴確齋二
先生會晤後亦深歎羨文游獨以爲質美而好學則光明俊
偉未可限量質美而不學則不惟無擴充之益且有墮落之
虞矣豐邑從未聞有會講之舉今創自吾黨開風氣之先倘
悠忽將之不克底於成則尊洛一席直如好鳥時花一過耳
一寓目令人欣然一賞耳甯復有實在精光留連於千古人

心而不忍忘耶今雖境遇多艱不得時深盍簪之助然吾黨
肯於此堅忍沈毅竭力熬鍊則厄數退謝之日即至理發越
之期蓋儒者之任最爲重大決非自安私小噲狥時俗可希
冀其萬一也美公處心重厚行事誠確苟力充其學勤勤不
已成就斷非小儒所能擬目下工夫須以西銘之意實體諸
己而敬以守之使此渺然之軀與宇宙之大關通流貫一切
民物閒事俱痛癢切於一己然後平生所讀之書皆爲我有
而經史所記載乃爲明體適用有不容已者非好爲馳騖而
樂此不切之空言也文游於同堂諸子夢寐相關今之遠引

固迫而出此亦事勢之無可如何者惟諸子相見時頻頻提撕徵顯如一雖不復朝夕與處庶幾有以慰我矣美公情眞詞懇於諸子前幸悉致此意

湯暘菴先生曰者著實談如布帛菽粟人人可吃可穿能豁白沙何曾解此

後學危彬曰先外祖安貧樂道明社既屋卽棄諸生捐贈學田不受至餬旦爲生而陶然日從師講明身心之學一言一行確守矩法先節母時舉以訓誨彬兄弟而逐逐科名功利之習眞愧負我外祖矣今展讀是書當日師弟相

成以德之精神尙洋洋如見諸楮墨間乃一再傳而此風杳然撫卷三歎抑用自誌其赧也

甲辰與門人黃維緝書

樵齋歸述維緝面目黧黑肢體浮腫文游聞之深爲驚懼父母遺體平時亦當保愛矧當大事之日而令致疾俾滅敬不得盡儀節不得當將禮所謂勿之有悔者其爲悔也何時已耶禮固當守然守禮而致疾致疾而不知變通以有妨於大事後之人亦誰復敢守禮乎禮之所在不及爲罪過之亦罪也欲守禮而反陷於罪則後之欲守禮者又誰復不以陷罪爲戒乎維緝至性篤行文游每念及輒心惻惡第因是毀形滅性令天下後世置維緝於愚孝之列而傷其不能衷諸聖

賢之道豈不大可惜哉願亟以大孝爲念爲勿硜硜固執卽今身在病中且須進粗糲薄用鹽醯俟病已復饘粥如故古人尙有以老病稍需酒肉者明訓具在於禮未嘗有礙況飯與羹鹽乎夜臥決宜高榻地氣湫溼若非遠隔則侵入肌膚腿腫之疾恐久而及膏肓則雖欲長枕苫凷其可得耶文游悲夫禮之亡也久矣當今世有能居喪守禮不啻丹霄威鳳振古之祥於此不相輔翼而乃欲以姑息之愛俾有闕失文游非喪心甯忍有此蓋聖賢之孝未嘗不謹於小節要終不殉小而忘大也臨楮惴惴不勝惓切

門人曾黍豫曰酌禮之正抑情之過仁孝兩備

猶子德贄曰世父方與樵齋先生考訂喪禮以挽回世俗之失禮甯忍姑息以阻人行禮然黃先生至性篤孝幾於滅性則過於禮者又安得不以禮限之乎

乙巳與易堂魏冰叔書

得讀躬耕所作送熊養及序知天下英才必歸吾叔子以非叔子莫能陶鑄也大抵弟子之得師與師之得弟子皆各有一段志氣優於平昔故其相接之閒彼感此應如枹鼓之不爽非偶然也躬耕文字之卓鍊人所共賞但其後段立說覺有憤激之氣以經義氣節盡歸虛美似亦大過謂未免有虛美者藏其中則可謂經義氣節總歸虛美則不可謂刑名富強智謀才武之有濟於世用則可謂經義氣節者反不如其實用則不可蓋刑名富強智謀才武如不本於經義氣節則

小有才而未聞大道者也雖區區有利於目前其遺害於後世正自不小與經義氣節之士雖未必見用於當時而啟迪萬世之人心維持萬古之綱常究有厚望焉兩者相較其爲實用誰多誰少今乃悉以經義氣節爲虛美誤世而以實用歸於刑名富強智謀才武抑揚不平使後進不善讀者不悉力以趨功利不止甚矣立言之不可不慎也且篇中論學術未能盡情洗發歸諸正大雖身體力踐驗諸實事一段似有歸著然於精微之與廣大之規未見一語透出其所謂入之者深斂之者密未必是大本大原所在而出之無窮發之不

驕者豈遂爲不謬不悖乎諸友中虛懷若谷莫如吾叔子故敢一布區區如或可采則不妨婉致躬菴樹義當更精確立言當更詳婉允尊叔子造就人才當重體而用不遺毋重用而體或略偏立教者差之毫釐則傳習者遂將有千里之謬此際正不敢不懼也

門人黄采曰大黄附子之猛烈得雷公炮製乃足驅邪而扶正采讀斯文益歎人不可無良師友也醇之一字不逢偏執不見然人不偏執亦何能遽造於醇唯虛己受言斯醇之基也

陳默公曰明季經義氣節之士以虛矯相詡者十中實亦不無二三躬菴先生親歷其間宜其言之激烈但以爲盡然又以爲不如刑名才武之有益於世未免過偏躬菴爲一時數人言之先生爲天下萬世言之自純和中正無復遺議然乎於此見諸君子之所以爲友者眞與古爲徒矣覩摩切偲相得無間如此所以功力益趨實際逾久日新而江右三山賓宇後進每仰止而恨莫獲一覩焯也何人乃得周旋諸君子而親承先生之敵迪然後知實學之難何可遽求也而又何敢憚於難求而不奉以自勉也

丁未與魏冰叔書

而頗尊著每惜君子短於致用而欲進之以小人之才文游謂爲君子者須廣之以才則篤論也若謂不可無小人之才恐未可爲訓蓋小人之才機械變詐不可方物人能以此爲恥方可學至於君子今既爲君子而又習其所恥之事恐習之既熟則遂變爲小人矣初意欲以此加小人去小人既而心每手滑不覺以此加諸君子遂忘乎已之墮小人矣且人能知爲君子者有幾而機械變詐末俗爲甚愚意倘慮爲君子者猶沾染污俗滌濯不淨雖名爲君子倘不離小人氣習

況引示之以邪徑得無教猱升木乎君子之立教也一有不愼差毫釐而謬千里老莊明道德似於世無害而其禍流而爲申韓故君子立言不取快於目前要在防害於萬世在裕齋本意蓋甚憤小人之橫恣憫君子之拙直無用束手爲所傾陷而天下事或遂決裂不可救使君子能以小人之術治小人既足衛身又足爲世去大蠹豈不甚快然人心如水末俗如婺雖多其隄防猶虞滲漏若狂瀾既倒又誰其能障之乎且君子立心忠厚立身敬謹使廣之以學問充之以涵養練之以閱歷即遇事變未必遂無作用矧事之成敗半由於

天未必盡由智巧前古以愚誠而成以智巧而敗者多矣卽使倖以詐成成亦爲辱以誠而敗敗亦未必非榮身爲儒者惟當扶持此理使不昧於千古耳至於事之成敗有非智謀術數所能容爲計畫者如屑屑取必於此則必至貶節枉道名爲達權實將自開其竇此君子欲尙智者所不可不熟思而審擇也裕齋德望才名人所共仰發一言而信者必衆筆塁之下尤宜敬愼雖益人者十之八九而可商者十亦不無一二學術所關萬世人心所係與其假之徑寶毋甯渾全醇粹方矩圓規之爲可守也文洊千慮一得裕齋當不鄙我也

又封建論匯古今之失得而擬議於一是文洊讀之竊疑本根未必常強一貌衰弱則諸藩漸不可制侵伐兼并勢所必然雖夾以郡縣安知郡縣之臣見國勢不可恃不惟強大是趨以就一己之功名乎是不幾又成一春秋戰國之世乎後世晉諸王之爭其禍尤烈今日晉八王無事而亂天下吾之法則羣起而興宗國羣起而有一人焉得之猶吾祖宗之子若孫立法之意固善然天下事豈能遂如吾意雖防於失天下之後而其勢恐遂亂於未失天下之前人之賢不肖因勢而移者比比皆然如所論以德政著聞者召之京師使爲將相夫安知其一朝得權不轉而驕恣遂有異謀乎居內者旣驕恣而忌外則在外者必稱兵而內討如晉齊王冏成都王穎初未皆不賢及大權在握遂爾變易以致轉相屠害禍不休息卽親王不居政府而權臣專柄親王假淸君側而興兵者亦昭然前史矣一人倡亂羣起而乘之力大者進而攻京師力小者旁侵而割據稱雄或互爲攻擊或連兵要結不至糜爛其民不止封建之害豈法所能豫制哉雖曰平居無土地人民政事難以望其扶危定傾於喪亂之日然吾以爲亦顧國家之氣運何如耳使漢祚可復則光武以一匹夫而中

興鼎立可圖則昭烈無尺土而定蜀安在其久於人民政事乎竊謂明制未爲不善但王之嫡子襲王其支庶不必復封郡王卽降封將軍中尉等爵自將軍以下皆令與齊民一體選舉文武並用就令時窮勢迫其宗支之居大僚有重望者忠義之士自可擇而主之以興復大業如此則旣無封建之害而又不至錮宗室之才篇中制極詳密大計深謀無所不盡但恐一事決裂種種善策無不壞亂噫天下事固不可無法然天下亦安有不敝之法哉鄙見如此恐未盡然仍俟賜教

宋末有曰易堂之學主於用程山之學主於體叔子欲以經世而正人心先生欲以正人心而經世二者均不可偏廢究之人心是本有體然後用有所根先生苴諒如此故娓娓數百言貫徹首底脩齊平治之道立可見之實效不佯空談也

後學徐健菴曰讀叔子諸論其經緯周詳幾疑無復遺議及覩是書而後知天下道理無窮不經名眼人點破何由知其弊竇卽隱伏於良法之中篇中精義名言層見疊出坐而言者起而行世疑理學爲迂爲無用眞矇瞍之見矣

後學鄭劢堂曰大文章大經濟方是大理學

丁未復魏冰叔書

復接手書舉溫太眞批錢世儀爲言謂時値危迫不得不借用小人此卽昔日與樵齋札所謂爲父母醫藥則紋銀不足参以星色雜銀未爲不可之意於此益徵裕齋至性苦衷於萬難措手時亦不肯從以一死謝乃責必迫而爲詭怪奇險之行以冀一當實非借用小人也但太眞舉動乃豪傑事儒者則斷不能豪傑所恃者天才儒者則全賴學力守其誠敬之素志雖當忠難勢危慮深不無智術然欲如僞醉揮涕諸情態恐亦無從得此而孔大儒中最有才智者莫如王陽明

先生醉批錢鳳或有爲之至於涕泣辭救想王先生亦少此副急淚也竊意君子秉大權必自能收用人之效卽不得已使貪使詐如叔向用叔魚以歸季孫可耳若自以身爲之人固各有能不能凡此者豈儒者所能乎儒者惟能至誠小心投間乘隙以囘其心而沮其謀萬一不濟則鞠躬盡瘁繼之以死豈有過乎甯武子貨醫納饘卒以保其君而全其身段秀實倒用司農印追還韓旻及奪笏擊朱泚遂以身殉二公之愬忠激烈均迫而出之以才智而濟與不濟雖不同要亦不可得而軒輊也是固儒者所可能所當學者也彼溫太眞

之舉動由其天才庸可學乎昔人謂學我者拙似我者死眞此之謂也且古人出奇之智亦非印定譜子葢以警惕之神明當局勢之危迫忽爾迸露恰當機宜不容毫髮揩拟設後先其時卽有不同用者倘勞於模擬機鋒鈍滯不但畫虎類狗爲世所笑正恐致人窺破事更深其決裂矣故學者惟自領天才何如耳可立可權要須立先而後乃言權也故論孟所載皆聖賢經常語耳而出奇履險之說未有聞焉豈聖賢猶有不能權歟葢權者一時之偶然篤於立而明於經者亦自有不期然而然豪傑之舉動固未可嘗試也若持以立論則又何怪議李斯者之原過於荀卿乎裕齋幸再熟思以教我若僕前札所云成敗由天正欲人以成敗聽天惟忠貞之心當力於自盡如武侯草廬已定三分而六出祁山死而後已與尊札之意同也封建論道其常則僕亦何所置喙惟論事勢之變當其時雖大郡縣能保其倘爲天子之土耶事變無窮庸可臆測故立法創制但祗道其常而已楗齋處定本只删去封異姓一說入爲將相云云仍留未删再讀日錄復細加品隲覺僕前評倘墮巖疎未悉裕齋深衷可知讀書必貴反覆理會始無迴蘊也

宋未有曰反覆言之理逾足而詞愈婉先生之篤於友誼乃爾傷將洗剔塵耳以聆德音

門人黃建曰春秋戰國時豪傑事功儘多而論孟中絕口不道則可知聖賢垂教總以經常爲要

謝程山集卷之十一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　脩　壙元孫鳴謙　本立鳴盛　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世辰　吳　熙　儲　棨　編校

髻山　吳榮祖　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書三

丁未與門人黃維緝書

每於閒中念及維緝未嘗不悵怏滿懷蓋以未堅深之學力經理世務周旋世俗而家世清貧復有陪奉官府之費此豈但事務有不能全即人品亦大可危矣維緝凡事勇往終少始末計度無全局於胸中故於其間時費周折處事固不宜顧慮大過然失諸疏畧亦受大累吾人行已或出或處或成已成物審身度世須有一定規模規模之外不可過量規模之內不宜短靳今精義之工尙未細密集義之力亦多疏怠

浩然之氣何能遽爾充足揮霍之才何能廣大悉當此際但宜收攝保持學道窮理以成就初志乃一爲藝望所推便自卒爾輕任何其不堅忍耶或亦功利之見尙未忘耶今日夕奔忙仔肩一邑重任又且財用窘迫周旋儀物卽如遠行之贐儀可詩文代貧者貨財乃必皇皇稱貸此類盡非本色士必衣食粗足俯仰稍給而後學可無累不則或館或醫藉一業以自支持今既無貧士之業又有縉紳之費將變易此養親之擔石以充不急之務耶抑稍圓通於卻受之際以爲生計耶吾恐隱微易欺名節難守一不自決學業敗矣豈不重可傷哉文游言之晚矣已任之事自不得半途而廢要當有爲有守設法早畢之既畢之後大宜一變前局定的而趨萬勿沾沾目前而忘聖賢遠大之規瑣瑣事功而墮性命精微之業斯則文游之所惓惓念切者也有懷不盡惟究圖之

林確齋曰先生之愛維緝慈母於乳子慮不如是之周也

己酉答吉安鄧勿非書

南豐謝文洊謹載拜致書鄧君勿非足下文洊不才幼質頑鈍發憤爲學蕫稍知生身立命之原顧以生處僻壤問津無從顛仆迷途自蹶自興者不知其幾矣中幸二三友人相與講論提撕已而懿德之好人有同心郡邑遠邇聞風枉教遂烝烝莫禦文洊藉是鼓厲頽惰疏鑿愚蒙由儒先以達聖賢門戶之歸宿始稍稍有所窺然後益嘆斯道之難視之粲粲言之了了之中如隔千巖萬壑視初發足時一段矜心浮氣至此亡無所用今更以向衰之齒全力斂戢尙恐不能收功

桑榆則敢安自馳騖周旋泛應自取困憊乎然而此中耿耿屬望天下英才之心正自甚熱也蓋以人才雖生於天而啟發造就實由於人苟於道一無所聞則已使有一隙之明而又重自秘惜不思得其人而告之則大負天心其罪當與蔽賢等文洊其敢蹈此乎獨以人心爲功利所蔽爲辭章聲名所眩稍覗此道淡泊不足邀其一盼而重道之心又不欲其輕褻數年來及程山之門者惟南城黃子采趙子由沐趙子有豪傑之概與之論議踴躍嚮往不幸交一載遂卒黃子恂恂篤實有至性遂樂與之相進外此懷刺登堂者不過浮慕虛憍之士相見往煩酬酢耳故同堂諸子因以爲戒且囑子弟輩非故友素知其人而先容者毋勿與通非敢峻其門牆而薄待天下士也蓋人情實有不齊謹始慮終有不得不爾者今春足下不惜道里之遠徒步過訪可謂誠矣子弟輩見足下行踪頗異不敢遽接請暫居旅寺俟主人歸以名刺先庶幾不失士相見之儀次日文洊造西郊古刹相覓不遇謂足下必當復來候數日竟不至意甚怏怏踰月忽接手札始知足下往來道路冰雪之苦且有責怨之意文洊惘然而已文洊失人於交臂固不無罪足下不遠數百里勤其飢凍而

來而竟不稍踟躕幡然遽逝得毋進退節次微有未當者乎夫道之體用本不相離體不徹則用必窒用不達則體必無據所謂天理者不過人情事勢之得其至當者而已倘曰吾守吾之天理於人情事勢不合亦無傷則是天理者乃空虛無用之物體自體而用自用豈聖人之所謂道乎文洊妄揣足下大抵質美未學之師友之益離羣索居以保无咎而已以斯爲鄉黨善人未爲不足若欲進而求之聖人之道則倫物之地施受往來何一非道之所在倘率胸臆執已見以處之機宜之閒委曲因應恐有未盡善者故知人情事勢之不

可不講學問之不可不廣涵養之不可不先求可曰吾心無
作遂無條事也文游感足下遠訪又辱賜手書雖未謀面亦
非未同而言者比故敢直舒所見以陳於左右承詢識仁說
跋謹錄一通及程山十則呈足下試取而閱之則文游之所學
亦不外是矣拜接何時臨風神溯
宋未有日鄧生訪予語山予以程山之學告之即謝謝意
動其入高爽有可任道之資而言動間不免直率任性數
日遂別初不意其即行冰雪而來竟不使予一言為之先
容及叩門不得見又不稍躊躇復困頓遽返負質美而未

學者也先生即就此教之所謂因其病而藥之鄧生雖未
獲見長桑君已飽飲上池水矣
門人吳其達曰人情事勢即在天理之中天理即道也學
道而行動多窒可謂已學乎聖賢千言萬語無一不透徹
人情事勢若叩嚮空文而一舉足即蹈荆棘縱學富五車
胸羅四庫直等於一字不識師文非徒為勿非破迷亦達
頂頂門鍼灸
後學梁份曰做人只是任性而行自謂吾心無作便不躊
躇討慮小則鄉族牴牾大則身陷不測往往而有讀書人
不通人情世務寸步難移份因先生得遊易堂彭魏二師
之門講求經世之學意謂程山所討論者性命之微高不
可企今讀先生是篇然後自慚淺之乎測甚也

己酉與易堂後進魏興士書

憶乙未冬翠微峰一識足下其時方髫齡文游已知爲英物丁未夏隨令叔父自新城取道敝邑始得再晤別十三載嶄然頭角欣賞無旣自是以來胸中時有一足下聞尊甫遠遊動經數歲而令叔父季父亦復常年外出一切家政外事皆屬足下措理恢恢游刃有餘尊家多才後先輝映令人仰羨無已文游乾坤稿備述祭廢物一念耿耿常冀後輩英俊挺然爲世界撐柱俾文游得如草間羽蟲鼓翅露吟以鳴自適則分願足矣然若兩日寂寞無以自慰如足下高才期許自

非淺淺也午節令叔父見過出孔元微寄足下書見示深服其器識不凡然度非足下有以感之元微亦決不輕以相責以此知二子皆今日佳士也惜文游不得相與朝夕挹取鋒鋭以自振衰頹耳應酬紛劇固足見才然踐履之暇又復肆力學業則靜以俻動之所操動以實靜之所得事學並舉德才兼進異日大受由此措之諒匪難也程山後進如李其聰黃國鋆封峙吳士鋁猶子德贊數子亦知向往然才不及足下毎思承教則倘有待臨風懷想欲言不罄

門人鄒明𥘉曰吾師愛惜人才如玉人獲璞輒欲雕琢使成大器足書淡淡言之而勤懇珍重之意味之彌深亦可知興士爲易堂後起之翹楚也

庚戌與門人封禹成書

兀坐程山况味不佳每念禹成以樸誠之質惻隱之衷如得專一以究竟斯道何必多讓先儒惜乎未即道廣廣則難周大受之器只於排解中消磨歲月鄉黨親知所賴藉以獲寧靜者不知凡幾在人則誠利益多矣但愚意猶欲禹成漸用排遣俾身心暇豫力挽儒先將墜未墜之緒以授之來學斯其爲功當在天下萬世視鄉黨親知旦暮之暫獲寧靜其爲大小偏全不既較然耶文游於同堂中所望於禹成及樾齋維緝諸子者甚厚柰諸子規模大都著在事爲雖事爲不在

道外然胸中道味未充則事爲亦但可云俗務未可云道也顏曾閔冉爲聖人所深許初未有政績勳業可紀而由求予賜皆才力優裕班班足自表見何聖人每若不足其故不可思耶諸子質厚而理明不早擔當此事更待之何時乎後輩茫茫尚未見有可屬望者文游衰頹漸迫時日無多程山學道一席恐只如彩雲過目耳可爲長太息者莫此若也文游觀禹成待我中心肫摯無絲毫間雜今不能幾微益於禹成文游將抱慚無已矣惟冀奮然始終以道自任庶俾文游稍效萬一之忠告云爾

張由江曰綸錫忝司民牧無絲毫益於百姓而徒有損於一己竟日忙忙案牘不可謂非事爲要如先生所謂俗務也行將謝而歸矣而少時詞章是習望道在洋茫如巨海先生愛我其何以示我津岸俾有所持循以不致虛負此來之倖遇高賢也

黃弼侯曰爲鄉黨親知排解原是吾儒分內事但日以此爲事未免好行其德亦功利之習未去也書中規其以斯道自任所見方大而世俗不知妄譏吾儒薄事功而好空談性命彼蜀犬之吠耳禹成老友胸有定珠定當返光自

照矣

門人湯其仁曰道味未充而急急事功猶之人家父兄不教子弟讀書識道理敦倫行獨欲積財以遺之舍本務末兩無所益何如以道爲重修於身而自及於人漆雕開吾斯未信亦此意也

庚戌答新城孔正叔書

勺庭每過程山輒稱先生氣誼敦厚師古力學虛衷以求輔益文游與先生二十年故交反有知先生未盡者近年每託大方達意而大方因敝邑募橋羈身不得頻過貴里有懷依依不能自達客歲忽於勺庭手獲接賜書百朋之貺快何可言且津津以明學術正人心爲勉文游何敢當亦何敢辭夫人心不正由於學術不明學術不明人心愈無由而正二者相關捩係於世界非小而此時之學術人心尤最難明而難挽蓋佛老之害傷於血脉功利之害又復痛入骨髓變證種

種怪誕奥窮世無秦越人飲上池水望影即知病源安得不寒熱雜投鍼灸妄施徒令白骨枕籍而已耶加以防維未振廉恥蕩喪行歸羅刹之域文游何人敢以延扁之力舉函牛之鼎幾何不絕臏而死也哉雖然學術不能昌明於一世要不可不明於一身人心不可得而正已心安可不正是以株守程山一學地與二三知友投剔先儒之要體認疑似之辨亦既有年如知夫子畏天命一語乃爲學要領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什針芥相通而中庸首章及張子西銘則其詮註衍義也朝夕乾惕奉以爲的庶幾有所歸宿萬徑千谿可免迷惑然周行如砥行者每多足痛欲其馳驟而升正未可易言也唯扶節惴惴展其程期以盡天年而已矣先生天資迥不猶人加以謙冲力學此中滋味必有深入而不容自已者其肯傾心舉以相授俾文游得躍然言下了無間惑乎先生素抱救世熱腸憫其愚鈍或當不吝也外講義數首呈教

魏叔子曰正叔年耄而好學著述等身而歉然若不識一字禧見當世名人多矣虛己好善如此者正自未有而其敬愛先生與禧尤爲獨摯及得是書喜溢顏面謂禧曰恨多此七十年不得及程山之門但得聞畏天命之旨即夕死

亦何憾今正叔往矣載讀及此惘惘何極因書以志吾兩人知己之慟

門人危龍光曰畏天命一語聖人一生精魄所聚談語微露雖有宋大儒亦輕忽讀過未及深爲體認自吾師拈出就論語中細披而統會之由志學而至不踰矩何一非此旨也數十年理會四書究未嘗得其一字受用龍光眞自負亦大負師而負天矣從今奉此語以自鞭逼或尚可收諸桑榆乎

王子復易堂魏伯子書

健齋歸得奉手教欣出望外近年每接見季子既道爰子莅往來浙中者得聞范中丞善政及其地百姓感激情狀竊嘆足下以一書生假大人之手發舒經術俾一省沾被汪濊亦人生大樂事也男兒不得如孟子所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卽當如足下遇知己言聽計從凡吾之素所欲施而不得者皆得借其力而畢達之且以我之實成人之名國家考課自是居名者享之若蒼蒼考課則居實者又當倍享於居名者理自不爽也讀大集既於人情物理窮深精透又出以

敏妙手腕遂令讀者如飲醇酒陶然自醉至於雜說偶書尤令人悠然思悚然惕瞿然而汗出此與叔子日錄俱案頭必不可少之書學者所當飲食寢處於其中文飭昏頑讀此恨晚何日把臂當叩首謝爺劉念臺先生文游仰之如渴今遽得讀其書積想大豁相契合處十之七八間有一二疑處俟足下起行時當附書請質於惲公祈謝其賜書足下就浙想尚在來春今秋冬閒無事肯一過程山使門下諸子俱得拜教則厚幸矣酷暑倘慎是禱

高敏生曰詞意溫藹言中有物莫僅作寒暄語讀過

門人吳渠曰向過浙中人猶稱頌思慕范公不置讀四此堂集知伯子先生之輔益者皆民生大利弊而二公皆各死于賊吾師所謂蒼蒼考課者何竟無驗耶然二公榮名千古則師之言又未嘗不驗也

壬子與桐城陳默公書

文游本山藪朽廢之人以老母年高兄弟城居不敢遠離膝下踪迹之質處犂耐俗避懵謝咎日惟兢兢而先生過信浮聞不惜千里下交文游初甚恐懼及見先生脫落時蹊又揭示肺腑始嘆先生迹雖遊世其素心眞吾輩良友也但恨貴恙不得抵掌一罄所懷惟此爲鬱鬱耳文游與先生俱年過半百精神非復用之時不可不急求歸宿以完就此生昔人所論三不朽之業功在我輩無由自見卽立言一道人每引夫子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以爲口實夫立言所以行道修文

所以輔言未有無道之可行而先欲立言並無言之可立而專事浮文可以行遠者吾見其汗漫支離充塞天壤而言益妄道益無矣若夫德也者本之無聲無臭散爲有倫有脊保此寸衷不留纖翳一氣渾然無事補苴探造逢原始得無疚苟未能然則一身飢溺何假禹稷濡手焦毛自拯自救又何晷刻之能寬甚矣德之立也其難言哉不然顏子以瞿瞿陋巷之子無寸功足見卽言亦不多覯而夫子許之萬世信之其謂之何文游自憤生非動植貴負靈知而芒芒逐塵不見面目寬假百年亦同蜉蝣況旦夕莫測豈不可傷每恨賦材綿弱不能當事物之衝爲學入手工夫未得堅凝而孟浪酬應兼所過盤錯有難言者是以自晝稍夜撫膺愧憤得不卽死勉盡子職天假餘年終當閉戶匡山冥心力學稍贖平生往再之愆略識生身立命之本質言尊前以當息壤先生著述旣富尙當約而精之學理必足以補救先儒啓悟後進經濟必足以籌應將來防維萬世斯爲必不可缺之書毋縱才華徒添龐贅毋使二氏堅忍之徒笑吾儒之有始無卒也吾輩相過非偶豈得以世俗周旋語勞紙墨而煩視聽念當遠別更伸悃愫惟先生鑒之

彭躬菴曰以篤行相勉是今日救急良方徒事浮文者讀此可以廢然返矣　默公以耳疾辭官遨遊訪道好問勤學於程山留戀不忍別誠意懇至目中所不多覯故約齋贈言亦不欲以世俗期之

門人周道新曰本之無聲無臭散爲有倫有脊二語已將斯道體用全身提出循而進之何不可作虞廷十六字讀

王子答彭躬菴書

覽每教非於文辭時時關切不能了了如是文辭之所造總在依稀彷彿之間著信二境倘非確然有據所云境逆釁孤哀滅不似從前精純此眞文辭所抱痛也文辭資本闇弱雖見理有在而根柢芒無實際每咏淵明總角聞道白首無成之句輒不勝浩嘆敝門人如樅齋之聰明才氣出於天分工夫雖有然徹底著力尚未之見禹成和平仁厚小心耐煩美公克己不欺戇直愛友皆文辭所不及但以斯道爲已任與古今世界相負汪則三子猶未能也舉目茫茫何所屬望

先生誠文辭不可以學道輕望人文辭安敢薄視斯人之徒空谷足音跫然而喜自所不禁故遇某人天資頗佳又曾於宋明諸儒之書多所覽觀似可與語遂爲之一磬亦姑盡此心耳至力挽以必從則文辭不如是固也因勢利導易副易行亦是放下一屑無可奈何而然初心卽逆億其人無成恐亦非忠厚之道先生懲創近日虛假之害宜乎痛心疾首欲峻其門牆以自固但昔之人似忠信似廉潔則懼其以似而亂眞甚而爲人心學術之害今則自察易昏而觀人則隱微畢照縱有機巧之術彼亦安能言淸行濁以惑人而害學術乎且天之賦才古今一致時人中自有本色之士亦時深向上之思特苦於啟輔無人付之石火電光閃爍滅沒而有心者憤激太過一味緘口令其向往之無路幾希盡泯豈世界之幸乎文辭汲汲求人之念甚非强爇薪傳旣自憫孤危徵强輔者庶免頹墮而又以一線道脈宇宙間應有任之者詎可轢盡天下士隘其途以自封耶鄧子勿非誠爲大器先生當裁成之何必定出程山之門斯道有屬文辭聞風亦堪鼓舞自振況近在數百里之內可以竊聞緒論乎遊南豐記已錄存時一展閱如聞霹靂不由不戰栗益增黽勉也拙作多

感直教文章本非文辭所能亦不暇分力求工但旣有人事不容不率應以應耳心恙不敢多及容面罄一切

章宏自曰古人不皆賢智後人不皆愚不肖聖人與潔與進自是中行道理先生不欲峻其門牆所見甚大所言亦凱切盡致

林確齋曰汲汲人才之心觸之寸楮令我讀之感而欲涕

後學危彬曰道本公器樫授者濫珍秘者隘濫與隘均於道無當也程山之門不濫不隘非徒當日學者之幸流風餘澤至今猶得竊聆緒論以相私淑自非所遺者廣何以

得此讀斯文可知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有由來也。彬開易氏吉外祖美公先生事明學夫子長夕寢處恭謹周詳如同嚴父幾忘其年之相若老之將至嗟乎夫非明學夫子德之感人者深其何能令先外祖敬愛如此

癸丑答孔正叔書

拜讀先生賜祭先母文不孝文游感則雙淚交集驚則浹背汗流心知先生以賢人寵不孝可謂厚之至矣以聖人勉不孝可謂忠告之至矣人皆可爲堯舜先生以聖賢寵之勉之豈得云誣然不孝之所以感而且驚者以不孝學不充德不進深有負於先生而有忝所生也不孝居鄉黨中惡不孝者恆有慢不孝者恆有怪笑不孝者尤多敢謂惡者慢者怪笑者俱非乎清夜自反必不孝有以取之則不孝之敬親愛親其不至者多矣經謂因天之道用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爲庶人之孝不孝之養親固有賜從仁者之粟有時傾囊索一錢以爲蔬菜之需亦不可得祇揮淚自慚自恨而已是不孝之養親不及庶人之常孝矣乃欲求如先生之所寵所勉不幾如苍石撮土進以擬之泰岱華嶽詎可得耶雖然不孝不敢爲公父文伯不孝之母則公父文伯之母也昔敬姜以朋友之情占子之賢否今吾母每聞賢豪長者枉過寒廬必欣然色喜有信宿程山者必向庋閣覓瓜果以佐觴度無有則皇皇然不安以此推之使不孝身先母死來哭者自程山諸子外必易堂諸兄弟必吾省郡諸賢豪長者使吾母聞

之必大慰曰吾子其庶乎然則謂吾母之識之賢可上同於公父文伯之母信非不孝之私言也不孝果能充其學砥其德以交四國之學人則四國學人之觀慕吾母必當如先生之諄誠切學也惜乎不肖不能承吾母之志有忝於所生有負於先生之所籠所勉也此文游捧讀大章所以感泣而驚汗於無已也然先生之文爲從來祭文中所未有做堂諸子爭手錄傳誦他日鐫諸大集使後世知有不孝母子則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行益彰其在斯文歟其在斯文歟謹同使者哭而宣諸靈几前望稽顙附緘遙謝不恭

邱慢庵曰哀痛之情直欲泣鬼神總由一誠而發金石巷曰曩來貴邑詢問賢士大夫得知先生爲學者宗師亟往求見先生以見憂辭請至再三始易墨衰出見哀戚之容益增起敬座間得見孔君文兆誦之際先生含涕跼蹐不置深嘆是母方有是子既讀是書眞所謂德愈高而愈謙也獨愧鄙非言子而得濬摹以振厲風俗即喪禮其將復古矣乎

門人黃熙曰師得孔先生文讀之號慟大哭椎胸頓足幾不能卒讀及作是書握筆輒淚盈紙移至再三熙等從旁勸慰始得成篇哀慕怨悔已曲曲盡吐而師猶自謂未盡所抱恨之萬一豈罔極之感有非可以言罄耶

門人湯永誠曰至性至情至眞至誠無意於文乃文之眞至也

與湯弼士書

弼士謂制藝當自成家固然然以時調成家成亦可鄙必如立言著書馳騁於古作者之林以成一家斯尚矣而人每不肯為此者大都為得失之念所障若能付之定命一意求高則文可擅名而得亦不外是卽萬一為定命所厄亦可自白於天下而無愧於一己不知出此但羣趨羣止以求必得豈知得者十一而失居十九乎無如學者見坊刻之膚詞套語便於竊取遂規規竊之而不知其陋夫舉世皆患竊疾吾欲責其勿竊其可得耶今吾且不責竊而責其不善竊昔有大

竊師教人竊曰竊人之衣冠而服之與其器具而御之不待遇主人遇其子弟一見卽獲之是竊之最下者取其衣冠而易其製取其器具而更其式服之御之其誰知之然而易之更之之迹終在若置衣冠器具不竊而直取其金欲衣冠則衣冠欲器具則器具公然服御與得而稽斯上竊乎然猶有疑者斯人非賈非商何以多金是必竊也有最上者於此知富人之所以富必非無術於是遷近其居習其所為浸以歲月竊其積貯之理貴出賤取之法薄飲食忍嗜欲與夫權變之智決斷之勇取與之仁盡竊而用之十年之間其多金源

源與富人等人但羨其甘食美衣豐厚逸樂而不知其竊之之工有如此也竊如皆然將惟恐其竊之不衆不甚矣今之學者於坊刻文中竊其字句格套或以彼易此以前移後或博取其浮義索其相惡及勾勒點染之巧法栩栩然自多其能竊嗚呼幾何其不見笑於大竊師也哉近見韓元少制藝其得力在多讀書故發其性識理深氣厚自出機杼落落於時徑之外宜其雄家一世是真得大竊師最上教者弼士能效其竊乎吾又何必以竊疾為汝慮而蹙蹙欲療之乎

鄧元白曰罕譬善喻堪為解頤

癸丑答新城孔幼公書

小孫修振自郡城歸得接足下書傾吐誠至序述樸直少年浮誕囂競之習絕於筆端知足下天資端厚士也近時士習才氣稍優者恢趾高氣揚目空言妄不但藐視朋儕卽前輩老成亦敢於慢侮雖欲引手援之苦無從入惟徒付之哀憫而已足下屏絕諸習一歸質實造大根基卽不外此譬諸人之一身臟腑浮游之火旣已斂戢而飮食寒暑外來不正之氣又復不染惟本來元氣周流於中保攝堅固以待其充溢自可力繁重而不疲躋天下之上壽而不衰文游自顧無能

爲足下益惟立品讀書二事兢兢半百餘年日與前後輩正論旁論以互相砥礪者皆不出此今持以陳於足下足下勿以老生常談而置之幸甚夫品有豪傑之品有聖賢之品豪傑之品氣大才高能任天下所不敢任爲天下所不敢爲其行藏事業卓舉千古而千古之人俛首帖耳感嘆以爲不可及如伊尹張良諸葛亮狄仁傑裴度韓琦范仲淹司馬光李綱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之類是也聖賢之品其志大其行篤其言謹其心愷悌而誠其成已以道而不以功利其成人以德而不以姑息得君而出則與道致治使萬物各得其所非其時而隱則傳道於來學著書立說以垂教萬世在宋如周程朱陸諸子在明如薛敬軒王陽明羅念菴羅整菴顧涇陽之類是也蓋豪傑之挺然植立得之天賦不專學力當其舉動合道時亦與聖賢無異特不及聖賢之精密無閒耳聖賢則不全恃天資惟藉學力故自學利以及困勉聖人俱許其成功與生安者如一卽使竭才未至要亦不失爲君子人也若豪傑如前所稱諸公得自開出代不數人豈人人所可學而能乎士自度天資不及則當從事聖賢之學循蹈規矩樹立脈隅使心正理明守堅養足卽未必至聖賢自當超於

凡俗而爲聖賢之徒倘才氣非豪傑而妄意效之鮮不墮蹶狂而自取顚越此立品者之所當自審而豫定於素也至於讀書則已大失其本矣世有聞人讀書而不爲辭章者必迂然不識其何謂文游則以爲讀書而但爲詞章則與博塞以遊者雖有不同而亡羊則一夫讀書原爲切己不切己則識不精密而身心家國之理不明吾見世之讀書者其議論行事皆古人所厭畏駭笑而逃避之不暇者適恬然安之不以爲愧正坐讀書不求切已耳使能切已則展卷開非煥然喜卽惕然懼有時如當和風煦日舉體皆暢有時如病受鍼灸

積年痾疾霍然頓除如此而見之日用行事其正大光明必大異於流俗卽舉止氣象之閒亦令人欽畏紫芝眉宇矣如此而見諸議論文章大之羽翼經傳小之亦理明辭達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豈區區雕蟲之技所得而擬議哉文溶質鶩才弱加以年齒老大望古人所至彷彿而不得前輒冀少年英銳翼我衰俗振我昏頹且文溶忝勺庭密友而足下已立勺庭門牆願毋負師門教誨之勤文溶亦與有快幸焉故不憚引領望之也

邱而康曰立品讀書二者說得極精透明切學者讀此而

猶不堅志向上一路著力非夫也

門人廿京曰薄堯舜事功不足為程子之說似尙有語病吾師論其人皆閒氣所出無其天資而妄欲效之必自招隕越此論自確實不如學聖賢卽不至亦不失為聖賢之徒之穩立腳跟而不壞

門下生黃國望曰直抉俗學沈痼之病發明古人未發之秘唐人詩云指示青雲快羽翰望華敢不健翮以赴乎敬書座隅時深鞭策

甲寅與陝西孫鍾元書

文溶生長僻壤愚昧無識壯讀陽明集粗知向學繼復討論濂洛關閩及象山六子明儒薛陳之書苦心參稽而於羅整菴困知記顏溶陽小心齋語錄尤所心醉但恨貧無遊資不得造海內大君子之門規炙至教近年於一二遠遊好友處耳熟先生大名及貴鄉金石巷公作宰敝邑解任將歸枉顧程山因得悉先生高義盛德馳心傾仰寤寐以之而文溶年已近六十氣血早衰無由褰裳登堂展拜牀下一傾精言要旨以針砭生平隱疚徒向遙天引首長嘆亦足悲矣因附一

緘自述寸肫之地鄙衷蘊積莫啓文溶昔年玩索大學中庸若有切己錄今錄一冊寄呈先生試取覽之文溶之學術淺深工夫失得已畢露莫能自掩矣倘蒙一一評品核其疵謬而直誨之數載內得附敝鄉商遊貴地者以歸俾文溶半生學力不至妄用則死且瞑目矣竊觀古今理學文章之士莫不思著書立說以垂不朽然不朽之業豈得易言哉歐陽子謂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百餘篇少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嗚呼此豈有數存耶抑其神識本不足以

千古耶夫欲著一書立一說必畢其一生之精力發古人所未發明後人所難明若徒爾勦陳言襲餘唾雖連篇累牘亦如無物夫天下至理無窮如繭焉愈繹愈出如泉焉頻汲頻盈所貴人之神明虛靜精一握其緒通其源而疏別之未始不可自闢堂奧以繼往聖賢之後若必謂前人言之已完足無餘則後此天地生人源源不息付之耳目心思皆塵朽無用之物何以成其為人又何以成其為天地雖然果能身體斯道全其所賦以歸於造物卽顏子寥寥數語叔度寂無一言其聲光未嘗不奕奕於天壤以此知為不朽計立言不如

立德之足據也文溶愚鈍有志立德而工力不逮今已垂老安能更有進境偶有所著亦不過因誦讀之餘筆其所見以與諸同學商訂若謂不朽在是徒囈語耳但當吾世有大君子而不獲執經問業以自躋於高明廣大之域區區札記又不得郵附就正則終身罔罔若瞽者之捫燭籥以為日豈不大可哀乎日夕延望不勝慄慄待命之至

魏季子曰人身之壽倚係精神刻著書立說而可以空疎勦襲傳乎書中理道中邊俱徹真壽世之文也

金石巷曰鍾元潛心性命之學不事著述非不高矣但文章亦身之枝葉且得藉以達其學之淺深而因以相輔益苟秘而不宣無論後世無由窺其本末卽今數千里神交亦無由得相質正將何以為受益之地先生見理精透不偏不固豈持此以歸則吾老友自可援以上一層樓矣

門人阮天樞曰吾師不以著書為意而著書之要自左史以來未見有能如此挈以示人者

後學湯廷竹曰程山之學不尚文詞而集中文醇潔如此者甚多豈非所謂辭達而已乎抑有德之必有言乎

辛酉復吉安劉六謙書

吾儒之道自有大中至正之歸學者急迫求之每多誤入歧途文游之初失足而旋自轉悔者已不啻再三矣及後體究西銘與程子識仁說始知聖學本自周行進而正之學庸語孟源流一幾浩然無礙與二氏之學根株迥別蓋吾儒之根株在誠彼教之根株在空非誠不能經世非空不能出世涇渭了然何之可混其以爲宗同教異者亦道聽塗說耳若虛心體玩叩求其所以之故則自能知所止矣今先生以心空一着可以該貫三教根株未免歧而不悟以先生之英才不

爲先聖任絕學而甘心歧於二氏安所不當安恐亡羊終未有歸期也幸亟反而求之四子之書愼思明辨以思夫誠之所在必有霍然解而歸正之一日也文游愚鶩非任道之才但於安身立命力求穩地以無負爲聖人之徒耳承教韋弦之喻此特爲氣質矯偏者言至於爲學大本乃千聖心法不容以剛柔異趨更不容以紫色蠅聲雜援於心斯世向道者寥寥欲絕今既遇先生不吐赤衷更復何望雜冀虛平俯察澄本析源反復相商斯不負相值之雅也

彭中叔曰如分水犀如示諸掌而猶弗能領悟致屢煩筆札此道本平易御偏難爲好高務外者說眞有末如之何之歎

再答劉六謙書

昨兩接大教以文游於此境未到透露故不能相知此誠然但卽來書所自述文游於此皆身嘗試之亦非不悉也所云敬中見心體之瀅瀅瑩卽虛靈之謂而虛靈非心之眞主宰也先生得此卽以爲眞主宰遂謂心坐遂謂主敬在是此所以誤入歧途也夫心之所主者性也性者虛靈中所具之生理虛靈則生理所發之外著者也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苗如性焉由秀而實實仍穀也如心焉實雖同謂之穀而可以謂之種謂之米則分焉認精鑿之米爲穀種則生理絕矣孔門諄諄言仁仁也者性也中庸之率性率此生理也顏子之不違仁亦不違此生理也舍生理而言虛靈不猶之舍穀種而言米乎米之精鑿未始非淑猶心之虛靈未始非性也然生與不生則自此分也夫心體自然虛靈然虛靈中有至實者在焉至實者何性也仁也空之則禪也老氏之元宗也游竊窺先生之所以差此毫釐者大都由泥於朱子之解明德爲虛靈也雖整菴曰大學所謂明德卽中庸所謂德性朱子章句似與心而言與孟子盡心之解無異恐當與德性同解爲是游昔著大學切已錄深以爲疑及得整菴之說而

裒按之朱子德性與盡心之註然後知立言之未可偶疎也德性註云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盡心註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將心性二字分得了然各有著落如是何大學之明德不以性訓而以心訓而自相鑿枘也蓋朱子因德字上有一明字遂以虛靈爲言其語錄又自更說具衆理應萬事包體用在中實而不爲虛游卽而思之必言具言應則仍是虛而非實終屬隔一層而非本體也觀明德傳內引明命爲言則明德分明本之明命太甲章蔡註云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其言確有根據非以意强解也游於是益知明德之明當作顯著之意解之不宜以虛靈爲訓且以明德爲虛靈則與彼教明心之說相類先生之以明心一著該三教根株謂非由此而誤乎不知米原出於穀認米之精鑿以爲穀種雖三尺童子亦知笑其誤矣或曰米可炊而食穀不可得而卽食也然則明性不如明心之爲功之捷也游則以爲米非穀何以爲米心非性何以爲心誠知心之有性則自然識仁而所主之敬方可於定靜安慮修齊治平而一一徵其實不猶之乎知米之由於穀則栽培灌漑生生

不已而米不可勝用乎游生平談学以畏天命爲指歸豈於敬倘有所疑議耶卯前札亦佇言以西銘及識仁說爲宗西銘曰於時保之子之翼也識仁說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益敬必如是而後知眞主宰而得所主也獨惜先生之主敬不主乎秉彝降衷之實理乃一主乎澄瑩以爲眞主宰程子曰禪亦有一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雖云直內要之其本亦不是蓋深見其本只是以虛靈爲悟非眞能直內者夫內外本末原爲一貫吾儒之以性以仁爲本則經綸大經自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有不爽者斷不致離

倫而絕物此吾猶祭識貴慎於毫釐庶免夫千里之謬之爲可嘆也游今茲之寥寥無非爲道原無人我之見願高明平心商論知此爲天下萬世公共之理凡有血氣者皆可與知與聞然後可以不厭往復以歸於一是伏惟垂察而詳教之幸甚幸甚

彭中叔曰將心性二字合併分析解千古未了之惑發先儒未盡之秘有功斯道大文字也

門人黃采曰禪家以鏡喻心鏡雖明終無生理程子以穀種喻心得之矣仍含而不露吾師爲引伸分別使心性二字劃然昭著發蒙起昧斯道天下萬世之利也

謝程山集卷之十二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偆擴元 孫鳴謙 本量 鳴盛 鳴垈 原本

易堂 髻山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吳熙儲 粲 編校

受業門人參訂 吳榮祖 吳嘉善

謝程山集卷之十二 手簡

與甘檝齋 戊子

足下頓悟超卓波瀾闊大傾心向道且不以下問爲恥然猶復有一刀兩斷下不得手千辛萬苦耐不得心之疑此則助長之病耳不則將迎意必之爲累耳所謂爲學貴大勇者如來書云確信無疑與一諦之下反心自悔即是大勇陷溺習染原非一日所得乃浸漬淹貫而就如源水之透衢巷其長也以漸消也亦以漸今遂欲一旦截然不復更發恐從古無此辣手即使強力過當頓爾不行亦但可謂之難萬一卒發

沖防毀隄當復更甚足下但當於確信處愈加確信無疑處愈加無疑優悠沉潛生意日滋浹洽融液真機躍然則生處漸熟熟處漸生從前所痛惡而難去悍撓而難馴者不自覺其蕩而無有矣但知有樂何辛苦之云下不得手切須下手耐不得心切須耐心大放襟期寬放程限日用常行舂容綿密則培植灌溉日充日盛又何患生機之不茁發戕賊之不偃息哉

答友人三首

吾儒之道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其經世非別有建立不過盡吾性中本分事耳豪傑之士慨然以興復斯道爲任其大本於端士習士習端則人心正學不明蓋學明而後士知所向私心可消本心可復夫堯舜事業隨出隨處皆有可施禹稷顏子易地皆然非必出身加民然後唐虞治績可誇許也至於才力大小則天分定之才歉而學道則德進而識亦明才優而學道則心正而用愈大苟以道爲不足學與視爲難學則才歉者其困固不待言卽使

才優祇於斂給過人終爲私欲所繫不能大有所建立其甚者險詭很戾適以濟其私心爲後世所恥笑此皆由學不明不正之故也足下賦質高朗旣辱下問願勿以學道爲迂圖象山先生云正言正論要使長明於天下此理明則治此理昧則亂以足下之聰明豈有未達而來教云道學門張頗緊英雄手足夫所謂英雄者以其識見過人故曰英力量勝人故曰雄識見過人則見理明徹不爲私欲所蔽力量勝人則剛毅果決不爲得喪利害所搖此其人性分暗與道合固多使復深心學道則渣滓消融深造自得過化存神有非常情所能測矣張黃諸葛韓范諸賢豈亞於伊傅周召一等正坐學道未深非不學道而至然也今足下乃以學道爲手足之累實僕所不解也如以作用爲手足則欲淨理顯作用愈神如以私欲爲手足則私欲繫累道學多矣豈道學繫累私欲乎舍道學而傾戀私欲正是司馬家兒行徑豈惟足下恥之僕亦恥之而孟子實先恥之豈有英雄而不知機變之巧爲可恥顧娓娓然恐爲道學所繫哉

昔陽明訓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以稱字宜作去聲讀卽孟子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義學者不此之慮反慮不能早

自表見不知其以何爲表見堯舜事功僅足了吾性分中事如以此爲表見則與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有天下而不與之旨相背馳矣三代而下鮮追蹤唐虞之世皆由當事者汲汲於表見學術不眞生民福薄此所以懷道抱德者不能不神往於黃農虞夏也

答友人

承示論武侯不當取蜀昔伊川亦曾有是語觀象山所論則不然其集有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湯有慙德湯到斯時卻生一疑此湯之過也故仲虺作誥乃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云云又有嚴松者問梭山云孟子說諸侯行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乎以得天位乎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將何以解後世篡弒之罪梭山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象山再三稱嘆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又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象山意在以民為貴西川之民當

日何如乎則取之可無疑矣或伊川見偶未及耳未可遂謂定論也商書云兼弱攻昧劉璋豈不在弱昧之列乎但或武侯取之未必光明正大若以聖人處之其機權當必更妙然武侯雖純粹不及聖人亦不可謂不知學者如寧靜以致遠澹泊以明志自是聖賢語朱子亦云武侯正大之氣經綸之才雖得之天分然其智慮之所以益精威望之所以日重者亦由清心寡欲得來今吾輩取法古人不於其致力為學是師而妄希其才品之大作用之奇適足取顛蹶自彰鄙陋而已足下好學下問之意甚勤試熟思其要

答邵先士 己丑

足下根基素穩卽來講學已著人耳目但去歲工夫尚覺是求知解尋影響耳今讀來書知已脫棄窠臼新新不已學問到此已就實地干神播弄自搖奪不得矣凡資性高超者初志學聰明有得用元妙有得通滿胸快活滿口滋味此時而以布帛菽粟之語進之直如嚼蠟耳所貴英偉之才志切性敏將夙昔所得意矜惜者盡數剝落然後知聖賢仁心愛人每每極粗極平老生常談中正是極精極微道理所歸宿甘嗜如飴不忍吐棄此克念罔念所以為狂聖之分非足下虛

懷體驗誰肯信及來書又云真知繚繞迴旋相為隨屬祇恨不得十分快足十分斬截果爾正是戰勝關頭急宜鞭策到得快足斬截時又自轉一機軸其中甘苦非人所能喻惟行到者自能相契於無言耳

與傅同人

龢石常自城中來云得見足下神采煥然儀容莊雅此必進德之徵足下得地與友心境無累於此學固應日異而月不同妙慧高情足下所素具今既學道知道矣更似徵爲此四字所累任他人學道患此四字不足足下則患此四字有餘往於日課中文游已評及然此亦但須涵泳聖賢氣象使心純德發自歸於大化之域今如石常云云是殆其驗歟文游上居未定俗冗紛來工夫散緩雖無甚惡習相染然悠悠歲月似合似離之間已與聖賢大不相侔所謂爲人謀則忠爲

己則拙者也近讀程明道集見其將工力歸併一敬字整齊嚴肅心體如一深知其妙而未能行亦以坐乏嚴師畏友則精神不得警動故也何時得素心人相與朝夕企思惘惘近日所讀何書亦曾理會象山集否此集平實味永有德者之言足下諒有深契幸以所得賜教

答傅同人 庚寅

日者以結果瑣務心境便覺荒蕪動中工夫實難惟自咎志靡力弱若論聖賢事業萬無靜坐一室以爲究竟者如足下超邁絕俗兼之理趣足以厭心溪山足以寄興有何塵縈得上眉宇但竊思堯舜周孔之憂勤惕厲一生亦只爲斯世放手不下若徒陶然自樂則是玩世不恭氣象程子所以目堯夫爲閒道人足下所向得無類是否聞來書云臨小利害如毫髮比忽忽動於中紛至沓來左投右委我知其不能持也文游亦云然然不若足下自照明切若是世間品質不齊毋論

生安困勉昏明强弱及其成功則一斯學之所以可貴也足下果能於古聖賢恭敬刻勵處切己體會動忍增益朝夕乾乾向覺淡然無事今乃有一不了大事不必外事之來以爲事自覺此中有一不容已之急事及至外事之來然後能從容暇整實無一事若不如此爲學則此學何益於人世亦何用此學爲哉願垂采聽勿以爲妄

與劉子澤壬辰

今歲就館本擬十分整頓大更前轍初時精神稍振始知從前工夫都是虛作節目堅實精潔之處全然未見即今回顧思反極力收拾惘惘無着雖亦時有相應然只如旅客相過未嘗肯作主人也會中諸友亦未見大有精進春閒從齋頭警惕近日爲西鄉饑民請賑而邑宰遂肯見聽且一力信任其有功於民命甚大文游勉其立顏子之志有善勞以爲斯民當消去伐施以爲自己方是工夫但地步儘高亦未知能擴然否此道最平常最簡易縱在事迹上做得極鬧熱此中

亦只是平常簡易而已而平常簡易中工夫最爲難到人情愛趨鬧熱往往將平易面目遮蔽了無契會即有亦不能保任文游所謂虛作節目大都鬧熱之意難忘堅實精潔之處未見即平常簡易處難保任也

答新城吳一焉

播遷席定之餘風尙頹墮而津津以講學爲念若足下者豈易覯哉又得元白諸君子相與存應斯道之興端有望矣敝邑諸友會講已漸就穩實若精彩昌明尙爲有待文游別經三載濫厠講席之末猶是冉冉故我德業毫無增益甚欲得就正有道事與願違惟餘慚怍耳茲辱手書期欲雅集固知同堂共訂爲千古學術人心所關非細聞之不勝踴躍欣怍但更有所請命此道尙在蒙昧之候恐浮慕者衆薰蕕同器徒滋異議耳須預訂眞實有心志道諄切者共圖實益庶不

負百里閒關三年契闊僅獲此一覯之機緣也伏俟裁答

與李仲閤癸巳

讀復友札覺甚謙和是徵進德氣象文溶每思筆札間亦是雖非切直者多凌厲之失謙和者隨周旋之弊先儒如象山則不免於凌厲如陽明則周旋之處間亦有之求其切直而不凌厲謙和而非周旋惟程朱其庶幾乎承指出書牘凌厲處極是固由粗鄙失養亦緣讀象山集未得其淸但得其隘耳凡願時指摘不獨筆札一端已也切望

與李仲閤乙未

妖氛淨矣十日之內雖山莊指一番驚擾然使粗躁盡消更添溫細誰謂豪客非吾師也恐足下過慮謹此相慰

答甘楗齋

文溶於此道不第孤危幾於墮落矣得楗齋一振焉得不感憤思起乎再三吟玩乎昔既來至誠亟以謙德豈敢以小讓而阻進修願自此相成之道當如一體一洗夙昔姑容之習務在微盡形迹獨居別處心心灌輸促膝郵函字字披瀝蓋以所期所任有莫大者存焉不但在不相玷負已也曩時弊習皆由自私自利之處不能剛決以此自疑復以此疑人故晉接之頃儀文之間非不極其綢繆然精神命脈之際盤氣不相攜按匪徒蒸蒸觀感未見其實即言詞婉篤規戒詳勉

亦無其事朋友之皮膚尙自强飭朋友之精血幾漸枯竭矣鄙衷懼悼久欲與二三知已宜自救正而未能今感楗齋誠切如此友道之幸實斯道之幸也

答易堂彭躬菴 丙申

氣質有強弱之殊天資有敏鈍之異此中境界殆難以一言而畢文洊初以致良知為宗後乃專於主敬非以致良知為未足盡致良知猶是依稀彷彿也深思宋儒所謂主一所謂整齊嚴肅所謂收斂不容一物其語皆警策切快欲用工夫決不能舍此此即念菴收攝保聚之意但念菴收攝多主於養靜文洊則以身世所遭如閉關孤坐之類必不常得且養靜一法未免厭事為貪光景不如用敬為動靜兩得也向集程門主敬錄此意為多不知先生所疑更在何處幸一詳示

先儒所論工夫凡極簡易淺近處皆實受用語不必過求元妙亦無甚秘訣可以便宜省力者只貴到手即辦使一切艱難阻障俱銷隕耳讀來書云誓向此中畢力更無他業可徙一語使我勇增十倍自此先生當日異而月殊洊瞻依不虛矣殊慰殊慰

與甘楗齋

別後至館已詮疏中庸切已錄畢此際見地覺更平實前所著大學切已錄尚有出入不知楗齋以為何如可商者幸并原本寄來參校讀中庸於誠字尋味甚眞作誠說一首今人作事動求機巧不知心苟能誠自然機巧機巧不自誠中來縱得事體圓就亦終有難於自問者然誠最難劉元城何等氣質只一不妄語力行七年而後能尚恐未必是三月不違境地而行事即已貫金石而感鬼神矣誠之道其不可測也如是楗齋明敏用功篤實於誠不遠矣綿綿不已斯道大幸

佇望之私何啻飢渴

與曾勿齋

道之所在何論山林城市否則豈但城市即山林亦溺志之所足下既託跡耕鋤世情紛雜即可屏絕濡忍周旋將何由自見其面目俗塵披靡可畏倘欲處於兩可之際而不墮其名節難矣上之不得躬逮豪傑發舒志願爲斯世斯民稍效一策下之不得與慷慨決烈諸君子皭然不染遊於冥漠之表而仰事俯育之累至借田野嵒耋以畢餘生已爲無可奈何而又不能矯強自持使此心潔白以還天地將自置於何等耶足下於此必有權衡而朋友之義終不妨過爲忠告也

睽違動經年歲伏冀爲道自重則千里猶一堂矣

答易堂彭中叔

文游不知足下宿有喀血之病聞之驚惋不置此病非比尋常寒暑藥餌能療惟善養可以安全靜之一字故爲居要節欲戒怒勝於參苓養德養生實非二事也爲學雖不可無朋友然作一待人之見即不得力來教以諸友會晤時少持行之間無明眼在側誰爲警惕此因見足下嚴密自省但存此見即是柔惰之根古人自明自強自暴自棄皆是自己著力一念之明是生生命脉舍此更無有要領足下謂主敬不能無間斷謂文游必得要領敬即要領非敬之中又有要領也

間斷萌於柔惰耳時時提醒綿綿不息積累日久自然成功不必因間斷自生疑惑中間工候斟酌損益或銳或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必更問他人也紙短不贅

柬彭中叔 丁酉

今日學者求如中叔之溫厚和平中懷坦白已不可多得況肯謙沖受言所造其有量哉惟慮微失諸弱然循循而往日用行為不至放失雖不如銳進者之整頓直截但彼始銳終衰蒻然不振工夫仍舊與未用時相同反不如循循者之得有寸則寸得尺則尺之為據也循循之功非他惟力行不息不計功不求急效非悠忽支吾以為循循也看主敬錄如何文游近日惟此用力閒有茫亂時覺沒尋頭緒處旋轉計之終不如敬之平實可倚閻躬菴已擔荷此道想咸齋邦士確齋

亦皆卓然喜慰不可言獨恨文游不能長置身羣彥之側藉末光以自資耳而麗澤之益在中叔真可謂富實極矣何時過我以有餘見惠得稍沾諸君子之溉亦足以見中叔之念我也

與彭中叔

中叔之病在不甚研精於思以故讀先儒骨髓語只作皮膚領過與朋友相對不肯辨論鮮所發明往日相聚已覺如此今躬菴來述中叔雖處艱屯工夫未肯放下特舊習未竟脫離文游思更進一籌亦無他法惟與躬菴講求深思勿一字放過則尚文會友之樂兩得之矣躬菴過高之弊尚未消融淨盡然資穎絕倫肯於古人堅厚難入處極力攻苦畢竟古人真切受用被其窺透充養年深餘習終當脫清矣中叔當時時警惕精神勿令失之交臂伏惟惜陰自重

與彭中叔 戊戌

人己之間不能相通亦不必他求惟須反求無我大公忘我而又於人情事勢不廢窮理之功則無不可行矣倘失其本領而專以求通人己為憂則恐習成一希合取容伎倆其為心之害當更甚矣如何如何

東中叔己亥

南村無可乞之鄰西山鮮可采之蕨仰事俯育坐待溝壑恐孟子處此際亦難固執恒心之說而不得不以治生爲急也意欲合君平伯休之術並行之午前問卜午後賣藥謀之諸友皆不見許但以躬耕之說進古人販桑魚鹽會牛織屩困急時已無不爲爲之亦未爲傷義以孔子大聖尙不以委吏乘田爲恥隱者謀食似亦多途各度其才力而居之要不至違心害性義同代耕亦君子所樂趨者如必歸於躬耕貲本既乏田種誰貸氣力綿弱耡耒誰任且老母拋居奔走定省

兩有所妨心苟不染卽市㕓亦嵓壑半醒半醉迹混心淸古之有道術者皆然文游何獨不然乎中叔爲我礱之并商諸躬菴确齋以爲何如若室五月內可定兄來自有寓館不必預慮也吳君一焉竟作古人傷哉此君頗傾心於文游今深負之抱愧眞贖王右丞哭殷遙詩不堪再讀矣諸友合祭誄詞已畢并名其矩深以躬菴确齋未得見其父爲恨事人生飄忽如此亡者已矣存者豈可不及時交警勸圖聚首以相策勵乎晤期不遠諸未暇悉

與曾止山宋未有

前札知相行恪之說乃自陳其過及泛論學者之通病耳而先生過自損抑遂引爲己病雖非文游立說本意然先生爲道眞切之心虛衷受益令我敬畏欲下拜也明道夫子識仁一語眞指引學者用工要着亦卽是窮理精到語若問其法則明道嘗言觀雞雛可以知仁又言切脈可以體仁其指示謝顯道病痛顯道面赤額汗急卽之曰卽此是惻隱之心如斯之類俱示我識仁法也其曰且省外事云者乃爲多學而不能默識者言非多學而不能默識則多學爲支離默識而

不肯多學則默識爲偏執惟多學之中有默識存焉則又何內外之分知識仁之妙則鳶飛魚躍活潑潑地矣否則鬼活因執而已李延平默坐澄心及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亦只救馳逐者之一法若執以爲準則醫家良方誤用豈遂不能殺人耶孟子必有事程子以居敬當之文游謂居敬窮理皆必有事也果能眞實用力悠久不息則蔗味佳境悅口入心難與人言倘或急迫求之則歧惑多端縱有少許受用終非本家堂奧安穩不淺之所也文游何所知識辱承千里下問不擇盲瞶故不敢不自罄竭有未當幸詳示爲感

答彭中叔

滿擬秋後頁賢不意時事變阻予衍來得撥手札知山居如故敝邑四郊多壘城中亦復岌岌坐受凍餒尚未知能免於危困否近功頗悄益友疏遠疑留此身而志隳氣沮言之愧悚中叔想益精進友朋中如中叔之不好名不貪利不好勝不自矜者寡矣純誠樸質質可稱本色學者特軒偉俊拔之氣尚資積學以待沛然及泉成滞落之候則剛大充塞又非氣魄撐持者之所得擬議也晤期不知何日惟互相規勉以圖繼見無忤而已

答彭中叔

示及料理山中事且以驗一己之得失此足見中叔不放過工夫事外無道道外無事日用常行何處離得本體何處離得工夫但須一誠以貫之耳誠則親切誠則簡要誠則靜誠則進稍有不誠便杂强便煩擾便窒礙便覺憧憧漸生厭避之想此中切須省察才是眞不放過也而康札俟再復承念幸為致意相隔不三百里晤期未卜故不敢以寒暄語　盛意也

與彭中叔

木立初意來居易堂謂少亦當三易寒暑文游竊喜盤桓有日不意其遂爲詩目促去將來恐仍當終老匡廬身世崎厄百無所賴衰鈍如文游未知者足何所五老峯前三笑亭邊亦恐造公不能外經逝也非故作高興語計無所之百計不如此爲差俊也中叔聞之得無惻悲念予第慮大家都在悲中耳丈夫不能庇及庇人妻子凍餒亦分所應得知已深愛過愛其如薄福之人無一策可懇何但總攘窮到髓枯血竭又復何惜近狀舟之能述其略重九後秋高月明擬攜杖來造獻山面罄不宣

與彭中叔

此道之難至今日眞不敢妄語大抵於知之中難遺一粗字於行之中難遺一惰字文游固不敢以不肖之心妄測天下然超然獨往者何人可歎哉

與彭中叔 辛丑

文游頓衰矣爲學無新得益思故人聚首之益確齋泳叔二若快談數日使耳目開明如從暗室中出見晶暉昏昧頓失惜忽忽遂別耳接教知爲稅糧苛取不已但恐此苦未能旦夕即免無田可變有田更爲多累事非目擊若古書如此說我輩豈肯見信然熟思古人處此畢竟當有良法不然其爲身心之累不小矣文游幸免此而無食之謀亦極窘人今思得一出脫之方確齋能道之所愧坐消白日而毫無益於時世大之不能出拯以援斯民小之不能立範以示來學區區一身之謀矣敢營營爲萬全地哉流行坎止聽諸自然而已

與彭中叔

疑冰近寒肌膚逆所栗然之氣極矣盡矣而元陽悲風理當應候日竹刻中異無蹤影若大若天其堪此乎數月不聞中叔近狀大抵山中靜樂亦不免爲追呼所妨耶文游所便宜在此然介爺布及諸親友愁苦窘迫觸目不啻身受矣初擬來春遠館後爲諸友勸阻行止莫非數也友輩肯談學最所深願果爾眞切則文游之受益爲多年來悠忽度日幾於頹隳有友啟發觀感難疲爲亦當思奮但恐屬一時意興不能當世情之衝突易得沮喪耳然其向往方新亦不敢意逆之

也前與邦士言及易堂仍當與會講學邦士似亦告諸友不親切以文游觀之多由志不在此聰明才華無處消遣得一名一技足以自見故爾游觀此事如文游朽拙無一長惟有究竟此理而已中叔久不假我鍼砭得無以文游只是如此不足與更進耶文游雖如此然在中叔終當以責難爲友誼不宜竟罷手也來春專望惠然得聚則聚恐將來時日亦不肯轉假人矣懸切懸切

與門人封禹成 壬寅

同堂諸子樸厚有廉隅肯講究用功不懈進以歲月規模亦自煥然天生斯民決不忍使之久困於俗昏瞶淪沒而不醒必將有大聖賢生於其間爲之振鐸提撕以復歸於大道諸子學既有成起而爲之先後左右正其時乎文濟此際特爲諸子芟闢荒榛使得坦坦而前知所向往耳多病且善發爲宜館課亦須暫輟讀書思慮及一切閑鬧均且置之竟日靜坐調息使心息相依虛平自在則氣血自然滋長不特養身爲捷於養德工夫亦自有助俟精神健復後研究精微當更得力也

與新城鄧元白

吾輩學問原非枯寂但時位有不同耳塗炭當身瘝瘝在目一腔西銘之意從何處措手日日飲水猶自焦膈不得不頑冥耳目栝一無所與而已本領初無所損雖甚詈盜前苦辱交加此中仍有自在我之爲我自有定準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非別具神通實理自如斯也吾兄志學有定想久已信及因敝門人廿京來昭復舉此意請教京老成練達自能傾器幸一發舒當有以進其不及而還以益我也

與宋未有

文濟近所講學處在邑西城隅有小阜對面江山如畫肄業之餘頗足以陶寫心性名以程山堂因邵洛意益上本濂溪下以紹關閩諸儒道統之脈顧名思義觸目警心似亦堂堂正正所必歸之源流也學規所發明使學者不昧向往則以西銘爲的此雖本張子然亦從二帝衣章流發以開示後進其工夫不外居敬窮理平正規矩而已但年來精力漸衰思慮鈍滯不能大鼓火力使諸人日見精采爲慚愧甚耳躬巷確齋及廿京日下俱欲出遊亦不得已而行其懷良苦矣藥地雖僧服非以禪宗標勝者學問遠大於象數尤爲融徹今來居白鹿左右先生往來談笑較慧遠淵明又別有千古矣

與劉子淳

道本不遠日用常行何處可離何物有礙一意沉潛隨分體認內心不粗則妄思自絕外氣不浮則妄動自屏得中卽合不求過當最忌一放則昏昏徇俗冥然莫辨一收則急遏不待若無所容一收一放之間道已背馳久矣吾輩今日已屬中年稟賦既弱血氣易衰强力矜持若緣心造作則易生困乏反添昏妄不如平正自盡要使天機滿日若不容已於淡簡溫之中得文理不厭之味孜孜而惕惕怡怡而亹亹御道以神而不役心以氣日月既久水漸木升畔援歆羨兩不相

涉舊習自爾冰釋德性自然堅固矣讀尊志之作向覺有所倚著率意請正未知是否望賜裁教

與門人余小令

事處艱屯不應牢騷太過徒爾傷神抑且遊心於道知消息盈虛自有理數存乎其間靜以達機定以鎮變於物不迫於己無尤窮愁境界自有極逍遙氣象則我且不爲我苦又安能爲世所苦倘得此意則血脈自應循軌矣向聞子咳血服藥得愈但思草木已衰爲力亦暫其要惟在善養尤在見理精而不爲物欲所搖奪乃佳

與門人甘素心 甲辰

素心天資樸茂又不苟且向時虛懷向學確有定見此其志亦可佳矣但胸中所見所疑須開懷剖露有是有非無妨明白相質庶幾問學彼此資長若如去秋聚首默默今春見過又復如此雖有善誘之聖人亦無門可入況於僕乎恐虛負相向之雅輒有區區山中靜坐所得必有可以自信者願明以告我

答諸門人

昨久健齋攜黃鄧二子件復書館所日用規條來閱仲章之見在於儉約束爲長遠可幾病在沾沾得失過於謹小無展擴氣象纖細之見在於尊道期藹禮達情勇往直前其弊偏欠裁斷於機宜事勢之間恐貽疏闊然二子本念均爲斯道宜彼此相下互相資益即是學問異日辦天下事不難也

諸子爲道不爲文游不見擡石乎數十人擡一巨石人人承肩者力中有一老石匠開立於所擡石上以提調諸擡者伸

縮趯擠轉游過狹之處一一聽其指呼然後巨石得行旁人不知以爲此數十人擡此老石匠耳不知老石匠之心總是爲此巨石數十人擡此老石匠之心亦是爲此巨石彼此更無分別今文游義無旁顧耐此辛苦一片熱心只是運此巨石諸子須是同心戮力耐苦擡去方好若效旁人之見以爲不過擡此老石匠則文游何忍以此無用之軀增重諸君擔子逃之深山更不待旋踵矣文游於諸子議說中裁定一規以極摘飭可長行往來賓客想亦不淡泊爲嫌

與彭中叔

此文聚首剖析疑義互有發明中叔讀書精進工夫警策俱非昔比矣正爾津津樂道晨夕含弟忽攖危疾遂不暇促膝良朋盍簪不易如此可嘆也日錄容細讀歸上程山諸門弟子得中叔鼓勵惓惓均自感奮大有起色獨恨文游精力衰颯日貧補藥終難常給應酬旣煩俗務更多神氣消磨而涵養未堅舊習萌芽遂有發不及覺覺不及持之時日逐跟蹌每多險陂之嘆中叔高山隱處旣無外累工候當益親切望頻賜教言以匡不逮是微爲道宏仁之至

答易堂林確齋

洪水之厄安之於數此衷差不忙亂耳君如念菴之眞靜不動則殊有愧也但竊謂以境之空見靜猶易以境之有見靜實難念菴聞大魁之報恬然於聲中講學竟日毫不覺異此或豫定而勉然可至必如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方是眞靜非至聖不能然安勉俱佳逆順均難總在學人當身當境眼前一步勿放過閒議論無益也

與彭中叔

悶今歲與慢廡昆弟聚處觀摩之益當更勝昔年矣文存仍館程山地近城市畢竟應酬不能盡卻終於存養不得力也年逾五十於外境尙須簡擇內境不得泰定將來精力日趨衰敗復何望耶可嘆也念巷眞不自欺者但既有眞靜又復有詩云解伏強陽心自小漸收頑滑氣初凝此作詩之物得非仍是強陽頑滑之緒餘乎央靈粟滴之氣不反到愚夫野老境地終於無聲無臭體段尙有開隔難言哉益嘆沉深神勇之不可幾也去歲秋末在香山有拙句數首想樾齋已呈覽若無眞靜遂欲借此消遣耳每回憶在香山時人跡杳絕萬山岑寂時有珠泉一滴相報此際著一字不得而此境亦不復再有矣中叔近功何似天君冉有覥得泰然否雜念能俱放下否用情接物能一信本色不沾滯依傍否於此得當動靜無歧方有歸宿不然亦支吾牽摭虛度春光何時是了期耶兄先我著鞭文存不敢不竭力追步也舊課附呈勞直批示

答門人黃雅稱乙巳

接手札衰疚中不廢省克臥病亦復提持不令昏昧非志堅氣足何以有此把讀之餘既以自慰又以自慚也愼獨之法乃千古入聖要路舍此更無他法所云稍一放下卽雜妄旋生亦學人通病但貴旋生旋克不稍因循旋斷旋續不肯退沮歲月既深漸入佳境若工夫未久遂欲頓希見成是先難未盡而心乎後獲非所以言工夫也爲學志欲其堅量欲其閎至於下手實功全在銖積寸累此處最苦最難耐每見心滑氣躁之士見解縱超必不成就總是好便宜於苦處難耐自推墮入阬阱耳不可不以爲鑑也課兒輩未遽啟發家族未遽深喩正宜小心耐煩需之歲月益氣質有限風俗寖久欲相轉移決非旦夕之效倘遂生憂忿是誨人倦意卽爲學厭機二事相因當卽懲之

答黃雒翔 丙午

困知記辨別儒禪剖析細微無出其右者其餘議論亦多正大惟理氣及道心人心諸訓似亦過泥宜從宋儒潛思融會之理到精微處最難著語雖豁然於心不死於字句之下尙有時於心了了而手口猶格格不達最忌強立言語滯泥縶縛失其本然來札云實體工夫依違倏忽因循滯著此皆克已不得力已弗能克則氣質舊見隱隱作礙勝地何由得臻須自奮迅擴其橫絕一世之胸懷鼓其獨舉百鈞之膂力則日用之間浩浩蕩蕩何處不快爽何時不自得乎否則道理

滿腹終無受用處讀大夫人行實見雒翔品行果有由來非漫爾也墓銘俟稍暇爲之

與木立 丁未

仁者遊閩往反盱水僅通一札殊深悵怏今不聞起居又兩載矣每苦爽庭處惡手口拮据僅足敉八口之餒精神歲月盡消付於此中有學如山海明如淵鏡之君子且近寓西江境內積數誠不得裹糧問業日貧不累人徒觭語耳向所云四書切已錄今止了大學中庸雖不敢云發先儒所未發然止求療一已之愚鈍天下後世或有與文游同病者未必不可共嘗一匕也久欲寄正之人稍爲且俟來日僕於道無所窺但覺專索知解雖甚精微亦非難事惟是盡底一念十分

自信能得粘滯過得關津昔荆公謂伯淳之學如上壁到此處實有如所云者無可奈何只倚外境薪書本恃猛力終非究竟法仁者從洪鑪烈火中走過卽今甘苦必有獨得而非他人所能喻者肯爲文游剖示乎縱不能言下豁然節自此省得幾身白汗亦不枉與仁者相遭於一時也性道念切安容飾語惟仁者鑒之

與門人曾美公

中庸切已錄如寫畢可付枕齋轉送窮侯求其評定美公鈔本即借先士參論此書文府所發明於身心受用頗覺警切不知美公讀後工夫何如有疑義詳明寄我當更有以相長文府向於日錄中錄出數則皆警語可味曾付美公抄存今亦藉此時自提撕庶幾不至頹隳美公亦須每日省覽勿遺忘歧視也月來苦疥甚爲委頓今漸脫體兼螺峝清潔涼風繞坐几榻更甦甦不窮城中必酷若諸友既非熱客想自有快適處如肯惠我因所欣願

答彭中叔 戊申

讀書不記是中年人無可奈何處取是以明理而已若貪爲筆舌原非吾輩急務如所述讀得一句須要行此一句最是真實警語然亦不得過泥果爾則四書中摘一二字便終身行之不盡自此諸書皆可高閣不寓目乎所貴博學者將以反約也不博而約恐所約者偏陋耳未必即得聖賢之精奧頁醫處方非脈證藥性博覽遍歷安能君臣佐使一一中機若只海上單方恐有效有不效矣

答易堂魏叔子

前札所論小人之術亦因來教所及文府切已揣摩似覺此爲天限遂推及儒者之才有能有不能暢言就正非謂尊意在於強儒者以不能而爲是辨析也昔曾與兒子德宏讀太白詩因論嘲魯儒一首雖嘲章句小儒然於秦家丞相府四句又實推高儒者身分以李斯之殘刻貪鄙叔孫通之草次逢時以此爲經濟宜乎真儒之不能知也秦皇漢祖之時決非真儒見用之日惟歸耕汶水以待天下之清而已少陵蕩蕩萬斛船一首正見大器不可小用與此意適相發明然當

之者亦難乎其人矣裕齋以爲何如

與門人李作謀 己酉

讀書一室或坐或思切宜抖擻精神務求切已實用閒或臨小楷或鼓琴能令神氣清斂外此篆刻裝潢雜技妨功溺志令人漸就頹惰而不覺一切俗務親命及分當料理自應不惜其勞餘事可已卽決絕辭謝萬勿因循荒廢已業旦晩之閒時沉思自已一身是如何期許前輩是如何冀望同學好友是如何約結此等時日不知珍重若以悠忽消之則負已負人將何以自立猛省提撕神志自然壯旺作謀聰慧淳謹惜氣體稍弱易流昏倦或遂至沉滯非力自警策終難有大進爺數載相依肺腑傾竭而坐見子爲學無成文洊將何以爲心耶作謀其亦念我

與余小令

近聞小令貧益甚又聞氣槩高脫如故果如斯則貧自不足爲累但年已老人値此發壁時日有妻子親戚故皆恐一味高脫不治生產亦何情而可無處吾輩胸次須要有歸宿安貧固高卽治生亦不俗如只浮游無所事事不獨治生厭人卽家徒四壁并日而炊稍閒無殘微怨色正恐俗癖方深耳小令自是解人能耐煩有爲久亦當自在也

與門人黃造侯

文洊今歲仍館程山從遊中少年而志氣甚殷者得封生崢李生其助及從子德贇頗不孤寂造侯絕世貧頓暫爲帖括所累且以二三載工夫治之揣摩中正須肆力經史以有用實學發爲文詞乃爲不自枉其才其第一關要尤在治心修身以植根本作帖括雖意屬科名而根本之地不時時灌溉卽科名到手家國天下之事百出以相嘗有不勝荆棘者矣不可不豫爲地步也

與彭躬庵

胸膈嘈痛近二三日始愈然有書須要讀有人事須關切病由勞心而心不容不勞安能悠悠作世間廢人自知此病終屬痼疾暫時得瘥久亦必發聽之而已劉君予淳竟作古人此本月二十日事也傷哉兩年來知交中輒有喪亡五十後人不可不懼此事因懼不得但苦兩眼芒然不得一貲在身間事幾許未了若便貿貿而去將何以瞑目先生亦已六十精力雖強固然大甚吝嗇於好人處覺尤吝亦不可不時提在心莫只忙忙馳驚不一收拾撿點也酷暑可畏樾齋移榻

石峯得古便宜甚是償其遷移之苦文淓何午後亦就竹影亭與諸子俯仰歌詠胸次精以一舒雜和病已平復心事亦更開朗由此得靜坐讀書不但身病心病可愈卽是終身善策也造侯體弱讀書不宜過勞且酷暑蒸人惟靜攝為佳科名自有定分敝邑近每有過勤場事而得重病者科名心熱此不可解總是勢利之習浸人沒骨吾黨後輩向覺有幾分清氣文淓朝夕翼之延之以與世界留此光明種子實不忍傷之令一併兩眼如漆行入黑暗地窟去也

與魏叔子

不面止三閱月耳為時未甚久然如冰叔其人者須是長年相聚一室始得恣意受享饜飫願欲若只聚一二日便別別又動經數月便如人將江瑤柱開與一嘗到口輒持去豈不令人饞涎暗嚥無已時耶今春文淓還於程山頗多應接及淩雜事務相擾以予鈍人當此讀書遂無進境向在頁籌甚歎孤寂今則輒思孤寂矣然吾躬菴攜子甥女婿近館琴石人境佳絕時一登對幾不知身在斯世也昨自香山省墓歸得讀寄來近文把玩兩日夜不釋手鈔留几案間時得展誦

是又幾將江瑤柱作飯飽矣有便願頻寄數篇俾得效侏儒飽欲死亦不敢致怨也又於樾齋札中見冰叔自謂一副方面才料常勃勃無所試自信如此文淓與諸友亦皆信為不誣然何如忘此如一無所有不更浩渺莫可涯涘耶古人聲色不動迫而後起事畢若未嘗為一事者其風度正足引人深長思耳

與門人鄧仲章

同堂諸子中義性屹屹眞氣凜凜者無如仲章文游與諸子均嘗得所資益矣然有大蔽而難爲仲章解者天地閒性眞義性直氣則不藉於物不以富貴而信不以貧賤而屈卽遇患難挫抑其精光益炳曜而不可揜浩浩落落挺然據萬物之表睥睨一切如蠓蠛醯雞啾喧擾攘於甕中而毫不爲動彼倚物者瞬息滅蕩爲微塵而惟此屹屹凜凜者孤行於人寰長存於今古始知吾所抱負者不妄而世人徒汲汲也今仲章所爲如何乎無乃血氣之剛耶曾子之大勇孟子之

浩然豈如是耶西士有言置侏儒於九仞之臺不失爲短人納防風於不測之淵不失爲長人蓋長短在己身皇皇求外物何所損益哉聞仲章在會城有非非之想將病狂耶抑傳之非其眞耶何與仲章平日不類乃爾耶亦大可危矣此所謂大蔽而不可解也果有是妄想仲章宜亟自悔不悔則根株不拔將來滕蔓正自繁衍程山之門豈復有容足之地耶如悔矣痛自創艾反諸己知有至足至貴而不忍暴棄者游衍其中天空海闊卽就見在分位色養爲孝菽水可歡義方爲訓饑渴可忘擴仲由度量以進謙受玩周程氣象以消刻急又豈不爲善改過之君子乎文游深願仲章毋自欺毋憚改於義性直氣中棄其偏私全其粹美以日進於大道則吾黨且將觀感而倍勵矣萬惟省躬自愛不啓

與易堂後進彭子載

子載山中人驟入都會之地車馬冠蓋紛華綺靡趨走勢位喧囂利名得毋目眩乎欣乎厭乎厭則元氣深厚毒氛無隙侵入欣則漸受薰染於潔淨心田中已種下雜種他日不患無惡花穢實且歸視我輩如木偶人不可與語矣子載自驗何如諸子俱云子載坦樸且樂友正人君子此萬善之根也文溶今日兩眼懸注而不可得者子載稼養勿失則當蓓芬馥正自長遠矣暑旅出入慎之

與易堂邱邦士 庚戌

先生客歸於易數之學若比談餘必已攻堅乘虛搗巢覆穴邵子不得獨擅其秘矣何時得攜筇入翠微山侍坐數月一豁緒論雖愚鈍不足以探天根識月窟然得稍涉其籓知天地間有此一道大家夢夢亦有奇人直洩其奧也

與門下生封雁岑

今歲雁岑以館職甚繁不得頻頻來見聚首雖踈注念則殷近日情狀何若耐心盡職在雁岑固不待言但懷抱間宜時有一段振衣千仞俯視一切之概異日始得與聖賢豪傑握手聯袂並行千古若只低徊照應求免世俗之譏而已則安頓此身似太苟且天生雁岑在世百年誠不易得豈遂肯如此草草遣發完局耶早晚課餘幸慎思之諸子散處且各奮勵不患無再聚之日惟作謀永傷我心而已言之凄然

與易堂魏和公

街冬匆匆一過程山值文溶荒迷之候和公數千里收來奇愫妙作未得一醉心至今悵惘春夏間在山乎仍出遊否和公天資既高學尤勇捷隨出隨處自不至虛度時光如善行商者貲本足計算精隨地經營滿眼俱是子息何慮寶山空回耶遊秦百律叔子贊不容口文溶垂涎久矣望即命子弟輩抄寄勿吝

答新城孔用儀辛亥

遠辱手教如獲百朋回思與足下盤桓尊外舅宅中不覺已十四載矣其時見足下氣純才秀知爲不凡卽已深相期許後聞居勺庭先生門下巨木遇大匠棟梁之材得所託矣勺庭每過程山輒稱道足下器局老成讀書有識及讀所論蘧伯玉出處俾我積疑一旦渙解深自慶昔年期許之不妄也文藻腐朽棄材不適世用日與二三子省愆救過自惓不給求如勺庭事勢人情透徹底蘊所遇人才輒獲啟發實遠拜下風足下所謂相爲源流此在學術則然若論兩人身分則

勺庭波瀾闊大定知其源之悠長文藻不過實滴涓流稍資京汪求泛艨艟而溉阡陌乃勺庭之分量文藻但有望洋而嘆耳來教謂以克己爲經濟之本以揣摩時勢歷鍊人情爲經濟之用此眞大儒通儒之要領願足下力踐其實發舒師門事業俾勺庭先生之學奕奕於千載端于足下有厚望矣

答易堂後進吳子政

三載契濶自愧無一善狀可爲故人述而足下高卧冠石人境俱靜讀書習業眞不孤負好日月也猶子德贄頗知慕向足下近以時疾夭喪寒家子姪輩惟此子資秉近道其志亦不凡下向所篤愛恃以待老造物遽爾奪去痛裂幾不欲生敝門作謀之喪舊哀尚未能忘今又重罹此慘琢璞得玉墮手瓦碎天不惜材如此其忍耶永訣時猶頻念易堂諸先生暨足下與子載輩其慕道之誠瀕死不忘實可哀也天氣不時尊公道體善攝是禱荒迷不另啟候辱惠岕茗幷謝

與甯都曾庭聞 辛亥

仲秋躬菴見過知足下已歸故里具述幡然向佛斷葷酒幾欲祝髮以足下之聰明氣魄聲名滿天下蹤蹟遍南北正爾縱橫馳騁忽然一切放下皈依寂滅具如此大勇猛成佛作祖又將焉往然又以高堂老母一念維繫遂遣歸侍養聞所師僧亦以不稟命高堂不聽祝髮師弟之閒此一念從何而起方足下皈依時非萬緣俱空耶此一念何爲空不得從母而生耶從身而生耶無母無身種性何有有母有身種性何在足下試於此處參取豁然大覺始知世閒孝子忠臣斬斷

葛藤舍死生爲君親做出千秋許大事業便是眞佛祖世出彼削髮被緇深山枯坐禮佛誦經者俱未曾一夢見也秋二十日文游有猶子之喪此子聰穎純正素所鍾愛不幸年十九而夭痛裂欲死卽今行坐惘惘若迷魂喪魄足下視此爲毋謂塵勞煩惱耶文游以爲舍塵勞煩惱覓佛了無是處足下其然否

柬新城孔天徵 壬子

覽寄士升書喜足下留心世道區畫親切非同畫餅眞不負勺庭門下士也但恨受事者不聞此語於平日既已服官而如覓人神情不相洽兩心不相知安能用高人高人亦安肯爲之用以是知爲官者當讀此書尤願將爲官者當急讀此書更願爲士而有志於爲官者當早讀此書然不留心世道無志作好官者卽示以此書亦直如煙雲過眼耳文游因欲反叩足下士當今日身試童子雖具科甲才料覩得一秀才如上壁之難足下難者已得科甲反掌閒耳不識藥能中曾

否有人否若臨時依舊茫然無所措手則是以世道責人不肯反以責己也足下謀不其然

與門人黃亮公[illegible]

到家因感冒寒暑微恙數日天雨適獨靜坐甚爽偶閱元書金丹四百字壺雲道人註又閱性命圭旨二書頗明白但不倘要暇時擇其親切語錄之猶有徐文長所訂參同契寄來閱過仍歸我細思此事決不是儒者所暇及倫理中事爲之尙無了期故聖賢不爲也聖賢以敬勝慮極靜篤卽在其中七情之用任之以天無論喜樂卽哀怒之發亦屬太和自不至傷體至於歿壽何所容心東坡山谷華談元理佛曾增得一歲壽否覆車在前可鑑也況我身在一日卽有一日之職

分何由得此機緣擬議安排徒添妄想但牛溲馬勃有時入藥博涉及之隨分收攝亦持志養氣之一助也在善讀之勿爲所惑而已

復門人封禹成壬子

紛擾之餘乍入閒境不勝恬適之樂因此遂生欣靜厭動之想竊思道本無分動靜其動而逐物靜而滯寂均病也非道也然學者道力未堅寧使靜多動少亦親切用工先後之序也世人患無情禹成獨患多情多情之累爲損亦不小此中自須權衡養深識徹則自然中節中節則動靜皆宜而道卽在是矣文濟作歸老匡山之想實內多悔而外於世無所補益救正故思向窮寂幽拘之境以自竄諭耳禹成賜熱而才給正世界所倚賴人今亦欲遠隱則大非我所期矣爲道

自愛努力勿倦

與南城章宏自壬子

先生人品爲一郡巨擘文苑之沐教愛者已深相隔百里尚懷一日三月之慨剏到郡而不頻請見但見而致妨絳帳之講損西山之蕨則大不安不見而自外於賢人長者則愈大不安何如令得見又不致相累豈不兩得其安令子聰明老成少年中不可多得加以沈著好學力戒馳騖終成大器先生盛德應獲賢嗣此亦不待慮也

與門人李汝懋癸丑

文辭藝也舉業之文尤藝之小者然語其工正甚難言矣偶閱韓元少稿再閱坊刻試牘如已嘗江瑤柱復食白小烏賊等魚直不啻草具矣元少之文可謂得幽奇詭異之觀魏叔子曰窺人之所不能窺言人之所不敢言軌於義理而無隱怪之失此叔子之論古文也不意元少於時文乃能如之汝懋於此能一一領悟乎好之不深恐尚未能透徹若止是羣行羣止不自立崖岸不勤讀經史則日趨凡下不但技藝墮落志氣亦歸於庸流而已所望於汝懋不如是也

答南城鄭詩先癸丑

文苑於後進英才不啻照乘之珠望而不可得見向者一二及門可造之才多不幸早夭使人短氣兩日瑩瑩若無所寄辛亥冬偶過蘭佩兄弟得識足下非凡器蘭佩兄弟亦頻頻稱道私心竊幸後進未嘗無人但恨異縣不得聚處商論昨忽接手書殷殷下問直剖其肝膽者也方今少年所向慕者惟制科利達之人否則才藝高華傾動郡邑顧盼推揚足增人聲價者耳若講學論道鈍拙枯槁之士未有不迂儒厭惡逆之如惡疾穢氣能傳染傷人即不然亦置之不齒而足下

反惓惓見親若不能達諸口又亟之以筆札非無待而興之豪傑何能迥異流俗乃爾衰朽之餘其奚以大副所望願足下益充心四子五經之書開及宋明諸儒格言研精其理以淑身心旁及史鑑辨人物邪正以端趨舍明古今治亂得失以儲經濟既專且敏精意所感自應有大賢以爲足下師志士以爲足下友與足下成千古之盛業如衰朽者特足下之郭隗而已其賢於隗者爭湊于庭不待言矣

與易學後進彭汝愬癸丑

英年人讀書專以開擴識見爲要勿謂時文如敲門瓦石但須循時求合不必過高若此則慣定心眼墮入卑庸歸於無用宜至於研理練識雖暫爲時文用工而實於身心求益及異時有正著作亦陰於此時先已得力不至枉用工夫汝愬最稱勤敏都言尤見采納

與門下生甘裴表甲寅

聞子遷避得佳境習靜讀書乃拂意中遂意事此時務求實學以成有用之才五七言詩但可偶一造與若戀戀於此則又枉費少年精神矣

與封禹成乙卯

犬馬齒長徒切悔尤兼此何時而忍趁盛僎耶前者秋光快人乘涼風讀宋史至岳武穆直抵黃龍痛飲之語爲之滿浮一大白醉與諸君子道之自哂癡夢耳若作實語會轉增後時悲楚耳莫須有之冤西湖一湖水洗不盡也近山十數里有一草菴頗幽僻月夕後卽息影其中孟冬或無阻又當圖晤也

與門人吳其矩

千里之駕往返迅速視我困坐荒山咫尺盱水亦不得渡殊可歎也山中耳目寡陋其矩見聞盈懷倘惟過我一傾以益虛廓之邑則勝服參芪矣鄰米可借山酒可賖斷不至餓客

與甘衷素丁巳

閱近稿知讀書進德超超日上程山後來之業有所屬矣愚坐困荒山窮愁昏鈍日趨衰頹得見子輩豹變庶幾眼明眉展但不知吾二孫何日舍故就新衷素肯降心誘掖所深欣願也

答胡勤哈殿邦己未

去歲小兒家書述執事盛德高風志切聖賢之學文洊竊深嘆慕今倣門人吳生自章門歸乃辱賜手簡并大序又許示程山問答執事精心嗜學不啻饑渴且深入其中辨析細微誠理學中大宗匠也知之眞行之果將來北方學者聞風親炙安知不與濂洛關閩同其盛耶文洊鈍拙無他技能少嗜四子書以求寡過結交談學於程山天憫愚衷知交漸廣幸不至孤而無輔而聲聞過情遂至動執事之獎許俯躬自問負愧益深昔申公有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文洊

謂為學亦如是今程山問答及學規十則正蹈多言之獘如執事居官廉正盡職愛民乃仕優懋學讀心銘而宋儒純正之旨畢挈讀朔風歌而忠孝之情叶於宮徵眞能力行者也太極二字本於孔子濂溪畫圖著說推本無極有功於斯道最大其所從來得自种穆种穆小用之濂溪大用之明夷一卦乃聖賢不幸之遇而文王箕子處之各得其道執事以為學者能用晦而明即是取法聖賢之道此尤文洊所佩服文洊年過六十形體衰邁精力不振雖欲鞭策更進而聞道已晚欲從末由惟養痾山中拘守故吾存此幾希以終餘生耳

謝程山集卷之十三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脩擬　元孫鳴謙　本量　鳴篁　鳴盛　原本

易堂髻山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吳熙　儲棨　吳衆祖　吳嘉善　編挍

受業門人參訂

記

謝程山集卷十三　記

譚襄敏公尺牘草稾記

書之爲藝文人逸士之所尙而名公巨卿以及帝王亦復時亟兼擅如晉唐君臣見於古帖爲後人所臨摹者其蹟甚盛後世公卿遊此藝者亦不乏人然較之晉唐不逮遠甚其亦風尙使之然耶夫王公大人或以道德爲一世儀表或以事業著勲名於民社或闢其才識於鴻文巨篇以垂訓後世其視字晝卑卑末務似乎不屑或不暇及然亦有勤勞王事當世安危係之而忠義浩氣長流於天地閒如謝東山褚河南顏魯公其人者後之人獲其一二搨本不啻親承謦欬護之如拱璧豈非懿好之頁慕其人而不得見因以益重其藝歟然其卓犖偉異之氣見於豁畫閒誠有令人油然愛玩不倦者予門人宜黃鄒明昌一日攜其鄉譚襄敏公本傳遺集過程山予讀之方嘆其用兵如神幾與王文成公並繼又出公與戚繼光俞大猷尺牘草稾手蹟二紙大旨顏魯公爭坐位帖予展玩如親覩其貌欲下拜公以儒臣督兵其平倭與閩浙每臨行陣手自斬馘調遣諸名將俞大猷戚繼光劉顯等如左右手往往出奇不測不僅以紀律節制見長繼又著績

於本鄉於西川於薊鎮末以秉樞終公以一身爲當世之長城區區書名何有其墨蹟人不多見且亦不欲以一藝重公吾儕小人夙有是好又嘗欲因此得見豪傑偉人神明眼裕不遺末藝黃山谷跋范文正公書曰如斯人不必以書名立於來世然翰墨乃工如此蓋喜多能雖大賢不免焉今予於公亦云當公督薊鎮日欲圖復大寧移鎮偏關犄角宣大請設敵臺三千餘座延亘二千餘里造車器蓋制精火具法以備大舉其謀可謂雄且密矣繼而召秉政樞薦俞大猷可任大將引以佐樞務教練京營敵臺車器火具漸次有序而公

薨矣議者以爲使公得竟其志天下事不至有今日予獨以爲公志卽得大遂於邊而賊起於秦在數十年後當時未有前棄竟以此糜爛中原至宗社覆滅嗚呼天之禍人國每出於忠臣智士計畫之外可勝浩嘆也哉公本傳三篇事跡互見甘京括其全合爲一傳鄒明昌爲公同里後進搜其遺文遺事并辨證其舛訛者其尺牘二紙明昌尤以公手蹟重而不在書予愛其筆法秀勁無意結構而自然有法故記而歸之

李元仲曰襄敏於閩大有勳跡婦稚皆知獨未有知其善書者先生就書法表其生平雍和恬韻亦是無意結構而自然有法

門人甘京曰寫襄敏公得其要領故精神倍出

後學梁份曰先生講道之餘以書法爲養心適情之具故垂露最工而因字以求其人殆卽所謂豪傑偉人不遺末藝也

奉先菴記

艮篘山之下有南源村村之陽溪嶺阜陽有靜室吾友湯慈璜讀書授徒其中由南源村度嶺兩山甚偪中有石澗聲淙淙繞溪路約五六里經危橋循小嶺松篁蔽翳奉先菴在焉一日慈璜偕予往遊至則一翁出迎年七十有四髮白顏童神光睒睒類有道者徐其姓若海其字慈璜甥也坐定供茶以鮮香橼佾佳甚茶罷導遊菴後則其曾祖后岡公葬處不半里爲其母塋反菴止宿翼日若海出一軸相示乃王龍谿先生所作后岡公政績序予乃知公爲吾鄉賢豪公諱鉞世

爲南豐徐氏登嘉靖已未進士授台州太平縣令其縣稅糧不均擁多田者無糧而受徵輸里役之苦者率屬無田貧民公爲惻然請淸丈邑紳趙侍郎獨撓之公力言於糧使者上之藩院卒舉其事事竣糧與田稱爲民歡悅而趙侍郎銜恨甚公知必爲所齮任九月遂致仕歸徙居於郡與諸紳士宗藩結詩酒社優游閒曠幾三十年趙侍郎歿始膺主政之命而公疾隨捐館矣公居林下時同鄉豪紳有虐善弱者公聞輒厲辭責之或力庇其人與抗豪紳爲之稍戢公以少年登第及終年甫踰五十嗚呼以公之骨鯁幹力視強禦如毛視一官如敝屣以行其惠愛使得柄用遐腹歷年且久吾知生民之利國家之福其可勝紀耶乃稍試一邑遂抑鬱以死湮沒至今悲哉奉先菴左右山田皆公家業二三世後不守初有菴已燬若海以館穀之餘復茲土創菴舊址之旁其季弟潔生早善病母命奉佛延年遂主此菴且以奉其先人蒸嘗焉今若海率子若姪居此境既幽寂松竹蒼蒼泉泓然淸甘與茗相發土腴蔬美宜果木香橼尤盛若海率其子姪耕讀以守舊業長子孫斯亦不愧仁者後也慈璜丐予文因次后岡公事作菴記

魏叔子曰閒閒一遊記卻是大有關係文字

諸子德贊曰徐公骨鯁如是得世父此文可以不朽矣

建昌縣重建眞如寺殿堂記

予少有山水癖自世變來以貧故友青袍幘㞳㞳歲月多病不敢出郡城一步癸丑氣體稍平始附舟過星子拜亡友宋㕘山墓兼訂其遺書因登五老峯訪僧日炤踐十五年舊約相傾倒談旬餘一夕日公偶舉顓愚和尚於江南紫竹林三月十九日薦國忌和尚服縗經焚香舉聲大慟觀衆萬餘俱感哭聲撼天地予聞之悚然心震動恨生平不識顓愚狀貌嘗其哭時不得身與其閒以自感發增益爲疚歷而過修江謁熊豹生先生諸令子述晦山和尚初爲名諸生聞思廟殉

社稷越文廟痛哭焚所作文及青衿拜告焚之去祝髮爲僧予復震悚不能忍如前聞顓愚事時又自恨坐老巖壑不但佳山水不得入目有血性男子如此皆先予死不得相對一抒胸中所鬱積嗚呼何吾生之不幸也踰數日友人云修江山水之奇

登雲居寺入方丈叩主席燕雷和尚風範藹如旣出手訂雲居志示予始知顓愚晦山皆主席此山而晦山其授衣師也是山有唐迄今爲江右祖庭神廟時諸緣和尚再與獲勅賜藏經及御書堂額柱聯顓愚修舉廢墜建明月堂磊羅漢垣癸巳晦山新建大殿厯供堂香積雲農寮丙午燕雷建禪堂方丈千在堂者宿寮浴堂田米癸千花閣整齊絢爛蔚然復唐宋舊觀嗚呼予蓋俯仰及此而不勝其慨焉予前自五老別日公同寓鹿洞見其室廬荒陋階前遍榛莽庭戶閒然蛩倣衣冠向塤道瞻拜三嘆而出徘徊古松石閒哽咽不得出一語今視雲居之盛如此予能不悲吾道之衰也豈世無顓愚晦山燕雷其人耶抑時但當出世故釋盛而儒衰耶予又不能不慟哭矣燕雷屬予紀其修建之勤鐫碑以垂不

朽予因語燕雷導予至顓愚晦山二古塔所俯首一拜以寫予前聞之恨而亦因以志予深慨之衷云

叩慢應日釋盛則儒必衰理勢如此如顓愚輩乃迫之奇跡於釋吾道那得不衰文之深遠寄慨在六一集中亦不多覯

陳默公曰一修寺碑中藏如許大文章曾文定公後久無此作手矣

門人黃熙曰四山雲起忽聯合成一片而峯巒參差掩映其中眞天地中大文字

後學盛大謨曰記體序次極難合法如國手布子落落然莫知所着及中局攻劫四面伏應方悟其妙讀斯文何儒者不以詞章爲倘亦縝密乃爾

謝程山集卷之十四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　脩撫　元孫鳴謙本豊鳴盛璽　原本
易堂　髻山　諸友　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吳熙儲　粲　編校
吳榮祖　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序

謝程山集卷之十四　序

髻山宋未有先生語錄序

吾鄉理學為海內所共推由來尚矣有宋濂洛關閩並興而象山之學自為一家明之中葉王姚江聚鈸江右一時士大夫翕然興起江浙之間英才蒸蒸互相酬唱渢渢乎風徧東南可不謂隆歟然皆箕裘象山而程朱一脈幾同敝帚羅近溪臣屬慈嶺機鋒靈迅令學者耳目不無眩蕩羅念菴身居其間頗有蹙然不安之意苦心挽救而力弗逮當其時如杲日中天不令纖毫時氣得以掩翳者惟羅整菴一人然一傳

敢昧海內不但宗之者寡且幾不知為誰何氏豈不大可慨哉迨至無忌之徒詭異既敗天理不容終昧人心亦稍知厭然後整菴困知記漸行於世讀之者間有其人文游初有志於學亦復顛越歧途友有啟以困知記者拂然不入時取時厭困心易慮者久之而後霍然無疑始知斯道正脈固不容絲髮蝕也嗟乎文游之謬誤亦幾不反矣髻山宋先生早於程子識仁有深得本領既正志切功嚴日益朗達乙巳訪予於程山彼此契合自程山歸即取整菴書讀之一覽無閒如針芥之合自此益精邃復檢察楞嚴及大慧中峰諸書洞其

底蘊明其作蘊之由由是判別諸儒如指南在掌隨所與置而子午方位莫可移易蓋由先生淳厚而穎異得之天性又復平心考索不偏執意見故其所著求仁編丙丁諸日錄皆躬行心得親切體認之所發舒以此示天下後世學者庶幾大匠規矩不至方員舛訛誤陷美材於無用之地先生所志所學皆有堯舜君民之念而遭時不偶年踰五十而卒僅以所著行世非其本願也諸門下士暨厥子顥恐遺稿散失屬文滸校訂授梓文滸謂吾鄉理學在吳康齋胡敬齋如元氣含蓄盎然內充及羅整菴則洋溢布濩徧徹於窮陰朔漠之

地髻山乃於若滅若沒之際繼續其光明以開天地萬物交通之基嗚呼所謂理學之隆其在斯歟世有真知斯道者其必知隆替之在醇駁而不在學徒之眾寡門墻之顯晦也

文滸於匡廬訂髻山語錄畢聞建昌縣給諫熊君維典有髻山傳予素慕其人因策蹇造訪假館靈芸齋中次日以傳相示予讀之知給諫與髻山非相知之深道德性情有獨契不能為之傳神寫照使奕奕於千古也中載論學語過多有已入語錄者此可不具其與給諫面論所及者仍當歸語錄故稍為刪訂惟與其行事所繫綴者則不可不載然知言者不但有以見髻山并給諫之虛心制行亦可於此見焉蓋其相知在道德而文因之而出有不可強也予於語錄序亦竊負此意甲寅春仲程山謝文滸自識於蠡湖舟中

熊約生曰髻山嘗偕維典登浩閣遙眺喟然曰謝秋水劉蘇溪楊友石一時偉人後自程山談學歸欣喜形於夢寐無日不相念每歎程山師弟子為今之祥麟威鳳今讀語錄序又辱先生過訪德言道宇一時並瞻典不禁喜極而悲重憶吾友髻山不置

彭中叔曰可當一篇理學源流考讀

門人曾曰都曰源源本本談之亹亹中師寢食於諸先儒語錄中其精液醞釀於心坎者久然非宋先生又誰足以發之

程門主敬錄序

予讀程氏遺書識主敬之說久矣然用功作輟迄今無成是豈敬之咎哉是豈非人自負於敬哉今歲仲春入程山靜坐久之敬心乍復惕然自懲前非欲入深山竭力收攝作終年不反之計然細思敬之爲法豈獨宜於靜而不宜於動乎何淺之乎視敬也心一志定行坐起居日用周旋於敬不容暫離既乃恍然夫子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其然豈不然哉用敬之餘益喜閱遺書於其凡論敬者畢錄又廣集諸儒所論以附統曰程門主敬錄雖其意未必盡出於程門然提掇

淵源實自程門昉也其中互相發明詮剔蘊奧語淺味深朝夕省覽供我飢渴因歎聖人不作學之無所歸也千有餘年矣程子出始闢此周行苟循其途轍以入其弗克有成者鮮矣而或舍之則不淪於汚俗必遷於異端飄泊汨沒終身胥溺以亡而已矣又何學之可言乎敬之永矣毋悖

宋未有曰先生一生得力在敬字故言之親切而有味

門人曾曰都曰吾輩每苦志氣怠弛急讀是編如芒負背愧恥之心不能自已即敬心不能自已也然而乍復仍離動靜弗一自傾朽木糞土惟日捧讀斯序以當鞭策

門人黃采曰主敬之說動靜殊科終是未透厥旨吾師如此指示庶幾免於偏駁然而難乎其至矣

諸子德賁曰賁童時坐立之間伯父即敎以敬然觸動處便自忘忽必到動靜如一方是能主平且自驗不勝慙悚

王門嫡派序

唐虞三代之盛道在君相統之者尊故舉世咸歸於一無所謂宗亦無所謂派閒有逞聰明者欲主一說以自表見亦且伏而不敢出出亦人不爲之惑自孔孟而下統之者卑無徵不信因不能禁人之有言學者得其性之所近守一先生之說以爲標的而師旨毫釐未純其徒遂謬以千里自是支分派別道斯裂而統斯紊矣故士生其時幸而正統有人則身有所託而歸往不迷不幸而非其時餘澤漸遠四顧莫從忽有邪僻者樹幟其閒遂不禁欣然附之志趣既差迷謬莫挽

嗟乎此有志之士失足險阻深爲可悲也吾因是而知立言之不可不愼而衛道之不可不嚴也夫立言如陽明夫子豈不足括千聖之奧而挈六經之要哉其初爲支離之學所困深懲其弊從萬死一生中盤根錯節而出而後暢其所言以仰合虞廷精一之旨俯撫天下萬世正直之人心而針芥無違後之學者苟具真志涵詠其全書精信不疑其於優入聖域殆如潮汐之不爽是乃上帝悲憫末俗之陷溺故特屬其聰使之覺斯民不至化爲異類乃一傳再傳漸失其初使千古絕學陽明夫子竭生平之力僅得昭晰者一旦復晦嗚呼豪傑未興弊將焉救文洊生也晚不得親際其盛又不得私淑其賢弟子僅於故紙中依稀摹擬得其近似所幸良知未泯不敢自欺有言逆耳返心獨明終以苟安爲恥冀有以仰質於陽明夫子歲戊子與邑中諸友列席談學彼此出入不能引決閱周海門所訂聖學宗傳因於王門諸子中錄其語之純者汰其疵者定爲王門嫡派每一則稍加品評非敢借性命道德之途以資口舌意不忍堯舜以來正大光明之統不能自存反乞靈於竊起之雄使真儒之效不見於世而生民之福日薄日銷良可痛也然文洊所大願尤冀道統所歸必屬吾君吾相合海宇血氣生知之倫共歸於渾渾噩噩之

中不知所謂宗亦不知所謂派斯乃陽明夫子未竟之業庶足以妥其靈於昭昭之上矣區區言語希合其旨亦奚足快

傳同人曰姚江之學本無悖於鄒魯自一再傳毫釐失而千里差而吠聲嗷嗷遂使先儒寃深不白約齋經身體玩之餘力爲剖別較若分犀姚江有靈應感知己於冥冥矣

邵先生曰陽明具堯舜君民之畧值時不偶不罄其懷紙上空言猶遺後人剽掠抱寃至今有志之士所爲氣結塡膺也然百餘年後尚有如約齋者爲之剖白他日采有賢

君相紹續而光明之豈徒約齋之願實陽明之本志也

講學會規序

人各有面目有聽其塵垢而不自滌濯乎卽使相忘於藏汚之中然不有平旦存乎迴此平旦而養之使盈充之使周以復其面目之本然此吾人之所汲汲有事者也然當狂瀾逆浪中而欲以區區惸然之微跫立其衝而與之拒危矣哉吾神不禁其慄吾志終不容俟吾於是不能不慨然於理學盛明之際矣天憫斯文賜之先覺將古先聖賢不傳之緒揭而懸之耳目之間使天下之人襲其風聲而心目開朗觸其緒論而迷惑頓解聲氣流通無在而非盍簪之所卽僻處荒陬

杖策鼓棹以遊亦不至惘然無所適從民生其間豈非大幸也哉此風既邈不可追矣有志者可徙倚之棖想已乎且先哲遺風倘可通之夢寐豈有生同其時而應求之感茫無可問者乎此心此理本不容歧人特以其官骸之私自生畛域耳倘一念非妄卽爲孟命之爭此丞負之所以爲比道也夫比者輔也舉世皆朋友豈能無所輔但懼所輔者不能如曾子之以仁爲旨耳一堂之上衣冠嶷然儀節肅然精義相宜則怡然自獲過失相規則惻然若疚一言一行彼此相關如不容自已者此何物乎夫豈有鼓舞於神明之地而不自知

者乎所輔者以此輔之者亦以此不以此爲輔則生理云亡顧形徒具豈特舉世無朋友將天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渙然而無以相維忽然而至於相傷有不忍言者矣夫渙然而無以相維而輔以寂滅之教忽然而至於相傷而輔以功利之學彼亦自以爲輔矣豈知輔不於仁有不可勝言者乎玆學也不污功利不墮寂滅惟務滌濯塵垢復其本然之面目以歸於仁庶幾以文會友之旨哉吾友其共勗之

揭白沙曰如午夜鐘聲喚人癡夢吾輩能無覺乎書諸座右庶日儆心聲

傳同人曰將學中弊實根源盡底說破而補救之方自可隨證而得

宋未有曰先生志學之始便已犀照無遺宜今之得所歸而假我以模範也

易堂魏叔子日錄序

聖賢之道德豪傑之事功其源流或有不同要未有外於人情事勢者蓋闇於人情則眞僞亂昧於事勢則成敗失是道德爲虛名而功業不可就曰彼聖賢彼豪傑天下亦何賴有是人哉然人情事勢欲求其通之也甚難心不細則粗疎而不入心不平則作好作惡偏激而失其分閱歷不久則得一失一恒疑似而不眞吾友魏叔子從事於斯久矣其忠厚惻怛出於天性而加之以學問與父兄師友講求於治亂之際數十年於是即其所得著日錄三篇蓋坐可言而起可行自

身家以及天下皆實有所裨益雖不敢曰道德功業盡在於是固亦聖賢豪傑之筌蹄也其書於心性大本未遑及亦不無好盡之過而以啟迪箴砭誠有前賢所未逮者予酷好之日置几案饑則以之代五穀病則以之代藥而有痛癢則以代撫摩抑搔蓋不能以一日離也叔子之文爲海內所推奉其論策鑿鑿識者以爲賈長沙李忠定之流亞此皆叔子江海之水波瀾澒洞魚龍變化而日錄乃其混混之泉源也嗚呼不讀是書亦誰知其本也哉

邱慢庶曰序叔子日錄者甚多無如此之簡而該

風雅倫音序

嗚呼倫紀之壞尚忍言哉子臣弟友之不能各盡其道以至於乖張變亂尚忍言哉有心者莫不撫膺傷懷而不知救之之道之所出予以爲救世須救倫救倫莫切於救情情也者五倫之血脈也人之一身血脈不運則五官百骸不相附屬小則違和大則痿痺醫家謂之不仁今五倫之不仁可謂極矣其弊皆起於情之薄上下彼此之間泛泛然若萍聚若鷗値居常則各顧其私相遺以詐依違於儀節之虛文猶且幾幾莫必一旦有故則背負棄捐塈非難事甚則至於賊害悖

逆寃仇慘痛傷千古君子仁人之心而召高天厚地之妖氛災變者皆薄情之爲根也夫五倫之分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然皆歸於情之不容已故情厚則恩義重情薄則恩義輕吾重惡夫恩義之輕以致五倫之敗也而思所以救之其法利用興人非木石自有感通感通之道在乎聲音此聖人所以深注其微善道其機而設法最神者也故曰興於詩吾因取三百篇之關於五倫者分類編錄仍取法乎正而不遺乎變正也者人生之大幸而情之至當者也故綢繆繾綣愛慕不已相結以善而相勉以德變也者人生之不幸而情之無可柰何者也故雖憂愁哀苦不能無怨然或引咎或假託或法言或巽語或既懲其往而猶冀其來愈以見其忠厚惻怛而不忍恝然之意要皆出於情之厚也五倫之後又附以樂學蓋以所稟不齊或過乎情或不及乎情有學於此則或俯而就或跂而及一皆以中正爲軌故學也者又所以調劑培植此情以維持五倫者也編成日取數章拊節歌之覺此中油然欲生盎然若有一物不能去諸懷於是作而歎曰情之感人也如是乎聖賢之所以爲道而王者之所以爲善治其本者盡在是矣嗚呼世有薄情人其冷也無由

使之熱其幽陰也無由使之朗其頑鈍也無由使之動而有恥其負心而反側也使人駭且惑而無由推測其所以然究且法令之所不能禁告語之所不可入此其人之肺腸豈眞別具者耶試與之歌詩

門人黃熙曰吾師雜挽頹風之苦衷如是熙等侍聽之餘日陶詠是編粗獲免於面墻始信斯文之親切有味

門人湯其仁曰救倫莫切於救情眞盧扁起死回生之劑

左傳濟變錄序

處國家之事惟變爲難得失成敗恆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閒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窮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智於始而闇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沈以養則遂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是事者雖有猜主妬相而不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於學居十之六而閱歷鍛鍊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

然能舉古人之成案精思而明辨之置身當日如親爰其任而激撓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鍛鍊已兼具於讀史之中剏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者又烏可以無學也文洊生也闇幸而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浸衰足免覆餗之恥賤貧多暇授徒左傳見其時名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不可及者因國取數事評註之得二十八篇又予友魏禰齋有杜預癖深謀秘計一一摘抉於字句外發從來讀左氏者所未發軒左傳經世一編而秘不輕出予得竊窺其五篇而逸其一其四則全錄其評鍾氏伯敬之言亦時一錄之夫以予之闇又老且賤安能與一時英才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古人陳跡神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徵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朗俾不至以闇終則厚幸矣若夫明體適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能窮不失己達不離道似亦可矣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而有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御變天下事旣以身入其中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則將以利爲義詭

御思獲此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哉春秋時諸名卿大夫之權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此學之有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之智毒如烏薑亦未嘗不可泡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區守一左氏恐猶不足以濟吾闇也

方愚者曰合凝叔經世讀之體用全立權備二書如左右手不可偏廢在運用者無使之不仁也

湯惕菴先生曰談性道者或闇於事機談經濟者或流於法術秋水先生綜左氏之權而約之以聖賢之經其道大

備其文亦溫醇爾雅

魏季子曰胸次洞然故筆下了了如數家珍

門人李其聰曰師每於功課之餘玩月石室輒談左傳追摹當日事勢如身歷其間積日既久乃評次成編此序一飯頃即就旁觀者驚爲敏捷不知吾師蘊蓄之如是其久瞿塘灩澦之波錦紋萬頃豈小溝淺澗所能湧發乎

初學先言序

自小學不興士心士品凡陋而不可救率由童稚之年父兄師長眩之以辭章歆之以功利俾其知能梏喪私欲牢固不可以拔於此而欲其聞仁義道德之言惕然有動於中也不亦難乎嗚呼民生之不幸實教化之衰有以陷溺之至於此也善夫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人之言爲主蓋年方童稚如繒師之有素地或施之墨施之丹無有不受一受之後永不可移惟繒師矜惜其始斯不至枉其素地耳予間取先儒格言及古人至性篤行易

曉人心目者本朱子小學敬身明倫篇目以經爲正以儒先嘉言爲廣以古人善行爲實彙次爲一書因楊文公之意名曰初學先言使爲人父兄師長者於子弟經書之隙或解課遊息之下爲之講習日月浸漬深入不覺又每即事提撕俾知取法久之氣質自美習俗自化則人才有造在鄉閭可以爲前後進矜式在國家大之備朝廷之楨幹小之供郡邑四方之任使轉移世樞其機豈不於是寓乎然此書必爲父兄師長者欣然有會於心知學有歸宿然後樂取而教子弟則初學之爲言該父兄師長而言也嗚呼上智之資得此爲基

又擴之以經史其足以彰盛德大業固矣卽資屬中下果敬守是編終身不易又豈失爲聖賢之徒哉予嘗驗諸古人而知其不欺也

彭中叔曰三代盛時風俗醇美實由小學之教有以端其基此書行庶其可以復古

門人甘京曰諄摯懇到聞言足興

彭樹廬曰世每輕蒙師薄其脩脯忽其禮意不知養正之功端自茲始也斯文所以爲父兄師長言者深切著明而猶不亟求是書以爲教本則是自賊其子弟矣

後學徐乾學曰可與予朱子小學並垂不朽

七克易序

西士之學似有得於吾儒畏天命與昭事上帝之旨而其天堂地獄之說則又類於二氏深原其故蓋亦世使之然歟唐虞三代盛時王法昭明天命天討不少假借迨及陵夷朝廷之典章漸就墮棄由是善者無所勸惡者無所懲孔子不得已而作春秋繫以公是公非之空名以冀一動夫人心之良聖澤漸遠空名復不足以繫之而人心益蕩然如隄潰河決瀰漫四出而無所歸當此之時天堂地獄之說能禁有心者不爲之張皇於天壤間哉是豈非世使之然哉予故不復與之深辨且達於理者亦自能不爲之蠱也顧予觀西士自修之功何其與吾儒克己之學隱然其有合也其所著七克一書其於情僞微曖千狀萬態刻露畢盡而罕譬曲喻尤工每於滑稽游戲中令人如冷水澆背陡然驚悟頗有莊生寓言風致然莊生令人蕩七克令人驚予爲刪其過中失正者錄置案頭以爲修省之助或曰子儒者也非聖之書不讀柰何事此予曰衛道固貴嚴納言則不貴險芻蕘尚可採矧心同理同而漫抑而擯之乎吾取長棄短衛道之意亦未嘗不寓也若其本天之旨則西銘之言已精微廣大蔑以加矣彼荒

唐固陋又豈能擬議其萬一哉

劉子淳曰衛道貴嚴納言不貴隘二語是學道真詮

丁誠叔曰七克一書不經秋水刪定則涇渭莫別

兵法類案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德畜而才乃益大於用無不宜而於用兵爲尤宜夫兵以德爲本以才爲用德者仁義也才者智勇也仁義智勇全然後可以戰勝攻取功成而無後患予讀孫子十三篇千古用兵之法莫有能出其範圍者因取篇中要語爲綱取歷代名將已成之跡爲目名曰兵法類案案者刑名家之公案也兩造情僞百出獄吏按律研情無有或遁及其案成屹然如山之不可移後世理官苟閱是案則吏師於是乎在今取諸將陳跡分類以實孫子之言

善悟者神而明之則奇謀偉略如汲井然用之不竭矣或曰趙括讀父書而敗豈其書不精耶予曰括以私智自用父母俱料其必敗於書乎奚尤昔孫權勸呂蒙學蒙以軍中多務辭權曰孤豈欲卿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其後魯肅見蒙大驚曰卿才略非復吳下阿蒙嗚呼如蒙者始可謂之讀書哉或曰沛公夫投如石勒目不識書劉裕僅識文字皆能雄長一世則又何說予曰不學而闇合兵法此亦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古今有幾項羽不肯竟學卒於無成此可見矣今以孫子之法御諸將之事以諸將之事表孫子之法亦法

貫通迎機取中及其熟也若有神物陰來相之傑之尤秋之
奕不自知其手舞足蹈孫子之法且化而不有又何有於諸
將之陳跡耶予編次頃會得孫子說印一書爲楚源李公騰
芳著先得予心不禁狂喜於是就加刪訂而評點之易以今
名李光弼代郭子儀將朔方營伍壓幟無所更但一號令而
壁壘改色予於是書亦若是歟

門人廿京曰兵不易言并不易學類案可以平時討究可
以臨事參核將帥爲三軍司命此書則世世將帥司命矣

後學徐乾學曰將帥有才無德雖能取功究不能居功序
中德裔而才乃益大最爲探要之言而說印所以不及類
案者亦在此

家禮酌宜序

禮之不講也久矣內無忠信之質外狥流俗之情是以忘其
鄙陋而習爲固然間有有心者愁然不安於中猝簡文公家
禮采用一二然亦莫能舉其所以然相率惘惘以苟且畢事
事畢之後置之若遺若忘及至臨事則苟且如故如是而求
禮之明也其可得乎吾門甘子楗齋素欲明禮具敏達之才
守之以堅確每臨大事能不顧世俗之耳目而獨行其志復
欲推廣之以善鄉里漸於郡邑因罹內外艱讀禮遂殫精數
載訂家禮酌宜以文公爲宗而博采諸家反覆商畧於眾君
子每一條中必根據擬議其所以然之故令行者了然於胸
中按籍行事無考證之繁無聚議之惑而禮已燦然舉矣嗚
呼士生三代之下以功利爲學術所朝夕誦習者期苟可以
要名位而止仕則汲汲於簿書獄訟兵食之務雖沿襲定典
事至一舉行之非惟不得其意卽區區虛文亦且扞格而不
相習手足耳目反若爲人所易置者甚矣禮之無用於世而
世亦似可無用此禮爲也此其故何哉蓋自秦漢以兵戈詐
力取天下天下既定卽假武修文亦不過粗舉其綱維約束
之具使天下無至於亂且叛亡而已其志初未嘗及於化民

成俗而從事於道德齊禮以庶幾於必世之仁是以冠昏喪祭雖有定典或徇時而不喪於古或準古酌今勒有成書然上下相視以爲文具雖廟廷之上縉紳士大夫之家不按籍而行者蓋已多矣尊且顯者旣弗留意則卑賤者愈以爲非我責也相率而棄之若十百然偶見一二守禮而違俗者則相與非笑之而羣咻其肘風化之不美古道之不復其所由來者非一日之故也歐陽文忠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嗚呼此周人生之不幸亦世運使之然歟棲齋酌宜之訂不過取其切

近者聊以試之鄉邑亦不得已之卒也棲齋之學旣自別於功利而其所設施又勤必衷之以禮此其志豈在三代下哉

李深齋曰禮教爲治化風俗之原世旣不得禮意并儀文而亦失之宜程山師弟子之汲汲於是也李元仲曰讀此足知程山之學原泉混混非溝澮所能望其涯涘

門人阮天樞曰棲齋少與師相友善壯年及門受業親師最久事師益恭一貫之傳宜其獨得酌宜一書猶忠恕之語也然細味吾師此序精微之奧又未嘗不顯揭以告也若草草讀之雖論孟亦何以解其愚昧

了溪甘氏家志序

世俗所謂孝子順孫云者能守其先世所遺之田宅擴而大之以雄據郡邑其尤才者則取高爵厚祿以顯榮其身斯孝順之名歸之矣至於懿德雅訓祖先精神之所在可垂示無窮者恆置之若滅若沒曾不一顧問焉世法所重若此而吾友甘子棲齋獨異是棲齋先世雖通仕籍所遺產業僅溫飽而已及棲齋之身値世多故不惟無以固守舊業卽一青衿亦且厭而棄之而獨於先世之懿德雅訓惓惓詳訂而精錄之表章之傳播之其於世法之輕重若不聞焉宜有識者感

歎欣羨於甘氏之有後而卜其慶之長也然予則竊有所進論焉夫懿德雅訓此已往之迹可風可慕而不可居者也祖先之精神夫不有麗於形氣而可質以從事者乎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蓋身非但我之身卽上爲祖先所不朽之身而下爲子孫所待命之身夫祖先所懷抱豈盡展擴無韞乎所建立豈盡純粹以精乎且子孫希聖希賢之品經天緯地之模一視吾身之法祖則先以爲之樞機何如耳使身之所處見忿而敗見欲而辱富貴淫焉貧賤移焉出而道不行含而道不明則雖雅訓爛然足以上承先業而懿德高風沓

然不聞則與世法所謂孝子順孫者又何以遠焉此孟子所以以守身為承先啟後之樞機也楗齋今以斯道自任於守身之義將克盡無遺舉一世而甄陶之斯其願也茲家志之述於先世之懿德雅詞兢兢表章而傳播特楗齋孝順之舉端而予方快覩其全也

李仲階因發守身之義湛如新沐凡有身者均宜書佩

錄今文定序

予於崇禎辛巳壬午間即已厭薄制藝聞吟誦聲輒誹笑不自禁夫祖宗制科以來士之抱忠貞具將相之略者未聞以他途進予卽不才何甘自棄若此惟心痛其弊而有所不忍也蓋操觚之家率挾利心以往不知君國為何事生民為何物如狂如醉門生盟弟奔走不遑窓藁社藝剞劂流播甚至童蒙甫趨家塾姓氏已馳海內唱和鼓舞流毒日深浮名厚利自入股外不煩他求率天下而禍仁義者皆是物也迨至生民塗炭中原糜爛慘不忍言人人抱痛而不知其禍實自

此基也予既懲創至此乃復有今文定之錄其故何歟嗟乎天下事苦衷隱曲有非言語之所能宣者此類是也夫朝廷設科之意原欲藉此以得純儒故出老莊削名法而獨以孔氏為宗令學者身體力行之餘以其自得見之於言其言必深切著明醇粹寬厚可以措諸實事此祖宗朝所以風俗淳樸人人勉為君子之行而中外邊腹實心實政者有可觀及行之既久浮薄者竊之以攘富貴於是不務實學專剿襲而法斯敝矣其初豈至是哉先輩文具在試收攝浮氣別易心眼讀之先輩精神亦自為之一露其原本六經取資濂洛言

理學則實有補於身心言經濟則實可著爲令典是眞不負
朝廷設科之意者獨其質樸似陋厚重似癡筋骨似椎野不
若後進之多姿媚耳或曰其言則是其人則非先輩亦往往
而有然予竊觀防維未潰之日功令既嚴淸議可畏爲諸生
者人如自重自家庭孝友杜門讀書外別無馳摸故當其含
毫吮墨之際宛然與聖賢之精神相肖其或獲雋後浸爲貴
富所溺隱喪其所守者良亦有之若謂其初入縫掖中早已
縱逸無度天下豈有神濁氣昏之人而能鞭撻心靈強爲性
命淵奧妙合自然之文哉况予今文所定考其人多有本末

可觀者故每一展讀如接其慈祥愷悌如親其垂紳正笏如
領其融脫超妙如承其眞切懇到如聽琴瑟之和平如侍長
者之矜愼如息機於夜氣移神於山水則予之苦衷隱曲亦
可於語言外喻之矣不然予向之厭之誹笑之乃今忽錄之
豈前後不侔若是哉嗟乎讀者其勉思於此乎吾又將進而
問其志也

邱慢庵曰三百年文氣盛衰之故低昂慨歎絃斷音留可
歌可泣

門人蔡崇定曰序今文孰能說得肯綮如此德言益世無
往不然

李其聰字序

李生其聰初名從玆以父命易今名請字於予予以作謀字之雖本經語然於其聰則如寒者之於布帛飢者之於菽粟雖非奇獲寶莫切於此矣其聰天性甚厚而潔淸無外智嚮往前輩有學行者甚篤且好古力學恥與時流競進取年甫二十而質氣如此誠佳子弟然而渾樸少謀不可經世故易以作謀命之也子路欲行三軍夫子進以好謀而成夫好謀而成豈但行三軍也哉士君子得志則與君臣僚友同其安危不得志則與家族鄉黨姻友同其憂樂於此而無謀則上

下人已將何具以經理其間世亦何所賴於士君子耶昔子產當國奔走於晉楚二大國之間終簡公之世而社稷獲安者人但知子產之賢而不知子產固善用裨諶之謀也唐太宗覇除隋虐而興二百九十年之業謀臣固多而獨稱房元齡善謀杜如晦善斷貞觀之盛實嘉賴之今之所處視周旋於晉楚與隋唐之際爲何如其聰既不肯隨俗俯仰背遂置斯人於度外耶且事親敬長親師取友之際漫然無謀則音動不中機宜而事緒必多舛錯謀其可一日緩乎雖然致謀有本洪範以貌言視聽思五者並列而其樞要在於思夫子歷陳視聽言貌以至於九而以思貫之則其聰之作謀也又安能離思乎故每事必思思則智生智生則謀出謀出則氣充氣既充矣天下事有何弗可爲其聰乎其亦熟思而已乎

彭躬菴曰李生抱璞殊逞王人獨早吾將拭目觀瑚璉矣

建蕭忠烈公廟序

天壤之大惟此綱常綱常之首君臣爲重即匹夫匹婦且有踐土食毛之義矧學士大夫誦法聖賢理義悅心而顧忍忽視乎然或付之若滅若没者由其無所觀感而鼓之使奮也有烈丈夫於此首可碎血可碧而惟此綱常之重耿耿於中而不忍傷及大節已著炳煥於衆耳衆目之前即憒憒者亦莫不感歎興嗟以爲奇偉莫及始知人有是心而能此者特果於不自欺而然也當崇禎之季逆闖猖獗之勢如山崩河決豫荆郡邑迎鋒潰矣獨鍾祥令蕭忠烈公慷慨登陴戰守

並勵外援不至力竭城陷挺然就執羈於梵寺不食者五日卒自刎死逆寇感公大節且稔聞廉惠乃禮殯淺土鍾祥紳士競建廟以祀鍾祥之人心何其感之深也迄今十五載道路閉阻歲丁酉適明卿鄒君有事茲土啟壙易歛以書招公繼子青迎柩歸南豐舟居江干豐人士走哭不甯而惕菴湯大司馬哭尤慟捐所卜吉壤以葬旋合邑有建廟之議惕菴復勇於倡屬文濟序其事以爲衆勸夫人無所動於心即勸亦莫之應今觀豐人感歎走哭之情狀蓋有不鼓而奮者矣且豐人士自冠以上誰不記憶十數年前一蕭先生修髯偉幹靜容莊色朗朗心目間今忽一棺及國門全大義不辱以歸人誰無心豈不各其涕淚而叫錙銖是吝乎在昔鄉先生之賢者没猶得祭於社矧有關綱常之重而可無廟祀乎漢壽亭侯唐睢陽公遠在千百載之上開窺梗概於傳記猶且里巷祀祝豈炳煥耳目赫赫如今日事而反容已乎夫事有強爲者雖勸亦弗從有不容已者雖無言亦自集茲舉也所以敦綱常之重而徵懿好之同他日廟成豐人士拜瞻其下雖千百世後尚將仰企奮發以品行相砥是固公之正氣有以振其心抑惟是義舉之有以鼓之奮也詎竟忘所自哉

徐仲光曰此題著筆甚難先生就人情所以覺者而悟之感通易而立言亦最得體芳作當乎從矣

淦四極先生殉節錄序

士執筆爲文當從其志趣之所向性情之所樂古今治亂得失之所關度時審事之所不容已俟其人而後發發必義深而旨遠可以裨於實事傳其人其事於千古否則周旋於人情取給於浮佞隱忍虛飾於人之子孫以爲其父祖邀名於無識者之耳目其尤下者則出於壟斷苟持金至雖屈其筆以效吮舐之態亦無所不可嗚呼人文胥賤一至此哉予過南康卽知有淦四極先生殉節於贛心竊慨仰其人及抵修江儀林爲先生梓里令子宏斌出一冊請序予展讀知先生

以贛州廣文奉臺檄賫詔使粵東兼督糧餉返守贛城陷見執不屈死次子宏祚先以拒戰死季子宏祉以父執時格鬬死妻熊氏子婦熊氏李氏與女孫及二婢俱赴井死惟長子宏斌遣逃爲宗嗣計得不死給諫熊維典孝廉朱之盛爲作傳甚詳其餘記序詩文皆彙於冊予讀而歎曰此文丞相所謂天地正氣是也當與日星河嶽炳煥流峙於天壤亘千萬古而無墜奚藉文人之文以傳哉文人之文方藉先生之人之事以傳然文人志趣之所向性情之所樂感先生之人之事固有不容已於一言者宏斌方將以此冊授梓廣求言於

四方夫孝子之心欲以表揚其親其何所窮已然得其人乃足以益其光失其人或轉足爲此冊累予去冬過雲居登顓愚塔見其塔表乃歷仕三朝者所撰予深恨其徒之憒憒顓愚高僧也住持江南紫竹林三月國忌顓愚服縗絰焚香舉聲大號觀者萬餘俱感慟聲撼天地江南既陷召之不赴遁跡降紳蹝搨前怵以威福堅臥疾不起此其人雖浮屠也其忠義之氣凡有人心者皆知欽重乃以歷仕三朝不足齒數之徒表其塔於顓愚何累祇令人歎其徒之無識耳予因笑謂宏斌曰世有市文者君貧士無金但恐反有以重金購是冊

而題者君有欲廣之意或者不覺爲所購乎宏斌曰先生之言不然

查小蘇曰見道之言觸處流露凡作文與求文者俱當於此少味之

爲趙孝子募粟養親小引

人之所必不能者惟天能之天能之故天愛之不必問諸人人之所可能者人愛之不當問諸天人不愛而問諸天則人傷於仁孝子趙仲易當母病危時剖心割腸以籲天而母得生母得生宜子決無生理乃腸自心坎出變爲穀道而下實廢如此者垂四十年飲食男女如平人此雖以堯舜周孔之心挾扁鵲倉公之技亦將坐視而不能人不能而天能仲易之格天也至矣天之昭監仲易也亦至矣迄於今仲易年幾六十母八十家貧如洗終歲以言星命衣食四方比年又喪

妻喪長子老母依其季弟仲易居無室甑無粟釜底無薪欲迎養而不能與親友相對惟涕淚撫所自痛而已當此之時人心亦不必遂若堯舜周孔技亦不必遂若扁鵲倉公苟一舉手援之亦無有弗能者於此而復問諸天人其何以爲辭耶文洊有老母歲儉幾饘粥難給然文洊不肖有愧於仲易多矣安敢乞人以爲養獨心敬愛仲易安忍不爲告諸同人爲仲易一冀人所易能者昔范文正公掌睢陽學有孫秀才數遊上謁文正屢賙之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蹙然曰母老無以養也因爲補學職月得三千以養孫遂篤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卽昔日數遊孫秀才也噫以孫明復而不免數遊貧之累人亦大矣哉今世豈無文正其人然仲易所望不敢奢冀如此其厚惟稍得稅居室具薪米以爲旦前迎養計身得教授鄉里不復事遠離遊高年膝下則願足耳是亦人所必能者文洊又憶十年前仲易母七十諸親友醵金爲壽屬文洊爲言以獻今母八十仲易不能舉觴吾願諸親友以仁者之粟廣爲壽之贈是亦人所願能而不欲辭諸天者也

門人甘京曰深蘊宛篤眞仁人孝子之言

謝程山集卷之十五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　脩撰　元孫鳴謙　本基　鳴盛　鳴箕　原本

易堂
髻山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吳熙　儲棨　編校
吳榮祖　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送陳默公歸桐城序

往桐城方君密之來程山時爲髙僧稱善知識善知識最自大起居酬接禮貌如尊官而密之又已據海內盛名数十年登顯仕獨傷易眞率脫去城府與人胸懐洞然舊冬聞密之死予方悼偉人不得再見未幾而默公陳君過程山見訪適予他出旣偕門人甘京答之予方疑默公盛名顯仕我輩布衣踈野恐格格不合及入坐其簡易眞率甚似密之自是數過從談讌彌日默公亦桐人與密之爲中表親深惆其鄉人

古義淩遲而獨心折密之夫以密之嘗世才不幸遭時多故竄跡墨氏幽憤寂苦以終聞其風者無不咨嗟涕洟矧默公居同里同學其心折也固宜默公多著述於朱明理學尤勤考訂予以所著學庸切已錄正之不以爲謬而欲謀刻於白鹿洞默公豈憤理學之不明人心陷溺欲耳提當世之人而遍告之乎予謂默公負宿名今以耳疾辭職遊四方所在士大夫皆傾倒默公倘乘閒爲之陳周程之學人各有心豈無虢虢然動者乎其勝枯朽之士祇上陳言且百倍矣然則文存之書雖刻亦無當於世而默公則又以謂書不必卽行於當世刻則傳傳則後世猶有賴雖然予於此不能無深慨也古人著書有刻而傳者有未刻而傳有刻而仍歸於散亡磨滅者刻而散亡磨滅其本固不足也韓愈書已刻而世無問之者歷三百年至歐陽修表而出之始大行於世使其書無刻本雖有歐陽修之識亦烏從而知之此賴刻而傳者也宋末鄭思肖著心史未刻而以鐵函埋於眢井歷三百餘年忽有光燭天掘之得書此則不待刻而其精誠與世遞相閟而傳者也然而有力者爲當世士後死者爲先輩則以刻爲功聞默公識南康廖太守太守喜刻書其地有文存亡友魯山

宋惕道德氣節爲吾鄉冠默公能爲太守一言詢其門人索其遺書刻之乎而默公於其鄉所心折者自方密之外又有沈眉生三十年閉影恃麥糜爲活矻矻著書恨其人在千里外欲識其面而不可得默公歸幸索其書寄我毋徒錮以鐵函而藏之眢井也

門人甘京曰此周程本領歐曾氣度之文　一段淑世著書神交死友逼切心脾藹然楮墨之間

門人黃建曰吾師於人才肫誠懇切總欲爲斯道存一脈於天壤

送門人甘京遊金陵序

楗齋之人之學程山所謂言人以聖爲志言學以道爲志者也今乃欲以筆墨之事遊食金陵此其情亦苦矣夫士而無志則已有之決不甘坐老牖下以自安於固陋則遊豈得已哉夫遊之道不一或以仕宦或以使事經營四方此士之得志行道以濟君利民者之所爲也次則以學遊某郡某邑有一人焉可以爲吾師也則跋涉以從之某水某山有一人焉可以爲吾朋友也則跋涉以交之此士之志大力堅勇於爲道者之所爲也最下則以食遊或以詩文書畫或以醫卜堪

輿或以琴奕篆刻此士之俯仰迫蹙窮困無聊不得已而混於流俗以資生者也夫得志行道以濟君利民士豈不願顧氣數定之有不可强也至於以學遊則士所得爲亦所當爲者然而內有衣食之慮外有行李之虞或步履艱難而舟車無備雖高山景行儼然在望亦付之蒹葭白露可望不可卽而已此其勢不得不出於以食遊則其情之苦其迹之汚其去流俗亦無幾矣於此而欲顧已之人使不悖於聖顧已之學使不違於道屹屹乎危哉然有卓識定力以居之則又無慮也何也有忠信不欺以爲之本其取貲也有功則受其償毋必得毋過望其交於世也貞靜而不徇謙沖而不亢此卽遊食之道也亦卽所志之道貫於其中者也如是而以食遊又烏乎不可嗟乎以楗齋之才之節之學而甘託跡於藝以遊食此其卓識定力豈待言哉而予猶灌灌以遊食之道陳於其前者蓋予深悲楗齋之遇而因以告凡遊食者之當如是也至於身遊其地而其地之賢豪長者楗齋必不肯失之於交臂則遊學之道又豈不寓於其中乎幸遇其人詢其志尙歸以語我則我亦足以當臥遊矣行矣勿疑

姚繩武曰道方而貞語質而該

送門人曾有孚之章門序

自許魯齋以學者以治生爲急而立志不堅者率藉口以自託其矯激鳴高者又强議其有累於學者因是而嘆世運之遷遷也上古淳龐之世橫經負耒合爲一人自士農既分農恆樸魯而不知學士恆仰食而不能自養然國家之所賴於士者厚故其所以養士者亦厚終歲之計皆取給於贇官而不事他營及取士之制一出於辭章於是趨以浮靡相尙而惇倘行實取孔孟之書究其理以措諸躬者又未必得其養久之浮靡之習既熾而不適於用朝廷養士之典亦由是而

替於此而欲考謹是修廉恥是守誠意正心之理明而治平經綸之是講將鼓枵腹以從事勢必溝瘠自爲而後可持此論以繩世而欲士不以菲薄自待也得乎予故曰此世運之遷遷而非魯齋之言之過也以此藉口者其立志固不足責以爲大累而矯激以鳴高者亦豈人情哉夫聖賢中正之道原不外於人情中庸之所謂素位而行者其道具在也夫治生非貧賤者之道乎知治生爲素位則爲道又豈外於治生治生又豈有妨於道哉雖然治生之途甚廣而儒者之擇術不可不愼此孟子所以有矢函巫匠之別夫今之士可以體仁而不至於傷仁則治生之術莫善於醫吾門曾子若顒具忠信之質明程朱之學而家貧日甚乃降其志以醫爲藝吾謂藝卽道道卽藝若顒又何必以治生爲疑哉或有愛若顒而過爲慮者曰世以浮僞爲尙而忠信是擯至於程朱之學則又若道上古荒唐事豈之闊見不經之例操此以行吾見其乖而少合也嗟乎是不知若顒矣若顒又豈肯以此而稍自貶損乎況生之治與否亦有定命在不怨不尤無入不得若顒講之熟矣又何慮乎若顒將負藥囊以走章門吾通家子徐生蟥少年自重若顒嘉其侍疾能孝且慕道甚誠欲偕

之遊蟥家計將落亦不免於治生者若顒其併以此詔之

彭躬菴曰說理通融透闢不板執不迂滯亦不至貶方爲圓此方是理學實際

章門畱別關西秦揆一序

予與關西秦子揆一以書札論學有年矣今始拜交章門彼此出所學以相質揆一初志堯舜之道以內聖外王爲歸近以周詠世務不得靜一自恐貫通逢源之莫必遂旁涉元學其意以爲不制則不復不潛伏則不昭著不退藏於密則不顯不卷之一掬則不能彌六合此古今苦志慕道者所皇皇而謂揆一不當爾耶憶予初學無門可入彷徨二氏以求澄寂恍恍得之然身不能離倫物而孤守澄寂欲置倫物則違吾志欲理倫物而兼守澄寂則不相貫兩端疑沮日用因應

終乏融洽之樂及讀張子西銘程子識仁說陽明天地萬物一體論乃沛然以爲堯舜之道含此奚適於是更進而求之大學中庸然後知精微廣大中正平實具在於此而其幾要不離愼獨志由是不貳今年已六十餘雖冉冉故吾與道猶二然自信於門路實無差也揆一今方旁涉元學予愧不能强以相啟而予廣貪博取於揆一未嘗不我啟也揆一以蔡子所註陰符經見示予篝燈讀之至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三語不達思至午夜始悟曰生於物者乍見惻隱死於物者三非蔽之目迎初機卽須淸別晨起甫冠揆一忻忻來告曰夜來力思心生於物一段卽生卽死更不續念兩目顧諟初機堅握不動如銜枚然機動卽呼稍擬議焉失矣揆一讀書類多別解如是然必絕利一源虛靜成體庶幾天機忽動如兎起鶻落若本體猶是憧憧往來又復率臆自斷斯又不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爲無弊耳揆一其謂然乎予老鈍甚矣第如醫家歷證已多閒有一得揆一長厚性成增以學力虛已相質予詎不欲效其愚以相啟乎大道不遠先儒先聖之書具在同志寥寥不宜虛負扁舟往來歲行盡矣歸思悠然紀此爲別兩心交勉其尙無已歟

門人黃采曰文境溫醇有引而不發之意而其妙躍如也

示長孫修振遊序

修振知遊道乎古人學有本源而後遊以深之葢學旣積而未充於是徧覽名山大川曠則其胸目增其膽識發其奇槩交當世賢士大夫以周知四方之風氣曉當時之要務質其所疑正其所自得使不至偏倚而弗適於用如是而遊則遊未嘗非學也今修振學尙疎淺本源之未足其何以遊耶顧饑來驅人不得閉戶山中積功力以從乎學乃出而待父醫寓修振誠有不得已於遊則姑且以遊爲學可耳吾語汝遊端汝志虛汝心歛神靜氣以承事賢士大夫之左右俾見聞

益廣閱歷益深漸摩旣久才力濬發異日可以效奔走先後於賢豪之末不至有塵飯土羹之恥較之山中櫛比字句以爲學其爲益又豈不多乎諸葛武侯曰中原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哉今修振之遊倘遠不出匡廬彭蠡外則猶是故鄉也使果能明於遨遊之道則由是而遠之四方亦壯夫所有事矣修振客歲出遊已知師事殷邦胡公淡園劉公玆行也以吾言質諸二公其益汝當必有深焉者乎

門人封濬曰學問閱歷二者不可偏廢然不明其重輕背本馳末則止成一遊客耳吾師體用兼備故語皆莊厚有

則

彭朂菴六十序

天下事惟陽剛之才可以受大任而不震當挫折摧陷而不撓然豪邁之氣未除非處之於寂寞幽深之境閉息有年益無由深其智勇堅厚其骨力昔之大儒出斯而受益者多矣如王文成羅文恭其著焉者二公初豪邁不能自制得龍場一謫石蓮洞閉關三載然後浮氣振落功業道德始歸實際其精光爽奕萬世豈偶然哉友兄彭朂菴先生陽剛之才與二公同自其為諸生時俠烈馳騁之氣已一往而莫可禦聲譽聞於遠方賓客幾與四公子等身慷慨任家國事既已無

可為乃退而與易堂諸君子日夕摩礪益講求經世之務勤舟車於江淮之間而落魄以歸者不一再而厭其幽憂困厄與龍場異境而同患也今年且六十矣嘗自以蹉跎無成有諸葛公年與時馳意逐歲去之嘆夫以先生之才不下於文成文恭功業道德乃分內事而亦有無成之嘆何歟先生所居易堂為古金精山四面陡絕百丈其巔草木蓊蔚泉涓涓流不息漢女張麗英於此仙去石蓮洞髣髴未知視此何似而先生高臥其中返求孔孟之道將以老焉寧徒三年已哉則以仁者之山居仁者之靜壽以德增德以壽進又何患其無成哉吾知先生必將自有以與文成文恭同其千古者

鄧我生曰文如劍鋒光閃其堅銳亦似之

湯慈瑣六十序

豫章之山遡湖東而上惟軍峯最高且險俗傳其神能與人壽故祈壽者趨焉予弱冠時兩造其巔疲薾戰慄當孟秋烈日御夾衣而上見其道士已衣絮今庚戌九月邑中比比衣絮且擁爐而慈瑣湯君俉六十初度將履險犯奇寒登軍峯以禱何其勤歟慈瑣之志其在仙乎或曰仙有諸乎曰謂之有則吾未見其人謂之無則其書傳於世久矣然而儒者不爲也予初亦嘗欲爲之蓋以兵戈盜賊怵惕於懐有不自安者於斯而設有司馬承禎譚紫升之流當其前有不欣然願

從乎予友林確齋遇道人張還初深交之其人有奇才予方流亞也確齋叩之答曰神仙者英雄之退步耳昔陳摶值五代之末集少年數百起兵聞宋太祖興而止慨然歸山學道此其已事也然則人之學仙亦幽憤之心無聊之感所迫而出乎予初欲爲之既而不爲者蓋於儒者之道偶有所窺耳先儒之言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盡丹經之藝其徵與有踰此乎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盡鉛汞之術其工力有幾此者乎且元學之歸宿在煉氣歸虛功成謁帝耳文王未嘗事此也而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生平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實乃在於仁敬孝慈信視彼區區殫力於精氣遊魂以求超脫者不亦事勞而徑迂乎至於禱祀名山秦始皇以萬乘之尊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三神山不可得豈儒生之力勝之耶且方士徐市盧生之徒影響逃遁古今一轍慈瑣爲人仁而不貪和而不忿謙已誠物其於儒者之行修矣試取太極圖一醉心焉則登軍峯萬仞之巔俯視城郭人民如醯雞鼓舞不出甕中於圖說豁然有會視萃言亦若是況聖人之道峻極於天寧止萬仞已乎壽與仙胥於此得之又何祈焉

彭中叔曰就其所覺而開悟之其爲言易入文亦紆徐不迫所謂養之者深也

門人封濬五十序

士之蘊積仁義遭時可爲得以自見於世上之佐天子發號令敷政於天下下之則一郡一邑蒙其澤被服其教化咏歌俎豆於不休士誰不願然有不能必者於是抱所有不得施於事業往往發憤感激危苦其心思以自寫於詩歌古文辭俾有心者讀其詩悲其志之不偶是乃仁義之厄而士之不幸者也吾門人封子禹成其蘊積於仁義非一日矣既以世不我問不獲使蒼生受其庇而於一時名人所爲詩歌古文辭則嗜之若渴至抽思自搆則淡然置之可有可無之間然

則禹成所蘊積之仁義將何所藉以自見耶吾竊禹成蓋不屑屑於自見者也惟以其身爲親族朋友所共有之身於親族朋友之是非曲直糾紛患難一若其身之疴癢疾痛雖欲不按摩爬搔殆有所不能忍爲之親族朋友者得和平無事復其飲食宴樂之常而禹成方且忘晦明犯寒暑飢渴勞苦僕僕迄歲不少休夫豈有所利而爲哉蓋不平之言一入於耳遂不覺惻隱動於中羞惡形於色迫於不得已或陰損己橐以寢其事而一身之憔悴衰病且有所不遑顧矣宜人之趨之若水之赴壑鳥之投林而不能禁也魏勺庭嘗詰禹成以子之才自審可居何職禹成欿然謝不敏夫禹成之優於仕豈待其自言耶觀其排解紛難所謂清慎而勤亦既具足禹成久已爲爲政於家特未之仕耳今禹成年五十正服官政之日人謂禹成當此不自表見僅以一明經食貧必不快不知禹成苟有意於表見則所表見者多矣其所爲終日皇皇亦惟是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然吾謂禹成體素羸弱藉藥石以自強願自茲以往且韜精斂形遡仁義之原進而靜以見天地之心以其所自得投諸弟子俾得以紹古先聖賢未墜之緒視親族朋友之患大者理之其不甚害者啟迪之聽

其自爲計用仲弓居敬行簡之法則本末兼該內外具舉彼功業文章猶是緒餘耳有亦不足爲長無亦非禹成所短豈不浩然與天地同流也哉故於其懸弧之辰舉斯言以代觴不識禹成肯爲我醉心否乎

邱而康曰前路分明逼出禹成神髓矣竿頭一進確有至理莫作精腴語讀

湯慈璜曰此理學中煞有關係語涙作壽文讀則淺矣惟先生能言之惟禹成足當之人文相副大是快事

門人黃熙五十序

文游山澤枯朽人也惟樂與山澤枯朽之士游息聚處相與講誦箴勉以期寡過於斯世而維緝以強仕之年成進士宜其銳志用行熱衷於建立顧以親老告養貧居家食介甘生棲齋而師文游於程山與二三枯朽之士談寡過之學則其志為何如遠也或者謂士以經世為大今維緝年已五十不及時策名恐冉冉將老予竊觀聖門子路子貢冉有諸賢其才皆足為世用而夫子未嘗不欲其見用於世及漆雕子若以未信對曾晳以春風沂水言志而夫子均悅而與之雖子

若曾晳之所就未聞其遂及顏子然夫子之所期者似不僅在子路子貢冉有之閒以此見聖門所亟在道而不先事功也道在則日用飲食皆聖賢之精腴道不在則雖稍著勳績亦技能耳三代以下大儒見用者寡雖稍試一斑然其立志與學蓋超然有所獨遠其性分至足不以外物損益而後所積者厚所積者厚而後浩氣自生浩氣生而後身當天下之事若萬物鼓鑄於大化之中噓之使長吸之使息洞然無所疑阻而忘其作為之迹之發於何自也斯為至矣嗟乎世情微瞹變態萬千其形格勢禁出於事機之外不可得而端倪者不知其凡幾氣不足以銷其萌明不足以洞其微而欲役志於事功不亦難已哉彼詐力之士出其所長亦時有輕車熟路之快學道者既不肯用詐力而以未熟之仁當盤錯之任其迂而無濟皆豈在道哉蓋學道未堅而遽為事功所動養疎慮淺用之太早使世俗致嘆於五穀之不如荑稗豈不過乎維緝憫一邑賦役不均孤弱困瘁不顧勞怨起而理之以至仁之心行急切之務宜乎事順而勢易舉然歷數載而始奏績其德之者十居七八而抱私憾者或亦不無二三吾欲維緝於德我者則忘之憾我者則反而自省庶幾於事功

之中而仍不失乎道昔之以事功著而閒與道合者魏武臨戰如不欲戰此始事之合乎道者諸葛武侯綸巾羽扇指揮三軍隨其進止此即事之合乎道者曹武惠下江南歸榜於閤門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此又最善居功事後而幾有得於若無若虛之旨者維緝如以此為法則身在事中而心已超於事外積至勳績爛然直視為日用飲食之常聖賢精腴之道庶於斯見焉維緝自度其已至耶未至耶如其未也則且於均賦事畢深居簡出專修門內之行以其餘力沉深學問歲月既久養優力定持滿而發不患無所建立又豈至

枯朽山澤大遂衆所願望哉故於其五十之辰不以祝而以
勉俾維緝無負十年初志則晩節所成殆有未可量者文滸
亦惟枯朽山澤終老於寡過之學以坐觀其造道之成而已
矣

黃㢸侯曰從來祝頌套辭一齊洗去獨從德業上反反復
復相規相勉細心讀之覺千百言中純是一片眞意裝裹
而成此正深於愛維緝者至文之紆徐委備筆恬而力優
則又爲歐陽六一之遺也羅珂雪曰精微深細處已將學
問工夫和盤托出非天理爛熟體勘極透安能縱横婉轉

騞然中解之如是耶古今人頌祝之言及師弟子勸勉之
說如此者絫見亦罕矣

大司馬湯惕菴先生七十有二序

文滸往讀衞武公懿戒之詩見其於言語威儀之閒往復諄
切細及庭內之洒掃大而至於訏謨遠猶求先王共明刑車
馬戎兵靡不致其兢慎而所以爲之樞要者則尤在相爾室
不愧屋漏蓋非是則起居洒掃與經國大猷皆爲末務而言
語威儀不過外飾而已況公卿大人之學視儒生尤異儒生
所以自見者言語威儀之中節卽足以徵隱微之無疚豈若
公卿大人訏謨遠猶求先王共明刑車馬戎兵皇皇係天下
萬世之耳目哉況所遇之時復常變險夷之難齊使隱微之

地有不自慊則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天下後世得而指摘
焉故公卿大人之於爾室屋漏有較嚴於儒生者湯惕菴先
生旣休居加意學問以內省名其齋予謂先生方筮仕時才
足以暢其志所至聲績昭然先生之內省在無私已耳寡欲
已耳置一官之升沈於度外已耳而先生之風節遂已無憾
無何而先生求爲無私寡欲置升沈於度外之時而不得而
先生之心滋苦矣乃抑而爲儒生之學瞿瞿然求之於言語
威儀之閒卽復化及鄉閭俾薄俗歸厚而於所欲用其訏謨
遠猶求先王共明刑車馬戎兵以謝無憾於天下萬世者先

生已不可得而問矣先生其省之於此而不忘於彼乎抑求之於彼而不外省之於此乎此文游所深惜於常變險夷之難齊先生所爲求不疚於是而後卽安而非旁人所得而喻乎歲丙辰先生年七十時避地閩嶠深隱不可得見文游每懷先生則咏詩之所稱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與所云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者夫在車馬戎兵之中而有如玉之容厭厭秩秩之度古君子之內省視師中與爾室屋漏固無彼此之異也今逾二載諸子迎致先生歸文游於是述斯言以請盍願先生及衛武懿戒之年飲御諸友文游得次於孝友張仲之末歌吉甫受祉之詞更不必如秦人之懷君子者懷先生也

泰揆一日拈內省二字爲把柄橫說豎說皆中肯綮

門人鄒明月日惕菴先生政績文章顯著海內若歷歷序之罄紙不盡人云亦云究不足殫其實吾師獨就內省中探其原而出之人與文俱壽矣

門人湯适曰吾師道德醇正家大人最爲敬服嘗致札吾師有本宜北面執贄但不能日侍函丈而空書名柬恐徒流於浮慕之語已亥乃命适及門受業今家大人自閩歸吾師賜文補壽家大人捧讀喜形於色曰是百朋之賜也我其何以當之惟小子勉承師訓以輔吾不逮卽攜适造庭面謝吾師文不輕作至壽序有以重幣求而不得者此适所親見而家大人乃不求而獲宜家大人之欣喜而适等子孫所當世世珍襲也

鄧我生八十序

已未仲夏甘生京劉至云我生先生年八十吾輩當有文爲壽憶予與君交已四十餘年近以避地東西鄉不得過從輒詢知君精力甚健閉戶著書作繩頭小楷矻矻不少休爲慰君少壯負經綸才以制舉藝見知侯公廣成館於庠氣概浩然欲握天下於掌中而運旋之而其時已分其藝於長桑和緩之學如范希文所期不爲名相則爲名醫何其壯也希文幸而遇遂使名相中有其人而名醫中無之卽岐黃家言亦未嘗有也豈名相之願遂而未遑學歟狄梁公醫家矜其腦

後一鍼之奇陸宣公集古今驗方五十篇以示鄉人二公勳績爛然而又兼其功於醫使不爲名相則固名醫之宗也又嘗攷之伊尹爲三代名臣之首而有湯液本草以開仲景之先跡其行事佐湯以伐暴是用醫家攻邪之法放太甲於桐敎之處仁遷義是用補養元氣之方一攻一補不見於醫乃見於治天下不又以名醫法而奏名相之績乎天下事無大小其精理則一而已得其精而御之則通微達變神化莫測否則狥其私智偏蔽窒礙未有不誤蒼生者善乎孫思邈行方智圓心小膽大之言合中庸明誠之旨壽國壽民胥於是在又焉得以過不過歧論哉君子惟視其志之所期何如耳君既不得遇僅以明經老乃寡欲絕外慕而天縱其壽使上窺黃農之秘酌今古氣運盛衰治亂之宜闡斯道以濟斯民於萬世其素志至今未少衰也內經謂恬淡虛無眞氣從之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所以年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君克踐斯理者深其必有以徵內經之不誣也乎屆日文游將持此言以付令子俾侑一觴知必領我矣

門人甘京曰從名相名醫一語中翻瀾疊浪滾滾不息昌黎所謂戛戛難者於此得之

門人危龍光五十序

孟子以鄉黨自好與賢者分而二之而未言其故葢自好者廉靜而不忮求無怨於鄉黨而賢者則有功德及人鄉黨賴之推之郡邑朝庭身之所處皆足爲人恃賴豈自好者所及然文濟以爲人必自好以爲基而後可希於賢使有宰制郡國之才而忮求熾然縱事業顯著終不免邦家之怨葢自好不足其基虛矣其何以能賢吾門人危子二爲年五十湯生長人謂予當有言以贈葢長人以二爲居鄉里有患苦則救卹之有紛難則排解之有强食弱者則扶而抑之里中人德之無異詞不洵賢矣哉然二爲之本在潔淸自好無忮求意非然則感者半而怨者半才雖足以宰制一時終無以服其心惟賢則入人深而信之者篤二爲之爲賢亦幾近矣雖然學問之途義甚難精而氣質終不易化義不精氣質不化則識見之偏意氣之累皆有所不覺賢者之過往往而有非小心翼翼與年俱進未易以言寡過也今人頌五十輒引伯玉能知四十九年之非夫使五十以前皆沉湎而不悟則至五十仍迷而不覺矣又安能知其非惟其息息知非義漸精氣質漸化故至五十始豁然知前之非豈惟五十進而六十則

五十九年之非皆知也更進而七十八十至於百齡非至於聖莫不各有其非莫不知而遞改也葢年彌進則知非彌精而所爲寡過未能早已揭學問之精微而勖聖人之欣稱者其基厚也二爲由鄉黨自好而爲賢者進而爲大賢惟自審所基之厚薄功力遞進之淺深何如耳試幷以質長人

門人湯其仁曰學問中精奧之旨深以入而淺以出龍光不敢不努力以赴師望其仁亦不敢不藉以自勗也

甯都魏季子五十一序

予與魏季子和公爲兄弟交已三十餘年矣初知季子具至性篤風義工詩歌古文辭旣又知其慨然有不可一世之志膽勇過人徧走南北交天下俊傑用是益心敬之歲甲寅聞季子入閩私竊得明夷之旣濟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予知非季子從志時也旣返過程山述其事知其詳審於機宜也別旣五載時時聞季子蹈險而安及戊子歲來從叔子自豫章辭微歸道由南豐聚談竟夕予見其行篋中有周易大全予深許季子於猝應事之頃乃不離易然後知季子葢極深

研幾者也其幾宜不失及蹈險而安有由然矣而予向之知季子猶有未盡也程子謂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今之世隨時變易者多矣然求其有介石之操貞守合道則又百無一焉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微者藏也彰者行也柔者屈也剛者伸也行藏屈伸其機甚微惟明者乘其機而不失其時則用利身安履險蹈危而介石之操如故而後其貞乃全於隨時變易之道斯得由是人心悅服爲萬夫之望豈苟然哉古之名世者葢亦莫不然矣季子爲羣望所歸久矣天下惟人心最不易服本原未潔則施爲必乖雖百端彌縫而清議必有所不滿否不識羣望歸季子者何在但季子能體易如是則已得羣望之本而羣望從之又何疑焉今己未仲冬季子年五十一遠近知交皆有壽言文治獨謂季子乃生於憂患者昔之憂患者作易後之憂患者體易范少伯張子房行藏屈伸皆善體易者也生於憂患之中後之人觀之如神龍然莫測其首尾其爲壽何如乎今季子於艱大之任天必備之以五十後者正所以神其才遂其養其程途固甚悠遠也季子亦惟體易研幾以合天心於將來而已乎

李咸齋曰季子不欲以尋常老故先生亦不欲以尋常語

朋之知心之談自無庸[illegible]

門人曾秉豫曰藏鋒斂鍔而精光閃爍欲出所謂此中有眞意也

高敏生六十序

吾豈佳節以端陽競渡仲秋玩月重九登高山爲勝事而不知有上巳之遊鄭風溱洧二章朱子以爲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孔門曾晳言志有暮春沂水之浴或其意歟晉王羲之文雅風流宇耋冠絕古今其禊帖尤煌煌爭相傳倣葢禊者潔也祓禊宿垢以致潔也修禊事者歲必修之不僅癸丑而於癸丑稱盛集觀其曲水流觴羣賢畢集一觴一咏暢敘幽情古今上巳之遊其以是爲最歟抑亦以人重歟攷其時中原不可復爲晉偏處江左外有羣盜內有强臣而殷浩諸人輕淺不諳於事羲之抱經世之才憂國之心見於奏記殷浩及牋會稽王二書其深謀遠慮審量彼我眞老成持重之猷而聾聵不足與語卒無救於國之覆敗然則羲之之以山水田園自娛高蹈自寄或亦見時不可爲而姑爲是樂以寫其懷歟古來賢者遭時多故身雖潛隱其心未嘗不與斯世斯民相休戚當其流連景物酣嬉自如而見諸歌詠每不忘感慨鬱抑豈放浪形骸果於忘世者所可比歟吾友高敏生六十初度適當上巳之辰其所隱居之南洲又有清流一曲敏生有潔癖祓禊宿垢以致潔尤其所樂吾欲與敏生偕童冠攜榼藉草於其涘雖不能效羲之文采風流然一觴一咏或亦不讓其當日歟予前年已卯六十初度爲八月念五改望日舉觴以良籌高山宜於玩月遂與兒孫及諸友修厥玩事或曰老子興復不淺何減庾亮南樓予竊不欲居之敏生以高隱之德坐擁山水田園而又有兒孫之賢足以自遂其樂敏生嘗不讓羲之但羲之以局外之身不忘爲局中人劃成敗敏生其具是歟否耶舉觴之餘幸毋以年浸老而不一進思也

章宏白曰爲古人開生面爲壽文增奇觀

門人甘京曰發如許妙義

門人曾曰都曰文亦如會稽山水脩然有遠致

門人湯其仁五十序

吾門人湯生長人氣恬而機靜其將守道而不變歟其爲人孝友忠信以名節自持初志科名工舉藝試輒前茅餼於庠邑子弟從之受經者日益眾既屢蹶秋闈志鬱鬱弗伸而世復大變子弟漸不進學爲制舉師者門墻閴如雖長人亦然至於今貧不自存乃變而業醫以食長人之心滋苦矣然吾聞之君子惟道終身惟一而業則因時而變業不變則不宜於時時不宜則無以淑身善世而與道乖況時者因應倚伏倏忽不測惟氣恬而機靜者能審時於未動之先而後能乘

時於方動之際宜時於既定之後易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此終身惟一之道也又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因時而變之業也故守道變業而宜時明哲之士從古而然長人胡不然乎昔范蠡謀越報會稽之恥功成辭去之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致產數千齊聞其賢而相之已又棄而之陶爲陶朱公夫舍霸越之勳名富貴而不就而艱難其身父子力致產業蠡豈拙於爲計耶蓋時至而不得不變耳東方生曰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范蠡東方生皆善用易者也推而上之孔子以仕止久速爲時時宜委吏則爲委吏時宜乘田則爲乘田大聖人之神化固不可得而擬議然吾儕不幸生居憂患之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獨不可如范蠡東方生之污隆隨時以求不謬於道乎素位中自有樂地長人聞之熟矣今方五十初度予不能持長物以壽長人因舉大易不過不憂之理推而陳之俾其長男一德誦之以揚觶

門人周道新曰或疑吾師守道過堅試讀君子惟道終身惟一而業則因時而變之語吾師實體方而用圓皮相者何足與知之

冠石林確齋先生六十有一序

先生以豪氣雄才高臥冠石以著體物情之智經理精密之工而一寓之於製茶於是林岕之名徧豫章閩粤漸被大江南北矣初先生以避地去南昌來隱於贑之翠微峯與諸隱君子結易堂講學既而諸君子有事四方先生亦閒一出遊淮揚宿疾頓作乃獨居守爲出者紀家政更卜得冠石築土室爲關禦暴以棲妻子庶㩆茶谷中爲一歲計率諸逼家子耕山習射獵誦經史俱成才閒取老子浮居之法以養生自遣於是盤旋於冠石之上歌斯詠斯優悠卒歲已有年矣猶歲一過程山及黎川與諸故知信宿敦舊好且貿茶自甲寅閩變江右撫建遭禍尤酷先生始堅臥不出今戊午春正爲先生六十有一文游不晤先生遂已岡減不知先生顏貌較昔時肥瘠有增損乎鬚髮白多於黑乎耳目齒牙尙聰明堅固乎飲酒樂乎心憂乎以予居兵戈震蕩之地竄處荒山幸免鋒鏑然饑寒交迫危亡戰慄焚戮疫癘之慘時時薰毒耳目自顧肌肉消矣鬚白盡矣髓枯齒半脫矣心戚戚不知所措恆如有物然重壓膈閒推之不去以此度先生山居安閒自如當不至甚衰老讀書作詩歌當更富草書當更入旭素

之室酒當日醉弗告弗諼之趣其沈酣日深而無已耶或曰先生雄豪士非痿痺自私者今乃宴坐山谷以娛老爲計得毋大謬初志歟文游曰非也先生病也先生之志固無傷也今先生高臥冠石以耇柯代耕釣攝生貞疾至耄期頤而考終免如陸務觀作詩只嚇後人亦可無憾千古矣予齒長先生二年家苜貝方使有藥餌以引草木之年願追陪杖履歌吟唱和相與浮白大醉然在今日尙不知所以觴先生者何如也姑遲發以俟

門人甘京曰壽文至此眞洒脫無半點埃塵雖起歸震川爲之恐未能勝也

門人鄒愓曰語言之外深情可掬

臨江熊見可先生七十序

吾兒德宏遊洪都與臨江熊養及交善養及具志節多技能遊吾友魏勺庭門因知其尊甫見可先生至性雄畧心竊慕焉夫天生奇偉之人抱至性雄畧必思有以用之使當世倚賴天下共被其澤若留之僻壤銷其壯力沈冥汩沒以至於老吾不知天之所以生斯人者何在豈人之有得於天者亦不足輕重歟而吾竊觀古今抱至性雄畧者使一往而遂其志則其氣未必堅養未必厚識未必周而徼當世雖有所倚賴而或不能庇其全天下雖被其澤而或不能滿其望故抑

之且久而後其發也如雷出地奮而莫測如春冰之泮而莫明其所由寓物窮理而後嘆天之不可知而所以生人之意未嘗不有在也見可先生年二十餘至性雄畧已聞一世受知於若愚李公士棻許公遂有國士之稱壯歲任事邵武一著奇績旋以勢不可挽遂隨父文毅公歸文毅公初以忤權貴著節行在後殉義自經忠烈凜然先生承先志臥深山不屐城市者三十年有奇養及初亦執堅節勺庭稱其固乃貶服出遊益三世抱奇偉如此而抑而不伸何其久也今夫松之生也其下有石則阻其根使不得入而其嶺必盤互如虬龍竹之生也石壓其筍則必糾穿繞矯怪節激突屑促而出先生今年已七十不可謂非老矣然予觀於松竹之生而天意固自未易知也養及試持以質先生先生其必解然乎

姜斝六日中有浩氣故彌淺而彌深

門人胡映日曰文不滿五百字而層折曲致包孕無窮有相深於言辭之外者

李書草六十序

于誕日爲仲秋廿五改從望日玩月以供嘉會今已未仲秋同門友李君書草六十初度値望前一夕月初滿可以浹玩不已書草居艮籌山最久予避地來居今亦六載山嶺高峭四顧青翠縹緲於玩月尤宜當秋中暑氣初退露華陰濃孤光皎潔空際竟夕徘徊幾忘身在人世夫太陰之麗天開闢已然而玩月之事上古未聞其見於經者惟月出三章朱子釋爲男女相念之辭予謂簡兮之詩以美人指西周之盛王則此詩所謂佼人者安知非淑人君子而必以男女爲言乎從古勞人思婦遷臣遷客每對月興懷憂思紛來情與俱遠別幽人逸士襟懷曠遠當光風霽月之下心與境會有不浩浩落落神遊太虛者乎猶憶予與書草弱冠共事筆硯時豪氣張甚午夜乘月嬉遊街衢雞鳴呼書賈方姓門索酒聯吟醉歌達曙數十年冉冉俱老志不獲遂今聚家高山之巔舊時明月照予兩人白髮相向回思往事荒荒如夢又可不醲酒酬月傾倒相慰以爲樂耶予先書草四年六十衰羸已甚飮食起居不似書草猶壯健天保之詩曰如月之恒朱子釋恒爲弦上弦而就盈則猶未至於盈正十四夕之月也書草如之然則書草玩月尙未有艾歟於是爲歌四章以貽之歌曰

青天有月其來何時相逢而醉何須問之　青天有月其往何極飮酒如澠如月之夕　青天有月照予年少白首如新從吾所好　青天有月相期不速主客三人永矢弗告

門人吳其逵曰身世之感低徊難已而吟諷之餘又復洒然神遠故知詩文以趣爲勝

邵武黄母五十序

歲歲臨川朱子中州過訪輒稱邵武黄君守正君子人也文溶竊識之今秋兒子德宏自三山返道由邵武詢其里賢士皆舉守正德宏遂造其庭拜識以歸相見叩首畢予即問過人否德宏首以守正對予曰異哉予初爲兒筮得升象曰用見大人其殆守正歟袖中出守正手書并其母夫人行實以今一陽之月爲五十設帨之辰屬文溶言以佐觴文溶端肅展讀喟然曰此真君子之母也文溶往與吾門廿京校正吾邑李陶演先生所著姆訓付之梓謂爲女子者能讀此而實

踐之是亦女中賢聖矣今母之所行不必讀是書而一一與是書隱相符合殆天性然歟世風之下也爲丈夫者往往氣質駁雜雖誦習孔孟觀其立身行已尊卑上下開率顚倒不得其當而母以一女子質行類鄒魯使爲丈夫其稱醇儒也豈有過乎抑母之稟賦有特異乎世之所稱特異者或聰明才辨博古今工詞賦或善操家權侵外職甚或干預國政有如顔氏所鄙爲恆代遺風者雖未嘗不特異其如婦行何吾之所謂特異者求如母焉足矣凡母之所爲不過職分所當然耳婦之職事舅姑當孝事夫當順教子衣服飲食當謹立行當存心讀書當有常母之事舅姑與夫則然母之教子則又然姑之遺惠當公代娣姒勞苦當周悉撫疾病當備至母則公之周悉之備至之無不然子有賓朋當延禮母延禮之而已族之高年當尊敬貧乏當賑恤姑族之子孫當顧問母則敬之賑之顧問之而已婦之妝奩不當求備母不求備且遜謝自歉而已則娶妥子婦拜已當先請於同居尊者母則一如其儀焉而已夫在疾當勞瘁殁當毁瘠母則勞瘁矣毁瘠矣凡母之所爲無非姆訓所宜然職分所當然也天下事又寗有越於職分之外者乎又誰能無歉於職分之內者乎

使皆如母之無歉則不但家也而國之治天下之平率由是矣或者以爲此閨閫庸行耳然天下之真特異又誰有外於庸行者乎宜守正之能從事於君子之學也文溶雖未及把晤然即德宏所見風格嚴整舉動不苟弟侗正甫弱冠亦恂恂道器且特梓鹿洞學規以訓世是守正之學以醇儒爲歸必將以醇儒之行慰其母吾知母心之悅也又豈僅斑衣萊子可得而擬也哉升之大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文溶即以向者之筮爲母壽并覩二子之進德而德宏之見大人爲有慶也端在是矣

門人李其勛曰不矜奇不炫異而奇異自在事與文適相準如是

李母甘孺人五十序

甘樵齋有學徒曰李尹字箴臣者童時從遊樵齋於程山亦循循耳近五載樵齋棲隱山巖亟稱尹德之進每見之於尺牘及以其所編詩　寄我其器識尤爲不凡予於是深悅樵齋之能作人也去年樵齋有妻喪尹襄葬身執勞役有出於尋常弟子事師之外者予聞之益嘆其賢其母甘儒人爲樵齋再從妹今春五十樵齋爲文以壽所以稱道母者備矣尹復丐言於予予維人之子弟能擇賢師遵師訓唯謹固率由於父然使其母志有違雖賢者自能婉曲以格其心終不如

母有遠識不謬戾其子之爲幸且樂也夫閨門之行不著於外視其夫與子之賢何如而母之賢可知矣今尹年二十四耳其事母之日方長由此而壯而強仕以大展其才猷於天下次則彰其德教使遠邇嚮慕薰而善良斯爲尹之能體母之心遵師之教以有成則人之頌尹者自無不推原於母之賢吾知母耋耄之年必有名公巨卿碩儒元老作爲雲錦之章以昭回於百世區區窮谷老叟之言又奚足爲母榮惟尹勉之而已

門人曾有孚曰箴臣年少志盛鼓以力進程山再傳之學

端有所屬斯文諄諄之意在是毋以子傳其壽算有涯耶

予與樾齋思以爲親延無窮之算亦惟相深此意而已

貴池姜母六十序

辛酉孟夏予得晤貴池姜君聲六於章門其爲人寬厚重信義具經世才足跡半天下所至士大夫或師之友之者甚衆予心折之而不知其何以至是也方聲六寓南康時值予故人査小蘇羅誣枉窘甚聲六爲捐貲竭力以圖直事乃白於是小蘇之子知聲六家世頗詳因爲予述聲六母夫人氏劉歸其尊甫赤玉翁翁世席殷厚當鼎革時家中落翁感憤時事遂棄家北遊至今不返母煢煢獨處家計益窘撫育四子長君垣卽聲六年甫踰十齡幼者生才數十日孳稚呱呱索

哺母惟紡績是恃夜然薪爲燭徹漏不休日啜糜寒無絮者積年歲百苦備嘗及諸子稍長嚴課之詩禮督之食力不以勞辱爲恥於是聲六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而動忍增益卒以志業見知當世身顯名揚豈不難哉旣又述母夫人當家計漸隆凡舅姑諸大事母皆任之不以累諸叔諸叔及戚友貧苦患難母輒命聲六周之恤之無遺無倦予乃嘆聲六之所以至是有山焉矣而母夫人之爲敎之大且遠如此宜其受祜將未有艾也歲在壬戌母夫人壽屆六十聲六將於舉觴之後有陟岵之役聞赤玉翁棲隱秦晉名岳爲

邱長春之學以聲六之誠孝昭格神明必有奇遇如朱壽昌母子故事他日迎而歸與母夫人期頤偕老理所可必者也予感故人得脫於網既不辱身受又得聞聲六家慈孝之詳如此雖不文也胡能默然無言以自表懿德之好乎

楊友石曰就所見所聞質質寫去而母之賢自見諛壽套語刪除淨盡真作手也

門人蔡景定曰最愛末一段勉之孝親而婉曲不露使聲六仁孝之心不容自已

謝程山集卷之十六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　脩擴元孫鳴謙本量鳴盛鳴篁原本
易堂　吳熙　儲粲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編校
髻山　吳榮祖　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跋錢緒山語錄

陽明子以無善無惡一語致後儒之疑夫古先聖賢皆護此一善字不使稍有虧損今忽曰無善後儒安得而不疑雖然陽明子透徹性體之微實於此徹焉所病者聲言號衆使中下人疑畏交集工夫難於下手耳其實說無善豈遂蕩然無物夫爲善而不自有其善非是故意使然性之本體固如是也孔孟亟訓卒未敢發蓋以中下人不能遽識性體語之以上徒相驚詫而莫解其由也其上質之人自能於工夫中透

露不必先以知解入之故語性性善使高者可以由是而幾於大而化卑者亦能卓然自立不失爲窮過此孔孟之學所以萬世而無弊者也後儒模擬規倣拘形滯迹漸趨於外遂使二氏之學高駕而上陽明子靄然傷之乃直從渴睡中呼而詔以無善無惡一語使知吾儒自有精髓不必從二氏乞燄其不得已之苦心實與先聖賢深相默契非炫奇示異也而世儒不諒又其高明者竊之以播弄知解激揚太過遂使學者不得深識其意流弊所至狂蕩莫底豈陽明子之罪哉予觀傳習錄中苦心爲人如賑如援初未嘗屑屑及此蓋亦有大懼於其中然則陽明子之苦心豈不與孔孟眞相符契也乎其門人緒山錢氏獨不失師門規矩卽其編校陽明全書未嘗不惓惓以救弊爲訓惜繇宗傳者執其意見之偏不能盡發緒山之旨今摘其稍警切者入於嫡派集中其全集有發明精切者以俟諸之後日

彭躬菴曰聖人之學至中無弊而受業諸賢轉相告語見於論孟中卽已不能無偏後儒雖性道得聞如宋五子豈遂賢於孔孟之徒而尊程朱者則譏陸刺王吹索幾無完膚吁亦可怪甚矣約齋亦宗程朱獨於陽明之書能虛心

味繹惡而知美好而知惡方是眞讀書眞爲已不與逐影吠聲輩一味恃耳不恃目也

跋王陽明先生立志說

陽明先生教人立必爲聖賢之志又作立志說以告其弟蓋以學者入門非立志則無學可言自人心頹靡風俗日下士各有志以爲天壤間事業種種足以耀世滿欲奚以志道爲且聖道淡泊寥寂奚必急急於是而後可爲人其甘心暴棄若性分原不具此事此生亦不必有此事嗚呼顛倒迷惑如此豈不甚爲可矜乎試爲原其所以應有以知天下萬事河綫而此志不容不立也夫天之生是人也卽以其所以爲天者畀之而人之所以爲人非此則無性無性則無人故當賦

形之時天卽以此虛靈不昧之物與之使之爲萬物之靈經理萬物以參贊天地之所不及智者有智者之參贊愚者有愚者之參贊但力有偏全局有大小之異耳人奈何既受天地之性以生不思保任完全成已成物裁成輔相以無負上天生我之意不失其所以爲人之理以踐人之形稱人之稱自幼至長汚之以名利食色戕之以客氣勝心陷溺之以辭章技藝將此天命之性暴殄縱恣淪於荒穢雖楞然具人之形靦然受人之稱其究與禽獸所爭者何在所以聖人致嘆於罔生者之幸免也嘗之人家不肖之子將祖父所留爲賺其妻孥養其廉恥濟人利物之業一朝付之聲色狗馬恣其飄蕩不至於爲丐夫不已其祖父有靈其感痛應何如也彼無志者昏昏擾擾日在覆臨之下而不自知其可矜而可恥如此使一知之吾恐其一舉目卽面赤汗出逃羞無地矣嗚呼三代以上風俗淳厚比屋可封教者惟此爲教學者惟此爲學人人惟此爲志不必更言立志矣世之衰也學既多歧習益淫蕩置此道爲別局卽間有及之者莫不鄙爲迂腐笑爲鈍拙甚且謗毀摧陷無所不至天下奚爲而治聖學奚爲不絕也哉身爲士人友朋相對誰不共嘆世俗難治絕學難

挽又豈知己身所習己志所趨卽爲亂天下之人悖聖教之學哉故當此而欲學趨於正非痛自省悔一念悚懼卓然與流俗牴牾生死危亡之不顧吾未見其志之能立也果能立志不移則從此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行不加窮不損與天地並立爲三皆學者分內事如其不立則失其所以爲人卽父子兄弟妻孥之間且有違心不情之事委瑣卑污降而與禽獸等者所以志之立與不立卽爲上達下達之機然其機係於一念之間稍不自察日逐日遠必且千計百出寶惜已私不忍暫棄卽使孔顏當面且將掉頭不顧强者矯爲不肖

弱者委爲不能頑鈍若此眞無可如何徒增悲憫而已矣嗚呼此身不易有此生不易得而顧爲名利食色客氣勝心詞章技藝所沒將此性分具足力量本優此生無可逃當下不容緩之事究悍若罔聞一任聖賢千言萬語懇切丁甯盡力鍼砭終痿痺木强不知痛癢顚倒迷繆甘心暴棄豈不大可恥也哉學者倘能從事於陽明子之說知悔而恥矣知恥近勇勇則志不患不立故不知立志者且進之以知恥

彭中叔曰將己身勘得眞眞實實是萬物所莫及上天所重畀視聖賢之身與我無二則聖賢參贊之志自不容不

立渺爾此躬讀斯文敢不刻自悍惺惕惕

傳同人曰見得透說得透振領提綱伐毛洗髓初讀甚喜再讀而懼百讀而敬心悠然自生文之移我情乎抑吾本有之情觸感而發耳生年幾何歲不我與自今每日夙興惟敬誦此文一過以保一日之志積日月以成歲或者此志不爲外誘動乎

門人曾曰都曰句句是從我肺腑中搯出洗滌刮磨直還本然若再游移粘染污衊則是眞無人性矣

門人封濬曰智者有智者之參贊愚者有愚者之參贊至理名言令人無處推委無處逃避

諸子德健曰不讀此文不知此身之重此生之不易得此志不立之可恥而可矜往不諫來可追小子敢不夙夜佩誦以當鞭策

跋王門嫡派集

吾竊歎世之爲學者腹笥五經筆舌之間滔滔汩汩大可觀聽及反之己躬則比諸不識字之村人更爲鄙穢蓋其志固不爲己也豈惟俗學爲然吾儕今日繫籍志道其亦或未免於俗乎夫爲己之志必堅貞不易湔懷憤悱晝夜危疑然後一展卷間尙友古人如鼓應桴如針遇磁石終身用之不盡如是始可云讀書倘立志未堅徒向先儒語錄中獵取知解以資談柄以護名根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較之俗學不尤可恥也哉王門嫡派一書予蓋憫苦志者迷失周行顚厓

墮谷故有斯編如其莫諒予懷以爲此頁知譜本也自目而入自口而出是又予之過也

門人黃釆曰言言鞭逼近裏勝於東坡扶劣膏也

書趙澹山所作鄧聖夷傳後

予與聖夷通家兄弟也以少未嘗共事筆硯壯年又居處各異遂未深交然聞其廉靜竊慕其爲人間於道途相値語又竊愛其恂恂然飲人以和及讀澹山所爲傳始知其天懷忠信於知交能相成以義其放懷詩酒又有狂者風趣且長於謀晝可以任大事有才如此可謂不凡矣予獨怪澹山兄弟知聖夷不可謂不深而切切以窮達較其不遇於少壯而猶冀其終見售於後日亦獨何也昔歐陽文忠讀李翺幽懷賦置書而嘆嘆已復讀不自休恨不與翺生同時又深以昌黎

羨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爲鄙喔如文忠者吾欲與之論士矣夫世道淪溺皆冀光榮而飽與嘆老嗟卑者之所致士生今日能以世道爲憂而深淸其志氣於經綸綱常名教中惓惓致念不稍釋斯爲不負四民之秀不此之期而切切以窮達較亦獨何與覩聖夷求言之意在於切磋規戒予其敢負聖夷耶予往見澹山兄弟天資淳厚多才好學心素敬愛深願易其所懷歐陽文忠於李翺異世猶相感予於三君子時同里同豈得不盡一言

陳默公曰是一篇振頑立懦文字

鹿伯順先生認理提綱頌

天賦此心包涵萬里隨地流布一貫而已内省不疚血脈在此鐵閫把折稱察傾底

識得此理精微淨潔大包宇宙細入毛髮乍見惻隱三非頓絕只此些兒八荒我闥

理事人已内外本末予則全予奪則全奪滯有淪虛上下跡脫穿透費隱天空海闊

軒車駉馬刀鋸鼎鑊兩目不看低頭内顧隱微快足任他喜怒千古寸心堂堂孤露

青黃赤白生意則同花必一色無此化工清貞有本事變無窮初污迹彖終表心胸

唐虞揖讓灑掃應對盡心則一各有分位彼不贏餘此豈歉愧鳶飛魚躍活潑潑地

道本滔滔學則璧璽至人神密直可盛水鏬隙針芒䁲傾穴蝗惴惴小心死而後已

只此七則作聖秘訣字字洗髓言言滴血到手便判疑碍盡徹活人刀生殺人寸鐵

舉過箴

定交性命匪由世俗聲氣既投情同骨肉謦欬貞邪默相灌沃友行不臻如身受剟切切偲偲善道忠告坐視不援薄類忍族吳何人遊于藏歸猷豫茲悃愫古誼今復指摘恣吻萋菲取譏衆過君子自問幽獨

受過箴

質非中行習兼濁季使我狂馳誰控其轡墮穽投崖不擠則戲惟我益友忠誠切至視我顛迷已躬邪窗法巽相絲苦心盡瘁此身再造良朋天賜德厚恩深念之欲淚有友如斯甯甘自棄受過君子悚惕爾志

容默齋箴

惟寬則容惟厚則默寬反爲慄厚反爲刻惟刻惟慄天君斯賊惟寬惟厚仁機來宅濁俗汶汶大道際厄絕學未明當興惆惻餘地不留令人盤躃望而卻走法言厲色急效取必彼此格格所貴曲成豈在自白敎思容保宴樂飲食情深覆載包蒙勿婴愷悌慈祥沐浴膏澤於神不傷於物斯得春和滲入薰風涽翼魚躍鳶飛天蒼海碧

約齋銘

聞道歷年依然放逸豈能多好且期鮮失失之所生慾爲我

祟耳目口體後然縱恣失之所起惰爲我根安佚踈畧頹然昏醉惰慾之內妄想紛馳惰慾之外威儀廢弛惰慾所害德業潛消惰慾所以恥辱日招憂憤滿懷起此惟約收斂節制寸靈常覺惟靜惟淡乃約之功惟警惟惺斯約之道接物之約惟恕與謙用物之約惟儉與廉言防下帶守病舍田問切勿泛思近勿元貌似抱歉神則常舒迹若不足味則有餘逐物徒苦反己必歉事循理得境順心安時年既逝肯復無成

游也勉旃恒念斯銘

謝程山集卷之十七目録

南豐謝文游約齋著　孫　脩撫元孫鳴謙本量鳴益原本

易堂　諸友評定　吳　熙儲　粲　編挍

髻山　同郡後學饒拱辰吳榮祖吳嘉善

受業門人參訂

謝程山集卷之十七　傳狀　碑誌　祭文

李先生傳

李先生諱藩字淑旦南豐人也少以制藝名蔡忠襄公督學江西拔爲建昌郡庠首自後試輒前列邑中子弟受業者日益衆館舍不能容先生性豪邁不屑屑以規矩繩士值佳山水風晨月夕輒醵錢或自損已橐買酒飲諸生自飲不過數杯卽醉醉輒狂歌賦詩以發其意與及其責課督文則不稍寬假以故遊其門者多儁才先生屢蹶場屋憤鬱不自得世變後居貧日甚循次就貢一日攜其子璧就門人謝文洊曰

此子性行未定俟其長汝收爲弟子未幾遂卒先生生平不治產業所入館金喜急友難好交才士門下生有才者尤加厚善甲乙變後山寇盤踞深險爲患先生所居市山民居以千計先生與門人邱登个首倡千礟會家置一礟糾壯丁團練一時人心鼓厲遂爲鄉邑保障寇平後悉燬之先生善奕寫倪黃山水亦時得其筆意學書絕肖米漫仕以攻苦於文俱不竟其業手抄兩漢書及古文數十本經兵燹俱燼璧遍訪所著僅得古文辭若干篇詩若干首先生篤嗜韓非子柳柳州文所作欲似之詩微近溫李璧亦能詩習聲其守貧慷

慨好交頗有先人遺風

門人謝文洊曰先生門下士前後輩不下數百十人其競爽進趨迄今蒸蒸未艾然初時所得如本邑李萼林南城饒志陞皆奇好古爲先生所最契皆不得志困死窮廬嗚呼士負奇氣方其少壯英發馳騁謂功業可立就否亦當以文章震海內不幸蹉跌其才不得少展於時而叉顛頓世變憂傷憤懣以蹙其天年豈不悲哉

劉子滐曰傳中序次簡質無溢美贊論悠然自遠寄慨獨深

門人曾有孚曰李公豪邁異俗而虛衷善下當吾師初講學公手書往復詞意謙遜入後引南大吉師王陽明羅近溪師胡宗德執贄之意甚堅吾師固辭至欲逃入深山乃已其好善之誠如此惜乎老死窮廬泯泯至今展讀斯文追記前事不勝感慨係之也

明輔國將軍率諸子死義傳

輔國將軍常洊者建昌益藩宗室也字玉池別號壺公生五子甲申變聞乙酉益王兵起常洊謂諸子曰以藩王與義師圖恢復今日忠孝無踰於此但兵以新募餉少不支則大事去矣我與兒曹義不可辱閏六月晦日長子由椁次子由櫖進曰事急矣合室當自焚常洊命幼子及孫且匿以延宗嗣七月朔城陷兒執索其寶常洊曰無寶惟速與我刃遂受害由椁罵曰我天朝宗室有寶豈汝與罵聲死不絕由櫖魁偉潔白守者欲以書記留之軍中由櫖夜分立元妙觀池畔見

素所善族兄由杌字元長者招之曰國破家亡身死分耳何面目偷生乎遂以手挽之俱赴水死時當盛暑由櫖體肥碩踰二十日出其屍顏色如生四子由楠字文傑明敏好學尤以練達見任於父竟不知死所幼子由楙及由櫖子順以匿得存當是時益王知必敗已啟關入閩諸王孫多乘機逃遁而常洊父子獨志殉國雖慷慨赴死建昌地僻自益藩分封承平日久俗尚華靡王孫貴人宮室子弟習於聲伎遊宴紈綺相馳騖而常洊獨節儉自朝祭禮服外未嘗用帛日饍不兼味歲節宴會諸子四拜執巵匜各司事毋敢假手婢僕賢

辭曰著益王雅敬愛之舉爲宗正副本支長子乏嗣無主祭者常洊分最幼王特命主之家居坐立中堂衣冠終日不釋不問生產惟諄諄以讀書惇忠孝爲諸子誠勉暇則賦詩彈琴學張旭草書錄本草驗方求良藥以給貧者喪則力助之歲祿甚厚而家常不足泊如也由桍字文田縣庠生好義矜氣節由㯋字文藻篤至性居恒不苟訾笑爲諸弟師衣冠必整雖尊輩亦敬憚之學使者侯峒曾錄置諸生第一每談論慷慨以忠孝自許後人名其死所曰將軍池當乙酉七月之變也三子由欂獨潛逸從諸王帥起兵與瀘溪傳杼奇同事

最久轉戰山谷間數困改志不稍變辛卯傳鼎銓被執由欂等俱陷是歲八月鼎銓既從容就死於豫章市由欂亦尋就刑時值鄉試諸生有感泐不入場而歸者由橘字文蔚謹厚多材藝宗庠生也由棉字文倣淳慤尚廉隅以醫流寓南豐

謝文洊曰予少時於郡城酒家曾一識由㯋壯其貌喜其談論英發欲交之而未獲今與由棉友善得聞其家父子兄弟死義之詳嗚呼宗室子姓繁衍至矣自神宗時修玉牒已鬧二十餘萬人歷泰昌天啟崇禎更不知其紀極今皆凋零磨滅存者或易業易姓棄墳墓羈旅失所含詬度時有不忍言者豈不悲哉然能死如輔國將軍父子者乎居忠孝之談於足乎其不愧矣

方愿者曰當時死義者不一其人安得寫生手盡爲表著如此

湯惕菴曰益藩在吾郡世以賢著至是又有忠節以殿其後展讀之此不禁淚涔涔下也

門人黃熙曰表彰忠孝足備他日史策徵信之文

門人李其聰曰總寫分寫正寫旁寫補寫離合映帶妙與法合要未嘗矯揉而然

後學裘新曰新守建昌日登益藩城徘徊憑弔尋讀遺事半就泯泯甚歎明時宗祿甚厚何天潢絕少忠節之裔或以爲有其人而避嫌不傳或有其文而後嗣無力以傳予每不謂然我　國家表彰忠節不憚勤求明史一書經數十年始成凡殷頑之忠其故主不識天命者無不爲之表彰附於傳志初何嫌而何疑明史具在可按而知也今將歸休與程山先生裔孫嗚謙話別灌嬰城因請先生談道諸書及遺文讀之得見是傳乃信或人之說誠有未確而後嗣微弱無力以傳如斯者殆不免有之文以忠孝二字

為一篇丹子往復映帶無意而合事眞則法自得使當日得有力者上之史館何至人文俱泯泯也可嘆哉

徐怡谷傳

南豐地僻名醫罕至者隆萬時邑人李健齋先生諱鋋著醫學入門行於世其書博綜少裁決其爲醫亦未嘗身親歷試然書中訓誡後學頗有儒者風文游少時見遊醫於豐者有黃淇園南昌人氣概豪邁博學强記談論間稱述史鑑及古文辭輒成誦邑有數諸生師之俱未竟業惟徐小明盡得其道小明諱亮怡谷其別號也幼孤事母至孝讀書勇於進取屢試不售而家益貧教授里中每爲弟子述父如賓公爲邑庠生得疾三載手一卷不釋將革猶呼兩弟至榻前課文倚

枕握筆爲改訂規勉怡谷語至此輒流涕不置思繼父志久乃棄去從黃淇園學醫怡谷醫雖有所受而得之自悟爲多每治一病輒反覆研慮至午夜不寢立方不甚循古每爲世醫所詫然輒獲奇效一時名噪甚遇同業者雖庸流亦虛懷商推無驕吝色貧富貴賤一以誠恪待之而於孤窮無倚尤加意躬親鐺鼎問食飲殷勤不倦蓋自傷早失父由母氏撫育不得發施於功名以顯親惟游藝自託必仁愛而濟以詳愼俾疲癃殘疾起於吾手庶無忝所生怡谷之心如此此所以能精究其學異於術家者流也怡谷氣象恬雅對人溫辭

靜氣雖拂意時亦不失常度朋友有過輒直言箴誡不稍阿徇臨事規畫井井不紊晚益有志於道構數椽亘籌山攜妻子家焉文游時授徒是山與怡谷益密每相對談不忍別乎於是知怡谷有血性究心性命欲求歸宿而不可卽得者也無何竟以饑飽勞役得痞疾而終與門人譚子方最契一日讀聖學宗傳呼子方謂曰吳康齋冬月無絮覆芧幃足寒如鐵其耐貧如此子欲志聖賢須從此立本嗚呼其亦可以見怡谷之生平矣疾將革以其妻子及所藏書託乎門人危二爲二爲爲其子婿翁舉緒時二爲爲文以祭感其起重病居

平救過責善之誠聲淚徹幽冥乎獨悲怡谷之僅以醫名又不得再見於世俾世多夭橫無所倚宋麗安常好讀書豪俠喜賓客耽山水元朱彥修深明理學博物操行稱淳正二君賢豪不得志皆精醫爲當時所賴藉怡谷殆其流亞歟南昌胡小范世家子習醫來遊於豐怡谷與之談知其學有本源遂爲之主賻之甚厚小范醫不及怡谷而怡谷虛已如此其有名於世宜矣

章宏自曰推原其心志之所向無溢辭無膚語怡谷得之可無恨矣

門人危龍光曰世但知怡谷之爲名醫而其行術之心與其爲人之本非先生習與之處誰能繪之曲肖其形怡谷平生取友之誠得斯文亦可無負其一生矣

崔長者傳

長者號弼宸諱萬譜姓崔氏南豐西平里人也幼孤撫於大父事庶母孝及長與兄明賓析爨悉以田宅讓兄已受敝廬數椽而已兄商於山東不歸遺幼子弱女長者爲擇師擇壻出妻奩資其嫁兄於山東更娶婦生一子伯啓二女女適其土人貲則盡矣長者聞之更賣所受敝廬往遺兄經營兄竟客死長者數往迎其嫂與兄子歸里嫂脅其女不忍遽離不得已往來商其地以濟之及得疾歸彌留時含淚述父月山公有從子萬星幼亡於外力尋之歸爲娶婦生子且分與之

產今吾兄櫬不得歸先塋嫂姪處他鄉吾愧先人多矣兒勿忘吾志吾其瞑聲啞啞淚不禁也長者生平勤苦服賈於里中君子親敬之貧乏者恤之溺女者多方勸誡之懲於僕婢待莊佃恕爲量小入大出負借不能償者取其券雜燒之久病不禱卒時諄諄以不用僧巫爲囑

謝文洊曰吾見儒衣冠者誦詩書言論稱引仁義文章奕奕舉動有威儀考其質行或多訾議今崔長者服賈未嘗習儒而多儒行如此顧不足重歟長者有四子勝祥復泰祥早世勝重父遺命竟跋涉挈其從弟伯啓歸爲娶妻飲食與共又資之百金使商於山東得爲父柩及母還家計伯啓蕩盡垂橐獨返勝恨甚欲復自往尋病卒長者妻吳氏傷長者志哀伯啓貧出夫所創產命諸子與伯啓均分之啓鬻產而商竟不知所之勝妻姚氏生子男二撫育劬勞機杼聲曉夜不徹稱未亡人十七年以病終

彭中叔曰長者門內之行如此眞可傳者然非先生留心世教亦誰知傳之文敘次點綴深得子長遺法

門人封濬曰正敘帶敘極參差中卻極整齊

湯子籛傳

嗚呼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此黃魯直所以悲謝景回也予每誦之未嘗不隕涕予既朽廢已無所望實旁我心者惟在後進幸而吾門有李生其聰及循子德贊皆性行篤厚有志節好學能文章而易堂彭躬菴魏叔子嘗人才若渴亟嘉惠之三年間竟相繼夭折聰年二十一贊年十九予痛方未已也一日門人湯生爭遴字弼士者攜族子述過程山見予云此子從予遴學性敏嗜書讀先生切己錄及初學先言知向慕故來謁予覩其日光瑩然進止恂恂於是過弼士館述

即出侍坐予輒與講論獎勵之私心竊幸以爲望之聰贊而不得者庶幾見於述乎亡何病病二年死年十七嗚呼有英才者輒夭死吾不知天之意果何爲也於是述父敦實狀其行屬予爲傳傳曰述字子籛世爲南豐湯氏五歲就塾初把筆即問上大人何義父喜爲解之輒了了能對自是讀三字經必求解誦終盡得其義七歲父延弼士教之師或出誦聲不輟每歲盡取四書及易書詩禮分日背之次及時藝古文各數百首一字無遺嘗讀漢疏見其每舉秦事謂必世近則事理相通遂取明史暨吾學編讀之於遜國奪門大禮諸疑

難大故多喜討論謂三庶人叛原非英雄才特欲妄效成祖耳不可謂非成祖作法有以誤之謂方正學雖忠而先幾措置未善于忠肅去就不決於易儲後皆可爲太息者也王文成以戎事老有王佐才而用未獲展熊芝岡負大才而禍於黨烏能成功甲申之變使早棄寧遠調諸將入衛彼以驕軍遠來上竭帑金犒鼓厲將卒一戰豈遂不勝徵勤王師豈遂無應者又論國家大勢在宗祿繁故國貧摧抑逸才故兵弱士大夫角門戶不悉心理國事故終敗嗚呼士畢一生之力矻矻制舉業即讀史不過記時代人姓名耳奚暇討論其興

亡得失所以然之故幸而遭時命得值承平無事苟爵祿以終老一旦有故則貿貿焉無所措其手足雖其間賢者固時有然士風大率如是子籛以韶齡而有志爲世用乃又夭死予所爲觸緒而不勝吾道之憂也子籛有所見輒思著論父以其讀史未徧識未老不宜輕立說止之性孝謹父母病皇皇廢寢食奉事諸兒及姊病中倘所作時藝炎者數百篇存僅百餘父倘取一首閱市井謂此何足存子籛起對曰大父於末段曾改數語手澤猶新兒何忍廢持父手相向哭時大父喪已數月次年癸丑元日爲大父小祥子籛病將革猶伏

枕哭且詩誄于其師曰師道尙嚴兒所以識一二字者師之
力也兒子悠與兒同事師其勿以兒死而敗受業弼士每對
予言之輒欲滴嗚呼以予喪聰賛迄今猶戚戚不能去懷矧
予籛遊弼士門十載而能遽忘哀乎弼士又言子籛姊壻家
一婢亡命旣獲之收者多索金壻欲鳴之官子籛時卧疾閒
之力陳於父曰河干相值非欲投水耶其初焉知非惻隱索
錢第轉念耳若以此受罰後之救人者阻矣况富室待下過
成勸之不止稍貲乃懲非福乎其見大如此子籛已冠尙未
婚禮不得繼嗣而父哀其賢欲附於汪童勿殤之義遂命述

毋兒遊之丈子悠爲之後云

邱慢庵曰嗚咽頓挫傾倒出之意眞故氣足也

魏叔子曰人才爲繼往開來之關紐摧折如此宜乎痛之
深而言之切也無意於法而法自存彷彿乎伯夷列傳

門人湯孚遠曰一讀一回淚迸乎得此於先生可以不死
矣而孚遠則不知何以終其餘年噫慟哉

李深齋行狀

深齋姓李氏諱萼林字仲闇深齋其向道時所自號也世居
南豐縣聖巷爲邑望族深齋穎異甚八九歲時讀三國衍義
至關壯繆盡節流涕大哭在塾時或私出戲蕩而館課無缺
塾師莫能難之長益佻達善博奕工歌曲偕諸浮華子弟習
梨園劇日夜讙浪不休而文日益工歲丙子見知於督學平
湖陸公取冠縣庠己卯廣成侯公錄優等與儁廩而豪宕如
故凡狹斜酒壚蹇揚劇藝無有不知李成卿枕將者成卿枕
將其初所易字也好明侮同輩有石旻卿風惟文游獨見敬

禮文游與同遊叔且李先生門相與披汲而所趨與文游拙
深齋黠而好動自中原多事文游淡於進取習靜榮道深齋
不以爲非甲乙後竟棄諸生時戎馬未息城中人皇皇移輜
重入山砦而深齋初好著考核雜博之書所購諸史及雜紀
小記不下十數篋巻然以無藏所爲憂文游曰二年人在堂
不思擇安土涿之而乃以此外物爲念是何爲能識輕重乎
深齋惕然醒悔如釋重負因問文游我亦可學道否文游爲
指點良知深齋言下慨然承當不稍俟文游服其勇次日以
書進之深齋遂榜之避室壁間頓棄三十年積習自是日來

談學崎嶇轉徙間無不以學爲事而於向者豪蕩佻達之習
忽變爲莊重嶷立有昔時相習而一見且不識者文游必擇
人而言或來叩而後語之深齋不問賢愚貴賤老幼見卽與
語啟發益多遭父喪哀毁異常三年不解爲圖葬習堪輿家
言遍走四野風雨晦明饑渴勞苦不少倦初承父業千金後
以播遷急親友難多所費自是無擔石儲妻子饑寒毫無悔
意事母至孝家務大小必咨啟而後行婦稍有違必行罰母
意解乃解凡足跡所至必訪人物自士大夫及村農負販稍
有推重者必造其家所交人必籍記之且詳其年貌居處家

世朋友有過輒面折不恕湯公惕菴以前輩重望有事必匡
救不已湯公以國士待之已有過友言不易得其服惟彭公
躬菴常厲色責之爲勁一夕緘默聲氣最廣尤與蕭士麟相
厚誼如手足士麟陷賊中垂死得活乃深齋偕舉士麟名於
臨川陳仲明囑其有難投之故仲明知有士麟及士麟陷賊
仲明亦陷賊士麟卒以仲明力得脫甘健齋爲紀其事甚悉
深齋病篤時士麟不離左右夜卽卧床下不啻子之事父晚
篤交鄧我生我生慷慨急友好建立與深齋同數年以我生
家爲家飲食起居延友止宿俱忘爲我生家也新城黃元公

先生樂獎拔士類深齋以文章見重及先生殉節柩歸久不
得葬門生故友俱畏縮退避深齋獨激之以義遍叩豪有力
者相山理事身任其勞卒如禮成葬新城人士無不感嘆深
齋喜事好勞是其天賦其生平大約以訪人才收遺書傳方
覔藥爲務然其豪俠之氣忍苦耐勞之精神窮奔盡力屈遠
而弗倦不知人世有寒暑雨雪崎險虎豹之可虞蓋生有異
稟非他人學習所能及實爲吾儕中所不可少之人今竟屬
纊我生家年僅五十一嗚呼其必有哀而傳之銘誄之者諸
友以文游知之悉俾狀其行誼摭拾其大畧如此

鄧我生曰仲誾與約齋少爲同學友其行誼初若冰炭而
甚相契及後相會講學仲誾頓改其前習益契如水乳觀
於是時亦樂得而交之而仲誾長約齋四年卽私語未嘗
不稱謝先生而未一直呼其字及壬寅三月甲戌朔仲誾
疾卒於槪家前數日猶問程山有室可住否或借鄰居我
當移榻其中於謝先生執贄講易此念自戊子積誠至今
奈蹉跎尤悔一病莫瘳但欲得朝聞道而死先生必鑒之
囑觀三致意約齋日來省視惟婉辭以期愈後再商今其
已矣約齋痛之甚狀中不欲及此觀與聞其間而使仲誾

之志不白又何忍也仲闇愛才若饑若渴而治家過嚴竟絣克嗣矣天佑善人其說謂何甚不解也觀今歲以來行坐俱如失而吾仲闇之生平僅於此文爲把晤也哀哉友人鄧覲揮淚附記

孔正叔曰直書其少時不檢之習正以見其不可及而文筵眞李君豪俠爲吾新城所傾服要其生平過人處自別有在也細玩此文其志趣自出

門人甘京曰仲闇爲人不愧一狂字要之是聖門之狂非俗所謂狂今其生平僅止於此此仲闇之不幸抑吾道之

一大衰象也京其何以自勵以下報吾老友也

門人李其聰行狀

李生其聰及吾門五載己酉秋九月予赴南城友人約其聰從行既同遊麻姑山歸途得滯下病亟趨舟返舍十九日而亡予哭之慟越十餘日始揮淚狀其行生姓李氏名其聰字作謀幼慧甫學語父授以小學卽能成誦仲父深齋先生篤愛之稍長從南城劉子淳先生遊年十七及予門循謹不藉防閑予未嘗强其棄舉子業自不樂就所著史論於興亡大義士大夫出處去就之際必激昂慷慨令讀者心動晨昏起居疾痛省視事予如父予亦視之如子予讀書有契必呼與

論難於佳山水登臨歌詠未嘗不相隨徘徊徙倚悠然神往於廣衆中訥訥不出一言而胸中是非了了每以日錄示之有過擧輒指摘不避南昌彭躬菴先生海內人豪將北遊其聰作田疇詠贈其行意存規諷先生虛衷愛之寓都魏裕齋先生覽其詩文嘉其膽識其聰感激作長書達意懇款誠篤裕齋復書勉以恢宏志意砥礪實用其聰傾服遂有志受業居家事父母及王母順承得歡心王母欲分之食必俟王母食畢然後食王母偶怒擊小奚則曲爲勸免王母曰吾卽擊汝遂忻然身受王母意亦解自館歸必於母旁侍立母揮之

入室猶不忍去母任勞卽身代且勸休息語款款動人事舅
氏如母友愛諸弟於仲弟其勛尤篤其勛亦善事兄依依若
孺慕群居和平樂易閒疑謗處之淡然惟慕悅賢友汲汲如
不及故易堂程山前輩皆器愛之後進樂與之友而其聰亦
以得親善類自慊也今春躬菴先生攜長子厚德及其子增
貴建來館芩石三閱月其聰偕封生崞黃生國望吳生士昌
于猶子德贄朝夕受教躬菴稱其內剛外靜期許獨厚彭生
厚德於其聰尤傾倒每月夕躬菴杖履遊眺喜歌詩其聰和
之聲韻悠揚神情陶遂有軒軒霞舉之意及訃至易堂躬菴

哭之哀厚德震悼跟蹌三百里來哭其墓自交道薄惡少年
鮮忠厚而厚德此來吾堂前後輩皆有所感發于益念其聰
爲人悲思不已也其聰讀書晨夜琅琅不輟易書詩禮俱精
究其旨春秋已畢左氏傳喜讀通鑑有所見輒劄記於册勃
勃有經世之志予謂其聰氣體羸弱事業恐非其分品行文
章優爲之其聰亦以爲然性不宜酒燕飲惟默坐與內子好
合而居室靜穆館居數月始一歸用財慨然不吝胸懷子子
不知有勢利事學琴曾悅生一二操後卽對譜成曲篆刻縉
事俱不習而能嗚呼以其聰之聰明志識使天假之年充其
學誠吾門之選也不幸年二十一而卒僅有古雜文若干首
詩若干首疾革無一語昏亂予泣撫之問有何語但云先生
勿傷也見父母惟安慰妻在旁卽揮之入內女生甫九月抱
至榻前亦輒揮去命人倚坐惺惺而絕歛時目不瞑痛哉予
固知其志之不甘早死而死也吾堂甘楗齋旣敘其遺稿而
躬菴裕齋皆於其聰有特至之情將以墓表及傳屬之二先
生激厲來學之心藉其聰發之庶有感而興起者其聰死且
不朽矣

邱慢庵曰吾未見作謀見其與躬菴凝叔詩文後進中實

罕其儔今遽已矣斯道何不幸而天必欲喪之吾黨聞訃
且時時悼惜不已况於先生愛之深而期之遠大者乎讀
之幾於一字一淚呼作謀如欲出也

門人曾兼豫曰琴在人亡何處再睹李生讀此狀益思賢
一操竟不能終曲而絃絕後人可想其哀矣

門人蔡宗定曰作謀在吾堂實堪顏子之目而德壽俱不
及者天也非人也然得附師與諸先生以傳則作謀終未
死矣

猶子德贄曰作謀德器殊常今不幸早世要其人不可湮

沒贊猶雖與原善然惟世父知之獨深故於其隱衷細行所短所長一一寫出合作誄生面千載如見篇中不立議論只就本色絮絮敘去自有部伍開將前後章用情處緩入因以見作誄感人至此卽作誄之實德也吾世父愛惜人才熱腸苦衷眞鬼神驚泣贊與諸同學猶復頑懦則是重負世父且抱慚於亡友矣

余處士墓表

余處士宜黃縣人也爲諸生師事黃元公先生先生亟賞其文旣見知於督學蔡雲怡先生先生講學豫章待處士以殊禮而生平所許爲性命交則惟大司馬揭祝萬先生三先生者遭國變皆以身殉難而揭公尤奇起兵戰敗蹶而復興不少挫抑卒能從容不屈以死處士聞變號呼七晝夜不絕頻抵其家勉其子憲武以大義求所以無負司馬者耿耿不忘也處士諱道行字兆可年少餼於庠有文名家貧不問生產資館穀自給厲志進取以致君澤民爲分內事及國變棄諸生入

山有司趣之不起每平旦必北向稽首口蔬食與浮屠遊而其志不在釋氏也處士幼孤事母孝年五十喪妻不復娶館寧都蕭生家九年蕭生貲頗饒欲分財爲處士治生處士正色卻之甲申蕭生死其母以數百金託處士藏之處士置金隱處庚寅命子持還之封識如故方揭司馬勤王時擁萬衆餉時匱其邑魏明經欲助餉寄語處士曰君一言則千金立致處士疾書報之果如數至是時司馬孤軍倚山爲險營壘轉徙無定處士齎金崎嶇得達而授司馬司馬素以知己許處士至是益信愀然念處士貧欲稍資之處士毅然曰公志

身報國魏君仗義皆公奈何爲道行身家計乎遂辭歸處士平居謙沖自抑恂恂若處女遇公事則往往面折雖當途勢要必斥言其非得理而後已晚歲吾友李深齋往訪之與談學處士更以聞道爲幸執禮甚恭若不知其齒德之過人也處士生萬歷丁酉四月廿五日壽七十有三娶潘氏一子某命習將孫男三嗚呼如處士可無愧師友矣揭司馬兵敗繫閩獄忽二士偉衣冠徑詣有司抗禮有司大驚異詢之荅曰爾揭司馬因獄待決特來同死問其姓名堅不以告入獄與司馬談笑相朝夕卒同斬於市竟不知爲何許人嗚呼奇矣

文濟與處士神交十年嘗通訊問未識面今其孤以書及行實來請表處士墓既不獲辭且以識予向往之私焉

孔正叔曰寫得處士栩栩欲活令我欲歌欲哭

魏叔子曰持論正大敘次簡古深得六一公妙諦

門人阮天植曰處士於吾郡稱奇人亦稱完人文於其精神結聚處曲繪畢肖末段逸外煊映眞有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之妙

吳玉盥墓表

嗚呼吳生象覲死已六年矣死之日年僅二十有四聖人所謂苗而不秀人生可哀痛者莫是過矣生貧特甚葬時草草就土歲戊申其伯仲二兄以母喪導予相山王生墓恐不免於水悲惻者久之其二兄乃請遷祔於母墓旁予久悲其志節矯矯湮沒無聞恒不能已於懷又二年庚戌爲之表其碣曰生諱象覲字玉盥世居邑之兜港乙酉生甫五歲家避亂於鄉有輜重爲土寇所刼祖父俱遭難生依母兄流離播遷數載無外傅而手經書不置母戒之曰救死不贍讀書何爲

乃奮然勞苦任樵採荷鋤灌園早晚力作毫無童稚態仲兄象鼎亦予門人也發憤復祖父仇出鳴於有司犯難蹈險失第擒賊鰲之吏索賄不遂反陷獄身幾不免舉家逃竄生時年十三孑身探視往來迅疾母爲之釋憂其姊適予季弟文洪母於姊家病疸生涕泣服勞不就寢者半月已而教授予猶子遂執贄於予塾課稍閒即趨程山聽講說讀近思錄四書易經大全及予所校七克易輒多契悟日有程課刻苦不稍怠性狷介負氣值憤嫉事嘗悻悻見於辭色有潔癖或無炙亦不就人宿小過受責必跪泣悔艾數稱其表兄湯生昆

智誠樸每與談學忘曉夜更爲介紹及予門生稟受最薄飲食多忌不敢少過乙巳春患咳疾辭館職休於程山稍瘳夏月冒暑歸省忽嘔血數斗季秋遂卒予與昆智趣其家撫而働之其兄云生彌留時正襟危坐但言子職未完未報師德耳嗚呼生何不幸耶此道非具至性卓然不狥俗者不克負荷生與李生其聰皆少年具是而早夭嗚呼豈氣運趨薄質美者輒偩數之短耶抑吾門之不幸也其聰尚有詩歌古文辭數十首甘生京序之魏勺庭校而選之俾傳於世稍見其志趣之蹟象觀生平厭薄制藝不爲有所著病中命其姪火

之嗚呼其憤耶抑超然於聲名之際耶其聰死予一載內發憂傷成疾象觀死已六載予每思之不忘二生之感予豈爲形骸之私耶予既狀其聰之行彭躬菴先生爲表其墓象觀以家貧困未能立石予追憶其行乃與同堂諸友爲碣而表之以志予痛

彭中叔曰人才實難程山如李作謀其聰吳玉臨象觀謝先生之猶子仲執德贊與吾易堂魏與士世傑林舟之楫孫皆英俊少年可以任道輒不幸前後先我輩而夭天之於人才何如耶宜先生之悲傷愴惜久而不能忘而致慨於斯文也

門人黃采曰無一字裝點但就實摭寫已令人嗚咽難於卒讀

徐守先妻危氏墓表

古忠臣義士烈女之殉節其不幸而死則其志顯幸而不死則其志泯然也魏叔子傳泰寧三烈婦之死最奇特然一嫡二妾嘗共席讀書講貫於志士仁人殺身成仁之義尤諄復不置斯其志已早定之矣使此三婦不遭世變而得考終於衽席將誰爲信其志乎然而烈女自信之又何問人之信與否吾門人危龍光之女徐待之妻有烈女之志者也當閩中兵起出杉關攻建昌陷南豐兇兇爭奪之間婦女被掠以萬計危氏憤激拊心龍光語之曰人不幸爲女子身值邑亂遨

大之庇得完聚固幸苟罹賊手甘污辱以生雖生猶死氏唯唯遂除佩刀自隨氏之志如此吾知三烈婦之事氏豈不優爲之乎乃未幾以病死龍光痛其女之賢而不壽爲狀其行來請予文按狀氏少慧而端重通書惟父嚴訓是遵舅有隱德邑中所稱徐怡谷先生是也氏事之得其歡心喪後語及舅輒猶欷歔流涕舅一二執友老且貧每諷壻盡弟子禮歲有所餽一婢頗慧欲壻收侍巾櫛以廣後嗣壻不從居恒惟以親君子遠小人諄諄相勸壻友偶過談常從閒閒竊聽輒辨其賢否一友以喪告求貸壻窘甚卽惻然竭囊與之壻從

父陷閩城中被擄遂抽簪珥爲贖其人死不遂氏爲慟哀又族長者卯翁亦自閩城出貧不自存更貸其藥囊爲生計其義行不愧其父與舅類如此嗚呼氏雖幸而不死於烈其亦賢矣哉生二女一男及歸先氏三日卒氏生某年年僅二十八葬某山予爲表其墓曰嗚呼今人壽而擁厚貲夫與子或被紹佩玉不論其賢與否則必有美文書於墓碣倘不壽而貧且無子縱有賢德如此志節如此而湮沒無聞者不知其幾矣予甚憤焉如危氏者志行卓然乎忍令其寂寂泯然耶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惟德是好乎又何問其男女何

計其壽夭乎故爲闡其幽而表之

門人李璧曰世人讀史猶以成敗論英雄況於閨閫幽隱之志乎是女得斯文要自其激烈之氣不可磨滅所感而然

黄母羅孺人墓志銘

吾門人黄熙以孝行稱於閭里自其成進士謁養家居父簡元公以老年終生事葬祭一準於禮後十二年乙卯母孺人夏五月壽九十冬十一月終熙匍匐登艮齋山稽顙以墓銘請予見其毁容骨立爲之惻然興哀不忍辭按狀孺人姓羅氏爲新城縣望族幼孤性淑慧讀女訓諸書知大義年甫十五祖母喪攝家政即綜理裕如及歸簡元公爲繼室事姑先意承順盡婦道任瑣雜勞苦不辭娣姒俱得其歡事夫躬奉接無違雖有奚奴小婢不使假手夫克盡孝友勤成之力牛

出孺人前母所產男一女一孺人撫之若已出及子病瘦孺人親任藥餌臥起扶持不少怠子瀕危輒以不能報母爲嘆熙十歲就外館不以姑息長驕惰及熙年五十後反與咊若孺子初簡元公蹈艱險以急族難家稍落孺人無怨色惟好語相慰及熙登第孺人身親勞事不易故常公年八十抱病踰年孺人年亦七十有八撫摩左右夜十起或達旦不稍倦公捐館孺人哀傷痛楚睹遺物故衣輒悲悼不自勝熙居喪一遵家禮不稍徇俗孺人輒許之故熙得以復古爲邑里倡熙同師友講學程山開陳說孺人前孺人必傾聽亦舉女童時所誦諸書相質論族中少女有來就孺人受讀者輒舉大義教之年八十一熙以父喪服闋爲孺人舉觴猶悒悒以夫爲念甲寅滇閩變起建昌大亂鄉邑糜爛熙獨奉母居蓮花峰閉影匿蹟優游膝下聲息相依以全天性之樂及孺人壽終仍得盡喪葬之禮如太平無憾嗚呼此天之所以報孺人而慰孝子之哀誠也夫孺人生萬歷丙戌一子即熙也孫男二國望諸生國垂曾孫三郎以乙卯之季冬葬於本鄉某山祔祖姑之右銘曰慈孝降天眷鍾慈孝適地德載萬斯年永不壞

後學文行遠曰黄母賢矣得孝子而賢益彰文俯仰慨嘆不離此意而含蓄不露又所以善慰孝子之心也閔子以父兄無間見許於聖維舜之得此於先生又豈先生之私言哉聞南豐喪禮自是以來漸有不用俳巫追薦鼓吹燕客者於此知程山之學實足以格頑立懦

祭南城劉子淳文

嗚呼子淳其何以死耶君子之生也必有所以生其死也必有所以死生無益于時死無繫於世此庸衆之生死耳生則得行其道使斯世斯民蒙其澤被其教化次亦著書立說羽翼經傳授諸其徒以傳於來學死則舉世無不悼惜成人小子若跛者之失杖盲者之失相君子之爲生死固何如其重也吾子淳方抱君子之志而尚未竟其量乃年僅踰五十遽齎志以死也嗚呼子淳其何以死耶子淳幼敏慧工制舉業有聲黌序一旦以世變棄去孝友誠篤出於天性其節行亦

既篤篤矣復不自足來與程山諸子講濂洛之學錄讀書所得及晨夕言動得失於冊以與同堂共諟其人其志常在古先聖賢之間使不以家貧授徒分其心而日與同堂相砥礪或遍遊嶽瀆訪其大儒高隱閭修自得之士以擴充其志量則其所以生所以死又豈僅如斯而已耶即不然享耄耋之年就其所學日以益進以待時會之至亦必有大其規模竟其志之所至今僅以如是而生如是而死也嗚呼子淳其何以死耶使子淳僅如是而死豈非天耶今春正月黃堯公至謂子淳以勞役故偶病不得偕來文游意子淳氣體素旺不足慮孟夏忽乘輿來就醫顏色羸悴令人驚訝小兒德宏診視疑不治予猶不謂然及更數醫不效始憂懼意歸家得明醫尚可起不意仲夏廿三日而訃音遽至嗚呼子淳其竟死耶其何以死耶雖然古之聖賢通死生爲晝夜而不以爲無知合前後爲一身而不以爲異體聞子淳彌留時惟念程山不置吾意子淳精爽自應彷徨於尊洛寫心閒視同堂諸子過有所未改當幽贊而改之德有所未修當幽贊而修之後輩未成立當幽贊而成立之則子淳志量之未竟者當竟於諸子與後輩之身諸子與後輩之身即子淳之身則文游亦

可以不悲子淳之無以爲死也子淳子淳其毋惘

魏季子曰意摯而辭嚴得哀友之正

門人黃采曰死生之道關係不小末段通古今前後爲一身益令人知自愛

祭門人李其聰文

嗚呼作誄吾不見汝三月矣三月倏忽耳由此永不見汝矣然汝形聲常在吾耳目汝性情志氣常在吾心曲吾意象閒常彷彿若汝在何處一念驚覺始知汝死傷悼哀痛欲覓汝於窮天極地而無路也汝眞死矣嗚呼作誄汝之性情誠厚拙樸無機詐勢利入於汝心汝之志氣不在科名惟讀書著述是耽惟名師良友講貫德業是樂又恒喜佳山水書畫歌詩彈琴高人達士之所寄興且妙解而不能緜諸人者而汝皆好而能之然吾所欲進者西銘之學有其志其識而歉於

工力欲授汝而尚有待汝所欲自進者經世之才每思時有可爲得效一臂以爲世用今吾尚未全衰或可鼓奮以收桑榆而汝則遂已矣縱有可展之時而汝已不得見矣憶去年五月予夢與汝在舟中及岸汝隨水而沈予哭訃汝家而醒大驚爲不祥旣自謂心神昏妄耳豈意今秋隨我遊姑山一舟抱病歸十餘日竟不起予始痛前夢之驗然則人生其信有數耶彼昏庸者皆值數之長汝獨以清醒而值數之短耶吾今歲夏月心病嘈痛稍過勞思胸膈閒遂如針刺行坐不自安汝時嘗省問夜必侍臥汝戉一燈坐讀猶啟戶至榻前問我安否汝亦常告我曰近亦有此疾腹閒冷痛時發吾謂汝我雖病元氣不甚衰尚不至死汝如是惟慮汝夭或年不過三四十豈知汝二十有一而竟死耶今予且狀汝行屬躬菴先生表汝墓勺庭先生亦許置汝弟子之列爲文誄汝以慰汝生前之願將訂汝遺稿楗齋爲汝序之傳於世予有此餘年尚將勉強自振以其餘力畢諸經未了之功廣西銘之學期不至於墜棄以負汝餘年旣盡而後與汝同遊於寥廓棲遲河嶽陟降名都大邑陰翼聖賢豪傑以庇斯民豈當與俯仰世俗之流逐荒煙冷風飄沒於無有耶汝其忍而待之

此三月之中又有盂吟皆予血淚所潰今併焚使汝知之往歲除夕汝與祖父母兄弟妻子具慶歡聚於一堂今茲之夕汝獨瘞荒野而俾一家聳動哭泣於汝之靈几嗚呼汝之苦不忍言汝一家之苦其忍言耶作誄作謀其聞聲歸來依茲几席毋羈栖飄蕩而莫知所之也嗚呼痛哉

魏叔子曰字字血珠從心坎中灑出文生情耶情實生文

門人甘京曰人才爲道源接續舟航此處頓然覆壓眞堪痛絕大乎柰何哉而使吾輩讀師此文也

友姪彭厚德曰德去春隨家君假館琴石得近程山先後

輩末先作誄以齒年與德相若尤相契好爲性命交日夕必三四見彼此覬益方思策駑足以追乃不半載而別別不兩三月而作誄之訃來易堂矣踉蹌走哭告墓有詞莫能寫哀今接先生大作一回讀一回哭讀不厭哭不徹嗚呼作誄能得此於先生雖死猶生而厚德所以下報作誄者更不知何處是歸宿也

程山公祭邱慢庵先生文

嗚呼公神內守不事著華公氣靜歛絕去浮夸謂宜上壽耆耋莫知七十不滿理數焉詰天之生公嵚然異稟靈光朗徹色相愚蠢中挈且貞外形幅悃學窗湖瀛口容溝畛才雄如龍身縮如蚓神奇不測知公甚早易堂庶幾程山則晚此外庸庸舉世多謎碩果之存金精一老窮年著書元搜冥討碧胡不來誰偵其實吾黨晤疏時傳片璧十解其五如甘膾炙疑義難尋逆乞紬繹援引淵流入目冰釋今則已焉長留固秦金華四賢遺逸聖主公生其時必借心膂典制大文應昭漢矩如何不辰空山拂塵霧隱豹斑蘆韜鴻羽某等定交篤於手足互學既捐九指何蓄霞逝煌煌遺錄錄臨風灑涕行雲鄉哭掇酒莫將哀衷遙告

門人甘京曰此老之前難爲文非此無以將瓣香也

田西義士祠享神辭

春葩爛熳兮秋楓丹扶桑翳采兮望舒曉殘驂鸞駕鶴兮雲漢飛翻桂楫松舟兮湖海波瀾歷滇黔之遐陬兮感遺恨於南螢過荆襄之沃壤兮窺中原之要關回首閩嶠之岑寂兮惆豎子之艱難舊飛秦漢之故都兮羨百二之河山翱翔於齊魯晉魏之郊兮何豈豈而間關徘徊於斗牛吳越之墟兮徒嗟水陸以奔煩肆憑弔之無聊兮豈淹留而忘還廓落兮倦八荒之遲遲懷恨兮睠故鄉之可思念父老子弟之哀誠兮誰能不歸而慰之蹇珊珊而來兮彷彿昔日之丰姿儼笑

語之若聞兮風飄飄其曳而室家迷宗兮食多方稻粱稽麥兮拏黃粱羅粔籹兮雜餦餭泛瓊液兮搖羽觴和酸若苦兮合類薌嘉薦芬馥兮庶幾其嚮幸邀公之一醉兮發慷慨之中腸何姱修之佳士兮偏失職而類饑傴衣褸褸如薜荔兮室搖搖如風檣不轉喉而觸諱兮則抆手而覆羹叶恨長夜之漫漫兮誰動哭號之哀翔彼苗頑而跖行兮方訑訑其聲光父母厥鼎烹之養兮妻子被錦綺之衣裳爪牙莫與攖兮而猶肆其乖張所謀克遂兮鬼神若陰爲之禳公其一叩帝閽兮申下情於天閶分善惡之涇渭兮振罰賞之紀綱炯炯其不忒兮下民或賴以匡襄公豈哂予蠢之鄙小兮類凡愚之癡痒窒目前之既象兮渚遠大之福殃盍俛首其自問兮祇幽獨之直剛愿嗟乎維公熱衷之赫赫兮錫湛露於庶類而瀍瀍解迷惑之頑囂兮而陰翼夫柔弱之善良俾渾由於三代之直道兮識平平蕩蕩之爲康莊亂曰形雲藹藹蓋之來兮悲風蕭蕭盈之去兮去來恍惚誰測其處兮曰民其良神長爾藏兮

門人黃采曰借題輪寫騷屑纏綿

謝程山集卷之十八目錄

南豐謝文洊約齋著　孫　脩擴　元孫本畫鳴謙鳴盛鳴皇原本

易堂
髻山　諸友評定　同郡後學饒拱辰　吳熙　儲燊　吳榮祖　吳嘉善　編按

受業門人參訂

仲春自良籌下正覲寺歷南源諸靜室
培塿吟告同堂諸子
彭中叔秋枚見過以歲除歸言懷二首
讀蔡忠襄公殉節紀事歌以輓之兼商學術
慧女行為儲翁贈
重陽前一日訪譚山人隱居聽鼓秋思曲
李作謀小祥
山莊元旦和度希韻近體
夜坐程山石室初聞促織
竹影亭對雨同右常分韻
中秋夜羅珂雪招飲琴臺同門人甘樾齋曾美公黃
　維緝封禹成諸子賦
題僧壁畫
憶嫩竹弟
秋雨同門人封雁岑李作謀猶子德贊尊洛堂夜談
哭猶子德贊
望湖亭
初夏良籌山齋即事

秋杪廣昌香山書懷四首
冬初自香山歸過白舍亡友李作謀墓
秋日登從姑山望郡城弔古
侯官林倦菴見訪賦贈
學集琴石追憶作謀
讀樾齋夢與魏叔子同賦哭作謀詩
復修南臺山二世祖處厚公墓感賦
廬山贈青松社可卓上人
送別金石菴明府時余自匡廬歸

謝程山集卷之十八　詩

古體詩

春晚

徘徊杖策陟巘沿流春風在野莫識其由佳木薦芳淸以露
浮烏之鳴矣亦異於秋淡然我懷匪樂何求

靑蔬

靑蔬賙別中叔彭子也彭子訪我山莊聚首數旬匕節蕭
蕭客旣不厭主亦忘惓

鬱鬱靑蔬薦我西圃以侑脫粟情欣晨午恂恂嘉客來共小

盆懷朕旣厚忘此味哲
我客伊何梅川彭子德維柔嘉儀則靜止習習林風洛洛池
水詠歌徘徊德音伊邇
悠悠濂洛誰復問津嗟我莫睽痌瘝古人世曰迂疏子曰可
親子豈昧往子欲敎身
斯文其湮斯世胥溺豈伊異問君子是責毋優恬淡而忘警
惕眷眷一隅曷云知德

歲暮

蕭蕭楊柳匪風不吹嗚嗚饑烏乞食忘歸維天有行豈我顧
違溫涼代謝息此幾希
悠悠且暮饑寒之依屏營不息以迄於今民生可念我獨何
心美人南邁金玉其音

結茅

悠悠壯年去蹤蹟竊自疑蒼生日糜爛勞勞亦何爲寄身城
市閒踽踽諒匪宜躋蹬得荒村山水足自怡井竈如一家力
耕有所歸鷄犬遠籬落婦子日嬉嬉梅枝低入戶草堂生威
儀竹柏盈千畝頗洽幽人私道里旣紆遠不復聞車騎懷安
適素願豈敢陋茅茨但使桑麻稔衣食無盈虧黃農如未遠

山中或見之

秋聲詩

山林起秋聲兀坐驚懷抱秋聲一夜中須髮已素縞山光日
曠蕩煩襟獨未掃傷哉失職人慮事苦不早
將以勇爲先大勇乃能沈徒爾稱長者三軍非所任用才貴
不枉備使在主心世事多錯迕慘淡臥孤岑
路旁有棘花婀娜九月中鮮榮能幾日嚴霜急夜風獨步山
之阿倚杖覛寒空
饞虎臥高邱咆哮大肆毒毋良民恣呑噬倀鬼爲之倀搜捕獻

虎主私分其臠肉猶恐主不歡諂諛勸凶酷獄者巳料羣彊
網四面饜饞虎惡既盈兇黨併殲戮倀鬼汝暫逃妻兒巳他
屬

老鴉日日噪鵂鶹夜夜鳴巳在凶悔宀何必爾爲徵昨夢食
萱花幽憂或將平齋戒問蓍草勉我在利貞易爲君子謀憂
患乃得生洗心退藏密天意方能承辱有甘如飴寵有避若
驚羲經用巳熟四體具精靈

漫漫夜何長沈憂與之極布衾冷如冰窗月益寒召此際念
寒號寒號何時息鄰鷄遠近啼往事不堪繹山高風露迴向

曉尤清滌攬衣陟東崖假寐舒跼蹐

坐臥斗室中不足蔽風雨茅稀壁縫疎似亦勝野處灑掃日
不廢筆硯聊覼縷歛膝展故書衰顏得撐拄賢聖見鋒鋩英
傑就規矩根株兩無乖身世如律呂

周公勤下士曹操亦復然聖人垂治統奸臣竊時權士貴識
所託毋爲恩禮牽愚哉捧檄子但得市童憐祿養謂能孝顏
回大不賢

業元甘飲鴆皓嘉甯自刑費貽假漆癩永信託青盲公孫固
無良處士亦傲僾節義允不愧知幾或未能洛陽非天上羸
糧何難行作不俟終日禍發在因仍乃知巢許福聖世得恣
情莊光返釣臺君臣千古稱

忠勇軼羣倫季漢壯繆公當時仰聲威有如人中龍矜氣一
不化隕首於呂蒙蜀漢以不振豈惟喪前功覩蒙遇謀時玩
之掌股中驕盈敗賢豪何況本凡庸

臣少不如人況今已衰老千里愧馳驅屏氣甘伏阜孤憤切
飲冰獨居空自擣平生慕李謐下幃愛卻掃貧不擁萬卷才
思何由藻時鳥鳴樹枝候虫唧野草雖不中律呂天籟寫私
抱狂言豈無尤君當憐潦倒

山居吟

荒山饒者薪久雨薪亦苦累及籬與壁所煮但空釜婦衣持
出質聊足度晨午老少暫解顏來日何曾數既飽便聰明醒
眼閱今古嘉言與善行甘旨沃肺腑層峰森可娛蒼翠滴檐
廡時見下方農欣欣得其所

舍西竹坡後爲諸弟卜築草堂

滯迹步武間遑設濠濮想邱壑匪荒榛遂爾隔幽賞我宅境
巳僻清邃遜茲壤共此一煙霞稍折分氣象況我叔與季才
識頗倜儻一從闖寇作勞身汨塵埃賴爾山阿秀延茲志氣

爽石屏枕護尊泉池紛清明別業得所宜崖隙一峰上老毋當播遷蔬水聊為養聚首芳堂中承歡自茲昉向子俟婚嫁始議五嶽杖何如泉明翁柴桑樂事廣

紀蕭石常以詩催柳

洊同石常讀書金魚巷門前有柳二株春深不發石常作詩催之次日俱芽喜為之紀

蕭子冰雪姿陽春在皮裏君看陌頭春從渠筆墨起

喜仲弟至

離隔因山寇蕭索得孤村行役傷我弟跋涉遠相存相對視

顏色傾倒慰客魂瓶粟幸有餘尚得共飧飱芽櫓春雨落几席笑言親一往憶孩稚無復得妙年髭鬢嗟如戟欷歔話昏晨值此險巇候空傷弟與昆為我囑重冥般勤護籬垣客行不得出哇遲日流連

述志詩

嗟余督稱日自許頗昂藏失足墮崖壑破涕心自傷蒼天披我起得不飽豺狼罹勉辭荊棘徐行憩康莊託體既已賤沈憂莫能忘黃雀肥野田鳳鳥望高岡青梧徒婥直羽儀何所翔淡淡一池館草木延幽光日夕二三子古直互相將齊味雖蕭寂世態任蒼茫願言追昔哲勿復重傍徨

孤坐三章贈別友人

孤坐愛閒閣屏蹟卻微尚知世不余和度余非世胃幽感徹深山伊人宛相向荷蕢豈不苦徒步豈不壯中懷別有急任俗詫所嚮抗志我何狂同心子非妄中宵沸茗濤琅琅聲骯髒浩歌齋後顧行吟為惆悵

感歎濂洛道久已成榛蕪況乃值顛沛人蹟鶩險途吾子何獨醒寸心不畏孤微言慎剖析炯炯未容誣天地不終秘啟鑰歸大儒願子秣名駒予敢不鞭駑

我齋有高柳夏夕蔭坦步我齋有空閣登眺與曠寡人孰悅寂寥顧影莫予助得子共游從杖履不虛度邇聞欲乖分情事一何遽江風吹江雲悠悠南北去子鄉多君子道大節已固子慎先後之永歎勞寤寐

看農夫插秧

播種幾何時新秧侵半尺物情稱可懷欣欣自孤直農家歡始事不言但努力薰風相與披青光艷顏色徘徊隴畝閒緩步日將夕歸犢戀慈母負耒呼與息村煙散蒼茫野月搖溪白

求友詩

中叔有求友說余本其意爲詩

薄俗棄君子交道坐悠悠植萍雖脊土枝葉莫能稠況乃風濤惱益用爲波流所以古志士膠漆慎所投翹首契高義罷勉竭前修其難在一日其易在千秋紛紛夸呲子歡熱非我儔欵息中候文使我淚莫收

程山步月

煩熱苦未滌物情欣月露游移渚鴻聲徊翔任所寓佳處爲小圃煙影數峰樹此懷何所有風景足余務誰爲捐埃塵清光肯同顧

錦穽吟

時人有逐逐榮肥而卒罹禍者因感象山錦覆陷穽之說作錦穽吟

有足不履坦云爲目所誤目豈不利人由君多炫采色令人盲坎險不遑顧此穽遍廣途今古幾人度錦豈不仁請爲思其故我生自分拙骨相安其素天地爲吾寬舒徐得縱步

寒夜烹茶懷林確齋

夜闌心似水袖清氣澄肅遂烹冠石茶默坐契芬馥偶憶製茶人翛然臥空谷欲從不可卽松下風謖謖

元旦夜坐

年生四十餘閱世頗云悉冷暖看雲霞崖險不能一感物觸心傷少日期挺出老大忽至今歲月嗟如失回首視黎元同憂豈秦越魴魚抱苦心頳尾空奔汩蔆落寄荒園療饑已無術瞻對有聖賢寒風吹去日竹柏枯嚴霜飄零苦蕭瑟愁至上西樓春意繞堂室

寄示宗兒

篝燈夜無寐春寒仍悄悄樽酒餞東風身世何由了甘美墮

男兒豪傑寄茶蓼饑吟我有餘不學侏儒飽努力期在茲其他任冥造

除夕得冠石諸友書因懷躬菴遠遊

居者已艱難行人倍憔悴欣接居者書益憶行人字兩地勞予思馳驅爲何事男兒抱苦心耿耿懷大義患難飽經年孤樽愁獨醉寒燈照旅館兩鬢繁霜墜吹簫弔吳門擊筑悲燕市仰看星斗白干霄虛劍氣非爲守三彭相思不成寐梅花燦我瓶欲贈何由寄

朝來陰雨頗有秋意作寄樾齋

朝起何蕭瑟庭戶涵空陰荷香悅小雨涼颸鳴修林開軒理吞帙淸爽洽我心憶昨烈日歌感子意沈沈天道存代謝豁然亦有今今晨重相憶怏怏意登高岑人生會愁苦釋去如飄風叶默坐不能言覩此無絃琴不見弄丸翁寂寂少知音

花朝夜同彭躬巷甘樾齋及諸子登琴臺玩月

玆迴琴臺月況值花朝夕追隨得勝遊月與人莫逆高空納四遠煙樹幽光色一顧一奇絕浩歌響山石歌罷問獨孤絃聲幾時寂似聞一再鼓隱隱山河側此月曾照君此地猶如

昔讀君憂患詩愛國見胸臆今夕感同遊行行重惻惻

寄懷上秦張曲江明府先是明府治豐時以家傳孔子像手捧懸程山

空堂聖人至林壑生成儀盥手一再拜親炙萬世師疑晉顧陸筆或吳道子遺不爾何靈異一變今在茲感君捐世守夢寐深人思

憶君龍湫語燭照如印泥程山一片地水石發幽姿素心共晨夕藉之忘調飢何當一朝別把臂涕無期行藏在天地聚散重復悲

咏史

潔身無所與始敢弔張讓大哉陳太邱千古宜見諒汙蹟全善類國脈陰倚伏私利倘未忘淸議紛怏怏後來學步者十人九隕喪

盃吟哭門人李其聰

痛哉絞衾時猶不瞑雙目掩淚撫汝心汝不聽吾告役夫不顧人衣綿裹急促睜睜英少年强使入棺木

名山訪我友惟汝志則同嘯歌倚竹杖昔欲五岳從山靈厭遊屐杳矣絕芳蹤紅泉飛孤雲石磴餘青松月色殷勤夜傷

故吾道窮

遺文曾不多流覽嗟素志學痴走窮魚已焉止於是鬼神不愛才天豈忌佳士有弟收殘編忍不遺一字捧涕及我旁人目心如刺

寓都彭子載是汝最契友聞訃跪辭親襆被踉蹌走至性感旁人觀者淚盈肘蘭誼只今春別余歲月久非汝志氣殊人人何深厚

程山夕柳陰琴臺夜月白諸子不我知拉我寫胸膈感此風光多凄然淚雙滴欲再聞汝歌傾耳不可得向汝常遊處悄

悄覔魂魄冷風疑汝來儻恍無從索
今日人倫鑑共歸魏勺庭肩輿到程山昏黑已張燈入門執
我手不見汝來迎寒溫曾未及慘怆淚縱橫詰朝將瓣香偕
我哭汝靈汝心所傾服恒願往執經此志雖不就居然師弟
情汝魂應有感悲接魏先生
憶汝丁未詩祝我老益壯汝得長相隨冀不失余望今我尚
健在汝遂忍早喪言未滿三年黃土將汝葬
與汝周旋久知汝堅貞志不但文字閒光鋩發大義我欲題
墓碑稱汝為處士諸君不我然謂須經歷試墓題雖不成我

心有獨見千古早喪者多為議論蔽方寸抱區區抔土莫能
瘞流行天地間浩然歸正氣

五十誕辰述懷兼答諸同學

大造何茫茫藐爾置此身稱年逐羣物孟浪不自新壯悔憑
天啟明社忽沈淪士學多謬誤禍喪及君親甲申復乙酉春
母行逡巡老稱伏叢灌午夜投荒村山陬遍鋒鏑取次入城
闉頭顱不自保含恥度朝昏有躬愧忠節忍復事浮文大道
不我鄙覔友相講論先儒杳然逝論外厭多門息心困知記
剖析存微言朗朗玉山行杲日出重雲緲然塵累身一溯濂
洛津窮經感切己萬物陶吾真天命匪冥漠粲粲歸人倫翼
翼以畏之小心契氤氳睢睢二三子講義頗具陳風埃微士
節勞苦廿賤貧宇宙茫無極沈憂重殷殷匡廬及金精仰之
高嶙峋其閒諸君子翼我如弟昆我有過不改易堂交斷斷
我有言或歧白石宋未有輒諄諄勺庭魏叔子宛且篤樹廬彭躬菴
恕以嗔顧我何多幸有己愧未信叶仲秋廿五日小子誕降
辰忝承老母命往省香山墳蔬食屏人事悟非慄昔愆乃知
慈母教移情至海濱草亭彭中叔來不速翩然肯相存開筵致
文章情辭蔚彬彬侑之以稭瓢傳是孔林珍再拜重百朋交

誼感精魂當此悚惻時惠言若雷霆人生無朋友何以立乾
坤清穆眘江峯參廊曖秋旻茗果佐清夜寒空湛露繁願言
崇令德報此良宵晨

仲冬朔夜雪

朔風窻外號林壑莽莽逐淒涼密室中慘如墮山谷回顧壁
閒人遺像作誤向我如有告知爾抱奇寒車輪轉我腹深夜萬象
寘有淚不敢哭此際如患難相看惟四目宇宙無密友大義
將何屬吁嗟浮意氣空復事親睦把燭出戶看紛若無聲瀑
悄悄歸衾幬屏息臥牀曲修然一丈夫弔我形影獨悲感損

壽命子何不自玉萬物皆自然今古有剝復攬衣欲相答鷄
聲發鄰屋

憶勺庭

憶軒憶勺庭桂花開正蕃主人事遠遊馨香空一山何爲棄
幽賞而勤卅車馭勞勞汲引心苦爲人才難

示李次懋

蔦蘿藤蔓弱松柏質幹堅弱蔓施堅幹亦得凌雲煙芬芬花
已美纍纍子何妍雪霜不敢干相與俱永年旁豈無蓬麻愼
勿爲因緣托身一失所松柏徒惓惓

仲春自艮籌下正覺寺歷南源諸靜室

孤懷鬱積陰樂此風日好相呼下山城巖岫足幽討桃李散
村落溪橋通曲道放歌步遲遲隨意藉芳草古刹有幽蘭遂
往餐香飽塵俗頗不聞茅茨自淸掃境僻松竹深山僧貌蒼
老回首艮籌巓鷄犬雲中杳濟勝看少年蹇緩慚衰早適願
復何需披襟方浩浩

培塿吟告同堂諸子

程山培塿耳妄欲希泰霍好山謂山高過自視遼廓金精翠
嶔崎匡廬立崖㟧我欲往從之蹇蹇前復卻請君策高足探
奇窮嵩嶅胡乃域井閭卷石以爲樂㵎逕竹猗猗軒池柳濯
濯遠懷沂水陽風光宛如昔叶游也負千鈞萬里走廣莫中
途奢陰雨棄輴徒落魄叶將伯有同心一爲振木鐸屛營誦
抑詩知是耄年作俯仰懷先型許與原不薄桑榆隕夙期不
蓮爲代怍松原抱苦衷灌灌只如昨

彭中叔秋杪見過以歲除歸言懷二首

交友勿貪新爲學勿守故新故不相存白日辭我去夜來茗
爐紅光鉎莫能吐

程山梅馥馥巘山松鬱鬱天道有嚴寒人事多蠖屈生意苟

未息東風自披拂

讀蔡忠襄公殉節紀事欲以輓之兼商學術

封疆不保守臣死此義千古莫可逃紛紛不決降與走苟活
不活徒心勞蔡公了此在何時下幃讀書已定之及乎力竭
投環日沛然行之復奚疑嗚呼學術不明兮人倫壞趨空䠶
寂兮天理昧請觀樹下陳衆屍是誰促之心不懈滿目爛熳
見天眞德山臨濟視爲外公論學以德山臨濟與先賢並稱故云欲與公言何
所從浩氣充塞無不在

慈女行爲儲翁賂

舊鄰儲翁年七十自我童時見間習患難離隔三十年相接
芊儀歡一揖憶昔儲翁居廛市艱難撫育二猶子奇哉一女
復一男幼慧絕倫名策再男兒四歲能屬文五經過眼如有
神詩何無傳白超越落筆迅掃不逡巡州府與試方髫齡崇
禎之季爲諸生忽爾張李肆猖獗妖方飄泊罹戎兵其姊閨
中宿慧開十五丁歸張秀才燕婉相歡勝良友琴瑟靜好同
幽齋紅顏未老夫遺世九載不拈鸞鳳字鏡對飛蓬脫珥斂
燕子樓中一女士楷法鍼神不自矜淚珠傾倒哭夫篇哀猿
哽咽依殘月孤鴈淒酸入斷煙良爲峭石高峯律竹勁松蒼

氣森栗悲風落葉秋蕭瑟盡是姉姉詩中忭亞曰奇女奇童
均足異如翁慧女尤多義嗟我程山森落白頁有男兒晚節
青青良不易

重陽前一日訪譚山人隱居聽鼓秋思曲

鳳凰山下石橋小如畫溪山向門遶簡略幽棲一草堂中有
主人倘淸矯几席閩書塵不生鳴琴一奏客心悄孤愴秋雨
彈秋思朱玉閣之悲杳渺我亦傷心類楚臣露冷風淒天不
曉明日麻姑策杖登江北江南雲未了

李作謀小祥

日月在天晝夜疾走催促生者日以老死者日以朽老朽相
將何所爲化作野馬滿空飛父子兄弟與密友恩義綢繆誰
忍負千秋萬古盡向此中消囫圇粉碎成雜糅吁嗟哀兮人
去遠白日黃泉各黽勉精魂聚散竟無憑蒼天笑人淚徒泣

近體詩

山莊元旦和庭弟韻

徙倚看春色含情發欲華鳥歡風日善人醉板橋斜禮樂因
時俗衣冠想故家最憐高詠客幽思寄煙霞

夜坐程山石室初聞促織

驚聞促織響仍是昔年聲我宅凡三徙人情亦屢更淒淸又
此夜歎息及平生杼柚如相弔攀條欲涕零

竹影亭對雨同石常分韻

別久思良友空山得故知不然風雨夕誰與慰愁思道晦吾
生已神衰爾敢奇空階聲滴滴坐聽夜淒其

中秋夜羅珂雪招飲琴臺同門人甘楩齋曾美公黃維
緝封禹成諸子賦

月當秋便好況復是中秋勝地逝年事良朋竟日遊沙光白
不已峯靄淡將收挈杖醉歸去宵深露欲浮

題僧壁畫

千古淘居士幽靈一遠公深情通漉酒卻步畏聞鐘冷有溪邊月青餘江上峯世人惟好畫不解覓眞龍

憶湫竹翁

行旅山村斷荊榛客路辛關河今夜月吳楚一孤身樽酒他鄉夕繁霜野店晨眠餐知穩否近怪夢來頻

秋雨同門人封鳫岑李作謀猶子德贊尋洛堂夜談

秋氣逼人瀋相宜一坐中孤燈終夜雨短草亂松風大道憑誰任吾生未竟窮眼前諸子弟好與慰衰翁

哭猶子德贊

書聲猶在戶形影過軒墀殘卷留庭席秋風冷布帷明朌人不見杳杳欲何之觸目程山地蒼涼夜月悲

陽夕已瞑目呼兒猶覩余英靈何忍去恩義總歸虛白日輕拋我黃泉欲就誰故人應握手可似異鄉居唐伯虎有黃泉若有好朋友只當飄流在異鄉之句贊每喜詠此得非兆乎

淚盡作誄死那堪又哭兒既悲人永別復幸鬼相依風雨晦冥夕星霜冷夜時遙遙來入夢報我慰哀思

密友如封子徒多身後謀無聲同蜾蠃有羽只蜉蝣紅鶴悲青草靈猫怨曲流可憐清正士年少掩荒邱紅鶴山作誄葬處靈猫山贊葬處面臨曲水

望湖亭

我來當十月縱目倚胭檽吳楚通千艦江湖此一亭霜深寒月白波洞晚山青五老雲歸盡遲吾曳杖登

初夏艮籌山齋即事

俯瞰羣峯遠水濱一齋高寄繞松筠喜無半畝煩公事幸有雙眸識古人布穀聲中春已去芭蕉葉上雨初聞莫言環堵涼陰少朝夕檐楹滿白雲

秋杪廣昌香山書懷四首

置我於今大發麗孤峯絕壑且翱翔靜觀惟勝雙眸炯放論何曾一筆狂木榻星星聞蟋蟀韋編歷歷計羊亡芙蓉冷落黃花綻淡遠秋容亦自香

坐來鐘歇一山孤殘月宵深冷到吾雞犬遠聞村隱隱斗牛低度竹疎疎獨吟眾里誰深念長嘯蘇門我令圖想見百原當夜半衣冠默默事何如

二十年前對此窻溪聲松影幾曾忘老僧歎世一宵夢鄰叟驚予兩鬢霜卽鹿無虞知往吝弋鳬有酒得偕臧擬登翠岫

迎朝旭秋氣漸清夜未央
獨立支筇小澗邊遙峰明淨晚秋天情懷淸宴觀流水景事
蕭條著淡煙老在名山差不惡居無良友最堪憐桑麻杜曲
思遷宅射虎閒看送暮年

冬初自香山歸過白舍登亡友李仲闇墓

盱南道上積寒雲每一登途輒憶君游此冬歸成行狀京於
夏末敘遊文京甘樓齋名埋憂地下誰爲語肥遯山中獨愴神古
廟睢陽堪把臂要離定喜得鄰墳墓旁有張睢陽廟

秋日登從姑山望郡城弔古

江邊怪石舊崔巍憶昔登臨今幾回廢院僧爲泉石主墮弓
誰上雨花臺銅駝有恨埋荆棘鐵騎猶疑伏草萊碧瓦丹城
何處是秋雲漠漠鴈聲哀

候官林倦菴見訪賦贈

家住城西水石窩春殘無奈落花何人傳名姓慙肥遯客過
槃阿廢嘯歌仕隱半生君慷慨雪霜兩鬢我蹉跎蜃樓未必
隨風散且返三山望海波

雪集琴石追憶作誄

羣集杯傳雪亦温坐中但不見斯人一棺只當袁安臥紅鶴
山疑隱士村

讀樵齋夢與魏叔子同賦哭作誄詩

幽獨憐才結夢魂關心紅鶴暗流雲交情又見儲王作慟哭
殷遙有淚痕

復修南臺山二世祖處厚公墓感賦

公爲宋代詩人所著甚富世遠散佚莫存惟鶴林玉露中
載公絶句云誰把西湖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
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當時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
望海潮詞贈之金主亮讀其詞慨然有投鞭問渡之想公

蓋悲其事而作也今所傳者惟望軍峰與此而已
吉光片羽憶當年著述精魂問九泉千古文章仍有命斷實
殘月倍堪憐

廬山贈青松社可卓上人

香在梅花飯一甌松濤暫夜寂無聊肝腸剖向池邊洗三疊
淸泉洗不消

送別金石菴明府時余自匡廬歸

一棹煙波作到門黃眉猶掛九屏雲故園忽見開新柳折向
江干贈使君

親炙錄　門人甘京楗齋記錄

己丑先生年三十四歲構草堂於源頭挈家避亂庚寅寇至草堂焚遷入城時更患目李淑行來候曰秋水此時要絕不動念方是工夫先生曰已不德天方降罰不勝悚懼安得不動念乎

同邑曾樵陽好談學而癖於禪先生自戊子與之交朝夕講論終不合至壬辰一日作書誓與之絕有言過峻者先生曰學術不得不爾癸巳樵陽死弔之

丙申居程山京侍謁京曰兩年來稍去躁矜在家有怒時但內地不躁耳

丙申春西郭莊水災田園居室書物俱壞林確齋以書來候引念亡眞靜圖答曰大水之災弟惟有安數而已此中稍不忙亂至如念亡之眞靜則亦殊有愧也

丙申教授梅源五月書示京曰文游近覺振勵不惟數年頹惰可恨即向日一段縱口浪談自以爲知道由今思之惟有可驚可懼而已思爲賢弟細剖其故而不能見於筆舌蓋以驚疑未定胸中尚屬惘惘境界故耳

七月書示京曰多年講學實未曾道著半字終日翻書實未曾用得半句自誑誑人罪不容誅矣近日儘力究心大學於諸儒論說稍知倒賬胸中亦似有歸宿處今尚未脫稿俟改日寄覽

十月書示京曰在館兩閱月又將大學反復詳校此番謄正始覺釋然無礙隔矣然前後易稿凡七總爲成見難破自以爲盡情洗滌更復平心推之又有未盡處可知先入之言不可不愼有如是也今復寄來惟賢弟虛心細繹自此學術乃歸中正益覺此事任手不得誠說二篇雖無矯奇奪目然布帛菽粟人生一日不能離也俱幸細商

丁酉八月書示京曰愚近日於工夫頗著忙但覺氣質之偏十分難變舊習之錮十分強項從前總屬口耳未嘗親切是以惹此一場狼狽在後不知作何結構也大學稽中傳已看得爍然矣初尚不敢徑下筆校正今已成莫逆遂爾任意改抹令滯者得疏通晦者得朗豁而過求者得平反頗有表章之功此書實可受用俟謄成即寄閱

戊戌二月書示京曰臘前俗務昏擾家累數迫暇時存得些子至忙時每不足用儘力持習及至沖蕩又復不見工夫之

難如此亦可見才質庸下萬不及古人誠可愧也新正復自警勵益覺舊見不差但持守不易耳

戊戌彭躬庵書來以彼此貧兄相商答書云陽明先生云人以不中狀元為可恥予以不中狀元動心為可恥予亦云人以餓死為可懼予以餓死動心為可懼此語非過於矯激蓋誠恐愧負初志則深可痛惜耳

戊戌一友問先生曰持敬工夫不耐久久覺氣體難打熬先生曰初然定是難熬也只得熬去便助長些也無妨暴慢馳逐久了不如此工夫無起頭處久之工夫稍熟又把勿忘勿

助去體貼自然有進境矣

己亥書示京曰近始看得羅整庵不肯先儒所不到處整庵為發明之殊快人於此始惕然理之難明從前粗躁實追悔不及也

己亥書示京曰凡一切應酬亦難免於人情事勢中周旋發付求得一段天機迸露油然於形迹之外方為合道然觀此尚在想象中不得湊泊融釋新擬一柱聯云屈非可辱伸非可榮庭下薰風吹茂草峻不至拒逼不至徇夜深孤月度寒潭觀此亦可知吾志之所在非曰能之亦當求勉而已

庚子冬與京札曰不能理生亟煩知友過慮真自愧也但此時無一毫苟活之計只以仰天坐視為長策以如此得免溝壑恐難然亦俟之於命而已

戊子先生與京札有云工夫亦怕傷鋒犯手丙申日錄則有工夫須極其武怒與之煅煉之言

辛丑符令張曲江造程山求見先生許之嘗與談論曲江謂人曰南豐一令但得見秋水先生為幸耳及將歸秦手捧一軸乃自陝攜來元人所繪至聖先師像進曰此像惟先生得而拜之請以歸程山自是先生每早肅拜每朔望講學日率

同堂行四拜禮

壬寅有以講學號召議先生者同堂或為戒心先生曰小小利害便如此平日講學何為或猶不釋先生曰吾知善道耳即使有禍害不至辱也然我輩固窮講學人何嫌焉久之議始息

講學自壬寅以來遠近聞風嚮慕執贄受業者日益眾先生定果青齋教條凡八（刻文集中）書告賓客壁帖云人情放逸江河莫砥雖經重創極艾之後尚且踵習前非事事以侈靡相尚若不力加維挽則反樸勢難治安無本禍變正不知已日也

今齋中日給既須定條諸生故違自有重罰但恐枉顧賓客以隻雞斗酒失德開罪匪輕故不敢不預爲陳說凡高賢賜敎者皿飢有妨款洽如值飧便勿待固踖然照常條額外不能特設一品良晤既頻必如此然後爲可繼之法且可免不承權輿之咎自遠方命駕者山河修邈一歲中不得數望芝眉似不宜照常相接於初到設肴二品菜一碗酒一瓶起行亦然盤桓之日仍隨齋中常日例固知慢褻然恭敬之實不敢不敎惟飲饌之文限於時勢固不能且不忍也恃在聲氣故敢以揭聞

癸卯初學先言成京曰何不仍小學名先生曰小學乃先儒書恐人不知其中有當損益者只說我好翻駁不如名初學先言只如我所輯錄耳

壬寅冬先生仲弟喪五日盛寒季弟進酒先生飲數杯書之日錄甯都邱而康見日錄評云期喪變食而飲酒大非禮時而康方擬過程山先生意待而康來拜其直諒癸卯秋冰叔以書來論先生似未受過先生欣書涕泣自勤數語揭之壁間以告同堂更作書謝冰叔而康冰叔書與京云程山先生樂善受過使我感激欲涕卽以東札顯示諸子使益有興起

先生居程山四方來訪者多及門諸弟子任供億頗絀癸卯冬月定歲所需先生聞之書示曰諸子所費總是爲道不足爲文洊若爲文洊文洊有何德而安享諸子之奉不見擡石乎數十人擡一巨石人人承肩著力又擡一老石匠於石上伸縮繩撓轉旋過狹一一聽其提調然後巨石得行旁人不知以爲此數十人擡此老石匠耳不知老石匠之心與數十人擡此老石匠之心總是爲此巨石彼此更無分別今文洊義無旁顧耐此辛苦一片苦衷只爲運此巨石諸子同心戮力耐苦擡去若依稀效旁人之見以爲不過擡此老石匠

耳則文洊何忍以此無用之軀增重諸人擔子將逃而避之不待旋踵矣文洊今裁定一規極力樽節以重費爲戒粗遣便罷往來賓客見文洊淡泊想亦相諒也

甲辰書有主則虛無欲則靜於坐隅丁未書樂道人善願聞己過於客廳

甲辰十一月叔弟病先生視病凡一月未安寢十二月冒雨改葬父振南先生及葬仲弟喪極勞苦貌爲頓老乙巳首春會日爲同堂述去冬視弟病治葬頗盡誠但病中看用藥少決斷治葬貲不備有內躁時云

星子宋白石久爲窮理居敬之學與先生以手書商確者十年先生屢欲游匡廬訪之不果行乙巳孟夏白石特來訪先生各質所懷論儒禪差別程朱學脈及無善宗旨有弊俱極契合先生謂白石工夫似專在涵養本原白石曰先生往學已涵養故今日精詳較多某往學博稽故今日雅意涵養一日問白石還是靜坐時多還是讀書時多白石曰往常七分讀書三分靜坐近日於靜坐處稍偏此來程山知過矣先生出切己錄白石較訂凡數處先生俱從之一日舉講會請白石講再三謙讓先生舉識仁爲問白石始闡發仁者天地萬

物爲一體之旨謂仁是天地生意吾人與天地萬物要時時關切纔是生意云後輩問動靜工夫白石曰涵養必不可少窮理則須是隨分講究先生曰非但讀書卽遇事便與朋友熟商亦是窮理非但靜坐卽言動之間加意安詳和緩亦是涵養白石深以爲然時魏叔子館新城亦來赴會是時先後會者近百餘人程山講學此爲最盛白石將去賦詩爲別中云魏子再三歎比於鵝湖聚鵝湖有鑿枘程山投水乳非敢苟爲同天命原則一畏天知昭事尊洛拒意必先生亦作詩送之中云廿載歷艱屯僅得不異指子先獲我心契合胡不喜自初九至廿五相聚凡十有七日

中庸切己錄自丙申起草至乙巳乃定凡一章每精思或數日或一月至鬼神爲德章極力研究反覆校正性理諸說遂病怔忡服藥乃安一日謂京曰大學明德中庸未發子從經久苦思過來所見不謬至鬼神之道於祖考來格之義數年不得透徹一日鄉間偶有所觸而悟有宋儒洗發未盡者其義存切己錄鬼神章

丙午書示京曰賢弟近作發古人所未發關係不小而文字亦復老鍊之極才識亦大進矣但涵養切須用功此處進步

煞難最易得支吾日子以程門謝上蔡之勇猶曰十餘年過郤如一夢然於知識間見默長可見識與年俱進猶易惟心境不淡手最是悶人事也

戊申館良籌書示京曰裕齋日錄前所悶者自謂已細心矣不知猶有粗處可見讀書只是不厭反復始能得其義前躬庵亦謂樵齋閱文字過快此雖是質敏然粗處亦在此必有不盡人意處至於愚則實是鈍每喜反覆究竟有未徹也

講說大人則藐之章云如此氣象在孟子似覺尚欠融脫若在學者則全要具此氣象身子始不卑塌始有向上根基然

亦不是襲取可得本領全在皆古之制故學者立身行己要須步步在聖賢法度中氣象自然光大若見以爲拘苦便是見地不濟然其要又在下章寡欲二字因與作課論欲予今日於墨香字畫皆似覺猶好然亦無甚耽著要放下時亦可放下玩物適情於道亦未嘗有礙也

庚戌還京所評閱中庸切己錄札云此書諸友俱已閱過惟槤齋所閱釋然無窒礙足見槤齋悟性過人但旣領會亦須常閱庶幾日用間不忘警策將來工夫又進一機𣑽益有以啟我也

大學切己錄云均是人也同得此理原不少欠何以聖人便長在人心凡庸便腐同草木試一反叩總在自己勿謂親賢樂利是天子事士庶無分如明道先生雖未得大用而人每惜之曰使明道得志萬物必得其所此卽是親賢樂利之理具足無遺但所遇不偶耳京曰江陵面辭每說學者事必引歸人君是爲經筵啟迪之助切己錄每說帝王事必引歸學者是爲志道提撕之益蓋出時位有別而此理原自無分只在人能盡分耳

中庸切己錄云呂氏曰天之昭昭地之撮土人之良心一也人充其良心可與天地合德而至於聖此呂氏於言外推求切學者身上說京曰言外推求切學者身上說切己錄最多此意先生曰惟槤齋能不沒我苦心

戊午師弟偶集在園論史先生曰舍生取義亦不失爲保身蓋保此身不陷於不義也龍逄比干皆明哲保身之人但在此章有默足以容句似覺只是見幾自全之意京曰引詩結通節明以辨理哲以察事因時制宜隨處而安此居下有道無道各盡其分皆保身之道也先生曰槤齋說最是

先生又曰忠義之人只要存此正氣於天地間如鍾伯敬評

來歙傳云血脈化爲元氣兵戈如刺空虛可見忠誠之人已合虛空爲體其身並不覺有所謂痛苦也人嘗言了生死生死須了得吾儒原能了生死豈有聖人遺卻此層道理但只是一誠便了因舉劉念臺先生語云道不是盡得的卻是一問便了得所以聖人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乙卯後師僑居良籌山常欲遠游不果餮飧閒缺仍復家居不外出諸弟子欲養之易堂諸友屢邀俱不赴己未冬過松溪黃熙與京侍熙門高危二生明年擬皆及門請師館淨梵寺不必家居師曰家事我久置之度外諸子有擔當此道者

則我樂與同事若只爲救我飢餓起見而又覺出入舉業世法中則亦不須顧我我即餓死自有著落不必諸子慮也但我志實不欲便閉戶以老何思遠游然必挾一藝爲資糧今自度醫道可行若得以醫行定居都會其中閱人取友大有事在至於死生原可脫然死在外方與死在家鄉有何分別熙曰實是諸弟子無進益不足副師所望師曰總要見識闊大便肯擔當自然會有進益既退京謂熙曰老人心事一向摸索未透眞是孤負也將別師作一詩示勉曰舊業荒已久黍離徒抱傷索居誰下榻遠愛獨來牀晚歲將焉慰千秋急欲商仔肩得汝能貧老可俱忘

壬戌皇天降割五月先生卒於家卒之前數日病中書一聯於几上曰生死說可知洞觀元化全無事貧病位亦素不與形軀別有天癸亥春門人黃熙卒秋日熙子國望於父遺筒中檢出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一則原劄記云貧賤富貴是眼前事生死是末後事其理只是一般若要末後超得過須是眼前超得過故工夫只在平時若非死心塌地將軀殼念頭十分洗盡縱爾孫吳之知儀秦之辨賁育之勇輸墨之巧到這裏都使不得師存日評云何殊妙喜一則此等超生死似與禪家無異不知差別在何處軀殼念洗盡後還有剩物否熙又評云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此其差別處也生原帶此物而來死要還他此物去此所謂剩物也師體會固深熙亦體會不淺講學不可不體會到此傷今師友俱逝無可質證請益者矣

程山問答

星子宋惕述

十年前聞南豐有謝約齋先生者集諸子講學程山遠尋墜緒躬道自任慨然流慕之矣已繹所寄書則學歷三變僅能得之初學禪苦參三載豁然有省弃之學龍溪之學覺儒與禪無以異也遂因龍溪溯陽明覺其師弟間微有異又弃之專學陽明已復得二程書讀之覺陽明微有異又弃之卒業洛學蓋騰經肱折而精宜其醇也惕聞之諷誦語言不如式瞻儀型豈可並世有賢人而甘當面錯過耶頓束裝屢矣戒

途輒已今春乃決意行躬襆被詣程山晉謁之際炙其氣宇春風醉人始信道學自有真也就正者半月咨義叩疑每應如響惕退而太息正古人所云某某幾乎枉過一生者學術源流所見畧同入耳莫逆隨手成録別類紀之用告同志以明學必貴乎親炙之也時乙巳夏五星渚宋惕拜手識于髻山草堂

宗旨　六條

初入程山登其堂見有額曰尊洛因問洛學之要在敬敬字消息若何謝子曰畏天命三字盡之（原評云敬是無事不敬無時不敬然敬箇什麼總是以天命爲主是天命乃敬之著落處此即一貫之謂也）某近於此三字似有獨契隨出學指相示大要謂天命道之大原人見夫子五十方知之疑初學且緩言此殊不解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無時無處不有天命此理充塞兩間貫徹古今雖欲逃出亦無從出處雖欲破入亦無從入處隱微顯見原非兩層只爭人知與不知耳不知便爲小人若云初學可緩豈小人亦可暫爲乎古人見得此理親切故無事不舉天以臨之一部尚書一部詩稱天稱上帝如小孩子呼爺娘開口便是如此才是真畏今人善於自私善於用知謂天甚高謂上帝甚遠姑從

己意就便恣肆故爾動手便逆犯天命自戕自賊自取殃咎只是欠此一畏若果知畏則凡語默動靜之間時時覷着在在守着存誠既久工夫純熟人與天渾成一片方謂之樂天此正夫子知命境界也不知不畏不畏不樂知畏樂如環相貫（原評云知在畏前但到夫子知天命境界却在畏後）學者但於天命上領會把來做箇根基就此體察就此培養千條萬緒都在這裡更無滲漏

惕讀之渙然曰只此蔽却一部中庸

四月二十二日會講謝子首問惕識仁之旨惕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人與物與天地統此生生之理無間無息其生

氣萌動敷暢則爲仁春爲禮夏揫斂凝定則爲義秋爲知冬
故程子曰禮義知信皆仁也大學所謂知止知此也中庸所
謂明善明此也誠身誠此也論語知之好之樂之知好樂乎
此也孟子知性養浩然之氣知此養此也程子亦云識得此
理誠敬存之而已吾心一刻不識不存則天地否隔萬物閉
塞而吾身亦痿痺不關痛痒故上蔡云不仁便是死漢反是
觀之識仁亦只是識此生生之理而已問未感物時作何理
會曰凝聚生意原註云凝聚是不椓喪如送庖厨之類感物時如何曰循物察
則要使生氣畢到還須學古有獲否曰前言往行正是仁譜

但要辨此生理與之相副謝子因衆示同堂曰生意二字最
當玩與異端以盲參當識仁者況味全別吳熙按日錄語難緝云警山論識仁一段蓋謂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仁是天地生意人心與天地萬物時時關切才是生意體認細微貼切眞得程子血脈
問草木無所知覺莫是賦得性微否謝子曰性無不足知覺
之塞只是氣粗濁
因論仁無空闕處惕拊坐椅曰椅還有仁否謝子曰人利其
坐椅不自私非仁如何推之糞土皆然
謝子每曰心是用神奉性爲主惕因問木石有心否謝子曰
無心曰無心安得有性謝子未答退思之木石固自有心也
者但氣濁彌甚有心不靈
夜集因舉朱子滿腔子惻隱之心腔子外如何爲問凝坐久
之黃維緝熙曰惻隱心充滿更有何處是腔子外黃舉進士不之官執贄謝門下受學丁外艱哀毀居約以孝聞

學修十條

問敬固無所不在莫靜坐較好體認謝子曰不如近嚴師畏
友
因論爲學只欲救氣之偏敬字所以居要者警策得柔懦之
氣使強收斂得剛躁之氣使恬

與曾悅生論琴曾曰指法之間一毫纔惰便知非工惕嗟嘆
久之曰卽此可以知學曾亦謝門人善操常熟調有音無字
問學問思辨皆爲識仁論語默而識之與高宗恭默正全莫
只是思否謝子曰固然但識字作去聲讀兼有誠敬存之之
意在
問周子通微之思是幾上用力莫與愼獨合否謝子曰動而
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不待念起爲微
問齋時思居處笑語謂之思成若合祭四代神非一主又音
容未曾接難于設想如伊川云則惟在致精然否謝子曰專

祭考妣音容可思思之四代合祀不知生存時何似致精可
也

問陸子靜云堯舜以前何書可讀恐稽衆好問聖人亦不敢
師心自用謝子曰是曰堯舜不讀書猶可常人豈得自比生
知謝子曰典謨討論雖在外其益則歸于內目惟不明也而
後服藥豈藥亦不在外而目能自具乎愓因論不以聖人爲
師卽磨礲得心上瑩淨任心而發亦止於偏勝處走難協中
正夷惠尙臨與不恭况其下乎

徑嘗學養心雖扑諸生而心不怒已而疑云得毋祇完格套

而生意不屬一日因謝子夏楚其徒事竣問曰怒乎謝子曰
過犯在前今爲補責前日怒今不怒也遂相與論聖人無怒
非不怒也怒之中節於我無與程子云如風動竹竹迎風亦
動但風靜旋止無留憾耳

問朱子臨終諄諄何只道堅苦二字謝子曰耐得堅苦便是
剛

與程山諸子會詢其近課謝子慨然曰諸生爲稅役所累不
得專功愓因警之曰正須頻來講學提撕此心使天理常明
應事安詳不受繁務汨奪去也

辨異十四條

謝子曰禪家律規井井有條亦似乎窮理者但不識爲性之
流露內外兩截遂同義襲愓曰卽如是朱子何以謂其用處
七顚八倒曰只爲裂人倫便是顚倒藥地和尙云性一也只
要拿來用之于正諸儒嘆服謝子獨否曰性無不正有不正
者氣之偏也學以變化其氣則率之卽正矣若要拿來用之
于正豈不同以杞柳爲桮棬

問程子云前後際斷卽純亦不已釋氏安得有此謝子曰恐
程氏解亦誤釋氏前後際斷止是心識不行吾儒純亦不已

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問伊川云禪家至知天而止更不存養恐未然謝子曰渠若
知天必有箇實下落豈得漭蕩如許愓曰更不存養亦難說
朱子明言禪學至六祖始言存養但原頭看空了并存養亦
只就空可識病根在不知天

問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如何謝子曰彼以覺體眞
空爲性昧眞空則覺流爲識是弄精魂

因論氣質之雜有父氣母氣光風霽月疾風暴雨及各山川
之氣種種不齊謝子曰如今小村落山水粗猛人生多獰頑

亦地氣使然豈如佛說八識多生累刼薰習而成惕曰然洪荒人物初生是何薰習而蠶蟊種種耶

往辛丑夜半忽覺心境洞然此身非我次晨盥櫛匕箸之間舉體皆輕疑近禪況置之舉示謝子謝子曰專一靜坐自有此境候

因問謝子兢昔參禪有得如何曰最後一年用力頗猛忽坐時反叩竅根鬨然如躍空際六用不行才動念此境是好便失之此卽所謂前後際斷也但禪家旣悟更欲掃除悟迹惕復問羅文莊參庭前柏子如何一夕便徹曰利根人會有此捷悟但悟後有得多不回頭難爲羅先生肯舍

問切急道着何以道着便頭角生曰才涉擬議便流轉入輪廻

問禪家操練何用急走是遣昏要法某常疾行得一身白汗始上蒲團清醒不作瞌睡以上四條皆惕問謝隨答

問慧能百思不斷想是甚麽心境曰周遍法界是他的用

嘗疑隱峯烹淫僧事輕重失刑似乎無星之稱以詰禪者曇石石曰正欲無星客吉水舉示劉蘇菴孟欽劉曰多正欲二字最後舉示謝子謝曰蘇菴一併掃卻卻道本來是無

論感應之理則心動但必天地間實有是人是物無則不應謝子問妄禱應否惕曰不應謝子曰亦有妄禱而應者如做鄉村嫗向月問禱扶箕自點以點爲筭此亦是愚誠所感不必其正也遂相與嘆莫顯乎微滿太虛是實理在

魏叔子疑殺牲非仁也與其遠庖曷若止烹惕曰愛物之理恰至撙節無暴殄而止若云有殺便戾好生則粟粒果仁皆含生機充斯類也蚓而後可且使豺虎雉兔之屬不設罝獲則禽獸逼人矣叔子曰物之害人者獵取可也正謂雞豚狗彘之屬無罪就死耳曰此屬爲人所畜固將有以用之也養

戰士以死敵養守臣以死封疆豈曰皆有罪者報生以死人道固然又何疑于物乎但古者肉食爲養老享賓祀神食之有節今則淫殺無度深爲痛心然未可以爲懲羹吹虀也

叔子又疑地獄之說可用懲惡溫公闢之爲失中謂人夢中受刀劍箚刺諸苦醒猶覺痛安知形體消滅後不作是觀而云剉燒舂磨無所施乎惕曰夢幻影也叔子談理乃欲以幻況眞耶旣信地獄必徵輪廻輪廻之說至草木已不能推叔子曰某固不敢信輪廻亦深闢誦經解免止欲使窮凶極惡千億萬世坐剉燒舂磨中而已惕曰鬼無再死法亦無再生

路洪荒以後凶惡煞矣恐衆破地獄門頭反不如彼輪廻之說有發放處也抑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諸經史所載種種不一亦足警矣萬一報爽而身後之懲誅有惡謚史標穢迹萬世與罵是尙不足戒而煩地獄之假設乎叔子曰名爲中根人設若惡之雄者看破身後虛名豈不知異獨有地獄莫贖差怕人耳曰彼旣看破名根爲虛豈不能破地獄爲虛恐亦非莫須有之剉燒舂磨所可得懼也

疑古十條

往嘗與彭躬菴士望談陽明念菴之學渠最服王上楊遂菴

羅答蔣道林二書惕所以疑二公者亦正在此二書辨之未決舉以示謝子謝子曰上遂菴書往嘗亦喜看今都忘之未能察其失也惕曰一書大旨終始勸遂菴致權其謂君子欲致而患不能致者道也若權位得失則屬莫之致而至之命矣君子何容心焉今曰致權有道則雖本之至誠以立其德卽此欲致之意已不誠矣風波驟至從而操柁一喻同于乘危要君胡可爲訓但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后以先之明是老氏作用與孔門學術霄壤懸殊此豈難辨者謝子曰是則然矣念菴答道林書似與西銘同旨何以疑之惕曰正好與西銘對勘西銘說本體句句理一却句句分殊說工夫段段歸原卻段段周密羅所見一味渀蕩如吾無分於親吾無分於民吾無分於物云云分殊安在后引白沙更有分殊處合當理會是又以分殊作另一截工夫補綴成文非體用一貫之謂矣

因論萬物一體之旨舉陽明論岩中花樹語未看花時同歸於寂來看花時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心外是否謝子曰此佛家曒現之旨

人有判龍溪爲陽明家賊者以質謝子謝子曰無善無惡一

直穿逗陽明實作之偏於龍溪何尤

謝子作大學切已錄引用顧涇陽語陽明在龍場苦研一夕夢中呼躍亦從念慮入手惕曰此謂倚語也夢中呼躍明是禪悟謝聞之應時芟去

又論未發引用陽明答門人問甯靜之旨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以循天理爲主何嘗不甯靜以甯靜爲主未必能循理惕從而質曰此確當語但看陽明諸詮理處皆指心之靈覺而言卽理得無微差天理二字差其餘無不差矣謝子曰信然

問羅近溪所產也學行如何謝子曰綽見其大而未有諸己
未稍流向元術甚爲許敬菴太守所窘
問陳白沙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豈非墮聰黜
明謝子曰彼有識端倪詩中第三句云脫然心境俱忘了此
共指點端倪與人處也渾是禪家
問薛文淸學術極醇而喻理與氣以鳥背上日況之恐未確
謝子曰鳥與日是二物也理在氣中恐不如是
又問薛觀石壁上草木悟生氣自空中來惕謂逼地中使生
者皆天氣也謝子首肯

問朱子甚闢佛家觀心之誤而程門靜中觀未發氣象䂓此
何辨謝子曰氣象二字煞有味
窮經六條
古本大學首章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語作結朱子
刪去附之聽訟節後謝子從之惕疑物有本末格物以修身
爲本與知本知之至文氣縣相呼應不宜以意刪去且孟子
言萬物皆備歸之反身而誠孔子論博施濟衆歸之能近取
譬修身爲本正直點格物要領處格物而不就身體認何由
明體適用又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由本達末自身及國
及天下綽有等殺不從身推則二本無分厚薄失倫矣於此
勘破則伯功異學一毫假借不得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謝聞之立起改定
彭躬菴嘗言謝子不信喜怒哀樂有未發時惕舉以質謝子
曰有之惕曰冬至以前日月未嘗不運行萊麥未嘗不萌蘖
然較之春夏自是閉藏人晝作夜息亦然安得云無未發時
謝曰所論誠確但某疑程子云才思便是已發朱子論此說
未發界到十分盡頭如此則是前後際斷與吾儒大本之中
天淵不侔吾儒爲學全賴此思思作睿睿作聖思何可絕又

朱子云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既有知
覺決無空懸而無所知覺之理如明鏡當臺必照着物除是
以匣藏之以帕蒙之便爲所蔽因其如此訓未發故不之信
遂相與論戒懼愼獨只是一個未發時也要愼獨發時也要
愼獨中庸兩番丁屬與大學兩番丁屬文義正同
謝子訓顏淵問仁章下節是目上節應是綱下節四勿是毋
暴其氣上節克復只是持志惕初疑曰氣未動時恐無已可
克謝曰恐亦有已在退而沈思始覺此心之微息微脊卽自
私也但謝子本意上節於幾上用力下節於事上用力猶見

其精

謝子作忠清未仁論引子文不止僭王猾夏文子不討賊爲斷詞旨引而不發惕足之曰程子論仁只須道個公字子文新舊無間而不知僭王猾夏之非私其楚也文子潔已去亂而不知賊之當討私其身也只自私便不得爲仁

魏叔子曰論語句句道事實後儒乃虛談理要何耶謝子曰或拈體或拈用互相發明惕曰以某觀之止是一揆論語散說如九思四勿云云學庸便喫緊道愼獨非兩頭地也正爲指出四勿九思眞血脉路不使人向義襲取也

謝子作紀侯大去其國論駁報九世之仇非齊襄意齊襄淫亂豈能念祖仇者吏論也又曰報九世仇爲仁孝極至魏叔子疑之謂世次太遠惕曰仇當論輕重淺深而不以年次久近爲斷若滅我國土絕我宗祀我累葉神人共憤之雖百世在所必報如宋之於金是也但戕君身而國祀無恙則不共戴天之憤適及仇身而止如律殺人者身故不責子償是也

經世 三條

友人中有勉謝子以匡濟之學者辭過激揚至鄙經義爲虛美且云聖人難學不若以伯功救世其徒效之遂有宋以道學亡等語謝子往復辨折疑難未解惕聞之慨然曰彼所爲輕德重才者蓋未覩成德之才之效也人與天地萬物渾然一氣若實養得浩氣充體畨背進而悟主格其非心使君臣合德體信達順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此位天育物之才自愼獨內做出豈刑政伎倆所可肩望但學術不明苦信未及耳

謝子曰德未成熟此等神化何敢言然我輩志學亦祇求熟豈可因五穀難熟而下梌菣稗也

謝子有程山七炬送魏叔子鑒定叔子於中刪其一而屬謝補講求時務一則惕曰時務是窮理分內事離理而假術以濟則非矣後改程山十則屬叔子校訂以傳

林確齋時益嘗評謝子以德器蕭閒人可當一大司成惕舉以告謝子曰是何敢當庶幾如伊川之佐安定焉可矣惕曰某期先生以一个臣謝子喟然曰承責望甚厚然此須辦一副至誠心腸一具汪洋度量一雙雪亮眼睛已復嘆雙眼雪亮之尤難也惕曰自古難之其要只在愼獨以廣咨詢而已自古名臣坐不知人者半爲才字所誤荆公之於惠卿温公之於蔡京涇陽之於三才皆才士也才何可弃任之以職便了至謀主定國必推正直識體要者令人秉鈞疎忠信直諫

而其輕俊敏辨之人安得不壞

江西通志

謝文洊字秋水南豐人明諸生後建堂於邑治之西程山與同里李萼林邵睿明講學其中遠近人多師之其學切近其行忠恕其言辭質厚中肯綮著書甚富行世者講義數十篇日錄大學中庸切己錄程山十則程山問答

建昌府志

謝文洊字秋水號約齋南豐人年十三侍母往南城哭舅氏見外大父何覺菴論學遺書手之不置母命洊持之歸雖習舉業已卓然自志於聖賢之學崇禎丙子籍學官弟子己卯入鄉闈報罷歸遂絕意仕進習靜於廣昌之香山者五年閱釋典與禪僧往來最嗜大慧杲集參叩頗密一日午坐榻上飄然如鳥飛出籠游太虛中五官皆空移時遂失不復有自是神氣淸灑異常日甲申後布服山居流離於水火盜賊者五六年而所至講學不輟然已離禪而漸入陽明矣己丑會於新城之神童峰有王聖瑞者精於羅整菴困知記力闢陽明與洊爭辨累日洊復取困知記虛心靜繹始悔其失一以程朱爲歸會得程山學舍於城西

琴石之下名其堂曰尊洛志所歸也學者稱程山先生程山之學以畏天命爲宗以切己爲要以經世爲用其於儒禪辨析必絶其根蓋游初從禪入經三變乃粹然一出於正故其辨禪禪不得而遁當是時同講學程山者邑人鄧廥明李萼林傅與高識曾有孚黃屏甘京曾秉豫南城章慥劉良皆高才博學足以傾倒一時卒之半折節稱弟子而星子則有髻山七隱甯都則有易堂九子皆各以其學互相磨切天下謂之江右三山每以書論學抗言力爭隱若敵國而出入相須如左右手及髻山宋之盛扁舟來訪

約易堂魏禧彭任聚論旬餘一時會者百有餘人人以比鹿洞焉年六十七卒弟子私諡曰明學遺書五十六卷已梓行二十四卷門人最著者同邑黃熙甘京封濬曾曰都李其聰謝德貲南城黃采宜黃鄒明昌新建蔡景定南昌胡映日新城吳搏廣昌黃建崇仁陳體元阮天植康熙乙丑崇祀鄉賢乾隆壬戌知縣吳秉和建專祠於程山庚午奉主於黎禾書院與曾文定李寅青並祀乙亥復與李泰伯等九人同祀盱江書院

謝文游字秋水號約齋明諸生崇正己卯鄉試報罷遂棄舉子業有志聖賢之道時陽明王氏餘流方盛天下聰明秀傑之士多從之文游獨悟羅整菴困知記一以程朱爲歸體認踐履二十餘年建學舍於城西之程山顏曰尊洛堂初與同邑鄧廥明李萼林傅與甘京黃熙曾曰都講學其中後皆折節稱弟子其學切近其行忠恕其言辭質厚中肯綮學者無慮遠近稱程山先生而星子髻山七隱甯都易堂九子亦各以其學互相切劘如宋之盛魏禧彭任扁舟過從聚論尤密南城章慥劉良宜黃鄒明昌新建蔡景

定南昌胡映日新城吳搏廣昌黃建崇仁陳體元輩並信從有成遞相祖述至今西江之學不入於歧趨者程山力也年六十七卒門人私諡曰明學遺書五十六卷梓行者講義數十篇日錄大學中庸切己錄程山十則

謝明學夫子私謚議　　甘京

孔孟之學至宋程朱而益明近代薛胡數君子繼之然而二氏之說功利之習中於人心爲世道之害終不熄也吾師程山謝先生生于僻壤早厭舉業參究佛書有所得賴天誘其衷返悟聖學一宗程朱三十餘年潛心肆力體認則極其深沈踐履則極其篤實辨異端則毫釐畢析闢俗學則源流一清其爲己與誨人也以天命爲宗旨著有畏天命講義及事天謨以誠爲本有誠說上下篇以識仁爲體有識仁說以切已爲要有大學中庸切已錄以主敬爲功有程門主敬錄以易爲至精有讀易緒言以正蒙爲至奧有正蒙摘抄以

經世爲用有大臣法則兵法類案二編以守約顧諟爲會歸號約齋晚又號顧庵以二程子上承濂溪而下啓關閩爲法式講堂名尊洛將終自作墓志述其生平爲學之序欿然自以爲不足而於儒學之淵源質見以明孔孟程朱之學較然而無疑乃以身居窮約不能表見於當世而僅傳習於及門諸弟子等心悅誠服不敢阿私所好議私謚曰明學文彥博謚伯淳先生曰明道伊川謂學者於道知所向始知斯人之爲功知所至始知斯名之稱情吾師明學之稱於是乎無愧矣

哭明學謝夫子文　　門人黄熙

嗚呼吾夫子以一身而荷綱常名教之任以一心而貞天地民物之坊程山立舍尊洛建堂同學友有明道之倫僻諸弟子有明學之謚章痛哲人之其萎悼斯文之永終叶張然夫子宇宙在手造化生身卽委形以天遊也雖死而生歷萬古長存以不亡熙幸生幸同時居幸同鄉夫子倡道講學于不絕如綫之日得親炙而授受於門墻獨熙有重負夫子者熙早從事於制舉業角逐於科名之場闢夫子同志講學迪異流俗自悔大義未明幾不知性命之維艮爰依託親就未敢輕

率執贄熙有不屑教誨之疑夫子以拔出心胸削除門面而卓然以有志自命爲初投之方夫子固慮熙終相負耶熙遊省會求仁者之粟以養親夫子贈以幽淡歸無損程山菊正菲之句爰是不敢苟且干請致動履之弗臧兩遭大故遵訓紫陽夫子惓惓以抑情就節爲聖賢之中道而感泣佩服之不忘熙豈果能不負夫子耶熙每於事境牽累瞻顧弗克以剛夫子動色相戒謂熙赤心相向亦赤心相成毫無姑息而鞭策弗遑熙眞負吾夫子耶二十年來或高山侍立或杖履追隨或亂離遙阻手書音問皆目擊道存而精神相通叶湯舊

季秋熙屆六旬拜瞻光儀盃酒讌笑何謂未一朞而顏範德音之晦藏熙眞重負夫子耶然熙終不敢負者講議數十篇切己日錄諸帙終歲誦讀不敢輟終身體認不敢荒今春徂夏熙閒得侍疾夫子拈大易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發先儒未發而元悟鬼神情狀之無窮叶强熙有事歸里夫子以絕筆名熙訓彌留之際當得一握手熙奔趨恐後以朝夕拊慰一體之痛癢疾革時夫子若賚恨而微聲長吁熙進體受歸全順存沒甯二語遂勉應而不復徬偟嗚呼痛哉今日祖曰考爲子孫傷已矣繇師人嗣世道治亂隆污爲天下傷前有古

人後恐不見有來者爲萬世傷哀哀一奠自致心喪夫子之身如生而心長存惟洋洋以孔彰

祭南豐謝明學先生文　鴨綠江胡勃哈氏西安

嗚呼先生天性溫潤精一純粹克養有道如精金美玉非太和之元會如何生斯人也自孟子沒以至周程張朱之後斯文湮沒久矣惟我先生雖生數百年之後而追尋斷緒學經三變獨立而不倚可謂斯文之有人矣予因南征見先生長子並諸門人彼時王事靡盬未遑親炙每寄交情於尺素閒蒙我先生常以道氣相許凡有著述論議輒稱賞不置以爲斯道不孤將繼往開來于不窮矣西安正擬追跡躡影未能何忽於甲子之歲遽聞凶訃而長逝人閒世耶梁木既頹予

又將安放也嗚呼痛哉斯文其不孤而孤矣且先生一生得力全在誠敬而誠敬之精義今不可得而問矣先生在不惟予之益友而爲斯文之砥柱後學之指南先生逝矣學者將安歸乎嗚呼生死往來循環舒凝固天地閒不無之事惟我先生實不可逝而竟逝矣予之哀痛何能已乎今而後雖有疑問將質于誰一念及茲使我淚涔涔下矣嗚呼痛哉予與先生地雖南北道實同源神交心契氣脈相和今之世安有窮理盡性如先生者安有博文强記如先生者又安有荷斯道之任守正不拔如先生者先生其不可逝而竟逝矣嗚呼

痛哉西安身羈國事走弔未遑伸紙陳詞心同文往東勞致
奠聊表交情先生有靈庶幾鑒格嗚呼痛哉

祭南野謝明學先生文　上杭劉　瑱

自陽明氏歿聖人之道雜而無歸天下之學者不拘守夫傳註辭章則趨于空寂元微故嘉隆以來紫閉蠅鳴蜂駛瀾馳非竊釋以混儒則服孔而懷緇狂僻中于人心而風俗爲之大頹浚夷至於今日也嗟乎豈非學術之不明之所致哉惟先生生于道喪人遠之候獨聞風而慕之迺能卓然達紹毅然自持凡天下之囂囂於鷲湖考亭龍谿緒山而靡決者一衷於六經四子而罔所偏欹於是久斁之旨復伸而後學始知所憑依可謂振五夜之清鍾甦久痼之沈迷惜乎運初起於屯蒙道尚鬱於明夷天下未蒙其休利而大業僅託諸空辭憶瑱于己未之冬會先生於艮齋之戲臺赤蒴懇懇飮餞依依孰謂高山一別遂成千載永睽嗚呼痛哉規矩既鑿方圓安施哲人云萎將來者何所型儀雖然先生之不可留者夢幻之影而先生之不可滅者浩然之氣因將傍日月乘風雷上下六合亘萬古以爲期嗟乎死生之際人情之極也而瑱更有餘痛者謂夫陽明之道至先生而一正繼先生之志而大廣之以惠後學者又將伊誰竊恐汨吾道者不在二氏嗚呼先生其亦有遺憾哉

祭南豐謝明學先生文

柴桑文行遠

嗚呼理學昭昭燦如日月孔孟而下程朱勃起終宋之世其道大光迨至於元日月疑幾蝕矣乃有許平仲吳草廬黃楚望輩出而講明聖學俾其世不夜當今之時則不一見其人此余所以悲切而懼深也吾鄉寥寥獨有髻山宋先生耳越十年而程山夫子之名始著未幾而髻山殞矣夫子孑然以聖學爲己任而嚴執似是之非識仁者其體乎切己者其要乎兢兢以畏天命爲學而致知主敬之功歷顚沛造次力底於誠精焉醇焉而無纖毫駁雜之憾江西理學之宗舍程山

其誰與歸惕菴湯先生爲我言曰程山之學晚乃識之假時昔早從之遊則焚棄筆硯立雪而甘心焉一朱紫何足拾哉嗟乎是非實有所動於中而虛衷折節如此孟子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至誠未有不動者也聞湯先生之言而愈信夫子之學爲誠者至矣辛酉春主桼捘一家小子適來會城謁之而夫子已歸時聞校刻正蒙摘抄擬致書畧問西銘之旨而不果已辱寄輓先子詩隨勸謝附並有石室庭聞一帙蓋先祖安節公及我先子之砥礪斯文具見於茲編矣當安節公之倡道嚶鳴也先夫子五十年甲戌先子筮仕于越嘗問學於劉念臺先生仕亦未嘗廢學也行生也晚更苦頑鈍無變化氣質之力夙昔過庭之日卽少有所聞至今不能實有諸己每思得親詣程山一造其門直披肝膽而就正之則生平之願足矣近十年間蓋每飯未嘗不在程山也今秋八月既望接夫子訃而涕泗滂沱嗟也何及余既傷余心之終盲而兼感日月之復蝕其有傷於盲者不獨余一人已也泣已遥望而系之以辭辭曰

巍巍程山屹然而立我欲至止扳躋何及爲學之功以明爲極炯炯其光如中天日克己爲繩識仁爲的尚主敬哉天命

咫尺余苦智短就火於室景附從之蹣跚何惜天不憖遺奪之孔亟聖道終窮或幾乎熄

祭明學謝夫子文

宜黄鄒　惕

嗚呼吾師今日吾黨之宗主而獨得乎聖學之要綱也吾師令聞廣譽風於海內胡爲乎民之無祿哲人其亡凡識不識皆將泣無所瞻望矧惕小子不才失其所依歸七月二日同門楗齋傳五月廿日之訃至爲位而哭焉舉止爲之徬徨精神寢夢甯不痛悼而惚慌嗟惕垂壯而孤行也意抑鬱而形踽涼方灰冷於干祿之學忒嬉遊於禪喜之場俄而憬悟於倀倀何幸而深齋先師枉顧惕於頃蓋之末嘗出其枕秘相示手抄周程張朱近思之錄所以爲學之方一一指授戒其

俗雜慮以多歧亡羊自言其學所從來一言一動凜乎居敬皆吾師所規正而不忘繼惕造館北面深師謙抑弗遑輒欲爲引進以近吾師之耿光日惟述吾師踐履爲實有諸己須臾無所閒於稱揚惕時雖切欣慕猶未敢躐等以淺嘗深師既沒爰自戊申混及於門墻惟時吾師方耆易於讀書之嚴講學於尊洛之堂授我主敬切己之篇所服膺者涇陽小心之事帝所深契者整菴困知之闢王於是提命粹然一本程朱析異學於毫芒凡皆語焉精擇焉詳諄諄乎畏天命尊西銘以爲事天之謨欲使學者存養是心終日乾乾對越於降衷體物之緋皇若無庸致疑於聖域之難幾茫然向若而望洋久傷離索世歷滄桑庚申秋仲吾師責我蒲處惕從師以陟陑悶慨然吊古收拾殘編尚欲偕吾徒走艮等以就正共聞吾師之性道文章無何蝸集羈纏乃因循乎歲月吾師倏覩化於無何有之鄉門人私相謚爲明學名稱情而允當惕也感深教育莫親執燭之旁惟是潦倒章句罔克追同門之萬一報先生於九原空備數於侍側之行耳凡諸弟子無如惕之駑劣馬齒之年六十有四矣欲薪吾師以終老自今以往雖尚有意於桑榆之收何所恃以折衷而期進寡臧豈惕

之終無得與於斯道也耶吾師有靈鑒此一腔尚饗

謝秋水墓誌銘

謝秋水名文洊號約齋晚又號顧菴世爲南豐縣大井里人幼椎樸讀書性徬鈍歲丙子年二十一充弟子員壬午遂不與科試因閱邸報中原寇氛猖獗亂未知所極遂有出世之志蔬食閱釋典與禪僧往來甲申國變棄諸生乙酉益王起兵建昌人民奔竄父振南公以病終倉卒殯葬未盡禮爲終天之恨甲辰林確齋爲卜兆改葬於廣昌香山堂自乙酉後連年轉徙不休壬辰始奉母歸縣學禪之志益堅最嗜大慧杲集參叩頗密一日午坐榻上靜久忽然如鳥飛出籠在太

虛中屋舍身軀俱空移時自失不復有求再見不可得然自是神氣清洒異於常日既讀王龍溪集嗜之以爲吾儒之學與釋氏無別因龍溪知有陽明遂求得其集讀之又謂龍溪雖超妙不如陽明可以持循乃日夕與諸友講論陽明之學館新城遇一友精於羅整菴先生困知記力闢陽明之非洊與爭辨者累日求得困知記反覆終卷竟不相入譬之筍中一日復虛心靜讀始豁然從此日析禪學之弊壬寅合同志與易堂諸友建程山學舍日課講習知交漸廣鄰邑以次從遊者眾著講義數十篇一宗程朱著大學中庸切己錄凡八九易稿始定竊欲折衷先儒期足以啟發來學訂程山十則其日所體認者爲日錄二卷乙巳髻山宋公之盛來訪約易堂魏子禧同聚十日刻有程山問答易堂諸友每過程山信宿與洊爲骨肉交諸友節行文章爲海內所宗洊不自量亦欲學其詩文才短終不能就而已學亦遂旁浹不得深造矣壬子母何孺人年八十以無疾終合葬香山堂癸丑冬往拜宋髻山墓訪遺書於其家登廬山遊白鹿洞聞滇黔之變歸移家入艮籌山乙卯南豐逆土寇破城程山遂成丘墟諸友播越各鄉聚業無所學廢不講而洊與諸友俱漸有頹落之

虞居艮籌八載家貧日甚賴諸友稍得活庚申訪友章門欲遊廣陵不果返辛酉八月虛勞病作冬移家入城知不可起自悼身世淪落鬱鬱懷抱卽酷好山水大有五岳之興亦復因循不決負恨以沒生平慕道而不能入聖賢之域又無善行可爲世法聊自紀大慨以存天地閒一物之跡而已晚益玩心正蒙病中作一聯云生死說可知洞觀元化全無事負病位亦素不與形軀別有天娶李氏繼娶蕭氏生男德宏娶曾氏生女孫一男孫二修振修擴振娶稚氏生曾孫一身耕擴娶聞人氏生曾孫一身耦將卜葬香山堂背　趾　自爲

銘曰六十七年無善可數藏骨此邱爲子孫祖

謝明學先生墓表　　鄒方鍔

鍔少讀甯都魏禧集見其與程山往來書知南豐有學者曰謝秋水先生繼鍔弟應元宦西江交先生元孫鳴謙鳴謙亦以交於鍔再拜請先生墓道之文丙戌五月鳴謙以書來反覆數百言責諾益甚鍔文章荒陋未足增重先生而鳴謙之請則終不可以辭迺爲表其墓曰先生諱文洊字秋水號約齋晚更號曰顧菴明諸生國亡棄去自其少時刻意學問歷二十年凡三變迺一以朱程爲宗當其時髻山宋之盛之氣節甯都魏禧之經術文章程山謝文洊之理學並有聞於世

稱江右三山而先生則本之躬行而有獲者發明宋五子之書傳示後世其於學尤遠且大嘗考孔孟而後千百年其初明大道者於漢董仲舒一人於唐韓愈一人而止耳自宋五子出闡幽抉微四子六經伏而未發之隱始昭昭然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道學顯晦人心通塞於是繫焉先生築室程山搆講堂曰尊洛與諸弟子講學其中而程山之學衣被遠近於今不衰其有功五子而爲人心世道之繫屬者夫豈尠哉先生生以萬歷丙辰秋八月癸亥卒以康熙壬戌夏五月丁卯年六十有七其弟子私諡曰明學世稱明學先生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五月二十有八日金匱後學鄒方鍔表

南豐謝程山先生傳

上海　喬光烈潤齋

謝文洊字秋水號約齋建昌府南豐縣人也父天錫有墓表見魏禧集中文洊年十三見外大父何覺菴講學書即有志聖賢崇禎丙子籍諸生己卯入鄉闈見闈中簡慢不成禮遂絕意仕進習靜於廣昌縣香山者五年日閱釋典嗜大慧杲集參叩頗密一日午坐榻上忽然如鳥飛出籠遊大虛中移時遂失然神氣清於往日矣甲申明亡遂棄諸生服順治乙酉丁父艱遭義兵羣盜並起亂不得盡禮毎以是為終天恨流離五六年講學不輟然已去禪歸陽明矣己丑會於新城

縣神童峰有王聖瑞者精於羅整菴困知記力辨陽明文洊始得讀之虛心靜繹一歸程朱會得程山學舍於城西琴石之下名其堂曰尊洛志所歸也學者稱程山先生當是時江右有所謂三山者渾然如魚水之相得乙巳秋髻山易堂各吐所得質於程山渙然也會講句條聽者至數百人髻山刻程山問答以行程山之學以畏天命為宗（書有畏天命章講義及事天謨）以誠為本（有誠說上下篇）以識仁為體（有識仁說辨）以切己為的（有大學中庸切己錄）以主敬為功（有程門主敬錄）以易為至精（有讀易緒言）以力行為急（有日錄七克易）以濟世為用（有初學先言左傳濟變錄大臣法則兵法類案）至於儒禪辨晰必去

其根蓋文游初從禪入經三變乃粹然歸正故其辨禪禪不得而遁是時以同邑而景仰最切者業師則李滸大司馬則湯來賀太叔則謝進皆欲拜為弟子文游逃之深山迺已其以老友稱弟子者曰高識曰曾有孚曰甘京曰周道新其以成進士後五年稱弟子者曰黃熙其以他邑老友稱弟子至再者曰鄒明昌初見即拜不肯受幾下淚者曰阮天植其以侍郎有事江西曰鴨綠江胡勒哈西安欲拜之不能乃遥拜門人其後吳搏至京師館胡勒哈見其潔室奉師語如拱璧云而文游所為痛心最切者無如李其聰謝德贊之殀也聰

贊年相若聰友尊林姪贊文游姪雖少而卓然有任道器聰於程山有顏氏稱而贊即次之已而相繼殀文游老年值斯變遂大衰耗矣先是壬子九月丁母艱次年十一月葬之十二月往星子拜宋箬山墓訂遺書於其家甲寅閩耿精忠叛歸避居艮籌山窮益甚益肆力讀書蕭然自得而四方相訪者嶪然相接也壬戌五月卒所著書十六種共六十卷未卒之前數日易堂彭任忽夢而號曰謝先生病甚楗齋書至矣楗齋者甘京字也已而徵與夫將集而京書果至得訣別弟子黃熙甘京蕫腰經心喪三年議私謚曰明學已而熙京相次亦卒初講堂之盛也有設危言以撼之者文游不動或尤之曰吾知善道耳即有害不至辱也然吾輩固窮講學亦何惡焉久之議亦息卒三年而高學使璜舉祀鄉賢閱數十年而葉太守新姚太守文光並舉以祀其郡縣之書院

論曰余讀先生年譜而歎高學使能論定於固窮之後也縣令陶浚欲黜鄉賢以先生居喪莫友為不孝初閱釋典為學禪顧孟子之葬魯反齊朱子之泛濫釋老也何居嗚呼吾固深有感於沈繼祖余喆之誣論朱子也嗚呼事會之興固不偶然哉

南豐謝明學先生傳　　無錫諸洛杏程

前明講學之盛無過東林當是時吾邑顧高二先生於萬歷中相繼成進士後先主講席聞風興起者咸以東林為宗師逆奄得政不悅學而叨惠者爭出其門遂目東林為黨楊左魏周諸公次第死廠獄時端文顧公已前卒忠憲高公引大臣不辱之義沒於止水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使文洊而生於高顧同時必且與東林諸君子聲應氣求為疏附後先之助然亦幸篤生出於其後不以身當逆奄之燄猶得與朋友講習老死翁山為有明之一老此洛之所以論其世而為

之幸且惜也文洊所著有程山遺書十五種都為六十卷卒時年六十七弟子私諡曰明學先生與李泰伯曾子固諸先生同祀盱江書院

贊曰周官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蓋其時無一人不出於學而相觀於善焉夫至於喪厥善而忌人之有其善此人心世道之憂也文洊生東林之後事親以禮講學以誠觀其所著日錄事先克己省身十時漸摩所及正容聽恭望而知為程山弟子其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嗚呼豈不休哉

程山學舍碑記　　彭士望躬菴

自有天地來高山大川之待名於人蓋不知其幾矣就其著者而論焦匡巖灘之節浣花林慮之羈窮赤壁洄水峴山之勛業政事蘭亭香山西園之文采風流朋從宴集其人固皎皎拔俗當時或自為之或他人為之詩歌序記令後之人覽之儼然若身遇之歷千百年猶未墜彼其聲施後世鄉蕩析而不磨者果何物也吾南昌歷漢而宋僅傳梅尉徐孺子磨鏡處蘇雲卿圃數畦下吏老僧名返出諸侯王上今其地雖鞠為茂草荒烟故老往往猶能指及南豐則曾子固居書

巖以文章顯於宋繼此落落未少概見則是山川之待人以名者不及其難矣哉謝子約齋生子固之鄉方壯歲即灑脫世故捐制舉藝獨有志聖賢之道為之二十有二年曉夜孳孳罔敢閒晚乃得程山居之與其徒封濬黃熙諸子篤躬行修古禮晝所為宵必書之考業計過會朔望面質訂一二老友時過從辨析疑義諸子中或顯達崇聞望出入術循里中人不問而知為程山弟子程山居城西偏石圓砥可坐數百許人在獨孤及彈琴焉退山之左林塘幽閒修竹翳如堂三楹館室亭榭凡數處洊與師及同學友甘京常授徒其內吾

易堂諸子毎過必出所撰著述近日行事講貫連日夜互爲規益是渚宋未有曾一至居旬日歎爲平生僅事四方遠近之游而過之者殆無不知有程山謝子之學予由是以思大地凡九萬里其閒帝王將相所戰伐攻取攘而得之久或數十百年或數年革命代興薄海内外視勝國若蛻遺奉其正朔國號政令無敢與其名人鉅公偶一據蜉蝣蟻子之地殫其技能材慧栩栩然自爲得思以易天下而傳後世俯仰陳迹或亦未免爲人所訾警乃若魯鄒泗睥濂溪考亭象山百原九疑龍場石蓮洞之區果何人居之帝王有所不能奪天地

有所不能私名之今古無有窮極是必其獨居食卧對妻子顧影形表裏瑩徹而毫無愧怍者也雖令勛業蓋天下文章擅一時有不可倖而致嗚呼豈不浩然大丈夫也哉歲己酉春二月予攜長兒厚德婿黃建讀書獨孤之琴臺建亦程山幼徒也甘京以其師命屬予記將勒洞石予自視益廢放恥心沛然而私喜其託程山以有名也遂不辭爲之記南昌彭士望撰

建程山祭祠序　王行恭

程山爲江右講學地之一越今六十有餘年矣其人物率已散爲煙雲而遺址尚存禮義之崇於子孫可得而訪者不少哀焉教甚行也其時若虔化之易堂星渚之髻山齒友朋爲兄弟獨南豐程山則謝約齋爲師諸少長皆北面事之然放當日俛首折節至白首交志念學問淺深自見以是所甘心焉規其典要師弟友朋不必其迹之同也講學際隆萬啟禎稱盛壇坫相高攷古者有所慕而不乏其議律之於程山易堂髻山吾不敢也程山之學在濂洛關閩著說在學庸提要

於切己近裏不欲剽竊虛浮者望其肩背而節義經濟文章渾然於肆應之中此程山之獨以理勝不考其時地人材曲盡其流不見其壁立而山峙也余以天末書生最誦慕於京邸近徵信於邑治弔寒蛩而嗟茂草稍稍得其逸傳之可稽者十餘人不揣荒陋各節次爲小紀以誌不忘不得其原傳者闕焉而南城孝廉黃君湘滋蘭適至署口述其尊人亮公先生師承約齋至老不倦且欲集同門子弟建祠程山故址祀約齋配以同門而屬序於余余曰鵝湖鹿洞類有祠蓋祀夫神所嘗依也今在泮之右約齋有祀矣維緝樸齋有祀矣

其未暇及之羣從祀於素所講析地可不謂知道乎夫遡其
志同道合者興於身心之克治視一切爲若浼退計及夫後
之禋祀然勝地不湮能使過而拜者問當年之明德攸易堂
程山之同異而終不啻夫俗學是皆吏於斯土者之樂觀也
余將拭目厥成而詳請歲時致祭以殫夙昔向往之誠敬再
拜爲之序康熙辛卯歲孟冬月文林郎鄉進士南豐縣知縣
梁南後學菊山王行恭譔

程山謝明學先生年譜

元孫鳴謙敬輯

志學一書孔子自譜其年卽後人年譜之權輿也至於
祖述憲章厥孫肇之尚矣嗣是若述德詩若祖庭記所
以追美其前蓋津津焉維予小子生　高祖之後二十
有三年懿行休風藐矣從遺書得其大畧又反覆衍繹
於所謂日錄草者合以　祖父之傳聞庶幾十獲七八
焉於所不得詳者則闕之蓋愼之也輯年譜

先生諱文洊字秋水號約齋晚又號顧菴姓謝氏世爲江西
建昌府南豐縣人講學縣城西程山世稱程山先生

明萬歷四十有四年丙辰秋八月癸亥先生生於南豐縣大
井里

先生始遷祖宋宏詞科諱堯仁字夢得與其子諱驛字處
厚者俱有詩名載閩書福建諸志由孝宗淳熙閒遷於南
豐市山孫諱之純曾孫諱師聖中理宗開慶進士仕福建
松谿令行業見江西各志傳十四世爲先生曾祖鄉飲大
賓諱昇十五世爲先生祖縣文學生諱廷用十六世爲先
生父太學生諱天錫元配氏揭無子卒繼室氏何生先生

四十有五年丁巳先生二歲
四十有六年戊午三歲
四十有七年己未四歲
四十有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庚申五歲
先生幼卽肅行禮不爲羣兒戲
天啟元年辛酉六歲
二年壬戌七歲入小學
太夫人禮藥師隆敬早晏寒暖無少疎怠每諸子自塾歸
必示以某可爲式某可爲戒至孝親敬長睦兄弟之誼尤

諄諄訓勉不倦
三年癸亥八歲
四年甲子九歲
五年乙丑十歲
六年丙寅十有一歲
七年丁卯十有二歲
崇禎元年戊辰十有三歲
先生作太夫人行狀云舅氏死湝甫十餘齡隨先母往哭
見先外祖覺菴先生遺書中有與羅念菴鄒爾贍二先生
書稱湝愚不解唯朱子晚年定論一册先母見湝翻閱不
置命持歸湝自後雖習舉子業理學一念耿耿不忘中得
自奮拔皆先母有以啟之也
二年己巳十有四歲
三年庚午十有五歲
四年辛未十有六歲娶夫人李氏尋卒
夫人拜上李公自阜女善病病且殆曰吾謝氏婦也不廟
見不瞑矣先生聞啟太學公親迎歸七日卒先生葬之如
禮待李戚有加厚終其身

五年壬申十有七歲繼室夫人蕭氏
南城選拔蕭公應呂女
六年癸酉十有八歲
有友論文而捘餐者爲叔弟失禮去先生方嘿然閉戸自
責己聞堂上怒聲則太學公方索杖與弟也先生跪曰長
兄身教不謹願先弟受杖太學公爲霽顏兩釋之友聞之
曰非所及也
七年甲戌十有九歲
八年乙亥二十歲

冬十月戊戌子德宏生初名士驌先生講學後改命今名

九年丙子二十有一歲

附縣學弟子籍督學使平湖陸公鏘明

是年太學公築學舍於廣昌縣香山愛其形勢自號香山居士命諸子敬業其間

十年丁丑二十有二歲

夏六月丁未子士驪生三歲殤

十有一年戊寅二十有三歲寓香山

十有二年己卯二十有四歲寓香山

秋九月鄉試歸歎曰天下方亂而求賢草率若此非中興氣象也吾不可以復矣

十有三年庚辰二十有五歲寓香山

十有四年辛巳二十有六歲寓香山

自己卯後厭薄舉子業與禪侶往來至是見中原寇氛亂無所底遂有出世之志

十有五年壬午二十有七歲寓香山

夏五月編緝初學先言成

六月先生舉子師李公淑且蕃捐友湖廣昌邀赴鄉舉不

可比歸歎曰謝秋水見幾之哲不可及也蓋是科苟簡又甚於己卯云

十有六年癸未二十有八歲寓香山

壬午以來習大慧杲集參叩甚密最後用工尤猛一日午坐榻上返叩靈根忽然如鳥飛出籠在太虛中見舍身軀俱空移時忽自念此境是好便失之然自是神氣清灑異常

夏六月戊辰祖母王太夫人卒壽八十有九先生襄葬祭盡哀盡誠服除遇忌日哀慕不御酒肉或問祖忌之禮於古未許先生謂祖母撫愛思之不忘至月安可不變食

皇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二十有九歲寓香山

春三月寇李自成陷北京崇禎皇帝崩先生脫縣學弟子籍

崇禎皇帝殉社稷凶問至先生俯伏仰天大慟啟太學公太夫人棄諸生哭泣而許之

是歲讀陸子象山集專志於儒

二年乙酉三十歲

讀象山集

秋九月辛未太學公卒壽六十有七先是永甯王兵過南豐舉
家奔避太學公遘疾移至家一夕卒時二十三日也越七
日永甯王兵敗返暫痊太學公近郊奉太夫人竄西鄉方
驚怖煩土人慰勞恐懟捕室供羹菽邨人素德太學公故
也然先生猶鬱鬱終身以倉卒未盡禮爲恨
先生或出必奉太學公小影晨昏展謁色笑藹然忌日哀
思溯洄至老不少衰見於夢者十夕而七〇先生日錄書
夢甚詳渙散則加勉昏散則自責眞所謂通乎晝夜者也
三年丙戌三十有一歲避亂居鄉
讀王龍溪集又讀王子陽明集
四年丁亥三十有二歲避亂居鄉始會友講學
讀陽明集深悔從前之謬是冬乃會同志友李仲開萼林
曾若颺有乎　邵先士睿明　傅同人與　姚繩武　揭白波
曾悅生秉豫　甘楗齋京　曾樵陽　等講論良知之
學
五年戊子三十有三歲避亂居鄉
是歲舉會最密每朔望大會說到痛快處諸後進有面赤
者色沮者機與壐壐者書課中有痛悔極艾者

周仲謙道新入會
先生於會中最服傅同人謂其見地超卓脆力俱到再傍
罕見其儔
六年己丑三十有四歲避亂居鄉
春三月大會於了溪又大會於新城縣神童峯新城吳一
焉伯王聖瑞　鄧元白玉入會聖瑞精於羅整菴困知
記力闢陽明與先生爭辨屢日
傅同人作禪根論先生謂大體規模亦吾儒正理但文字
有幻過於楞嚴又謂其辨禪太急務爲安頓有強探力索
之象而無寬舒融釋之意乃爲改易之
是歲於明道敬字有理會
是歲願居門墻者衆先生皆固辭一爲師道等於君父瀕
草奉師是爲褻道一爲已當培植深厚沛然有餘乃可爲
師不然則是道德中之功利詳復傅同人師說
七年庚寅三十有五歲奉太夫人歸祖居
乙酉變後義兵草盜並起連年轉徙是歲金聲桓　王得仁
餘孽猶伏莽竊發機源頭草堂乃奉太夫人歸大井里祖
居時先生吏病日李淑行　來候曰秋水此時絕不要

動念方是工夫先生曰已實不德天降之罰不勝悚懼安得不動念乎謙按先生避亂無定處可攷者源頭遭火者[illegible]可攷者是年

子德宏取婦曾氏

八年辛卯三十有六歲

作與過箴受過箴每會講學論之

是歲始得困知記讀之不合

九年壬辰三十有七歲教授於果育齋

春三月女孫生

友人曾秉豫稱弟子

夏甘櫨齋爲西鄉饑民請賑活民命頗衆先生規以立顏子之志有善勞消去伐施功夫方是爲己也

秋九月大會於肆應嚴謝退思進入會南城章宏白愷劉子渟良入會

曾樵陽病於禪先生與之朝夕講論終不合至是作書絕之或疑爲過嚴先生曰學術所關不得不爾癸巳樵陽死弔焉

十年癸巳三十有八歲居南郭

友人周道新稱弟子

十有一年甲午三十有九歲始館程山顏其堂曰尊洛自署曰約齋作約齋銘

緝程門主敬錄

夏五月丁巳長孫修振生

同堂謝退思於先生爲大父行願居門下引王文成待其叔祖克彰例家廟敍叔姪講堂行師弟子禮先生不從而進心師之每稱必曰先生

十有二年乙未四十歲居西郭

評次風雅倫音舉

冬往甯都訪易堂諸友

十有三年丙申四十有一歲居西郭教授新城梅源主人吳一焉遣五子受學屏絕舉子業

春正月友人甘京稱弟子先是先生講學邑人頗訕笑自經師封濬進士黃熙及老友甘京折節後羣議稍息從遊者日衆

夏閏月大水西郭田園居室書籍什物壞先生得報甚驚以家人無恙稍慰既聞傷稼過多終夜不寐

秋七月大學切己錄成

八月庚寅望次孫修讀生
九月作誠說
讀薛文清集稱其平正切實又極精微讀李寅青集稱其
博大而精有生不同時之恨
十有四年丁酉四十有二歲春教授梅源三月歸夏四月徙
居程山
五月禱先生每遇旱必蔬食齋戒朝夕禱旱荒則減餐啜
粥有餘則糜粥以食饑者
六月訂李寅青大學稽中傳先生謂此書精穩但稍有字
句之誤故爲訂之
是歲讀困知記契合自是日析禪學之弊一宗程朱
十有五年戊戌四十有三歲居程山始拈畏天命爲宗旨
春正月李塋及門塋李公淑旦子先生講學公手書往復
後欲反師先生引南大吉師王陽明羅近溪師胡宗德例
先生固辭欲逃入深山乃以塋爲托至是塋奉遺命執贄
二月甯都彭中叔任來同堂
夏五月見崇禎皇帝御書詩拜哭
十有六年己亥四十有四歲居程山

春正月朔湯迻後改永誠及門迻大司馬來儀子司馬十年長
每過程山退然如不及致書曰先生賀之師非賀之友本
宜執贄北面但不能日侍函丈而空費一束恐流於浮慕
是以次且未敢乃以迻受業
夏四月徙居居不可攷
日記云讀整菴集論禪處極其透徹從來諸儒未曾發明
至此此書初讀不覺其好久之愈讀愈妙又云白沙之學
所得爲深然其流爲禪也亦易惟薛文清至當無弊以其
不失程朱範圍故也
十有七年庚子四十有五歲館於家
此歲日錄草失
十有八年辛丑四十有六歲館程山
舊令檢林張公曲江諱鑑求見許之曲江退謂人曰南豐
一令但得見秋水先生爲幸耳
康熙元年壬寅四十有七歲館程山
春三月甲戌朔李仲悶卒臥疾時猶問程山有隣室可借
否我當移榻其中卽於謝先生處執贄講易此念自戊子
積誠至今先生當鑒之至是卒先生哭之慟詠按先生作深齋行狀備

末載此恐涉誇張也

夏五月張令歸奉家傳元人所繪　孔聖像拜納程山曰此像唯先生得拜之鱗鑑不敢私也先生拜受懸諸尊洛堂前設紙帳朔望及會講日率弟子啟帳焚香四拜乃登講席先是亦拜書紙壁耳

六月友人曾有孚稱弟子自云讀廣土衆民章講義有省特來納拜先生以老友不敢當堅卻之不聽恐拂其誠遂受

冬十月作三畏章講義於香山與曾麗中朱宏庸曾孫也論性

作香山論性商語十一月送別麗中麗中囑先生將先儒語錄從頭訂正以成理學全書答云此事自揣亦可任得所歉者力行未到不足取信於後世耳

二年癸卯四十有八歲館程山

春正月廣昌丁誠叔　入會先生甚喜其氣魄可任道明年秋卒甚哀之

三月刪校西學七克畢名曰七克易曰錄云此番刪校七克彼教陋處俱已剗盡存者俱切實格言也置之案頭可以爲刮骨洗髓之劑

復校初學先言畢

讀劉念臺人譜推爲明季理學第一

有以講學號召議先生者同堂或爲戒心先生曰小小利害使如此平日講學何爲或猶不釋先生曰吾知善道耳即有禍害不至辱也然我輩固窮講學人何惡焉久之議亦息親炙錄誤作壬寅據日錄改正

夏四月欲作曾平公將出章講義覺欠含容遂作司馬牛問君子章

六月養痾於杏山自謂人蹟杳絕萬山歸寂之際時有珠泉一滴相報

秋九月復校大學切己錄畢

冬十月黃弼侯屏入會

十二月己未仲弟文波卒親炙錄誤作壬寅盛寒季弟文淇進酒先生飲數杯書之日錄留都邱而康維屏閱課評云期喪變食而飲酒大非禮時而康方擬過程山先生意待而康來拜其直諫甲辰親炙錄誤作癸卯冰叔以書來論先生似未受過先生啟書涕泣自勒數語揭之壁間以告同堂更作書謝冰叔而康冰叔與甘京書云程山先生樂善受過使我

感激涕零卽以東札顯示諸子使益有興起

三年甲辰四十有九歲館程山

春與劉二至^凝論西學往返數四痛闢之

二月魏冰叔札云先生之學其施於用者可以涵養君德蒸陶人才然涵養蒸陶中亦當有作畧如伊周孔孟其致君之術自有一手把握得定處非徒積誠以格心而已書曰作新民註曰鼓之舞之之謂作教養人才亦非獨蒸陶之功也蓋言學於今日當有以救古人之弊而作今人之信者願先生於此更加意先生云叔子此言可謂痛切乎

於開諭則不無於勸懲則甚疎作人無勸懲猶之治民無賞罰將何以行然謂濟可以涵養君德蒸陶人才濟仍不足以當此今以濟自信有安定會齋其人主於太學以濟爲齋長循其成法爲之疏附後先或可以稱其職耳自信學術雖是孔孟伊周但生質頑劣向道又遲氣體孱衰不能實造其境聞老友言敢不益自策勵

秋八月拜甘京所摹明太祖像哀惻

論有明學術推薛文清入手歸宿果是程朱正派不得以落禪議之後來諸公能免此議者少平心觀之亦最易見但苦好高者多平心者難得耳

九月彭中叔來同堂與之簡點餘姚類禪處中叔悅服

冬十有一月叔弟文徵病先生視病凡一月未安寢

十有二月壬申大雨雪改葬太學公於廣昌香山又葬仲弟於本邑戊坑誠敬勞苦貌爲頓老

四年乙巳五十歲館程山

作識仁說辨

夏四月乙丑星子髻山宋未有之盛來訪兩山以書論學有年至是各質所懷論程子識仁儒禪差別程朱學脉及

無善宗旨有弊但契合時魏冰叔館新城走百二十里赴會戊寅擧會聽者甚衆程山之學於斯爲盛辛巳髻山歸歎曰不到程山幾乎枉過一生矣

^謙按此會三山畢至爲當時最盛之擧髻山業編次程山問答刊行其時精義已無遺漏但學者仰諸先生如山斗一言一動皆可師法^謙敬閱先生日錄尙有十數條爲學者所願聞而髻山所未詳者因備錄於左

丙寅髻山投贄行士相見禮○論祀先師禮樂及歌詩節奏

丁卯復髻山禮諸友云須造髻山用贄此時在本堂似不宜用贄從之

己巳髻山閱先生講義會語敬服

庚午髻山評閱切已錄較正七段從之○閱髻山日錄每日揖下注念字食下亦注念字不解髻山云揖時念是念天地君親師食時念是念先朝不血食○論出處大義當艱難處最要斟酌又要明決此須熟籌於素臨期稍一差池便莫可挽救

辛未望行堂禮髻山居兄大祥室中涕泣不預行禮卻酒肉

壬申髻山錄歌詩法見示○臥時黃熙問髻山學術先生云髻山論識仁一段話體認細微貼切眞得程子血脈

癸酉髻山謂先生當立定一規矩令學者自晨至夜有所持循先生云友人俱散處又各有當務難作一定之格若欲立格還當共商在家應務當如何在館授徒當如何出外行遠當如何於不齊之中作齊一之格方可

甲戌劉子醇來赴會○湯慈璜仲呂問律呂及星次髻山一一剖晰先生服其攷核

乙亥髻山云看書不可立定要發古人未發如此則心便不平氣便不和窮理必不得當文人氣習每立論便要勝人便要翻案不如此便覺文字不精彩又云日錄原爲省察工夫不可只是立論又云冰叔石確論禁欲不可之後確已堅辦一片殺子之心而不幾微露於形迹此等處太存作用該之不覺心痛○看書有疑處髻山云先生當存我說我亦當存先生說彼此體會俟再晤時又得相訂先生謂凡見有未合處須是如此○髻山論友道兄已弟人古亦無此冰叔欲行此禮未敢遽遵先生云冰叔傷今日友道之薄須自我輩特加振起行之久令人顧名思義情誼日益厚先生愼重於前因是見得久要之道當審已審人不宜輕易然冰叔之意亦非因仍苟且也

丙子魏冰叔來赴會

丁丑冰叔示限田論正統論正統論反復詳密覺歐蘇甚疏限田亦周到然還須與衆商之

戊寅舉會先生請髻山主講再三謙讓先生舉識仁爲問髻山始肯闡發○冰叔云與學者論不必便說到性命精微但當就日用常行說爲是如孔子對門人在在平實至

宋儒便闡發過精微矣先生云此固是但時至如今人心盡發泄亦渾涵不得即如子思作中庸亦是慮及後世異端之學最眩惑人故不惜剖破孟子之時有一告子又焉得不與之明辨○先生問學者境遇煩苦缺卻涵養幷讀書窮理亦無暇柰何訾山曰涵養不可少窮理則須是隨分講究先生曰雖不得讀書只遇事便與朋友熟商是亦窮理雖不得靜坐涵養只言動之閒加意安詳和緩是亦涵養不知是否訾山曰是

訾山作詩留別　望嶽尊所自於今識程山程山坦如地

忘高絕跡攀相與悼道喪無苦作之偷承衣矜別傳流風成敝苟先生振其頹三變學彌醇時稍於折肱用以起吟呻時務木分事失手落機械五嶽商遊熟動色戒稗黃園坐春風久及門多我師愛看眾峯好本此一峯爲魏子再三歎比於鶩湖聚鶩湖有繫柄程山投水乳非敢苟爲同天命原則一畏大知昭事尊洛距忿必自恨問津晚道里阻且長願言共此馭羣賢力方剛

先生贈別訾山詩　高臥匡山巔濯足鄱湖決舉樽浩蕩問磅礴窺太始欲從愧不能俾人來我里積思始得慰今夕見朱子如此朱子何披胸但自矢廿載歷艱屯僅得不異指于先獲我心向我悉舉似功力盡平生拼一胡不喜魏子至自黎高談發經史剖析慎細微古道見互砥諸生仰德音燕樂偕進醻四座共惺惺恭聞識仁旨荷香柳依依生意具徧爾程山一片石光瑩拭自此舉目塵冥冥仁者甯坐視願賜滌濯力西江一湖水

秋八月寓香山與中叔論象山學術其鵝湖詩主腦亦不差只歸學問處太峻當時二公肯平氣虛懷甚不難合以宗旨原無甚異只豁徑稍不同耳總因二公英氣俱欠涵

養是以卒不得合竟成千古話柄眞恨事也

九月中庸切已錄成自丙申起草每一章精思數日或一月至是成

是年邑俗稍變喪禮有不用巫及鼓吹者眾俱相安

五年丙午五十有一歲館艮齋山螺巖

春正月書教子孫家法云以明經立品爲本以讀史達才爲用以醫業爲遊藝以詩文爲潤澤能世守此雖與隆有數亦不至墜吾家風

夏南城黃采及門采友趙中原由沭闈采執贄求見願受

業未及門卒南城哭形者千人先生素知中原可任道甚
喜及死痛惜之

六月歸程山學舍先是每歲假館其中至是易堂程山諸
同志歸爲先生講學所寅自是歲彭躬菴自王寅故歲誌從壬寅
秋崇仁阮天植及門植初見卽欲下拜先生云凡客初會
者余皆以賓主待之俟久看定方肯領拜植云先生以書
札教植三年矣非初會也强拜幾下淚先生受之

六年丁未五十有二歲館螺𡾰

定程山十則刊行初作七矩至是定爲十則舉畏天命章

講議同付梓

冬十有二月女孫歸於湯一德門人其仁子

是歲邑俗大變宴客皆從儉

七年戊申五十有三歲館獨舒巖巖在艮簭山麓

是歲先生推黃弼侯主講

夏四月編次左傳濟變錄評論之

著讀易緒言〇日錄云與李生其聰講易輒聞幼生云今
日初九忽省本月乾卦用事而本日初九偶爾開講乾卦
得非潛龍勿用卽予終身之占乎當日以文言自勉後此

書未成終於謙卦

秋八月宜黃鄒明昌及門明昌十年前來居弟子先生以
其成德之士且年齒相若堅辭不受今復來執贄先生見
其積誠亟拂其意遂領拜然終以畏友待之

九月從館程山

冬十有二月徙宅程山

八年己酉五十有四歲居程山仍推弼侯主講

春二月有息於山巖而慫者謁見先生先生方謝應酬辭
以出且請寄崇眞僧舍翼日蹤蹟之無有已久之致南豐

遊記一篇乃知爲吉水鄧勿非任也備述向慕懇摯獨身
往返冰雪中千餘里幾道殭又不得晤爲衆所訕笑不敢
尤之意先生裁答感其誠而憫其拙

南昌彭躬菴士望卒子厚德子夫黃建來同堂寓琴臺作
程山學舍碑記曰自有天地來高山大川之待名於人蓋
不知其幾矣就其著者而論焦匡巖灘之節概浣花林慮
之羈窮赤壁洮水峴山之勲業政事蘭亭香山西園之文
采風流朋從宴集其人固皎皎救俗當時或自爲之或他
人爲之詩歌序記令後之人覽之儼然若身遇之歷千百

年猶未墜彼其營施後世雖蕩析而不磨者果何物也吾
南昌歷漢而宋僊傳梅尉嶺徐孺子磨鏡處蘇雲卿圃要
皆下吏老俗名反出諸侯王上今其地雖鞠爲茂草荒煙
故老往往猶能指及南豐則曾子固居書巖以文章顯于
宋繼此落落未少概見則是山川之待人以名者不又其
難矣哉謝子約齋生子冈之鄉方壯歲卽灑脫世故捐劇
舉藝獨有志聖賢之道爲之二十有二年曉夜孜孜罔敢
閒晚乃得程山居之與其徒封濬黃熙諸子篤躬行修古
禮書所爲行必書之考業計過會朔望面相質訂一二老
友時過從辨析疑義諸子中或纇違崇闢望出入循循里
中人不問而知爲程山弟子程山居城西偏石圓砥可坐
數百許人在獨孤及彈琴馬退山之左林塘幽閒修竹翳
如堂三楹館室亭榭凡數處濬與師及同堂友京常授徒
其內吾易堂諸子每過必出所撰著述近日行事講貫連
日夜互爲覘益星渚宋未有曾一至居旬日歎爲平生僅
事四方遠近之遊而過之者殆無不知有程山謝子之學
予由是以思大地凡九萬里其間帝王將相所戰伐攻取
攘而得之久或數百十年或數年革命代興薄海內外覘

勝國君蚩遺夸其正朔國號政令無敢異其名人鉅公偶
一據蚌蛤蟻了之地殫其技能才慧栩栩然自爲得思以
易天下而傳後世俯仰陳迹或亦未免爲人所訾謷乃若
終鄉洄嵝瀛溪考亭象山百原九嶷龍場石蓮洞之匪果
何人居之帝王有所不能奪天地有所不能私名之今古
無有窮極是必其獨居衾臥對妻子顧影形表裏瑩徹而
毫無愧怍者也雖令敵業蓋天下文章擅一時有不可倖
而致嗚呼豈不浩然大丈夫也哉歲己酉春二月予攜長
兒原德將黃建讀書獨孤之琴臺建亦程山幼徒也甘京
以其師命屬予記將勒洞石予門人覘益放棄恥心油然而
私憙其托程山以有名也遂不辭爲之記
秋九月遊麻姑山李其聰黃國望從下山聰遘疾冬十月
癸亥卒聰深藉猶子年十七及門氣質清正德器深厚先
生方以傳人屬之年廿一夭死先生哭之慟哉餘哀不釋
程山易堂諸前輩皆爲詩悲道逝之厄先生手錄其詩文
覘叔子較以傳門人寫松石授經圖紓先生憂
九年庚戌五十有五歲居程山弼侯推先生主講
春三月遣猶子德健往尋其父於邊先生第五弟文淇商

遊打箭爐十餘年不返太夫人憂念切先生欲自往攜之歸不許謀遣健往仍不許健年十七畢母氏喪衲泣苦請先生復爲力勸乃許之

冬十有二月甲申朔會講於梅源講西銘及師晃章至末先生放聲大哭坐中皆變色有泣下者

十年辛亥五十有六歲居程山

秋九月戊辰猶子德贄卒贄爲四弟文瀚子資性器識亞於其聰年十九死先生哀聰未已復丁斯變遂大衰耗矣

冬十有二月桐城陳黙公焯來訪學甚契黙公書景公千駟不及束脩顏子一瓢可方焉殷以贈先是方密之以智嘗往來程山黙公由是不遠千里而來至壬子春乃別

十有一年壬子五十有七歲居程山

秋九月甲申太夫人無疾卒年八十先生哀號不食三日諸門人跪進粥引禮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爲解不許復跪進水乃一啜及門襄事皆如禮

冬十有二月甲申合葬太夫人於香山會葬者數百人有自千里至者

十有二年癸丑五十有八歲居程山

春邑舊令宛縣金公石樅[illegible]求見辭以衰三反益恭乃以墨衰接見

作認理提綱頌

夏訂李公淑旦遺稿作傳

冬十月攜孫振往香山省墓旋赴星子縣拜宋髻山墓過廬山訂髻山語錄於青松寺

十有一月過白鹿洞遇雪拜祠下肅然起敬徘徊不忍別

十有二月渡黔反道極過建昌縣訪熊約生維典訂髻山傳熊約生原本

十有三年甲寅五十有九歲

春正月寓建昌縣熊氏靈雲齋

許敬菴九諦周海門九解先生向欲有說不果至是於熊氏齋中復見此書乃作九判

二月路稍通先生歸舟徑抵香山省墓過家門不入蓋自太學公卒後出入必告於墓下雖顛困衰疾不廢

三月避閩亂居良菴山讀孫子兵書取其要語爲綱以歷代名將事蹟爲目名曰兵法類案而歸之蓄德爲用兵居功之本云

六月閩逆踞縣

十有四年乙卯六十歲居艮籌山

春二月從閩道省香山墓

夏五月　大兵復縣

六月　安親王以檄召先生子德宏先生命往勉以忠信

於是　王以軍威肅敵擁重兵前衛森如也自長司大吏

見者震攝失措宏貌既修偉音吐洪亮舉止自如　王笑

曰聞若窮學究耳何貌富耶對曰固所謂藜藿膏粱皆

虛度者　王欣然禮之既適館所侍者卻供帳展破布被

鼾睡達旦左右驚以爲異人咲以仕以親老力辭月餘乃

饋贐遣還宏一無所取襆被歸

秋九月閩逆僞帥欒燦破縣城程山學舍燬

弟姪十人陷於賊先生憂懼命宏往探宏覘得僞號戎服

入城搜槃出

十有五年丙辰六十有一歲居艮籌山

日錄草失

秋八月　王師復縣

冬十有一月賊平

十有六年丁巳六十有二歲居艮籌山

日錄草失

十有七年戊午六十有三歲居艮籌山

日錄草失

十有八年己未六十有四歲居艮籌山

讀正蒙愛玩摘抄之

冬十月庚寅曾孫身耕生　修振子

十有二月丁丑曾孫身耦生　修擴子

十有九年庚申六十有五歲居艮籌山

春正月作西銘疏

秋八月緝大臣法則

閏月携孫擴往宜黃訪鄒明昌

九月携孫振往南昌訪友主關西寮挨一　四採

作鬼神說

冬十有二月抵家

二十年辛酉六十有六歲居艮籌山

春正月復往南昌欲遊揚州不果夏四月歸

秋八月虛勞病

冬十有一月徙宅歸城宅不可攷

書雜言十五則爲家訓命曰吾不能夏五矣以此爲爾曹遺子孫講故曰予以切脈知之先生究心於醫者有年故切脈若是審今家藏醫書數十種皆丹黃手澤也予共醫者質庭訓云

二十有一年壬戌六十有七歲夏五月丁卯先生卒

自去秋病知大命將盡而爲學不稍輟先二日作墓誌述生平梗槩遂絕筆二十日命劉素先寫神遊五岳圖像高五七寸竹杖芒鞵飄飄然有淩雲之意酉刻端坐逝弟子皆縗絰朝夕哭失聲既葬釋服心喪三年

易堂彭中叔忽中夜起曰程山先生將辭世余不可以不往別樾齋書至矣家人猶豫未卽信比明與夫集而京書果至得訣別

先生遺命祔香山後以啟壤不吉改葬本縣五十三都蛟池本生高祖汝聰公墓左

弟子議私謚曰明學夫子議曰孔孟之學至宋程朱而益明近代薛胡敬君子繼之然而二氏之說功利之習中于人心爲世道之害終不熄也吾師程山謝先生生於僻壤蚤厭舉子業參究佛書有所得賴天誘其衷返悟聖學一宗程朱三十餘年潛心肆力體認則極其深沈踐履則極其篤實辨異端則定羅析闢俗學則源流一清其爲己與爲人也以畏天命爲宗旨著有畏天命講義及事天說以誠爲本有誠上下篇以識仁爲體有識仁論辨以切己爲要有大學中庸切己錄以主敬爲功有程門主敬錄以易爲至精有讀易緒言以正蒙爲至奧有正蒙摘抄以經世爲用有大臣法則兵法類案二編以守約顧諟爲會歸號約齋晚又號顧菴以二程子上承濂溪而下啟關閩爲法式講堂名尊洛將終自作墓誌述其生平爲學前後之序欿然自以爲不足而於僞道之淵源實足以明孔孟程朱之學較然而無疑乃以身居窮約不能表見於當世而僅傳習於及門諸

弟子黃熙甘京等心悅誠服不敢阿私所好議私謚曰明學文彥博謚伯淳先生曰明道伊川謂學者於道知所向始知斯人之爲功知所至始知斯名之稱情吾師明學之稱於是乎爲無愧矣

秋八月甘京編訂程山遺書命先生孫修擴繕寫

謙按先生所著書學庸切己錄三卷宋髻山閱較講義三卷弟子封濬黃熙甘京曾日都湯其仁李其聰參閱讀易緒言三卷未成全書日錄四卷彭躬菴李深齋宋髻山邱慢庵邵宏齋章宏白林確齋黃淵侯邱而中劉子存晛叔子彭鼎亭服較弟子

鄒明昌封裔黃熙甘京曾門鄒鈞秉豫蔡掄定湯其仁危龍光黃宋李具曉循子德傳門人封岭黃國望吳士紉參閱甘京黃宋較編 文集十四卷 彭躬菴魏叔子閱較鈞子甘京編定 詩集一卷 彭躬菴魏叔子閱較鈞子甘京男德宏編定 登正篇一卷所編訂初學先言二卷程門主敬錄一卷風雅倫音二卷左傳濟變錄二卷大臣法則八卷兵法類案十三卷所删訂大學稽中傳一卷七克易二卷凡爲類十有五爲卷六十統名曰程山遺書

康熙二十有二年春三月門人黃熙卒

康熙二十有三年夏六月門人甘京卒

康熙二十有四年乙丑春三月督學使三韓高公淵師璜訪求遺書檄南豐縣崇祀先生及黃熙甘京於鄉賢祠

謙按康熙時舉報鄉賢例不具 題嗣於雍正二年六年九年叠次普查郡縣鄉賢康熙時已入各主應分別去留報 部註册先生與黃熙甘京皆准留祀 案存藩司衙門

康熙五十有五年辛卯江蘇巡撫儀封張公孝先 伯行 徵遺書付梓長孫修振奉謁軍門并敘開雕南畢大學中丞以誣罷止

雍正七年己酉曾孫身耘刻中庸切已錄

乾隆八年癸亥江西巡撫桂林陳公榕門 宏謀 檄訪遺書元孫鳴謙奉謁軍門

乾隆十年乙丑新城私淑涂棨野 登 陳凝齋 道 徵刻講義日錄文集詩集

乾隆十有六年辛未建昌太守金華葉公惟一 新 奉先生主與曾南豐李寅甫二先生主同入嘉禾書院

乾隆二十年乙亥建昌太守臨湘姚公鄂岭 文光 改建盱江書院於武岡奉先生主與李泰伯曾子固傅子淵包宏父何椒邱羅近溪鄧潛谷李大經諸先生同祀

程山年譜卷終

謝程山集十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謝文洊撰文洊有學庸切已錄已著錄是集初祇日錄三卷講易義三卷書三卷乃其門人甘京黃采所編乾隆乙丑文洊元孫鳴謙又收合襍文遺稿與新城涂登陳道編爲此本甘京序稱其早習舉子業爲諸生年二十學禪有所得三十後始宗儒越四十始一以程朱爲宗年六十七而卒將卒自作墓誌曰大學中庸切已錄凡八九易稿始定竊欲折衷先儒期足以啟發來學自訂所體驗者曰錄三卷易堂諸友節行文章爲海內所重某不自量亦欲學其詩文才短終不能就而已學亦遂旁洩云云蓋文洊生平以講學爲主文章則其餘事耳

虎溪漁叟集十八卷

〔清〕劉命清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虎溪漁叟集十卷》提要

虎溪漁叟集序

夫人有眞性情而後焉試觀之木枝葉扶踈千尋合抱必其本之盤曲堅固也試觀之水涇洋盈溢萬派交流必其源之遠大淵深也彼枝葉扶踈千尋合抱者所謂文章彼汪洋盈溢萬派交流者所謂文章若其本源則眞性情矣苟無眞性情是木無本槁不逾時水無源涸將立見故曰脩辭立其誠又曰性

與衆進不可得聞則甚矣文章之難哉臨川劉穆叔先生生平梗槩蓋篤行士也與揭公萬年交揭公被難先生撫其遺孤成立李公石臺招遊金陵爲贈買山之資追歸見

伯儒唐公予陷獄中傾橐救出之孺唐公仲子衰老無嗣先生養之終其身孤孫貧窶不能自立先生撫育婚娶之嗟乎先生家徒四壁實無所有惟教授生徒歲得脩脯幾

何而門內門外用仁用義孜孜不倦若此洵稱有眞性情者與今覽虎溪漁叟集其爲詩文旨幽深而意曠達詞博贍而氣淳麗別具機杼成一家言猶本源既立木之千雲

蔽日水之倒海翻江亙矣先生仲子尚貞竭盡心力以是集付梓家學門風可謂無忝弁書之用勵世之爲人子者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臘月

江右督糧使者楚臨皐

鄭昱方南氏拜撰

虎溪漁叟集序

士具經濟之才瑰瑋之氣蕩地京天浚介樂古之學其甚義闕於時也而竟以不用丞抑鬱坎軻以老或者為士惜之然攄為時惜之而吾皆不謂然夫豪傑之士正以一世不得而用斯為千古大用耳今夫昱屎眠蝂笑梯趑趄迷膛行而嚇腐鼠者畢之無足論即令才情踔厲意氣揚詡波蕩控動名富貴之場大之為卿為相小之一官一技勳猷各自表見其於名寔文絶得矣然求其奇氣踈節至性孤行若古人斯蒨鷹隼高翔於雲漢虎

豹長嘯於山林頡頏飛騰稱天下士者安在故白澤雜入樊籬玉不甚贋繡入廟龍蛇不真豈虛言哉且不特此也夫出既已置身於紛華之境則外菀者內必枯剝腴者道必薄其於學問文章一途勢有所不暇力有所未能欲求著書立說一言一字之幾於道未可得也欲求坐擁百城樓高萬卷時擅孤懷以自肆於詩顛酒狂隸古此今之際借副墨洛誦之子抒駕風鞭霆之奇尤不可得也蓋非絕物者情靈瓌氣非庸庸厚福所能與歟嗚呼吾是以讀吾穆叔之集始雖

惜其遇而終喜其不為一世用所為千古大用也憶明季時吾與穆叔君同會十三子文名僅走海內近二十年自是而後夫人家國之故君子蓋難言之吾黨賢士動靜出處道各有當不相非也獨穆叔悠然有所會卓然有以立超然鴻冥軒然霞舉其於世道人心蓋有不能一日忘者及微窺其意則不敢以艸野之身犯氣數之怒也尤不欲以氣數之汙隆累吾奇氣踈節至性孤行之身也是以天不得而用人不得而制浩浩落落之衷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喉間

有如許欲吐而不可吐之物也是以舉人世可歌可泣可驚可愕者狀感於心而觸於目者一一皆達之於詩而於論經論史中長篇今而短篇古莫不各攄其感慨寓其不平寄其微言大義之歸也人第知穆叔君窮阨將老矣豈知其別

序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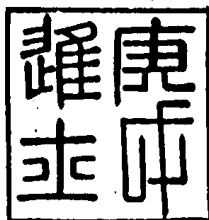
具性情別具精神斷斷不爲世用者乃在箸書立言將以文章千古事作大用乎嗟乎金馬碧鷄封禪典引之文文之受制於時命者耳若夫滴汁剖心爭丁秘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天可老雲可怒山可秋鬼可哭而吾文章必不可磨滅

同於荒烟燹碣也斯豈富貴功名人可同日語哉吾是以重有感於茲集也夫吾是以重有感於茲集也夫

康熙辛亥歲仲冬月至日

年家同學弟徐春溶澂萬氏

拜序於筆山之匏可居

序五

虎溪劉穆叔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六年予令撫之臨川臨川乎江右特稱人文之地人多篤行君子積學能文章劉君穆叔其冠也予至官有年猶未見其人揭生貞傳恒言爲五經先生全孫高義軌威激疏瀑及再訪之衆又知其年已老常家居沉潛好著書不出見長吏予嘗讀史慕程嬰之風又嘗以事至南昌謁詹臺祠慕所謂非公不至者今君殆其人也乎君一日因予慕之頗誠乃詣予予爲設二席相對君幅巾深衣木然但有道義之氣酒數行所言經史雖不甚多及皆有真名士風味再三年予入官戶部臨治西倉不復時聞忽有以書至者則揭子貞傳

以李子璞之行狀告也言君易簀時有遺命必得予誌銘因記君年七十時予尚未握手乃爲立遺帖滸君君書其後言山藪病癯何當過情之譽已命兒輩將來鐫石以代表誌使漁叟千年飛歸華表歌咏永批諷誦公德爾嗚呼若爲斯言已存於易簀之先矣今揭子之請固予志也按李子狀君劉姓諱命清字穆叔其先宋狀元溥與先生之同懷弟宣公世居金谿玉田婚臨之五都楊氏徙遷虎溪曾祖蘭以明經授縣令未赴祖有典父毓祥萬曆癸卯鄉進士娶徐氏生君君生而性莊重外樸內朗髫時父母繼喪哀毀踊節動皆中禮諸長老莫不異之長與傅子占衡交且角古今文字益揭五經先生所皆稱爲臨川二叔者占衡字平叔爲古文辭深雄健君諸經子史蒐蒐之外獨爲論著故名用并顯明季李自成亂幾無寧土郡守陳公數致君謀君偕同事蔡諸君畫團生防保甲布條法募待劇盜投死之河一郡乃安滸君後成戊戌進士嘗自謂幹畧不及君云君嘗館於穀賊令李公大賁李公署襄陽賊發攻城破之李公死焉君同其患難借其弟若子得尸火燼中以歸乙酉南中建國以揭公特疏所薦破例待君與平叔以史館君不應且報曰吾以諸生下闈難一隱足報君父耳君既修身誠正博覽羣書歸極理學施愚山先生分守湖西講學白鷺洲至者千數以君主其事一時

學者尊而宗之君素貧李石臺先生視學江南請君遊爲謀其終老歸則伯父孺唐君遺孤陷獄不得出悉捐以贖之其貧如前嗣是益著述不復出君生平孝友有承性與尚君性顔大以故始終友愛不衰孺唐公有仲子老孤爲之終養并及其孤孫之不立者益君之德行文章俱已炳如其事功之不得著則時爲之已傳君卒之年元旦攜孫待周之某文曰命也令嗣予治後事病幾殆態與諸先墓乎書畏葬禮戒無從佛事先作輓詩其文若前知者至四月八日遂逝君生萬曆庚戌十月三日卒於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八日年七十有三配傅氏子八人長同立次同偉俱早卒次同章邑庠生娶

謝氏苦節以夫早卒故也次同慶娶聶氏次同脩亦卒次同寅娶黃氏次同廷乜孝友娶徐氏次同占邑庠生娶揭氏乃五經揭萬年先生之孫女也女一適李生枚俱早卒孫男十人孫女九人一適庠生傅道匡刲股救父同亨出也銘曰

卑之行也以其殺不用其較覆脫其輻刃之劃也以其利不以其利從俾其敝有光黯然薪盡亦傳人乎文乎歸乎其天

欽差監督通州大運西倉户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慈谿年家弟胡亦堂二齋氏頓首拜譔

崇仁有高隱劉孔仁先生名壽祺著述甚富曾爲公立傳言公爲揭五經先生之程嬰叙事詳甚嗣刻

虎溪漁叟集目錄

卷之二　七言古

三句詩

卷之三　五言律

卷之四　七言律

卷之六　五言排律

卷之十　經論下

卷之十一　史論上

卷之十二　史論下

目錄終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五言古

詠史

早卜潁陽耕遺種分新水禹甸明則壤稷書詳負芒茵麥恐
無望果蓏宜有理客至供香秫晨飯餘菰米閒閒十畝間得
性復何以
大道逆弱喪志士壓離憂帝簽荆榛日皇塗風雨秋咄嗟當
路子百計豫前籌桑林戮封豕中冀僇蚩尤山陵洵令德憑
民信悠悠

曲徑多狠藉信意出通衢洲風吹蕩有喧濁莫爲驅三島嗟
無渡重雲孰與飭陵陽不可遇且卜荒涯佇
平生不習靜湛寂自如斯晨興讀我書行與孔顏隨博諸亦
何庸所貴析其疑鄙叟死章句大儒盜珠璣得謂無象然義
並又已非春氣動潛芽園林草木知求之下厭深得理應勿
違南轅從前楚良馬任馳驅摯鼎豎般斤忘言庶可希
荒圃有餘隙要蔬類已多課兒共理鋤篩土細於塵引爪登
綠架灌芋汲紅波悠然濃陰老忘機竟若何
飄飄禹強子同我駕雲車叫閶闔門攪轡遊六虛寒暑不
能賊縱志得所如歸來惜分袂遺我崑崙疏

嘉字方垂實紅鮮堪着觀胡爲棄道傍無以謝凡庶憶昔上
林錦美人爭薦飫至今玉津園飄零六聖淚
冥造惟靈化姿稟秀積殊推斥隨流運得喪問真吾蘇季終
死術寗子竟全愚龍蛇變不定豚魚諒怪乎飄蕩集苕翼拙
以尋其居
虛己道攸重濟難物所尊翩翩貴公子執轡下夷門毛公終
進諫趙駕日救奔手挽黃河水歸遠舊陵園功成遂間入百
步見秦畨
古道千秋照高風判肯寒凋蜂雖蔡水猛虎不銜蟠遺跡知
無寄寸心明所安王蠋山中樹迷萌海外冠危機定多際節

鄧應齊看
德遊暇坤維威神何足假皇哉祖能興流血濤匯要人入閒
左戍戶戶武安瓦王氣既已見機臺空有且誰是楚南公豫
識亡秦者
高懸金雀鏡秦皇薦日銅已苦良工鑄曾入美人宮蠢置今
無用壘邑掩濛濛摩娑未肯發含光寶匣中
秦氏羅敷女不作使君妻年年陌上桑掇採滿筐攜蘇燕三
箔餘染成紅綠綈蘇女爭相妒事事加排擠
失鹿偏羸服從龍耀沛涿安得剖符爵元功不厭心南宮閒
醼望雲夢恣横擒誅賞既已謬臣庶豈能任什方徒封齒何

似赦淮陰
倪于好耘耨帶經往于田冷風拂秀綠口吟手胼胼終歲頗
忘倦竟副迷藍舉晚得數鍾收人力浮於天
窮達雖相縛時命竟若何賤子驚逢暮至人懼跌蹉田公亭
寐誕妻生晚畧名輪彝遺廣國雲豈無伏波惟有鼎濁後跣
足笑麒阿
曾學淮陰褸生慣綿叢文韓主何處所石溜黯愁雲山鬼泣
倆淺圯書根未焚寒計真寥落垂首若沉醉欲求掌蹠匕言
琴愴痾君
守己愛清靜至理自希奇青草鬱南澗翠鳥鳴高枝共餉一

壺酒日日注玻璃銅瓮歌正關玉樹花已移五侯紈管地瞬
息走狐狸
意氣傾人命由來豈不要丈夫敦夙昔貞操曾幾輩孤月照
心期浮雲看世態零落故園花進蜂隨解隊雁飆廷尉門空
有雀羅在
寒暑多碎易質適鮮時逢寵遇誇郎相驕貴訝梁松鴻都方
獻賦桂圍還遺鳳名花惟賞共妖冶笑迎同獨愛東岡月戀
照汝南公
孤雲擬貧士高寄與雲參自能珍瑟瑟未惜縷藍藍般旗陽
窮九蘇遺節在三誰云立不朽何以生且慚畢竟極公樹搖

落在江潭
風騫期邁往凄遣肯遺榮楊留高士解舟同有道行問疾傾
時彥臨喪聚夙英意氣嗟寥廓世難惜飄零寂寂蒲亭長四
十未知名
彭殤齊物化蟪蛄幾春秋達觀惟縱樂撫物更懷憂隨會薔
窩老安仁白髮羞功業未全建歲月已先流鞍馬都消歇流
滞濕荊州
事會無終極俊傑在知時一朝魚水合四野並揚麾曾葛聲
逝邁蘇張意豈移風薇猶未謝顧盼有餘思
南州徐孺子不食非分錢東海管幼安繩牀五十年芳標日

已遠慨予胡得焉仰視浮雲間飛鳥何翻翻
炎火委將盡踞爐烈漸烘鄰地高臺建燕山築舍空壯圖良
易歇餘香分且窮但能憐季豹未解惜鄉公惻惻西陵樹遥
聽起哀風
雨過涼生後邀惟適此隣折鈍誰是主投轄我宜賓酒如元
石酒人是上皇人一杯常滿引盥此蕩腸新
牛耍盈時綠結實已堪采恆見蒼耳苗偏其秀色倍養生識
叔夜徇欲謝裴頠攝藥難引年靜攝宜有在
昨過旗亭下忽逢劉參軍自言數載間寂寥常閉門二阮呼
不應裸體獨醺醺此人已堪咏何必懷五君

浞原江表上安石東山前丰釆期元輔旌帛賁丘園華競徒
盧長憂樂貴同然蒼生今日望太傅獨流遷
俗韵由來遠林木正翳人汲流對鳥近結宇亂山親士衙仍
入洛邵平未終秦潔哉彭澤尹家果不隨身既無五卄米安
得免長貧
午夢酣方起空齋竹影移有雲纔出谷編槿毋沿籬惝怳誰
爲象猖狂莫與隨陸子臨流笑嘉王對酒悲無端弃集處終
焉祇自知
終南有佳境欲傚天台仙詎意探持謬隨鶴出巖泉黃冠何
代士不落陰陽詮無爲守至正順物聽自然還山臥白石爲

窈弄雲烟
光宅趣天命李裴減禍基血殘鸚鵡咽魂銷獬豸威榴葉抱
裙翠蓮花照面奇英公悋已斷侍中骨從銼青宮果負德爭
正更何如
橫流不可問滄波日夜頹飛鶚終難整羅罘爾望哀有鐵餘
冤氣無人辨刼灰啼豕幾載道蒼犬竟成災懸知三木下誰
不問周來
鬱鬱中庭樹並喜玉成行投書嗟及甫獻謀恨碎璫乖刺無
終極前修豈木良黃門鍾特秀青槐拂二郎先德知難泯作
意永相望

闔閭入栢梁轉戰送蒙塵有士懷忠樸披閒歷難辛浮歌雲
夢澤舒笑靡山峒熊封不逮優難次未終綸今日宮唐上誰
爲負典人
重器知難任虛聲豈事求張濟非裴度翟穎寧馬周沉幾將
緯物浮誇自起荒節蓋有策七箸亦堪籌目病掀書苦懷
求颯雨秋
干將當作宇所貴吾藏鋒筆法十二意獨愛瓶盤公晉緗幾
長倚壁寫何人同希心淼妙潘燒遍徂徠松
歸谷傳天祿長銷獨作媒馮道幽州至蘇循魏隴來殘懷入
九帙筆供三十枚榮華已可羨靡恥安事哉蕭洪逢鶴鑒隱

七在荆臺
椒殿開封灶汴水聽梟呼還山無早計入幕有奇謨濁流投
易盡清班列且無枚歌空嗅酒按劍已登衢乍到王官谷不
見司空圖
天家軍務重解脫竟何年漢主未嘗洛讀翰已還燕倫令大
梁兒五尺搵空絃孥妃徒有淚寒食竟無烟誰捧一盂飯長
灑薇陵前
嬈蘇誠異類叢蔣匪附根擁笏登揆望擊彈逐飛鷺穿穴除
丁謂闔門鎖繼恩糊塗寧易了正色且堪論婁其草屋下古
道照芳樽

秉節誠高邁退逮任悠悠有客嗟遲暮無人勇急流登仙頊
北顧遷秩望東頭目穿話主請泣羅致君羞飄然錢若水叟
厲出清浮
淄水黃金客蕪陰犒旅郎危封遭剝蝕誓衆益張皇功業寧
淡笑罔難繫包桑勃豈能明謗宿將愧臨亡餘恩千載後掛
髀淚浪浪
名節誰能砥端揆貴自求莫以舍生促憚此孤忠酬王回滅
鬥從田豈好交遊引義申良友中天正氣收玉山何待問郭
汾已新州
興隆無停棹盤根須利鋤停塵朝敝沐紫益夜飛吳艇忠千

議備國老乞旬騷根碎歐陽兵痛詆陳東書一千昨宰怒碧
血灑疎疎
達人遠世變居折固堪嗟卽臨天下事意氣謹横加堂堂呂
太府羅文滿袖誇賁藥文江市鈞魚吉水涯阨窮惟所遇冈
風抗國華
眞人肇南要謀始滿涂和六王貧電掃萬馬躍天戈澄清蹤
白海絕漠蹴紅羅百載消頹運猋葉泛恬波逶迤懷往烈熱
淚漲春河
望風占殺運慘遭三十春憑高遙燕燕削弱待覩覩士無家
今計主有來襄仁南碑徒滅沒北顧正類仍結盟思報主眼

慨負張倫
忠諫予臣分優容君父恩不然林下叟處處樂天年特以升
斗庶誓此髮膚捐黃臺憐一摘何堪瓜蔓延展篇未忍竟酸
風撲几前
股掌誰堪弄洪惟幼沖人黃衣方噍穴掃除詎肯親攬川機
失律瓦剌又蒙塵雞鳴山下路回首一酸辛
竹莊吟曠士困機起釋龍逢言除少正何勞補幼沖口誅情
未伏舌血字粲紅高文玉屑重正氣石泉通長憶金川水清
溜瀉淙淙
豹伺風塵暗郊迎啓乘輿社墮蒼天迴韜遊滄海孤舜雨終

延風節棣更驚烏萇弘多化血魏徵亦滿車賢宰一廉士大
義吏何如
英皇旋翠輦精嚴軼初年奪門徒受戮枉刑終辨冤庶人差
見日女户罷朝天皇仁蕩振古莊頌幾流連
北狩倉皇日有安社稷臣從容回玉輦談笑靖烟塵簧舌騰
方熾熱血灑還新三字莫須有片辭意欲迎祇餘枉忠辨哀
些屢皇綸
求魚臣乾谷由來逢主欲忠宜初立朝傴僂樞垣旂洋舟雖
臧寶安南免失錯舉動係生靈所持寧碌碌司馬應推席宜
闡以遐福

三世清華遜棹娟艷相推文康扼津要予姓金崔魏時移英
主出醜跡汚塵埃妨賢誤國計不祀豈徒哉馬首東風路無
煩望三台
士剛堪百鍊豈應級如棉劉輔真陰刻戀撰竊主恩三木戕
鄉智屢栗逐周鉉瑞毅倫棠妬文肅亦罷還無柰綠林客翻
多白日權
周官計吏治壯亦斷邁俗文穀洎文濟膺仕乏瓶粟魏魏秦
開府黃綢祇盈幅刑曹被筆傳詞林盲馬潔忘鄉熙運千
載仰芳躅
恭陵御日月恭己靜垂裳登朝羅衆正翔步悉周行漸見蹄

險古幾于薄漢唐胡為攫手處玉几頃淒涼
于藻文康烈矯矯出風塵視草贊移意甚劃默含辛污以不
湧淨功從雙諫湮武馬仲偏原何以副前人
直言天下事忠介信轟轟撕草雖干怒剖心亦鑒誠英主特
相汪留柳待仰成嘆息精華竭沿江奠菜羹至今百不內稚
卒盡知名
項踵誰不愛貞臣豈為私可憐君父量難望海天齊留要府
西市郭楊碎北壁奸情欣已濟忠魂痛仍依浪浪萬古洪氣
短不成歎
定陵久泰運喈氏有懷奸平壤方拜印播棄又羅踴連鄉三

惠集驅除十載間鳳樓頻獻賊瀚海竟無瀾盛治知難繼
次哭時艱
青宮誰薦入挺囊豈無因所幸神明主至性屬天倫不煩招
漢皓何事析周薪慈寧紅日迴橋欄白石碑片辭垂燕翼稽
首頌真人
遙憶慶陵帝星前四十秋寶曆方凝命中遭厘府憂等閒逆
前入倉卒壽宮求萬年天子望一月聖人休徒餘未了緒紛
結後來愁
孟朝最始失結黨戕勳器外禍從茲延巨姦潛以托滴滴忠
臣血紛紛壬士脚不知鼠寸曹心腎竟何若我有中山刃掛

以誅元惡
烈烈尚湖御事從論偏苛莫明真首出結黨更無何主憂臣
復辱外訌內已蹤野草吞聲處尚深欲無吪
鷗浦即事
捕魚
靜愛涼風好南湖領晨晉日晚盤船同曬網掛長丫燕麥香
成飯蘆菹半捺花平生不得意投老虎溪涯
燕窠
北窗書作枕熟睡應無夢起來日未斜濕草迎風動展卷理
其精綸音斷且哄去去步棲刻桓笛山頭弄

種棉

入耎甫旬餘愁雨復愁晴木棉方布種麗日苦爲萌兵戈寒綏廹能忘卒歲營滿目蒿萊地奬力任躬耕

噂飲

臨湖有主人邀我飲醇醴稚子拜堂前禮法皆閑肅少選踏歌回月出東山連醉來天地寬何事華陰屋

入息

幼兒擁塾書笑牽予衣問兒意所求兵我于田歸手持青竹籠傾芳佐晩饑籠中亦何有蕨脚撚如龜

詠草

方人紀曆候獸肥欣草茁候僴蔽丘陸陳根斷急拔日午雜其莖白汗流珠滑相逢薰與蕕似蟑不忍殺

野憩

好鳥鳴枝頭巧似黃鸝語綠樹幾層陰又若橋梧所蘇今涼無廼天光淡容與高臥聽流泉靜意已如許

納涼

濯足帶湖邊水暖魚爭沫忽聞音籟傳響振松林內森聳香無際息心如有禽相賞松石間還與幽人對

川觀

吾家近市居江帆倚蘇泊白浪打船頭捆載多瓔珞豈不愛其珍常恐風波惡公無渡河來歸去怡丹壑

湖漁

下落湖邊水相逢去摯鮮鹿角頻充味珠胎足市錢淡泊子應爾安問執燉炫懽飽無餘蔡青簑藉草眠

閑試

撐登誰家子悲筱嶺上行韓言皆學催發策投上京憶昔三十年縱橫很獵名頻然今已矣濁醪聊自傾

竹叩

竹下葬初長風來頓解籜寒玉萬條珊空翠入朝綸風爾散疎音布影臨飛閣息蔭宜此地篁音助予吟

得蔬

八十王建侯不應明經科小㵎帶湖上灌園矢弗過藕花白於玉蓮葉大如荷惠予兩種香彿彿寒宵

捕逐

費千搊粘竿去羅野田雀歸巢雕龍中毛羽悲零落白粒縱啄餘茂樹失棲泊早見九苞文快超入寥廓

偶適

箕床與茶爐閑遊處處携梅鶴甕無雨探幽路不迷舟餘青翰渚山封黃石碑登高臨水後皎月送將歸

試蜜

試牌已滿房蜂人來相慰此物潤枯腸中[illegible]皆甜味絕勝慈
紫凝劝予貨吟味予生茹苦多柔报驚蓮丹蜀非采黃蓮花釀蜜則苦

滕王閣

屽草依然綠燈光抱野色滕閣一千年其中幾閱歷浩浩滔
携遊憑高日漸夕俯仰不盡情江流渺無極

無題

鷙鳳入雲飛翔豈頓逐騏驥志千里筋力曾靡倦出門求
擇路徒傷拳與蹇蒼蒼日且迥修途宜遂遠
鑑桓泥淖繁搖尾逐潮側月滿蠨蛛盈徐徐來攫食食飽
欲嬉夜光失顏色去之荒瀣外天空滄海仙

偶入鄞鄮市忽逢賣劍翁自言截蛟兒信與純鉤同價售一
千金萎萎幾百更歸來頻淬鈷砵味無芒鋒
淵鱗争藻水宿鳥欲依林依林就掌食得水向池沉鳥魚去
復來悠悠無古今知彼浩落士勿萌羅網心
濯錦錦江西雲龍光注紺縫褫浪成裳服與腰臍亞出入曳
通衢泥涂輕濺罵腰臍勿嫌領自解方難下

仙人茶

南國有榮樹春之半則芽年年陌上枝嫩綠頻周遮剪以并
州刀盛以湘竹筱和以水晶鹽護以碧縷紗凡茗資烹烙此
以質相嘉無以美其名胃曰仙人茶舉心雖三登紫烟果五

華既云丹晶物無見而然那達士懷蒼爪羽客羨胡麻應附
白蝙蝠飛來宿幹丫信步閑遊冶復逢交彩斜飛手掇其英
春風入袖香贈予以長紫顏色勝桃花寢園如鶴美會見題

鷰砂

浣敝褲

十上空歸秦衣帶盡生塵古來幽曠士不能庇一身衣非窮
曲逆腰半下無劈臨流洗敝褐湖風笑釋赤靜伏鳥皮几側
邀青蘋穩可惜明光錦俱爲負販褁猶嬉仲容子犢鼻張向
天與郎曾作褲愧之餘鎌僕叉室尋有囊劉稚爲下體

瀆雖

煩憂不自整偏欲對龍邏王族掌三清下士豈云倖一朝不
得志芳澤化爲仇修塗日以遠王宮徒啾啾閶風不可緤叉
顧臨旄丘進止從何道行吟不任愁隱几詠華編千載共悠
悠

趙家閣

霸氣冷黃茅沙明諸曲坳買魚花港內縮頸鯿可旋漁人相
笑問沽酒解誰鈔我有一斗醅藏之五尺梢與予贍神醉飛
片落寒庖伐荻吹紅火孕林搖紫苞荻笑酹波臣微風動水
泡因羨從漁樂能將積累抛漁人還相誚此意安可淆惟靜
閔能適無營亦鮮膠高門罷打雛幽遂物不敲醉吟撒六蓀

大閙豈得包悉悉一夢醒明月滿靈臺

久病思良醫

久病思良醫期汝針砭起求祿恙空倉扁鵲愧謀鍼覺疏單
中樞大盡頻譁呼酌我以斗漿辣口不得佳粉紛醉獨醒勢
理豈云副步兵真氣昏姚葭寥情惡碧香嶺外浮吐出此中
酩回有語索郎索郎不相顧

聊宜川余兆可見訪翁辭貢樂禪隱

冬風捲落葉萬樹起寒聲夜靜息空齋百慮爲予并惡懷何
所因慮去留由澄颱忽去來闐諷冷正和鳴倏有敲門僧兀
兀踏星行窮闔方稿寂談笑足歡情山爭幽且熟烹茶僧其

英燈前頻話舊熱淚兩懷盈似從深夢裡彷彿見平生六載
聚榛棘同憐焚與兵君神掩勿濁我昏日以醒憂關戰相推
誰云鐵作錚野田無驚稻頻水有遺榮闢君五百身近現金
色明一相若無相妙觀久轟轟頭言持是理深斯聆聽哦九
坂塡危路四達列彈箏慰我長饑想來餐大鼎羹

夏夜醉飲懷傳平叔

北斗橫天處柄垂南徐山內有隱人居烟霧常住遠風搖僕
谷動虎豹縮其蟠交枝陰以黍。蹲石老而頑。穿棒急倒影冰
碓靜闕潺藤花覆古樹。磁斗貯幽蘭。浮家天外逈著錄此中
吟豈於人事遠而自誇懶殘良以忘情久紛挨肯任刪爾友

劉伯倫經年獨閙閙祇因酒得縱猖狂不可闌何時攘喜理
斜截航箏閣

行路難

與君結好時惟懷殊未遑黃金定期期白石婉約約君行望
秦川馬有青繩絡一夜春風起吹向楊花泊賤妾無聊思塭
泱貯空閨白石尋毀欄黃金屢銷鑠憂緩鬢黛減腮涼臂痠
薄綃帳冷芙蓉坐看孤月落雞鳴天欲曙撫枕傷離索去路
望如前君心曾似昨

旅館花最

花枝未見花抱鉛入小屋絲雨半軒遊。皓月一窩宿。蘇苔日

漸生楽疑將成綠。黃鶴遠逃群遊蜂飛執慳古舍險陶廬荒
村歷杜曲日長鮮所酬更深惟對燭乍鬭春正半啟戶散幽
獨遙憶虎溪頭水紋生綺縠夭桃想盡紅梅豆定如玉堤柳
若爲眠紫荊應久郁碧澗多添流疏籬仍護竹闌頻短長蔬
苗生方寸莉故園春自深客席人如梏不惜春負人我負春
更俗無聊但閙闔燒編猶可讀

遷孟松

千尋所自有何以托非宜曲折隨人就錯盤亦可拔爲龍並
耐策來鶴且相疑南畔若云是北叩又似非蓋尖籠月少。翠
薄引風稀。盤䕺猶肰愧搖菀祁任嗤豈無徑寸心難以隸餘

荆顏有亭亭青雲霄殘未萎河陽植衛徒岱嶽株將羽風前
潤其根草木失所肥碧氣長凋喬石鑯竟交枝龍陽爭欲恭
顧此亦何其

閱謝司徒傳 肬

璽綬誰堪解正邑足千秋數斛吳興酒酣歌且自由海陵悲
未歇生金豈見酬嘆息逃名叟諳爾有輕舟

寒夜懷友 和王聲及

靡而蓍顏骨瘦容高兀兀青氈少年場今衰三而竭故人在
何處强半荆山刖孔席未暇暖幾曾黔突突南冠空嘆楚化
帳寧適越欲学報仇夫霸拳張義憫欲學華陽仙水天脚不

减一車老無成冷覃徒嗟吐

古意 和聲及

驅車白雲巔莪莪路難平凛凛藏云暮秋朝寒爲怨修折倏
而散華茨馬蹄輕好友寄槃邁揮絃移我情朔風驚愁繞山
海脊冥冥相與飲美酒金石比貞城悲哉楚靈均空安獨醒
名

又

蒼凱徹夜心撫枕聽寒漏惻惻悟叢交有言畏婚媾伶倫多
回旋洛鐘迅感召休言蛾眉女入宮常見妬我有三十輻用
無以為轂種麗遊丸畹樹蕙仍百畝至人非弗取稀為大器

受鍛鐵過五鐵鍊錘戰聯絡絲斧子所躍出膺衷夜

又

大道本無傳往籍亦多說帝舜尼水旱災被胡爲說更無荒
時雪寒漢丙子年女媧石幾何頓補不周天下士守一經往
往難爲權豈知妙與徹同名異云死我欲與倒蒼俯觀天地
全二丸挾懷袖歸以語今賢尚詢六幕外忽忽竟忘言

雖及惠予詩其序云天來鴻雁地貢白駒氷鏡通入
寒樓穿袖把高風於四友稚慕水雲之居驅濁霧於
千山用登泉石之好幸遭逢之靡斷覺素領之非奢
宋鮑班香惠劉蔡燈之彩玉剛金瑩神傳擷畫之高

傾蓋忘年吾翁幸相見之晚耳班荆耐久主人敢避
客之淵耶因共醉於東鄰乃交談乎往跡涉成古意
敢索新裁聊與撚髭匪欲眩睫聊此以見其風度所
存

李縣圖之姑蘇

商風侵冷月陂霽淡爲霜橋倍吟靜夜四野聊寒螿平原未
適意抱花歛戰場憐喜省朔昏元侯乃敕裝驪歌方及户燈
酒猶在堂共酌懽顏色行行雲水鄉人向玉山道七里瀨鯨
鳉五聲秋色極大微賦錢塘角舟泝皮苑芙蓉淺淡芳金閶
門外市萬軸營芽緗綺與辦世紛紛塵拂石脉庞兵山色好

瑗對讀書堂矢入有濟葉擬以佐幾康匣紋碎鵝鴨夜夜壯
英些獨此壺楊路畢條賭折將老來最是異離畧來相當

借鴉

垂天有矯翼引領盼封幾霜雪濕其影原野變其飛風雨助
其勢竹樹響其聽騰䟦六翮爪吻健如磯上攫迷霄森下
咳空山肥委委狡捷饒投屋未敢睇怒氣所磅礴安知會與
明攫搏既已久勞尤亦有歸一朝逢徼使霜翎帶血剖凜凜
留生氣雄姿死弗違赤腈倫製電豐翰耀鐵衣骨肉咯愈勁
脩點泉莫年剛良多見網深嶺播香餅天地與寢檻草木為
而些伔佳靡不復吠逆耕餘威蒼鷹鴉之匹黃鵝鶴之微眈

鵲鴉所役旣隼鶻所揮須臾氣類集悲鳴赫九圍同仇方奮
作搏翅互延胹擸子慕前利鬭弓涉峻巍黑撻滑厲猛咆哮
游朝饑指顧衆鳥聚抉目啄其腓嗟嗟果百驚豈如一鴉希
錚錚為爾碎報報為爾祈自昔殺賢者終應蹈危機

夜夢床頭偶得論語古本一部較齊魯二十篇倍多其
帙字句古奧如壁䋈難讀深為秘惜醒而失之悵然
賦此

珠泗偶微言埋沾發幽還山頹木萎後散落誰為治曾有年
最少命徒勤編次運今綜論舉普天蒙衣諫白首真蒼海乾
託童而肆太息九禹移焚燬漫天熾獨幸卜筮書斷簡為圖
蘇典護世公為壁藏倫惴惴些褆委珠囊六書紛壁地安能
尼丘書而不遭嬴秤昨夜夢華編纍纍蝌蚪異千年鴻寶傳
命我枕中置麻中探精靈縮首猶龜醉朝然如夠花披衣狗
虛齋昔人寫新宮醒猶記其字我生老而積由來之默識追
尋恍惚閒九九空懷思

渓春病肺引鏡蒼然因用素顏歛光潤白髮一以繁為
韻

鳴琴在丘中拙矣蹈寒素寂寥三十年守己如孤鶩蕢荷今
復然益自損真趣春林花鳥紛徒倚難移步

荒雞啼夜徹物理往復還既瘁仍將旦困衰且就閑胡然慘

不寐撫枕聽潺湲幽憂長自遣於以制顛顛
杲日出扶桑漸逐浮雲歛花起鮮加餐誰云餍飫厭世無飛
越人丹經奚所驗夜夜拂星文空彈懸壁劍
流波不再返鬒髮時向光推移任所適得失毋相忘既自為
形役寒暑應備嘗百年曾有盡努力更喑觴
老驥新沐後槁形如抱疾宣聖發其癒大道被滋潤而氣人
之華內視人之鎮靈根若個長造化誰一瞬
聞道少廣山上有不死客漢武與秦皇求之不可即我欲凌
風翔飛飛海月白聊爾歸去來閑吟向冷席
埋值榮枯際委順如纖剛士當坎坷時舂揚類脂髮芳生傷

陶爲進營徒自越我無襃寵恩書空免咄咄
得喪與存亡萬境渾如一莫爲聲人奇知之常不失冷冷翻
上風灼灼花間卧孫楊萬鼎勢獨往誰爲匹
首陽餓夷齊商山樂園綺浮名豈足慕正性何能已不惜饒
而痩慎防脩爲枳環猪任蕭然虎溪足春水
暮春風瑟瑟郊野氣猶寒顏茲衰病軀坐臥行復難史編堪
麗澤且然資靜觀偏多感憤事翻令淚孰瀾

甲寅初夏病愈

裝年逢肺病無咳驚風雨園林晴昊昊鳳花麗欲牖歌留足
碘醒是中見爲主藜杖離脩牆棕簑推釣浦申吟抗歌更胎

悲忿吞吐戎云楓川劉郎荷披行古我意並流連漸指昏旦
苫布幃與緇衫遊遊偏栩栩

和欽治苦雨病目更兼兵賦之憂走筆遂全勘韻

反舌正收聲姤角眞窮渀拂蟬空辨䆴無言謝枚勘傾湃聚
交加氣壓千山暗霞電怒且號隱几怯延闌冷淚過雙眸頻
年刮膜纖突逢鐵騎警雨雨復三三寄挈無饒飢奔舟絕纜
縋安得叔渙勇雙手擊懸鑿長閑樊將軍割肩賓大猶禦侮
煩伉伉寸心聊釋憾還邀兒内史小家歡負擔柰可憂蟆蝗
吞噛多饕濫碣摩煮枯鯉樓根窮赤磬甫見石龍城窮水委
新塗山川並蜿蛇風景亦瀕滯歸到幾何時天心忽搖譬因

梧冥莫理乘除彝久暫宜夏有封圭春秋鮮視玲我欲駕飈
車倒將塵宇噉掬水洗性育披雲徽飛瀾佩逖龍輸將烽烟
息偵探剩藏石凍春源閟及滿觥長歌日出入嬉嬉哺復含

老酒怨

予生酉秋園遨遊入帝京召拜籍金門檎挺老荼大酺賜
羣彦獻祝隨孤卿酣暢動龍顏玉卮御前擎封爵黃流侯胙
土青州城莫辭失翻儀錄事很嚴丞侯欵攬圭組謫守村翁
壁繫累熟腊室昏且慘無明盲將檀奸甕三木橐頭刑忽歸
方外士求予解宿醒私喜脫幽網伴酸酤平生上遡羲軒理
下測冥訓精高歌擊短劍壁以䜣商聲既能容盜馬何妨赦

絕纓涤倒花陰下勝遺蔡公棚主人胡秘惜追我赴凶庠亂
曳出郊麗傷心五内并衆弁鍬發履組棘濺盈盈澆梨麥心
血攪刀助哭聲沙場頻僵臥墻壁任縱横何不舁投醪亦哨
快千兵傷哉吞聲冤與冗誰由乎

戊得白雲臨酒

香花裊不斷秋風意尚何寒爲削林影潤進酌最無與君惜
相酌日長坐藤蘿高天青杳杳雲飛羞欲波

題德文歸自閩南食我以胎魚竅荔建酒

賒敝三百觔盈懷孕鯢鰤大吐棕櫚包細展幾熟悅不比凶
鰋卵從中百毒孳脫乎呈眈怪妖孽襟蛟螭胡爲入吾肆猛

見剖胎魚毋力負千鈞吹沙會長鯨滄波恣騰躍游月潛遊
嬉朝發焦僥東暮宿青水西偶然貪餌詎意困鈎緡刳展
出誕子盈斤鰓尾奇鳴猿夜汾河鉏商獵五衢貞士轟祥麟
出處應揆時濠儵樂晨遊文鰩縱夜飛天地自滂潢來往信
參差我何知惻隱且然爲枲顧蜜荔剝白肪建醵敲紅泥爲
蓋渾無擇老饕率嘗之

得金失措吟 有序

傭人得一金而不知所措由其視之過重置之匣輕展轉
相攻自夫得金之初卽慮有失則爲得也僅矣適亦旦同
飲於寓淋漓顚倒予納金於袖失之或曰此亦有傭人之

心哉予曰否方其未醉金爲于予與傭人類以知有金皆
存也及既醉雖天地之浩渺萬物之芸然舉無足以攖其
寧安知金哉吾將自全其天去其得失而可矣今亦且北
上阻於豪客而返懼有得失榮之因偶吟以廣其志
風吹且罷癸爲柱試停音實至飲若息聽予失金吟予風懷
資鐵走利天之涯黃金飾籠筬擔以碧絲絲顧遊燕躕北闕
步朧岷西朝起趨陽翟暮返入臨淄掠奇入都市昂昂衆所
知懷貲百千倍飽挾朝龍蝸一朝風波駛棄無銖兩遺歸耕
藝秫秋貧犢正春肥旱澇頻相追徒勞耘與耔乞食效彭澤
絕粒等桃椎今年椽一金珍重恒失之失得既經糾安知底

定時達觀何所外遣來倒接䍦

過彭澤

鳳苞之所托乃在山之陽壘殿誠區區賢者固云物歸來望
三徑黃菊有芬香感斯物外入孤情自徜徉

虎溪採藥行

驅疾有靈劑不假役使權譬彼蕭摩訶銑銳向風旋千騎皆
辟易獨把臙脫顛寒風正森懸散處漫循阡翠葉尚未彫紫
莖搖汀烟一撮青瓔珞藥名一撮珍珠顆顆貫沫溅須臾起沉滯
勾不須懸東華九芝秀空說解延年

靈谷山中步月作平仄體

平韻

宵晴繁星希銀燦光油油類然醉香醪前岡憑遨遊平巒龍
蛇盤紅崖烟嵐流閩南氛交榮吳甌風常柔西郊披青莎東
屯喧黃牛禾新舉蛙號休蹂和禽啾人惟深更聞琴彈朱紘
幽山公吟襄陽劉君歌樓頭簫聲吹緱山仙幢搖羅浮高樓
何能同貞心宜無儔年年名棲賢孤踪追巢候風塵蒙龍泉
奄做學狐丘雲雷屯方騰螢蝸爭脩稠明珠生滄溟牢騷悲
空授公車堆藏書東方仍淹留翩其長安花翻成梧宮秋遐
心推爲徒還丼三謝酬旋觀圖腦懸初非疑如鉤天青咻人
象官寒妲娥蓋偏能怡紫華安從寬離愁飄零田間行忘情

齊紅鷗狀桑鳴天雖歸歟思悠悠

仄韻

夜永麟境杳皓魄甫出召蕩漾似碧水繞樹凄宿鳥列宿始爛熳照徹摘若拂瓦坐最寂寞倒覽任雲醸醉倚翠袖冷殺户望縹緲執手一斗侶嘯咏各盲嬌吻移詎可復混沌鑿巴巧爾我慘莫遂乜冤忍集參不解早說楚豈識暮走趙梨也浪倚蜍倚亦漫托絡失足愈更苦振拔力鮮禅世内與世外碌碌遘結糾纏釁勿復道達者一視了信步走緑野四望秀樹草地水白色色勝比玉鏡皎話意毋惻感過賦愈悄卜宇斗柄下積見歲耀昴靜伏香物態滿局等戲鬮赤子笑弁

影影弄赤不少欲寫坎坷句未肯忍斂勒大化擲瞬息孰與察理表以此薄恍遠日醒微滌倒轉聽社鼓起曙色忽報曉

感懷集句

稱心固爲好暢此千秋情我族寧作我平生何謂平飛鬮起弘激春深五鳳城還望青山廓詎想謂承明花月分總進流光照後庭徘徊鬧夜鶴遠近聽泉聲征鳥時相顧孤鴻長自驚青青河畔草皎皎雲間星擬已有羈懷況與幽人衍食鐵不願餘豉憂暫爲輕

幽賞何由屢空水共澄鮮寒花隱亂草松聲韻野絃慣是湖邊住墟里上孤烟幽人自守撲翠書滿繫船經過更何處纔

急始知牽欲知有高趣種柳長江邊漾漾泛菱荇決意責自前公子來西歸征夫向北燕關山度曉月怨兮欲問天世路廓悠悠還得靜者便灰心緣忍事性命有自然卽此羨澗適一日作千年

陽窮乃晦吝空悲蕙草摧且然聊爾耳兩館雖爲媒由來千種意吾篤不可回無復榮期樂徒負洛陽才露氣聞芳杜燒刼辨沉灰乘此樂山性天圜靜且閟重崖伏雲色流光正徘徊歸鳥趣林鳴魚寒欲隱苔竹徑通幽處碎壁聚流杯挈壺相與至高興獨悠哉

人生不再好芳樹本多奇我宿五松下不覺鬢成絲永懷愁

不寐勝事空自知秋風下庭綠好鳥鳴高枝寒氣冒山澤披衣覺露滋不如飲美酒可以賦新詩孰若當世士晚獻長楊辭去去事方急茫茫終何之豈謂吾無能此意難自持自當安蹇劣昨與故人期

斥鎽

無心朝引鏡素髮爛若銀隙根宜急拔退晚滑於鞍未曾經點染便爾欲逡巡區區徒有此恥做少年人

星星方欲摘心手遽難弁典型何處所人猶見老成不厭數盧壺傳愁日夜生嗒然吾有約休餐黑鬢囊

憶予年甫冠卽訓侶餬口私恐威儀不立頻覺易早

生儗然人望距今又蒼蒼矣引鏡欲鑷游移不肯疏
稍遜矣而停之矣

蓮荷堤望王學山

幾載樓句曲不過東山麗偏步虹堤望百里匪延促三峯晴
歷歷冉氣遙相瞩翠屛列參差秣陵枕青玉態欲舞翔鸞紛
疑邀向鹿笙韻落金壇矜岭度幽谷神理一與凝幓淡思良
沃滌夜夢華陽真書貽我讀韻飛字满飛雲間騰鳥足所羡
累木盡落落仍碌碌至人空諸有二者與不欲長笑丹陽尹
誰悟閑仙籙惟有横山隱開軒臨水綠我來倚棹歌如聞白
紵曲

秋浦望九華

神仙有大宅息此東南會芙蓉沐新雨聳向青冥外隴罗涵
仙人景物攬惟汰惟邀高與韋住名從斯賽狂吟復縱欲山
靈衆以酧空江遥相望愧乏儲溪繪擬首把風流弃往竟無
奈淮伴西歸船錦晚来翩翩

江邊

紫沙州上月漸與故鄉同茶力消寒夜遙心逐大風鳴榔隨
雞左歸戲放江東白氣前奔汐喧聲野泊艤舊林良有偶迢
棹即其中築指來時岸紛紛霜葉紅

小孤

我昔遊三江飲影廬山阜今年看山色晴燦勿放肥大孤如
娜句雖奇未稱矣小孤如韓文技跡矢幽峭凌空一柱壁
點蒼花簇峨嵋萬里奔於此撑其要曉啼扶桑雞紅艷發波
光望舒晚漸圓天水白於漂舞石搏潛虯捨牙奏宮調鐘磬
何方起小刹藏叢蔭蘚數叢樹時引鳴鴉叫傲鶴棲横江
帥千苦求料一孤星浪浮百變魚龍跳羨彼靜瞬飄間滌矢陜
風號曾聞秋潮猛洶洶悉濺漲馬當風云險不惡瞿塘嶠我
來洵有幸十度穩揚棹不盡千古流脈脈甫兒吊組練忽驚
傳連艘恣使藏去去下水風擊櫂暴惟樂皖公山色好例將
盃影照

蕭江館酬施愚山先生待宴

廿載隱荒蘆看賓頻拄杖豚肥何所擬石室鹿裘樣三米慨
無帖筆嗡莽以塊界盡本無營神情恣滉瀁忽傳荆國書遂
從杜醇狀邀慕張高宴淳熬排醍醑柏板響歌喉吳歈的的
壯野人饑太牢移時捫腹脹酌我以兕觥提樂大千盘所慨
雕頹頹術業云胡僨東里錦未製而巴麂犯放激義有攸歸
大端專所尚寄懷益以紆願言千載上憶昔敬亭遊孫雲鬱
相望公幹老濂濱猶思撰應瑒野鶴亦堪飛詠言止則颺

七夕

雨音方協律大火忽西徙夕霽天宇翠空昂派於水飛停笛

披襟新凉拂靡靡織女嬌難任側向扶筐倚河鼓高登鵲丸
㧡攡軒輊漢津淺可渡簪會洵云美娟娟誰家饒香露濕羅
綺九孔透金鍼五色綵紅紫天孫擲巧來畀爾良姑姊我聞
馳欲迍趁趄旋復止世仍起情僞情僞法還軌開闢小智人
心開無停晷大巧不可爲詰誠貽前史阿脩誇智謀勸當商
風毀周鼎著俾形所以斷其指歸去醉野夢吾生自有理

詠鏡

縱通匪半面相見並全身千金買一笑贏得兩邊春

引商曲

憶郎下馬時門前嘶馬驕秋風吹郎心煖熱何能久

作纜兩三丈繫筏長江水颼颼西復東生憎流蕩子
借春無復力幾來徒望食黃雀巢空倉彼美不相值
海上栽天棘苑中種楊柳腸絕未分明垂思兩低首
燈花深夜語熠熠解人意拂拭珉瑁牀爲權作歸計
昨日裙帶襴今宵背鬢蓬銀燭紛擺影剪鈿穩佃印

踏地喚天歌

乳燕巢春梁雛雛殺中語不教乳雛行雛欲件奴許
勝能刺繡時見郎雙叉髻墻角低梅影與郎㓵並勢
璃花初試發獨是任風吹簇花吹不斷怕斷藕中絲
摘梅不待熟梅熟更心酸但摘青色去顆顆映玉盤

曾記三月時桃紅委沮迦雖紅不照人漸隨流水去
空房未燃燭孤對月一輪耿耿復耿耿我與月中人
不是寒欲衣不是饑欲食行乾見石骨那能不憐惜
人生如朝露朝露朝朝滴顏色一去時問娘何處覓
儂見狐渡河不畏河冰澗但欲守貞信終爲成切怛
椎來樹外飛椎來樹裏悲頓倒傷樹局欲伐枝難拔

歡儂歌 和王孫又

翠黛描方就歡儂好處行日出東邊樹天老亦多情

又

三月不相見眼裏萬重山儂能白紵舞愁歡棄荊菅

又

垂幔畏風顛捲簾見雪色雪裡歡問儂素懷兩兩白

又

朱顏羞未啓綠酒已滿斛儂思歡紛紛看朱翻成綠

又

儂爲歡行姐歡笑儂俏長願將百攬絲引取寸心盘

和潮東王使周方短

熟馬嘶亭柳浴鴻戀池泉訣長招戲物林晚哭幽蟬

受業門人李伍渶訂

世通家小姪楊貞傳較

虎溪漁叟集卷之二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七言古

句曲別傳平叔會謙伯丁時之李季章陳方明

牛渚同帆白汗滑篙師曉候南風發一葉寒庭昨夜飛我留
南國送君歸紅炬張筵重進酒秣陵關上愁分手行見虎溪
兒女時爲說予顏瘥勝卿

過續溪胡梅林公里

鄉里小兒厭肥肉飽健無爲驕欲哭强將詬誶䛕天閼浪子
翻飛勞人戮永陵在昔棄弧矢東海驚傳滿小水梅林環甲

犢洪波報効寬容豈可矣後時朝議起蚊爭惴惴風前一命
輕仰藥元戎號餒鬼凌雲記室老諸生疋馬方嘶續水路冷
冷山響青松樹今來古往類多不平鳴行㬪久刲韓家墓

胡公匡畫兩浙頗著成績竟爲科臣陸君某擠之以
死惜哉

遊仙

十年煮石亂山中不昆人間溟毒風待得春陽嘘寵冷桃花
葉綠杏花紅紅杏花開洛水頭芳樽翠幄任嬉遊彩雲已到
長生殿神女寧疑怠洞遙遙逸靈洞聽鳴瑞是處閉隨白鶴
翔曾向方壺窺倒景更從鬱水歷殷陽仙子不朝亦不夜賁

藥修琴無定舍欲乘沉醉便歸來悠悠篇管九山下

狂颷篇

陽春珠汗流新熱候忽雲間猛電掣蓬蓬蘋末乍聆聲颷騰
哮吼凌空發四望冥冥合黯黮慢神慘聽奔號烟響蹴萬馬
蕃洼加洶洶擊撞鳴戈鐵文如酣戰觸共工軸維上下爭摧
折亢竅鼕圍任突竅薄廻萬象爭轟烈未止揚沙飛礫并渡
云鵲退長禾跌千江雪浪倒高梲須臾命盡竈籠穴鳴呼吾
聞大塊噫氣名爲風小調大刀皆有度祗今震撼獨爲威蒼
蒼何以致斯怒

紀夢懷王建侯先生 公諱科貢號乜濼園

孤松自是識生趣曾冰縞霣豈忘寒獨歷春秋幾代謝龍鱗
虬骨撐低亞風濤快拂冷冷長顯幹愁舒黯黯夜如翁八十
老將至貞心自許質天地見客便傾懷開戶惟觀箕衣裘親
補綻藉什頻修塈對子默考終傷心猶滴淚昨夜逢君入夢
來自言斗室近通衢厭聽車塵日夕沸閟中援筆爲記記
語甚浩浩壽境忘其好獨有兩句六萬箱燕壑如沙如泉此
語可解不可解似識似銘未敢辨應是靈府逸思飛埋光猶
吐金石醉醒後振衣編勤語吞釜叉下瀟瀟雨

玉鳩杖歌壽李西川八十

天上玉枝裁作杖不數人世有于闐李耳拄之七百歲不圩

不折色常鮮。一從進霧戲流沙。擲杖荒林誰復拏。同林石筍
條俱長。寧識邊枝綷有花。西川邊裔首皓皓。入林拾取代扶
老。琤琤策響五峰城。絕勝紫霞坐碧草。今歲小春更大春。持
航叟杖須兒孫。猶恐聲稱將太盛。改名河上丈人云。

壽史价臣毋六十

靈谷之山山崛岪煙月文章爭勃鬱熹朝四載鳳凰鳴多士
競凌瑤水出侯爾翁家遇已違寒螢寂寂守空闈荻書寫盡
烘燈苦又見廬陵藥榜飛在昔雍熙時乘六僕射張公扶日
轂慈毋宜迎宴內宮手詔阿婆膺老福今年甲子三百零真
妃筵上發商聲雍熙盛事荒涼久即看翟車繞禁庭

紅梅　和王聲及

絳宮仙女羞容靨誦來環珮搖深谷碧山學士夢難成燒丹
逼人看未足問渠何處染冰肌朔風欲爾飄瓊玉早將白皙
較朱顏姮娥悔撫桐峰曲琥珀傳杯堪紫奇珊瑚作枕寧背
俗范蠡山上桃花簇一樣嫣然笑匪獨怪得彩鸞欲徙柯驚
回好鳥懶棲竹越水聰腮剩有香阿嬌愧貯黃金屋

描雪　和王聲及

媧皇補縫遇寒冽瑤山鑿髓鋼鎚截青黃碧綠嵌空牢紙漏
毿毿白石屑覺隙瀰餘霰交加木冰冱處環連結才士矜誇
梁苑賦羣仙醉舞上霄穴山河一合渾玲瓏銀縞千層真怪
哳痴兒不了公家事搏作明珠藏秘篋荒雞郊外早啼號素
鶴風中翩浸滅漢北一霏火井凉江南三尺冬蝝絕憶爾吹
從葭管來送君竟到清明別夜酣偶夢蒼龍銘代寫紅雲并
絳雪

和王聲及早行觀漁

池鑿九州汝鴻鵠汪洋瀦水鎮巖岫初春赤鱗十萬尾縱觀
鯿魴小於王轉瞬鱗刺驚鮪鱧眾來飽食回枯瘦垂頤欲粧
又嗟寒縮潮行如承坐溜歸燒稍樵醉還眠倦衾側臥疑鐵
貫牀堆受青三千橫奇窮懶附公卓奏睡酣偶夢仔公子巨
緡大鉤為我授揭鬣怒鬐併鬼神誰敢臨深測杳渺但能矢

志堅而忍弋物從容由斯搆縱令白波噴若山竿累揭之仍
信宿胸成白雪晶瑩瑩漁叟持獻王公府

醉中摘巢菜作羹

三月幾花開更落攪地狂風頻作惡鐵馬金戈響北陲長蛇
猛虎侵窮藪偶然大醉雲聲下攜籠獨去尋春藿蘇陸諸賢
達且貧每引元修資笑謔錦江遍地誇蜊蟶海市滿畦供煮
爚我行擷取濟朝饑香綠英英浮鶴杓翠釜金盤莫詫奇野
簌由來勝佳臛一杯𢡟盡復加餐巢羹何必調龍鶴（乙卯春旣望日）

同史价臣諸友市飲歸後連浮大白竟致傾倒因采巢菜作
羹遂成長句山陰陸氏云巢本蜀蔬東坡嗜之名漂搖草又
名野蠶蓋小巢則吳地多有人不知取大巢即豌
豆之未實者予慕其名近植之園中味果香美

宛陵道上

昨夜潑瀨水漲今晨歷宛陵道道上雞催曉吹忙沾衣細雨浥塵飛一徑連綿秋雨淨千門未落暗垂楊垂楊拂拂善承流此中搶攘弁羅憂金炊已灰故侯第鐘聲誰信張里悠須滾忽漸齊東方白已開馬頭逾逐西風去人影半從南畝來來時作客思應苦酬和有劉思轉喜狂吟或不畏驚窣好向宣州閤內史

靈鵲篇

靈鵲靈鵲乘風躍飛來飛去春城角踏翻綠葉幾回翔自言所寄根株薄㜸顫飄搖莫定巢寒風刪向修翎碁偶爾促營

相迭呼枝折巢殘憑剝啄架構遙高南任棲帶雛旋被颺空斂柰可迫窄凌厲雛類伏限麥希五嶽主人愛彼聲憐喜娶以砂粒蕃脂膗偶憐荆烏訴與鳩鴉頸長號終靡托予猜大哉天地爲至仁囫圇日夕滑燕薄燕鳳鵷鵝各有音收之得理總不惡

別緒

長安陌上人進處會是夫君儔行路陌上長安騎紛紛野塵遙起嘅思君十年客滯臨邛雨竟日驅車紫塞雲邛西塞北選良家六郡推君意氣佳扶桑自解倚長劍暘谷爭看展巨置滿月關弓瀕較猴乍落雙鵰傷日斜幕府有功蓋獨上九合唐弓顏倒輾但從蹕虎踏荒山時逐狂軀飛鐵裲流滯邊庭未肯歸獨留賤妾倚金閨冬寒幾看梅花發更值春深柳絮飛丈夫慷慨應如此不惜離愁愁未已緘憂盈淚并成書要郎別時川上氾

沔江守歲

江北春回五日只江南客滯襄川氾江水江風不耐寒飄零朔雪綿千里矛櫓鳴劍獨伊吾瓶挿梅花識歲除舟子憑梢炊鼷火焚爐伏竈飯雕胡車螯佐酒招懽讌夜鯉屐晁恣烹烙鼎鑪煎沸雨前茶玉笛吟餘醉後酌醉來酒力不能支春去春還幾度悲去年庭際風光好今歲春風苦別離偏留紅

炬照離顏秦音越語共觸欄愁對異鄉詢異俗野癯相率訴時艱競道此地由來沃水有蛙魚罷有栗自從劇亂亘中微原野蕭條聞鬼哭更值戎師出天家銲旗銀甲耀鄖巴建兒潑撤桑椹食蓄馬芻殘苜蓿花苜蓿桑椹支幾何近因斗粟千錢多齊帝黃金休問價隋皇骨豆屢經過水驛銅街鍜鼓歌我聞此語哀聲咽如聽潺湲水上來代控道黎增淒切占云諸旦風不狂便可燃燭試豐穰臥看尾浮水浪靜喜儲疏服拜餘艎

却劍篇

孫公伯融總制處州聞青田名欲致之青田傲岸不

起送公以劍公答之詩謂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
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以諭劉劉始
祇徵公句客人手旅坐公里無從閒其遺事因感賦
焉
飄落寒霜入夢驚腰間寶劍孰雄鳴青田語 起看銀燭尚燒殘
當空月色浸中庭北角横排七斗星斜光映蘇露華晶須臾
歛彩附青冥愛知快劝佩生平鐵鑄九州鍊其英沐日浴月
以沉精青霞散影虹流形剸以玉硯截以鯨塵雖歷載嘆蒙
冥操向他山礪爾砌追鋒吐鍔粲飄鱗鏤貫按曰昆吾銘珠
璣飾藻匣藏盤垂思蜒蜿戲滄溟誰錫於予惟劉生劉生伏

處嘆芳聲放情物外侶林泉醉藉香荃席以斂呼之不肯斬
上京避我吳鉤亦何名傳世云爲色傷精白帝桃花血染頳
提刀擲還響泠泠頑子來今絡世紛掃除九域靜餘腥草昧
天開綸且經皇皇今上貫弓旌寒巖招致無奇零大哉王公
小者卿章迫葉隨爾當兄子容撫劍漫延停

銅雀瓦硯歌

炎火流烏鄴下落昏昏殺氣蟠千鎮耕犁但見棘生烟燄亂
安知河射角魏王整頓曹丕傾靡齊金鳳連銅雀雀來穿今
室其音剝復啄剝啄金鋪玉版穿雜還魚鱗積漸稀擲將萬
片霜花碎燒作鴛鴦零亂飛飛來飛去漳水過一片餘傳古
硯呵妖姬别有同心句不向征西寫幾多琉璃碧汲古沙銅
雀春可奈何

演錯 敘浩翁演 雅之篇

昨夜幾行烏漫刺郢人書燕人秘買璞何由知是鼠頭石
從莪蔭白藂文腰既貴女無瑕櫝尚木蘭珠可遺方枘祇云
鑿可圓適越都看幪北致手板誰知倒執持粘封反得空函
穿省中頻竊伏獵文眼前不見軛盤字金根竄盡數行書杜
若枉求房州地陶陰魚魯混淆形看鳥認人厮着偽芊作蹲
鴟更作羊京華彌望無蕎麥蕉鹿等閒疑是夢弄璋果爾曾
非戲黠枝乍令猛虎驚能音不耐神龍懼公私欲問鳴蛙幾

望月已聞吠犬二竊鈇不解比隣疑製錦還經劣手試君舉
自爾必君書臣開亦復待臣閉御厨監後訛煮粥老媪綁孩
却倒置鳶腐何知俠客當袖椎不覺副車值蠟鞭煩費五萬
錢刀筆料難逃堯暨舍人宣語欲把麻將軍没石空勞臂僕
射嫁非了事人尚書到門都不是訪友未登儀同堂逐黨豈
非排斥氏謝宅鳳毛期借觀虞家海物將獻媚騎驢何事更
覓驢西邊長安東邊視截趾莫非求適履續脛偏教遺步累
尹氏定非爲婦人周紀何知命太尉顏標魯公將無同李膺
章授當有異生姜終是樹上生洛下先生知此義一幅判牒
堪弔人六般首功休屬吏借地可堪貨賈誉養兒莫教王衍

識我有潛善作左相十郎真可托內單飯黍雪桃憑口訕六州鑄鐵成虛費茫茫陰誤與陽差歪歪枝我千行波

桃李花

遶屋千株桃李樹枝枝葉葉浥朝露春來無處不芳菲細蕊浮香錦作步今年春半花枝寒瘦影低垂玉井幹直至花開人盡醉月上聲高慶彩鸞桃花淡淡紅如拭李白盈盈嬌欲滴公子邀懽花下遊佳人挾瑟花前適花前花下盡招觴生憎繡刺兩鴛鴦競言桃花如妾面競言李白勝檀郎遊蜂牽惹蘸花泥蛺蝶魂消夢正迷為問誰穿桃李徑兔園芳草踏成蹊可憐昨夜東風惡金谷吹花滿院落墮坎墜茵何足言

紛紛祇應同飄泊致書昔日繁華子古今榮瘁皆如此何是輕作斷腸人莫教傷心怨桃李

思飲

有所思兮在何方華筵昔日倒瓊漿竹葉松醪滿斝盞網迭飛觥綺几旁豹胎鱔鯉恣饕餮青門瓜瓞剖紅瓤美人挾瑟巧趨蹌輕敲檀板奏宮商阿鵲鹽辭唱高堂嚦嚦餘韻遶樑案紫貝朱宮赤芴房象瑤雜錯美文章祥氣彤雲夾日芒中天赫赫底扶桑主賓交劇夜未央銅荷高聳照流黃歸來爛醉錦雲鄉星河淡瀉映方塘醒夢宵回百慮忘美人零謝數年將來顏憔悴卸紅粧歌臺蕪沒翠盤荒文陌祈祈觸若狂

新拉門前虛機張栲栳喝冷風歎凰琅玕無實飫枯腸吁嗟彼美兮悲且長潸然四顧淚浪浪

學耕

盤旋兩腳轉車府每每原田尋灌注持犁驅犢迅飛騰執紖持鞭猛譁呼外瀉中乾慎足防蟻穴能勻一滴盡周遭圍打勢掀翻刻鏤溝塍潛互布（凡耕必淺深合度或窒或佛俱失之矣惟予躬歷始知）小秝巨鋒役重施短鋤橫扛等齊副削平凹坎無纖疵排秩直可行數兒童縷縷蓋陰飼麥飯魚羹兼濁酤勢時不記汗沾衣慵餘自縱歌喉吐昏作誰嗟稼事艱藏身自覺惟斯何津頭徒望滔滔流愈信長沮操不誤

燠虎

稠源三虎同穴鄉人斃之以火同人游日生氏憐其威而賦之予謂虎皮激也見即著贊今方擊蓋殆將徹將去天且告祥乎因戲吟以反其意

巘巒蓊蔚迷朝露古洞松聲連夜雨石徑苔青滑且碕猛獰由來托與聚傳世從教育殺班披榛自爾憩棲旅深山大澤走龍蛇與人無爭亦無忤四野相占景運隆蠕動咸生欣弗妬飛鳳長鳴黃帝園神鱗習擾殷王囿乖逆潛滋獵者愚不搏咆內搏虓兔疎瀾網羅越檻多始悔由來作計誤曾閒遠悵獻犇騁白額燮涎無剩畀從斯遠鼓及窮崖攖噬靡餘草

木汙更有綮狐假其威目動尾搖跪與助偶然倀鬼媚酸甜
吼爐俱窮厥吻露羽獵徒兒迅似飛堅綁麻鞋投短袴擊節
搠空橫絕嶺交塞乾芻與枯樹方揚威飲熾昆岡金睛閃赫
齊然撲宵狩風高稠水源最遊日暖印山路射士寧教畢世
閉不縱綠苗遍橫足

萬魁塔

連樊溪下水瀰漫連樊溪上石屹巑水石相磯激後湃直瀉
千尋不復湍忽逢雲柱高標跨數層突兀與霄干塔勢臨流
流浪說塔樹拂雲雲影寒風送鈴音和玉笛雨飛堰色奏珠
彈灔灔頻波隨望遠長貫象妝砥狂瀾

棘花

同學𦍒日生氏于山輿上見棘花賤而賦之予曰物
何貴賤期於賞心者自愉適志而已昔人偶逢山下
一花開不禁移情永日此豈豫設貴賤於中耶故棘
雖賤類花之紅白亦若堪娛頃閱南社童謠云芳花
琳洗来耙是又可與杏花梨葉同占月令也使是花
也得飛藻濃西布葉輞口安知不久播諸歌詠又何
貴賤足云耶是則賤者自賤吾不知其賤也遂戲爲

棘花辨

賤花三月隨流激落盡粉粉瑤玫骨猶有淺叢一朵雲楸翻
艷冷梨花雪何處秋槐唐帝宮曾知春棟周王闕詳刑夜危
餓烏啼鎖院朝簾走兔楚阿誰同戲墻上門祇今悔作銅駝
穴傷心遂與衆芳違自顧青青還自惜煙籠嶺北傷蘭蓀月
照西林倚蕩節嫩綠低垂踏影濃粉香逐片流形瀟平章院
裡攀成械王屋亭中繞樹碧空將顏色媚他人見君粢粢負
老刺棘花開有時棘花謝無數莫言鸞鳳不歸棲鳳鸞久宿
冥蒙霧

賦得夜夜抱氷寒不睡

吳王深殿歌吹轉雲飛靜夜吹成後醉倚姑蘇玉貌妍忝酣
死岫朝雲遠江上火蒸爛六宵報警雪恥蓋重說踏翻櫳斧

滿街春相將爭鄭歲歸欸歸來得意任遨遊信護如酢更如
洲紅燈花影懺長夜曉箭焉知滴幾聲於越七臣寬忍話食
心蒸栗苡悠悠寒氷一塊當心抱須臾冷沁梧宮秋

賣伶篇

劉家市上冬酒香臉月寒凝人盡觴橙板一聲驚客坐鬱輪
仙曲澹餘梁唱盡新辭無俗韻最勝臨川玉茗堂邇來遍聽
黃華笑迓鼓音靡淑氣傷聞伊標韻何所本十七宮傳老教
坊花雛按節拋新鼓翻線滑調拍板腔貫遊公子頻相顧致
盞紫華刻漏長何期拂意相催促白首歸丼窮碌碌佐侑聊
行荒市中蒙被殘齊帷不恋我聞舊話涕零多飛斝當筵齊

度歌一夕汪伶逢李白雪花滿袖醉如何

代上隱庵募茶

火山瀰望三千里火雲搨發變烟起何處涼波挹浪河幾度蒸焙煖愛水行人荷擔歷康衢走入紅爐赤燄噓息蘇難救乳洞溢漱流自覺冷泉枯上隱山人悲念切十方證就寒氷結露旗葉葉吼松風一鉢龍池香味冽濟濟舉生氷想眞斗露盤流萬顆勻但令玉萌煎井渫何須變波下天津獨有詞人號癡叔黃金賦就更無聊至今臥病文園內晷帳年年渴未消

渴悅口

博陸從容同漢天上林人柳不終眠獨濟廖主論南服嘆息思登明月船古人怨艾今猶重冤服曾迴郭薄邊早識前非徐可理悠悠蠡水憶延年

遊帶湖登石頭山

千山萬山雲漠漠一夜松梢洗蘚劍欲船直下釣魚磯巨浪浮空爭潰泊側身攀槳石頭遊石頭山上風颷颷南畝片石疑如磬東望洪河不辨牛鶴儛盱水此經過此母桑田竟幾何百丈猶存緯江跡溟濛皆色未消磨叉霞何須千載上樂目風光惆悵悵憂來欲問已無從雨花寂寂催歸舫

博虎行

變險忽然禦者執縱脫深山戲大陸饞嚼捷騰如已牧時無爾輩誰約束家家避橫藏深噢困力猶堪按墻登兒婦開聲驚欲哭中有豪者怒紛蠢鬭合鉦鳴足韓蹴七十老翁差不縮長矛一挺淵邊伏虎來躍出刺其腹張吻嚙鐵如嚙撳尚餘半折頭無鏃當喉直搗形疎散睛閃重昏形顛斥墨呼分裂憑刀劉獻皮於公未敢匿官巳得皮還究內

鴻塘徐翁年七十餘與衆歷虎而莫攖翁獨以短鍃制其死命見之書賦此

壽陳母八十 大士先生妻少游母

人制何者壽十世河圖體獻皇初字方城夫子食其英手挽側迴天漢濟臣扶德茂武平君著削珥簪布裙裾還延萊冠南宮後彷彿何須數彥雲母仍從嚴親綵續元季奇靈猶與杖義成名節振橫流掉頭直顧羨上今年予住秣陵關秋月滄波信可扳西來長看九江曲一派悠悠繞皓髮

金陵薛儞平叔五十

前此五十年後此五十年共涉百年坦蕩碕滄海幾見黃塵飛憶昔結君垂髫好一經君受先子學平叔久受業先君門事我並幾多年朝朝陪侍太常前日同侍教於雲中先生之側天旭樓前紅日迴蒐裘林畔夕陽天壯志如何已若斯芙蓉蝕變土花姿快向吳天默默者樓遲共倚南門下南市門前十四樓波粉

青烟徒敗瓦爲君歌酌君醴雨花琵琶秋風起洒望岷江萬
里來君甲方從氏道始

無爲州避兵

戰湖南調漢北戈船棹鼓震天飛一葦輕舠何處息漁人手
引北岈限蕭蕭瀰望鋪蘆荻蘆花高丈餘蘆根水可入花高
覆我樵水深容我杙聚語各噤喉炊烟恐見黑片萍漂泊感
浮生毒霧茫茫走江國夜涼倚枕不成眠愁對寒空澄月色
丁寧候鴈忍驚棲我情與爾同悽惻

剪江謠

剪江北剪江南浪如山心如焚東顧黃石之機激響璘璋右

望海門之關積氣畢聚舟中之人兩皆聚色起視之仕聊商
聊斷予兩無所與胡與白物爭江源蛟螭非我族蛾蚯非我
湛惟漁岈之漸即見閒閒之雙鶴可以人不如鳥競戲逐此
瀾涵何不逗兩之初服葬爾之空龕東迎機意驅黃犢北牖
臨風拂白蟬朝户雲霞近夕罪鄠麻醉陶陶永日內遊與酒
人蹤

惠泉

予寓秣陵日酌惠水卅之乙未將臘旋偕知己歷毘
陵遊姑蘇厲幾核山飛白濺沫在吾目中矣適氷堅
莫前越辛丑冬乃得一游以慰背願遂少憩第二泉
掬水共飲而見汲者往復如織與盡則覓小艇導小
溪以逗溪口本檄比比舟子曰此兵擾時居民採此
以阻劫掠者也今稍通耳因思宋熙寧間常有以
擾名詣闕者神宗問錫山去砲幾何竟不能對遂怒
斥之予將老於田不煩上問第山川之趣言之每爲
色喜遂吟以志之

十載醉夢迷菅翠人間泣溢驚長試今來偶作毘陵行蜀山
儼爲坡公歸依依惠錫滯征帆花溪盪入訪幽巘矯足初登
大茅峰白塔遙瞻堪四壁漸舒長嘯倚危岑坐看太湖三萬
六千之茫脉叉想下露崖泉亭關浮沸汲綆分上下寒豐抱

累累素瓷懽近承紅泥緘遠致習習兩腋風送涼入詩肺中
冷兄虎丘弟樓撥蜀漢間兼持等吳魏咸秦那有此泉通贊
皇恐受高僧評

齋中蜂房

飯顆山頭激雷霆仙子撒空流幻法搖閣擇空片羽生壽贊
不加葬可佩辛勤奉主向茅檐櫃羅開圓窠林棟君曰都戰
嗥予水裏陵浪游爭一吧草木有尊嗥亮禾食曰稽予拖兩
腮風動四方聚乃功長脾七竅變高聚萬寶千穀摘王漿瞬
息天漿融滿腼絳紗澱默無職塵馬稱一覺黃帝軟蜒澤欲
滌又頻留翠繞珠闌燒鳳蠟上林賦罷沙誰消露膏滴滴吟

唳恰添城花柳賓鶴天此有北津偏與塵俱可老翁獨潤枯

莫信歌聲白恰恰

秦王集

秦王樂飛鉄百萬霜蹄翼有二兩秦控潮霆飛雄竊據朱緑紳天馬地馬齊入晚獨餘五馬浮江去傲睨南天草一徑驪馬向蘭津暫發三十七萬騎細取五馬歸羈勒誰知五馬化爲龍飛已登天而遊霧半條猶帶黃金絡倏忽二十七萬騎不知何故變作風與鶴風與鶴遊春城上愁索索

長間篇

我長安在乎在乎高原之孤館主人日給酒五升飯數盤稍

鶴岡頭望流雲片月山前看弦滿庚年降千定方中分世何世愁綦綦開道五行六甲無偏枯惟爾三百六十五度纏榱通黃魁窄青袍短春花影裏靜敲詩野水涯邊不釋卷蕭條高寄何所爲只有清風明月相拘管

贈廬山錫公

若士先生交遠觀看花長託九江船遠觀有俠人所思悠悠此抱愁無聲我求更遠遠者賢遠賢遠觀俱可憐在青雲無遊喜地分日寧逢自在天猶愛山人號大易大易上賢即可爾多識前言往行滿天在山中差不辱天山得似西山好靜裡敲詩出張塤甲乙摩挲生瞻咸可卯橋頭許詢老黄有殺

山猪道人石門丹唱跌幽情古水近間有遠公太原頗邑然殿中我欲排雲不肯引與君權裁五株松

簡山草堂送郭八行歸當州青原山寺兼懷游公

天地寄於身側身不寄入故羅飛環外偷教僑舞出乘塵流萬水綃然腰寬添一綃幸聯君相逢亦車泣逢君樓亦何爲但耶伯浮盃酒危飛義朝羿與析婦戲氣來動欄禁廊與君相較我獨苦馬蹄未歷鬼崗圖我如向子幾累閱忙情姑嫁紛猶而君似陽城寄道州帳冷梅花夢榭榭夢回欲何之丘情與塵想把袂笑秋風欲逐青原上青田白雲暇間振遠公杖遠公自是樓煩人鄉雞峰前偶結隣莫言陶令辭蓮社

尚有殘顏到遺民遺民不畏鐘聲吼無字安禪今已先斗室維摩與矮除訣問是若還是蕭

燭影瓶梅

共臘寒花葉不放今夜遲遲明月上牆角流香忽見君美人側立誰相倚摘歸笑插琉璃瓶紅燭堆霞搖碧隣欲向鼻觀採耗息更入虛堂看璧涙疎影誰移照水明交枝交見横態亮花光老筆吳蹁峰補之村態丕御藏誰能踏此燭下有無之間身色相惟當彷彿伴袈裟應惹蝶蜂猜爬帳

熊督公贈紫霞杯奉答

大吳御天天柱折蝸盤鑿石飛瑾瑕鍊成五采光陸離粗雄

㝡綻龐凹凸尚餘碎塊負蒼皆青娥竊入上雲穴尋斫向兎
搖遙空和以元霜靈蟆血鍋藥方隅鮮瘖疴癰者𥁞枯醫者
抉婣皐闢耗裂暑肆憤餘輕粹潸彈泚乃命軒轅之孫有熊
之子跳踉翻身騎屈螺須臾蕎過縹緲宮璇氷柱露冷如鐵
私覷霞丹玉臼藥奪歸來坤遁頃蝦流澌砂荑微夜紅五石
散中誰與語蝴蝶仙人遇更前舞爨并髻綬腳訣秘籙黄傳
蚪蚪文求檢俱按坎離鼎還來貽我一新離拼芝蘂鶿煩手
扙七寶綴成掃鬼斧紫霧烟光虗谷結玳瑁慚生碧海斑玻
璃羞向瓊筵設梓櫝髮緘不厭深怪麗恐驚雷電掣教我每
飲備三鮏䊸黑旋商髭鬚雪乘雲若曰拜多男我男已多不

須壽但令從幽趣萬八千齡那得人間啖大藥

造鄭牧仲澗歸有序

庚戌　意夫註翁史學未顯與滯擅能於志暑歷蔽
未傻　仲開米經年逮邑兼之屢段余文代付剞劂
向私以於己者多且旃構證奧書與越閣聚簡二十載
頃將望閣悻而風駕相淌原以息心周人證重余作
詩以紀其行予敗慰勞和云

庚戌自昔辭南嵩本粉華傳三百餘央滌平生紙香書夫人
通志長揮灑千載重還後鄭公笑泚南泉供橋素樓鐵劇勘
拼靈秘直歸姚杦靴癸倍去非嘯傲虎溪邊共摘黄花與
把今年暑退歸思促衫闊月落抒人獨西風梧喊捲頭書嘗
霧迷離岫裏踏君還愈對藝林幽我梅橋書真韻撼余刻斑
荊亦偶然及唱驪駒且欲哭兼葭白露抒懷之龍鶯燕燕秋
迯鴻　先生五七言古詩有浩然之氣　古趣淋漓如老杜揲傳讀

壽鄭牧仲六十

降予庚歲逢初度小園殘菊蔭君住今秋月宿直南斗九淼
風烟奇若晉鴈影參差隔數傳桑爻推衍正窮韓宣尼自肯
九遷玉寀過頻年愧未能　牧仲先生講學南泉註易著史幼　于松溪能世家學讀此詠然傳世

讀潛溪集

丙申春寓院上閣取宋龍門集手抄一帙錄至題文

山先生手帖內云客有以蘭亭本求跋見其上有賈
師憲題記即斥去及得文信公卷則再拜起觀文蹟
甚稀予於古帖見其早不辭秦帝二首古變絶倫又
讀至妄婦生何益男兒死未休又其其如在吳龍門
題此云丙申春余之朝鮮今適三百年予所錄時日
俱與之合若耕兩先生於同堂也遂為詩

世上工書稱小枝予云大小觀其人蔡京真草多奇麗至今
不數蘇黄倫江右精靈鍾少保翻翻點畫薦遺新廣州寓永
嘗傳貧大儒把筆等殊珍寶至和弓差可敵將留百代雖鼠
流遺境與公同著跡香處搦作繭絲細安得龍門共登堂

筆明光長奉制○

賽神曲

谷鹿洲前鯨甲光錦袍飛空撒帆芒檬竿撐插鼓打剽髮兒
注鬭兒蹬快括圍辦月有香
鏡吹迸宵鉄戯飈迎神酒上趣判年夜波微步試靴幇撲兒
娘禿兒嬌黃鵲歌聲戲獨掃
不夜天爍不冷鄉酒滿盃氣飛滿絲疊術魚龍一綵鞭去兒
悵僕兒狂鶴哭情騰戯五坊
韶華催奸鬢催霜猶然結除少年打鄉毬看戲樂看鬭頭兒
昂小兒當慈椒些兒杯出強

將進酒

男兒不得志死則葬糟丘一吸傾大斗壽身長兩鬨酤飲杖
安市暮醉明月舟歸身不役耻笑對玉山崒黃金難買當歌
樂萬斛愁腸從兩收撥鳴箏琵琶嚴笳翠袖展輕喉華從事
邀竹郎夜未央能錯酬東方高樂未休形俱保色愀愀平原
擲倒淹留日荒聲衎叩斷萊州渾千雜坐君王側盃耳遮簪
更疊投轆王機應憐年擲來閩楚館拂松楸古人行炙騎難
逐會須酩酊覺深發華桐訪擲冰初流茗草青肯還勝遊吹
笙不解拾文鳳爾跡長看乘上牛春衫拚典應沉醉何妨弁
解鷸鶚裘本

鹿門灘

龍城三日火燒天一夜樊河尸蔽填移舟潛下灘頭宿賊服
鼓鼓如玲瑑帆行每旋怖金戈驅命人人寄鬼錄黃昏聊漸
真奔趄遙見賊焚人萧燭岈火稍聞難民語維舟幸遇漁翁
充圍圍鍋翻濟饑腸枯喉一咽類歡穌雞鳴急下長邊延已
復出險停安陸臨風遙拜孟公祠如我不才應共逐

酬帶湖篇

游氏日生於予初度贈以帶湖篇云帶湖之水清且
漣匯於虎水爲澄淵汝水發白軍峯嶺支流側入注
溪旁遙接丹霞麻姑之甘泉近挹靈運墨池之洞涓

中有紫蘇畔面之神仙上交洪崖友偓佺去年曾訪
華陽之洞天親逢茅君授真詮頃刻搖筆傲許燕窘
邈李白斗酒詩百篇我幸與君生同年道契冥孚膠
漆堅我舊射策金殿前魁名仍占龍彥先君乃瞭目
爾胡然値予未出豎予峯頭上自戴切雲冠口含白
玉吐紫烟帶湖之水長濺濺自今以始春秋各八千
云今甚多宿草僅漸猶鮮感而酬之

庚戌年生而與我兩家逢弓一鄉賀總角才名稍噪人兩家
蓬矢賀仍均砥行必期三代上辨志應將負古倫糊名易書
恒鬱鬱愀淡風烟天地物予曰處哉君曰出射策徐探囊裹

物歸來對予猶嗅吭嗅吭復蹈寂豈知鬼神忌才如忌敵纏
以豎玦無可擊漸見桑戶反於真而我呼之仍遽然奄奄太
行餘一春龍山旋哭孟參軍昔者吾友今何在殘墨仍留實
珠琲燈前偶展舊靈篇熱淚紛將冷面𩔇兩公高義先子埋瘞也傳讀此淚霑

輓傳任君

南傳諫垣予乃倩北傳諫垣媚又選先生意氣貌變烟袞鄂
英靈毛髮見燕臺擬築令公椽虎石期寧衛尉前玉帳聲移
氷海連銅龍綬繫霜風頭見李怡怡衣錦貂兒孫灼灼滋香
晚貌猶昔權卑城居鷗鷺今隨野水便雖遇霸陵部下呵猶
憶咸陽原上戰桐將百歲喜乘雲擎仙拉醉長生殿逍遙物

外悠堪遊回首耽泉猶可戀青驄䙰緲遽歸來琛漿竊勺從
空獻

輓楊行可 諱之漢下

吾翁在昔與而翁文行交孚孰與同翁家雖黍攤璣後吾翁
娶楚猶收公公言至此常嗟泣因之婚媾曾相匹追思偉兒
卄年事竹根蘭夢淚交集即今又許締新姻淡交五世連緜
鯳公雖大耋健如飛遊過天涯暮始歸金谷何須競末富攤
來泥滓視珠璣誰意頻年戈戟起九關豺虎吼蘭氾優尾未
唓幸逢亨百年人壽亦衰矣茫茫一去白雲鄉承家惟有舊
青箱欲覓音容何處是復根深處忍相忘

三句詩 附

秋原

桂樹花香香可抱醉蹋棎叢思滄倒裊裊絲蘿纏皂帽
北郊社鼓響逢逢雞冠頂上日眾紅雁聲忽掠小橋東
閑遊又是半酣時疏樹籠烟渾欲睡泥殺村童橫笛吹
明蟾乍湧碧牆東雲葉風梢搖不斷幾迴偷照玉芙蓉

升庵老人謂三句詩最難工僅採岑之敬當壚謝傑
羽杜鵑詹天衢諸作予於秋原偶成四首未計工拙
聊備一班

六言古

吹鶴篇

仙大活氣橫空沾衣香霧垂瀫微月穿窗濛濛捲層丹厲寒
風飛跳敲微更鍾禁城蕭索愁冲數聲戛響填東天邊旋落
鶴鳴游移細啄芳容瑩飾環照珠紅乍來聽影橫翀延頸訴
予憂衆九皐曾乘仙翁盧舵上下長從偶然寄托樊籠羽毛
零落其中參天珠樹雖逢昂昂自此安窮饑來不厭黍種牢
情漫啄螻蟲一咽漸教結喘雞鶩揚揚混同低棲遊夜爭雄
祇從綺戶瓊宮逝將去爾遙通長鳴碧海丹峰

獨館

草上露光珠冷山巔月色烟浮孤兒何方最甚寂寥人昨深

秋

又

擣藥踈踈帶雨竹鷓鴣膜酣風破壘黃昏悄悄亦鷄鬼瞰其
中

又

深更濁酒醺矣重門燈火罷兮匡床千遍輾轉何人打殺鳴
雞

又

好夢不成獨自單衾易冷腰過試問床頭蟋蟀明朝應是霜
天

登峴山

荊山鐵埋晉宋兩峽波含豫泰參臨粧及春早雪花雲影隨
身

又

觀音閣畔柳嫚胥家池上泉香一曲接羅將倒月下山公正
狂

豫章館偶 館東白馬寺西聖宮

花花由我着脚町町任彼容身白馬西邊佛子玉麒東澗闕
人

又

俯舩遲遲似夏江城幟幟如麻近居疑是孟子鵰船又呵顧
家

虎溪漁叟集卷之三

臨川劉命清[illegible]

五言律

滕王閣

風景由來迥登臨致自殊晶熒新藻井蔥翠舊平蕪山色長連越江聲直到吳茫然萬頃外乘醉漫踟躕

落花

三月經寒食飄零問落花相將疑逐隊曾似欲縈沙乍過紅牆去翻疑碧玉家蜂蜂牽意緒幾日未成衙

雨後愁難繫風前舞正頻濕紅依草露輕漾悟流塵豈不芳

華惜其如物候新園林從此適蔥蒨後宜人

閱川皆廣昌頓有升坐石觀瀾

驚觳疑濺雨分沫下汀濘嫩竹皆林色飛蘿棲袖颸謝公輿尚逸荀令席猶香佳氣通南斗海涯讚蓬萊

憶髮

非復雙棲影空巖一縷陰朝啼不忍徹宵夢應難尋根憐縱前織覆盈紘上音誰爲念故素持此對寒衾

旅夏憶虎溪

豈是懷安土其中到便安人家水竹徑風俗烏雲官好月松灘靜輕衣石枕寒去來歸隱地花發綠蒲繁

冰泡

倏忽圓空影去來不任留有形隨類合無象應風收潛冰盛如亂落兵點更幽營營殊未already

蒼苔

濕雨連幽夜晨光杳似冥辭圓凝就席曉翠漫於庭書帳偏宜綠長門更怯青偶然留跡處幾勝踏沙汀

街魚京門鼠後朝

販魚遊街市

東湖春漲足一月坐蕁苔蘿呂操衝巷荒街權沈洄小人懷口腹君子惕雲雷我亦羨魚者翻憐此暴腮

旅館

荒烟濃不斷積雨望如池旅席風塵暗孤城鼓角悲鳥喧無剩樹人散有殘棋燈火螢蟬夜蕭蕭遊析思

永寧寺佛頭數餘

丈六金身古天然表異靈如何深殿影頓削佛頭青冷落悲龍象翻騰愧鴿鴿領顱相望僕爾亦雕刑

寄薦

憶昔江春暖停船採翠佳願茲登箸美宛見舊龍穿瑞索性堆綠當筵不茹邪香盛舒最早飽食厭肥鈀

門人鄧會子計偕

在昔南溪館青燈照面寒我田歸北隴于瀨赴南端溢飽無

啓易科名不愧難尊衔如有約花發報長安

靈湫

泉溜下穿聲跡幽巖險巖碧末低四角織水穩千帆路歧樵

痕引風多鳥語催晝高頻欲囀俯以對請凡

百舌

野樹一床平時會忽變聲翻飛叢葉亂跳踏羽衣輕乍覺長

光發如傳曉戶晴解人意盡處的旷在和鳴

燈花

細雨下亭幽衾寒夢不留藥燒蠟淚滿縠吐錦花稠望喜知

小分排愁或有由客懷相對此心緒轉惻惻

竹籠鎖禽

具此毰毸美入林來解深圍回害已制跳浪應難任長尾驚

新鎖雖鳴失好音憑誰推善力把縱碧山岑

翹關要飲

帆影落梅前斜陽挽樹叢奈何今日暑還拂此開縱逸氣通

河朔歌聲擬薊燕幽棲無限好明月滿江船

九日偕友登靈谷

五陰今已除碩果綴微陽嫩草隨將萎晚花獨有香誰留馬

非白窺論雌猷黃且聽高崖滴丁丁響玉漿

同傳平叔夜步龍潭橋

共酌雖無酒還酬月色濃青霞物外思黃橘野來風采有千

年骨兒微夜半蹤幽蛟凍不死相埜保寒冬

采草紛紛服安心石戶農容倘從夜氣散誕豁襟容歲序驚

搖落才名恥見宗天津橋上路莫漫識龍鍾

漂水無驚瀨石橋可坐遷逍思林際豁遠跡隴頭牽野色凝

蒸曠霧花發若天邊邀無象處仰見羣車旋

李景發山莊

頻年不出戶風月獨相過招欽雲迷袖閒軒翠拂蘿遊魚常

近藻馴鳥不驚柯掩耳方逃俗樵山又度歌

月夜

秀華初麗照月出海雲回山茗傳鷄岐園蔬摘色葉話宜壯

客共懷向野僧閒拂帶涼颸動鐘聲入夜杯

黃過寇石山房 同李鮮陽及門人侯唐生肅棠處

歲月還流易離思不可任松添來日影槐容去時陰昇賦年

年筆寒山片片心襄川無限浪碧染舊楓林 鮮陽新館襄陽予在襄陽與離

贈丘友

壽丘何代子一榻幕梅溪瓜葛遙新圃藤床擁古畔負經凡

野曠磴澗惡蒼低消息誰相訪君不應自知 丘知祿命

種萱

日炎方布種半畝且堪移珠散圓能老穠新影自稀滿爾分

伯叔衰糊辨根其應問無亭粥傳供樂可支 詩如老杜演之法下傳訛

胡臺飲

偶爾步高臺凌風亦快哉網鱗隨浪集撥芡見雲開禾黍依
然在山川迢望來樽前長共醉矯首出塵埃

九日偕遊颶勃及諸門人登猴峰

隔山幾數里到此只今年嵬石閒能古雲窩倦可眠看花初
過雨拾橡且調猿歸矣晚天靜拂衣樹樹烟

與巨山遊懷臨金東邑諸門人

秋色淫嚴岫寒光紆大文從遊多擷秀野老獨歸雲世路悠
悠此生緣尚迢分一緘離別思待訴隴頭雲

西江訪友

梨花深夜雨擊楫渡江城南國愁分袂西山喜共盟綿綿新
緒思淡淡故人情斗酒今朝約黃鶴物外聲

贈鳳林舊遊多白髭者

昔日紫峰客星星滿鏡前遊絲吹欲亂縞雪染還鮮棋可商
山著像宜洛下懸素心俱湛白毛頻自皤然

江邊共酌

悲歌恆任我晴雨總由天一酌秋風裏孤花帶笑妍無心安
有鬧不醉莫言旋江上今宵月盈盈到枕邊

插松

青蒼隨手摘移向玉瓶陰想到無根處依然若有林龍鱗波
也未鶴趾豈堪尋靜對搖搖影其中自古今

夜館

寒雨將春閉苔錢埒地斑奇書堪抱宿苦茗未斟殘高韻知
天籟燈昏覺夜闌悠悠此會意消息為誰攀

春霖

聚澍瓢經旬千家桂作薪花隨紅浪墮螢觸暗風泯試問恒
陰理誰援寢泝人并無祈禳術何以對修仁

寶谷寺張道士

秋風正作狂被我眺崇岡逍遙與物外俯仰俱混茫山果紫

初落野鶴乍來翔更逢張酒酒好去見仙粟

十燈詩 景陵唱和同賦 陶李家平叔

佛燈

珠庭常寂寞夜永青烟斜風動九枝影盤燃四照花微明周
慧覺長談激塵沙鍾磬上方樂紅光映落伽 湯云照見真諦

書燈

半生恒對此夜漏與宵長冷月窺幽館寒氣浸曉光雲軒時
燄影冊府幾流黃花穗殘更吐垂垂滿筆床 譚云讀之令人短氣

客燈

夢回不提家但見孤燈華歸路傳書者雁行寄家餘要鳳搖

佩劍森雨獵悲笳空對寒缸藥何時泛轉槎 譚云古人謂此難過夜力可想 此時與情云悲中有壯 傳

雨燈

蕭疎梧葉下數點澗清幽璁室紅疑暗金波白已收千山龍
燭火一盞翠新冀烟霧縣縣隊寒光蔟外浮 譚云如見山果將落草虫自鳴

雪燈

燈白其花片紛紛落舞螢半牕明透檻蕉兎玉成堆宿鳥驚
寒去連猶耳影來吹樓疑不從素照共徘徊 譚云清境流韻

舟燈

江空人語寂行客未眠時村墅閑烟亂於蓬夕照窮窗開逖

月飲火熒帶星移朝發富春渚清風定可期 傳云蒼迥

漁燈

網集澄潭口輕舠丙穴濱背炸求巨鯉石火捕修鱗在渚形
方灼占豐夢未眞滋瑣如可釣光處一梭綸 傳云末二句同一首氣色

琴燈

珠絃深夜理不向丘中鳴細細庭前韻愔愔物外聲絲桐燦
一曲雲漢已三更鸞鶴閑來舞窗階月影横 傅云不刻畫自佳

林燈

最宜小築外四望見林泉野曠流螢渡津迷晚炬燃丹楓遙
對影紅樹暗生妍焖焖幽篁内雲霞春暮天 譚云氣爲而色助

閨燈

十五爲君婦閑房夜夜燈無心裁尺素有淚濕寒衣翡翠衾
常冷鴛鴦織未能雙鸞欲損愁對錦缸凝 譚云似閨中嬌媚之氣

庚辰秋冬與寒河譚擬陶泊湯季雲傳平叔日相酬
咏天齋則携酒具韻牌登天旭樓倡和今樓灰尾燼
之餘友作人琴之感予舊作焚燹殆盡偶予將弟處
得此稿遂存原評志不忘云

瓜步阻風同李石臺丁時之限韻

北渡無涯去空懷徐與嚴去途水靈贼歸棹賜賜添放浪仙
依李安危尹聞詹江津迷日夕幾雨復簾纖

何時精衛塡此一江愁利涉惟須駢乘流不繫舟風波憑
小蝦昌爵文鱷賜珍章河汾業湖泗待臃牧
射殺潮頭猛浮空一葉過淮西春草短江左綠雲多龍劍藏
還吼蘭橈擎役歌流沙脫覊處縱目望餘波
飄泊應難閒扁舟去後停吳江春氣足客思酒杯醒孤枕愁
寒夜牽夫候曉晴鷁頭飛燕子長似怯零陵
咿啞千槳靜欸乃對紅燈酒盡消寒薄横船列鼓鼙聞來着
王莽風迺若金縢明日春江上相將鷁頂凌
野岸春潮漲寒涯桂檝通雲深迷鐵軸浪黑捲孤蓬竟日眼
羇旅流觀盡渺瀰江天渾若隘何處好座空

寒水綠於秋江聲犬作颼颼山背雲移野岸尚蘆稠吹笛何
方過鵲柳此會酬亭閣豊樂美悦鄉向滁州

園光

避喧第齋小瀨平鈞舟煎晚春闘喚起黛色入林於白晝飛
風剪青紗帶雨鋤但教堪避俗何事更凌虛

夜遊

秋霧聊縱步醉倚二更天野老傳笕實隣嫗理木棉江聲月
色裡人影竹林邊景盡都無着行吟亦偶然

句曲綠筠亭梅

二月江南樹幾株纔開妍重門將色柀碧嶺占芳先花拂扶

風帳香袭指月輝任憑瀟洒致紆放竹林邊
春殘客心驚忽逢疑影横樹梢猶似雪花裡已聞鶯僻與幽
人共態疑倩女呈旅懷難遣此騷消為添名
勁茅邀宋玉索賦豈因秋蘂絲春容媚林青鹿徑幽澆花傾
醽酒折竹掛輕袭偶憶傳鄉信一枝代隴頭

賦得茶

淡夜生明月夢闌時復醒消須梅液遠慰渴茗花冷為恐素
鶩竭不教沸鼎停松風搖絳燭掠亂及流螢（平叔以染燭茶分咏予兼并及）

賦得月

皓影扶桑外空聯永夜晴桐輪餘慧色（句容搭影）照鼓落楓聲新

思宜林樾何因滞雉城披衣時復起長把露華盈

溧水道中

百日戶長鍵秋原望若蕪我行雲與共葉上露俱塗銀釧脊
髮色黃藤細酒鋪流速方未厭歸思繫東湖
林陵秋色起禾黍樂千家氣盈長宵寂悶忘旅路賒垂紅依
蘋棟墜白到蒹葭莫漫遥征懋桂亭聞已花

和李石臺句曲贈別

伏苧山外梧桐宮露凝蹉跎故杜甫恒怯愧吳毓野岸霜
陵月荒郊雨木氷悠悠無限思流例醉毗陵

紀石臺贈詩

正是青雲儲遊烟淡欲凝醉懷容席落歸夢轉凌兢鴻去瓜
留雪鐘寒聲帶氷可堪風雨夜離思在金陵

三山阻風

向夙窮朔至天地亦何心舟滞三山月人同萬里吟破愁應
共醉返凍且披襟姑熟年年路烟峰幾度尋

旅病憶虎溪

還憶秋溪上草長新露零深潭停靜樹短棹出浮萍驚浴時
分白山遶忽送背三年遊促綻飛夢繞柴扃
野人何所冝只合家田坐帶水綠階流靈山抱雪臥奚為寒
餒驅走此滄洩太少然便應飈綽轄還則那

病客天涯遠殘燈一枝孤床頭藥臼敲夢裡家人扶樹影流
總暗虫聲傍壁呼嚴鼓愉未理黙黙數征途
再別歸鄉友緘愁伏枕宵迮今懽依旺客思懸令年對酒顏
猶痒乾留病愈經以知鼎鼐性但適野林邊
故園聊可翫花竹正扶疎六月曾無暑三餐幷有魚能影隱
背慈嫋料抱殘書空愧勞勞影歸歟賦遂初

旅中七夕後一日

回首殘宵後水雲港港祔穢分雨媍意又精一年吁嗟破天
難促更閨月帳無未須盈別淚耶夜我仍孤

同友游日生門人李聖水登縣北阜

猿山仍一探黯淡對風烟川淨見鷗狎城空草樹芥棟花鋪
錦碎蛛網帳晴牽不盡登臨意長歌春靄前
使君誰最著相望桐城劉（卓乃劉公所築）森巒成天造培壊是舊遊
江聲連鮮漢山色入關既雷雨催花信雙看燕語啾

薄暮泛舟至虎丘

息置旋入寂暮色暗於苔井以懲泉貯山疑熟石闘鳥聲喧
近樹梵影漾漲為問蘇臺鹿來遊實幾回
小艇披烟少幽林得暖殊塔龍椭一月佛性喝千人紅粉餘
香谿青帘送酒頻雖任伯鸞地慚愧亦吳歷（時駐大兵）

登高平片月山

九紫孤烟裏潮烈勢若翔魚鱗鯆翠攏鳥影度斜陽路轉秧
分綠池耕耔帶蒼農歌方四起樂意在深鄉

江皐道上

驛路風烟暖晨征帆億遊青山時駐馬綠角見騎牛深竹三
湘麗澄江百派幽流連方未已采石又催舟

秋館

卦有一園靜羊求乃得過已經霜葉墜又見暮雲紅往役懷
三徑登蔾謝九嵕黃花開正暇蜂蝶莫匆匆
欣至野顏變垂柑丁不青蛩寒聲漸細露濕桂猗榮薄暮行
吟處還來秋水亭蓮塘久淡寂空蕩一天星

小園

綠水捉山翠松筠盡日閑涼宿公幹宅沛下仲倫關苔厚況
痕嚴絲游想幾斑窮通應有會即吏莫悲顏
鵜鴂方啼雨悠然步晚晴依塔吟野綠倚檻聽江聲老至猶
能酒浮生不近名雙眸休悃悃得性在聾盲

早發宣溼

名嶽排影入秋色望猶濃密西寒烟泣杳冥仙氣鍾野兒丹
霄迥孤情旅路重看山方不厭琴水復淙淙

旌德山中

對壁疑無境峯旋路復回嶺雲時泄雨澗水驟奔雷虎跡揄

邉壑鶴毛林下鎧未能長息此逸趣亦俱來

句曲絲竹亭聯韻

境静漸忘暑况斯積翠陰良朋欣已携勝槩自兹尋耆鼠肘窺蛩鳴蟬忽變音蕭條懷所寄爽氣動園林

句曲夜

紗幌油油碧寒燈破力微孤情騰欲上旅思浩難圓但覺勞生謂誰云作計非茅氏山前月肯照野人衣

螢

風露方淒夕繁聲起隔籬銀河催織女寒褥瞥氷肌嬾婦悲秋早幽人候月遷年年紀紛緯漸見鬢如絲

曉發清江宿皖野店

春寒户長鍵驚與始戒途寄林依素翰覓野藉風簾壯志還天耗勞歌頼酒斛汀洲烟雨裏撩亂鶴花圖

竹溪春霽

淡蕩春光好偶於沙坂馳林花梜小塞野菜簇修筒鷗浴驚新藻燕啣議舊泥年年桃李月也解惜芳期

春色都成媚芳郊策馬過征夫捐雨帽歸鳫度雲窩陰偃大夫蓋氷消太史河黃鸝彈欲近歇轡聽鳴和

麥隴初沾雨青青細浪吹野塘新漲闊岐路落花迷霧撥山容翠風勾帆影移綠煬深户裏織玉酴香醲

馬前雙蝶戲馬上百花香客路單衣煖人家春種忙飛雛聯濕羽高樹洗輕粧乘醉新豊路臨風我亦狂

秋雨

一天秋色迴白露正沾衣風緊驚蓬亂雨餘凋草肥青將百態洗濕作幾重飛乍見銀塘滿采菱未肯歸

誰能驅熱客此夕感君情激電天中起流雲海上生虛凉安午夢蕭散絶塵櫻試看沿籬菊含滋漸有英

物外寒光度空聲漸滴佳泰山能觸石河潤漸生蝸脊跡黄花襯浮埃桂露揩軽遊天氣好次第整青鞋

吾家久服穡秋早耕兒苦昨夜西風狂吹來南陌雨家人喻

醒賀稚子亂階舞所願晚禾登閑門敲肚鼓

浣衣

未免緇塵累猶然𤄊且煩岈苔無限綠流水欲忘言祓服何方黎敝裘矢勿諼初將忍辱鎧湛淨等空門

修菊勸飲

境培幾半載露可見英多將柱玉山倚相扶側弁戕金丝辭敢葉錦欒濟酥酡對君如不飲休從栗里過

賦得蔡雀意何如 用鑑水韻

籬落輕霜麽疎槁脫飛雀來歸徘徊若矢國悟少陵短句宛然如在景中聊因散步一寄閒吟

秋架何時折悠然憶絲叢斜陽千里外冷露一園中黃口鵬
枝怯白環掛蔓空壘梁今夜月倚宿莫匆匆
落口碧逶迤臨風片羽脩倉空頻欲啄林靜若逾跳瑣骨俱
生理卑棲耐幾宵華巢如可托遮莫問鶴鵝

寓館讀陳猷侯傳有感

引鋭臨蒼發春陰一指彈到來都落魄幾會識孤冥仗劍於
何往封金亦未難平生無秘計此道信浸漫

舟泊豐城

新霽方舒柳空江四望奢龍頭山色老鶴咮夜星斜掐落平
生志飄零幾度嗟斗間有寶氣掎此問張華

夜館

殘夜孤燈藥堆愁鋏鋏緊壘耕終敝舌欲適竟述賴身隱文
需用時窮道不尊九年經就否悃悵愧龍門

宛陵門人施少恭見季逸紗葛新衣因占謝恐山先生

一律

陌上風初暖新衣忽見投曳隨雲葉亂綿逐水紋浮縞紵長
聞贈絲絲敢任樞委知今五月不復嘆披裘

歸自蕭江館至金石臺間津

數日紛于邁何堪研足勞秋風晚秣秀澍雨碟痕高羽倦長
思息時違信所遺鄉山從此近端擬聽雲璈

歸自吳門重橋重館

一枫方粗理又逢雪滿襟凍梅將作態寒鳥獻無音溜響空
山靜雲籠野樹林靈文何處覓太上有參心

歛吟

玉田祖居

柴宗肯啓運予族肇其原稱詡聲名舊淳叟公問鄉譜牒繁孟唯始祖
公修家乘遡流懷遠禮負荷仗闕孫何所聿思繫雞籠嶺外猿
楚地以澤變公貴改名狀元峰

陸子莊

旅次晨吹冷霧拔千峰重飛亭啼鳥寂古碣綠苔濃久祈然

湖秘初晴馬鬣峰肯田橋畔水餘鏗響淙淙

桂洲

風雲不世遇廣殷胥孤卿祭闕呈墳合冠辭金葉輕河湟空
有恨身世已無生百載萇弘血碧光墓草縈

夏相傳居桂洲據龍虎山中之勝雲林白馬三十餘
峰由閩瀘而來會者皆若明駝渴驥低首奔泉莫不
竦伏其前濱水環匝若縈帶焉風氣美矣聞當國時
分宜欲傾之乃以千金購青烏說塞其朝水遂大發
丁夫築堤數里塹斷上流繞天師宮前而出遂道教
與而相國不免矣今遺址僅碑文數片屹隱榛莽為

之奧然賦此

上清

龍虎崢拏地交奔並獻奇捕霄青欲没走陸影如移呪水難
驅蟒天書且降臨西清齋醮罷烟草永陵迷

信州道中

盤坳轢不測殺㲯動幽人虎有經行跡山餘未採薪天高懷
王令粟炊蔬姑親萬嶽爭倪抉此其景不貧

三十里松 青賢尹所植

閒逈神明宰韶姿荀令奇百年勤種樹萬幹鬱成行驟雨奔
忡呦微風響籟發秋思高太末步步欲飛揚

謝君直廢祠

毁冊空坑節雙聯謝侍郎辭徵累紙血賣卜幾年糧故里殘
碑在晨征猶有忧由來不朽事指數見吾鄉

上饒妻伯太常卿雲中先生致仕以憂傳

不捧安陽檄誰爲動色時述先芳向養親邀首宿傾已擁臯比事
業科名起抔譚諫草疑寸心終皓潔明訓佩孳孳

宿常山界

吳越分疆處山川久割成當關愁狗盜出險望雞鳴驛思頭
爭白離懷慕易驚明朝秋艇發江上足灘聲

開化家時秀公笵仕此邑宰

山縣簿書苦公諱宸濠反檄致謗王公陽明申雪薦擢西臺撫衢之上游雙路當有
待在任寄兩烟路歸行感後戒家勿食廉苦如此升飯又何求越水除奇政淨江塵
猛因南亭紀績在俯仰見前修一三每拗平仄所謂江西人好作啞詩也雖少陵身不避
此而學少陵者無寧避此乎漢識

衢柑

一天絲欲暗兩岸黃深均久爲吾鄉茲又當異地新世緣棋
一局仙普鬪雙人乾並橘中叟瀛洲幾斛塵

絲音 浙河麻姑乘風爭鳴忽然悅耳

實吟生發木幽攪動風琴忽聽牽邊調何殊欸上音梅歌低
與知潤斷若同鳴長江有百丈大笮久已齊

望金華山

烟霞四逍鎮風美正堪葬遙見前山翠應知寶宅深夷頭起
古洞雲裹拚雙林定有孝標室宜予接道心

浙江獨酌

旅况愁無耐村沽取次嘗舟行六七里杯進兩三行對景能
無悶閑吟翻欲狂更開仙姥近買醉向餘杭

晚過嚴灘

二嚢天與立問憶古堂幽拜哀雖多點披簑足萬秋得情懷
風槩物色識羊裘赤伏君無與黃昏我詎羞

酉冷吳仲徵嚴灘酬和

甲於三衢渚深舟喜共聯玻璃洋月邑獵猶叫山烟地喜桐

君近臺思釣叟賢村沽堪濯足何必問蒼宵

登富陽山

晴峰倚岈立沐浴見華嶔流水環三折望擇遠一壘提纏移

廢寺爲兵燬山驛作鳥瀨鎖翳沙村慟哭龍泉師偏師此地屯

錢塘

微風捲細浪淡笑指江城門水涵空碧遠氛散曉晴懷安□

老梳沙際畏平生不值胥濤怒貢堤自在行

到杭

武林風月莫輕意玩斜暉宋渡衣冠盡錢王鼓角稀寒潮不

不粉鏽井猜如圖陌上秋光翻甚歡緩緩歸

西湖

寒水圓於鏡吳山碧影沉繁華空夢舊寂寞可憐今馬牧何

方草樵蘇誰氏林封田二十萬徒憶舊雲吟

抵蘇宿李石臺拙政園

妝上三年別孤懷鬱未傾故人何所綰新政又求成磨室推

金宿與關間水衡穿雲來衙得綠酒泥寒更

姑蘇對菊 和縣圃

欲占深秋色應求傲冷花芳心宜茂苑隨意出山家栗里人

加在南陽酒任賒瓊瑤方俟佇蝶影已飛斜

還次草坪

欲慰歸歟思層氷踏幾重危難多揣想驚夢適慳松先哲勲

如在遠孫王壑同人道其察警遇草坪山下路野草復葦葦

鷹潭

不畏前溪冷雞鳴逐曉星風霜欺短鬢身世信浮萍鷹眼寒

潭碧龜紋石亮青潭石折若龜紋無勞差遠役百里見鄉亭

安仁

谷耕而途問吳州境又登山樓草傳館旅酌望新帘小塞松

問策深衣道上添寒光凝翠倚的的六峯尖

鵝湖

途歟思歸引言辭虎水涯龍憔江路紐蝸蚓壞垣滋東汝風

倫椒南靈棨且迷徒懷判圖句何處覓辛夷

春園雜咏

獨酌 園有梅酌玫瑰酒花之底一盞自傾

年豐仍食粥乞米帖空勞忽撫卜園秀欣茲大有遺紫花凝

琥珀綠葉膳霄朕聊以適閑炎未須弒老饕

飼禽 禽鶴有雞野鳥共飢景怡風趣不其依如

盡鳥吞聲去紛紛鶩鶩場禽向有作鶴失去何人食者肉鵝鶩啄且嫌

江海迷鷗浪蒹葭滯雁行翻驚山雀下來索掌中餐

編離 小園花竹設數葉詩亦少陵命辛秀之遺也

虎落無完畫周遮且事垣畏人誰倚壁折柳亦堪樊逐兔抵
羊觸郤將害馬奔分明太畛域柚撤亦何言

槿籬 名藩遠求常苦屋設累土成基培之斯固

九華空服久覓種又多奇欲遠拱流瓦偶於石砌冥登壘謀
僕帥總錄逐王姬一面纔通好相將錦作離

爲山 數石卷如意衆峯之突者爲峰凹者爲谷育者爲疊遠者爲巘兼摘叢草蒼苔附徑各極蒙茸平泉自視豈移於斯

海上三峯出登觀滄海塵一壺貯大地五嶽竊何人月上影
仍倒高秋勢亦峋由來記木假卷石弃非眞

牡丹 宛陵施徒惠以二種慎培之萌蘖生焉

去歲芙蓉量 施公愍山野名 笙歌醉晚紅移來秋欲半冀得錦成叢
疎密妬橋本辛勤等護船趙姬眞妬殺一樣不禁風

護竹 乞食數載三徑俱荒獨憐幽竹侍我歸來枯槁所萌平安心報

長林豈草好擬似鹿名林縱饒雲山夢恒貞天地心月梢深
夜影鳥天緩森音乘此新竿綠來彈摩詰琴

洗蔥 十五將盈擢秀辛年斷而剝之

爲湯何處浴抱此一身淤剩有華州種香生虎水居在庭眞
芃茂當戶豈堪鋤誰識酣幽夢兆成七移初

種蕙 蕙之華漱今從剔構衛公之賦白渠情源素蕃茲予復懷赤苗志咏幽英

愛君幽靜致影與月俱涼玉腕分根美金錢布葉香愛繁時

自得汚濁豈容將漸絕朝榮露華本未可方

楊柳 折從杵寺還長新條

占春誰進早靜裡見飛綿帶雨愁偏繫臨風笑獨嬌莫將閑
令宅林邊潤成天張緒年方少依依總綠烟

紅魚 金魚數尾置以綠萍風起萍開金鱗樂躍仍藏而匿芙蕖被雲而隋月華

水夫同一網權若宿盟猪映日金鱗動浮光翠藻舒紫蝦方
溼鷺白小且充疏何似濠間叟偏知樂在魚

牧牛 家有枯牛供耕儋石報以劬苦牧事必親

十畝閑閑處夕陽芳草迷歸來長笛響驅去從鶴啼掛角書
餘漢從容飯到齊東皋多暇日黃犢正堪犁

一

採茗 先叔手植已枯後生雀舌方吐溥言採之每飲一碗如遊建溪北苑閒也

九十家翁去仙株今復芽晴分半畝綠香倚一杯霞粉雨漫
相妬松風祇自誇柔條應有約長秀虎溪涯

鑿池 掘池一泮禽雖樂之戒游或欲遂其嬉性

茫茫江海大鴻鴈正堪游杯句雖云涉程紜不爾求風波仍
成藻荇短亦藏鳧出沒輕波裏稱梁豈專謀

試葛 黃岡蕭徒投贈二十餘年矣雖敝猶珍賦之無斁

得故亦何由周旋二十秋棟花開處著桂露冷時收蔽形高
似納輕如徹更細於焉擬晏相尚屬半新裘

剪韭 小團佳藏四時不乏惟言酌酒折我園中

緣此一園詩燒林黃鳥飛紫芝方採嫩黃獨正鋤肥有客齋
堂上呼兒截筍歸蘋盞無均項覲蕪首陽薇

牧鶯 收之必親忍傷乔稼

蔓草芊芊綠濟饑惟新往蒼鵝羣我爲孔雀定誰禽力孫脩
蛇伏聲高厲鬼欽錢塘無驗物孫孝可憐心

藤花 園西古蘿春花麓樹望如十丈青綾新繖錦樣

何處八絹帳長懸玉樹枝月明幽態倩風引暗香隨歲與寒
霜耐情惟野狖知不須四十里錦帳步遙遮

湖墩夜吟

沉陰偶夜晴皓月已三更水浸圖樂影山間鼓吹聲流波何

所乘舉輦詎能非醉臥芳茵欠雙牌也自燈

請田鄭牧仲同陳盼希李秋小園

不覺秋容老寒花衛翠渠留雲龍遠岫栽竹護陂塵麈尾珠
方潑樽中酒未盡客鞭衙所縱眼拳畫前書
見爲一泓遠把臂好尋深野色果采曠秋山淡愈尊壯圖懷
鄭俠佳氣衛劉現幽貞前微遠莽荒類與論
三間茅屋均一片荷塘心山根流縹渺牧仲別號波瀲明水泖於常
祖號斗邊氣母獼猩呼思誰任賴有烟雲友狎子醉至今

飲稿山寺 向生兼上元玉叔度子出鎮南暨及峽桃價灿

蘭寺山中靜悠然別有天紫雲深佔古洞岫香瑞真仙康秋熱

泚虎花開火肉遍有站池蓮鶴詠歸酣暮色把臂弄夜烟

久陰初霽寄友 和鼎反

老眼嫌豐蔚況說下蓋惟蛛羅方作許雀吻且因狩腸谷鳥
無壑華林蛙豈私重雲掃欲盡攜酒訪交知

冬晚山行 山和月

剝落樹辭出攀枝擬剌醜水花飛岫壑風箭彎膠筋欲訪捫
霞父方搜歷亂孌萎肱不發被難與話元纏

逢僧製衲 山和月

不向苧麻乞何曾爐火蹤髣羅霜下剪金裰雪中網敗樹原
多葉兜綿定有根合成無一縫莫去覓縅痕

新筍

沸雲脩有待逐隊已排鋒伯仲差池好園林氣象雅蘋苞方
擬鳳爲杖即成龍幾日攜籠往長饞足飽供

新蟬

遂網脫塵濁長吟株樹巔子規空叫月猿狖但啼烟寂寞誰
能並高棲自足賢倦來惟飲露顧影已仙仙

久病差安後以迥然洗愁并多病一疎散爲詞

嶔巇抱平生涉痾幾臧頂無鍼過百竅有物經樂腫嘘月入
疎標腳冊伏犬嘯驚腳越石雖不畏山川迴
人言老益壯而我獨屛然倚戶聽啼鳥扶藜望墮鳶不堪陰

雨夜誰認綠楊天落鯢休長嘆南湖有釣船
老圃兒春蔬長安堪賣薺舊苗帶雨鋤新葉和根洗一白損
枯顏何時生肉脟菜羹不顧餘食蓼常窮祇
晚風通夜號吹散一天愁千尺曉紅上沿村野翠浮遠峰晴
的的近水碧油油強起持孫子湖邊看白鷗
山風能蠱物先甲自從辛事壞終當濟時亨即送貧風嘯目
塊幻形贈影誰與寂歷元亭下挑燈玩符璽
存枕與晦朔所得孰云多竟日離居起經句罷笑歌帳子雖
號氣大地尚殘疴徐得整齊了驅雲躡白騾
偏鷳有遺書其篇名曰鏡屬聲不自現巫俗恆滋禁悄悄顛

遲多紛紛來楚弄衆生仍苦惱休問維摩病
幼讀賈生文可長太息一股腹未遑分跌盤終難詰濟弱矜
黃精滌煩資白蜜相將飲美酒坐撥靈娥瑟
鹿門有隱士托病就閑居明主雖遺棄故人未覺疏從懷松
月夜不事稻粱餘昔過褰灘水思君一渺如
猿鶴住雲山怨情在誕散猿饑鶴且瘦山靜雲常懶遊子游
忘歸幽人趣不緩雲山相擁來猿鶴仍爲伴

虎溪漁叟集卷之四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七言律

飲丁彥卿昆季宋侯克生公劬

江上寒花凍亦噴懷人先醉鳳林樽昔年兄弟皆休老今日
發屑尚儼存燕喜聚金惆悵賈蕭條枯草怨王孫我來共摘
秋瓜處得似長安東郭門

山中聞行不動哥哥鳥聲

留住鷓鴣初發天來音叫斷可人憐懽哥不度綿蠻葉淚血
流殷杖杜觸岐路即今多惆悵空山何事苦躚躚悠悠與爾

頻相問捷步誰人到日邊

再入門人丁呂侯鳳林館

樓棘誰堪擬鳳林重來的的話傷心故圃盧橘驚司馬講荐
封章老李舜爾牒未披金躍卯斗綱屢見指旋壬（去來此館凡歷三壬）
窮愁不厳解嘲句祇向麟書閱古今

同學十三子飲羊城限韻

斗杓靜夜見關陽剪酒先斟數日香惜别弟兄恆敘辭話來
窮達總悲凉丈夫意氣誠何許我輩心神自有將莫訝飛蟲
頻大屈孤貞阿穆亦非常（引朱穆孤貞戒濫交）

風

遠携尊酒宴山陽城草蕭條漸有霜十載烽烟齊判袂一朝
跋履途泰宋文章自是堪今古儀羽於茲肯顉頏别後寸心
何所許石橋松蓋影蒼蒼

元日虎溪鋤麥

愁看漸漸秀成陰草莫平疇思不任懶拜王正春一日旋披
田服酒千鬪數莖畝有仍憂歎四野烟生祗捫心欲問荷鋤
誰似者山農早釋舊儒衿

中秋二首

千丈紅霞映赤城仙漿一掌露盤擎孤輪欲碾愁聲碎野露
新收皓影明得半秋光酣士趣肯分夜色素娥情(是夕秋分)寒砧

夐夕驅炎氣節序新看候復平
空輝浮動浸山城金粟香生玉柱擎旅鴈一聲天色迴啼烏
三匝海波明任彈子夜歡歌曲不解螀閨幽怨情莫惜秋光
容易别挈壺剛報曉籌平

飲韓一范桀涸莊

入山已到無何鄉桀涸斜飛雨一莊慟哭浮虛千載集(即席聞集)
披吟實穑幾迴廊(堂名)秦民雞犬知先代巢父功名薄古皇纔
計無錢貰劇醉主人乘興拔簪忙(抽簪質酒)

念雲兄家雪飲

牧盡螳螂川上春歸來十畝一閑身名花滿樹森如玉朔雪

翻堦瀾若銀硃子戲成紅蠟鳳主賓多是白頭人蜩螗喉
應何似惟此杯中樂更眞

火焚哭先人集稿自稱并積書

七世函藏詩滿東鼠殘兵燹尚多餘睡頭纔擇先嚴字蔡畝
旋黔都水盡幾度春明空冉冉頻年憂屋執渠渠殘編在日
曾無補應嘆從前人負書

贈笠裔上人見訪

六月茅齋暑雨多偏移竹影秀巖阿携來拄杖支三會歸去
曾雲宿一窩優鉢花開觀却子檀欒月上聽云何(庵名聽月)能將
佛性通儒性與爾樽前醉後歌(僧能詩酒)

同武陵崔天門西昌彭船庵及傳平叔周孟侯飲貽姪

陶居看菊分韻

野樹風生霊谷寒名園幾度惜光殘孤情欲採牽思曲老幹
齊驚猿力難不避幽香凝九畹長疑夜影舞雙鸞今年把酒
人偏盛莫遣霜氛入藥欄

酬吳曾生送紙

盈盈玉版動南薫色向天台尖第分雖謝朗光無覩筆自然
秘笈有雄文臨池不寄書空恨潑瀋能將飛白毫付與雪兒
司給取幾年筆伐櫝遺君

偶吟

壬辰季春之四夜鳳林旅館不寐偶吟建議未成韻
而火盜也撤罷吳兇退續成志喜
偶然離到齊寮先得喪休敎問昔賢隨石著汚誰是本碎身
辨道始云難勸學獨悱憤潭月猜氣曾通折杜夫賊退發咏風雨
寄懷吟朱了客來猜興憤寄憾
由于館還鄭館避兇
驅人豪客逐更闌有脚行廚遇且數世掌丁公務土帳新參
郡令起魁關荒凉但欲營三徑坎窩何必論入選一枕悠悠
春夢穩攪天風靜片雲閒
贈鄭弘叔

浪捲湖頭氣雨凉素交人在水雲鄉歸田有賦隣潘岳樂志
無窮儕仲長節概早能矜後進文章晚得遇先皇逢君古幹
風霜裡滋水相看漸乘蹟
同門人黎德仲對靈偕
直聳千尋逕作峰晚霞常擁婕垣東飛來野鶴應無定帶去
寒雲欲與遇松冷石邊知未歸月明嶺外竟誰同秋光一派
應呈遠載酒還招抱影翁
宛陵中秋
去年月滿帶湖陂今夜宛陵客未回天上驅雲何所往庭前
扣桂根方來之一聲候鴈孤霄白萬壑龍藏片影苔羅恩離思

曾不悶閑隨北苑惠泉杯
漆水官亭桂栢
雙樹何年植此中鄭亭分得片雲龍臺宜漢帝傳新韻山為
淮王作小叢香襲雞林禁露冷青春一葉傲陽節問閭祗任
蟠根老怕向盈庭逐曉風
望廬
攢空翠黛表南城楚水吳江的的胭三徑入踪雲引入六朝
禪影鶴隨來峰前拜老嶙峋石崖畔新添碧綠苔一葉扁舟
無盡思煙將倦目此中開
贈李仲美會城聯館

何意逢君君遂逐荒城蔓草幾菲菲啞嘔迷耳俱難入激滄
安身亦易容壓頻華陰敝白畫酒瑜杜曲厭青銅歎然一笑
春風夜相對寒燈碧影重
贈冊徒蕭我翁
山寺青霜八叅寒客來對月倚欄干床頭劍拂花紋古寠上
蝸掉壓玉歡魚向西江買未值酒同京口味還醉祗饒秘篋
多鴻寶借向風簷展看
花從雨裡問春
濕盡長封不自由忍教脈脈任枝頭海棠夢遠三更月柳絮
寒栽殘陣颺花月醼陽豆吐芳春雲霞霧尚凝涯低聲為玟

勾芒語九十風光九十愁

春吟

飄零萍跡浪於前鏡裡蕭疎着恨牟不識故梁來燕未但從客帳看鶯穿愁城靜鎖三更月倦柳斜眠一縷烟羞向雲山懷往勝春光最惜是今年

會城春雨

一夜雷龍奮沫過城燕低樹望中河鷺依危磯停骯滑兎伏閭臺走徑竄墻外魚遊招棹出街頭草濕滯塵袋不愁此地春風少深堦依然野景多

醉翁亭梅

二月寒梅倩玉容何須手植問歐公（古梅大蔭方亂摘傍歐公手植）步回豈樂香沾過隊壺瑯琊望未窮幾見山川非宋代獨憐巢許在花中（樹下有花中巢許碑）乍來馬首難相傷春暮且隨緑蕚叢

遊醉翁亭未果和韻

亭遶翠栢不聞喧夜月深深醉釀泉記勒頹中看避諱（東波寫亭記於頹蓋應劉季孫之請也未得歐公名）碑詳希叔特優賢（亭上有朱子題名碑小名沈郎字希叔登五甲進士）玉梅待宴還舒藥白草凝寒漫起烟擬盡南滁書數卷臥遊蹤跡竟茫然

來安道上

江北由來道路斜共隨春意逐碕磯畸觧或或皆如劃柳邑

英笋刈未芽幾架頹垣兵火後數層香霧海天涯風塵自解征鞍縞好去關驅下澤車

上巳宿金陵天界寺

孔雀鳴鳩逐彩雲六朝遺像護檀芬麴牲屢獻眞嫌殺雞子頻吞亦近靈蘭若池前逢被禊蓮花劍內說空文傷心欲問由來事金粟徒教淚雨紛

渡淮

嶺橋逐處水天齊草色搖光翠欲隮曲岸帆隨鷗浪轉寒林烟歷樹聲低浦連漸喜彭城近波喊潮疊洪澤迷（澤湖欣潮）清泗長淮千里夢悠悠并入楚江西

別丁貯之昌南

寬野蒼涼錦堅中浪搗遊屐每相從三年句曲梧桐雨一枕秦淮菠荻風咏北有懷憐阮籍悲歌無事訪梁鴻還君共到黃昏岈碧挑殘荷尚可倚

落花詩三十首

一東

開道鶯花布六宮牡丹先獻鶴翎紅雖知代謝尋常有詎忍開舒登未窮天上祇疑來蓂綠霜前何意下江楓副然遂佇桓亭望又報雲浮玉藥空

二冬

乘州巧剪翠茸茸爭向萬年枝上逢出蒂方期連幹葉露英
隨怯逅零潦跌殘雜樹徒垂盼冷落尚柯未忍封曾對洞山
參牛偶飄飄太息本難容

三江

黃崑山中擢晚幢交枝染染綴銀釭天門把捉差堪玩世路
叫旅詎肯降牧子葬英逢巨勝幽人踏狗度寒釭此中去住
王鈞辨風定還教啓線牕

四支

眞成垂髮照疎籬眽咱顧狂眿所之標今便應名白鹿攏桃
難再侍紅兒幾將乘興遊林樾何處尋蹤逐水涯安得蓉花

天氣好輕陰長靜錦棚奇

五微

池上竹欄展地衣林邊拂袖治拳稀啼鳩忽與三更雨画檻
惟憐萬紫飛長信金鈴無影吹春明玉勒有餘譏繁華莫戀
由來約待得軟紅歸未歸

六魚

正宜馥郁到郊居每入名園種自鋤風景只愁謾漢煞艷陽
誰遣麗姝蕖顧予淡泊閑能老惜此芬芳事已虛竟好浮根
齊拔去年年蘇殺與治疏

七虞

經幷列植此三株芙倚穠陰倦着扶畏踐牛羊設棘不將傳
鯪鯉染箋無不知解脫伊何往忽記容顏淚欲枯抛盡薔薇
一夜露誰從盥手共披圖

八齊

春光荏苒著青畦纔見新蕾似火齊風信誰傳廿四度生徒
難與十三稽愁鶯憶紫盈盈淚委砌依簾故故迷幸有玉瓶
一絲灌千谷香露影搖低

九佳

依雲傍日滿枝排任意翱翔任打乖占斷芙蓉仙子路夜櫻
閨閣女兒懷鏤心任自隨人喚逐妝偏教和恨種隊隊不知

流蕩處暗啼烟霧有同儕

十灰

紛紛朱碧間蒼苔知是雲經蝎鼓催下可麗藥供半晌何能
藻固似初荊村沽但聽黃鸝語曲沼難追粉蝶回不認慣紅
山下路莘舟莫向武陵來

十一眞

宜春小苑報晴新連袂踏歌自結隣但說薛蘿俱在眼豈期
狼藉已凝塵懶茵好載鴟夷酒帶血空憐杜宇春九陌車塵
猶擾擾等閑寂寞賣花人

十二文

一畨芳意却幾開及到亭臺散似雲落蜿須將縱蕩子甲蜍
遂爾卸參軍含章猶見曾鋪額内苑空教類唾棉此去迢迢
何限恨江南塞北未逡分

十三元

淑景初臨是處繁須臾霞向赤城昏孝王僉嗣惟新柳庾信
無因賦小園九十日春長怯妬三千年實定堪捫人間物理
渾難據安得求援即繫援

十四寒

嚴城曉角乍吹闌幾度鄉思逈不刊便起焚香聽鳥語偶然
移步覓花殘將歸客路能隨舫為慰離筵且繞盤不比愁林

多變幻渝淮頓忍鷗盟寒

十五刪

芳亭休踏茜容殷縱使君來不起闕烟碣撲餘多瑣碎捋牙
騰上更斕斑悄寒漫費籠紗幌斜照行看藏玉顏莫向薛濤
墳上望恐酬香向夜來慳

一先

幾次垂窮漸換年渾無佳卉媚江天飄零一槪誰金谷粉墜
偏驚似埒錢不擇濆汙幾俗態欲求汎掃頓眞仙研光帽上
千回舞鋪徧山香次第奶

二蕭

自去自來屑絳綃挽留終不慕柔條玉華瓊蕋規曹植將望
西郊指漢樵環珮有聲珊未響娉婷無語濕難飄離人最恐
樽前見况復長吟在海嶠

三肴

主人愛爾緒偏饒且且澆泉汲碧郊要結未云抒實美隨塵
且欲橫輕拋東墻不忍西墻嫁曉艶誰任暮艶嘲早識颼颶
無定體悔移月影到花梢

四豪

暫憑華色漾噭高且寄蕭然與濮濠女隊獵殘空綺繡晼蘭
凋盡總沉騷解全跗巳添珠顆通半面隨繞練袍勿誚飛來

膺壁几庸庸徒詑竟陵豪

五歌

貫樹團圝簇一窩白頭僧定臥雲蘿可移聚散憑天妣是處
粘離問貝多上下每從虛壁見高低肯向竹林過我來聽徹
蓮花漏勝事闌刪捫舊柯

六麻

古樹芳銷綠漸遮翠盤舊夢香天涯阮生飛蘀傷秋悴蔡女
黃蒿泣暮笳玉輦已回香草路羽觴猶醉列侯家獨憐西蜀
空閨叟濺淚驚心在浣花

七陽

絳林幾陣亂吹狂鉅數河陽并洛陽滾滾梧桐宮內葉凄凄

鷓鴣樹頭航灰飛差勝千門藻潛墮能枯九轉腸散盡珠鈿

誰拾取競憐風雨埜同昌

八庚

莅茗曾飛一片瓊何人蘼地倩宮鶯方張野外雲霞帔又渡

枕前風雨兵碧玉卅欄芳未歇綠珠樓角恨難平無聊且向

閒堤步板渚長楊寧役縈

九青

何處勞勞復有亭倉庚一塢叶芳零行多陰翳春知暮開遍

陽條于但青斷續不堪同敝絲相將似欲下流星衰年剩有

閑倚處試向梅花笛裏聽

十蒸

苔痕靜踏碧天澄茂苑新栽玉幾塍青亞枝離辭夜發顏羅

巾好向空承問從縞月依村墅問胃春暉綴蔦藤却恐泛流

巷画港明朝急纜解毘陵

十一尤

蔦樹離披禾欲浮金鞭盡日策嘶騮雪光娛比梨雲喚郭杜

旋驚冷艷收最愛步搖輕點席爲憐香褪懶登樓明年甫待

舒羣蕚花外小車處處留

十二侵

菖蒲抱得秀成陰鬪道紅夭靜自今澄水棄餘空剪纈錦堆

移就漫舒襟槎枒樹下愁無奈消息池邊且共尋不見王孫

偏着怨萋萋草色正難任

十三覃

谷口深春已度三東風不縱野棠含墀前浪費招長袖鏡裡

難容着短簪最惜紫莖將燭燭灑成紅泪幾時諳芳韶莫謂

全經擲又報晴薰長石楠

十四鹽

南浦淅潮竟日添風花裊裊未退晚釣翁頭上曾饞作浣女

溪邊亦幸拈絲管邊牽入箭几輪啼亂碾逐華憐荒園幾度

春雞曉筆藥依然復夢淹

十五咸

碧樹銀臺未可緘平明美影拂輕衫玉鈎乍捲乘風迅繡戶

初窺弁露函秋色五陵容易起疎紅一曲任誰劉無端年少

偏行樂錦地漫漫醉走颿

沈石田先生落花詩倡和至三十首衡山昌穀二公

各繼十首予寓吳舫讀之欣然賦如沈數凡燕睇鳥

咏蜉蝶採蛛網遊絲紅泥金粉惹草縈沙粘衣蕩

絮散見者略避之雖寄意爲權而累句未淨聊以取

適目前未敢如士雅之托休文令人字字嗟善也

和偶字詩三十律

一東平上

手筆何由推巨公祇緣浩氣近長虹無人命豈灑灘好有陣驚寒結撰隆兼體諸家時刷影獨成一派敢排空冥冥自寫高涼意不畏塵埃弋者逢

二冬

君家眞蹟洵疑龍何待都門問漢邕雨濕沙明多畫撇汀寒月落更藏鋒新奇共許摹難似離合詳看勢欲衝應是仙人王次仲書成墮翮峙雙峰

三江

拖得松烟暗滿江玆藍札飛窺金幢豪歌未肯容三匝飆草還須見六雙妙播徒聞留舸易手儀今且式漸邦平沙方愧毫難潤又喜前山滴馬槃

四支

風流自昔名江表點曳英英盆擅奇靜裡披文頻唆藻渦來肆志每臨池輕烟淡霧千回象驟雨狂風百態移迅掃流星幾蔽日芭蕉如暗綠天時

五微

碧落同翻幾點睎亂鴉塗處渾忘歸遥搏定識舒今瘦悠縱差堪合古肥且意懸鉞將直下又矜倒鹽漸斜飛立看毛穎中山拔要件韓鷹打一圍

六魚

未齊斂羽畏風梳早歲何曾屬象胥挾起纖窺急就草哭麥思獻典墳書都教仰玩成畸畫並爲低模混魯魚抖起于今眞獨技更無一發敢憑虛

七虞

來從漢北醮寒盆踢盡長江萬里圖越雉徒煩重九譯曉騎自爾屬雙鈎銀河上撥毫方潤墨雨恒沾跡未枯入幅明霞書未足輕烟帶入洞庭鋪

八齊

書人已絕獲麟西會意寧云徙聖齊七轉如諧天竺韻一行兼帶上林題方思對命天顏近久欲抒忠竹汗迷料得金吾長史秘肯將足跡印紅泥

九佳

餘粃何堪與豁偕知君竹帛繫天涯人慚獬豸不知字我愛風雲壯股叙欽署不妨同漢璽短長亦可續齊諧誰知載酒無人問獨向空中縱遣排

十灰

肺腑華英激睆餘同文世界辨仙才天懸六幕師冗帳影帶三山香解燭淋脫非因看劍舞冲騰疑欲升梨莢昂肩呼破

白雲子授法新從麥裏來

十一眞

乘集江皐冷落身回翔偶拂隸形新鵲鳴鳳隱䲨元草秋至春還註魏臣象衍荒郊愁旅客聲傳永夜泣閨人晴天萬里渾如練好縱狂顚視草眞

十二文

引吳涼蟬奏夕曛尋行細看繭絲紋飛鳴任吐多情句變滅頻將蜀葉焚上下鏁鏤俱縮纈高低健束竟顏筋但宜吉網從茲避莫去人間逐舞文

十三元

四座𢇁中了不論齊胥任意作平反漢槎水泛蚓滋硯月殿冉縣定楊門下到爭疑題呂鳳揮成終異墟藤猿亭亭筆勢衣飛起一樣濃尖蠆尾翻

十四寒

磨岩片石把鉛刊衍衍期君盡漸磐形象多從辟後巧漏痕不向雨中乾古無文字將何做今睨乾坤亦太寬莫比由來觀佛助冲天逸勢剪其翰

十五刪

入采鷹郎賦飛還英辭不隔祁連山因風送腕誰能掣和露研雲詎可扳鴿雀何心依絕漠鵝鶴有耗遁重關如鍵不悟

六書意偏　為垂天兩翼頑

一先 平下

玉爪猶開留碧址嶺雲何意寫蠶箋受知轉撥無牽累遂使形摹並宛然極目縱橫流邈韻遙空疎密布名篇頻川長社人差巧效得孤鴻漾海天

二蕭

秋江無雨冷陳傍酒濃燈明孰伴舠七澤凄凉悲鍛翮千行哀怨寄長𥳇抵愁敧膽驚雷動不學嚴家隸腹捫誰把天機洩㣲嵬變波夜鬼哭嘵嘵

三肴

閟身在在尚青苔阿閣何年尚有巢高韻流雲憑轉往凉風司月任推敲排徊別水留鷁乳宛委綠沉並染鮫白粒淸泉期戴筆咖鈄休獻度遼嘲

四豪

北斗南來第一毫金風淅淅灑霜毛停雲默泥歸敵晚渚雪痕深春漸高寧共鷺鷗旋折簡罷隨鳧鴨與諸曹多君不負田時寵回向盧龍任長逃

五歌

參差不定更如何都為征鴻作偃波幾欲謀㫃迎風翥轉將菲諫問鵝劇屢從漁笛驚回起恰肖鶩梢擺脫多我亦有懷

舒未得烦君縷管悉覶覼

六麻

數行結隊起蒹葭不爲秋深類箱蛇欲剖離情遺紫燕因題幽恨到黃花天然波折連還斷是處騰騫正復斜任漲凌雲最絕處蒼毛不改勝韋家

七陽

曾似孤吟寄鮑當蟲書鳥跡永相望翩翩物外標儀羽冉冉疑天綴篆章擬向浯溪長作頌尚憐衡嶽未成行人間那得循蜚紀佈問來賓定可詳

八庚

悧豪天斷且相輕惟爾差池獨論庚玉堂有文仍序季金河義陣難爲兄早鬭筆柱能調韻自信朔窩解叶聲誰似墻頭唐八字千斤徒向景升烹

九青

水光涤動一天青曾照聲兒射雪翎最愛書雲太史筋疑拔柯鶴紫琳經起牽翠特池分綠歸謝喻糜月滿汀競說彎弓能百石何如一識眼前丁

十蒸

閑道爽鳩役必興六司有典待誰膺漫云伯騎調殊語問到郢官怡結繩移寫不離通帝座才華何處避高増等閑自戲

青萍上會翹天空一運肱

十一尤

記得相逢杜若洲颷零白露易悲秋誰傳霜信先臨楮戢印雲山一滯郵輟輸已教依宿穩偏宦又見大聲流拂縈左首九番頓楚塞偏添画角愁

十二侵

家住吳頭楚左深隨陽有鳥變靈音倒廬偶錄遠公偈布趾閑鈔匡續吟影落峰前圖五老翱飛水道傲桑欽纔刀畫地眞如切一易國門千賞金

十三覃

天邊豈肯逵空函關外靈文集老聃雄類殊翁能表美雌倫衛女善和南蒼茫一幅凌霄譜次第幾班韻問簪只恐中書灰老禿黎花塊上惜毵毵

十四鹽

誰將拙筆刻無鹽唐哭僧繇片頴尖素頸槃幾畢倪鶂絲緺絡羽勝鵝鶴一灣曳隼承何訣到處盤龍迅走縑掠野好教書大有君來晚稻正腰鐮

十五咸

雙棲並翅等虛咸二氣爻中致幾緘碧渚濟才驚謝朓烟霞錮疾羡游巖浮沉不爽青徽信來去俱塡白塔銜體盡八分

遊已倦春深又復理征衫

鴈字詩始於楚中先輩而吳下王叔承多至廿四首今賢往往更廣其韻後來愈居上矣予於秋高木脫歸鴻度影之時感賦盡韻泚筆輒成頓忘其拙速也

靈谷十詠

古牛石

一片頑骸杳岫迷毿毛展向碧苔栖霧瓤人詩深文豹山隱何嫌禿角犀牽剎曾供炎帝馭服箱久試黃姑蹄多君高臥不知牘曳犁于今事正𣉻

退心石

三生精變事如何悶在蒼烟紫翠窩介不終朝惟與我聽人時轉豈知他但餘節骨厓柴健不搏怪形儕恨多便欲搖山說七竅姘將根柢問維摩

石門關

天闢牛頭望正巑何人趯趒縱飛毚愁雲盡日鎖巔樹野水長年漱石帆后不省方宜鍵閉臣能丸塞欠泥緘獨憐抱擊老疆吏背向崑崙夜度巉

洗墨池

西吳地勢僻當年典午衣冠萃昔賢臺上繙經傳般若水邊弄月聽潺湲追尋展齒苔猶綠點染毫霜蹟尚鮮題罷麻源

谷口咏一泓幽冷潑雲烟

澆酒泉

一聲潺潦落高嵬幾陣香風送異醅乍睨枕前分細雨頻傾嶺外吼奔雷仙樂不簡長腰秫野況惟斲軟玉杯似向雙林參大士六時天醴迅飛來

瀑布泉

從來鬭寥繞銀河一道飛流濺沫多靈鷲如聞琴筑韻匡山不斷海風歌晴雲欲護千回舞嵐雨長添九曲波載酒來遊書白練春涼亭上瘦顏酡

棋枰石

奇峰削𡸣等平鋪此地靈融孰與俱石室一柯風雨爛山中七日海天枯行間制勝龍牙老局畔闌敲鶴寺孤誰讓老夫先一着塵中甲子任須臾

南北井

南北河開天上列水風井向畫前看何緣崧嶽千尋抄又作荊衡兩眼覷寫乘風雲同暘起莫教高貴類龍蟠惻心祇為雙泉潔汲向王明矢勿刋

文印峰

幾年和璧拉山幽幾向倚巒識篆鏤珠貫纍纍惭結綬首回戀戀欲封侯中峰兼佩還能勝上哲趣銷亦自由但使英姿

生肘後司農倒着亦何尤

貯雲亭

祇憑幻色布遥蒼皆謝虛明屬混茫觸石聞從東岱湧遶眉
應作北綫挂牢封濕影觀千態閒捉濃氛寄一囊暫且為君
牯野件大風起處聽飛揚

昔同鄉諸友曾為靈谷十咏倡和詩予獨謝為長調
感慨係之游氏曰生大為擊節今舊稿悉焚偶閱舊稿
志諸題燦然不覺聚成十律以續舊懷未暇計優劣
也

厭羣飲

嘈嘈雜雜正炎天觸熱偏矜祇襪賢但見料煩能從事護盲
臣是酒中仙行杯錢鳳多酥鋋彈指蘭閒貫曲旋何以獨來
林下酌花閒流水列鳴絃

姑蘇和游樊若李縣渊同遊虎丘詩中有寒風蕭瑟游
猴希疎之感并及

我得木蘭輕淺艙舊遊蹤跡竟茫然三江樹繞蛭陀徑九月
峰連碧海烟一片雄心依劍石幾年淡酌近憨泉霜寒陌上
珠細散拚待花飛榆莢錢

李陽河吊黃待制觀

科名先已占淳安羅刹磯頭過更難風葉聞辭惟執石燕臺

何意更迎鑿空江嘯吼飛亂泣古岈枯疎蘆荻寒秋浦蓮花
明若洗憑誰細向此中看

贈黎博菴先生

蘧落長松鶴影疎斗南猶見一人餘寸心自許霜皮幹尺宅
聊吟月近除笑對雲山時捉鼻功存人士且懸車川觀何物
堪酬賞紅蓼洲深醉鱖魚（尺宅川觀皆先生茅屋中扁名）

贈梓溪家嵩維

弟向虎溪施戢咠兄為漁丈亦滄浪垂況東海蹲寧耐勢近
南溟股未傷獨抱四維欲頽管窮搜八德得家莊綠裳青霜
年年事心似寒竿若个長

虎溪冬暮閒居八首

吾將老矣世難逢也故行吟草澤中曝背負歡輸日獻藏身
無計設雷同霜前搗藥長桑子樹下翻經眾長公獨酌一杯
渾是煖冷顏不借列爐烘

繞簷白醉幾春高林外天風起怒號八尺酒徒冠側注一竿
漁叟棹長篙敝裘不煖花文豹短莢頻挑碧葉蒿萬物不教
生意盡兵兵梅萼點寒袍

栽木于今甫及肩山尖磊磊見堂前洌泉列落牽柔草樟樹
凌寒滿綠烟一榻臥遊方以外半窗閑閱史編年研硃久涸
花頭露呵盡蛟氷幾斤堅

若云天意非私待安得𢈔炎獨擁來綠逍嫌風絨白栅紅魚
避冷緇青苔孤眠醉覺雞鳴早綫醉時看月影回無累之神
何所着燈深五夜正悠哉
就裏潛嘆叶平歲序除野人何計遣居諸三冬偶作煎茶記十
載閑看種樹書落落球琳方滿几垂垂橘柚更懸閭逢人莫
詫前灘淺湖上風平釣有魚
長松隔岍起宵濤嶽凌叶去朝敲幾粟毛月令始終推呂相洞
簫紆鬱憶王褒人間萬事随流逝眉上雙愁展濁醪關門不
掩憑寒入飽歷氷霜自我曹
嶺外紅暾曉望嘉歲終雲物任普華唐庭級遠更蓂莢楚老

墻新被晃葭足處算𥶡憐杼軸幾番年穀儉汙邪荒圃莫厭
難容足尚有餘黎未卜家
往復營𣑯理若斯由來否泰亦何其飛鴻漸去天邊遠解凍
湖變渙役遲始臘寧忘思獺獻將春浪致出牛詞頭顧又老
明朝計風雨酸㥀祇課兒
虎溪元日四首
今歲王正臘尚留偏遲春日到林丘竹間𠋣友曾同阮洛下
遺民又有劉無酒何能適俗韻著書應併解窮愁何堪四十
九年事猶愧黃州暨汝州
陰陽主運栽簡新短鬢吹回冉冉銀末奏三千餘卷牘寧辭
四十九年貧𥡴中自昔常空酒林下于今亦見人致語衣冠
王會地遙知野服又添塵
世家廟祀肅騈班球弁光搖碧水灣帶玉有堂堪燕序黃金
辯闕莫躋攀比隣除果供迎拜閉戶看書屬懶頑安得小車
閑縱碌兒童推轄笑間關
年來五十任樵歌面目應慚妻子多不露會稽若若綬晃雁
長史疎疎羅朝花拂袖鶯魚戲夜雨篝燈幼稚哦一片閒心
渾寂定團瓢結就老禪窩
巳未元日
操戈定許挽斜暉孰曰龍彪孰曰非巳氏勛名曾負俎未央

朝列擬揚旗陳修陛賜老來邉徐適宮花醉後歸暫向元辰
占吉筮窒慭惕惕伏荆扉
庚申元日
去歲凶鴉彈打空新年綏日舞魚龍虔橫簪向何人協申禧
庭教騶阿適忙看流歷讀野馬閑裯拄杖數飛鴻幽亭寂歷
無人問隱几蕭蕭抱疾翁
辛酉元日
風雪偏教首日移昨隨守歲止同酣五辛盤向齋廚出二酉
書從石室探七十餘年心轉苦百千萬事俯猶慚虎溪幸有
漁樵侶唱徹東風碧玉潭

春暮倚杖郊吟

何處能容此一身不生不活度年新狹途留步容衰杖春色減光授老人充耳不聞誰地籟昂頭一自見天眞漆園安有人間世孤對良宵月滿輪

秋徑晚凉

芳郊細雨濡香秔候鳥依沙欸欸行訓纂聊模揚執戟補亡不效柳先生蒲汎某欵遊魚樂竹樹風和步屧輕老去何方堪寄意滄湖綠水暮雲平

歲臘埜亭兒

閒庭不復問長昏竄博翻先就窮竈朔雪偏侵厄運叟賜春

不煖大寒人也知剝辨無負勝安得騎驢有命申黃葉空山響槭槭仙柯誰見爛成塵

七袠滿度舊感填膺

一釣空垂河上涔吟雲偏伲白頭人壯千壯志仍行邁哀我頹顏獨匪民半世服昏赤羽日百年首援鳳綸巾猶餘寂寂玄亭在自捲飛花看挂銀

同胡二齋明府張春峽登蓼川亭玩雪

晚霧空濛濕翠微亭樓還壓雉垣巍流雲目送揮絃冷帶雪行吟舞鶴依一枕休徵綠芽水幾番獻吉傷形開乘風指顧春潮漲變化魚龍湧浪飛

鐵甕城

丹徒細雨捲輕袪霽色遥從望外舒潮水曾吟僧道衍巍然欲繫晉巫閭六朝烟霧千帆滿三峽流嘶萬派徂幾度憑欄思不盡臨風渺渺正愁予

水滸寺

金堤蕩漾蜀瀾文碎霽町流雨派分林鳥啼高螢岫月鐵牛耕遍德山雲風翻貝葉長晉靜僧在提垣永夜燈誰意頻年笳鼓地坡峪寥寥撥千軍

閱李贄皇傳

制勝從來藉相臣鯨波逐客故酸辛巴山劍閣途曾阻柳下

牙門甲又新烽火連宵瀕徹鸞綸音方遽邪邪覘無端後主紛更謬紛白終非壼閫人

閱辛幼安傳

登僅才華莫與爭飛揚椎器慣生平文章有識推陳亮輿從無愆泐耿京依水紅塵驚錦何如教青兕怖雷鳴窮途但有放之恨樽俎風流慨咏英

虎溪漁叟集卷之五

臨川劉命卨穆叔甫著

七言律

和臨川十咏

墨池

訥言內史歛聲聞著録遥堪備一軍五斗藏山傳姓氏千行墨水抗芝文烟霏檻外游猶滴雨積池中色異羣誰識晩工同小技安西草隸氣如雲

擬蜆臺

曾記蜆山遊歷處五王祠接習池邊（平堤襄陽見張東之先祠及習家池倶傍蜆山）無端舊淚橫襄外拼擬新懷此地開誰幽堤妙迷野峴空濛蒼嶺閑仙才范坦碎荔長如許似欲登攀待老萊（老萊三隱楚荔）

枯鴻 墻

千金陂

平原舊跡墜蜒陰買讓難將上策尋存千帆發載砥（抄附兆界）（官於烏石今山半傾）玉華一路卷輸金春江花草吟幽勝晩雨魚龍撥浪深幾度疎鐘斜日外椽行耳耳悅鯨音

玉茗堂

賦餘宦籍歸來晩茗醉花繁舊日堂稱慨當暘秋色老（公眠霄陽）射獨憐飛彈捲心狂（公被京察役於）黃山白岳源無夢翠滇紅烟穩

在林（語皆公）自是遺根分寶應長留錦句過青琅

文昌橋

空江渺渺汎長艫一線垂虹瑣雉都車騎遥連綱斗宿浪流且淜金龜湖頻看斷岸愁誰記欲問圯書事已無何日環山馭石尋雪花重理瀾陵圖

羊角石

我見南山白石爛靈羊何事訪遺蹤羊羊待齒誰家苑濺濺長眠第幾峰丹火夜雙飛洞杏青泥（蜀產）晩抹候書封熊羅綿上雲初起（蜀雲）報使長聞天外鐘

播經臺

作草茸茸秀藝林何須焦穀競陞今范臺尚覘辭痕綠麼寺曾無花塢陰（臺近寶應寺）杜附遠公猶見鼎佛宜孟顗未知深殘經播動人如在彷佛雲間有磬音

荊公故宅

幾年周髏熟盤谷出獻神皇百慮蔵蜘蹰花間懷五畝雪霜頭上厭三公群符極望徒荒址（公故居御符僅百步）祥汴水瀟條亦廢宮南北熊成天下憤空彈抱肚淚零漾（公賜帶名玉抱肚南渡後曾孫承務郎錡獻還于朝）

陸象山祠

睎安跡接荊門慶處處規條析滿楹道合自然同往聖理攻

幾欲墮堅城但看三祀依然處誰向先民肯是程幸有承家
薦許隣井巷公久列門生（遠祖井恭公諱克大登淳熙間狀元陞子門人載弟子錄與東萊晦菴兩先生往來書札今載家譜）

金梲園

西豐城外青霄路牛斗光分盛物華冠蓋連駢齊作賦建溪
咫尺漫供茶賞心自有園之曲縈跡何知天以涯斷道切陰
曾巳始笑荒夔家蹋破花

別王遂玉懸玉登儀眞北岍踐泊江南就宿京口風猛

幾危

廣陵久訝秋濤大我概來逢八月初不負岍容偏逐客未鄭

殷簸若況書驚從北浪變南浪虛及新袖戒舊袖祠海柔河
俱可從莫因顛險動長歎

仲秋舟過虎丘望穹窿諸峰之勝

好在夢遊雲水鄉青帆画舫偶相羊風高楊潤威如飈山近
穹窿翠欲將螯甲漸肥蟹貢稻尊絲未老溢餘香近從咿啞
催牽夜臥聽吳歈月一床

旅況

海溢風摧萬木凋客吟無那轉嘵嘵離憂若降庚寅歲嘯詠
難尋丁卯橋（時寓丹徒）抱疾以游雖汗漫從天而下任逍遙貂裘
敝盡嚴霜裡洗胃長教酒似潮

廣山晏爽

此去顚崖惟一舍時聞海颶吼鯨音青霜萬點疑驚兎黃葉
三更響鶴林身類懶雲終宿廟愁迴冷夢但長吟單衣作客
二千里烟月何人獨擣砧

海廣初服棉

耐冷曾頻酒策勳無如挾纊樂三軍平生溫飽雖非志遍野
飢寒豈願聞偶向黑甜歡旅夢還從白酔望滄雲扁舟今夜
剡溪曲不畏漫天苦雪雰
霜竹新栽屋小然多時敗絮擁陶潛五更雞柵號風雨九城
謹護絕縞纖蘆荻花飛雖作澳瑽枝藥放蓬成綿姑蘇最愛

木棉好領微陽和體似黏

海廣長至日未與祠祭感賦

玻瓈萬壑試堅冰土銼紅焚繞室騰弱線陽回天地迥長延
陰騰祖宗憑纍彝愧未逝前舉衆罵竖從天外乘静倚廣山
今夜燈横參歷落下孤燈

海廣贈陳止宜師

另骨稜稜欲見衣病風掉力獨能揮瀏泉尚濆熊旛影滂日
遐峩鶴髮稀劉于迷津余稍問陳公懸榻昔曾依（公守撫郡六載函實于文）
最憐桃李春花擲祇向空山靜處飛

舟阻皖之梅梗夜聽棋聲和蔡孟南韻

不遇寒江濶浪花征衫盡日滯天涯蛟腥無計蟠棕浦蜃氣
何時望夕槎夜燭醉枰餘象戲觀汀牽路逐鷗斜徙倚詰且
鞭春舉冷落少陵鞋上麻

海虞以瓦鉢代火籠提以草絪戲呈石臺

水土和泥一合稱轉移得似變窰凝但依趙日冬長幾其敎
舊爐火漸燕不寡何由縮鬭蠹即頑並欲渾脈發錮硎瀑謊
堯階物細看纏綿已結繩
仰盂近取象恒稱火戒旋人備迈凝童子以來辟欬熱搏山
自此見雲蒸斜分柳線千條繫遂劃桿形八角發閱盡人間
炙手爭多君古親樂從繩

莫等桓公碧盤稱琥珀最冷似冰凝樸形聊試桑楼火煎意
如將黍谷蒸夾輔便成黃耳鼎連環疑對翠眉稜醉攜長劍
曾相倚猴劇繫纍僅一繩

歸次彭宗舟中守歲

改歲明朝又改元客來東海見桑田鄉思漸喜喜盧近旅夢
還驚野水邊夜燭短筵聊進酒風爐促煑且愁烟浪遶窗戴
吳江勝一葉名家書畫船

舟泊廬山酬僧送茶

驚天浪淡曉帆停喜餉玉芽春滿瓶幾度寒雲垂腳綠一泓
乳雪映樵青飛沙隱見吳城近香岫蒼凉石壁偈笑向籬邊

問行者君來應憂伍喬屋

贈詔使范

十行詔下彩雲邊鐵擁聯常業共宣江上梅花通御露山中
藜杖走華顛門高月馬疲霜肅手捧皇綸照雪妍攬轡由來
推特慨澄清指顧過南天

閱鑑紀合銨上[illegible]截兩巨奸癸冷相連不覺失笑

一丸環抱轉如蜣莫向冰山說晚腸業蹟並難同虎視運窮
何處問狐群殺人都是媚人者得意誰爲失意防菊徑梧陰
酒未醒殘編笑對兩三行

悟意

暫時行腳住原平風雨瀟瀟夢不驚鬼傲黃昏紓牖吻蛩凌
暗壁度哀聲沙彌自信六魔伏僕射應知五額成苦在樂中
樂在苦更從何處問將迎

虎溪小築成

一川風月異人間小築新營戶未關波湧太巖莊北嶺雲籠
小華出來山林多孝弟人如孟領以仁開號曰顏四季綢船
堪鷹美鱸魚何必憶秋灣

九日臨流

高平原上西風裡載酒南天看暮鴻人道登高多逸趣我來
臨水樂涵空晴泓一派鴨頭綠新菊雙開鶴頂紅兼向曲池

須採藥偶然適醉在閩中

襄陽過張東之先生祠

先生遺廟今朝睹翠栢千章托蔭稀大義久應滅禍水乘權
何不廢中宗誰餘武逆重生孽嬖悔恒王自蹈兇機自禁剔
憐欲決瞿然弁吊馬彝跋

先生祠近習池峴山翠栢昂聳當時既戮二豎不盡
殺諸武則桓彥範姑息貽禍之首薛季昶亦以不誅
五思嘆無死所其後曹王欲買張公之宅以為園圃
頼馬彝諫止故弁及

乙巳夏杪再入西江舘舟次雜咏

千家禾黍鬱成堆早試紅秈飽幾回臥聽虎溪漁笛晚閭將
臈柱冷絃推擬拚生事還兒輩都付傷心與酒杯倦迹何堪
走汗漫客舟偏向雨中催

炎旱真閩海穴枯喜逢細雨灑征艦靈芽普洱調柔苧嘗
燒刀咏鷓鴣剩有奇花香短棹更逢碧水漲平蕪笑談一盃
秋風裡相傷輕鷗欲與俱

火輪未伏尚流金江上愁心與客心欲極彤雲千里目難遮
綠樹幾層陰扣舷每和榜人唱失路空懷梁父吟淺水一篙
隨呼緊荻蘆風緊暮潮侵

椒掛鳴榔半遶關盲人挽索駐江干未嘗玉筯紅鱗味先寄
殘羹憐參灘燀赫難投東海憔生涯催老棘津磻誰教蝂鱔
汚綸彭香餌拋流擬折竿

硃砂無營不自支身如黃葉任飄吹看山漫自推篷艇沽酒
曾經泊竹籬館我燈前新數髮笑人汗畔舊鷗鵜片帆獨感
西風力客路相隨直到斯

丙午春入庚來閑館和望水韻

十年浪跡愧浮萍此日攜兒好帶經著錄何須存丙鑑憑樓
且得近庚星愁詢白髮眞無奈笑對青衫熟有零記得老云
不出戶寒關竟日背長扃

立春飲弟家喜諸幼姪繞膝

閑近庚來棲自今名園草甲秀芳陰近屋無累心偏靜對酒
高歌興自深競喜艷陽晴一日漸看玉樹長千尋新年伯伯
閒過爾拍掌笑迎橋勝簪

戒子

頭上輕鳥一葉吹且勤門戶作生涯柳家孝弟名醞醬頻氏
行言訓服帷閑道天憐力穡子要知士有藏身時雷嗔電笑
渾常事採菊聊將傍舊籬

贈官大宜公辭餘著述精堪輿

拍手眞堪入極呼茫茫無奈景偏殊移雲忽見蒼成狗夾日
誰知青有烏荊棘蹊邊喜未了跎窮項上步曾供獨憐壯志

銷埋盡懶向弘農閣大夫

就亭衆友共賞牡丹

蕭江三月氣猶寒忽見名花滿藥欄着雨乍驚千片潤搖晴
應待九霞乾擬將寶帶連枝繫須借金盤送酒寬況是同人
歌舞夜春光不似隔簾看

蕭江集力寺

祇林到處齊綿蠻始惜春風久閉關幾說安禪宜野刹且然
隨步看晴山諸天欲據支郡勝下乘應知宿慧慳附道西來
不度智我生得似石頭頑

蕭江憑欄觀瀑

依可分飛瀑灑羅野忽逢遠樹繁浮樓雉城似欲沉三版巨浸
御勿辨南灑秦其錦編時拂靈山頭晚鶴漸明霞憑高擬攬
歸歟雲鄉水遷逸思愈奢

開山龍堂送高阮懷歸宛陵兼呈沈冶先

春花寄借林文別又見傷心買客舟青髻栽成疆域志白蘋
漫向蠡湖遊乍來闌畢雲初披歸去梧桐色正秋更憶草堂
人並散深燈五夜思悠悠

送施使君愚山先生入覲

後露初零玉宇寒西風蕭瑟驂旌千乞年從部逢張詠五袴
中青進謝安北極風煙淘浩渺南方民力几艱難從容入告
全抒悃一代眞儒用始殫

鷗浦吟

小橘由來近古漾劍光竹影伴吾曹種蔬一畝鳳皇食淬以
千重鵝鸛蒿蒲有風煙娛我老可堪嶽寂引人逃朝來忽聽
黃鶴語湖上呼兒又解舠

又

蓋長幾日悠從容一葉孤行信似慵花雨欲飛憑鳥送湖山
多暇倩雲封大添杯斝蹟賢盛小減盤飧勝佛供兩鬢向光
吾老矣誰能貸得臙邊春

小閣夏望

湖邊萬畝資深低柳洲漾深宿鳥晴息疎林雲飄日午迎凉
引行入林丙丈如白鷺容投楚酒向青州卯到齊獨笑具茨
山下客方將出戶已雲迷

竹夫人

低首沉心未許通芳姿倘傷玉玲瓏曲肱自昔嗟尼父枕趾
差堪教藥崧相倚曾知槊袖薄栽成長伴淚懶空讒言罷席
難均倣華發年年誓與同

餞鄭牧仲

廣哉靈文此地過海遷龍馬後揚波越王臺畔秋雲淡仙掌
巖前細雨多橡藥自然茂棘莽歸心幾度憶炯蘿蕭條一劍

前途破塊蕪蔓亭畔一加餐

閔棉

定有奇溫悅冷膚木棉多種望其蘇從經滿野彤雲燒去聲不見飛花白雪鋪裘馬五陵歌且煥魚凫萬里咏無襦蒼生布被由來志閔寫入閭挾纊圖

閔牛

犢犢求犂已歷年長林豐草鬱芊芊晉駛奚憚馳千里漢喘須敬一鞭蜀地頓荒犂牧監掛書懶策犢蒔藕黃昏欲飯牛無計合爾遊齊亦泫然

幾番潑剌見鬐揚大小羣分樂渺茫天遣封江愁涸轍水慳斷斷厭飛蝗銀河不瀉桃花漲金錯頻封鯽鯉腸永夜漏聲聞寂寂恍疑傾澍下滄浪

閔木

何事殘宵倍慘然犂星爛熳祇愁天密雲不作西郊雨犂電推驅北隴烟汲盡井餘平羸不食烘餘露草醉誰眠漫言庭樹今猶綠極目秋原菽葉乾

閔菊

盛夏滛霖湧浪花徒悲邈竈半沉窪誰知甫散瀰天霧徧起晴空百丈霞擁曠祇今聞啜泣穀無登復問靈芽無端偶憶柴桑路何處尋根逐九華

白雲峰東鄉

石徑盤紆勢轉崎白雲峰上白雲屯遙聆素鶴翔無定側聽黃鸝渾未眞樹裏輕烟連繡谷花間高閣現金輪禰蒼縹緲難持贈薜荔攜歸兩袖勻

明珠峰東鄉

飧食梨花萬樹搖野田零露濕青若雙林有寺供登眺九節無節枝寂寥老至雲山紛在矚興來展燕漫相招泠泠一派松篁起彷彿如聞西母謠

合浦溶源事已空飛來高敞起鰲宮夜光直注寒星外胎氣

長含滿月中自昔瑤田耕嵏斐山下即荊國兆李德宅即今禪岫累朦朧金峰在望幾同遍灑畝人淚應向殘經哭印公于舊交山僧能醫而善切字韻大賢曾將錦樻留摩尼擲向此中收彈丸忽壯東郊色素顆仍藏古洞幽莫漫投人煩按劍倘容照乘即懸軿早知璽老空行乞碧領歇衣且自求

紫綿

敝笈長攜東復求白雲偶寄一堂央都都丈我儕仍東莫莫憑他鬢自蓬雲岫縱橫收滴博天吳顛倒曳菩薩鑄雲畫子多於冠信是狂生善學蒙

飲門人方石止齋中限韻

舜兒沙上樂金盤荆國勲名正耐寒地近荆公故里偶爾逢盧聊縱
步頻勞樽酒更招歡鬬身僻似雲邊鶴望遠朔登天外縂正
學先生無限恨雨花曾灑淚沒沒雨花臺曾拜公墓

酬王月樹茂苑必公

黃鳥翩翩作度歌從兒染就醉顏酡金盤屢備侯鯖美玉藥
長將海蚌和弃摘含桃寢薦後肯移荔李履霜過長洲茂苑
森槐桂信是君家寶樹多

悅雲軒松棚成

火炎沒詑折修雜陰木丁丁取次回濤浪聲隨夢裏涌虬龍
影入座中來吟餘幾度天俱離客到翻疑地欲苔全夯休誇

鄰嫂好何如乘月醉徂徠

癸丑中秋飲悅雲軒

槑里方來乞食人華山又厄墜驢身忽聞王子緱山笛頓拂
劉生說苑塵上已有齊亦足留中秋得月未爲貧一杯共酌
嫦光滿飲到酕醄率愈真
比戈偏欲洛陽爲蘇邑晶晶玉作壺靜裏聲肩頓彿命朋來
隨於聽吹笙飽餐珠露盈瓢顆爛醉銀蟾滿勺酥待衡刑華
通夜見添杯又復賣屐兒

癸丑九日兀坐悅雲軒課家

高峰無伴懶登攀索對蕭蕭長閉關叢竹行吟陶令職蜘蛛
臥看少文山欲探五嶽由來興獨汗孤帷此日頹莫謂重陽
當罷講經筵曾詔治平間

憂吳集子

無何有處是何鄉栩栩誰堪弔爾殤賦玉樓頭憐筆弱棄糯
關内苦心長曲中莫問周郎顧坐上寧聞荀令香回也視予
今若此彈琴拾菜總悲涼

食東蘋

昏眸不復辨秋毫羅苜驚看盤首毛臨影方蹲憑土硯厲昉
欲截有金刀味同薯粥供天饌猊類猱頭恣老饕飽向人前
長捧腹佳珍豈必問淳熬

步王聲元韻號月山顧僧耳聲工詩煉

平生未睹赤松子容顏先生千歲脂弱水九重酒可待樊桐
三盃仰之彌但從斗室頻呼酒不向公餐浪具匡帳望伊人
懷欲寫蒼蒼葭邑滿泰淄
凝身方外孫池國衣冠容華凝去聲若脂八石長延開李耳六
魔降伏聽沙彌每將麟擲王仙脯莫令塵污王女匜幾日同
遊霜徑小紛紛水草駢寒湄

題僧惠宇畫弃詩和來韻

胸次君如潭水月書籤銀蒜頻榮揭閑遊長劍許戈彈豈有
短垣敢獨越杜曲山中烟霧飛大同殿上波濤狹忽逢王寶

落人間擲向白雲峯弟犨

飲李仲美山齋

齋門廿載逐流萍叩到峽山尸未扃元禮才名終濟物更生
窮老秖傳經素心證澈石潭月逸興齊傾野寺醽醁罷午鐘
聲漸歇行行笑對晚峯青

冬至同日飲王子仕叔度

冷塾蕭蕭途暢月書雲漸且際回陽忽聞酒熟烏衣巷拆得
交傳虎水腸豐芑多兹滋洪若漢波萬傾挹汪洋誰云長至
一添線添得流連千線長

飲王聲及館

孫生雖慕王荊國懶慢翻教相見遲乍到蘧園偏倒屣旋斟
菊酒便傾瓶千丈細玩山陰帖文長手寫八駿環瞻松雪遺鎮日
荒齋愁粟冽多君熱氣滿堂吹

和聲及六首

西來蓺閩牧童歌爲誰辛苦爲誰忙

爲誰辛苦爲誰忙肉熱金山一袋張慢說世輪容易轉須知
海水最難量摩摩院主非獅座莫莫婆伽眞麝香獨惜風流
名士眼翻從背上出空光

菊

西風鵠唳曉霜天報道秋英爭欲妍九煞芙蓉天外香一閩

鈴王靜中憐偶然夢到柴桑路欲爾身從彭澤來但得頹齡
由此制無人送酒亦怡然

千葉緋蓮

占斷芳華雲水痴仙衣碎剪疊成堆人疑丹鯉將垂釣天炫
朱霞欲染裳致使盈盈憐倩女臙脂點點傳何郎年來忽憶
西湖棹蕭酉親披十里香

蘧園探春

不知陽艷何時至林外鶯看翠蓋盈半部白蟬難拂盡一樣
黃鳥最關情碩人每在槃遊曲老將還推細柳營安得椒花
千斛醞爲君談笑破愁城

南山采蘭

我到南山惟采蕨偶因墜露識花紅澧卿有艷長依水芄葉
無心獨褭風九畹韜成香滿地一盆裕暖氣凌空峯高翠玉
尋難見指點靈根荷玉童

對雪懷友

君曾醉我跌蒼苔惹得天花片片來歐子龍門方渡水袁公
臥榻又新雷倘逢青眼仍三笑擬代黃綿祇一杯惆悵伊人
空有約孫林兀自探寒梅

聲及數惠新詠幾千盈案雖李供奉斗酒百篇陸渭
南平生萬首不足多也但張率詩歌敢續沈約疑虬

詞賦窣擬相如聊爲附和以遺孤悶云爾

王叟藥肆

葫蘆洞口問行藏其信人間費長房五右多從悟後製四難久向靜中商雕胡葉上飛黃蝶巨勝花間點白羊失却鈔經何處覓一瓢道士有奇方

譸仙媼

吾聞麻源谷口深仙姬隊隊撫鳴琴海塵自昔經三變雲鬢相將長百尋但使廚行瑤圃宴何妨米撒茂陵金熊囊捧出無多字盡是長生卷內吟

和聲及綠萼梅

珍綵華爲仙媼胎高寒不字世無媒九宮碧肉原飛向三衛裏黃誰混寒醬譜垂名尊玉蝶新嬌逞爾築瑤臺姚窩卑覓涵酸猴久猶適圃次第栽

癸臘捲堂留別太原寧公

一鉢東遊旨未探桑陰少宿又歸參每憐孤影蓬如轉何幸同人天可談醉後踈狂君且恕醒來句僻我仍慚靈山與北漫漫隔與至還期飲難饑

夜夢入朱晦翁先生書齋見其硃墨二硯潑滿淋漓意想未嘗而忽然及之因志此

林木翳然雲谷奇兩行鴝鵒浹猶滋紫陽夜雨三更靜白鹿春風萬壑披文武東周無墜業衣冠南渡有餘師廟江禮器今仍在彷彿私心向往之

聖水乙卯王正之末乃初度辰也寅冬訪予兢齋兵剣及甯今春候予復厄于水因戲贈以解嘲

一嘯蘇門浩氣舒憑君濡首竟何如解衣欲舞公孫劍墜水仍驚夏相驢米向矛頭淅未得帙容車載尚多餘壯心定擬銘鉶柱錯認飛鶩站站徐

贈僧

山道上人憩上方祇應靜坐夜焚香何須頻上多三律依舊壓中共一爇不識安心將號寄自然適意有真鄉馴龍杖虎

俱兒戲臥對篤葡颯颯涼

啼痕古意

有美一人終夜哭生年不貯黃金屋白頭怯怯吟春花翠袖盈盈傍暮竹燕子樓前魂暗銷鳳吹臺上愁偏逐陸郎有約未歸來腸斷班騅頻問卜

鶴琴 和傳朋勇依正前十首

稱生特立向雞羣散出廣陵未忍淪結響在陰和觸予鳴蕭披鑒術予君閑調玉軫音方歌較品瑤笙篥更馴冀向松巢彈切切九皐嘹唳徹重雲

鸞鏡

休跡銀牀夜雨心下階秋色冷沉沉曉粧欲掠鬟雲亂瘦影
難揩漾霧霏照水未雙腸幾斷展轉無那恨還深相將待得
膠絃整眉黛重描寸指鍼

鴈月

大地偏宜圈混茫何堪長叫起陰光排成人様終難肖歷盡
驚弦定有傷桂樹痕深我斧鈍蘆花夢煖汝魂香丁寧紫塞
秋來客雲外千峰已夕陽

鷹鐙

解衣姣翅敢予雄不畏司原大獨風喜有靈禽身似鷙愁冲
寶炬氣猶龍寒缸永夜雙眸碧野燭通宵萬火紅鄉思去欲郭

飛鬘廟外熒熒聽罷五更鐘

燕雨

來隨楊柳綠依依霜角吹殘猶未歸瘦濕王郎縮頸句愁霖
趙姊藏樓閣冷陵雲暗盤紛舞隋苑巢空撩亂飛漸瀝樓頭
愁聆聆孤閨長擁尚寒衣

蛛網

晴光猶蹀躞輪天足處飛懸子母錢最苦撲燈旋具燼在階
結網代原田殺機遠勝虞羅設情志詩張牖户前大腹[illegible]然
難餬厭終教平雷雨織絲牽

蜂臘

謝娘輕戲撲羅巾怕擬花飛過水濱衙鼓一聲傳哨穴無巢
殘陣拜芳晨十郎口口甜如此八蜜呵呵索有因蓬憶膺其
蜜苦問天顏下賽及微臣

螢照

暫見流形逐隙忙風前振羽肅顏行熊熊且上光金埒皎皎
宵飛傍玉堂腐草千年爭灼爍疏星數點伴微茫也知燭火
隨將熄忍惹攙槍炫未央

蝶遊

飛空野鶴倪猶生埋塚長鳴第幾曾似向猪頭丹糾結疑浮
酒面絳縱横周官曾獻蚳層醢夏服常漉孤竹兵悞哭負關

難似鬼蚍蜉撼子不受行

湖上

風霜歲歲剝枯顏土木剝伶但閉關南浦空從射鴨老西堂
肯許退僧閑垂條影倒迷三徑紅樹寒飛又幾山谿賊干戈
真咫尺石龍啼後聽來頑

秋夜書懷

花露香浮流冷蟋百年心緒問孤燈過如木皮誰之咎學恐
無成更著慚半世兵戈同寂起幾番離別盡賓勞棲遲冬寒
驚連老且耕圩田負斗升

壬辰秋季飲沈崑銅廳閣賦謝遂孤舟西歸

牛渚風高起白蘋天邊倚棹獨相親五賢爐玉尊辭漢兩峰
花溪不辨秦對酒愁霖方惆悵論交揄水更粼粼讀君一片
寒山句共是江干寥落人

酬友送酒

文園發日渴生嗔何處能誅葛漉巾草屨閒遊攜短陌艤船
忽見掉芳鄰仙人盤潤漿盈掌玉女杯擎茜染脣一斗頹然
方倚枕枯腸誰復轉車輪

丁巳春暮園林

薔薇花發路香流玉筍長林次第抽公子黃衣方睍睆山人
綠髮正撈摝閒心日涉難成趣老病時侵易着愁荒草五原

嬌未了風塵何處展雙眸

夏日小園

梅熟枝頭雨動盈今年小滿獨愛晴頻澆覓陸營荒圃徘恃
藜筇行倒耕低樹童孫手摘果深林衰老坐閒鶯耳根寂寞
偏多順篁炙還宜倚鳳笙

丁巳元日口占

屯初冰雪壓吾廬誰向泥塗獨曳裾歲值丁添弘翼燕人臨
巳除衍嘉魚擬從南陌深安堵愁見西郊迅羽書老至還期
繼健足崑崙一夕走凹凸

憂適

約簃還攜綠醑斟薰風野樹密千尋因觀鶴舞臨沙際為聽
蟬聲到竹林鐵馬[illegible]嘶蟖杏玉壺丹井冷頻侵澹濛耳畔
空流水驅犢何人問頹陰

日長倦讀獨酌斜陽頓盤供而索然摘園蔬而獲勝

綠樹翳聲弄愈幽[illegible]柞不著水晶鹽炙鵝帳望青天表膾鯉
交知爵穴潛偶摘露筵供箸美庭餐雲枰稱觴斟閒來一酌
[illegible]渦上應落星高夜又厭

并及寄詩依韻奉荅

千人石栽鳩雞胡抱得頭顱石樣頑峴北推君雄霸長橋西
愧我弱難刪雲霞肺腑三斗深水雪聰明九轉還天下疼痰

懷謝傅問公何日出東山

社飲

金天冷氣薄林皋湖上頻將土鼓操幾度秋霖后土濕一匙
社飯祀公叨璽遺人誰由來祀松栢風生意外濟忘却愁心
惟有醉丁寧左手快持螯

壽月登叔

翩翩黃鳥囀幽叢柳色垂金漾曉風四豆醴加笙炙蟹五齊
香獻釀波紅漫言鹽鐵招祖子定擬滋蹟起太公聞說長禾
千機秀仙源移植樂常豐

潮浴

□而欣從偏體跷兒驚哭狩望中遥潑寒兒戲爭拳偶擧掉人遊妍乘潮莫向綠淵工探頷有人赤壁靜吹簫將蔬挈畚娛方外洛水何能槁鮑焦

贈西遊客

問誰關路唱驪歌萬里風烟百尺波人過荒城薄骨律水屯野水蒸臺窩僑鞋獨去浮萍梗遲廁歸來滿橐駞霜偶于南秋正肅好憑縶帛報安和

閑值歲臘風雪

霜徑頻遊九曲灣陬隅誰慣咏中關濛濛不見天交地剗剃時開風落山昨日獻柔斷掩豆幾年扶病懶開顏老來肝鬲

氷同冷偏苦雙眸熱淚潸

煩憂

悠悠忽忽仔傴僂瑕豫之吞跳鳥馬殳擬涕流同賈傅空教慟哭箏庚衢彈流哥韻偷快惔情縱遙天厭東拘安得獨行無悶者終年抱甕若耽于

品笛

林巒風搖玉藥春倚樓時見翠偈蹔關山越調吹烟紫華癖黍聲按拍新此後彈箏應洗耳重來聞角更成瞋愛邊白髮渾無奈太息圭峰月下人

戊午夜課

明年益曰老而傳强對童孫笑語便四部遍尋箋註外一經尚覺鞍韓偏短藥相囑花垂露濁酒桐絲氣吐烟項領何能馳大漠半間容膝亦寬然

虎溪漁叟集卷之六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五言排律

會城寒食舟歸遇雪

遶浦方凝緣迤峰欲綰青纜偏漁溪樹賦傳兔苑亭花茫百
感集渺渺一身零扣罷羊城角來隨牛女星滕王今地宇孺
子舊閒庭章水愁嘶咽西山佳鴈冥風沙捲橋愴花瀲響瑠
打戈戟侵天寶攙槍掃地靈首山魯喚癸齊旅莫携邢趙匿
戚孫渠漁翁趙氏隱荒原百里帳冷落五侯鯖骼掩撐如嶽
蒿飛亂若螢騷人悲索莫遁客嘆零丁庾信懷蕭瑟張徽怨

雨鈴悶餘氣息苦漢盡跋歌寧回楫爰幽峽蘇山方杳淚岈
溪桃花水空飛翠羽鷁沍寒偏蝕媛破片欲爭熒姬滿閣黃
竹楚童迷赤萍任鉤牿未布黨帳酒難醒蒼狗移雲氣白鷗
失素翎浮光懸桂棹瞬色透舫櫺凝結王孫草冰輕太祝醽
陰風長打皷嶂羽獨流形玉女天中結湘娥舷外邀憤孤雄
任托驪泊詎堪吟夾袋久無策藥籠竟鮮苓周王懈閱傳山
海慚拈經石火吹茶具寒羹啜土硎航烟忘舊禁梨兩瀏新
聲杜若尋方岍毬離采若英騁望無遠韻江畔有遺深淡爾
應齊物飄然外世刑袁生臥尚穩劉子醉仍醒禹水沈神狀
堯階橘序冀撫衷恒落落惜已獨惺惺瀉波無限恨流入意
中鷗（排律難於渾勁到底無懈可擊 先生獨與工部並驅千古傳識）

補籬

花木方成列萌芽衛以防窮鄉編僅竹水國度難牆片片琅
玕析迢迢蜒蜿行移疎仍就密葺短更成長虎落中州固兜
關環衛良依然營菊徑漸此傍鳴蜩井汲纔垂綆角觸未羸
羊藩垣欣自整步步任悠揚

病愈

臥病經春晚扶衰喜夏來寥寥兵已老藥餌爾成災旁侍休
詩歌曾即鮮開裝伐野香乳拉酒邦白雲杯盈見魔為厲難
敖[illegible]伏哄豺狼長萬生[illegible]帳盡生芳將做項連踵誰恫況與

駘親寶瑶端欲婦于[illegible]街衰他處雖多恤我鋼任百鍛折脊
驅逆壁潦潟煮酸棖散步時臨水長舟漸若雷安期逢邂逅
火棗那千枚昨日探較錯咸云瞿鑠哉

愁

秋氣方深林木葉脫獨臥荒園殊多悒悵因效高季
迪詠薇體作愁詩二十一韻

閑來方頻頻忙處愈煎煎祇攪盤紛結遺逢互糾纏偶然達
蝶夢忽復上鵑絃步意從誰造枯顏只自憐行眉成蹙態入
鬢笄華顛將遺朝花淚又逢暮鼓咽談諧縱似遠煩遜則燃
先猿嘯誰能任杞憂鶻與絲難勾無累者易願有心焉猱啼

□爲和旅懷曾獨牽秦焚如到谷題詩亦因天祥悔填仍灑
非萬恐析然流黃鶯落几懸榛厭鳴園龍燭燃綸夜驚聲欠
復顛悠悠惜野馬站站驅飛蔦朔厭三千秦蘇墻十九年登
樓懷苦賦下第惜名篇知爾來無著厄乎境最偏都將付蟻
蝶莫問孰變弦石凍春千斛青銅杖萬錢時時澆積壘頓破
鐵城堅

附山草堂課宛陵施徒

闌刪芳欲歇兀坐與誰同竹影暝窗外槐陰倚檻東啼鶯喧
午夢乳燕逐春融碧綴含桃顆香傳野棟風閣山頻在望蕭
水若涵空地僻荒城靜人閑斗室穹眠蠶與稻繭心應漫飛

蓬莩胖分既羇一帙枕上究稽古嗟何力求今尚擊紫風歌
裴昔晏麟對荷幹童用旋筆作我彷彿肖而論英氣方宜乘
福帳大道公

苦雨

天與雲俱黑山同海並沉朝暾不可望夕彩竟難尋夜見鶯
驚泣晚嗁鵲鷺腐增挑浸稀錢松柱涌絶猱寒聽聲猶瑞鴻
開色愈陰轟傳舞甲乎巨浸追辛壬浩月偏離畢晴虛翼壽
參筆枯難壯蒔蒔帶盪坐蛙背影分卯錄觸涵龍涎露蓮根
飛石榻柳葉墜江滑近春獮騎過遠愁載暴殷兵戈時值稿節弦
氏償寮甲公孫挺舞鷲恒樓枳鳴鵑莫問稚徒懷謹脫劍燉

雖狀清粉非暴鼻罕於頭搖宏止嗜塵原宋玉賦吟蕭瀟榮
金無後弊知咽有賣氣若積數年來甚業成只應華髮趨翼
鸞間鵲早羈倜儻貪夷霜寒憤則尋志但揮繰業邑新朝羆
安知鳩釜羈自憐既籍嘯倍偕積康琴黜哭雖然變江灣尚
有辭狙能須酒德何意傳儒林措詞失回護狂言諛酌斟一
嘲參奚璞也解閑爭鄰調慈宜賞鳳門靜見箴夫人懷量
相辯昌鄙劉徵大雄分理名微齊衡芥鐵雄齋未可冀豫戈
耶爲吟不畏杞天裂畏憂陸沂從翊迷茅街隱頭畢野露霖
不辨吳連越疑瑜衡與郴顒將雙健翮捧樓最高岑翰羽虔
風迅精光豁啟心

新安道邊水碓

山空霧色捲寂寂水聲喧宅相辛勤守杜陵機運良溝淺東
野莢智巧浩翁詳全谷舊成列公沙豈是方聽聽流月影華
甲剖珠光人靜自轟夜天空欲搗霜但能供永飯豈論孰爲
糠造吏一升飯窮民三餐根想春非趙母飛杵豈庚桑精耕
從茲覓粗糲矢忽忘

宿長風沙

滿月澄澄影虛邊照綠漾弄餘采石上光到水中棲鷺連
渦靜虛舟閑景適幾兒啼野水少女動微風歸瀏昏涯渓客
思爭異伺驅馳猶未息颶泊亦何從四望迷遐岫中流怯渺

跡長千有薄命坐癡昔顏紅

金山

小孤眞峭絶對此亦奇精衙衙丸落倉梯帶顆遺風鈴吟
欲亂雨搭柱猶屋鯉鬐貫弃賢嶙峋笋揷磯浮空芳主森鏘
水即金坻微潑齊星動澄漪迸月移樹高依倦偶鶻橋闕愁
鳳側蹋神鰲背遶摩霄鶴礙風驅退急景晩翠條昏遠萬歳
樓誰跡三江汐自彌摩崖昭烈石睇眺衛玆祠浩滂眞無際
渺洄曷有涯幾達下澤乘旋漩中冷淅鐵路鈎簾曲生憎覆
盌悲悍奄蜑未從兜隱吻長吹京口笑誰覆蒜山虎執帷瓜
洲豪士笛北固從臣詩懷古偏餘恨飈零竟若斯徒閑鐵作

甕空瞋股如曖雲雨未舒惆鎖螢旋在鮑白鷗寧與適黄衣
且同宿覩緊依寒瀑酒沽滿樑巳當歌擊短劍欲泣倚要離

旅夜

青燈熒夜影羈砌蛩無譁淅瀝疎林破陰幽淡月斜夢歸
路杳思逐物情紛衾冷漏難盡鷹孤聲正驚荒雞悃恨壺飛
鼓帶愁過客意眞嘶偶窺間誰似蝸蛇陸千古留孫綿一未
涯羈泊思王粲淹留笑呂嘉細心貞觚筐大澤看龍蛇廣武
還客隣妍去發長嗟

首疾詩寄哭陳少遊并拒轍平叔與覇

別君將五載大道漢難容歸僧頻揆前問天要寫裏我行方
急遨于意役崩忡溯昔青城聚書尋白社聯摛文常戲賽選
藝武郵筒少長推季叔肩隨有覇兄才華輕買董事業溥王
龔出入窮高下古今評異同羊腸則九坂虎路辨三殿長技
且低首寸莛敢論鐘一時欽倒文萬古攢心胸方飮臥蒼兕
何神龕白蝨閒遊皆倖碼夜旁誑飛熊舒體宜華雉登轂奔
鄒嫁雖恒嗟淸落也復笑術儒北面方城仗南條天柱峰爲
文祖俗華徵衆度鐵鋒蔣海尊牛耳暨儒控馬駿巳吾千載
業淑度一時功幾易無恒象春秋本化工匡朝同陸贄教子
類朱松卓爾趨庭訓翩然荷棟隆闢弘懸鏡矢合絨謝良弓
宋宕太丘長卞儀陳孟公栗門卑兀缶洛浦播黄鍾候際飛

壓援心均烈火烘悲秋憐宋玉獻策鄙王通衣服無新製顚
危仍舊縫腰間斥紫艾江上泄青楓硯北聰紅潤籬東花嫩
菲荔墻棲苑老刮目訪吳蒙歎旅戒僮僕操舟理戟戚並惟
探小有直擬到無終杖顆准右披緇入甬東歸來不術意
卬支役須共倚了稼南碌鷗人治北宮論文頻酒酡遊興狹
歌筒詎意頻年內傷心昔疾濃燕川興覇別寓里泣平翁誰
遮今朝訃忍教昔友空徒然惰墜露何處倚秋風歳在龍蛇
會覔如鵩鳥流窗編横九嘉孤月游旁攏文向玉京贊賚從
右室封時時懷向秀夜夜哭孔龍栞失空號泉庚桑且罷春
少微犯月亞眞士隕吳中梁華夠翩鵰我何偶壯遊淹留雖

有盡脫化反疑匆已矣故人逝吁哉吾道窮

偕門人鄧會子余擣萬遊華城觀

湖頭秋色老饒徑荳花收已共淋漓飲相將汗漫遊寬裳遨
夜曲花圃蹈朝蘇浴鳳寒塘近調徂野芥長行衍齁彩闌去
去華城幽青削山如刻紅粉葉似榴松深濤愈響木落鳥仍
啾茶具山僧供巷羅野婦握靈壇欽白足法座禮青牛井許
蘇躭汲鷗容丁令留於焉誠靜息何處覓神洲玉詔寧除沈
慮龍尚有疇放情隨物外歛歛息林丘任聽蓬萊水沙塵滚
滚浮

和愚山先生牡丹

淑景方催綾庭開爛熳花穎垂千葉碎綺散一天霞雨過輕
紅濕風高御紫斜綠頭嬌異態卉部列名家野鳥銜難出綠
陰曉自遮賞心憐采筆選句薄春華風俗丹州記品題洛下
誇翩然成勝玩把酒興無涯

七言排律

同諸友泛虎溪得微字

灘頭七里望漁磯畫艇臨風旆酒旗野雲深花塢靜茂林
春鞠錦雛歸斷橋人影波侵面綠樹船移翠拂衣漠漠飛埃
或曰馬嘤嘤雛麥是啾鵜紅烟隔岸難呼醉紫笋藏泥莫療
饑密居長笛乘浪迅隔鷗振鷺濯波肥溪翁過興招邛湖
外紛收任側非未免有情歌桂棹不堪回首訴金徽天街夜
色垂殘照草畔遙看咏落暉北寂有淵蟠巨鯉東山何許掛
伊鹹頭游蠶舫通閩岸肯泛窮槎覓古磯丸蛻蘭皋呼正則
五湖皎月醉湘妃臨流公子頻釣近海閒人更牧稀無數
陸沉方渺渺獨人盡艇正依依問君泛宅胡由底既有茲今
山有微（七言排律較五言則尤難先生博學雄才原本浩氣可以傳矣傳譏）

胡二齋先生以鴻章賦既賀予授度用申酬答

東海濟聳鰲渤澥西豁實氣鬱珠蚌龍文乘勢餡波湧鴻藻
居然叩穴探赤苴千尋披玉幹碧桑萬卷拂書蟫歷遊辭賦
金鼓擊陶鎔文章墨飽酣綠潤紅泉思久觸青雲白石興深

潛庭搖松翠虬髯斜懸露槐根馬骨嵲溺恤類甲邀鄙屋鉄
荒屢報活丁男罷民稍見當三謫鄉貢從茲點八羅升米投
奬宜且飲一文都獻又奚慚廣川欲濟長餘楫納麓從顛遊
把嵐廣厲璜宮庠具舉昭興人士教尨單手斐烟草存晁蓒
柚拂朱絲奏雅南尭笛吹梅廢聚五蒲圭釋菜咏春三山幽
叢桂難容隱如滿莊旌孰顧愁暮雨獨沾幽澗草秉光偏照
野漁龕願將手搦綸竿獲厲風親聆長者談（胡公木林面光以文爲譏傳譏）

悲憂寒

四序飛光驚掣電野廣又布東菑興咿啞水鳥盈啼荷疏雨
穢花都作蔓蝶烟長鴻依荒莊山村龍亂多新麵簷廣颭滅

撲面侵連綿雨歇當牕灘重雲幕野聚嚴凝積氣宛宵餘冷
善來侵灕灕淅翠篛柴車泪泪碾滓潑飛來蛾翼亂飛墜撲
盡殘羹吹夬覓閉處燒遂欲就爐醉中捉筆聯枯硯等閑絲
雨散還收咫尺浮雲舒捲卷梅子青黃喜漲風鶴聲寒漪徹
頻轉攏頭始見良苗新牖下誰禁長日絢避暑預尋消夏灣
鳴蜩嘶拜南薰殿階墻下落孤桐音斷積愁心斷積遣

暑館孤懸聊長吟以戒苦吟

誰家一曲昭華笛吹向煩歊日永時巴見火山飛烈燄忽驚
赤縣揚紅旗九龍徧照炎街蠋三夏同鞭焦土曦野水迎風
思杳杳犀章碎熱暍遲遲窓前短句徒敲久席上長歌渾蓄

速一片閑心勾引露幾年遊京寫憔悲春如滿志詠桃李秋
琵環紛娟炎茨宵夢何人省栩蝶曉行盡欲托山桑幽人謀
和旱朝句倡婦低歌長信歸未必眼觀西畝蒦生嘗文共北
山移父登五嶽誇高少不到三山拚海涯聊爾安知明得也
作其登必效之而更看矜已齊拱奉便許進人引拾遺雕藻
已先忘瞿釆探珠空自失龍頤謝幽風致原多逈播陸才華
别有宜每擬如情如木榯終爍臭味類酸齊漫憑詑筆堪相
倩不品鍾嶸也敢疑花捭九梁誰最古雲飛千里孰能攜孫
篇滿曲都類耐舊譜新聲且罷窺文苑遂枯碧玉管武都見
擦紫金泥從今不信鄴中子慎弗遺譏恨下兒蜊蔽懶爭淵

石鼎驢肩省却燃霜髭盈泉縱是類澆頂寒翠從教細濕綿
鋪展綠紋氷簟薄旋將槲巹霧巾持湖邊息蔭依高柳洲畔
忘機友睡熟嘘氣儼然成白雪披襟幾度聽黃鸝同心有客
能過我便扶乘宗虎水湄適與惟呼短尾棹解酲偏藉長腰
醑芰荷着露滋香佩松竹臨風調響絲相望南靈濯沐冷元
公休記九疑奇

乙未春會城東湖館外牛簑漁網麥坂菜田依然村落

天府由來屬望中長將閱歷過春風縈壓縹緲是烟重映堞
參差夕照紅佳氣常凝帝子闕弘基半劉舊王封車書玉帛
連南貢邦伯甸候向北共忽見滄桑翻短晷遙遷顧領僕修

遷星移物改人蹤少町變埵頹麗景空晚雨淋侵水面潤春
陽戟燠草場豐牛羊即此當山路梢擢依然擊潑鱗野菜幾
畦鷹蝶翅新梃數節歌鳩龍步觀炙影荒寮月寢聽嚴更寂
寞鐘錢渴杖頭難買醉瓮懸帳不尚耍窮幾憑一世推豪舉
也信從前擴渺胸及至生涯多頷頷自貽幽緒轉匆匆孤燈
閃爍愁惟我青燈流光愧遂翁欲問彭湃不語奔流直下
楚江東

别琵司理

何幸峯生無告日獨逢明允試帷峯虎庭有紹官云李姬典
當秋選任賢滿路福星餘惠保一文蚨血却民錢柴公撫疮

程朱熟呂相開封事業㸃偃仰琴書居六一縱橫禮樂廸三千泰山觸石雲膚寸東海揚波氣綿綿暫許靈鵬將羽息並容神虎掛巾先幾年其尉隨車爾此際晴霜侯膺天璟席階生思熙淡牽衣父老洪乘連早知今日移情處流水高山觴別絃、

諸子析饌愧無所貽戲題慰而仍當念我

從經辭領避朝纓放浪枯形逐野雲幽澗雖然非蟄伏錦綉也解綉龍文幼無父母我成尉長藉師紗幃作勤草昧忽然開上下黃冠漸此去紛紜閒閒十畝歸歟早兀兀三間昔又焚帶甲即今仍猶目持竿且獨釣廣汾一生落魄斷垂老盡

惜悲歌吐鬱煴着眼未能觀舞技傷心聊復倚斜驃脂韋拂哭隨人否淡泊學靜業我員笻杖常攜進北龍虞絃屢憶奏南薰教兒以佞誠何謂貽子以安或有云朔朧將看新節制蘭亭任吃舊將軍鄉濂歷代皆和褉睦賀諸郎廸不羣大塊吾孫惟六子家人幾遊有嚴君今情殷說宜旐溢古道終須自剔耘積學有原應爾駒謀田無術又奚分倘然隻字真難煮並令啼饑不忍聞仙子倩來名帛譏漿金代點各千斤時時買酒醉而文潔滌洗腸頻帶醉順巽由來知廸古擬昇何必命靈氛詢不異武侯訓子貞傳应兼

虎溪漁叟集卷之七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五言絕句

廣十燈

燭照香車入

承恩詎偶然輕輦夜爭妍銀燭高燒影長信人未眠

盈盈燭下歌

笑舞銀燈下爲憐第幾更朱唇嬌欲啓檀板度低聲

風簾搖燭影

玲瓏月滿簾書帳寒光列何處吹簫聲獨坐燈明滅評云夜然遠想

燈影落前溪

霜寒步碧溪黃葛歌方咽愛此宵波明皺光逐輿綴

頭白燈明衣

三十年來事幽懷滿夜總莫待安仁數愁戚對銀缸評云少陵多有此悲戚之句

守歲多燃燭

年華今夕換朱爐通銅荷春信誰先得梅花深院多評云又想出題外

金缸青凝照悲啼

君還未可卜妾夢在交河心隨紅蠟淚紛紛落更多評云無限深

情人也

獨坐縫衣燈下成

冷暖惟君意妾懷已得知合懽燈下製心急暗風吹評云古樂府無此深致

調笙夜坐燈光裏

學成子夜曲揮手自燈前悲思同還未淒斷十三絃評云如藏子夜歌一過

添酒回燈重開宴

夜吟

美人纔停撥遷客更傳觥直待天河沒燭花燦短檠

悲涼百事非酣醉過宵有情此幾迴腸肆悲又斟酒

七言絕

南滁舟出瓜步

書生白面信誰任獨力能聯壯士心燃斷虹將五百載滁河

口上憶張深

秋日迴文

羅天撥爭塵如皎皦花大風擺怒號排恨有誰傾北斗赤醉

山鬼夜鈔刀

生米渡倚傳許旌陽有呆兄鑄米過此問宜仙授棄木于此呼米與吳仙飛升婿不能從今有婿御婿水界同據志書云昔有投米餌魚遇老人丸之登岸則入水三日矣或云此即西山天宝洞南

門子皆不敢信但史載岳武穆破降臣盛馬進等以騎兵截渡成功感賦此

岳字紅旗一幅憧妖星八萬盡迎降感時欲灑英雄淚風雨

蕭蕭又渡江

轟轟金鼓震中流王氣分明自此收一自身經百變後重來

揮淚憶鈞州

宋史

粗述

四野荒雞攪夢多昏風杳渺淨黃河三辰未朗身先隕歌舞

湖底跌雨花

庾亮

也知后黨鮮能終肯豎西京七族雄纍兆壓陽幾已重何堪

更殺白頭翁

晉景

幼主當陽距偶然荊山有玉要磨堅典墳數卷俱陳側暫脈

姬公傳子篇

陳后主

天塹何人獨倚雄江南王氣正蔥蔥尚餘一片閑情在盡付

新花落葉中

梁元

同據牽僂可憐娛何況動主不若瑕早識原陵可樹杏白門

應得勤耕人

明傳紹先生咏史諸詩闡幽爲多傳識

不向周薇着齒酸定林風雪五更寒丈夫曠志應如此稽首

何慚筍籜冠

沈文阿

畫邑山中樹有然拂衣更在褲陳年腐儒羞比健兒勝欲陣

狂瀾力倍堅

顏見遠

半組仍從舊日裝慚歎尺蹄繫蕭梁貞心擬濯氷盤露忍斷

人間一勺漿

雄延之

孤蹤無計挽襄朝有子應須皆曰魁一片凄凉柄谷塢長從

河洛識風標

杜悰

衣袋長供呂相用藥籠錄兒懷英奇何人獨立西臨上孑孑

誰稱禿角犀

王竣

牙將何人仗節誠一枝木拐伍從横由來倘敵憑先哲早晚

應知避道行

方回

三楙旅舍水聲涼諫草梅花吹若北路獨憐君起早翩翩

裘馬正迎降

唐珏

無木可棲逞禿姦幸餘函石寄人間垂垂無數冬青淚滴向

蘭亭山後山二句可作唐公贊傳讖

王欽若

圃田獨望紫薇光天上赤文恁渺茫誰假晉公一道刺翻遺

使相累綱常

唐介

唐子方哉荆棘樹狄梁公補李桃花一般結子辛甜異不向

東風撩亂斜

田疇

高歌擊劍向無終不賣盧龍士正稚早識阿瞞姦似鬼掾曹

應辭晉司空

劉琨

壯志求售便枕戈月明舒嘯拔圍多但令籌濟謀能濟百煉

真鋼豈易磨

周長生

簿尉曾經兩上書偏能事解紓憂除時遣不遇燕昭主黃金

臺畔淚疎疎

向長

情深損益二爻間應有禽生共往還脫躧天邊何所繫烟雲

竟日飽空山

韓康

采得山中黃檗歸强來換米濟朝饑長安饒舌誰家女挑我

灞陵原上衣

張鷹

苦竹叢中好結廬春風皎月倍蕭疎生憎雕盡琅玕色不展

王家翔鳳書

郭璵

題扇豈可乘翔鴻風雨年年雉谷中零落西河一片紙早看

健翮已摩空

嚴遵

有餘不足竟無端叠乘何人著意看臥向錦江春市煖个中

消息盡前觀

張志和

偏舟直向五湖西行盡苕溪與霅溪細雨斜風了不避綠簑

披處影毿毿

梁鴻

侯光物外戶長扃剩有秋蟬入杳冥欲向蘇春何所覓要離

原畔草青青

王維

從教始進最宜端莫把絲絃信手彈一曲鬱輪金谷援吟槐

未必乘秋看

鄭遨

步從少室轉嵯峨五粒松脂的的黃藥釣魚潭是侶逍遥

物外有三高

蘇雲卿

三洲世間事湖東絕勝不閒了事翁折簡茫茫何所致依然

水淼與山空

林逋

野鶴能籠亦任飛梅花幾樹影依依客來未返湖邊櫂莫叩

孤山白版扉

申屠女

醉參長移孤月艇險波不畏夜眠霜圖無督亢鈴無筑偏誠

仇頭滿血囊

謝瓊

天心豈忍厭唐家十八葉間運已圩歸到河中方革面拚將

勠舉恨昌遐

右咏史詩僅存者三十一首式闡幽之意云爾

叢官大宜山水

郭熙逾老筆逾雄山水寒林欵欵通乞寫虎溪漁提景釣槃

酣醉倚孤蓬

春日 和韋 及

春光何處最芳華萬本姚黃護碧紗二十四番雖過半晚林

步步襯香花

美人渡溪 和韓 及

疑是錦鴛戲浪沙惝然流水逐桃花洛神賦內如相遇妬婦

津邊莫作家

雪興寄月山道園索和

吾家改之昔值奇窮雪中訪辛稼軒即命咏雪以難

為韻詹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辛為

擊節加禮愚孤館得遇太原晉公訪戴易矣戴易而

吳乎即以易為韻不妨顛倒古人也

青女夜來疑著雌忽逢仙子東郊戲蕉爐煮酒醉無難筵布

弓刀織匪易

一夜寒梅哭不睡無情粉彈猶抛戲坡公盧壁繪猶難屬國

耿懷齧叉易

黃竹推遼攬不睡楚人枋作賜春戲蒼松一幹支何難弱柳

千條載笠易

通曉歎毬滾不睡兒童慣得綰天戲獨呼潛獄峰頭難共賞

嶽陵山上易

病劇無聊更以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為

韻

一生無事樂閒遊更戀春花皎月秋尋得鴻濛烟外十州

三島任窮幽

金鞭較獵長楊西不為千鈞俍射飛窮為何須悲趙臺上林

又約一枝棲

長日吞灰頻洗胃仙仙口角無脂膩夜來一夢走蓬瀛萬里

花封縮却地

有人林下貪閒僻野樹陰陰常岈憤聽得數聲黃鳥啼狂歌

矯首向空碧

遠公寂寞户長扃陶陸來時眼便青相送不禍笻竹杖袖中

笑落蓮花經

何心世外問蓬婆湖雨年年漬綠簑偶腐釣魚歸棹晚偏勿

風月夜來過

閒觀漢代諸王表腐史千秋興了了臨淵侵準地已饒真歸

與仲爭多少

太傅東山詎肯老流連絲竹聊舒抱顛危社稷獨能持任彼

羣兒呼小草

苧蘿女子捧心病每爲君王憂不競一旦功成入五湖聖容
改作新裝倩

亦史亦玄筆有神非僧非俗半閒身三山欲覓員嶠侶五柳
不知何許人

玉山恐倒倩人扶柰可經旬酒未斟何日愁腸盥百榼石榴
花下聽提壺

宴衆無心隨價介榿炊何意掄疏稗升歌偶聽鹿鳴三移叔
依然齊下拜

一樣火齊閒木難没人暗地幾曾看但從錦櫝深藏好不向
空山把淚彈

鳳林睛眺

郊原秀色織成堆公子黄衣別樣裁九十春光初蕭眼遊絲
不倩罥芳暉

又

小憩竟日坐如恩草色雲英淡幾居元氣不知隨斗換息心
秖欲鬧肩吾

又

身是丹山鳳穴仙謫來澥口竹林邊阮陰一曲應難問種菊
澆花度歲年

又

一江霞色靜汕汕水纖牽風泝碧流隨地課兒稽昔典不教
杜若取芳洲

又

曾向嵩宮訪異村黄金久許築燕臺永和爲安修林舊奚落
劉生又復來

又

花凝繡幕煖胥胥淑氣流春入野亭沉醉春風人盡笑不知
矮地竟常醒

又

孤雲送望海天高蹴鳩春山萬樹嘈最恨芳菲成隔絕幽思

寫寄石榴桃

夜館

冷篋相隨六尺餘年年國子講帷居寂寥自是千秋業當路
誰爲辨得輿

紫荊

誰挾賴鞭拂地長妝花忽作美人粧知予不作緋衣客坐對
床稍月影凉

又

鼓翼齊看火蟻飛一枝搖蕩醉斜暉頻年花樣多般種誰信
空宮萬紫稀

月桂

竟歲花開色不緘綠蘿牽刺杏紅衫莫矜春意長相護珍重

芳菲抱石巖

豔質長宜入漢宮藤梢夜踏美人紅嬌嗔慣結經年寵不逐

東風長綠叢

水芹

拾得盈筐野外校歸來剝削和根宜燉羹縱是無聊思慢向

殖爐做冷吹

靑草池頭百卉新最宜野色伴幽人閒蹤不到橋門下杳杳

尋芳澗水濱

紫竹

歷歲冰霜老舊林吹簫臺上月痕侵偏令聞響多添淚染得

瀟湘色更深

篠簜曾從方物稽陵陽朽竹根難齊何如壘雨千林灑赤竃

光搖葉葉萋

碧桃

江城絲管占芳多踏綠街紅細鳥過寂寞琴臆花有信也飛

春片到寒窗

何人看碧遂成朱慣倚春風問有無聞道今宵玉殿裏仙然

來下女珊瑚

扁荳花

飄搖累葉做秋陽點破藤蘿地上霜聞道西宮五夜靜幾枝

同帶御林香（肅朝內苑能此每賜五貴遊題）

風前延蔓類牽牛粒粒珠光雨後浮蛺蝶飛殘春事杳玲瓏

偶綴小園秋

鳶尾

天上晴藍色最奇更兼碧綠幾紛披金樞玉戶渾難鎖時向

風前自舞欹

裁年戢翼傍寒涯灼灼新翹弄影斜玉露朝團輕着膩好將

譜牒擬名花

杏花

仙署巍樓獨望通鶺聲喚起曲欄紅莫向倚雲愁寂寞江南

遍地已春風

枝頭春意撩啼鶯殢雨滯風傍短城分得仙人五樹種紅林

一抹帶烟耕

雪毬

含英簇簇曉雲籠玉蘂徒憐一朵中明日扁舟來石上祇將

花信問春風

六片欹斜結欲圓何人蹴踘上枝顛輕裝欲束還重顫花下

流杯奏別絃

萱花

二十餘年淨北堂怕逢佳卉媚斜陽于今一對菁蒠影恁悠悠春夢長

身如浪蘂寄天涯賺盡春風不到家階前舊綠宜男草醉裏愁縈待女花

梨花

疎疎好月浸棠梨大白宵甜玉鶴梅祗可籠烟寒食後誰任左掖放飛低

夢中忽見白雲華欲洗嬌粧酒任賒玉顆漸垂風雨後人傳哀仲此為家

桃花

連朝澍雨妬殘紅忽見花駢明麗風猶喜青谿兩岸在南陽應得問劉翁

戲將萬核爛泥封拋向丹崖第幾重昨夜月明聞珮響絳衣仙女盡騎龍

水仙

繞身戲作九霞粧王母離筵侍女狂謫向明河爭問度閒拖裙帶若般長

五銖衣薄更珊珊耐冷眉舒月一灣只恐海塵飛未了凌波何處洗芳顏

西錦

十丈遊絲裊碧空盤成青鳳不棲桐何人更拾珊瑚顆綴向九苞點點紅

弱北茲芻與蔓蘿偎紅倚翠近林阿莫言氣槩丈夫少委地長藤似戟多

黃柑

昨夜西風捲綠雲金盤玉顆競揚芬荊州道上千株秀待得君王賜紫紛

三江包貢仕何年袁帶霜聲翠帶烟鼓吹一般寥落裏忻登離酒晚來天（袁帶霜聲翠帶烟天然佳句傳識）

玫瑰

露滴紅腮恰恰羞樂遊原上細香浮抓根不是林邊種胥向西京詡采來

棠梨

曾伴雲鬟幾度秋玉臺幽韻可能收孤芳不倩明駝送帶月偏驚暗襲浮

白牡丹

汾州一葉帶春來素質亭亭雪樣開嫁得東風猶未晚嫣然不被玉梅猜

寒食

禁火于今弛比隣舂烟何事不傳新只緑未索長安米玉骨
難吹甑内塵

虎溪漁況

漁況多種而予僅能留夜月朝烟風景堪悦則況小
艓于虎溪凡同漁者必凝神靜對方能有獲若艓搖
水動人雜語鬧則魚驚而竄矣故臨境作詩爲宜舊
稿悉遺悚焚今訪諸族漁尚存諸首

三年手冷會揄緇日日酣覘侮釣絲滿箸紅鱗今得否荻花
深處火頻吹

又

澄波影裡漾新蟾幾夜涼風釣綫兼不愛葡萄天外種時時
斂悦醉劉潜

又

碩機坐擊勢稜僵看水看雲思倍增欲寫嬰歌湖上景無人
肯寄剡溪藤

又

四野霜凋木葉稀菱塘三尺鯉魚肥芳鮮滿箸憑君嚼莫負
桐江好釣磯

又

新霽画橈輕淺舟溪毛寒瘦碧光浮澄湖一夜添流漲蝦籪

漁人極浦遊

又

東風吹緑染蘋香幾曲瀾紋疊疊開獨釣前溪誰結伴橈堤
帶月一竿來

又

杏花飛落燕泥紅魚子跚跚拍岸冲釣罷歸來渾欲睡稚兒
索筥問盈空

又

蝦餌輕投碧海迴游鱗啗沫競先來爰知鷸蚌閑雷槩不向
莽苞浪暴翹

攜來蒻笠乘風輕何處寒涯弄響琤一片竹簰烟雨裡柳梢
低護水泉鳴

又

醉來長倚荻蘆眠得貯平湖野水烟魚鳥依依偏着恨雲鵝
島鰈幾垂涎

又

浮名曾悞許司徒數尺碑陰不自誣何似溪邊情釣叟緑雲
深草泛晴湖

苦痁

來入寒蛟鱗應坼炎回赤縣液全焦誰將假合千般影翻弄

霜明月湛宵

又

夜深不寐聽更闌燈火熔熔艷欲乾買得長鳴雞似錦啼催

曙色向簾看

又

身外有身人不識强從膏太相熬逼病來察上筆塵封惟玩

黃庭經一則

又

倘然銷骨竟無因伏枕時聽冷鳩啼開道除痾須善吏臨川

何日遇股釣 釣尚梁武永興公主任臨川內史境內無佼山蠻

又

平時嗜酒興長豪病到形枯懶藉糟麴糵久要如設重還期

天水泛觴爵

又

餌术何人遂却痾藥囊雖撲豎殃多登中尚有王維粥勉食

連朝氣漸和

痲熱

寒如西望白雲屯玉粒搖黃麗晚瘖樹裡千村泥水静不知

何處是仙源

涂魚

滁陽鮮鯽每盈斤當食羣推最異珍安得青竿閑着撚玻瓈

沼上釣芳春

贈醫旭初

草根木葉揀親嘗到處痾殘賴主張偶向野梅探好息春風

已入芷蘭莊

又

問道龍宮別有天禁方今已獻三千烹丹何處求真火試青

峩嶺嶺上烟

竹燈

寒夜無燈坐燃苦竹子戲呼云點燭乳孫即戲應曰

添油不覺大笑成韻

綠簡頻年費不貲孩孫夜擁目無燐戲誰貲透湘妃骨一夜

寒燈又汗青

雨花臺

臺前雨濕杏蒼蒼臺上飛花說渺茫斑馬鞍蹤原野寂天尉

何處獻雲光

問道山色此中看一線吳江類雪浸青草肯啡幽客意茜裙

紅袖可招攏

重陽登虞山阻雨

底事謫仙隨秀顏休因碰謂怨天壓斷來拂水難留隱故使
烟封貞仲山
夜飲戲限尼韻
敲殘戲燭淚如襖縞月盈盈度欲惱猶憶銀河清淺夜垂虹
一線駕男尼
頻將歌板侑寒巵不唱梁州別有辭名教風流俱樂地可堪
醉倒效王尼
中朝閑煞會稽兒夜醉沉沉玉漏遲腸息酒闌歌舞罷君王
已斥妙音尼
閑愁莫遣但哺醨寥落杜陵千首詩自展華編仍自掩休將

往事問章尼
咏雪效歐蘇體
歐公咏雪禁用鹽玉鶴鷺皓白等字蘇公和之
乃取聲色氣味四字起意閑中兩爲比擬不必其眞
似也
聲
縞龍戰落萬鱗鋪猛力猶摧衆卉枯獨向冷窓高臥穩隨風
入幕更號吽
色
妙舞輕盈逈不羣家家曳練寫羊欣榮華不比平生睬猶盡
冰壺定見君
氣
呼吸浪傳與帝通半飛紛蠶起猶沖喉頭一練渾難敵染口
年年粟冽中
味
朔風何處捲飛沙吹斷寒山草木芽莫與道人今齒冷久拈
六片嚼梅花
宋太宗時有趙昌閑者自陳乞應百篇詩舉帝親口占
五言四句爲題云秋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
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字爲一首至晚僅成數

首辭意無取亦賜及第以示激勸趙生于此亦覺太
僥倖矣閑中聊爲步韻非敢求軼前修或以率厲後
勁云爾
秋
何處清商有籟傳繫花溪上月娟娟排門不列迎涼草執扇
翻悲白露圜
風
江上帆隨掣電過征衣冉冉帶烟波天邊客夢方酣甚一覺
驚回猛士歌
雪

萬斤琪花著樹繁天公玉戲任騰騫關河凍入君王慮侍從
瑗沾白獸樽

月

紫塞霜飛一鴈孤銀蟾滿影濯冰壺虎皮站上重回首偽憶
空閨擣練無

天

闢道洪濛不可階車書六合亦何涯蒼穹自是無纖缺五石
寧煩煉女媧

花

舞蝶輕盈抱翠柯上林香煖放春多搖風不定誰相護一樹

紅鮮一帕羅

竹

誰數睢園與渭川員丘一節大千船好枝應結千鍾實餐編
鳳雛苞羽斷

鶴

素影翩翩語舊奇今年風雪勝堯時若非壽筭齊皇古安見
丹砂染就首

雲

裊裊白衣嶺外逢偶然化作祝融峰欲將馬首頻追逐羸得
轅烟拂袖濃

烟

重嵐曉滴翠漫漫悔把閑花霧裡看白鳥沒餘空有恨青霄
雨後笑無端

詩

休將月露託黃初盛代謳吟意有餘風俗尚陳太史簡不教
麟筆貴耘鋤

酒

車騎蔽野溉冰霜醞盡葡萄未敢嘗砍得髑髏歸闕下策勳
先賜五齊漿

春

纔將破臘問梅花鑾輅何時控紫華莫恨數終難後始東風
有約到萌芽

池

水榭歌臺醉玉瑳一渟皎月影沉犀昆明鑿就巡遊好不事
迎神羨碧雞

雨

泰山觸石響琮琤灑葉當將秋夢驚幾日雲雷欣已濟青蔬
步步踏郊晴

山

白雲深處好爲家羣玉峰迴一徑斜儴鶴由來擬作伴莫教

觸緣累高覺

僧

曾持七縱鉢頭飛步入雲崖遊幾回一索牟尼觀自在早將
孤影寄寒灰公自道也傳燈

道

欲求觀徼竟無方關外靈爻未可詳岐路不煩愁恍惚尼丘
見跡有康莊

柳

舞倦蠻腰東未堅臨風綽約日三眠倚樓最是傷心處都在
綠楊芳草邊

虎溪漁樂集　卷之七　壽

泉

匡山瀑布接天流江月年年照未休汲向雲間煮白石澄然
一勺勝龍湫

秋夜別思題文

紅燈花影垂雕帳錦字緘愁寄遠程中夜捐寒嗟弱翅瀟羅
袖濕懷南征

又

船頭呼泊飛紅裂柳上鶯啼遶綠汀圓月孤吟兼露冷將
今夕一帆歸

秋意題文

琺鐘曉韻停殘月桂露流香襲冷風魚雁杳然寂爾素綠楊
長繫聽驕驄

觀星同門人王岐郁捷光祖年聯韻

良風吹徹晚霞天倒瀉銀河灌九川試問蔡垣供奉客謫來
塵世是何年

夜客

鎗旗欲展何方是瑞草橋頭曾識彼良夜邀迎好客來松風
茂陣侵羅綺

紫顯僧翎毛

聞道黃荃舊野雞秋鷹掣臂每狂睨君家妙絕飛鷹筆肯爲

虎溪漁樂集　卷之七　寶

漁人寫寸縑

蕭江舘夜漏

城門靜鑰似僧關廿一聲聞點點頑此去渾鄉眞咫尺分明
應不愧希顏

謀鐘敲徹石龍城何似寒山夜半聲水上芙蓉十二葉肯隨
雙漏遞殘更

聞平叔湘鳳集

誰道中身使息般人間天上竟無端祇餘青削芙蓉柱未許
凡夫九面看

同靜田陳秉仲採琢李仲高蔻葉芙子進牧仲御遠遊十年老昆下詩洵古人也喻灘

偶然觸景小園中摘過殘花第幾叢涼室夢殘秋已老低頭
猶自舞敗紅

同鄭牧仲夜坐賦得瓜字

曉夜寒渾覺六葉相酬霜前耐冷花一片湖愁無所着獻頭
且抱鄭盜瓜 牧仲先師爲先嚴拜訖別駕荊白先生全孫十載已與詩訪虎溪快論今古傳追憶記

賦得江城五月落梅花

夕陽牛背韻遙遙一片閒心久寂寥水調忽傳商陸子翻疑
哥聯下賀霄
黃陵廟畔翠千莖都是湘妃淚染成遷客憑高虞慈恨故將
瑤管關紅聲

飛空黃鶴幾時還橋首徒看大別山偶聯冰肌齊入破錦城
絲管落人間
雖棕頻論幾斛夏歸心莫挽水西流無端譜出寒芳韻愁對
漫掠驚鴻翩
漢口龍門鷓鴣啼聯蹄等聽度江檣何人更按朝聲管撩亂
薰風玉蝶稠
不許寥亮翻雲飛鶴向重樓舞曉吹江水難迷四望眼漢腸
晴樹白無垂
離水蔡州萬里海歸心日夜寄雲孤鳳前品得瓊枝放梁案
斷雁烟路高

仙音一曲響幾樓結綺空悲帶月遊何似李桃俱嶔柏聲聲
悵引暗香浮

見有以友人近刻糊壁者感而賦此

垂世文章數逸句蟲吟荷記柳殘篇何人分付塗鴉乞寒落
裝潢更可憐
登是黃初第一家強將剞劂豔春華蕭然四壁閒凝覩裊裊
如懸幻影蛇
定跨文壇飛將鞍冠軍卿子未須難若非鉅鹿曾酣戰何以
請君壁上觀

一屐已穿偶得兒戲一屐配成戲題此

何堪齒斷送窮時湊合還須問阿兒一屐無而一屐敝休徵
踏步雨風宜

代水龍船人辯

凌波萬頃太江西無欲神龍氣壓鯢醉飽而無金玉式終教
枕股向乾糊

若水先生代旱龍船人罵水龍船人云年年五月怖
兒曹金鼓嬉門聲勢高但取洞明歸旂戲爲龍何必
在城媾自註云旱船人刻小兒不淨相嚇取人米物
不能如水無所利而有沉溺之怖水船人寂不開辯豈
真安貧冰即以自罵不足辯耶然吾觀王氏究美僞

僞成差報秦晉岍賈奉命討叛諸蕃神彩毅然足破
衛人之論辯其可已耶予戲續此雖外人譏予好辯

勿恤

王𧶼及偶寄新詩依韻奉答因作懷人詩并寄太原羣

公 有序　和答及詩八七言律

沙漠蕭飛風雅寢頓瑤篇忽降穆若同人之風砥研

久乾邂際睽孤之雨倘故人贈戀或肯及此平生雖

老子婆娑尚擬逢君邂逅寄數行而羈倘拚拜惱愳

之木顚古片韻以酬心願托秋枝之蘇武

大宜

註疏何妨倣紫陽傳奇遥地說中郎元龍獨臥高樓上羽舞

絃歌曉夜忙

仲吉

獨擁奇書向邵窩皂林笑笑舞烟蘿子雲莫歎遲司戟定响

風前碧玉珂

子壯

玄都觀裏獨編磨祇許劉郎樹下哦及到太原巔上望又逢

玉蕊秀連柯

月樹昆季

初夏名園芳草萋閑隨夜月醉玻瓈狂來亂打櫻桃顆驚起

流鶯帶恨啼

受業門人李伍瑛訂

世通家小姪樹貞傳較

不孝孤子劉同慶孫賓和薇僻

同延　賓孝

同占　賓友

虎溪漁叟集卷之八

詩餘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如夢令 新柳

江上浪濤初起毿毿綠楊依水可惜倚樓人緘盡河邊金鯉
堪擬堪擬飛燕也歸梁壘

長相思 新柳

青幾枝綠幾枝枝上流鶯似夜啼船到斷岸時 上漁磯下
漁磯上下漁磯無盡時柳色正依依

阮郎歸 相見歡

草江門外水迴環逢人兩岸間別時心事淚痕殷 風塵老
醉顏紗浣綠烏綿蠻長歌同倚欄蒼烟古樹隔來難愁心訴
碧灣

一絡索 對雪無酒

乍喜見梅花試雪花齊吹夜深無客到扁舟閑放著燈花瑞
獨坐少人傳觶寂寥誰寄起來吟舞練光前風味也如真
醉

又 冬閨

幾見瓦鱗霜早淡眉重掃偶從樓上望江船怕看鴛鴦寒抱
人在黃雲塞堡錦緘徒草翠閣愁後損紅顏何處玉關人

老

卜算子 候雁

漠塞影翩間雲陣列排結地北天南道路賒夢破蘆花雪
冰滯上林書也滯傳書舌孤叫空江月落時旅泊人愁切

又 歸鵲

野樹曉煙迷山霧霄圍結一片歸飛刷羽遲點破還天雪
不勝夜梁寒叫破丁香舌暮館挑燈一箇人聽微情處切

又 水鷗

宿渚機能忘戲荇蘇頻結印盡沙汀爪畫奇去乘蒼天雪
跳浪任伊情蜉蝣憑伊舌斂押鷲看雄雌與就襄吞聲切

又 雪燕

舊壘方深幽谷巢空結千百成圍打除飛墨亂梅花雪
衣比燕毛輕語勝鷃哥舌最是陽窮積凍時樹外流音切

減字木蘭花 亂中登高對傳朋賀

愁懷欲放躡足雲阿披曉障暑約西風漫憶紅樹照影鴻
石崖且眺帶得童孫供傲嘯負酒斟香倒擁千峰入巨觥

畫堂春 花蜂

曉晴何處寄春思天紅艷紫穠時遊蜂窺媛濃花粉賺香芬
菲 夢裡香魂欲動覺來環遊猶飛採殘叢片亂零披風嶺
餘酥

醉花陰 丹楓

雨後臙脂濕萬片寂歷羣芳謝沐上旗青林點染霜華巧試紅粧面 不隨溫樹榮春殿獨對寒威顫謾自怨飃搖吹去題愁應待多情見

又 紅梅

映水繁花舒錦片色綴枯條變玉笛數聲殘吹落寒林喚醒微醺面 壽陽點額今章殿香夢頻回顧最早發孤芳濃艷朱顏飾與韶華見

又 瑞香

綠葉金圍龍腦片臘後陽蒸變綽約小闌亭萬蕊千層睹繹

唇花面 生小未試披香殿翠樹檐頭顫一盂護闌干雨後紗窗休惹蜂狂見

又 紅茶

仙斧雕餘瓊玉片蛻趣春工變結卵漸成團褪遍繁枝約觀東風面 杜鵑色染蕊宮殿丹堂臨風顫秀楨近堪搓信是名花宜待騷人見

浣溪紗 初冬

竹外寒颸響作飛鴻撥碎碧垓霙日竿斜抱未曾曛 潮葉染成紅欲滴露華啼濕恨難分無端愁緒亂於雲

南鄉子 二月綠綠

媛谷乳蒼兒是處春風轉綠莫著葉搖颺渾不定凄凄豈醒花鄉日影西 無語訴衷期盼得清明麥粥希幾度愁吟耳畔也綠綠叫列華山夢正迷

瑞鷓鴣 冬日道上

麻鞋踏遍水雲鄉米穀人歸北隴忙欲起驚鴻多似霧乍移雲影薄於裳 風颭柿葉猩紅點氣近橙林麝片香最愛髯鬆楨幹好何妨時拂夜來霜

臨江仙 桃花

深館重重未啓不知春到誰園一枝含笑長風前嫣紅濕處好嬌羞靜中妍 幾日芳長都慣驚蝴蝶陋今年試憑高折

盱窓前源溪入夢裡酒暈動腮邊

鷓鴣天 春寒

姤雨溺風不柰愁繁花幾日似縞秋單衣業業頻加護探思時時欲上樓 憑酩酊對芳洲邊傍嫩草碧油油一江波浪無船問腸斷瀟湘古渡頭

浪淘沙 夏初

覲席殘花重舞倦春風流鶯乍悸火雲紅欲上海棠無看處飛去匆匆 更是麥秋逢瀟洒溪翁夾衣新換葛衣鬆醉倚晚凉亭外桂過野陰濃

醉花陰 初夏

別郊春光剛幾晝絲潤紅偏瘦漸滴對花殘少婦閒亭淚勻
鞋尖透　自憐醉倒清和後没處扶羅袖醒後更飛觴就是
殊軍過去今還又

臨江仙　風景

正是凍雲閒雨後紅爐撥盡風流多時樹爲養成羞刀環眞
耐冷獨捉向床頭　飽玩義圖娛歲月更兼一部春秋滔滔
近水幟難留去歸三徑好呼酒解眞愁

漁家傲　虎溪館和傳明羽韻

密札戈艇屯碧岫漁翁竊釣蹲枯柳深夜歸來紅是友杯方
就仰觀廿八羅胸宿　一榻幼安不待僦茅簷照水渾如舊

畏暑三秋老性懶難消受總前柏柏鷓哥咒
若个雲飛彭澤岫重重密鼻門前柳何許人知誰是友杳難
就白頭眞問郎官宿　三十六峰人暫僦湘驪九面能忘舊
無奈伊羅作計謀姑容愛君家慣被西僧咒

又　咏蓮

青綻鮮鋪淺水上紅腮綠幹輕波蕩幾曲歌停杯湧浪思快
快山人久結荷衣想　雖是年來甘宿莽孤情慣逐薰風長
十里錢塘休問難今如恍翩翩墜粉人來往

又　茶亭

窓外白雲飛縹緲高峰猶露尖尖表登陟不嫌菸徑小忘機
鼎同迷野鹿迷昏曉　歸去愁心如抱夢夢縈萬緒昇燄杳
趣來當戶酬香醪受足了眼前看得青山飽

又　會城晚霽

欲盡春光寒尚淺短牆覚日攏風雨㺚㺚荷殘翻影窡飛倚
戶杏花村消迷烟霧　目送殘紅容易去芳菲更向何時遇
一派傷心湖上路獨寐寤遺基荒苑無人住

青玉案　清明　愴感良深衛識

青榆乍試剛官錯剛撲面梨花殘魂斷難將春色買北邙幽
靜晚枝低亞嫩紙將錢掛　華顛盡杖登岡楞故故兒童舉
衣解尚有一般堪着駭堯墳禹龍漢陵唐苑寄飯何人灑

又　梅花

凌寒另另發牙角抵多少風霜逞傲骨於人何所作登是藏
香非關禁冷自甘蕭索　華姿早與東皇約一霎枯枝轉
芳萼白玉堂前都盼着隨意零花無端落木對此知漸莫

又　送春

行人莫去江頭望別浦裡春歸向一抹烟光青草上楝花開
遍老鶯稠燕的的嬌音壯　留他不住心偏怏醉臘學除玉
壺醪問道春云不爾辭去也還來准期今臘不待明年訪歲臘
後春

一剪梅　遣懷

湖上寒光轉秀叢水浪花紅酒浪鱗紅五株楊柳四株松

淡春風颭颭秋風　浮名浮利蠢流東懶聽歌鐘祇聽僧鐘

小窗斜日正從容哭也憑儂笑也憑儂

踏莎行 雨水谷八兒

玉砌芳原冰珠亂濺華堂繡褥重重線裊風徒自長縈繞庭

花何日纔開遍　伏櫪情深懷人淚泫相思夜逐寒光轉好

將春夢趁心回 産夜夢吉固以名之 他年付與蟾蜍硯 叟以先大夫遺命訂傳仲女嫻

行香子 述志

壯志淋漓微骨寒侵抱膝時綠酣頻斟駕壑阿閣何意攀尋

且隴頭耕溪頭釣山頭吟　休學華歆顧戀圍金好芳郊花

近林檐一个閑人消盡名心聽林鶯喋澗蟲語葉蜩音

風入松 冰思

最無端緒思紛紛暮雨朝雲青山不染登臨展孤幃暗度殘

春昨夜床頭幽夢如今紗外黃昏　一身憔悴憶江濱慰好

椒芬強將素指彈心車離絃幾曲寒溫還教醞穢酒滿點粧

冷面微醺

江城子 風雨客窗

晚來斷思應誰知旣淒其又迷離颯颯蕭蕭祇攪恁多時張

把紗櫥護斷也偏擁入旅人帷　史編細閱任詳批是耶非

着誰欺曾道虛名消盡天機一盞孤燈相對處眞刻畫見顰

梢

唐多令 黎峰山房前勘

杯裡遣愁顏秋深常自閑來林時聽響鄰鐘贏得野人之趣

寂午窗睢到更闌　朝起倚欄杆高紅樹敗碧雲低漢雁

聲悭窮也借園須植菊采時又見南山

又

君子似奇花膺人如艷花蜂魂蝶夢注浮花誰識蝶歸蜂去

也獨含笑有黃花　香雨沐春花薰風搖夏花九秋還見傲

霜花從此冬凝何所玩鐵心賦在梅花

絲幕遮 綠青晚鐘

夕霞紅飛明紫寂寞珠宮撩亂閒金槌擊動虎溪庵下水蛟

龍驚吟奔湧一齊起　眼將悠音斷止月下僧歸錫杖挑單

提佛頭青照熒熒蒸入定禪深雲護風幡尾

黃鶯兒 歌柳

西風吹老江南綠舞罷樓心寬損翠眉絲絲愁結客綠攏就

衰黃冷絮空凝望殘言穢影藏寒一掬幽情都付啼鵑　堪

咽莫問隋堤春怕訴章臺剔但潸然龍葛地低頭稜縫雲鬢

淺倒嘆翠態轉悲涼噯煮多消耿剩有拂面長條牽向天涯

折

念奴嬌 咏霸

霞天一抹便寒風晚飲細蟲吟壁冷螢疎燈不放紅破潮鐵
涼漸漸玉漏聲悠銀蟾影迴欲把殘理摘征鴻過訴曉節無
數拖白。應是青女傳青入間脂威却嫌污顏色新粉巧將
香露凝掩映雲鬟欲仄無柰瀕年素娥離別莫問真消息極
橋空有早行箋泊蹤跡

天仙子 傷春

從燕衔泥入悄戶別緑邊紅閑裡住却原猶憶踏青人花無
數酒無數玉勒長嘶芳草路　元元深閨何所務啼微雖逕
墻又千青樓未嫁莫含悲桃花凌棋花樹偏自招尋遊冶處

滿庭芳 譏娼

錦障少婦飲毒辯誣隨有老娼白頭改節不覺破涕
成笑

泉下埋香海邊瘞臭頭院百樣粧寧弃來人命如過隙駒然
天樹紅桃麗日雨風驟搖殞堪憐枯楊搠欄栈窩飾能禁靈
蟲沿　便看如鳳雀茲翔雲渺彼鐵臂椽爲要存廉恥仰梁
杯前可惜蚺婷伎耳悄難聽懸道歪嫁雞皮面顏雄側批抵
做新人眠

八聲甘州 文文山正氣歌

天地間正氣久流行千丈耿星光漫推操博浪節零雪窖血
染睢陽粲烈三綱係命任車送窮荒鬼火燃森院騎風吼風

苦犯一朝霧露信寒暑辟易百沴猾傷也自然安樂偏耿
耿懷芳幾能勿夢同林國浮雲欲向寫靈憂腸且從此風癖
展讀顏色凄涼

又 謝臺山辭聘書

元朝大制世已更新安定舊遺民獨息餘苦塊魂傷逝母憐
惻孤臣某久形存心死歎屑驚魁輪恐貽識天下夢卜非人
忠必須求孝予肯情弃寢塊悖禮違親願三年喪畢歼葬
妒高峒莫學史嵩之起服惹諸生閧怒哗閉敷陳啓執事成
全大德生我恩均

又 謝皐羽西臺記

辭公去泝滴濺江而來性竟何之道常山訪友睢陽覓舊感
慨妻其欲公對箭手但雲冷荒池盼蘇臺嚴樹杳渺誰追
竹石敲彈俱碎嘆關河水二塹楱驚務恨風濤怒歎幸既濟
神奇一自阮步兵死後空山哭韻千載誰知正此際文辭達
意閑黍子思

又 鄭所南久久書

三山鄭德祐二年盟陽九幾時平縱姬與發主首陽熱腥登
墮粉更自促何人偏死肯媚鬼長生閉孤衷誰寄特地鑄
嘆息井中心史算檍翁此日愁恨交并念姜陳李趙都主
碎金甌孰忍悖吾君吾父無窮濕淚曉夜哀鳴羅衛翁天開

六涤風爽傳聲

意難忘 詠燕

春晝垂堂看花濃柳暗影弄韶芳盡閑簾幙靜風煖燕穿地
紅雨細濕泥香樓夢穩雙雙去還來頻年舊屋好意難忘
時移痛惜流光怕從前金埒渾似尋常無緣依畫梲有恨憶
雕梁憑纏訴與誰行說不盡興亡盼歸期雲空尚杳海角蒼
茫

桂枝香 孤館夏日如年旅感氏調中語時館于江西

春眠乍覺見晡日過窗窺我奚落微笑先生抱拙擱青時削
今人但不見前古漢斂秦便云糟粕鄭地臺寒覊山露冷都

堪評駁 嘆冉冉韶華寂寞孤長恨東風楊柳一蝸消盡平
生現意幾翻蠅泊便從牖下頓撾首任籬落枝上黃雀寄懷
猶有天邊綠雲雨前紅藥

百字令 過樊亦雲里門

猶記昔時談與笑肯縱酒喉文舌筆陣思鋒高對壘推倒一
時豪傑雞坫非盟牛耳霸世都勝葵丘烈懸車東馬猶海歸
來堪說 詎意寶樹堂前柏浮深夜酒散人長訣文獻謝氏即成長別
野館池亭皆變幻碧嶺尚環門閥壯氣奔雷素心明月擁入
孤墳畫疏爵倒聽鳴泉細寫幽咽

尉遲杯 朝文飲秖桂山不至

湖頭路是主舍恭植來邀處盈盈望斷河于不怕蒼烟籠樹
鬢紅水綠舸影迷疑將酒船渡趁秋商火退凉生叢菊滿引
無負 方擬醉月餐霞空盼到踈雲淡鶴天暮故是蒼頭懶
催促畏踏我青苔靜戶無聊思歸鴉亂點對江岸慇懃就秖
桂莫刱把雪乳黃流一齊的抵攔住

沁園春 送月

皎色阿弦漸從三五看足金蟆每花下傳觴光侵玉臂樓頭
舒嘯聽徹悲笳桂樹痕深秋螢露冷坐倚殘更六馭斜憑眺
弄有寒山鼓吹江上琵琶 祇疑皓魄哉遮候兎影遲遲上
碧紗 距黃狄渚邊暗流鳳響沉雲浦裡默度歸鴉舞罷霓裳

夢縈東沼瑶海憐予竟夕嗟垂佳約俟娥眉淡掃照覷伊家

又 送菊

湛露濃零花圃未剪一泒孤叢看籬外寒聲長鳴蟋蟀樽前
馥郁兼醉柔勇繞徑花黃沿溪草白閑向秋風次第鋪頻輕
折待雲鬟乍整簪上新梳 悄然氣秉平蕪正點染霜華萬
壑枯倩芙蓉江干先供祖帳梅花嶺上早驗繻符燕候相思
鴻期密約莫抱離愁竟歲呼慇勤贈有叢香玉枕醞味冰壺

玉樓春 俗聒

雜彈乍入幽人操一盞孤燈伴皎月不知何處細蛩聲唧唧
無端淸夜發 耿情劣態原相別獅子遊山身另才莫將蠟

芙共追隨恐踏痴皮湊裏裂

一叢花 點燭截花 戲贈石臺

春分花草嫩芽香交影襯紅牆金筆手甲照篩蒼飛風吹動萌藏鋤來帶土依欄邊砌栽澱滴燕蒼　蝦鬚簾外暮烟涼帕惧菊荷芳昏弧不照青根底與銀燭看梯成行驚回蝶夢魂枝旋燦爭起撲流黃

漢春宮 采石江上步韻郭穎

桃花浪暖壓數喬撑撇未到鄱湖丈夫飄泊如此何所為乎乾坤浩蕩借斗酒傲盡侯史君不信茯灘桐竹偏容醉客狂呼　雖殷同心懷抱奈迴來愁緒無計與昭蘇凭欄涕淚東

去吾道非歟艤舟夕浦聽漁唱一派笙竽釀悟覺花漓解住誰學閑下燕烏

又

東風鵑首憶當年闘侃血戰慈湖屢被君恩如此何所逃乎憑戈奮鉞論罔懲何敢前與從此後明邊磷攸重聞白也奔呼　誰信江山如舊特眼前樓榭時復變樵蘇眞欲乘風世外從我誰歟鸞林鳳島歌聲揚處雜仙竽任教他濤波震撼平陰幅聽啼烏北日天氣晴和春江浪靜放舟采石泊天門仰見石壁菜花盛開同李石臺丁將岩傾惠消數七執不辭各步此韻二首蘇宿燕湖

唐多令 寫晩泊琵琶邑名

鎖玉太湖荷蓑闌逸砌披壯懷寧忍負芳菲花鳳新桐城外影佛鸞鶴宿松枝　朝起望江潤吳山越水要臨安慶色上修眉賦罷紅雲歸去也潛山吞任逶迤

又 賀秋辭 集邑名

地下六朝愛青青陽艷銅銅陵金谷幾家留富貴池臺渾似夢看頹石埭烟浮　思緒逐東流春醪戀滿旁野田誰建德公爵抱得閩心回舊上勝瑤池州外州

喜遷鶯 冬月

輕娥騰上見幾度缺圓盈盈照幌海角雞烟雲開滿影偏浸淅人霜艷試問近來玉宇誰縱孤情悶往倦極首望飛輪共

長笑遊仙杖　䒤蕣空帳帳倒映銀床添作凄涼想露冷瑤柯香銷翠幃廣寒與覺寒廣料得人間天際一樣悄廓搖蕩憑霄眺正冰天淡淼放愁千丈

夜行船 冬夜

四野寒聲歛不吐空庭葉弄風長吁濕瓦霜凝疎簷鈴亂袖手勾闌句　沉水浮烟添一炷早扶上枕邊烏兎茗甌涼生冰壺凍結人與幽懷同度

南歌子 醉歸步月

俠客歌金縷伶人雜夜彈芳樽不必擁喬蘭但看一跳飛處素光團　激灧隨花影逶遷曳轉眠眼前遙認暗楓丹醉臥

聽天曉矣懶除冠

望江南　閨情劇

高臺是錦帘照流黃鄉語閒翻侵樂府吟喉宛轉度清陽生游賞商量　衣冠處主會一般裝古貌烏紗人儼雅輕彈紅粉袖寬長行樂更神傷

梅花引　聞李德武劇

隋家否唐家起兒童剩得歌桃李既相逢定相容英豪幾許况是蒲山公　十年戍謫陽關貌一片閨情孤月皎好音回再銜杯裙釵孤迴愧殺尚書裴

玉芙蓉　查嶺樂府

臨風別宛陵絡繹啼更影漸烟光一抹淡鎖秋城芙蓉乍試虹橋冷笑前新妝鏡水明颼颼境凄然驛亭敢招將風流李謝把酒酹高叟

花骯醉又聞有羈思鄉縣越西風曉勸載驟征鞍溪雲欲凍裴仙洞坦道偏凋阮氏顏（阮亦樂館）風塵莫休愁路難但看他紅葉碧累累步步踏逕千

山纏倍水纏聯息飛聲見有蛇盤幾曲直上青天投閑未解山人白衲險兮逢采氏仙還疑馬巫陽賣遍欵職沾朝雲暮雨早勝畫陵烟

朝執拂袖歸去住何心問淺秋垣薜荔咏老靈均黃山葉採與艱近娑冰流揉菊盈芬空餘悶寒鎖鼻禪盼歸期餘艎未貲望斷楚天門

天門北望遠地脉雄關眺問何年表裹特地無聊三鄣佇㒨飛鴻度五嶺誰憑落日招斜陽照懸旌似搖且留心雲根石髓到處押山樵

菩薩蠻　詠菊

秋英擬作梅花伴琉璃屏後黃金爛日煖散香濃依舊引遊蜂　閉門方寂寞任向東風約清夢繞繁枝烟殘畫角時

蝶戀花　冬

霰雪紛飛兼攪雨幾个黃昏惟有愁來度剩得深山寒凝冱

逢人莫唱朝中措　對影揮杯無限數酒醉愁消不記愁來路忽憶玉梅香滿樹幽姿自夕迷烟霧

千秋歲　冬夜雨

冷威欺幕耐得孤衾薄荒村乍聽雞鳴却只疑明月盡誰縱淫霖淺漏殘也絲絲尚便飛斜脚　不見晨光躍望斷新晴樂愁一縷冰天托循恐寒園內凑撒紅芽藥倚枕覷酸窗漸漸寬寥廓

沁園春　負[illegible]

四望蕭疎空驚幾日凍雨懸琉忽霜瓦舒氣驚聞雀噪變陰晴顛重見雲流待異初曦旋騰迅馭霞遍遺黎萬叠調爐候

笑長篇鬧惠與暢谷光浮 碎寒九九圖收權出陽和勝乳
棗看兒童傍衛解衣搁藉素商夏錄霧冕烘驚晴雪愁深探
泳根魯參面何須壯拔殘權趨瞭正黃綿襖煖白醉觥酬

又 悼竹湖明卿

壯懷堪掬願登攀嶽五鄙遊州六徒寂歷飽閱冰霜倚翠鳳
林限水邊修竹雕盤縹緲展空囊豪誇金谷共君家兩宋蠟
炬熱祿殊忘休沐 年華去人恨速嘆雄心踢地抛殘鉛筑
淹白頭蓋對南宮況知己凋傷故交誰續吧虎路花忍碑錫
岑頭孤宿瀍文殊法航失伴一聲長哭

天仙子 閨鶴叙記

記得廣平多宿悟鶴鼓一襟派夜雨擬將石末伴花莬情偶
寓音叩赴聚爽風流蹲一霹 畢竟心腸鐵可鑄比翼雙鶼
何所慕女男誰肯嫁無媒迹困河山有族不比梅花閑作賦

八歸 甲辰冬至天變

玉峰嶽聚龍岁水結分付鵾鵬擊收誰教蜥蜴含妖水遙空
擊鼓轟轟霹靂齊勾今歲雷從何處止想卲老妙算難酬奋
蹴倒乾位坤丘慘荧異悠悠 倘然微陽驟洩運陰多結地
中寧復天休癆林遠毀痲閣盈几占玩誰與同抽看茗霞發
色一般點染雪花浮風雨夜甃燈一蕊孤情凝倦胖

滿幣慢 烘爐

銀山倒影螯碎冰壺珠鞋蹜翻黃欵金縷醉唱款側小旺揹
罰生怕裴添足下漫移來紅爐楕榾翠袖暖待驚回舞鳳曳
雪羅襪 料得風流太尉折俎處澆盡當前鶴紀綠樹花繁
何羈土塔焚榧疏看艷陽襖吳拼溫存燎灰一抹向酒泉湃
顛斟度此暢月

陽關引 贈張蓉塘歸越

春雨細如絲誰唱渭城詞樽前一闋驪駒發悵何之趁吳山
越水芳草綠楊時雙皓首迎風陌拂吟髭 莫嘆甬東路北
闕西數行書寄鱗鴻便僅移而往郢皆同夢別酒正如池拚
醉千年後遊與赤松期 蓉與傅谷與胡二齋師和西涯業師併待座焉愷而記之

西江月 七旬避客搭檃成句

早歲文章無用晚年禪味俱休 一生多病與多愁 回首堪悲
堪笑 天上人間何所 當前就裡笑由 曉來避客走高頭 贏
免虛步黃荷

西江月 夏且

露壓香荷敵瓦 風涼綠意披紛 滿空鋪遍白鱗雲 金釉晚紅
高擁 晝祇蝴床曲枕 驅除鼠夾妖蚊 一天晴皓掃浮塩 坐
對花鵲鳥啼

虎溪漁叟集卷之九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總論上

易圖

易之初生也而有畫畫之既生也而有圖今易圖之卦序卦位與夫方圓互列也始於先天之包犧至宋邵子而始顯先儒遂有謂河圖洛書俱僞作者亦或謂有卦而圖可廢者原自姬文以來既已更先天之次而周孔惟繫夫辭象未嘗泥意於圖說故京焦王鄭之徒鮮一言及逮愈遠後來之疑然觀夫老少之相生八卦之分配以至圓圖之數往知來分布

有條而不紊方圖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横見側出自先天圖之疊變而成六十四卦之全者莫不妙合於自然此豈後來紛紛者得擬議以幾之哉至於三十六宮古無圖也後人創之以爲二十八卦皆可顛倒以成二卦而乾坤坎離頤中孚二過雖顛倒而不能兼但各安本位而僅成八卦以二十八卦累之爲五十六而又兼此八卦則仍六十四卦也以八卦合之二十八則即三十六宮爾此固言易之一端若推而廣之則乾一兌二其宮三離三震四其宮七巽五坎六則十一宮矣艮七坤八則十五宮矣合三與七與十一十五而乘之亦三十六宮也亦有以卦畫推之者乾三坤六其宮九震坎艮各五畫則其宮十五矣巽離兌各四畫則其宮十二矣合九與十五十二而乘之亦三十六宮也若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此大衍之自然定於五十有五而不可易也然以參天兩地之數而倚之參之以天而爲三兩之以地而爲二數固由此以起也復以一倚二則亦三三倚四則亦七五倚六則十一矣七倚八則十五矣九倚十則十九矣合三七與十一十五十九而乘之其數仍五十有五也不必銖銖於求合而究無所不合焉由此以成變化而其功立矣由此以行鬼神而其用著矣彼執一偏以言易必曰我是而人非吾未知其能窺夫易否也

易義

易之爲書也廣大備矣觀夫進德修業不必有其名也六十四爻之變動吉一而凶悔吝三焉無非示人以寡過之方而已夫惟過矣寡則嗜欲除嗜欲除則志氣專志氣專則思慮洽所以順性命之理者此也所以通幽明之故者此也所以盡事物之情者此也不期德業之修而德業於焉起矣小人反是終於吝而不知悔終以不悔而自蹈于凶也奚足道哉故張子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無乃絶之已甚乎非不欲爲之謀也謀之而不見從焉則亦徐聽其自敗而終亦莫之救矣

易占

蓍之德圓矣神矣聖人所謂受命如嚮者由其變動不拘隨所適而皆合也三代而後蓍人卜氏掌占相稽之官既失其職而師巫邪說咒水禁神之妖術往往橫測夫禨祥冝乎闕贊無靈世亂所以愈巫也今學士大夫孰能觀其象而玩其辭者而占決之法又苦於見聞之互異師承之鮮宗是故連山歸藏觀於夏殷而無徵也久矣惟周易尚存春秋傳中援引雖備而旨趣亦殊如陳侯占敬仲遇觀之否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又云天光照于土上此則觀六四變乾近五之君象也(坤下巽上)(坤下乾上)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

以屯固比入為吉由屯初陽變陰也(震下坎上)(坤下坎上)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以兩卦占之皆云不吉以歸妹上六變離也(兌下震上)(兌下離上)莊叔占穆子之生遇明夷之謙曰明而未融其當旦乎遂有豎牛之禍以離初之變艮也(離下坤上)(艮下坤上)南蒯將叛筮得坤之比自以為吉子服惠伯則曰外彊而中溫由坤五之變坎也(坤下坤上)(坤下坎上)此皆本卦兼變卦而兩斷之季友生而筮得大有之乾占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雖六五變陽然尊占乾為父亦並占六五之君矣(乾下離上)(乾下乾上)趙鞅救鄭筮得泰之需雖坤變為坎占則專言帝乙歸妹而置需於勿論矣(乾下坤上)(乾下坎上)穆姜廢於東宮筮得艮之八以史謂為吉姜以身無四德竟不出也皆飾辭耳據艮五爻皆變惟六二不變即占隨之係小子失丈夫姜乃正位內嫡不思先君猶以自勗而係於侄娣之備耶豈非強辭欺驗特愧耻而有所言哉(艮下艮上)(震下兌上)孔子以道大莫容自傷遲暮將依齊故占得陽遯之爻而不樂豫遯陽爻乃九四由豫尤有得勿疑朋盍簪之象辭亦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何樂如之而反愀然弗悅者必其以九四之陽恐化為六四之陰卦值純坤適當括囊太息羣陰之迎閉勞終不可以有為是以徒致夫兕虎之悲也(坤下震上)文中子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策於安康獻公獻公曰素

王之卦也胡為乎來哉坤二化為天能以衆正者也雖有君德位不在焉儻其能通天下之志乎遂名通據六二之動既已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矣即化為天亦可以承寵而懷萬邦也乃曰位不在焉或以陽位伏于下耳若曰素王之卦是又以三軍之師為設教之師也而其言卒驗豈非所謂變動不拘者古人自能神明於其際歟(坤下坤上)(坤下坎上)觀孔景王遇二占雖本卦一爻之動亦當兼玩本之卦矣皇極書謂陰陽老少乃天地萬彙之所交替蓍謂以分二掛一為最揲四歸奇為用在天地則虛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掛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今占者多殺斷便自超

筮後每去掛一以討之雖過揲歸餘之數亦合占事之吉凶亦效先儒兩圖並設以聽後人之自擇然識者謂繫辭明書四營而成易今乘初變之後而卽除其掛是易以三營而成矣將欲稽疑斷宜從古不可習於今之簡陋也

乾坤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然要其所起陰陽而已陰靜也陽動也苟動而至於不可禦則必靜正以持其先而確乎務守乎不拔觀乎進退存亡得喪之交聖人引人寡過者莫不詳也然方其進也而卽示之退方其存也而卽示之亡方其得也而卽示之喪明乎三五之季治之數少而亂之數多故君子

之居身宜乎動之數少而靜之數多苟違其行未有得其正者矣吾觀於乾坤之取象而益有感焉乾之初爻戒夫勿用坤之初爻戒夫履霜皆以靜而勝躁也及觀夫乾之六爻惟九五之利見可加於大行耳若在田而始見躍淵而自試猶未可以得志也況惕厲亢悔之相遭而可漫然以進乎坤之六爻惟六三之含章六五之黃裳可以致其文治耳若夫六二之初動雖利往而無疑行功業猶未燗然也況括囊履野之異遇而不思所自戰乎自此推之于六子惟離卦六二之元吉上九之折首爲有當耳而其勿用者居四至於坎也震也艮巽兌也皆於可用者爻少而勿用之爻多豈非甚可致也哉而屯蒙以下之全卦又往往皆然也君子明乎此故雖當可用之時而猶靜伏以觀其變然後從容以應之則其進爲也不勞而遂成可居之功若夫時方不可爲而且犯難以行焉勢將紐而利將回其與日而俱沒也伊誰云底哉夫惟動靜不違時能此之勢可以存身精義之深可以致用非夫神明其德者孰能與于斯乎況在周子之書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意在斯矣猶恐後之不察也故後繼之曰君子愼動其深于易者夫

坤

乾備四德而坤僅利牝馬之貞乾乘六位而坤卽喪朋於東

北由其得半之理不敢與陽爲敵而取必戰之咎但以從陽爲益而致含章之美雖聖人致扶抑之義而亦理勢之自然非可强而爲之也故東北雖喪乃愈喪而愈有得焉先儒謂其反之西南則有慶猶疑其理未盡蓋陰之所以代終者正欲其勉力以佐陽何必反之同類始爲得宜乎董子曰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終此天意也固知其相須爲用也

訟

語曰三辟之興皆季世也訟則有辟矣至于上下相獄大小相獄訟則有獄矣故訟不可長也二與五訟四與初訟皆以不克而終吉三雖陰柔不中而亦獲吉爻固不言其所繇由

不爲禍始也但從上九所爲爾坤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
事无成有終訟六三則曰食舊德貞厲或從王事無成俱以
從王爲義而坤獨貴有終者人臣盡瘁之職也訟不言有終
者終則致三褫之辱固不欲有終也然竊疑前此蒙之六三
致取女之戒後此師之六三召輿尸之凶訟居弗罹于咎也
[illegible]非其互體爲離哉惟爲離則至明而弗蹈夫危至虛而能
[illegible]大我雖以柔居剛其迹若以犯天下之忌而其實自足遠
世之疑不煩司徒之聽斷終焉免於刑戮也

師

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象以用小人爲亂邦之
戒是其凶于而國固有甚於寇賊者而先儒釋內君子外小
人有謂小人但宜任外不宜任內者然則虞廷分列十二牧
皆治外之臣也固可任非其人令肆毒方州至下不聊生所
謂數萬虎狼在民間又何以成至治之世乎至本義釋此爻
謂小人雖有功不可使之有爵祿但宜優之以金帛不思小
人而有功是必小人桀黠者安能禁絕其爵賞但以金帛愚
之乎當時雖有感於韓侂冑之事假此以悟主然由今思之
徐誼葉適之先見而趙忝政不從不能不令人致憾于君子
謀國之疎也但此解傳已先之乎終疑焉意其所云勿用者
益以師之所出安危係之全卦之內惟丈人稱吉雖長子可

帥苟付無知之弟子如趙括李九江輩猶足致輿尸之凶况
亂邦小人可以事權委之乎故易於奉辭伐罪之初即戒絶
其始進不待旋師班賞而後乃棄其人也若既誘之臨戎矣
至有功復吝其爵命僅以金帛酬之使彼心懷夫怏怏有不
激成其禍變者哉漢竊疑外者外之而勿用也非內外分用也

小畜

予嘗與友人商畧此卦之義謂以陰畜陽乃陽幸得陰之助
不宜牽云小人抗君子反以陰盛爲累也彼畜之未極而不
雨畜之已極而既雨故初與二以自道牽復爲吉三以失道
而乖四有孚而五攣合陰陽至此則和矣登于上而既雨既
處矣至此則又曰巽德積而滿盈婦可以成功退矣若復固
守則危也明徵柔撒充全逮初之美和蕭森擾莫保威爵之
終益其盛也但陰氣幾望而成和君子可密致其治水火不
爭垂衣可理樛木因以逮仁邑姜足以治內欲復征行則更
張亂制凶之道也非戒其不可往以從陰言其不必往而靜
以守夫至正也過亢之行豈君子所宜居哉亢而必往則疑
矣疑者擬也謂有窒而難行也

同人

特立獨行介士所自持也至於考道問業亦必大同於一世
引多賢以爲之輔然後乃往而有功及至于野之亨聖人復

兢兢以爲難六爻之義惟於初無所私僅免咎耳至二吝而
三不行四困而五難克豈非境險有難平之氣名成多岐忌
之私安得冒昧以行而犯世之不測哉惟至于卻而曰无悔
曰志未得雖心遊古處之中而身寄荒凉之外是非所不得
加而祿利之不能致也乾之初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
無悶即無悔也中孚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是也遯世不見是
即志未得也斯非安土樂天豈易及哉中屠蟠徐穉輩殆其
人乎徒繇聲應之好而不知所以自藏者可以戒矣

大有

大有執一柔以居尊而諸陽悉應之者由其體本明也易以

六居五者半惟大有噬嗑與夫晉也睽也鼎旅與未濟也皆
以離明當之故可無過至于或吉或无咎惟大有爲至盛
柔亦何傷於治哉柔而不明則淪于漢元唐文之弱爾倘文
明而濟剛健以之揚善則有力以之遏惡則有權天下孰不
願治哉光武之幸章陵語故舊曰吾治天下終當以柔勝之
所以建武永平之政養成數代之風俗後人違之外戚內豎
相繼擅權誅鋤直諫執戮黨人而國淪胥以亡矣故漢祖三
章勝于亡秦之叅夷唐宗縱囚寧必暴隋之慘虐後之牲牢
視人者何其殉而不德哉若柔而不明又未可驟視也是宜
濟以威如之吉也今人于尊位六中之象辭多方迴避一柔
字則戒矣

蠱

家與國一理也聖人言治必先齊固雅之以序耳究之家近
而國遠家簡而國繁以至事變之來必家易而國恒難三代
而下人主自順其家教馴至國亡無論矣若子臣居臣拂之
地終未可以一視也蠱之取象皆幹父母之蠱上九則責夫
遐隱之士蓋以家之皆也既徇前人所墜壞人子不忍忘其
親則必多方于補救或號泣而隨三諫或孝敬以盡積誠凡
可云救者皆悉心力以任之有際夫父與母之俱蠱者大舜
是也有母蠱而父爲之惑者伯奇申生是也有獨際夫母之

蠱者閔子騫是也惟大聖大賢以德異異間之身潛移其志
慮莫不相感而化焉苟泥於理而失則者遂不免禍患之來
爾上九豫遠於事權不言子而言臣其介然不事者果可爲
而不欲有爲哉抑以身近六五遇主質之陰柔既不可爲依
據下無正應而與陽剛不中之才爲同類苟相倚以任天下
事有不偭較而敗撒者乎東魯之於漢元帝上官儀之於唐
高宗本欲扞格天之忠而孤立無助讒邪間之致假身而無
益於國君子所以遠主聽之弗聰也故寧遂高蹈之跡無或
過涉之凶此豈可與父母之親例而論哉自古有可違之君
無可違之親故親雖蠱而初與二終吉而得中三與五無咎

而則鬱悱於裕蠱者見吝夫蠱而可裕是以嗃嗃爲恐傷而以嗃嗃爲可溺也豈非人子之罪哉若居人臣之位則進退必以其道用舍各隨乎時出即振濟夫生民處則苛養夫已德庶不爲榮祿所回爾苟見幾而不能作是之謂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斯不亦家近而國遠家之理簡而易齊國之政更繁而難捄也哉至於先甲後甲象辭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夫甲者數之始也先甲原其始而後甲復以要其終倸解久顯其理矣今必以先甲三日爲辛而引自新之文後甲三日爲丁而致丁寧之意予恐過於牽援而未敢以爲然也

剝復

乎觀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蓋羣陰浸盛而獨餘一陽㐲綴於上以繫屬天下之人心使不至澌滅以殆盡及需之七日而漸有來復之機明乎陽氣無終絕之理而天地之心乃因是可見矣然說者謂剝之已盡則遂變爲坤舉一世盡化爲純陰安在陽氣不終絕乎朱子曰純陰之世非無陽也蓋以一爻當一月其息甚微當坤之時陽氣即萌于下矣但必養之三十日而後成矧復之爻明乎天下之事壞之甚易而復理之甚難也雖元人齊履謙氏獨闢宋儒之說然吾謂將當碩果既以得輿爲喜而即以剝廬爲憂天下之事雖當剝極之時倘有一二君子補救其間或以幾微而引之者或以備

陽而舉其全轉危爲安非不幸也無如小人之勢已成必欲剝蝕于無餘而後止自謂可以享不拔之安矣而豈知平陂往復固有出于必然者所以秦政巡遊娛意之時不知可恥而代之人已在其旁新莽篡謀將濟之日而遙望者已別見佳氣之鬱葱矣特以勢重難返必待之遲久而後定豈有竟至毀滅者哉賢人君子苟生其時務宜掩身靜事以聽陰陽之自定既勿爲弱喪以損其定志亦不爲躁動以敗其深謀故功成而天下歸之矣彼小人者當茲炙手或亦稍柔其血氣以順君子之所爲而毋戕之于太甚庶幾其可哉然彼必不悟也將柰何

頤

頤之爲義不過自養以養人而已有以二陽爻爲養人四陰爻爲自養者有以初九爲自養上九爲所養者亦有以內貞爲自養外悔爲養人者然內卦多凶而外卦多吉者良以志妄動之戒耳天地聖人皆有所養以濟物要必安靜如山敦厚其體推潤澤以被天下而無自私自利之意焉則渾今若忘久于道而化成矣倘見可欲而動在一人之嗜慾尚乃淫于小喜而無以貞固其操又安望其及遠乎觀於劉項之爭楚以百勝而反凶者恃勇而妄動理固宜也漢祖鴻門之辱睢水之敗幾於拂經之主賴羣英戮力卒幾待變復藉鄖侯

韓粲關中因敗爲勝凡養賢以致民者俱漸次以就成故無
往弗吉也雖曰剛智不關勇遠于純王之道然能不見可欲
貞大欲之所獨裁所養自養之義畧見於斯

大過

彖傳曰大過大者過也明乎事之大者非陽剛過盛之才難
以勝任而愉快然非一於用剛自取棟撓之凶也時方無事
則藉用柔茅優游敬慎以持之苟遇變故即滅頂致凶殺身
成仁以當之寧商初楊之梯無比過極之陰寧效棟隆之吉
無蹈有他之吝譬之洪流逆汛棹舟而佪溯衝斯登頹靡之
夫可望濟其顛危耶孔子之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

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知罪聽乎世肇削
因乎心非獨立而不懼乎世卿擅政陪臣執命遂棄爵命違
宗國不近亂人之黨雖匪虎與嗟乜窮絶粒彈琴和歌悠然
自得非遯世而無悶乎後之碌碌者排見事失措所謂畏首
畏尾身其餘幾者又安能任天下之重猝然過之而弗驚無
故加之而弗駭乎過涉无咎之旨當以朱子本義與胡氏之
解爲正程傳似未盡也

明夷

明有乘方升之勢而精華于中天者離之所以繼照于四方
也有出地而旋登天則晉所以昭明德爲始升而有耀也有
登天而後入地則明夷用晦以涖衆因時晉而卽閑也明所
由傷曷致此哉要皆爲上爲之事主輔弼之辨位也譜初上
無得位失位之文夫上既無位何以取象于君曰五其位也
有位而不能居遂失而去之秦嬰漢獻剝背然耳龍之亢白
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是也使民心未離虛位猶權則豫之貞
疾恆不死於中猶未亡矣惟昏昧已甚天變而主不恤下怨
而上不知遂淪胥以至斯也卽以紂時觀之初其伯夷太公
之避乎二其微子抱器之歸乎四其比畊崇信之發充心腹
爲憝以暴虐于商邑乎五其囚奴之正士乎南狩之師得不
旋陳牧野哉入地之凶固所以自取也使時有一念之悔悟

不至重昏以爲期號召也翼君子榮紱拯馬賢人驅門庭之
寇擾登微箕之親輔雖有强臣敵國何名義以興師大誥亦
何從而得哉推斯義而知易之垂戒于上者嚴且切矣

家人

先王治平之化始於家而本諸身自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正
而家已齊矣言有物而行有恆則身已修矣程子曰二與五
正男女之道於內外爲家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也文中
子則曰明內而齊外或者譏之以爲巽非齊也然朱子曰身
修則家齊卽云齊未爲失理矣建安丘氏以內三爻爲女子
之事外三爻爲男子之事細玩二四俱陰爻宜爲女三五初

上俱陽爻宜爲男中饋之司富家之順固女子之道吉者哉
開於初而發於中交相發而有孚焉豈盡女子之事乎永難
專利于女貞女子內也離內重矣然言行之修實惟君子以
之益以女之貞也有弗盡貞者矣非有君子正之將孰帥以
正乎江漢汝墳變其淫亂化所由來遠矣要之君子所自治
其義莫切於反身本以言行無缺發乎此者應乎彼則尊卑
之分明而和協之理得雖以定天下可也豈僅爲一家之政
哉昔宋仁宗詔廢郭后呂夷簡贊成之有布衣交王至淸
寄書責之曰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宜以反身
二字爲入道語今天子第取威如之吉使天下夫婦之主不

得其始終坦夫獨不可理前說以進乎即上爻以推諸爻義
實有相通者似不得獨泥象辭恕以待男子而苛以責女子
也

睽

君子當事理睽隔之時正如卦之在否上下雖應而志意未
孚與曳難前負塗方駭即委曲求遇猶恐其悔未亡良以剛
明之佐而値柔中之君雖以弘濟夫艱大故商甲因放而始
艾周成以懲而後毖也在蹇之六二上應九五得其中矣僅
致匪躬睽之九二上應六五得其正矣僅足免咎睽離蹇難
之時皆非柔弱君臣所能勝也君子守貞以俟猶懼見疑何
敢更溺於所依哉睽之在夫初也雖無正應而同德可求故
始無喪馬之虞後有元夫之遇知夫善於處變亦可超然於
物外也今解者云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
陽貨愚謂子之於貨不得已而塗遇因任出於無心而又郊
見以禮晉接溫文言辭卑收陰折其暴戾恣睢之氣使之樂
於其言而不吾疾而內復不喪夫所守故雖見惡人亦可以
辟咎無所爲而爲之也若亦必見之而後咎可辟則是有心
於遠嫌而爲固黜妻由之私也是以行易節之大皆得有辭
曰吾操未渝將以怵禍也擬福就濟輩之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者果何人哉陳寔送張讓視與後世譏焉誠齋楊氏引之

爲據非其倫矣大抵辟咎之謂惟不爲之於己甚使之激而
生亂爾豈其以身徇哉故順理而安道者賢聖之事也知幾
而貞守者明哲之操也黨邪而違正者比匪之行也知此而
進退之度殺矣枉直之辨明矣

蹇

易從乾坤以迄未濟自謙卦而外固無全吉之爻明乎退讓
之德世所共尊故雖行過乎恭而亦可以無咎也過此以往
如比如萃家德盛矣及六爻之動猶或傷或亂求其無過惟
蹇之占乎夫見險而止上智所優而事或難於終止則亦罕
居於正也觀夫初之來譽二之匪躬或退而自審於有待或

進而不計其所成其反而事願於祈安四連而力同於有濟
至於蹇之所以來與之利見之雖而各數其功爲何以傳吾俱
在哉此無他惟在於反身脩德而已矣君子當蹇難之時益
操於此乎而求可以有爲也苟徒傷於憂患而不能審時度
勢徒恩奮發以自推則志氣之衰離險阻愈乘之以入夫惟
內固其操聰夫機宜之自致則逆者順之萌也陂者平之漸
也聖人之戒處險者豈非曲盡其道哉後之偶值斯遇者務
識乎時用之大云

解

甚矣小人之害於人國者非肆其全力以排之猶未能以有

濟也易之蹇難方解而雷雨時作萬類咸蘇豈非熾盛之漸
哉三獨以陰險之權奸負乘以致寇初質陰柔而免咎由其
色解散之勢耳若三之乘夫二而二即視之爲妖狐乘夫四
而四即戒之爲解拇至於五當尊則力解險和以申其乎六
居應則關弓而射以去其悖逆安丘氏以爲凡皆爲三而設
也治理粗彰正宜除惡之務盡如唐宗方招徠褚虞諸文人
而學士之列使許敬宗一人得潛滋其間元祐方進豈務蘇
諸宰執而三館之儲乃令蔡京之巨蠹得穴黠其內遂使初
解之蹇難復成損國之漲憂何嗟及哉原夫坎者水之鍾也
楊子以水爲盜說卦以坎爲盜故負乘之寇在內坎則處險

險之至極不中不正而樂縱志於所爲外連九四與六五則交
互相爲欺正人君子泥於包荒疎其防慮辨之弗早爲難也
彼益得浮重險於方新勢不至據位竊國不止也蔡交相望
而畏之亟以解去爲利焉豈偶然哉

夬

難退而易進者其惟小人乎始一陰始生而羸豕即防其躑
躅夬一陰未決而孚號猶戒其厲危君子將如之何哉惟克
治其私而不尚夫威利有所往而不畏其追能優游以除其
患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也獨於象去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像
謂則乃約也忌乃防也約立防禁其潰散也似亦可疑故本

義訣之王輔嗣則以明忌釋之中溪張氏則云居者止也止
其德而不施故忌也義山陸氏亦作屯膏解雲峯胡氏謂諸
家以恃其德而不決則忌恐大象似無反辭於義難通愚謂
魏魏何德可以自居若上居之爲德而下須以爲功此驕虞
之陋豈際古之風哉觀夫山澤通氣上於天而山澤不敢有
其功君子施祿於民而君子不必有其惠與夫臣罔以寵利
居功君罔以施祿居德其義一也居之則爲上者所深忌而
不可以安矣若云大象無反辭不知聖人有對言而雖該者
恆泉辭以盡之如否之儉德辟難又云不可榮以祿貴之明

庶政又云无敢折獄无咎既已元亨利貞矣又云其匪正有眚皆反覆以盡意也嗟夫以衆君子決去一小人而六爻曾無吉辭僅得以免咎爲幸焉況邪黨成而欲決除之有不犯其難者哉推原前趾不勝其咎敬業駱賓王討武之師楊玄感李密伐暴之衆乎桑戎之勿恤其惕震異知而卻饋趙朴即事以告天乎獨行若濡本義謂太眞之於王敦似矣聞言不信則桓範之策曹爽陸贄之告德宗也吳氏謂聰不明乃坎耳塞其內也信乎中行之未光其王導之將順致郭璞周顗于横死溫嶠之封禪乃王旦冦準之從諛乎若夫無號而有凶則商辛前途之戈新莽南郊之哭亦何嗟及已哉君子

當事會之來凡克己而遠害者務於斷義之必厲正以幾之所乘間不容瞬稍有疑焉即敗矣故夬者需之反也夬決而需不進未可同類語也

姤

彖辭於全易中凡云四德者不必具備也得夬一二端亦以變化以成用所不利者惟否剝歸妹獨於姤則遂云勿用豈非乾陽方盛而初陰之萌即不期而遇故履霜所以示儆攸往有以見凶也善夫雙湖胡氏曰九五本飛龍之主初步不正昔之滑龍化爲羸豕一小人進而事體頓更賴諸君子包制而九五僅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覩聖作物覩其氣象何如

哉爲民上者固宜謹未萌矣至上九之窮諸家未析獨吾友傅平叔云上窮吝則釋無咎處卦外乾上遠於初陰超然肥遯如巢許之流豈曰不吝亦何咎之有哉故自謂才不能同羸豕之諸公寧爲姤角之一士後竟棄介石之操以卒殆得易理之深者乎獨邵子經世書以爲元會運世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今之解者謂堯當午會之初歷今十二運矣姤卦乘權三千六百年後已盡金柅包魚二爻今則正值臀无膚而行次且宜禍亂若斯爾果爾則漸而起凶上窮人類幾於盡矣更歷未申酉必皆衆世鬼魅何待戌亥交而天地始閉哉由來興衰理亂若循環然起而救之存乎其人與

而衰也吾能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理而亂也吾能正德以訓俗則亂息矣在昔蚩尤凶族之未殄渾古亦多秕政也漢唐宋明之迭興後世亦可小休也必待堯舜而稱治則治日幾何哉豨當午運卦配五月律中蕤賓南離照而品物章時還足以有爲也若謂經世之算果不可易則漢書律曆志又云上元逕商亡幾乎十四萬一千五百年矣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矣又何說也河圖稽耀鉤云百世之後失萬地亦民後會由千歲之後天可倚杵洶洶隆隆莫知所終不猶迫也今之專治西曆者謂唐堯至今僅四千年上溯伏羲五百餘歲而炎帝卒垂三百大抵不滿五千意義甚者

開闢亦不甚遠自混沌至今未滿六千彼域皆有系代可考似亦非誣自㨿經世自堯上覲千古六七萬年間何其汶汶默默無可紀載自堯下觀至今四千年間平陂往復何其若斯之祥孔子於百世可知僅從因革損益遥識其端不爲氣數所惑故問德止于五帝删書斷自唐虞必欲强所不知矜予智以獨絕謂足駭世而驚愚吾寧以孔聖之言爲信包犧其非文字始萌大撓製干支編年始定混沌初開安有歲時可紀吾師所以有取于西曆也淡開釋利西泰之談天頗似塗節行之餘丝而益燔之未足盡信也節取焉爾

萃

謙之六爻皆吉萃之六爻皆无咎初與二本陰柔而其才不

同四與五雖陽剛而其位有異故所萃之效亦因之以分焉三質陰柔居不中正且得免於咎者象釋之曰往无咎上巽也先儒謂三往而无咎以上六巽順受之也愚謂上當兌之終既言兌則不得言巽矣由四五以二陽而在上三以一陰而在下交互之而成巽體故云上巽也凡人體有所自同則情自有所必合其理既足以相濟而勢不至於相傾故雖强陽在望亦可往而申命行事也更從何咎之有哉至於明夷上六登天入地而貽墜命之凶萃之上六齎咨涕洟而鮮殃咎之及者彼以闇主據高傷於所恃其失固宜若萃之上六則兌主也亦口舌之司也夫人居上未安至於思深慮危微於眸背嗟泣既患患而預防之則豈復有外患乎彼漫淫於逸欲未嘗知憂未嘗知懼者曷足語此

夬未濟

程子之釋未濟以雜卦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朱子釋夬之九四牽羊悔亡以爲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其說得之許慎之古人篤於所學雖遇言必察如此然陰陽之爻至於四五及乾坤之六位則得失可互見若三陽俱失惟未濟俱不利惟旅至於師也比也剝也僅一陽而皆失位然師憂剝爛而比獨樂何也蒙也晉也解也僅二陽而亦皆失位然解緩蒙

雜而晉獨承畫接何也蓋非以位雖不當而剛柔有相應之宜象占有不拘也理故吉凶因之以異乎若以九居四原无大咎夬宜决而從居柔故多次且之患耳至牽羊之說朱子生而貴裔未能鄙事若予躬歷耕牧頗悉物性凡牛騾狗曳之畜富其前俱不進須從後策之則迅躧從羣匪惟羊然也許慎之但縱其一耳父執傳平叔批點易大全舊卦說俱有此書負僕悉抄存惜未能代梓問世

書撰

伏生所傳書經二十九篇謂之今文後孔安國得孔壁所藏蝌蚪文字定爲五十八篇謂之古文較伏生所得倍之會巫蠱事起不得奏至晉元帝時梅賾奏上二十五篇又缺舜典

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之地得之始奏行去伏生時已久遠又謂之古文者因伏生爲秦博士學故籍其書從秦字以隸寫之行於當時率爲簡便故謂之今至晚與興之所奏皆倉頡舊製蝌蚪之文故還云古蓋以字畫之古今爲言非所論於時之先後也

堯典

予讀堯典一篇所紀者僅授時登庸若采治水巽位五事耳然疇登庸則嚚訟之丹朱放齊薦焉疇若采則庸違之共工驩兜薦焉咨治水則圮族之鯀四岳薦焉使非巽位得人則上以丹朱爲君下以共鯀驩兜爲臣不才之子連類而進迭

命之茁乘勢愈倡雖有舜禹諸人邪正必不相容去而逃於耕稼唐虞之時不且爲極亂之世哉是知賢奸雜處上世已然顧人主之用舍何如耳觀夫解之六五君子之吉以有孚小人爲驗有孚者謂決然而去之也信以小人爲可去則小人之禍解矣故用舍明即爲唐虞之盛治用舍悖即爲漢唐以後之紛紛禍亂相尋而未已也嗚呼可不慎哉

武成

書稱武王伐商之後大告武成偏祀神祇誕見羣后遂乃偃武修文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樂記亦云武既勝商渡河而西歸馬放牛衅車甲於府庫包干戈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然予疑武以末年受命克商二年而疾作周公請命厥疾遂瘳越四年而後崩享國綫矣冲人踐祚內有三監流言之難外有商奄淮徐之亂東山之斧已破多方之威仍熾天下嘖嘖多變矣使當時蕩無武備則十夫之賢雖猷適猶之誅尚稽周公將徒步以捍敵乎柳策塞以臨戎乎而又何以制猝然之變乎及攷之三秦記中所載而後知聖人撫世八百咸歸既解毒痛於一時不必後肆其威厲至于綏靖之早計未嘗不思之深而防之豫也華陽桃林之地居豐鎬之東偏地邇洪河勢險垣塞至今師行無事則可以隨地駐牧休息原林倘遇狄侵則決河漫瀰

車騎俱不得涉經載其地廣圓方三四百里多野馬牛羊忿畜金玉青黃之寶春秋晉文公時晉侯常設戍守以備秦患而以大夫詹嘉董之與要塞也易稱地水曰師水之伏于地也兵之寓于農也車騎戎兵置于不試之鄉也皆藏至險于大順而不欲以輕用也後世如晉之武帝以篡逆而得天下遂諱言武事盡罷州郡甲兵陶璜言之而不聽山濤議之而弗從其後八王競爭五胡雲擾至于敗決而不可復收由慮患之疏也豈謂聖王貽燕更無經制之遠謀而僅與末俗同其弊哉武之伐紂也大合天下之兵會于孟津諸侯八百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放馬歸牛示天下不復大用也至于守國之武備自有井牧出車出甲之經制豈如後世之設苑監哉地誌華陽桃林可資蓄牧徽博洽可也據爲政典

則不可也漢識

金縢

嘗閱金縢之篇與鴟鴞破斧東山諸什以考見古人之行事亦既信而有徵也及觀蔡傳引證紛然而確無定識冥元儒吳氏謂其傳自周書洪範而後浸覺疎脫不遵師說而逕于自擇也吾夫吳聘君云學者從事詩書冥細玩本文不可泥于傳說至哉言乎細觀經義當三叔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是明以誅辟為已任今引鄭氏詩義以辟為避而以孔氏致辟之說為非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既云鄭說未知何據而終又信之以孔氏之東征為非于

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又依師說以破巢毀室比武庚之敗管蔡以及王室至雷電之變又泥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之詩謂居東乃公避居二年而王感天變以迎之既迎而叔始以殷畔王後命公征之往反又自三年則何其舛也夫金縢之弗辟與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二辟字同一義也同一事也而作兩解可乎又剔剔說示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乃成王諒陰時事百官總已以聽是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也周公之位冢宰而辟管叔正在王諒陰之時東征二年是也安得此外復有三年也且觀罪人斯得其法嚴其辭急已明得逆渠

而誠之豈值察識其影響之謗哉且諸臨之發難烈矣安得需久而後動今乃以斯得為遲遲果有合焉否也至于鴟鴞之詩朱子註曰周公居東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是確以居東二年為東征矣今疑或人問答之說謂流言方布公豈容遽加兵不思劉濞之庸一旦逆焰甫張七國羣起是時漢業已固英主秉權猶舉朝皮皮致誅戮謀臣以謝過況管蔡本神明之胄武庚挾戴天之仇兼以頑民多士之同心奄徐小腆之咸叙勢必流言朝發干戈夕起鼓行而西以傾新造之邦易易耳微公德威素著先發制人豈非至危之勢哉又疑公欲征而

恐王不從不知史載公當負扆流言與而殷黨請武庚以舉事庚遂與管叔同反周公乃作大誥奉王命以討之是王既以賞罰天下之大權與公又奉王命以征伐安得慮逆其有不從也大抵公以元年攝政東征二年而王猶疑馴至三年而天變王乃感激以迎公故東山有三年之歌史又記公相王五年而封叔虞六年朝諸侯制禮樂七年而營成周居洛邑蓋是時天下已太平矣若避東二年而迎歸歸而東征又三年則成王五六七年間猶是擾攘之世孰與居中而輔茲孺子王也經冐如是史冊如是殺人苦以私解亂之可嘆也況惟鄭夾漈按王肅金縢註云成王元年周公攝政遣流言

大作誥而東征二年克武庚殺管叔三年歸而制禮作樂至
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召誥洛誥數成王生年已二十
也其說最合宜許之

酒誥

糾以酣身亡國致上下有失日之譏故武王明大命于妹邦
尋以酒禍迪康叔有以也然其曰羣飮汝勿佚盡執拘以歸
於周予其殺夫羣飮小過也殺人大刑也加小過以大刑此
秦人棄灰之令豈明王以正治天下者哉故後之釋者無慮
釋在蔡氏則曰其者未定辭也蘇氏則曰予其殺者不必殺
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予謂蘇氏之

說合矣而未盡也予其殺者非斬殺也猶云予其加刑焉耳
周官之酒正以酒式誅賞胥齊之戮與辯皆誅戮及之而
非死刑也若云具獄以待命則當輸罪以重刑斷非先王之
法徒滋後世酷虐者之藉口矣烏可訓也

顧命

人主以一身寄乎兆民之上宜其生乎無不可以肆志者而
及其始終之變則又有甚于士庶者非地乘於至危而事萌
於不測哉三代而上風俗淳厖上之視夫富貴者甚輕而下
之安其分位者猶靜僭越之端尚未形也夏商之季事變亟
矣雖以湯武救之而不能不藉之以兵則天下之視聽將幾

有所移而覬覦之生不得不力以防其漸成王起乎多難流
言之創苦而慘劉之憂深故至于彌留猶致謹於訓命焉觀
其被服憑玉延見公卿康王授受樞機愼密發命者冢宰傳
命者元侯承命者勳戚內之謀計者靡不周也及入翼室而
受遺則太保奉冊則太史相禮則太宗外之備衛者靡不悉
也不獨周盧陛楯之間謹嚴其制圖訓琬王之陳世守其傳
而已凡以絶覬覦之生而明授受之辨者雖垂之萬世而無
弊也然以此爲防而後世猶有亂臣賊輔內結與援外昇寮
竊假進丸以弑其君而當時莫敢問者則是人主之所恃者
大臣而大臣豈盡可恃乎非大臣之不足恃也在乎任大臣

者平日所托之孤卿宜灼見其譽望之素隆而心術之至粹
故不惟委之以天下國家之重即一身之安危亦將賴之以
依寄則豈復有猝然之患哉苟非其人而先君或不得以正
其終後嗣或不得以正其始以人主之尊孤特獨立于深宮
大內之中凡安危疾苦羣臣皆不得而知其勢反不如士庶
之考終得安全于家人之手者漢唐而後踵至之禍所以迭
于今而未已也嗚呼日月躔於外而賊在其內人主領此則
平昔之信任大臣者豈可不擇之至愼任之至專而大權之
所在尚安敢旁落宮闈婦寺之罷哉至於不幸乘而書弑君
者春秋之于許世子既已嚴爲之律矣而後之縱賊于不誅

者且奈何

詩次

魯申公培親受詩於浮丘伯孔子刪本之後稍易其序躋魯頌列于國風取豳風七月進於小雅與韓毛諸家異矣說者亦謂文王關雎僅有二南王室黍離尚降國風豈安得有頌乎持論頗正今儒陳氏謂風雅之體不同駉駜尚存風體泮水閟宮非朝頌不足薦楊亦列國所不及也愚謂必欲更張則賓筵抑詩皆衛侯作也久已入於二雅泮水閟宮篇什既偉獨不可援衛例以登雅而存駉駜等篇於魯風乎然歐陽氏謂二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元

詩周太師歌樂之次第蓋因季札觀樂之序而推之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又鄭氏詩譜以後次第也今古不無同異非僅申公為然矣第竊思之孔子刪詩原本三千僅存三百其棄取也嚴矣其詮定也均矣苟尊其道乃舊可也况夫番窮經者務得其義類之所歸而相深於其理爾何必為此紛紛滋後來之疑乎必欲盡翻前聖之考訂則荊公之取士廢春秋程子之改古文大學朱子之棄子貢子夏詩傳詩序皆有駭於聽聞愚不敢言也

詩註

聖人訓學詩者謂宜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是以昔明帝朝衛協有毛詩畫圖唐人於蟲魚草木圖並繪物象文宗命學士楊嗣復張次宗等上之而陸璣亦有疏二卷誠重之也今之刪改朱傳者盡將草木鳥獸之名乙之木則僅曰木名鳥則僅曰鳥名雖未大害於理而已塞人之耳目矣至其尤甚者如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之類則曰三者皆美菜也夫鬱本棣屬孔氏以為似李薁為蘡薁即本草之葡萄葵則陸氏謂有赤白二種爾雅以為葉可茹也果蔬既已異類生熟既已異薦籩豆既已異盛而概混之可乎又詩之所重者在韻古人賡歌之類如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亦必叶明以從良康而後可紘可管故朱子協詩深心毫不敢異多本

虎溪漁叟集　卷之九　卆

之吳才老今廢叶而用音音又多訛如鍚錫讀楊則音錫奢陰雨則音傾不可勝紀朱子內外註援古證今參見互出為昭代尊信久矣獨其不信小序稍足滋疑今或無盡思特識足發前人所未盡但按本絕長補短使後生小子徒因章句愚竊惑焉偶見讀此者書以戒之

關雎

端木子曰此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也卜商氏曰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齊魯韓三家又以為康王政衰之作也史遷謂作於周道之缺也朱子則曰此宮人之所作也詩若是異解乎且所謂宮人者王季是

舊侍乎則世子之身非其所近也文王之新勝乎則未得之𡖖非其所詳也然則宮中之人何所指乎隋文帝顧問羣臣云古曾有女樂否曰無之博士房暉遠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即古房中之樂也安得言無以此觀之由來尚矣況文王十二而冠十三而婚十五而武王生焉然則文王之聖生而有之也太姒之聖亦生而有之也洽陽渭涘之間其去岐下幾何而兩聖人生焉以爲有周丕基之主故宜其未得則憂旣得則樂匪傷也匪淫也以此爲風可首以此爲樂可亂以此爲用則諸侯之於賓客遂歌之可通於邦國也卿大夫之賓與其賢能遂歌之亦可通於鄉人也至矣哉生民之始萬化之原葢可忽乎（謹按魯齡與齡十二而冠十三而婚十五而生武俱未足盡信　隋臣之對尤草草未足爲經傳確疏晉師此論亦以前後兩忘未融也）

擊鼓

嗚呼凡亂臣賊子欲動無君之心者其權藉之力厚矣其黨附之衆繁矣故華督擅權而宋君與夷及其大夫仇牧莫不盡屠於其毒慶父專政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於𡟰氏武闈之間州吁之以好兵始而亦以兵終也又何足道哉獨擊鼓之師以爲我立而人未必服也莫若試之以兵及試之以兵而人果不服也夫以衛鄭之郊漸于冀州之南共界洪河興師不及千里而憚南行之鄭圍鄭五日師徒不戰請和而退而懷契濶之苦不義之從人情豈可强哉故以公孫文仲主兵非其將也是時陳桓蔡宣皆從而獨曰平陳者以衛桓爲陳女之所自出今且解讎釋怨由其國小而不能自强也宋大國也春秋何以首書誅黨惡也公子馮之在鄭也宋殤已忌之矣動之以所忌而曰君爲主敝邑以賦從宜其樂與共事也是時東諸侯之黨分矣魯亦衛黨也何以不書非隱公之志也校志納郜鼎于太廟者其惡自殊故雖翬請帥師而猶爲公諱耳然以鄭莊之克叔段辱王師伐戴入許智略之有餘也豈爲州吁所怵哉不踰時而石碏之計行右宰之功濟卒見執于陳人伐人者適以自伐也彼黷於無衆之心者可不鑒哉

燕燕

昔文夫人之歸齊也哀動一市子叔姬之見執而復返也閉處宮闈相勸以義自謂可藉以終身而忽禍起於不測痛甚於遠離亦何能以自已哉故其歸而送送而叙其平生也又何能以遣此乎說者謂莊公一念之狂惑遂至不能全其妻與妾而并不能全其子至於君弑而國危予謂莊公之罪自應耳彼衛桓者何人哉莊死而桓立州吁雖寵不敢以奪嫡焉猶是衛莊之明也跡桓公在位已十六年於茲矣州吁之

稔惡豈不知之知之則從容以制之可也遠之可也散其黨可也殺之可也以十餘年之亂人非復有父以縱之使好兵如往日也而猶令其朝夕得近以啓篡弑之萌豈非辨之弗早辨也哉夫隱公不能料翬桓之逆退以變起于鍾巫鄭莊杼以制共叔之謀是以師成於克段識者猶喋喋鄭莊之惡養天倫焉豈其必欲爲鍾巫之繼乎然則衛莊之不能全其妻妾與子猶後也若乃衛桓之孱弱遂至亡身以及親則其罪有攸歸耳嗟夫明也者事之幾也斷也者物之藉也二者胥失之而欲晏然長享夫有位能乎不能乎

衛伶 風雅之京忱如天籟自傳識

先王之世士人服官者自公卿大夫以至綴衣司柝之賤隷莫不居其職共其事凡一藝之能必思有以自獻惟恐其藝之不精與其能之弗盡要未敢有越思也苟授厥職怠若事倀倀然抱其虛器而思別有所托者則謂之妄而已僭而已彼衛之伶官何以有西方之思哉夫古之伶曹非如今之卑冗也所典皆正樂所司皆彝器所奏非朝廟即賓客暨宗賺師往往見重於時備員而共列者或相傳之子孫爲衛賢居東土而思西方奉衛君而懷美人妄乎僭乎非也吾觀自衛徂西涉淇渭歷崤潼過鄠杜之遺墟覽周京之王氣則西方者是文武之所都而成康之所嗣也衛賢苟遇其人焉敢曰吾周召也乎哉畢郇也乎哉但使仍執吾籥也仍執吾翟也將奏之靈臺辟雍如見文王焉奏之鎬京辟雍如見武王焉奏之煌煌之鍾鼓磬管并見成王康王焉則西方也美人也思之而因以遇之幸也即使今日之妹邦猶守先代之遺乎則康叔之所剏武公之所嗣也凡旌旃大呂猶是寧王頒之而孟侯藏之也不必西方也不必美人也思之不必以遇之亦幸也而奈何其不然哉意其所遇者衛宣之時乎抑惠懿之時乎其上之淩已甚矣其下之替愈甚矣即令今日曾經薦之於廟先公有弗吐者乎薦之於朝賢臣有弗傷者乎薦之於燕饗兄弟友邦之往來有不心非之者乎徒使戚戚歟

工周旋在庭亦將何以自安哉今而知衛賢之思匪僭匪妄也匪敢授厥職怠若事抱其虛器倀倀而思別有所托也夫固有大不得已者寄情于遐沘耳所以編詩者前乎簡兮之章則有宛丘之寓賓其爲思也哀以怨使生夫西而方伯連帥之職有不立爲修舉者乎後乎簡兮之章則有北門之窶士其爲思也愁以苦使際夫美人而功名祿秩之塵有不徧爲下逮者乎宜乎此之所思有不能以已已也抑詩三百篇大抵要歸于無邪觀簡兮之所思可云正矣 似陳止齋漢識

衛鄭 昔與詡淫詩乃刺淫者描其情狀以譏之非淫人自作於聖人不得而刪也信然信然洪麟識

以小序爲宜遵者東萊也以爲不足信者始於鄭漁仲以衛

鄭之序爲不足信槩指爲淫風者本於新安集註惟程子云小序即當時國史所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也今學者徒困章句不能博悟羣書又以功令所尚拘於一先生之言不敢旁及乎其他聰明之士或有高視遠舉之思即稽古立言且以攷註繩其罪嗟夫傳註所以釋經也殆愈釋而愈遠於經焉豈後來者之幸哉善夫貴與馬氏曰書之序可廢詩之序不可廢詩之雅頌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蓋雅頌之旨簡顯風詩之刺甚微其所指陳非序無由明也至若鄭詩鶉奔賦於伯有見譏宜矣其餘鄭伯如晉則子展賦將仲子趙孟則大叔賦

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羔裘若子齹賦蔓草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同車子柳賦蘀兮皆今序爲淫風而諸大夫生春秋時歌宗國之什見善於叔向趙孟韓起者也苟以淫詩享大國之卿豈不貽羞於己獲戾於人哉愚謂他詩沿襲已久或可勿論乃若木瓜美齊桓同車譏鄭忽風雨思君子子衿刺學校之類細玩篇旨斷斷宜從序說不可易也至于遵大路詩集註原解亦云思君子矣又忽改稱淫婦子衿解作淫奔矣及賦白鹿洞又從序說是皆有不可曉者及考本晚年徵詩說於陳永嘉陳答曰念畏者前頭長謝之年後有臨川吳澂承康從而黜數千言盡刻畫太精反傷易簡矜持已甚淺涉者驕以此益覺書不能違是當時已有異議矣或曰鄭聲淫夫子業已放之矣豈宋儒始爲是哉不知子所放者鄭聲也非鄭詩也觀於近日田氏悉言而益信

綠竹

詩人美武公之德以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起興蓋淇水發源沮洳之山南望頓丘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皆衛地也在詩之云與綠者大學今本改作澳菉據博物志則澳乃水名也據毛解則綠乃王芻與終朝所采之綠同竹乃編竹屬草類則二物也今解則綠即竹之色也但渭川千畝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瞿瞿豹淇志所產簡涩恂之

守河內猶伐淇竹造箭百萬自晉魏迄今則勁幹全無如猗猗靑靑與如簀者皆不可見至于王芻編草則彌望而極目矣豈毛公之說詩獨能灼見其從來耶抑地勢之興衰物理之遷變有然耶彼三川可竭九河能移安在區區草木之微耶解者竊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按二章既以綠形其色則不應復言靑靑據三章則王芻不能堅密如簀兩存其疑耳姑識

匏有苦葉

此詩序以爲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故首章其不度義禮也次章其求非所配幷納之不以禮也終言其招之不以類也於宣之惡匪切矣先儒不知何故但以刺淫言之

去有實之論而爲茫無可據之辭新安胡氏亦以爲若指宣
公則不宜言士歸妻不知詩人之渾厚每辭近而意遠其有
可以明言者如莊姜指公爲先君是也有姑爲之諱者以公
爲乃如之人是也君既可以稱人獨不可以稱士乎若必徑
斥其詞又何取于詩人和平之旨也

蔓草

昔孔子行於郯之野遇子華子傾蓋而語者終日乃顧子路
取束帛十匹贈之子路拒以嘉禮不野合子曰由詩不云乎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
兮夫子之謂也於是而不贈懼不輒見也故世稱程孔傾蓋

而定交焉據孔子則思賢之詩也據卜商序云思遇時也君
澤壅而民苦兵男女失時思不期而遇也則當與綢繆束薪
同慨亦非有淫邪之思也後儒若以淫奔爲訓夫稽古者紀
於近而不紀於遠孔聖與卜商端木之徒去古最近采風貢
俗之典雖湮柱下藏書猶在今反棄而不錄乃以爲野田草
露男女讙會之語夫鄭俗雖淫其國尚多君子度未至人類
悉化爲禽獸也且宋去詩亦二千年來與孔聖卜商端木之
時不啻倍蓰何從親見其俗既非親見又不信前聞是莫須
有也以莫須有斷獄則爲冤獄今以釋經不幾冤經乎况古
詩三千夫子刪之僅存三百何苦以存褻狎之辭爲後世導

淫之祖乎不惟不刪且對門人稱道勿絶以爲甚見賢人之
仕乎鍾子詩解畧以紕繆病之而不敢昌言束於功令故也
然惡可以無辨

凱風

此母淫欲嫁而子難於制之也自子夏詩序以及後儒皆無
異解而漢肅宗答東平王蒼已誤用之是時注疏未甚明故
也及陶靖節作孟叅軍傳稱引此詩以寄思母之哀予嘗戲
謂人曰陶令讀書不求甚解其流弊宜至此乎然猶以典午
之季衡經者寡雖大賢不免有誤也至于弁陽老人周密生
南宋之末造是時諸儒傳註已彼若日星矣而所撰癸辛雜

識亦云追憶外家致念先妣不禁凱風寒泉之思夫欲著書
立說以自見于後世此何等語而可以妄瀆筆墨耶（凱風詩序云述風流行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者七子作此以自責侯侯此言其作詩之由未竟其所終也竊謂七子自責必賢子也必不揚親之過也必其親感於其子而能從一以終也歟此詩遂傳誦故東平王蒼之上書陶徵君之傳外祖皆引用而不覩也故孟子據其初而言親之過小也倘非感于其子而免遂過焉則其過不爲小矣烏能無怨耶其子又豈忍揚過而以其詩傳耶此滿篇流程之隨筆也故刪錄於此）

鵲巢澤陂

陳風防有鵲巢彼澤之陂二詩子貢詩傳皆以爲陳靈冤泄
洩冶驟諫不聽遂信讒言因冶而將殺之其內子呼號躑躅
故作詩以見志訊楚莊賦於長陵討少西氏之逆之時去定

衰間不過百年內耳子貢知之豈有不詳先儒乃盡絀殺皆以淫風爲解夫鵲巢之辭雖緩至於忉忉惕惕則與乘舟養養之思同一慘怛而又出于幽閨婦人之口故其潛恨祇宜如此揄寫有不敢以大聲疾呼而速夫於禍者此豈淫人之所能及若澤陂三章思其人則碩大也而非輕佻可知矣卷然鬢眉也而非流蕩少年可知矣儼然矜莊也而非宣淫浪子可知矣況憂傷而至於涕泗滂沱也輾轉伏枕也此真骨肉崩心痛絕危亡有呼天叫地而無從者若夫淫之婦則雖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改行從也往往然也安得性情專一令千載而下讀者猶爲想悔淫詩感人曾見如此之切者

乎今學者既泥于傳註又東于功令使忠臣烈婦之哀聲流爲桑間濮上之靡靡寃哉關雎若心淡淺

幽風朱子謂李大伯觀詩論每從大處起見吾師此論矣想肝江漢濮

或問詩三百篇周家一代之全書也若商人之雖殘而嚴屬間見於正考父之五頌獨惜夏后氏有謠有歌而獨不傳其詩篇得以詳其風俗之正變耳予曰子未讀豳風乎七月流火之章蓋與禹貢相咏也其辭雖作於周公然述后稷公劉之風化必有得於祖宗之傳聞與夫紀載之所備而非聽爲之說者計不窋失官在於太康之時在上者方以盤遊逸豫自滅厥德藝稷不務乃夏道之衰使然而非不窋曠官也至公劉遷豳當在少康復興之時宜以韋昭爲據鄭譜恐未盡確耳故詩雖作於周今觀寒暑日月之所紀皆夏令也蠶夫紅女之相勞皆夏俗也君民老幼之相恤皆夏政也禹貢所重在於則壤成賦而七月則以于田舉趾爲憂禹貢所服在於舟皮織縞而七月則以衣裼裁績爲念禹貢之草木陽鳥必條而七月之桑蠶鵙鳴必詳由一方以推九服因其略以見其全想尚忠之化庶邦莫不皆然也是則三百篇者雖周家一代之書即謂統乎三代之風可矣

南陔六詩

朱子注推以南陔白華華黍更舊什而列於魚麗之前由庚

崇丘由儀則附列于魚麗嘉魚南山之中皆因儀禮次序亦推劉原父之說以爲儀禮鄉飲燕禮笙入與歌相間笙則有聲而無辭也按鄉飲之禮有四諸侯卿大夫三年而獻賢能也則飲之卿大夫於國中之賢者則飲之州長習射則飲之黨正蜡祭而序齒位也則飲之自迎賓拜至以及酬酢之事畢乃始爲工布席工升西階授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此升歌之三終也於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謂立於磬南之北面也而奏南陔白華華黍爲此笙歌之三終也主人獻工已畢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嘉魚笙崇丘歌南山笙由儀乃一歌一吹相間代也此間歌之三終也遂大合鄉樂而關雎葛覃

卷耳鵲巢采蘩采蘋並奏焉此合樂之三終也古者登歌於朝而周召二南得以合奏者以文王后妃風化之原故君臣宴飲下及四方賓客皆得用之耳燕禮亦有四焉卿大夫勤於事也則燕之諸侯無事則與羣臣燕樂之卿大夫來聘而還則燕之四方聘客亦燕之笙歌然同於鄉飲但燕禮之篇旅食也則有大射正爲司射君與卿大夫燕公拜受爵則奏肆夏而舞勺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則笙入而三成鄉飲酒皆無之笙燕禮爲特重燉是南陔六詩有聲而無辭於笙歌間歌足徵矣後人泥於詩序以南陔白華爲孝子之詩依然爲咏時豈由庚崇丘由儀爲庶美萬物謂既有其義必有其文

然儀禮已不言歌則無辭之可歌甚明也朱子注詩而廢序後人疑之若詩序作于子夏儀禮創于周公苟疑義難析則寧舍序而信經此考古之要道也晉人强爲四言以補亡合乎否乎宋初柳開仲塗於詩書亡逸者每補其篇恆爲識者姍笑後人其戒之哉理有未明闕疑可也

南仲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此詩人揣摩之辭也乃室家而多爲恤之意今解者以薄伐爲不勞餘力則實以爲既平玁狁又還師西征矣今西北邊境道里相去不知幾何况兩番而還及瓜而代自有常期若古人遣將如此之苛不令其一刻休假則與唐德宗之待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即使之乘勝以取長安何異

胡頽之譏

曹子建表云忍垢苟全則犯胡頽之譏宋人以爲詩無此句疑之予謂古人用事徵實多有聯括爲辭者况巧言何人二章叙實相連在何人則曰胡逝我梁在巧言則曰顏之厚矣疑即其指此乎如今人用將明二字殊覺無據然亦本仲山甫將之明之以爲解卷古今取義有不妨于斷章者皆此類也

淲池北流

註云淲流貌豐鎬之間水多北流蓋合毛鄭二解以爲之本不必立異爲高也然後之誌水道者謂渭水東北與鎬京之水合鎬水西北注與淲池合淲水出鎬池西而北流轉入于鎬方其豐山未變申后被棄追念乎昔徃來所經耳目所及鬱抑長嗟故即此爲比如遊女之紀漢水衛孌之思肥泉古詩之出上東門戲宛洛皆有所觸非泛言之也况此水世既傳之以實名似不得槩之爲虛目學者宜通變以參之爾

下武維周

下字之義朱子亦未之詳但據或云作文子觀序與今傳皆言此詩專美武王則起句不宜兼文觀三后在天已有文王

在內又不應如是重複王𥹭齋筆語則曰下武者對三王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亦似強解惟古註云下武者不上夫武也最確蓋不上夫武則幾以武為下矣尊王牧野陳師之後生則耆其武功沒則謚為武王其為武也褒矣夫美人者必美其所優故詩人姑舊此而釋其尤美者稱之曰成王曰孝思曰順德明皆不上夫武也猶之常武之章序以為有常德以立武事且因以為戒焉明其不常厥武也互較而義愈明 漢樅見與王𥹭齋暗合故數無遺古註不上夫武貢覺牽強吾師取之武以其新異耶

經論下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春王正月

聖人有所作以示訓也聖人之志為之也是故志之所至事亦至焉蓋不欲夫天下之是非惟因疑義之所在從而裁制於一人而是非亦由以大定此固聖人之微權而非後之所能測也昔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於是正次王王次春而春王正月之紀每歲必書為或啟疑之謂羲和命官以來自唐迄夏皆正以四仲稽以分星歲

首必寅自商人建丑為正而統一變周人建子為正而統又一變矣夫既以子為正則魯隱元年之正月即平王四十九年之正月也於時宜為仲冬於日宜為短至於昏中宜為東壁乃繫之以春者何也由漢以來羣疑互起孔安國鄭康成輩能言其故而不能究其原於是辨解愈紛而大義愈隱安國胡氏論之晰矣謂此聖人之以夏時冠周月也夏時冠周月者示後世之法夏也以周正紀事者示無其位不敢專也若然則同此歲時也同此共主也月既遵夫昭代時又從夫先王是教民以貳心也於尊王之義何能免反古之譏乎九峰蔡氏則曰商周正朔無改月亦無改也其建有子丑者彼

蓋以是月爲歲首朝覲會同頒曆授時諸大政則以此爲始至於紀月之數猶是以寅爲首耳文據商書即位元祀十有二月及秦人建亥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之文則孔子亦應書春秋曰元年冬十一月而何以前書春王正月後復書春二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此固義之所難通也後儒守泥王氏謂作夏秋冬無定名皆因聖人爲之名商周欲新天下之耳目既月可改安知時獨不可改乎故建子之月陽始動而亦可爲春午未之月陰始凝而亦可爲秋愚謂堯定四時以成歲乃有國重務也冬夏可名爲春秋將天亦可名爲地而將亦可名爲寒乎徒欲新民之耳目遂至侮五行而援

天紀實自紛武躬蹈之又何以名創業之聖乎求其說而不可得愚謂未作之春秋仍魯史也已作之春秋則聖經也其爲魯之史也者周德雖衰何敢不奉其正朔其爲聖之經也者其始不過一人之私也自衛人納康子之幣而歸孔子蓋垂暮之年矣自知明王不作世莫宗予然大道之行與夫三代之英蓋有志而未逮也故退而删詩書考禮樂復取魯史筆削之而竊定其義在後人則曰不封建不井田學校不足以致治在聖人亦曰不夏時不殷輅不周冕韶舞亦不足以致治也於是以其意爲之雖取魯史之三月退而爲正月弗頓也即取魯史之四季退而爲四孟弗頓也其後隱六年無

而書秋七月亦夏時之七月也莊十有二年無事而書冬十月亦夏時之十月也若桓之四年無秋冬定之元年無正月魯史豈果無是哉聖人以爲國家之變有出於非常者不削之無以示微也此皆聖人以意爲之弗頓也觀夫不韋相秦當莊襄紀元之時著爲月令悉按行夫夏時於是孔子曰春秋呂氏僭擬孔子亦曰春秋在呂氏行於暴秦之時而世王莫敢非而謂孔子獨不能以一人之意維於宗魯之衰哉然聖人亦甚愼之也史遷謂其以匹夫而專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其中多褒諱貶刺損之文不敢以辭見乃私授之游夏之徒迨獲麟之二年而孔子歿矣孔子歿而世漸知之

而且尊之既已尊之又懲僭而罪之於是聖人始以爲一人之私者久且爲後世之經而魯之舊史遂與晉乘楚杌俱泯滅而弗彰後人即欲考求其故而不可得宜其說之無定也漢初猶朝以十月自賈誼請改正朔諸儒和之歷今愈久皆一遵夫夏時雖改物而未有改朔者則春王正月之書啓之也甚矣聖人之有功于萬世也

齊人遷紀

齊哀公荒於遊獵詩人作子之還兮以爲刺其後紀侯僭之于周王王乃烹哀公是紀侯雖傾險而哀實有罪也王雖失刑哀實死于國法也至九世而襄公滅紀公羊氏傳其事曰

春秋賢襄公也九世讎可復乎雖百世可也後世稽之爲口實逐徒報報不厭其反焉彼襄公果復讎之人哉即其治躬之咒機立國之淫濫專以凌弱暴寡爲利焉遂使紀侯大去以蓮難判部播棄以從遷弱弟請廟以圖存變姬歸酅而卒葬志亦惜矣襄若果志於復讎則前乎齊哀桒夷皆欲殺太公以爭國矣後乎哀公者自胡公以迨獻厲內相爲賊殺者數世矣山戎又常越燕入齊伐其父僖公矣豈無餘讎可念區區𢾾小之紀必滅此而朝食乎即紀罪不赦然天王禮法之宗黜而歸之京師可也苟欲原之或奉許叔於東偏或聽封陳於申叔可也若乃人各有親親各有讎非戴天不共同

官尚聽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其或弗辟則與之瑞節以執之至于九世之遠弗屬私謂夫子名之曰浸潤言其陰用而不能詳也又曰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凡傳疑者置之可也夫事屬二百年前聖人猶多闕疑況敵恩敵怨不在後嗣今傳世已歷九君而乃因未明之私譜雖忿以滅人國乎姑勢之禍宜其不召而自致也

隕石退鷁

魯僖三年史載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志隣災也穀梁子曰隕石後乎數耳治也鷁飛先乎數目治也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鷁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明乎天之顯道即人事修悖係之也聖人雖不言事應而事應寓焉石隕者星墜也鷁退者風烈也風雷日星之變從古畏之故辰弗集而于誅風未反而穆卜分至啓閉雲物必書吹律聽聲致咳必察誠畏之也是時周內史興聘宋宋襄公問曰此何祥也吉凶焉在內史對以魯喪齊亂宋得諸侯而不終未爲非也然其言之不驗乃復退而語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將判天與人而二之矣不思陽之盛者惟乾乾之爻多吉也至於亢極則悔矣陰之盛者惟坤坤之爻多吉也至于獲霸即戒矣章非陰

陽與吉凶固天人相感之一致歟洪範之於庶徵獨詳休咎所由召良有以也若周官內史之職掌八柄以詔王治凡爵祿廢置生殺予奪皆御爲其秩位尊矣至于下有納言則受之上有訪問則洪之今來聘者以適下國羣公有問而正告是其分也乃謬辭以答而退有後言此行人之失辭也至於宋襄之問猶是遇災而懼爲後果執于盂取于泓隱忍以殁天人之應如響矣豈其君之失問哉

衛人殺州吁于濮

事有莫善於所舉而亦莫危於所舉者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吁既以二月弒君更歷三時而王朝司馬不施殘執之刑

列國大夫來聞沐浴之討縱其東門之役取禾之師要結與
國而蹂鄭郊丞時陳蔡從之猶云弱小若宋之殤魯之盟皆
擁公車千乘東諸侯之黨亦既羣集其勢矣石碏乃教之王
覲為可始以智術愚其子後以陰謀假手于陳當陳蔡方與
衛睦或懾懼而不肯聽則碏其危矣或轉以其謀洩之吁則
碏愈危矣卒之去危而即安天下後世靡不善其大義病親
者良由碏之忠義素彰許于鄰邦亦以陳桓之賢見義必厲
在吁也則陽與而實擯之在碏也則慷慨而樂從之故右宰
醜得以剸其刃獳羊肩得以肆其尸制二豎若圈豚耳若五
王佐唐夾日之勳非不煒赫也徒以姑息隱忍僅誅二張不

能戮武三思廢中宗之昏庸擇睿宗賢明而輔之遂使
武韋復熾慘罹五刑幾亦亡國禍至酷矣碏亦援引非次擅
于立晉使遂滌之醜至于鵠弃召狄而後止豈碏與柬之皆
嘗耄期繄夷大難善後之謀曰不暇給歟嗟夫國之理亂事
之平陂惟大智者乃能逆計其未然而豫防其變非盡運數
之所能移也

沙鹿崩

春秋載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占之曰陰為陽雄土火
相乘故致山崩後六百餘年宜有聖女興焉至漢王翁孺自
齊徙居其地傳及王禁遂生政君配元生成史云驗矣愚謂
此聖女之誕興也必若塗臨華渚祥集瑞汭而後陰教隆焉
稱漢祚之將衰至元成而失馭政君之賢雖于呂武有間然
呂武倡亂於其身政君釀禍於其後厥罪則惟均也使其不
為元后或為之而享年不永則漢未必亡漢不亡則莽不興
即興亦未必族滅而嬰覊戮若是之慘也豈非禍水所貽哉
而又安得以聖女期之哉原夫沙鹿晉地也方其崩也卜偃
知國有大咎至明年而晉惠與秦穆夫戰于韓遂獲晉侯以
歸幾至亡國故春秋雖不言事應而事應已具晉史豈必近
舍期年之亟變而遠引數百年後冥昧不可測之數哉嗟夫
山冢崒崩詩言著戒事非迪吉所由來矣

王子虎

王叔文公以夏五月卒於齊春秋于文二年書之左氏曰來
赴弔如同盟禮也公羊氏曰外大夫不書卒此何以卒新使
乎我也穀梁氏曰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皆與之也胡氏則
曰虎不書爵以天子內臣無外交譏之也夫經有書子并書
字者如王季子是也有書名并書子者如王子虎是也子非
爵之云乎與武氏仍叔之子異矣魯以王人戾止不幸至於
大故尊天子之大夫所以尊天子也而謂與脫驂舊館不
可同日語彼蓋惡沸之無從此則疑于私交也愚謂一弔猶
將禮焉較之體貌王臣僅賵以厭歎常禮經傳亦未言其辱

葬豈云過乎仲尼謂朋友死而無所歸則於我殯推斯義也雖鄭邦卿貳行野賓旅惕他其變亦宜恩禮務盡况秋服父顧于周京而可遂私交之嫌聽其暴露乎邵云人臣無外交而孔子生平仕魯列國賢大夫使命不且時及乎羊舌爲晉宗卿鄭人鑄刑書忠言不且頻播告乎安在問不出境也大抵春秋用法謹嚴惡雖隱而必誅善無微而弗錄要不失忠厚待人之旨爾今釋經者非貶則譏求其與人爲善百不得一焉不知君樂乎爲君者以制令而可行也臣樂乎爲臣者以奉令而無斷也故登之善而善者勸名之惡而惡者懼乃足多也倘縣待以不肖莫不貶之譏之一人無所容於世由

衰季以追論前古果悉合於至公乎抑其事莫須有焉據當如是乎或曰春秋雖兼刑賞二百四十餘年善善少而惡惡多故後人寧苛而無縱豈知春秋之賞罰雖輕惟重罔不悉協於中今必苛求其飛遠之疑獄持我法而周內之是算申韓商君爲士師先梏拳泉下陳人之手足而後横加讞决焉恐非聖人作春秋之意也

晉弑其君州蒲

左氏之書每有失於浮夸者君子宜並其是非而後貞邪衣至於相劫原夫欒氏丑於晉本爲卿族獨至於書欒黶桓叔趙嬰方通於莊姬逆黨淫婦以戕同姑嬰自此而日袷兵三郤之禍雖胥童與夷陽五長魚矯等搆成之屬公未忍於遂事且密以告書君心猶可挽移也書因舊嫌而忘國卹遽對曰其有焉欒安敵使楚孫周以證之郤氏之暴戮遂烈矣豈今三卿之尸未寒胥童之甲旋被屬雖昏暴不忍益誅且慰之曰寡人有討於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哉君如此爲之臣者固當飲泣于高天厚地圖報稱于無窮也乃士匄之辭卿聽韓厥之語復違操戈匠麗劫其主若牲牢焉葬於東門之烈僅與車一乘悼公德其立己而莫問國人利其小惠而弗討從古謀逆之賊有憯於書巧於書者哉春秋書弑其君州蒲凡舉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明乎

書以不義結衆兇黨大盛若帥通國之人而弑之者然豈眞有怨辭哉故史云子儀搆恒俘隱危欒書謀御晉厲弑有以也左氏過信士鞅之言謂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此缺有怨於厲故弃父而訕其子若不義得衆而可云德則陳氏之施家量沃人之咏白石孰非逆德哉兒儒不察亦以欒氏皆延爲武子餘慶是固便於天下弑其君者也至欒盈黠患於州賓並懸之心自有所不安者豈知淫母忍殺其子哉譖以作亂爲晉政不綱自大夫出聽宣子士鞅之仇憤冊上白其枉者逐盈出奔亦可已矣乃於今年冬會九國諸侯於商任曰錮欒盈也明歲復會十二國諸侯於沙隨內錮欒盈

也曾不念公族之子隙起閨闈非有干于國典乃極之于所往使莫逃於天地曲沃之叛誰寔召之哉故欲定欒氏之罪則書之賊逆豬其宮而轘其人可也盈雖有罪然始於譖而成於激是時爵祿無所列於朝出入無所詔於國君臣之分已絶矣不幸生亂由疾之已甚也厯雖侈汰僅世族僻克由禮者耳弗寵任之斯已奚罪焉是則欒之滅族也非盈也非欒也天之所以報書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從來亦不視小事畢不尸大功所以責乎人臣者惟無以有己無以有己而後任天下之至重而不以爲難亦不至自淫

於所喜否則僞利之來欲昌昧以居之未有能成其所欲者也况於至聖行事可以小故動其心乎齊自祿去公室政逮大夫馴至意如逐君私賂大國沮其生還惡已熟矣身甫卒而陽虎叛逐囚桓子及公父文伯逐仲梁懷秦遄等而宥弃殺公何藐之同族季孫引領四顧羽翼已盡剪矣孟仲僞使以報幣周社隱忍而就盟三桓之子孫亦無復能矯舉其政者向之炎烈安在哉况侯犯南蒯不狃公鉏之黨又蒸蒸以繼起也是時定公差能自立以孔子爲司寇革弊雖新州仇樂於墮郈季孫樂於墮[illegible]成雖爲公斂處父所沮然猶與已孤[illegible]復生聚矣方夾谷[illegible]會齊人目中久已無魯侯而于盟

兵而倨好含孔聖何以壯我君之威而折強隣之氣哉齊景悔過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豈非聖人之盛德容貌有以相感於至深哉然在子則弗以勝任而愉快也天若祚魯東周可爲秉君臣際遇之奇效盛朝德讓之美文武成康之業犁然且復興也無如鄰邦間之世臣忌之開人辨士肆讒謗以撓亂之其君亦不能以自主矣我躬不閱安望治理有成哉至於鄆讙龜陰之歸胡氏謂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曰觀於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久以天自處此亦何嫌之有歸哉淺於窺聖也以聖人之優信思順同乎先天而弗違而亦何敢援天以自信即其功高莫

雖位極人臣猶且推遜德孫碩膚退然自立於明農復政之地豈以區區汶陽戰井復其君之所固有而遂長其矜心哉其喜好會於前而即書歸田于後者明乎爲積序之主一稍振其紀綱使四隣聞之而知戰本國藉之以自強勢尚可以有爲耳若自序之以爲績而惟恐衆没其善焉則是大聖之器量曾管敬仲之弗若也又何足侈焉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善窮經者據經以求理理有所難通則因傳以廣其意及夫傳說之紛紜無以决定其猶豫則又宜知人論世以想見夫古人之行事其有不合者鮮矣春秋三傳之作說者謂左氏

悖而其失也誣穀梁婉而其失也短公羊辨而其失也俗然
左雖失誣有未可以槩例者如經書齊人執單伯又曰齊人
執子叔姬一則曰齊人再則曰齊人書之重辭之複所以深
惡商人之弒逆僇辱王朝公卿并及未亡之君母曾無顧畏
焉左氏與仲尼後先同時或云其親受經於孔子依傍以撰
魯史觀其詳著此事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
齊曰既殺其子焉用其母冬單伯如齊請姬王命也齊人執
顧而執之并執叔姬無異辭也公穀乃哭以道淫姦罪單伯
與姬而寘商人弒逆之誅叔姬既歸又加以有罪此或商人
在當時自知惡極而莫容遂爲蜚語以害正二氏不察遂據

傳聞而濫書獨不畏天道哉夫單伯以天子貴臣承簡將之
重而入亂人之邦其中不無戒心焉安敢肆行其無忌且昭
雖見弒叔姬猶然以煢煢寡母獨處宮闈齊雖侵辱王人方
其始至亦必巡宮壖館處之客舍單伯亦何從得間而相與
狎昵夫姬也其後季孫行父復如晉欲因晉請齊而歸伯與
姬商人始懼討乃以元年六月歸單伯十有二月歸叔姬其
執也同時其歸也異月雖喪心之賊亦知別男女遠嫌疑恐
天王與大國興問罪之師而得藉之以爲詞夫以商人所不
爲而謂單伯爲之乎不數年而死于邴歜閻職之手納諸竹
中國人弗閔二人乃得飲酒舍爵從容以奔春秋恕之沒其
而不書但曰齊人弒其君商人明乎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者雖不假天王大國之兵威舉國皆得而殺之此所謂
善善而惡惡也不有聖人之筆削何以垂戒于後哉

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善御敵者非徒制勝取威恃吾强大足以震之也惟反之於
理而能服若有所愧揆之於勢而能怵若有所畏則雖百勝
足以服其心彼且安焉而不吾疾此霸術也而王道寓其中
矣昔鞌之戰三國大夫與曹世子淫逞其怒撓敗齊師至于
汶焚雍門車侵東海亦太忿矣迨納賂請盟得吳方有愧于
叔子入質齊人東畝之失言又閑齊頃公戰敗而歸弔死問

疾七年不御酒肉亦畏其蓄怨仇我甚也私欲紓未然之難
故既許袁婁之盟又復約諸與國盡反侵地魯人束手歸汶
田而後已亦揆之于理若勢兩有所詘故不得不槩從晉以
與之也先儒謂晉假兵威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界于天
王取之不以其道夫復祖宗故地惟力是視力可爲雖勉從
之不爲過非取之不以道也若云不正疆理于天王則謬甚
當時周轍已熄取禾麥爭御田甚則射肩問鼎而無忌已且
不遑恤安望威行侯甸乎又責其田復歸齊云歸之不以其
道彼季文布私言于韓穿亦至悉矣而穿必不聽將何道以
留執之即抗晉之况齊取不旋踵之禍也况威而伐柔而服

待仇方窮寇且然獨不可施之兄弟友邦乎其役諸侯雖同
此背晉及同盟乎講范文子亦舉此言以折魯人而季文子
不能答良由其辭之韓也夫抵鞌戰雖忿作難者僅列國大
夫爲之始禍耳若丑父華泉之取飲卻克勸君之赦命國佐
背城之面辭齊頃堅忍以圖存晉景釋然而歸地君臣上下
之間莫不有義以相率而後有禮以相接猶是春秋之善道
未可輕議其役也

吳入郢

春秋栢舉之師伍員鞭尸僭君或疑已甚愚謂不然史載楚
君累墓前推靈王不知平王穢惡尤浮於靈子圍設服離衛

以來雖久懷無君之心然闔之爲人也僅弒郟敖麇疾初入
則弒虔後弒子干矣虔未戮懿親棄疾殺其君之子太子祿
公子罷敵後殺先君之子黑肱矣儒者因經書公子比自晉
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不詳玩經旨遂以弒君歸比而寬
棄疾之誅惟穀梁氏深明比不弒君者有四蓋以比自外入
偶値國有弒君之釁皆出于棄疾[illegible]爲耳虔之暴在於戕陳
蔡凌中夏至于信讒如酬殺子淫婦屠戮忠賢則未若平王
之甚也員以父兄大仇誅淫虐之獨夫世亦安得訾議之乎
後人以吳師入郢寢館班宮歸罪句吳君臣謂員必力諫而
不聽因惜闔閭知員而不能盡其用彼夫差驕盈又安肯然

[illegible][illegible]疏直管評機樹智勇如員不能善全其終徒使忠良爲
[illegible]太息者以其生之勝會稽盟橐皐伐魯救陳爭長黃池意
氣矜盛可云壯哉艾陵之戰大敗齊師越入來朝又復從臾
夫差昏德離更懷奸百諫不從臣力竭矣明者知難而退爲
員計者早挈其孥以行如范蠡去越樂毅辭燕章莫技以救
走宮之奇以族奔彼獨非賢者乎內既自全其身與家而外
不累其主有殺助僭之名君臣父子豈不兩義俱安哉柰何
主方仇齊思雪亡之不暇吾因使事而出乃私屬其子于鮑
氏且冒姓王孫大夫無境外之交其義云何既已身罹嫌隙
雖英主猶不能無疑而欲免于夫差寡恩之朝必不得之數
也

從祀先公

季孫意如久懷無君之心因昭公之請弗逐於爲逐君致昭
公出奔次于陽州歷于齊鄆唁于野井潰敗于鄆寓于乾侯
七載而不得歸七月而不得葬葬而復絕其兆爲九載弗祀
鬼其餒而季氏之罪通於天矣陽虎執國命而後公始得祔
祭于太廟故三傳曰順事也貴復正也予謂虎能公是道則
一舉而魯可以霸何也桓文有功于當時者在於責苞茅問
首止定襄王之難而後王室始尊耳夫天子失其威靈匡之
者爲有功則諸侯失其威靈扶之者又豈宜有罪乎春秋書

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說者謂事出陽虎見其情逆不知聖人於此蓋有大不忍焉其意蓋曰九年之廢典魯之臣子無一人敢議舉者而特出于竊盜之手所以深愧魯人也而於虎奚恥哉至云不書禘事與時月者蓋以事出于憤自歷年而後舉雖欲書之有不忍詳焉者故寧畧其事以愧魯人也若謂因虎之故而不書則既已書其事矣何必復斷其時也其後虎奔晉趙鞅用之而不疑夫以簡子之中材猶足以用虎使得聖人以御之則虎固材力絕人者制其奸以錄其長於以相助為理爲魯其幾乎與乎情虎之暴戾不終于所以深絕之也觀夫弗擾之召子猶欲往亦原其情叛

季而非叛魯也擾既奔吳猶繫心宗國不忍傾亡豈非聖人皆欲得而用之者乎至謂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非天下之公言也乃韓晳大夫之言也列國大夫之勢成而齊貨之遷海上俱酒之爲庶人其事有必至矣于季氏又何尤

晉趙鞅帥師

聖人之作春秋也是曰是非曰非既無進退難明之見而亦無游移兩可之辭觀於衛輒拒父夫子於哀之二年特書晉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聵於戚矣曰世子正也晉以世卿帥師亦正也平辟亂亦正也雖與他公子出奔得復國而書歸者異其辭而變文曰納亦以志其復入之難耳然要不失夫正

正則已矣至於圍戚之師首罪國夏次及曼姑夫非罪其不正歟以助輒者爲非正則納蒯者爲至正矣又何待求仁之對正名之舉而後有以見聖人之心深切而著明也哉昔狄人之滅衛也齊桓使公子無虧出戍而徙其遺民以渡河衛人因之以忘亡詩人所以美木瓜春秋所以與桓公之義也鞅之叛晉陽戕賢士雖不得與齊霸並列然此舉猶爲言順而寬户之可成矣先儒既責衛靈之庸昏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本也而復罪鞅之納蒯爲不知義更有稱曼姑爲伯討者是豈聖人作經之旨哉善夫穀梁子曰衛事而首書齊國夏子不圖父也不繫戚于衛子不有父也蘇子曰贖非世

子而書納世子者成其爲世子也於此而是非曉然矣

魯陽

或問魯陽揮戈力能返日陽乃何代之君乎予曰據春秋自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歷十二君無陽公也前乎隱者由元公至惠公一十三君有煬公而無陽公煬乃伯禽子亦短無征伐之舉僅一築茅闕門而已後乎哀者由悼公迄頃公見滅於楚姬公之祚不祀忽諸傳世九君無陽公也郭景純遊仙詩云愧無魯陽德回日向三舍似亦實指其人不知魯陽者縣名也昔劉累之封邑也迨及荆楚文子守之與韓搆難韓鬭魯陽山中戰酣日暮遂著返景之誠縣屬滍水

東漢世祖與莽將王尋王邑大戰昆陽滍水縣溢人獸溺死遂殺王尋潰莽兵王邑嚴尤等僅乘尸而渡地在河南南陽之間去山陽之魯遠甚歐子春秋論謂左氏書尹氏卒即隱母聲子也公穀二氏則曰天子之大夫也胡氏亦云即家父所刺之尹氏也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與或爲縣名或爲人名何異然經翻譯頗明洪氏

月令

呂氏春秋成懸其書於國門曰能易一字者賞千金是時秦人聚積威之所劫卒無敢議其非者以今觀之其月令十二篇頗有益於時數然皆周書而呂氏竊之也故漢儒採入禮

記其餘廣譬曲喩雖爲立言者之要亦必不離於理不違於度乃可法於後世也今云宓須之衛主孫申之哲君此其犯分傷化之大者果何所取以垂訓乎至於孔子以六尺之杖喩貴賤辨親疎使人謂聖人之教皆迂闊而不切於事情者何其視聖之淺也尤其謬者楚囊瓦以一馬一裘之故羈其二國之君使之三年而後反蔡人請命於周率十八國之師侵之而不克請命于吳而後克之於柏舉遂至郢君親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微申胥秦庭之哭則楚幾不祀矣爲子囊者上之不能如芺敖之斷脰次之不能如蒍敖之負與僅乃奔鄭以免而不卒猶盛稱之以爲荆之立國四十二世常有

[illegible]谿白公之亂矣鄭聚州侯之避矣獨有臣如子囊之節非僅屬一世之人臣也豈有當哉以不韋之泣言多誕如此曾莫敢改其一字宜夫赫赫强秦智移於衽席之間而究不免其身焉豈非智巧不足爲哉

用民之力

三代之愛養斯民也欲惟從其薄事必舉乎中故爲大作于上者無廢而不理之弊而下亦不至于瘝其私如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豐年則三日焉中年則二日焉無年則一日焉當時魯衛齊晉皆稱千乘之國以田賦計之包氏謂八十家出車一乘其甲士卒伍牛馬兵械糗糧之具恐難

給也馬氏斷以八百家出車一乘爲然則千乘之國其爲家也八百萬歲終而用其力止於城郭宮闕室巷溝渠之助若新延廐則有譏新作南門則有譏兩觀雉門之修則有譏未必非時妄興一工也以八百萬家而歲用一日致力者二千餘萬於事雖不治矣至周禮均人寧牛馬車輦諸力政凡均力以歲之上下與王制合但名之爲公旬後之解者泥於每歲冬月有九旬豐年旬用三日則三冬應役三九二十七日中年無年以次減焉夫古者師田簡稽以追力役之征無過家一人而不濫致夫餘子以八百萬家而歲冬家用二十七人是每冬而用億萬萬工千國中推之王都萬乘加倍從焉

登非殃民之尤哉彼埀萎溝渠牆務僅歲加修壁而城郭宮
廟又未敢時撤而更新何用此三方為此愚謂旬者非旬朔
之云也易繫之遇旬水經之由旬皆不言朔則此云旬者即
宜如易作均故掌之均人言公家均役歲惟三日正同符禮
經爾若後之晉構虒祁楚建章臺齊有遄臺衛築藉圃皆衰
主威棄周典溺于宴遊其使民也酷烈矣況乎秦之阿房長
城隋煬征遼之舟赫連統萬之杵尚忍言哉追思子來之謳
益感先王悅以使民而民竟忘其勞也

檀弓

聖人惡夫作俑者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況於納壙之慘尤而

殉之復用子車三良以為殉使國人興哀于黃鳥乎君子曰
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
可奪其善人乎秦穆且拂情以禁之其果克仁如天哉觀陳
子車之死於衛也其妻與其家大夫謀其莫致養於下將謀
殺人以為殉陳子亢之對之其辭也緩曰殉葬非禮也雖然
彼疾當養者孰若其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
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焉至矣仁人之言哉使當
時執非禮之說以力爭必不足勝習俗之所移惟加諸謀人
者之身則彼將懼而自止矣其後西門豹因河伯娶婦但投
奸巫而頓革其害其仁術大畧與此同予嘗疑子亢之學術

見於羣弟子私相答問者凡三俱無足述獨此一言以為習
是知遊於聖人之門者雖庸才亦未可以易視也

舊館人之喪

夫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
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
乎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
從也小子行之至漢王仲任於子貢門人之喪未有脫驂之
語遂疑夫子賻館人而惡涕之無從至顏淵死而哭之慟其
涕有倍焉者矣及顏路請車而靳之以為車可惜而馬獨不
可惜乎驂可解而服獨不可脫乎此固傲逆之私見則聖人

之行事有難以恒理測者如衛叔之歸令且明遂乃累及于
天王伯高之將吊與馬因之深責夫冉子大抵喪禮孚誨必
稱情為節非意計所能度也或云濟河兗州之間地之佳冉
故季孫植檟豫妨不虞路請車為槨非貿此以易彼也梁命
車不鬻於市異理或有然蔡夫吉乘不可為凶器故婉以拒
行拒之不然聖人何愛此區區哉夫子歿後魯人藏其車於
孔廟漢鍾意為魯相命工修治獻帝時廟災遂燬于火是時
逆曹纂竊斯文道喪先聖弗歆其非類故藉天戒以誅之也

士冠禮

儀禮十七篇得自漢高堂生數傳至於后蒼乃授之二戴戴

祀者爲冠義雖云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字以
成人其於禮也備矣而莫詳於儀禮具載經有其曰士冠禮
者明乎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
冠禮之有哉至於公侯冠禮亦有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
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故天子元
子諸侯世子皆以士禮冠也然此特書其槪爾若春秋趙文
子及武氏仍叔之子則大夫適子幼而世爵者有冠禮矣魯
襄公四歲即位十二而會晉侯侯曰可以冠矣武子對曰君
冠必有祼獻之禮金石之樂今寡君在會未可具也乃還及
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以同姓也則諸侯幼而即位者

有冠禮矣成王冲人踐阼未有旣爲天子猶可冠以士禮者
則自有天子之禮也三代而後其禮若存若亡朱子著爲冠
禮圖式凡筮賓戒賓陳設服器悉本儀禮方初加而櫛髮合
紒加冠巾而深衣納履也即儀禮之冠緇布玄端爵韠而出
房南面也再加而着帽服皂衫鞶鞋也即儀禮降受皮弁
素積素韠而益飾其容也三加而幞頭公服執笏納靴也即
儀禮降受爵弁纁裳韎韐而濟其儀也有元氏冠吾鄕吳
文正廣文請循能行於家禮林承旨曾冀初猶能行於京皇
慶至治之年斯禮固未泯也乎生也晚尚及見彼都之容十
七而冠未能遵孤子之制或北面而拜阼階或舉鼎而陳門
外然猶告於家寢宿於親賓醮於伯考受慶於宗族孫予僭
誦三禮之遺文恭覽羣賢之註疏見其績纇繁會者若此能不
追思姬公制作之盛哉 前後兩截曾子固多有之淡識

士昏禮

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子旣告以合二
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他日又告公曰冕而親迎親之也
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大也若是乎生人之始
萬物之原固有欲輕而不可得者哉儀禮所記如始授之擯
授老鴈以納采問名也角柶而葉束帛儷皮以納吉納徵也
翁階設洗以請期陳器也親在而贊婦醴則歸俎于婦氏人
親沒而奠菜則拜扱於几東席今雖奢儉殊而已有得其

近似者但有與古爲異者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故詩人致咏
于桃夭今之卜期者多以三冬古婚禮曰昏以昏爲期取於
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以爲商謂商訂夜漏而始入也今則
多昕而鮮昏便俗從宜亦非甚悖仍衆可也周官門內之制
九嬪后妃多賢從媵侄娣保姆之助淑女旣降又有嬪婦女
史之規所以掌其教贊其禮詔其𡢃匡其過無非輔道以成
化是以內德茂焉獨於戴記云取婦之家三日不擧樂又云
取妻不賀然關雎之詩旣曰琴瑟友之鍾鼓樂之矣豈非樂
器之至備者哉而胡云不擧也豈之主嘗遊行歟又曰式飲

庶幾式歌且舞此車牽宴樂新婚之詩也禮亦曰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卿僚朋友矣夫非召此燕賓之人哉且古人燕飲不廢歌咢亦安能三日寂然以無聲之樂列于新婦之堂哉此固漢儒之謬也朱子以六經之[illegible]醮婿入門及禮婦之等各有圖說以相稽符近今所易待者後世風俗日歛不能名恢夫聘納或慕富貴而取戾或較財帛而被紿如溫公所戒宜預防耳至若王建詩云太儀前日煖房來唐人已煖房矣然實始于晉士風流典午既渡大江東西漸被特甚尚望東禮之家一正其弊無爲習俗所移彼靈以煖爲燠誤於女家三日餽食之文而致然也文之樂之前此人此

德宜如此耳非當日儀注恐啓後人辯駁之端淡識

祭禮 附

喪禮之所云終祭禮之所云始乎儀禮又虞卒哭而後即專陰祀事迨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也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也中月而禫吉祭也仍未忍以某考某妣配雖嘉薦普淖而哀猶未忘也周官九祭典儀具備戴記祭統祭義更殷殷於十倫爲盡制今且如之何哉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薦也者薦其歲時所產不能具牲牲也儀禮有特牲饋食之文猶不諏日以士賤職褻遇暇即祭不能筮日行事也與少牢之禮異矣予宗本仕族執笲薦歲於九族詞堂得用

少牢之禮今時祭雖難盡舉然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於歲終有臘祭則效時祭之一也但洊經變亂人非淳古族之財有力者既不能捐貲助祭不肖者且多侵漁舊租至三獻之禮猶不能具僅存十一於千百孝子慈孫能不顧念而傷悲哉清明則率子姓祭掃於墟墓分胙於祠堂朱子家禮已增爲墓祭陳饌之圖惟致堂胡氏獨以爲非古不思子路去國顏子猶教以哭墓而後行漢明帝始謁原陵悲不自勝率百官胡客以從奠遂乃甘露降而感慟生斯禮亦何可廢也予生不辰期于壯行弗遂中更變亂決志歸農後蒙舊臣交薦錫命重頒縫辭榮未就亦得從乎大夫之後每思族祠所

祀乃遠祖也安得私搆一椽列四世祖考之位制度悉倣家禮而以伯考妣祔焉以盡二天之罔極使四時常祭率子姓序拜跪拜亦足稍展夫時思而力詘難爲空懷夢想孑然僅祭於寢爾豈非不孝之罪哉凡厥後嗣傾念先德尚無忘予志也夫

喪禮 附

儀禮制爲喪服自斬衰至緦麻百有二十八條復詳於士之喪禮周禮大小喪紀六官分職並任洎乎二戴有三年問曾子問喪大記喪服檀弓諸什多採漢儒集疏要皆申明儀禮特進而加詳爾世之衰也奢儉失中器服違制哀不足而致

飾有餘馴至唐博士蕭楚材謂火喪非臣子所忍言遂焚貞
觀國卹爲以獻誣罪至涅矣朱子考古式今制爲家禮亦鮮
能率從者親方氣絕而行復禮升屋以呼捲衣而降此古禮
也今廢已久惟客死者假僧道爲招魂又以奔喪至家見屋
殯爲不祥棄親柩于中野此惟城居有門禁而不得入者乃
殯設次郊外爾今則鄉市皆然餘姚德成孫忠節公死宸濠
之難孫夫人迎柩入自中門升於中堂其後嗣尊爲無比禮
失而求諸婦媼不亦哀哉其將發引也有朝奠之禮以遷柩
告有既夕之哭以朝廟告今則變爲堂祭愚謂父柩可宿男
寢若女柩則宜請有婦德者以陪奠蓋男女幼不同席豈死

而男客可與女主祈禳酬醴乎此亡于禮者之禮究非古也
及發引之儀巧爲繁褻多不知設靈車明器畧而弗從徒繪
人馬之紙形雜僧道之紛擾則何益之有既葬而虞祭禮莫
大焉祭日而再虞剛日而三虞典莫重焉今則變爲七七追
修廣佈佛事盡地爲獄孝子捧恩親之木主無罪而納諸深
重之囹圄然後哀祈僧道拔救脫網鐃鼓謔走滿堂兒戲不
孝之罪通於天矣既虞卒哭將有祔廟之祭然在殷周之時
疏遠已異今則不可問矣過此時節而有祭生辰而有祭歲
除而有祭禮非不盛而情非不竭也今皆畧之獨至來歲元
旦競陪尚乎新席犧牲粢盛旅百盈庭春煖日麗腥穢四達

果何所考也親族奔趨再哭再奠再醮賓而謝客此徵於何
典也夫喪事即遠而攘近神君終於今歲秋冬來正始且亦
云啟歲天道爲小變矣人來終而畢事始可祭也不可弔也
親或終於今歲春正至來正爲小祥即初忌也凶事遠而吉
事近矣孝子練冠以視羅男除經而女除帶其祭也主人齊
而衆賓兄弟皆呼矣尚可再弔再奠再醮賓而謝客乎或甲
年親亡喪主以遠遊未歸至乙年發引迨丙年正旦復陳新
席是已侵大祥之月矣即再忌也去凶事愈遠矣孝子凡吉
服而筵尸其祭也主人卒而衆賓兄弟皆飲矣又可再弔再
奠再醮賓而謝客乎是重受弔也是擬于再死其親也不惟

不忍且不敢若將軍之子既除喪而越人來弔此外國遠至
登席異鄉謝云爾哉嗚呼俗習移人賢者不免苟達於禮縱
令有其舉之從而廢焉可也

周禮陳殷置輔

今之行文者每以陳殷置輔用於大臣宰相之題蓋以爲師
保疑丞之輔也不知周官太宰之職凡殷輔之秩每列於收
監參伍之倫其位最卑殷則謂衆士也如上士中士下士之
類輔則謂庶人之在官詩云無棄爾輔言若車之有輔耳故
三百六十之屬必有府史胥徒以爲之輔不能一人獨理也
箋註源不錯時文用當早做衣足辨演識

內官之制

鄭康成註周禮羣妃御見之法先卑後尊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望後復然升庵楊氏譏鄭以爲一人之身一夕九合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爲而謂聖人有此制乎然按禮女御即昏義之御妻也初不言其數椒丘何氏以爲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當時取以充御無則缺之愚謂禮云當夕大抵如後世宮制凡學士入禁直宿之類陽教之與陰敎俱欲得人共理爾豈必嬪御一夕至于九合哉若徒泥鄭說使聖人良法美意反爲宣欲導淫者所藉口如齊

緯金亮不足論若宋之度宗每夕浪御無算次早請嬪謝恩者至三十餘人此又緯亮之所未有者雖欲身不喪國不亡可得乎（制不錯註亦未錯用修疑錯爾疾譏）

泉府

國服爲息之說本於周官之泉府周凡民不得已而有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宋王荊國因其法以行青苗及其不效胡致堂斐遂力詆周禮之病民以爲非姬公之書援之解者乃曰所云國服蓋還本之後使服役於中國各有日數以爲息非貸錢而取利也其說尤爲牴牾既曰國之財用取具焉非取具於其息而誰取乎若云服力役則與取財用何涉乎且公旬之法專掌之於均人豐年則用三日焉中年則用二日焉無年則用一日焉縱有興作不妨民力安得役取於國息乎古人封建井田學校肉刑諸大政有斷可行於今者有必難行於今者有參酌用之及久而究不能無弊者非聖王之過也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惟有心於世道者補其偏以究其弊因夫民心風俗之所安而已不爲之私焉夫亦可以爲治矣何必專泥夫古哉

赤犮氏

周官赤犮氏各職之殺即墻壁閒蟲蟻之穢藏者必蜃灰以

攻之毒灰以洒之夫蟲已伏穴更有何罪而必窮治其根柢至曹武惠冬月不肯動拆墻壁以爲恐損蟄蟲本後儒之說則武惠遠勝周公豈其然哉大抵先王之制因其大而不遺其細生殺予奪無非除民之害而衛其生若武惠之說近佛氏之迂鄙必執之爲辟彼幽風索綯乘屋凡土事之作必在寒冬蟄伏之時其於政體不更有所傷哉學者仁心爲質用愍用忍民物各有差等不至混施苟法有所宜加雖方書以除妖爲攻禜以去蠱物牡鞠以杜蠹遁炮上以絶水蟄皆斷然行之而弗疑故曰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乖崖展判笑之經乃異端之教有深識者自能辨之

尋常

今人大界之言輒曰此尋常事似無深旨然考工記註云古者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二字之解蓋本於此以見凡故平極易之業必有尺寸量度其間未可忽也故晉郤至之聘楚對子反云世之亂也諸侯貪冐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亦以當時爲丈尺之地而謀動干戈攻伐不息殺民生之日蹙也

孝經

聖人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傳世立之學官又有穀梁若左氏之詳釋義若公穀之精輔以可久惟孝經乃顏芝所藏孔安國復有古文孝經後皆失之河間劉炫又從而表章之遂分裂庶人章子之什增加閨門之章後人疑爲炫作非安國舊本朱子見胡衡山之議亦商確于程沙隨汪端明諸公謂此書中多傅會今欲刪而存之寧尚顏芝舊本無爲劉炫所惑可耳觀孔曾問難專於言孝自天子至於庶人子臣弟友之理莫不備焉以馬融之篤和害正太不患於乃君啟作忠經以擬聖其眞無忌憚者乎昔河間獻王問天經地義於董子董子對曰天播五行於四時從而生長收藏猶父之所爲子奉承而續行之此天道也地出雲起氣爲風雨而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者從天降然此地義也以因心之孝

與水火木金土之生尅以爲對似流於數然陰陽五行未[illegible]天地之正理固爲儒者之言也馴至七緯方輿謬托爲孔聖所演至孝經而有援神契鉤命訣又增以左右契威嬉拒紛紛藉藉誕妄不經皆創於夏侯良輩因之符命作而僭逆生禍且中於人國矣宋儒盡芟九經正文之謬引而僞書漸熄今山林術士往往有崇信者深心服古之賢務宜力絕可也

水經　詳甚備識

自禹貢列九州之貢奠夫山川者凡刊旅瀦源悉會歸於四海後之言平治者弗可加焉復有山海經二十八篇所載殊流絕獻草木魚蟲使見者疑懼其迂誇務者移情而長鶩至郭景純莊猶深恍之以爲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夫知其所知則得矣必欲知其所不知則吾識先眩矣縱能設畢方貳負之辯決兩面長臂之形亦何益宅中文物之治哉此當知汲郡竹書與穆天子傳類視之耳至漢儒桑欽疏爲水經言質而不浮條設而不紊然非酈氏之詮解猶未能顯其旨也今觀道元註迴洪河之播導則隰陰引度九流分進備詳其沛迅也論汾潔之橫溢則五鹿之征轍管涔之衰波皆窮其滞漸也遡漳濟而求源則由發鳩以迨上黨自王屋以至薄姑淵弇之形接矣歷粵湘以望洋山迴而人跡長阻渚靜而漁泳恆幽負帶之勢瀰矣逕渭汝頻也交縈而河圖王

坂之瑀流烟樱帶之奇衆川結音於鳴注百派寫態於澌流見者爲之心承焉江淮漢沔之環絡壁或孤峻以雲高泉或清冷而湧沸神因會昌以建福人馭沂沿而御風對者爲之神超焉況巖廣溪源之備載城館碑碣之畢收洵美麗之觀哉其足議者如新莽竄逆盡改郡邑名號致一時典選文移茫昧難稽在莽世已自苦之今乃紀載靡遺此雜冗宜刪也生長扎陸未歷南服江浙吳楚乃巨浸之都居僅志瀰瀰斥澌諸流而支條弗暢此缺畧宜增也至若尊踶傑爲武皇斥蜀王之名姓雖先儒不免奚責焉且其時黃河之嚮徙未南徐揚之運濟未濬世代漸更稱謂相亂如東海方丈亦有崑

崙之居西州銅柱亦有九府之治皆難於釐正者後之君子有能由經行而訪名跡因載筆以廣輿圖爲此編之續焉固所願也若升庵楊氏謂今所刻新經誤以立碑樹桓爲樹柏山名桂人爲桂人弱年崽子爲女子焚山刊石爲焚山豆改其謬亦稽古之助與

齊桓

讀詩至木瓜之章解者概以淫風釋之殊不滿意序以爲美齊桓庶幾近之然未若今之論者以爲深刺衛人殊得其旨桓之霸業不無可議獨於攘立戴衛使之忘亡雖王者舉事不越斯矣桃李賦贈猶答瓊琚乃桓歿未幾而衛人乘亂遽伐其喪忘大德而修戎釁於是爲衆人理矣永好之謂何而可弗篤斯誼哉後世變亂無常流離感於君父恐懼歆於夷明事定而不思報則刻薄寡恩之行矣然報之而不適其分恩及於匪流情逝夫私昵往往昔之爲我德者寵之太甚而溺之太過其後反釀無窮之禍可不鑒哉觀漢光武之於馮異也共歷艱危出險以後追思一粥一飯愴心河北圖報維勤異既蒙恩益加謙讓上下無嫌隙之私功成罷矜伐之跡中興之功洵云偉矣宋高宗亦嘗語宰執曰向自相州渡河荒野寒凍燒柴借半甕盂溫湯燒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對食今不敢忘也故踐阼後大權悉以委之力戕正人堅持和議

南渡之不復有中原者雖成於秦檜實始於汪黃是則均一報稱也光武以旣忠直光隆業而高宗以狎和佞覆舊基同事異施今古浩歎然則御天下者恩有所加而必漸防其溢情有所止而不使至於窮庶知人之明不爲近倖所移也

晉文

晉侯伐原原將降而去之荀吳圍鼓鼓人以城叛而不納或曰所以昭忠信也予曰此霸者詭術豈王者之盛事乎夫既知叛降之宜卻何如不伐不圍之爲愈乎其意不過要示信之名使之屈服而無外此與宋襄之仁義何異但宋人以敗而晉人以成者蓋國有強弱敵有堅脆誤用之而即非也若

夫王者之師綏柔服遠苟其敢行稱亂則大師克之可也何有於阻隘鼓儳之累乎後之袒此智者謂足以愚民而適所以自愚矣何若務於正勝者可必然而不惑也

管子

世之稱管子者必曰天下才然辨天下之事者不惟貴有其才而尤貴有其識才足取濟于一時而識乃能豫窺于累世欤一於斯未有行之久而無弊者觀仲之相桓設方畧營勞佚五家之兵魚盟之利皆足鼓動羣心使桓之伯業爛然非其才曷克致此也惜因陋就簡其君則險汚淫汰皆謂不足以妨治在巳則家崇臺坫市設女閭俱蕩然而無所忌猶謂區區覇術不足咎也若識之昧於善後者莫大於詭隨其君爲太子于宋襄爲大喪其天良耳葵丘之會無易樹子史稱其干洮于首止皆有翼戴天王之美仲能使君下堂拜胙豈宜不踰年而忘之立子以嫡無嫡立長此常經也桓既無嫡則當立長舍無虧而其誰桓愛孝公自知幼而失序恐國人不服托之强隣仲乃阿助雍巫豎貂乞立無虧公又許之主心悖耄兩無適從仲倘以禍嘿喻猶可轉移克長克君正名定分戢括之閥自可潛消仲雖身死羣小自恃同立新君固寵戀棧豈有空宮塞竇之禍哉即宋興次亂之師亦可以大義詘之也如必不退桓之恩威尚在人心狄人猶知救喪況

同盟友邦號召赴難勢必樂從頓兵持久坐老宋師與國環集釋罪致討宋襄能不惴惴乎以羣小之所能爲仲乃不能反長其君之過而伏變亂于無窮豈惟乏善後之識即所謂才者安在也彼仲先桓死乃仲之幸而桓之不幸耳使其不死則諸公子爭立之禍不中於桓而且先加於仲矣即欲自全以沒世豈可得哉嗟夫凡謀國者偷取一時之便而不爲久安長治之計未有能自免者也然則聖人以仲爲器小者庶其才亦以小有才者耳豈深明于天下之大道哉

孔子世家

仲尼既沒典籍成灰太史公倣春秋之遺編集殘簡敘帝王以本紀次公侯於世家公卿大夫文人說士則載之列傳此其例也先儒王氏謂孔子無尺寸之柄列傳可矣世家爲以仲尼之道處之世家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不從而小此所謂自亂其例而進退兩無所據也其言似矣愚謂遷爲是書雖本於發憤而成後世寔有賴焉其以本紀繫帝王世家稱公侯列傳序卿士此例之正也有爲帝王不終而亦繫本紀無尺寸之柄而亦稱世家無半綸之綰而亦序列傳此例之變也春秋之寓褒譏書爵書字書名非其例之正乎或有事之所宜通而不得滯固於一隅則例當書爵書字遂貶而稱人例當書名竟進而書爵書字此其例之變也故曰定哀之

際多微辭而春秋之書有變例非聖人不能裁之也秦漢而後五刑之服有律有例例以佐律之窮也周內之吏或借例文奸矣而終不廢其制者蓋惟其人不惟其法變而通之與時宜之不得以其人之謬易其法之善也如謂孔子之道帝王可也然身無虞夏商周之統而與之並名疑其僭矣謂列之以傳宜也然事非管韓申商敢儗而與之齊稱疑其僭矣僭耶屑耶皆非孔子所安也不得已而世家之此亦其例之變也據史遷述成周之世家十有七首吳尊太伯之至德也終孔子尊仲尼之至聖也秦漢世家十有三首陳涉美其匹夫倡義於天下身雖不終而所遣王侯將相竟滅暴秦以歸

於漢也終三王美其承秦廢封建之後下令稱制乃能崇建周親爲世蕃輔而表茲三社也豈非其特筆哉若孔子生於尼丘長於闕里教於泗上老於昌平之鄉葬於魯城之北雖率野之嘆終還轅以息陬蓋始終未遠於家焉邵子曰匹夫以百畝爲土大夫以百乘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至今登先聖之庭瞻其廟堂衣服禮器私心且向往焉天下后王君公以至卿大夫有土者發矣究之泯沒而無傳焉孔子雖無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必不啻於十世五世三世之失其以萬世爲土者即以萬世爲家也固宜安得謂自亂其例而至於大相牴牾也哉

[illegible]之失例在列本紀涉世家介胄何不於彼而[illegible]
[illegible]疑今得吾師此論不特尼山以萬世爲土而
[illegible]功眞高出尋常萬萬
[illegible]稱謂孤竹公子亦宜世家

○葉公

易言在方大書言平康正直詩云正直是與是直乃質性之本然皆得因任其所宜而不流於僞也若葉公之問直殆有感於楚平父子間乎平聽無忌之讒身放逐廢太子建而立軫三楚臣子皆不欲隱其惡特諱尊親而問吾黨諱攘秦女而云攘羊以羊者陰類也兌爲少女爲妾爲羊歸妹承筐無實刲羊無血皆婚姻之醜也楚建不幸值此豈無幾微之怨見於師傅前者故無忌乘間搆其爲亂王遂召伍奢與尚

殺之而太子奔假手於鄭鄭人憐之不以怨父爲非而直其證父葉公疑焉衷之大聖子則擧吾黨相隱爲訓夫隱者直之反也於義爲忍有所忍則不能徑情以行其公於理爲曲有所曲則不能斷義以歸於厲故姬公以隱非上諡惟魯弑姑息以此易名況父子行事有必不容掩者如石厚之父碏郗超之父愔大義滅親絕其子而非不慈沈充之子勁豬淵之子貢端居深念謝其父而非不孝王賈充謀逆父逵不及隱矣而母柳亦詬厲之何其烈也新莽戮孥子宇既不能隱即女爲平后配孺子亦皆耻父所爲矣子獨何云交相隱也聖人蓋欲以堯舜之道爲歸焉而天下爲父子者定矣何也

兒有丹朱祇曰嚚訟至慢遊是好晝夜額額斯隱之矣舜但瞽瞍惟闘鬩泣至焚浚之慘必殺其子斯隱之矣使葉公知此楚平父子間能先事而云救乎則婦可不奪鄭可不仇王孫之劍可不厲羅郢之師可不舉豈待入山而誅石乞免胄以慰國人也哉惟此義不明後世任布之子王瑩之父忘其天性詆訐於朝至宋之京攸而愈甚是皆存乎楚人之見也與向竊疑諸梁之問必起於屈建之去笑而有辭以彰其父之過人子以隱通之天理人情皆協矣子厚之非國語為當而子聰之駁柳爲外也吾師此論人勝十倍

湯盤

註曰盤沐浴之盤也草廬吳氏曰盤盥盤也易曰觀盥而不

薦乃用器挹水以沃手而盤僅以盛餘滴免其傾瀉於地故潔淨可銘且古人每日必五盥手齋戒主祀盥之尤勤故可云苟日日日又日若沐則用盆所以漬髮去垢浴則用杅所以濯體去污垢污之器不可銘也且古人非大禮不沐浴非盛暑不沐浴孔子沐浴而朝在於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之後度恭以請討田常而魯之君臣不聽故春秋亦沒其文而不書此非常之變故沐浴以告君平日服官而夙夜在公亦必浹旬一請沐浴不可言苟日日日又日也集註承孔疏之誤偶未及改爾據吳說則盥手故可言苟日又日若武王盥盤之銘又有溺於人寧溺於淵之句又似專指沐浴矣豈古聖

垂戒或見涓滴而有江河之懼乎學者宜互參之

曾子

宋景文公筆記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樸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今人學有未得往往著書立說以矜耀於後世究其膚俚而不足傳者踵相接也然則讀書養素厚自期者尚其以先賢爲法哉杏壇諸賢曾子最少當呼而告以一貫時年不三十但晚乃著書耳然亦別無明據宋景文乃謂年七十文學始就洪斷不敢信也

子貢說齊存魯

史稱亂齊破吳存魯之事多類於戰國策士之所爲而乃駕名於子貢夫豈聖門高弟之所屑爲哉竊意當時闞止亦字

子我與陳氏爭寵利而欲害將人誤以爲宰我而誣之因是以併誣子貢歟老泉蘇氏不能辨其誣且以子貢之計爲疎以爲田常將襲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莫若往說高國鮑晏約魯以誅田氏其說尤謬夫當時田氏之勢已成觀于簡公見弒齊之世卿無一人能出死力以捍社稷者至于沐浴請討反出於國外之老臣區區高國鮑晏既已爲積威之所刼而謂能約魯以滅田氏事若可爲子貢之計豈不知出此而必待千百年後出於文人之揣摩而以訐疎於此爲前賢惜乎言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

梁惠

昔魏武之爲太子也出封中山微倉唐之使惻然悟主已成孽嫡之嫌矣柰何復不普於貽謀惠王初年旋啟兄弟之爭以致韓趙伺隙濁澤喪師倘非二國不和魏幾折而入於韓趙矣其後龐涓用而馬陵敗于齊昭陽入而七邑亡於楚公子卬奪而河西獻於秦表裏山河之固削過半矣原其初莫不欲富與不欲強孟子將以仁義繼其衰則見以爲迂濶而遠於事情由今思之忿悁之師禍由己開怨從外結征繕紛然本欲富而失其所以富好若深耕易耨保境息民則積粟漸多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生聚糜爛本欲強而失其所以強好若入孝出弟制梃屹然則訓聚日繁不與強期而強自

立乎雖衡缺不用洹水不盟其固吾圉也有餘矣仁義之效豈不彰彰哉柰何積習既深貪兵時動至於淪胥以盡而後已聖賢雖生其時亦且如之何哉

齊宣

孟子以匡濟之才備于一代之廝主然於滕則但可云善國知其小弱難與也千里遊梁而仁義徒付之空言矣惟於齊則曰王猶反手驟聽者以爲大而失之誇而不知儒者之識量所計畫於生平者誠審時勢之必然而非漫爲之說也蓋當時七國之時勢孰有便於齊者乎韓魏迫於強秦欲其舍干戈而事仁義無論勢未便而時亦無暇也趙境稍隔然韓

魏弱而力不能以拒敵則亦侵凌所易及楚地雖廣而四塞之險與衆共之燕則偏於北陲難以起中原之脊惟齊負山阻海大風洋洋亘辛寬對魯繆公謂曲阜之封不及營丘之渚當時有以東西秦目之者言齊居東方形勝之地足配乎西秦也所以粵至桓公管子一修內政而遂爲五霸首垂及末代君王后以一女主且能匡扶數十年楚漢之間諸田宗以民間崛起獨與一時爭烈原其始終要非他國所敢望也故蘇秦抵掌六國惟於策齊最詳當時秦兵四出獨不敢以一矢加齊荀子之捷即稱首以稱西落昭王一攻剛壽而范雎即危之良由歷陽晉徑亢父畏韓魏之議其後故恫喝而

不敢進耳若合秦而論五國之勢則又比長絜大亦無能出於強齊之上者誠能勿爲禍始外絕秦交而內固邦本其四封之所鄰者不過魯衛滕薛鄒繹之邦崎嶇最爲弱小逶迤北燕亦非用武之國當此休暇延見名賢無事則講讓型仁鋒鋩歛息有事則丘山之栗雲翔之師不較而挾以一人之餘威制六國之倦敝枯朽之摧豈非最易爲力者乎柰何有一孟子而不能用宣王雖云好士不過淳于鄒衍田駢慎到之徒或以滑稽或以道法或以陰陽遂使康莊之衢徒賜列築稷山之館空聚遊談坐失時勢而漸爲他人所乘數千里提封卒拱手而授之秦哀哉夫以所遇足用爲善之主猶尚

如此其餘役何所冀乎然則以孟子而倘遇齊王意者其有濟乎然觀其烹阿而封即墨亦僅智封之雄而未必熟於大道也

儀衍

兕犀問公孫衍張儀行事何如應之曰衍即犀首也方其與張儀共事魏也因權勢之弗協遂拱手而亡西河之外及其去而均入秦也儀之權反於衍衍即用李讎之策而召其所惛以窮之然二人皆以連橫事秦者衍之謀急於攻趙而致離石之敗儀之謀急於攻周而昧取蜀之機其後儀相秦而竟爲衍所害得罪綱蜓狼狽梁魏儀死而衍相秦爲横約長

猶得功名於較之涯趣佹齊則儀之傾危反覆倍於衍矣二人皆以攻戰之事順人主之所欲而不能規之以正益丈夫之致爲哉故妾婦之道也

陳仲子

仲子之兄不肖而弟獨賢趙子昂之兄極貪而弟不肖當田氏移齊之後仲子不忘祖姓故時人不曰田仲而曰陳仲昂性潔兄兄惡其失身累己别後揭其坐榻浣於流水嗟夫至今過青齊者望長白之山飲抑泉之水未嘗不弔於陵之孤蹤而一時蕭藤儻與王騅之治邑等披松雪翰墨喜其文而鄙其侫何若其兄嶷然於世外爲有得哉審此而吾人於身世作叙也苟其甘躡汚辱畢充儒子之憐不亦可乎

國策稱亡

伊洛之戎大舉入寇東周君危之謀於周最曰君何不割鞏西之地與戎和因約要以攻西周則假師戎氏之屬皆好土也是失少於戎而借償於西周也戎而工師藉至君曰公從外來奚闘對曰臣過平陰之郊見牛觸嬰羸其角弗脫也主人患之闘客曰將殺牛全嬰乎抑舉嬰出牛乎客曰牛殺而於鼎矣嬰裂豈復完乎趣解牛而嬰仍踣也客謝窮田如是則嬰可碎矣此之謂一無所剝而兼有所傷也聞君結戎以攻西周西周懼懼將地分韓魏鼎獻秦楚合五國之

師兵翔而東向若刈菅而斃雞也若爲行頓刃而模嶼於其上也是無怨而秦慾覬禍至無耳臣聞戎人善飾少以爲多因虛以竭實間道以寓奇詐伏以待變吾即機而善乘其崎嶇以俟之弱以誘之拒焉以阻之長戟以椅之火攻以敝之役戟以誤之彼且拙矣東周君循計而拯戎遂殲焉於是補工師藉而氣呂倉而刖敗乃去之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一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史論上

莊屈

漆園靈均之書、昌黎每以莊騷並稱、今約其文辭、或奔放而飈飛、或憂讒而結抑、雖皆旁引曲喻、而意指各有所歸、似不相為類也、然不類之中有類焉者、則皆出於不得志者所為、故淵可沉、天可問、閶闔兩可對、懸圃可登、要不失吾自守之至正、猶分而論之、莊則逍遙於方之外、屈乃局於方之內、及觀其所類、如莊之鴻濛雲將、即屈之豐隆懸圃也、莊之鵬翼蜩衣、

即屈之虬龍香草也、莊之歷數豨韋、以至禺强、各著其益、而不言所本、即屈之道可受而不可傳也、莊之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即屈之小無內而大無垠也、莊之桑戶死、而衆友援琴和歌、以反真為樂、即屈之無淈滑而魂彼將自然也、莊之任其性命之情、而能自聞自見、即屈之一氣孔神、而中夜存矣、莊之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則又屈之虛待無為、而庶類以成矣、卒之屈欲同流六漠、而不得臨睨夫舊鄉、莊乃優游濠間而徒所縱觀夫魚樂、使得賢君任之、彼皆能去其意之所寓、而一式之於正、無奈何顛沛窮愁、一至於此哉、況夫三代以後、人才之零落、言語之招尤、雖欲效二子之發

憤滑稽、可可多得也哉、噫、

魯仲連 附鄒陽

魯仲連世所稱七國之賢士也、觀其功最大者在於義不帝秦、次則遺燕將書耳、至於料田單之攻取、又其餘也、然其不帝秦雖云義聲慷慨矣、魯不能盡一萬金之衆可以存趙而知秦、其云梁燕助之、則新垣衍知其偽矣、至云齊楚助之、徒虛語耳、當哭決棟焚之時、而恃從旁一人為抵掌以談曰、吾有西江之水、無限何難滅此區區也、是豈能有所及乎、況秦人狼而熟于計、使信陵之救不至、則所以喝秦者適以速趙之亡耳、安見其為功耶、若乃聊城一矢、進則不能使燕君釋

疑而免自棄其師之名、退則不能為燕將自全、而徒教之致君親以希非分之榮寵、賢者固如是乎、夫以連之所為尚如此、況邈信安陵之客、樓緩杜赫之徒、其卑論委瑣出於秦儀之下者哉。決別有擬燕將答魯連書似可續鄒也

呂后

李衛公謂晉之任愷庾尹欲去賈充、惟羊祜密留之、蓋以晉初大臣將相多魏舊臣子孫、非充不可以托腹心、似矣、但充既見留、遂構禁宮闈、結難宗藩、是西晉之亡自留充始也、祜亦安得為智謀哉、至云漢高不去呂后、亦以惠帝闇弱、非后之剛狠不足以臨制大臣、愚謂高帝英主也、孝惠亦非闇弱

也覩其曲全如意仁心爲質有過於文帝粟布之謠者使輔
之以清淨之曹參自足爲守文之令主呂后雖悍其子既已
爲帝矣自當歛息於深宮及惠死而后始肆其很戾諸臣不
察後納辟疆之邪謀以釀諸呂之禍此豈帝所能逆計而婣
長之分必欲預去之以爲快哉但慮戚氏母子必難保獲於
異日不勝惓惓之私而廹於易位及叔於四皓之言即翻然
悔悟此之刻印銷印皆轉移於一念之決非有所謀議而定
也若謂憂大臣之難制而故留后以懾之此徒見其有戮韓
彭之先舉耳然是時高帝尚在大臣懾於帝非畏呂后也殆
韓彭英布誅絶之後所謂大臣者不過陵勃參平絳灌樊酈

等耳帝既許勃以安劉矣後即軍中以斬噲夫后之內侍者
莫如噲豈有欲托人以臨制之權而先斬其羽翼之助哉蘇
氏謂斬噲則呂氏無以厚其壽皆事後之論耳大抵其子之
戍立或廢帝實有進退維谷而難於兩全者與唐太宗末年
所處承乾之變略同然卒以義裁恩雖逆知悍后不能保其
愛亦不得已而付之無可柰何也若徒楷區區一婦人以制
叙舉朝之臣工而慎防其變則是呂后後很戾高帝實有以
啓之也而謂開創之英主其見果若是之齟齬哉

黄石公

善取天下者必審觀天下之大勢勢之所在而吾因機以制
之故不勞而自延招致夫九有苟違其道則其後將騎黔必
敗勢之謂何强弱剛柔之分而已皇極之數言曰强弗友剛
克燮友柔克本剛柔而順用之也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以剛柔而進濟之也易以乾爻爲剛用九則吉明乎天德不
可爲首宜以柔弱居身也坤以陰柔爲體直方則利明乎敬
義所自立而不疑於所行也黄石公之三略雖其旨不一所
以抱要者不外於有所必設剛有所必施强弱必有所互用
兼四者以制其宜而已說者謂圯上老人授之張良其跡甚
幻惟蘇子以爲秦之隱君子將出而試之蓋欲陰抑其驕氣
使之靜安於忍而後可以定天下之業夫良之時何時哉

天下承秦之弊焚坑之禍烈矣陳涉奮起不終使發憤之人
心怏怏無從項氏雖興而殺以驕敗籍以慢亡元元叩心跂
望寬政漢高遠跡碭山稍稱豁達良既得主使猶遂其小憤
僥倖屢戰而不計成敗之所宜是以天下之至弱而當至强
以一人之至柔而攖至剛寧免於挫折也良惟信服其教故
凡佐漢者務損其虛驕之氣而和之以柔其所闘者智也非
勇也所據者守也非攻也始焉捐蜀以外柔之既焉捐關以
東棄梁之使羽聞之謂其無意於天下而天下卒歸之者由
其先得制勝之地根本既固羽雖百計以奪之而勢有所不
能入也方羽之西乘其英武械爲不世出之姿此如猛虎方

怒不惟秦嘉景駒東敵即王離涉間之宿將盡供指麾漢王失職憤懣思歸卒召睢水之禍賴良周旋力沮舊國待變及敵謀已亂猛力漸衰然後起而乘之楚遂不支即謂良之謀滅盡出於楚道可也

范增

子責范增去項羽不早當在殺卿子冠軍時又謂陳涉之[illegible]氏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以弑義帝是以羽之立義帝為是而殺宋義為非也予謂羽之霸業不終者在於增之勸立義帝始蓋增之見鄙生之見也漢若從鄙生立六國後則大事已去賴留侯借箸而止

故漢終以王無分其勢而掣其肘者增徒見於陳吳之所為而不知二人之特起秦尚晏然無事方且悉耳目之好而窮心志之樂也故必有所托而後可以動搖夫人心彼項氏已渡江而秦漸成瓦解之勢矣時張良亦頗知其謀而不即諫者其意在借端以立韓之横陽君故聽增之所為耳增果舍倡義之羽而別求主於田夫牧豎之中使羽俛首以下之而其後果有所不服夫田夫牧豎而為君此劉盆子淮陽王之所以究歸蝦蟆也義帝雖賢徒見於命沛公入關一事餘固碌碌者然沛公之遣誠幸耳使非羽以九戰之師制其外虜王離降章邯長史欣漢雖有張良陸賈食其之謀能以弱不

罷敝之兵歌舞以入嶢關哉世徒以成敗論人者觀此而安見其眾賢也且表立君於倉卒擾攘之中不求其業望之所歸使項之勢成將何所措之即劉之勢成亦將何所置之者拱手而授之尺寸無功之主乎向無江中之椎恐漢之所以戕義帝者不在城下之師矣漢祖縞素云乎哉至於卿子冠軍之飲酒高會忘趙不救而縱虎狼之秦於再熾其如天下[illegible]羽之殺之雖專擅而功多於罪矣何足為羽病而增何必因此以去也使增不立義帝助羽鼓行而西弊秦之罪以號召天下自足居土中而制六合安在無主不王此漢之所以不必邀藉而興也既已立之則誠不可以弑之弑之則遂

以把天下之不從而羽之柴驁矣豈非留之始謀不臧哉龜山楊氏亦云羽負不義增實兆之故曰增之見鄙生之見也後世如劉誠意之不禮韓林兒以為牧豎而斥之其眞帝王萬古之師歟

周勃

吾觀亂臣賊子方其暴戾恣睢之時雖欲移易乎天地而天地猶將避之烜赫乎鬼神而鬼神猶將憚之獨天理人心之在人必有難於張奪者雖或屈服一時亦其力所不贍耳而豈因心以受吏者哉漢高既亡悉臣民而受制於女主其燄盛矣方太尉之入北軍也振臂一呼士皆左袒遂以誅諸呂

而靖内難宋人曰太尉此問非也萬一軍士不應或皆右袒何如此蓋論者之非也是時呂后之惡方稔諸呂承之固無如何一旦淫后立斃禁旅之士將欲委心於劉而無由故一聞太尉之呼而競喜此天理人心之在人自有不謀而合者但祿印初解而腹心虎旅猶在荷戟之中使勃竟以安劉為辭此輩知其無可容有挺而走險耳漸淑之將威令未孚勢且何以制之哉惟持兩端之呼以聽衆心所共屬則其黨閫之莫不恐心戢志遂乃棄邪以就正悉捕諸呂如鼠耳此與項羽之夜聽楚歌何異皆先事以奪人者惟高祖預知之故曰安天下者必勃也

漢文帝 雄甚傳識

從來振弊維衰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英也故能備覽大百變而執其要惟哲也故能聆察夫精論而乘其機非優柔息易可爭先以干雉也然恃其多英而不廣羅夫得失悲其則怓而不聰照夫是非則是天下之言嘗詹心無足可吾意都恐大弊不入天下矣至於類且敗矣若漢文之受言有可法焉武當大潰未兆高祖誅陳豨而封之代非有天下之勢也後喋血諸呂將相豫附神器歸焉文之所遇固衰弊宜振之時也豈難出其英哲駕馭一時而顧廣問兼聽至於秉德逊仁讓吳楚淮南而不居其盈哉吾知人主於此觀其

度越何如耳德度未優則聽人言也莫不失於懈成於僻而遂於堅有一於此士皆匿而去矣夫聞言而退無所據者唐之德宗是也朝受陸贄之疏夕獎盧裴之姦善不善弗辨也或聞言而偏於所出宋之高宗是也宗李進如拔石任黃退如拔山厭善而樂不善太甚然也若堅拒失言者隋之煬帝是也魚床陳而滿瀰戮帑帛盛而漲矩帶其實不善而諱善也又莫甚焉封事所受者即從官之言也小臣之言且受則上公太尉首重於乎言之善則納之不善亦姑置之且飄稱美夫聞不善之言且稱美以作敢言之氣况善言乎自是受釋之之言而廷尉平矣受錢榮之言而刑罰中矣受賈山之

言而治道正矣受晁錯之言而邊備矣然有不輕受者如辞侯請聞也言恐以私而害公也齒夫便利之言恐以佞而傷訥也長沙痛哭之言恐以更張而失漸也皆帝度也究迦不受者必有大於所受者也原其所自則同符高祖為寬至漸機至速也刻印銷印不容瞬也一開善言而俄頃冠天下之計輔象門關而帝範懸而王九丸星光之指潤而勸帝懷雖善也推除誹謗之木幾於帝王若未能此之最其鮮譯於霸矣

淮南王長

張然觀矣入於高祖有娘婦萬事莫美不自禁而生誰御求

審食其解於呂后而卒爲高也淮南入朝先椎殺之而遂請罪後儒謂淮南以藩臣而擅剄侯於輦下文帝不誅是長恣之過也而謂食其本黨呂后佐其擅殺功臣權移產祿使漢祚幾於改物此亂臣賊子通天之罪在惠帝屢欲誅之而弗果其後呂氏以闕天元后因其污辱於宗廟得罪於漢家尚且黜絕其享祀此固公論之所在雖子孫帝王且不得而私食其何人尚乃受所傷之封肆志而無所憚此眞文帝之失刑縱元兇於度外而過於仁柔耳若淮南以母仇而挾戈殺囚有不戴天者跡則近暴而情已可哀況其以親藩封必誅之賊與蔣昭之無因而殺天子之使臣大爲不侔矣張氏二

豈之誅未聞有以五王及李多祚爲專擅者帝亦安得遽罪淮南哉論者徒以其操行之不終而并追咎於其始不思厲蜀而死民猶以兄弟不容爲帝病使因一奸臣之命而輕殺一龍弟以當之則其殘忍爲何如而又何能免於後世之譏也

鼂錯

當家令時建削平七國之計蓋忠於爲國而非有邪心也特施行無序故致反者之舉起耳予獨悲其始焉不見信於文終焉不見諒於君粲背交讒頓身東市禍最烈矣蘇子謂其兆戮之由在於自謀居守而使天子自將故措辭得以易搆

苟其自任以至危而貽天子以至安雖有袁盎不能以間之以免然予觀當時有事奏彈錯者乃丞相陶青也青上書今御史大夫錯願百萬之師願身居軍中恐不可與不如天子自將并請置錯於東袁盎間之故遂得以乘其隙然後知居守之計誠非錯之所欲也蓋有所畏而不敢前耳又以自任太尉徒思取悅於英主而不顧太尉之不樂故其忌之者愈深而其挾之者愈懼置國家安危於弗恤而但欲有所假借得以行其私而勤其成也則幸而爲西漢之福乎敗則不幸而爲後來之紛紛自殘其所恃以取快於敵人至有酒酣以相賀者矣又何怪陝陶青之劣態袁盎之盤薄致錯不得善其

終也哉若謂自將可以執讒邪之口則澶淵之役寇平仲業已自將矣何以王欽若復得起而尊其短也然則蘇子之論猶未推原其始歟

李陵

嗟夫驚世之言非冗淺者之所尚也駭俗之論非成謀者之所先也況於軍旅之重乎夫惟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後進足以建功退亦可以自守也李陵之敗降後世因馬遷罪悔惜之遂以爲未能究其用予謂陵之敗固其自取耶夫單于之勢方盛貳師以數萬騎當之猶多失亡陵不自度乃欲以數千徒步之卒而獨當一隊且曰臣所將者皆荊楚

勇士奇材劍客可以扼虎命中者此不過制採武帝之好矣以大言以役之耳及至被圍而五十萬矢一日俱盡何之所謂荊楚勇士奇材劍客扼虎命中之技安在哉昔楚共王之見辱於晉也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以一矢射呂錡中項伏弢餘一矢復命虞詡之守朝歌也以二十張弩射一卷羌立死斛律光之將於洛陽僅有一矢卒射殺王雄大敗周師唐太宗入竇建德軍中僅以尉遲敬德兩騎殿後敵追者至射之即斃即如陵祖廣也百敗之餘猶取敵弓以射追騎使陵所將數千人而果猛士奇材阨虎命中之技也何難以五十萬矢殪數萬之敵不惟出險追奔致勝在於此矣及兵敗身

辱而且張言後得數十矢足脫矣以五十萬矢而見陷冀以數十矢而見脫何其悖謬若斯也故唐太宗亦謂李陵以五千度絶漠卒降于人而李靖以孤軍三千蹀血北庭遂取定襄其相去奚止什伯哉跡陵之所爲或不過趙括之流耳雖去事幾於嘗敢亦由其御兵之不密然古人有見以我情輸敵者而仰因機以制敵雖首嘗敢何能爲也且既已降國而不能死又甘心於臣僕爲陵逭漢之罪人哉

霍光

武帝以輔遺之命委霍光而以金日磾爲副方日磾之季戲殿內即殺之以防其患此固光見之明也光不知妻邪謀則不既已知之此何等事也倘立發其奸以大義滅親如石碏之于子厚者則當其霍顯浮于衍而尸諸朝可也如其狠腹繫于司敗如王猛之于兄款者主雖震怒不測而漢廷君之執法尚有勛故可議未至於誅知其必致之慘不則借稱從容闇顯行而遷出虛君柄以絲聽後日之事錄其跡猶可以泊歸而禍亦可以少救顧乃不能徒傍徨中夜難于自由則是與開可斌而身入于窟矣趙盾之獄奚辭世徒以不學識之彼日磾豈知學者哉而況其阻廣漢之封則亦後日之禍向質有以啟之歟

王充

王仲任退居會稽作論衡二十餘萬言以爲立論若衡之平足以考證千載至於九虛三增論死訂鬼諸篇尤爲滿意之作蔡邕王朗得之皆以爲高視北州競稱奇秘由其育鍛肆溢足以蕩滌夫恒篇而破從前之論也然其於人世貴賤修短之遇一一委之于命數而於禍善禍淫修吉悖凶之理將漢爲而無所歸則君子跡行不因此而易其素而世之爲小人者可以大恣其所爲自詔反道敗德皆吾分遇之所然刑網不能加而雷霆不足畏彼何憚而不爲不善乎至於鳳鳳麟龍皆謂不足爲世瑞而揚厲漢家之功德則文飾者其佳祥雖自相抵牾而不顧其說死者爲無靈則先王祭禮懷

滄之意皆可廢而不用矣謂鬼爲不足信而獨信爲妖氣之所成夫鬼屬之與妖氣又奚別哉況其顚倒古今非毁乱雖足取快於一時而究之徑庭其說必不能以自通也故後儒遂疑爲僞作亦未然大抵英士立說不偏則不新偏且奇矣而又欲求合于大道勢必有所不能此李溫陵以藏書而得奇禍也仲任如在難乎免矣

莆田鄭牧仲曰奇者無對之謂也極正極平之論古今無有然者自我發之則爲奇矣偏者不正之謂也不正則初和說橫議卓吾之所以死也王仲任之徒原不足道古人不讀非聖之書細思之自是不易之論蓋天地古今奇在

聖人極矣 牧仲先生史稿未及行世惟于明府慈男梢傳梓明易傳識

丙吉

丙吉之爲相也詢責其牛喘之問謂宰相所以調陰陽並拱手端冕而爲之以利見於輔君佐治者而吉不能徒飾智譎以掩其跡是自欺也南軒張氏則責其不救韓楊之死各療一端以病之愚謂觀人先於其大者小疵恕之可也當巫蠱之禍武帝震怒公孫病已若復死于獄戶西漢之祚傾矣賴吉委身以當大難保全幼沖開後日再興之基比之共和之政豈有異乎故厥後二宣皆賴大臣之力也武帝聞即赦亦曰此天意也動高如此至于發齒不言無智名無勇功然

論澳庭諸臣不及即求之三代可多見乎吉之相業不足論若德量不伐如此誠以身當事變恐其心亦不能踞踞若安得不爲之愧屈也

馬謖 留侯武鄉似乎多恕詞可也何如傳識

街亭之師謖以違制取敗丞相亮遂加顯戮人謂御將之法如是乎獨不然夫國家誅賞期於必伸者亦視勢之强弱何如耳孫武戮吳嬪穰苴誅莊賈李臨淮斬張用濟皆當士馬新强恐驕悍之夫亢不用命故假此發警之或喪師誤國挾詭懷奸罪在不赦者即殺一人以安千萬人可也若奄奄全蜀當干戈交訌人才難得之時即偵軍如謖簽銅之以勵其

悔前除收之以責其後效此愛惜人才之至計也若在我既違衆而任之責已有所分矣及喪敗而甘心刃之彼有盡之才皆兄供無窮之任乎況謖伏法而十萬之師皆爲流涕是亦素善撫循嫻習將略者非孟達魏延比矣當時與蜀抗衡莫強于魏吳以曹操之奸暴孫權之猜戾及御將帥恩禮有加于禁亡軍供沒歸國僅戲辱之甘寧凌統喪師令肥陷主不測權亦恕焉區區弱主必期法行不貸不知法太甚而或以縮任事之心或以阻新附之望恐其後之不振也蔣琬亦謂亮曰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宜輒戮智計之士先主失一黄權得一狐篤遂爲色喜誠以關隅險遠人才

雖騾致也推之有以斷斯獄矣此論雖切武卿亦當心服人非聖人孰能無過若云於某事怨則私矣故武卿于今日苟受過必不受人怨也溪識

管寧

古人之論交有一見而托心者此固上智之資預有知人之明故其相天下士不徒得之於其貌并得其隱深而取之也其次則莫若共學久者可以詳人之委曲蓋朝夕之與居學問之相長氣量所投漸焉習焉雖屬中材皆得以辨其人之臧否也況管幼安之與華歆肄業之久矯枉之跡固已窺其微矣特未忍遽絕也及歆心於乘軒戀金於鋤菜始慨然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夫二事小過何拒之甚也寧蓋窺歆之深當其驟得虛譽不欲敗之故僅托細行不矜以遂之爾不然當時二人皆稱之為龍矣而其後慕管者仍曰龍頭惜華者遂曰龍尾人以事後與之寧獨辨之于早何智量之相遠哉

郭璞

京房對主之言分明君子小人辭婉而切惜庸主不悟遂致殺身郭璞日中之筮懇言逆謀無成雖知命盡頃刻而不為兇威所怖予謂二人皆死于忠而非以術喪身也今之碌碌者每隨聲以成敗毀之冤矣至王文中亦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據沙隨程氏以謂此乃責其學術之頗僻如顏曾

公之文筆往往雜于神仙浮屠之說然豈概足掩其大節哉嗚呼先儒譏劉貢為淺陋是與譏京房者等也謬矣弘農於千餘年後猶入王文成公之夢泣訴敦導同奸豈乎靈乎意者文成憤恨託于夢以寓言歟溪識

徐邈

吏部尚書者天官冢宰之任也自成周建官三公以燮陰陽三孤以亮天地或論或術難備其人爰立六官分職就理獨冢宰之尊後統百官次為民司徒以下皆受其制雖仍側于六職者譬之乾坤之與六子並列八方而乾坤之位自尊冢宰之與五卿並列六職而冢宰之任特重也周公以負扆之聖輔相冲人釐正百工所居之位終不離夫冢宰是知人才之副進退攸關內治之陰敷御悉屬固不宜於旁委也厥後炎祚淪于三分典午移為五季猶有毛玠之公忠山濤之識量蔡郭之剛方奉職惟虔無敢隕越獨太康中徐孝穆任吏部時稱其綜核名實精簡人物搢紳之士皆向慕焉然予觀其答宋官人審勤稱用人拘憑門冑且尚引內典外書之言五行六甲之說以為錢米零雜得之多少盡關相祿何況皇朝爵秩理係冥天若是則銓選之門但談祿命官階黜陟不辨賢愚如此而欲任人之無失國家之長治其可得乎意者孝穆故作閒語以謝遊人耶溪識

劉驎之

南陽劉子驥雖陶公亦以高士目之者良有以也原其伐荻以取供條桑以自給誠足遂其盤退之性而不爲榮利所惑也然吾謂士人棲隱皆有大不得已者苟其學豫濟時而知足者常則不可以自見也若上之人已知之矣而既度其時又度其遇果未足以尋我者則猶不宜以自見也此用世之所以難也當桓沖統治荊州正符堅臨江之時沖徵驎之爲長史欲以求盡其訐謨苟自度其不足以濟變而桓不足以斷疑則開命力辭可也既已慷慨登舟矣又罕入其幃既以分患于人矣宜夫緩急有可恃之具斯其才且賢足多也乃

一見而堯陳無用忽然而退果何爲哉且其時何時也符秦傾國之師其志久無江南矣且既已舉蜀襄滅樊鄧而荊州已岌岌矣使淮淝之師徒不競壽陽之草木不兵一旦敵爲臨江縱百萬驍騎以飲牧雖欲伐荻條桑以優游于陽岐之野豈可得哉爲驎計者既受知于車騎當其應聘而往即宜戮力同心保固上游敵至則積銳以摧其鋒敵退則泛舟而下旌旆齊舉以爲聲援之奇計蕪幾存亡危急之秋而多轉危爲安之略志猶足以尚也不知出此而但逍遙爲懷縮恧不進使後世謂山林之士曾無益于人國豈非其有以啓之哉然驎之内度不足有爲即挹退徜徉耳若乃虛聲自負或以入國爲僥倖而進退兩無所據者其識趣尤下矣爲士者可不自厲其素哉

鄭敬

汝南先賢傳曰新蔡鄭敬字次都爲郡功曹廳事前槐樹上白露類甘露郡尉高懿遍問掾屬皆從戡之敬獨曰明府之政未能致此但樹汁耳懿不悅托疾而去愚謂懿不罪敬有乃深自愧屈至於托疾辭位亦云賢矣若敬之在下位而能抗直道不信可風哉三代而後凡爲露卿雲山雞澤馬眞僞未辨莫不飾爲上瑞世主遇此遂乃歌咏不衰爲劉貢父時有甘露降松栢間其圓如珠即命棄之言此乃陰陽沴氣所

成味雖甘而名爲爵餳誤服輒足致疾若洪武二年冬齊露忽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侍臣危素謂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宋濂謂民北有是名爲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遂作頌以獻又上嘗取所儲膏露於宮中盛以琥珀中貫跪進命用金杓嘗水二升上起自龍帳中親啓器以授須臾融化與水爲一上以餘少賁濂去淬自飲一爵而分賜臣等亦未聞有敢躁者濂謂此與黃帝出馬瑞甘露頒賜百寮同則此露又自太古有之矣但貢父昆弟博物洽聞言必有據况未遑不當先聖明訓後之君臣遇此非常之物寧棄弗用更爲保身之大也

梁武帝

武丁夢賚弼而得傅說二世夢白虎而喪秦封太姒得吉夢而朝宮為號公夢蓐收而下陽亡若是夫夢之足據乎周官雖有六夢之名因之占萌而獻吉然必其有所思所為而夜乃恍惚以徵之未有驅車入穴無因而自致者也方梁武作鎮大藩乘東昏肆虐扶骨肉之仇雖反戈紀順史猶以起兵恕之使其能容齊和不墮異教優游四十年間亦文治之主也奈既耄而雄心猶存夢見中原牧守悉納土以來歸未幾從諫遂受侯景之降以致叛亂旋生身亡國滅禍慘烈矣及我英朝以幼沖踐祚內有母后之攝外有多賢之輔十餘年

閒稱治平矣嘗見先朝梨庭着績遂懷封狼居胥之思每夢也先稽首請罪自信撻伐可施王振主之故才不之篤力行無疑遂乃孱身而與尸危及社稷觀二帝之夢兆其果吉耶凶耶漢武旣後見夢於朝廷謂朕久君臨天下今乃有人於墓上磨刀驗之茂陵石獸果然霍光欲窮究其事張安世謂鬼神茫昧不可以此罪人是知為人君為人臣者徒知叔夢之是踐鬼神之堪憑何如潔志躬修無為以守至正則天人之應自有輒至而在執着矣

王通 論著 傳讚

嗚呼士之生非其時者將何所恃而可以自善其身哉兩漢之文學莫洽於揚子雲作為法言以擬論語太元經以象羲易訓纂以方史頡州箴以比虞箴程子譏其書而猶稱之出處之際自安寂寞而卒見累於新莽東漢將衰經術漸備諸儒各守師訓僅能專攻一家至鄭康成乃能兼綜六經論語並行一時遂擅通儒之目雖征不欲仕而為逆操所拘猶不免禍終于牖下則亦奈之何哉求其始終得免惟王文中乎通生隋開皇初天下稍混一矣遊京師慨然有用世之志雖上書得報公卿忌之即援琴鼓蕩登雲中而惆悵望能明以息心竟歸休於汾亭之陰焉續詩書而著元經諸凡述作大備制作燦然問其窮貶何以不及仁壽曰仁壽大業之際

容忍言耶聞江都有變則泫然曰生民厭亂久矣天或將與堯舜之道而吾不遇焉命也因泯默於舉世而終焉其自述則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足不雜學故明旨哉至人之訓辭何其深且厚乎宜後儒稱其與言可以釋法言可以輝格言可以志也

李靖 傳論 儒讚

唐太宗問於李靖曰兵有分有聚前代孰為善此者靖曰符堅百萬之師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師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乎竊符堅之敗固宜若吳漢

尚分屯以爲對則謬矣光武勅吳漢取蜀戒以成都十餘萬
衆不可輕視但宜堅據廣都以俟機宜漢以老將而動違節
制舍廣都進迫成都復與劉尚分屯大江南北帝聞而危之
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乃臨事悖亂旣若出兵綴公以大衆
攻尚尚敗公即敗矣詔書未到蜀果出大兵攻漢幷以別將
刼尚而彼此不相救矣幸而蜀之所遣者謝豐袁吉皆庸才
耳使遇武安淮陰之將當其大圍旣合漢已敗亡入壁是時
内援將絕外援不至浮梁中斷枹其吭以拊其背可且蔟成
擒耳皆縱之銜枚夜遁而踈於所防哉跡漢之得脫而與尚
合者乃蜀計之失而非漢策之善也靖佐太宗所向輒勝至

於梁蕭銑擒頡利出奇無窮豈不嫻於戰畧者使靖不知而
以此入對是暗於前代得失非大將所宜言也使知之而姑
詭隨以悅君則靖之罪且不勝誅矣又安可謂明於料敵足
垂爲後世談兵者之戒哉予固疑靖之言于此無足採況其
爲一代之宿將引據斷不若此也或曰問答之書皆宋人阮
逸僞爲之

周典

使民酷烈之世雖其主好暴哉亦必恃深刑之臣助成虐焰
流毒生靈不知天之報及斯人者固有昭昭之顯跡也如來
俊臣索元禮等無一得免者周興以憲因不服請置以甕

之六經列聖卽後世之典型也而乃槩其行事疑之或之以
欲取彼竹書鼻師汲冢僅信武城之片策盡擯衆史之缺突
降洋古於污濁等超碎於森慗雖聖人復起恐無敢贖其辜
也而彼則不然凡夏啟之殺益太甲之誅尹文王之弑季歷
莫不陰蔽其說而信爲誠然等舜禪於曹丕鄙湯武之革命
薄姬旦之戒兄比之漢赦淮南明寬阜陵爲要務焉豈後儒
所忍言乎至若孔氏之春秋反疑虛美丘明之左傳獨表敷
長之況視同邇若楊萁杜秋胡之貞要駿言不經爲數理之
尤者哉由其識昏天冊神龍之代紀法蕩然忌憚弗顧何王
者起能免橫議之誅乎

劉知幾　雖

帝王之興雖同天命要必規模弘遠動合經綸然後膺服攸
膺大業斯起本統正於當年編紀綿于後祀非與夫汾竊方
州竊光僭息者區區絜其小大也跡劉知幾之排斥項紀辟
諸僭盜排於史邊乎亂凡例名諱所施將渝訛謬又謂漢氏
中興更始升僭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旣
而兵敗長安赤歸高邑兄亡弟及曆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
于僭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窋委罪東觀乘策
失實愚謂凡云僭與盜者謂國有定主民鮮叛情如尉佗獨
據海濱呂嘉妄稱分呈是也若乃秦濤已盪豪傑並起項籍

災大甕納囚其中後有人告其與丘神勣通謀則席請兄入甕魚保家奏武后置銅匭以受密疏隨有人投匭告保家爲徐敬業作兵器遂置極刑路巖相懿宗寤奏凡賜死者剔取結喉三寸進驗爭自罹其禍賜死之所即楊收之櫬也後唐愍帝初吳人攻閩建州士卒欲得薛文傑而甘心不得已檻送軍前始文傑以古制檻車疎闊請改制形如木櫃攢以鐵鋌內向動輒抵觸既成而身先入盧多遜謫朱崖知開封李符言朱崖雖海外水土甚善春州在內地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記其言即以符知春州至任即死然則天道豈遠乎柰逢君者不思好生大德務以戕民爲怡聲或恃

夢夢之天謂可肆行無忌乎其如冥理好還何不自爲之所也

劉知幾賸廿傳識

古者載筆之官紀乎言動列籍禁闈分曹左右司其任者是云國華藹蔚蔚以著作爲難原其是非式昭千載故不得不愼選乃職也劉知幾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列兼其才識欲達雖於議論古今不無偶中至於馳騁之謬意見之私往往不合於聖賢之法度而欲自成夫一家誰能舉信其說乎詳其大者則莫外於疑古惑今數十餘條夫前修既遠作範猶存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今

渡江幾有中夏推盟受蘇獨冠侯王固一時之傑也及夫鴻溝背盟墮頂喪業曲直之情固不能掩諸公聽感政之論豈足以辯其由來也哉韓列之奉紀不足多乎至於廢始終譽浪推稱算朝見臣工佛汗飾辭嘲笑侯尉克斥蕃關讓寶飛甘殺鍾齊武文乎喋血生靈塗炭世祖蒞旗獨指奮跡稱護漸樂西河羣雄效力躍松有歸漢儀斯覩米開唐公兒推遠消分歌桃李韓兒盧杰果能終紀龍鳳否也況比之宿位僭祧愈非其倫曾何順逆親疎之足云乎班範後生豈容心折知幾作意反古恐適以自亂其例也

劉知幾惟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建號立廟備隆追稱孝思所發稱情而止殷家三宗周人世室屬在子孫無容私焉況時移代隔國窮相仍史臣載筆曾無明辨豈公論之所許乎劉知幾謂天子廟號自三代以迄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魏武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竊觀探賾篇之風曾知彼而稱謂竊之與魏若此何其立言自相悖戾也自人臣叔伐獨始巢門故口實之慮見恐喻來書之稱不諱姬發雖勤展光明事非得已貽訓將來匪容掩飾者也孟德懿恐懷柔謀深兇戕方佞志于周文已情同乎莽若斯而云無慚德案或未之

前閣

裴晉公傳

綠林池館之樂湘溪實者不見亦若有所寄而然非徒玩物
以喪志也裴晉公起在唐勛名彷彿乎汾陽雖窮奇極欲後
人無敢輕議晉公以累朝舊臣遭讒毀雖宜無假於縱欲令
致其身■之洪放養白羊以放浮雲勞草而披翠竹橋之亂
景見鷺猶于午暖日楊柳臥花于深溪及其考終應淡然于
物累而猶櫻精于金魚之末長嬌松之難成豈猶未免俗人
之見哉良由身秉國鈞備嘗險阻在憲宗始重之而終疎之
程异皇甫鎛吐突承璀肆力以排之以元稹之賢肺腑文章

堪眈微于晚日乃甘鎖蘊卷娟族元老他何足計哉穆雖不
君猶加禮貌方其入見遽白朕開延英待君矣敬雖升聞度
精其勤政帝亦視朝加早無如正不勝邪終于斥逐文宗
信任召與處厚同相中外想望風采而度已衰老矣牛李之
爭甘露之變不敢稍侵及于度雖其德量素優亦豫有所寄
而避焉豈凡情所測哉若王維以讚世之才生平寄意祇詩
詩于輞川別業孟城茱萸華子岡松風草露淡慨然感侵
極也文杏之館斤竹之嶺欒家瀨欹湖行歌而原野泊舟
泝中宮槐陌上紅線拔粉雲月迴照樂山僧之時至也金屑
有泉辛夷有塢漆園椒園文杏仙檜之逸臨也坐竹

里而彈幽琴登湖亭而聽猿嘯柳浪倒影于芳樹欒瀨喧波
于夕浦不亦最勝之遊哉宋景文于唐史中特詳其事非慕
其盛也以摩詰卓爾之姿苟能凝神不撓遊於道德之儒雖
郭裴之業何難相望乃跡其生平行事始終進退無一能裁
于正者獨孜孜于玩物豈非操行之足惜者哉嗚呼盛而衰則
夫人一宴一遊必不可冥有所寄意君子宜辯之有素矣

郁靈荃

哭厥然啜自則天時世爲唐患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郁靈荃
奉命使哭厥得其首級斥率拔曳固部來降此戎功也宋璟
平爲相以上好武恐邊臣生僥倖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

將至靈荃慟哭而死論者謂璟見始知終沮其勝而憂其敗
明皇卒以黷武致亂何其先知之明可云賢相予謂明皇鮮
終在于縱欲偷安蕩以外擁付祿山精兵勁將悉集范陽乎
盛開而武備內弛安史一倡遂潰敗而不可救使上果好武
豈應有蜀道之行耶且然啜恃威北破拔曳固之矜勝輕歸
遇伏兵于柳林哭出斬之靈荃獲然啜之首又降拔曳之族
智謀運動機合機宜非有矯制妄舉之罪也大功不售者
前禍患預遭于死後豈公恕之論哉漢之陳湯出使西域來
常受命使之陰圖郅支也乃不待奏請輒擅合邊兵數萬徑
走宛陵康居寨獻候旗斬郅支首揚旌萬里以外申威昆山

之西然後告報朝廷懸頭槀街雖匡衡不顯但之而劉向欲
甫谷永愁上書以明其勛云湯雖有矯制之罪從來論大功
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嫌細瑕湯之威武勤勞等於方叔
吉甫列功覆過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滿乎安遠長羅矣
予用是赫然下詔推恩靈鑒之功與湯何異一則侯封延世
一則齎恨隕身推致之而然耶開元名相惟姚崇張九齡宋
璟韓休爲最彼韓休賢矣然薦李林甫以致禍亦可云賢乎
宋璟賢矣然沮抑邊功而傷將心亦可云賢乎使出于林甫
國忠盧杞之所爲後人必大書特書以彰其娼嫉今以責平
故遂加曲庇甚矣附和之說不足以定史氏之是非可概也

夫太史公得
意筆傳識
益寓平允傳識

唐自宣宗墜壞會昌垂成之業貶李德裕于死地任白敏中
令狐綯之柔邪惑信方士以戕生托孤閹豎以釀禍雖云精
嚴國之元氣已瀟索矣況重以懿僖不君昏庸相繼乎昭宗
初立夢想賢哲慨然有恢復前烈之志柰勢旣敗而難收綱
已墜而莫挽貲梟甫靖桑宗權復熾李克用方有功而乘溫
害之孔緯張濬力排之遂致三鎮犯闕詔復克用於爲取卯
州誅王行瑜乘勢討茂貞韓建易易也朝議竟加疑忌沮其
入朝致令憤恚賴益寓昔言因天子尚未安席王溥復謂恐

駭京邑克用一笑而止蓋人臣之誼無以有己是時朝廷危
弱詔釋茂貞詔勿入覲使鎮臣違命恭誅趣行則跋扈之罪
豈在全忠下哉所以私謂詔使曰觀上似疑我有貳心然不
去茂貞關中無寧日矣此先知之明亦克用納諫而益寓思
于事人之職分也若李懷光爲盧杞所忌力解重圍忠盡讒
安不得一見天子雖杞罪通天而懷光以賞不酬勳卒乃激
爲叛亂是非固有自也今克用俯從忠言自表還鎮臣節盡
矣而宋人且譏益寓于此有失策焉謂克用是時當面陳茂
貞宜誅掃除後患則全忠不敢移祚晉陽可以挺保皆從事
後追思而謬錄前人之過是救人臣以罔上無將比之先黔

嗟主謬拳兵諫猶甚焉何立言之非僻也又內豎劉季述王
仲先等幽昭宗于少陽院進士李愚發憤上書于韓建諭其
舉義誅討元光胡氏又責其告非所告以逆行悖逆不宜共
言不思救主危難乃大義也西歸之好音豈服倖人與佛哉
建雖佼惡萬一感悟前愆足益矣如王武俊阻兵不臣一聞
李抱真言遂合南[illegible]之師李愚忠告建雖不用仍厚待之亦
悔機之萌也愚末路改事友貞固爲失節然始爲唐謀非不
善也安得議之此與兵祇益寓皆出一轍也

令狐綯

國家禍亂莫不發於其所忽一時主臣徒耽燕安不思患而

預防之故始以爲微忽不足慮遂漸至于潰敗而不可救經
所以有豫笄于易而戒也夫惟智者乃能見微而知著如唐
德宗朝淮西戍兵自鄜州叛歸過陝李泌使人餉其食陰伏
二隊于太原之驛勿遮道勿留行俟兩兵入驛伏發內亂死
者相繼又遣一軍夜陳澗北一軍趨長水生擒其將張崇獻
斬與法超潰兵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少誠初殺陳仙奇殆
將以遂潛消其變哉後桂林戍卒作亂李昌國業已討平除
召法趨等叛歸至是見其少乃怒而盡殺之以閣豈非處置
兵走入淮南不滿千人時李押衙請節度令孤綯焚荻舟以
塞之於勍卒以擒之且云高郵岸峻而水深狹可以伏兵門

湧在淮不亂足矣聽其自過徐非吾事遂至愛延循州慘被
流毒王仙芝黃巢起而集之走少國危政歸北司將相大臣
充位而已群盜蜂起雖暫擒殄而全湧愈甚雖欲不亡其可
得哉是知國勢平夷係于封疆之委任置之安則安置之危
則危慎毋忽其所易渝胥至于難反也

韓愈

宋儒之論昌黎詳矣原道一篇稱其能見大體數語乎尊爲
韓孟比之文中子則又言其不見實用但慕官職不能諫國
政事余謂文中終老河汾大用未著韓門諸策之獻至今猶
可議之若汴公佛骨一表忠誠發於當抗言時已置功名生
死於度外方能爲此操文而逐水患可謂孚及豚魚若其直
諭成德節度王庭湊挺身入鎮從其脅色之鄰心茲出于先
聲於深州親履虎尾而復不蹈積平原臨節名臨然非真氣
足以馭物使何明帶鎮陳風而暴義泊之拔爲出而不能
做事之言未敢盡信宋論傳議

宋太祖

宋太祖燭影斧聲之疑卒未有爲太宗辨者惟皇墩程氏辨
爲解免似矣倘至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
德昭之不得其死皆謂無累於太宗更尤後之議者不至逆
探其有無將之心而加之無罪之名則謬矣夫將者謂事實

未形而其志慮潛有以及之也故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是以
從來授受之大莫二帝若矣唐堯易位未嘗遂違舉胄於華
舜禹代終不聞旋置朱均於理今太宗乎其兄之死也業已
改元矣易名矣閉寶后服不舉矣德昭從而是與物矣天理
人心漸滅盡焉而猶寬之以無罪則几罪將安屬乎至于李
燾之編則云刪潤湘山野錄而改之陳極之論則云附會涑
水紀聞而成之夫湘山偶錄備云方外聞僧耳涑水所紀
不曰太后亟召晉王而曰先召德芳者其嫌疑之跡已隱見
於微辭矣特以昭代臣子豈敢以不諱之惡上加於前帝乎
孔子作春秋於魯昭之卒生則有乾侯之書死則有溝甍之

蒲至于意如逐君不過弃國大洪循非顯正其罰焉哉以勢固有所不可也他如趙盾許世子事尚屬傳疑則又大書特書以爲萬世之大防知此而何必藉口涑水以罪紫陽哉然則太宗之是非亦斷以聖人筆削之公而已趙盾未必弒君也惟不討賊是宜直書曰弒君許世子未必弒父也惟不嘗藥是宜直書曰弒父太宗未必弒兄也惟改元易名薄嫂君而殺弟姪忘未逮也日與趙普陰謀秘計于家人無故之先事既濟也即與朝臣張燈作樂於骨肉俱亡之後是宜直書曰弒兄何疑哉

宋太祖

或曰整歟之爲太宗辨也不過因其平日之兄弟始終無纖芥之隙一旦何苦而爲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于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爲而謂太宗爲之乎是固一偏之以理而非若今承其罷者或有所私于其間乎何持議之苛也予曰然此固有不可解者誠如子言或者太宗之所爲天固有以啟之歟吾觀五代之際變亂極矣至周顯德年間而後户口寖安疆境差廣禮樂差備不幸世宗短祚使聽得心膂大臣寄托孤幼守成業而奠安之則周曆尚可以其延一旦陳橋擁立奪嬰兒之位于婦人之手雖崇義之封比之曹髦齊和爲厚哉而揆之於誼已滋愧矣是以其在世宗

也托妻子于殿前貴重之臣而不能以保其始則在太祖也委孤寡于太平天子之弟又何能以善其終哉其後北轅之禍太宗子孫幾盡而惟康王得免或亦從前之陰謀天必有以報之歟至若太祖之天下得之雖不以其道而能削平天下之禍亂收天下之大勢以歸己使干戈息于百年生民服其利而無幾容動色之驚焉此其功德之在人固有不能遂忘者所以眷恩燕翼相繼以有天下天亦終必祐之歟傳快

宋太宗

三國亡國之主人皆賤視之不知孟昶好文求治與民休息非之木偶主王衍有濮口兒童神之號其賢遠矣歸命後生享大國之封死有眞王之贈太祖賢仁敬唐發戮既降之衍令其母子臨刑稱冤二帝開國規模其慈與惡又自不侔但孟昶亡而花蕊夫人被擄入宮太祖狎昵固傷盛德偶宴後園太宗見兄顏色憔悴即射殺花蕊釋服請罪規兄不宜縱欲太祖察之慇謂此即弒兄殺弟姪之惡念萌櫱於此夫兄即溺於衽席辦泣而道可也必不見聽則亦無可如何況太祖善於納諫喻以骨肉至性未有不從乃敢逞此兇戚乎且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如此惡逆彰明登曰將之云乎然在己無過匡扶格非猶可原也南唐亡而李煜入朝太祖侯以違命寵以光祿恩義備矣太宗嗣位見其周后美麗諭同命婦

人州内宮留后淫縱經旬不出后痛冒煙煙惟將首抱恨作
爲怨望小封蓮陽牽機之藥令其拘攣以死慘毒至矣責兄
則明待已則昏將何面目見兄與花蕊及諸弟姪於地下哉

周子

極古今之變而窮天地之蘊者惟易而已矣易著而爲象經
四聖人而定之其後宜無以加焉三代而後流爲讖術焦京
之所推揚子之所擬卒不外是焉至於濂溪周子獨得其秘
而演之爲圖要其悠然自得則無極而太極是旨要之所從
始也然易之八卦起于乾坤不言太極至孔子繫易而始言
之堯舜以來言中而不言仁孔孟則兼言仁義周子復言中

正仁義人何說也易之二生四四生八以遞衍於無窮也周
子之圖則一生二二復生五焉豈其理有異乎匪異也周子
慨夫絕學之後無以深明其所然故不得不按圖而設教而
其實伏羲先天之一圖無言語無文字雖不言太極而太極
之理已備矣何必更爲無極之說乎孔子雖曰太極生兩儀
然略言之而未嘗詳言之也其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
夫無言者即太極之旨也天則儀之一也至於時行物生而
地亦在其中矣四象五行以及萬物之化生亦莫不在其中
矣豈非至精至約哉若夫易之四象乃包周子之五行蓋陰
陽剛柔之遞乘其實水即陰之盛火即陽之盛木即陽之穉

金即陰之穉土即冲氣以居中而太剛太柔少剛少柔莫不
各從其類也至於言仁言義而以中正代禮智則了然無遺
蓋堯執中舜用中統言明德爲言也而尚禹之禮智無乃偏
乎朱子曰此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未發之中也理或然
也但以無極爲太極則不必讀陸子之書去其無極而可矣

張橫渠

張子倡絕學于關中爲一時士人所宗觀其著書有西銘東
銘之解至于正蒙則自太和以迄乾稱繁然而爲十七篇者
無非欲大暢其旨今說者皆謂西銘理一而分殊程朱之所
不能難至于東銘則有疑于下學之功未盡者不若西銘之

徹上下而貫始終爲所見者全也若正蒙之說程子已闢其
識料之太工而考索之過甚殊失寬和之度愚謂西銘自乾
父坤母以及于聖賢仁孝之大端皆不出于孟氏親親仁民
愛物之旨非能爲創也特加詳焉耳若東銘于戲言戲動之
訓長傲遂非之言亦可爲寡過之書也正蒙言之者雜而朱
子於近思錄亦節採之及門蘇昞從而章次之句有疑其爲
枉非出于自然而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亦有主理未妥者
由張子之學出於勉強而成之也要在後之學者能分別而
取舍之爾今列其旨雖有三者之異苟悉心以求之則于西
銘而見人己之原焉於東銘而知得失之數焉於正蒙而見

散殊之理兩要無負于師者之意而可耳何必銖銖以求哉

二程論道

二程先生之學術表章有闗然但諸儒之論有以伯淳爲勝正叔者矣又有以正叔之精切爲勝伯淳者矣此或各由其姿性之所近故不免偏于取舍爾若究其所自則皆原本于周子非有異也至於居敬窮理則兩先生皆守之於至謹而不敢肆也然而不免有異者愚謂天姿之敛涵養之學終推大程蓋其初雖同溫于諸家而其後反求之六經其言平實而易知易能使人人知所以自盡至于表裏之洞徹皆非道儒所可及若伊川特卒之操得之早歲明于經術治理實有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彝

濟世之才然其學從踐履中入所守流於式者疑其稍隘而宋儒乃曰孟子之才高恐伊川未到若伊川收束檢討處孟子却不能到是伊川似勝于孟子矣予不能無感焉即事而論孟子之浩浩落落雖於掀劃似疎而氣象之偉究已壁立于千仞但其才稍露故說者謂學孟子之高不若學顏子之粹然當時紫正篇章之徒誠順其教而行聖道于弗堅功莫大焉若伊川檢束雖工而紛紛門人頓起洛蜀之爭不能適體其教雖卒始于從遊數輩然當時亦有皆其提撕之不極皆孔門則無還也故陸子靜謂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之又云明道渾然天成固非無見而然者審此可以定二程之生平矣要之善學者師其所長無蹈其所短豈不有功造乎聖賢之域也哉

邵子

數往知來者其惟易乎言乎數而理已具焉至於孔子則未嘗言也夫河圖有數不言數也即去前知則禍福壽夭事之淺而已推及百世因革損益之大端而已亦不言數也邵子衍經世於十千萬九千六百之間不亦荒乎舉其要不過元會運世而已若夫歲月日辰之分水火土石之變寒暑晝夜之因皇帝王伯之異易詩書春秋之殊豈能悉比擬而符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乘

當乎原夫一元之運始于日甲月子星甲辰子得其所以然故自始至終逆劃然而中解耳然二程雅不好此者何也蓋於寒暑晝夜之相乘而以生爲晝以其體偏乎少陽然益不見於夜也辰爲夜以其體屬乎少陰然亦位在辰十二辰與夫天壤爲辰之說亦不盡主于夜也尊春秋以配伯功于前興禮樂前乎春秋久矣何不言禮樂而言春秋也且春秋雖齊晉之事而孔子意在於尊王今獨以伯力當之可乎然說者謂揚子雲太玄八十一章關子之洞極七十二象司馬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能無弊惟邵子之數每加一倍以爲法而於四截必用推其得時行道亦必由二以生四焉乎

想過壯心偏傷隙中來之句與上韓公求官職書汲汲名利安得不爲荆公所薄故獨紀公于名臣錄今有謂此論乃東坡于茀後托父名補之亦或然也陸子曰世固有兩賢相值而不相知者如老泉之與王臨川東坡之與程伊川是也若呂獻可彈文他事虛實不可知至謂私欲其弟貴顯則豈非誣乎公二弟固卓然人傑見兄犯衆忌每效涕泣之道至于就職逡巡畏避安得以此詆之況獻可于濮議即欲劾韓琦此何說也甚者詆公目似王敦敦去宋代幾遠何從知其似若慶曆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謂曾公當貴似龍公目睛似龍不更近而可據乎且必以貌取人將彼貌似陽

虎者又何若乎至新法不終公固宜任其咎然使當時士大夫皆平心以濟國事固時補救豈盡不可以有爲乎公堯舜君民之志與潔己獨行之操固不必論即採其一二遺事如春州瘴毒竄臣必死公居政府即改爲陽春縣隸南恩州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一代士類賴以保全此仁人之用心也至於面垢忘盥老蘇俱指爲姦朱子亦辨其謗之太甚蓋人之性情各有所偏後來惟呂伯恭類此蓋公與伯恭皆乎不釋卷飲食饌遺便近移盤稍遠即美味亦不下箸便俱每前不瞬惟思咸恒二卦而笑蓋忘情於飲食男女故也公當國時郭祥正獻媚覬請國事悉聽公裁有異議者必黜神宗

以既示公公恥爲小人從欺因極陳其反覆不可用時韓正方爲章惇所薦上聞公語即着致仕守正不可如此呂中丞詞其貴弄威權何也熙寧八年公既逐呂惠卿求去益力鄧亨甫謂鄧綰曰公嘗告上待荆公以殊禮則可留矣上以此意留公公毅然不知所謂上出綰章以示公即推劾亨甫綰遂俱排斥以公之巖巖冷冷如此而捐其黨與爲之鄧綰又何誣也當時惟程伯淳、司馬公、曾南豐與公弟安國對君數誣最爲和平而陸子靜、李樂菴、王敬所、袁汝明之論斷皆知公之深者若宋史之詆毀曰不如此不爲直筆陸虞夫同若如此不且爲謗書乎亦可以盡當時之情態矣大抵公以

執拗之性肯任咎而不肯避怨寧孤立而不肯植黨以天下之事爲己任而忌之者愈衆以逢迎之言爲可悅而附之者若狂此公之所以速敗也至于新法之善否後世每陰師其術而顯詈其人推其故病民者惟青苗善夫咸淳之間黃震議狀有言曰朱文公社倉法主于賑息以濟民王荆公青苗亦主賑息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然黃公之丞廣德見社倉之累民特甚且有不堪命而自經者又以法制于文公而不敢變嗚呼有治人而無治法凡事皆然安得獨咎公乎甚或以公之故而并罪南人謂不可爲相不知南渡諸名臣豈獨借才于北乎及臨將殤

鶗鴂即為南人干政之兆若乃元順帝時杜鵑集于大都而
貢人即誕興南服又何說也當時元祐君臣倘能因公之法
虛心斟酌或存或廢慎擇而審行之未必無補於國惟聚以
私心罪斥使後來小人交紛紛得以藉其口于公亦何尤哉
獨割地之舉不為無罪然當時蘭州五寨諸臣皆欲棄與西
夏豈得為長算乎噫

王元澤

毁荆國者謂雱死後公竟絕嗣殆非也予觀郡志載雱早卒
無子以族人之子棣為後不言荆國無後也宋人彭乘墨客
揮犀云雱乃丞相次子娶龐氏踰年生子雱素有心疾與妻

反目丞相念婦無罪欲而嫁之故是時有王太祝生前嫁婦
侯工部死後休妻之語與蘇黃同時於荆國世代切近或
不大相剌謬雱既次子則公有長子矣特以其幼慧愛之有
加故死而哀之甚慟觀其謝表有況是哭子之年句惻惻通
于君父矣又云踰年生子則公且有孫又太府少卿王玨亦
公親孫當國時神宗賜公寶帶名玉抱肚高宗朝曾孫承務
郎工聯獻之于朝上嘉其不失守器是公且有曾玄矣聞今
明珠峰有瑤田數畝乃公舊宅漸為撫郡撥觀臺西塘
田之徑想已就荒休官幅巾長蕭拔老鍾山牽牛無供撫嶽
又不可問獨怪宋士或或以官為家或以京為家視安橋

兼名其齋頌歐公晏公者然東坡既自矢云今年當請廣陵
暫與子由別浙流歸毗陵家壽而行送遇致仕築室種果
于鄂陶子由老為後一歸乎頻上于卒于毘陵竟虛其願長
蘇乞任常州猶須表請於君父豈當時法禁使然歟

尹源

宋承五代之後百年之內戈戟相撞士之放棄于藝文者由
來久矣尹氏兄弟曰源與洙漸究心于古學多採前言著為
制科館試之文尚然愉而繹事實去歐曾之緒論遠矣源嘗
作為唐說言唐之弱由河北之強而唐之亡由河北之弱安
史以後藩鎮之權重矣雖互相侵伐猶以王室為名及朱溫

纂河南劉仁恭戰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則河北之事去矣
向使田承嗣王武俊朱滔諸人猶在溫豈能得志哉立論似
為得理但是時唐祚日衰群盜並興雖有善者孰與合屯解
之勢況逆溫之兇烈以李克用當之而猶危豈承嗣諸人所
能了此哉猶之六國吞並之勢必趨秦漢末兩漢卑殊而紹與
之綿城而操擊之宗于無維城之固方侯窺陂邑之心追思
植文之尊攘何可復得哉以此知入君之制散六服不可一
日旁落其權也大權去而欲號呼于所助吾未見其有濟者
故言有以是而實非者其尹氏之論歟

朱高宗

金人以靖康丁未入汴北宋遂亡南渡十餘年閒中興諸將
鼎立相望岳帥功垂暉赫紹興辛酉冬逆檜盩戕武穆高宗
聽其指使如酬酢爲佐成和議僅五六年金人終以順昌穎
昌朱仙郾城諸戰之敗氣懾不能復振阜從之年遂乞和乎
蒙古禍由撻懶初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内以叛
與蒙古通蒙古驟强稱帝而金職屢矣武穆卒僅三十九
歲使其尚在以五六年中之精銳佐以韓世忠劉錡二吳之
忠勇問罪之師鼓行而北金内踬于宋師外困于蒙古腹背
受兵接應不暇故土何難從帝后何難反寧至梁朝婦人盈
媵于異域哉更歷戊辰己巳逆亮弑覺内亂擁兵吳乞買之

子孫亮盡誅其七十餘口幷宗室五十餘人沬波曷撒離喝
子孫誅戮無遺神天之假手逆亮代宋報仇如此其速宋人
反忘親讐仇曾不若兩遼君臣勵精圖治執殺粘割韓奴等
金人不敢報復較之降梢稱臣豈不賢蓋千古哉方和議成
高宗幸學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切責閌曰太學明
倫所在今上皇生未死歸欽宗未返此臣子必報之仇太后
國母縱釋乃在金人中華大辱柄臣欺天罔人以大仇大辱
爲大恩閣下又阿欺之欺罔滿甚三復往事令人裂眥

秦張

由平甫卯州之處撒離曷啼哭不休而張浚即爲撒離曷殺

不甫岳武穆郾城之捷兀朮大慟欲走而秦檜即爲兀朮疏
武穆嗚呼彼秦檜者不足道誤乃何以至是哉從使千載而
後讀何時重到淛南村之句令人爲平甫短氣咏怒髮冲冠
之辭直欲爲武穆灑淚而無從也天乎人乎予是以每閱宋
史不能不致憾于魏公者由是促趙鼎彈李綱怨岳飛殺曲
端飛君子盡遭其排害而信用鄙瑣邵宏淵諸小人敗降相
繼以致符離滑不發潰而南宋奄奄遂不能以再振也然此
猶其後也若乃苗劉挾太子以逐君此于乳抱之童矣罪乎
逆苗劉誅而太子尋遂不得正其終使高宗終于絕嗣焉是
果誰爲爲之也律以春秋大義慶父仲遂之誅將何詞以逃

乎嗚呼憯矣忍矣悖矣　苗劉既平遂殺三歲儲君於乳母生埋于寺塔下老賊老賊自註

施全

張良慎韓之亡候秦皇東巡募壯士於沙中擊之不中施全
不附和議以斬馬刀衛子市候秦檜出而殊之不幸爲直衛
兵所執良與全二人之忠勇同而其事之無成亦同然良乃
于得脫而全竟不免者豈其智之不若歟抑奸回之運數尚
有所未盡天每縱之辱其毒雖烈士亦有所難挽也可慨哉
良之功業固爛然耐于漢而全獨抱恨以歿今西湖有湖忠
祠蕊祀全與劉允升者允升乃建州布衣上書以白武穆者
怫仵哉之嗚呼後之繼人厄者知歟前一軍校林間一兵古

猶能激揚其義憤如此彼有職守者宜何如哉（秦檜之死後有蜀人史歎從炙鄉黨酒哭祭於其墓人之好惡同天綱懸誅如此殊哉）

史浩

閔史氏家傳彌遠嵩之世濟其惡其後朽骨發塚足伏其辜矣後遂并以史浩爲小人則尹不以爲然觀其沮山東之師侃侃正論大有裨於國是而無如魏公之悞何也當符離我能出山東以制陝彼亦能[illegible]淮以解山東至易明也而浚不從乞戰僅由于李紹命令不行于督府至易明也而浚不從李[illegible]陳敏阻于前[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陳俊卿阻于後皆與浩見略同也而浚不從李顯忠熟于關陝形勢請出師由商於以趨

關陝則鄜延數萬得部可招集以收河東浚竟沮之不遣王彥與無涇淵之策而輕舉臨江中原無務廣之延而空望豪傑二十萬兵臨用僅六萬之卒山東江上兩地多掣肘之慮至易明也而浚不從迨浩力請罷政而符離已大喪師矣浩果先幾之哲哉況寫平一戰不顧利浪興洋之根本而輕于一擲甚至冤殺曲端而猶以虛旗擧婁室使四十萬之卒潰于五路是趙括再見于今也以呂祉王德制酈瓊而使酈挈四萬人以投劉豫張宗元之諫可聽也而浚又不從區區偏安之弱宋安能堪此弱喪哉而宋人必詘史而伸浚是乃宋人之曲直也

楊龜山

論人者勿以一眚掩其大而後可以議其實龜山謂宋稱從梁冀之碑蔡邕猶稱爲貞孤豈邕亦甘董卓之召耳然綱公叔中即其行事有不可與非者如劉琨善夫賈謐李綱友于蔡攸迹似汙而節則正爾若時以大儒自命而徇于蔡京並視人則詳視已則不見其睫耶出處之道難矣哉後世有因舉主非其人而力辭官允過於前賢遠矣議者猶訾之何也又龜山當靖康初上言蔡京罪狀謂推其所自實挾安石以圖身願謂判公當國京何嘗一登朝及神宗崩哲宗嗣司馬入相盡變熙寧之法當差役之後期限五日同列病其太迫

是時京知開封獨能如約司馬大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是首引京者溫公也此時荊公已退老垂死矣何嘗一識京哉夫龜山之理學有淵源荊公固與之異趣至進退取舍之正則龜山愧于荊公多矣宜朱子謂其苟且祿仕胡亂應酬自是隨人鵲突也善夫李氏槩曰安石清介蔡京佞邪正不同京挾安石以圖身猶托周公以文篡一也謂京禍本于安石則莽亂本于周公乎司馬程蘇各執拗以仇安石不足信也此論出而學者可平心以斷矣且已甚其勝而又罪其人則吾不知也（京蔡不過借紹述以遂其私原非以新法爲善也象山所謂託聖經以[illegible]之人卽彼其餘無新法豈遂無以非其奸哉洪識）

胡安國

胡文定公生平精力在于一部春秋其研理也深矣其取精也博矣宜其知識有餘而不從蔽于物也及恨信游定夫之一言首薦秦檜夫檜雖神奸然當時行事豈無窺見至隱如晏敦復洪晧者而康侯獨貿之謂其才可方荀文若夫文若果何如人哉驊曹以滅漢與輔金以滅宋者誠爲一揆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其若斯之謂何豈能言者不必能行故知人之明自非中賢之所及歟抑學術頗僻果如陳公輔等之所見爲不沒歟但劉珉亦友胥端韓休亦薦李林甫此周有不可解者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宋

陳同父

同父以絶世之姿其所論學既不合于東萊又不合于晦翁故于孝宗朝上書以爲今世之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擧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讀其書英氣颯爽令人懷憤激揚有封狼居胥之志其意指所歸似乎譏切晦翁也夫晦翁耿耿豈忘君父之人哉觀其抗論時賢謂沮國家恢復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規者講和之說也內咈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疎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遂目前之安而棄異日之憂者講和之說也祖宗陵廟之仇既矢于萬世必報矣至叙戊午讐議則痛恨于沮撓以樗宫長樂爲藉口排衆議以遂其奸方其挾匭進書亦擧春秋從攻爲函所節財固本修內攘外又其擬爲新政之助者特以盡剔日淺偏學穢棼不得展其所爲耳若正心誠意之論蓋深覩于事理之本末君心者致治之本也聞有君心正而適于治者矣未聞主志溺而臣下得以竟其施者夫晦翁豈忘君父之仇哉同父久聞晦翁之緒論夫豈不知其心而譏之哉同父所指誠見當時之士外假性命之言以發名及利祿浸淫幾忘首足之異焉故不勝其感憤而見于卓犖夫豈譏切晦翁哉同父之言曰亮亦與受無窮之禍而又爲此言

虎溪漁叟集　卷之十一　宋

也夫豈自爲譏切也哉讀同父全集生平抱向往于考亭其所譏切者乃當時隨聲附和之徒所謂假道學也豈眞譏切考亭哉洪識

洪咨夔

追思祖宗之救寧專以制藝取天下之士其始做于周官樂正司徒之所升及里選不效而後獨尚乎此一途故是時之才且賢者多出之碩臣元佐以逮監司牧守莫不蒸蒸蔚起爲士習廉節民俗醇厖凡修之家而獻之廷者由其養之素定也迨流及乎既衰矣坊刻盛而剽竊之弊多制科重而勢利之禍烈身爲不肖者猶可指數也若父子兄弟之假威挾擬而行剽割者則擧世皆然一旦有事朝廷無所賴其用應

民無以安其生、天怒人怨、國亦隨以顛躋矣、昔洪咨夔當宋業方否、奸相乘權、應詔上書、指斥秕政、陳言過激、父見疏草曰、我能受、茹子飯、汝亟上、幸哉、斯人之樂、有賢父兄、能成其子以令名也、方舜俞報罷、朝命將屬崔淸獻、召赴大政、堅辭不起、獨力疾上言、謂大臣如眞德秀、洪咨夔、魏了翁等、相繼罷出、陛下將孰與爲理乎、其爲物望所宗可知矣、余嘗威愼將事、與莆田鄭收仲偶言及此、鄭曰、想與茹子飯、猶未果決、須辨麻鞋過嶺表、吞腦子數兩、方見實用、然舜俞當抗疏時、史彌遠執柄于內、李知孝梁成大等力排于外、不死于鹽烟瘴雨者、幸矣、在己固無所逃其義、而父曾弗譬焉、蔽之藉

於虐民之父兄爲何如哉、

張威 快哉閣内之論傳識

在昔混茫之初、兵械未具、爭心已萌、逆命徂征之師、皆不得已而愼防其漸也、後世干戈日尋、殺亂日滋、雖有堅甲利兵、又不如制梃可恃者、始以孟氏之言、君無[illegible]療、及觀嬴氏之兵方銷、揭竿之徒遂熾、自謂一世二世以及于萬世、可長守而[illegible]弱矣、豈知競起而亡秦族者、乃出于所慮之外也、昔宋人南渡、鐵馬雖斷、難處挫于岳韓、而毒鍾逆檜、功墮垂成、致兄懲耳、張威聲華未著、俠烈從戎、棄鎧鋋而弗事、杖木棓將況登敵人、過之莫不披靡、軍中號爲紫大蟲、豈是則智能兆士特患不自奮耳、苟其激昂義氣、無往弗椎、豈有難抗之敵哉、几任羅場之役者、制變臨敵、尚思一覽威之餘勇可也、然賀齊之擊山越、亦以此勝、匪威獨然、

元成宗詔

成宗下詔蠲租、史臣上言、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詔令佃民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詔特從之、似足爲良法矣、然予一身偏歷治亂世之盛也、上行寬卹之令、下沐熙靖之仁、富家巨室、操其奇嬴、鄙杜千頃、猶弗兼幷、次窮民強半之租、驅迫之如僕隸、及至國稅、雖百追呼而不應也、

艱朴日加、貧弱流血而已、越二三年、遇慶成嘉吉而有赦、水旱凶札而有赦、則盡蠲豪勢之積逋、而貧弱不蒙寸恩也、由斯以推、則元詔眞良法矣、及喪亂之時、上中之產盡破、惟弱田僅存耳、百畝而外、不能徧爲躬耕也、勢必委之佃人、佃人受田、則自私自利、漸其租入、稍急繩之、則譁然羣起、竟野地荒、催科酷烈、日甚月異、惟有田者當之、粒米狼戾、幸獲盈餘、惟無田之佃享之、於是向之所稱富家巨室者、至有盡棄其田以贈人、惟以脫賦稅之苦爲樂耳、若從行是詔、則崇奸遂詐、天下誰願爲富人哉、安得堯舜在上、斟酌治亂盈縮之數、使貧富不相懸、以和其心、庶幾不必盡井疆限名田、而一世

盡式于均平之化也夫 言民疾苦如指掌史真皐夔許身者耶傷哉

劉因

朝議欲以劉靖修薛文清祟祀孔庭史臣劉定之等議曰因之行已可謂無過但其生平未嘗著書國家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因之說無一採者是以不得與諸儒之列予謂因之行已果無過也雖不著書可也使其未免無過也雖著書亦何益哉堯舜湯武未嘗著書不失爲性反之聖周孔著書以明道者也周官之與春秋謹嚴之辨至詳也因之獨君容城裕宗不能留而世宗不能起所守正矣而後賦渡江明爲哉使其著書以表彰周官魯史之是非不幾以周公孔子之

載言爲失正而不可居乎又謂薛瑄因躬慕古談道淑徒進退修潔固無間然獨論其於道所得尚未能追比于宋賢夫旣躬慕古談道淑徒進退修潔非卽道之所在乎舍此而別求所爲道則將務于杳杳冥冥道其所道而非世所謂道者而後可謂之道乎跡其所議亦以文清之著述未常槩見于世爾不思文清在朝奸璫誓之以死而不懼絶粒于途而不悔夫清惠介行已兼之其輔主則惟勉以緝熙聖學進講則稍說尚書春秋語孟指史則指陳資治通鑑綱目夫大臣正已格君能以先聖大儒之所傳朝夕獻善陳于側以匡救其所不及此猶不足爲道而必假于著述乎定之又謂苟能註

釋聖經者其人雖有過而可畧予謂聖經之不明紛紛註釋亂之也其所以行世而傳後豈必盡藉於此乎苟不擇其人而但云釋經者遽有功于聖人也此議一倡吾恐說爲臆解者千百成家人善其師說而無以究合于大道有註又添註者矣有註復改註者矣註又添註是害經也註復改註幷害註矣猶子于而妄附於聖域抑何謬也予復有疑焉卜商擬實行于賢親君友不以未學謝其人聖人之列四科也亦從文學而先德行傳解著述文章之緒餘也今非此則不得祀有之而無所釋于經義則又不得祀是黜實行于賢親君友之人退新閔而進游夏也由漢而後此與重矣苟非其人誠

無足以然果有見諸行事卓然于經義之外者孔子亦願得以爲徒者也一皆絀于無著述遂使望聖人之門墻而不得分榮于廡祀吾恐後世之儒效漸且日流于迂疎蒙師訪儒之所幸而英人碩士遂無由以自振也豈非卑由此爲哉

鄭所南

求生集中所載井中心史附以詩歌幷縮鐵函固式聽吉山所載內有大明字及寺僧得之於井乃在崇禎六年然則朝廷之興亡皆預爲其所占矣可知匹夫而懷忠義之氣自足貫徹乎天地至誠前知事固有然何必實誌幷於爲奇恠哉至其詩歌所謂一縷血憶開白日兩篇心皆哭蒼天與夫哭

齊逈喪綱常壞。湯武兵興叛逆多。俯仰感慨、都堪著淚、但其所引謝疊山先生一段、謂其曾舉衆降附、殊爲不經、豈生當兵火搶攘、雖共處吳越之鄉、傳聞亦多失實歟、謝公心跡固明、亦何可不致辨也、竊甚劣大夫、初得井中心史、即備錄畢、羽合傳入古今人才大宗正蔗靜陳札莊在座、惜未抄存、不孝貞傳泣識

吳草廬

嗚呼、士之或語或默、或出或處、豈可偶焉而已哉、而論人者於此、亦豈可偶焉而已哉、立身而或悖乎此則失身、論人而或悖乎此則失言、失身罪也、失言而并失其人、獨無罪乎、今士人立身于出處之際難言矣、而執釋之曰、士有百行、慨於一節、是固嚴以待守節之婦、而寬以待失節之夫矣、豈聖人之言乎、吳文正不幸生宋末造、五歲而日誦千言、二十而舉于鄉貢、舉進責其貢于宋而仕于元、以失節黜其祀典、夫宋人鄉貢、豈可與今之舉人同例而論哉、今登賢書名曰通籍、再酬則立廩好爵、不酬亦位列方州、因而漸躋通顯者、要崇焉、宋人貢于鄉者、雖屢舉不沾寸恩、儻志高發三解而猶各一官、張元巳殿試而復遭駁放、遂激成其眾亂、去爲賊帥、釀東南兩徼之大患、豈非取士之制未善哉、吾郡宋南渡而後、每科額取三十九名、及進士不第、仍復諸生、此不過如今一起送優等秀才耳、文正甫冠、應咸淳庚午之選、以萬國咸寧

賦中二十八名、明年廷試不第、宋祚旋亡矣、蒙古初入、潛身于臨川書院、著述一布衣谷中、苟全性命、不求聞達、然已名重一時、程鉅夫奉詔求之、元明善董士選等、交疏薦之、遂以司業集賢、屢退屢進、優游于經筵、流杯之席矣、宣德閒、澧州教諭蔣明、奏其道宗孔子、學術六經、宜得從祀、時大臣胡忠安濙、楊文貞士奇等、遂上行之、世廟議禮、閣臣罷出其祀、議以宋臣不當失節仕元、嗟夫、使公當宋末或有民社之司、而闢門降敵、或當委裘之任、而反面事他人、固不食其餘矣、若以先代一優等秀才、未縮半通之綸、未秩升斗之祿、乃與失節同棄、則禮于仕而未有祿者、違國而舊君爲之服、來何謂也、而況其未仕也、聞吾鄉先輩、嘉靖官于朝者、夜夢有客、持刺至門、大書鄉侍生吳澄拜、次早聞故、乃抱其默像、俎豆于家、數百年後、猶英爽如此、世廟所議之禮、臣子雖不敢議、豈云盡得當哉、祀與不祀、不足爲公累也、公生平事績、不過流連翰苑、上無可輔之君德、下無澤民之權力、避世若是倩之流而已、獨其著作之富、表章于六經爲多、修訂三易、辨詩騷之源流、春秋列傳而外、採啖趙陸氏之遺說、而復辨之以諸家、使聖經無不通之例、三禮因朱子所分之章目、重加倫紀、儀禮逸經及傳、獨爲纂次、周禮冬官辨證不亡、從加考訂、惟王建國一節、做五官之序以補之、不疑其僭、有功于先

聖多矣後世讀其書論其人得之意言之表可也

虞道園

擬古志道之士生當平運之朝作爲訓辭揚扢休美如說命納誨徵諸巖野之夫丹書陳戒授從屠釣之叟豈不洋洋乎繼繼乎人稱大雅也哉世衰道喪昌言攸忌無論不得志于時者無以自見其英奇即匡朝秉政憲若履冰而虞文靖之生平登閣禁林屢聞頌擢素所學問宜其施之裕矣顧乃畧無表見明光執筆不過神符鬼籙齋祀淫濫之篇此豈有關于國是哉亦豈私志之所安哉觀其作吳上人詩序謂古者君臣賡歌頌德樂聲備焉薦於郊廟宴享措諸田獵征伐戍

陳農畝之艱難或承井甸之和樂其用大矣此公泫然追古昔稱先生而思之不可遇也又言七國之時變亂已極于是有謠誦讖緯之文史衡物色之議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此公自傷職任之若此吞聲而不敢辭者也雖其疇昔絕豔有科舉求賢之論有青齊墾耕之書徒寄空言未敷實績作爲詩歌序記多與栖禪羽客酬應往來歷仕通顯仍謂之不遇可也彼士不幸而生産所遭往往懷古志道不得一展其所學徒自困于山巔水涯之間者弗可勝道矣是則豈道所逢豈不以其時哉豈不以其疥哉（情見乎詞如閉天籟傳擬）

方正學

先生作深慮之論謂禍常發于所忽之外引證古今興亡之勢判若列眉矣及其輔佐新君專務改制復古上下相安于仁柔及知諸藩叛戰不能以至誠大德默杜其邪謀而函函于削奪懿親激成天下之大亂使身族罹家令之殃而禍慘踰吳楚之變豈其慮之匪深哉由忠有餘而智不足故敗亡與之俱烈也每撫公之遺事輒爲惘惘淚下益惜其不熟史遷之贊孝景以爲諸侯太盛而錯除之不以其漸也

吳康齋

論人於近今之世當觀其學術之純疵出處之邪正而其人之賢不肖別焉即其賢之或大或小亦別焉不宜苛求一二

端之失而盡棄其生平也如吳康齋之資稟穎異年方十九見伊洛淵源錄即日夜研習遂棄其舉業盡讀四子五經閩洛諸書而其精悟每從小學近思錄證入爲多自謂氣質偏于剛忿少從洗馬楊公受業方始覺察後乃亟加磨礪漸造和平家貧躬事農圃刈禾傷指雖血流而不輟及至荷鋤歸休偶與山花相値幽草自生水聲浪然逸思無限此其意象已洒然于物外矣後來指摘之者不遺餘力陳建張廷祥輩爲尤甚謂其日錄所記終日說夢或夢文王孔子來訪或夢朱子來訪此誠不切于理但其一生所學非得之于夜枕即得之于早枕于晝寢焉至于夢子陵之釣臺聽小兒之鳴琴

夢之妙之高縱、夢高堂紅杏之歌、夢喬木清風之詠、馴至栽
竹夜歸、其妻亦夢孔聖見訪、夢何頻也、年近八旬、猶然罪巳
責躬、私恐學業有愧、故又有脚板何曾夢孔顏之句、是人厭
其夢之多者巳、猶存乎見少矣、然亦何傷於理哉、陸放翁平
生嗜詩、今考其吟詠強半得之夢中、此亦志之所至、氣或至
之、周禮設占夢之官、因之舍萌而獻吉、振古如斯、匪獨公爲
然也、登朝陳說中庸、內閣羣公齊加眷注、南陽尤爲傾倒、至
於御桃分惠、歸騎從容、亦豈虛聲可致哉、又交罟其訟於香
田、此亦家庭之不幸耳、觀其上石憲使書、自稱百姓與彌、幼
小隨親宦遊、祖宗丘墓被人侵占、盜葬、具訴于官、人頑健訟

不遵遷改、夫禮莫大于重本、罪莫大于忘先、是以不避斧鉞、
乞賜施行、人頑健訟、崇俗固然、於今爲尤烈也、公弟盜賣、乃
祭田也、君子雖貧、不粥祭器、況祀產乎、侵祖墳有訟、賣祭田
有訟、皆所遇之不幸耳、可深求哉、又罪其石亨譜序、稱門下
士、夫既被其籠絡、則門士、乃通稱也、陽與而陰避之、即孔子
於陽貨且然、況其他乎、且跋石氏族譜、家家五十餘字、勉以
光族繼親、絕無僭諛之語、今門生之於舉主、敢若是其簡傲
乎、此其大節、巳確然矣、預畏石氏之禍、去而不言、歷兩都不
交士大夫、間有問其勇退者、但指手曰、吾欲保性命爾、何其
先知之明也、公教人讀書、凡四書經史、惟宜靜玩本文、厭讀

註釋、無不務著述、故其遺集過於樸拙、不以文而掩質、不以
傳而溺心、此雖公之所短、正公之所學者大而有原也、學者
苟能深觀、自有得焉、強詆前人無益也、

王陽明

三代而下、士之能文章者、未必深醇于道德、若夫文章盛矣、
道德充矣、求其勲業爛然著見、又幾幾其難之也、惟王文成
以世臣之胄、早歷於中朝、即冒觸璫璫、竄謫蠻方、跡其始
志、固士夫英持自許者耳、及龍場淒苦、戚蹈遺亡、才智無所
要其奇、因窮每以衡其慮、壯懷銷落、獨見天心、本以卓犖之
姿、益湛靜其內性、獨非良知之說、將自喻而喻人、非有非於

聖諦也、而起而非之者至衆、何哉、原其良知、即孟子所謂良
知良能也、在彼則即知即能、故言知而不言能、又恐淪于空
也、後增之曰、致良知、亦即大學之致知也、其訓廸來學、必先
教以立志、亦即聖人十五志學、馴至從心不踰、而漸造于自
然、非有岐於聖學也、但其發揮前言、欲上繼夫往聖、及門問
難、每謂頓天之靈、得千聖不傳之秘、若其前知風悟、反有出
于先儒、持之既堅、而較之太甚、于是卿士大夫羣訓之曰、除
却良知、更有甚麽說、公亦隨應之曰、除却良知、更有甚麽說、
遂至詔閣策問、指斥以爲偽者矣、秉國元臣、昌言其事不師
古、言不稱師者矣、以至英主搖動、亦言其學術事功、多有可

議者矣由其教本于即心即理即理即經即知即行故其與
朱子之說往往牴牾觀其作朱子晚年定論序謂新安慕年
方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其集註或問皆中年未定之論未
及改正語類又門人挾勝附以己意與平日師說大戾遂采
錄成集以示後學故其自信愈確乎其不拔矣大抵文成生
當盛朝是時士方志於功名務爲辭章進取之學而不及諸
身心故與白沙陳氏皆先後力挽而矯正之如所謂尊德性
即道學問致廣大即盡精微學問思辨即是篤行致知即是
格物博文即是約禮固有二之而不可得者然四子之書如
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業已分矣如子路有聞是知

也未之能行則行也致知格物著一在字故云即格即致然
下復承之曰物格而後知至豈遂無幾微先後之分哉則欲
恐此而一之恐亦多有雜合者其謂六經如富人產業之記
籍學者不求之心而牽制于載籍六經之文猶富人不求產
業之實積徒求之記籍終必失其產業而爲貧人後儒譏之
謂記籍雖非產業而固產業之命也今不按視記籍而徒以
意度產業有不失其富者乎此其言之可思者在學者審察
而精之而知六經之與性命有不可偏廢者耳要之學業
如文成用志不倦如文成勲業著見如文成又豈可以學非
哉豈大方其經畧南贛桶岡浰頭之寇八寨思田之師或陽

縱盜渠或陰結賊黨或勦撫之互用或建設之隨宜百討千
督兵常由于詭勝謀不妨與詐期說者疑于誠正之學有碍
然孔云武備孟云天吏干戈雖貴于省躬聰明不廢乎神武
卒使功成而天下安之庶幾通儒之近于豪傑者乎

張江陵

國之所以恃夫相者在能內因其根本之謀而外足于捍圉
之計故有謗在一時而效乃見于數十年之後者眞社稷之
臣也若必以其氣質之未純而昧其匡維之大節雖有伊周
恐大用未竟而先以敂桐不利濡于戕之矣吾觀江陵在事
所乏者休休之度耳然用人行政固未可畢誣也與王敬所

論大政有兢兢守法不敢更張之言與吳環州張心齋及各
巡撫調議邊境或款貢或防守或屯積卓然皆見諸施行而
與新鄭相表裏較之前乎此者節鉞之臣免嘉靖之慘戮從
此而枹鼓且晏然矣至于土蠻之變則委干城于戚南塘而
廣之變則寄腹心于殷石汀從後來無責效之人救學有
文成乃畏風之典未頒博陸之禍隨踵不能不補恨于言
之罪也追維後事之慘亡我明者乃臺諫亡之也嗚呼安能
起馮　張　䰟于九原而千刀以糜之乎烈皇在御首
復其廕固知公道之在人者自不可磨而帝之所以風厲臣
工亦卓然爲不可及矣

史仲彬

予於靖難時事間讀吳江史仲彬先生致身一錄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嗚呼古人臣之事其君者亦豈有一成之跡哉或不顧行遯或詔予出迪顧其義之所安而已當金川啟門大內火起從建文帝而出者二十二人今國史所載多有異同并或失實無若仲彬周旋帝側二十餘年此錄親授其子晟詳於國史遠矣今云帝改名楊應能非也倉卒時少監王鉞予奉先殿左舁高皇所遺鐵鋼紅篋以出立命碎之內藏度牒三章有名無姓一應文一應能一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內有朱書云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應文乃帝名也楊應能係吳王教授見牒有名慨然願從葉希賢見應賢牒與已名同亦毅然祝髮程濟為帝披剃三僧易衣懷牒侍臣九人從帝至鬼門牛景先以鐵棒啟門由鬼門出後湖一舟艤岸以待十人問故舟人答曰臣乃神樂觀道士王昇昨夜夢高皇命臣在此伺候臣是以知陛下來也舟至太平堤畔間步至觀俄而十餘人復至共二十二人兵侍廖平襄陽人刑侍金焦貴池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按察王良祥符人叅政蔡運南康人郎中梁田玉中書梁良玉梁中節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司務馮漼黃岩人御史葉希賢松陽人大監周恕何

洲徐府賓輔史仲彬吳江人編修程濟績溪人鎮府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仲杞縣人侍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上命但以師弟相呼自後隨行不可過五人餘往來道路接應衣食中有改名稱塞馬先生稱馬公稱馬二子則馮漼也稱雪菴和尚則郭節稱衣葛翁稱天肖子則趙天泰也稱老補鍋則王之臣稱東湖樵東湖主人則牛景先也稱雲門僧稱稽山主人稱樵主則予臨川人宋和郡志失紀載也從此遁至仲彬家同舟惟八人則帝與仲彬程濟楊牛馮宋耳越癸未帝寓雲南之永安寺甲申八月帝同楊葉程來仲彬家君臣各易新衣出遊天台鴈宕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同會於石梁丁未春彬同何洲謁帝于四川白龍山之深處庚子春仲彬訪帝鶴慶不遇遇於浪穹之山寺楊葉死此葬庵側甲辰秋洪熙改元訪帝雲南甫入湖廣界即遇帝旅店忠義之感亦奇矣哉十一月同至彬家復遊天台至明年三月後來擬性祥符渡江彬至江上而反止程濟從自後彬以從亡一案為仇訟竟死獄中乃宣德二年丁未也明年子晟訟冤于按臺置仇于死快哉至九年甲寅五月晟方生子而帝忽至留五日具衣糧以行亦帷程濟與俱自後不知所之矣正統戊午禁網愈寬晟漸出此錄今世史不載予於門人李聖水處得其抄本國節錄以傳續說郛有全

文想其備寫當日情形宛然必出自史氏家藏決非僞也渼按程濟有異術能遁形與冷啟敬相彷彿故能護建文君而無危也■錢牧齋力辨致身錄爲僞撰雖若精核然建文君之不死于亂亡時則文皇固已知之矣故胡忠安之訪張三丰鄭和之下西洋皆爲此也西山老佛之歸似爲實錄項修明史而內府所載絕無一筆及此諸君秉筆者盖信錢氏之辨愚竊謂此事原無從入內府之紀載正須從野史摭逸事也

藍玉

人主御大英將者恃其威神之凌厲爲吾驅除天下之大患即可罷任而無疑若既籍其勇功又責其素行修飭是必得方叔召虎之臣而後可方召之臣不世出而天下禍亂恢治平而恆多苟非其人遂罹喪亂于弗理乎抑姑從貪使詐徐以收其効乎原夫藍凉國之遇王大抵與唐薛龍門同俱當

英少之年抱驍勇之志事開大之主於倦勤之時終乃成敗異軌者蓋龍門雖素嫺韜鈐猶恂恂讀書自註周易時出新義蓋儒而將者也故太宗特加眷注曰今諸將皆老惟爾後進朕不喜得遼東獨喜得仁貴也由是父子繼美勳業燦然良有以哉若凉國威奮風[illegible]出[illegible]長[illegible]力又以開平內姻世貴有藉乃憑恃功驕恣豈所宜乎使人主誰念征討之功赦其帷薄之罪亦未敢遽有異志奈何以元妃曖昧之私大加責怒毋寧鐵券猶勒其醜跡欲以告宗廟而銘彝常其誰堪此剝致勝國母子莫保其終至亦從此叛焉黨徒糜爛亦慘烈矣昔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帝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辨對魏徵亟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褻狎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臣陛下道高堯舜曾二君之弗逮哉太宗欣然從之愚謂高皇倘能弘太宗之度則玉之禍吾知其免矣使凉國虛心積慮兢兢持盈如龍門之畢以自牧固當以功名終即令有罪亦將等於萬內之宥矣何致滅裂如斯也嗚呼從古君臣遇合之際豈不難哉渼憶胡元瑞筆叢謂註易者別是一人但與龍門同姓名耳不知孰確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二

臨川劉命清疏

史論下

趙卒

趙武臣之陷于敵也張耳陳餘百計求之不得厮養卒獨能說服强敵獨御而歸蘇峻之亂諸庾盡逃庾冰時仕吳郡幾落虎口一舟卒爲脱險于萬衆之中事平御酬但求終生一醉予謂此二卒出其智謀忠畧於以臨危濟變雖爲帷幄謀臣可也豈可多覯哉、

漢高祖碓甚傳識

忠惘高祖所以得全者在紀信之代死其助成帝業者在董公之發喪二人之功過於四千戶多矣太史公獨不爲信立傳缺紀通嗣職亦替焉董公卒未聞一職之加何也豈事定而忘之耶亦安得以遽忘也少恩之譏恐所不免漢鼎撰誠意伯劉謝校舟賜土林兒御史兩事高出諸將萬爵功當在李韓公徐中山上也

王后

漢元帝王皇后常許嫁將行而婿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爲姬未入而王薨宋李觀察士衡之孫女侍禁化先者父母强令娶曹女禮席之上踰垣而走曹女歸後選入宮即慈聖光獻皇后也國朝杭州邵女乃兵家年及笄聘者七人皆死後聘一指揮親迎而墜馬死父充漕運攜至京成化中入掖廷未得御賦詩凄婉有雨過玉階秋氣冷風搖金鎖夜聲多之句純皇步月聞而召之遂生興獻王後生谷王世宗尊禮爲孝惠皇太后父封王弟喜封伯勑造邵王墳糜費巨萬及抄没錢與諸璫房屋盡以賜邵茂等備極富貴又吳中一女子于歸之夕方假寐而流溺污地壻遂棄之別適一落魄窮生生旋占大魁貴極人臣婦受榮封以慶禮帥諸命婦入賀甫賜宴而腹疼欲絶太后泊皇后驚悸命宮嬪掖至僻所以錦屏圍護聽其下便遂甦夫人乃恍悟即昔年遺溺閨中事也若張負女嫁五夫輒死乃適陳獻侯享戶牖之饫封亦非偶

然但以一婦事六夫雖貴弗美曷若諸帝后夫人之固厄之于初竟全身以膺厚祉富貴偕厚豈可人爲哉

王莽

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假十二符命以愚臣庶觀其肇慶于新都受瑞于黃支成命于巴岩廟不得天之助故當時獻媚之徒莫不備極尊顯稍涉忌諱則誅戮隨之如韓博士之進巨無霸本以邀榮反遭棄市之慘蓋以莽字巨君法于不成覇也因更其姓爲巨母氏亦何益矣至于梓橦人哀章素稱無行有作天帝金匱之圖黃帝金策之書以獻而即真之議起焉即令有之天意亦曰如此矯誣之章殊爲可衷故以名

氏懸凶鐵耳葬既不悟反爲纂奪之符終于尸首横分污宮
覆族嗚呼天報奸回烈矣胡亂臣賊子仍接跡于世也

吳雄 甚確

吳雄葬母之地理當族滅而三世爲廷尉趙興造作故犯妖
禁亦爲司隸者三世陳伯徼篤信陰陽動多愼忌卒致殺身
司馬涑水所以絶不爲此所惑今人囿于星家葬師之言使
人拘而多畏究有驗有不驗斯亦足以破庸人之論矣

張裔

尙爲武侯諸事迎送塡門不勝勞勤乃怒曰爾等不過敬丞
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倦疲欲死達哉言乎今之勢壓樞

要者自謂以勢附身可長享而不敗豈知吾神尙且不能以
贈形外來之勢何有乎必如君嗣知勢乃外附神宜久存方
爲肯性男子

曹操

黃魯直謂曹操僅有三士而不能容孔融楊修禰衡是也修
每發其不吉之隱故最先得罪而融與衡以次及之故欲求
免于如人之手者必如隰子之伐樹而後不爲田成子所忌
也然劉使君之覩面失箸操竟不悟哀王冲救亂齧鞍之吏
乃先鞶其衣以進操亦莫之覺焉劉之智固非隰之所及何
以更爲弱子欺也大抵從來奸邪機有必設又有機之所不
能備計有必悉又有計之所不能周豈非天固有以制之使
之明不及見而變或難防不然恣其險猜亦將何所不至哉

孫堅

天下涓涓之滴所寖成江河者由于辨之不早也若孫堅之
勸張溫殺董卓而溫不聽與張九齡請誅祿山而明皇不從
皆事勢失于幾微而中原受其塗炭何嗟及矣

阮咸

阮仲容居喪而擾姑婢雖生遙集大傷物議至于魏末沉淪
不振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不若遙集面諫明帝籠綠珠之
弟子宋褘憔悴聖躬帝問誰欲得者衆不敢應阮即曰願以

賜臣帝即與之其遇更奇風規又正與宋眞宗崇政殿私宴
兩府以二美人賜王子明同若蔡攸北伐議定預邀道君殿
前美人爲賞者其無將冐上凶于而國雖蒙誅亦晩矣至若
唐明皇以美人賜郭知運等而王晙獨不取曰臣之事君猶
子事父豈有常近宮掖而臣子敢當之乎此其見尤卓于遙
集子明輩爲萬矣

王羲之 附幽之論傳儀

晉書之作辨旨騈麗較三漢又一變例矣其論鍾王筆法朗
伯英臨池之妙無後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至于鍾
獻之多病猶乎雲之播濫名皆譽過其實若乃精研篆素惟

逸少與善備爲夫鍾體古而不今掠矣至于獻之疎瘦恳謂不足病也其云師宜懸帳之奇乃阿瞞弄荊州漢吏部尚書梁孟皇益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操善其法常御繫帳中安玩之以爲勝宜官八分之體咸是鵠筆今王傳不云宜官而曰師宜不云操懸孟皇之書而云師宜之奇遂令讀者混混此史冊之所以多疑由作者未能大顯其旨徒以綵句爲工究之辭尚體要增華亦何益哉

王凝之

居恒疑王江州爲逸少之子子猷子敬之兄弟而道蘊獨矜誇封胡遏末鄙斥王郎恐其自恃門蔭有需才遂夫之失及

凝之出典方州賊至而不知備篤信五斗米道欲遣鬼兵以助戰遂使吏民弛防狼狽倉猝死于孫恩之手始信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陶侃母

侃母湛王琏之母李皆于其子貧時作食以結客者也然陶母所供者乃舉孝廉之范逵欲其爲延譽故剪髮挫薦不憚劬勞逵入洛果薦之爭聘傾榮諸人士行之名遂顯予謂此逢迎貴人之俗態耳若琏母李知琏必貴見其與遊者乃房杜輩并卜二人爲公輔器遂具酒食爲懽竟日定交而罷此眞人倫之朗鑒匪易及也乃世徒稱陶母而李母反無聞焉

二母俱賢似不必更致區劣或有疑者客母與陶母迫[illegible]者洪靖陶母尚主中饋故散貲奉母當老養節效業并[illegible]客惟敬親一見母賢一見子孝也

劉遺民

陶靖節陪客飲既酣即曰我醉欲眠君便且去劉遺民陪客未終席即先起曰今正伐荻不宜久廢此二主人俱倨傲鮮腆目中無物自他人爲之皆是最敗興事然覺陶稍韻劉更粗又鄙恐先樂與役夫小民市欲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予謂此外所遊恐彌不及盜既爲役夫小民必能留眞樸于十一恐此外擾攘無非機械勢利望之更絕塵也

庾信 確甚韻絕似　文亦風流情予山貞傳識

予讀庾子山哀江南賦至于灞陵將軍咸陽王子無非勁知彝新野上㴱淳洞爛拂爲快也及作周朝各大將軍誌狀碑銘盜出其手不過備寫冨貴勲階之重而已獨于吳通服銘既序其梁齊之功復實其降周之辱至云促膝酣飲壺錦被傳以氣疾增暴而終傷温序之淩魂憐蘇武之永夜自此肘腋寄恨濟離宜其聲之哀以怨也人生至此誠何以堪竊畀封者主辱臣死上也否則削跡林丘締念雞磏可也若得建非所受制圈牢身名俱敗饒爵移時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鈕靈慶 痛快今日安得純絢食負恩者乎傳識

王成存李氏之孤師生之誼有光千古表裏[illegible]

携其孤兒投梁門生伏靈慶慶即出兒以邀賞邀死焉兒存時常齝一羝狗忽入慶家遇其夫婦俱嚙殺之此等負恩之人不少安得百千羝狗發紓此忠憤乎至于陸超之之門人陰弑超以求榮及舉棺而即壓其首以死超靈員濯濯哉

秦木蘭

木蘭假爲男子替父從軍見古樂府及徐文長雜劇木蘭亳州人立功于隋煬帝時帝聞異之欲聘入宮木蘭謂臣無配主之誼遂縊死今廟祀之封爲孝烈將軍若齊明帝時東陽女子婁逞善棋飾爲男服遊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唐貞元末大將張詧死汾陽王傷之其妻孟媪即僞爲詧求授

職領詧之缺軍中屡奏兼御史大夫汾陽死而罷歸復嫁潘老爲婦生子曰滔曰渠壽百餘歲豈非至異乎

魚弘

弘以軍功歴任太守自言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常西行道中採菱作飯後人遂兒一菱不可得使大地皆魚弘生民憔悴何處可逃死乎

劉靈助

靈助精于卜筮遂萌異謀起兵時每言三月我必入定州爾朱氏必滅及爲侯淵所擒果以三月解入定州而高歡三月破兆遂滅爾朱此與青蓋入洛及帝星明于江漢之占何異鬼神之愚弄人自是不測學者但當正其心術無爲妖人所惑可耳

陶潛

或問陶彭澤苦身戮力癯瘦摧絮自甘豈有妻厭之舉然觀其責子詩曰雍端年十三既不聞其孳生乃一歲而有二產豈非二母所出乎或又謂宣聖見于禮經雖有出妻之舉自稱東西南北之人必不暇溺于衽席然觀子適楚楚昭欲以安車象飾迎夫子宰予曰自臣從夫子以來見其尚德好儉妻不服采妾不衣帛無庸此車爲也則夫子亦有妾矣按

年譜夫子六十六歲亓官氏卒次年伯魚之母死則夫子原無出妻之舉而伯魚乃妾出也豈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妾御之數皆以其秩命爲差聖人從大夫之後故猶存其制乎

張遠遊

人主惑於方士之說者難以悉數惟秦皇漢武則此之猶甚焉或求靈藥于海上或聞嵩祝于名山竟不免于一死後世訕笑之者有曰茂陵劉徹多沸骨泰攻梓棺貲鮑魚有曰驪得武皇心力盡忍看烟雨茂陵秋有曰殿號長秋花寂寂臺名思子草茫茫尚無人世團欒樂錯認蓬萊是帝鄉至相戒識無餘力矣魏丕亦爲甘陵甘始廬江左慈所惑劉植乃著

辨道論以悟之極言爲仙君者尊祭遇樂受享無窮雖素女姮娥不若椒房之麗雲衣羽裳不若龍衮之榮蓬萊蟾桂不若乘輿之盛其言至深切矣及張遠遊合九轉金丹獻之齊文宣文宣曰我貪世間樂未肯即飛上天待臨死服此可耳夫以文宣之兇暴猶異此等特憐生則委政于遵彥死亦不惑于異端後世餌丹諸君欲求長生苦心修煉及藥爆毒發齋醮無靈往往速疾墮命雖九死而不悔抑獨何哉

劉孝標

梁使臣至吐谷渾見其主床頭有書數卷乃劉孝標集也而梁武好文之主反以修列錦被數事忌其該博阻之終身至

厄窮以死孟浩然遇主于猝然之會明皇亦素知其名也反以不才明主棄句怒而放之還山又況曹操之于楊修孔融隋煬之于王胄薛道衡有不忌而殺之也哉是知君子固不欲[illegible]上人若有才而生亂世尤貴于善藏其用也

劉臻

吾鄉帥謙齋先生博極羣書與湯若士先生最好湯詩有曰着冠須訪戴脫冠須訪帥則帥公必風流倜儻不拘繩檢者令人每以迂闊之事加之如前史所載劉臻與劉訥俱仕儀同一日臻欲訪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指訥漫應曰知竟引臻還家入門尚未悟大呼曰劉儀同可出與臻子出迎驚曰汝亦來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于是詫曰吾欲造劉訥耶如此等事在吾鄉合當加之帥公在他鄉則傳爲陳悅齋蕭然齋未確然緣僅失之迂若侯君集騎馬過門數步忘其處與帥即協知與有逆謀則其識尤不可及矣曰艱朝而顧亦有異事必有異聞藥帥雖補于成哉然已晦于體矣

雲定興

人臣對君應卒爲難由天威嚴重故也昔楊勇初生子儼文帝曰此皇太孫也何乃生不得地以母昭訓雲氏乃勇妾也時雲父定興奏曰至是天生龍種所以乘雲而出可謂善對

惜帝惑于獨孤楊廣之譖致父子孫三世皆死于逆廣之手而國亦隨之爲天下笑豈不哀哉

楊朏

隋書載吾鄉風土近吳楚吳之文明雖開于三國而楊州分野實始于虞夏豈如隋志謂豫章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廛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則棄妻更娶一歲五蠶一夕成布俗呼爲雞鳴布新安盧陵往往畜蠱宜春尤甚洪南舊紀亦云多蠱俟暴亂而毒始絕然今婦女暴面市田多見大江以北蟲毒則惟滇南有之吾鄉兩俗俱免矣及閱宋人楊朏紀聞海鹽毒惟古田長溪最甚風教之與時移見古今之

異槩也

鄭偉

韓非周昌鄧艾孔顗之徒皆病口吃然或以著書或以立業卓然有以自見吃亦何病於時哉獨鄭偉之口常吃遂罷於野失之問諸牧監監答之其口亦吃偉疑其調己也竟射殺之噫均之吃也一以吃致死一以吃致人于死吃哉吃哉

張後胤

張鎰以慵臣垂老爲盧杞擠之以死其祖後胤唐太宗微時從之受業後召見之曰今日弟子何如對曰孔徒三千無一位卿少背今臣得陛下眞爲奇遇帝欲官之對云生平以教

習爲業頗得祭酒帝從之備極尊寵次則河汾之徒魏徵薛收竇威杜淹李靖等將相名臣多出其門固爲極盛而終文通之門人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竇盡劉一時之僭僞三人同時相去不遠抑何奇也

鄱陽王素節

素節自幼日誦千言爲高宗寵愛武后忌而殺之被遣在道聞哭聲而問曰彼何哭也曰家有病死者王曰人求病死亦何可得尚須哭耶至邠王守禮人謂其能通陰陽王曰吾無他術前被武后幽囚十餘年積受勅杖瘡瘢遇雨則痛霽則佳以是言之輒中耳因泣下每讀至此等爲之惻然武遂之罪眞通于天哉

宋廷芬

芬生五女若莘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慧而能文莘昭尤著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若莘誨諸妹著女論語十篇以韋宣文君擬孔子曾大家等爲顏冉推明婦道若昭又爲傳釋唐德宗時昭義節度使上其事俱召入禁中上能詩每與侍臣賡和則五女皆與焉歷數朝后妃諸王皆師事之稱先生廷芬排饒州司馬其男獨愚呆不可教白衣終身此女亦可謂最奇者而所遇又奇較之劉殷諸女僅入劉聰之宮者異矣韋宗文乃韋逞之母宋氏逞仕苻堅堅爲之立講堂置生員

賜侍婢剖明周官音義

鄭相如

相如自滄州來欲師事鄭虔叩其所蘊則云孔子稱百世可知吾亦能之凡天下治亂彼已生死的的言之其後皆不爽而于祿山之亂言之尤早且勸虔毋汚僞官方可免死後祿山反相如已死虔追其言終不附賊然則聖人之所謂前知豈必專在至誠乎但相如之學亦可謂正而非專恃推測者比也（然虔終以汚祿山而貶漢識）

安金藏

唐睿宗爲皇嗣有誣以異謀者來俊臣等証成之賴金藏剖

廢以明皇嗣之不反而後儲位遂安神龍初母喪廬墓甘終泉湧李亦冬實犬鹿相狎是金藏不惟純忠而且至孝固宜逆后感心也

盧坦

坦始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諭坦曰某世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能破散以歸于人也黃裳驚異其言余少壯歷觀列朝仕宦之家苟官聲勢煊赫謀田伐宅流毒生靈徒盍一己之富貴而不顧激成天下之禍亂及大亂踵至破敗亦隨之昔之成循安

在哉坦之言與後來炯鑒也

鄴侯子

余嘗慕鄴侯之爲人大似留侯受知主眷每以片言開悟人主不似犯顏强諍而聽者自然意盍雖父子骨肉之間人所難言而二人皆以立談轉移豁然中解及其遠于勢利皆托跡仙術或爲赤松之遊或探嵩華之勝至其後嗣弗類亦不幸而相同留侯之子辟彊謀王諸呂幾亡漢祚鄴侯之子繁以父故見重于陽城乃沮城疏草於裴延齡致傷善類豈二人者皆明于爲國而未閑於家訓歟抑其子之賢不肖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歟何其相類若斯也

安祿山

昔狀與人以荊州圖蜀方書而遂落華安祿山反後開房琯建議諸王爲都統節度乃拊心曰吾不得天下矣可知奸雄睥睨皆有絕世之姦情所據非分安既無成曹亦速滅天固不祐之耳後之亂臣賊子盍鑒於茲

賢良女（臘西快論傳議○賢女合下是要去捨身滅賊非本爲夫婦而後剪逆者故足貴也漢諸）

謀夫乃婦人莫大之罪然亦有處之快人心而合乎天理焉若方李希烈僭號時踐以顏平原之忠貞不能開悟其逆志而反以身殉焉及其入汴強迫恭平竇良之女爲妻女欣然慰其父母曰慎毋我戚我自然滅賊也遂勉事希烈得其寵

心而陰結陳仙奇之妻以爲援及希烈病乃乘機投藥以毒之仙奇始得函首獻功而天子嘉賴其勳豈知智計乃預出于此女之烈哉較之王司徒于董卓猶未免貽後患此女獨能行之房帷而措國家以安雖天下之奇男子孰能與於斯哉而當時不聞旌其功豈典亂之典果缺歟抑恐其事傳聞播頗令知殺賊出于一女子則置將相于無地歟

高仁厚（論附傳議）

黃巢之亂既平獻其所掠家屬於闕下僖宗御大元樓詰之曰爾等皆世閥名家之女奈何從逆羣婦無以應中有最慧者曰朝廷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奈何以節義之事責及婦

人女子乎將擢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傳宗語塞但趣殺之其
後盜渠韓秀升屈行從等盤據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討擒
之詰之曰何故反升曰自宣宗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
解綱紐今之反者豈惟秀升成是欲非凡上之肉惟所烹醢
耳仁厚亦愀然動色械送行在斬之予謂此一賊婦允宜既
此賊夫當以王小波爲媒灼爛烹阿大夫縱解而鈕析之以
供尚組浙天下居伯食夫於新婦堂中共嘗一臠要知此中
之味有甘苦也

劉龑

漢主龑所考今諸作儼蓋龑初名隱父謙爲南海允升亦相

履齋示兒集　卷之十二　十五

南漢北節嶺南見而異之乃娶以女謙不敢嘗強而後可遂
生隱龑有嶺表四郡號南漢先是有胡僧言滅劉者龑也龑
因飛龍在天之義遂以名壓之三傳至劉鋹果爲宦官龔澄
樞以覆其國今寧都之界有漢高祖墓即龑也俗訛以爲劉
邦甚謬蓋漢祖葬長陵自在關中此與秦紀載戰亳滅湯乃
周穆桓王時別有戎王號湯仍居于亳爲秦所滅不得訛指
殷湯也寧都有龑祖墓訛爲劉季祖家亦非訛爲長陵也漢識

賈緯

緯行浮薄桑維翰惡之及隱帝時奉詔與王伸竇儼等同修
晉漢實錄遂誣維翰死後尚有銀八十鋌學士徐台符駁之

夫史維以直爲主因私嫌而誣人以贓污何以傳後乎此與
索米而始爲丁廙作傳受金而比爾朱以韓彭同宜是非所
以失實也柳玭謂史官密書善不足憑請詔記事之官當朝
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極是當朝言其狀則書美不書惡矣玭言亦未爲是也漢識

蘇逢吉

劉智遠嘗以生日命逢吉疏理獄囚謂之淨獄蓋欲肆赦之
也逢吉闌門無重輕盡殺之遂報曰獄淨矣亂世之政往往
一賊當時耳聞目擊稱地皆逢吉矣民生之促爲其極耶

李襲吉

梁晉構兵不已晉王使襲吉諭梁有毒手尊拳交相于蔡夜

履齋示兒集　卷之十二　十六

金戈鐵馬蹂躪于明時之句溫韜使人讀之嘆曰李公有士
如此何不使吾得之夫以溫之狂暴目中猶知有士豈必得
哉

王凝之妻

共一五代也王凝之妻至斷腕以全節歐公錄之以愧無耻
之流王欲翔之妻乃朱溫所賜每出入禁中翔拂其意輒矜
誇昔日火身尚讓時薄以傲其夫遂移置典揭交通播鉅翔
莫能制焉醜婦固不足道若翔之甘心黨賊宜無耻之言靡
不可爲哉

呼延贊

門有迂儒欲習冷常坐北窓幽風延贅欲其子孫耐寒每
以冷水澆孩故其子常病又自割股以療之其愚僻如此

曾修古 未微傳識

修古爲御史廉直有聲卒無以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其孚女
泣謂母奈何以是累吾父夫剩迄洎今探架未聞以一女子
而能操持如此賢矣哉

李大臨

大臨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隨化爲雙雉飛出耕
夫獲之貢者指爲盜械送府大臨辨其枉釋之夫丹砂每爲
仙餌變化若此果靈物歟抑葉縣子喬之靈使之然歟可知

變幻之事何時不有

呂大防

公以元祐宰執爲章惇秉政安置公及劉摯蘇轍梁燾范純
仁於嶺表呂公行至虔州卒遂葬焉近忽有旨遷歸安厝予
友往觀其骨骼尚鮮頎然而長眞一代偉人也昔孫宗鑑雜
記亦言呂公體豐大及拜相東坡草制曰果藝以達有孔門
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動蘇集亦載此語蓋戲
之也

歐陽永叔

王文公作轉運使蘇君墓誌謂當時歐公以言事切直見忌
[illegible]獄因甥女之獄邪以姦利天子使戶部判官太常博士
孫吾與中貴人雜治而蘇君卒白其冤則蘇事得乃書人矣
及閱李元綱私錄謂韓魏公常稱內官王德用因往年執政
惡歐公欲得張氏事傑治之令蘇往鞫蘇將鍛鍊成其獄德
用正色曰上令其監勘正宜盡公道鍛鍊成何語耶歐遂得
活是中貴之力居多而蘇乃黨和害正者矣王李之言何若
是其相反也要知此獄雖執政買囑朝陳執中等陷之而亦
錢武肅之諸孫怒其歸田錄中詆毀前人已甚故雖擬錢浪
語猶欲織成爰書耳歐公之得免于罪天乎人乎母抑猜誠
足以悟主故上亦豁然曰朕正欲保其賢休戚主道之英明

無倏風雷之感矣

曾直

浩翁道人謂杜工部作詩悄懆苦作字皆受盡一生窮餓方
到佳境若韓忠獻公之詩杜正獻公之字各極富貴皆臻妙
境何至忍如此苦愚謂忠獻之詩自不及工部而正獻之字
亦未見其能方駕懷素看來畢竟吃些窮苦後來自爾長久
若韓杜之勳業爛然彼之寄托原自有在又何必與區區裝
素較尺寸之長也

李公麟

黃山谷以李龍眠作賢已圖示東坡博者爭據一局投迸盆

中五皆旋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變色起立
皆嘆曲盡其妙拔得戲曰此呼者鬪人也凡擲六齒合且轉
鬪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當呼六而張口何也龍
眠聞之愧服元人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手帶金釧岳柯方幼
調之曰此足易酒奚剪髮爲何亦愧笑夫李何皆一代名手
尚多差謬今學者憑恃淹博頓忘精研皆此類也可不戒哉

宋道君

王莽篡漢後得長人巨無霸能召致神怪凡虎豹兕象皆役
使以助戰光武遂得郅君章慣役鵝禽以破之旋殺王尋而
諸猛獸皆投滍川以死邪之不勝正也如此宋道君亘山之

業四方羅致珍禽忠不能馴市有薛翁獨能豢之帝日勅輿
衛鳴蹕張黃屋以遊諸禽鳥鬧清道聲則數萬集輦扇間遂
名其禽曰來儀自後帝每出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
山瑞禽迎駕可云至樂矣靖康圍城馴禽不去民皆執以充
餐彼一集一昏徒以此貽譏于後也拙矣哉

蘇庠

紹興間蘇養直與徐師川以隱逸同召養直不出及師川造
朝便道對奕蘇乃以一勝相誇徐因抱慚然宋史載徐不妨
張邦昌僞命拜以昌名姆叱其名以節憤此與韓延之之待
宋武畧同其後杭宋交聘從容應命此其出處皆合于正固

丈夫之致爲也即蘇庠亦安得以獨行啟之乎

蔡元定

季通曆學郭守敬非之律呂書亦至今歸之無用雅好卜筮
則當府議其果有堯天術何不先年去道州若篤好地理葬
水心每議其安當時士大夫多爲其術所誤然蔡氏自神與
西山仲默世學相承者累代聲施甚盛而皆不仕至沈子抗
始發進士寶祐初遂秉大政雖理學不及前人當奸黨擅國
時乃能急流勇退以祿位終安知非山川所助也將西山事
耳指摘者亦未爲然

賈似道

似道當朝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怨于和糴欲變其法乃從
劉良貴吳勢等獻買公田之策而使殿中御史陳堯道上其
事于朝準祖宗限田之制取官戶田產逾數者抽三之一回
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可歲收六七百萬石米以餉軍
而免和糴造楮之費予謂此法行之承平則謬若國勢垂亡
強敵壓境巨室世臣尚宜傾家以佐餉以志存亡與共之誼
況買其逾限之田不猶愈于無名搜括乎當時徐經孫章值
知極陳其害亦未聞別獻一策以濟國難似道罪惡固不勝
誅獨此事猶能捐己田萬畝在浙西者以爲公田倡後世立
乎本朝忍視人國之顛隮甘心臣僕而反貪賄以縱敵既已

國破君亡以殉其貨為子孫致富之具焉恐善見於道于地下也嗚呼世變江河無論人心風俗之壞有變而愈極者即奸臣之心術亦每況而愈下焉哀哉予故書此以見後之奸回蠹國者并不足為案之奸相下走也世傳荊公與蔡京誤宋太湖可畏良田三萬頃或云縣注水處劉貢父曰我有一術則發田三萬頃空一湖以注之衆大笑當國計因乏時而曰可買公田一千萬畝不知此數自何而辦當人人給兇老平章有四萬畝可獻乎識者附一咲

李顯忠

顯忠于宋將中難與韓岳同列然其生也方墮地而即自立干儕人皆異之果負絕力符離之役使卬宏淵同心則恢復可乘奈不和致敗其咎不在顯忠而在御將者失其道也又

楊文公初生其包藤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現物母令急遠諸溪俄而翅開有玉嬰帔天而啼舉驚為異物也然則詩書所載神聖之生豈卵殼拂信匪誣哉

張翁

翁為蔡京所延教其子弟訓規甚嚴一日忽顧諸生曰爾曹仰學走乎諸生驚曰先生常教某徐行胡以走為翁曰今天下被君家破壞且夕大亂賊必先入爾家爾曹惟善走庶可逃死耳諸子驚告京以為先生當有心悉京瞿然感悟乃聽翁薦用楊時然則奸回禍及豈不自知而必不肯罷手者蓋騎虎之勢果難下歟李林甫之子岫危之甫曰業已然可

恬於不肯謝權大抵一轍當後守劍南設方略招□□為秘遠州而後多計算宜其所見之卓越也

完顏亮

亮頃欲得國恐父不與即弑其父完顏亮南下其母阻之即弑其母王莽篡逆其子諫之即殺其子史嵩之擅國姪景獻諫之即鴆其姪大抵兇殘之人其性如蛇虎稍拂其欲則當噬無論親疎有非人理可喻君子不幸遇此敬慎以遠之可也

遼后

遼肥失奴一跌俯載蕭后之冤十香辭亦辨其誣至于宮中

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以七言四句中而載趙惟一之姓名奸相張孝傑遂證成其獄王鼎爐中賢人也亦太息以為此天為之若與出于后手詠題者然不知十香詞可假懷古詩獨不可假乎后特禍來神昧誤聽重元家婢單登之讒遂信筆以書之耳予謂此非獨乙辛大惡罔上之罪亦道君之昏庸致之倘其主有如神之譽何至以中宮正嫡延頸于孫一惟邪言恩義恩裂遂至不保其妻不保其子若非知恩蕭兀納之忠并戕及皇孫矣可畏哉且夫管弟之釁東丹之禍從古主聽重昏禍延骨肉者多矣區區奇遼天祐之君云乎哉

金章宗

章宗璟曰世間僧徒修飾宇像甚設道流次之惟儒者今于孔子廟最爲滅裂由來如是可慨也夫

耶律倍 地志名 哭欽

遼太祖之嫡子倍知太后欲立德光遂曰吾當適他國以成泰伯之名遂浮海歸唐明宗性喜書畫醫巫閭山水之勝藏宮讀書其中工遼漢文章技術精絕凡制作圖畫皆入宋秘府其子永康從帝果何地無賢哉

遼人

遼人開科初只取一人後或增至二三人其後廣額至百五

十八人元人制科僅取三十人猶爲礙選法天下之大士何由而得志乎

○日本僧

宋時日本僧奝然入貢還國奉表稱謝中云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抗魏氏之敵又云望落日而西行萬里之波涛難載顧信風而東別千里之山岳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遇中華之盛又云金闕曉後望堯雲于九禁之中嚴扃晴前拜聖燈于五臺之上又云迴花回文神筆出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東海之東又云世超黃軒之古人值金輪之新海外如此文字亦不易得與洪武間嗜哩嘛哈可稱

日本兩使

郭少師

初少師從瀛國而北既南歸與謝君直言曰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頓兵戒深入待還歲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請斂兵從和即可其奏兵交二年而無一介行李之及乃終以降因言之慟哭愚謂此彼地文致之言使曲在此也自許難創業以來日事長驅肯留片地以存殷祀乎至無枉害生靈尤謬彼其草菅視人生人之禍烈矣安得此仁人之言也

○趙孟頫

孟頫與元祖論葉李留夢炎之優劣頫直炎而詘李帝曰夢炎在宋爲狀元不能諫師李以布衣乃能發賈似道之奸是李賢于炎也于是命頫作詩譏炎頫遂作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句頫以宋臣而靦顏如此不知亦愧靦否宜爲姚燧輩所輕侮也

○張浩

金世宗時近臣有欲罷科舉者上以問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曰有秦始皇是也上顧左右曰豈可使吾爲秦始皇事遂寢浩之對君可云談言微中若元人罷科舉之詔將下許衡獨乘抗直與[illegible]力爭而不勝反爲溥化治書

所謂果何益哉嗇人所以有取于諷諫也

郭鳳

元郭鳳征西域降其算灘數十種兼窮王中物悉爭拾衆獻

宇文帝號爲掩于即儞獄名也或得蜀器而不知名斛律徵

曰此名錞于樂器也依周禮註以金錞和之聲極振吐谷渾

有恪尊之名乃國王妻也陸澄能辨服匿乃單于賜蘇武之

古器也

海涯

小雲石海涯兩辭爵位隱錢塘賣藥自給過梁山濼見漁父

織蘆花被欲以紬被易之漁父索以詩詩就持被而去世遂

傳爲蘆花被詩亦可謂超然于本俗者

馬定國

定國金人謂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乃據字畫考之定爲宇

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學者以比蔡珪兩燕王墓辨然愚謂

黑獺非文明之世也武成以後傾輈相踵奚暇及此而[illegible]

詩謂石鼓若創自周宣則宜錄史籀筆今文乃小篆與籀文

異夫孔子去周宣未遠其書猶皆蝌蚪小篆作于李斯猶有

交錯秦代遺風設與其如斯且其詩篇古雅亦非後周所能

山革所及此辨更爲詳確但近聞太學中猶升以之磨刀者

馬先代法物從斯已矣猶何者

申屠致遠

拗睫頑物既鑒驗宋陵與及作辭箸於家敎官文數聚而焚

所費九經石刻以築基頗致逸功雖而得存矣何其勤生亂嘆

蝎哉

阿魯圖

元至元中除一刑部尚書衆難之曰此人未識字不可用阿魯

圖曰朝廷若選儈于手須用强壯人若尚書獄獄但不枉人不

壞法足矣何須强壯不謂阿魯知此大體

高啟

唐人王廣津宮詞云白雪猧兒拂地行慣眠紅毯不曾驚深

宮更有何人到只向金階吠小螢其叙尚季廸宮女圖云女

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

禁有誰來蓋因廣詩而翻化裁之也遂觸聖主之疑惟罹戮

觀之獄吳中野史備載其由國初詔獄族罪亦不辟害於

事季廸之得罪固有自來非徒以上梁文與宮詞文字之間

可不慎哉

戚繼光

戚將軍奉命征閩倭屆森嶺[illegible]

期出師將軍掉頭不顧祖兒戰北方休未能擇進遂解甲縱

飲自五月朔至初四叠宴賓僚倭偵知不設備初五日天未

及臨陣將師植旗、諭令軍中回顧必斬、由倭之運刀如飛、前此
相望輒卻、往往取敗、時夫人僅生一子、從軍、見敵而退、即斬
以示、三軍股栗、竟往接戰、倭弗預防、自相擾亂、遂盡殲焉、夫
人飲恨、取男身首縫斜以葬、時握及待公、公因別室以居、終
設甲胄、年垂衰暮、自顧乏嗣、獨寶于女兄弟家、追念既往、慨
然嘆息、女兄憐之、歸一婢以侍寢、遂有孕、因進曰、妾侍左右、
覺腹氣萌動、恐夫人不容、將何以自明乎、公遂留記于妾、生
子不殺、即給與家人、果覺起孕贖、夫人力不能制、始大創曰、
彼老而有子、禍豈在是、女戒初諱之、聞其悔悟、乃向將軍昔
有子、特畏夫人殺之耳、夫人促遣請見、門、其有是哉、幸急引

見兒前週、即對夫人而嬉、細視兒頸、則見其舊縫線痕、乃前
于丹生也、因慟絕、徐即申奏爭繼者、皆歛息矣、神廟端居、念
將軍功、閔之色殊、諭抱見大內、兒而帝、即從膝上拜恩、聖情
感動、稱送六宮、賞賚無算、頻賜恩除、吾鄉司馬公盆仕長溪
山將軍殺于處云、今其地不生青草、州人度節、亦改五月初
四日、蓋忌初五之辰、不忍樂歡也、朱禎劾司馬以廷對入京
猶見其襲子、今觀逸史所載、謂公恐無嗣、潛擅數婢于旅邸、
遂生三子、戒家人勿言、託爲某孝廉子、并請孝廉撫之、則謬
甚、

孫賁

從容就義之士代不乏人絕命之辭衣帶之詩皆自知不免
故預擬于平日未爲難也惟當猝然之會或托爲咏歌或志
于詐誑較然權奸與悠然達化者予得三士焉國初錫藍玉
案有與字交通者必坐以罪濫矣孫仲衍僅與題畫亦不虞
其見逕死也倉卒被戮臨刑乃自占云鼉鼓三聲急西山日
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監殺指揮奏詩稍遲又復殺
監斬者謂有如此詩何不早奏濫之濫矣楊焦山先生見陷
于嵩相以子黑文律擬絞臨刑朋友悲哀送之因嘆息曰公
有何罪犯絞律乎公毅然曰雖未犯律却犯聖經衆詰曰公
當犯經者那應曰直而無禮則絞非犯經如何衆復破涕爲

笑焦芝岡先生臨刑奸黨張時雍見而詰之曰爾胸前奚囊
中何物對曰謝恩表也張復叱曰回安得上書焦猝然厲聲
曰此乃遊高之言今後出爾口乎呼吸生死之際凜力此天
然妙答非聰明血性强了安得有此與令未死奸回削之短
氣

公自許宗木依明代編次長編短章附見不一亦君跫
水苦心再訂以論史全者爲上卷或偶衆一端如史評
者爲下卷亦公集之功臣也儻篇
種義之深微史事之職者轉講大儒鉅公詮釋論斷之
後醇駁是非畧可見矣後起者欲出己見以斷義訂探
同無取乎雷同一律亦無尚乎力反前修也存師而論
志在求微闡幽間有詳人之所不必詳賢有賢人之所
不能於者但字經三竊不無內隘之爲焉之踰洪以闡考
而謬磨訂補無有不能仰今作者之意之惟昔歸子梓
轅文遺文妄加改竄覓人尊氏芸發川趣之曰丞成之
少揆緩塗乙盡矣哉先生特縣丹入梓人之夢截已卯
夏初門洪負罪再識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序

先生諸序皆有八大家風味可以不朽惜遺失僅存十一耳讀者想見其丰采可也傳識

友石居詩序

憲皇辛酉之元予駒齒猶未落閭閻長老言曰是科吾鄉得爲如祝文桑章大力孔用徵皆人望也予心識之思一見其丰采而不可得因嘆士於所知固有幸不幸焉然文桑先生與先子爲風雨窮交方其泰鯑使回予親其丰采矣後從傅平叔館叩大力中席章句遂得親承予益幸之獨孔公不得一見爲媿有一拙山人投以友石居詩有期賓臣過訪穆叔

不果之作此亦少陵不必寄元盖所覩者不似形而以神爾夫今日史交有過於以神相親者哉因快讀之覺五七言間皆多渾厚之氣而不流于淺綺其練句精工未後出而勝之因悟昔之論詩者謂杜審言以渾厚名宋之問以精工名猶皆未能兼焉若高達夫調響而傷于急岑嘉州句琢而偷于巧巧固不能渾而急則不能精兩者益無以自全惟李兼此爲難也夫詩猶杖爾獨慨夫江波易逝典刑漸遷今文桑大力諸先輩俱邈不可問公猶以蕭然優杖嶷於寒林空谷中時聞歌聲若出金石此如開元天寶之遺求其聲益金坪蕩無復存獨有秋官告歸逆昌深竹與寂寞而舉姘不盡爲人焉所貴耶况予於山人得讀其詩以見其志以慰平生之所慕又豈非大幸也哉

但月仙集自敘

語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原夫天宇寥廓任意躍騰理數殊分難于一致是以三王庭平五皇肇建聖君賢相濟濟師承入而輔養則九德單敷出而布施則兆民丕乂而且典謨訓誥備極馴雅豈非秉哲咸優哉後此采靈未齊賦授匪一或彼境之恒豈即此途之競塞達人識其有焉恒各肖其所授耳余生也晚逢難附以駒齒未落薄祜兩喪總角方成饑寒交困于是出則負耜入即窮經纔當弱冠卓爾庠

兵漸收訓侶之企旋叨國儲之祿八男婚娶一女相攸弟姪營配從兄待喻壯力雖衰雄心獨往青徵獻策白社歸盟出門多同人之功欽風列名流之籍雖濆逆拙目不無王銑之嗤而慷慨文心每著雕龍之衆方期璀璨特達詎意干戈搶攘血流漂服命乞矛頭隨載婦豈馬戀人首痛飄泊于下亭嘆蜚鴻之滿野自悲身世忽忽忘生僅餘末光偏照南土林戈宿將頗命元臣手披荆棘更與車書屢疏交章濟中儒剡謂茲渺末堪任清華于是大君有命朱紱方來文昌之氣似殊太史之林如玉柰身經挫折時會旋移新命長辭甘心憔悴庭草蕪穢緗素凋殘頗以諸生尚繫舊籍主者勤申夫弋

羈愁人結念于冥飛ℰ投病星始捐昔饒永除學冊許放歸
幾自顧無聊寄懷先典稽諸唐虞或質而軼洵乎覂放或撲
而辨贖成周之書擷其譽雅被秦漢之襮悅其艷莊晉魏漸
流于淺綺唐宋務祛其弱靡贍既既充況思獨湛因念古人
羇客愁而著書托孤憤以見志或賦窮為于閒居或咏孤雲
于貧士雖遊跡歷覽未遍方州然常西泛楚雍南眺閩越眺
臨淮旬二陵之風雨淒然東走陪京三江之浪濤渺矣凡所
登涉悉托咏吟重以宿業火災庸音天妒一焚于襄樊寇燹
一焚于家藏兵燹一焚于除歲祝融三灰之餘囊無寸紙流
連悲悴幾欲投貂號無字禪矣慨悵腹難餉淮施一鉢之粱

跧足雖前莫希五嶽之步一丘一壑於焉終老役難忘于舊
習聊寫意于零篇積漸稍多汔無銓次今秋館于西江攜有
通朝之暇是用謬加刪錄得古今詩文整為各卷又以身既
隱矣焉用文之故不敢請正賢交弁傷其事但思從來不得
志于時者如靈均述苗裔之初龍門志耕牧之始仲任紀落
魄之由稚川列篇卷之目皆自叙本末表厥將來予獨何心
能忘惓慕因不揣固陋輒陳幽曲功德罔焉立言奚冀特授
之弱子藏之名山使後之君子知一代遺民飄音激楚庶幾
抗睎變之什者如聞竹節之聲諷心史之文者不棄井底之
渫是余之幸也末是余之辜也歟

游日生稿序

語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所以夫久動而應天下之變與夫
靜而息天下之機各有同亦各有異有倏而同亦有倏而異
有異之而反同有同之而反異要視其寄志之所在而已志
偶異跡雖同匪同也異也志苟同跡雖異匪異也同也同學
游氏日生與予總角讀書慷慨任世原夫始也其志同及中
更喪亂予堅辭舊儼束服歸耕而游子亦高臥深山不求聞
達及其中也志亦同今年甫强而迫於貢期當事者責之曰
子不得復謀天山之業矣因顧予於十畝間問予遂滌倒明
經乎毋寧發策決科將肆志於所就乎使予言果售于得無

以今之異而疑吾昔之同乎予曰否夫士各有志豈相為拘
哉從來受大者不取小綆短者不汲深以予才劣通方自應
與野服老儞若子之才之器豈能鬱鬱滯跡於此也况乎乘
天下之事易而任天下之事難誠能操其所同者以善身而
無忘古人之風烈隨出其所異者以善世而弘濟天下之艱
難則非異也乃同也非倏為異乃永為同也非同之而反異
乃異之而反同也何疑焉於是出而共業果售將標其舊制
以公于世夫游子之文與我輩共見乎天下也久矣今甫獬
然特見而乃索言于異志之予則夫游子之異將無同

李西川八十壽序 代

憶予昔垂髫名心方盛羊角五峰之前頻登陟焉及壯而造
于朝仕于隷碌碌車塵未暇天涯已多故矣周之歸休三徑
守老氏不出戶之戒每晨露負暄閒策扶老以跳翹雲水之
鄉或一壺自傾聊以卒歲數十年來不復肯聞人間事矣忽
其叩予扉曰西川李翁誕期初公壬欲乞一言于先生以爲
壽因婉却之曰予老矣且閱少可以頌長而長似不宜頌少
昔吾鄉奏公道圃以禁省名臣操史館之特筆年未八旬而
敘會川尹先生于八十壽也閱十年而會川九十公復敘焉
此其宜也今西翁方八旬而予且近百齡欲弗侈其事焉則
爲傲欲恣侈焉或疑爲自譽也則近嬌長傲固非也衰至豈

遂驕敷將何從焉某曰否事有相庚而適以相承者公與道
圃是也彼以六十壽八十九十之叟周然矣公以百齡而壽
余翁八十此周今日之盛也與時公以八百之春而壽予翁
于七百餘歲不亦進而愈盛乎惡不多道圃之壽會川而多
公之壽西翁也又何疑焉余笑曰旨哉言矣雖然翁生平壯
素而居豊也鄉與里舉頌之矣好善而樂施也遊于方之內
外者咸頌之矣敦詩書而裕後昆也將來家有乘國有史或
以篤行以隱逸傳之矣予何費予辭哉但因君請而忽動予
昔羊角五峰之漾擬將駕舴艋出松溪歷九十九井而瞻眺
于金堤詢其風景復有如昔之殷繁乎恐感慨係之矣因饒

舟文昌偕多士環拜公于堂此今日之盛也更十年而從於
道圃之于會川再祝公之九十使道傍觀者知一代遺民尚
有皤皤二叟酬對于城闉談笑之中以當剝爻之上九或即
可以代祝乎至于七八百歲之期姑俟之矣其欣然曰公之
所祝又何多乎哉

支母六十壽序代

[illegible]婦德者匪一要視所遇爲何如爾遇際其隆則中饋
[illegible]吉而外更無攸以遂其事若事變已極遇値[illegible]也則惟恃
苦節皎皦然聖云節不可奪易云苦不可貞豈同爲相反
成誠難之也從其不可貞而貞之至于苦之久而安安則亨

矣昔之盛而廿计列古矣豈易致哉余於古得二人焉曰仁
叟这萊公之母是也非母早寡携其子如宋如鄭廣求師友
以資之寇母早寡教公受適幼酥于學時則籍叟楚以威之
及二公學成門[illegible]于咸平景德之間俱以碩輔名卿弼亮數
世乃默[illegible]心矣於今復得一人焉支子价臣之母是也丙閣
之役予首得价臣卷既以天下士期之及遇章門見英姿玉
立意以爲五陵豪貴士也因詢之則曰生不幸薄祜數齡遂
遭嚴訓獨依寡母幾幾有孫民之遺逢鮮范文正公之教卿
盎歷百坎坷以至斯也予曰有是哉古今之不相遠乎視子
丰神固仁叟萊公之傳孰知由而母以成之者若是艱且久

乎夫其節烈之苦而能易于以有成此則安且亨甘且吉之
時矣爲之予者由此感念夫晴背而益大展其猷爲典畢咎
二公輔理于咸平景德之間者自南府東宮以措天下于枚
寧因之内慰夫慈訓則忠孝之業皆可以後先並美矣然則
价臣勉乎哉開毋慶甲方周因其之請而遂得以續及云

制府詩集序 見蜀巷集

嵩巷先生五經登朝僅試州郡遂膺國難涕泣登舟介甲揚
聲慷慨入衛自是而典銓而開府而狹樞賜鉞尚方經界南
夏夔山楓塹宿露餐風小大百折鄭貞八年徒懷傾贍之哀
獨蹊顛沛之難至于崩剝勢極矢盡糈窮而後以身殉國爲

古稱社稷臣文謝而後可多見哉公自總師毎以尖刀代箸
曰脫有不濟藉此致命李臨淮之伏哭再見于此及被難閒
之百丈原倉卒不獲自盡絕粒再甦遂羈建獄憤懷鬱結輒
賦詩寄意時有重門一任深深鎖只似老僧常閉關之句嗚
呼可以知其天之定矣久乃致命遂志從容望主南拜數義
士爭殉焉是日晴霜朝朗旋即陰晦禾風悲慘千里一色首
領所懸夜凝紫氣建人驚哭盡公之力不能障逝波反頹運
而其靈足以泣天地慟鬼神烈哉生平行誼文章政事播在
人間著作如林亂皆散失賴家僕廉武徧地搜覓徐君崇來
助梓以臨難遺稿釐爲五卷公之海内庶幾誦其詩者如見
其人或以振末晦之人心云

寅課序

昭武之東實爲瑶湖士之以文章麗澤者蓋世相守也今後
來之英後繼起焉而列予亨見於末以成十人之數間常問
名於予予曰今咸德在寅姑以是名可乎夫寅者於津爲析
木於位爲東方於象爲震木是蒼龍之宿之所居也攝提格
陬之所指也蘇門日月之所生也少昊金天之所治也在昔
夫子仰觀二代於坤乾夏時慨然而有得焉則以予爲寅也
丑術紐也至于寅而雖號物睹人生實始之矣故大統所建
莫之或易者正以盈天地間惟人與物耳出乎人則入乎物

於是有人而物者矣人惟不物于物而更有以物物者則備
其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自移于非僻乎其血氣心知之險而
不自滋于巧淫深於道德性命之旨而不與情遷志乎忠孝
節義之大而不爲境變其發乎文也則光昌之氣足以昭夫
世之所共然而其措諸事也則勛名爛然而不謀夫業之不
可久如此而君即爲善俗之賢人出即爲利見之大人則我
貴而物賤是爲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而人之道乃益尊
於天下矣吾鄉際吳楚之交星土所分東南是宅於寅位爲
至近古之向明而治者皆秉其旦氣以有爲而作事謀始往
往並起於此以俟夫功寅之漸盛豈非得夫地氣之所宜耶

柳書又曰同寅夫四岳九官合之亦十人也當時神明在上答以于廷布官于秩自熙載奮庸以至工虞水火莫不大小咸理焉今十人既已幸列于其數矣使同乎三代以上之所以爲寅者即同乎三代以上之所以爲人者㦯又何多讓焉

九華山募米序

昔張齋傅介子能走窮荒萬里予獨閉户經年輒自笑其迂鄙今岐山上人以募米至出九華山圖以贈因記青蓮昔登兹山瞻戀九峰如芙蕖淥水競秀揚波故坠錫以嘉名典午分疆之時秋浦南陵猶隸大江之右則兹山密邇與匡廬五老皆置几席間物耳予十過青谿岡巒在望而方舟難待㳫

眺爲艱兮僅得接圖以索遂招上人而戲語之曰自吾有斯圖厭飫而遊焉夫亦可以忘饑矣若上人未空聲味欲飽香供則持此以往譬之泡留乞麵無不可得志者予辭又何費矣

過園詩序

或問于予曰主人以過名園何也予曰據釋文則宜以草名朱子但云亦寬大之意益深見于古人居身雖猝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者皆特其德度以勝之無智名無勇功及其應天下之事遂慷慨任之而不疑所以大聖人之道晉寛裕有容爲先大乾元之稱者寛居仁行爲美苟其德度未優則支乎左者詘乎右變故因得以乘之所以曹劉一飲地分乙箸之間由人得以窺其淺深也或曰寬大果足盡理乎予曰以論德度則可以論詩文則否蓋詩淪于寬則泛而不嚴過於大則夸而不精自三百篇以迄漢魏樂府鐃歌引情録别初無格律之限風起雲飛可謂寛且大矣而卒數壓尋常未敢踰則唐人由初及晚必推李杜李厭拘繩束黃鵠鸚鵡乃遊戲之作耳若工部從無出韻雖長篇巨幅森然不紀足時惟一任華出入二公之間大辭謙叫而世不之取者因其逸于法外也易曰師出以律明乎詩律與行師同郭汾陽恩加士卒既寛且大及臨淮受代即斬張用濟于轅門三

軍股栗壁壘旌旗一時改色蓋佐之以精且嚴耳予友王氏聲及出過園詩以相示予偶涉其園四山聳秀林木蔚然此其寛大得於境者然也讀者其中過庭問業詩賦娛情熙然勢削之外此其寛大得於心者然也至于篇什界蓋寄興浩渺予得時與相和此方接應不暇彼且出奇無窮至于險韻奇情人視如蠶擁之擇心膽驚眩者俱悠然赴之或古或律備悉奇與益其寛也既式之以嚴大也復擇之以精焉猶憾主人有句曰承芳泥迹錦雲鄉却認青枝惟我獨此尾以論過園之人與過園之詩之致矣

汝上詩序 言皆天籟文生于情倖識

汝上之詩黄初以來末之顯也由宋迄今而其傳大盛然自上以制科取士士切于功名者多馳思于制藝雖有作者代不數家今則士多投閒家稱月露人宗鮑顏矣然予怪夫昔之代不數家如晏元獻王文公謝竹溪饒介之輩往往上下古今足以名世今自玉茗集成已數十年作者雖衆或有及乎古或有不及乎古之嘆然何也蓋詩三百篇皆性情之所作也性情所發不可以要期而相遭于猝然之會舉凡景物流連山川贈答灞陵南登石頭東發或應制而被命或擬古而詠懷以及晴陰哀樂之相緣草木蟲魚之遞變而目熒之而思遇之歌行之異奏也篇什之齊響也五七言之同律長

短節之雜陳也閨婦能傳新韻野老亦播衢謠列士志縹緗條流共貫跨鉊山于張戩侈棼硯于陸機去天三尺每唱益高臂之穴殷百圍飄泠相和怒號吚嗽于千傾聽並非猝然相遇不可以要期也哉夫性聲出于自然而後靈洞包舉恩通寥廓感賦有時而遇意象之所難名猶之澗裡百重花山根一片雨人以為子山之奇而子山不知其奇也乃若體裁鄭衛英娀齊梁性情無相感之文吹息匪自然之氣風人之致索然豈足尚哉舉此而詩義見矣即選詩之義亦見矣予鄉有汝上之很將以大暢厥旨雖取一人之性情為天下性情可也即取天下之性情為一人性情可也而恐又何知焉

武陵瞿天門名山辨畧序（選輿如乘虛御風或曰公文集當以序託爲壯傳識）

天下治亂亡常名山大川屢歷興廢惟遇名人搜擘窮幽而後棉林泉風之鬱洸羽積水之區乃得徧覽其靈異秦漢以來龍門氏耕牧河山之陽足跡行遊幾周四輿至云崑崙猶疑所謂益漢武雖侈志拓疆西徼絕域不盡流沙宜遷跡未臻焉及元人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崑崙上下迭資登眺腐史心在不猶有餘憾歟其後韓昌黎好搜奇秘西登太華不及青柯坪以上即投書慟哭何其懦也余友瞿天門氏生長武陵源際夫危亂心崩骨肉欲求青谿雲林諸勝狎一日之源然而不可得乃徜徉烟壑呼巖岫之杳冥出而係籍因是忽

信職方所紀固多名跡相訛者焉即以近所見論摩詰輞川有華子岡而紅泉碧澗則在余鄉為勝交廣昔逐驩兜故唐人有崇山瘴癘之句而崇華復有兜墓李白詠圯橋于淮泗而潤州亦有圯橋予望荊塗于淮泗而借溪篠辨荊塗亦有數處荊州樓名仲宣而襄陽亦並建耳自之前義難瞭舉況華山篇外非有至人洞矚幽遐安能使諸峰羅列悉聽役擬乎天門東遊予里值金風拂袂酒酣耳熱相與朗吟少陵歌與諸律至沉雲蔽米飄蕩江波悲來填膺狂歌擊石于是遂取名山辨晰勝畧登臨月仰遙望雲嶠如紫米紫帶焉後檢者因知我輩憑高騁遠意致復何限哉

東湖草序序詩漸近自然幾無烟火氣傳誦

僧之卓然自命者不必以詩傳也而往往寓意於此者有之如皎然秋風落葉之篇以詩而隱閒仙白石清泉之詠且因詩而仕矣以故後之選詩者競錄僧詩而吾鄉艾氏之定待則并選蓮也之文焉追思十年前携予季兒讀書東湖之上時有大悲道人來自江黄偶與凭眺湖光從寒烟野水之間十洲蘇圖之遺跡冀遇其人而不可得則悵然久之今復携予豚弟肄業于此復有大拙道人至自匡山偏居東湖一剞劂久咏歌斐然成帙琢句摘詞戞脫塵外溯其年正英而其志方厲所稱卓然自立者其爲皎然之徒歟抑後閒仙之

匹歟俱未可以測量其所至獨其從予以什謂不獨支公逢許子予謂曾如惠遠遇遺民爲有當乎因所然而笑并出其古水師三十三韻自王城以至金輪原本命極風景依然令人欲置身于五峯三峽之上大愚復謂予曰子果不忘情此中佳處予昔贈子詩有高堂從倚添吟咏幾度春風撒杏花之句盍更爲和一字預爲遊長之券可乎予即曰何時一眺秋空眼大麥峯頭看杏花斯足明予志之所在否僧因曰唯唯吾將拍手洪崖割茲嶺片雲以拂君袖矣遂乃遞欄頓影淪落而能

送大愚上人序

皆慨武肅錢王烜赫吳越不數傳而其孫自然蕭寥落於衆門雖湛甚易繼蠹中制科而士人於此各有自行歟志者高楚大愚僧其祖銀臺於公正色立朝旣令讀其諫疏諸疏炳若日星迫乃父叔相聯青紫大愚又以少年庠英卓冠江黄間益誦法孔氏以世其家者也今寓形緇錫予恒勉其輝修先業乃朗吟以應曰蚊翼雖輕千載有恨士當轗軻不得志於時寧放廢其身以自寄於山巔水涯之間况予肢已殘方欲斷臂懸壁求吾師於方外與之遊焉安能鬱鬱于此乎予感其言曰有是哉子之於禪固有所托而逃焉非其志也夫士當轗軻不得志于時者莫甚於予雖謝棄時名而離形一

切予獨浩然不復想其俯仰身世所歷翠羽金膏俱爲往事山空木落了悟無生有深証於本來者其志似若其行似僻然比之諸衆抗走塵容茫無津涘果孰得而孰失哉今擬湖章水歸智林石門虎溪將蹋足下問其間尚有慧遠諸人狂乎抑登廬山望瀑布閣咏海風江月之句呼供奉而使之歎出乎則是大愚一念儒耶佛耶仙耶亦安能究其所往也

石巖僧序

昔遠公息影廬山結剎凡九大麥東西諸林最稱名區而智林其一焉方其休暇常與諸賢遊嶽移日相送虎溪橋頂空山人寂每聞風嘯虎嘯益復悄然卑居亦名虎溪思

公之賢欲與之遊而不可得得智林之石崖僧留宇納秀名理幽勝近有道者因惊從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古今雖昔何難彷彿遇之耶石崖曰予之乞言於予也爲僧譏也獲升斗以飽諸衆足矣何暇論千古之陳跡乎予曰封廬山之在海内也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然猶有稊米之見存也若釋氏以空爲韻以無爲體子誠棲志於空而默運于所無者則世亦必忘情於有而惟恐爲物累矣推此而觀何但凡衆即童子亦知善焉豈猶𡨥僧儀哉石崖曰唯於是復與趺坐而竟談遠公靖節之事

徐陳合刻詩序

予嘗讀楊用修先生滇行諸紀至於歷蒲塞之垂關梁闌津之毒草未嘗不嘆其遇之窮也夫滇雲自古爲夷僰地而跡罕至漢武雖通夜郎分其地爲六詔弊教猶阻焉晉唐而後幅索遐制而其人猶不知語孟之書乃至尊祀王右軍爲大聖然則謂宣尼之教不行於跋提河以西者猶爲修言之也迄今數百年中漸被大盛而風雅之林猶然浸頓自用修精徙流放於金碧邛崍之間於是棲遲烏爨之鄉啾唲白狼之章與同府放逐諸子相與咏歌其不平遂有楊門七子之稱幾欲與蘇門秦黃晁張等比烈豈非其地之幸哉予友徐天王氏昔從祖父少長於彼土者今歸而滯迹諸生陳俊生氏近負其壯捷乃以孤身而走萬里雍蒙之野技既售矣仍復見逐二人歸而不得志於時遂相與肆爲聲歌各欲以掛門之一席此其遇雖窮而其實則與用修異蓋彼以孤臣流離積二十五年之愁憤不能同君父之怨今二子歸而既借垛風菌露之苦以寫其鬱抑而復探靈山瑤水之勝以發其英奇然則人謂詩必窮而後工者予於二子之詩獨知其窮之不久也豈非有所見而然也夫

揭念爾詩序

今夏秋決旬不雨紅雲炙天爾有湖上涓流四注綠擁細柳竹樹翳然坐嘯行歌于斯凡荷蘋之香蘭草之秀從風搖颺

忽忘其燀赫也適有客持詩帙隱其名以求質者余曰詩之英氣怒發似僅與終賈齊年君密切骨脉已極堅凝矣客乃笑曰即揭子念爾筆也予知念爾能詩不知精進乃爾然侍在世語每謂此猶末技也若立身之大乘此英姿正宜經明而行修蓋經明則稽古有獲行修則律己不踰成雖備美則寧如汲長孺之質直管幼安之恭惇雖經術未深猶爲飾行之士否則匡丞相疏正性于西漢馬南郡湛儒術于東京節行不修識者鄙焉猶恐從入之途難以進化乃問學之推類氏仲郢柳氏藍田呂氏青田陸氏皆家訓以約束其志義又況他人之爲經行也易而揭氏則難他人之經皆以專而揭以

兼行則人得一去已爲者捐命則孫忠大烈照古道而迎求修非有孟賁夏育之勇何能挈所以超哉然無難也虖存勉强而已而要必貞夫吾意之所至與由無意爲詩數靈悟而詩遂工况其有意于繩武家學淵源由勉强以赴焉直衆而措之耳昔范文正公任睢陽會人孫生鞠來干祿久益厭之勸其歸而力學不十年而泰山下聞有孫明復先生以經明行修被薦入京即前日之孫生也循理而觀吾知念爾自此以升也不遠矣全是教誡之旨當各書一紙日日觀誦佩服

漆振子詩序

詩文盛事足志不朽者每得於古今達士原其心腸神怡故

凡思之所至理即至之既至矣而目接情關有觸之而欲動者一時鏗鏘互答後出而樂觀於所助則爲山川之勝足多爲斯不必登泰華而𠫊崧崆覽滄海而賤支涔也達者遇之固無往而不適耳予鄉之東汾水出焉蓋汾義從分斜界而比則羅列諸峰飛從特秀若萬騎之奔騰而風駭霧擁出沒而無盡也斜界而西則非谷諸峰蜿蟺長直若龍蛇之走陸而穿雲出霧隱現而莫測也昔人逢山水佳處輒于馬上除風作兵笛吹弄亦謂不若以詩情當鼓吹更覺爽氣翻耳故數年以來每與同遊攀陟峯巔俯瞰大溟時流千頃貴汝川而西滙于彭蠡飛旋盤旋顧而樂之枕石賦詩倦亦忘返

𦶜臘火焚諸稿悉投烈燼忽忽不快既感東坡輒已焉以言語文字見疾於時幾欲焚棄筆硯使平生所作皆之灰散爲沒而後已爲於是不禁然若失自顧前作多出於窮愁感憤之中適爲世疾故一焚於衆變再焚於兵燹今且三焚於災決因知視融同祿之愛我甚於予之自愛也故多春入盡盡空夙業自命曰無字禪矣俄友人漆振子氏以詩相餉取而讀讀而從快益振子識亂由則江避汾水讀書深愛奇懷浩歌得於山川所助者爲最勝今咏其詩有鬱秀而清奇者其義起之奔騰風駭霧擁出沒而無盡也有參差而盤鬱者其如谷之蜿蟺穿雲出霧隱現而莫測也况其年正少自此而

又于時積于力則相與躋泰華而遊滄海因其且蓄幾之者又安能窮其所至耶予雖欲進而問焉烏乎能

草草草序

草草者寄勞人之所思也亦襲古喻蕭太山名其堂曰堂堂而戲成之也勞人發已種種而衣食所給猶需舌耕分成館于高坪資庠既薄跋涉帷艱不無寥落之感焉每往來道上嘗曰天高風燥冀流山花欲吐霜凝木落寒鳥交飛即遇興羽于林間詩思發于驢背及夫獨寐閒軒或矯首于山椒驚回雁陣或孤眠于枕上愁聽蛩吟率爾有得遂成承歌雖草草謀篇漸成一部之草因復喜爲志之以俟後之學者

將見噴憤所翳莫不原本性情無以草草之作復草草視之
可也

大笑草序

劉子年來有爲祿命之說者曰君木曜逢梟梟惡鳥也爾雅
釋名土梟與鵩爲類於時爲召愆爲多靑予不之信輒引呂
才之書以相闢不意戊秋之杪無妄災生劫綦無奈曾齎亥
初之鉅救鄭徙殷謝集共目之矢一訟冤糾四載崔行此大
難之遭也蔵姻一訟波累四載遂傾產以濟其命洵乎庚夏同人忽遺予朝露
傳平叔將日出門亡丁呂侯百日內同亡宗知有弊于零霜以念雲少壞二以存哥誰没伹秋
步受女之魂李女病日𪃍亡三深春杖殤孫之淚伏孫亡于疹此又大哭

之候也因之事網情傷驟來性變制府無緣雙體候經夫鬼
物枯腸久淨三時拜瀆於河魚飢竹節支幾無起色此又大
病之脈也夫氣姓匪石而思想亂之死喪訊之疾苦訊之豈
復有生人之樂乎儕應卬友之呼遂泛吳會之艇於滬虞彭
蠡洞匡峰吊秣陵之遺宮攬姑蘇之舊苑馴至登虞山望俞
海有寺石臺自虞山致書有酌醴甘飲之約逸興悠然歌韻徐發篇什稍積統以
大笑爲名蓋取靑蓮南陵惜別兒女時刺刺作解人譯嗟夫
身世何常榮樂易盡每讀陳山人開口不曾笑人間几九年
之句心焉悲之自顧何如雖云强顏遂遂鮮懽也哉今而後
有以予之浪遊相識切者即與靖靖之辭以閒執其口辛丑
朧後漫記於京口舟中

黃霞子初度紀實序

君氏傳世居城南靑雲里遷郡內黃霞巷因字曰黃霞子甫
誕而孤母氏韓孀居僅十六歲苦節難貞奉命去帷賴伯考
妣太常卿雲岑公李恭人保抱之公與先考褒孺府君爲筆
墨窮交掔仕閩海强先考與俱訓其子占衡君年長予一歲
將通家子女方𡨳齒出拜先考見其幼質端靜遂訂婣盟請
於公德符爲媒納采海署澄邑紳衿爭相稱賀未幾先考妣
繼歿予亦賴先伯考妣長孺公臧孺人教育之始縣之苦若
同符契迨雲岑公秩滿特召入爲刑科給事中朝命催促離

以携家歲天啓癸亥君且及笄方速成婣旋有匙子姊于太
岳前者謂孤兒赤貧無倚不宜速婣貲室理合寒盟太常聞
而驚惻乃私出囊貲不餘兩轉致伯考囑以納徵贈君已弄
曰禮幣燦然劉氏子爲不貧矣于歸儀物豐腆未踰月而予
疹疾幾危兼以婚嫁之費多負子錢君立毀諸金銀器具以
應未已也復解所身環佩以濟不踰歲昇鬻及侍婢予年方
幼無能悉以家政委君晝朝則躬耕暮則從伯考受業水竹
齋中每明發不寐愴懷二人棄愚夫婦太早往往淚漬衾枕
洎年十九業蚤怡蔡師拔入郡庠有珠泉飛濺之評而貧窘
愈甚君之簪裾盡捐乃缺及木漆銅錫諸器縣行典質惟餘

敗絮自擁爾未幾予試省闈館穀嘉村文聲漸著制府揭公
復薦訓忠烈維漎李公子姪更轉徙各卿塾弟子日進廣成
侯師拔予于儀文有冰珠玉露之稱自是束脩所入費文所
酬歲不下百餘金然劣性豪邁予息漸繁所獲不償所耗君
竭力位内化無爲有恒服卜商氏遺教以不逮事舅姑爲恨
故敬禮内外戚姻終身不倦當滄桑易貌予慟哭時艱兩目
幾盲決意辭館歸農難發次文宗挽留不忍褫奪而予既抗
志不同君亦偕隱自甘世變擾攘方初故老元臣私恐紀載
殘缺累疏爲予授史館纂修之任君亦例應貤封聞命乃笑
曰予既隱矣焉用此爲遂力辭溫旨甘心憔悴同學李公石

臺宦于金陵疾予困而召之以酌醴京鹽爲約遂放浪吳越
山水間久而傾金贈別爲誅茅築隱之助未及展布而伯考
孫女夫婦奚罹大獄予蕩析傾產從井救之長女仍不舉矣
已而館于臨金館于崇東館于黃岡蕭友之寓館于恩山旋
還之羅諸子或儒或商稍能自立甲乙昭武之亂兒孫三百
餘指提命艱難乃悄分爨以給二老但優游傳食故適來拙
詠有南浦空從射鴨老西堂曾許退僧閑之句而君且浸衰
矣計君生平親育十子一女推濕就燥吮湩如泉二雛早殤
乃爲八子歷娶九媳更遣一女寒暑布帛手自紉紡伯考孫
孤無室制府揭公紫揮十金予捐盂半始得成婚君撫同之
媳又伯考仲子老而鰥獨更敬養無倦百爰交集綿力兼承
昔公父文伯之母述先姑訓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如君洵
云能勞矣今齡佰七袠諸兒恩深罔極欲爲稱觴君惟淡齋
禮佛諸孀倘或登堂一拜餽遺一謁即以觀爲詞也予不能
奮討惟擬作青詞授紛若之史巫代爲頌禱猶恐親族枉顧
用是覼筆懶辭祈宥不恭是則主有礎賓乞擇之何如

蘭堂詩選序

都梁霍納不產於庭而偃然於深谷者由不欲以見多爲奇
故幽其事於至貴耳詩文之道何必不然予讀陸渭南集整
律爲首始雖矜其富久亦厭其盡蓋理盡於無餘矣今予闌

堂諸友每登臺而望秋色把酒而聽松聲或窺玉鏡之新粧
或倚灞陵之寒雪以至茗飲迎花書辭度竹意所不會諷詠
隨之若無意於詩而詩卒因以大著故命題僅十而人止數
首或有疑于見少者予曰昔孟堅之賦兩都也實跨白雉歌
僅五耳而主人慨然已爲意下且其翁筆得之蘭臺今之所
作乃偶然意適使約而舉之將以薦郊廟被歌工則蘭堂之
十方之蘭臺之五猶志數焉而漫云見少乎哉

制義自序

國家制科取士士自命爲文者皆原夫六經四子展其底蘊
覘夫漢唐宋之舊制或獻策以才或詩賦掄士其法宜爲最

古今亙曰時義者豈非因時所尚爲一代典刑哉况義易本無恒象以變動不拘爲時義之大又安見今弗古若也予束髮躬修從事學宮廣厲之文至立年遭亂始棄之既因於諸生者久宜趨於時文者王故時而史漢則史漢之時而唐宋則唐宋之時而六朝則六朝之由名心太盛資取逢時難貞固其操也及其不遇或笑予爲趨時之過譬之西域賈胡到處共利予又疑不然憶廣成侯師評予文亂曰此酬今美業上既申於知己宜所向皆合至入闈又不酬及時移事異乃俏然諸生自安野服不惟人不肯酬予亦决不忍自酬矣然不酬竊惜但憶昔時之苦難鳴風雨師弟交勿揣摩成此者

盈綑自知名爲時文則凡不合夫時與既過夫時即取焚之辟之春葩不可待夏秋衣不足禦冬寧推陳而新之存百餘篇又遘兵火散失今所遺帆僅刻少許自顧此不酬之文猶留以示後此欲酬之人恐飾面皆欲爲好而運目者愈稀乎不知予存此者試志從前諸生之苦至酬與不酬豈所論哉使予中年不自棄業由壯及艾背得酬矣第前此不必酬者操之主司後之不欲酬者則小人之志自蹈硜硜於時義乎何有公不忍自酬則先大夫眞知已傳識

引

修龍潭橋引

吾鄉曰瑶湖里曰戴湖皆水所鍾也其濟必以梁梁之大小數十而最險曰龍潭潭以言其深也乾之九四龍躍于淵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也惟潭亦然故百花紫石昔人皆以名其處第龍之淵躍可出龍之潭飛可渡乎今壘橋層圮矣僅呼以舟船艙之勢甚危乃甃以石時詘之贏難舉茲議鳩工架木費倍省也功倍速也晨昏之徐俱坦而風雨之涉無驚也快哉舉乎敢書此以肅倖鄉族之樂施者

社廟建樓引

靈山之西帶水之澳風美所鍾以蕃以育久建壇壝禮社凝蕭衆柘多陰枌榆若沃春秋報祈禦捍恒沐粢盛犧牲芬苾

郁郁貓虎同迎坊廂具祝雲之油油羅我稷穀遠邇瞻依董必踏蹈受命如響吉凶攸告其如地形湫滯底促洪流驟溢蕩天滅木二偶相并漾洋潰[illegible]長人閔斯恐貽神辱擬建層樓舊址方卜妥侑其靈乃速[illegible]築曾閣列仙閣觀喜宿雕玳檻旋[illegible]珍猶甚紅烟乍籠錦雪成簇彼志華康此緣樸樕意頤與弘費用仍皓悉竭衆諧樾那即速蘇代羅捐阿路巴掬神祇洋洋報爾遐福

重修曾坊橋堤引

凡事毋難於慮始而易于樂成雖理之必然要宜責以不得不然之勢也苟任其難則難者易矣畏其難則易者難矣始

之不圖惡乎終近予鄉有曾坊堤之築議者雖知水患之肆
嚙多懼其功之難成乃予輩獨以爲易而董之今版築齊舉
復與楊綠原鄭賓生游樊若偕首事二十四人相視溪口輒
憮然曰堤雖完而川水闌入奔注且數十里今橋圮圻崩禍
延于堤豈有涯乎且行旅難飛越也使攴彼詘此患且立至
欲兩工具舉又恐其難愈倍予曰是不難昔蔡公君謨守莆
陽也憐渦安渡之險瀏遂按址拼空梁以數千餘尺灑以四
十七道頻數不貲何古人弗計難易若斯也况此橋與龍潭
二陂萬曆辛卯間郡長檄施少尹督修先伯長孺公暨鄉士
糾成之然後上接闕盱下達撫省利濟于里龍潭大陂之壞

則予與周孟侯望侯楊啓明謝澄宇家念雲等募役讙之至
此橋初壞則鄭維垣熊元卿家克明源吾修之今兩牙衝潰
殆矣忍弗救乎爰計曰堤宜竭力橋宜歛錢堤豐以土使汎
溢不侵橋甃以石使蓄洩俱利稍移趾以就圓因拆舊而增
新行者免晚渡之呼居者無病涉之苦橋與堤接若垂虹之
緣然堤倚橋堅曾蟻穴之弗滲此雖一二同志之所許尤望
諸君子有無兼資相王以有成也或謂昔君謨于洛陽僅與
職事數人浮屠幾輩炅然畢事予獨聒聒諸施者之耳不虞
悖乎予曰蔡公功至高而樂成也反易予於事雖瑣而慮始
也更難蓋權力事勢之異宜正不免爾爾也

重修綠青庵引

嘗散步菰蘆見有青綠滿前皆太極句因戲謂同遊曰千山
紅紫流鶯亂啼獨非天地之心乎奚綠青爲衆咸唯唯一笑
近稽河圖九宮知三則爲綠四則爲碧碧固青類也三則與
四對也易曰天三地四此自然之數也是皆于位爲東于候
爲春于體爲陽佛生印度受西金之氣司陰柔之權宜于綠
青爲遠然自漢永平後瑜珈賢首諸宗道法流于震旦東
方之春陽以分肺朋之氣者久矣第即其爲戒多羅分衛乞
邊自莽草可剎柔陰不留求于世者淡矣後世銀漢珠宮
備極侈汰弁州山人所以有南贍塡隨恒沙飾血之嘆也夫

先宇癈毀成非所宜若乃破院昏燈荒榛缺月使一缽西來
空費訶擬不逢蘼縛亦豈幸哉今菰庵殆近是矣因上人有
請遂告一切發度思綠青所自始必有順東方春陽之性以
佐西陰于有成者云

奉祀王建侯先生引

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由來尚矣然有幸不幸焉
幸而身名粗見于時矣又遇其子若孫才且貴焉則爲之卹
于朝祀于郡表于墓當時則榮久亦已焉不幸而生乎行事
卓然雖有以自命身既隱矣名亦闇如天又爲之吝其嗣絕
[illegible]祀似其朽同山草耳然吾謂人之所自重者在於舊道德

能文章而不在此區區也苟其道隆而文著則雖朽同山草猶足與瓊枝玉蕊並重千古比之紫於前而湮于後者孰得而孰失耶天縱忍於杳其嗣㩇其死猶使既已蘊道德能文章而不在此之區區故宣尼不以伯魚傳釋迦不以羅睺重豈非其較著者耶吾鄉建侯王先生壯猶未事薦書久商於鳩茲白門歸始從遊番伯考孺唐公之門備極攻苦少選而棠遂精既列子衿旋領於鄉故晚傷其居有二十八歲始知書百千萬㬥爲舉過之句以母老憚遠館乃闢一塾以訓侶暇即灌園治蔬以代滫瀡之奉生平行誼修潔有孤山處士風老而抗節不渝堅辭貢樂卑下雋以玩易占乃近門邸志

且列公于明經科謂明經足以重公耶殊可異也則其他事之紀載失實可勝慨耶享年八十易簀時予往別之已瞑目不言然猶顧予淚下豈以公之遠識猶然怛化耶久而告予以夢曰予惡飾後車馬譽翔之則曰萬箱森叠如沙如撼察作詩以紀之亦竟不曉所云也公兄弟三人俱無嗣予友傳平叔哭之謂老淚迎賓頗有季江耳今鄉士思遇公之素者將歲揆酒醴以祀公并帶祠之舊館廢幾效鄉社之祭焉稱存夫古道然則先生其眞不死也夫公同義士丁葉亭游脉盛涂舉從事十人共狀杞卜葬釀錢以買祭田六畝每春冬拜請堂傳亦嶷痳及小莫文附焉

跋

户由跋

予嘗讀王文恪公序邢麗文家藏户帖以爲躬閱昭代實録見皇祖定州羣雄經畫海宇莫非出自神謨即如户口勘合亦其一事蓋由開國之初里甲未定於是宗給户由一紙以定占籍天語煌煌如對家人父子語其後户具寸口產業使展卷了然予遠祖倫公之帖乃洪武三年所給內載黄牛一頭長湖一道湖即今之帶湖萬曆間有近隣竊其魚利者予从公之時邑令滄孺袁公見而起敬曰此眞商彝周鼎也次爭者亦有此乎隣遂輸服令寶此已三百年予恐其湮沒乃從做裝潢在滄孺先生之所謂彝鼎者即文恪所稱橋山之

弓曲阜之殘圭邢氏獨能存之者也然則予族之爲子孫者又敢不永銃奉之思世守於勿替乎

秦淮賦跋

偶讀秦淮遊賦麗然乎若躡身流雲素月間也但云參橫參迷也西嘆明星之不過時盤夏忍方昏中參辰勢不並見至云俟天雞兮告晨淺朝陽其欲出則歡遊幾乎達曙奎婁又復且中參宿乃横東矣所以容齋隨筆謂作梅花詩者用月落參横爲非益涼梅破臘參星久亡乎黃昏安得月落辯其而横乎或罪昔譏前人夫後人有功乎前人者豈專在附和隨聲哉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記

金谿駝山神記

金谿駝山立廟以奉雎陽張公拜謁之盛甲於稟祀仲秋賽神擁衆十萬旌旗蔽日鉦鼓之聲百里不絕又復私立木主家尸户祝由公當時出死力捍強寇使不得搏食東南踰江淮尺寸之地故其精誠雖靡弗貫而有功德於吾土也尤多宜世世崇而祀之也嗚呼使公困頓危城時得此十萬之衆以將之左提右挈雖無賀蘭之救何難殲落逆渠爲告成功哉惜不獲用于生前而徒護戴于沒世以是知公之能爲者人而其不能者天也雖然公方刳骸爲矣煮妾爲糧秖致臣子之命耳豈有意後世之名哉而竟享蒸不忘者於以見凡厥庶民各有恒性不因久而遂衰也然予觀于世亦有飾貌修名稍當事變則苟免覬覦以蓋覆其懷來者以視公之偶屈一時而伸於後世爲何如也予鄉里有請而記及之使後之志公之志者寧爲此不爲彼

左提右挈一段英氣勃勃足招雙忠之魂貞傳識

劉坊許旌陽祠記

鬪水之怪曰罔象禹雖神聖猶假眷水之蠱而後下靚蛟蜃微若蝘蜓甚知乎末邪之大患者非天下之至神夫孰能與於斯也江右素稱澤國多水蟲妖孳之蠱旌陽令敬之許公一驅之於長沙而其害遂息予讀宋猾與先生鐵柱頌引旌涿氏殺水神蠹每以牡檡貫象齒而沈之斯柱之建亦其遺意及唐咸通中嚴節度撰欲發視其柱卽遭暴雷溢水之異是其爲靈固彰彰也然予觀物之爲妖孳者多矣山之魅也陸之魅也贄之一而異之十也人形之獸而鬼面之花也公倘不能悉起而治之豈其力固有所及亦有所必不及者則亦委之無可如何歟予里奉公以祠或疑旌陽之殿在蘊煥不啻瓊宮蕊苑一椽之蓋不幾褻歟予謂公志平水患其神卽如水然水之盈於天地可江海可河漢而亦可以涔

汙屈曲故生人利賴之如公之神可旌陽可豫章可長沙而亦可於野壓村塢之間有感而卽通也是則公之神愈久而愈顯也夫而吾人之所奉公者又安得不愈久而益虔也夫

劉坊伍相祠記

古有功德於民者歷代祀之而不絕烈山勾芒之類是也若乃生而瑰奇發能推其有餘以庇後則民之禱而祀之也益將綿世而無疑議者謂伍侯負鞭辱故主咎其已甚不知楚平納子婦殺嫡嗣罷諫佞戮忠貞譬彼獨夫太白之懸猶後耳王頒行紀于陳武帝史皆憫其孝義況侯於楚平恩義絕矣當時進卽死退卽生是以闔閭舉國卒報大仇侯未入吳

闔閭無尺寸之土因爲定謀取威繼世以覇化文身之鄉爲冠裳之會栢舉一師順蔡侯之義違天子之命以召陵十八國之威逡巡不能得志者侯以一戰定之强吳覆郢太伯三讓之子孫幾于主盟中夏復振姬宗功雖不終烈已高矣春秋所以善之特進而書爵也若乃夫差信讒錫鏤庭賜侯提重兵不爲變者隱忍鴟囊齎恨千古視世之跋扈不臣者豈可同日語哉至今二千餘年邑里奉之不衰益以侯之精神未忍一日忘吳而予鄉固吳西也伏懷英大使江南奏毁淫祠惟侯獨存祀典豈非名義素與許于人心耶予里自五代尚爲榛莽南宋時予始祖宜公自玉田贅楊坊遷神香火嘿

祝香灺處即家至此而踰六百年來還圖予族劉坊亦咸與焉且禱祀之益虔也因述其遺事以貺夫羣尸祝者爲不妄致其誠云

綠青庵觀音大士記

南海之中有神山焉大士之所棲也聞諸故老云由蜊東泛潮且暮可達其上靈闕琱珠往往而有神州擁其前朝暾赤映金沙千里石蓮盤其下濤波迅涌芙渠競開風景最異焉稍東即倭人之島宂乘洋出没昔爲畏區然鮮害于普陀亦神靈之所懾也稽諸釋典稱觀音之與彌勒各有五百身在閻浮地種種示現利益衆生此雖名言之所絶然即其顯晢者言之今天下祀典雲長大士偏盛者蓋一以義勝一以仁勝此人心之固然自有不言而喩者神與人豈有異哉里有索言于予者即舉此以對至其以寧覺名宗以羅刹垂戒恐非世之所盡詳也予亦姑言其跡之可詳者而已

英巨山重修白衣觀音閣記

夫教一也今析而三矣聞常疑之而湖驪子特此甚然供未暇究其深也近閱楞嚴四部自信可以印心及觀其所行則釋迦志存度娀僅指慢以誕羅睺鎖骨情傷慈悲遂宜淫以污褻且豈忍言乎惟闍大士之宗能以五百身濟拔大衆又能以八萬四千母佗臂接引有情其徳亦侈矣惟其一一

堰湿之境固無所爲于世者獨白衣示象偏欲抱子而嗣於獨貽嗣以繁宗枋此于保赤誠求之教至切近矣亦安得而疑之哉今英巨上人欲大暢其宗告諸檀度必有樂助其成者倘或裔于所施仍以予言爲疑焉則盍躡東岩片岫一望金沙灘頭馬郎婦可乎

虎溪社廟燃燈記

神非有求於人也而人之有求於神者叉若托偽神之說但皇焉晝有所必奉夜有所必供匪是則神若無所依於是豚醴燭帛之祀備焉其所由來遠矣昔先王制禮自郊天社地而外凡日星風雨川嶽之神莫不皆祀之以禮非日星風雨

川嶽之神果有求於先王也先生欲夫日星之所以明風雨
之所以時川嶽之所以奠則不得不精祀而祈焉况社者司
土也自天子諸侯而下至于大夫士庶皆得祭而置之故曰
禮行于斯而百貨可極言人之有求于社者其利頗為甚普
也但社之立也本以壇今鄉人不辨習從而結屋塑像于其
中朝夕燃燈以奉焉祀古今之大戒而不知其非反以為匪
是則神無所依嗟夫俗習之日漓風趨之愈下非一端矣在
上者可不思所以必正之哉

枝山墓記

此十二友傳平叔調鶴齋中舊物也上繳雲牖千峰霧牖樓

絕句一首亦枝山親筆于少時同平叔睽戀久矣避亂攜至
艾坑遂為艾氏物後復流入于柴仁吳生手今李子聖水多
方購之而始遇循惜遺脫其詩按枝山以枝指名為徐武功
之甥官既不顯其子紀宸濠之亂助瑞以虐吾鄉幾于鄉更
慚是禍于生平滴觀詩最愛其捫燈向壁吟殘句江雨敲窗
夢故人諸篇至于古帖多傳其詩字及此盡皆不朽物也慨
夫變亂以來金石根盤往關鍾元常真蹟定陵日還禁頭不
釋猶亂兵拟出僅以百錢貿易于人間况區區纖素乎今此
盡既失之二十年倘幸出而為識者所珍何異武昌鐵笛夫
之隔代而復得王叔承所以快取作梅花數弄以寄賞也予
於是盡亦然益既喜名蹟之不磨更悵然于昔友之感如後
見吾平叔焉宜其志之恐後也夫

沈石田山水記

石田先生雖淡然布素當時餘姚三原震澤匏菴諸國老皆
樂與之遊豈僅以末技勝哉誠重其人耳予昔遊三吳得其
真跡忽有於沙際妄添一孤鶴者悵恨久之及觀原軸大有
所本如米南宮之落英春曉趙王孫之叠嶂重江皆寢食玩
味過遂與過飛兩山白搁望燕雲如墨山川滃然則經營慘
淡縱筆吐吞自作長松得意飄詫曰相徠合抱三百株生挺
龍蛇眠紙上其精進乃爾今觀此卷蒼崖古木嵬絕秀起與

吳中所見無異友人王元玉強恩為記予笑曰沙際之鶴可
從添歎然由今遡古二百年來有能辨擇其真似者是亦公
之知己也泚筆又何慚乎

虎溪薛跳記

今秋種界松二千本土脈千餘本疏之時有數種和之冀苗
後數種每拔興霧法曰要風酣黑迅零亂浮動枯瀬語謂善
知者得治善圖者得始予雖志拙善邦業已情深圖謀矣因
存其事以貽閭公

虎溪紫雲祠記

鬼神機祥之事其越俗尚所從來矣然春祈秋報必有功德

於民則祀之非妄從人索食已也予里所祀紫雲楊將軍水
神也夫人不出里巷任蛟風黿鳴不能當於心而駭於目及
乘巨艦泛長洋廣陵八月之濤灩澦三春之浪過呂梁而魚
鱉皆慄發馬當而叟稚先憂況值海颶奮號楫倒檣危仰視
水天白浮一色岈遠千里收泊無由悄骨寒心面無人色雖
有凌波赴泪之才無所施其智計惟相與叱呼百神頂禮求
助則云仗忠信而任風波亦幾殆矣然則茲神之庇固以安
危係之其受享也固宜而亦使聞予言者如聽公無渡河之
歌當知不測之波所在都有毋專恃神庥而以涉險爲常也

修東河橋記

予近耕牧之暇讀浮黎峰之蹤采通綠青偕合適楚黃禪定
慧範至云其里東河有橋廢而不修車騎達士往往過而嘆
息予曰從來懷古欽英登圯上而浩嘆者豈爲碧流之端急
頹石之傾阻耶無亦中懷高寄有不能自已者偶觸之而成
聲耶則夫橋之或圯或修似不必論但稽之昔禮司空以時
平易道路剪茀治防周敢或越故月令所謂完要塞謹關梁
者亦在迎冬北郊之時今以通津之絡繹其停辮而需者爲
甚亟而數困未葺之業發于上人之悲歎者爲甚難以甚難
之力而擣甚亟之圖宜衆輿之以有成也異日者橫星徵而
徑渡跨垂虹以連空應有慷慨如杜元凱其人者引觴拂刈
于其上即以予言爲助乎

鐵石記 小題大作誠爲佛體傳讚

先叔曾祖時秀先生以名御史諫世廟大禮被杖後監討岑
猛軍務駐節西粵力主勦撫盪定南徼功烈與王文成公比
旋以勞瘁移疾告終于家幾于不能具棺詳見國史然當時
歸艇偶載兩蠻石長僅尺咫皆爲旁隙持去今予與欽詒從
叢砧斷得之閣置几席自笑寒山一片寥寥百十餘年既無
深文可與共語寶此何爲及拂拭久之漸若有赤鳳將雛之
影隱隱欲飛眞異物也其一則頹然無色不知當時亦何以
識此豈鬱林裝舟之具今古廉吏雖異時而同地固有暗與

之會者歟亦聞漢家蠻溪之石土人每取以礪刀迨今蹤既
作虛蘇王受相繼撫此石遂廢于榛蕪公故聊挾之以歸
將鐫揭一代之威靈使知國家盛時几招撫戮叛固靡遠而
弗服戢于冈是盍加保護仰思前人之功德與此石均爲不
朽云

帶湖記

帶湖自麻霞石關入小口歷鄧州抵花園而北遂折而東挂
經綠青寺橋其水清淺皆挾川沙以行徙逶迤而東北過石
頭山山與湖稍距然今石壁之下篙師繂板支柱之痕深入
石裏昔爲川舟通濟之區今淤爲湖者久矣據舊志帶湖名

戴因唐時曾王皋表授戴叔倫刺郡遂築冷泉陂以均水利凡數十處今志云即千金陂殆非也此湖延袤五六十里處處築堤而後灌溉之利不減故後人志其功德因名戴湖猶之蕭寺蘇堤皆不忘其所始耳今石頭山北吞納離峰琬山諸泉汪洋湍湃遂為溪瀆之最勝焉術東山而下紆曲而西則受靈谷瀑布之流蕃散為大橋湖為淨湖為浩湖為螺湖為古井湖為鶩湖其深者為龍潭由潭以西地益卑水惟其決而不留也乃隄巨堤護仰陂灌溉千頃舟舩遂勝焉潆洄數里遐高遠矚盤旋若帶遂易今名云湖上多緣樟文梓長松古樸峭竹溪花因時布妍鵁鶄鸂鶒鷺鶿之烏翔其渚者

可蹤而致蘋蘩菰蒲雞頭鳧茨之秀參差互映舉網擊鮮則有狂鱗弄駭奮沫鼓浪之奇夜靜風疎則社鼓刹鐘隱若發乎水上鏗鍧可悅予宗世僑湖上環居虎溪歲輸此湖魚稅三石有奇自昔江波無恙四方遊艘至於成風長和脫撥棹嬉遊或月露凄流和舷蕩漾莫不飲酒賦詩斯以暢遠夫幽情自滌亂離族之進老策杖以走遠方者皆矯然以逕于歷予亦簡棄時名僻歌泉澗因遵古月會之飲相與買舟泛湖儼然有次窮石泝消盤之志焉復懼其久而弛也乃相約以志其事嗚呼賀監昔倦于遊欲乞鏡湖以待終後竟得所請焉今予湖具在不須乞也況從太液波瀾凝碧歌變舟人漁子欣入浦敘棲賢達士遠眺湖山而予與二三皓首循然宴奚于一丘一壑使後世之士知夫此雖不得志于時者所為原其天懷樂易固有縱然于世外者庶幾千古流風不為四明所獨擅也可洗如賀監惜未及賜湖耳傳識

閣皂山記

吳氏約清以清江閣皂山為閣濟謂兩山之水合一而通流也茲城有地名同濟亦此意吳有詩曰水交流處地橫分山四闢中天一撥此山乃葛仙隱處若作皂則古無此字丁未歲予館于茈愚山使者署中其齋室扁曰閣山堂以與此山相對也館西有就亭基址稍高倦後與門人頻登亭眺矚

山雖離郡五十里儼在几席迥來梵刹傾頹山僧解散遊屐俱絕地志所載因山色近黑故以皂名殆非也

寒玉亭記

予久讀書鳳林巖以竹名齋也由數百步而上則丁君之園在焉修竹萬个翠翠盈畔江流合抱翠峰環峙閒闢而新亭成予以寒玉名亦取義于竹也主人疑曰予園雖小結構惟工佳葩異卉駢羅其中丹桃耀日朱李臨風芳蘭垂露紫荊敷榮喚餘為藻權近鹿蔥薜荔籬外芙蓉橋東赤蘇戲符花鳳棲桐分蔣列花悉數靡窮琅玕何德獨名攸唯予曰未也物有可寶而至人弗事者盖以榮華而定憔悴隨之爾乃三

珠璣從九畹類移其節桅也陽翹欲萼朽蠹蒸菌其植朽也
蒨蔚大宛萏猶窮見其種戾也尚泊無終迦蔭有覓其跡闕
也為萋節連華盤枝附其毒蕊也惟竹猗然以青挺然以堅
朝霞映其色玉液潤其根所以渭川千畝不為見多厥圃兩
竿不為見少予欲增勝名區而不取勁節孤芳以為尚豈足
助幽人之遐致哉主人因唯曰善遂記之

虎溪石頭山記

溪小也置之喬嶽之下僅卷石耳然形勢之異則靈谷離峯
諸勝削若青芙蕖者弇會東南數十餘里或起或伏天然秀
峙而屏水下注若縈若帶滔滔以趨于西北者百里之間可

目承而心接也每風日暄和雲遊劇對偕二三侶以嘯歌其
間藉草枕石顧景蒼凉幽樹鳴禽時與俱會致足樂也備西
山之幾沼壁蘚斑斑者瀾漪之大川正豁其勝舟楫之跡猶
可尋披但蓁蕪之所蒙糾澗潦之所洄洑雖迫近予家未能
至焉一日洪流泊崖泛舟熟視則乖纜之痕深入寸餘如蜓
如蜿楫篙所刺如杯如甕深更倍之太從為千年前之舊耳
今川於如溝者難通濟淤淺易覩所由然也因慨老人之不生
此動物最為長久然百年殆盡耳惟山川之形可恃然不變
而今又移徙若此則未人之役然以進者區區易盡之身必
欲厚已以毒物類而脉冰竭而其勢可以不敗也此豈理之

恫然歟抑冀幸于偶然歟不然何所據以自全也

書

丙戌辭館歸農與張師尊書 懷祇澂端如見先生英爽貞傳議

恭惟老師峯秀學山文澄筆海矛鋒方刷妥靚釋冀於先師
弓矢未藥即弘鼓篋于後學聳聽環橋覲光講帷獨清幼稹
父書粗明大義長繹聖訓未既小心念弱冠遊庠丁年食餼
恡偷侍諮尚未受國士之知而濡筆螢燈隻已佩冠軍之印
馴至頭顱猶大今年且三十餘矣雖漸恩浩渺掄才不棄於
菲對而素懷幽棲集葦何心於齊濱詮難應試敢不布闡沿
經變亂饑寒切于肌膚宿山坳而蒙霜露苦甚為洛離家探

疏根以潤枯腸瘦頸登樓獨賦空悲身世徒抱況病兼計一
家食指待哺二十餘人遍稽舊田硗确不盈十畝學儒則長
饑難忍明農猶粒食可期故曾聘雖加但耕角參之隴倘印
穀可謀即買深公之山窮餓無聊荷鋤太息更因兵戈橫掠
書籍凋殘承茂陵之遺稿不見竹簡反稚圭之廢癡惟深樹
草筆硯久焚陳悃成俯凡此楚楚皆難為應試地也頃有友
人致書欲身勸為之駕會占岁句以酬之曰新年惟謝賓廉
疏懶而懶推代食耕釣麗帶湖堤上月昏昏醉倒但吟詩三
徒湖游亦足知此志之所存不足奪也伏祈申請學憲批允
許令放志歸田散惮折腰竟辭五斗分應守拙久忘萬鍾從

此縱隻身于穎水益廣堯存帝孤影于陽山未能周粟不勝
激切待命之至

與甘師尊書 文如韓歐[illegible]新不朽傳[illegible]

君子所以待夫天下之士者惟其成之者既大而後愛之者
始深此天下之士所以盡業育於君子也若夫本欲成之而
或違其性則匪成也爲敗寇耳本欲愛之而或拂其情則匪
愛也爲姑息耳匪愛匪成而天下士之所望于君子者不愈
孤哉惝[illegible]膺甲寅之春不肖甫就日食聞老師元[illegible]英英不
淺鼓百里而求友務于汝上時惟先子襄孺先生先兄君文
班制[illegible][illegible]殁而逆重平生道聚首于祇祠者數年既而先

子以[illegible]雲中先生逝闕旋歸値祖[illegible]一慟而隕緣遺孤幼
追維前人之交遊既已若煙若沒矣追于髮甫[illegible]伯考長孺
先生朝夕廸之曰汝父孤負其[illegible]同[illegible]筆墨之交可悲歎而
盡也若外郡之同聲者則甘子紆子繆兩先生爲最忘識之
無由近也崇禎庚午以後得縣御會兩墨始知子紆先生爲
天下士先子之交遊爲不妄也迨今二十年而先生乃遲來
一麾暫托敝郡脩空齋愧非大賢所集獨濟所私幸者以
猶子之親而嗣師生之分所以成我愛我者必百倍于尋常
也頃聞文宗海撫當諸生環橋聽講時老師乃以清應除之
名後加薦拔始聞之而疑焉及承面命而知果出于此也豈

先生之所以成我愛我者耶且爲敗寇焉姑息焉而不必求
合於古之人乎固敢備陳委曲慨自錫恥[illegible]庠受知于雲怡
蔡先生其後若廣成侯師吳門郡師石梁吳師推獎備至而
廣成先師之知遇尤深時當壯氣鄙雲不能脫跡泥塗迨至
時移事異循疾庵縫方剛之年衰如耆耋尚術心于聞達哉
所以前郡牧丁公天心及張樊各宗師極力慰留既重違
其命于前又甘賓苟就于後乎所蒙[illegible]誨真切責以宜繼先
志脩祇[illegible]蔫訓弟泗旁流何敢自倫[illegible]棄但古于富貴一途
然[illegible]有命有求之則得者有求之必不得者而要視其志願
之所存夫苟志所不樂就則他人求之必得者自我求之亦

必不得以所不樂居之志而求不可得之名則由分棄之不
過棄一白首老明經耳而豈爲制科必不可少之人耶即濫
與制科內額諸已亦復何益使僕僕塵中一往而不知反也
無寧黃冠野服從地下以見先人或亦可以告無罪耶茲因
友人期往金陵伏望以片紙申詳永除學籍庶鈌聽補使方
外之人得畢餘溪壑之緣此地自務御[illegible]以求古朝遺蹤名
可吊覽將覩歷其地一探其勝蓄爲避異地草上之貴爲[illegible]
破寂寞且使有蓮之心得備助乎名山大川之淵冷其煩囂
然後知師之所成者大而愛之者甚深非區區之所能望也
卿布欵私臨穎馳慄 樊公綴前戴延昌督學江右嚴懷才譜 得蒙[illegible]加稀恩擬隱不孝傳不忍墜

啟

為李西川徵壽詩啟

竊聞箕疇五福最黃髮以無愆易象初陽畢耆頤而何咎若乃驅車奄岫或嗣長生之名紀石槐偁尚蜀老經之誕至于引年就見禮儀疊重于姬宗拜老臨雍情文備優于東漢振古如斯至今為烈粵惟某龐表名宗蟠根舊族早易儒冠以側注終便野服於林丘題彼鶺鴒長濟在原之急難閱斯鵠鵠每援在埜之顛連或過班荊肯東程生之卯尚逢助麥常盛范氏之舟和泥以塑天尊懷悲佛金鋤開阿梓之生面臨流而嗟地險辛勤衛石蜀填精衛之危難追樂天而欲水優

游致迈風而成火聯息斯將德召宜耕人為以故賢嗣蔚興諸孫翹起樂奏堂下五豆近享於賓筵笙入懸中三爵頻酬於燕几公乃盍謝諸般戲遊三昧徵心久辨七處頓悟未煩九年石像雖頑漸聽生公之法鐵牛無力不墮德山之鞭頑笑馬駒以磨磚尤晒鶴條之墮石祇求靜適匪恣況迷今方寸羽將交延齡入甸初逢玉案童子偷聽人間之小春抄野先生世葉塵中之大耋但以公家元爽錦壽齡於會昌百歲尚餘三紀先代伯陽傳秘訣于柱下八石兼還五金丹粒貽翁遐算滋齎醴齊方涂頌禱宜彰敢告鉅公詩文駢錫一緘組繡對揞留以齊開千札璣珠盥薔薇而捧讀更勝瑚璉覓句傳誇正長之朝華蜀岷謀篇徒溢仲宣之私美從此雲間憶尘長波碧字之榮天上歲星幷假瑤函之耀積誠代乞拜賜啟祈擲啟

請祀鄉賢啟（胡二齋託代作上詹尾叟批 縉十廿八主二庠貞傳識）

汝川坐眺浙海珠光愷悌情深教擇橫流于四野旌揚莊重幽光清表夫千秋名節雖闕而宜彰是非歷久而後定嘗聞俎豆之事宜待立德立功之賢黌宮牆之中必尊沐日浴月之彥莫為之後孰贊乎前茲有撫郡先正某等生際多難之運身各值時艱之艱難或難班獻直忠貞動感夫風雷或油爾批鱗慷慨激情于敫陛或理盪宦明文章志不朽之業

以嶽天祿石渠或事權犇奔節烈矢弗替之操奚辭碎身粉骨念炫輩光久著多頡謝而煩文敢云川嶽鍾英送生申而及甫為此冒懷申請援古鄉先生歿而祭社之義遵今大賢人追而得祀之條聽波諸臣永垂南宮之籍終望巨典長分兩序之榮（俎侵二齋許改云樹傳曹王之節烈貫日凌霜而搘公雨攜五經尤為科名獨步真好德也洪識）

內人祝壽啟

天施地生厚德原無敢謝禍淫福善餘慶自有攸鍾昭明本之晉如介福宜受茲王母多祉由夫默錫庶士亦諧乎令妻試問西漢夫人誰解盤囊萬卷降來上方玉女曾按裙帶千尋天漢乘風即挾扶搖而栽積水忽候旦偏宜弋繳以酬獵

雖冰霜共泣于牛衣而霰雪難彫夫鵠鬢惟抱一以貞一不
自生而長生特拜老人之星福壽𨕖算於南斗用燃法宗之
座冥冥斯聖於西方茲因某於體三星祝斯七衮日臨初度
鶯懽接响于春陽雲擁驪齡鳳耦戲圖于錦畫伏願藥丞妄
而勿試餒有餘而恒分從此白鹿眞人競錫松花之餌庶幾
青牛道士咸贊瑤草之英而康寧而福壽長躋五百年前之
錯身曰菩薹曰鶴顯不數三千界中之活佛謹告

李聘官啟

某臣中世閥故上人宗戊楠之翰墨名題咸鳳高翔父嗣何
南夫子壬秋之魁軍印佩潛龍暫滯擘華岷北眞儒惟玄成

之苗克光父業雖明允之學亦頓于傳自愧門楣未敢亂稱
坦腹何期粧次得欣遇夫狀頭敢云沂公值良倩於文瑞私
期元獻幸偶鑑于留高蕊當冠笄之辰遂巾請期之約時丁
秋仲中望昏占乎牽牛小倩春陽乘槎頑泛乎仙女織與恭
廷嚮從虔牘

劉聘張啟

某名高東箭聲重南金自元聲卓冠乎江右旋分桂林象郎
之北而歡簡照定于先皇昇試墨綬銅章之秩在其蝴鶴惭
上九儀羽觀望其高標而贅嫂鳳卜惟雙鏘鳴遂傳于永吋
遂德張星本在天河之上欣沾桂露如遊月殿之中

劉聘范啟

旦尾方中戶外春來一日條風將發吞鍾陽又二建孫芳辰
之在茲適佳禮之幸舉恭惟某蝴琛陂上浴畫谷中瀋鍾金
史于蘭臺三漢之書案皆碧揚戎冤于鄱夏五路之袍色猶
紅文穆公大有家聲都水使敢稱敵手何意天緣匪藉人事
頃將鳳女許訂豚兒裁錦箋以成雲方期黄鳳吹紫簫而聯
月徐待鸞驂

聘第八兒楊氏媳啟 大司馬楊罰菴公之女孫也

盛膺初賓影曳芙蓉之露石蕤時動香生楠柑之風聽鳴鏘
鳳凰以從占依待鬪鶯鸞而結社恭惟寔武蝴翁天人三策

忠孝五經司馬門高劍履肅尚方之响元龍氣盛珠璣揚碧
落之光如苑公子幼侍柳營定省御閫神算雖勝學士出牒
蓮蘇出入徒縱酒狂事無陂而不平道逢長而愈泰所以雲
鬟乍縮餞東昌之閨息猶存而花旋飛方正學之弱秀仍在
因緣妹麗作合蒙恩笑買黄翁之讓釘欣纏鸞錦斷持白學
之瓷幣但送烏瑙

劉定謝啟

勾芒司令召伯之鳩始巢青靈壘衣超宗之鳳方翔寒辟而
人間自煖綵綈即天上皆春光淨墨莊飄流碧潤恭惟某南
邦啟孕北斗敦華文定其祥不御劉沛國之將女童婚甫卜

應兆謝太傅之夫人頗賢郎駒齒幾英遂足稱揚遠暢若賦
息花琳雖脫敢云清拔才名徒以恭儉星寒閉書抱中壘之
壘倘除荊江水泛高秩遂東平之私佳既榮登良媾永叶

劉定傳放

甲帳夏凉晝夢素酣于殷野午僑日飛華晶長沐于虞淵蘇
元戎侯印之封領回螭紐捧忠烈批鱗之牘勝落烏程洎賢
嗣早著英聲溫潤驚傳銜珍致寒門欲諧良匹相攸允獲鄭
高天緣足鍾人慶咸集從茲百年令女誕衍雲礽因之三德
身即標齊日觀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五

臨川劉命清耕叔甫著

行狀

穀城令署襄陽縣事梓潼李公行狀

穀城令梓潼李公以王事殉襄陽難公始之任由岳遷荊府
流至穀庚辰冬代篆于襄以正月元旦元嘉受業于楊因偕
元嘉死往襄公方鞅掌簿書詗見欣然寓衙甫二旬大盜毀
城陷之公慷慨身殉焉猶子以公愛清嚴深臨難不屈惟肯
旅悉乃爲爲之狀公曾大父魁春贈官中憲大夫大父曰文
燕解丁丑進士仕至雲南僉學副使父仲渙以諸生入太學

公諱太覺字覺之號鮮樵幼齡負奇名不苟就弱冠遊庠食
餼年二十六舉乙卯鄉薦結志沉淡識者欽之迨公車屢上
北知春官者再幾得復失遂索一氈于華容既至見學宮傾
頹亟請修葺捐俸以資村民朝夕訓詁首以文章行誼風厲
學校故課士有錄教士有規當事重公遂委署安鄉地連洞
庭民苦窮溺乃預爲提防邑暴騎豐宗支素橫公以正折之
繹篆歸改老帶盡臥轍邑卯秋闈蜀聘至兩臺交推以公應
之預院衛〃得士皆名俊是時教職秩未滿例得上計偕而
部議竟題公銓補穀城矣穀城爲大盜窟穴誅鋤最慘蕭父
成林以新蕭避公闖命怡然就道始至其邑無城郭無居人

買小舟以游事經營數月僅一載盧編茅飾壯猶葺聽此遺
民逃散者風聞漸歸扶病濟饑遂慶安宅招集既衆講葺復
城池雉堞皆興大師入蜀旋陝遍餉惟艱由襄達郧水道經
穀漢灘險急米多折沉當事委公轉運接濟軍需公多用小
艇載至保康不滯不損時米價如珠保康收報偶誤公詳覈
有餘冊送報明心膂潔白如此運餉將完城池稍就方議移
民入城忽襄令缺受公者謂不宜棄新刈之蓬藋試久困之
難民而難公者必欲强之兼任及縮襄篆見諸修久空焉攻
城池訟獄煩多賊從突道兵荒交困辣手莫支皆苦心經營
而豪強推其能有飲露凝霜為霖作楫之譽且余監司郡守

朝蘇此積細及錐刀莫不强公代籌勤為掣肘一切城守未
雨之防不得獨斷夫襄陽古稱要衝兵爭重地自賊入豫楚
撫之以理院威之以總鎮故道府雖或泄泄猶知避自理
院以罪誅天子赫然震怒下詔罪已親命輔臣授之尚方節
鉞賊閻稍懾為輔臣者但宜中府襄樊彈壓西境兼便江南
之餉賊窺豫則擬豫窺楚則擬楚奔蜀即擬蜀分命大將出
師視賊强弱因地建牙委任而責其成功期于殲厥黨不出
千里而呼吸可通賊皆在吾指顧中矣是時獻賊已不滿萬
于歟其營壘良然奈何以總鎮八萬之師撤守興安無用之
地既欲阻其西歸不思賊歟方張豈有脫然遠走之理即令

西走渝以一丸塞函谷足矣何煩駐軍預待駭其耳目彼固
狡者豈肯入而就制乎徒使絡繹虎落無故内潰又復不察
輕身自提弱師尾賊夷陵幸其饑斃豈知賊反乘虛闖入正
月終陽陷于闖二月襄樊陷于獻襄福二王皆殉是時襄變
起倉卒隻兵莫呼公受任日淺復事權牽制雖時時登陴鳩
衆極力固守而悪丁内叛焚殺慘天勢至無可奈何公猶擱
騎騶馬親督餘民并釋獄犯迎戰卒之單弱不敵賊知公賢
不忍加刃但推墮奪馬而去公知獨力難支即入署訣曰危
城倅陷烈燄蔽空襄王闔府被執矣又報張道臺鄺節推被
難矣民皆枕尸填衢拉歷孤身冒陣悲戰以死但賊估長吏

不能自裁徒為亂賊魚肉不亦輕朝廷乎因釋戎介正衣冠
北西再拜曰臣力竭矣願以死報更書文山先生詩于紳曰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遂肘印登望晛樓奮袂
絕脰語不及私府桊牘竢己二月四日也清等從仲宣樓下
蹐尸而出避居樊河未幾樊又陷賊騎馳突兩河襄民皆死
鋒鏑樊民亂竄意其猶從白鶴灘以渡遂無所逃數萬生靈
盡投河而死時熱陰撲舟幾不自免回望城中火三日不絕
詎為言曰公骸為賊焚矣閱五日賊退公弟大學階通府過
君周歷披樓下瓦礫得餘骨僅數節丹心炯炯猶未盡也印
存一角丞巾圍珠佩節輸二俱存痛之逃餘士民無不哀慟

臺察郡紳皆踊躍輸錢以助事定議祀公于名宦今上方
敦重名節特遣中官王裕氏赴羽祭錄死事之臣榮卹有加
公之忠烈在一時矣異時史官載筆紀公之節與趙遠二公
並傳公之忠烈又在萬世矣享年五十有二初娶樂繼娶楊
生男元善元嘉元義元幹女子三噫致公之死者篆也篆盡
爍則無以表公之忠故三方俱鎔而一方猶存公之永不死
者心也心既灰亦難以表公之烈故五臟俱化而一片不燬
是皆英靈護惜豈偶然哉公生平敦孝友尚廉潔謹然諾慎
交遊嘉行不可縷數今僅錄其大節以見于篇用俟國史之
采

行述

先考行述

公諱毓麟字象環世居膠州之虎埠里公生而穎敏幼無外
傅從家學相與曾大父顧山公以莊肅恩厲起家迨大
父承顏公藏書頗多啟一庭師友群從聚首其如也及長
而先伯考長孺公挺起於時公與弟紉齋公亦先後餼郡學
時邑令桐城劉滄水先生較士於膏要得人爲盛然每見
批閱三到誠重之也癸卯省闈受知高安卜公稱其文清新
俊逸中皆悚然獨恰首懷以入爲什行而之皆俊常之所領
閱水竹居於溪後延致生徒公與長孺公互爲出入友數諸

士學舍濟濟弗能容也值大常傅雲中先生延仕海澄延公
於塾以子占衛從游以胥弟女配清聯姻海署甫歲餘而承
顏公病亟強起以慰家人曰吾待次子視含耳公心動馳驅
戒道食不及咽至則猶得侍湯藥者五日纔抉別焉人以爲
孝感所致公罹苦次痛毀精未備一慟而仆遂伏枕不起侄
秋淑隨起瀕泣悲絕聲不踰旬日淚盡而殞矣嗚呼哀哉先
嫂徐妹革先生視公猶若手足而從之以終人盡銜哀吾獨
知乎君之樂篇相知之素者公狀貌魁梧奇偉衍不轉解里
巷男婦望之群易敬捉諸士盛暑必衣冠危坐反覆開陳退
而一室自理從外聽者無論咳唾不聞即塵蹤几席也間寂

燕翼也門人親伯叔仲和昆弟及其兄同社文森先生引翔
者覘之曰此一大定禪宗正非世儒所及耳故其爲學專以
主靜爲先及門諸難學庸微旨公曰性命雖窮源之論實專
屬於修道立教之人吾儒未遑直於修身齊家充盡其道身
苟無過進研於格至誠正生平大節自是可觀齊家雖未及
遠然治平之業俱基此矣吾但能盡其所當爲者至於遇與
不遇則非吾之所能爲也當其困頓養而勤念也則有若無
三釜仕難解千鍾悲之吟而其樂天知命也則又每曰人生
廿苦渾無定識得源頭到處安操此以往是以動履咸宜生
平無非禮之色非義之財自謂吾於氣稟所入僅供饘粥無

不徑者猶有意外營托便弗遂意凡此非天之厄我正天之
所以愛我也又謂大聖大賢則縱意所如莫不合度若吾儒
依循聖賢雖一舉一動事事宜簡要敢所謂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故於本集中詳釋本德不踰閑以創祇以爲小德出入
正未可恃此即先生之絕筆也公生隆慶辛未九月十二卒
萬曆丁巳十月廿三日享年僅四十有七所著有史餘詩歌
賦序甚富而於修身齊家格錄尤備往往傳事所存集本以
棟焚倉卒搶救無人遂與藏書俱盡今余集存則不幸之罪
也公門人備占衛僅採其名入藝文志中今修郡邑二志公
與徐球玉先生皆採入篤行姓名顯傳然公之嘉言懿行共

今幾五十年鄉族長老睹時稱頌不衰又豈待言語文字之
傳始著哉亦以見夫惓惓者雖偶賭於一時而其特立獨行
必有歷久而彌光者此事理之固然也公歿時二子命清命
揚僅數齡耳徐孺人年未三十慟幾絕者數猶忍死以待須
臾則爲清兄弟耳已而竟嘔血卒留二孫於長孫公臧孺人
教育愛均己子爲世所難云今命清生孫男女某某曾孫男
女某某命揚生孫男女某某曾孫男女某某以公道德淳深
天或將以昌其後乎愚小子何敢望焉

處士劉承頫先生傳　　　　楊壎初先生諱應律撰

自太史公柳處士爲無奇士始發言貧賤夫天有少徵也

有盤谷入宥夏黃綺黑閣北邨門之倫苟其人實行可風
於世教雖小己處士何負於天下而少之哉作劉處
士承頫先生傳劉處士爲有興世爲珠湖虎溪里人湖以
東劉爲著姓自御史公起中葉衣冠之盛甲乙閭左隱處
初頫山先生嶷茂才與群對大廷陞太學辞藉藉起濟
薦紳間處士其冢子也諱則號承頫云處士對任躬行不
務枝葉補撿儒士業龍君不涉其涯獨與夫任仁學勤
谷半繩疑先生歿遂去應順天鄉試嘗再入都下處士皆
以身代僕用力勞瘁所不至先生或過督即忻然受命
不擇事而安意人咸是知處士有德然未階其全也已也

生遘危疾久困牀褥飲食臥起皆不能自支處士周藥餌稜不啻左右手疾革哀號骨立以有老母在不敢自毀奉其母丁孺人洎二子長孺衷孺以居當是時家甚貧至二子方在髫稺往先生操行高潔不諧於俗至是里中兒皆環向側目齮齕百端處士不茹不吐不以貧故析節自念家世業儒弓冶在廟日討二子程督之師友之饋不斷所出不給則減產佐之產日益意不爲動益攻苦十餘年家徒壁立乃始爲甘旨計辭母遠遊無何忍心動亟趨歸子舍母孺人且喜且憮曰爾不千里不良柰何以阿母故出而遽返也時孺人固無恙從數越月忽毒發乳間其初如

累粟以爲無害召醫者視之則大駭云以毒在心胃之間法將不治當其累粟此越人所望而逅走也處士計忽思莫知所出則號泣呼天請以身代久之毒潰流血不禁處士淚與血俱竭雖劇暑穢發滿室未嘗離膝息膝前即母之中衣廁牏皆躬自浣滌不更他手母曰兒休矣柰何自苦處士曰兒爲母苦無悵悵不辭雖欲辭爲母浣滌得乎孺人既終堂處士悲慟踴節呼吸爲孺子泣不能成聲二子跪請曰大人幸自愛縱不肖無能爲解獨先生遂殯何處士曰固也先選生抱奇弗祿吾母含辛茹蘖終其天年乃翁蕩劣無能顯舉其親不寐有懷易簡孩子作能幹

父之甕底幾藉手以報地下不然乃翁真負罪死腼言就泣數行下二子亦感激奮策金昆玉季標軌名流則處士有以成之也論曰予觀劉氏三世而有慨於天道焉夫天道如水窪則盈之亦如稟翁翁故張之顏山先生以茂才起家破睥睨適頗猶掇之耳乃竟厄一第從以空名走天下不究其才處士躬行孝友隱而弗耀有光氏之程鬱勃而申雨方嗣思則刻乙[illegible]先生以不盡之用遺之處士以踐德培之也今處士年始耆而長孺衷孺蜚蛇在掇頡脫世觀頃且落取青紫於股掌爲處士行且身被之是先生不盡之用取覆在兩生右哉在處士乃其素饒無憾矣

行可風雖終身布衣榮于華袞例之矣有令子以顯揚之也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其處士之謂乎予故爲論次其事以俟惇史柳先哲楊懷初先生諱應律著述加林皆原本經術與揚拎貫聖水若心醉求顏稱盈帙茲篇其一也不孝貞儈向梓其爲先曾祖母壽文入先大夫集中矣今喜李君役出此稿是微美玉精神必見于山川翔狀哉

先妣行實

嗚呼清不能以一日之養事母於生而忍傳母之行實於殁殁之後乎今母捐世已四十餘載矣使母生而存則猶七十餘齡也今族之婚姻有長母數歲者有長母十餘歲者猶矍鑠無恙也而母獨茹荼以殁雖不孝清家運坎壈以兆禍殃

以待是時倭難方殷采議封貢御史問之於伯對曰今國家
兵力方盛豈難剿此小醜唯敵何人乃敢横小而來以犯
重哉遂奮然抗疏及御史復命始歸公生平不如則書一刹
惟以先弟筆耕館俸廩餼之所入盡當費之之所獲以經濟
計裕如也時先考之客殺殺備舉冷然如秋氣之肅物見者
莫不畏之公則教學委蛇煦然若春景之宜人見者無不愛
之蓋同體而異禀若是公生平凡試高等受上賞無虛日故
吾子傳累中先生晚有兄才十倍兵敢與京之句及至闈卷
則每薦得後失九應鄉試累擬入彀卒無一遇竟其命之不
猶耶予家自勉齋公以一經相授歷今七世在庠者莫不食

頗惟曾大父顏山公以經明單恩得贈於廷與鄭有琛先生
年誼敦好即議優以壯縣而弗克所用餘皆求一明經縣跡
而不可得濟即不第年四十餘當廷對矣而又甘心暴棄推
公享年七十有二宜若可待而英年補額僅賜一關但得增
廣豈一邀之寒世所薄而不屑者得之亦有命耶昔人謂昭
烈在蜀其臣如諸葛關張龐統法正趙雲馬超之傘無年踰
六十者然周七十餘矣獨閉戶不任朝事與公年如四五而
不得一廣文以老何異豈家運與國運盛衰固有同然者耶
公雖以弘才艱於所遇猶幸生當太平終身未涉宦政前有
父而後有子皆代任之故於錢穀登放之數推盡出入之宜

而浙丹猶點惟衡巫積書數康節先生飲判微酡口即吟哦
之風循以足疾艱辛獨居小樓日作楷頭楷書旋寫旋讀士
之感觸問字者踵至或預餚醴貨役乃執經問難公盡誠樂
告人人曠若發蒙講畢而先伯妣隨出醇醪脩餔列樣撓
水之勞欸酌而罷熙熙然忘其置身於鳴琴鼓瑟間也至於
清從幼孤受之尤篤於予每閱一藝稍進即拍案呼曰吾
祖吾父吾兄有起色矣蓋厚期於不肖者如此然清有慨於
天道焉先考雖抱奇負志以殁而予兄弟孫曾振振獨公長
子命殀業儒久殁僅遺孫間芳今將年四十竟甚十餘年前
清以世講故受金於擲制府公經營其婚娶已生男矣又毋

子俱夭今娃亦亡次命傑有子賀亦夭今老矣就食於清者
有年一線之緒竟絕予將以汝子瀾之天之報施善人以何
如耶一女孫配同鄉戴姓有爭其產者遍控道府搢紳重獄
將更拘婁逃匿予家哀號劇慟矣申雪於院一訟五載始活
二命空予橐五百餘金助其費旁觀者竊笑以予父子為癡
予曰自幼孤而先伯考妣教之養之今清一孫女忍吟相隨
獄死而不救異日將何面目見先伯考妣於地下乎雖費動
家無悔且凡可上報二人者雖捐頂踵髓腦之區區長物去
乎今傳予伯而并及其後之成者皆如此以志續之報伯者
未盡而有懷於中者益無時而能已也公生嘉靖甲子正月

初二日辛甲戌正月廿七日壽年七十有一葬東山臨終清琨請遺命於榻前公無他語但曰吾祖父兄弟世守素絅見實體於有司數矣然未嘗妄以一毫侵鄉黨清曰謹受教是以數十年間愚父子因親族騃憤或不見累至於一身恩怨半字不援公門皆遵公遺訓云

先伯妣行實 仁孝之宮諱 塗弟貞偉撰

孺人撫城臧桐麓先生之猶女也先生爲昭武大儒孺人幼孤撫爲己女方其設教於郡之擬峴臺及五賢祠四方之士旅至先伯困負笈從焉時孺人且及笄以慎擇良配無所許可及伯考就館桑弟推爲上座先生因顧問曰爾長矣曾娶

乎伯考曰昔聘于徐而未及迎先生喜曰予吾門之劉郎也吾先兄有子舍子其誰娶之遂卜婚焉及孺人于歸居冢婦列上事曾太姑丁孺人及承顏公與唐孺人無間然久而得清母徐孺人爲助已而姑唐搆厲乳病數年劇甚母以雙手調湯藥扶臥起內供織紝外奉親賓所任煩難非人所堪年二十餘連舉二子漸教養之有成其後丁唐兩姑繼殁承顏公繇以理家是時伯考兄弟和於外孺人妯娌和於內衆服飲食葷少長同之不別彼我一門之中雖雍肅肅凡間變者三十年不聞有詬誶聲是皆母爲先之也晚伯考多疾母委曲事之不倦計門內自曾從昆弟而下同堂者凡六家無論

大小病者母疲之產者母抱之有遠服則歸母治筐也有出隱則歸母佐與嚴喬幾男女幾皆呼曰母云母自遠事曾太姑丁以及見清抱孫一身周旋於家者凡六代矣而於愛不肖光深清生二歲徐母已孕予弟甫奪乳即就母寢食或當食而母不在即悲啼不食當寢而母不服即悲啼不寢母固無可如何然愛之愈篤也計母年六十餘凋落矣方觴之懽無以得其懽心因跪而進曰母上壽而清無以獻傷哉貧也今頃旋典數尺剪緣母題可予旋割一縷深委地進之於母母果大悅竟觴至七十而伯考先兄俱喪母悽然清適遊襄陽遭廷難落拓而歸益無以厚奉母奔母弟羅也方望其八

旬可待而豈知其不及乎嗚呼哀哉清中年慷慨從宦得便游出入制府幕中疏薦史館已被溫旨趣促音召入覲因趣母未忍絕稍遂力辭焉母雖老強力不衰遭大亂數年予挾之以登山涉遠尚能勝步雖依於次兄而就養於愚兄弟者爲多蔬食菽水淡然稱甘至今追思何可復得也母生隆慶辛未七月廿日卒己丑九月廿一日享年七十有九與伯考合葬東山

祭文

祭揭大司馬蓍菴公文

嗚呼海焚山沒日晦天昏倫銷彝斁綱解紐弛眞儒命世傾

深山甚納之吏古課吏不急保障而急輸緜民生必促保舉
不先廉吏而先貲胥盡侔必乘時媒免朔觀而令捐輸助餉
公抗疏争止守科例及蠲公獨持議入省與大僚上徵行
召六科惟公在上壽逆命中涓瑞豚蹄酒果未幾乞外補浙
江按察司副使予嗣傳寯濟常曰鄒行之賢人也守升予昔
亦欲爲之恐其違衆若他人已受主者就肯出春明一步耶
故乞外尤難予不忘長者言今忝與修志卽採輯以丁父憂
歸葬後室盧被焚獨全公樞人以爲異恭人誕生仕挾淡泊
自甘組紃織紝靡弗親理內德茂焉公享年七十有五恭人
享年八十有六合葬　銘曰

直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於遺推服請缺草
輿起居便殿轉對輪班思謨弗俾天威咫顏近光龍拜脫蹤
雄籍償流滄海神虎掛冠兩浙歸浦雙鶴同驂鯖鯗野騎
臧秦關蘿崇楸樹氣壯河山杳杳乎漆室之靡鶴㯶㯶乎於
昧忽誰　悽

學廉周公孟侯墓誌銘

事之所可致者人也其必不可致者天也衆能爭人以留貴
福澤之具而人或不欲以其致之事辭祿而貴作叙矣亦遂
若有其人使不得以展平生之學而爭費其志以觀則凝其所
以致此者天乎人乎予友周君韓分封字孟侯世居剡劫里
晉大父某大父某歷貢父某業儒公生而穎異就童子試卿
冠昭武軍列邑諸生文益奇邁每爲拈目所嗤然遐識者輒
合督學蔡雲怡先師見其文卽訝曰此驚鴻耶游龍耶嗣遇
廣成侯師愈加拔擢援其卷有樹入湫頭抱來鏡裏之譽是
歲崇禎己卯太史馬素修先生得公文大快讀終五策自謂
不覺頓首至地乃錄魏科計偕一上旋值國變謝絕世紛不
求聞達語及人倫忠孝節義之大輒涕泗交集含饑束腹廢
而不怨經年足不履市務期著書立說有以自見于後世故
躓頓坎坷而不悔由其所操者定也卒之失意之遭動相抵
觸雖放懷高遐寓于歌咏游衍之間而悲鬱胸臆感憤況淪

克復謠讖對以自己爲公生平詩與遺稿甚富皆散失惟所
存參秀詩三寸餘皆可傳情狀必難于取行云甲午季冬望
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三易簀猶諳竹曰志予墓者
惟劉子不愧盍往索焉予因略舉其苦心實行以識十而於
爲銘曰
灝云從峭屢務將者操矣弗述豈其抱瑣兮游泳乎人乎嗚
爲爲之而吾又將疇與之歸 虎溪先生住仁齋胡公修邑志特爲刪玉傳先生立傳今讀此
誌則風采爲不亡矣傳哉

敕御醫務鎮分宰僧理醫務傅公任君墓誌銘

公諱朝俊字伯君世居梅御西之寅湖生而穎拔功與勤雄

得從祀鄉賢贈翁會川公之歿訓一庭師友互相劘切歆長兄世變交訌遂厭薄經生慨然有緬聊九垓之志悉取龍韜石畧玉鈐象占諸書以及星緯月暈防邊阨塞之枝互復不輟萬曆戊午登江西鄉薦從戎喜峰口外益得縱覽山川形勢歷盧龍渡榆關羅河谷代之都皆經馬足馳騁一大展其英氣崇禎甲戌敘邊功登御覽擢授部僉駐贛分巡南贛當務鎮寧之閒在春秋爲艾城修水之所門出地勢險僻壤連吳楚伏莽潛滋在昔岳武穆李康惠興獻臣後先拮据始獲靖迺久且蒸蒸起矣公奉命兩攝軍民威權伸縮俯得由已乃嚴清戎伍寬蠲並濟雜犴之聲閒聲歎息勸諭農桑晏

田師貫頌聲以洽時値旱魃仍禱惟虔澍雨沾足又銅鼓黃岡諸山寨哨獲劇盜中有修怨者妄誣一十六人于賊祈秋蔡金相投公怒卻金禁輯在戚激士民鶴頌當院重加獎勵有監司求賂許以優薦公忻然不屑伍仲界給諫公見國是方爭黨分牛李首輔得君既專獨相比之舉朝有爲巴之目給諫公特疏指斥先帝重違咲宰聊加薄譴乃竟斃之杖下孰主張是哉公聞變痛深在原曰是尚可戀此一職乎因決計解組閒居將四十年惟以詩書訓廸後嗣至于賑窮恤乏捐貲造梁特擲欒衎遍起瘡痍皆得長孫之秘公五昆弟三兄早卒獨光祿公與公並享大耋忽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哉享年八十有七五子孫道匡則予兒同年之子備也

銘曰

望之頎然即之怡然鷹之擊也戢然變之約也欽然總通籤以鼎鼎駕玉螭而仙仙人以爲不易乎世吾以爲獨全其天

孝廉曾穆鄧君墓誌銘

鄧孝廉開熙字曾穆世居臨川之湖溪里祖諱世卿修德不仕父諱大紱字弘叔別號貳弘積學淵深早知名于郡尚晚以明經入對家貧早彫既壯而孝廉方誕幼雖岐嶷便抱獨絕之業未忍苛擊而天性悃悃自然服膺志恍年前弱冠即遊徵命從予遊于溪南洙北之間晦明風雨蓋歷載而

非徒爲自此靈思獨啓謀篇卓然特方建尚雲閒文多飈飛一放左推淹博爲宗而文學未願孝廉于四家之中獨甚沉潛劍秀對此觀堂而神往故其慨然獨悟每有得于意言象數之表者第其歎聲嵩貴恍若葛天之民盖生平底蘊世莫得而盡知而在己亦以不見知爲幸也昔伊川先生謂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小學以入大學皆有文采聲音威儀歌舞以養其耳目氣體故能涵泳以有成今則亡矣予謂人即與古爲徒恐耳目氣脈之勤盤皆折不事獨有義理以養其志耳三代而後教學不明遂有九流八儒之論夫儒一而已豈支離若此者孝廉素學雖不過夫聖師未暇顏閔

然惟日孜孜悃愊獨尚庶幾篤實光輝日新其德所稱
卜商氏之儒歟甲午夏秋弘翁實遭疵癘于旅邸憂飲泣静
調彌數涣散其舉時時引罪責躬自傷儒素不能拯親于危
于人何尤乎險平旋入試闈文心磅礴不能自已翰撰辛彝
卓公世所欽知人能得士者遇所呈卷大加擊節拔置高第
豈非至孝動天有以嘿通其忠也哉自非公卓識風波然勢
利之外惟購名書以訓後植芳升以自娛閉戶寂然城闕罕
踐蹤跡未臻大耋而優游卒歲諸子俊英英翹起也亦可無
憾乎比於生平經三喪而骨立傷百行而無疵可謂直乎康
矣至於嗜德純修多詳于明府丘侯之表與家嗣之行略余

深志其夙夕師朋講習討論川與效鹿澤之悅者如此餘不
暇及焉享年五十有七葬某銘曰
嶠平之峰歸然之宅爰有貞碣祇繹旅逆候碩既異聆音派
陌生則南就聚中人懷安餞之荣茂即北印原上宫某蒿矣
之跡

文學丁明卿墓誌銘

憶昔冬幭月吾友明卿初度方成門謝客綢繆于筴莢聲欄
然握手衢孟道故流連信宿不忍剉袂今未及期而忽以疾
終傷哉甫聞訃寒漸交集君之家仲乃曰亡弟幽壙之文
非洮筆以徵實要諷文以就鄉公諱晉字明卿世居臨川之
會里于三昆弟中爲季長秀卿次彥卿從先師予伯考瑞庵
公者垂六十年自厥考某先生誦習儒素抱奇平終秀卿以
家督辭學而歸躬持計算出其素橐之餘以理殖殷於是
施于閭里專課二弟于有成公自少游于內閫嬉時節篤厚
母外無論刑寒暑雨暘痛于予家水竹居中公倚北窗而賦
予枕南軒而臥谿承燈青燄相與逮哉奇書攘肺疾考見墨
則同手鈔記玩弗遺公擁爐夜誦常以一誠繁厚既聲成不
肯輕出闈省學蔡雲怡先師至乃欣然就試臨金兩邑卒加
拔擢蔡師撫其文學論曰秀骨清神若遠若近應見之蔡王
山頭耶遂兩提而棄其餘此彼結塾鳳林貽辭余里仍延實

伯考卒業于後有臨相砥實久之癸酉王艶夜飾登之上賓
嘲簸于庠而弗偶其後廣成侯師予之知遇最深而公家昆
弟翩翩並馳是時年俱壯行業俱英齊聲于名公者太盛則
至時會旋移于辭隸歸耕公昆弟聞之喜曰異哉予能之乎
弗能也恒術隱矣並乞除學籍被服農衣與耕夫野老雜歡
陌上頗予拙于生事代食常窘而公出其耕餘以課耕劇盡
盈異舊綢繆于斷蜺而始遇予因私相慰藉曰嘗自得樂亦
學士稱五十八歲乃有疾公叨近之然自傳生平有餘樂杜
蜀之樂亦有黃廬苦竹之遺何如退身含瑞四權托咏爲快
耶公亦唯唯色喜而甚意自爾熙然竟成賦別語也哀哉公

生而惆惆象貌偉弱及抗節斷義剛大莫遏幼孤而侍母以
人以純孝事二昆以友恭退廢廿年絕跡城市倘出其方將
之學取一第如掬水于河耳乃毅然不欲者士固有特拔朱
可強也公享年六十有一銘曰
寔無名名無寔孰與之衡盈虧物有假化有待爾氓弗知鑿
巫奚知以間乎禹強則得之雖不齊夫數而適齊夫理將以
一視夫榮期又况乎厥後之疑疑

游公鍾盛墓誌銘 義友鄭伯輿若之父官布史先大夫許十首廣還

公諱鍾盛字鍼崖世居臨川帶湖生而英敏孝友因心尚受
業于先考袁隱府君之門時天物無慧士習靡靡臨川四宗

之學猶未大顯而宣城同安尉為入宗然宣城理夫之設同
安氣失之粗公皆斫然不爲獨述華奇嬌期于屬世應轉主
者不識每試輒蹶乃毅然曰此途不足豈無別塗耶遂挾經
貨走萬里不數載而奇嬴百倍士之橋項長儀者爭效孫而
不可得凡水部樅武湊黔湘楚之彥望風推許公雖寄跡外
益飭家人訓迪後進絃誦藹然弟姪子姓咸叔制科特召顯
或以雍饌卻序鳴而業乃大昌皆公之好尚有以開之也忽
値世變中原雲擾資斧彫喪側寐中懷皆置度外惟解襆絕
歸向號西剛頭陀日事庭訓飲酒賦詩逍遙勢利今變亂愈
亟獨荷安寧竟享大壽終焉殆得于天者全哉公享年八十
有六葬　銘曰
樹本務固樹德務滋西剛性柔行卓壽頤仙仙兮大同乎泯
滓云乎然歸根而藏宜

誥封大同馬夫人揭母楊太君墓誌銘

夫人將碩虎溪漁叟誌曰母稱金谿楊次翹公太彈㣲大同
馬公于諸生中由五經成進士歷州郡典銓衡荷内德茂焉
滄桑忽變督師命下公與母訣曰吾術經矣君奚待母曰諾
訓天之灾也不即身殉公曰否吾有孤翔撫之家國均難也
母拔淚曰諾戈戟既揮熱血成丹母子目矜露仳此虎兆落
也幸過敵歸長齊始哲漸長子孫式曰母其胥之王夫人宋

昇陵主流獻予曰彼或東而以湯宋零或執義以抗王命卒
戕而母且異式曰奚以同任性娶公孫仵曰間或曰噫婦也
男之乎曰殆于近之也殆于近之殆于其身之矣噫曰存孤
各死十五年内今公與母訣二十年矣遂甄孤以有立見黃
泉而無慚此仁之至義之盡也弗男之奚男哉或曰懿哉此
詑矣母生甲寅十一月十九日少大司馬公十歲卒辛亥十
一月初四日享年五十有八子貞傳奉柩葬金邑大山銘曰
䔍且裂堅且㘮精神貞煇俞赫骨雖朽血猶碧千以肆扁乎
巾幗

王母周孺人墓誌銘

余讀顔氏之推誥身治家之訓謂凡人修身立名猶種樹果生賴其利役遺其澤而嗤世之汲汲者弗喻也然尤非婦男子事予婦德尤茂焉所以坤爻含章要道與地道臣道並重明乎數終于十而勝乃窮于九九則不能有終矣必藉餘數之十以成之猶不敢居也雖成矣而曰無成雖終矣而云代終禀禀有尊賤之義焉是之謂坤之德婦之順也茲予序孫人有慨焉孺人金谿周產也嬪于東鄉黎塘王氏適事舅姑質明贊見以孝聞其佐野順公也紡績羅縈以貧聞篤生三子未成人而遽歌黃鵠矣時天勤尚難他物皆跡母曰以仍苦勸諸子於焉伯氏勃與仲叔接跡偕里言執堂構事起

規模已宏遠矣母猶謙謙若惕戒止肆言綢繆牖戶內和外睦早晏雍雍方擬長享修齡不期已厭世矣然生獲孺人之利殁享孺人之澤予與孫不敢忘所自也至于無成而代終焉與野翁相見于重泉不亦融融其樂哉予近以刺侶得親聆母之音咳因誌其事而銘焉母旦于十一掾享年七十有一銘曰

山高浮玉月冷靈椒幽宮是宅天姥同遊總帷易歇金匏長留雲礽藉庇綿綿優優

叟集卷之十七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雜著　說　傳　辨文　說　策書　祝文

贊

西洋吳柏徽眼鏡贊

懸象開天光涵兩曜繼大文發鍍晶九鍛珠月琢鬼斧馳西域曉烟霄紙毫髮功父夜書愈炳長康輕雲可撥將以授副墨之守固是名之曰朗徹

紫竹多節藤杖贊

此太常雲岑公扶老具也予今得之杖頭形類仙鹿

不假追琢物角球然紫紋雌蚴節次斜崛彼父人捨也而之質嵬公侍烏藤之堅果足爭勝否耶贊曰

乾雖墜坤軸欲柳栗何以支可拄紫鹿下山鹿白走入寒林徑滑躋雖摩窖鹿跳状顧蔡羅待岩莊負避鍋煤盡吞蜀眾先刺鳥間騎胡將焉

呂仙贊為□作

曈曨終南千齊萬岳太白武功入雲靡紫至人揖具吐納日月臥自澄淳寵安善勃三世未凝九成丹熱斜眼授閻鍾離道訣手佛修髯跳捐生疵一劍西風寒光拄壁太華將遊蒼梧藤越岳陽浚積洞庭波濶細酌醇酒醉起樂間東壺底

彔勁歎凱捷于樊落臣等馳奏敢稍宜達惟權橐廢布以飛
聞尚有些撮微勞此將來敘徐容記錄別備進呈

説

師説

師道之弗尊也甚矣予潔跡於兹也久矣求其至要在於問難鐘鼓雖藉亦必叩之而始鳴也若弟有問非師之博於古者弗能應焉弟有難非師之精於解者弗能給焉精矣博矣而爲之師者猶然逡不敢以自恃以此知作人之難也蘇氏乃謂知其九而不知其一不如指一之不可測者也此自歎之辭豈可爲訓哉昔文中子講易白牛之溪其徒[illegible]悉

象之過多旁有負芬者竊聽對曰辭之多豈非文王孫[illegible]於伏羲氏乎使羲卦不畫三才四序其不立乎内物萬彙其不生乎文中慨然失次及詢其與從且負芬上矣司馬溫公宿鳴條山寺引諸山史燕齋講以孝經所講庶人章爲中有一人詰曰自天子以下皆未緩毛詩二句此章獨無何也公爽然不能盤對但謝以其實未曾體驗及此爾二程初入西川見箍桶匠人擔内攜有周易意頗輕之其人即曰夫子嘗易獨以未濟爲男之窮也謂何二程犂然爲其窮因叩之答曰三陽皆失位耳遂深禮之夫諸賢皆一代眞儒而循乘其所忽而於山農未藝之一得猶特其宿哲偶有聰明則必

務今於其弟弟或稍有負亦以片長凌其師究竟所精未必博而所悟未必精胥失之矣予生固陋稽於古也常臨而質於理也多疏故不敢恃才智以先人而直爲此凛凛也今老矣兼滿目兵戈無窮憂患能免學殖之荒落乎是以睠前修而憮然也

混沌

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此至言也先儒每謂言之言之不足而復迭爲引論以探明其所以然而於事類之隱者紛而無以要所歸學者所以滋惑也[illegible]如論及于天地而曰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爲依附又不知依附之外誰與爲[illegible]附乎即六

其氣使然而氣又何所窮乎至云混沌之分輕氣浮而重濁下小蚌蕩漾若水波然似矣至舉高山之有螺蚌殼又何近也天山巔之有此亦偶然耳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極所推[illegible]時皆爲之九五今已入姤而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過半矣更歷遯否觀而天地已閉矣豈有混沌不朽之螺殼乎況今海外極內有生于石罅者是靜而胎動也燕蠏或化爲石是動而胎靜也大抵天地之理變化不測莫可端倪不必强爲附會或乃爲眞解乎

小人

嗚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原夫陽終於九而遂用九陰終於

東西世用六聚夫小人之浸長過之使不得遂進也然矣乎文酸雜不宜棄與之爭蘇彼之氣勢倍於正人而後敢以沈宋丑使小不忍而暴發其餘燼有不再於敗者者乃獨尚乎中行靜伏以俟天意之自定可也即不然而固吾君子之交乘隙以除之可也吾觀今之濟惡者始皆有特以不敗及不旋踵而潰且決者罔或與之也或問小人何以至此予曰不觀之山木乎豫章括柏楠根深固歲寒不彫其除柔脆之種枝葉雖茂而本實已潰矣今之小人或悔斷無恥或陰詐悉發既其外矣甚且人倫道喪引鏡自照乃反道以誣正人頭形根株能不頓成朽腐乎君子際此惟常夢自修使遊氣

戾氣漸渙散而莫爲則其難自解矣

讀書

今歲讀書山中始覺胸次浩然欲若有所得一切家累之窮苦境遇之變迫淡然忘之不知其何以至此也因憶予立年以前所志在功名而畢試不達則不能無憂其後却復使而就躬耕亦非甘于所就也則每私制其哀怨而不敢明言以告人至於今而覺兩處之俱莫但知有年有盡貧賤無窮聖賢原於貧賤患難非常所遭之外留有一片餘地以待吾人之探取或至焉或弗能至焉而究之莫之能至者則亦不與也吾今而後亦捐安於無言而已矣復何求

郵騎

頃予偶入韓門以白版揭筆畸二字懸之通衢予見而疑之以爲凡縱類者必爲其倫自見筆畸則非其類也關田之名有曰畬者矣有曰畲者矣惟夫既耕既藝耕植治者則曰疇今子擬以筆任之若能使韻爲犁乎使管爲耜乎能含毫而落土乎抑揮楮而樹生乎將飾宜之奇不懸脈而懸耜伯英之妙不臨池而臨畝乎何其操理之悖也黃子曰否吾衍勸以援或不得食糊塋棄作斗大數字旋易粟以歸筆之爲疇也捷矣何以相非也予益曰否否此非子之謂也子方投耒耒謝耕營適侯果欲遂長稿之粟則合修乃弋乎勵乃习

乎長鎗具在安事毛錐今既投之以爲名又欲收之以爲利此其罪與商君廢井田發阡陌等帶子於是怒曰噫甚哉子何滯於所聚也子知筆之造端者何人乎乃吾蒙將軍之所始也此其人帶甲則有萬墜長城則五千里名震西陲功施後世威西恒矣文且彰焉筆亦何負於疇哉予雖執此以終畝爲客嬉子于是所然心折曰誠如子言是果無以易齋也背吳翁有筆疇之著而荊川爲之序今吾子有筆疇之椆而漁叟爲之說其實則異其名則同速營研疇吾將老焉

論

以分合爲變

□□化而義之存乎變三才然而下言兵者鮮未能以本乎仁
祖乎義而要其運用之微鈞有不可端倪類夫環之四周者
而後可猝然以待應苟知己而不知彼知衆而不知寡知其
一而不知復有其一焉寓之於無形將何恃以立國哉孫子
之論兵也以分合爲變變之爲正乎抑變之爲奇乎夫用兵
之道合則强分則弱似宜合而不宜分然合僅守常而分則
莫測又似宜分而不宜合要之無定體無定勢顧其所以用
之何如耳可以分可以合變之善也可合之以爲奇正亦可
分之以爲奇正變之善也嘗觀之古矣有合之而變爲正者
秦人卒函之師以術將御之而驅卽立拔不必分也有分之

而變爲正者晉之四卿並出而晉而衛而齊各分一軍以與
之而齊遂乞盟不必合也亦有合卽變爲奇者信陵八萬之師
使恐懼人之所有是以結隊而前激閧因之立退焉何嘗分
也亦有分卽變爲奇官渡之師曠日持久而不戰先分兵以
掠其輜重而敵遂瓦解焉何嘗合也然此固各自爲陣而言
也若夫卽一陣之中有合而有分或奇而或正可以利則進
亦可以不利則退其惟垓下之師乎元戎合全軍以壓其後
而左右之偏師或分之以爲費將軍或分之以爲孔將軍以
此壓項而項覓壓矣若夫合之不能正不能奇而卒以取敗
者苻秦百萬之衆所以盡墮於淮淝也分之不能正不能奇

而卒以無功者宋人五路之師所以難制夫西夏者然其所
以恃此者雖云仁義之善善遇術也而非仁也雖然而非義
也後世之師卽未盡乎先王之道要原其制勝亦當叙所謂
爲本

大學問道

古之善治天下者非於天下治之也有所以端其本焉有所
以執其要焉正其本而大防之設徵宜親也執其要而斯猶
之士負宜慎也親之以首善而化之所及者遠矣愼之以訓
勞而後之所要者裕矣三代久安長治而無變害勢色之譬
己益于成均之學爲兢兢云旨哉大學之教賈氏以閑迪衆

先也義何昉乎自古家有塾黨有庠鄉有序非惟大學然也
然司樂司成之任惟大學尊之司祿司救之職惟太學列之
師氏保氏之設惟大學尊之雖天子之子與公卿大夫之子
其學則同而其教則異故御左御右敬其官也惟天子之子
則然而他不敢與過闕過廟識其趨也惟天子之子則然而
他餘異是至於由小學以入大學則教之義理以養其心而
非僻無由入矣教之詩書以教其治而偏端不足尚矣又嚴
夫學明德尊者以爲之師曰與之相迪逸夫德業已成則雖
習之以文采亦以養其目也習之以聲音亦以養其耳也習
之以威儀適之以歌詠亦以養其體而怡其氣也廉廷之教

問初直溫寬栗無非由此而成矣始文之在官而問安視膳
莫不由此而著矣休哉何道之隆也後世不正其本而事其
于末不執其要而徒務乎質則有任之以術數而遂流于偏
矣誘之以刑名而更流乎刻矣將何以善夫所治哉若我王
雍之地時修祖創之儀使夫胄子之聰明得以流通海隅
之漸進于中和由此推之天下則凡家有塾其爲家之長者
得以訓其德行道藝焉黨有庠其爲黨之正者得以掌其政
令教治焉鄉有序其爲鄉遂大夫者皆得爲人之師表而發
號施令無非教事之所敷焉而其原則始于太學大學則先
于承師而問道是豫教之所本也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所

由也天下之所以久安長治而無動色之警也元良得而萬
國貞理乃有固然者若夫教諭不早而直臣爲之進規釋奠
有禮而舉工於焉作頌化導之機可不辨哉

策

圖書

自伏羲氏王天下河乃出圖遂因之畫八卦其後龜乃負書
遂繼之叙九疇說者謂圖出于太古歷五世而洛書始興焉
故易紀數理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意者圖爲是而
諸儒作乎自漢儒孔安國劉更生輩始條分其說而唐宋諸
儒有以爲神追設教者有以備其理不足信者朱子又擧四

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異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
而不可畧議何也況圖之數終于地十疑有偶而無奇洛之
數終于坎九疑有奇而無偶易之數推于太極而乾坤之所
乃定範之數叙以初一而五行之體已彰得無疑其異理乎
究之匪異也圖終于十非有偶而無奇也洛終于九非有奇
而無偶也蓋圖以奇爲體而用則存乎偶書以偶爲體而用
則存夫奇一陰一陽之謂道至于生生而不窮若夫由易有
太極之名此孔子之言羲文未嘗言也今觀河圖之虛中而
得太極之體焉至于洛書之虛中則亦猶之太極也況易之
全數五十有五而皆之五行五事也八政五紀也皇極一而

三德三稽疑七而庶徵十也福與極而十一也合之亦五十
有五也故說者謂書即圖而圖即書則先後之異數不必疑
而奇偶之異畳不必泥顧用之者何如耳吾謂用圖者其始
于乾乎得乎乾之爲元亨爲利貞而因之不息焉則全文可
以具擧矣用書者其本于皇極乎得乎極之所以爲皇建焉
數錫而敷之以不失焉則成數可以畢該矣反象以歸于理
而理非虛跡反數以窮夫理而數非末術由一身以達天下
貫古今雖云變化之莫測所以神而明之者豈非存乎其人
試

參贊

或云觜宿娵訾河漢分野爲益州今河內上黨雲中其地
北向之三黨而鄉者今且一度而觜吳惡網經星分野凡
對觜有觜而不關網內上黨雲中之地有觜此因私謝其所
由益參觜皆西方白虎之宿于象爲金戈主斬伐故黃帝以
參應七將軍今宇內劍戟相撞者數十年頭顱斷落于荒野
支節判解于重巖仰觀參位明潤踰于數倍大肩旣吐其角
至左足漸入于玉井中央三伐歘歘爭爍則觜度之狹決非
觜度之狹也必參宿變越其常分失之于太濶則此遂覺其
狹耳志此以備愚者之一得

表

擬釋奠

有道闢天聆鐸發而憶舒無爲應世睹廟貌而思度禮煩增
于一牢篤攸炳于萬乘威德雖衰龍驂勿替臣等竊惟庠分
上下二帝之禮秩依然序列東西三王之規制如在安六俗
于司徒惟敎敎化緊九兩于太宰厥重師儒所以漢章登闕
里之堂肯大會其男子唐宗下合璧之詔嘆未有于生人漸
此佻達風高澤宮恒鞠爲茂草於焉威儀日陂泮林誰從爲
采節遠使鴻都學多引匪人兼之異姓小侯偏樂外戚來
有噬今茲蓋伏遇乃文乃武不勉不息天亶旣縱其聰明人
稱堯作爲先居區區鬼擇求藻猶致家丘之稱何況龍飛南

而安燕京之尊乃循聖不自聖爾親身以先西表因之禮
益滋恭甘紆駕作偶寬霖使賤黃拜見四科十哲莫威茸幾
陳清道指五經六藝之知歸傳鉤者羣徧鷸爲本草群名
火所親學之事髮鼓而數隆載重導之規藍矣莘偏之儒臣
等詩書無聞博約難諸保一言終身乃慚端木讀卑郎論語
尚愧鵠王幸值聖神之代欣逢酌獻之儀伏願大載君師古
今遠矣賢於堯舜觀曲阜之禮器搜鼎書爲蔡於孔壁之中
消泗水之波瀾獲山經海誌于禹鼎之上從此配天尤宅揭
聖道于方升代照繼離須皇猷于允塞矣

擬耕籍

卯詔祈農美宣心于暘澤寅賓秩秋肅盛事於芳阡曉候歷
而載青旂喜溢東郊之色駕蒼龍而治耕耤榮添西苑之春
上下交營井疆胥慶竊惟八政之端曰食九職之任惟民惟
旣爲民之天則服勤宜力帝旣作民之主則董率宜先所以
農正發祥啓塵每周于綠野土膏脈動皇心用戒于耒耜商
高宗之於稼穡無不備悉其艱難周成王之於農耕莫不自
致其咨嗟娛嬉情千耦之勞而茲載公進誅漢文帝之撫
之義遂使賈生上書賜三輔於藉種穆帝書文報九穀以鮮
成晉徵賞敎未有如今茲蓋伏遇德惟恭已政在養人雖驗
燕以參天工勵卑后稷因耒耜以布人德智振神農每念勸

譬水鳥之嘲哳蝸蛙怒而憑陵似龍蛇之偃翔微風起而乃
波輕杖搒而能揚爽兒童之聒聒削木秭而操舫疑源次之
作樂乃醼飮之宵行感桂馬之頻嘶欲涉坎而騰驟下薄帷
而攖帙嗟毒癘以憑傷慵亢寐而蔫茖戴烟水之蒼茫魚將
遊而近釜鱷不銜而來嘗抗泥淖而沒脛乘輶橇而循牆習
見朋而可戰戲潦寒而成狂既寢濕而非處豈鮨然之可有
予胡為其汩汩兮匪溯泰川之曲采蒹葭之蒼蒼詎伊人之
弗迪而宛然在此中央予將撤棟榱而為舜兮績緔索以伐
戒擊鼜柝而奉檝兮卦菲蒂以成蓬泥流先以上下兮駕驚
濤之洶洶泝黃河而窮源兮捫崑崙之曾峰覽江漢之浩瀚

兮空泯峨而上從歷遙海之飛翔兮探幽島之奇蹤駭人之
而獻琛兮神驚俯而欽容盤紛紛其鬱悒兮驤挺帷而未已
駕長虹以為梁兮浴咸池之碧沚祈扶桑之遠條兮搆靈旗
之一華天雞叫號而不可久羈兮將與紱覿乎牛津逆嫦娥
與織女摘羅星于碧落兮納二九于懷裏飲沆瀣之潔淨兮
濯銀漢以容與瞰齊坻之雲擾兮倏散蠓而聚蟻問仙蹤其
誰同兮予有道兮友為李李沖爽撫斯景之良難兮敢徵應其
終始

乙未春偕黃州門人龐受止及亨兒卜齋會城之東
湖北浹旬聯而几席俱浮聯舘李仲美兄索賦此篇
亦以志一時湮潦之苦也

英巨山中紅葉賦

染就三秋面面匀襯扶桑女下彤雲仙人嶺上芙蓉帳碧宇
罥中石榴裙臨水飛飄飛未起自憐自舞還自喜翩然矯翼
向寒關零零星火夜流丹黃花憾減艷露釋幾指顏霜中雨
後頻相見柿下楓前第幾班記得桃花東馬路金鞭繹絡嶂
無數如今照野動騮嘶千山萬山仍故故才人莫賦白蓮亭
妬烏休啼烏桕樹月下曾聞吹去聲紫簫燈前又見飛紅雨何
處交河萬里情不堪幾葉到離亭凝烟墜霧紛紛下朝隨龍
門來太華丈夫有恨在天涯血淚盈盈同爾瀉

就亭賦

有閑山之别墅蔭溶瘵之淮澨寫草堂而攬最探窈窕以通
淹攬杜華之風竹更發秀而陰添鶉渭川之淵瀰寧庾園之
尖尖但寄傲于蔥蒨甫游意而中伙忽緣階祀漸歷西軒徑
步拾級有亭翼然廣不葬丈制並茅椽獻奇表異百態環捎
聆逶峰而色阜瞰秀壁以澄鮮縞羽人之絳節擁丹霞于倥
倥金堂誰闢玉户誰延仙芝乍長靈實渝然晴嵐若滴澗瀑
常懸雖隱見吁露霧賀聳峙于綺筵結遐想于物外數浮漚
而忘言若乃迴倚檻雉俯退陘趾金川瀝而冷冷霜水注而
瀰瀰勢若抱而疑拜湍欲逝而旋汜飛觴濫以揚波亦潭滓

而琛琉飛帆落影以浮杯檣烏刷翅于横几戢笋擊榜欹舷
把回風禪繹纚鏗鏗吰吰溢乎絡繹別有野寺鐘聲罄梵擢
艤荷畚平疇爭赤曼市出入交加雜知傾委泊欽息而泛覲
忽矯首而遐矚旦扶桑而采暾夕咸池而光朒倚蒼茫而儲
碧絢原野而凝綠按銀浦之流雲捫玉繩而在握控五嶺之
巒烟帳三江之禹构乍戲鴻之颷霄歘文螭之走陸遠樹散
其紫葩修竹叢其樸樕紛窈糾以候顔咸芊眠而罷目信可
以爲累頤物娱衷散懷者矣然其始也乂蔽虧而未舒勤使
君之締構造革言而已三始繚覺而飾甃畢無意于謀新力
不勞而迸陋秉倥傯之暫休將陶寫于邂逅或斟醴以焚枯

或命儔而嘯𠋣棲苞似于青桐與鵷鶵而並轃時刻燭以分
吟弁引商而獨奏以視夫邛水有賞心之建河南有婆娑之
名創臨皐而跨澨侈坐虹以拔判宜𦬼雜遝匯暢幽情詎若
蕭散之托淡泊之營哉當其雨霽爭鳴風翔時下則于英之
滄浪也新條漸柔佳卉欲榮則端明之集芳也明月入琴新
箕烈塢則又輞川之臨湖也况憑闌而暫佇覽沙草于荒洲
南滁之豐樂之勝白蘋鮮潔公之睢儀風期之淵蔡𦬼燕物
而先憂濟凡民以腼𦓐韵俊深矣詠游則兹亭之取義也㬎
矣而豈僅登眺之是求蒙竊况焉乃援管辭而爲之歌曰清
江見底草堂在思渺渺兮予從遊泠風兮徐來腼衿兮時對

彼壽歌臨爲不足道者而豈知縱覽于無外

捫蝨賦

峭巉之沐飾息而生胥精之殖草附而萌因盤旋鷄猴收成
爲藥蒻無因乘化則然晞沐朝露卑衣隱構鶴緣上下爍爍
方作神女難摧俞附莫察始細纖之贅蟄旋吴滋而橫肆緇
垢膩以成形捽藏絮以爲脚圾黄龍以治寂須阿房而縱樂
始入季虬之夢終作金子之熙𠃊北陸而進首依坎體而盤
瓔主人示客曰此物奚至其徒貫業潛极縫以代穴循肌膚
而相殘吮一腔之熱血供厲吻之饕餮闕算驚乎胥殺潰刺
遂于宴閑所以西京之士或炙肝而作賦三秦之傑亦捫摩

而談言巧夫慨于鳴銷悶于緊大蟲緣聚小于黃門之首弗
紀其數遊大人仍綠之衍莫識其年苞蕩劇以無依兮而除
奸可喻嗟介胄之偶育兮而贖武堪憐膰其腹駢其足則拂
相續而曾經御覽班太宰而逐沮君前臈朝雲之運爪爭端
動以俱盡信商君之紀政與五蠹而齊編貫虱虱于下體亦
瀟灑于邪穢幾同情于羽詎君孝而平然纍纍乎結疒龍
池之壁軒軒乎高偃曼瀹之軒其猾如蚤其害若蟓亟下船
侯之捕莫攻江令之綿雖龍圖之驕養誰爲爾耐任律師之
殺撲孰從爾援但蓊惡之務塙豈斯類之能延北以南山之
勁櫛澆以驪麓之温泉湯浴既具盥帬遄捷容閧之曰予何

期之俠也從來以小視大者不盡以大視小者不明向吾與
于一受其形于天地惟能不物于物而後凡物有待焉既蜉
蝣之皆生豈蚍蟻之獨寄任鳥飛于蒼茫還獸走于荒澤食
栢者縱其香處頭者聽其黑狗萬類于勿傷不愈悠悠而自
得也哉予佩斯言爽然若失果物理之難齊豈孑刈之可訖
惟潔已以預防斯蘧然于大化者誰復叢為予嫉

虎溪對菊賦

別處黃花紙一叢此中緊會更何窮黼黻文章爭雜錯方憑
拮据擬天工曾似天工好帶露拔韶藻蜂翅驚兮五色雲蝶
徑迷兮三曲梟對鵲翎之翩翩見駕錦之相抱戲玉毬而成

同枝金雀而若蝌別綰白髮之羅纓舒紫骨之朵比海雲而
競妍映水蓮而並發艷紅霞之炊笑金鈴之瑣瑣天與太
真之名地占鄧州之霸其餘紫絡綷做冷凝霜根聯北苑
露飲南陽或秀飛朧或燦紅墻稿稿星鋪爲其有常况夫木
葉落而心悲寒花吐而色喜或倏悴而倏榮感物態兮莚莚
今年看菊到山家科徒楚楚亂于扇帷有寂寥陶令圖倆向
閒中服九華

靈谷醉月樓賦并序

夫山雲爛石柏細響于嘯絃黃橘鬱凉應商飈而舞
繹况景物寓會音韻徐通者乎同人天則于樓志胸
居賦詩飲酒癡菊分龍色娟于杏岫山鶺鴒鵠不樊
而翔集顧而樂之惟並覽之勝希焉乃闢後埜顏以
高甍樓成而名醉月靈谷在抱而俯瞰倚靈諸峯環
列而若梁若簪每朝嵐凝合則烟樹靡其英夕霽流
輝則星月皎其貌斯幽人之剔致也乃命予賦其事
豈知太沖有構非假皇甫之靈士季多新宰藉嗣宗
之論况予與子沉迷醉夢不忍獨醒第當廣謀翹樂
登斯樓也則銜盃邀侶帶影徘徊毋令明月獨舉可
耳何服登長沙之堂而入文園之室乎顧乃跋之賦
曰

甸櫟林之茂蔽兮紛嶺擎而徑昇騁靈山以穎秀兮欝崎嶬
而聳峯分五嶽于地軸耀三神于海瀛司徒陟獻而考禮公
侯披榛而覓陰發闢甲第遠建名家耶華貽于帝里屏翠憶
于俠斜還玉關之渤渡繞松林之鼓絡洎乎時移光靈宋歌
士服儒氏人歌全節駕萼桐而虹縈起井榦而雲列曝紅瞰
而蒼靄掃殘霞而弄月臥元龍于淮海招越石于瀟渤掛冕
履於扶光浴東沼而甫出聽納朓于三五憑朏覘于初泬暨
重樓而撒肯倒玉缸以洗鬱鵜元暉之新囊移休文之舊律
既得句而人驚肯遊思而自悅羌于情其失俗兮聳鑿途之
落碌畏凌雲之象渠怯冰壺之蟲蟲冷鶬鶴于荒烟泣鵂鶹

保此節爾

聽蟬賦

鳴蜩抱樹亟見離離歸飛斷續方翳寒食甚矣細大之原油
然應感之役也爾乃眾陽外謝朱明非芳荐紫而帝烏夜宇靜
而流帶因颯降霖也飛翔蹊小鳥弱守忽點晴蛉發萃蝴蝶
唱徽發天小者名鶯大則去蟬接王樹而高翔飲沆瀣而潔
醉妝驗明于素女危冠表乎朝暮當夫遲開亭午的動殘
摘荷花而催鼓染石榴以成裙繚繞綢繆彷彿微聞致足樂
也或淵川千畝行徑蒼凉槐影一陰靜息無暑發新響於繁
枝迎幽人於遠圃神理相導悅情斯舉矣若乃登高望別臨

水送歸四嶺松楸時依邊聲斷斷將楊柳忽播清淒響宮商之
無界復何能以皆謝矣死有情知遊此矣又况愉葉隱而諫
楚耶緣織而悲論愁心引於西陸觸思動乎南冠也哉聲音
之道感人深矣蛙聞數部依然鼓吹帝江一聲宛如笙簧
泥首沓館似變蟲聲以語冰孤憤壓埃宜秋蟬默以效靜
天懷縱發即所感而遂通寧神不擾凡有開而必應故於是
聲也既數翅以浸鳴頓橋滴而雖醒

楓落吳江冷賦　限本題韻　寓公陵作

概物理之潛輝鼓萌兆於幽宮或脆韡而俱蕩或紀以而並
躬識天陰于瓶凍悟律改于條賦唐賢解而節易周梧下而
秋經漢白揚也早蟬矣黃草雨後豈荟有香而外零楓難熱
帝難容潤庭錦其冰葉漢澤秋其黏風暴凝帝陳乎洛浦石
藉乎翰若乾潤此庚國顯擊表蘭叢禍砌送手航天中流值
吳會之蒲紫遠碧乎漢若儀翻瀾濱以無舉你命觴柔徐霸
旋觸侶于覆藥歷廣歲為舞滿吟氣澤其斎潔時舒節以浩
歌並臨津而飛酌潜回旋而振遙屏驚涉而皴擇顧萬樹之
青楓翠交枝而橫錯寶勝愁之幾何忽變容而繰落掩斜照
以離奇流鮮霞而絢爍繁迴積磯翔籽丹堅染萬斛之臙脂
搖千濤以紅暮映江妃之珮環媚神女于漫浴於是朔風碧
颯栗烈寒于凝慝地肺霜撼天吳宜陵之露漸結三河之冰

已鋪於寒雲而夜泣悠尉壑其朝濡况夫緣影澄禪浩瀚滄
江浸陽炎而無暑距凝凌而宵凉犄鳥歸而羽息荻鴈叫而
聲降漁人繡肩于秋浦俠賞飲觴乎樵徑周遊而弗樂兮
條寒慄之旋景顛蕩颭而遺泝兮逗兵頭之舊境入既消之
影蕊兮猶憐寒之森睫孕已載之芽蘖兮發百圍以然伍布
華崖而葉寄難沃壤而根舉剪時遇而亦彫甚風霜之易青
人憩其陰地戴然冰樹無將淵不榮士無衎而不蓋蕩遐茂
而英滿具修條而欲耿兵添春柳之垂野奇冬青之影豈江
波之壁橋堪齊勢而延領嗟我天不為惡寒而報冬又何能
節換而辭令惟代謝之無常發至人之深省公于徒感於琴

晉落葉自候夫風隕何二偭之相非而土笑夫斷梗乎終稅止於樟林兮蔓苔儲兮百頃任江楓落湛而聲銷兮曰所莫踪而寤言者將棄義而亡等

受業門人李伍漢訂

世通家小姪揭貞傳較

男同之 同慶 同占 孫賓孝 賓和 賓文 敬輯

虎溪漁叟集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命清撰命清字穆叔臨川人是書前後無序跋惟冠以臨川縣志小傳一篇稱其明末捍禦土寇有方畧福王時揭重熙薦充館職辭不就入國朝以布衣終是集凡經論二卷史論二卷文二卷詩三卷詞一卷其經論稱朱子棄子貢詩傳子夏詩序有駭於聽聞案朱子但嘗駁詩序耳其子貢詩傳自明始出朱子烏得而見之又謂魯之春秋本用周正孔子始改用夏正以秦正建亥而呂不韋作月令乃用夏時爲例是不特拨之經文無一相合且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呂不韋死在十二年以十月爲歲首在二十六年又呂氏春秋後序稱歲在涒灘乃始皇之八年與改用亥正遠不相及引以爲證尤考之不詳史論頗多臆斷其詆諸葛誅馬謖之非及力祖王安石而深斥蘇洵辨姦論與呂公著彈文尤不免顛倒是非詩文亦皆不入格蓋倜儻自豪之士負氣縱橫而學問則未能深造也

彭省廬先生文集七卷詩集十卷

〔清〕彭師度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一年彭士超隆略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彭省廬文集七卷詩集十卷》提要

序

予讀燕又先生之稿已序之矣復受古晉君稿而讀之不覺喟然興歎曰嗚呼何其盛也浩乎其勢之奔突而莫能遏也沛乎其氣之旁礴而無不達也迅乎如機之一發而不少停留也捜乎如矢之破的而無或回曲也嗚呼何其盛也夫天地有四時之氣而太和元氣即運乎其中故當夫春則陽和初布萬物萌生其氣迂徐寬舒而不迫促當夫秋溽暑將退百昌漸零其氣淒清高朗而不煩燠當夫冬嚴氣升水泉涸其氣幽晴慄冽凝結而翕合獨至於夏則陽氣畢達萌者之悉出於外也露者之盡顯其形也含者之畢發其藏也陽極陰微緑縟鬱紆萬物乘之從横糾錯理疎脉離蓋天地四時之氣於夏爲盛人之性情稟於天而發爲文章亦有四時而得之夏者則亦極盛予於彭氏父子間思之燕又先生之文得之於秋古晉君之文則純乎爲夏蓋先生之文清瑩秀澈其氣爽朗蕭疎淡宕令人遠思即時作華錬正如疎林流照而丹楓煥彩寒塘霧開而芙容映耀斑斕之中晶明愈顯若古晉君文則盛極而無留矣相其畢生所際皆轗坷潦倒窮愁怫鬱其所爲文亦無非羈愁旅思憤時疾俗之作然其境愈困其思愈湧其遭

愈窮其氣彌奮人所索摸而不能達者彼則探喉而出之人所補湊而不能完者彼則懸河而瀉之消盡其艱深險澁之形卉氓夫慘淡經營之致夫暄風扇物萬彙畢昌炎威杲杲幽陋騰光奇峰雲興溫泉沸湯天無匿景地竭私藏是夏也是古晉君之文也盛之至也獨是天地間生如是之才偏厄以如是之境其天爲之乎人爲之乎或曰鋒必宜斂彭君之才過銳銳則人畏而遠之故至此或曰物忌滿盈彭君之才盈矣盈則必虧天道固然使少貶焉或不至此嗚呼彭君文章本乎性情彭君性情禀乎其天使無過銳而少貶則必學爲一種軟媚柬蹜以迎合乎世則不成爲彭君亦不成爲彭君之文章矣夫今之世誰不能爲軟媚柬蹜者又誰不愛夫軟媚柬蹜者欲轉世之軟媚柬蹜而爲彭君萬萬不得欲轉彭君爲軟媚柬蹜以迎合乎世亦萬萬不得夫人心陰柔暗昧之氣天亦無可奈何厭之久矣故假至逆之境以顯夫百折不磨純陽之氣於天下其於彭君是屬乎噫是真天矣

康熙壬寅歲仲秋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拜序

序

余自季春辭燕仲夏抵邗關既倦遊矣適彭子古晉從汝南來緇塵未拭逆旅班荊亟問其尊人燕又先生作何狀簿書無鞅掌乎豫號天中藩邸所屬葛陂嵖岈之間足供覽眺無沉博絕麗之文以紀其勝乎叔度仲遠子明長輿之徒猶有存乎傾蓋贈答文章爾雅不減古人乎彭子曰唯唯否否僕困於役未能悉對子視我詩當得大概因受而讀之汝南四面受敵兵燹最深討國人而勞集之者幾十年所而創重難復魴魚猶頳也燕又先生職司李領州縣十有四然受上檄聽獄則封內皆是矜情愼析所著多平反彭子覲省之暇采述風謠勒爲詠頌有蔽芾甘棠勿剪勿拜之志焉渡淮北首一望平蕪俯仰陵谷感慨係之況才士失職觸緒增悵者哉吾讀其詩有七哀之義五噫之風焉崇蒲帶礪於是焉在雕欒鏤楶青瑣丹楹今則崩榛胥塗澤葵依井矣若浮弋之差義汝水之奔駛雖滄桑之變遷庶千載而如故吾讀其詩興亡存乎所寓登臨接乎所經有彼黍離離浩歎西都陟彼高岡以寫我憂之況焉彭子江左領袖交滿海內中州人士所至投轄北海開尊南皮公讌我讀其詩有公子華池之作漢臣河梁之體焉篇必

連珠字亦綴玉彭子之遊壯矣快矣憶昔予與燕又先生並轡氷霜連牀風雨行吟禹陵之側嘯傲郭隗之臺分韻賦詩互爲彈射下走不敏未敢自後今卒業古晉諸什則氣盡能索有退三舍避之耳已出其登樓賦示予蓋汝南有王粲宅云命意悱惻多坎壈不平之言余則謂彭子曰王子遭世多亂怵心豺虎托身鄴下良非得已今彭子值右文之代才名日盛行將踐華闕升石渠領珥筆之任登著作之庭還繼談業固紹彪聲豈久爲人下者而感歎若此計是時則先生亦將報績司勳璽書内徵備天子顧問矣

順治戊戌季夏武水同學弟魏學渠子存氏題於蕪城旅次

家序

先君諱師度字古晉别號省廬先世從宋南渡自河南開封府至江西聚族吉安府安福之松田鄉元季避亂自松田移家先寓海鹽明初至松卜居於黄浦南之崧隱入籍華亭分傳東西北三支及嘉定一支八世祖洪宸公再遷泖上代有令德率以文學著名先祖燕又公登崇禎庚午鄉薦爲幾社詞壇主與同郡吏部夏瑗公黄門陳大樽孝廉徐闇公文學周勒卣稱五先生海内尊抑比之三君八俊焉生子一卽先君也先君生而頴異幼有神童之目八歲能詩成童工古今文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員明歲以超等補廩膳然先君身雖爲諸生不僅以帖括爲事專力古學貫串百家有岸然自命之意是時先祖盛名之下所交盡海内名士而先君才藻翩翩綽有雋聲諸父行無不爭與結納崇禎戊寅歲諸名士爲千英之會畢集文人於虎丘時先君年甫十五卽席立成虎丘夜宴同人序高華典贍吳梅村先生於千人石撫掌稱絶諸名士爭爲識荆以故梅村先生有江左三鳳凰之目蓋謂先君與吳先生漢槎陳先生其年也無如才大數奇淹蹇不遇困頓棘闈屢試報黜是時先祖官汝寧司理先君往來覲省遊覽山川轍跡所

至士大夫倒屣晉接然負才不偶感慨不平之概每每
形諸詩篇寓目成吟觸景而賦絕不以貴介自居而同
於遷人覊客無何先祖以病乞歸在任二載僅餘載石
先君措辦藥餌躬侍朝夕衣不解帶食不甘味者累月
而病勢沉疴竟致不起先君丁荼蓼備嘗薔苦服除後
又以奏銷事禁錮先君年纔三十餘壯歲放廢兼波及
於武原同宗叔羨門日為官事纏綿遇日以蹇家日以
貧遂上書長安當道貴人爭引捉刀凡篇章贈答茍出
一語無不共相歎賞推為絕才者然先君之為人也尚
氣誼重然諾忠厚慷慨有長者風而徑情率意介節孤

高常若目空一世以故不為人所容是時輦轂貴人半
屬交盟而絕鮮引援值
聖天子右文之時開博學鴻詞之科以收天下英俊異
才而先君無由自致　明主之前凡三上都門逗留二
十餘載終所不遇老驥伏櫪之悲惟見之於詩章而已
辛酉歲以先祖妣春秋高遂歸里門綵衣侍母晨昏扶
持暇則著書以詩酒自娛蓋先君自少篤學雖垂老猶
手不釋卷也甲子丁先祖妣艱凡喪祭哀毀一如先王
父之歿特家貧遇蹇不獲顯揚為恨自辛酉旋里門十
餘年杜門不出而貧窶益甚既無負郭之田可贍饘粥

兼以向平之事未完遂有復遊長安之想且懷抱躍躍
每欲自陳於朝請加面試致主念切雖夢寐間亦向
明廷而賦草也其如蓬蓽行藏資斧莫辦徘徊行止者
數四壬申歲以故人劉靜寰守覃懷作書見招遂決意
命駕意將由覃懷入都時先君年六十九矣精神步履
矍鑠善飯雖強壯者不及卽不肖輩亦私心自喜謂必
享永年執意行至邯鄲猝赴玉樓之召不肖亦以幾軀
年來覊棲客幕雖喪葬之事稍為營結然念先君生負
異才不能顯揚當世潤色鴻業而不肖復貧賤八試棘
闈鮮所寸進不能表彰先君懿行若一生著述又不復

傳之於世使當世知先君之負才不偶為可深惜是益
之罪也所可恨者不肖自廿三歲浪遊是時典籍書冊
皆先君收藏及癸酉歲歸里喪葬畢卽問遺書業已散
廢殆盡至於先君遺稿又杳不可問蓋先君生平代人
應酬長篇短幅伸紙疾書草就即連稿付與以故錄諸
冊者十不得一況又從而散失之耶茲就不肖平時所
偶錄及亂帙中檢出者彙成一冊以公之　當代大人
先生是亦吉光片羽之遺覽是集者亦可想見先君子
之流風焉

康熙壬寅仲秋不肖男士超敬識

彭省廬先生詩文集總目錄

雲間彭師度古晉氏著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萬年 祖壽江齡 編輯

詩集總目錄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一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 漢班　孫永祖 永壽 編輯
為棟 赤霞　為梅 大庚
姪為柱 爀望　為槎 濟川 同校訂
為栻 欽昊

續登樓賦

彭子省試報黜悒憏無聊會家君司理汝南臘月間侍母赴任歲霜裂肌匝月始達已除夕矣署有樓軒敞可以遠矚而崇藩舊邸無一存者編茅壘土僅有萬家彭子既坎壈不平又觸目動魄不能自已因思王粲避地荆州其羈懷相似而此地又有王粲宅因作續登樓賦以自遣焉其辭曰維玄冥之徂序兮屬征輪之初駕望豫州而西指兮入穎川之大野寒蓬委於霜雪兮陽烏飛而不下睇白雲之綿邈兮策征夫而遑舍車折輻而委途兮馬玄黃而傷勝顧城闉而願息兮悲寸晷之易謝既趨庭而覲止兮聚天親而心寫酌金罍以承歡兮乃登樓而歷榭臨綺疏而遥矚兮復眷懷夫故社昔崇藩之始建兮茅實分於此邦亘繚垣以託基兮冠朱闕以開閭羨金支之繁衍兮爰錫圭而啓疆慕河間之禮

樂兮誇東平之文章鐘鼓沸於寢殿兮美人亦耀夫姬
姜吁富貴之惱樂兮詎侈許史與金張豈黃巾之雲擾
兮忽毒螫之倡狂洛邑既蕩於陽侯兮平輿旋痛夫國
殤盤石傾於蔓草兮日月曖曖而無光肆猰貐之虔劉
兮焚珠玉於崇岡駭狼煙之熾盛兮倏朱邸之罹殃青
燐熒熒於沙礫兮白骨慘慘於北邙悵鋒刃之靡遺兮
孰知士夫與侯王漸氛昏之蹂躪兮譬棘傾而舟覆燭
龍昧其光耀兮非金湯之可守況玆郡之凋瘵兮先神
京而騁寇麋鹿棲於故宮兮魑魍潛於碧甃子扶母而
北征兮夫攜妻而南走煙火息於頹垣兮飛鳥亦傷其

不穀賴天途之坦蕩兮躋黔首於仁壽休養日深於蓂
莢兮黍稷油油而漸茂值家君之筮仕兮忽圭組之此
授日萬目而哀矜兮故平反之多宥維行子之邁否兮
獨耿介而無偶喟馬周之失志兮泣劉蕡之屢否登玆
樓以徜徉兮弔汝南之俊英范式情殷於死友兮陳蕃
以榻而留名眷徵君之高躅兮慕侍中之明經憐袁安
之臥雪兮厲許邵之清評喚和嶠之錢癖兮嘉畢卓之
酒情賸風流於音響兮詎古今之可并敞南軒以回首
兮見宜春之故城既限淮以爲圻兮復帶汝而流清睨
九塞之扼險兮鬱三關之崇宏控許洛而邐迤兮滙潁

蔡之逶迤水洄曲而潛行兮地平舒而可耕慨榛莽之
塞路兮尚遂穎而藏麋目皇然而騁視兮悵山川之重
阻既戚志於他鄉兮且緬懷夫我土昔王粲之避地兮
向荊州而託處何玆宇之古宅兮并胥葛而是宇豈江
陵之不遠兮曾轉徙於淮汝嗟異世而一情兮假筆墨
以自敘夫既涸轍之同悼兮諷灞岸而泣雨吾更懷此
坎壈兮亦登樓而作賦慚含毫於十載兮揖芳徽而步
武平津既報罷於賢良兮匡衡九試而始遇予固知通
塞之爲命兮悲鷦鷯之弱羽心煩冤以不平兮詎憂思
之可陳平沙淅淅而無垠兮悲風切切而揚塵陳軫愴

志於秦聲兮張翰歸思於吳蓴古人在顯而思隱兮余
固處窮而傷貧思宗慤之長風兮入織女之河津登閬
風之瓊闕兮采瑤草於芳春懼虎豹之守關兮浮雲晻
靄而不能臻白璧賤於糞土兮桂樹摧而爲薪恐肥遁
之不我知兮敢效志於古人望故園而遄返兮以全我
之天眞

抱五車八斗之才學而不遇於時則嘯歌傷懷自必
有所託以舒其鬱結而又適與時地相合憑高縱目
古人之遺迹猶存今日之哀鴻徧野勝國興亡之感
前哲轉徙之悲紛披繹絡與其胸中之不平者相觸

遂不覺風發泉涌欲歌欲泣悉見於毫端紙上矣夫何處無樓何地無景物不遇才人騷客則堙沒不彰即遇矣而其人方與得意則冲夷恬淡無感憤無聊以相激越奇亦不發登樓之賦何從作耶則天之厄君於遇者正欲以奇境發奇思以成古今之絕唱也彭君彭君何憾何憾

南郊賦代

歲次昭陽赤奮若十有一月冬至日

皇帝齋圜丘之祀修誠報本大禮畢洽蒞泰壇而將事展恭敬於燔柴慶覃工像化浹函夏小臣恭遇盛事爰作賦曰我

大清肇自三韓光有四隩承昊天之成命纂洪基而受祿始廓土而開疆繼膺符而改玉剪蔻則有害必除牧民則無恩不育爰暨我

皇上英年嗣祚法

祖敬

天因燔柴之舊儀展對越之誠慤遂乃命宗伯咨太常彷配天於殷典尊明祀於周綱設郊宮而致福兆南郊以就陽命六曹以聯事爰至日而趨將爾乃潔紫壇張氈案組帳洞開紺席璀璨鄙鄜峙於故秦陋汾陰於炎漢滌繭栗以備牲先陶匏而肅瓚燃田燭之煌煌命雞人而戒旦於是駕金根乘玉輅颺雲罕之旖旎率衛尉而馳蹕樹鍛猷以戒虞備齋宮之秘務爰蒞爽塏載崇壇土服大裘以視牲設藁秸而薦俎奏雲和之好琴設雲門之妙舞拱太清而陟降位五帝於壝所合朝日與夕月燎

方新而篤祜見卣酒之升馨知神明之勿吐穆穆
皇皇濟濟蹌蹌異行宮之遥拜比鄗陽之克將既
視燎而成禮真大典之有光於是桂蠹雀馬之地
馬人蚕户之鄉欣蒼玉之埋地覩紫煙之拂蒼懸
繩越塹矯首覯光乃至
皇靈既歆尸祝戴忭精氣感通瑞符交薦日有冠珥之
祥雲有仙人之見煥十倫以交修啟萬年之永奠
白霧風恬江澄河翕羣視福以奉觴仍山呼而鵠
立撤華鍾以歸休息三靈之拱揖我
皇上端拱瀛臺百祉並集車馬幸而非勞犧尊陳而克

集六宗五緯之咸秩七祀五祭之勿亟同乎宣室
之受釐豈止后稷之食粒爰珥筆以賡休寧僅同
乎卷阿之什乃作頌曰
靈壇四陛鬱酒蘭湯太羹雖質敬共以將爟火赫赫義
在迎陽龍旂萬乘雲擁霞光職來力獻駿奔允臧
神無悔怒
典邁虞唐黃麾朱節屛聽非常萬年篤祜永保宗祊
題既冠冕文亦相稱

燕子賦

猗翩躚之弱羽秉來往之貞期候遲日而羣集似覊客
之來斯每迎風以上下時近幌而差池既偕偶而託厦
乃營巢以聚雌於是穿碧榭度朱樓排玉榻拂簾鉤入
畫堂而覷豔遵廣室以居幽但門户之可託恣銜泥以
淹留其始至也池塘風煖林樹紅稀掠鮮魚於水際拂
蘋藻而斜飛向舊巢而習習似戀主之依依苟汗漫而
莫適若惆悵而心違其安處也擇雕梁之無害遂雙棲
而並趾頻絮語以寄歡若安居之有喜乃牖户之綢繆
忽東西之暫徙效好合之關雎育新雛於故壘方哺乳

於巢中旋試飛於堂裏若肯構以經營寧忽成而或毁
逮夫朱明方赫碧樹成陰或尋鶯於林杪時共蝶於花
深尾拂影而若剪翎拍波而若沉殊舒卷而自得異小
雀之爭心若夫喃喃似語翩翩來依方翱飛而作舞知
竦翼之輕微詠衛宫之佳什思昭陽之故妃歌歸風而
送遠着留仙之裳衣並纖軀之翩矯弔遺古而欷歔又
若貞婦樓高烏衣巷曲伴寥寂於妝臺感興衰於華屋
惜盼盼之朝吟非鶼鶼之並宿曾秋違之昨離又春來
之若促巢半毁而堂空物幸存而地踢懷歌舞之喧喧
驚傷心而改目任寒謝而炎遷僅指草之曼綠至若紅

絲足繫白玉釵輕感一朝之變化弔千古之幽冥或留郎以成國或躍雲以變形既靈異之疊見笑羽族之多情晨風失其睍睆桃蟲遜其輕盈並翡翠之連翼若鴛鴦之並行入朱門而不染棲蓬户而非憎何遠近之適合隨語默而不傾嗟丹穴之莫覩杳青鳥其不來獨斯燕之屢信若相保而追陪憐余生之飄蕩似翼折而心摧感旅踪之適合舒鬱陶以開懷覩人事之莫定懼秋風之見催渺關河之云遠盼弱羽之徘徊思故鄉之舊侶方宴處於樓臺舍南枝之故蔭戀北地之浮埃顧微禽之秋去席桑梓之莓苔因抒管而道意諭鸜鵒以寄

哀

燕情鳥也不忘故土常戀昔遊春來秋去候時動翼泥融嘴濕除舊增新挈伴來遊他鄉有偶隨之侶攜雛歸里踰越深顧復之恩種種情思一入才人之手便生無數景色或窮其形體或寫其行徑或借人以寫物或化物以爲人曲曲描出末則歸到自巳身上覺羇愁鄉思與物相觸如怨如慕如泣如愬不知燕似人乎人羨燕乎使江州司馬讀之青衫不知又當濕幾迴矣

楓賦

維嘉木之滋殖與四時而並榮或敷華而布葉或聳秀而含貞美香楓之三脊發秋氣以揚英異松柏之常勁邁舜華之夕零爾其春條改序夏蔚移時葉弱木厚風動聲遲非桃李之豔色無檉柳之青姿豈匠石之能顧爲喬木之所嗤獨白藏之屆節肅秋容以披靡爾乃金風振珠露垂一葉落百卉衰桐枝槭槭桂子纍纍望平郊之遠樹舒丹碧以間之豔赤瓊而奪色爍黃裳而比姿江天晝靜海氣秋陰集微霞而倏變若憔悴之難禁智士愴其搖落遊子倦於登臨乃若洞庭木脫衡陽雁

迴雜黛栢以錯綵與丹崖而並開煥橘柚於夕圃麗芙蓉於水隈雲漫漫而不去霞爛爛其若來悲赤羽之如月方無間於樓臺恐金谷之不保懼楓人之盡灰乃含毫而高望嗟枯槁於莓苔又若風湍露谿桂山篁渚點綴桐君之廬繽紛釣臺之嶼睇烏柏之霜紅泝微颸於夕滸伴羊裘以垂綸曠川原於千古此眞招隱之貞標凜秋之翹楚若夫蕩子遠出思婦倚門覩含香之水樹惕霜氣之難溫寄征衣於戍地見攝葉而泼泣望斷關山之影啼殘猿鶴之魂至於小山隱士邁軸高人見寒生於桐谿時極望於川津始迷離而眩目旋朱翠之不

存悟盈虚之有數知榮替之同塵隨大運以自適委歎息於斯人至若爾雅之所記兵法之所守侶棄地於楓天戒馬軼而車覆或生瘿以忽高仍封泥而雨驟此風雷所繇蘊靈槐棘所以讓右本無輪囷之奇自屬後凋之秀乃為之歌曰嚴風吹兮木葉乾波湛湛兮楓始丹望遠道兮增心酸又為之亂曰寒角厲兮飛清颸楓林有士兮無人知吾謌且謠兮將何為

蕭踈淡遠文已酷似秋容一結則宛然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矣

萍賦

維朱明之炎候覩池塘之纖草雖水族之化生亦感時而天造初泛緑於涓波旋積翠於亭沼遇夏雨之微滋忽嫣然而美好爾其朝旭乍升潛鯈忽動逐唼水以東西隨浮光而縱送鶵乳燕之掠飛任蜻蜓之點弄當榆柳之垂陰正岩巒之懸空上樛蔓而多枝下汱寥而駭洞瀉湍水而逾輕激脩鱗而非重既漘暑而不蒸得滲漉於歆凍比垣衣而似葺類昔耶而多從與蘊藻而同棲匪薦羞之所用乃若長河星朗皎月夜沉蕩蟾影而搖曳沓水溢而浮沉遇姣人之夜出倚虹橋以登臨擁蘭橈而不退況畫槳而難侵不受任公之釣時聽鄒巴之琴寓蕭閑於寂境得散朗於空潯遘風雨而不亂何根蒂之可尋又若一望芊眠斜連沮洳睇逐隊之新鳧刷羽毛而吞吐時唼藻以徐遊若啞波而急赴動若風飛靜如雲布魚婢來遊鷗羣顧慕或連卷而紛敷若青畦之難數始倒影而低迷繼蔓衍之非故時跳盪以忽開仍膠結之如固至如碧荷緗芰上挺平敷花鮮妍而屢照莖共庇而不孤侶清源以比潔出潢潦而寧污不豈不蔚非弱非癯頗有委蛇之致詎同擁腫之夫在岑寂而可侶即抑鬱而堪娛嗟人生之旅寄同茲物之非

扶縱遇榮而若泰又誰槁而誰枯不荏苒於池蘌不曲折於江湖但蔽蛟龍之蟄不隨雁鳧之呼此亦潄流者之共賞而亦樂水者之與徒

寫景摹情皆從旁借映襯而繚繞繽紛姿態橫生矣君才奇遇蹇奔走於南北東西勞勞車轍長安道中大人先生爭欲招置門下見必尊為上賓方之潦倒坎坷落魄無狀者已為懸絕然卒非君志今讀此文殆亦有自傷漂泊羈旅無定之感耶不然何不賦為赤城之起霞而竟肖其沉浮之浮梗也

饑士賦

伊四民之並稱嗟儼然其居首膺思皇之鴻名進鬢髦而居右雖季女之斯饑豈牂羊之墳首乃若災沴迭生橫波蕩溢衆門沒於萬菉華屋樹夫荊棘千邨沉河伯之宮四野盡陽侯之宅業已戶少炊煙豈惟人不再食其有蓬蓽遺老圭竇里耆嗟硯田之寂寞對芸編而傷悲拾橡無地羅雀少維見爨煙之屢絕恒背人而涕垂妻子則蓬頭椎髻門巷則蔽席懸蘿欲彈鋏而無主望指囷而誰遺室人交讁里黨詬嗤腹每枵而勿果頤亦瘁而失姿雕容促戚僂步支離盼高門而躑躅苦藜藿之恒饑又若為農之九習藝無門挾一卷而教授率五尺之童蒙既仳倆而各散嗟憔悴而難存與升斗於親串每饘粥之不濡掘鳧茈而不免如草木之無根又若臥雪高流懸鶉賢士雖禮義之可懷曾饔餮之不庀黔婁有蒙袂之容黥桑無解犅之子寧為瘠於溝中不受憐於肆市甕牖多啼號之兒蠨窻多粗糲之席多靦面而自慚恒乞食之為恥又若蒼顏婺婦黃口稚童承祖豆之令緒遇年歲之祲凶典驌裘之既盡鬻珍珥以振窮泣荼毒而莫訴相攜抱於閨中或累日而享半菽或浹旬而竟屢空三星嗟夫在留刀尺泣夫秋風凡此數

端皆名爲士饑饉既同賑濟伊始彼大澤之殷流實聖仁之怙恃況君子之用心尤德義之可市景前賢之麥舟尚神往而誌喜雖盛代之鉅橋盍呼嵩而勿已憫游户之鳩形辭蓽門之故里雖日乞夫壺漿曾勿踰乎糠粃惟饑士之苦懐含百辛而莫訴庶湛恩之汪濊或窮簷之得餔幸甘棠之初憩非泣思於來暮見鄭俠之繪圖知汲黯之非誤爰作賦以代陳雪饑士之衷悰諒痌瘝之在心勿棄言於聾瞽

四民之中三者皆志在溫飽獨名爲士則謀道不謀食先自分一饑字在胸若慮夫饑便不足爲士篇中寧爲瘠於溝中不受憐於肆市二句大爲饑士壯色蓋士而饑非士之恥乃有國者之恥也讀至末幅作者當非無謂

歡賦

余旅居多戚沉澹寡歡春鳥山花不開懷抱偶見由拳集中有歡賦次古綴詞頗極宏衍猜往者之愉樂攄今茲之憤懣前哲盛心若與鄙合特其婉材雖繁琢骨未秀竊取其義自爲之詞非敢集翠以爲裘庶幾援繩而加墨爾

春陽發綖景融氣朗極睇周覽縱横下上白卉吹鮮萬情翕暢有恨俱銷無愁不忘侘傺盡釋殷憂咸蠲俯仰古歡怡然髙望乃若皇娥天挺帝子心依晝游滄海暮織璇機往來游漾萬里如飛清歌響答煌雲霏霏軒轅鼎成穆滿駿騖華胥是游弱水竞渡髙歌白雲低飲黄露躡崆屐峴逍遥可慕洛濵仙嗣秦臺神女煙骨上昇彩雲長去或鶴駕之獨遊或鳳棲之匹處薄萬乘而勿懐侶羣仙而並御又若破吳勾踐誅項漢王組練晃日樓船蔽江錦衣鮮耀玉輅輝煌奏凱旋而神泰歌大風而雲揚班傳遠使衛霍長征羽林雪戟甲士雲綏斬樓蘭以吐氣窮瀚海以揚兵封列侯而賜第積黄金之滿籝若夫夫人獨立姊妹並御紫螺豔其容顔石花珍其咳唾聽延年以悦怡老溫柔而逸豫對明月於昭陽歌歸風於日暮既富貴之足娛尤婉戀之能顧文君豔質

蘇蕙錦心才色並眷形影若沉廻好合於織素遂伉儷
於琴心展䄵情於五夜舒歡悰於黴吟明鏡照鳳鸞之
影畵樓飛孔雀之窩交河遠戍青海遐征良人書杳思
婦淚成聽鵲鳴而長歎忽聿至而逢迎慰雙棲於黼帳
刎銀缸以訢情既千金之並重願百歲以稱卿至若平
臺上客南皮良彥寶馬朝遊躍揄夜宴文比玉而如溫
賦流珠而若濺意氣重於君王景光消於顧盻雖千載
之浮名吐英華於恭戀蘭亭絲竹金谷笙歌出珊瑚而
非寶指淄澠以酌波遠蹤則七賢是企雅契則三徑足
多頹玉山而神往解金貂而氣和借醉鄉以爲樂又安

知白日之蹉跎

歡者戚之囮也生人以來戚多歡少不期歡而歡則
歡矣期歡而極於歡則不歡矣然當坎坷潦倒中竟
謂人歡而我獨戚則又不可昔人有言過屠門而大
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歡賦之作正此謂歟作者之
意純空讀者不可着相

松賦

慈仁寺有松數株生稀相半形如偃蓋枝幹橫出爲
招提中所少朔望之日百貨充牣於其下遊人雖多
見而勿賞顧其飛頡垂蔭送靜留影夕陽時一睨其
亭誠爲勝觀也率意獨往見而心感命筆賦焉
維慈仁之古剎有璀錯之長松時含星而漏月方臥虬
與攣龍邁祇林之雙樹橫殿址而陰穠或枯枝而如蓋
或翠實而成封兩兩三三離奇偃仰雖無千歲之材仍
爲百木之長既崚嶒以紛披乃逼側而孤上蘊凝霜以
潔姿遏天風而異響雲影欲流弦輝初向人行空翠之

中鳥宿高枝之曠露滴而青珠欲流風動而碧枝如抗
此張湛齋中所未有而弘景庭內所羣讓乃若根抵糾
結礧砢多節橫亘踰畝屢縮若裂不乏茯苓之滋間得
青牛之穴又或枝幹扶蘇捎雲蔽日攢鹿尾之離離聞
龍吟之喞喞見倒竄之鼪鼯聽半空之琴瑟負鮮翠而
不凋蓄棟梁之奇質此又比和嶠之森森而有餘方李
膺之烈烈而獨出爾乃軒翥崢嶸芊眠弘敞覆百貨充
牣之塲當四民瞻顧之壤人第習而不察無繇遇而深
賞每當春雨生苔秋颸卷夕肅一庭之澄陰候四照之
夜魄命琴樽以流連偕豪賢而錯舃攀貞柯而撫玩思

偉幹於拒格本奎星之化精侶赤松之僊客張讖握枝以竪談偓佺餐實而蜿迹霜威無所施其嚴烈景無由顯其赫嗟靈木之錯峙實大厦之所資豈匠石之未顧乃支離而樹滋悟四時之不改矯百尺而爭奇雖坎壈而莫著終挺勁而不移於是羈客倚吟坐臥不去憶七松之處士欽峭厲而共語欣馬鬣之長生笑龍鱗之孤踞憫槐棘之屢遷嗤女蘿之羣附爰爲撫松而歌曰化鶴兮淒鸞宗生兮曲蟠離玉除兮寄青巒歸三徑兮終盤桓知我後凋兮在歲寒尼父之言增心酸

松柏以方君子夫人而知其爲貴也不植於深山而植於都會衝要之所百貨塡積往來實繁尤宜相賞不孤矣乃逐逐而來貿貿而去目中但見貨不見松誰知其爲貴者不有騷人奇士當人靜月來旅況淒寂之候盤桓撫摩咄嗟歎賞則磊砢之節挺動之姿不幾埋沒乎松賦之作爲羈游幸亦爲松幸也

一錢賦

昔阮孚持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看囊庶免羞澁耳余在京師并一錢不得因作一錢賦

粵黃帝之五幣爰鑄金爲錢刀曁太公之九府乃利用於市朝雖厥貢之三品維孔方爲最超或錫山以自鑄或積貯以建標玉步因時而屢易錢神終古而不祧乃若殊劉寵之擇大珍一錢於皂囊謂羞澁之可免卽懷寶而何傷異阮脩之懸杖非王衍之繞牀假取廉以自矯誠人世之慢藏此真前賢之曠達有道之徜徉彭子遇同意合固貧自守乃賡一錢之意曰彼錢兮有靈崔烈司徒致尊榮吾其借一以自成彼錢兮有名卜式肯郎眞滿盈吾其握一以自生至於紛纓珮之陸離試紫騮於京洛彼衣冠之照耀皆一錢之所拓擁鄭衛之麗姬弄溫柔之香澤彼粉黛之至娛亦一錢之所積乃若許史交遊田竇貴盛金璧非多一錢是競豈鵝眼之至輕亦移人之情性盜跖渠魁東陵兇惡出網逃刑一錢是索豈有位之篋箱收盜賊之囊槖甚者妄意錐刀戈矛不息兄弟以此而仇讐親朋因之而險薄假若阮生之至廉何至見金而卽攫爰乃商貨殖於計然較盈虛

之纖細權子母以生生積一錢於歲歲樹橘奴於山田養丙魚於水滴苟胃脯之可營何冶煆之不慧庶幾乎銅山可登金埒可繼然而阮生之意不存焉乃爲之歌曰富貴虛兮貧賤盈黔婁保兮石崇刑懷我錢兮心不攖清風朗月照前楹又爲之歌曰榆有莢兮荷有田人生百歲多憂煎一錢不置亦復得郭家穴蔓成荒煙

前爲一錢鋪張揚厲後爲一錢喚醒沉昏所謂嬉笑甚於怒罵也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二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範漢班　孫永壽祖詩編輯

爲棟赤霞　爲梅大庚

姪爲柱嶰望　爲樸濟川　同校訂

爲栻欽昊

奉和李使君醒齋先生秦中九日率新孝廉門人登雁墖詩四首并序

黃花放節木葉脫而成吟白露爲霜商風凄而改色齊祖入高殿之館不乏名篇宋武登戲馬之臺殆多遺蹟講孝經而人文並集習馬射而武事稱優此爲九日風徽不減千秋韻事至若白衣送酒彭澤喜王弘之遺秋菊餐英鍾繇感魏文之賜佩朱囊而辟邪爲念戲參軍而落帽多佳東閣南樓還標勝賞僊翁神女不少奇蹤特以搖落之感未益歡娛之緒季秋邊朔苦靈運發其哀吟霜降百工休謝瞻感夫凉序蟋蟀之塞大有征人蠨蛸之側非無思婦籍非平泉莊上樂設六羽三金梓澤園中侍有十眉雙帶安能破此愁城開其恨域磊落成詩不共寒花俱瘦逍遙得趣還將高雁俱寥乎玆者醒齋先生玉樹傳家金閨擢秀羨德林之三世幼敏偏

奇欽供奉之百篇咄嗟能辦屬有秦川之嚮還爲雁塔之遊皎月橫空已得天香消息墨莊在望共論官樣文章繼唐人之盛事餅憶紅綾挈馬帳之生徒歌翻白雪懷古則思深把酒感時則唱絶題糕彼山公三陘之陂幽致可尋若仲父九井之登臨足並況今新荷絲綸重掾月旦丹楓如錦日月又應嘉名秋實搖金桃李方成美歷出往歲咸京之作爲今茲吳會之光命舊侶以同吟翠潤水文之麗握新編而共賞香生蘭粉之衣眞可謂珠絡星聯山川集其雷雨鵾啼鶴怨岩谿蔚其雲霞者矣僕蒲柳凋年枋榆局蹴類卞彬之枯魚過河則泣譬趙壹之窮鳥鎩羽誰飛青桐增璀露之悲風木屢慟孤竹和雍門之泣湖海成波欲化蠅以弔虞翻苦無知己倘買駿而尊郭隗賴有前聞況茲土壤之不遺更取芻蕘而是擢雖秦鈞徹耳藻鑑可應律於幽鐘而鑄象圖賢土木豈符形於金冶止愧佛頭之污彌慚雷門之布云爾

侍臣早歲遇時清奉使翩翩入鎬京一代雄文如矢直十年彩筆似花生他鄉茱菊攜賢酒異日鹽梅和帝羹叢桂小山招隱在舊交安敢更逃名 其一

迴瀾萬里獨澄清百二秦關起漢京仙棹一登模楷立墨莊兩地李桃生看山露落金天掌醉菊香吹錦帶羹雁塔紅綾成往蹟惟君千載獨留名 其二

仙郎四牡逐風清懷古情深惓舊京雲擁襜帷周太史歌傳絳帳魯諸生承恩早飫蓬池鱠挈侶同餐芍藥羹遠憶尊鱸秋興好肯容張翰有高名 其三

卿月高懸豹尾清何需十載賦西京三秦地勢囊中括二華雲容馬上生愿軾試聽歌缶樂銜杯今得露葵羹吳山如黛煩湘管驕語休辭後世名 其四

題緒頗多文能曲折而赴遡往事不厭其繁敘目前不嫌於複仰奎瞻斗頌揚恰稱其人附翼攀鱗撝謙自多身分筆筆入妙至其華贍典麗敲金戛玉更不必言

徐敬遠詩稿序

李長吉修文而後天上不少頑僊馬相如賣賦以來人間巳無韻事茫茫湖海都爲失職之人寂寂蓬衡不滿言愁之意徐子敬遠者即亡友惠朗之賢胄也麒麟逸步瑤玉神姿氷雪靜其聰明珊瑚發其文彩貧賤驕人敢云頹蠋布衣雄世可類鄭玄坐擁五車詠史每同夫袁虎杯傾三雅縱酒竊效夫劉伶雨至金臺聽筑聲而慷慨重遊梁苑題雪賦以歌呼每至三亭曉度太室秋登旅店雞聲唱徹戍城之月客途烏影紛飛驛樹之煙未嘗不憑弔成詩推敲選句雖一時酬答驚人之句何多即五夜沉吟擅場之詞非渺乃歸吳命駕適越移家因溪搆屋陋獨樹之杜陵聽雨爲船學三舟之陶硯將發閩甌之駕先爲苕霅之遊入銀塘而蕩槳鉢響成音對綺席而傳觴燭斜得句爰集居行之作將煩剞劂之工芙蓉湖上遂欲並彼鮮妍珠玉叢中儼爾爭其瑰麗近得荀陳之會因思莊惠之交南皮舊侶曾揖偉長梁代世交偏逢僕射城東雅步猶憐膠漆之投郭北微吟尚有人琴之痛劉家文塚星散堪憐王氏墨池波輿未巳薛勤之造仲舉盡日方還阮藉之識濬冲移時後去四科雲蔚總陳蔡之生徒諸子風流盡王謝之子弟枝

叢薄而得蕙蘭芳踰荀令入厩院而收騄耳價重孫陽目前遠志尚韜鋒穎之才異日觀光自得公侯之報僕織愁成字賦恨爲歌倩玉女而投壺巳無歡笑假井公之善博詎解頹顧爲訪友而至菰城屬停雲而逢謝屐滿城風雨九日方過異地山川千年蓄怨非關哀響激流偏激憤泉豈有悲雲望嶺多含愁氣命以佛頭之穢乃成皇甫之篇慨自詩道遞興作者不出衆羽盈庭苦乏射雕之手群瑜在案誰爲琢玉之工得此屬采附聲之什庶幾崩雲裂石之音齒宿意新吾巳愧楚丘之老神清才茂君當授王粲之書

有才者未必能好遊好遊者未必能好友今者以清新俊逸之才名山勝地風物發其奇思此唱彼和良朋助其興會兼此三者則徐君之稿不待讀而可知其爲絕矣此先生之善於落想處

二弟念莪文稿敘

浦如濆錦雲霞蔚其常新峰似畫眉花鳥增其繁麗自東西頭之啟秀代領文壇合南北族以爭奇人趨藝苑吾家玉友別號念莪少挺瓊姿長躭碩學淵沉神采僕射蘊其談林瀟灑襟期安豈歎其瑤樹練囊蒲牒矻矻何勞漂麥聚螢孜孜不倦兼之荀推幼子陳有難兄承貽硯之箕裘風清載石讀過庭之詩禮月映琴裝維累世稟四知之掾致傳家無一卒之田荼蓼甫丁未離童丱漂搖靡託頗類寒門吾弟則盎空斗粟春生曹氏書倉囊乏榆錢花發鄭家經苑南華孺子益彰彥輔清才

北海小同更識康成通德人謂龍駒鳳翮定自超騰吾緜麟角驪珠珍其瑰麗大庭既遇小草匪遥不謂土室淹留貧同行橐從此文林精銳辭陋雕蟲芙蓉則千枝競豔蘭蕙則竟體俱芳獵奇毛於大澤鷹隼非難網異寶於汪波珊瑚不貴感時則青玉五枝藜燃不夜臨水則黃龍幾隊曲唱迴春序有麗譙子安之題滕閣文成曲水羲之之冠蘭亭樹煖黃鸝簾迎紫燕並開四照之文峰競騁五衢之辨路至若舊竹數笛新桐幾團愴別則銜蘆鴈苦索居則舐掌熊饑非勞關塞偏驚算策之聲若弊風塵頗有形骸之戚斯則潘鬢將斑無金丹以換骨沈腰多瘦借錦帶以銷愁者也僕跡似飄蓬不啻歷陵枯木質同委燹偏多焦尾新聲譬之野鳥鳴山何心鐘鼓亦類草蟲吟澤但鼓春秋謬以池塘之夢酷賞惠連因之糠粃之揚頓掾玄晏惟有醋溝鹽澤妄擬醎酸漁水錦江旛看藻繪而已夫集腋成裘猶假經營之力釀花作蜜還多慘澹之功况乎巧出天孫利同月斧入青琴之座唱出纒綿看碧玉之妝掃殘脂粉如斯珍製可號神功昔蔡邕欲賦靈光見延壽而輟翰袁淑詔成鸚鵡逢謝莊而歛毫咄咄逼人火攻雖出下策紛紛落紙弧寨幾破長城既漫許佛頭之汙仍無訝雷門之

布

人不難於才難於有才而能好學又不奇於學尤奇於好學而不知有貧唯不知有貧而愈顯其才與學矣東坡先生有言千里相知唯子由彭君此序方是為弟而作駢麗中仍見至性勿竟賞其絢爛也

陸翼王菊隱序

原夫虬龍雲蜺假類罕譬美人香草托契尊懷非以言象之寄騷歌導其流實由比興之義風雅開其始也自夫感時愴物忠孝殊情觸興銜悲沉躍異趣或珠囊既羨感時而賦靈荃或璞玉自珍浩歌而泣荊產非由沉痛詎假哀歌殷仲文之枯樹別有傷心王子猷之竹林豈無佳賞幽蘭可掾半在人為小草堪嗟孰由天命倘其意在冥心志存肥遁蓬蒿不刈同仲蔚之庭前苍鞥相深似伯鸞之廡下則憔悴之狀雖異靈均而隱淪之情或同沮溺能無卽名卉而遐思對高人而結誦乎予

友陸子嘐城佳士少悔雕蟲之技長嫻授簡之才五經腹笥不類書廚一管夢花差强武庫陋伯成之養志偃蹇十年笑禰衡之傲人清狂半世絳紗作帳頗有生徒烏几鳴琴非無逸侶方期青雲可致卽入扶搖不謂玄草方生未逢陽煦百六之運既遘九二之占未吉孤城失守壯士含悲離黍既歌焚膏可歎平陵招翟義之魂西州絕羊曇之路牛衣夜泣馬革晨悲於是息意組龜馳神澗磵謝淮南之叢桂餐屈子之落英借彼高懷自稱菊隱挺勁節於三秋寧辭霜雪發貞甤於九日嘗共傳罍東籬多送酒之人甘谷得流霞之醞王君公近在

墻東未知其勝管幼安遠居海北詎有其名爾乃南山永慨乍可豹眠梁父空吟居然龍臥蓬頭則王霸宗風土室則袁閎雅致紫蘭白露長伴幽踪碧樹青楓時深遐想笑孟嘉之落帽尚有黃冠異彭澤之栽花未歌綠雪於是廣托金昆羣霏玉屑賦名葩之幽潔懷介節之菁英華户幾枝何羨金荊之戴蘿岩百種如覩玉蕊之開可謂物以人榮豈曰名由花貴夫填海則歎微禽而蟠泥不嗟尺蠖蓋以屈伸有志出處均榮若必種榆天上攀木雲中歲星無入井之期欃槍豈竟天之日乃欲牽兹赤紱戀彼儒冠也哉昔者賣餅吹簫競稱逸事傭

春販繒皆曰清流今乃訪幽人於蔣詡學新體於吳均高號隱夫潔方貞女處九畹而能榮扇微馨而自慰灌園之暇扶杖逍遥吟咏之餘登高舒嘯何其素質不虧天姿高邁乎因抒彩藻略賡宏聲庶幾金谷賦詩之塵不效玉臺獻序之義云爾

文如出水芙蕖的的可愛

華亭司訓五泉邵先生誄幷序

竊聞甘棠賡化勿剪發其遐思瓦屑追隨長懐綿於碩德元亮既喪乃表頹瓢太丘云亡仍傳蔡管雖寥寥其罕覯實煒煒乎足風況乎星輝日麗道炳人師山古川長名芬耆舊者乎恭惟邵先生東陵著裔富春高族學洞幽遐心通靈秘孝行下曾參之鶴仁心埋孫叔之蛇篤念友于邁讓國之至誼摯情貽厥有傳硯之良謀貧越孫長嘯歌適性清同樂武勤恪持身文章抒經國之華弥摹早歲道德負覺民之任官冷多年韋編屢絶羲孔能宗木鐸方懸蘇湖式範養湛木雞學造理之至妙門多立雪教應世之無窮造化為心梁棟不遺於寸朽裁成在手藥囊豈棄夫微溲遊安定之門恒高弟子傳尹公之藝多有端人五茸春草半資時雨之功三泖秋波皆識朝宗之意迨乎官高越嶠已駕輕車煖帳雲和更開函丈苜蓿盤空啓蓬心而刮目李桃色豔果枵腹者服膺木榻常穿素長理窗銅駝一涕類曉先機冠每挂於逢萌柳自深於彭澤抽芳秘笈筆塚三封摘翠藝林詩城一鏁房玄齡書屏示誡志豈切於保躬韋長孺滿籝未貽情實深於昌後卷軸瑩如氷雪避俗文多釣竿拂彼珊瑚離塵致遠如斯梗概更足楷模假使巖之

尚存更何嫌於虛左譬郭泰之不朽宜無愧於題碑某等誼忝通家情深問字流水之音雖遠鍾子難忘運斤之矩屢傳郢人益戀況來指有興椒條賦其繁實而前徽足慕爪瓞溯其本初欽揚傳而思伯起之賢對陳羣而表仲子之德固已沐浴高風翹勤殊行玆者躬逢大典配祀黌宫憶鳴琴之在陳典型未遠嗟玄泉之不曙聆鄉先通採茂實於生平弔芳風於千古庶幾學宫蘋蔑借俎豆以如新泮水芹香望靈光而若接昔者無忌子房帝王追思其烈鄭僑文仲聖賢闡發其休郗公朋從俱有哀辭太傅西州頗多遺慟並以菁華逸藻揚玆琡琰芳規不揣蕪文效玆曩彥悲爨後之枯桐餘音無幾笑刖殘之舊璞照采還希或假附驥以俱遐不使覆瓿之取誚耳敬為誄曰

穆穆先生韞道懷貞金木之秀斗女之精清姿桂馥茂德芝榮信交邁鮑履孝媲曾持躬秉敬在醜靡爭湘東三管南面百城翰飛初翼鶚薦高名桓榮稽古戴憑傳經乃司木鐸豈弟說鈴清心作鏡揖士如摯參苓在匣棫樸俄盈剔弊露頴育俊儲禎管雕竹翠瑟發桐聲缶鍾並協楹棟兼成吳山巳沐越黛方迎琢磨手巨鼓鑄心誠拂拭髦士絃詠簪纓詞峰國賞理窟鄉評佇期遠

大以展澄清道尊官冷退勇裝輕煙霞一臥猿鶴屢盟
虛懷若谷泰運宜亨一經世德七葉清庭學箕克嗣留
硯有情崇基雲搆膚寸雨萌曾玄玉立膺商珠呈鑄人
顏子傳道伏生蟬連四世樾蔭千英碑題貞石駟啓高
裴文翁虞溥韓愈陽城儒宗獨步都講隨行絳帷人隔
玉笋班成扶風罷學谷水薦衡牙琴不絶鄰笛無驚其
人何古其德何品九原可作雙鶴方翎秋月一雁春風
數篤誄詞無愧有道同銘

於莊嚴中自饒秀逸誄亦不嫌板重

長干吟自敘

客思如秋筆花成淚笑淵明之乞食每拙言辭愧伸叔之清風多依羈旅聽晨鐘而警夢目斷江流數夕漏而迴腸神凄月魄四百八十寺在在堪樓三萬六千場茫茫難遣弔古於雨花臺畔草暗新亭賦詩於夢筆驛前煙迷故國鵲噪烏啼總入興衰之涕苔深石古俱關去住之悲恰天地之何心才爲貧淚悼河山之無罪事以人勞竹頭木屑早空揚子煙波戰艦戈船獨載洞庭明月孫恩已破多棄黃龍葛榮未殲便餘蒼隼三翼五樓下江干而雲湧鴨頭雀室納俘甲而波搖止糜少府之

金錢無裨軍中之鞞鼓長笛短簫若見太平之白棚東鹵楯已無多事之儲催科若竭於東南補漏未聞乎西北竭髓傾膏泣三星之在罶焦山涸澤煩北斗以酌漿哀此天災悲夫民命效賈生之痛哭止屬杞人若庾信之賦哀不離江畔然而飲河之鼷可以滿腹銜葉之鳥未足蔽身非假篇章孰抒凄怨兼以故人博學多上徼東娶婦銜哀不知恤緯望金臺而躑躅飢甚侏儒折萱草而流連愁澆塊磊有謝客尋幽之意無馬遷遊覽之緣禽如啄木但守一枝蟲類叩頭不離尺土相如則不逢楊意馬周則未遇常何非憎鵲而喜烏若逢其怒豈

愛鼠而忘璞爲誤其名孤踪暫寄還如鎩羽之禽一檄未邀莫慰娛親之子倚馬無時衣牛獨歎又以泛舟白下負杖江干夢入無㙛之地混跡緇林心馳有恨之鄉憂深白髮蒼蒼雲影都疑故苑之花槭槭楓聲半冷浮圖之鐸是用煩兹虎僕染此隃麋折勞勞亭上之枝採青青河畔之草莫愁之舞態難描心期刻玉長樂之鐘聲已散筆假鏗金時多沉著之辭不淺煩寃之意倘得虞翻知己不負青蠅庶使王粲旅人無煩霸岸云耳

彭君豐於才而紬於遇凌雲志氣半消磨於野店僧厨曠代逸才徒工賦於羈愁旅思長干自序前幅悲天憫人之意多後幅歎老傷貧之念切幾於怨矣哀矣然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由其志潔其行芳致澤爲懷忠厚性成骯髒之氣骨梗素負也此序當作於三藩叛亂時不堪多讀令我酸楚

毛子霞寓園唱和集序

一葉驚秋天何雲爛百年如旦代有風流以造化爲逆旅時過則悲寫縹瀚作生涯興成彌樂文心不謝天地有積才之區歲序何期花鳥盡怡生之藥枯情稿性不是山林抒智騁奇方成隱遁古雖遼遠三百篇縱日能通今尚從容十九首腐朐不再遂使玉臺金谷弔往空懷并若北海南皮撫今增愴憔悴者失其歡樂遐勝無心膏梁者陷於荒淫尋歡易促既苦黄金牀盡復悲白雪聲寥以是蹉跎誰能卓犖毛子子霞毘陵韻士一編作囊隨芒屩而長遊十日看碑擅臨池而獨絶擘窠如斗何待鼠鬚渴驥初奔仍煩繭紙岣嶁與浮羅同夢總如蕉鹿之疑廬山與南嶽同登大非氷蟲之細洞庭三渡脫葉增哀震澤一來水雲看隰傳粉江山之上娥眉老則偏工施朱土木之餘成風斲亦能巧或補樹於晴川或聽雪於郢北香山遺事繼竹閣以篁吟高陽舊池築山亭以霞寄凡斯曠致總屬奇懷乃以家雞野鶩不得其傳且恐寫蕺換鵝未貴其紙於是高歌賣字比賣藥之韓康抗志千秋起千文之與嗣金山可寶璞玉難名廼又晨風岐路惆悵孫篇離燭窮輝徘徊任句忽有同人之想擇斯閏七之時薊苑初來寓園高會詩成擊

鉢人若連珠笑羲和之成閏留彼有餘慨織女之常孤扶其不足乃陳瓜菓視此星河雕鵲成橋若同精衛綺雲如織寧有蕙蘭以雙星重渡之期為七言並唱之夜琉璃有硯對桂樹而神怡翡翠無屏見白榆而色喜神酣意適地曠天高正如山公鄒琊習池是戀亦如叔夜陳留山陽每接真可草芥竹帛豈徒几席雲煙與斯會者若干人並屬雅流兼多鶱思弁言辱序有慙皇甫之名儷句無奇頗愧徐陵之筆聊將斑管繼此雕蟲只恐大上神仙笑其非巧且與人間僑札覩彼能工

玉無不耀之彩珠有必吐之光從來蘊深抱奇之士不馳驟於勲名必發揮於文藻彭君一生坎壈借文章以抒懐雖悲歌慘淡之篇悉成鏗鏘金石之句令讀此序枯情槁性不是山林抒智騁奇方成隱遁四句乃其一生把柄亦一生受用處非僅為毛子洗刷也其序毛子行徑亦奇

送李召林先生令信宜序

粵西李公召林由御史補信宜朝野聞之謂李侯剛方嫉惡有古諫臣風而一旦出理巖邑無不歎息咨嗟若有所憤懣而未伸而李侯去朝之日恬淡自安擁襆被到官絕不以去就爭臺省中亦無有代為爭者徒歎息咨嗟憤懣未伸而已或曰人固有不忍言職者矣有居之而默默無所建白者矣有言之而未必當當而不聽者矣而李侯數年以來其所言事之利害人之黜陟無不動主上之聽則其遭際之隆可謂盛矣或又曰士君子立身上以為國下以為民觀李侯所上奏疏亦庶幾忠諤之氣聳動觀瞻矣而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者或不若縣令之親切於民得以撫循休養之為便今皇上以李侯曉暢練達必能吏治轉為今官雖嶺外邊邑而社稷人民猶夫畿甸輦轂之下當必有三異十奇嗣古人之芳躅者在焉由兩說觀之宜李侯之恬澹自安不以去就爭也予更有進焉古之君子才疎而忤時言戇而取忌往往遭世嗔詬不能一日相安於朝宁而貶竄之後益矯心潔行發憤為一世之傑使繒弋無所加而羽翼仍振即不然而窮愁摧抑之餘留心著述振鑠文采如山輝川潤不能掩其光亦賈誼崔駰之流亞

也李侯其有意乎古人云士之得志而聲施也不爲宰相必爲諫官予獨謂士之專意而肆志也不爲郡守必爲縣令何則宰相諫官猶視乎遇主之通塞而得以取重於時若郡守縣令則朝綰帶而夕施澤者也其所自持者在廉能而其可以惠民者在清淨苟其廉能而清淨則敷政優優三年考績其得也風雷而其失也固黑白難掩也漢之宰相多以吏起家而祖宋文人亦無不乞州乞郡有難以累舉者李侯之爲令亦猶行古之道而已於其行也因書以送之

居天子耳目風憲之職一旦謫爲邊邑守土之任此必有不合於時鬱鬱不得志者若代爲洗刷便關礙國體且非賢者善處失意之遭處今偏說得縣令爲親民之吏施澤及下以顯畢生康濟方之宰相諫官尤爲便易古君子所求而不得者李君得之正是有爲若因此而矯心潔清或借著述以自寄二者猶屬淺陋吾所期待於李君尚不在此說得何等正大光明雖似一時釋愁之說而愛人以德慰誨交至章法亦爽朗整潔

開封守卓吾張公壽序 代

憶在　先帝時以侍從之臣未諳外事每歲擇一二人出刺外臺予循例得中州在大梁甚久以故稔知彼中風土春秋鄭衛陳諸國雖不盡入版圖然縣二十九控亦煩矣水陸都會之區地大而民雜徂詐藏匿良民中時有竊發苟有以整齊勸導之亦徑直易使士大夫餙於法吏胥憚於威固所稱繁而易治者特黃河時有衝決民疲於治河今數年亦休息矣予同年張使君固當世之能吏也其爲縣令時治績且勿道即大梁論較之槜李尚農桑民柔而易治大梁習尚雄勁不可以非意狎以故寬嚴之中互有變通要其所傳於士大夫之口固於用恩用威罔非調劑也余久在宮僚浮沉京邸不知今之大梁與前之大梁若何大要張使君領郡後定什伯當時矣先是使君次子名天覺者從游門下負才而謙抑工書法能文章與使君先後鵲起而其兄若弟亦無勿能自樹立以振箕裘以故治家從政歷歷能道之今使君年且六十矣耳目益聰明政事益練習他日如漢之二千石入爲三公當在更老之列享執爵執酳之盛典豈尋常所能豫料特以余備知大梁又非尋常交好故序而書之以當祝嘏云

從作者自已曾守大梁熟習其土風民情難易與河患衝激一二敘來轉入張君今為郡守已自入情而張君政績不用實筆俱從士大夫傳說擬議想當如是其入壽敘亦不用實筆從其子在門弟子列因悉其家庭父子兄弟之濟美與其治家政績今年已週甲而耳目益聰明政事益練習將來為 聖天子五更三老執爵執酳之盛典想當如是純是空中樓閣大抵善作文者必走空空則靈動不落俗三作此篇為最

又序 代作

余通籍以來即叨讀中秘書出入金馬未嘗躬歷中外不知牧民事何若然觀古之為治者譬之烹鮮譬之製錦又譬之水火知一切剸割綢繆寬嚴馴擾之道非仁明而濟以剛斷不可以為吏徒事慈祥無益也然當此用兵之時催科甚急又水旱頻仍加徵雜差之費紛繁不一而為之守令者概事明察無蒲鞭為理之意其有不梃而走險者哉古之計吏守先廉能而雄奇磊落之才民社在手輒以繩尺自持不敢稍溢於循良之外非以烹鮮者慮其傷製錦者虞其亂水火者恐其狎且烈也哉予友三韓卓吾張君魁梧有才幹自縣令以至今二千石歷任維五書屏奏最者非一日矣問其政績大約以剔弊興利為先而與民休息之意每隱寓於張弛之際故上下整齊交口稱善藩臬爭薦之如出一轍史記循良傳獨詳於太守以其能倡羣吏而先之其時刺史郡守多召入為相蓋以天下一郡之積得良二千石為天下之倡則所至不難治也今張君兩歷名郡所裨益多矣其郡之士大夫方歌功頌德於懸弧之辰因悉其治狀如此若於貽燕之樂繩武之美諸子之能克自樹立以振起箕裘人人能道之不必余復道其詳也梁

郡之民方且服其操持羨其廉能爭相祝於懸弧之日
神聽和平百福並介又何待余之握管而道哉

又序

今夫天之所以爲天者不過雷霆耳雨露耳雷霆主剛雨露主柔二者缺一恒不可故人主立治往往立臺諫以職雷霆立守令以職雨露蓋以調劑寬嚴斟酌燥濕非可偏用也雷霆者迅厲奮發可暫不可久雨露沾濡漸漬入人最深宜久不宜驟古之爲守令者率久於其職功匪渺矣古之吏意在立節樹恩威久乃超去故多令名今之吏不懷功德日覬覦超遷以去故今名寂寂焉張君之治開封操持敏妙應手錚錚如玉帛而又素絲節儉有羔羊之風且自縣令至今官歷任維五雷霆

雨露張弛互用而雨露尤多允足稱循良二千石其於龔黃豈遠哉庚申春王之月爲使君攬揆之辰余在京師不得與使君介箕疇之福歌天寶之詩特以風俗凋弊人民困苦急雨露不急雷霆之時乃爲言吏治如此張君子名天覺者爲乙卯孝廉與余子爲同年故樂得而序之

后樊川集序

後樊川集者家鴻㝢先生之所作詩也先生積學四十年所著詩若文幾充棟玆以入泰而名其詩且以前有牧之而自遜爲後也其意念深矣夫人平居里閈大率皆花月風雲對酒高會贈別繾綣之作所作卽工不過雕繢滿眼耳其欲奇磊落之氣生平所蓄積非遇山川之奇特遇合之顯易得之心而應之手爲能累業以至日新耶所以貧賤之士其所見不遠而詩亦終無變格也若先生之詩則累變矣自己丑遊燕越二年遊越遊閩遊粵所遇之川原郡邑足以增發其志氣矣迺又遊

燕而宦粵西楚南入於烽煙瘴癘之鄉而彌厲其節彌發其采所作安得不工今復宦泰五年長安舊都八水瀠洄之地觀益大詩益工宜其所作多弔古悲涼沉鬱蒼嫵無復作雕蟲技也昔司馬遷作史記論者謂其得遊覽之益先生所歷幾徧天下而以詩爲史乃如少陵又以所遇之泰非少陵比而比於樊川豈其有所取耶先生善詩古文精行楷飲酒能談笑而簿書刀筆之經濟又能不辭甘苦其名位殆未可量彼樊川集又豈限之哉牧之所著不甚富阿房一賦亦小技耳特其不拘小節有足稱者吾謂先生樂杜曲之風景而取義樊川非謂牧之而後焉也後世之人取兩集而讀之其能以世爲前後哉河濱李楷旣爲序不鄙某而命弁焉爰是忘其固陋而又弁其首

通幅從一後字生情其遊彌廣其詩彌變其心彌謙不獨不自擬於少陵幷不敢比於牧之謙極矣且不獨詩其文章藝能與經濟之美無一不臻絕頂而其謙如是謙則受益其將來之名位正未可量其詩之變又何所止境耶然則以爲後者彼特自以爲後人固不以世爲前後也收得最緊

擬宋太平寰宇記序

昔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而堯舜盛德遠覆北靠則幅員之廣殆非後世所可比然堯之九州舜分爲十二而周之職方又復爲九則九州以外苐修德以來之聖王之不勤於遠所以安民也後世秦并巴蜀漢闢甌閩極兵威以擴之而秦則距二世而亡漢則有輪臺之悔則何必啓土闢疆始稱郅治哉說者謂州縣之設歷代屢變山川之秀終古不易禹貢以山川定疆界濟河之兗州華陽黑水之梁州至今可考其紀山川而不紀風俗以風俗本乎上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以人才由乎下

化也苟非上之人秉德禮以感之設政教以齊之則雖南海輸賝西山獻琛未能永逸以云太平豈易得哉維宋之有天下也其取之也甚易而定之也甚難賴一時割據方隅者俱荒淫無遠志故先以寬德懷之而即以重兵收之遂不勞而定今者人才蔚興風俗淳美而寰宇之遠者因彫瘵而啓戎心由兵燹而爲盜誨非徧察而與爲釐革恐無以洞邇遐安上下於是太平寰宇記奮然有作歷歲月而告成焉古者南北强異則君子剸以中和東西地分則帝王合若符節總以治權在握夷夏可風不畏習染之頑良沿革之訛亂也若執周禮星土之辨而拘左氏附會之言則九州既上應星土而封域亦俱有分星又豈特十二次十二國之一隅哉

古聖王之御天下其心如天地覆載不遺一物務以德化漸被絕不以疆域爲限視六服之外與畿甸等逮後世不勤脩德務遠略必欲盡并天下之民盡疆天下之土而後已乃秦并六國不二世而亡漢武南并百粵北窮邊朔西檄巴蜀邛筰夜郎無不分爲郡縣猶未厭足復出師以田輪臺地非不廣威非不加而海內虛耗幾續亡秦至煬廣而幅員之大從古未有稽顙接踵自誇威力謂無所用其德也乃身未歿

而四方蝟起不旋踵而已覆矣此不務脩德勤遠略之明戒也先生此作只風俗本乎上教人才由乎下化兩句已盡古聖王致治寧人之要至其論宋取天下之由可謂洞灼當日情勢此有關世道絕大文章豈徒爲宋言而已

籍田頌 代

皇清康熙之十一年
皇帝御瀛臺憑玉几思稼穡之維艱命東耕而教養乃
率羣臣於千畝之甸卜令辰循典禮自三推以至終
畝悉依故事小臣備列史職雖無與省功省事之任
然仰睇
聖天子重農至意竊有慕於豳風之獻替也爰作頌曰
維協風之既告識覘土於順時凛粢盛之所出况蕃
殖之所資先太史以告稷謂土膏其陽溢乃御事而
淳濯繼祈穀而行斯此古者甸師率屬所至而農正

陳禮因之者也乃若命司空除疆埸啓祟基掃廣陌
翠幕洞張朱旂翕赫謂隰畛之可徂繼芟柞而非迹
闢四聰於無垠開千畝而耕籍咏匪解於商詩踵鈞
盾於漢冊成莆田之莠驕笑不殖之臭獲於是乘金
根駕玉輅飄雲罕之陸離揚雲旗而導路建豹尾於
屬車率龍驤而前度似列宿之環斗如衝風之沛澍
御紺轅以行春幸施墢之農圃乃降蹕而莅事爰易
冕而朱紘下靈壇而肅拜執耒耜而親耕以三推而
遞降亦五九之班行至終畝而不廢並亞旅而逢迎
天子金鏡攸渥民巖維懷欽鉅典之克舉欣大有之匪

乖吁民生之凋瘵實顛沛於水涯肆溉澤於賑濟謂
祈年於燔柴亦既倉廩充盈馨香克告者一紀於茲
矣乃猶謂水旱不虞堯湯所遘維予民以不凋庶神
倉之可守繼報賽而告虔真孝德之鴻厚同楚茨之
作歌祝子孫而飲酒小臣同田父野老忭舞歡欣乃
預爲豐年之歌曰
皇清奠鼎自彼三韓廓清區夏繫紐安瀾時巡清蹕莅
彼青壇籍我千畝用戒農官駟驅魚麗象輦和鸞風
行霧捲齋載非謹公田銍艾萬井同歡禹勤武敬宵
旰乾乾千秋娩德尤儆遊盤君歌與巽民釋飢寒自

今伊始歲有非難萬年戩穀薄海同觀
莊重得體歌亦典雅可諷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祖壽編輯

爲棟赤霞　爲梅大庚
姪爲柱黼望　爲槎濟川　同校訂
爲栻欽昊

起衰頌

康熙二十四年春

皇上命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李公振裕以本官掌江南通省學政內則拔自崇班不啻卜甌之重外則秩

齊開府便如分陝之榮異數所開海隅震忭人望攸屬宇內傾心掃積習而不存激頹波而自汰菁莪再歌於白日桃李盡曜於青春譬鳳翥而鸞擧百羽增輝若宮唱而商從五音繁會洵藻飾之上猷爲作人之盛事慨自四方多壘羣例紛途富人多陶樂之金築垣猶易貧士鮮猶巍之鐵飾首爲難雖如饑渴者仍溉釜之有心而執斧柯者歎獲薪之無路文士雖生路如之花盡稿文章雖盛聰明之卉無驗矣

天子崇右文之心弘作人之盛謂江南文藪非得大儒以振起之則沉困幽隱其何以慰爰是賜之璽書倍加隆沃今李公以名世之偉才襲膏腴之巨閥讀書中秘黼黻乎藝林簪筆起居賡歌夫天藻頓作鑄人之顏子實爲當代之李膺方將起樸棫於深醇人知禮樂出珊瑚於淵秘户有弦歌下走素辱龍門曾隨驥尾西江南浦邀車笠之盟言玉苑金臺荷漆膠之雅契王陽登而貢公喜我思古人揚雄著而鄭樸傳言念君子爰效奚斯之作用繼王褒之蹤雖文離土室聊浩然已自歎其不才而假寒菰盧虞仲翔猶泣思夫知已不揣蕪詞爰效頌體

天子明明媲堯齊舜一意右文闢門籲俊金馬儲才鸞

龍奮迅留意太平擇官維慎咨爾文牧教化所先士貴始進璣鏡宜懸不有伯樂驊騮詎前乃簡大僚畀以重權重權維何出自丹楓紫泥龍誥秩爵兼隆眷我江南錫以國工碧雞白鳳人倫所宗維我李公星驅莅止清則如水直則如矢放鄭留韶剪穢樹芷振我風頹靡靡忽起絢爛奇觀噌吰異響么調孤絃無幽不賞尚古屈今扶直錯枉皎皎橫空纖塵必盪嗟玆疇昔蜩螗沸羹誰爲灑滌以迄澄清律之法度示彼儀型矯矯風骨遠邇堪程矧玆柱石萬邦所欽若喬若梓如玉如金偉才太白幼敏德林胸吞雲夢文

貴南琛爰放前躅起衰作頌風虎雲龍世載其重不
有掊人留良安用光耀燭遐潛虬俱動鄙人稿項犖
犖草土凤昔所懷端門風度滕閣蓋傾金臺星聚既
見君子式歌且舞盛時不次蓬蕞延登晏知越石吳
舉賈生願言思古未敢逊名聊陳瓦缶以附雲韺
可以逢世亦可傳世

擬漢三雍頌

三光麗乾五岳貢地萃爲人文爛焉難秘教化宜先膠
序代次家塾黨庠維周爲備思樂泮水采芹攸記子衿
佻達城闕先刺養老有憲瞽宗有肆秀異所升并移匪
類秦暴坑焚漢鼎泰亨叔孫綿蕞禮樂雲蒸董生議設
劉向勸興穎川蜀郡爗爗多英文致刑厝武表六經元
成儒術文囿如耕投戈講藝世祖堪型爰今及茲三雍
已成維彼三雍統於天子布政觀雲崇德尚齒石渠白
虎諸儒競美政務更張事機疑似有詔輒問經術可指
豈惟訓詁周行所視朝政穆清黼黻是倚鼓吹休明幸
學有喜乃展金輅乃駐玉容身經槐市親下辟雍設壇
爲殿張幕爲宮掌禮辨位設樂奏工器幣定數干戚藏
鋒圓冠揖遜方領和雍牲牢玉帛俎豆醇醲圜橋俯聽
扶杖慶逢吁嗟盛事振古嘉兹人才所繫風俗在斯享
射袒割執酳壽肴觀風洗習聳志振靡七營飛騎釋甲
入帷四夷番長質子願隨無思不服文治無虧操管作
頌三五爲儀

古奥典質自是秦漢法物陳之清廟明堂方得其地

上上帝文

竊聞得一以清天事獨專其亭毒儷兩而立人才亦佐夫平成故蕩蕩有福善之心而板板無誨淫之理其有精英獨擅藝學兼工煉五色之石絢爛非難舒萬里之雲帡幪甚廣旣具日星河漢之才自應風雲龍虎之遇夢圖求傅嶽降生申粉飾神奇推崇玄感樓成白玉詩人遂令修文香動蒼穹案吏或來輔世所以明威赫赫福祿可綏鑒聽昭昭瞻依非遠何圖鏐金有價寶璞無光玄黃眩目皆買櫝以還珠高下在心時投玉而抵鵲甚者具顏子之聰明必須學子貢之貨殖東冠項帶必

崔烈可至司徒負笈環橋惟卜式乃超上舍是使黔婁束手原憲裹足痛臣筆墨無靈錢刀寡蓄惟生平不知阿堵於末路益失孔方一卷攜來未堪破涕百城坐對但自增愁鴻來燕去悲日月之如流桂謝杏凋笑春秋之空度巳嗟入告之無門是用呼蒼而稽首伏乞命筦鑰之司降非常之寶南箕翕舌助臣以簧言北斗挹漿資臣以膏澤假夸父逐日之力資共工觸山之雄使臣有金如粟有馬如羊服匿傳餐明駝貫利便可上主鹽梅下司籩豆愁城永拔窮骨頓更若以臣拙鈍不堪朽棫無用寒谷無再暄之日死灰非再燃之時亦望通其

聆鑾使悉大造之權示以歸趨使無終窶之歎憤氣塡膺哀辭碎首天其垂佑臣且何言

凡人疾痛必呼父母天者生人之大父母也最受得怨起此澤畔哀吟有天問之作而搔首問天遂爲文人故態然天亦有無可奈何者使有才之士人人與以高爵厚祿百億黃金則天必將苦於窮而無告又將誰怨耶乃知樂天知命士之本分而激烈牢騷特借以發其憤時疾俗之意耳文有正罵有反罵有從自已倒轉假罵筆筆出奇然太甚矣

留貧文

彭子旅居閱日歷年與貧爲伍形影相憐夜聞貧鬼羣聚太息此子迂愚累我無色夢中若驚呼貧問之爾畏我拙我畏爾隨請君遠逝舍約就泰吾亦舒眉得逢金貝貧乃大笑吾實不貧子能見留庶幾無乜青鎖綠墀高門聚蠱環堵蕭然有樂無苦朱提赤仄買爵輸官囊空趙壹盜不能奸蛾眉曼睩美容伐性在客如鰥反得其正豹胎熊掌恣飽豢肥藜羹藿食快然無饑狐裘輕煖楚楚蜉蝣裋褐之子適體卽休三槐九棘待漏不遑貧者偃仰放意匡牀騶唱鐘鳴連車接軫貧者杜門饑渴不忍蠅營狗逐患得患失貧者無思天鈞自逸趨蹌磬折作僞日勞貧者無爲屏絕喧囂貧亦如客甘之無患貧有何慾而子是慢心貧以實身貧以名實者載濁名者載清嗜利貧內嗜義貧外內者心愜外者意泰昔在顏子陋巷簞瓢賴貧與居亞聖譽超維彼原憲踵决履穿賴貧與立道風以全亦粵卜商懸鶉百結金石之聲匡歌不絕相如滌器虞卿著書宛轉無滯貧與共娛黔婁不食接輿行歌與道豐約適其天和子獨何爲而不我留命與福背人卽爾讐速韜子器速埋子名與貧恬澹樂釣樂耕余聞貧言願與終始遁世穰真久堅鄙志揚雄則逐韓子則送以去爲留視醒猶夢五福維遠六極何逃左圖右史與貧逍遙天地浩蕩山川寂寞貧遂永留歡欣踴躍

上上帝文憤時疾俗意多留貧文純是自爲解慰雖皆戲筆然篇中名實内外八句則實理也

尤天成先生節烈徵詩引

竊聞孤竹吐清聲堪和雍門之涕青桐激哀響能增薤露之悲況夫志士捐軀疾風勁草義夫恤友夜雨碑新憫飄蓬之未定拯覆卵而復完者乎廣陵尤先生諱天成者鳳池髙遜鶴步羣僚屬佐郡而得撫州慘遇寇而成死節十載馳驅既已委身事主一朝搶攘不忍屈項求生何替正色於朱泚之亂可譬剛方孫晟大聲於壽州之圍儼同忠烈論嚼齒穿齦之狀可激頹波語握拳透爪之時足標貞砥偽命屢污而不受頭顱誓碎而終摧一棺莫掩難歸連尹之屍四壁雖存莫進王孫之飯當時弔客僅有青蠅曩日家書祗憑黃犬慘哉孤子之幸存獨有俠友之可托同郡江生名山者生同患難不啻羊左之交沒盡扶攜何殊嬰臼之誼然而脉之黃金支吾無計聲高綠綺憔悴難操賴有丹池之舊僚今為黃堂之太守如謙庵魯先生者以賈董之才名奏龔黃之治行五材並運見雛雉而必懷三德俱崇格豚魚而不爽憶同寅協恭之誼見稺子而生憐發如保赤子之懷解橐金而不惜雖劉寵一錢之郡廉儉無餘而西華見肘之形瑣尾是歎爰乃恤孤覊旅得令返觀故鄉遂使臺名思子路通爪步之橋石號望夫淚漬蜀崗之草

其由困以得升藉挽屯而成泰嗟乎心交難得面友常多當權薦遠難逢貢禹彈冠知巳相規不遇管寧割席況此負薪之裊裔乃遺分宅之大夫得朱暉可托妻孥故人不死賴韓滉能為器使小德不踰所望名流繡虎出班管而題詩髦士毫鸞研榆麋而成韻既賡斷金之妙兼成埋玉之哀使令斷弦折劍加鸞血而恒新即使海竭江枯為鷄碑而自久

直是一篇三義傳可悲可泣可歌可咏傳之足以風世

扶風書院記

會稽魯公謙菴守松之六年政既振刷獨於教化士子倍爲懇摯於是建扶風書院令府庠廣文陸公按月考校不拘人地無間寒暑拔其文之尤異者彙爲一編試之三場如棘闈例令廣文分校各取五經魁以呈而親爲校定後懸榜以勸殆若鹿鳴試之日供餼以食禮意多優崇文以來迄今三載矣其士之藉鼓厲而獲遇者不一而向之蓬門寒俊終不獲收者於童子奬借獨多雲間自機雲二俊以後至勝國文風獨盛袁海叟之白燕何元朗之語林文藻翩翩眞稱獨絕其後幾社五先

生有海內三君之望而夏考功陳黃門相繼死節文行並優其他鳳蔚鸞翔各有論著而　本朝開科以來更爲彪炳鹽梅柱石之臣金馬玉堂之彥紛紛歲有其人可謂盛矣獨自烽火以來士率以貧薄乏貲或怠於學且事例多途單寒之士無由以進相率而爲高官幕客絕意用世者亦復有人以故文風未振自魯公教化以來今且人人鼓篋戶戶臨池索玉於崑山之巔珷玞非寶矣漢之二千石大率以興利除弊察奸誅殘爲主而欲如潁川俎豆蜀郡師儒以教化人才培養風俗者寥寥無幾公以爲太平之後務在休養教士以禮義則民知向方課士以文章則俗知教子以之治天下有餘何況一郡以故他事皆務恬澹而獨於此事爲急而且緩催科停訟獄豪悍易心積弛具舉本身教而肅官邪綏文學以飭吏治宜乎增秩賜金而有外臺之擢也先是公精勤峻潔而不自以爲能郡之士民感其意而勿敢以記請也今且來暮之歌息去思之情切矣若勿著書院剏建之自其忍忘我公之賜哉竊念國家自太平以來

聖天子振興文治欲使無一人不澤於爾雅而魯公爲二千石獨能首先學較以上承右文至意則今異日者

一歲九遷當棘槐之任吾知其留意人材卓乎有吐握風矣後之守是邦者見書院之設踵美事於將來滋教化於勿替而公則巍然爲之倡其卽召伯之棠汝南之社也與因書之以爲記

記一書院而有根有柢不獨魯公政績歷歷可風連吾郡百年以來文章之盛衰風俗之美惡人才之隆替原流如見而瞻前顧後其思甚長此記大有關於桑梓

處士王光承傳

處士王光承以詩文重天下自勝國時業已藉藉至本朝定鼎以來埋光韜采者踰三十年海內不復知有王先生矣而享年七十二歲乃死悲哉士之生不逢時而至於槁項黃馘以老湮沒無聞者多矣先生豈求名者哉雖然以余所聞先生學至博詣至高於文無所不窺而淵然莫露於行無所不備而惕然若虛以彼其才何難煊赫取世資為親戚交遊光寵乃痛心含忍自涸於海雲浦溆之間其志貞其修潔君子哉若人為不朽矣里黨之士死於兵沒於寇牽戀於妻子摧殘於賦役

飄飖淹抑於饑饉何可勝數即蘊才抱略一藝一德之流始亦堅韌如百鍊鋼而日復一日化為繞指柔耳先生聚生徒教授挾一編自娛至椎髻蓬頭布衣皂帽者終其身非有堅忍之力淵邃之守視一切富貴勢厚絕不攖其心能如是之不汙也哉先是先生父君謨名丕顯者積學好古為明季廣文挂冠歸隱先生與弟烈先後鵲起為文人居恒敦篤孝友以忠義相砥礪遭亂泛海與父居天台雁宕間志行信於人學者駸駸來就君謨公有故鄉思侍奉還里父與弟相繼凋謝竭力護喪事環堵蕭然不為戚也生平好為人作序時有以文字賈禍者株連頗急先生負重名且以義自處疑有以此及之者人言如沸先生曰生不喜存死不悲沒宋纖之言也吾若遇難又何悲焉卒亦無害自丙戌歷丁巳杜門者三十三年夫此三十三年間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不知其幾矣假令折節而交濡足以濟而名業小大年壽永促一旦如飄風如蟻壞則亦死輕鴻毛耳士固有志而遲回以驗其守轗軻以揚其節天之報施善人為何如哉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王子何恧焉乃為贊曰維世之人兮動於心而不自持賴王子兮能愛道而貞於斯天卑地高兮世

莫我知松栢後凋兮高名在茲

通幅以名字為主不求名而名自至蓋名者實之賓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沒世之名貫名也生前之名浮名也以詩文重於天下何如以節義重於天下先生埋光匿彩此時方自辦一死連詩文都不欲留矣況乎名耶而久而愈芳唯其實也發潛德之幽光大有功於名教行文亦全從伯夷傳來

節妓狀文如傳

死之於人難矣哉人於險遇溝壑萬無不死之日而隱忍偷生者多矣而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聖賢又惜其輕生焉則甚矣死之難也乃有可死而不死不必死而竟死而托貞心於一日殉知已以終身竟出於婦人而爲娼者又何其奇也娼姓狀名文如本娼家女隨母遊河洛間所至輜軿非門庭冷落者顧未嘗有奇藝異巧著名樂籍於濟遇參軍段公與之狎昵段年高有痼疾愛娼之年少婉媚凡飲食居處悉藉以調護以狀善歌延羽流崔柏崖教以琴亦千金買笑之意已而段病狀

爲之禱不應潛割股以食病少瘥既而段病篤狀誓不獨生人謂老人溺情娼家紿之以死殆故智未意其即死也段歿水漿不入口每慟輒倒地不起兩目腫不能視凡曰段恩不可忘願相從地下時居嵩縣方閉門掃軌而客有聞名相訪者其母利其金延入座狀肆罵詈客不能忍遂去謂其母曰吾誓以死殉若一旦被汚無以見段公於地下母防之愈密狀因弔段倚樹哭之若爲釋哀者紿其母曰兒不死矣兒當歌因放聲長吟歌數闋皆一詞謂母曰此段所愛詞也繼而慨然鼓琴纖手琅琅琴止一曲謂母曰此段所愛曲也今日鼓後當不復鼓矣頹然就臥母雖疑不鼓之意或未至廣陵散遂絕而五更起視已投環死矣里黨聞其事遞相傳述以爲娼以色事人未嘗有鳴雁媒倩之繫文倡隨同牢之大義而能殉人以死而段又皓首華顛疾痼臂攣之老叟娼何愛之深而以死殉耶或者以青樓蹐落夙輕其生而特借老叟以沽名耶而何以幼年不死遇風流年少不死而殉於一支離臃腫之老何其愚也雖然此其心則果而意則仁矣溺於利者利不專一物溺於色者色不專一人人之愛而不專者多矣而段固愛此一娼娼亦愛此一老則情之專也夫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益取其質之摯而有力者娼之能死亦摯而有力哉

妓而死節死於其情也天下惟婦人女子最多情唯其多情所以無情蓋其所謂情特蕩而已烏情乎所謂情者不因色感不爲利動其人各有一種摯力根於性中適然相值如膠漆水乳融化固結矣無物可閒是情之本於性而爲節者也觀其放聲長吟琅琅鼓琴何等慷慨亦何等從容狀之死死於其性非死於段也於法妓不宜立傳若妓而死節則非妓矣傳之正以告天下之不爲妓而妓者寧獨婦人女子爲然士爲知已死亦死於是摯力耳

上宋右之侍郎書

某頓首昔孔融之見李膺猶述其先人師資之誼況某之於先生地近而誼親者乎曩者登先生之堂意勤勤懇懇若憐其落魄而思有以振之於泥塗者私心甚喜巳而至門則閽者辭再至則又辭非退朝未暇即貴客在門主人或深居偃臥而客則踟躕囁嚅仰首候閽人意旨傲睨而拒不爲通也私心疑之謂先生素愛士某又屬素交當不至落寞如是又聞他邑士下榻於先生家者亦時時有之始知先生之於素交仍有厚者而某則非其人也又私心慰曰君子之交淡若水意者其古

道與自是先生之門某跡希矣近者聞先生有薦賢之柄私心踴躍謂先生長才廣識當必有魁梧奇傑出君夾袋中而微聞所舉不過在耳目之前竊所未解敢不避狂瞽敬進一言夫士君子乘時履要須度其上之所好而投之然後其說得行而已職得盡今　主上用人之途不可謂不廣矣其下　詔求賢之心不可謂不切矣仁心智鑑逆料未然謂此瘡痍之郡邑須得廉能以鎮撫之故於滿洲任子之外破格以用人甚盛事也爲人臣者原有以人事君之職況當此明詔而可率然以承漫然以舉乎爲先生者宜條陳讜言實心薦舉謂耳目之所及有限而人才之淹抑恒多或採與拔擢或開閤招徠庶幾乎薦得其才而人效其用若今之所謂薦舉者應故事而已非所望於先生也在先生之意推轂泰孫因不次用人之令而收羅廢棄以視夫循資以求者相去什百然誼則高而事未當也漢之時赦魏尚於因縶徵張敞於亡命擢安國於徒中三人者俱建烜赫之業揚名於後世遇其時也今則用人雖寬而拘牽於成憲求賢雖切而瞻顧於人言既無非常之典以破積習又安有非常之事以收奇士乎且無論罣誤之才未必棄其瑕而錄其瑜果能矣當此風塵擾攘之際以書生

處其間亦將敝車羸馬追逐戎行乎抑盛其徒旅絡繹奔赴乎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而投荒寒士求米珠薪桂於戲下吾恐其未得官而先困不自持也必先生大出資財周其行李然後可達又恐稟四知之操如先生未必有此長物可爲友朋計也故曰誼則高而事未當也大抵友朋之交親疎因乎遠邇信任視乎舉動苟非其素所暱習必不能信而勿疑惟是賞其才譽扶其貧困或觀其所著以肆揄揚或稱其品行以砥廉恥此先達所得爲而友之可以自信者先生體破格用人之心爲敦篤友誼之事其羈旅乏絕望救於先生其卑賤無援

待詶於先生者亦既紛紛有人矣何獨不憐此遠人急爲推薦乎今有人偃蹇於世者三十年矣少誦讀無名利心人所趨者恒止之人所通者恒介之於文辭無所不著而未嘗求炫於人四方賢豪識與不識皆知之歟美者惡其直通明者賞其眞政練辭達無所措施奔走長安街冀一知遇者又三四年矣殷殷乎有慨於心若將饑渴或歌或哭以自遣其亦淪落不得志之士也先生其亦念之乎昔原思行野子貢歎其貧王粲旅食中郎傷其困瀨女以壺漿救士漂女以一飯留恩此皆以分寸之細德收遠大之鴻名如先生者位則高矣聲則

振矣人方聞先生薦賢一事以爲施恩於廢棄假譽於流人爲千古所僅見而 某 則未敢誦說者其所見者大欲先生之以此爲心而擴而充之也 某 垂老之年無所輕重於世然不能拮平勃之椽遊衛霍之室而喋喋於左右者地近而誼親輿有以信其生平而稍稍爲之援引也今自料與世齟齬將歸岩穴以老矣料大君子之心未必棄舊交如敝屣故敬陳其區區之衷倘賜之觀覽勿罪戇直幸甚幸甚

破格用人上有其令下卒無其應其患有三一則謂國家從無破格用人之事今茲所爲亦不過以名今耳我而忽有所舉必將駭人耳目上不必信而徒自立異不如循例同人之爲得也一則慮開同列之議謂彼素無公忠之懷今忽作是舉非引其私人多植黨援即陷於利而無行也一舉動而來舉朝之議智者不爲矣一則謂我於是人不過文字相知今忽爲薦揚安知其將來不我負乎且後或有所得罪必將究舉薦之人是自貽伊戚也有此三患則斷乎其不爲矣然究其本總由乎素無知人之明又不肯實心爲國所以瞻顧疑慮拘牽不進即賞懸於前罰驅其後猶不肯爲何故人一書遂足撼耶彭君才大氣雄

才大則忌氣雄則畏畏忌交并伊誰我顧況更有軼美者早中其選乎文之傲岸奇桀鋒銳過於昌黎

上嚴灝亭副憲書

某謭劣下士荷先生通家之好者三十年於茲矣入都以來頗欲以襪線之才待用於門下承先生揖之座右賜以酒食相見之懽慰勞之切意勤勤懇懇若憐其落魄而思有以振之於泥塗蓋未嘗不翹首而思企也嗣自以後先生之位日益高而某之窮且困益甚色沮氣葸掃門爲恧遂至咫尺之間不啻萬里然微聞扶掖鄉俊獎借不絕口雖身在踈覿又未嘗不鼓舞踴躍歎爲盛事也客況淪落自傷不遇無由屢望清塵一吐肝臆茲者失意成疴渴思還里聞　朝廷新令許三品以上

官保舉人才而先生有薦賢爲國之柄敢竭其愚瞽以冀俯聽李固曰養身者以鍊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今中外師師濟濟不可謂無人而以憂勤之聖主竟不能收得士之報者用人雜而成格拘也　皇上怒一方之紛擾憫百姓之流亡恐克復城邑之後兵燹瘡痍撫綏倍急故欲得慈惠之長忠信之師以奠定其地特開保舉之端不循資格之故甚盛典也近聞朝士意向仍屬廢棄之舊耄罣誤之遺紳雖不失人惟求舊之意而草茅蓬掖一無拔擢豈　聖天子不次用人之至意乎先生以蓋代之鴻名當邦憲之重地其所保舉者當

必有瑰異之行奇特之才久蓄於夾袋中而某則願有請者與其保現任爲超遷之階寧若赦詿誤爲自新之路與其獎世俗杜雌黃之口寧若收寒俊儲薪櫄之用況已仕之人素享逸樂宜乎褊散承平不能經營禍難惟草茅之士掩抑困頓其受苦既深而老才益練苟得名位則必痛自惕厲以報所知若其身負瑕玼不堪蹉跌又必力於改圖以蓋前愆此必然之理也今　國家令嚴法重言路有不當者輒議罷斥其畏縮而不敢言者不知其幾若保舉之事得言矣又不暢所欲言而伸拔俗之見又何時而得言乎或以進賢有翟璜之賞不

實有王丹之罰苟非生平所素習則不能輕舉即信矣能保於目前而不能保其既往則無所短長之人適足爲舉主累耳此其事亦或有之然未可爲通論也長吏之事所貴者廉能今則安疆欲其休養所重在廉危疆欲其扞禦所重在能必須委之以事權無人得以掣其肘而後可以盡其才有志之士出於今日必且懷忠肝蓄義膽奮不顧身以赴國家之急又安有敗檢穢行以貿所薦乎此有以信其必不然矣然吾聞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起而身任其責不避謗議首先抗言然後所舉得人而黜陟咸當而歷觀史冊亦寥寥其人蓋非

無其人而權之所操有專有不專也漢之時田蚡以武帝好文黜道崇儒多所銓敘公孫起客館海内士沛艾而進然以董仲舒之醇謹韓轅歐陽之明經博古申公之篤行並不得推或推而不及顯而其所與推轂者乃出於王臧趙綰之流豈真知人之難哉人情好軟美而畏奇拔樂詭隨而惡質直所由來矣先生人倫幾鏡能無破拘攣之見申崇兹之議乎江南奏銷一案罷斥萬餘以分毫之逋欠遭森嚴之重科禁錮數年極重難返雖改業死亡者已多而青年潔行沉困里衎者亦自不乏進士如錢中諧彭孫遹孝廉如計東董俞等皆有通明之才可備任使先生能乘此機會陳其寃而舉之乎如某者跅弛鈍朽之士也罕有攀援時逢謡諑雖毛義有捧檄之心而援引無馬周之路行將策蹇歸鄉終老衡門矣辱長者交誼有素陳其區區幸不鄙芻蕘一加裁察

首言爲國薦賢是人臣盛舉不當循例拘牽虛　朝廷新令次言破格薦舉當求之詿誤一途彼既受一番磨折必能出人頭地以收後效次言不但薦舉不當拘格尤須委事權而無掣肘方能實得用人之益末則實舉可薦之人似全不爲自已至結處始一點

覺通幅句句說自已矣文之波瀾闊壯亦全學昌黎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四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祖壽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庚

姪為柱黼望　為槎濟川　同校訂

為栻欽昊

與鄉貴書

某與足下間闊者已一年矣、適聞足下還朝、自此紆青拖紫、不復與里士相聞問、而某有鬱而未宣之言、不得不一為陳告、幸足下俯聽之、某先人以清白傳家無田宅婢僕之遺、其有一二童豎皆家生子也、自先人見背以後、凡在仕宦輩皆荷交驩、未有收其童僕者、自某兩至京師、荷足下恩誼、獨兩收之、某才拙遇蹇、不能有先人之僕、知足下愛客、能為郇公厨、故以烹飪之夫、慨然相送、而未與北海之樽、復有東門之役、故某於去歲三月、微吐衷言、以全友誼、荷足下名帖見還、將謂一棄一取、可幸無罪、不圖一載以來、陽棄而陰收之、近且遷之宅左、又已半歲矣、某胸中疑未解者五、足下其姑聽之乎、君家太老先生為先朝廉吏、兵戈搶攘時、足下雖已露頭角、而門戶未振、其間捍奴欺主、首尾兩端、或身遇之、將謂承廉吏之報、得此功名、定能繼彼前芳、謝此臧獲、而足下朝取暮取、不厭其繁、此其不解者一也、奴輩嗜利、見勢則趨、一有零替、鳥獸駭散、此是常理、聚散何嫌、但豢養經年、一朝叛去、此有羶聚之樂、彼有雀羅之傷、效尤成風、一僮莫保、足下富貴逸豫、才裕智優、而止權一已之心、未測他人之意、欣戚苦樂、置之不問、所未解者二也、以力聚人、譬如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若收人之叛僕、而冀其為功於已、猶以梧桐之實豢梟、而冀其鳳鳴也、呂不韋之萬人、張安世之七百、名聞後世、勢竭當年、今復何有、足下好行其德、哀及鰥寡、而奴僕一事、願欲未盈、其不解者三也、秦伯送衛於晉文、三千實紀綱之僕、漢之王鳳昆季、爭為驕侈、僮僕以千數、足下簪纓奕世、積有多人、而又擔載金臺、包羅厮養、保無怙勢竊權、以為盛德之累、且與其懟友以求僕、孰若散僕以全名、蹈樂滿之荒、忘衆怨之積、其不解者四也、足下居清要以來、衣被海內、某戚雖踈屬、交則有年、未嘗借大樹之蔭、邀涓滴之澤、而寒微之僕、悉付奔走、施而不報、殆非人情、今既非陽城之都兒、某亦何所戀之、獨秦奴身親書役、子作歌童、向之陽棄陰收、今且顯然用之、棄見還之成言、乖施與之正道、此其不解者五也、某

性極疎直、好爲讜言、足下疎我寔甚、而謬托親友之末、不避斧鉞、以進忠言、蓋非自爲計、爲足下計也、大抵蒼頭廬兒練達者百之一、忠誠者千之一、當其赫炎、蠅附蟎集、獻謟極媚、若盡忠欵、迨乎主人捐館、幼子在堂、俯仰異情、縱恣萬狀、甚且呑胸下石、惟恐家不破而卵不覆者、恒比比也、足下雖盛年壯宦、其亦爲百年之後稍存遠慮乎、若某不過一僮僕耳、何有何亡、足下旣需此人、萬無復相爭之理、但情有不甘、固未應默默也、高明仁智如足下、當有說以慰之、固無俟某之再三耳、語曰、救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三覆斯言、幸甚幸甚、

太辣、然得勢則蟻附、失勢則鳥散、甚且倒戈反射、俱酒家人無所不至、此輩常情、而當局者、卒喚不醒也、

戲爲金與孔方兄書

竊惟揚州之貢、惟金三品、刀布之屬、原稱下幣、自太公九府圜法之制行、而後世之錢、遂與金俱重、然貴賤不相敵、淸濁不相等、自古迄今、金在錢之上、未有敢爭重者也、昔者夏禹時、天雨金、周成王之世、雨金咸陽、秦二世宮中雨金、項刻化爲石、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鉛、不聞雨錢、則天以金爲重、鄱陽樂安出黃金、荊南麗水生金、桂陽有銀井、昆明有辟寒金、金銀皆產地、不聞產錢、則地以金爲重、舜之時、藏黃金於嶄岩之山、禹則鑄金於歷山、湯則鑄金於莊山、云以備荒歉利用、亦不

聞有錢名、則帝王以金爲重、春秋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范蠡浮五湖、勾踐命良工以金圖其貌、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不聞以錢、則諸侯大夫以金爲重、至於王濟之以錢爲埒、蕭宏之插標爲堆、則人恒賤之、惡其與足下腫也、劉寵之擇大阮乎之留一、王衍之擧却阿堵、則人恒貴之、嘉其與足下遠也、古諺云、蛇珠千枚、不及玫瑰、又云、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尋常稱謂、不及於足下、𡃤其名之賤也、崔烈入錢爲司徒、則其子尚嫌銅臭、雖孝子慈孫、弗能掩也、崔洪口不言貨賄、手不執珠玉、則并珍

物而却之慮其一有不戒爲足下所漸染也玆者少府
水衡不以爲徵收夏稅秋糧不以之獻納幣則居於下
品不及於三所以相沿勿絶隨世汚隆者爲市販之恒
用有流通之徵效耳乃盜鑄之禁嚴而勿息告緡之令
正而不行而貨日低薄價日增高使嗜利如鶩者輕冠
而重履賤金而珍錢果足下之有靈與何以散漫無狀
遽欲相凌也請爲數足下之罪有五焉幸四方之多事
爲百足之先驅貨賄苞苴公然無忌慣隨貪黷之流大
遠清潔之士寡廉鮮耻則追隨勿及舍生取義則倜然
遠逝其罪一也市井無賴之人干禁鼓鑄形同鵝眼足

下利其飄搖失其威重高張聲價抑我之名下上其手
莫可控訴其罪二也素封白丁不好紙筆膏粱華屋廣
積多錢足下延之朝日俾入仕流父維鵝而爲虎子狙
冠而似人貪緣所及名器頓濫其罪三也衙門吏胥出
入爲伍借例游移百方邀奪足下與之詭隨絶無忌憚
結市井之細歡忘源流之本義其罪四也南北鼓鑄形
象各分大小輕重本自差別而羣相扇脅錯雜混淆遂
使販曹束手工司無措高下在心低昂由己乃欲踞朱
提之上忘銅臭之耻其罪五也有此五罪而官刑不加
致使魯褒論其錢神公叔譏其交利壞風俗長神奸百

六之運陽九之厄未必不由於足下決當收新鑄之錢
息冶鑄之巧罷行錢之令開用金之例庶乎小不加大
新不間舊市風淳一狙詐不生然此時爲足下者已煙
消火滅化爲異物矣足下勉思良言祇愼無忽
孔方誠臭黃物亦類耳恐亦不免有臭之者孰遺之
書乎要知作者吐罵原不在孔方在愛孔方用孔方
者耳

冒穀梁詩序

原夫空山無玉卞和能察其精嶰谷無聲鳩士忽發其響物以蘊而必形音由感而自動況夫五采構心六籍炫目者乎自三百篇遐十九嗣作古體先於六代律音盛自開元傳襲至今詩道寢廣淫聲雅奏未別其名魚目沉黎詎存其辯惟自一二大儒振聲高唱無柰紛紜小奏破調不堪詩之廢也人盡傷焉冐子穀梁河北崔盧江東王謝烏衣甲第非無芸閣之香騏子風流別有芝函之錦語俠烈則廣柳爲車論豪奢則珊瑚非寶爾乃將車持仗樂此高堂倒屣開襟欣玆良友徵綠雪以

微吟快紅牙之徐按或龍門在望道重登仙或玄閣高居門多好事琴樽自擁不殊梓澤園亭月露爭奇何羨習池風景法護僧彌儼然王氏惠連靈運差比謝家抽毫鴻寶之宮振響玉臺之上龍尾鳳唇寫就芙蓉之句麟脯犀舌裁成芍藥之篇其或對花別苑揖客閒亭枉矢哨壺亦有呼梟之俊歌童嘯侶時傳顧曲之家信如臯之佳賞而南國之英才也乃慮四始難窺五聲或舛詩成擊鉢猶學新體于吳均賦陋覆瓿必假序言于皇甫瑤觴銀燭坐映芳筵經苑書倉盡歸琅管香奩初唱邪溝之夜月如珪芳樹晨吟桃葉之寒波欲咽偕舊侶之雲龍問當年之俊及縹囊既富青案常歌七發爲觀濤之唱九歌爲哀郢之餘可謂翰墨奇情非止江湖勝槩所恨微蟲鼓翼細草含英良括未通於天門長綆莫階於雲路則金聲自擲雖似輿公而錢囊可傷竟如趙壹豈知拂雲之翮非條鏇所能留遏梁之奏非里巷所可隔哉昔在二陸二張並有塤箎之唱五君七子不忘車笠之交倘得删嚅哯之細調奏噌吰之鉅音則太常協律玉尺不渝而江左新聲洪鐘自在矣聊存弁語急俟賞音

侯大年催妝詩序

節始頌椒時餘泛柏條風香霧還迎坦腹之賢春酒瓊筵共慶射屏之選問伊誰子實始侯門昔年題葉之風流今日牽絲之佳話早有乘羊之譽非無跨鳳之心締淑偶於名閨眞堪咏絮賡休聲於彤管何止聞琴以王謝之家聲作朱陳之世好婦翁已見其冰清女婿詎慚其玉潤出練囊於竹笥寧效戴良下玉鏡於妝臺居然溫嶠司書仙本來天上佳事宜傳女尚書貯自閨中琅篇堪賡因出香奩之句共催名媛之妝朱鳥春窻已訝玉人雙笑鳳凰新管寧煩蕭史獨吹哀樂出以性情詠

歌婉於風雅或翠眉雪肌同宋玉之歌下蔡或蕙心蘭質如鮑昭之賦東都各騁芳詞用抒雅調琉璃之硯匣常關翡翠之筆牀乍起西北高樓之句未足為妍東南孔雀之詩詎方其麗昔裴頠有女史之箴繁欽傳定情之作咸皆去玆豔冶競彼幽閒蓋以如玉之德非墨卿所可傳卽有匪石之心亦綠窻所難繪然而螓首蛾眉之句碩人所謌舜華舜英之詩同車是賦乃知緣情之作亦屬好德之心徐孝穆玉臺之序聽彼鏗鏘衡山侯與婦之書慰其行軸才以境而益工聲由人而益感當不使左思嬌女獨擅新篇謝氏鳳毛惟傳舊姓云耳

釋猿說

楚王罷宴章臺翱翔苑囿有白猿騰林木間王射之不得勃然而起曰有能為寡人射猿者錫之以祿養由基進曰臣固憐其似人尤惡其似人也請為王數其罪而殺之可乎王曰唯唯養由基挾矢而前曰爾何倚山以為智爾何率族以為義爾何銜雛以為仁爾何戴冠以為禮爾何操劍以為勇罪固當死王命安辭王曰子以人之難能者罪猿且曰罪安辭也毋乃背乎養由基曰彼世之所謂人者擾擾紛紛逐炎而進寧犧焚於清廟不蠖伏於山林則智非其智富貴而易交貧賤而易節

臨難而忘親見財而蔑守則義非其義殘忍積中呴嚅為德生一而殺百小不忍而害大謀則仁非其仁服袞勿哀過陛勿敬衣虎豹之皮為狗彘之步則禮非其禮執干戈衛社稷趦趄不前卒以利交而矛盾相向則勇非其勇若夫猿固山獸耳迹其遠朝市倚巖穴月明清嘯倜有遠慮而且挾雌攜子呼其同類聯尾攀藤得菓並食間有為人獵得者衣以文繡加之進賢便能升降揖讓與冠裳為伍令之舞劍操刀頗合擊刺殊無懦色甚矣其似人雖然臣固憐其似人尤惡其似人也狡面而聳肩蕩目而削吭輕猥狡捷或立或騰望之則人形

卽之則猷態臣固惡其似人尤惡其似人而竊德也王曰舍之物似人且勿宥何以罪人似物者於是釋矢不射猿遂逸

是國策中絕妙文字極滑稽之趣求之八家亦少此簡鍊必傳何疑

題白鳥紀事後

吳公方漣爲名御史建言被謫者十年遇矣輒又厄之人無不爲公惜彭子曰人貴得遂所志耳彼朱雲之折檻辛毗之引裾其時豈復顧吉凶進退哉會御史家有白鳥集籠上一事每至輒有喜若爲一第及御史券者江右魏叔子記之疑難屢設迄未解其故彭子曰物之聚散亦偶耳彼鳥之聚族而來不過頡頏飛鳴以適其趣豈常爲吳氏呈瑞而至耶特以事有適合故從而異之顧白兎白雀白烏皆以爲孝德所感而三代與王之事且以白魚躍舟爲王瑞則白不受采自爲清白起家之瑞應又何怪擬議之百變耶余以爲白鳥之祥尚未爲御史應異日者御史膺特達之知一歲累遷而慶衍家閭貂蟬奕葉便當追原白鳥如楊震家黃花飼雀事爲後世口實尚未可知因樂得而題其紀事之後

立仗之馬一鳴輒黜彼冠獬豸而執白簡旅進旅退如立仗馬者多矣而吳君獨能建白卒至被謫便是鳴鳳在崗爲朝廷真瑞鳥之白何瑞乎文少關照

鄭莊公克公叔段論

古來論鄭莊公者、謂養成其弟之惡、而克之、以成其忍毀之不勝毀矣。予以爲不然。觀于田之詩稱叔段强力善射、怙寵而驕、非一日矣。使其初姜氏欲之而莊公勿與人、且以不孝罪莊公、無俟其伐段、况叔段襲鄭之心卽無西鄙貳於已、未肯安然爲介弟也。莊公以潁考叔之言、掘隧相見、未嘗無母子之情、特叔段怙終不悛、不得不克耳。呂東萊以釣獵諭之、巳近刻覈、且謂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不尤過當乎。大抵公族介弟、位高寵逼、鮮有令終、管叔以殷畔、則不得不誅、而何有乎段。若謂請邑之始、不卽先爲教誨、以遏其欲、則舜不能得之於象、周公不能得之於二叔、而謂莊公能之乎。且共叔出奔、而有後於鄭、莊公之待段、未爲薄也。其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此其心亦未嘗忘弟矣。東萊見春秋所書曰鄭伯克段於鄢、遂極盡誅心之論、其何以處兄弟之簒逆者耶。桓公之弑、隱厲公之弑、忽春秋且不絶其爲君、莊公之克段、未可謂極惡也。其蒙惡者、論者之過也。

人生最難處者、母子兄弟之間、使早爲制遏、則先多拂情之處矣。東萊釣獵之喩、未免太爲深刻。此文原情立論、眞令別開生面。

陳仲子論

陳仲子高行絕世、而孟子比之於蚓、且徵其飲食細事、似乎嫉之太過、觀其對楚大夫語、欲以冬裘夏箑內徵吾夭、似亦潛身養性之士、特楚王聘以為相、而入告其妻、殆若有動於中者、賴其妻之賢、不欲懷楚國之憂、而止、藉非賢婦相佐助、安肯為人灌園哉、後此漢世王霸亦賴賢婦、而隱德始堅、乃知牽帷房之愛、而貶節失行、雖賓男子隨德、半由於婦人之不賢、而遂沒沒以至斯也、若趙威后問齊使、而以不索交諸侯、而遂欲殺之、豈為通達之論哉

室人交讁北門之詩、早已誌慨、單寒之士、由帷房之不賢、而希榮干利、致不能保其介節者多矣、文雖論仲子、而立意全在牽帷房之愛數語、為男子下針砭耳、豈專為仲子哉

燕丹論

勢足以有為、而不能為者、愚也、勢在可為可不為、而終能以有為者、智也、若夫勢不可為、智力又不可為、而卒為之、以至於敗者、其人在愚智之間、而其心則未嘗不可取也、觀燕丹之報秦、樊於期田光荊軻秦舞陽俱死而督亢之圖既獻、刺客之事無成、無不歎息痛恨、謂諸子輕率漫嘗、卒使負冤千古、不知忠義之事、亦激於其心耳、當太子丹報讐之時、燕已弱矣、假使聽鞠武之言、約三晉而連單于、未必其事之克濟、而患害且貽於速、故逆知其事之不可為、而卒為之者、丹也、其人在愚智

之間、而心則未嘗不可取也、彼田光之自刎以明心、樊於期之甘心於函首、亦度其時之不可為、而僥倖於行刺之一策耳、不然、諸人之智、豈盡出鞠武下、而丹既不聽連兵之言、樊於期又失入匈奴之計、乃相率而輕死哉、無論於期入匈奴、彼義士必不甘偷含忍而出於此、而敗不旋踵、後世之責燕、竟何如耶、君子之論丹、亦痛其遇而原其心耳

強秦并吞之勢已成、卽使燕丹無是舉、終亦必亡、特燕丹志圖報讐、而樊於期田光荊軻等、至甘心為之死而不惜、實義氣所激耳、文之立論、全在痛遇原心

四字

題蔡澤傳後

嘗觀揚雄解嘲及東方朔說難諸篇輒盛譚儀秦皃衍范睢蔡澤陳軫之徒相與比材絜智而傷巳之不遇於時私心怪之謂儀秦輩簧鼓其舌以取一時之富貴何至侈口豔羨刺刺不休其志願特卑不知縱横捭闔之術果足以聳動一時其取功名如反掌信能自致不若今日之遇合無可自信也觀蔡澤之待范睢非有生平之素一旦以功成身退之義說睢於内懟之時而睢遂薦為相其審機迎合夫豈漫無挾持者雖相業無所表見而以虎狼之秦久居無患害猶能爲始皇使秦以功名終則知進知退其與身履禍患者相去什百史記載唐舉遇蔡澤云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耳何自信之真果能不爽若是耶夫以蘇秦張儀同事一師而功名相軋乃至陽困之陰助之使之入秦而已得專事於六國而澤之於睢反能無形迹之嫌其過於儀秦遠矣若皃衍諸人談要害設變詐扶隱中微使後世聽其言猶聳動不忍釋何況當時之主耶諸君子之稱舉亦有感於遇合之難而收此功名之士也夫

文亦有感而言

睦族

堯典云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帝王齊家之始必首言之況士民乎顧四世而緦服之親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則親屬絶矣睦族之道斷自五世不宜濫也今世風俗不古家教涼薄再從三從直等朋友其有稍知禮法者亦第崇尚虛文貌為恭敬伏臘改歲始一相通富貴則疏者等親貧賤則進者若却大小之宗不辨昭穆之序幾紊甚者嗜利忘義積隙搆嫌糾彼行路共為雀角非乾餱之失德直鴆毒以為懐末世以來傷心極矣李密云派流雖遠根系則同謂一姓散居者言也今乃偶登賢書便招同族薫猶共叢鳥鼠同穴甚且宗枝繁衍人各儔侶彼稱弟姪此號父兄但知結勢趨炎不復分昭辨穆盛如風雨倏集衰則鳥獸並散郭崇韜拜汾陽之墓在在然矣古人芳規前史甚詳今姑舉其一二疏廣散宗族以賜金蕭瑀分關内之田宅楊遁之百口無間崔倕之三世同餐王珪之恤宗黨劉瞻之贍宴並皆忠厚為心敦篤同姓百世以下指為標的此其可效法者也若夫近世靡習强相聯附膏粱單寒猶屬無妨乃至故人厮養近代隸優一經顯達骨附肉連甚者小人依附多為不法傷名毀譽有不忍言此亦何所愛

慕而必欲聯合若此唐之李義甫既貴乃云系出趙郡與諸子敘昭穆希進者往往尊為父兄給事李崇引與同譜既謫之後亟為削去此慕勢者之恥也狄青自云武夫不受梁公之像此守介者之榮也若能反葛藟之嗟敦行葦之誼典禮無虧儀文周洽傴僂見長者友愛及弟昆遇患難而必扶遭亂離而不棄睦族之道其庶幾矣又何必張寬八院擊鼓會食裴臯一家東西稱眷始為大宗廣族乎

睦族敦本今人不講久矣此非薄於族薄於祖宗也亦非薄於祖宗直自薄其身也人苟自愛其身則必重其身之所自來我祖宗不可見見其從祖宗而分派者皆於我身有血脈之聯力所能及則周之卹之即力不能及亦必存其愛惜隱痛之意至於非祖宗之真派則存其交道之常而已今人往往以勢利相附會厚薄倒施殊為不自愛惜先生此文大有關於世道人心流俗見之當必面赤背浹

導間

用兵之道、戒太銳、戒太怯、魏信陵以魏救不出、欲以身赴秦軍、侯嬴謂以肉投虎耳、卒賴其計而止、此太銳之可慮也、桓玄與劉毅戰於崢嶸洲、兵盛懼有敗、先漾輕舸以自隨、此太怯之無功也、兵機無定、貴在因敵之勢而用之、如性疾急、而可以怒挑也、曹咎之守成皐、漢王使使辱罵之、而遂渡汜水矣、性迂緩而無大略也、宋襄公戰於泓、不鼓不成列、必待敵渡而擊之、傷於股矣、善將者、能使敵將之性情、敵兵之强弱、瞭若指掌、此非用鄉導不能、譬之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不能獲鹿矣、出兵者、若無本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險未歷之地、我孤軍以往、彼鱗次以待、客主之勢已相懸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晝行則有暴來之鬪、夜止或虞斫營之兵、倉卒無備、落其彀中、卽有熊虎之師、自投死地、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山川林陸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蔽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堅瑕、邑落之寬狹、溝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多寡、器械之堅脆、兵將之合離、能盡知之、則敵不足擒也、凡用鄉導、或軍行所獲、須防奸細、慮有陰謀、反爲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既得其人、則厚其頒賞、養其室家、係心懷恩、當得彼用、若諳練行途、必其土人可任、仍選智勇腹心之士、挾之俱往、則巨細必審、指縱無失矣、既知虛實、便能用間、如韓信之破趙、劉裕之取臨朐、來護之破高智慧、皆以用間而勝、然間乃適會其隙、非可必效者也、惟察敵之道、常得勝算、絺疵決韓魏之反、亦以其有憂色而無喜志、史騈識楚師之遁、謂使者目動而言肆、有懼我之心、此誠見形察敵、具深識者、若夫無豫料之識、而欲縱反間之人、結鄉導之路、則惟有推誠厚賞、使信義足以固結、蓋未有不得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亦未有不得人之力、而能自戰勝者、慕容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强援、慮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彼强我弱、外無救援、有犄角之勢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敝、言兵者、其亦審於太銳太怯之間、而臨敵制宜可乎、

兵不厭詐、而詐之所行、全在鄉導與行間、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無鄉導與間、彼烏由而知之、又曰、攻心爲上、必知其心、而後可攻彼之心、亦非間不能

知也、而用間之妙、全在於因、篇中講得甚細、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五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祖壽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庚

姪為柱黼望　為槎濟川　同校訂

為栻欽昊

守令

當今之勢、選將不如選守令、蓋謂將士之戰者處暫、而守令之固圉者為久也、失守之地、易於恢復、而難於鎮定、若使在在留兵、安能尺寸皆防耶、竊以為天下大勢總在人心、而收拾人心之至便者、莫如守令、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仁則鄉兵必可練、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軍識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蓋言恩不隆、民不養、未有取勝之道也、今者用兵以來、所在為蹂躪之地、靡地無恇擾之憂、水旱之災頻仍未已、誅求之令四出不休、死亡者白骨載途、流離者哀鴻遍野、甚至補瘡剜肉、歎溫飽之無時、糶穀賣絲、并身家之俱困、窮民蹙額、不堪饑寒、惟幸目前有變、不願天下太平、而不軌奸民、束手無食、羣相煽結、招呼為盜、搶擄之勢、旦暮莫必矣、目前急着、惟

在於收拾人心而選擇守令所謂選擇者務在簡廉能正流品勿使捐納者選授而已夫事例開之京官止濫名器雖無利於國而不病於民若外之守令以及佐貳此職在親民者也今乃用事例之人開急選之令悉聽其朝輸於官而夕償於民彼膏粱之家其財易辦或不即肆貪墨至於財非有餘志堅負販營求借貸廉恥道衰其處心積慮惟賄是求一旦得官方且肥家保位谿壑難盈尚安能爲國家養民爲邊疆靖寇耶若令禁事例之人勿爲守令而重其祿尊其官以與天下豪傑異能之士則守令皆爲良將而愚民可作强兵矣古者保

甲之法可以弭盜而練兵於鄉亦可爲久安長治之計使長吏既得而次第行之諸凡防江海之兵將盡可以移於邊疆而內地之折衝賢於十萬師矣此真挽回人心之急務也

國家三寶土地人民政事而已然地甚廣民甚衆爲君者安得而親之則以我之政事經其土理其民其要全在守令親民之吏俾朝夕經度而拊循之其土地之險易瘠沃民人之强弱秀頑一一如在其目而以我之政事經緯變通與之相洽則地皆膏腴民皆馴習此在平時無事且然至於蹂躪之邦新附之衆

經理拊循尤在守令守令得人不但地闢民附而已即禦敵防寇亦無不得蓋土治則食足民附則心一食足而心一而又設施布置訓練有方則隨地皆險峻無人非勁卒矣何寇之足患耶漢時太守皆兼守禦原無文武異任之事至唐猶然自文武異任而兵民遂如水火此大病也此文深中利弊籌時急着

選將

用兵之道、大要在於擇將、將得其人、則用衆如用寡、而兵精、鼓懦如鼓勇、而兵強、履險如履夷、而兵暇、布散如布整、而兵熟、故兵法有云、國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兵不習服、以其將予敵也、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三者最要、而擇將尤急、今者所任之將、或係老謀、或係英銳、而凡率風驅之騎、領浴鐵之師、器非不整齊也、人非不當百也、然而爲將者、果能士卒一心乎、果能紀律不亂乎、果能器備而矢利、戰罔不克乎、今之大勢、與天下初定時異、則選將亦異、當日自北而南、以騎射之長、挾敢死之氣、郡邑皆望風而靡、故所至有功、今者叛逆蓄奸、兵、選器習、一切長技、俱相匹敵、此其道、非騎射一途所能匹勝、昔之恃力者、今須輔以智、昔之恃勇者、今須佐以謀、而後可討、夫萬全古者論將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攻德爲上、攻力爲下、亦知夫所爲攻德與攻心者乎、攻心者、我堅而彼瑕、我銳而彼惰、敵之所失、爲我之所不失、敵之所得、又爲我之所必得、而後摧鋒而有餘、攻德者、彼有干城、我有心腹、彼以士卒爲衞、我以仁義爲壘、不戰而屈人之兵、其智勇俱敵、而德實有所難齊也、姑無論三代戰國、卽以後世言之、秦非不強也、項羽

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則章邯成擒、符堅之衆、非不多也、謝玄阻淝水而待、朱序一呼、則風聲鶴唳、皆爲晉兵、而堅遂以亡、蓋逆知心與德之不固、故壯其膽而取之也、二十年太平之後、雖未銷兵而業臥戈釋甲、曩時老將存者寥寥、其六旗少壯、又皆弛兵既久、未習戰陣、雖聞命討賊、亦或有果敢忠毅之氣、而大率逸樂之餘、骨疎筋緩、懦弱爲多、將未習兵、兵不識將、驟相統馭、未能齊一、且驕奢淫佚、不習甘苦、求其大敵在前、一無散亂、其能之乎、故今日之選將、非謂其將之無人、而爲將之道、或未講也、假若卽一軍之中、選其梟雄、教以兵法、奇輔相耦、臂指相使、使大將知裨將之怯勇、而調度得宜、裨將知士卒之強弱、而驅使允當、則無事見號令之整齊、而臨戰收同袍之義憤、又安往而得敗哉、今者征楚征蜀之將、宜若趙充國之屯河湟、諸葛亮之出斜谷、以示其隙、而後可擣敵之虛、若征閩之將、宜若王濬之平吳、桓溫之伐蜀、疾驅以遏其來、招徠以解其黨、而後無尾大不掉之患、積微成鉅之憂、然總之以紀律嚴明、而後爲將之略全、知勇克備、而後爲將之功成也、若夫用間用謀、出奇致勝、此非可以豫料者、將得其人、無不可次第舉耳、

諜情

今之姦細拸書捉獲卽殺者非算也彼此相拒賊情難知幸其以書來誘爲吾所獲便應溫語慰之許其勿殺使之吐心腹以告而後僞情可知或誘其來以邀擊或詐其說以相結如尤魏之歛衆相避待宋師之入境而後擊晉狐欒之僞爲退師而原卻乘暇以破楚者是也賊之進退緩急於書可見虛實强弱於人可詢得一諜則大勢可窺再得一諜則賊形全露矣奈何急急正法若莬草之是刈乎此輩誅之無益留之有用若殺之以拒其來則彼此捍格而不得通非計也况

朝廷肆赦之令與以維新方且推誠待人而僅僅殺此間諜亦細矣昔田橫聚徒海上漢高使使諭之許以侯王橫乘傳詣洛陽而齊遂以定南粤王攻長沙邊邑漢文以墓在眞定特置守邑奉侍又召其昆弟官之南粤王去帝稱藩此已事也烏知招之不來而殺其使以增猜貳乎假如一面招降一面懸賞以購其首逆而赦其脅從則彼之部下必有起而應募者夙沙之自縛其王子密之自殺其君自古然矣楚賊之按兵不出其意俟諸方之蠢動以分我兵力而閩賊之得以跋扈也亦謂同惡相濟可由江右以通湖南耳或疑其連合海賊則江海不可不防而就其大勢度之則海賊必不至蓋閩賊變起倉猝非有固結之素且海賊之在島中已成樂國安能越風濤之險以助之乎故海不必防而江則宜守所以守江者懼楚賊之舳艫可蔽江而下也若海中一路則粤賊不能至閩而閩賊無由犯浙舟楫不具颶風時作彼獨不畏風濤之險乎總之既有招撫之令便當示以寬大之懷不妨通其信使令之效順俟秋高馬肥兵力既足怙終不悛擊之未晚今須立一賞格有能斬耿逆之首以來者爵之以通侯世世勿替有能率千人以降或幷一郡以獻者爵以上大夫俾令世襲有能

率五百人以降或以一邑來投者加其官三級廕其一子有能斬殺其守令者如之有能以賊之輜重兵仗來歸者與之以官有一將一卒獨自潛降者將超三級卒得爲將有能諜知賊情備細來告使官兵得以計取或左計陷賊收復郡邑者計功題敘與戰士同賞其已爲叛將而後悔悟來歸者赦其死幷復其職使吾之賞格井然可曉則賊衆相疑必有應令而至者吾故曰諜者之來宜寬不宜殺賞格之立可勸亦可撫也目前之急務未有先焉者也

料三路兵洞見肺腑後來收功如券之合可謂先見

閩寇

今之治寇者、須度其難易而圖之、則莫易於閩矣、其地阻山負海、非古來爭戰之地、而賊又少年佻蕩、非有夙望、地勢不雄、兵力不厚、其叛也、以楚爲援、急欲與楚通、故寇廣信而窺建昌、欲取道於此、以通楚也、其道宜守之於豫章、而由兩浙進師、以扼其吭、今者行師已踰時、而未有成功者、力分而志懈也、或者曰、楚賊强、閩賊弱、楚賊根深而黨盛、閩賊本脆而輔弱、自宜先强而後弱、先盛而後衰、而不知今日之勢、斷宜先閩而後楚蜀者、擇其易也、請以已事觀之、唐憲宗欲討藩鎮跋扈者、莫

如魏博、而張弘靖先之以淮蔡、周世宗欲平天下、在北者莫如河東、而王朴先之以江南、蓋知其兵力一分、則難於遽克、故此緩而彼急也、今者寛閩賊之族屬、予以自新、在

朝廷寛大之恩、固已浩蕩、而怙終不悛者、以兵力不萃於東南、而彼猶得以披猖也、緩一日、則賊之勢愈固、而叛逆之附者益多、計莫如尅期進兵、秋毫無犯、使所過之地、市不改肆、而後人心可安、內盜不發、又先懸重賞之令、有能於彼中斬逆賊之首以來者、爵之以通侯、率一旅來歸、及殺其僞官以降者、爵之以高官、則雖有叛將叛卒、欲爲彼應者、無不瓦解冰消、以爲我用、而彼之脅從、亦無不去逆效順、蓋惟有此一途、可以弭未來而收既往、所謂懸賞罰以鼓動之計、莫先焉者也、其次攻一郡下一縣、有功即賞、有罪即罰、必使淫掠之令、有誅無赦、而後號令既齊、民心歸附、歐粤之地、山深而溪險、民性粗暴、寇盜原多、假若懸賞而募兵、則收爲勁旅、獸聚而亡命、則轉爲惡賊、此不待知者而知、而且兵之所過、又令其室家不保、田疇盡廢、賊梳兵篦之諭、自古痛之、而微閩賊勢猖獗、又復大爲招徠、安得不蜂起蝟附耶、今須及時撫之、以爲兵、以解其盤結之勢、此所謂安

叵測、以解散之、又莫先焉者也、若夫以天下而討叛臣、名甚順、力甚强、此亦如朔風之捲勁籜、不難立掃者、但能收未去之人心、招已叛之降將、懸重賞而招勇士、嚴紀律而振先聲、則閩賊何慮其不靖哉、閩賊既除、楚賊便爲喪氣、於是而議楚事、力厚氣銳、解不濟也

離異其衆、使之自效、安撫其民、使之不附、而後壓之以重兵、彼外絶强援、內復自疑、進退失據、則成擒矣

可謂審於料敵

騎兵

兵之奇正不可執一、然素經訓練則號令齊一、心志不亂如不加訓練之兵譬之驅市人以戰茂有濟矣今倉猝治兵不能按古兵法而就其中亦便當選擇不可使勇怯老稚混於行伍蓋人苟才能自異必不甘同於衆人故當擇翹勇魁梧者稍寵任之而後其心堅又須各隊伍中自爲教約而後可臨敵相救不震而不靡李靖之選士也令自擇心意相得者結爲一隊以一爲正以二爲奇緩急可以相使倏然可使立變三人亦自成隊者衆而異心不若寡而合力也孫子之教宮嬪也曰汝

知心與左右手背乎心前而背後卽天衡地軸之說也正兵也兩手者卽龍燕虎翼鳥翔鳳蟠之說也奇兵也夫孫子之所謂奇正不在應敵之時而在制陣之際故或分或合或聚或散而總如腹背手足之不離其心令賊衆雖多精騎猶少我兵之所長在騎則便當先練騎兵虞升卿之說任尚以爲走不逐飛自然之勢爾朱榮之破葛榮楊素之破突厥皆以騎取勝步不敵騎由騎逸而步勞也然金之以鐵騎爲左右翼也拐子馬固長勝矣而岳飛戒步卒以麻扎刀斫馬足則一馬仆而二馬不能行則連騎猶有失也金之鐵浮圖以兜牟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最爲梟勇而劉錡以鎗去兜牟用大斧以成功則鐵騎猶難恃也今楚蜀閩粵非山卽水其爲平原曠野蓋無幾也第宜先擇其用騎之地而後收騎之益從高臨下據險扼吭我可以衝彼不能犯此用騎地也若上下山坡出入蹊徑草木朦朧劍戟接戰則騎不如步者以步可前可卻而馬則難進難退也不可不慮也而且飲馬山澗則劉錡之毒溪流可慮也輕騎持幟則韓信之拔趙可慮也況騎射爲滿洲長技而賊騎亦復相敵須用六旂官兵爲步卒以相犄角或以步卒

誘敵而以騎衝之或以步卒爲正兵而以騎爲奇兵以旁擊之俱無不可此在臨時制宜非可豫料但觀其虛實察其形勢而後用我之所長則無不利耳

騎步相依爲用其妙全在相地鼂家令言之審矣此文祖此、總之有一法恃以爲勝必有一法以破之故勝不可以常恃敗亦足以圖功只在當局者運用不測故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弭盜

今之所急勦者非小盜也然盜之大小以衆寡而分而當此叛臣逞逆凡山海椎埋市井豪猾借亂發竊者頗多收之則爲我用而縱之即爲賊用不可不察也宋元勃曰小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也大盜求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此以勝爲勦以安爲撫也不知勦撫之說可合言不可分言也不能勦而撫譬之養虎而使噬不能撫而勦譬之聚困欲使鬬岳武穆破楊么降其衆二十萬勦也而撫寓焉髙仁厚不血一刃出師五日五賊皆平撫也而勦寓焉是故欲勦大盜必先靖小盜

欲滅賊兵必先練我兵蓋小盜既靖則盜可爲兵而我兵不練則兵亦爲盜故今日之所急者非小盜也而愚以爲清其源散其黨收其心弱其勢蓋莫急焉何謂清其源饑寒迫切則爲盜犯法逋逃則爲盜游民坐食則爲盜而今日之輓糧輸芻又且驅於吏虐於兵種種不一此盜賊所由不絕也計惟恤民勸農有以復其業簡差省斂有以樂其生然後盜源可靖也何爲散其黨盜之竊於民也易散而易獲盜之竊於兵也難散而難獲苟非聯保甲以核其奸清行伍以剔其匿嚴捕役以懲其蔽則此輩聚如萍合鈎連牽蔓其亦何由而散耶故

以賊破賊當如武穆之用黄佐以賊攻賊當如李愬之用李佑然後賊黨可散也何爲收其心楚閩山川其險峻處原多嘯聚向者大盜未發亦時時蠢動今則儼然相扇矣其投賊者固多而觀望者亦不少令下一令曰有民間義勇自成一旅能擒賊以來者與之以官其犯法逋逃之盜有能願効行間者許其自新免罪計功爵祿則召募之令一出而盜賊之心俱有以收之矣何爲弱其勢叛賊之招降將也兵先降而將繼之閭閻之隨賊黨也寇未驅而兵困之故楚賊既叛以來攻夷陵者尚屬叛將而吳逆之師竟未一出前以後爲勢後以前

爲勢彼可以倚此可以援安能弱其勢而殲之耶必須赦其脅從與之更始而一切小盜俱以重賞招之則賊勢自弱而我可不爭而屈之矣古來如虞詡之治朝歌張敞之治膠東崔安潛之治西川皆勦也乃敞時越法縱舍安潛不務窮覈而詡之攻刼與傷人偷盜並可應募則猶以撫爲勦也賈琮之治交趾龔遂之治渤海張綱之治廣陵張詠之治成都皆撫也乃琮誅斬渠魁爲大害者遂教令一發人立棄弓弩毋後綱埋輪夙望震悚都下而詠切責懦將効命克捷然後恩信繼之則猶以勦爲撫也或撫或勦事可相劑而行治大治小亦可

兼施而弭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

勦撫合一最得欵要中分四策言之鑿鑿如伏波聚米爲山無一影響

奇伏

兵法貴整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然奇兵必不可少請以大軍當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分道間出或薄其右或突其左此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姜維拒劍閣鄧艾自陰平潛行七百里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以氈裹輪士卒皆攀緣崖木魚貫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之得計者然平陸之軍車攻騎鬭大步疾走易於往來若重山複嶺大阜深谷積石叢篁車摧馬敗縱行則首尾不連衡行則兩翼不覆往不知所返進不知所退而敵復生死其地捷比猿猱下上險坂疾如風雨倏起倏散筋力有餘則非有鄉導亦不可輕入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此之謂也若兩敵相拒賊忽開關鬪門以誘致我宜以大軍屯後而以驍騎佯從之銜枚輕足分屯析隊伏於隱蔽勿薄勿追使挑戰者勝則結陣敗即佯走令賊貪吾獲而邀於不意遇伏而覆十有八九兵法所謂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用奇而設伏者魏文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務

於北毋務於得其卽誘敵使遇覆者與夫出奇設伏譬鳥之擊也先匿獸之攫也先伏此兵法之大威也然有不見形於敵以爲伏者有見形於敵以爲伏者此在臨事制宜非可豫筭戚將軍繼光曰伏兵在大軍之前必須賊未見時先事遣發亦必賊勢近頭而來者乃可也苟非上等奸漢齊心齊力非有大成必有大敗惟有隨兵同出遇藏身之處隨便埋伏此爲穩當崔仲文以羸師誘檀讓王世充以僞敗誘孟讓皆因詐以取勝所謂奇不得正雖銳而難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古人於奇正之間多有權變非可執一耳

奇正卽是陰陽陰陽不相離奇正疊爲用陽生陰陰生陽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全在當機不可執一然不識地形平易險峻去來遠近則奇正亦無用處此鄉導之不可無也

急戰

語曰兵貴神速不尚拙遲言師之不可老也又曰兎起鶻落犬縱則又機之不可失也用師惟恐不持重用謀惟恐不神速此二者須合行之尉繚子曰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孫子曰久則鈍兵挫銳力屈貨殫甚言兵宜速也觀古鄭申侯有遇敵不可用之憂陳濤塗有師出陳鄭國必甚病之慮則知雖節制之師而不能無擾無疲所謂久而利者誠未之有矣崔仲文以兵定閩中破尉遲迥諸將皆以遠來士馬疲敝仲文

獨令趣食列陣大戰旣而破賊人問其何以克勝仲文以所部皆山東人果於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致勝契丹主將五萬騎敗唐兵於汾曲石敬塘曰遠來疲敝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對曰吾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敗未可知也此二者俱急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今天下用兵以來幾六年矣荆州之師可謂善守其間勝敗進退互有短長然將非不精兵非不勁而卒無尺寸之功者用兵之久也大抵天下事有勢在必然而不得不然者早圖而曲計之則雖小有所費大有所全明知而諱言之其患日甚一日而

至於不可結局召募檄調兵盡於行伍加派發帑餉竭於府庫而國家養士之報曾不得一恢疆擴土之人寇玩於歲月而人心之不振也若使特畀大將刻時計績中閫外之權迫蕩平之衆則無務予官多而兵聚蓋官多則事權分事權分則功罪易以諉兵衆則紀律渙紀律渙則人心易以翾昔者子儀之將略以九節度而敗狄青之孤軍以專閫而成功節制之一與不一爲成敗所由分也天下甚大豈無異才須震其諉懦頽弛之習而作其鼓舞方新之氣然後可以建功立業柰何日遲一日養寇於久以至於不可收拾哉從來烏敗不復鬭

而乳犢不畏虎則用舊不若用新盍亦遴新銳以振積弛乎

兵猶火也火之所向物無不焚兵之所過民無不傷不但傷民久頓不戰財竭兵疲衆潰於內敵乘其外必亡之道也故兵貴神速然所謂速者非急戰之謂蓋先謀而後戰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出其不意玩敵在股掌也昔武侯不聽魏延之計六出岐山不能踰尺寸雖名爲王者之師堂堂正正然而迂矣戰之所重在氣未戰欲其養當戰欲其鼓靜如處女動若脫兔其知急戰之道歟

守城

兵法既云守在於外飭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外飭者怯防也藏於九地之下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兩營相敵亦何能使之不來惟來而不能爲我患此常得中策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不戰者在吾必戰者在敵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盡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向也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者在我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我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夫以不戰爲主

而未嘗不具必戰之略此用兵之算也或曰有必救之兵者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兵者無必守之城張許之於睢陽以無救而陷黃巢之圍趙犨賴乞兵於梁而免使以孤軍無援而勁敵在前其可易言守耶不知守之難者有二一曰城大而難守一曰城小而難守城大者拒禦難周城小者人心不固然如渾瑊之守奉天光弼之守太原則大城未嘗不可守也如韋孝寬之守玉璧趙犨之守陳州則小城未嘗不可守也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地深而廣城堅而厚薪食俱給弩堅矢强矛戟稱之此守法也若夫臨

事之際應機曲變此在乎智算之周防禦之密或開其一面以待其來或奇兵猝出以乘其隙又安有常法也哉

戰守之妙形字第一要緊弱者示之以强强者示之以弱乘其所向誤其所趨敵之進退皆操於我盡形之爲也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欲其來攻示之以虛欲其不來攻示之以實虛實顚倒莫可窺測所謂藏於九地之下也篇中引用極爲明晰

將士

戰守二事非可偏廢然用戰者須大擧疾決如馮奉世之破隴西則費廣而暫用守者須扼要營田如趙充國之用先零則費省而久今者用兵以來時則久矣費不暫矣彼材官武騎固用以斬敵搴旗而見寇股慄未對壘而輒奔倒戈相迎又鄕導而助逆豈其贍養之無財訓練之無法哉其所以戰守之道未有定見也士卒初出索安家行糧不啻鯨吞虎噬及中途星散臨陣瓦解無異鼠竄狼奔公私勇怯前後迥殊皆由心之不齊以致力之不振且未知主將之意將謂將未必勝可逃之

於守守雖勿賞可避其罰也若知主將之心專在於戰則必有朱輪左殿不敢言病者知主將之心專在於守則必有羅雀掘鼠不敢言畔者特患無以勵士卒之勇結士卒之心耳古來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此必然之勢也假使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有吳起吮士卒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能畏能愛戰無不克昔楊文安公之戒諭諸將曰督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相倚如子弟之衛父兄此不易之論盍亦求

可戰之將以鼓能戰之士乎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六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祖壽編輯
為楝赤霞　為梅大庚
姪為柱黼望　為槎濟川　同校訂
為栻欽昊

祭某翁

翳大運之遷流兮悲春與秋其代序彼哲人之挺生兮開蟬聯之洪緒謂大德之必壽兮樂東山之別墅何造化之不仁兮竟靈升而仙舉溯我公之起家兮實肇基於三韓有鵲印之徵祥兮承祖父之晏安紛雁羽之參差兮比陳氏之二難秉孝弟以為幹兮肅內行而承歡逮龍興而定鼎兮羣仗策而從龍公獨養母而勿仕兮比漢代之茅容既展驥於康途兮仲乃爰樹夫菊松謂定省之有常兮庶幾不愧於尸饔美盛德之可風兮每履忠而蹈信既睦俗而能仁兮亦好施而勿吝彼利濟之多方兮時憫喪而賑饉解麥舟以通財兮匪脂膏之自潤料于公之門第兮必高大於肯搆果弱冠而蜚聲兮率宗支而教授既班列於廷尉兮佐邦刑於司寇欣光祿之量移兮理銀臺之章奏膺覃恩之寵渥兮已

綸絲之三錫有萬石之家風兮取廁牏以自滌每屢貴而益謙兮惟敏恭之是廸伯仲偃仰而棲遲兮竟斁色之勿溺方盛德之是凜兮啟燕翼於繩繩比交遊於北海兮偕棲臥之陳登繼談天之家世兮時豪俠以自矜欽風神之峻爽兮宜三壽以作朋何南箕之歛謗兮倏典型之長謝聞訃信而謬哀兮愴王脩而罷社雖龍吉之能全兮澁留餘以還造化獨懷德而勿諠兮胡不百年而長夜乃陳醑以弔哀兮憫人世之飄蓬方歸禭以含酸兮仍炙雞以奠幽宮幸後嗣之昌大兮方退食於在公既千秋而不滅兮又何爲致慽於歸終

祭田公子

伊大運之遷流嗟兩丸之如駛何浮生之轉轂更渺茫於終始痛之子之英姿托璇源而方起挺青桂於庭中樹紅蓮於波裏乃玉潤而氷鮮倏蕙枯而蘭圯承京兆之世德煒鳳毛以亢宗既稱象之能對亦乘羊而有容森寒松之和嶠濯春柳於王恭航煙函之秘義勤膏映於素封方含華而吐秀詎折桂而摧峰惟人生之多恨實不鑒於彼蒼諠何爲而隕露弼何爲而凋芳軨何爲而霜悴玠何爲而瘞藏曠千載之永悼又加惻於田郎悲風流之云遠空零落夫筆牀撫堂搆而增酸承哲父之是礪佐典禮之寅清傳箕裘於勿替邁漢代之千秋有亢宗之子弟忽神駒之影滅同雛鳳之雲騫論蚤智之當成何造化之不惠披蕙帳而如存列縱横之翰墨愴人琴之不再日慘澹而無色恨芝草之折莖泣鵬飛之鎩翼生頡頏於膏粱汐神遊於八極緬子晉之吹笙期緱嶺之是陟想神姿於明潔抽英質於秋旻謂形影之可象竟迢遞而不聞肅椒漿以駐節惟百和之是焚動西河之悼屑輟桓山之哀羣爰奏此而寄悼寫我意之殷勤

祭陸文學

嗟人生之缺限天每高而不閒彼鬼才之長吉巳冥召而修文弼何為而早夭軺何爲而中分感千載而愴悼又重歎於斯人眷蟬聯之世系實始基於宮詹繼詩書之芳澤亦好德而秉謙隨孟母而移宅去鳴鶴之閭閻笠天山之肥遁守澹泊於虀鹽嗟隱德之雁行繼五常而不足君實爲其白眉胡棲遲於初服儷彥方之剛清比太丘之醇朴有將車之賢兒嗣二難而式廓性篤好夫維摩悟金篦於大乘借慧鏡於宗風息猿心而入定悟騎射之非仁捲百家而勿聽苟大宅之能離拜法王而匪倚舉薰爐而夜爇可荏苒於歲年豈五蘊之俱空忽寂滅而上仙邁周妻與何肉方偃仰於蒲團超津梁於生死又誰測其幽玄念生平之高節有然諾之硜硜謝紈綺之後習蕃後嗣而有成雖文經而武緯終勿戀乎浮名歷齊魯之遠轍有無忌之賢聲何金刀之鋩掩竟玉樹之永埋覩少微之慘澹疑隱德之或乖忽訃信之勿遽隔黃墟以莫偕因阿咸以思籍將炙絮而陳懷爰寄言於緗素悼平原而勿巳生豹頡於華屋没蟬蜕於泉裏幸藍田之有玉猶書倉之樹壘倘冥漠之有知鑒子言而色喜

祭通永道崔公 代

天道窈幽人事多闕老氏有言甘井先竭敬惟崔子天才卓越儒業亢宗行敏言訥河北高門英華未歇膠東再遷孫謀貽厥自祖若父黌序蜚聲金昆早喪負荷非輕爰承親命映雪聚螢外內督率蓄以有成君性醇摯孝德錚錚忘餐好學以與懷羨明季寇起時方多難君也扶輿山谷再竄廬舍煙空無家是歎蹈險出危至親星散五禮吉凶克保禍亂天佑善人鳳翮其翰君既筮仕治行有稱子真善政庭訓兢兢征南孔道蕘蕘是徵先期克庀匪厲而應招亡闢土户口用增循良交薦鋒車早登方裨大受失怙遂歸讀禮哀毀未毀萊衣恐傷母意寢興是依克遂色養其志非違量移版部榷稅出纖惜商祛弊脂膏不肥循俸再出外臺股肱潞水重地輦轂之衝利全綜核蠹剔澄清屏風誌姓高蓋將旌何圖天酷奪我老成聞訃心慘宿草淚零嗟乎與子同籍如蘭服官遠道問訊加餐延津劍合方與彈冠如何永悼使我沈瀾人琴雖杳德音未殘椒漿一奠黃鳥歌酸況有賢肩勿替其緒報劉有心翩然霞舉子官勿卑子德可敘史有董狐庶其可許春化吹牀漆燈在户楚些告哀神其勿吐

代祭叔母某氏

卦有少女詩賡夫人闡德所著照灼千春嗟我叔母柔懿慈仁玉臺伉儷自少御輪相彼夫子身先儉約不事鉛華獨先操作珩璜節步和而且恪七德含章豈惟莫莫玉牀衍慶乃毓賢兒蘭生鄭國桂秀郤枝一經是繼三黨交推宣公之裔式廓在斯夫子儒宗積學待仕維彼長君式穀濟美截髮留賢母尤顧視賴以揚名俯拾青紫每念曩時篝燈佐讀食必手授衣必親沐慈孝相依一庭雍睦扶杖將車俾爾戩穀哲兄偉器珪璋之秀種花河陽攻聲乃懋超遷繡衣烏臺領袖諫逆龍鱗與

時匡救君鑒其忠臣安其素出守外臺矢忠愈固謂有萱堂告養非錮雖則辭朝實非誓墓母心方慰子克有成丹軿輝采象服昭榮何圖仙婺倏爾上昇聲風枝折青鳥書迎大德必壽古亦有言此而不驗腸斷樹萱彤管揚譽庶蓋薦飧佇封石窌以眷高門辱在猶子涕零素旐遠宦所羈望雲憯悼一歌楚些念彼式好白石蒼松芳名皎皎

祭王孺人李氏

婺晦星沉月空桂冷翠掩妝臺塵封明鏡吁嗟淑質由來貞靚仙李遺苗貞風夙秉幼儀合範女誡垂型藻飛栁絮韻豔桃英蕙風閒婉懿德天成鸞凰早卜鳴雁殊榮粵有祖父望峻龍門冏卿太學結駟乘軒乃誕淑女締此良婚烏衣名胄鶴蓋賢昆夫子鴻才無殊坦腹瓊樹爲姿由房能睦供鯉晨趨調飴夜肅屬意酒漿無心膏沐孺人孝摯冢婦譽稱玉堂問寢金鼎調羹春津浴繭秋月梭鳴雖貴不惰克勤且能翁孺出使繡衣啓家子披鶴氅婦擁絳紗鵾絃歌豔珠樹生花芝蘭旣馥駟

馬堪誇維此孺人最其夫子北第鼎鐘南宮朱紱贊禮太常珥筆青史暫委芋城來遊燕市高粲愛婦徐悱賢妻同車並挽舉案能齊藍田生玉童子佩觿青箱更授白鳳初飛方謂箕疇毋勞華祝豈料芳姿忽焉無祿錦纓風寒雕闌草綠入室牽情空帷暗哭銀臺一去瑤闕長沉夢同春雨影落花陰文成無術子荆有吟帳中疑是碧落難尋托在親友夙賡幽閒聞訃心駭在客尤潸虞歌乍響石窌當班千秋彤管不隔吳山

祭錢亮工文

嗚乎人固有一死死亦何足悲然而有可悲者古人輒誄之銘之以傳於後烜赫者或勿傳而一二韋帶之士以尚義排難留慈惠於父老之口綿而勿絶則其死始可悲也已予於亮工之忽死也大有悲焉總角時負奇氣而以孤寒蹇於試弱冠登黌序試輒高等嘗語人曰儒者閉户讀書此無用之學必使生民之利害政事之休戚於誦讀時嫻習已熟方可備用世之具以故其所條綜爲人爲已有合轍焉每地方有疑難事或强凌衆暴負寃勿白者與君謀必竭力奮呼使得直而止其牧

吾地者見君慷慨能操持聲琅然可聽亦折節與交毋論士大夫引重即黃童白叟見君輒欣然樂附眞所謂坐無車公令人不樂者何天遽奪君之速而壽乃不屆古稀耶吾輩一二知交聞君之死無不過西州而淹涕憶黃壚而增悲其留慈惠於父老之口咄嗟痛惜更不知其若何矣所可喜者君有三子皆頭角崢嶸而仲叔相繼以殁長君日宣俊才好學其慷慨好義亦與君同而肆力於帖括之學方駸駸驊騮必抵千里則君之有後其足慰於地下矣所可惜者鄉約十六條
朝廷之誥誡甚嚴而奉行者頗易其事勿煩老成近始以學博推重聘君於朔望時登高座以講每至黌宮環橋門以聽者不下數千人而君乃援引古今或諷或諭聽者辟易當事諸公每稱其善講而雅俗輩有革心向道者焉其主持教化事方關係至重而天又何奪君之速耶此不悲而又誰悲耶人固有一死死不足悲然君少年負可爲之才而不遇稍稍樹望於鄉閭卓炫於垂耄而又以一病而死此不悲而又誰悲耶桂醑椒漿可奠薤露蒿里可歌而金扃已閉玉樹已埋則爲文以誄斯又悲之無可如何而君所欣然地下者也能聆響而餐我一卮否耶

祭藺恭人劉氏

惟河洛之華胄兮啓奕世之禎祥翳坤貞之毓德兮乃誕靈於姬姜偉四德之均備兮儼百行之比芳承桊龍之靈苗兮比令娴而有望絜永耀其華楯兮悦絲結於高堂儷相如之雋才兮比仙嶠之鸞凰自笄丱而締婚兮及御輪而益光相夫子而翱翔兮何柔嘉之克臧外既峻朗而有聲兮内亦端淑而勿康羨井臼之必親兮納舅姑之酒漿潔蘋蘩以承祀兮信恪共而有常暨夫子之解褐兮爰招我於由房綜内篇使勿匱兮何敏給而克襄歷華要於青瑣兮荷恩施於龍章乘翟茀之香

車兮鳴瓊珮之鏘鏘佐如玉之美德兮秉謙順以自將雖處貴而勿驕兮尤禮範之能防誕鳳麟而身教兮誇熊丸之更良采蘩歌其孝德兮樛木美其慈祥宜偕老而單厚兮何婺宿之掩鋩駕青鸞而遐逝兮驂文螭以徊翔赴瑤池之仙會兮見旌幢之飄揚溯孑荆之悲逝兮愴安仁之悼亡風蕭蕭而入簾兮月澹澹而依墻翳深閨之明鏡兮嗟蕙草之不芳陳蘭肴之芳郁兮奠中誠之可將庶珊珊其總帷兮鑒几席之一觴

代祭楊母王太夫人

維大造之元氣兮稟聖善於坤祥何四序之代謝兮秋搖落其衆芳嗟寶婺之輝煌兮忽浮雲以埋光歎月娥之照灼兮亦纖阿掩晦而未長猗太原之名族兮婉平原之姬姜雀環啓其家世兮尤合德於鸞皇相夫子以成立兮每婉孌於由房既百禮之周洽兮三黨咸誦其溫良爰夢蘭以生麟兮如三鳳之頡頏即截髮其不辭兮止欲芬耀其書香生命世之異人兮鵰奮翼其高翔荷封鮓之明訓兮遂敭歷於巖疆嘉訏謨於朝宁兮如揚鵬鶚於秋霜喜潘輿之是御兮亦雋著而難忘長公

既月卿之是陟兮夫人遂紫誥而金章惟黔中之遠道兮嗟逶迤而難將每筒魚之是寄兮傳孝德而無疆暨次君之筮仕兮殊奮志於激昂賢昆既傳其仕譜兮壽母亦蓄以偕臧爰三異之並美兮遂孔惠於東方惟季君之侍庭闈兮蘊琳瑯以暫藏知遠大之可期兮孰非啓教於高堂欽福履之茀康兮正蕃熾而克昌方貽硯之毓瑞兮接駟馬之高閭慶既傳於彤管兮家亦誦其青箱謂四知之廉德兮卽累葉而未央彼夫人之享遐齡兮曾何慮乎滄桑詎大變之忽至兮悲畫翣而斷腸嗟下吏之薄德兮謬忝晋於門墻方韋絃之是佩兮亦

為楷而為枋乃聞訃而淚漬兮望繐帷而沾裳爰觴豆之特陳兮亦楚些以哀傷瞻桂樹之霧晦兮每溯風而頭搶

代祭李觀察

摩天八風逐日六轡翩謝扶搖車懸軒輊吁嗟我友僊李盤根自燕入洛世德乘軒簪纓三葉乃誕我公長離耀采騄駬馳風才夢江毫學呑羅鳥履道為尊維德是寶行能拔俗化克閑家雖遭顛沛內德無瑕連搴桂杏五馬分符臯蘭重地威惠克孚在官五月廬墓三年早晢宦穸孝德彌全暨補均州地衝山峻兵燹瘡痍大才彌振盤根錯節利器尤彰章交首薦底定匡勷逮領郡符江東是撫衹事蒲鞭羣歌來暮　簡書再命督學滇南搜羅桃李并及楩楠譽重六條循良累著載石清風在貧彌豫東山絲竹巳閱八霜無諸舊地鎖鑰鑾方奸民挺險海市相通違禁貿利非盜即戎公也廉能概從寬典金粟馬羊心不可轉榮遷觀察職主旬宣寬平為念刑厝是肩楚氛告急波及南州聞雞起舞矢志虔劉釋之定國民可不寃山頭廷尉株累是原忠懷素秉雖耄益勁報國微誠恭而且敬公之令子三鳳八龍田家荊樹鮑氏花驄北第南牀皂囊白簡種花既優攖鱗尤顯是喬是梓中外具瞻胡家清德駭寄一縑勤勞要害銘勒勳庸方期酌斗遽轂秦春三黨百戚爰及僚友聞訃心傷哀雞絮酒余忝譜末夙荷綢繆連牀剪燭假館

同舟令嗣不凡尤深情雅外吏馳馳九皐策駕何圖吾友忽爾騎箕榮哀並至名行無虧西江南浦遠隔雲山素車白馬涉歷維艱乃作楚些聊歌薤露靈爽所昭神其勿吐

祭楊封翁 鶴洲尊人

於維封翁正直性率篤學忘餐神姿高逸時值鼎沸宗周之恤磨厲有心班超擲筆爰棄詩書百夫是長意在疆場志存滌蕩幕府獻謀忠堪上賞敵愾有功彤弓是貺勿縱勿黷信義撫苗壘練奮勇印綬懸腰以忠爲的以信爲招保禦克力大纛用超寇氛既熾桑梓孔棘羽書旁午尅期勦賊捍帥横恣轉餉無力挂冠歸來息其鵬翼爲龍爲蛇知世之宜肥遁以老一經授兒嶷嶷其角八龍並馳雀環食報大啓不遲長君異才賢書早薦玉友金昆抱才宜炫公也皤然燕貽靡倦勿爲可爲誡

師馬援公雖俠烈家範特嚴公雖貴顯取與特廉兒姪一視兄弟靡嫌喪葬獨力自奉匪貪令子明刑由滇進秩清白傳家譽望早溢爰有安南莫陳互扶朝命爰臨使車是出裁書勸勉不減諭蜀筆簵啟途靖其荒服遵父庭訓銜命不辱雖副其行忠勤是夙歸報成命實嘉乃功適當遷秩榷餉觀風方圖迎養父子融融風木遽痛銜恨無窮嗟公祿壽僅週甲子據鞍矍鑠猶然壯齒夜壑藏舟曦東匿晷百身莫贖一言可誄師資孔李通家有年子荷膠漆翁藉陶甄霓輈莫挽使我涙漣蘋蘩遠致奠格仙軿痛彼古今止如旦暮琴咽人亡馬白車

素兼語令子節其辰慕公之不朽貞珉在墓

祭某母恭人

猗坤貞之啓秀兮實誕育夫姬姜況鉅賢之綿衍兮煥門楣以貞祥當始笄之鳴珮兮有道蘊之文章覽閨媛之芳躅兮恒嚮往而勿忘暨鳳凰之於飛兮尤淑慎而溫良儷司農之人傑兮絢文彩於詞場當筮仕於皖江兮同魚軒以出疆如雋母之問平反兮爰内助而匡勷逮諫垣之晉爵兮戴冠珮之煌煌外既青緗之爲囊兮恭人亦絳紗之在堂慈克撫其嗣昆兮孝敬順夫姑嫜雖尹邢之殊室兮仍螽斯之賡芳彼童僕之使令兮亦柔克而勿剛偉埋錢之德教兮乃毓瑞於諸郎人既美

此三鳳兮名不遜夫五常若仲氏之昂昂兮趨杏苑而觀光有阿咸之鵲起兮同大阮以翱翔飛鳧舄於帝鄉兮齊花令於河陽趨粵西之遠道兮持板輿以扶將乃驚聞其訃音兮見婺宿之掩鋩拂晉鏡而生塵兮輟絲綺而勿張書彤管之盛美兮對繐帳而嗟傷同貞義之足謚兮比文宣而更長爰寄言於楚些兮弔琬琰之幽光招青鳥於瑤闕兮採雲實於瓊房幸珊珊以來歸兮鑒微忱於梓桑

祭劉母張太夫人

邈璇源於子房兮乃哲輔之遺苗體淑質而啓秀兮齊林下之風標儷瓊花之眳灼兮歌柳絮之飄飄佐君子而持戶兮貯金屋而稱嬌比少君之識遠兮同諶氏之才超當少保之紆紫兮卽琴瑟之並調暨中外之涉歷兮蕃鳴雞以儆朝絕綺紈而少御兮秉四德而相拾紛吾既有此慈孝兮又克絕夫侈驕啓玉筐之嘉瑞兮爰夢蘭於良宵賈虎儷而能優兮馬常配而能超教陶遂以成名兮見顏俊之在朝方二龍之夭矯兮承雨露於雲霄荷兩朝之恩寵兮綰明珠與翠翹分韋家之經笥兮設文宣之絳綃諸子承顏而歡笑兮夫人亦弄孫而逍遥當開府之憑熊兮爰侍母而乘軺瞻泰岱之嵯峨兮觀滄海之洪濤問平反於讞獄兮恤鴻雁之饑楞勉文伯以崇儉兮戒姑嫜之竭膏思尚書之舊履兮蓄令子以勤勞兄既寒帷而攬轡兮弟亦視草而揮毫何昊天之不仁兮忽萱花之早凋悲金波之月落兮傷玉井之星遥晦重雲於紫陌兮結微霜於寒條恨瓊田之遼渺兮隔瀛島之風濤丹旌渺渺而莫攀兮素旗沉沉而獨飄浥瓊漿以陳辭兮和簡蘇以爲肴颸彤管之休烈兮封霜轄而長號雖鵷鷺之在位兮誰接跡於鳳毛欽女宗而結涕兮借楚些以爲招倘冥漠之可通兮聊以寫我之鬱陶

祭黃母

吁嗟賢母裔出扶風必能咏絮愛鍾若翁太原鼎族婦道攸隆如淑儷嘉似孟齊鴻爰自始笄孝慈並著上事姑嫜下撫前女修瀡和灰禮節和豫視疾遜財宗黨交譽翁也好客任俠有聲母持門户酒醴常盈辨客邪正不失其衡損友勿近旭子成名爰在明季寇氛決河城浸三版倉皇在途攜老挈幼播遷寶多傾囊以濟履險勿瘥朗陵古洞避難爰棲秋深葉落凍雨猿啼擁兒覆絮一室共攜賴有賢母保有孑遺爰返故疆田園蕪穢母曰無憂青箱是在督率維勤力學是誨奮翼天衢家

慶千載令子治獄輒問平反如彼雋母更與壺餐愷悌天植三黨戴恩鉛華不御駟馬在門子官遷越扶侍西陵山崖水溪用悅寢興到官必戒封鮓堪稱其在督學公明是繩追維母德三從洽典官舍家庭儉勤足勉少子縈懷老猶持鍵築舍分居大事克辦處貴不驕在貧如客文伯之母猶然主績綠鬢紅顏壽應及百何圖婺宿一朝雲匿生平彤管無芳不揚聞訃心愴痛此姬姜既弔且唁陳我椒觴佇封石窌已煥雲章春風乍煖蕙草羣滋雲車既遠青鳥猶遲賡此蒿里仰望靈輀魂其歸來鑒我哀辭

祭其母李孺人

嗟嗟孺人秉德貞明孝慈和順婦道之型出自華冑盤根僊李咏絮才華芳聲鵲起來相夫子周室忠苗世有令德暨茲而貽爰求内助乃遘孺人蘋蘩有托三歲食貧撫彼前孤宛如已出仁以義彰孝由慈述維孤有疾藥裹關心晝夜扶掖泣涕涔淫事生送死率中禮法集蓼甘荼而無困乏篝燈佐讀勿輟絡緯由房是招宗枋克慰上陳甘旨下逮乾餱勿以族貴而替婦謀姑既早歿舅亦抱痾厠牏所滌婦孝居多夫子雖達寒氈不異筮仕未遑而先讀禮藉茲健婦搘作勿息克襄大事以

盡哀惻暨往鄞城生徒絳帳苜蓿盤餐甘其素尚如彼萊婦亦似鴻妻同心黽勉志行俱齊大行水部夫子晉爵京署瑟琴和而且樂紫泥花誥方荷皇仁如何婺女星掩光沉彩雲散飄錦字歇絶安仁悼亡淚滋霜雪女宗既謝巷輟其舂誼在僚友聞訃心冲如何令淑蘭枯芝槁幸有珠貽堪爲國寶金釭夜寂綠鬢朝壓榮名雖在夜臺永淪乃歌楚些乃陳桂酒眷彼芳魂肸蠁在右夫子盛業後祿無疆佇封石窌存歿有光梅冷春陽柳飛三月進此一觴賡芳揚潔

祭黃門妻李夫人

猗嘉淑之誕生實鍾靈於婺宿美七德之含章相盤根之僊偶耀門楣以揚芳洵宜家之無咎既咏絮於始笄旋頌椒於作婦彼夫子之卓犖如顧榮之南金賴中饋之克健和在御之瑟琴每辟績於朝夕佐誦讀之梅陰或鳴雞而戒旦或黽勉而同心當木天之視草並御輪以翱翔曁江鄉之衣繡秉家政而勿康潔蘋蘩以襄事代奉時之蒸嘗内匡襄於貞吉外經營於四方具林下之高風夙稟性乎寧靜雖履貴而如貧亦玩好之是屛持禮範而自防畜蘽砧以骨鯁仍主績以勿侈尤曳縞

之維永欣夢蘭之協兆啓祚胤而蕃葩既珠明而玉潤亦芝茁而蘭芽媲青箱於王氏羡鳳毛於謝家乃篝燈而訓廸同韋母之絳紗維夫子之盛績曾視鹾於淮上擬高論於桓寬陟卿月之晃朗爰休沐於鄉邦乘鹿車之歡賞謂百福之駢臻自遐齡之可享何奔月之欻然忽飄飄而上僊驂鸞鶴而高竦委翟茀以雲軿南國之明璫云遠湘靈之寶瑟虛傳傷子荆以寂寞悲安仁兮淚漣盼鴛蝺以行空在崑崙與南嶽薦芳潔以陳詞招英魂於冥漠物何在而不敝花何時而不落惟夫人之去來映千春而自卓歎君子之昌盛猶日升而月恒錫

石窌以旌逝佇花誥之疊增況門閭之高大有肖嗣之繩繩靈歸來兮勿遠聽楚些兮沾膺

祭某母孺人

吁嗟孺人婺宿垂精苹蘩懿婦道之型諸梁遠裔播厥吳興慶衍婺水誕此幽貞爰自初笄四德靡鈌曰嬪於王茁琬並列芬蘭有徵石麟毓哲枚氏有阜洵稱邦傑惟彼夫子偉量川盈瑤林獨秀丙魏家聲八龍下食五鳳齊鳴南金竹箭德里攸并母在諸姬尚爲少齒翁作太常清齋共事蘋蘩克調外內羣恃教子持家名芬遠邇田薄歲祲集蓼甘荼仔肩門戶保此鳳雛慎言節飲庭訓相扶篝燈佐讀勉彼皇途今子英挺髫亂頁奇名高天馬奮翼天池荀家文若早結主知恩加寵渥冠誥匪私孺人雖貴勿替婦謀上陳甘旨下逮乾餱好施樂善臧獲恩優練裙以服屏絕華浮維彼楊母尹邢之列以子子之互相提挈勿忮勿猜痛彼先哲亦既有成恩匪中竭詩頌壽母履臧是期亦有備福罄無不宜如何今淑夜壑舟移女宗既謝腸裂心悲幸有珠胎堪爲國寶芝挺芳英萱草忽槁綠鬢朝塵金釭夜照夜臺雖幽榮名已劭青菱書寂錦字霜殘佇封石窌再薦幽蘭仙軿旣逝駕駟驂鸞陳兹一告寫惻歌酸

彭省廬先生文集卷七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趨漢班　孫永壽 祖壽 編輯

爲棟赤霞　爲梅大庚

姪爲柱黼望　爲槎濟川　同校訂

爲栻欽吴

祭魏封翁 子存尊人

嗟龍泉之躍水駭箕星之返天倏耆舊之凋謝赳宿草而泫漣少寥芳夫文圃長櫂采於珠淵藹高門之世業繩祖武而綿延惟兄弟之克友合幼族而無嫌比班彪之知嗣同阮籍之賞咸或吟風於月榭或醉客於雨帘揖生徒於絳帳勤夙夜於蠹鹽惟先生之才器奉哲兄之陶冶以忠孝爲箕裘挺正直於朝野當瑠人之肆焰如疾風之吹瓦有覆巢之可虞勤周旋而勿捨樹桃李於盈門植芝蘭於在戶較藝術於青藍振鼓鐘於龔瞽雖泌水之樂饑有青箱之接武爲當代之賢豪誇賦材於鸚鵡時佐郡於蜀地惟明允之是司起瘡痍而肉骨亦憔悴而勿辭憶屏風之聽教知叱馭之見馳果廉能之奏最掌兵刑以匡時乘傳車而省覲惟勉勵以靖共適衡文於三楚益眷懷於九重畏簡書而夙駕扳騏驥

於羣空雖定省之稍隔仍甘旨之時供何大烏之忽來逢龍蛇之歲厄悼丹旌之長往輟里春之歎息眷大德之超然如蟬蛻之無迹反漆園之僊踪誠不愧乎往昔慚朽薄之世誼辱令子之提撕比漪蘭之芳契譬金石之堅持悲典型之云遠設桂俎而陳詞曠千載而若企幸默契於有知

祭李母史恭人 代

織阿鍊娩寶婺凝祥談遷漢史袮肖悠長夢蘭協吉乃誕姬姜始笄咏絮綺閤揚芳鳳占早卜和鳴鏘鏘爰儷名宗季友之胄大宗維魯支分啓秀再遷洛邑渡江兆後世商蟬聯鼎鐘族舊世德遞衍逢茲婚媾宣文學著韞秀識優門楣所係克嗣箕裘相我夫子孝敬維周上陳甘旨下逮乾餱勿以族貴而替婦謀維舅維夫亢宗早貴家同萬石門非廷尉姑嫜既睦宗枋克慰教子停梭殷勤恤緯四德播揚無遠勿曁魚軒再馳佐外適越種花乘驄相將歲月寶砌生芝非無貽厥象服有輝掾作矻矻織錦採桑婦德無缺夫子鳴鳳皂囊還朝琴瑟在御由房是招高堂孝養未脂我軺曰有健婦克理煩囂邗江一水相見勿遥鴻書不嗣鸞膠忽折弄玉秦簫聞聲慘咽彩雲散飄錦字歇絶子荆悼亡淚滋霜月安仁愴痛傷此死別女宗既謝巷輟其春誼在僚友聞訃心冲如何令淑乃遘厥凶仙軿雖遠靈爽在空侑醑列俎以奠冥通綠鬟朝塵金釭夜寂落粉餘膏遺簪委席盛業榮名高門方赫繡幰靈輀貞珉窀穸誄詞非楚藥凋風檝

祭閭母其孺人

嗚呼孺人毓質維醇少秉至性克事二親西池南嶽托
體成坤孝慈和順婦道維勤爰自初笄四德靡缺曰嬪
於閭儷此邦傑蔓蘭有徵石麟毓哲盛德所基本榮枝
茁夫子飲醇所稱一行鳴雞儆宵齊眉相敬自貧而饒
與物無競雙戟三槐家門積慶猗與令子玉海金山遭
時履泰遺大投艱分符劇邑早列鵷班琴鳴花縣臥閣
清閒潘輿扶侍萬石歡娛出忠入孝洩洩愉愉爽鳩秩
晉雲曹載趨萊衣獻壽爲樂非迂孺人廸望兩遇恩綸
紫泥丹帔花誥紛綸珠輝玉映照耀千春主績有訓履

盛益謙母爲家督嗣徽啓後簪勝萱堂不遺親舊誕啓
孫枝肇芳毓秀含飴有心樂此眉壽卽今扶持屢問平
反盛時刑厝獄以不冤羔羊致美酌醴思源藍田生玉
古亦有言方冀壽母克宗大耋月晦星沉忽焉摧折寶
瑟聲銷明璫響滅雲車之遥迅如列缺嗟乎天遠未鑒
苦辛不有聖善疇啓後人如何偃蜒繐帳吹塵女宗既
謝石窌長淪凡公寮友誼忝登堂白雲間隔聞訃心愴
返魂無術乃奠椒漿青松白石慰我姬姜

祭王母孺人代

猗華胄之毓德實早儷於名宗啓門楣而毓秀誦柳絮
之因風既飛鳳之有卜仍起舉於乘龍佐瑯琊之昌緒
修蘋蘩以敬恭每和灰以竭孝誠婦柔於在躬亦習勤
於縑素佐誦讀之宵功當琴瑟之靜好已婉孌於簾櫳
暨莞簟之兆夢更協吉於維熊比河東之三鳳同荀家
之八龍奮天路之羽翼方雁行而在公惟吾師之至行
率移孝以作忠比清勤於毛玠同簡要之王戎揖金昆
而比德潄芳澤於文叢凜北堂之至敬肅勤學而勿慵
既共被而孝養恒凜凜於尸饔同子文之三仕膺誥篋

而春容忽婺星之掩耀痛風木而心冲叨作人之洪澤
曾問字而相從爲覲省而歸里隔音塵而未通愧生芻
之未致虛薤露之悼終慮休徵之篤摯或哀毀而悾悾
乃吾師之死孝竟白雞而憫凶聞哲人之遽萎如泰岱
之摧峰乃陳詞以遥奠冀冥漠之鑒衷嗟夫人之備福
已擅譽於九熊沃鼎鐘之厚享備金紫而榮封雖中牢
之未致仍石窌之重逢托屈宋之至誼學哀誄以舒恫
幸几筵之來覽留彤管於無窮

祭茹母楊孺人 代

瓊樓仙杳瑤闕雲空妝臺畫掩鸞鏡塵籠吁嗟令淑裔本弘農雀環食報四世三公性躭幽靜留意婦功及笄而字孝德彌隆夫子人傑累葉儒宗室歡鼓瑟人羨乘龍調飴供鯉在約彌豐推車舉案柔順能從篝燈佐讀鳳翼初冲匡襄內外克綰半通梅谿佳地石柱名峰同之官舍翟茀鳴轉種花十載吏事奮庸平反是問賴有女宗食安麤糲性本和雍小星無怨三五在東謝庭玉樹挺秀青葱雙珠既耀三鳳還逢諸孫林立頭角俱雄藻堪繪日氣亦吞虹家慶既備福厚而崇嗣君特達待選丹楓觀光利用粉署從容花蕚並蔚萱草方穠承歡閭里甘旨能供方期酌斗何遽輟舂鳳臺月暗錦幔霧濛山遮萬疊水迴千重馮軜收淚歸隧眷終誼深親串絮酒羞褻鸞章既錫石窌佇封悲風卷柏落照懸松窮泉不曉鑒我哀悰

祭某孺人文

猗與淑質玉臺之良降生名族賦性端詳茗華蒴茂蘭郁芝芳亦矩亦範如圭如璋三星夜照百兩晨光及笄而字笙鳴鳳凰曰有君子裔本駒王琴瑟在御珮玉方將志孝且敬色和而康執其麻枲供彼衣裳羞此饋食澄其酒漿敬姜孟母德化洋洋篝燈佐讀截髮陳觴室家雍睦蘭桂徵祥母儀既肅家政能防夫子國秀令聞令望折腰彭澤種花河陽方輝褕翟共樂閨房豈圖霜露忽掩芬芳蒸丹無驗遘疾堪傷幸有令子湯藥能嘗承歡膝下濟濟成行婺光雖晦虹劍猶鋩子荆悼逝安仁愴亡銀蠶永殄玉簟悽愴佇封石窌俟錫鸞章吳雲渺渺燕樹蒼蒼椒漿一奠彤管難忘陵波青麥隴首白楊貞風千古積慶無疆

祭某母

夕月掩輝婺星沉耀鍾郝芳儀一朝人杳吁嗟夫人素秉禮教淑德早聞為世則效于歸望族世號龍門敬儀朗潤比德溫溫藹簪獨御秉禮守惇柔謙孝友譽溢芳孫鹿車躬挽井臼自操少君潔美德耀齊高级箴饋食甘旨克調晨昏靡逸寒暑忘勞寶砌生芝玉筐迎燕教子璇歸矢心不倦截髮態九古人再見俎豆詩書箕裘已遠長君國器雪白蘭薰飛聲韶稱志奮青雲觀光上國吐氣揚芬鸞飛鳳蔚矯翮空羣涔歷所臻循聲赫奕超拜銓曹王裴接席立意公忠去離撤棘水鏡氷壺良

枋無匿潘輿是侍頴羹是遺十年迎養族稟宗師休沐還里孝德匪私朱軒再御荷寵不遐諸子翩翩劣猶虎豹玉友金昆室家相保或伏或飛雍和克卲蟄蟄繩繩孫枝炳耀允矣季蘭傷哉母德庭花四照萱凋失色奠鈌蘋蘩聲虛刀尺石窌未封總帷先寂嗟乎淑德形影無聞鏡虛洛月竹斷湘雲乃陳芳醴灌鬯煙熅仙車暫憇鑒我殷勤

祭某母

活活逝水黯黯浮雲玉臺委鏡金爐罷薰星沉月鈌痛悼中分敬惟賢母淑哲早聞四德靡鈌治家維勤爰自初笄早嫻婦道中饋酒漿和灰竭孝秉禮相夫賢聲克耀彤管所垂閫德是傚级箴佩帨人須令儀履滿不膺同德是期頗如挽鹿亦克齊眉有家殖吉罄無不宜雖處高門範巳彌約爰潔蘋蘩婦德莫莫臧獲銜恩後先不薄鳴雞相警身先操作砌芝入夢筐燕投懷翩翩三鳳耀采庭階北堂刀尺屏絶淫哇絳帷授句庭訓無華雙珠灼灼堪為國寶上舍揚名鳳池奪藻爰暨諸昆書

倉名燥金紫競榮樂彼壽考九能踰軸母範堪師門楣中雀坦腹之兒詩頌壽母履臧是期箕疇百福幾式是宜婺女掩輝星蛾匿采縹渺雲母忽焉登岱城隋樹枯渙滋闌閒珠玉永沉芳音不再西崑驂鳳南岳駕鸞青綾畫寂錦字霜殘仙軿既去涕泗汍瀾陳我桂醑薦我幽蘭冥漠可告精誠奠達閫德應圖此為阜越風慘雲寒霓旌寥濶聊藉管城陳其忉怛

祭桃源令魏

維崑有玉維國生賢珪璋溫潤寶氣燭天畢萬之後絳舒蟬聯恒山啓秀苗裔綿綿敬惟我公川渟嶽峙少秉靈粹文成錦綺振踔英風拾芥青紫燕趙之郊超然獨起爰有金昆才希管樂輔弼勳勞甘盤舊學泰山之雲覆及燕朔兄既命世弟亦卓犖卓犖維何治績高張筮仕百里大河之傍廉明仁諒洵矣循良驊騮騁步天路孔長維河泛濫侵郊及郭伐竹下揵邑不爲壑瘡痍之鄉俗頗凋薄探丸既鋤夜有牢柝六計弊吏奏最攸宜公也冠挂勿殫厥施中年三異元規十奇河壖編戶至今口碑究彼大業庶幾易地不謂人琴風流遽隨鶴化失鮮松凋剪翠龍蛇歲厄失我國器聞訃心折眷懷不已劉驥荀龍德門可擬豹頡華屋蟬蜕泉裏生雖若浮不朽千紀忝在知己痛深宿草況於哲兄尤爲永好設俎無顏表德鮮潦仰冀英魂鑒茲哀抱

祭誥封大銀臺鄒公代

神劍沉水箕星返維耆舊既謝處士星移嗟我碩德少秉英奇承前啓後令望令儀亦越厥祖碣石尊師華胄秉鉞爰家邊陲陰功世積三韓所推暨生我公實號白眉兄既膴仕弟乃遁思爲有孝德不忘庭幃履忠蹈信好惠樂施指囷以示賑濟勿遲太丘醇德篤生賢兒藍田之玉鳴珮天墀累功歷積羔羊素絲卿月既陟銀臺是居金章紫誥疊荷恩施逍遙娛樂壽考維祺難兄冠挂五柳方耔追隨匕箸共被怡怡相繼凋謝如何不悲嗟余與公忝荷交知況在密戚嘗侍皐比接我顏笑慰我渴饑大德必壽人且祝鼇何圖長往共自披帷後嗣方熾令名永垂西州一慟夜臺勿追乃命旨酒一告誄辭雲車暫駐芬芳鑒茲秋月如練梧葉飄颸千年化鶴魂無不之

祭刑部郎中王公去非

嗚呼人生終始不絕老氏之言直木先伐物忌孤芳人悲明哲嗟我良友涕零如雪憶君世裔蟬聯太原貽謀忠孝族衍以繁挺生卓犖藝苑窺藩翩翩玉友先後騰騫公之始仕實官鳳池暨也含香乃轄度支潞水駐節廉平不知輸輓無因并乃釋咨爽鳩載遷用稱明允犴狴矜疑慈而勿忍典試無諸士有繩準蘭榮荔芳班髙玉笋歸告成命拔士爲優懸空皎月又照江頭豫章有木方備雕鏤兼總藩伯旬宣是求二豎爲災不堪鞅掌拂衣請休逍遥怡養餐厥刀圭康此几杖謂此達人庶

幾長享況有三鳳陸離趨庭觀光太學磊落多聲箕裘堂構君心既寧長駕千里輔車忽傾憶公在朝恂恂秉恪坦易爲懷與人不薄腰裹之材勿馳寥廓天道猶弓張弛若虐聞公之訃羣悼厥心素車雲遠西州淚深霜風夜響青松畫吟生芻遠致腸斷人琴

祭某秀才

暘谷朝輪望舒始轡霧掩雲封風霾雨墜悼彼英哲撫心若隳豹頡乍鮮蟬蛻何易造化無心人生若寄騎箕有星賦樓非戲之子何辜修文莫避誼在宿草涕零顛悴憶昔羊車風流如覿早慧素成學勤漂麥承彼箕裘烏衣第宅荀龍劉驥儼然古昔筆擅柟榴名齊金璧共被同車雁行朝夕豈曰駒昂實維肯白何天難諶遽萎長材中河楫斷半嶽峰摧青氈席冷黄鳥聲哀琴絃永褭車馬不來維我與子宿昔徘徊南皮驂乘河朔銜杯何圖一旦失我龍媒桑乾咽水碣石飛埃吁嗟我子湘

素空陳京有翰墨江花勿春西河沉痛憯節霜辰桓山羣鳥爲痛含辛輔嗣短折叔寶中淪千秋曠絕又歎斯人

祭曹公子

惟天匪諶仰視濛濛賢愚同盡無異飄風痛我令哲中嶽摧峰霜飛蕙圃涕斷幽宮君為國屑振鐸之苗當塗啓秀繡虎尤超世德衍慶爰及與朝瞻喬及梓鄧林之標君秉英奇為父所器好學忘餐朱穆堪比樹幟詞壇庠稱德驥奪彼螢弧起萃出類方期接武樹立尤豐垂天之異忽作飄蓬弼何不壽玠何早終玉沉綺散嗟我道窮言念哲父為世羽儀南宮典禮秉正匪私藍田生玉庶其嗣茲肯堂肯構學禮學詩倏爾騎箕西河增痛惟我朋儕西州長慟追憶平生實稱龍鳳薦醴歌些歸遂及睊達懷彭澤愴及平原惟此夭壽至德不言或者僊化歸真返元靈其有感聽我傾究

祭旌德令茹公代

吁嗟我公命世豪賢發祥江左堂構蟬聯亦越厥祖京國播遷爰宅於斯乃誦乃絃父既入仕絳帳經傳濟源作牧清署魚懸脂膏不入姑臧似焉挂冠歸里意氣陶然公嗣儒業再舉孝廉春宮累試驟聰勿前深州勸學鼓篋意虔剛俗丕變士賴陶埏分符旌邑繩武不愆梅谿政化與父相治弛張咸秩弊政以捐政多馴雉刑止蒲鞭修舉廢墜采藻山川石柱之側種花鮮妍舊威清德世以克綿乃厄下位未遂高搴拂衣歸里陸地稱僊駒兒矯矯雁行翩翩博陵徙宅教子怡年白雞協夢箕星是傳一旦捐館涕泗潸然子忝姻戚夙荷勤拳今子坦腹學海志堅方圖扶侍杖屨周旋藏舟夜徙百歲何遄乃歌薤露弔彼幽淵人琴永歎書劍空懸令威化鶴矯首來旃靈車暫駐鑒我漣漣

祭李母淑人代

寶婺徵祥傒蛾降魄吐秀揚甤煥玆內則敬惟夫人門楣奕奕柔儀淑慎斕若金璧爰儷夫子仙李盤根歡逾琴瑟潔薦蘋蘩乃主中饋乃御魚軒慶衍家室肖嗣克蕃夫子奇傑筮仕清時掖垣焚草鳴鳳光儀載遷烏府補衮非遐外臺暈轉保釐是咨澂珠挽鹿歡等齊眉同之官舍翟茀雲輜敬以儉克恕以惠施三從協典四德攸宜夫子晉爵臬憲樹垣巫山湘浦來往轘轅山樓聽烏官閣聞猿頗如雋母時問平反立心種德家似于公匪止高第活千可封哲嗣英蜚似續無窮光啓來葉母福隆隆紫誥三錫象服增華凝香耀采秋月春花祥開銀漢秀發蘭芽杯名延壽祚肖同遐如何芳姿頓委夜臺鏡掩舞鸞屏虛畫雀連理傾枝不雙歎鶴寶帳珠簾俄焉寂寞藹僚新識鞏奉膺門登堂拜母酌水知源容華莫嗣道蘊猶存楚些告戚典享芳樽

祭户部郎中郭公代

直木先伐廿井先竭老氏之言古今一轍痛維我公汾陽之陸紫族他徙誕啟明哲代有英賢豈惟七葉乃翁博學藝苑搴弧家有五常白眉不誣童卽頴異長乃搏扶學窺原本行成楷模笑彼唐舉富貴自符自乎遊黌暨彼釋褐操管風駈靡不頴脫入對大廷文聲卓越性旣疎通才更朗豁度支用筦泉流不遏爰承使命發彼帑金恵及羣弁母令吏侵迎養朝夕孝德可欽纖毫詳慎務殫厥心又命榷稅河西是臨乃革弊端克盡厥職罷歸里門恬然胸臆載酒論文多士趍式代嫁姪女好行其德杜門却軌古之遺直母喪守禮足不踰庭孝稱吳隱哀極顔丁青烏兆卜馬鬣封成何圖大烏壠上哀鳴天不慭遺奪我典型公之事業長駕未騁遺厥後人良駒逐影四子玉輝諸孫珠炳後福其遐庶怡晚景羽化翛然撫膺若哽嗟乎郭子僚友實多溘爾長息痛也如何山川改色霜露摧柯炙雞絮酒我哭我歌靈其來享無用滂沱

代祭某夫人

猗與令淑金屋瑤篁洛濱仙嗣燕姞蘭祥深閨毓秀錦幔垂裳父爲太保相業輝煌謝庭咏絮鍾愛逾常風傳林下月映曉妝年始及笄筮占鳳凰曰有君子封呂由姜族維閥閱名在岩廊三星夜照百兩晨光朱陳婚媾王謝兒郎夙貴不驕好樂無荒德慈且孝色和以康執其麻枲供彼衣裳尊嫜克順妯娌偕臧母儀既肅家政能防篝燈佐讀截髮留良夫子國器令聞令望攀鱗上苑獻賦天閽敭歷中外秉憲南牀八龍三虎濟濟成行長君鵲起譽重圭璋棘闈選雋桂子揚芳乘龍跨鳳三

黨咸昌清門廸吉遐福方將何圖仙履不驗胡香夜臺巳築弱水難航紅低翠掩鏡冷神傷洞天春晚蕙帳雲凉托在桑梓夙重端詳驚聞訃信彤管難忘婺光雖晦雄劍猶鋩燕貽有後式穀無疆佇封石窌再錫鸞章蕙肴蘭醴敬奠椒漿窻沉夜魄閣冷疎篁寂寂焦綠零落梧黃陵波青麥隴首白楊貞風千古盡此一觴

代祭王封翁

龍劍沉水箕星返維耆舊既謝三黨涕洟嗟我王公天挺英奇乘時利見爲世羽儀射穿七札貫革主皮琱戈啓棨弄戟偏宜上將開府武子匪皁其在持身言規行矩以敬爲幹以孝爲基其在處世盛德溫願善與人交能竭公私亦有族黨乾餱不遑邸宅可共麥舟克施亦有賢肖玉樹瓊姿石麟天錫秉國之維長公柱石夢合麃吹超歷卿寺密勿深知洪波未奠楗石是司乘輦乘欙功成不居王華兄弟馬援姪兒共驪王路羔羊素絲逍遙廸吉訏考維祺箕疇錫福罄無不宜公方扶杖嘯

傲逶迤拖青紆紫駕車乘驪樂殫絲竹養盡壽眉誰云陸地神仙可隨何遽捐館蟬蛻若遺化鶴終杳騎尾安之人百是贖黃鳥成詩歸全龍吉蒙莊有辭況此大德生榮死悲蔦蘿何庇松柏是資一旦凋謝能無涕斯乃陳椒醴乃奏楚辭几筵羅薦與彼來思鼎鍾世享後福方滋九京雖遠寸言可碑丹旒素旐高名永垂

祭吏部郎中王公西樵代

人靡不死死靡不悲其最悲者朝野所儀天挺奇傑篤生我師華冑奕奕生性恢奇笙簧六藝筆走龍螭金昆玉友孝友自持鷄羣儀表鶴鷺風姿既克履道遂快逢時蜚鳴既早獨步彤墀龍門模楷動履攸宜文成緗素徒滿絳帷清望允洽秉國之維山公啓事盡撤棘籬文衡朗照桃李猗猗忽遇謗箴困於蒺藜逍遥詩酒文娛聖嬉聖主洞鑒賜環勿疑裴清王簡謝笑顔咥海内跂足艱大將遺況有哲弟雲龍騤騤黼黻文苑霞爍雲披留心銓政業業孜孜豈圖成憲法生不訾謝莊既去有位空思讀禮聞變愴戚在茲擗管泣血灑淚漣洏蓼莪三廢王裒讀詩佇望昭雪還朝勿遲何圖先生忽焉騎箕願要天路招魂有辭辱在弟子夙奉芳規鼓鑄陶冶生成是期寒暄所隔兩載路岐忽痛往古能無涕洟郗超朋舊孝伯素知闡幽表德奠爵陳詞蕪言效誄俯首靈輀凉颸落木秣馬不嘶西州一慟靈其鑒之

祭某母孺人

吁嗟淑人彤管名揚秉孝成德履慈允臧蘭閨毓質譽擅姬姜于歸望族婦道溫良敬承宗祀虔事姑嫜翁有兄弟伯淮季江同寢共被孝友一堂乃至妯娌甘苦共嘗頗如覽婦爭自趨蹌迨於履變遭世搶攘翁念急難一室相將兄適遘疾湯藥先嘗孺人佐理喪葬克襄撫姪若子爰同義方不幸中夭痛悼勿忘財資冥漠以報雁行操持家政招聲由房翁好行善秉德端莊濟人之急救人之喪還金焚券煮粥賑荒母亦慷慨竭取奩妝猗與令子雙珠爛光蔚起儒業緗素吹芳叔登蘂榜展驥康莊三年報政掖垣有望母雖履貴辛勤以將綜理内外督率勿遑伯最醇孝克奉豆觴繩繩蟄蟄後嗣克昌既履上壽亦錫金章煌煌紫誥幽顯偕康將謂純嘏百年是常豈圖婺女一朝掩鋩聞變心惻里杵不相通家拜母黯然心傷乃陳絮酒乃奠椒漿佇封石窌以銘幽藏雲愁日慘葉槭風凉楚巫浩唱餐我黍粱

祭朱母武太夫人

嗚呼夫人淑惠早聞三從協典四德揚芬琱戈啓胄咏絮能文令儀至性卓立不羣爰自髫齓于歸望族玉海金山高風郁郁母也齊眉和而且肅上孝下慈一庭雍睦翁持大節倜儻多奇公榮善飲對客皆宜不治生産祇潔盤匜母也羞旨無愧唱隨金屋呈祥三珠早毓翁也無年忽摧梁木連理分枝不雙泣鵠鏡掩精光琴悲斷曲母方年少收淚治家以子子伯事以柔嘉馬援訓姪教以匪奢共相保抱勿納於邪司馬鴻才鹽梅國器太史文采金閨拔萃二龍長途蟬聯髙位霞帔金章尊榮克備爰念母德早歲擇鄰主績之教不廢舉勤紈綺勿飾御下能仁埋錢啓後保艾千春何圖仙婺雲車忽杳寂寞繐帳飄零丹旐憶母生平禮斗雲表履道克虔齋心勿擾今玆蟬蛻花滿蓉城麟鳳可駕翟茀非榮況有賢肖亢宗揚名青箱彤管騈集芳聲獨歎女宗巾幗之傑剉薦熊丸湛栁同列鸞馭不來椒漿空潔奏我哀詞徽音忽歇

祭田母郭孺人

卦列少女詩賡夫人閫德啓秀照耀千春嗟我田母柔懿慈仁玉臺伉儷笄而御輪相彼夫子身能儉約不事鉛華獨先操作珩璜節步和而且恪七德含章豈惟莫莫時惟姑疾藥褁關心朝夕祇侍不解衣衾姑有愛女意念所深曰有辔珥推讓惜惜性惟溫惠妯娌咸宜寵不逼下譽彼螽斯玉牀衍慶育此諸兒蘭生鄭國桂出郗枝夫子儒宗積學待仕維彼金昆式榖濟美長君孝廉母尤顧視早奮螢弧俯拾青紫每念母恩篝燈佐讀食必手烹衣必親沐慈孝相依一庭雍睦扶杖將車庶其多福母年方壯子克有成丹軿象服佇見華榮何圖仙婺倏爾雲行聲風枝折青鳥雲迎大德必壽古亦有言此而不驗腸斷樹萱楚些惆逝百羞薦餐佇封石窌以眷高門鳳穴何沉鸞儀何窈安仁涕零心摧丹旐聖善有慕題柱宜矯彤管青編吾言方皎

祭吳親翁代

金扃一閉華宇長辭人生過隙蟋風折枝大德必壽往古如斯此而不驗泣涕漣洏痛我親翁延陵之後世居鹽官遜遜華胄避地來玆谷陽之右托迹市壓風淳誼厚少秉仁孝兼篤友于宗黨輯睦煦煦愉愉風神散朗雅慕陶朱其踪似隱其行則儒亦有庭訓種此令子忠孝傳家賢能灌耳堂構既隆箕裘是啓福祿所貽式廓方始伊余寡昧誼托朱陳人非衛玉乃玷朱門屢叨誨蚍不替陶甄絲如續綣垂白方新歳在於龍辰復相湊喪斧旅巣執牖在手悒之刀圭失此良友涕遏仍零杯

奠先覆妥念生平浮杯話舊顛則相攜疑則相叩比纔加溫如輻待輳今也契濶西州路遐陌楮翻雪醴酒流霞談扇猶在埋玉巳嗟憑輀一慟腸斷悲笳幸有令嗣能繼家聲賢孫頭角光啓雲礽門高駟馬風積鵾鵬異時綸誥光表幽貞

祭某封翁

豪傑挺生鍾靈特厚應運而興躬扶陽九樹德標勲亢宗啓後玉樹泉埋奪我黃耇追念生平眞稱不朽憶公之先世有明德父既從龍廵麟著績雁行翩翩孝友是式公起儒冠早奮羽翼王路馳驅賓殫乃力憶公之才聰明善變兜鍪起家篤學勿倦拔自下寮早蒙上眷邦憲既專早清畿甸逐雀鷹鸇疾邪匡善憶公之功内外剔歷其佐銓曹請謁勿及往撫淮南清揚濁激迨佐軍機勿辭鋒鏑反側既安克靖維績憶公之忠國爾忘家雖柄顯要勿事繁華其在中丞廉直有加心膂既倚成

績用嘉雖在解組秉心不瑕憶公之慈教子何幼或在戎行或爲邦桀黃門最少攖鱗抗節驥展鳳鳴功名卓絶妥貽孫謀過庭勿褻晩年杖履頗事維摩逍遥泉石樂我天和何爲羽化萬里忽過劍歸遥浦星返長河聞訃傷臆把酒問天大德必壽况號陸仙典型云往音徽永綿青松白石銘彼原阡鶴歸華表千古翩翩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一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 祖壽 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庚

姪為柱龢望　為槎濟川　同校訂

為栻欽旻

五言排律古

皇上南巡視河後至蘇杭兩地傳聞將幸雲間恭頌排律一百韻

體元開正朔凝命恤黎民椒酒觴新歲鶯花發早春宸遊開樂國乾健轉鴻鈞刻玉堯河奠披圖舜洛巡彤先巡日麗翠色接天新藻蝀隨風御緹帷傍水滔懷襄咨未定昏墊痛常湮下揵殊無力通漕詎有津淮黃方混合排決正艱辛已繪輿圖悉兼將利弊詢八神持策衛七萃執兵屯駿馬來何驟黿梁渡不淪旆同雲罕耀騎共屬車轔不累供張費能加浩蕩恩慨此浮糧苦還因割地嗔士誠科最重明祖賦相因租額沿流汰沉寃疾首頻軸空催檄急裘盡負薪勤户少黔婁食衣懸子夏鶉瘡痍時搶地冢遠莫呼旻幸遇絲綸詔能開釜甑塵歡呼如沸水舞忭勝吹豳　主聖恫瘝切民依父母親

衣黃童叟指保赤閭閻均内府攜龜貝官廚帶鹿脯賜餐多戴德崇儉可還淳蹕展登山麓乘舟采藻蘋梅花舒化日楊柳茁芳辰波靜魚龍狎忘機鳥雀馴鹵儀捐石鎧樂器少金錞夏諺喧山路吳歈發榜人鳥聲新管和花氣早蘭紉雪後春初霽霖多瀑自澥帝心眞若簡宸翰爛如銀墨潑龍賓下書成鷺字珍鐸鞀懸莫設盆盎覆先申察物非鈎距弛征絕告緡催科今緩越撫字舊憐閩岳牧方魚水從官若比鄰斯文還自賞雜技不須陳綱紀朝簪合訏謨廟算遵登封前日事獮狩古來循桃浪多浮鯉松陰見逐麐開弓能射虎發矢便擒貔

千畝誠先籍三驅捷有神築臺尊猛士肖象想良臣朕聽聰偏廓孳語自諄蘇臺思辨馬湖舫躍祥鱗榼獻三清酒羹炊千里蓴逍遥還惜晷玩賞不淹旬拓地方齊漢鞭山獨笑秦黔黎看濟濟阡陌狹畇畇再造清寧好重來踴躋伸衣冠留駐驆父老願停輪結綺千花照流蘇五采絪觀瞻開壓蒜望幸插貞筠村婦多蠅集山農自嚮臻九旒龍矯矯四校馬駪駪清問憂還喜遲廻行復踆三呼勤卜築萬歲表忠純慕義尤傾膽懷仁欲奮身翠華遥蓋憶白髮盼城闉色動千年遇恩沾一日均剛柔多皞皞文質竟彬彬出狩忘黃屋稱觴戴紫宸

川原增氣象巘崿峋下馬尋花塢浮尊坐錦茵到來欣覆幬此去隔陶甄下今無金石寬徵及廪囷但愁中飽貴只恐向隅頻峰九榛蕪暗江三崔葦堙耳聞疑富庶省察動嗟呻亭里惟聞鶴茸城但積薪三間廬最古二俊商難振士隱無簾肆風高折角巾駑材無可錄燕翼詎能翺緬想收苓朮終能辨玉珉樂傳吳季子馬待九方歅獻曝雖無補陳詩若有倫黍芽宜享薦圭璧祇郊禋十漸陳非早三無奉必寅法廉官待警與汰弊常謊耿介棲山谷英奇戀水濱襄城難再遇絳老復何論春雨膏千里和風偏八垠無裳何穆穆有喜更誾誾

材豈膏梁蔽賢從菅蒯掄班條除刻覈立政慕忱恂塞徼拔旁脊邊關欵沸唇德隅猶自慎利竇盡爲擯萋菲讒能瓶風愆戒不嗔視河龍若蝘縱鑾馬維駰海內看明鏡蒼生祝大椿謳吟歌蕩蕩忭舞貌蹲蹲鋒鏑銷爲器園林墾作耕饗纓駢赫奕玉帛富璘玢棠惜公無召膏思伯有郇鹽梅君和鼎酒醴孰非醇豪傑皆爲用皇王自有眞傳聞行在處獻瑞毓麒麟

大閱應制三十韻 代

聖主當陽日良辰詰武時龍墀紛照耀豹旅習驅馳戎器無文象蒐苗看禮辭無虞能保泰有備更深思笳鼓軍容壯風雲猛士隨羽林能截兕神策盡如羆卜地趨南苑揚兵出北陲疏營同月偃列陣似雲垂箭起六麋獲鋒摧九虎遲射生眞有技授鉞便成師紫燕鳴鞭疾烏號發縱奇雅歌仍不廢投石更爲宜張幕戎氈列開筵服匿遺楓天多畫戟東地半朱旗手握招搖柄親看鐵騎移天軍符釆赫列將壯猷施豈有佳兵號惟惟吉日詩呂蒙曾獨拔李牧早能知似習昆明戰如看𩥉輅儀尚方傳玉食戲下逐班麋行賞惟聞宴懸弓但設帷君方思將帥臣解折無笞節制誰爲及折衝已在茲干戈維所習左右悉能持睿算方居重和羹更祝釐安危

須並倚仁勇此何疑橐甲仍多暇投醪自不欺趨朝欣盛事搦管記恩私詎少甘泉獻還期宣室咨飛熊應載獲忭舞祝丹墀

九日 經筵恭記二十韻 代

禁闈微霜露神霄清景長淒淒陽草變湫湫碧雲荒最喜時無射還知夜未央長生浮菊酒解厄佩朱囊風笛金天爽星樓蕙帳涼九重多勝賞萬户借輝光武庫煙雲繞文樓瑞氣昌宸居偏壯麗講殿正輝煌諫聽鑣堪觸經傳玷可匡螭頭朝拱立豹尾晝趨蹌館落高飈霽臺空戲馬場賜花傳魏帝講學有虞康睿藻鈞天響班

聯鴛鷺行作歌宣百執賜序醉千觴敹燕翻青海丹楓
滿綠塘珠簾遮黼扆椒液舞霓裳盛世祛荒樂熙朝萃
祉祥榮欣然燭地和合卜甌堂作賦通鳩鵲矢音感鳳
凰當年蓬藁下遮莫有留良

固安即漢之方城也地邇京師俗稱淳朴臨汾王
雲岩宰於其地予脂車相訪留共晨夕因得閱
史披圖尚友幾掐知晉張廣武華張吏部纘爲
此地名賢兩君文采風流卓爍千禩未知其里
居姓氏猶有存否而儀型若邇搦管神飛作詩
二章以伸嚮往笑入洛之非時幸依劉之有地

神理綿綿兾與今古無窮耳

挾冊慕古賢所欽在廣武博物似鄭僑奇書徧堂廡劍
氣識干將神鑒闢聾瞽多能與吾徒片長莫予侮奬拔
盡寒門意念同握吐吾生不逢時草莫宣王鼓駿骨金
臺輕筑聲易水苦驅車出城闉欲問渾河滸蒼蘚積荒
碑古蹟渺未覩官署適淹留客况歡其伍遥思入洛人
名高譽玄圃彼美相拂拭不異華陰土二俊豈予企雙
龍共誰撫懷古盍欷歔西北天應補

其二 張吏部纘

伯緒神爽姿眉目見疎朗阿兄有藏書晝夜共欣賞以

兹河海懷不作藩籬想水鏡蓄幽清閉門絕俯仰無我
亦無徒君子惡朋黨薰灼競奔走雀羅方悒怏殘客謝
當年舉世似無兩旅客脂車來儀型增想象歎息古今
人高名判霄壤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攬轡辭故鄉故鄉豈不懷離別同參商參
商猶可望道里誰能量山川嶔以崎相思天一方紅顏
坐蕭索感歎結中腸浮雲何獨逝飛鳥何雙翔含涕復
首路恩情詎可忘

青青河畔草皓皓機中織夭夭柳李姿濯濯盛修飾遲

遲弄機杼裊裊無餘力昔嫁金吾兒今爲侍中職良人
遠別離花落銷顏色

青青陵上栢矯矯風中翮陵栢有常姿風翮無定迹人
生本逆旅白日不相惜驅車宛洛閒黃金積轅軏駿馬
策長衢照耀生光澤鳴鐘開廣宴甲第羅金璧富貴有
餘榮俯仰多跼蹐不如飲美酒歸臥南山石

今日良宴會觴酌並流行絲竹既以奏快耳唯哀箏彈
碁與六博歌呼自多情黃金絡馬頭獨步凌天京高談
足自娛傾聆有餘榮知音未可遇膠漆誰能并濡足濟
時險貧賤無令名

西北有高樓窻扉鏤金玉上與閶闔通下與雲霞屬振
躡詎爲遠天路不可幅長歌協流徵忽變清商曲音響
凄復清悲風何謖謖秦青與韓娥激繞悲林木不如九
臯羽嘹嚦聲聞速冥冥更高飛羽毛豐且育
涉江採芙蓉半是蘭與芷蘭芷豈不芳同心安足比所
思在故鄉浮雲西北起采采未能逈惻愴何時已
明月皎夜光秋蘭馥户牖商風起鳴蟬霜氣催楊柳衆
星雖吐耀浮雲不可久灼灼芙蓉花憔悴亦何有宿好
亦易捐新知亦易醜苟得一心人白頭尚相守
冉冉孤生竹移根嶰谷中伶倫製簫管鳳律生春風雌

雄既相得藻耀棲梧桐與君結新婚媒妁諒能通葛藟
附樛木纏綿貞始終何爲枝與葉判然成西東申椒與
菌桂揚芳各有叢明月不返照憔悴難爲豐
庭中有奇樹睍睆策雙翼一朝東西飛不飲亦不食悲
鳴各有思道遠浩無極別離人所悲惻心同惻惻
迢迢牽牛星皜皜支機石盈盈隔一水無由共晨夕七
襄發明光爛然誰與匹聆聽天漢間相思空負軛離合
在雲途人世詎可測
迴車駕言邁北風凛以冽胡霜中夜寒百草盡摧折白
雁往復來玄鳥鳴且列時序不我留容華忽銷歇吐耀

當春陽戚戚非明哲榮名若可期無徒守恒轍
東城高且長飛閣參差起浮飈天半來芳樹中庭靡游
子淚沾裳時序忽已徙日月如轉環芳年變壯齒蟋蟀
傷歲暮阜螽思君子離憂祇自痗蕩滌從此始美人嫭
以姱榮耀春華裏援琴彈清商燕歌豈能比爵釵頭上
施朱紘指中理深宫不可通雙燕巢其壘
驅車上東門悲風起田畛古墓生寒煙狐兎還相窘歎
彼泉下人遥夜誠堪憫一寐不復寤千秋抱憂憤駒隙
不可留人生若朝菌知愚一以視夭壽誰能準僊人藥
一丸服食多戒謹朝露當微陽瞬息忽已盡不如老糟

丘毋使達人哂
去者日以踈本是親與故來者日以親莫更同行路梧
桐何蕭蕭悲風起墳墓故鄉不可懐薪歌哀日暮河水
方浩浩欲渡誰爲渡
生年不滿百思垂萬古名天地浩無涯俯仰難爲盈時
序互遷謝憂樂紛然攖誰能耀閭里鞶鼓復吹笙不見
滄海上雲螭來相迎
凛凛歲云暮陰雲萬里垂遊子衣裳單切切凉風吹彼
美在一方宿昔共容輝角枕與錦衾兩兩忍相違夢寐
忽自合攜手入蘭帷嬿婉未及終輕鴻迅以離彼愛自

有屬我思當告誰芬芬隔重闥駢車不我歸鴛鴦雖有翼參差中心乖涕下漬羅縠感歎增長悲

孟冬寒氣至霜露皎且潔遠客當悲風慘焉念離别夜長寐復寤明月盈將缺孤鴻從南來哀響不可絶一聲雙淚垂兩聲中腸折知書自故人三歲始能達開緘識中誠涕淚如泉咽

客從東方來遺我五色絲織爲雲霧縠中繡合歡枝色絲無可染故人心不移綢繆共肌肉恩愛兩不知同袍復同澤此情安可辭

明月何皎皎照我玳瑁釵客行歲云久感歎結中懷故鄉豈不樂遠道誠足哀徬徨步堦除短書未可裁何時更攜手使我玉顏開

君子行

君子懷遠慮不貪昕夕安處堂伏險患履霜懼有端虎尾諒難履羊腸行亦難事幾本邂逅禍福來無端奔馬不援控拯溺非危冠惟當保明哲無使遇摧殘

詠懷二首

羊質無奇采燕翼非遠翔大文不可竊六翮誰爲長所貴丘園秀履道生輝光卓躒邁塵濁凌勁勵秋霜軒舉諒有在沉淪益以彰安能戀浮名與時相頡頏

腐儒守章句俯仰難爲容相如卧文園楊子悔雕蟲修能不自耀浮名安足崇吾聞懷瓌姿砥礪多良工荆璞蘊廉隅遇必遭時隆守樸道彌泰騁志途益窮不見清廟犧文衣災其躬

古意二首

城東有美女容貌如舜華臂環綰珠玉輕袖揚吳紗山河宜象服之子盛笄珈妖冶宜絶世幽閑亦宜家標梅虛泣古獨居空自嗟盛年不爲樂桃李徒生花

松栢鬱蒼蒼生自泰山巔下枝積雲雨上枝拂青天四時不改色經冬翠且鮮風塵到喬嶽此木亦已遷剝蝕皮幹枯生理不復全惟有扶桑枝朝曦出其前倒影落東海萬古生雲煙夸父逐之走俯仰尤足憐碩果有時盡造化誠難完

遊夾山漾能仁寺同郭汾又作

汎舟循溪行透迤入林樾蕩槳出層波漣漪生曲折忽然見峰巒頗與他境别古刹枕其流秋原曠以潔道峰當我前雲煙俄可吸聯袂憩形影香吹芰荷葉佛面侵湖光晶熒若皎月僧廊苔蘚生人象久拋擲静者導我游崇朝滋豫悦

其二

豫悦竟云何誅茅自茲始山水劃中區漱石幷礪齒幽
曠希人居布金久絶耳何圖宰官來掃闢憐開士慈雲
覆諸方從此安耘耔奇遝待偉人我來寂無事探奇揚
子雲握管顔其寺歎息語同遊茲行信難已

古詩二首

憔悴不自持攬鏡照容顔緇髮俄改素歎息詎忍看思
彼餐霞客豈無藥一九服食不可信尋師良獨難形滯
心漸局誰爲跨紫鸞今時非古昔生者能不殘
鳳凰生孤雛和鳴相飲啄比來離其巢耿耿心不樂烏
鵲羣然棲不識誰爲鷟阿閣方岧嶤丹青飾榱桷奮飛

固有時所遭正屯剝廻思丹穴棲山川邈以邈

李陽驛廻瀾閣晚眺同晉子孝艳

日落遠山赤收帆恰未遲長風凌迅湍停橈任所之汲
水有童子云是戍卒兒借問此何地李陽枕江湄中流
號絶險其下藏蛟螭賴有神人力始見安瀾時瞻禮上
高閣廻望波瀰瀰岷江與漢水相廻乃至茲客心浩無
端逝者不可知憑瀾一長嘯舉目共陳詞俯仰在萬古
江煙飛鷺鷥

九日同杜于皇峴山登眺

煙巃帶澄暉循步向南郭青女司良晨丹楓綴寥廓策
杖登山阿高懷茲有托四山枕晴川霜枝蹐枯蘀落英
未可餐龍山不復作緩步梵崇阿紛披出叢薄雜沓市
井遊顧盼殊蕭索杯斷白衣遺帽怯叅軍落長天勁隼
飛空訌和雙鶴旅抱何遽開荏苒今非昨賴有素心人
銜杯共飲噱顧景笑時閒臨文且爲樂聚散本無常別
緒何自惡

寫懷

日月長幽賞山川未縱探世人皆拱北我意豈圖南泖
曲初成沼峰連九似藍榮華情若棄肥遯意方參竹密
籠孤樹苔深護古龕岩花飛寂圃水鳥浴寒潭酒甕曾

思籍蘭臺舊憶含寸陰流苒苒雙鬢改毿毿鴑困難成
驥籐枯詎比楠乘桴思鬱島飛翼想鸞驂盤少侯鯖五
杯邀月影三阮修欣繫杖陶令醉扶籃種菊真成友栽
萱但有男可懷安邑棗不憶建春柑桂落黃金粟松滋
綠玉篸深潛企蚓仲守下慕龍聃體直差脂韋心澄學
澹涵書成嘗飲蠹桑種未眠蠶漫具先生饌居然靜者
庵伐桐難足爨乞米豈容甔愧忝蓬心長飄零物望慚
說經差可聽通隱未爲諳築室支離臥憂天汗漫談松
蘿方自傲絲竹畏人躭欲採琳腴藥還看泰華嵐霞漿
差解渴石髓不成貪朽木多樗櫟微禽類雀鵪井心人

自咲麈尾我何堪夫子山梁歎莊生蝶夢酣鑿坏殊自得荼苦竟如甘

客中

人言客中樂不知客中悲譬若離羣鳥東西隨風吹六翮本自鎩長路空差池鸞鳳不我惜烏雀反見嗤中心不自得哀鳴當告誰雲中有鴻鵠翩翻萬里陂吾欲往從之弱羽畏路岐何時凌迅風矯首慰長饑人言客中樂不知客中悲

臥龍潭和朱晦菴先生韻

蒼崖深以峭似有神靈鑿玉龍半天飛日向空潭落幽

奇多變化高臥藏岩壑因名思古人感歎如今昨潛元固有時雷雨無由作臨祠薦蘋蘩弔往一觴酌吾讀晦菴詩知其意所樂山空猿鶴啼寒煙紛漠漠

苦雨二首

少小嬉春風宿昔慕遊衍芳草滌塵襟煙霞得所遣陰雲幕天涯四顧心不展鸛鳴婦乃歎洪流積清淺堦前有白石濕潤滋青蘚房闥沉以寥柱礎露方泫吾思白日光低徊復遐緬

太虛本無象俯仰殊寥廓陰雲翳中央飄蕩如帷幙倏忽春風生白日流華閣光景迅不停物華欣有托蘭叢散幽芳慨焉念丘壑起坐閒微吟策杖尋山郭燕歌豈爲哀魯酒良亦薄歎息知音希大雅誰能作

汝寧懷古十首

孫叔敖

楚相輔莊王覇烈烜天壤苟非虞丘薦志業何繇廣大器重始階榮名艱後享寢丘有世封卒以衣冠像生死賴有人酬德豈眞賞

翟方進

丞相秉剛節挺勁如寒松奏罷兩司隸薫猶不並容儒雅優吏事爵玉酬樞庸東郡舉義旗平陵繼奇蹤父毋青史烈子齊白刃鋒否泰各自顯人生貴遭逢

戴憑

建武多詞臣侍中名益朗非貪重席榮析理貴無兩鎬池狐火攻六經蕩榛莽賴此博士家辨難標眞賞何圖千載後義晦人亦往對此平輿城遺風勞想像

袁安

司徒遭季世夷險不自厄秉鈞能委蛇出宰不跼蹐王室每置念流涕塡胸臆始歎古人心殷憂非朝夕履霜惕亂萌乘雲懼墜翮不見臥雪時俯仰有餘適堅忍保歲寒高懷起圖籍

黃憲

大海無曲流崇山鮮拳石清濁苟易淆夷險皆爲迹高躅有徵君黨人皆辟席濁漢不可仕衰周又誰適碩畫干諸侯遊說不輟軛慕聖樂琴絃搴芳耀圖籍王佐有遺才韜光泣今昔

許劭

子將竣名節月旦世所儀明鑑無沉賞千秋慕芳期玉石始已判華實終不移毀譽更蓂莢時忌生險夷何此平輿龍獨以藻鑑宜歎息懷古人涇渭兩不疑

陳蕃

仲舉璠璵姿剛勁誰爲匹掃除在天下不肯拘一室陳寶發忠憤乃遭奄寺嫉慟哭殉王塗豈畏斧與鑕明哲亦可懷風雲既已失弔古發長思鴻飛脫羅畢

袁閎

袁閎生不偶厲志探幽機窣守煙霞避毋使儕俗譏清流遭禁錮土室俱屯夷謠詠諒能工幽潛不可飛守身盜乃諒鄉里得所依樂饑苟如此何羨西山薇

孟嘉

幽蘭秀岩中明珠輝水側珍物世所知芳耀竟誰識褚裒得孟嘉乃在庾亮席扶入見天子聲名益籍籍風吹戲馬臺落帽有遺跡放達任天眞風流迄未寂

畢卓

晉世多清流八達尤自放吏部老糟丘常作百斛想人生天地間志意貴骯髒衆醉我獨醒清濁標眞賞種秫亦已勞持螯得所尚不見甕邊臥風流傳遺響

董仲舒宅

汎舟涉江潯淪落效遊冶願言懷古人握筆崇大雅董子相江都驚才邁華夏卓犖天人策賢良長聲價遺宅至今傳憑弔如舊社烽火經亂離古跡狐窟下著作炳如星樓臺夷作野文章多薄命我其後死者彼志未能舒我懷詎云寫俯仰發長歌夕日紅榴射古今不相及含淚但盈把

燕子磯和前人韻

岩石聳絕㟧森然峭以幽空江蕩孤麓旋轉無安流一亭豁耳目古寺開重樓老樹蔽蘿薜憑陵愜遠游接天驚濤來浩瀚如雲浮遠山帶夕霧羣鷗飛不休海燕變石角營巢立山陬鐵絚杳莫覩奔𥇥遲行舟烏衣感王謝磯風吹暮愁

壽慕大中丞

命世西京傑匡扶　聖主時英猷邀異眷盛業荷深知筮仕年何少分符譽不遲雄才文若備藝苑孝標推拔

雄眞能悟裁花更著奇六橋春雨淡兩浙惠風披一自
循良著先酬保障咨使旌還出牧閩嶠獨覲遺五馬迎
榕暗雙旌拂荔移籌邊鯨海奠題柱孽蟲靡樽俎無難
靖金湯自此持抒忠傾赤膽撫字及蒼黎夙有澄清志
兼懷饑渴思延登名特達超拜寵安辭鞭算勞薇省藩
分領度支盈廷籌箸借鑾午羽書馳平準功非細泉流
德益資阜財開化理弄印沛恩施隼羽横空矯夔龍接
武居開樽瞻器量緩帶見丰儀捧日心偏痒為霖道足
師此時公臥護異日國為基履舄神尤泰憑熊福自褆
北門資鎖鑰江甸早匡維容駟于公似乘驄司隸宜一

經還卓犖羣鳳正參差綠綟應常綰朱輪佇可期桑弧
明曉日棠樹接寒池常滿杯浮露恒春樹有姿千秋甌
卜近華祝一陳詞

送陸子出遊

陸子忘年友論交肝膽傾磥砢宜任俠慷慨獨飄零弄
戟誰爲識開樽舊有情風姿猶點漆智略喜譚兵投筆
心偏銳低眉意未平晴霞隨路迥江水夾楓清海色樓
臺幻軍容組練明此行懷短劍異日請長纓旅況憑緣
寄離思憶別鶩貂蟬行自愛努力勝書生

壽宋右之大司馬

高山何嶙峋日積雲霞氣我欲登其巔縹緲在天際油
雲起崇朝帡幪殊不細萬卉各自榮枯木有根蒂芝蘭
生幽谷霜雪漸零替無人亦芬芳白日未照曀仰視松
栢姿直與青雲麗願言附崇柯凌冬貞歲歲

其二

秦時有明鏡精光別姸媸萬物靡不照洞燭誰能私上
可佐日月下亦辨龍螭珍奇亘千載視者東西馳蛾眉
侍其旁攬鏡思一持神物苟未遇空負芙蓉姿新者易
以聚故者難為離顯晦在咫尺高懸豈參差進酒祝難
老懷古多長思

送蔣璞菴之上杭令

涉水汎澄江登高下長坂寒日淡以輝浮雲仍聚散三
徑有元卿牽絲託旅館分符歷遥途民社邀深眷閩山
峭以幽煙雲互零亂芳蘭與素馨琴堂有餘玩題詩託
吾心文辭已纂纂異日山花開相思應望眼

其二

飛蓬吹古道寒林煙霏霏鼓吹發征鶩前旌薄初輝海
色照墨綬別情方牽衣朔鴻南日近代馬北風依尺木
自今始雙鳧旦夕飛行矣歌四牡極目送騄騑

其三

冀北有古道江南多寒潯渡吴登越岸山色多崎嶔一
入無諸城村郵多榕陰吾友本鸞鳳枳棘非所任旣知
瘡痍苦復有保障心行行竟叱馭凌颷起楓林去住各
自勉同爲遊子吟

其四

入燕旣迢遥歸吴更宛轉自此歷修途山煙出葱倩之
子盛風流才能握三管出牧何騤騤良驥公已展庚亮
能開樽登樓極延覽行矣佇超遷無爲歎遠緬

其五

之子吴中英濡足隨時跡琴鳴水並遲山近花徧積此

地瘡痍多矯首需恩澤相送出青門相思縈日夕

贈南宫令胡次瞻

楚才信英傑虹霓挾班管夙宿善遠游論交復侃侃傾
葢吴王城道遠鴻書斷劘門相周旋跡疎情自綏以兹
濟世略分符若巳緩種花與鳴琴風流兩蕭散南宫鉅
鹿衝生齒頗繁衍藉君經綸猷裨益詎云淺送君初夏
時鳴驄折柳綰浪迹憐秋蓬南行策疲蹇言念古臨邛
暠哉相黽勉

古意贈錢子葆汾

丹穴有神禽文采絢五色扶摇發高岡萬里始一息朝
從阿閣棲暮向瑶池食鵷鷺自成行神異非其匹野鶴
在林中振吭鼓羽翼傍徨欲相依畢棲難踰跡時發九
臯音道遠響彌惻側睇長離羽惋戀無終極

其二

吴宫有奇麗皎服盛妍好雨耳綴秦珠釵笄首彌耀自
頷千金姿非復尋常貌遠嬪在迷燕入傳君門早朝霞
淡澄輝光彩爛懷抱蘭芷各有思馨香冀相保

贈邵瞻南

咸英有古音舉世非所好白雪和陽春幽賞貴同調公
負璠璵姿陸離振奇耀談經何綸紛秉心持大道絳帳

謝絲竹浩歌發清嘯尊爲太學師藝籍恣搜討得行釋
萊儀光寵開懷抱鳳羽嶡高岡和風披百草窩騰振雲
霄潤澤及枯槁登堂覯芝宇聆言見深造聊陳瓦缶音
以冀金石保

贈許師六孝廉

怡志在丘園六載謝行役結想懷友生江波渺以隔平
輿有二龍君獨早通籍胡爲困鹽車遠道徒涉歷合浦
明珠輝玄圃琳瑯積大才終晚遇神蛟起大澤伊余多
繁憂恒苦桑榆迫蘭虛羅含牖草鬱揚雄宅饑軀方遠
游命駕遂良覿佳人惜蛾眉把袂忘形迹强當發歡笑

與子契冥寂

過蕭寺野眺看花

東邊纔結藥西畔已飛花點點紅如豆離離赤並砂高枝垂別樹亞幹茁新芽綠瘦青還染丹輕粉漸加高低籠鵠羽疎密動窗紗條弱英偏綴風多影易斜丰容空色相鬟曼燦雲霞樽欲傾三雅詩真勝八叉香臺留燕子石徑雜曇華已自遊絲罥無妨錦幔遮清塵仍不汚凡卉詎能差蝶至羣舒翅蜂來已放衙偶過三寶地誰憶六萌車梅笋勞思想萍虀辦咄嗟有情真欲老無計强爲奢但得花爲伴應知玉不瑕高談推華岱韻語洗箏琶搦管重爲記臨文詎可涯

輓節婦

宋姬曾執節楚女亦稱良遇難堅如石殉身皎似霜墜樓眞可比斷腕孰能方代易朱紘古風高彤管揚埋錢遺教在刲鮓後賢昌石窌隨時立珠胎奕世芳山河堪表度日月更齊光有禮宜旌闡豐碑草自長

贈余佺盧侍御

余公棟梁才丹青早輝煥器宇出風塵經濟無朋散頗疲執戟時曾發東方難納誨盟深衷憂時發長歎夕郎首承明封事五花燦不第起瘡痍且以拯塗炭予本素心人聞君叅廟算策蹇賦遠遊矯首觀河漢布衣登崇階蓬蒿離其半獨有飯牛人哀歌悲日旰大椎苟在握盛事若可斷不見蜻蜓飛有時附龍翰

秋日張爾成納言招集祖園

清卿招宴賞聯轡入林丘潟暑臺池散高懷景物遒紅邐惟暗葉碧水自通溝密樹森交徑高亭暗入秋餘芬侵翠閣斜日淡朱樓抵掌思前蹟擎杯記此遊河山空往事喬木本貽謀蔽石藤蘿老封雲檜栢稠海榴紛結實山桂逈生幽招隱高賢合張筵永日留金飈千里散玉露一天流君似高樓鳳余如溪蕩鷗別情頻雅契逸翰愧冥搜水國烽煙近江邨鴻雁愁何時星更聚重過習池頭

壽宋右之太史

侍中重席榮桓榮稽古力讀書致通顯履盛舒胸臆緬古懷斯人儒生志殊得羨君髓歡才年少荷史職辟雍會生徒弟子盛修飾恭遇幸學儀談經泮水側大義殊琅琅至尊動顏色今茲開經筵啓沃藉儒德千載思漢才君遇同奇特朝爲閬苑遊暮向蓬池食鹽梅佇和羹陰陽調爕極靈鳳失長風無翼鵉斯翼早爲康濟謀毋徒守默默

贈西洋潘子

渤澥浩無涯其西更莫測奔濤浴頹陽天地黯無色蒼茫海霧黃簸蕩天風黑島嶼多奇形鱗介不可識汪洋十萬里乃有西洋國此邦尚文物制度殊整飭治鑄火攻巧被服罽文織君子尚耿介小人鮮殘賊善習星家言握算無漏刻潘子渡海來廣教恒河億大教絕淫克孝友達天德瞻禮天官人主持造化極精簡俗易疲弟子門荒寒緇流棄金錢玄宗陋浮慝此獨勤且廉不廢人間力其邦賈舶多時渡中華域歲歲輸黃金云奉尊王勅寧使道里艱無滋西教熄潘子更聰敏所遇無不

克尊經釋聖言勤厲無餘刻設教上洋市威儀更嚴翼亦有貝錦讒不損朱弦直吾昔童子時是訓亦是式契濶三載餘河海更難即今茲奉儀型豁然曠胸臆老聃西出關孔子乘桴亟大道洵更行華夏皆有得歎息古今人推心還淹抑

許忠節公祠和固始令包芝崖韻

忠節耿介姿博學能履正彊藩起異謀不辱仍受命豐碑樹靈旗溫綸有榮贈勁草風孰靡古人共輝映吾友播璵器弔古抒幽興緬惟耿介初乃至廟食定荷戈羣寇折建牙六郡并惠威無偏任長駕得所柄靖盜遏亂萌殷憂出天性繞指人盡柔公獨存剛勁風雨走龍蛇題詩寓神聽

贈唐子席珍文玉并懷雪齡使君

春日駕言邁初指弋陽城結軫更長念緬然懷國禎夙昔宰吳會籍籍有政聲嘐川與青溪被德有餘榮何圖更遠宦殷憂結中情故人兩兄弟投契如蘭蘅懷刺敦舊好披霧慰平生法護既不讓僧彌未可輕片言出肝膽膠漆誰能并穆風披綺陌芭桑耀春榮不見河東鳳六翮漸已成

王君山以排律十韻誌別依韻奉酬

春盡難為別憐君似有情梁園懷鳳侶滄海泣鷗盟旅思生芳草閑情對落英此行真汗漫何事絕逢迎策馬黃金勒開尊白玉觥浮名嗟偃蹇我道任縱橫此地多儔類誰人獨老成名花飛屑玉日色映籠晶倘許蛟龍怒何愁燕雀鳴十年悲未遇相對意難平

贈孟公澄

孟公經濟才雅尚耽圖史闡極尋微言談玄析名理生徒絳紗帳翰墨烏皮几良驥早見推伏櫪淹壯齒忽慕邴曼容微秩代耕耔王塗遭板蕩解組疾如矢蔡藿飽不充朱紱輕脫屣著作古為徒未肯事雕綺結交祭[illegible]

堂脩然見杖屨黽勉在千秋不啻真知己孔融與禰衡忘年固自爾浮光有遺編纂輯無暇晷吾道不終窮榮名留千祀

贈吳子

吳子儒雅才倜儻開懷抱如與公瑾交飲醇接歡笑以彼經濟略蘊蓄殊不少裙屐得其宜投艱更能了卜築城南隅摯懷每傾倒市義積生平勤德苦不早才裕識亦明深藏賴有道贈言愜素心握筆豈草草初夏汎輕舠綠暗無秋稿澄江蕩塵胸欣然誌情好肝膽世人希膠漆詎云老題詩夕陽時山雲正繚繞

古意贈友

灼灼園中花猗猗陌上柳花照主人筵柳折路旁手君若瑚璉質靜廉復深厚豈以珍鼎彝遂爾棄瓦缶一為冑子師再作紫芝叟匪徒炫崇階所歡在大受予荷君深知土室嗟不偶虎豹出山林龍蛇離大藪詎能瞻四方但逐牛馬走

叔伯生誕日歌以祝之

大叔八十五健骨如神仙度已一週甲古稀少二年追憶童稺日吾父相周旋每事來諮決禮數真翩翩性本篤慈愛意復莊以虔或居長者後稟命不敢耑兄弟相勉勵來往陌與阡教誡勤耦耜勸農常率先向住東村上卜宅來西偏暨茨并丹雘堂構歲月延子荆居室著少游鄉里傳恂恂樂為善步趨齊古賢今茲生髦士子孫皆蘭荃倜儻讀詩書驊騮駸前曾孫三就塾家慶方駢聯幸遇太平日恩施沃堯天叔也邀異數紅顏邁華顛既有粟肉賜復加帛與綿拜手荷皇澤自好百不纏郡中風俗變勢利相因緣族誼少輯睦古道多棄捐後生侮前輩舉動殊多愆叔為支子長余為高祖玄同懷忠厚意夙夜惕冰淵涼薄既失志娛樂維文編有心聯氣誼無計解憂煎相去不百里把臂殊未便賴與弟姪遇問訊知寒暄往臘逢三白占豐少旱乾逢茲懸弧日春花開瓊筵買舟泛清沏隨叔同放連但欲嗣籛老何知侶偓佺不才老且貧饑軀將走燕山林箪輅啟行笈無一全不惜身遠道所嗟山與川金石固無質物理多推遷既為君子慶兼為衰老悄造化有榮枯我獨羅屯邅題詩介眉壽胸臆何時宣白頭長可歎青眼冀相憐

十月見蚊因賦二十韻

霜秋白鳥散寂寞已無聲何事侵肌哭還來觸面鳴蛸飛乘小熱蠕動竊餘明咂血思肥體依人苦喪生可知

饞飽極卽與敗亡并若向窻帷戀翻愁枕簟清憐仲猶故態憎汝最無情入耳聽何細針膚刺不輕有時來晝壁幾處出層甍婢爲焚香見僮因握扇爭須臾驚欲撲俄傾不聞鳴命似飛蛾委身如落絮嚶櫻桃眞類飽萍葉想初萌錐利非同蠆蟲飛竟似蟁趣炎愁已盡耐冷竟無成轉盼風兼雨悽惶霰與霙微軀隨火化細響寂深更可悟貪何益還教禍獨攖浮生殊苟苟物理盡營營感此么魔意題詩恨自盈

贈家退菴

蜀山何巀嶭松柏生其巔早具棟梁材挺勁蟠雲煙青

青覆萬里結根益以堅如蘿無可附咫尺凌蒼天明月出其下流光何澄鮮肯堂既丹雘作楫亦巨川南山有朽木擁腫人盡憐大匠已見棄神理無由全仰視雲霄姿峻拔有餘妍委蛻時見用流水出琴絃會合雖有數時時懷古賢

奉和憂農

亢旱虛青野殷憂築絷壇鞠躬開府意齋宿外臺端潔慮張戎氈朝眞擁漢官風亭鸞鶴下籟寂磬鐘寒孔熯呼尤切其咨歎莫寬南箕誰可簸白石詎能餐矯首天難問塡膺意未安維持炊巨綆保障挽洄湍祇是瞻雲

漢何曾釋旱乾補苴如集木遺大復投艱魴尾何堪赤臣心賴有丹一誠方盥薦衆志已維垣降輦翔丹鳳鞭霆控紫鸞滂沱千里注霡霂萬家歡拜斗紛如蟻焚香馥似蘭豐隆如可御赤地詎爲難

贈某先生

與君六載別同折閶門柳慷慨卮酒間行藏各自剖大木出崇山江波生巨藪沛澤在崇朝蓄積既云久念子乘風雲天衢自昂首豹霧生氤氳驥足騖馳驟旅客嗟飄零金臺復邂逅念此鵷鷺新或惜雲霞舊贈言託餘馨俯懷夙昔厚盛代無留良菰蘆有枯朽庶藉牙曠知

調琴發清奏

擬古集藥名

曲路通草徑弱藤連翹柯懸瀑水銀落山空青如螺雲旋覆花上澗沒石子多道逢白頭翁琥珀紅顏酡手握松枝塵續斷吟且哦遠志邁流俗百合貴淳和無名異通隱女貞守岩阿落葉滿地黃所防風露難人生無丹砂烏頭漸已皤安得謝五味學唱紫芝歌

無題和香奩韻

玉蒜垂簾影金鋪淨襪塵舞姿方濯露膩雪未離晨裙樣留仙好釵梁却月新積絲成纈細散繭出花眞蟬鬢

初能綰鴛鴦似解蟨寨羅垂半臂方翹拂輕輪班管描
蝴蝶神針繡錦麟閒情花合夜細語燕迎春解珮渾疑
洛裁書欲寄秦巫山宜作雨妬女早名津簇蝶金泥落
鸞鸞嗁袖珍細腰風欲動素面粉難勻寫恨吹蘭氣繁
愁舞紵人仙源方有路癸宿詎能憐

送方與三敦四兄弟

折柳白門畔送君蓟門道共此幽蘭心結交悔不早悵
焉陳所懷贈言殊草草吾徒失意人開顏且潦倒豈願
擲萬錢聊以舒臆抱季子相位尊解嘲爲妻嫂賈生正
少年慟哭心如擣十畝桑閒閒行與保惠好

其二

憐余蹇滯姿晚歲嬰塵鞅顧彼當路子磬折徒俯仰感
君兄弟情纒綿若指掌泛楫涉江淮鍾山雲日朗念吾
未言歸羈人每惝怳寂寥寧可干躡虛在意想白石化
黃金黃金十萬兩咄嗟傲公卿豈云道已枉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二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祚祖壽編輯

爲棟赤霞　爲梅大庚

姪爲柱灊望　爲槎濟川　同校訂

爲栻欽昊

七言古

吳門行爲楊維斗先生作也今弟公勝適遊吾郡

因示之

吳門孝廉眞奇士維斗先生雷灌耳二十年中萬事非

春風血碧草不死余與先生稱父行曾從玄閣挹輝光
此時模楷高天下不獨雕蟲稱擅場渥洼天馬無人識
蹭蹬燕臺毛髮白海水羣飛西北崩步窮童亥誰爲力
先生忠憤不可當昴藏七尺凜秋霜自甘白刃一朝盡
鼎湖髯隨雲茫茫小臣五踏長安陌不見君門淚空拭
但惜蛾眉第一人南國自此無顏色以茲地下甘相從
清都鸞鶴生靈風轉盻十年墓木拱滄桑遺烈如飄蓬
昔與令嗣稱莫逆先生有子名焯亦有俊才擊筑歌呼浮大白筆搖五
嶽氣食虎豈謂千秋在旦夕西州慘痛不能過黃壚往
事悲逝波父子有才皆不達弘農隴西同折磨余慟婁

我歲未久眼前悲歌無不有門前剝啄忽傳刺先生介
弟亦玉友爲問寒暄萬淚枯嗟君作客每窮途一子無
辜對獄吏胸中磊塊誰爲多孝廉忠烈世所無至今英
氣壯三吳幸我清狂猶後死得見胥濤入五湖

錢子子璧遊燕三年歸里未久又復命駕於其行
也贈之

三年客燕市一日歸故鄉故鄉席未煖復歌薊門行薊
門甲第排雲起鳴鍾鼓玉王侯𠊓對客朝傾服匿漿當
筵夜出遼陽妓有時伐鼓鳴鵾絃狂歌更擁弓刀眠細
柳無人不試劍平津有閣還招賢錢子輕裘復布帽車

茵不吐門不掃折節能令七貴傾揮毫肯使二王好比
來作客殊蕭然芸香老盡手一編風塵馳逐色不悴駸
駸乃復驊騮前借問長安何所慕截裾出門竟不顧君
今已懷烈士腸安能刺促老一方丈夫所貴在知已舉
世悠悠皆足恥但令肝膽一相親眼前富貴車生耳君
不見公瑾生平若飲醇侍中經學能重茵男兒得喪不
足道結交乃是賢豪人送君二月鶯花發馬蹄踏遍燕
臺月倘遇秋鴻一寄書毋使相思生白髮

爲施醇乎題宋石門後峰圖

雨脚雲根晴日午濛濛山色籠陰霧絕壁風生大壑寒
藤蘿千尺紅霓吐此中窈深不可入前峰如拱後峰立
誰知鳥道絕人煙翻令筆墨生奇突石門畫手世所推
生綃一幅同尊罍苔文剝落側理碎浮沉幾燼阿房灰
丹青聚散亦有數施生什襲匪朝暮傳歷神宗已百年
青箱淚落思其父手攜此卷向人乞當年遺澤猶堪述
握玩如同韋氏經臥遊每與宗生匹傳來此畫真神手
揮毫亂逐龍蛇走僧繇幾與共飛揚虎頭漫自分先後
洞壑松風冷意秋山中桂樹堪淹留施生磊塊胸中有
只此能消萬古愁

贈茗上沈闇公

沈生四十鬚未蒼揖我蘭舟茗水傍相逢意氣盡傾倒
金風木落吹秋霜迴思前歲葺城遇玉堂學士陳雞黍
君是金昆我石交主客歌呼競爾汝是時謙謹下座居
襟期開豁紅顏舒難兄水鏡稱清要愛弟風流得自如
兩丸飛駛倏三載落月屋梁思醉態稜稜瘦骨神不衰
猶是當年舊丰采飲君之酒登君堂誇君年力方剛強
躍馬屠龍得自致荊枝棣萼猶相望君不見隱侯藝苑
推獨步世業青箱能接武又不見司空挹損謝鳴笳處
尊履富能不奢君但優游多福祉阿咸已自嫻文史盛
德錫來天下傳人人何必皆朱紫

彈鋏行

孟嘗常有三千客鼎食鍾鳴拜恩澤珠履翩翩登玉堂上者稱觴下進炙馮讙獨自聲欷歔一歌無魚再無車三彈長鋏猶未已有家始得稱安居當日間歌筵上坐但使有求無不可即令狗盜皆進前何須竽濫方虛左馮生市義頗有心忽然捐却萬黃金君侯所少僅有此薛邑銜恩日已深一朝避位仍來薛焚券歡呼民志結當時俠烈慕高名萬古賢豪重人傑吁嗟養士期報恩好龍特恐非其真馮生自銜亦自重彈鋏從來此一人

猪肝行

客子飄零不蹈躓秋雲爲衣月作席酒醉還敲玉唾壺名高豈在牛心炙猛然深省思古人安邑猪肝不可親一朝高蹈更他去志非溫飽仍甘貧閔生此事歲云古吾曹已自非其伍千金駿骨孰爲求一片猪肝徒自苦江湖日下淚如絲但得有肝且勿辭閔生高行吾所企恐負當年安邑知

題飲中八僊圖贈画士王載南

我讀杜老八僊歌醉態淋漓生氣多賢豪卓犖名不朽墨雲風捲堪摩挲詩中有畫畫有禪醉鄉天地生雲煙蓬萊仙人不可見惟有諸公置身閬風巔王生下筆殊不俗英眄儼然神氣足掀髯岸幘舞傞傞眉揚臚湛人如玉謫仙草聖我所師逃禪樂聖羣不知其他酒徒亦賢者隱囊紗帽無恒姿筍文側理纖且薄貌出煙雲氣磅礴云是龍眠舊業傳碎剪鵝溪神不索從來飲酒陶天眞君先阿堵傳其神吾亦後堂呼酒客見此同消竹葉春

夢後作

昨夜夢至芙蓉城大花的爍小花明煙鬟霧鬢見女子自言張姓珊其名與汝伉儷君知否登樓共聽天風吼海水羣飛三十年止隔青城一杯酒少年推髻兩與三

錯坐不辨女與男語多怪誕不能記倉皇震駭徒增慚別有小鬟十五餘明敏調笑鳴瓊琚開言此義不可負會須同上騏麟車余云親老苦未報至今蹭蹬長安道天路方遙不可階不如遣我安期棗回頭笑指眞凡夫青山不老白骨枯鍾鳴雞唱夢忽醒遙望三山竟有無

同友看報國寺海棠

薊北春花堪攬結桃花烘霞李吹雪何似招提幾樹開海棠獨擅紅裝絕輕絲褭褭百枝垂嫩葉葱葱雙幹茁東樹敷榮西樹枯妖嬈掩映見紅膚沉香亭畔醉妃子遲日春陰侍女扶我到長安心寂寞攜儕一看欣初蕚

石家金屋惜無香不識花容相輕薄此花濃豔最超羣桃李何顏更對君猩紅半吐嬌無力似帶巫山一段雲惜花徙倚羡初開只恐遊人逐隊來今朝旖旎更押𢾾欲對東風拂袖廻碧雞坊裏燕王谷不如此地花如沐獨憐杜老未題詩使我含毫歎孤獨

贈李先生元仗時遇於西陵因口占話別

不御李君二十年居諸遄邁如雲煙相逢不暇致寒暄咄嗟還訝鬚毛顛憶昔君才過大川文裁錦繡詩百篇三君八俊何紛然搴弧直欲相比肩物換星移歲屢遷知君起草明光前含香郎署何蟬聯皎月晶熒三楚懸

杏春開府瀟湘天墨莊桃李豔且妍起衰八代稱新傳予遭黨錮多屯邅王裒還廢蓼莪篇十年土室徒自憐舊交不問新知捐伏櫪老驥思幽燕孫陽不遇口流涎忽然訪友天台巔石梁丹壁觀流泉綠蘿碧柳寒花鮮山深洞杳無仙緣歸來欲跳西湖船石交忽得相周旋荷芰秋深禾黍乾孤山明月彈空絃眼前知已誰爲先模楷高名君最賢清時珠玉嗟投淵趙壹囊空無一錢君如肯假珊瑚鞭驊騮猶得馳芝田玉軸琅函列簡編不如孝先腹自便倘能同泛郭泰船無使龍門千古專吁嗟不上閬風巔繫天長綆誰爲穿題詩抒臆淚漣漣

情深語塞百不宣

春江曲

江干女兒愁滿目極望參差花草綠南枝北樹總傷心東風繚繞春江曲春江一夜生微波煙雲漠漠蕩綺羅自謂容顏若桃李寧知歲月埋煙蘿江水東流春未歇鷗鳥蒼煙悲滅沒江頭楊柳正青青柳絲不斷腸應折

奉和嗟農詩

賈生痛哭無從雪淚珠點點殷成血忽見嗟農似五噫使我丹心對君竭兵戈四海正紛紛天路遥遥亦已聞但使老農能荷插何愁强暴起災氛豈知師旌未易絕

載糗供芻大車折田間禾黍不得收馬肥民瘦愁懷結愁隨河水共潺潺鴻雁何能去復還綏豐本是相因事但願昇平指顧間

除夕集余佺廬齋中同席皆楚人

明燈熒熒漏始下爆竹聲高驚屋瓦華堂列俎召賢豪棲遲半是行吟者十千置酒客不辭妖童窄袖來何遲板敲箏控歌一發韓娥曼調隨流颸高擊鑿落傾甘醴搜幽抉秘言無逆掌莊欲廢養生篇鄒生幾失談天席楚尾吳頭總一川萍流星聚恨年年誰將瀛海羣飛水化作閬風萬里煙三更宵鼓催歸早醉臥牀頭唇漸燥

醒來忽唱汝南雞不知身在長安道題詩寄語金門客
餓麟不啞饑虎嚇憑君一夕讀離騷醉中自許文章伯

贈宋荔裳先生

先生藝苑稱宗工聲名籍籍天閶通登龍披霧一傾倒
始知猶是黑頭公近來作者競粉飾效顰何堪鬪顏色
雄風獨闢秦元音掃盡淫哇有神力青箱世業本名家
綵筆成文更八乂曹劉自此堪爲敵屈宋繇來可作衙
十年執戟疲王事攬轡青雲舒壯志直節無誇折檻多
清風堪共懸魚齒璽書卓異屢褒嘉讞獄還將門第誇
秉憲再來勾踐地搴帷曾看苧蘿花詩酒風流醉明月

謗書忽自蕭墻發傳呼緹騎下秋官窮搜遺行無毫髮
七載沉冤一旦明攬轡江南採杜蘅箕裘頗傲鮑司隸
婚嫁猶輸向子平餌霜一進玄英杵看花吳苑忘羈旅
偶攜小婦得枚皐到處山川成謝墅名駒千里頭角奇
渥洼異種原龍池韋家一經旣足羨王氏三槐自可知
舉世有珠偏買櫝無人能識荆山玉多君下士如古人
吐握相迎猶不足余本蕭條一腐儒十年不字守其愚
窮愁已盡王章淚戰勝惟存子夏癯臘盡流澌雪始殘
糾糾葛屨多長歎題詩問訊亦偶爾誰識空山猿鶴寒

題十峰草堂贈錢礎日

錢郎風調儒者師去年山左來何遲眼前齊魯青未了
手挾一卷行乞詩自云家在九龍下山翠拂衣花落瓦
我意嶙峋介石貞人言挺拔奇峰寡以茲自署十峰名
盡邀琅管揖山靈吐納雲煙包萬里置身丘壑無留行
吾家泖澱機雲里九峰突兀春雲起藤花朝剪畫烹茶
亦有紫門盛桃李自入京華逐壯遊塵顏空老敝貂裘
移山尚怯愚公力失路偏增阮籍愁題君草堂壯顏色
歸去青山今亦得不然風雨落空山猿鶴無聲松桂寂

飲酒家同陸丈集生蔡子竹濤閭丘子

斜陽欲沉風撼撼相逢盡是故鄉客貂裘已敝無一錢

豪呼競向酒家眠時有蔡郎最年少一見酒帘便傾倒
趑趄苦拉平原生昂藏欲入猶狂笑余本江南呼酒徒
箕踞且令進一壺斟之共作長鯨吸調笑幾忘在酒壚
盤中之肴肉與果巨腹果然甘若蜜已作和塵柳下觀
誰思擊筑高陽匹琵琶忽奏邊關聲聽近還來侑酒觥
座中有客閭丘姓云是旗亭會上情予云此事久歇絕
眼前多唱離家別嘈雜仍聽老傖彈淒涼不許雙鬟發
一杯相勸復一杯五斗旣盡玉山頹明日無錢醒亦得
今朝之醉何爲來

七月十五夜集民部程周量寓同蔡子竹濤樹下

酣飲

天半誰開五里霧金風吟吹寒蟾吐主人有酒客便留相期共作鸞人語庭中雙樹隱光輝寂歷星河影似微天若有情天巳老人如有恨恨還稀此時蘭若天花下鍾殘月照琉璃瓦匇珠共識省郎多郢雪俄憐和者寡題詩矯首問青天碧海清光缺又圓張弓自照江南野腸斷秋空吟暮煙

長安明月篇

薊門宮闕秋雲輕千門萬户光輝生乍晃纖阿離海嶠忽看金兎窺瑶京瑶京迤邐瀛臺起椒掖蘭房三殿裏

鳳輦移來鏡若飛羊車過後光如水博山爐篆爇天香豹尾螭頭夜有光影娥池上扁舟出千丈蓮花月滿塘別有侯王建新殿擢揄設席爭歡宴青瑣初看蟾影移綠窗忽露蛾眉面蛾眉蟾影共光輝仙子茗華世所希自然秘遠絳河隔直置清高桂樹飛天上光圓復光缺金屏錦幔愁方結幾處長門蹙黛眉亦有高樓惜遠別蕩子含懷思婦悲急砧聲斷曉風吹鳳凰樓上書相憶鸚鵡洲邊人未歸金井梧桐颯墜葉蟬啼蛩怨多凄切隨讀江生正可哀捉波李白誠爲拙悲秋不復惜秋光兩見長安月似霜琵琶峽裏行人渡督亢陂邊驛騎忙行人驛騎朝還暮如環如璧猶疑素清嘯劉琨夜獨哀登臨庾亮人非故矯首珠輝羨帝鄉金波鳷鵲吟秋霜昭王臺殿空千古是處羈人總斷腸

方朔歌壽史子修太史

餐霞偃人飲黃露聲聞一汗經千古何如方朔在漢庭濕衣紫海騎蒼虎一枝碧草獻丹宸調笑尊前秋復春九景花移吉雲土青瞳王母常相親當年頗侍建章殿割肉多蒙賜恩宴玉人出壺青雀飛片言譎諫黍稱善歲星千載何寥寥史君瀟洒天骨高二王無我不足道揮手還將方朔招

崇仁寺古松歌

崇仁寺裏人如織落落長松蓄古色含星漏月幾千年蒼鱗剝落青苔蝕世人見市不見松棲鸞化鶴無蹤逢崢嶸横踞石臺側半生半死如虬龍愛此磊砢多骨節歲寒不避封霜雪幾處風生庭院凉浮雲掃盡留明月東南翠實一枝生僧磬敲殘瑟瑟聲三槐九棘方朝暮老幹猶堪百歲貞

又

慈仁古松十二株榮枯相半氣勢殊虬枝輪菌蔽雲日濤聲欲瀉爭須臾曲曲盤拏更偃仰參天踞地浮雲蕩

紺宇珠宮古榦多不如此地尤軒爽我來寒冬日正陰森森天矯作龍吟春華秋實遆榮謝聳立能堅歲暮心蒼狗浮雲多變態人移世往松猶在題詩寄語五大夫莫向人間求眄睞

送葉元禮遊洛

氷堅風冽白日寒千里驚沙木葉乾征驂欲向大梁去壯士誰歌行路難黄金作鞭紫騮馬相逢俱是悠悠者入洛君堪並古人長歌慷慨夷陵下客中送客最傷心況予失路無知音嶽雲不流河巳凍矯首征鴻別路深

壽劉子承五十

劉子杖策來甘州翩翩車馬稱勝遊自云蹭蹬不得意驪山弔古空淹留新詩一卷破蕭寂葡萄酌酒裁書檄慷慨還登幕府筵別離不廢山陽笛與余間隔巳四年相逢共惜居諸遷會稽往事未可再眼前朱紫如雲煙客中相勸一杯酒當路何人識九九孝威土室至今傳高名惟有青山壽君今志壯神明強五十猶堪騁四方不見邊州諸短曲呑吐雄風掃大荒

好龍行

古有劉累善豢龍其次好者稱葉公一室龍形徧圖畫置身如在風雷中此物由來有變化森張鱗甲光臺榭絶技誰能假作眞眞龍或躍僞飛下摧心動魄忽相猜葉公驚起空徘徊本意好眞仍好假至今奇賞無人哀

癸丑七夕集鄭瑚山寓與魏蒼石舍人步月夜歸

去年七夕飲柯園高朋鱗集車馬繁今年七夕飲好友月皎參横杯在手矯首問天天有無可憐織女及黄姑傳聞相見止此夕烏鵲無聲雲影孤造化小兒強解事顛倒世人盡如此武丁一去不復來銀河燦爛空相逼世人乞巧吾乞拙蕭丘寒焰誰能熱欲陳瓜菓問天孫五更風動愁離別苑樹宮陰晚色開客塵猶滿黄金臺惟此眼前一杯酒破除萬事安蒿萊主人之外客有四

更有袁郎執壺侍手撥箏絃四五聲餘音嫋嫋迴眸視舉世愛色不愛聲主人瀟灑何多情但令侑客客盡飲青琴絳樹休逢迎鄒衍談天初岸幘魏收風許文章伯當年驛騎接賢豪坐中不少元龍客嗟余呼酒不知暮雲影在天月在户舁騶歸路託知音冠裳亦是同徒步人生意氣何可無得錢便擬沽一壺明朝若有金貂換仍逐高陽舊酒徒

孟冬十月歌

孟冬十月朔氣凉淒然霜露修蒸嘗當年五鼎今三鼎廢徹之時空斷腸莫觴百拜告宗祖自丁荼酷由吾父

天中爲吏不二年冠挂歸來卽黃土哀哀蓼莪三廢詩
家傳清白人不知官家賦稅始閑閔杼軸雖空悔巳遲
東人職勞西粲粲哀我癉人亦巳瘏精衛填波枉自勞
子規泣血真堪悯子規精衛今何如東門亦復享鶢鶋
文犠穿爲清廟用潛虬自歎深山居深山清廟亦有數
折屐書空祇自苦單衣見肘泣西華庋庋咸歌笑五羖
卽今世事如雲煙舉觴酬月問青天吾祖不知王氏臘
弟子誰師蜀國玄蘋蘩一薦仍痛哭吾生不辰遭侮辱
越人方訏章甫冠卞和自泣荊山玉吁嗟皋陶不祀蓼
六亡盜跖之壽方無疆盈虛倚伏不可料若敖餒而不

足傷錢彭耳孫須自努春筝秋蒲陳豆俎哺烏猶可樂
高堂截裾那復離鄉土讀書擊劍慕封侯鍾儀未解南
冠囚猿啼鶴怨不自得薜荔空山風雨秋巳矣哉臨高
臺請君飲美酒請君看刼灰自古文章皆薄命爾今能
不困蒿萊

贈冐辟疆

昔有辟疆園冐公乃字之煙霞性成癖結搆多泉池池
中澹瀲波成漪蛟龍率屬魚龍飛傳家不數習池上醉
倒山公白接䍦遥聞揖客高堂上絲竹琤然奏清響遊
魚唯唯潛出波奮鬣持鬐相上下冐公語客勿輕窺此
物變化固無時莛莛搖尾競跳擲異日蛟龍定可期天
生殊種雖有數吾家養之歲云古不愧莊生濠濮遊何
羨琴高乘鯉去客語主人且盡歡風雨變化眞無端太
液池中波十丈射蛟遺事堪悲酸君今有酒但醉客魚
鬚簾捲珊瑚碧銀絲鱠出雙鈎盤不取不放君亦得君
不見東鄰椎牛高伐鼓晝命客人夜滌釜又不見馮讙
彈鋏孟嘗門市義千秋知報恩但取盤中日擊鮮不畏
君家稱傖父

贈吳太史

憶昔西京冠蓋遊石渠金馬事難儔交擬劇孟傾三市

名重君卿抑五侯諧語尚容方朔在玄經却爲子雲留
金城烽火籌方略玉塞風煙按曲鉤豈料乾坤終覆陷
翻令海島變沉浮黃旗氣蓋空增慨皂帽春衣祇自羞
多壘但傷卿士辱殷憂難啓廟廊謀常平事業如飄梗
班馬文章等逝流惟有延陵能抗節却從明盛保貞修
角巾早向華陽挂黃石還從圯上求歌能五噫方嘯傲
賦成九辨只夷猶平津開閣仍藏尾博望招賢亦掉頭
瓦解正深維絕慮土崩惟歷陸沉憂移山力怯愚公似
填海心傷精衛侔種苣南山曾掃徑濯纓東海更披裘
菁莪半向成均育桃李先從綠野收稽呂心期非一世

羊求名譽足千秋著書別號吳均體去國新隨范蠡舟亦有安車為世望已知却杖絕人捜明膏欲泣終無益衰鳳雖歌未可尤抱甕三江袪物態圖形五嶽慰窮愁憑陵詞賦轢崑玉散漫江湖佩荊緱北首尚悲王臘改南冠方泣楚人囚逢萌束帛終須忍卓茂封侯豈浪投汗馬不知何日見雕蟲先許異時優銀魚換得千巵夜玉盌悲深萬歲楸百粵可憐思漢室九疑久已泣秦讐履腸自託千夫勇繞指寧堪一日柔蘊釆且同山下豹忘形姑狎海邊鷗揶揄帷幄荀公達落拓風塵王子猷下客叨從孔李誼高門已有杜房游連翩金谷還投轄

碎擊珊瑚更校籌模楷無妨元禮並交游更喜太丘周德星聚後欣聯轡賢酒呼來更接騶竹葉杯中浮綠蟻梅花樓上聽鳴鳩池塘得句猶生草蘭蕙搴芳只辨蕕丹青畫好名能貴月旦評時隱更幽秋月葡萄思上苑春風楊柳落金溝鸞棲切莫傷孤宿癯戰猶應問好逑

贈胡蒼恒憲副

朝登弋陽城暮訪弋陽客翩翩胡使君本自文章伯十載功名上玉墀分符列戟稱遇時歸來絲竹東山下清白家聲畏世知吾來正值春草碧潑盡干戈常落魄許君肝膽登君堂還向名山問圖籍汝南掊匠多輝光前有仲默後有張劉君嵩陽亦傑出參差百歲相翺翔曲池高榭隨時改惟有文章萬世在好覓丹鉛次古賢肯使前人無吾輩

贈胡仲連

弋陽胡生未白首衡門獨嘯日枯守筆下驚風驅潮汐到來嘖嘖時人口自言少小走金陵結交天下賢公卿避地歸來種松菊數奇不遇常躬耕芸編朽蠹存一卷俯仰興衰悲聚散此物英靈固有神江湖日下堪三歎慷慨論交絕世情嗟君能識古人名何劉與張皆勁敵選鋒驅壘誠非輕但使貧賤能著述何愁千載無一日

君不見趙國虞卿與侯生窮愁白首多賢聲

贈龔汝黃

龔生俠烈無與伍十載客吳復客楚幾處青山作主人酒後偏能鸜鵒舞當年絳帳一傳經避地歸來谷口耕明膏欲泣前賢遇鸚鵡空傳處士聲春日行吟秋月嘯衡門獨坐甘枯槁袖裏驪珠錯落多猶是讀書苦不早臥遊宗炳樂煙霞客路相如對落花五嶽倘能攜手去桃花深處有人家

贈卓友

卓生別我二十霜相思千里河無梁往來燕趙浩無方

高談四座驚琳琅憶昔驅車登草堂逍遥氷雪神飛揚
一時把臂盡賢良兩人膠漆心方長共期羽翮凌天閶
詎知吾猶戀東墻君亦尚未趨　帝鄉偶然相遇茗水
傍感君不念故時狂揖我金庭道士房潘岳已自鬢毛
蒼為言有子志四方能讀父書差更强聞之涕淚欲沾
裳我亦有子稱成章維莠驕驕蕪田荒出門無車居無
糧吳興彈鋏問寒螿安邑猪肝不可嘗淹留三月無行
裝秋深黃鵠宜翺翔惟恐中途無稻粱君來相見問行
藏黑貂裘敝方倉皇芙渠秋水溢方塘弁山雲樹多蒼
茫相與登眺生慨慷壚頭攜酒進一觴爾我東西不可

常努力加餐無自傷人生有志竟未償矯首長歌問老
蒼

題海天夕照圖

小李將軍名照道丹青神理無不好海天夕照繪成圖
恍惚蒼茫見三島綠樹丹崖忽自開仙人無數下樓臺
綺雲絢爛明毫素赤日崢嶸射酒杯盤嶤動蕩波倒影
煙空霧散見層嶺中流颭颭風帆行貫月槎來濤更靜
須臾返照金碧熒洪濛突兀多奇形盡收阿育千輪墻
杳出羅天一片青斜陽欲沉吞復吐參差隱見露玄圃
瑤草琪花相間開欲採金荊愁日暮古墨淋漓年復年

鵝溪絹上生雲煙俞君寶藏出展玩泥金異繪惟前賢
海天吸波鰲眼黑精衛銜填苦無力安得虞公一挽戈
重看萬象滄波色

贈陳厚虛

雲間董生善花鳥倏然玉樹臨風皎宗伯賢孫足亢宗
自云寄託如蘿蔦師資父事有陳君湖海行藏獨擅羣
揮毫煙草年年綠縱酒春花日日芬西陵亂後多遷徙
移家直至長干里扶杖爭看白下花採蓴猶憶青溪水
五茸迢遞怯來遊紗帽彈碁破百愁寫罷雲山浮画鷁
醉歸松竹聽鳴鳩吾來相見驚如舊賢豪坐上歡清晝

黃昏罷宴氣成虹歌呼忘却天涯走見君古貌識君心
曲巷深藏椰樹陰内子久虛中饋食監奴偏愛主人吟
人生樂事仍無幾咄嗟富貴輕如屣晨鐘夕梵半牀頭
春笋秋蒲出花底閉關石砌長莓苔笑我空悲行路難
江流蕩蕩無今古回首鍾山草木寒

贈錢大士先生

憶醉郇公廚迄今十二載當時相見酒態豪今日相逢
顏色改羨君高第盛文章明刑有意鋤豪强懷飄俗革
最循吏載石風清歸故鄉東山絲竹幾十載椿堂養志
承歡愛囊裏繽紛白雪多庭前絢爛青箱在雙珠灼爍

本人豪少小褰弧抜幟高觀花隋苑吟詩好折柳邗溝
揖客勞欽君盛德贈君詩早入長安慰舊知有子陳咸
不教諂爲郎頗駟肯言遲只今大開金馬門博學濟濟
皆王孫願君霖雨徧天下父子同持白獸樽

題貞松圖壽李母

君不見徂徠之山色如碧叅天溜雨高千尺修幹垂陰
露滴青喬柯飛欵霜留白何如李母歲寒枝苦節貞風
壯顏色尹邢家法掌留珠鍾郝芳規心似石鴛鴦隻影
鳳毛孤淚灑菱花泣哺烏畫荻丸熊皆母教幾更甘苦
集榮枯鳳雛本是丹山出帝梧飛上和伶律綵服斑斕

獻壽筵停機喻軸猶無逸吾今題作雙松樹綠葉葳蕤
藏鳳羽新枝挺勁更撐天玉樹青蔥堪作賦嗟哉閫德
有如此懷清之築非徒爾

浴象歌

六月炎風日未赤峩峩象至人辟易傳呼先導有象奴
宣武門西池水側身形詭特目似豕十牛之力尋常耳
乍入河流水底翻鼻掀牙動人爭視蜿蜒夭矯亂深波
象奴鈎背爭洗磨忽然頭尾相上下水勢壓沓身微頗
此物由來有神異行如丘徙轔囷至崑陽戰罷蓄餘威
臨邑攜來拜恩賜六龍行幸駕車多浴罷歸班氣不吪
百獸已知能率舞千官獨立見嵯峨豹房虎檻難出入
誰似波翻毛不濕異日溫泉賜浴時焚身之禍安能及

鶴氅歌贈王黃門

昔賢王孝伯濯濯如春柳曾披鶴氅衣仙姿籍人口仕
宦寧爲宰相才起家著作如不有瑯琊才俊何蟬聯鄢
陵王公方比肩弱冠摛筆事文苑藍田生玉世所傳二
十上書明光殿出入金閨人所羨閶闔猶需補袞才拔
垣自得陳言便年少從容象闕旁掄才早已得驪黃樞
封夜視金門月臺駁晨趨武帳霜人生際遇須盛代星
作瑶光人泰岱羨君簪筆屬芳齡朝陽有鳳名千載雲

罕撓旗萬里風翠華避暑幸離宮懷中新草哀民困不
數當時諫獵功

壽蘇母

君不見陶家婦截髮留賢敬其後又不見茅家兒烹雞
奉母客不施古來貞淑各有志千秋立德庭闈始何如
蘇母氷霜心生兒早具三遷智鸞鳳雙棲連理枝共姜
忽咏栢舟詩流黃獨對金風冷井臼孤看夜月遲孤雛
獨撫憐黃鵠隻影含啼早相勗獨行堪爲儒者師一經
猶向堂前督只今六十鬢未蒼艱苦熊丸口獨嘗成名
必許陶士行立德須爲王彥方君今奉母樹萱草頹叔

懷羮苦不早高堂異日築懷清芳名應遍長安道

放歌

書莫讀詩莫吟讀書螢雪徒勞力吟詩山水無知音人言讀書樂我謂讀書苦尸嗄畢生竟何爲目睇金臺渺無路人言吟詩好我謂吟詩愚黃鐘不異瓦缶響有情空斷數莖鬚何如掩卷釋窮愁聽鶯看花百不憂古來萬事空蟻壤何止儒生不到頭

贈高生

江雲渺渺千峰踞汀樹溪煙遥來去高閣金樽倒夕陽官舍清風頗暇豫季倫坐客多英豪中有王孫身姓高左曳袖中新錦袷右拂腰間舊寶刀少時夜夜珠簾坐玉樹花中醉舞過十年學劍輕隴西李廣不封愁無那廐中有馬疾如雲宛宛昂昂頗不羣爲語王生小隊分金鞭照耀玉街聞

壽洛中同宗

吾家譜系本廬陵華泒支分累葉仍晉室南遷宋北徙中州吳越互奄凌溯公幾代廟廊器登朝上書多至議及公身作紫微郎金殿親傳明主意朝市魚龍忽變更公亦歸臥梁園城步兵酒甕客共醉彭澤黍田還自耕髩鬚滄浪息雲路鸞嘯蘇門幾歲度方傳韋氏有琮璜又看謝庭生寶樹令子縱横作賦才一朝獻策黃金臺但得執法並西京寄書千里親顔開于今嶽降稱嵩祝滿目兄荀子弟陸伊余末冑抱荊枝敢曰王華親大族

秋日

秋雲黯黯風瑟瑟沙雞振羽露華白複岫層巒隱暮霞丹楓翠碧增顔色天氣森沉葉滿堦西風吹落古秦淮踈桐委徑幽蘭槁可憐芳草生天涯老幹槎枒照空碧攜杖行吟俯白石仲文枯樹竟如何對此繁枝三歎息靈和弱柳閉秋容太液蓮房墜露中千山萬山不可盡霜飛角斷戍枯蓬蕣葹滿山蕙一畝申椒憔悴難廻首綿樹離披不忍看鍾儀楚玉誰能奏

讀滙京南浮草因憶鯤庭

晉代衣冠有二陸數百年來絶芳躅河橋鶴别吳草枯錢塘獨著平原族平原自昔多風騷伯仲翩翩稱鳳毛大似荀龍小賈虎驅車倜儻交賢豪雙棲再啄崑山玉小者雄飛大者伏鯤庭奮策不逾時讀禮還遊谷水曲是時壇坫名方揚余從末坐邀輝光行年二十貫羣史雕蟲羞作尚書郎畫船却是鄭莊驛日日賔朋望顔色吐語昂藏河漢驚炙轂談天皆辟易不料乾坤忽變遷百年世事如雲煙小陸死忠埋碧血毅節翻因伯氏傳

伯氏才華傲國士屢刖荊山淹壯齒忽逢飲馬到西陵浮家直入鴟夷市坎軻險難多殷憂淚叕秦庭佩蒯緱賦成悼逝心慘切恍如哀郢悲三秋龔君赴死真堪羨申胥依墻亦罕見羈流萬里託金根飄泊千山依翠輦躍馬屠龍未有時詞賦空勞隱士知傷心不數梁孝稱痛飲翻同魯客兒比來聞逐韓康老相思夢到臨安道范蠡湖邊看蘚雲要離墓畔尋荒草落日行吟大道傍欲採亭花作稻梁辛夷何處弔女鬼野葛空令憶故鄉君不見羊角山中雨雪深緜上遺灰不可尋名垂後世已不朽琴亡何必悲知音寶貞自愛莫茶苦吾亦甘心如棄瓠山陽笛淚咽三聲千里浮雲低不渡

湖樓遇蒼水云有豫章之行作詩送之

湖邊酒壚潑醽醁獨對青山歌一曲昂藏董子拂雲來道傍相見歡顏足君行欲向豫章去大孤山下春雲舉廬山石壁煙霏微東風吹落潯陽溆君行寄語故鄉客爲報彭郎殊自得北郭風寒詩最多西陵橋吟春相憶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三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祖壽　編輯

爲棟赤霞　爲梅大庚

姪爲柱黼望　爲槎濟川　同校訂

爲栻欽昊

五言律

送別駕嚴淡思佐郡慶陽

極北徵書下炎雲萬里飛積薪憐仕路佐郡且征衣豹塞黃河暗秦關朔氣微承明君自厭啟事豈相違

其二

盛朝經術吏遷地屬君恩展驥東辭汝揚蛾西入秦風流刀自珮貧約甑仍塵琴鶴相攜好廉聲此是真

其三

大漠清秋迥高低隴樹涼豳人稱古朴漢吏亦循良日落黃河曲霜吹白豹傍此行勤保障早晚入明光

贈真陽廣文家德馨

屈指吾宗彥寥寥得幾人有文能式俗無地可藏貧汙血人堪羨琅玕國自珍扶風經術好南北一相親

贈儒醫王崑玉

羡爾簪纓後長桑事獨勞藥王人盡識橘井獨能豪教子一經在結廬三徑迯君卿雖有舌肘後術仍髙

元宵後一日偕鄢陵韓叔夜鄭公靜崇藩故邸觀燈醉占

幽賞憑誰寄看花時一吟暫將今日酒遠慰故人心碧色經霜草翻飛應候禽知君饒逸趣把臂問清陰

其二

春色年年麗行遊汝水過蓮燈燃大野柳陌倚嬌娥朱邸金支盡穹廬小隊多興衰憎悼歎醉裏更嗚鼉

贈光山管明府

夷吾天下士保障更誰先山色千峰雨城樓萬井煙琴疑馴雉聽舄為種花鮮知己真慚鮑相逢更黯然

贈鄢陵鄭公靜

屈指梁園彥襟期得鄭君旂常輝草木詞賦失風雲吾道千秋在浮名此日分狂來相縱酒游俠愧雞羣

其二 時約子同至雲間

節鉞中丞舊還傳清白心鳳毛紛五色駿骨傲千金日月銜杯過山川負杖尋吳峰如黛綠同爾玩春林

上巳前一日同楚中曹玉友弋陽胡仲連蒼恒集龔汝黃席上汝黃出大復先生上巳詩即席和韻

大雅當年在飄零倍可哀騷歌千古合尊酒故人開柳色垂新陌鶯花滿舊臺疎狂慚自放不為角聲催

蒼恒齋牡丹盛開賦詩招飲依韻奉酬得四首

開樽推北海避世憶東墻逆旅真如寄看花更欲狂懷人生碧草語豔對紅妝絲竹君家有依依更一觴

其二

國色傾城豔移來近女墻可知心任俠偏喜客清狂步幛千花合欄杆百寶妝當年姚魏好堪件故人觴

其三

三徑容人老求羊過短墻愁心生蝶夢春色鬧蜂狂夜雨沾泥濕東風欲豔妝飄零書劍在得醉且攜觴

其四

桃李爭春色芳菲滿故墻一時傾國好千古賦詩狂何事綺羅飾偏宜淺澹妝洛陽春故在仙侶莫辭觴

同陳内美方石門爾周暨唐席珍文玉昆仲遊陳氏園亭園多松桂

為探林泉趣還從勝友期小山招隱處岱嶽受封時此地宜蘿逕誰能倒接䍦山公騎馬醉不辨習家池

其二

曲徑穿幽好亭亭半此君白鷴依淺渚青草接孤雲客爲千花醉人從兩地分羲皇堪枕石日色未應曛

胡蒼恒索和緝園詩遂成四律

背郭開新圃還耕谷口田使君多暇日此地幾高眠秋月樓前迥春花雨後妍吾來逢勝友梓澤一流連

其二

郊居曾有賦解組忽來歸一徑重陰合孤城四野圍松杉窺月小鳥雀入風微不見門前柳毿毿綠漸肥

其三

辟疆花事好春色望中收曾是元卿徑偏同王粲樓鷗

盟欣自遇鳳侶實堪儔吾意尋瑤草乘風到十洲

其四

蓬蒿三徑在豈是謝浮名十載悲離亂相逢憶弟兄牛羊歸下澤鸛鶴伴孤城倘得幽棲意何妨飯豆羹

口占贈方爾舟

俠烈當時少惟君似季心黃金消壯歲白璧重知音酒到貧能遣交多累不侵青箱遺世業珍惜故人深

贈固始趙明府仲茂

春日鶯花路逢君慰旅情投桃看雜珮飛舄過嚴城接武青雲事傳家白璧聲新硎龍劍好卓魯自齊名

登濮公山

偶至濮公山陰森古洞寒泉從懸壁瀉人向翠微看香象何年盛僧龕此地安吾來逢靜者扶杖獨盤桓

正陽關望漲

一水望不極長空暑亦寒山山懸瀑布樹樹落飛湍崩岸雙蹄沒平疇萬屋殘滄桑驚滿眼無地可投竿

其二

積氣生虛白天垂草色青乾坤開絕壑風雨撼孤亭漱石嗟沉陸循流笑獨醒乘桴憐吾道身世幾飄零

渡震澤

浩淼疑無地波光萬頃連空明開日月灝氣積桑田西子逃朝霧鴟夷散夕煙興衰悲往蹟鼓枻向前川

其二

鏡裏青螺出澄流一棹過漁舟乘浪少鷗鳥沒沙多倒影深埋碧頹陽淺似酡中流簫鼓在今昔歎如何

其三

三江吞不盡綠水積寒煙野郭村村霧江風處處船鯨波雲近海鰲柱島浮天欲探靈威簡乘風遇水僊

其四

憶昔滄波使三千教水犀投戈思脫兎舞夜爲聞雞遇

險嗟麟鳳時危憶鼓鼙羊㬢多涕淚腸斷太湖西

過繁昌舊縣

鏡裏樓臺出江煙蕩夕波羣山爭倚伏一埳自嵯峨野色逃晴樹村田暗綠波和風吹麥浪樂國此中多

金陵遇嗣淵弟喜極漫賦

江行多侘傺未遂脊鴒思綠暗依劉地紅敷弔屈時忽憐岐路見轉恨晤言遲得共姜肱被風暄棣萼枝

其二

吾弟多潛德傳家有阿咸遠山違雁字客信慰蒲帆江濶鷗飛溆人歸燕語喃潯陽行棹在莫更問青衫

其三

客路無知已精藍寄跡輕旅愁添草色別恨託鵑聲卓犖欣年少飄零愧老成池塘曾得句賴爾築詩城

其四

共說移家好還憐去住難豈知風景勝猶作故鄉看馬鬣封幽壠江魚出釣竿乍欣婚嫁早兒女共承歡

南陽道中

豈是觀魚地還疑濟北間潛鱗吹碧浪柳色映晴山土室仍憔悴漁舟自往還江南花木盡此景尚堪攀

其二

河流千里曲入魯變風煙鮭菜供行饌帆檣半客船茭蒲堪采采荷葉更田田風物差過舊民情尚可憐

其三

舳艫多轉餉留賑沛天恩雁戶多中澤鳩形尚幾村晝船看使節飛鳥惜離魂不見流移繪行途淚更吞

其四

山色青未了風高一棹過中流官舫出荒磧戍兵多夜柝憐童稚朝炊少[illegible]須[illegible]避干戈

贈貞婦

存孤爲智算婦德比程嬰況是亂離日能全孝節名一經思舊德萬苦出賢貞彤管眞難朽香風落杜蘅

寺中聽雨

春至愁先至春深病與深那堪山寺靜獨聽雨聲沉碧草孤煙細空庭小鳥尋呼僮開濁酒寂寞自微吟

客中撥悶

風雨春來慣花開竟未知豔陽眞自怯嬌鳥亦相遲山色難留客愁心可告誰舊遊高莫問金盡强題詩

送吳弘人歸吳江并懷漢槎

患難親朋遠飄零歲月新吾爲彈鋏客君遇割氈人別路思青眼歸心寄白蘋蓴鱸無可戀躑躅故鄉身

其二

巳自憐遠别相逢便各天那堪來借舍獨說整歸鞭駿
骨誰爲市鴻書但可傳𠵇領原上淚春草望年年

星家孫震文出唐去非画桂扇索題因步唐韻

逢人懐舊友客裏倍多情命蹇思偏瘦才高画亦成傷
心千古失賦恨一時平招隱開山桂題花意不輕

除夕前三日集龔升璐寓同茗上韋劍威南州胡
淩水中州許惠思陽羨陳偉雲夜談樂甚時惠
思將歸故里并以送别

吳地悲歌客還從燕市居霜風憐旅况臘酒逼前除名

老思牛炙情歡膾鯉魚銜杯澆塊磊天地一遽廬

其二

雲霞交可慕何處託豪賢唱雪誰爲識藏山豈浪傳知
心千里外歸思五湖邊莫笑萍踪闊魚龍自有川

其三

行路無須歎埋名巳自難鑿坏徒自苦扣角未爲歡快
友人如玉同心氣似蘭不知千古事相對勸加餐

其四

佳客南陽在挑燈午夜留他鄉仍置酒卬友獨招舟自
是才如虎無須氣食牛吾家北阮近譜誼愧書郵

其五

知巳天涯聚高歌對草堂膏煎思楚國龍臥似南陽磊
落人堪憶英雄氣未忘百年如旦暮莫惜六千場

其六

鵬圖眞似遠天路浩無涯遠夢隨飛蝶題詩勝落鴉有
才終泣玉無筆更生花二子年猶少憐予鬢巳華

作客

作客成何事霜風怯擔簦青銅羞自照白髮爲誰增有
道神應忌無財鬼亦憎仲翔先感歎知巳一青蠅

龔升璐誕日燕集索和

燕市誰爲識行吟醉一壺旅愁忘剪燭壯志本懸弧客
自思耕釣誰能戀狗屠雲霞交可慕歸計託江湖

其二

十載憐蓬薫相逢天一涯鳳藏還笑鶡麟臥不如騶燕
月窺羈旅江雲戀歲華可知三徑在吾道未爲涯

其三

途窮曾泣阮情定轉思繁縞帶憐如漆簪纓慮有樊九
天難自問千古共誰論說到傷心處青蠅欲弔翻

其四

結客勤投轄吟詩更品泉竹林君得二蓮社我爲先巳

絡青絲馬無須繡被船莫言天下事揮手盡蒼煙

金盞寄趙天台

金盞難爲客沉吟祗自憐雲山空悵望杖履更屯邅旅跡如飄絮歸心比逝川清風懈仲叔安邑古來傳

看豐橋芍藥

客自看花去招尋渡野橋微開迎似笑相謔醉尤嬌山日遮羅幔天風渡碧簫乍歸尤注意往返詎爲遥

壽横山家仲

同是商賢後多君實楚材珂鳴趨左掖蒲伏近蓬萊霞沃杯能勸秋深菊正開　聖朝尊啟沃退食未應迴

春藻堂會集分韻

吾郡論文者開樽氣自舒聞歌皆白苧入饌有鱸魚風落煙林冷花吹綺席虛烽煙今未息莫戀一牀書

句容野步

綠暗城西路潺潺瀉玉哀水煙環岸出山霧入林開砌盡松堤古村喧賽社來可知隨俗意羈旅獨徘徊

其二

草色正萋迷葛洪丹井西青梅朝雨逗紅藥午煙低日影千林曉風輕百鳥啼歸途僧舍好爛醉欲如泥

送劉公戩吏部

雲霞多謝范詞賦得曹劉會自天涯少寒增別路愁有心趨上苑無意送孤舟櫛沐君恩重誰憐客倚樓

書淫

二酉無能到繩牀擁一編手抄燈欲炧目玩口移篇中秘無人讀書廚有客厭韋編三絕後脉望自相憐

午日飲曹九咸寓和韻時偕董子方南

欲訪隋堤舊相攜盡妙才亭臺依水立荇藻拂船開煙景祠邊柳江風笛裏梅醉歸還擊汰一路暮鴉催

其二

擠歸仍未得高眺遣餘哀客裏親朋在花時鴻雁迴浮

舟消永日剪艾入春醅絲竹旗亭有堪憐作賦才

其三

飄零過午日客裏更憐才與逐呼盧發杯因續命開烹鮮餘玉鱠消渴待酸梅蕭寺鐘聲起先愁夜月催

其四

依劉眞可哭弔屈有餘哀節訝看花過人虛泛榼同論交憐固漆無量怯藏醅客思蕪城有心傷歲一來

別計甫草已逾一紀夏五同寓蕭寺漫成

憶別吳江水俄過十四霜名因鈎黨賤道與石交長白髮驚遲暮紅顏改故常知君能卓犖不復問滄桑

其二

蕭寺同歡笑銜杯進雀羹詩懷非寂寞醉語尚縱横既見翻餘涕相看别有情驊騮悲失路矯首共長鳴

其三

棄狐憐經術還逢折角時君才能絳帳我髮失青絲壯志堅如石哀音溢似鼙鄉關猶遠隔腸斷夕陽遲

其四

逆旅無人識相攜玩物華投珠彈鳥雀倚玉蒹葭捧檄何時慰題詩永日斜田園蕪處老仍肯歎無家

雨中集呂半老宅同席秦中李以理廣陵林子蟾

皖城方邵村吳門嵇仲舉醉渡後作

雨色秋陰迥高堂足嘯歌濕雲留叢桂斜燭聽鳴鼉客愧臨卭盛樽浮北海多夜歸曾問渡幾向汨羅過

歲暮寄宋駉堂先生

詩壇尊老將理窟羨醇儒縱酒方稱達逃名豈是迂花深開徑賞屐到縱心娛駟馬門應大庭前有鳳雛

其二

柳芽春已漏梅放臘先辭花鳥增新態雲霞戀故知庭餘鸜鵒舞筵進鳳麟芝稽古桓榮似華顛異日師

贈馬覲揚憲副

簪筆螭頭早金閨啟廟謨黃麻煩歷試赤舄佇旁求日煖麟遊御霜飛隼擊秋歲星方在漢不必問丹丘

接金淡心字賦寄

吾友詩壇傑風流迥不羣銜杯吳苑樹矯首白門雲人向壚頭惜交從亂後分不才真濩落賴爾託殷勤

集呂半老寓次作

同是天涯客翻勤地主情奕棋看世態把盞謝浮名慷慨交偏廣清狂道不輕牛心曾進炙慚愧說生平

遇李爾公

别遠音容異驚看識故人君才何不達我拙更長貧白

石煙霞臥青編風雨新題詩還問訊交道豈無真

送方安劉入都

哲兄多宦績愛弟屬長才欲識江南樂還從薊北來銜杯消磈磊弔古上樓臺幾尺蒲帆疾輕風載石回

其二

山樹孤雲細寒林怯鳥飛詩工堪濟勝道遠若忘歸在客貧能借深交意不違挑燈還寄語珍重兩情依

喜沈雲步董方南二孝廉至并讀雲步無題詩

薊門霜色冷朔氣共愁開劍喜雙龍合人逢二妙來文章知有託風雅孰云衰自得繁華句情多莫漫猜

其二

吾是傷心者何堪燕燕憐未知解語怨空檢定情篇鸚鵡能傳語沙棠可扣舷相思千里月隨意託嬋娟

村莊殘雪

皓皓疑無還纔殘又奪鮮柴門多積凍村樹少炊煙素影侵籬竹清光照檻簾柳芽猶未茁謝絮早工姸

咏梅

莫以凌寒瘦遥知獨賞眞壽陽初點額驛使未歸人亂影歌殘夜花光動早春霓裳開月色素質自無塵

送別友人之官

二月薊門寒行行整玉鞍封壇眞古地臥閣有餘歡儒雅才方健循良治不難宛丘歌舞俗唱雪好盤桓

其二

柳向青門折裝成襆被輕渡河春樹暗到日夏雲生麻得滙池潤弓懸霹靂鳴東堂鵝炙美遠寄故人情

憶梅

離家不半載已動一年春笛起江南雪笳吹薊北塵故園回首在客夢到時頻惟有昏黃後柴門望遠眞

倦夜和東坡韻

業聽雞三唱誰知天未明星沉鵁鶄噪露濕少人行夢醒猶思續風喧漏不清自憐京國滯鉛槧已難成

新年

柳茁思芳草燈殘憶上元鶯啼京國樹人醉杏園村別緒逢春亂鄉愁似燕翻垂帷還點點簾外已黃昏

其二

春色寒猶暖花光冷自繁如何管寧帽偏憶辟疆園去夢憂逢石辭喧絕叩門江南紅已暗腸斷有王孫

咏葡萄

大宛傳來好張騫是首功味甘還似蜜色赤正如虹綠葉垂珠細瑛盤映玉豐當年惟盎下磊落尚迎風

蘋婆菓

燕地名初貴青州味更甘液多梨似爽香動桂初含色薄皮侵絳枝深影帶藍後園初摘後飽食不辭貪

文官菓

螺殼重重裹稜形細細成悲秋方落實獻御始成名爽口尋初得鷸心愁早零馬金囊似苦甘味此餘清

落日悵望

暮色開晴意紅輪澹蕩間羈人哀獨泫林鳥羨能還霞照千村樹雲重萬里山病中客鬢改誤認舊時顏

登虞山暢遠亭晚眺

碧樹生煙靄蒼然極目深園林餘斷石鐘磬落清音天遠平疇入雲低飛鳥侵此山堪弔古獨眺動羈心

其二

斜照山城裏餘輝肅暮陰殘碑埋碧蘚髙躅閉荒岑上有仲雍祠已廢惟碑尚存柳色千村晚桃花一徑深金庭應倚徙不必更幽尋

遊惠山和明太師姚廣孝韻

勝地堪今古靈泉一逕開似聞哀玉奏疑有蟄龍來石澗廻風響雲根濕露栽茶鐺宜永日陸羽更銜杯

連集慎餘悦志堂賦示德侯信侯二弟

已放山陰棹來銜兄弟杯酒隨春漏永雪共筆花開風冷遲新茁雲低沒舊荄東君多戀客索笑有庭梅

曉渡揚子江

月落孤城迥鐘聲入曙清雲隨千浪捲風送一帆生海色南徐近煙光北固晴當年曾問渡此際客心驚

至維揚云十七日地震且有水災

已自天垂象何勞地示災鯨風千里疾鼇極一時摧水國沮洳困人煙禾黍哀杞人曾有淚何計帝心回

蕪湖道中

寂寂秋江路孤村一徑開鷺窺青草立鳥噪夕陽來陶穴蘆爲牖江村樹半苫挑篷人語亂暝色客心催

其二

遠望浮圖聳臨江石壁孤松濤喧鳥雀荻影亂鷗鳧人語燈明滅沙平岸有無倦餘還酌酒風起夜啼烏

其三

揚帆繞日午蘆荻半江分山遠疑無樹江空但有雲磯廻潮更急舟過響猶聞老樹横前路棲遲日已曛

其四

秋色一江合客心千里驚高低看黛色斷續聽濤聲偃樹浮村岸寒煙繞水平皖城知不遠遥見數峰横

魯港道中和米紫來韻

一水明如鏡曾登木末亭江魚入餕白山黛帶雲青鷗鷺飛難逐鸞皇嘯足聽剖甘應得實不畏客中萍

舟次銅陵閱射和紫來韻

碧樹山城繞蒼茫見夕暉人煙依渚闊野燒入雲微角藝真如壯援弓未肯歸祖鞭君已着萬里志寧違

舟中望九華和紫來韻

萬嶺夾江秀一山當嶺中雲煙藏佛日鐘鼓落天風忍鎧僧徒集慈航士女同異時能濟勝莫笑客兒慵

薄暮舟次舊縣和紫來韻

江水蕩餘暉山僧掩寺扉牧人幾處返鷗鳥數行飛天
遠江煙靜舟孤雪浪匿尊鱸雖可戀不似季鷹歸

南池和杜陵韻示陸子愉若

落日任城路棲遲北發船碧荷初放葉綠柳未聞蟬草
色雲迷岸河流水拍天杜陵同感慨豈自戀青氊

其二

客裏逢知己真同李郭船隨陽非塞雁蛻葉豈秋蟬綠
暗看碑路風吟極目天南池同倚徙努力在寒氊

送魏子存先生督學楚中

六載為郎舊三湘拜命新鳴笳催後騎望氣滿前津樂

奏魚龍曲人歸桃李春可知珍重意矯首盼車塵

其二

知己難為別何堪羈旅人峽雲疑若遠江樹渺難親嶽
雁傳書易荊山剖璞真衡風欣叱馭到日正初春

駐目

駐目尋幽竅參差一徑斜千叢甘菊蘂幾朶拒霜花色
若和鴉黛光堪映彩霞正當穫稻後撫景羨農家

甘菊

細小成叢發幽芳與徑長葉爭朝黛綠花鬭夕陽黃婀
娜真難及離披實可傷羨他仙女額多半是花妝

三女岡

巳廢千年塚偏稱三女岡珠襦埋野蔓玉柙閉幽香鼪
竄松湫少烏啼霜月涼到來聞梵響古夢逐空王

其二

盛代原無鬼荒原亦少人精靈傳異代興廢愴強鄰霜
月臺惟夜苔花樹不春高名擬蒸玉物化總青燐

送李仲木之任寧羌

出守君偏遠間關千里心武都山色峻嶓冢漢源深匹
馬雲中度哀猿野外吟離京五十日臥治有鳴琴

其二

遠宦須珍重高堂有老親豈知毛義檄翻得范丹貧山
郡尊州長廉泉飲幕賓獨賢莫惆悵失意盡勞人

酬周討百見投

詞賦梁園盛如君文雅稀交情吾輩在世態貴遊非入
洛懷潘岳還吳弔陸機陽春誠寡和投贈轉欷歔

贈郭太史快菴

子期賓客盛上第望衡親著史蘭臺暇開尊帝里新清
秋稽阮會詞賦應劉倫投轄多餘興還憐羈旅人

其二

暑退秋偏早庭閒竹自幽註莊君好客呼酒我消愁邂

近情翻劇殷勤德未酬寄言梧鳳侶蹇拙更何尤

贈王勝時

秋深多旅思愁送故鄉人隔面應多憶臨岐難具陳無端淹歲月幾度老風塵急難知君意浮家滄海濱

其二

別緒傳芳訊臨風秀可餐有喪應負土無髮敢衝冠古道懷人切高名閉户難歸將投贈意誡子歲方寒

途次漫成

舊遊曾不改落日此山川有句棋敲得何人載酒還願歸宗炳社且泛李膺船一夜秋聲落幽懷倍黯然

其二

昨歲離家日今年此月歸早霜殘葉淺新月五更微交久忘諧謔情深念布衣卽今頭鬢改莫謂孟嘉非

妙高臺夜月

臺迥鐘沉處天空靄靜時岩前飛魄下檻外入雲遲野霧含輝白波光到影欹妙高臺自古御蹕駐旌麾

呑海亭

江海原難辨蒼茫一氣中洪濤傾地窟灝氣積天風空闊朝光白浮沉夜魄紅胸曾呑雲夢比地若為雄

留雲亭

亭為留雲立雲仍留不留彌天無色相大地有浮漚一鳥銜煙去千山帶霧收登高還倚徙極目勝探幽

夕陽亭晚眺

蒼茫佳景合惟有夕陽時風引山前瀑鳥飜雲外枝窮高河嶽細返聽鬼神知夙有探奇意疑時與不遲

古木臥平沙

古木臥平沙溪明未汎槎童童無有蓋皚皚似生花已具凌雲望寧愁作棟賒鄧林無巧幹圖畫滿雲霞

岸花臨水發

源出武陵溪花深岸自迷動隨波底月影拂柳邊堤低

影窺鷗鷺高枝覆鵁鶄巫山與洛浦雲雨盡樓西

夢中遵　旨題馮唐已老

漢室馮唐老臣年更有加昔時思屢拜今日見官家戴斗方知極遊津未有涯倘知蓬桂性還向古賢誇

又題李廣難封

猿臂真飛將如何竟不封殺降疑自厄射虎笑難重廟賞多懸級邀功貴折衝輪臺應已悔不是未酬庸

爾斐爾玉子顧子閒招飲客園

澤國有輕舟移尊傍水流新雲陰漸夕舊雨澹疑秋世事消棋局閒情付野鷗東皐多白社屈指共登樓

其二

佳會宜長日鄉園一水鄰曹劉詞賦盛王謝弟兄親樹隔溪邊路風迴水上蘋傾尊情未厭月起送歸人

其三

亭榭連城郭涼風向晚過無心全禮俗隨意聽清歌泉響穿花下煙光夾岸多偶來閑眺咏不覺醉頹酡

其四

謝公居建業傳道愛東山諸弟欣酬倡良朋嗜往還柳陰斜不斷岩扃晝常閉借問南皮會何時更啓關

初夏

夏初晴落翠春盡雨留寒江竹含新籜山鱗戲水灘風來涼宇易日下覆簷難散步蒼苔際空懷把釣竿

其二

攢峰露景宜闢道夏雲奇遠黛迷松徑清暉映竹枝未離香陌暖猶覺芰風遲最是羈棲客偏傷歲月移

送宋直方督學閩中

柳色照江濱鴛湖點客塵雨留乘傳使風送渡江人閩嶠談經遠旗山駐節新此行桃李盛不爲武夷春

其二

三年遲御李一日送君行綠柳江帆動丹旌嶺樹明空羣收上駟秉鑑識連城無言南斗闊極目有文星

計甫草懷莘皐張秋佩暨海昌朱近修同招集沈仲林齋

投轄春風早銜杯落日遲雞壇尋舊約蔓草賦新詩杯酒歡呼劇才名月旦知況逢蓮社侶把臂說相思

舟行難自雲間至檇李出吳關從崑山抵家作

祇役初分袂扁舟泛水濆桃花經眼發柳色向人垂洙水帆檣合胥塘草樹移到來嗟險地村火倍淒其

其二

曉發飛田鷺中流蘋藻滋同舟還聚首察盗自驚心檇李瞻雲近姑蘇計日尋帆檣風脚穩擊揖自微吟

其三

煙樹前邨迥漁燈雨岸明到來平望驛未是闔閭城白鷺窺魚立青疇入水平當時烽火地聞笛淚沾纓

其四

日午浮陰合松陵慘澹中蓮花思義士柳葉泣遺忠震澤山仍在垂虹水自通吾來增悵望風雨灑征蓬

其五

雨脚迷前路衣輕客自寒山河真秀麗烽火半摧殘畫閣聞歌舞山樓過羽翰虎丘風日麗遊子正盤桓

其六

一登歌舞地再泛石湖船繡袂山腰出紅裙客舍前春風桃李動夜月綺羅懸莫說吳儂話遊人倍黯然

其七

繫舫姑蘇道春風滿樂宮到來荊棘地不復綺羅叢棄置隨飄梗升沉任轉蓬凫洲芳草歇回首暮雲中

其八

柳色官亭迴蘇臺落日昏興亡新戰地歌舞舊吳門九市人煙合三江水勢奔歸舟分手地風雨正銷魂

其九

水畦連更斷斜日照崑山雲色舒還卷風波去自還窮途生白髮落魄老青山見說鄉關近行歌淚已潸

孤山關帝廟

廟貌丹青古豐碑創業新越山偏俎豆蜀地幾風塵遠樹分湖黛條風拂渚蘋梅花吹晚雪不減漢時春

陸忠宣公祠

直節千秋在高祠儼畫圖湖光迷遠岫煙樹接平蕪風疾草還勁山青人不孤寒蟬隨地有弔古得訏謨

途中雜作

為有名山與辟家事遠游客兒能躡屐鄒衍欲談州路似無涯水人如不繫舟誰為知己意無限杞人憂

其二

石髓空為憶麟芝未可餐一錢囊欲竭百舍路為難已解懸鶉樂寧愁見肘單炎雲蒸四野不畏客中寒

其三

骯髒由天性侯門肯曳裾不因人世熱詎憚客情迂明月杯中有清風尊上餘楊朱休泣路相對有琴書

其四

緣堤綠樹繞落拓向前行月影圖山影蟲聲雜雉聲縱欄撐路怪沙石入波平不向崎嶇歷何知憂患生

其五

清時逢黨錮已自壯心違粲欲荊州避寧偏遼海依阮狂悲路盡蠅弔泣知希不淺忘機意相隨鷗鳥飛

宿傅城驛

策蹇疲斜陽偶甜傅城驛旅店多炊煙牛車日已夕楊柳春來黃遠沙晚逈白遥心憶恒山濬宕思歸客

宿灤城懷沈子相

驛騎指人煙云是灤城道茲地耕織多俗古風亦好吾友初分符單車旦暮到懷人夕陽時川塗方浩渺

揚鈴

揚鈴乘曉日挂席及新秋地是兵戈後人隨麋鹿遊晴雲遮翠巘衰柳帶朱樓不淺登臨意無如黯淡愁

鴛湖道中遇林安國陳窻朋話舊

細雨寒塘路秋風舴艋舟偶然逢二妙倏爾對雙鈎擊楫思同調連鑣憶舊遊蛾眉重拂拭金屋正相求

其二

枯柳蟬聲斷鴛湖月未明酣歌看世態淚涕憶平生燕石誰能寶隋珠莫自輕升沉多歎悼伏爾獨雄鳴

桐廬道中早霧

早霧迷前路長空水氣淫漸看煙嶺出不辨宿雲深急峽波偏響重山樹半陰十年滄海卧憔悴聽龍吟

蘭溪道中

巨浸眞無盡山分江不分松杉迷鹿逕沙石浴鷗羣水氣偏疑雨寒嵐便濕雲此中有蘭茝何處挹餘芬

其二

人煙山郭裏秋色望中來崖石崢嶸立岩雲窈窕開亂流明似鏡遠樹碧如苔麻豆知秋熟農夫荷鍤廻

送張伯升父母歸越

去矣風流令絃歌滿竽鄉宦途眞束濕吏澤有甘棠位屈名猶烈交尊道益光此行吳越近惜別一星長

其二

十年看世事徒積漢家薪不謂賢能宰還同遷謫臣桃花吹别路柳色點行塵知已悲分首無由更挽輪

送友

渤海春潮淨應知保障多營中開虎豹島上散黿鼉草檄才方健投戈志未磨春光留不住芳草奈愁何

上巳寄友

曲水清流碧爭傳上巳杯樓臺春霧閉池館夕陽開一徑隨峰轉千花入鏡來開樽思北海搦筆獨徘徊

寄友

風雨催春急晴光鬱未開桃花遲曲陌柳絮拂高臺梓澤無佳景南皮有上才此時無伯樂何處識龍媒

策蹇

策蹇勞人甚何堪暑更蒸麥枯青漸減柳暗綠疑增啄岸多饑雀呼風見野鷹平生多壯志繫日苦無繩

獨坐

獨坐眞無事楓吹伴寂寥蟲聲隨砌冷鳥影入雲遙身及花時健顏從鏡裏銷迷陽傷出處無計且蓬蒿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四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祖壽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庚

姪為柱𫖯望　為槎濟川　同校訂

為栻欽昊

七言律

和蔣舍人中秋待月

梧桐秋冷夜將分待月銜杯意自殷霧密樓臺遮苑樹風高鴻雁出江雲不堪往事樓頭憶自有新聲客邸聞

聽說鳳池多白雪可能落紙獨繽紛

送金長眞先生守揚州

汝水曾留坐嘯名江都五馬又專城元龍望自推豪氣安石功兼著水衡春到平山花正發珠還犢社夜偏明青門送別瞻能軾何限通家御李情

毛子霞以詩來別即韻奉酬

山川幽處讀君詩京國相逢慰素知漱石枕流情外賞怒猊渴驥字中姿無言作賦浮湘日賴有將軍入洛時楚樹巴雲非咫尺寓園回首即成思

詠錢

萬事流通百事任動人貪吝禍人深得從奔競仍無壓去似泉流枉用心劉寵廉能難却贈阮孚羞澁爲無金鴻都此日誰嫌臭盛世干戈正陸沉

其二

爐中鍛鍊火中胎鑄就輪形亦異哉細大祇應追貨化有無還待巧營來金餘王濟仍爲埒標插蕭宏更積堆吾亦有錢非似此庭前榆莢砌邊苔

萬柳堂爲馮相國賦

堂開綠野散春陽碧樹毿毿更幾行太液移來清影貼靈和栽後好風長昭蘇自起千條麗樊理還教萬彙芳

弄水含霞岩石倚鶯啼偏得和高岡

送梁大司農使粤

重臣銜命出丹墀詔許移藩密勿知百粤兒童瞻姓氏一軍貔虎肅威儀推誠巳少蠻方檄保泰還賡天保詩羽蓋錦韉看祖帳羅浮初到放梅遲

其二

戢戢天使旆旌遲南國重煩疆理時巳轄度支懷舊德更需鎖鑰荷深知錫卣虎拜軍容靜勒柱鯨銷戰馬嘶燕喜歸來仍旦晚卷阿遊讌待歌詩

贈張長白黃門

十年焚草近雲霄臺省聯班主眷超道有埋輪尊物望
諫同白馬重熙朝晨趨瑣闥金鞭疾夕出綸扉玉漏遥
聞道漢庭傳結襪逢君往事未應寥

贈刑部侯主事

年少爲郎有異才鵷班鵠立近三台貽謀早識登壇寵
接武還欣執法材彈落金丸穿柳疾鞭驅紫燕拂花廻
知君棣蕚多歡樂聯袂雲臺首重回

馬少司農以查餉還朝却寄

當年執法侍宸居版部新遷曳玉琚請假獨深忠孝意
持籌還問耗登書度支人許蘇威寄財賦民歡劉晏餘

客裏題詩仍問訊當年吐握更誰如

送李召林侍御謫補信宜令

欲挽驪駒未可留羊城花發駐行輈漢家相業多由吏
宋室文人半乞州道在摽鱗何慷慨才名展驥亦風流
異時軒鏡應廻照績著屏風最上頭

思歸倣廻文體

秋雲白石倚空庭倦客羈懷有淚零愁到雁聲哀夜月
恨餘蛩語對寒更樓高遠望山重隔地迥悲看水積盈
丘壑吾應安隱遁求歸轉自獨心清

偶感四首

堪歎居諸似擲梭唾壺不擊更如何芝蘭未得芬芳地
松柏徒堅挺直柯竽濫可應懷技拙鋏彈羞說望塵多
放歌天畔將誰適惟有閒情養太和

其二

上天無計作詩狂老驥還爲知己良叟倩語堪資嘲笑
子春貧已入膏肓愉攻未解安心法壁守難傳却老方
十丈軟塵逃望眼洪爐熱處得清涼

其三

鴻飛雲際鶴依汀翼折長風未破溟失馬逢人占吉兆
好龍舉世畏真形板牀書讀無能銳酒甕廚空豈愛醒

此日薰猶眞莫辨不知九畹爲誰馨

其四

漫說三房不滿隅燕南趙北總無殊迂踈正自同緣木
鄙朴何堪但焚符骯髒何心空自痼揶揄有鬼漸成無
十年棄婦娥眉老白玉堂前可似盧

贈張俊升憲副

柳條初拂盼征鞍淮海風光極目看十載批鱗聲自重
千村沉陸宦尤難瘡痍漸復知才大安壤兼收識政寬
此日岩疆堪倚賴百年父老慶彈冠

和友中秋無月韻

花間張幕得青油倣出陰晴別樣秋蟾魄若從雲裏匿
桂華多向雨中抽矯看玉杵還留戀聽徹銅龍好唱酬
矯首碧天歌奈樂暫時韜晦未須憂

贈任侍菴父母四首

霜明錦樹接寒汾邑有陽春氣自和越國蛾眉天下少
樂安才子故人多樓船已發衝堪折竹木先儲海不波
展驥翩翩饒勝槩風流治行許誰過

其二

才名久自越中聞海國專城作使君桃李新陰誇得士
絃歌遺澤本能文彈琴夜照泰山月飛舄春高歇浦雲

慰我登龍憐歲晚猶從模楷挹蘭芬

其三

羽檄東南日夜馳輓輸海國最堪悲閭閻無地非征稅
令長惟君薄繭絲天近九皐聞鶴早縣鄰斥鹵看花遲
循良不淺文翁意佇見謳吟異昔時

其四

短棹初飛大浦東棲遲安邑意無窮豬肝大雅憐岐路
牛炙微名愧國工門外水深侵案綠春來花發映車紅
相逢任昉非難事説到蕭梁便不同

喜晤朱周望先生却寄

五年別緒憶京華柳色毿毿杏始花烏几呼盧憐客次
青山策馬去天涯曼容祿秩官非戀弘景松風夢未賒
一到廬峰增氣象幾離手板即煙霞

其二

蕭條宦況半南州解組歸來興自遒王氏青氊猶未濕
謝家玉樹已無憂風幡欲動誰先悟玄要曾探老不休
話到無生香易燼水雲浦月共悠悠

寓彭公祠有懷家伯氏德符并呈三韓朱父母

追憶襄遊似異鄉重來古廟歎淒涼金庭已隔多仙去
客舍空存但草荒車笠十年懷舊雨梨園幾曲伴斜陽

棠陰此日添祠火著述誰能似老彭

其二

遊子登樓思渺然還逢朱邑類前賢海雲已隔千秋烈
浦水猶知舊日廉幾載循良尊拔薤一時俗尚革懷甎
潘花爛熳看年少共醉扶風客裏筵

花朝後七日同閣古之年伯暨趙國子蔣御六陳
緯雲蔡竹濤諸子集衆春園閱爾雅班劇和韻

爲誰解語爲誰憐爛醉長安客裏筵未許濕衣歸紫海
漫因顧曲問當年塵迷車馬疑無地風引笙歌別有天
但使長堤榆莢在何須羞澁問囊錢

祝寄菴先生

譚經耆舊臥煙蘿論著潛夫且放歌鳳有靈雛棲玉樹人歸石洞采金鵞少微星麗添長厯穀日花明勝大羅幾着萊衣顏未老異時蒲帛更如何

贈烏程令鍾使君

霅溪秋水正盈盈仙吏風流鼓棹輕利器喜從盤錯見循聲還並惠威行栽花君滿河陽望作賦予慚司馬名此日攜節欣有託尊鱸客思正初盈

其二 兼懷程職方周望

懷人遠道薊雲深尺素傳來訂盍簪粤海珠光多照乘

吳興烏影獨開襟典兵休父看除目在位王陽有素心説到彈冠眞可慶君侯展驥自駸駸

遊道場山

閒步初過祇樹林松陰竹徑晝森森精藍磬寂僧能語樵斧聲多鳥不吟水畔芰荷明月近山中蘿薜白雲深停留欲問登封事古跡蒼凉未可尋

中秋前六日寓吳興道觀挑燈偶咏

煙樹淒迷雨過城金庭重到客心驚天空夜色催寒色風動秋聲雜漏聲貴賤交情憐友誼浮沉蹤跡笑餘生挑燈忽有滄洲興握管還思五嶽行

其二

昨宵氷簟寢難安病裏腰肢覺驀寒千古文章堪自傲百年名利總無干霅溪水氣朝侵嶼天目泉聲夜落灘總是萍蹤飄泊在不妨醉酒客中看

寒食集中美堂

寒食春城芳草陰故園詩酒共追尋盤餐欲弔焚山客煙火空勞作客心煖日夭桃開曙色東風黃鳥共愁吟琴樽此夕多餘興潦倒南皮自古今

遊長春寺

城西精刹鬱岧嶤古木虛廊晝寂寥剎落丹青逢地震

輝煌樓閣自前朝刼灰龍漢興今昔民力鴻飛想暮朝願得太平多盛事舒眉蓮社慰無聊

城樓晚眺懷嗣淵弟

寒蕪斜日傍城陰目極高樓散客心喬木幾家悲蔓草歸鴉一陣落空林雲連帆影隨潮疾鳥入煙汀帶霧深風景不殊惆悵有脊令原遠怯登臨

登丹鳳樓和楊維禎韻

憑高氣象俯雲梯鸛鶴飛空入目齊三里霧迷開閣迥十洲天近接濤低層甍畫棟蟠猶照衰草寒煙烏自啼鳳鳥不棲樓尚在遊人憑弔夕陽西

又和董紀韻

樓成丹鳳棲神處軒翥如飛入杳冥島嶼出雲天若近蛟龍礪浪氣猶腥憑欄瀲灩朝吞日極目蒼茫夜摘星倘到三山風可御歸攜瑤草植金庭

又和俞顯卿韻

廿載重登思黯然海天高閣倚寒煙依稀玉闕朝真宰縹緲金支下水僊東北洪濤如混合西南形勝自孤懸可憐烽火勞民力江上黃龍別有船

和張弘軒韻贈鐸菴僧時弘軒倡同善會

百里先悲行路難何妨蘭若一盤桓浮生不肯因人熱石友真堪結歲寒幡影侵籬聞夕磬風聲搖竹駭迴瀾從遊蓮社歎寥闊且作當年彭澤看

送楊保躬之臨湘令

符分楚地送征車與爾論文氣自舒諳練獨深經國意匡扶早著牧民書湖分青草尊尤著山到巴陵水自瀦聞說此中鮭菜有莫因清德更懸魚

送吳萬懷之粟強令

翩翩墨綬擁驊騮兩度相逢話舊遊城有棘津風自古山分恒嶽氣先秋飲醇我已知交誼展驥君應具壯猷相送青門還惜別客蹤安邑與淹留

送閻明府之任華亭

花封初授識英豪墨綬專城物望高財賦獨煩需保障瘡痍非故急賢勞漁歌煙水看三泖鶴唳青雲下九皐到日有才能臥理山花春雨滿風騷

喜遇白仲調進士

憑陵藝苑許誰扶客裏逢君思不孤月照竹西聽鼓吹花明薊北醉屠蘇千秋卓犖尊先達十載清狂愧我徒未許買山歸未得漫隨豪態一歌呼

贈吳方漣侍御

一疏觿傳識大名壯心寧肯學逢迎攀裾不避風霜厲唾玉還從輦轂行徽秩曼容稱吏隱觀風季札有生平比鄰把袂逢歡笑共憶江干採杜蘅

呈葉蒼岩民部

一卷奚囊笑壯遊薊門塵土怯淹留鬢眉獨負羞依倚形影相憐足唱酬秋到梧桐觿落葉寒隨鴻雁度重樓省郎本是知心者潦倒憐予有敝裘

贈程職方周量

鳳城雪霽散晴暉退食仙郎志未違曾領度支通國脉獨參戎事着朝衣胸中兵甲衝樽俎筆底龍蛇重禁闈才子風流真不忝况兼清節似胡威

其二

論文二載識君侯郢雪飛揚怯唱酬海內橐弓才莫試樽前結客意偏投寒光映闕趨朝急明月侵人作賦留莫謂棲遲淹綠驥當年執戟勝持籌

贈比部王諒士

含香幾載白雲曹世業青箱比鳳毛接武聲名人自卓懸河言論興偏豪銓才舊事留金鏡執法新硎有佩刀總是雲霄多遇合黑頭君已慶時遭

何事

何事行遊去薜蘿忽從客裏見兵戈銅駝荊棘還能憶

金谷笙歌竟若何方寸可知徐庶亂頰冤應似屈原多朝來握管渾無緒搔首天涯且放歌

懷桂林守程周量

烽火驚聞憶始安懷人天末路漫漫論才已惜蛾眉少作賦誰憐傖父寒瘴嶺旌旗千樹暗嚴城羽檄尺書難度支聞說君兼轄料得量沙興未闌

懷梁仞庵太史

乍別偏憂會面難彈棋飲酒興殊闌黃金不獨燕臺少赤羽空憐楚地寒客况幾年憐趙壹殷憂五夜識袁安木天綵筆崢嶸甚好向名山石室看

送友令閩中

無諸城上碧雲生仙吏分符此日行月閣夏雲看鳥下榕城秋色待琴鳴入山但覺煙霞繞度嶺何愁瘴癘輕花散萬家春更煖美人蕉下聽歌聲

駱駝

陽光有獸獨昂藏負重無愁道路忙地脉知來原有異熱風伏處詎能傷索公歎後銅埋棘劉晝辭多疥似狂獨有肉鞍聞更美烹鮮翠釜味偏長

賦得催得梅花凍欲飛

門鎖葳蕤春自通峭寒做就道誰功一枝漏洩芳園冷

六出橫飄薄霧濛竹徑半遮如積素柔條斜掩似長虹笛聲吹照關山月朔氣猶催萬里風

賦得隔溪明月打山鐘

遊子離家夜渡河無端幽怨託寒波閨妝晚卸山為黛旅夢輕雲月似螺浦澈遙連鐘不斷音書欲寄雁先過北山移後無肥遁松下還聽木客歌

賦得煙雨樓前話夕陽

重重碧樹覆空祠衰草斜陽見剩碑無數牛羊歸去晚幾行鳥鵲下來遲樓高雨過吹江笛日落風翻蕩酒旗相對柴門還絮語枯藤深處見寒鴟

奉懐一峰方丈

西山雲樹望來迢海內兵戈正未銷怪爾有情憐杵臼如吾生計愧漁樵寒蓬極目悲金狄明月懐人聽玉簫鬢苦繁霜懐壯志相期鵬鶚在雲霄

奉和方一峰來韻

方子吟詩能揖客衆山雖響臥遊闌雲移寒碁催歸騎路隔春江吟釣竿旅病不堪悲荏苒為儒何自更艱難憑高欲望渾河水計日氷澌下急湍

贈某司馬

江煙千里濁春陰佐郡名髙保障深秋浦花明堪獻酒

釣臺潭淨足開襟鳳池奪後偏多寵髙蓋旌時自可欽文選樓空應眺望風流展驥正駸駸

夏五逢霖漫賦四首

江梅落盡雨傾盆寒色重衣候未溫豈有烽煙生塞徼還教霖雨潤乾坤綠肥苔影侵堦上紅瘦榴花傍檻翻歎息蜉蝣緣四壁明朝白日竟誰存

其二

誰云離畢見滂沱海國春陰夏更多白雪調孤甘放蕩綠簑風雨好婆娑畬田渺渺眠鷗渚阡陌汪汪魚跳波此日書齋無箇事愁城一破淚如何

其三

綠窻一望見芊綿霽色將開見午煙杞國憂天還歲歲蓬門苦雨自年年燕飛樓閣雛初乳梅落江天曲自傳蚊漏雀穿無處立子桑不出尚髙眠

其四

疾風走電尋常有此日無風雨更深籬外珠流看鷺浴竹邊霖瀝伴龍吟盈虧日月眞奇事蕩滌山河有故心聞說盛時不破塊只今應作太平音

贈某先生起刑部

聖主求賢簡在時老臣心事九重知察肩祇為蒼生起

除日無煩水鏡司斗柄春隨昌運啟履聲朝聽泰階遲比來刑措眞如石諫獵何妨到玉墀

其二

鹽梅才調斗山傾晝省春風拂座生到日敝裘思晏子舊來結襪愧王生寬平知有千人活模楷堪垂百世型養道比來龍虎伏餘才燮理自調羹

懐某先生

金閨仙侶玉為姿驛路江風送別遲桃李陰成開閣日絲綸寵異撤蓮時十年藝苑隨先達幾載蓬門託故知一自楚遊勤尺素胸吞雲夢轉相思

巳巳人日

三日雪鋪不放空盡收世界玉壺中到今人日霜花凍
自古寒天霧蝅重獸炭紅爐人不煖溫泉火井氣難融
那堪歡伯無殺佐早起題詩苦未工

尋梅

春來消息苦無多氷蘂衝寒似放和野徑漸開憐瘦樹
羣花爭發待高坡朗吟便欲思芳草極目何堪暗綠莎
想像亭亭氷雪裏巡簷索笑竟如何

其二

尋春未得欲尋梅井底孤陽苦未回澤國龍蛇蟠自得

天邊鴻雁望誰來庭前勁幹多生意簾外霜枝有故培
何事林逋甘寂寞孤山千古得常開

同楚越諸子暨閻若蒼水子璧集釜山寓

春雲淡淡冷催梅倦客飄零千里回呼酒不知仍過臘
飲醇應是解憐才雄談已識名山異佳句還隨夜月來
此日南皮非寂寞潛虬霧豹一蒿萊

送錢子璧之大名成相國幕

雪盡流澌送客船平津有館獨招賢說詩九試終能遇
握管千秋自可傳綠野鶯啼邀蠟屐清漳花發爛華筵
遥知此日彈冠者惟爾驊騮萬里前

至廣山訪嚴髫珠年伯山房道故因憶天則上人

山花窈窕亂啼鶯倒屣還驚執友情人到竹林悲往事
悟餘葱蘋笑浮生八厨舊侶甘瓢笠三户遺民老釣耕
此日煙霞非痼癖高名千載得君平

其二

匡牀擁膝幾高眠坐入藤蘿野徑穿半偈欲空諸色相
千花爭發一機緣法雲雨散思良友慧祖燈傳憶大賢
吾亦有心燃智炬未知兜率是何天

長安遇鄭公靜

憶昔同登古寺樓汝南風物正清秋知交半是人中鳳

聚散還同海上鷗伏櫪轉憐霜骨老食毛誰釋小東憂
知君本屬金臺駿客邸相逢早破愁

同翁元英曹九咸杜轂耕諸子泛舟平山堂歸飲
旗亭得皃字

蕪城五月碧波枯曲檻朱簾半畫圖亭沼花香飛蛺蝶
芰荷深處浴鷗皃尋幽盡日看碑碣挈侶隨時倒玉壺
獨惜故宫無皃處迷樓芳草遍精廬

贈某明府

朱幡紫綬擁驊騮竹馬爭迎似細侯遺愛春風懸瓠日
勝懷明月廣陵秋折衝獨喜江濤靜保障偏宜澤國謳

治行只今稱第一漢庭高蓋佇先褒

其二

竹西歌吹古來傳明府循良萬户絃絫牘早清銀燭夜
煙波常泛錦帆天能文欲起千花燦愛士肯令一榻懸
皂帽愧予飄泊甚可應避地得君憐

贈劉石芝户部

十載相思御李遲汝南風物正堪思鑄人顏子仍千古
富國夷吾屹一時春暖西山花落珮旌移潞水柳無絲
仲宣旅況知無賴倘許依劉且不辭

贈洪庭植户部

碣石春寒客思催忽驚車騎到門來已傷鶩質猶依櫪
敢向龍門自曝腮藝苑固知珍尺璧度支今得領三臺
當年富國多奇計肯許菰蘆隱逸才

歲暮偶感

愧我論交燕市傍俄驚歲暮迫愁腸青編未啟囊中玉
白髮空增鏡裏霜方朔此時饑亦得次公仍自醒而狂
旅懷萬事催人甚何不翩然歸故鄉

人日

初春燕地逢人日有客看梅思故鄉汗漫願簪西母勝
逍遥不信壽陽妝繁花半入江郎夢春草偏生謝氏塘
為道暮年猶可栖東坡先我得清狂

題鵞

青草池塘逐隊行長號得雜鶴皐聲戰從雪夜偏多績
書換黃庭自有名刻罷渭川紅掌濕鬬來典慶白毛輕
束堂殘炙無能問地陷心憂到洛城

撥悶

杖底煙霞不可求可憐日月半淹留入簾山色供新眼
倚枕溪聲伴故愁未信盧敖能遠遁還驚謝客可窮搜
牀頭金盡須知已撥悶看人理釣鉤

答雲山兄見懷之作

郫筒春酒勝離卮萬里蠻天去後思屐過山頭千樹暗
雲歸江上片帆遲無端花鳥開青眼不盡煙霞覆墨池
我愧臥遊宗炳似憑君珠玉綴新詞

清溪八景 其一

羌山過雨 吳羌溪末高士避王莽之聘曾隱此故名羌山

羌山高士古來聞避地還隨猿鶴羣白練晝懸千澗水
翠微朝鎖一峰雲春開岩壑飛花遠秋老藤蘿落葉紛
常似灌壇風雨過蟄龍豹霧此中分

玉壘晴雲 玉壘山名宋南渡時百僚聚會于此因名百僚山在德清界

山名玉壘絕塵埃白日天空氣象開忽見五雲生洞壑

還鶴三素滿樓臺松風繚繞垂天去芝澗氤氳出岫來我欲題詩慚落紙賦成誰似百僚才

月泉桂影 半月泉係古剎水最清澈東坡有詩得一日假來遊半月泉何人施大手劈破水中天之句寺內有桂二株今已無矣

坡老曾題半月泉問誰劈破水中天不知天上吴剛斧但咏人間秋水篇卓錫可思龍象力潄流猶待隱淪緣獨憐桂子今揺落斫却清光更自圓

野橋梅雪 梅在慈相寺山門前四望皆山雪景最奇

精藍獨立萬山中寺掩松門斷澗空梅在雪前香細細雪隨梅落瓣濛濛花飛豔奪王恭氅絮舞輕飄謝女風幽意可憐消不得騎驢還過小橋東

清溪垂釣 溪在德清城內水深魚肥水色澄碧

逶迤三徑一溪幽幾點鷗飛漾碧流出浦漁翁時泛艇釣鰲公子欲垂鈎玉璜未解當年事銀鱠堪供此日饈倘遇季鷹猶可慰蓴鱸不必憶高秋

長橋夜月 在城內跨大溪橋闊二丈長三十丈

接漢煙波正渺茫垂虹橋上月如霜千秋魚鳥空天畔萬井菰蘆出水鄉沽鯉漁翁時繫棹飼蠶桑婦亟提筐前溪子夜歌相續織罷流黄對影長

乾元曉鐘 乾元寺在兆山之頂縣治之南峰最高峻亦一邑巨觀也

獨上兆山祇樹林高峰極目曠幽襟不知象教誰爲立

一聽鯨音已自深萬籟早從天界寂三車莫向下方尋此中亦自多深隱避地何妨更擲金

石壁歸樵 在玉壓山之西翠峰拱秀居人以採樵爲生

斜日松門石磴幽山農伐木正歸休幾因柯爛思求奕豈爲薪多可負裘野老荷蓑趨縣市童兒拾橡出山丘到來眞隱無人識臥到閒雲勝沃洲

贈河南佟中丞

栢府秋高蓟苑霜憑熊新寵出長揚三持節鉞才堪倚獨坐班寮望自長綬帶清風梁苑早開尊明月嶽雲凉當年經緯誰能似目極東京戀繡裳

偶作

海榴紅細一庭陰早起無端客思侵地遠兵厨消酒病人移官閤得書淫闗心鹿逐紛無已矯首鴻來近更沈

何憲使封誥後索贈

聞說新亭風景舊過江人物幾哀吟當年抗疏幾攖鱗留滯周南歎積薪獨喜覃恩隆百執還將卹典慰雙親驅車海國梲榔暗叱馭山椒荔子新此際旬宣方報政古來移孝本純臣

送友南歸

羈旅堪悲駒隙過飄零往事隔春波客中怯贈將離草

歸去空吟子夜歌幾處寒砧催朔氣一時捷竹滿黃河
到來霜老蓴鱸色池曲吟風有芰荷

清河呈夏方玉明府

禾黍油油入郭遲甘陵驢背獨吟詩王微偶厭棲遲日
阮籍幾成痛哭時茂宰廉能傾耳得蒼生憂樂察眉知
莫言瘠土難平治爲圃爲農盡可師（其地多種桃杏故云）

其二

六月風炎苦鬱蒸客途轉自念良朋莫言牛炙無從至
倘得豬肝可自應板屋幾家知斥鹵園桃千樹勝懷冰
君才百里官初滯鳳翼無愁尺木升

其三

東南漕粟最爲偏孔道還將吏事牽抜薤固知千古事
引船還笑一時權山川未借詩人助桃李終今作者傳
寄語河陽無獨擅岩疆別有四時妍

其四

琴堂虛閒客中登郢雪還欣仕後增世路何心知白璧
古人無客借青蠅功名事付兒曹立詞賦名須泰岱升
相對炎雲生大陸高言醉裏一憑陵

贈盛允康

曾從著撰識鴻名獨起衰頹見老成楊子狂瀾迴既倒

廣陵明月見高清已知大業藏碑口漫許清風託酒兵
閒道竹西鼓吹好東山餘暇一娛情

贈周還梅榷關揚州

版曹清節肅關津使者高名著飲醇漕粟那堪供賑濟
舟鮫猶得起沉淪隋堤煙柳揚鞭出揚子春濤對酒頻
總是時康弛鎖鑰不妨談笑裕經綸

贈户部黃蘭岩兼呈田沛蒼侍郎二

省郎銜命逐鵷行乘傳爭誇是故鄉水國瘡痍須肉骨
鋒車跋涉爲桑滄金錢欲散君恩重户口徐增會計長
淮海況稱都會地救時籌筴頌明良

其二

當年使節正星馳傾蓋論交自不遲富國裒吾原足倚
鑄人顔子復何辭流民欲繪三江甚大澤先沾兩地私（時止賑淮揚二郡）
悟主千秋堪把臂好將版籍慰宸知

五日偶感

五月蠶絲已自枯還憑玄閣強支吾南轅北轍心何定
短袂長歌意轉孤鏡裏何曾饒白髮杖頭先已失青蚨
當年剌促成何事羞問紅榴與芰蒲

其二

棲遲燕市壯心違六翮空存莫奮飛醆酒三間真足弔

盤餐五日漫思歸餕憂有客悲銅馬策治何人問布衣
憶到蓴鱸秋可戀江湖舟楫未云非

送龔祖錫之通永道

峩峩憲使外臺開竹箭真稱越國材筦鑰已徵袪弊計
澄清還識詰奸才香含騎省乘軺出名著屏風報績來
去日潞河原肘腋異時高蓋近三台

和吳耕方述祖詩 時吳爲博士

延陵讓國見高風閥閱崢嶸義更豐豈爲瘦羊尊博士
還因留硯識家翁臣心自許官匪滯祖德堪懷臘未同
獨喜世承稽古力清操惟有賜金空

醉後口吟示客

囊錢趙壹歎羈孤但說雕蟲恥壯夫已讀南華憐棄瓠
誰同大阮哭窮途龍蛇未許槎前混牛馬從他世上呼
自信自疑還自傲小兒造化倩人扶

送袁丹叔守平陽

五馬驂驔繫郡符綠肥紅瘦滿長途已知拔薤曾留譽
總使懸魚詎是迂聽罷鷓鴣思越嶠歌餘蟋蟀憶唐都
屏風書績非難事載石高風本在吳

送蔡總戎之越

元戎節鉞向江干越地鯨波已奠安授閫朝端仍賜劍
披書馬上獨登壇貂蟬自向兜鍪得竹帛遥從帶礪看
此去祇應麟閣待只今　天子重糾桓

贈朱即山太史

年少摛文直漢廬風流名重碧山居仙班麈握青雲裏
粉署棋彈白日餘鄉近自探宛委匱時清應滿鄴侯書
知君縞紵勤交誼蟾兔秋高半客裾

贈王信初御史 王以翰林改授

封事人人挾皂囊多君直節重朝陽驄行欲靖豺狼道
葵向先迴日月光畿甸詰姦風上草螭頭簪筆殿中霜
承恩回首金閶地河洛由來史筆長

送彭德王明府補授湖守

五馬驂驔向越行霜吹木葉起寒聲漳流春暖思棠樹
天目雲高見使旌露濕銀塘蠶再熟煙迷碧巘水爲城
當年羲獻風流守接武知君有大名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五 七言律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祖壽編輯

為楝赤霞　為梅大庚

姪為柱黼望　為樣濟川　同校訂

為栻欽旲

贈鴻臚陳丞陳善岐黃

不煮丹砂有大還雲中白鶴出塵寰求仙自得神樓散薄宦方依典客班豈爲狗名同援溺何妨醫國更投閒元龍此日非高臥身世堪從百尺攀

贈泗水令代

百里鳴琴有大賢懷人魯郡思悠然分符欲種河陽樹近聖初聞闕里絃臥閣春風飛舃日行車霜月戴星天自憐鳳閣閒無補矯首還將尺素傳

與鄢陵韓叔夜鄭公靜登清戒寺閣和叔夜韻

鶯花啼罷正芳春舊日朱門半已淪豈意銅駝埋蔓草獨留金刹弔羈人六時香閣聞仙梵幾處豐碑沒水濱勵勉可憐兵燹後崇藩遺事不堪論

元宵侍家大人集劉叅戎營中觀燈即崇藩舊邸

汝南佳節競華燈霧裹香車問玉繩臺榭幾家存廢瓦

城樓無地可攀繩軍營巧作魚龍戲煙火平分風月增游俠五陵渾未慣醉歸先已失驕矜

贈光州王定生州判王以松江糧捕降補

五載鸞棲枳棘林弋陽何幸更鳴琴千帆轉餉成功在三泖棠陰舊德深花煖春風開曉閣簾垂夜月識冰心已知政府求循吏聲價南金豈易尋

贈汝南藏二府

使君佐郡得賢聲領袖春風十四城自是傳經知舊學還因重席見生平淮流月落冰心靜汝水花明化日晴猶憶昔年逢小阮到來青眼慰逢迎

贈息縣邵蓼三

曾向冰霜策短筇雙流淮汝接岩封人從兵火歸良吏客爲絃歌問老農息國春雲能展驥葛陂夜雨自吟龍知君不廢千秋事記勝先登第一峰

登文昌閣遠眺閣下有碑係吳道子畫觀音遺像

岧嶤傴閣倚天開俯視蒼茫積翠來漠漠浮雲隨去鳥離離春草遍荒臺兩城對峙河流合萬象平分落日迴獨有吳生留畫蹟空王色相幾徘徊

蒼恒齋雨中牡丹詩以惜之和蒼恒韻

花王偏自鬧蜂王寶幄含煙鬬衆芳浴罷楊妃初染頰

酥來西子漫傳觴綠藏么鳳疑欹葉紅比啼鵑却淚妝
一點檀心留不得那教妬雨逐春狂

其二

百枝豔蘂說姚王獨向春深壓衆芳金屋忽遮三里霧
玉真初能九霞觴迎風故向高低見着雨偏宜淺淡妝
此日惜花花未老寒陰無奈酒人狂

同龔汝黃石用汝登鎮横橋遇雨有作

客子春深苦寂寥高朋聯袂與還饒城樓日午繁陰合
風雨人歸去路遥煙火幾忘浮弋志寒波獨泛鎮横橋
干戈此地難回首酒入愁腸更不消

贈揚州守傳哲人

五馬驂驔領郡城星精舊裔起賢聲看花蘊藉還如隱
爲政風流自有情琴鶴已知能抗節鹽梅應即慰調羹
廣陵明月堪今古設榻偏高孺子名

其二

隋堤楊柳綠毵陰棠陰甲陽澤更深何武去思方戴德
廉侯來暮已成吟臨池自喜龍蛇舞拔薤何愁鼠雀侵
官閣清風知滿座濤聲月色共開襟

晚眺

入夏晴雲幾處開原田如黛足徘徊溪邊返照侵樓閣
樹裏流霞入酒杯目極蒼桑真似幻心傷花鳥暗相催
可知灞岸悲王粲涕灑山河醉幾回

寺閣晚眺

漠漠寒雲旅雁哀人從蕭寺一徘徊江關積水連天迥
禾黍西風動地來青嶂畫開新橘柚黃花秋冷舊亭臺
亦知俯仰添惆悵矯首還擎阮籍杯

懷吳漢槎

文園倦客此盤桓金刹行吟暮未闌按劍祇愁明月盡
懷人空對碧雲看吳江渺渺歸舟遠易水蕭蕭擊筑寒
憶罷鍾儀思楚奏可憐君子亦南冠

九日風雨聞雷

九月吳江天漠漠三秋煙雨晝冥冥雲霾故作風霆蟄
龍鬬還疑洞壑腥客裏茰觴真汗漫籬邊菊蘂獨飄零
登高故事難爲憶鴈落楓吹詎忍聽

贈友

朱顏綠鬢傲羊裘禽向心閑且壯遊文采漫歸庭下鳳
風流直付杖頭鳩當時教子諸經備此日開襟三徑浮
秋到松陵吟嘯好還攜明月上層樓

蒼恒以詩見投和韻

西風吹葉亂秋砧客路愁將青鬢侵司馬窮途衆黃酒

子猷舊徑竹成林鳴笳徹夜時偏阻據案酣歌日未沉
哀罷江南悲世難倘徉天地怯登臨

送邵瞻兩學使擢光祿少卿

模楷如登百尺樓起衰今日足千秋黃金已為干戈竭
白璧偏從岩穴求句曲春雲催郢雪澄江秋月照吳鈎
只今啟事多殊寵應在延登第一流

其二

除書鄭重出丹墀羊瘦先傳博士時遠到滇池操月斧
早從南國散春曦山罝海舶搜仍編水鏡冰壺照不遺
更喜飲醇能下士還憐棄瓠託深知

贈丹陽令張荊沓父母

青春仙令剖符年到日循良政自傳染翰欲追王令筆
看花初泛鄂君船鳴琴山水崢嶸地接武雲霄尺五天
話舊薊門鸞玉立風流張緒正翩翩

其二

丹陽城郭舊如霞生齒殷闐十萬家清德欲栽劉尹柳
高懷堪問葛翁砂傳來異績千秋著繪得流民百里誇
今代右文徵博學臨池應得給鋒車

登金山寺浮圖

山上浮圖勢削天中流落日更孤懸晴光遠蕩樓臺出
冥色低垂風雨連四望早空吳楚目三休如躡閬蓬巔
歸來夢入諸天勝話到無生更惘然

贈安慶劉懷遠公祖

劉寵廉能舊有名崇陰曾徧五茸城起家早得蘭臺譽
治郡重看竹馬迎入案濤聲堪臥理捲簾山色恰春行
莫言江介方衡要才大何憂桴鼓驚

其二

龍眠佳氣接浮山如畫岩城臥閤閒皖國一江開曉鏡
青春五馬照紅顏褰帷風俗知能變接武雲霄詎易攀
下客頻年叨結襪扁舟相訪不辭艱

贈安慶余郡丞 時公弟余履在省

環滁山水舊名高皖國重看佐郡勞偶入江鄉知保障
還投白雪結賢豪龍門百尺如虬幹雁羽中朝比鳳毛
莫悵徵車遲臥理延登早晚慶時遭

其二

曾隨使節到長淮京兆田郎我獨偕夢到雲山心自結
書投桃李誼先諧一官冰蘗句吳近兩地循良舊楚佳
相見有情知好客漢庭兄弟有同懷

再呈金長真憲副

客歲相逢叢桂秋多君分棄送歸舟吳雲早隔三山色

江草重添六代愁攬轡風高桃葉渡搴帷花發白門樓一人知己誰能遇莫笑蛇珠喜暗投

其二

囊裏仍多痛哭書侯門未肯曳長裾十年岐路虛青眼千里江風跳白魚愧我通家難接席笑他博士上徵車題詩强說人間事矯首雲霄薦子虛

夏五朔集吳岱觀先生寓同陳安翔許子柔

先生磊落奇男子放蕩江湖屬官戍囊竭黃金羞任俠調高白雪尚藏名千山卧後還留屐三雅傾時更築城相見精藍知好客長于名勝有逢迎

其二

客裏行廚鮭菜鮮有情娛老共流連已知仁祖常供食倘遇禰衡肯論年耆舊幾能輕杖履風騷何地不山川縹醪浮碧侵蒲色握管相期弔水仙

寄許力臣

屈指雞壇數舊遊汝南月旦最風流已知驥足終能騁反惜蛾眉晚見收綠染宮袍起子夜青生藜火校書秋瀛洲自屬神仙地君獨延登在上頭

其二

木天才子散西清三載鴻文重漢京祇謂澄清原素志不妨搏擊見高名秋風叱馭雲霄白明月開樽棣萼榮愧我文離如棄瓠石交應得念飄零

遊瓊花觀寄張進士楷

瓊花古蹟今安在松栢森森想舊游天上白榆寧可種人間瑤草自難求白蜺青節仙班肅蕙帶荷衣客屐留記得襌棲同嘯傲鳳輝今已隔瀛洲

迷樓懷古

風流煬帝真才子每與文人異代遊屐到山川思麗矚花隨風雨散迷樓龍舟鳳艒偏宜夜綠柳青蒲不耐秋二十四橋明月有玉鈎斜畔不勝愁

文選樓懷古

六朝舊蹟記蕭梁文選樓高空斷腸岐路祇宜悲薄命盛時猶得託清狂蠨蛸户牖今遺址月露風雲古戰場千古盛名留翰墨賦才今日最淒涼

竹西亭

紅牙翠管綺羅堆明月揚州古吹臺歌舞不隨啼鳥散芰荷偏逐野雲開金丹煉骨人空老錦帶銷愁曲漫催吾愧風流如杜牧竹西有路莫教來

贈姜定菴黃門

騎省朝聯供奉班桐陰寓直有餘閒五雲日麗彈冠早

三殿春深委珮還青瑣已知焚草慎褰宸方恐逆鱗難
清時異數趨庭便遮莫爲霖勝舞班

其二

散直夔龍咏素絲風流不數夕郎時還家蘭渚清波映
結客西陵叢桂遲愧我履霜岐路泣多君捧日故鄉思
可憐俊及黃壚盡肯爲貧交進一卮

贈胡侍御

卿材新寵出長安直節還從八使看煑海功勞鹽筴議
乘驄人識惠文冠烏臺栢列秋颸厲白簡霜搖夜月寒
吐握已知能下士登龍應得定交歡

其二

繡斧江淮按部時廉聲家世畏人知銜恩自合趨清瑣
休沐何妨下赤墀宅近青山風月勝樽開叢桂鶴猿知
憐予老驥無人識剪拂逢君更不遲

贈嚴灝亭黃門

崑峰驪唱送紅顏四載飄零尺素難抗疏每遲青瑣直
論文猶惜白雲閒銜恩早握金莖露得士偏多玉筍班
古道祗應嚴助有承明不厭爲時艱

其二

西子湖頭叢桂花憐予落魄向天涯范張密友人誰惜

俊及齊名自可誇矯首故交多竹帛傷心我輩老煙霞
攖鱗聞說回天易黨錮逢君坐裡嗟時予遭父憂且有奏銷之累

贈姜匯思侍御

龍門御李問加餐疏草還從篋裏看算筴自成鹽鐵論
埋輪羣識惠文冠愧人明月西陵暮攬轡清風濟上寒
聞說屏風還記績異時獨坐領臺端

其二

當年載酒識君侯搖筆雄風散客愁不謂履霜公子歎
翻虛作賦大夫遊千秋文字誰青眼一代儒冠已白頭
楚客忽然思晉用可能剪拂似驊騮

贈嚴方貽孝廉

朅來才藻自翩翩終賈初逢剖玉年匣有龍泉難再得
材名竹箭更誰妍書成越絕堪風世人到丹陽解喚船
叢桂一枝初爛熳秋來招隱更拳拳

其二

天高日暮散秋雲與子連鑣共論文入室娥眉羞對鏡
摩霄仙鶴自空羣芝蘭滿座趨庭近杵臼論交載酒勤
作賦十年非易事家傳藜火夜來焚

送田沛蒼先生開府西浙

十載西清侍從班度支猶轄念民艱主恩開府知題柱

使節憑能喜出關直道可居風憲地廉聲早著閭閻規隨更得曹參意春滿西陵萬仞山

其二

昨歲曾爲賑濟行流民繪後更心驚輸將賦評吳都竭展翰功先越絶行競羨千秋多寵眷還傳安石起蒼生不知蓉幕開樽地可有當年嘯月情

贈比部王諒士

雪後風寒勁隼呼狐裘獸炭熱紅爐論交北海難爲遇剪燭西窻自不誣甕社珠明增宦況燕臺金盡悔窮途聞君指日看除目還憶彭宣呼酒無

送少司農馬覲揚奉使查餉

度支新轄肅鵷行禁近先知寵眷長肘掖地偏私雨露耗登書得問倉箱星高執法祥刑著日煖搴帷使節光上谷春生知不遠還同鄒衍律回陽

送方悦忠之崇安

青門雪後送行人君過閩天草樹新雙戟不存遺笏在十年多難負薪真放歌只向旗亭醉任俠何愁白屋貧到日佛桑花盡發鷓鴣啼遍武夷春

送劉山矅浙江糧憲

春風習習送君行驛路旌旗照眼明劉晏度支資國計

鄭侯輸輓裕民生花吹馬上看山色柳拂尊前聽鳥聲自是風流堪坐鎮到來朝野藉長城

贈方邵邨侍御

多君模楷識高名客路相逢倍有情遼海崔駰仍盛世長沙賈誼屬承平驅車藝苑稱三絶焚草朝陽自一鳴招隱西風生桂樹飛觴明月喜逢迎

其二

隱囊紗帽自行遊矯首吳興旅思遒避地偶看蒼弁月懷人空對白蘋洲琴樽此日猶能命絲竹何妨更一留乘興尊罏拚盡醉季鷹方戀五湖秋

贈余佺廬大行

鵷樹風流傍紫宸明刑宦跡更如新龍門雅望尊前輩牛炙微名起後人詞賦楚天千古豔尊罏吳地一時貧懷中刺滅欣相識十載神交誼自親

贈宋二伊戶部

趨來除目主恩偏執友神交已十年嵩嶽雲歸淇上竹薊門花落苑中天雲霄宦跡思同調詞賦生涯愧後賢暇日可能論世誼欲將肝膽向君傳

贈姚濮陽評事弁呈趙玉譜明府

年少摛文侍栢梁燕臺花月總輝光論文欲識千夫俊

縱酒還登六博場甥舅劉何仍酷似師資馬鄭轉情長
登堂故有賢豪態倒屣勤勤意不忘

代贈徽寧道呂夢軒

含香曾領白雲司建節乘軺此不遲地擁丹陽開憲府
星迴斗野及秋時搴帷白嶽峰如戟攬轡琴溪石盡碑
倘許虔刀勤贈別山川回首卽相思

代贈平陸徐令

官因禁苑得從容墨綬分符百里封地有閒田知向化
峰名砥柱却攜筇中條春去花常滿晉水秋高鳥自從
聞道箕山多隱操下車還問古人踪

贈季韋滄侍御

栢臺清節肅鵷行一疏驚傳薦士長自是求言承雨露
誰能焚草挾風霜箕裘世德偏能嗣規玷金昆孰與芳
鷟座有人君莫訝十年早已託輝光

其二

憶別吳閶訂盍簪笙歌明月畫船深青樓欲起瀛洲色（時青樓有十八學士之目）
紫陌還餘下蔡音座有季倫如珮玉（進士石名瑋者與君同來）人如子敬泣孤琴憐予短褐多搖落倘許論心夙所
欽

送王大司馬請告還里

朝班曾識補天才祖帳青門氣象開祈父爪牙仍八座
寇公鎖鑰自三台謀猷早許持籌裕陰騭先知結駟來
會見東山絲竹暇明良相慶兩無猜

其二

海內輸將正陸沉度支久轄主恩深雲霄舊識尚書履
山水初娛太傅金自是急流知勇退誰能解組獨高吟
蒲輪異日思黃髮虛左重葵啟沃心

代送范調垣憲副督糧江南

驪歌聲徹早春時送爾南行柳作絲月滿平臺曾共醉
梅飛庾嶺一相思才高轉餉功偏最名著書屏寵不遲

愧我積薪增浩歎追隨難伴上林枝

其二

憲府江春棨戟明何人不羨使君行攀嵇早識琴樽趣
借寇重看竹馬迎層廩霜飛尊少府襜帷雲擁識高旌
知君能起瘡痍色握別還餘舊友情

又贈

柳色春開凍雪天花明棨戟悵離筵石渠年少藜光迥
薇省官尊玉節懸望洽搴帷猶故地功高轉餉已多年
白門風景依然昨分陝于今寵更專

代贈姚書峰出守安慶

楚天迢遞枕江流五馬驂驪擁上游議禮南宮推博識
談兵樞省識雄謀皖城煙繞龍眠樹天柱峰懸漢畤秋
聖世郡符原重寄送君春杪拂行騶

寄陳令

太丘家世久相聞藝苑鸞龍獨羨君單父琴聲依臥閣
河陽花色照晴曛九河地勢能爲障三異循良自不羣
此日相思勤尺鯉應知附驥有青雲

寄任丘令

仙令初分百里城高陽風物近燕京地多才子風猶古
星近郎官政可成易水寒波澄舄影桂巖山閣聽琴聲

相思縞帶欣投贈千載神交誼不輕

贈其別駕

驂驪五馬雪霜勞三載功勤轉餉高萬庾殷流趣上國
千帆遥度出洪濤雄飛有志能爲俠摘伏如神氣自豪
客裏相逢交不淺送歸猶得飲醇醪

氷牀渡

朔氣驚催栗烈寒馮河無計倚欄杆一天皎月懸氷鏡
萬里銀河迸雪盤客喜游環如轂轉人堪擊汰似舟寬
已知狐聽猶需日公子何妨釋釣竿

其二

欵段臨流未覺安澤車能慰眼前看手牽長綆人爭渡
足踏層氷日正闌牛馬驅時方慮滑龍蛇蟄後不驚寒
安行頓失風濤險應笑羊腸詰曲難

其三

凍合流澌聚急湍將軍欲渡自盤桓層氷已積愁難過
行路雖艱興未闌輗軏製從人力減轆轤聲似井波乾
安眠却似衾生臥眼底風濤詎忍看

其四

水影天光接灝茫銀河驚喜練絲長招舟漫許孤帆渡
憑軾翻如一葦航姑射山前氷作骨湘妃珮底玉爲裳

遥知同軌非殊制萬里關河總戴王

代贈白仲調

當年俊及識高名藝苑寥孤志不輕帶草日隨湘管發
宮花春逐杏園生牛心啖炙傾時輩駿骨空羣藉老成
酌水思源真足愧到來車笠有餘情

喜沈繹堂憲副辯復原職

詞臣曾向外臺居畿輔分藩此建旗豈意謗書空裏出
翻悲臣績坐來虛金雞恰喜天邊下玉案遥知客裏餘
莫道賜環非異數風流當代有誰如

其二

稜稜瘦骨自多情廿載才名物望傾人似玄輝多汲引
客如北海盡逢迎銀鉤落處釵爲脚湘管題詩石作聲
與爾相攜憐失意彈冠相慶有蓬瀛

送程周量出守桂林

多君詞賦重雞林出守南天物望深投大遺艱原主眷
盤根錯節見臣心兵農自出金臺右幡蓋初移瀨水陰
恰喜娵隅蠻府近荔枝新熟一開襟

其二

初秋握別惜離尊幾載交情意獨溫自喜論文逢謝眺
無勞下榻識陳蕃鷓鴣啼竹湘雲冷翡翠巢多粵桂繁

高蓋異時趨拜有殷勤結襪念前恩

與繹堂同飲道院

遲日輕煙苑柳斜長安三月正飛花偶隨玉勒神仙侶
共甜金庭道士家日永爐煙縈翰墨風吹筆陣落雲霞
枕中鴻寶知應秘異代還應羨五車

贈兵部郎

鎖鑰班先鵷鷺行知君執戟在長楊邊關已自無烽火
樽俎何妨處廟廊日永從容宮樹暗夜歸清切苑花香
亦知三晉真才藪韜略于今自擅長

代寄友人

千里緘書問故人燕臺吳月兩相親方從製錦看經緯
寧爲逃禪慕隱淪明月關山堪作賦秋風桂樹好扶輪
西清退食慙無補佇望同清輦路塵

贈金治公

玉堂視草擅毫鸞出牧還同節使看已裕金錢供御府
曾誇藻鑑識琅玕人因櫛沐才偏健坐擁樽罍色自歡
聞道家庭榮棣萼宦途何患積薪難

其二

越地家聲蓟北來還從薇省借登臺笙歌明月江鄉近
琴鶴清風蜀嶠開祇爲通家勤入座誰能結襪解憐才

相思南國甘棠下倘許逢君後乘陪

贈別駕

當年佐郡得岩疆甘雨隨車政自良豈爲釜魚清節著
早知天驥軼才長黎陽樹映寒原綠瓠子波分柳色黄
聞說公庭多暇晷逢君結客有輝光

送友之雲南

燕臺秋色悵離筵客路蕭條倍惘然馬首雲開消瘴癘
山頭花煖隔風煙誰云百尺疑無地總是千盤尚有天
送爾南行生壯志異時還奏白狼篇

其二

江煙水接曲徼茫君到牂牁勝故鄉獨惜芙蓉非儉府
不妨簞軺攲蠻荒到時日暖桐花發此去秋深桂樹凉
莫以南行憐遠道千金陸賈是歸裝

贈宋牧仲別駕

蘭臺作賦見髙名曲裏陽春倍有情麟角固知尊國士
鳳毛久已重家聲師資孔李眞無忝大雅曹劉自不輕
相對河梁勤把臂知君到處有逢迎

其二

霜飛萬庾過江艖轉餉先將相業誇借箸可應金似粟
奪袍當使筆如花邗溝月白催新句瓠子春深看落霞

莫笑禰衡懷刺久當年落魄老天涯

洪都旅次賦送金天駟之官并寄家雲客長寧令

江上西風萬里陰使君寧畏雪霜侵明刑已結髙門駟
握管無妨臥閣琴日暖羊城梅早發秋深瘴癘霧偏淫
懸知三異尋常事樽俎還來荒服琛

其二

南州髙閣送行旌極目寒煙嶺樹橫羈客有情悲白髮
美人爲政起蒼生珠輝鮫室仍還境霜照桄榔更滿城
愧我有兄遲問訊雙龍長御佇雲行

白鶴觀

洞壑深幽曲徑穿雲封丹竈幾千年松陰石古懸朝黛
鶴去壇空冷暮煙已分紅顏消白日誰將丹嶂削青天
神仙咫尺猶疑隔莫到閬風最上巔

五老峰

女媧當日補幽天五指居然雲外懸一自山留滄海後
翻令人憶古皇年凌空插嶂飛晴靄繞澗垂虹瀉玉泉
望去雲松巢未得御風還跨最髙巔

偕客入旗亭有作

禁柳寒催出谷鶯棃園檀板似春聲東風半度霓裳影
白雪爭如象舞名酒市浮踪爭有恨旗亭佳事不須驚

異時各有煙霞興攜手同聽嶺上笙

奉和喜雨

泰山出雲雲沉沉膚寸能令四宇陰豐隆驅鞭蚩尤怒
山石裂破開幽森潤澤平原及山谷賣劍買牛復買犢
使君喜雨爲蒼生肯令民間糶新穀

其二

誰能燮理問陰陽民命惟憑一炷香無俟焚巫勞社稷
早知雨粟裕倉箱天雄髙嶺商羊舞漳水春波屬玉翔
聖世只今良牧在何須六事咏成湯

贈金長眞觀察

棨戟煌煌領外臺白門高蓋此雄哉裝輕琴鶴江天逈
鞭拂旌旗日影開雲靜霞飈清角奏霜飛木末画船來
西華見肘還無賴盼望明公眷草萊

懐友

崢嶸藝苑託清歡楚客相思在澧蘭玄圃草偏生茂苑
竹林人自重長安投來律呂無遺調採得珊瑚有釣竿
還憶別來將廿載浮沉無那勸加餐

贈蔣謂公侍御

石渠著作絢高雯辟易真能冠一軍接武雲霄人慷慨
論交湖海氣氤氳感時豈獨言如玷諷奏何須草更焚
暫舍臺烏浮画鷁相逢應得慰離羣

贈馬殿聞太史請假歸里

曾從蓟苑託蘭芬南北空瞻日暮雲才大金聲還振作
班高玉笋自紛紜烏啼茂苑人懐古木落空江吾愴羣
忽漫相逢訴懐抱聊將班管託殷勤

贈何省齋太史

龍眠物望重山丘回首滄桑感舊遊車笠忽逢吳苑雪
笙歌還記秣陵秋蒲輪北闕求遺老絲竹東山傲隱流
自笑別來難摸索徵名先已愧曹劉

其二

當時詞賦幾能真客裏披裘自愴神漫說雕蟲無小技
不知青眼是何人清狂麈尾猶無地寂寞牛衣但有塵
聞說齒牙餘尚在當年平叔更相親

其三

高閣風吹木葉寒旅人情緒正無端自驚倒屣慚王粲
敢挾圍碁賭謝安十載外臺勤叱馭一時憲府滯彈冠
已知琴鶴清如水猶設融尊度夜殘

其四

帝城秋色忽晴陰棋隱堪消客思深自笑蹤居偏傲世
誰能投轄更論心飲醇公瑾真難遇漉酒淵明正可尋
相對會應忘夜漏不知天外有寒砧

贈姚濮陽諫垣

頻年廷尉佐祥刑夜坐金臺醉醁醽竹箭技來歸藻鏡
瑣闈入後重朝廷夕郎奏出螭頭仗玉笋班高雲毋屏
祇爲鶺鴒情誼切早浮蘭鷁下寒汀

贈丹徒姚髙陽使君

金臺玉勒控非遥展驥岩疆與自饒冠蓋長安新棣萼
綈袍谷水舊漁樵閭門忽喜雙星照江遊遥聞五袴謠
記得彈棋多勝槩不妨五斗折長腰

贈韓倬太史

金閨才子滯東山白石青雲意自閒豹影豈容藏霧豁鳳毛早已入仙班功名四代誰為匹意氣千秋獨可攀記得南皮同彥會滄浪亭上聽潺湲

贈雲客兄

哲兄為吏到羊城數載遲遲問訊情好道自甘五柳逸著書寧獨一經明青箱書付兒曹事金馬還高閥閱聲異日玉支應早賜逍遥茂苑有逢迎

贈錢宮聲

錢郎風度自溫溫十載郊居賦獨存祇為黃金愁國士空思芳草憶王孫結交自倒中郎屐作客還浮庾亮樽

莫謂峰煙空躑躅聞雞早已待劉琨

贈尤展成先生

先生高隱是吾師繡虎才高嘯傲遲雜俎固知多綵筆雄文久已重丹墀十年袖染煙霞氣五色雲成藻績時吾愧仲宣今作客可能倒屣慰相思

聞龔芝麓銜　詔出都喜而賦寄

故人千里下征軺近諺猶疑別夢遥貌奪蛾眉人自惜賦成白雪和應寥羊城秋入催天使豹尾春開戀　聖朝方朔十洲曾寄跡可尋玉醴供雲霄

其二

憶爾金臺醉玉卮殷勤郢曲轉相思誰知岐路逢青眼忽漫浮雲滿赤墀三黜那應悲短宦五噫聊復慰長飢嶺雲海月多奇勝環賜偏殷出使時

奉和登君山

峰青兩岸中如練突兀天空眼界寬雲物已新廻二氣江山依舊跳雙丸雪封碑碣流澌緩霜老松楸宿鳥寒獨有延陵遺墓遠高風千載莫能干

贈田晃封孝廉

誰能結客與偏豪文采風流貫吾曹謝氏芝蘭殊不愧于公門第固應高明光已識凌雲易金馬還知獻賦勞

此日相逢情自渥郇廚一醉有醇醪

贈許師六孝廉

握別清秋醉濁醪相思回首暮雲高十年戎馬愁中過隔歲煙花夢裏勞司馬名成終獻賦江郎才盡不含毫窮途欲灑憂天淚客裏逢君氣自豪

七言律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祖壽編輯

爲棟赤霞　爲梅大庚　同校訂

姪爲柱黼望　爲槎濟川

爲栻欽旲

喜遇江季綺

去歲柯亭悵隔面不逢嵇喜獨題詩豈因廊廟多新識若爲蓬蒿冷故知把臂月高邗上夢撫時笛動蕪城思憐予已自窮途返仗爾殷勤正不遲

集錢朴菴齋偕子璧賦贈

城隅落日火雲廻地主初從濟上來官閣半栽邗上柳訟庭時憶廣陵梅褰帷人起雄藩色白雪樓高異代才讞獄只今誰得似彈冠相慶莫徘徊

無言孫子欲歸黃山者數載褰索詩未及作今留別和贈

秋風把臂蔡州城歸屐將埋世上名已謂邗溝勞折柳誰知江畔尚班荊青雲未許樽前臥白髮休憎鏡裏生倘待他年婚嫁畢不妨攜酒聽流鶯

其二

黃山舊是煙霞地丹竈雲封採藥遲嗟君歸棹尚如此笑吾出門何所之此際浮家空學釣誰能焚硯不題詩蘇門一嘯堪憑弔往日孫登子足師

維揚雜感四首 其一

清波渺渺木蘭舟曾憶旗亭載酒遊簫鼓風喧悲別曲綺羅月落鎖妝樓幾年烽火人如寄十載琴樽事可求此日客中勞往事江煙吹散白蘋秋

其二 憶鄭超宗

童年曾侍鄭公遊慷慨憂時佩蒯緱本爲狂瀾謀砥柱寧知怨府在持籌西州欲灑新亭淚黃鳥空吟故國秋

虎帳壯夫同日盡不堪回首是江樓

其三 憶何愨人

史相當年此出師牙璋高擁半交知檄書淚盡孤城潰笳鼓聲喧戰馬嘶十萬貔貅春草斷三千歌舞暮雲遲職方亦爲從軍死吹笛荒臺感舊時

其四

金風一葉冷秋霜遊子離家欲斷腸已賣穀絲無樂國空瞻箕斗望他鄉獻書敢效東方朔縮地難爲費長房遙指白雲親舍遠目看鴻雁淚沾裳

七夕維揚水次送米紫來之官建昌

蕪城秋思滿河梁才子分符出建章世誼舊曾通孔李清言今喜對裴王胸藏岩壑尊廬岳筆走龍蛇下鄱陽此去鳴琴仍臥理盡收山色入奚囊

其二

江風客路惜離羣矯首明河兩地分雙絕固應推鳳羽五花久已識龍文莫隨靈鵲淹良夜早有飛鳧下白雲鹿洞講壇春草暗起衰今日亟須君

燕子磯弘濟寺閣

丹霞晴照石城秋紺殿森沉一徑幽雲臥窻中藏石磴山開樹杪見江流空岩金刹如懸蝀隔浦蒲帆似浴鷗此日空明堪極目憑欄還散客中愁

贈鄧元昭先生

當年藜火夜分光偶臥東山興益長模楷固堪推物望風流猶得傲江鄉移家已自同梅福結客何人似鄭莊此日黑頭仍特達佇看環賜入長楊

其二

秣陵秋色滿蒹葭倦客飄零感歲華爨下有桐寧待識石中無璞不堪誇齒牙欲借三山月雞黍先陳八月槎纔得登龍仍惜別江濤千里浩無涯

謁張睢陽令公廟和嶽來韻

忠賢廟貌枕江湍奕奕威儀似漢官毅魄崢嶸堪砥柱靈旗髣髴見登壇清霜紫電千秋節皓月長風萬里瀾此日臣心還似水登高弔古夕陽寒

登安慶迎江寺浮圖望大江

目極煙波望遠岑風喧金鐸和禪音空江雨入南湖棹高閣晴開楚客吟巀嶭自高金樹色崢嶸不盡法王心吾來恰值傷秋後腸斷關河明月砧

天津遇查王望請告省侍

瑣闈入直倦鳴珂省侍南還喜氣多諫逆龍鱗迴雨露歸封馬鬣沐恩波高堂舞綵千金壽禁地含香六傳過此日津門方惜別當年異數豈蹉跎

其二

憶往還思星聚年飄零遊子愧寒氊登龍有路直堪慰捧檄無時劇可憐倒屣已知能念舊聯舟應共戀談玄峰雲五色分南北此際[illegible]懞自有天

贈醝使李召林侍御

烏臺清節峻雲霄模楷龍門物望超冠著惠文餘諫草籌添鹽筴滿星軺天依紫極恩波近地接神池蜃氣消此日漢廷多異數佇看獨坐未爲遥

其二

搴帷無地不生春句裏還將民瘼陳鄭俠有圖真欲繪
于公高第固應新鳳毛只合朝陽耀驄馬偏知下里辛
採得輶軒應入告高名先已爲埋輪

其三

承恩曾入建章宮藜火分光望自崇秩轉三台仍振鷺
聲流十部且憑熊飛霜暑路宜氷蘗指佞中朝見疾風
聞道招賢仍吐握漢廷結襪有王公

其四

菰蘆下客本無奇舊友曹丘夙所依御李有心還待盼
依劉無地獨羈棲琅篇忽聽元音奏險德原非大道私

此日枕中還作秘異時聞道荷明師

贈吳淡菴

憶別將過十五年相逢驚喜獨相憐看花舊識神明宰
奉使新聯尺五天萬里龍媒能接武一時雞樹羨登仙
多君風骨當時少此日先誇石慶賢

贈施硯山侍御

與君相見轉相親此日烏臺物望真積雪神池曾抗疏
看雲泰嶽舊埋輪風霜自起龍鱗色氷蘗能持社稷身
屈指中朝堪獨立不須焚草識忠臣

其二

憶別還思海國天呼盧六博與爭先君如雕鶚盤雲迥
我類鼪鼯緣木遶恰喜攀稽依舊友可知入洛愧前賢
止因親在如毛義矯首空思捧檄年

贈王敬哉先生

峻秩方辭閭闔班西山歸去即東山容臺典禮清卿重
天祿傳經學士閒屏爲象賢雲母隔扆因接武彤庭還
即今疏傅怡情日鶴髮蕭蕭鬢未斑

其二

崢嶸南北見高名望斗空勤執友情祇爲披雲知日近
豈因倚玉識氷清珊瑚海濶真難見石髓雲深國士行

此日登龍原有意煩君普拂慰花鳴

贈繆歌起太史

龍墀首唱羨登仙虎觀横經萬里傳握管自能霏玉屑
承恩早已撤金蓮鸞龍夭矯懐分手魚鳥參差更比肩
更荷故人多折節茸城題鳳獨殷然

贈劉雙山

含香青瑣舊知名西蜀揚雄更不輕焚草岩廊推慎重
批鱗日月照忠誠傳經自可如劉向作賦猶能似馬卿
聞道近來多異數超遷應得冠簪纓

贈魏子存先生

仙郎執戟近如何待漏春風滿玉珂治獄幾高于第駟
含毫曾麗錦江波談兵萬里仍樽俎得士千秋起薜蘿
我似豐城泥下劍成虹拂拭待君多

其二

廣陵城上月如鉤憶别消魂客邸愁作賦敢邀玄晏序
論才曾侍任城遊縱横藝苑歸宗匠寂寞文江老蒯緱
相見可知無世態襟期早已託千秋

贈馮納生

并州豪俠起家聲藝苑縱横見老成絳帳獨能開朔漠
講堂今喜接蓬瀛金莖露渥陪千乘闕里鳴鐘拜五更

經術漢庭多異數當年詞賦有高名

其二

新秋爽氣欲談經有客初登問字亭入座可知慚顧陸
論才久已識溫邢誰從海外能瞻斗獨喜天邊有聚星
相對會應忘俗態嗣宗雙眼得君青

喜譚慎伯比部自新蔡至

關河雁阻十年思矯首同陽但詠詩落葉幾悲朋舊散
積薪莫歎宦途遲驅車渺渺攀轅日叱馭依依舞綵時
畫省含香知暇逸漢庭刑曆白雲司

其二

蔡州雲栁隔風煙扶傳歸來涕淚懸孔李師資勞往事
范張高誼憶當年誰將青眼憐岐路總有朱門笑直絃
知己相逢真足快燕臺風雪有題篇

訪章子素文

策蹇衝寒問舊遊京華八載獨淹留軍中傳檄成都養
帳下弓刀請求修韶夏豈應聞聾瞽娥眉不復惜嬌羞
文章薄命予尤甚破涕還消旅客愁

寄宜興李義山

聊將書卷對芳菲蓬蓽真稱百事非文塚墨池方自笑
菜心韭白一何肥芝名螢火誰能照樹號蜻蜓詎可飛

願得此身生羽翼忘機還向海鷗依

謝王琄瑚太史歲暮致金

臘盡柴門寂未開故人珍重賜金來憐才今古寥寥有
知己風霜歲歲陪付去酒家愁改面得分官炭喜盈腮
信陵養士終收報慚愧侯嬴既老才

其二

君家兄弟本瓊瑤寵冠金閨獨賜貂三載文衡收棫樸
一時孝德狎漁樵微才自愧墻東隱拙匠偏矜爨底焦
倘借齒牙餘論及不愁生計坐來凋

贈宋彪堂先生

不求聞達是何心遥想先生物望深白屋幾人真卓犖
蒲輪何客待追尋探來理窟揮新麈辭却徵車擁素琴
耆舊風流猶少壯陽春高唱有知音

送楊遠卿之官武定

畫省含香有令名符分銅虎見干旌雀環家世公侯啟
鳥道關山華輅行過路雲生三峽口到官花煖百蠻城
遥知開府尋常事叱馭先誇保障聲

贈王后張進士

荏苒風霜羨國工驚才絕豔赫如虹棄繻舊望千秋色
對策高文一世雄歸里但悲黃髮老入朝還作黑頭公

平津異數非常調不怕天閽隔九重

其二

十年松竹散雲煙藝苑爭搴赤幟前海內人文能有幾
菰蘆風雨不知年彈冠已慰生平事把臂還期宿昔緣
愧我煙霞成痼癖吟成枵腹少便便

贈虞門徐進士

頻年遊屐滿雲煙貰酒燕壚樂事偏渴驥怒猊千古貴
家雞野鶩一時傳尋花橋北牽船上掃逕城東浦樹連
舊友頻過肝膽見蛾眉相對有餘妍

其二

嵯峨才調握靈珠筆底能將哲匠驅天矯欲隨長翮奮
汪洋不共細流趨騷壇領袖文章異羅榜神仙氣象殊
聞道石渠收著作吏才還得種花無

贈送楊玉符太史

朅來古道獨逢君德祖高名海內聞嵒嶼龍吟常叶律
霜天鶴立自超羣時艱不少蒼黃染璞剖方知玉石分
此去延登膺異數經綸詎止賦凌雲

其二

霜冷江臯一葉秋梧風不共火雲流孤高好與漁樵狎
卓犖能肩夢卜求孝德蓼莪還自廢主恩槐棘正相留

法言著就真千古谷口煩君記上頭

其三

師資孔李說通家海樹江雲隔歲華我似小山初賦桂
君如博望舊乘槎碧峰樓閣迎秋旭綠水芙蓉映鏡霞
相送不勝珍重意長揚諫獵幾人誇

其四

憶君昨歲謗書開養叙村居暗草萊鯨霧蜃樓知是幻
蟹奴魚婢獨無猜東山絲竹猶成響南國嬌娥豈待媒
屈指貂蟬應貰及吳雲星爛過三台

贈張書用二尹

銓曹水鏡當時重愛弟今爲邴曼容自喜何知矜閥閱
不干翻得傲花封瀛洲日永梅纔放海國春寒柳未濃
酌罷酒霞真不老異時蒲帛慶遭逢

其二

燕臺耆舊真無幾盛德于今獨有君笑牒言鯖添腹笥
琴牀酒盞伴書籤閒情春到真能達吏隱風流自不羣
指日鳳廷棲上苑屏風隅坐更欽欣

贈徐虞門

潘花江管劇風流六翮高搴物望遒摩頂麒麟才自別
臨池騕褭譽全收懷人北闕星河色招隱西風桂樹秋

此日平津開閤待肯容青鬢久淹留

張伯還齋中分韻得斜字

柳陌春深夾巷斜黃塵滿目晚雲遮荊山有淚多和氏
流水何緣問伯牙湖海吾徒憐意氣笑談今夕暗悲笳
故鄉梅菊猶無恙浪跡休文莫漫嗟

燕臺仲夏大集同人和韻

薊門結客盛名齊車笠相逢手共攜山色西來朝氣爽
城邊北望暮雲低幾看啼鳥搖新綠却爲征塵憶舊溪
此夕樽前酬唱後何年重聚竹林西

送別友人之官

四月榴花照眼多鶯啼柳陌當驪歌風清載石傳家久
客喜彈冠攜酒過別路幾程堪躑躅暑雲千里鬱嵯峨
遥知治譜尋常事矯首天衢曳玉珂

贈學博

年少才華動兩京暫談匡鼎授諸生鱣堂清浥桐江水
絳帳光寒　帝客星捲幔萬峰朝靄異隔簾千樹暮煙
明相攜況復偕陶謝露冕遥知世外情

救菴約登桐山以雨不克遊招飲署中有作

忘機到處足徘徊更爲嚴陵槩楫來愧我久躭尋壑性
多君夙負濟川才河陽花滿青山屐彭澤官閒綠水洄

倘念維桑能愛客可無遊勝共登臺

其二

石瀨臺虛障碧空漢星寒影許誰同春雲歇浦家滄海
夏木桐江客雁鴻署裏泉聲流澗碧窻前山色落霞紅
分明屐齒應攜手爲語宣城意氣雄

其三

山城煙霧不分明況復連陰翳翠晴濟勝尚虛支謝意
登臺猶憶應劉盟每思湖朔三秋隔多愧平原十日晴
宴賞頻移悲往事年來江左未澄清

其四

中原極目滿窮途慕府論心且嘯歌五嶽風塵淹歲月
一尊煙雨老江湖主人愛客休題鳳道士知書欲換鵞
今夜峰頭雲色淨擬攀絕磴莫蹉跎

贈嘉興司李

符分越徼政聲高晝署春風照錦袍世系舊乘桓典馬
才名新佩呂虔刀空羣一顧知龍種苞羽三年識鳳毛
向說隴西能授易司空後裔許誰褒

其二

鴛湖春雨動寒煙秦駐山高海色連月旦評賢逢許邵
風流呼酒見彭宣起衰八代推前輩貿珥中原自比肩

愧我蔦蘿無倚庇憑君松栢拂雲天

贈子顧

谷水胥塘黯澹中十年風雨隔秋蓬談天不愧金臺駿
濯頴爭誇玉樹叢作賦自同曹氏虎聞名猶識鮑家驄
憐子飄泊浮家早乘興還來問國工

其二

歲暮江城雨色新驅車猶逐舊交塵曲中白雪難為和
鏡裏蛾眉不讓人寂寞半鋤三徑草浮沉猶戀五湖身
知君不淺綈袍誼肯為移文說隱淪

贈孫胥客

煙波幾曲舊胥塘春草王孫思渺茫零雨正吟孫楚句
登龍忽到李膺堂迢迢煙樹分吳壤點點江帆挂越航
聞道琴樽多雅興可能湖海共行藏

同孫曙東胥客集亭彥昆仲齋中時女郎元姬在
座

投轄風流往蹟偏星河猶照畫堂前主人解進鸕鷀杓
女史嬌歌玳瑁筵按曲夢留金谷草彈箏春滿玉樓煙
誰云薄倖渾常事杜牧當時已漫傳

飲黃觀只齋中談往事有感

蕭蕭江雨一帆來縱飲山池共舉杯詞賦半為湖海客

風塵誰是佩刀才可憐白苧南冠盡轉憶新亭故國哀
酌盡笋蒲多異趣呼盧漫許角聲催

和諸友贈元姬作

春深金屋鎖窗紗別後還思碧玉家粉面似廻湘浦月
冰肌猶照若耶花鏡臺落影還留恨錦幔迎風不用遮
一自綺筵人未散笙歌繞處暮雲斜

其二

月出歌成色正朧纖腰忽露畫屏中芙蓉帳煖朝霞逈
翡翠簾虛暮雨籠急管紅牙催落日繁絃綠水奏春風
當時慣醉青樓上到處看雲剪落紅

其三
分杯却扇憶廻廊檻外看花到別房自小青樓憐杜牧
誰憑紅粉憶王昌錦衾濕處愁難寫繒織題來恨豈忘
幄裏餘香知未歇好教青鳥寄檀郎
其四
蘭閨春色動人思荳蔻芳心未許知明月正歌三婦曲
條風忽繞百花枝穠纖自得青蛾並婉轉還教絳樹隨
一別琴臺增悵望文園渴病已多時
和元姬廻文詩韻
煙薰獸篆煖輕裙語別知心有路分絃拂夜深歌落月

舞廻春去夢歸雲娟眉畫罷妝窺妾皓齒開時曲憶君
天上欲教書信遠傳來密語倩郎聞
子服喜予至鹽官有詩見投次韻奉酬并示駿孫
幼瑜
烽煙一別阻兵間執紼遲遲敢漫還夢到松楸思白髮
句留春草照紅顏枯魚莫向江湖泣杯酒堪消日月閒
愧我雁行無羽翼憑君三鳳到丹山
旅館聞雷作
蕪郭寒流客思催那堪漏永更聞雷乾坤已向秦灰盡
閶闔俄驚越地開盆雨乍疑神女過海濤若為伍胥來
挑燈灑盡憂天淚京氏官占且漫猜
王人表齋中喜遇海昌朱近修賦贈
蠡湖春半碧雲長星聚天涯到草堂河漢一驚高士座
煙花紛照語兒鄉東山臥後知難出神武歸來不用藏
聞道遠公新結社蓮花何處禮空王
其二
間關閩嶠一登臨江上思歸動越吟皂帽自甘遼海默
緇衣還戀虎谿深驅車淚斷攀山屐縱酒杯傾旅客心
共說馬融門下盛傳經應不歎知音
客中感懷四首

綠野青疇極望中鶺鴒淒切敝裘空杯浮桑落千山月
香冷梅花十里風是處荊榛新戰地幾家禾黍舊行宮
可憐吳越興亡路日暮啼烏噪短蓬
其二
寂寞春風麋鹿群銜花野逕正繽紛何來岐路逢青眼
不盡閒愁訪白雲宅是裴休名未滅客如范蠡信難聞
平生饒有滄洲興揮手煙霞看日曛
其三
堦鋪白玉晚梅殘笛奏青山曉月寒滿目浮名隨驥尾
傷心交誼託雞壇飄蓬自識隨緣盡小草何知出世難

莫訝旅哀王粲賦生涯久已誤儒冠

其四

旅館無聊欲倚樓萋萋春草遍荒丘聞琴幾下雍門淚
擊筑翻悲易水流興盡王猷空躑躅倦遊司馬竟淹留
鴛湖亦是繁華地風雨還如漢苑秋

至鹽官讀家觀民死節家信寄慰仲謀并訊其疾

半紙鴻書拭淚開鬱孤臺上暮雲來老臣九死江鄉恨
遊子三年海國哀病起蓼莪還自廢歌來薤露不堪裁
當時七發憐公子可爲枚生首重回

聞君痛哭到洪州滿目荆榛感百憂虔嶺雲生餘別淚
蠡湖天斷泣歸舟春霜不盡孤臣血白草猶含故國愁
競說王儀能有子傳經土室更何求

平湖馬耿民索贈遊燕詩漫賦

龍蟠虎踞舊長安客子無悲行路難遊獄自須婚嫁畢
棄繻仍作少年看氈裘上苑春風急鄉柳金溝夜月寒
此去少游原萬里羞乘欵段足悲歡

其二

輕雲煖日百花朝樽酒逢君慰寂寥不謂長風終破浪
早知雙翮自冲霄塵飛上苑連朝霧日落黃河嚮暮潮
聞道雄心還向北伊吾北處有班超

贈黃觀只并憶大樽先生

摩娑銅狄泣衰時回首山川落日遲六博有心淹壯歲
一經何處慰朝饑鄒陽已釋遊梁獄宋玉難忘哀郢詩
記得新亭曾慟哭千秋此別獨君知

酬天石

欲向春風泛畫橈盈盈一水不堪招青山未許投班管
明月空餘出絳霄郢曲幾隨飛雪盡巫雲還共落梅飄
浮生漫許歌招隱招隱初成叢桂謠

送伯父長文入都　廷試

漢家匡鼎舊談經九試詩科恨未平不謂壯年逢異數
却教萬里繫長纓驅車京國風雲遠對策彤墀雨露輕
聞說黃金臺尚在郭隗此去有光榮

再過武塘賦酬孫霄客

春風曾醉謝公樓錦里花開戀舊遊自喜登龍來百里
翻同附驥足千秋結交漫說天涯恨知己堪銷旅客愁
愧我堂前虛拜母茅容高誼竟淹留

贈張曼園吏部

異數延登閶闔門十年主眷早承恩瞻天有詡西清近
職地還依北斗尊盛世捐租真可喜賢臣善算復何論

山濤啟事人知重風度翩翩語自溫

送翰林省親

淡淡秋雲木葉飛侍臣將父向南歸一星天遠離宸陛
五色文成照綵衣騏馬乍驅親舍近鱸魚方盛及秋肥
當年主眷還相逹早晚將車入　帝畿

土地廟市看花有遇

遲日薰風流火時相攜閑步畏人知鳥聲亂逐雕籠出
花色頻從畫閣移客愧囊錢看市物時當飛絮落深卮
當年不少乘羊侯得菓欣持更不遲

送毛六史歸里

相逢莫訝客顏蒼蕭散誰能似故鄉青案祇應投密友
黃金端不負空囊鶯啼茂苑芳年駛花落吳江別思長
捧檄有心君得似異時詞賦重長揚

賦贈汝南孔進士

曲江花色麗春天先世交情已着鞭今日可應思絳帳
當年早已識青錢人從闕里尊家乘花滿淮流起大賢
早晚龍墀應首唱驊騮獨步更誰先

贈陸子玄

十五年中淚幾彈相逢還作再生看京都賣藥韓康伯
遼海移家管幼安榆柳忽悲孤客種鶯花翻惜故園殘

憐予亦灑窮途涕託興空吟澧有蘭

其二

南皮故侶半凋零睥睨千秋憶老成璞玉剖來餘舊淚
芳蘭鋤後得新莖黃金結客輕千里紫塞披裘老半生
莫道信陵能下士夷門誰得似侯嬴

其三

桂樹曾隨招隱遊郇公廚上醉時留尚書墓木吟風夜
處士邨田種秫秋多難轉無歌珮璲言愁還欲響箜篌
春來明月關山麗少婦思君久倚樓

其四

青門柳色拂宮墻老驥嘶風欲斷腸我愧忘年頭已白
君為執友鬢猶蒼生成憂患憐同調老去才名半故鄉
漫道雄心難寄託枚皋應得獻長揚

代贈戶部

華省含香色自殷度支曾轄有餘閒仙曹自握金莖露
朽質何堪玉笋班令尹無書成悵望扶風有帳待追攀
只今山斗重瞻日春煖花明玉珮間

贈曹少宗伯

容臺典禮重詞臣得士爭誇雨露新北闕銜書曾奠玉
西清入直正垂紳誰能振藻波瀾老獨喜憐才吐握親

碣石談天秋正好愁予空待屬車塵

和羨門弟人名詩

桃緋李白散江流漫逐鳴琴高隱儔祇向長波懷去路任延遲日逐歸舟人多旅思還陶藉徑入常林不繫愁未許遠懷棲上苑艱辛攀柳憶前秋

其二

高堂隆養竟誰持久隔親顏回我思松蓋高張堪永日花枝初謝眺春時因躭高適年華邁不顧榮名羽翼無極目春江淹旅思木蘭花發勝將離

和秦影娘

傷心曾過玉鈎斜誰料天涯更作家明鏡影分慚自照畫眉人遠更誰遮青衫淚落思歸路紫塞春生解語花腸斷已知同蔡女不須哀拍寄琵琶

其二

屈指人歸竟不歸雲中有雁信還稀子規欲訴千山別精衛空填一水飛剩粉幾拋昨夜簟落花猶戀故時衣當年青塚惟明月過望關門弔古妃

和公王視焦黄疾見几上蒼林寒夜即事

月照眾恩映綺窻禪心如海亦如江不須擔笈尋瑤草欲向風幡問寶幢道在去來疑是幻悟餘形影悔成雙

高歌郢雪難爲和擊鉢休言客思降

贈閔山紆

解組歸來氣自融多君玉樹秀庭中清操自合推胡質理窟還應就阿戎浦水汪洋空世態山園窈窕嘯春風疏麻欲折無由寄搦管慚予似轉蓬

贈范茂才

隱德何妨擁一編高名孟博論誰先人傳孝德烹雞見吾識金昆共被偏進酒山中生桂樹著書海上卜星躔異時獨行標青史密友龍門屬大賢

贈大冶縣周明府

分符舊識五羊城展驥當年獨有名經術久推燕地望循良初慰楚人情芙蓉峰上兒童識西塞山頭父老迎到日飛雲花滿洞春風楊柳碧波明

贈張友得子

畫眉張敞近何如璧出藍田已不虛慶衍玉牀聞載路祥凝金屋喜充閭蘭生鄭國香猶馥龍號荀輿御自舒異日箕裘真不忝劉家七略有成書

贈李仁山

請纓年少乞彈冠嶽立中朝比二難驥子歲尊龍腹譽雁行猶作鳳毛看詰姦畿甸風煙靖執戟兵曹雨露寬

聞道河陽花作樹循良聲望滿長安

代贈邑令

容城花色豔河陽墨綬雍容出建章邑似扶風誇近地
天廻上谷接雄疆才高自識鸞文耀績奏還看舄烏長
春暖琴鳴知臥理雁行猶得佐輝光

送關使者

畫省含香尺五天飛軺初職水衡錢秋曹自結于公駟
春水還乘郭泰船祖帳殷勤看别袂銜杯笑語待凉天
龍門燒尾堪長歎矯首餘波濟巨川

其二

銜恩貴竹已淹留蛟月横空望自遒薊苑離尊催别旆
蕪城春色迓仙舟墨莊已識他年盛牙儈何妨此日籌
元歎才名知不淺驚花千里寄風流

其三

匡廬春靄正氤氲使者乘軺意不羣幾載軍儲籌國計
千帆估客頌神君枝頭啼鳥依征旆户外驪駒悵暮雲
彭蠡煙波堪執楫醉時綵筆有餘芬

西陵遇蔣大鴻

倦客飄零春雨中石交把臂慰途窮詩才謝朓驚人在
别賦江淹宦地空霜露獨思淮水月川岩猶隔越臺風

當年雪唱真千古留滯無勞歎轉蓬

其二

廿載還悲吾道非清貧猶着舊荷衣眼空宇宙青山小
袖拂煙霞白雪飛久别共憐顔鬢改相逢誰訝姓名非
知君玉髓探奇秘可憶雲間舊釣磯

鮑沈二子招集柯園賦謝

鴈落天空澹暮秋樽開别業重淹留明朝欲擬登高賦
此夜長驅作客愁假館松風隨夢遠銜杯明月入庭幽
少微亦是干星象醉後還憑百尺樓

其二

沈鮑當時有俊才連翩投轄進金罍筑聲未絶燕王市
駿骨虚傳郭隗臺倚檻琴樽多裋褐凌雲詞賦幾蒿萊
憐予潘鬢隨年少咲得牛心轉自哀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七 七言律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祖壽編輯

爲棟赤霞 爲梅大庚

姪爲柱鸝望 爲樣濟川 同校訂

爲栻欽昊

送孟明府告致回北

載石清風邁昔時屏書名譽徹丹墀寇君未許當年借何武偏多去後思竹葉杯傾攀轍滿桃花春滿溯流遲歸家尺五天應近只恐徵書到日知

代送糧道

鳥啼花發入春頰折柳青門送去輶天下軍儲飛輓重外臺棨戟建牙尊西泠積翠全侵署魯國諸生半在門知已天涯憐去住無能賭墅共晨昏

代送口北道徐

紅亭綠酒送君行千騎驂驔并代鳴十載才名看節使諸邊鎖鑰靖嚴城月高燈市棋成敵袂別河梁思欲傾此日清時需臥理樽開庾亮有閒情

代送友

五月炎雲匹馬行多君獻賦起家聲十年風雅歡同調千里關河憶去程往日題橋真卓犖今朝衣繡恰逢迎憐余捧檄猶留滯到日江天聞雁聲

代送杜子靜

花柳含煙春色知玉堂詞客唱驪歌史成獨拜恩波渥詔許還家樂事多風煖燕臺新日月驄驕趙北舊山河知君已得千秋譽異日鹽梅鬢未皤

其二

雲霄雙闕瑞雲深人日還成送客吟櫛假蓬茅移晝漏鞭廻煙柳聽春禽註書早識匡經意移孝休堅誓墓心聞道維摩圖作物異時福報有劉歆

得徐彥和鼎甲之信賦寄健菴太史立齋祭酒

大羅天榜書吳儂東海金昆慶自重祭酒獨先紫禁籍釣鰲誰得上高峰共欣阿閣巢三鳳早有長途御二龍聞信欲狂慚舊友留良猶冀惜萍蹤

撥悶

白首窮經未代耕只今蓬蓽謝浮名由來已共漁樵臥此去隨他蠻觸爭對友忽驚呼後輩著書原不號先生惟憐出處原殊路不向金鰲背上行

其二

入直方欣金馬勞强將仙術傲吾曹榮期且自稱三樂

潘岳何妨見二毛犧座有人非寂寞看花無客亦風騷
惟予塊磊真難遣呼酒還從醉裏逃

九日曉窻蒙龍雨霏霏不絶亭午見霽容望南岡川原映帶水木清嘉掘邊笋摘香橙酌清酤一斗罷人花底紅袖翩翩興自不淺元錫用杜工部九日作詩因和

芳墅霏霏雲水寛況逢佳節近追歡小山自足供裁賦
短髮于今不受冠鴻雁似從邊月度芙蓉猶帶曉霜寒
翻憐陶令東籬日那得蛾眉醉裏看

其二

廿載交深禮數寛高秋岩壑寄清歡捕魚楓葉粘絲網
打雀藤枝挂籜冠淺水籠煙青荇合羣峰近海白雲寒
簪花莫笑頭如雪猶有吳鈎借客看

元錫邀余作十日詩復用前韻

醉鄉何事客程寛十日猶餘九日歡山齋正堪重着屐
風高豈復解攲冠錫題奇字憑人問菊吐殘枝帶露寒
休道狂歌無送酒尊前喚取白衣看

十日買湖艦作山行出大橋遥峰如黛翠色欲滴禾黍遍野農人望晴爭指落照喃喃阡陌間又賡前韻

扁舟乘興五湖寛紅燭青樽永夜歡唱出新詩頻進酒
吟成佳句一彈冠風生遠樹潮聲起月照高峰雪色寒
岩際雙松經歲別明朝應共老僧看

十八日煑新稻粥甘如飴與海雲作誦圓覺經小印和元錫以詩一首時元錫以誕日禮佛詩及之

風煙一壑斷紅塵回首前遊巳暮春最愛菊花重九日
還同蓮社两三人尊前月出浮南浦天上懸弧映北辰
綵筆登樓裁賦就直從開府鬬清新

銷夏灣

五兩風輕一葉孤灣名銷夏自勾吳蒼烏白鷺時來去
錦纜牙檣事有無廻渚祗應錢客住長年爭把石公呼
浮雲忽起東西崦似有虬龍戲寶珠

午發胥口至角村

名嶽空談愧白頭今朝始作五湖遊微風不覺波濤險
積水偏疑島嶼浮廟有賜衷從此去村名角里至今留
木奴萬樹秋園裏共道青山有素侯

林屋洞

蓮花翠壁裊藤蘿壁上題名尚不磨秋潦滿旬空彳亍
仙壇無日可摩挲丹書鐵簡應常閟玉洞金庭竟若何

石髓試餐吾已老松岩倚杖一高歌

包山寺

宛轉松杉入翠微霏霏蒼雪媚人衣蓮峰霞擁龍宮隱竹塢天清虎跡希看瀑客從橋上坐賣茶僧自渡頭歸探奇欲恐來朝路還與同人話夕暉

縹緲峰

雙屐凌兢輿轉濃陡然身在白雲中塵襟乍滌煙波渺天眼高懸世界空龍氣噓雲如作雨鵬飛破浪欲乘風人言五嶽尋真詮一線潛從地底通

其二

西風落木正蕭條呼吸遥從帝座高橘柚幾村開別島芙蓉千片插寒濤天連吳楚帆檣杳地俯蛟龍日夜囂百里浮家渾易得風塵應不上漁舠

風大望莫釐而還

碧玉巑岏相對開西山游罷向東來莫釐妬客雲為陣風伯驚人浪作媒與比王猷殊未盡險同安石且須回浮生萬事那能足餘者悠然付酒杯

横塘

澄波如黛柳如煙十里横塘秋可憐來往解鞍沽酒客東西蕩槳打漁船橋邊繡閣連雲起浦外紗窗映月圓靈巖遥望無多路滿樹黃橙不論錢

初陽洞

布帆纔落黿山口玉洞旋探鷲嶺頭歷亂疎星岩石綴熹微初日練光浮天雞破夢時相叫松露含風畫未收記得前身猶彷彿石林丹窟昔曾遊

支硎山趙氏阡

石門西去似仙都巧鑿蓮花水上敷白石佳城開白馬青山王地卜青烏平林落葉孤亭出立壁雲深一徑紆孝子祇應阡作孝愚公未信谷為愚

潞河集佟中黃家聽絃索賦謝

旅雁銜寒正失羣逢君傾蓋意偏殷茱萸酒勸情相合芍藥羹和夜已分剪燭喜聯良友袂懷人悵望故鄉雲秦青一曲能忘醉潦倒擢揄更獨深

代送沈允兼衡州郡丞

薇省追隨一紀餘鴛班入直共鳴琚豈知佐郡還乘傳却喜看山獨建旟雲滿湘江還臥閣雁迴衡嶽早裁書休文行詠知相敵才調應從展驥舒

代贈何憲副榮封

當年諫草重丹墀何武偏榮去後思節駐秦關開棨戟地移海嶠露襜帷貤封早遂循陔志寵錫還餘分陝時

聞說　聖朝原教孝只今叱馭莫嫌遲

代贈吳繼亭

翩翩裘馬正開襟縞紵論交誼自殷生得龍駒眞夭矯扶來鳩杖樂登臨閶門漫說同陳定豪俠猶然似季心
聖代掄才多異數佇看蒲帛自相尋

代送徐健菴太史歸里

木葉初飄送客驄當年櫛沐陛初辭獨歸鄉思鱸堪食那顧空羣驥可騎豈肯雄心消壯日還將綵筆佐清時荀龍早向長途御分袂金昆且賦詩

畫墨兔

霜縑秋色淡平蕪爰爰風驅入畫圖豈爲匿光能使物不妨守墨學啼烏羣趨東郭隨盧走獨到蟾宮傍月孤一片黑雲纔欲墜不知缺口出長途

其二

善走居然夘地封攺裝只恐鵲盧攻城南獨竄偏增采郭北纔趨已失容跌足蒙茸霜氣變褐衣淺淡墨痕濃連山筮得緇爲額不待陳陶異日逢

其三

曾逐姮娥月裏遊墨雲片片落霜秋神仙有術能攀桂牙角無形那避蒐狡智有時增窟穴微軀仍可作珍羞素絲欲泣纔逢翟不畏他年更白頭

其四

長鬣跌足一看圖搗藥何妨落影孤拂得霜縑渾似月塗殘墨陣更疑烏黑鷹未許霜天共獵犬那堪林麓呼聞說菟城秋更肅長驅邊草朔風枯

其五

中山獵後朔風驕獨自披緇物外趍素質不隨君子豹豐毛還着侍中貂毿毿似樂光偏赫趯趯如奔勢若潮可自平原迯野燒急臚側足尾疑焦

其六

北方受氣獨殊形毿毿居然似老成鷹眼草枯焦土出馬蹄風動黑雲輕綏綏不共狐同嘯爰爰偏能與雉爭走狗已烹茲尚在兔罝還待野人名

其七

麒麟畫像久無聞畫兔成圖自不羣受采祇應同墨守燔肩何必待爪分三驅逐得墳猶黑一騎初奔草自薰聞說得雄惟有月羣雌相望自殷勤

其八

豐毛描就勢如飛三窟偏能擬厚肥伏耳無聲仍細聽缺唇有齒復何依誰能卓犖傳毫素獨自支離笑褐衣

閶道儀庭原盛世不須白瑞獻朝扉

九日毘盧閣登眺

九日招提一徑幽層欄高倚眺清秋西山霜極千岩曉北闕晴雲萬象收戲馬漫懷前代事登高不散旅人愁側身天地猶嫌小汗漫還思大九州

代送傅館師出使滇中

詔移藩國出滇城天語親傳萬里行百戰山河餘帶礪千軍犀虎喜逢迎錫韓禮數偏能重佐漢聲名更可成說到葵心臣誼切南交盡處勒高名

錢寶汾入補中翰詩以貽之

徒步京華揖故人攜來青玉正嶙峋曲終祇憶均靈舊眉晝應從張敞新入直久虛金殿制省親曾慰倚閭人烹雞我愧茅容客甘旨誰供千里飧

其二

貧病輸攻旅思侵蟲吟何處盍朋簪已虛謝客登山屐不遇文園貰賦金別路已驚湘水畔歸籠猶在苧城陰君為同里憐飄泊讀罷新詩羨國琛

代贈東郡守

十年才望志澄清績著屏風有令名東郡股肱尊牧伯周南鎖鑰重公卿人同伯起環仍報法在皋陶鼓不鼛

河潤只今同九里故人推轂待生成

贈蔣謂公太史

落拓風塵握手難多君獻賦重長安人如白鵠才偏矯技有雕龍客駭看郢雪調高仍寡和朱絃聲古莫輕彈壯心彊半消磨甚此日欣逢貢禹冠

其二

曩時曾作尚湖遊躡屐虞山最上頭君出正探金簡秘我來猶及玉河秋風雲六翮欣翔翥蓬蓽三年笑滯留相聚莫言車笠誼比來交道似浮漚

代贈友人

入洛人稱公瑾才壯心寧肯戀蒿萊孤兒祇願懷清築盛世偏收駿骨來任俠十年刀鋏在辛勤五載筆花開榴花赤眼堪供賞羨爾遭逢勸一杯

代贈周友

任俠誰云似季心曾因多難一浮沉門逢魏勃寧堪掃曲顧周郎似可吟給札古來原鄭重題輿今日更崎嶔亦知忠孝原同轍為爾彈冠歎國琛

其二

看爾蕭然一蒯緱平津有閣獨淹留已知青史堪為重始信朱門亦可求孝德每懷風木痛主恩應識網羅收

只今進酒歌如石猶有風流戀舊遊

贈葉仍庵

別思三秋鴈羽寒無由客裏問加餐登龍吾愧幽人屐
倚樹君登作者壇老去煙霞甘自痼客中日月爲誰歡
知君不淺交遊誼天下何人鋏不彈

其二

十年起草更誰如史筆三長最石渠晨漏每勞長者屐
秋槐偏倚上林裾鱸魚一憶歸吳苑藜火頻添下直廬
莫厭承明悲潦倒千秋異日有安車

送米紫來之官長葛

憐君棲棘滯微官與我同歌行路難花到豫城凫舃迥
月明修水甑塵寒貧交風雨曾聯席客思山川更獨看
怪叱只因踪跡遠別來綈綺竟空彈

逢生弟遇雨歸作詩問之

金臺莫笑不留人入洛先遲二十春廡下依皐徒躑躅
途中笑阮莫沉淪風吹葉落偏宜雨露冷蟲寒欲避人
濕罷牛衣應自悔當年絳帳豈遮塵

贈黃子石民

煙花無恙舊臨安顛倒人情笑楚冠白蛤相逢知玉樹
朱門一過識雕鞍無雙自得黃童譽屈指猶將衛玠看
弱柳夭桃多着色聽鶯樹裏足盤桓

送張友鴻司理雲南

起草明光上帝墀不辭萬里到昆池明刑虞詡堪爲郡
遠使張騫自可師漫語一官馳遠檄巳知三絕擅當時
日南烽火今方息叱馭無言道里遲

其二

誰能抵掌揖公卿念爾雄風一座驚策對幾人同賈誼
詩科九試得匡衡分符遠道炎雲繞攬轡遐荒別思生
今日送君遥會面驪歌三唱不勝情

同錢十峰徐丙文諸子同飲扶風書院

小山叢桂動人看況有高朋把臂歡良會苦無烹鯉宴
壯心巳冷釣鰲竿青樽浮蟻窗前月白袷輕容客裏寒
說到商賢神自旺即今度劫指能彈

又疊前韻

隋珠逢雀莫輕彈海內誰憐范叔寒霜氣巳紺紅葉嶺
鱸魚不上白波竿三秋杵臼論文好八月雲霞醉客歡
漫說九峰能濟勝老成巳有十峰看

訪陳子壯南禪寺中

上方鐘磬肅諸天有客逢僧意獨虔菊醉淵明忻入社
屐遊蘇晉愛逃禪蟲吟古井寒泉汲楓冷空廊墜葉乾

莫以壯心輕旅況遲遲青雀泛秋煙

送王儼齋先生遷大中丞還朝

聖主恩深侍從臣中丞寵拜紫綸新西清北闕無雙譽栢府烏臺第一人廊廟不遲移孝意庭闈猶健教忠身比來仕路淄澠混喜得澄清物望真

其二

城西卜築正開襟怡老堂懸孝德深北第風霜餘舊澤東山絲竹有清音循陔自喜陳情日叱馭人知濟物心況入端門風景別王家瓊樹出瑤林

其三

十年侍從浹恩波梧鳳高飛賦卷阿弄印獨深明主眷泥樓先許直臣多春雲南國催行舫夏木西清待曉珂雌霓只今猶未賦筆花廻憶竟如何

其四

平泉莊上物華新斗酒黃鸝聽未頻荏苒居諸常報國森梢棣蕚半寧親青萍佩得驅邪疾白屋歸時下蔡真慚愧楚丘遺老賤高軒一過託殷勤

其五

垂衣天子赫當陽異數頻開採衆長但喜朝端能舉直誰知世外有留良萋萋草隔人千里渺渺天高水一方

相送不勝依戀意蓬門風景正滄桑

其六

操持邦憲肅衣冠鎖鑰能令萬里安 主聖頻傳先治水民貧終畏障狂瀾攖鱗自識能移聽補衮何妨有直彈更喜故鄉安枕席移師邊地卽加餐

偕王大哉稽仲舉諸公遊淨慈寺

日齋波晴曲抱闗上登樓閣重躋攀麒麟種落松杉暗龍象臺空梵貝閒刼火消磨留古塔禪燈明滅剩青山神仙玉勒追隨好一指談禪可破顏

玉峰道中逢友作

赤日蒸霞滿四封綠苗拂水送行蹤天垂野郭雲疑落雨入孤村樹似重可有龍蛇歸大澤無端雷電出前峰圍棋已自堪忘暑酷日誰攜醉裏筇

贈武康令吳定遠

十載翬翽廊廟材長鳴無不惜龍媒鹽官地僻堪爲宰單父琴鳴未易才花發前溪爭似錦梟飛雪下且銜杯馬矟顧盼多餘技小試應知懷抱開

其二

曾憶追隨杖屨時通家孔李屬師資文章薄命羞前輩詞賦招魂半故知桂樹一歌堪作隱蓼莪三廢已無詩

猪肝一片無相累莫訝煙霞屐去遲

宿錢塘江口

晴煙漠漠一江開水色遥分積翠來問渡幾看今古跡
登高還憶廢興才帆檣遠集魚鰕市羈客空挐鸚鵡杯
星影依稀明鏡裏越雲猶自滿樓臺

富春道中

富春諸嶺勢巉巉苔綠焦黃石未劖地湧青螺煙水潤
岩空丹竈白雲函廻風抱日開晴樹急浪乘風出布帆
此際探奇同謝客飄零有淚落青衫

桐廬道中

千峰落日散明霞滚滚江濤走急沙山似畫樓爭翠黛
舟如明鏡照秋花釣臺寂寂懷真隱客路蕭蕭感歲華
知已不逢甘遁世攜筇猶自滞天涯

其二

當年擊楫此兼程回首滄桑涕淚盈兩浙暗分千澗雨
四山環抱一一江晴寒沙隱隱隨瀾動煙樹亭亭入望生
獨喜探丸人盡散中宵風鶴尚心驚

端午後覃懷署遇雨作

飄泊浮生意緒違沙飛天旱綠難肥到來河内油雲作
恰似江南雛燕飛淅瀝已欣蒲葉潤沾濡猶恐石榴稀

使君尚有隨車雨爲報豐年士可依

咏署中白鶴

儀羽真稱翯翯姿華亭不見使人思飛騰正隅羈棲日
軒翥先驚飲啄時不待雞羣能獨立便隨鳳舞更何辭
使君琴鶴清風在萬里雲霄意所之

咏雙松

老榦枯枝若可憐龍蛇葱翠更增妍根深石裂蛟鼉窟
樹古巢空鸛鶴顛寂寂似懸梁棟器稜稜不畏雪霜天
召棠寇柏從來著此際雙松已並傳

美人眉

鴉黃未畫漫回頭恰似春山曉翠浮妝倩侍兒還鬬樣
描從夫壻不添愁惜花頻蹙輕雲鎖對鏡微匀晚月羞
綠到柳枝情更遠還攜螺黛上妝樓

美人髮

沐罷初移粉閣前輕梳蟬鬢壓香肩纖纖綰結纔窺鏡
緩緩輕挑便貼鈿香澤頻添光可鑑飛蓬已賦見猶憐
生憎午倦綃帷起撩亂青絲髻欲偏

美人目

秋水盈盈一轉時斜窺側睇自生姿盼回雙蝶閒飛緊
望斷征人遠信遲酣醉紅潮隨頰綫别離珠淚拭巾思

丹青幾幅描嬌態阿堵傳神未可知

美人唇

誰云樊素似朱櫻粉面紅腮別有情倚笛一聲纖指潤問郎私語暗香生吹殘花露含猶濕吞吐絨絲繡未成爲喚侍兒纖齒露嬌啼宛是出林鶯

美人臂

杏紅衫裏露凝脂藕出清泉白玉姿搔首高擎香欲落穿花斜折袖偏垂輕搖舞席雙廻好低倚妝臺盼獨遲更是有情堪作枕巫山六六夢同時

美人手

飄飄綵袖拂輕風露出柔荑玉貌同寄柬有情書織錦停針無語倚薰籠畫眉祇恐山猶遠擪笛還憐曲未終幾度穿花頻採摘露流香染一灣中

玉美人

良工琢就一嬌娥粉白無嫌色似瑳姑射神人冰作骨銀河織女月爲梭藍田種得堪爲偶玄圃生成未可多惟有汝南名作碧讓他一轉在秋波

泥美人

濁質偏能作細腰丹青塗飾見丰標烏絲綠映眉中黛粉頰紅輕臉上潮止爲捧心仍作態倘令失足不成嬌鄭玄有婢憐相似此日泥中未可招

絹美人

纖腰束素學嬌羞半是輕盈半是愁有意牽絲花着鬢無心約髮錦纏頭綺羅深處偏能豔紅紫叢中意欲留莫道鵝溪還剪碎看朱成碧總風流

畫美人

由來綃素不生塵描得風情最有神看蝶有心如醉恨倚欄無語若含顰腰肢細約渾疑倦曼綠輕廻道是真聞道虎頭多絕技不知何計得相親

咏雪三首

玲瓏玉屑照雙眉春色霏霏更入帷姑射冰肌同粉落謝家柳絮逐風飛飄簷不讓甘泉樹綴隙還侵舞閣衣讀罷采薇憐雨雪天涯征戍未曾歸

其二

高入重樓短過墻光如明月冷如霜仙人欲比丹丘露少婦初登白玉堂一曲早隨瓊樹舞千花不學壽陽粧盡收天地氷壺裏那羨何家傅粉郎

其三

大地蒼茫一點鴉誰能掃逕迓香車不知仙闕銀爲榜但見人間玉作花炙罷羊羔慚黨尉披來鶴氅笑王家

蕭條東郭行無履强起題詩和八叉

雪獅

條支風捲朔風輕鈎爪張牙齟齬生疑有上林攀援勢
却無西極跳號聲裝成神獸來氷窖騎罷空王本化成
此日拳毛如白玉辟邪久已讓髙名

食粥戲賦

夜深滑折散微寒啜飲燈前湑未闌渡水漫陪王者食
燎鬚曾給女兄餐當年莫進王孫飯此日還供苜蓿盤
已自柔腸甘澹泊不須客裏問猪肝

蟻陣

鸛鳴垤上背陰棲得食爭馳部伍齊變似五花非樹幟
翼如兩廣不聞鼙誰云後勁能爲守幾箇先登竟不迷
莫笑南柯酣戰罷當年函谷一丸泥

燕剪

翠羽紅衿絮語忙垂垂雙尾鏡臺傍劈開淺水穿凉幕
破盡輕風落畫堂霜拂花梢微露影雲殘妝閣半留香
并刀鬆快爭堪似横掃湘簾日正長

鶯梭

往來如織最髙枝簧巧聲聲自不遲錦落天孫增熠燿
桑多帝女見差池輕拋拂盡桃花影急擲低垂楊柳枝

春半玉樓驚睡起多應腸斷寄書時

荷錢

晴波染黛色娟娟如蓋低搖出水鮮九府還教河伯鑄
五銖專職水衡編不勞煮火聞銅臭恰喜隨流學水圓
幻術可能真變化東南杼軸困流泉

松濤

亭亭偃蓋起陰埃萬壑聲喧白晝雷倒影轉疑天漢瀉
奔流却似尾閭開大夫獨抜青霄出相國方隨白馬來
恍惚秦封風雨過笙璈宜奏一枝隈

蜂衙

聚族喧喧似旣盈競持花稅報朝廷想因衛主傳聲疾
寧爲肥家鼓翼輕洞口分班嫺進退衙前列仗得縱横
君臣禮數知無缺百計綢繆自不爭

菜甲

嘉蔬葱蒨伴春醪采擷無妨待并刀不耐嚴霜疑亂卸
爭棲鐵虱似深韜摘鮮自得山棲逸抱甕翻同水戰勞
聞道火攻多利害盤餐闕味有持螯

篁粉

千竿籊篛出污泥淺白紛紛籜裏齊雲覆妝臺鉛乍落
雨垂梅額涣方啼凌空矗矗含煙細特立亭亭舞月低

記得湘川斑駁後素妾難待鳳凰棲

登峴山二首

秋空萬籟出岩阿登眺遥知霽景多幾處豊碑留舊澤
坐來煙露落晴波閒鷗水泛沉荷芰老樹楓吟曳薜蘿
㢠刹榛蕪增旅思溪邊躑躅聽菱歌

其二

碧浪荷風點暮煙野人雙槳過溪船淒涼龍象山邊寺
浩蕩鷗鳧水畔蓮弔古欲歌招隱賦思歸空憶定情篇
當年不少悲秋意目斷長空鵾鶴天

窪樽亭

亭前山色接朝昏亭下波光正吐吞煉就女媧存臥石
鑿來渾沌得汙樽席天龍飲瞿曇鉢醉月鯨飛玉女盆
此際滄桑藏芥子百年身世醉時禪

醉後山寺以荷葉作杯漫賦

醉態偏宜到習池秋風吹老芰荷枝蕭疏半為煙波掩
芳草空教夜月知僧摘碧荷來勸酒人來白社正題詩
夾山一路煙霞有招隱空岩待桂遲

思家有感

羈旅燕都屢換秋那堪風物未銷愁老親白髮孤看鏡
少婦紅顏兩倚樓大水無禾人共歎維魚有夢吾偏憂

客來未解棲遲意猶說雄心寄蒯緱

海棠

數枝無力似春愁亂鎖繁花傍翠樓斜嚲不妨頻弄影
低垂應是解含羞珊瑚碎落風中舞火齊移來檻外留
樹底流鶯春未老楊妃嬌睡一窻幽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八 七言律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祖壽編輯

爲棟赤霞　爲梅大庾

姪爲柱鯆望　爲槎濟川　同校訂

爲栻欽昊

壽詩

壽郁選士學博八十二首

識君才調慶君年官冷真稱古鄭虔夢到金臺思故國名依鈎黨憶前賢同遊聯璧真難老午夜聞雞算着鞭

儒雅恂恂餘古道貧如北郭有誰憐

其二

孤居高寄託浮鷗甥舅相依老一丘腰瘦沈郎非善病眉顰吳質是長愁文章曾有驚人句感慨還添進酒籌經術伏生知不淺安車應許異時優

壽李舒垂六十

隴西世業舊稱豪門第華腴物望高阮氏林中推勁敵郇公厨上憶芳醪蹉跎華髮三江隱寂寞雄心六博逃青鬢只今能任俠異時躍馬未爲勞

壽劉增美中丞

懸弧元老黑頭公開府初收鎖鑰功接武自傳中壘業驅車還問晉侯宮十年舊寵趨金馬三殿新恩寄畫熊指日雲霄天露渥杯傳易酒晝堂紅

壽鄭瑚山中翰時逢七夕二首

瀟灑風流一鄭虔何當三絕邁前賢詩高祇合題南苑官冷誰堪貰酒錢入直馬留宮樹下趨朝人在苑鐘前鳳池欲奪無煩賀綠鬢何難待九遷

其二

雨後秋陰帶草生不堪憒鼻逐時名釋愁酒爲貧交盡乞巧文從薄宦成雲裏雙星還荏苒曲中一鶴自飛鳴

聞君更有庭幃樂第五先高閥閱聲

和杜工部秋興韻壽龔芝麓宗伯八首

夸杖投來有鄧林只今松柏畫森森扶桑日麗千枝翠泰岱雲生萬里陰雕琢已欽修月手匡扶誰識補天心遥知獻壽陽迴後苑外鐘幽和晚砧

其二

鳳起寒林掩暮暉月明宮殿省鐘微元臣鳳幟年猶富客子鴻沉夜不飛老去欲從黃閣倚途窮轉恨碧雲違稱觴欲賦南來鶴戰勝還知吾道肥

其三

坤寧新殿入雲斜屈戌金鋪闘麗華風煖春宵聞撝樂
氣通秋漢欲乘槎宮鴉啼月先羗管苑馬嘶風雜塞笳
此日太平多大酺老臣賜宴幾簪花

其四

賭墅休誇安石棋未分黑白更何悲王褒欲作賢臣頌
賈誼真逢治主時綠鬢幾人能憲老青雲有路豈憂遲
履聲自向容臺出不朽同懷萬古思

其五

岩岩維石在西山濟勝須登萬仞間地勢蕭森連朔塞
峰形迴合壯燕關操觚雲漫烏皮几擊鉢風清白玉顏

納履只今纔七日當年喉舌寵朝班

其六

奠極心閒正黑頭新詩花發自春秋好龍非假何爲怖
結襪偏多可放愁喜出丹墀傾伯雅笑迎白屋侶浮鷗
談天鄒衍無拘忌進酒還誇大九州

其七

立言何必更言功今古還看落照中苑外銅駝空臥草
簷前鐵馬自吟風欲將湘管描心素不待丹砂映頰紅
此日題詩朝野徧商山還遇采芝翁

其八

乾清宮殿正逶迤水國東南自作陂北斗班高雙闕宿
金荆花發萬年枝賦成樂府霞同爛奏罷朝儀日未移
谷口有人岩穴老高名還待子雲垂

壽陸集生先生三首

伏生經術有高名鶴立雞羣物望隣海内共誇耆舊在
桃源不覺歲華更著書烏几藏仙藪置酒青山對隱鶯
極睇金臺懷故國銅駝興歎有餘情

其二

忘年交誼憶庚辰傳贊誇君漢逼真二俊才名連几席
三君德望聚輿輪（陳只及先府君時稱歲社三先生）崢嶸岩壑滄桑變嘯傲煙

霞杖履新屈指竹林多舊友只今錢郁是長椿（時錢復江七十九郁選士八十一）

其三

孝廉名譽屬金昆藻采紛披氣度溫荀氏友于憐少弟
到家貽厥有賢孫看花臘日芳辰惜誓墓松風故碣存
更老如君真不忝異時駟馬賀高門

壽唐右侯表弟六十

握瑾懷瑜鬓未蒼翛然風度自殊常漆膠誼古朋遊慕
梧棬思深孝德長進酒不須麟作脯將雛還喜鳳求皇
知君吐納躭熊鳥方朔還看寵　帝鄉

壽徐麗冲内兄七十

異滌紛披海内聞老來鶴髮邁雞羣生徒絳帳千秋事
舊德青箱五色文天上石麟才自迥仙家脉望氣猶芬
只今家慶還貽硯萬里驊騮更可欣

壽婁邑史父母二首

頻年撫字絶逢迎不染脂膏似水清子弟折腰饒治譜
吏民鼓掌誦仁聲春風花豔河陽色夜月琴高單父鳴
此日霞觴歌萬壽異時留牘有高名

其二

由來直節是家風竹箭真稱越國雄卓犖幾人能蔭映
撫綏百里著明聰谷陽門外和風拂白苧城邊物望隆

早晚璽書封卓茂知君製錦有成功

壽楊翁二首

關西族望更誰如有子譚經氣自舒碎擊珊瑚金谷地
坐籌鹽筴海王書黃金佐酒人能俠烏几彈琴樂有餘
此日紅顔猶未老異時蒲帛待徵車

其二

德里風清樂事偏氷桃初薦祝長年珠遺滄海光猶照
玉出藍田寶共傳絲竹早隨泉澗響鶯花還待隱淪妍
知君不淺金昆誼上壽黃門屬大賢

壽林安國

把臂羣推腰裹材康莊閱歷見龍媒淵停似可同帷幄
儒雅誰能臥草萊俊望十年傾顔陸賦才當代擬鄒枚
名高已進牛心炙上壽欣攀鸚鵡杯

壽許鶴沙觀察

謗餞初開寵若新漢庭岳牧借詞臣已知肆赦刑先厝
倘有平反獄自均把酒東籬催客盞濕衣粼海戀芳春
黑頭鞅掌窮邊徼鵲印尊崇更拊循

壽馬吏部

絳帳緜來重馬融漢庭經術許誰通清霜漫比氷懷照
皎日爭如水鏡空已識權奇同伯樂不妨啟事學山公

菊開九日浮醽醁書省恩波正未窮

壽宮紫玄太史二首

避世青門邁古人懸弧曲奏玉堂春高懷理戰癯能勝
隱德身遺望若新披荔幾年棲綠野燃藜有子侍丹宸
異時自享桓榮賜憲老蒲輪禮數真

其二

金閨耆舊臥青山峻望龍門未可攀玉樹乍輝紅杏苑
歲星久散紫宸班芸編脉望餘仙字瓊笈刀圭擬大還
進酒采芝聞浩唱漢家黃綺尚童顔

壽馬吏部

明光起草握金莖特簡銓曹起大名撤棘自知清省望
含香應作黑頭卿白眉此日誰爲匹絳帳當年獨有情
插罷茱萸欣上壽花開紫禁即蓬瀛

送李翰林歸娶并壽其親

侍臣銜命出長揚江上秋雲捲去檣翡翠屏前迎百兩
鳳凰樓上試新妝欲將藜火燃良夜攜得青綾獻壽觴
莫謂畫眉還未暇風流應滿鬱金堂

代友祝壽二首

負杖循陔但咏詩斑衣曾戲老萊時諸荀名譽人爭羨
萬石家風吾自知玩世那妨鳩杖早從游方愧竹林遲

星精方朔浮沈好瑤草攜來醉一卮

其二

當年軍國度支勞冠挂歸來舉更高一自深山傳綺皓
遂令四海失蕭曹棲遲青海忘鷗侶寂莫丹山有鳳毛
愧我竹林稱小阮詩成猶自怯揮毫

壽梁大司農玉立

懸弧元老值春前玉燭還調氷雪天漫說履聲趨禁掖
早知少府裕金錢花開漢臘添詩興露渥堯年啟壽筵
吐握有心慚白屋客中呼酒待君憐

壽張吏部

省郎朝罷帶爐煙啟事真依尺五天王簡裴清眞得並
顏喧謝笑總無偏氷壺月照承恩日肺石風清解網年
聞說南宮眉目在只今綠鬢已如仙

壽柯素培黃門

風煖花枝柳放遲莫開九棘獻觴時青蒲伏後垂金鑑
白獸開來下玉墀慷慨常懷天下事從容還諷古人詩
知君驥子多文采接武風流已在玆

壽徐健菴太史

十月霜寒晝漏傳紫霄承寵入經筵詩才僕射名尤劇
諧語東方骨自僊兩驥早空驃騎苑千花還種李桃年

稱觴況值陽生近玉琯灰飛曆自綿

壽吳玉騧給諫四首

夕郎何事下彤闈玉珮聲清香氣微駁議比來尊左省
高名豈獨在黃扉八龍共向池中躍一鶚先從禁裏飛
溫樹不言知慎重頻年時事未全非

其二

皇輿無處不康莊惟有瘡痍在水鄉碩鼠樂郊誰更適
維魚吉夢我難忘無年祇爲河流決入告先知雨露長
總是堯年天意渺多君封事有輝光

其三

彩筆崢嶸翡翠牀得興應喜接天閶滄桑幾見祥麟在
萸莢初如河馬長憂國可知心自赤抗言何惜鬢爲蒼
知君能歛箕疇福有鶴南飛侑百觴

其四

京國棲遲愧正平當年懷刺怯逢迎霜吹木葉淹行跡
雲斷江鄉隔雁聲縞紵交深思執友江湖心遠謝浮名
不知剪燭西窗夜可許論心對酒鎗

壽嚴繼之

壯略曾聞授六韜射穿七扎着征袍雍容習禮謀尤遠
緩帶披書績自高棣萼固知家世貴貂蟬應許將門豪

稱觴金緋陪几履況有芳池一鳳毛

邵封翁七十

推轂曾登幕府壇壯猷今日重長安棲身薜荔藏非拙
老斲松陵志自端誓墓早承慈母教遺經猶待後人看
已知舉案同高隱掌上明珠是未難

壽友

香生蘅芷珮尤鮮喜見花明樂事偏海屋添籌真未艾
紫芝服食已如仙閒曹不少談天客進酒還歌頌石篇
酌罷好攜靈壽杖芳懷肯負豔陽天

壽杜封翁

鴛湖耆舊擅文林元凱家聲重古今十載芸編高士傳
一時青史侍臣箴揚名共羨龍章被種德遙知燕翼深
聞得漢庭稽古力桓榮應自賜黃金

壽朱封翁雙壽

柳發青陽玉琯和玳筵開處酒如波將車陳紀真堪喜
舉案梁鴻距足多花誥雙封來紫極星車初度麗銀河
一經金馬箕裘遠況爾蒲觴鬢未皤

壽丁封翁二首

南州高節重耆英此日丁儀望自盈共被姜昆堪比德
傳經韋氏獨留名椿枝長啟添籌慶藜火還欣種玉聲

聞說龍章初錫寵主恩祿養特崢嶸

其二

竹葉春浮琥珀杯南洲佳氣麗樓臺珠遺滄海星光遠
玉出藍田寶色開至行自深栢鳥戀高風應似鹿門來
只今三釣天書下耆舊如君有大才

壽龔宗伯二首

花枝霜淨灼庭前元老弧從客裏懸日影線添纔七日
緹灰律轉自千年蒼生盼切鹽梅鼎黃髮情留書畫船
漫道履聲猶似昔當時濡足更誰賢

其二

笑他疏傳太無情祖帳何心去國輕但使圯編黃石授
不妨綿蕝叔孫成門多彈鋏惟餘客囊少黃金不用籯
黼黻太平非易事知君出處是蓬瀛

補祝徐健菴太史二首

君身已在蓬池上清切雲霄未可攀交道我慚紊雀養
宦情君喜廟堂閒題詩縱莫同青案煉骨何妨飽大還
聞說潘輿近扶侍頳顏新賜慰親顔

其二

雞壇夙昔愧同遊僕射才名未可侔吾道幾看攀鳳翼
世途誰識釣鰲鈎心關廊廟交應廢句入池塘夢自幽

此日黑頭公足許餐來黃露本丹丘

壽鄧元固二首

當年皎月映琴堂雨地飛凫入建章藻鑑自能收國士
輶軒早已荷恩光金莖北闕紅雲詔海屋西崑碧玉觴
雞樹幾人推物望遥知鳳翼佇高翔

其二

暑散秋深北海樽不遺故舊得談論笑人寂寂功名早
愧我悠悠意氣存坐榻欲穿餘短笈方書屢檢靜高軒
可知高密家聲遠況爾清修萬里騫

壽友

華堂紫氣繞星躔耆舊還誇絳縣年自是氷清原可重
轉因玉潤更稱賢鹿車擁處傳高隱鶴髮翛然比上仙
異日尚應占宅相芝蘭森發秀庭前

壽孔封翁二首

經傳闕里邁前賢挽鹿高風更莫先綸綍春生仙掌露
箕裘日近御爐煙斯文似可雲礽繼吾道偏從隱逸堅
酌罷流霞羣上壽木公齊賀大羅天

其二

翩翩鶴髮杖頭鳩舉案梁鴻事可求門第獨高洙泗望
弓裘誰似木天優筆花初爛金閨色眉壽重添海屋籌
更喜紫泥花誥錫雙龍青鳥近麟洲

壽劉封翁

中壘家聲七略傳逍遥鶴髮似神仙漫因微秩稱高隱
止爲遺經待後賢拜寵兩逢花誥錫承恩誰似爽鳩先
當時異鈇真相敬進酒花前祝大年

壽吏部

論才西蜀得高名幾載循良物望傾正喜仙凫雲自近
誰知氷鏡月同明黑頭漫似東方朔青眼爭如阮步兵
進酒客中欣附驥謝堂絲竹獨縱橫

壽朱周望八十

書倉藝苑老匡牀八十紅顔鬢未霜肥遁高風棲海畔
循良賢績誦江鄉花開半賞尋春屐句好能酬醉月觴
瀟灑鶴情風度遠追隨耆舊比襄陽

壽友

耆德酡顔擁一編蓬蒿仲蔚自長年珠遺滄海人難識
玉出藍田譽自全俎豆欲窺先聖跡箕裘還付後人賢
莫言儉陋唐風古華祝方知樂事偏

壽陳封翁

太丘清德足傳家更喜門楣掌上誇挽鹿高風辭翟茀
丸熊慈訓隔窻紗萱堂照耀千金爵花誥紛綸五色霞

甲子歳過添線後金荆還得戴仙花

壽王農山先生八十

壯年經術本繽紛柱史高名海内聞出使翁孺眞異數
傳家元魯自能文郊居賦就閒情好怡老堂開孝德芬
佩紼懷黄眉考健異時三徑有玄纁

壽宋右之太史二首

石渠簪筆珮聲遲釋褐萊方尊太學師虎觀陳經兼視草
曲臺議禮更談詩花幡繡户承恩日香藥金蓮入直時
早晩宣麻仍作相黒頭還賦上林枝

其二

譽滿蘭臺啟沃餘拜恩西掖有誰如坐觿五鹿仍分席
講學三魚更賜書杖有青藜眞可羡香分紫袖未爲奇
天涯兄弟飄零甚進酒霜晨氣自舒

壽馮納生二首

談經風雪氣縱横當日雲中有大名坐擁麟編尊博士
席捲鼉鼓揖諸生已知皎月壺堪擢恰喜秋風鏡轉明
幾處墨莊眞可喜朱顔嘯傲有餘榮

其二

旌旄錦爛鸛鶵裘官冷無妨意自遒陽律正回雲物變
健才不逐歳華流盤供鹿昉成都養酒進羊羔有大羞

君到黒頭公自易當年寂寂不須愁

壽龔宗伯芝麓二首

容臺典禮冠諸卿待漏朝班屬老成湘管題詩推物望
牙璋飛檄起軍聲黒頭獨着東山屐緑鬢還調上相羹
醉裏清言揮玉麈陽春高唱有餘情

其二

海内龍門未有人如公風調得相親翛然自具煙霞骨
卓爾能驅京洛塵道在英豪多入座時存詩酒若棲眞
金莖露渥身能健稽古桓榮且自珍

壽陳子端少司成二首

金馬風流物望傾樓高百尺舊知名論書頗似蕭思話
對酒爭如阮步兵虎幄談經收國士鳳池標譽起家聲
蕭然世意逢知己煖律將飛醉玉笙

其二

詞壇屈指竟無人白雪還教下里嗔業在雲霄知鼎鉉
道存匏繫惜荊榛寒松忽見參天立春月依然拂霧新
莫謂成均偏寵眷當年稽古更誰論

壽錢葵之五十

盛德家傳早閉關里閭交道紀羣間畫眉間內難稱老
進酒堂前正舞斑坐影不愁青鬢改忘情能共白鷗閒

芝蘭棣萼方紛郁容戟高門未可攀

壽錢子璧

玉鬚紅頰臥草廬棋談茗戰莫教虛艱危萍梗承平後
著述蒲輪隱遁餘却杖欲穿靈運屐摹神能補右軍書
當年八俊惟君在白首相看意轉舒

賀張爾瞻封翁雙壽三首

飛灰六琯慶新陽天上張星照錦堂瑞靄氤氳燕律變
祥飈駘蕩海籌長客從挽鹿占肥遁　帝許懷蕤祝壽
昌聞道玉支承寵錫通家還得進霞觴

其二

錫鈞忠孝自家傳寶馬鈿車紫誥鮮已自授書思穀石
由來生玉本藍田芸榮荔挺迴陽節鳳舞鸞歌並戀山
異日金甌還卜相學生端合侍瓊筵

其三

履長佳節紫雲浮駟馬高門百尺樓補衮絲綸三事重
添籌日月百年優玉堂進酒雛名鳳璚室陽生杖刻鳩
愧我通家慙孔李近隨鸞鶴到丹丘

壽馬封翁

功名累葉漢扶風經術還稱東郡雄菊蘂正浮仙酒綠
藜輝還照木天紅生兒已自同顏竣設帳依然似馬融

會見上尊頒老賜主恩祿養正無窮

壽友

高天三素白雲停玳瑁筵開獻鶴齡漫道梁鴻能舉案
早知劉向足談經燃藜夜授仙人杖聚宿朝看隱士星
此日田何傳吾道綸榮三錫拜明庭

壽馬吏部

煙霞為骨玉為姿察吏初看月旦時裴楷王清眞若合
顏嗔謝笑總無私日臨仙掌開氷鏡雲近蓬萊進玉卮
自是拔茅堪上賞黑頭卿月冠瑤墀

壽韋封翁七首

藝苑當時許大賢芸編脉望自成僊綵衣舊向彤庭錫
氷鏡新從画省懸七略劉家仍啟後一經韋氏獨光前
可知駟馬門方大異日貤封喜百年

其二

鳩玆耆舊屬豪賢臘月江梅映壽筵列戟正逢頻竣貴
裁斑方及老萊年青箱故業承恩在紫誥新恩啟事偏
此日稱觴多鵷鷺愧余枯管和琅篇

其三

鳩玆江閣敞瑤筵鳳詔新恩御墨鮮絳縣甲餘當臘後
紫芝歌罷及春前雀環啟後標通德寶樹盈庭表象賢

聞說漢家經學重徵車蒲帛更誰先

其四

耆英方及舞斑年華髮窮經道自全豈有黃金能作粟
不妨白玉種成田荀龍下食星先聚秦鏡懸空月共圓
臘盡江梅寒欲放南飛一鶴祝花前

其五

江邊紫氣少微躔藝苑春光與大年岩穴志隨棲豹隱
琴書方共蠹魚仙一經韋氏人堪重三樂榮期道自全
近日朝端尊啟事土山高處紹庭賢

其六

扶來鳩杖正童顏漢代長孺豈易攀未許滿籯留一卷
不妨種玉老千山鹿裘早自稱人瑞童羖何須飽大還
紫極星明堪上壽稱觴有子侍朝班

其七

盛代翛然物外身常敷綜覽望尤真詞壇赤幟尊前輩
大業青箱付後人綵服乍離移孝切籯金不問教忠勤
江天臘煖梅初發上壽歌鐘獻曲新

又祝韋封翁

腹笥便便重孝先崢嶸藝苑應星躔五雲字向箋中著
老蚌珠從掌上圓甲子新添堪憲老庚申初守得真詮

庭前氷鏡人如玉上壽斑衣色自鮮

閻進士封翁雙壽二首

儒術翩翩肯搆長不妨避世學韓康龔龍早自推人望
一鶴居然到　帝鄉人在天南洱海近星看北闕少微
長當年蒲帛徵車有對酒高歌樂未央

其二

雙星朗照麗銀河杯酌流霞舞自傞藥裏韓康原獨擅
龍兜荀淑許誰過紅綾餅賜懷嬰早海屋籌添獻壽多
聞說天南金最重堂前玉樹更嵯峨

羅封翁雙壽三首

耆舊高風十畝間不扶鳩杖自紅顏身能挽鹿仍稱隱德似歌芝未可攀華髮老應岩穴傲青編澤共綵衣斑當年留硯孫謀遠種德芝蘭更滿山

其二

玳筵高照玉堂開逕勸雙星一舉杯星聚獨推陳寔好傳經早識韋賢才青箱赫奕家聲貴紫誥輝煌主眷來聽說詞壇尊綵鳳斑衣五色尚方裁

其三

羅含彩鳳復如何貽厥還看樂事多經苑百年承世業緗編一子渥恩波鹿車挽得同桓少荊玉投來惜卞和

叢桂秋雲傾桑落雙星烱烱照銀河

夏封翁雙壽

瀛洲仙客捧瓊巵上壽高堂逾乞詩天澤獨深移子意臣心還戀教忠時看雲逸興攜鳩出嘯月高懷汎鷁遲舉案偶耕猶却步藍田生玉在丹墀

許封翁雙壽二首

儒雅高風汜水傍中丞舊業後賢呂九熊猶稟堂前教挽鹿仍同閫內良性近隱淪怡白石書成鴻寶寄青箱報劉不少陳情意具慶尤欣太史觴

其二

汜水風高舊德傳誰掄月旦嗣前賢貽謀早識青箱在接武還誇赤驥先花誥雙承家慶有蓬池獨眷主恩全稱觴鶴舞庭花爛樂事何殊挽鹿年

壽何豨英

臘盡春迴客思豪曾傾鑿落醉葡萄孔融愛客無虛座庾翼能書已腐毫花發西山增爽氣人依北闕見清操當年補袞真難事方朔金門已自高

壽范徵君

絲鬚猶然擁一編范丹經術邁前賢珠遺滄海光猶照玉出藍田價並懸花發金門歌棣萼家餘青史笑肥堅

亦知壯志無能減異日蒲輪屬大年

壽某太史

宮柳參差接鳳池當年曾賦上林枝燃藜宵半星光逈視草春深日色遲桃李只今需種植蓬麻久已賴扶持濕衣紫海同方朔進酒何勞碧玉巵

壽宋右之閣部二首

西清學士正雍容典禮南宮佐秩宗覆纈固知芸閣貴登瀛還羨玉堂逢風吹鈴索趨朝早日暖花磚下直恭更喜黑頭多寵遇金莖賜露莫遲濃

其二

棲遲三載日登龍蓬蓽君應笑客踪盛世風雲欣莫敵
曩時車笠愧相從霜清恰值蘭臺賦院靜初聞長樂鐘
鱠出蓬池曾賜食分甘猶得慶吳儂

壽何雉英侍御

誰將白筆厲秋霜柱史高名此日長折檻自知補衮近
還臺人識繡衣香龍蛇字挾風霜色驄馬斑聯鵷月光
下箸萬錢直不惜頻邀行客醉霞觴

壽楊員外

薊門宮闕五雲生年少含香望不輕黃雀可知能報德
爽鳩恰喜更明刑人傳接武琱戈舊吾識貽謀玉樹清
此日稱觴醲醁滿異時應作黑頭卿

壽某翁

纔離珪組即煙霞此日風流頌孟嘉自是高懷堪種柳
欲求遺跡但栽花峋嶙鶴骨何妨瘦夭矯鸞儀已足誇
梅到江南寒未發壽筵開處一枝斜

壽友

三月桃花拂浪生知君嘯傲有閒情不須餐石顏能注
正自談玄道可成縱酒那能忘世事彈棋今已足平生
獨憐經濟胸猶蘊還待蒲輪束帛迎

壽李封翁

河朔樽開勝事偏氷桃初薦祝長年一枝郄桂真堪喜
千里龍門得共傳壯歲薜蘿岩穴老清時蒲帛隱淪先
貤封不淺　君恩重稽古桓榮屬大賢

壽吳封翁

菰城風物綠陰濃入夏奇雲綴遠峰耆舊添籌人似鶴
詞臣獻賦筆如龍雪波氷淨樽前鏡天目峰高杖底筇
此日隱淪知不老會應蒲帛眷幽蹤

壽某母

星妃月姊麗清秋壽母筵開百尺樓海湧氷輪歡舉案
雲封花誥助添籌傳來經術雛為鳳問得平反杖刻鳩
香落閬河芬德里佇看鸞鶴下丹丘

壽許母劉夫人

寶釵明鏡麗芳辰虎帳傳經玉樹新燭爇小紅花不夜
杯浮金碧酒長春高堂燕喜羹斟雉仙島鸞飛脯劈麟
此日報劉尤可慶萊衣獻壽有雙親

壽趙母潘太夫人

雲璈雅奏接箜篌金母筵開明月秋四德可知親井臼
一經早已振箕裘青鸞天矯天邊出紫誥絲綸主眷優
舞綵正誇鸞鳳有殷殷今伯獨依劉

壽黃母

侍臣新寵入蓬萊菊藥爭傳壽母杯頴叔羹遺萱草樹
王裒詩廢蓼莪哀懐清已許他年築萊綵還教異地栽
聞道黃香多孝德千秋彤管爲君開

壽友母

榴花五月爛華筵上壽萱堂祝大年黃鵠自歌多難後
絳紗還佐一經前綵綸盛業箕裘遠慘澹貞操虀臼傳
此日紫泥雙誥錫侍臣恩寵更誰先

壽其母

蟠桃仙李晉陽偏別鶴還悲綠綺絃截髮自占賢肩貴
揚名方識女宗賢尹邢家法千秋擅鍾郝芳儀百代傳
歎息授書皆母教文宣節義有青編

悼友三首

蘭陵歸棹計應還祇爲傳經戀漢關共向塵埃憐白璧
豈知逆旅送朱顔江南鈎黨真如夢南北餘生好是閑
歎息雄心猶似昔獨留燐火泣空山

其二

丹楓秋色淨空林客路逢君把臂深搔首沉吟還抱膝
銜杯浩蕩一開襟人憐溫序思鄉夢吾負延陵挂劍心
哀悼只餘雞絮在誰從冥漠歎知音

其三

塞雁天高吟素秋故人已悼鼔莊舟老親倚閭貞難慰
稚女含啼未解憂虎豹九關天外隔家鄉千里客中留
最憐伯道堪爲痛淚灑西風黯未收

過睢陽不及弔湯撫軍悵然有作

北堂哀挽識君侯移孝偏知大節留剔歷兩朝臣績顯
延登一日主恩優譚經劉向誰能及稽古桓榮未易求
獨歎修文天上急人間師傅散銅樓

輓李母

磊磊貞心松柏姿歌成黃鵠履霜時菱花鏡暗猶餘淚
玉樹庭開僅有枝十載辛勤思母德九京風雨託哀辭
異時自有懐清築石竊貤封更不遲

輓何烈婦

比翼雙棲連理枝分飛真屬斷腸時傷心不惜生如寄
共命猶拚死未遲鏡泣離鸞悲隻影琴悽別鶴解相思
柏舟千古傳貞烈漫許孤留是女師

輓楊母

弘農世澤本無疆阿母辛勤德更長豈意萱幃歌薤露
還悲婺女失星芒聲風枝折人偏遠絳節雲移鶴自翔
賴有賢兒能肯搆異時封錫正輝光

彭省廬先生詩集卷九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 祖壽 編輯

姪爲棟赤霞　爲梅大庚　爲柱黼望　爲槎濟川　爲栻欽昊　同校訂

五言絶

客愁

氷斷渡頭日燈斜旅舍時愁心無所似風急雨絲絲

昨夜

昨夜還家夢生憎鼠自驚欲將前夢續鄰杵到天明

客中月三首

不識白玉盤但看上下絃此時冷光發桂影一何圓

其二

星起月未來鐘鳴我已宿但見光茸茸不知月逐逐

其三

我來秋在梧歲盡松留陌相思向月吟那知身是客

七言絶

吳姬曲十首

青絲高擁似輕雲別有春衣百和薰今日玉樓初睡起踏青還换石榴裙

其二

遠山眉黛絳桃腮荳蔻湯溫沐後來斜日珠簾蜂蝶遶侍兒還採百花回

其三

盈盈十五畫鴉黃杏子輕衫百寶妝一自後園花乍落尋春還到尚湖旁

其四

碧牕雨過曉煙低銀剪金針刺繡齊午倦開簾山色裏忽聞笑語似鶯啼

其五

鈿扇初遮掩面羞香吹羅帶落沉檀山頭樹底尋同伴攜手東風碧玉欄

其六

籃輿忽見下山時玉手雙扶側睇遲眉黛欲顰身未弱錯教人憶瘦腰肢

其七

鈿蟬金雀玉搔頭兩兩三三逐隊遊忽見湘裙新樣好
猶嫌妝飾不風流

其八

畫舫輕橈泛綠波山行微倦玉頹酡誰家年少凝眸視
芍藥欄杆恨已多

其九

迎風笑語出山腰足裹輕雲步步嬌悔不六萌車上載
至今粉臉落紅潮

其十

誰家高髻更多情飛燕能教舉國傾爲喚侍兒開玉齒

分明樹底一聲鶯

舟行遇雪

風疾舟輕絮亂飛十年雞骨著鶉衣當時頗學袁安臥
流涕還悲世已非

題施十三畫蘭

一葉偏描王者香栽花人隔繫空腸羅含宅裏蕭條甚
漫說深山祇自芳

送客歸嚴州二首

客中送客已心傷歸路何堪近故鄉千里江流春樹暗
富春山色正蒼蒼

其二

曾憶行遊到釣臺一江如黛鏡中開君行恰值春三月
滿路鶯花待客來

任性

任性多依水與山山中冷寂水中閒步趨總不隨人慣
明月天空我自看

新添

新添白髮爲情長好句曾聞妾化霜何似鬢邊常帶雪
當年不作薄情郎

送趙國子之隴右六首

臘盡逢君共酒杯春深别路柳條催秦州杜老吟詩地

到日池邊夏雨來

其二

華州渭水碧春波西過天池峻嶺多元叔由來官不貴
未知今日更如何

其三

薊門絲筆幾流連草聖差堪並旭顛君欲上池多異術
芙蓉幕裏若登仙

其四

春深榆莢自飛錢有客驂驔渭水邊倘遇隴雲高處望

少微星已在吳天

其五

陰平道上蜀雲蒼鶗鴂傳言春晝長聞道更多秦吉了
學來蠻語入奚囊

其六

贈婦秦嘉自有心錦囊李賀更能吟隴西不少能文者
搔首微吟落日深

小吳軒

日落春風舞鷓鴣層軒猶復見平蕪登高已訝乾坤小
莫謂青螺僅五湖

虛丘見臘梅

雪後晴暉未解寒登山客旅與將闌一枝忽喜傳春信
學画鴉黃正未殘

夜起

九天雲靜落寒星起舞中宵淚自零一自劉琨清嘯後
汝南鷄唱不堪聽

燕臺懷古六首 左伯桃

相攜入楚泣艱難雪後捐生念友寒稿項一時名不朽
惟從黃土慶彈冠

羊角哀

一生一死見交情入楚何緣便作卿不肯獨存非任俠
秖緣狥義得高名

韓嬰

漢家博士重韓嬰詩傳當年最有名獨惜國風燕尚缺
不將擊筑補新聲

張華

憐才博物羨司空千古無人繼此翁愧我才名非二俊
猶從羇旅慕高風

田豫

南陽老吏拂衣遲五馬翩然已過時莫笑辭君年已耄
鐘鳴漏盡幾人知

蒯徹

辯士當時有蒯通定齊降趙不無功何為雋永銷沉後
人物還同駿骨空

東方朔

漢庭方朔滑稽兒紫海歸來割肉遲獨怪上林瞿所樹
兩名終是使人疑

賦得銀燭秋光冷畫屏學李義山體四首

畫樓何處響秦箏風動殘梧一葉零搔首獨支人靜後
篆煙香燼落雲屏

其二

何事流螢遍草萊堪憐薄倖未歸來屏開孔雀猶雙舞
獨擁寒衾數落煤

其三

金匜薰香日已殘不堪秋思夢闌珊融成蠟淚多如許
望遠空教徹夜寒

其四

誰云河漢碧無情幻出秋光入座清鳳蠟高燒屏燭隱
玉笙吹徹夜寒生

水鳥信天翁不能捕魚拾他鳥之食墜者食之昔

人有近日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之句
予感而咏之

信天翁立水邊磯顧影無寥似息機近日墜魚應更少
魚鷹猶自滿天飛

題醉仙圖

杯名常滿駐流霞夜宴初開琪樹花千日已過如片晌
醉扶還駕鳳麟車

題觀奕圖

坐隱偏驚世外知誰憐黑白未分時遲遲下着成千古
造化眞爲一小兒

偶睡

客中寂寞理殘編解得邯鄲夢裏禪百和已焚猶未起
斜陽低照樹浮煙

咏庭榴落葉四首

秋盡霜寒亂葉飄淒淒摵摵倍無聊惟餘松柏青依舊
留得貞心擁翠條

其二

積砌盈堦自可憐飄零誰惜舊時妍石榴故有紅裙色
熳熳薰風待一年

其三

東西無定別長枝倏動人生在客時賴我情長堅似石

不同紅葉賦新詩

其四

春蘂秋花勸客觴生憎落葉萎枯霜可憐槐棘經秋槁
不及深岩春草芳

送王約菴父母歸蘄州八首

江南吏事繭絲多君獨鳴琴養太和楚水吳山原咫尺
羈棲應不歎蹉跎

其二

彭澤辭官有令名翛然風度見高情還家剩有殘編在

長嘯蘭溪對月明

其三

蕭條華髮不辭貧客路杯傾竹葉春莫笑清風惟載石
只今廉吏有誰人

其四

絳帳曾爲儒者師循良尤著牧民時一江如鏡心如水
蘆荻霜清雁獨知

其五

識君已自龍宫時白雪朱絃對酒巵我愧君苗常焚硯
殷勤遺愛獨題詩

其六

至後陽廻氷雪輕江梅破臘放春晴武昌楊柳春如黛
陶令移來更有名

其七

隱囊紗帽下扁舟客裏江寒一敝裘歸去綠楊橋上立
解鞍敧枕繼風流

其八

刺史楊公我舊遊憑君問訊到蘄州秫田已爲官逋盡
服日還登庾亮樓

見新柳

江南煙柳綠爭春汝水柔條亦近人幾處陌頭輕嫋娜
不知車馬在風塵

豆藤花

征車終日對風沙千里平原極望斜桃李紛紛皆不見
知春獨有豆藤花

有梅鶴生者楚人善相索扇爲賀戲題一絕

偶逢唐舉説窮通却在塵埃物色中鄧禹笑人方十載
不知何計御長風

咎恒有歌童二人一字治雲一字來青歌聲婉轉
有繞梁之調憐其吳人也戲贈二絕

斗酒堪憐客裏供笙歌偏向醉中逢紅牙拍罷多嬌態
好在吳閶問阿儂

其二

清歌一曲起當筵玉管吹時劇可憐遏罷行雲渾不管
背人猶是按鵾絃

月下牡丹二首

步隨春風醉不休玉真初下太清樓廣寒宫外簾如水
一片紅霞照綺裯

其二

神女巫雲悔夜行含煙泣露總關情嫦娥歲歲花爲伴

春擁瑤臺色似晶

又賡前韻二首

着雨輕風力已休惟餘明月照南樓鄂君繡被紅雲擁
無數春光散錦裯

其二

綠黛紅妝鏡裏行花陰無語似多情天香已入蟾宮内
色照閒庭水似晶

吳門遇顧子華文并示新作別後却寄四首

梁谿木葉正飛霜青翰逢君喜欲狂公子乘羊人不見
爲誰新句轉淒涼

其二

西京冠蓋氣如虹回首歌鐘一夕空聞道璇璣南北異
台星今已在關東

其三

銀州東去朔風多慘別先教一曲歌我亦有書堪繫鴈
故人何處醉酡酥

其四

河橋別鶴怨霜秋涕灑吳江極目愁此日顧榮多絮語
移將哀怨度箜篌

玉鈎斜懷古

隋家行樂盛繁華殿脚三千曳絳紗何代掖庭無舊塚
傷心偏說玉鈎斜

盤古塚

刼灰飛盡故乾坤盤古名隨葬處存造化小兒應不死
誰從衰草託幽魂

維揚懷古賢五首　邵平

東陵何事便封侯寂寂江都少故丘避地種瓜還五色
長安遺老自風流

其二　陳琳

孔璋方在亂離中千載雄文氣若虹獨怪羽書能愈疾

不教曹瞞痛頭風

其三　張紘

枏榴一賦有人傳知已相推物望妍我但感懷千古事
看花五月對啼鵑

其四　何遜

法曹佳句蔚雲霞往日春風鬬麗華官閣一枝傳盛事
誰人到此問梅花

其五　枚乘

垂柳千條亂暮鴉觀濤有賦獨咨嗟枚生遺事今誰記
去國年年怨落花

靜夜聞簫二首

秦樓一曲已蒼茫何處吹簫引鳳凰聽罷不知明月落江楓吹盡積寒霜

其二

夜靜珠簾點玉缸簫聲吹徹度南窻人間尚憶秦樓玉鳳舞天空影自雙

聞笛

樓頭吹笛夜如何響入空山落葉多聞說桓伊三弄好龍吟纔罷聽鳴鼉

李生贈画詩以答之

紅紫千林落木圖亂山深鎖月明孤憐予痼癖煙霞久可入君家點染無

食芋

豈爲飢驅食玉芝卓家沃野號蹲鴟蜀山已隔千山外飽飫還嫌煮石遲

九日

九日登高朔吹寒紫萸黃菊强爲歡當年帽落知誰健羞殺衣冠鏡裏看

秋夜汎舟二首

白露霏霏落木時半江秋水月明遲扁舟躑躅憐岐路惟有烏飛戀故枝

其二

萬頃波光蘆荻秋霜吹木葉送輕舟鴟夷此際應相遇憔悴西風淚欲流

不逢

不逢楊意亦何云今古人材顯晦分縱使好文天子在相如那得更淩雲

酣睡

睡鄉無事輿還直化蝶無端又早春我是莊周周是我醒來無處問前身

逆旅

逆旅新豐實可憐君臣相遇說鳶肩武夫薦士從來少惟有常何萬古傳

題飛騎貢荔枝圖二首

泰山蜀嶺自崎嶇一騎衝風似疾驅當日杜陵題好句勞生走馬翠眉須

其二

紫綃中護玉肌香氷雪真堪妃子嘗腸斷馬嵬千古事紅塵飛過蜀山蒼

無衣

笑逢風雨帶寒來兒問寒衣何處開僅有絺衣猶見肘
割氊還待客憐才

雲冷

雲白天高氣日清長榆歷歷夜偏明青腰玉女憐人冷
未到人間也是情

雜聲

雜聲喔喔向明遲枕簟初寒未睡時記得少年曾起舞
龍鍾無復瘦腰肢

聽雨臥占四首

寒花憔悴苦難支正遇西窻剪燭時不是枯腸搜枕畔

黑雲壓處雨來遲

其二

相如曾典鷫鸘裘客邸寒衣自覺秋有雨豈應天復墜
不眠還動杞人憂

其三

鳴條破塊已更沉滴碎芭蕉永夜心吾亦有情綿似此
廻腸九斷別教深

其四

情多轉畏雨聲長況是無端枕簟涼賴得五更還睡去
不知神女在高唐

憶鳳爲悼其年漢槎二子三絕

彩羽曾從阿閣棲高搴誰肯戀山雞一時夜雨梧桐落
別去千年兩淚啼

其二

可憐憔悴不逢時長白山高羽翮無纔得歸來棲上苑
罡風吹散惜空枝

其三

兩鳳當年豔彩生不堪鷗鷺託高名豈知丹穴雛空後
截竹猶堪作鳳聲

夢中遵　旨題蘭梅雜植圖

自古蘭爲王者香梅花首出占春芳頻來華實俱堪用
總是傾心向太陽

又題神仙騎鵝圖

神仙騎鳳不騎鵝太液風清掌潑波想是雲霄猶未換
故教曲項向天歌

贈胥客長公德行四首

謝家玉樹本天成振檻勝衣已不驚一自屏風能步履
至今還憶鄴侯名

其二

生子當如孫仲謀何須藍玉一時收雙瞳炯炯非凡相

燕頷當時已拜侯

其三

曾向祇林禮梵仙香爐僧已到堂前宰官説法知無敵

夢裏還歌玉樹篇

其四

王謝烏衣更有無一時還唱鳳將雛仙人已戀人間樂

却許青鸞下玉符

偶見二首

令節俄驚煖氣浮六萌車上麗人遊湖光搖漾添螺黛

解得芳心便破愁

其二

曾歌子建洛神篇翩若驚鴻態若偃女伴相隨低嚲袖

六橋春色付嬋娟

汪右子以呂仙傳見貽賦寄二首

頻年鉛槧近何如態鳥方巾自著書今古邯鄲同一夢

笑他詞賦總成虛

其二

中年餐玉禮壺公袖拂三山堪樹風聞道黃金能變化

可從丹竈惜途窮

黃石氏以酒見惠賦寄二首

西子湖頭楊柳春催花風雨未歸人殷勤勸酒逢知已

世路誰能問隱淪

其二

鷫鸘裘解覺春寒公子風流餉客餐君似氷壺能貯玉

醉來叔夜莫交看

贈相士四首

燕頷鳶肩未易知骨由骯髒遇來遲輕肥此日勤相許

蔡澤當年只自嗤

其二

當年休咎許前知客裏佯狂醉若癡短齊子高猶相楚

逢君不復歎窮時

其三

荀子曾吟非相篇人生有志總徒然當年厮役皆能貴

突禿方知異骨傳

其四

傳咸文字古來誇掌上傳聞隱臥蛇吾亦有心勞鐵硯

笑他指甲未生花

望釣臺懷子陵先生二首

丹楓綠樹出江隈傳說羊裘在釣臺多少幽人名寂寞

如逢遭遇亦崔嵬

其二

不羨雲臺佐聖功高名山翠落天空功名大半如蟻壘
怎及先生似冥鴻

出塞曲三首

塞外霜飛鐵甲寒羽林十萬下皐蘭帳前胡婦飛塵過
多少嬰兒繫馬鞍

其二

鴻雁哀哀霜月寒當年介子下樓蘭明妃青塚塵埃蔽
笳吹紛紛出塞鞍

其三

朝獵平原鷹犬隨不知虎豹滿邊陲數奇裨將年垂老
說到軍功欲淚垂

秋柳

金風堤岸綠微黃滿樹烏啼見夕陽蕭瑟不堪勤遠別
笛中吹出灞橋霜

記夢二首

夢到高山雲影間茸茸草樹不知還仙遊亦是尋常事
何苦驚心睡夢閒

其二

臥遊何地接林巒孩鶴無聲獨往還一片寒煙芳草跡
不知仙路道人閒

詠越中古賢八首

其一　王徽之

瀟灑襟期逈不羣山陰雪後寂無聞寧令興盡還遺戴
不忍空庭失此君

其二　嚴光

高皇舊識盡居沽故友原陵貴不孤自是羊裘垂釣後
客星千古弔狂夫

其三　謝玄

圍棋賭墅復何心肥水旌旗戰績深莫謂符堅非勁敵

英雄失足淚沾襟

其四　虞翻

竹箭東南美是眞仲翔名器古誰論一人知已終難遇
願作青蠅弔古人

其五　謝敷

累心都盡復何憂謝戴崢嶸並隱流一死一生原有命
吳中高士亦無憂

其六　王充

王充遺論挾風霜却笑中郎秘不揚總使清譚能門助
何如援引進詞場

其七　孔顗

沉酣麯蘖竟如何判决無妨臉自酡近日士流皆賈豎
不如思遠醉時多

其八　謝靈運

江左才名亦可傷探奇伐木太清狂青山未盡身先死
弔古吟風欲斷腸

先醉

飲量常慳浪有名偶逢竹葉對花傾何人把盞能先醉
不見狂酣顛倒情

獨醉

鶯鶯燕燕共尋春三徑芳菲淨少塵窻掩簾虛無箇事
獨成千古醉花人

宿醉

促坐飛觴豈自由催花擊鼓更持籌明朝可憶夜來事
宿醉難消今日愁

彭省廬先生詩餘卷十

華亭肥溪圃者李元度評選
男士超漢班　孫永壽 祖壽 編輯
為棟赤霞　為梅大庚
姪為柱黼望　為槎濟川　同校訂
為栻欽昊

詩餘

雲陽道中　調寄錦堂春

溽暑未離冰簟明河已渡星樓丹霞如綺雲霞道此日
正歸舟　泣露數聲蟋蟀掠魚幾點輕鷗憑欄忽憶家

園好人隔蓼花秋

同朱周望先生張子弘軒集馬丹卿學齋賦得

漁家傲

短棹初移兒泛住水雲影裏敲寒樹乍到扶風勤作主
留飲處天涯嘯傲多儔侶　莫便猪肝催客去吟詩縱
酒天教與官冷人豪多記取浮玉醑流光惜共閒中度

立夜值雨弘軒以輿召醉不能赴賦以寄謝調寄

西江月

雨色催人歸去張星揖我銜杯後車雖載未能來醉態
誠然無賴　一片煙波堪戀孤踪霜鬢難回樓頭對客

且徘徊好不逍遥自在
偕箸原令受兩朱子集家嵩年齋歸已二鼓口占
蝶戀花
至後陽生添一線密室張燈銀盞隨深淺遲僻漏沉人
不見攜儕酣飲紅浮面　小阮多情開綺宴曲曲穿花
寒入重衣軟欲別頻牽歸太晚烏衣年少襟懷遠
謝米紫來惠硯調寄　惜秋華
高望山雲正石破天驚雨深秋淺袖裏煙巒使君此心
堪羨攜歸石硯鉛華染更有硃砂為伴情遠對管城描
寫山容幾點　龍尾無由見賴袁篆相贈把庚郎心展

移側理開朱篆雕蟲雲染千秋無限佳懷付此日陶泓
不嘗杯勸待明年匡山中岸
自壽調寄　水調歌頭
秋色催人老聽我自閒吟人生羽翮未就卑息笑微禽
歸夢乍離枕上窗前又聽落葉早是動歸心古調高山
裏此地幾知音　主情殷客意澹鬢霜侵莫說襟期非
昔曠達已成令捧檄不如毛義寡過先期遽瑗反自惜
分陰五老峰頭月應從醉裏尋
又次前調
客裏蕭條況煖日自微吟誰知此際情緒鳳羽混寒禽

廬岳早着歸屐燕山正棲古寺汗漫總無心俗耳鬧韶
倦休更說知音　問中懷如松栢耐霜侵但是年華如
駛寂寞到如今有筆欲齊江令無遇可同陶侃運甓惜
分陰聞有餐霞路應從何處尋
賀友調寄　滿庭芳
隋苑榴花雪塘明月都添玄度風流綠窗繡閾銀蒜壓
簾鈎正是舍人新樣天香繞滿袖歸舟方行樂画眉纔
罷進酒祝朱樓　客來逢設帨玉堂張幕早飫珍饈愧
人非嵇阮徑辱羊求指日山公朝宁傳聞鑑度勝無儔
還傲我鹿車椎髻同載白蘋秋

送無言孫子歸黃山調寄　酹江月
攜來佳釀并朋遊青玉雲山呼絕蕙帶蓉裳淹壯歲疲
似稜稜瘦鐵黃海蒼煙蕭然世外柰道存吾古年年欲
去煙花留戀車轍　竹西歌吹無聲松風繞夢猿鶴催
人別黃帝鼎成堪鍊藥莫道不因人熱嘯裂山崖歌同
木客君去原非拙異時鸞鶴寄來瑤島紅雪
却夢調寄　滿江紅
雨悶風愁堪憐是天邊鴈沒孤客況夜沓如年暮愁增
疑兩兩三三離別緒夢中欲說圓還缺細思量有夢更
添悲空銷骨　心底恨隨花發枕邊淚和雲滑風吹形

影碎水垂木末欲戀故鄉無處戀殷勤更酌杯中物囑夢魂從此不須來聲嗚咽

旅中七夕調寄　夢揚州

月如鈎笑人生空自含愁兩丸如織雙星又見清秋碧梧墜葉蟬聲斷淒淒怨笛箜篌鵲橋低鴻書遠有人空上高樓　曾記莒城夜遊便巧奪穿針斜眄女牛堪歎而今浮家還枕扁舟武丁一去紅塵遠更誰知靈匹心頭空搔首寄懷天上夢覺揚州

將至江右孫無言相送真州賦別調寄　滿路花

秋空帶遠霞小艇隨波絲行人江上去嗟孤獨良朋握

手偏唱風前曲似積崑岡玉月色橫秋倚聲宵半偷讀芙蓉水畔剪剪離思續詩囊空一卷輕裝束猿吟鶴嘯曾約黃山宿霜冷瀟湘竹寄有鴻書應歡人世願足

壽程周量調寄　滿江紅

霜凜風寒紫氣聚仙郎晝省行樂處鳳池未奪玉騮馳驟萬頃澄波真莫量千尋聳幹疇能挺問南宮領袖屬何人君攀杏　拂花箋煩毛穎記詩史稱書聖正絲綸暫委度支新領綠鬢崢嶸金闕裏朱顏嘯傲蓬池頂羨歲星遊戲總文章風流興

壽王敬哉先生調寄有萬年歡

陽月廻春正玉堂高會杯沉琥珀金紫傳家螭陛履聲猶昔典禮容臺三側有雲母屏風遮隔到今日元老無疆貂蟬滿座生色　瓊函玉策黃金賜肅端牙笏疊拜恩澤疏傳榮歸誰似鬢蒼顏白恰喜家依帝宅似香案玉皇仙謫應知道保艾千秋蒼生舉手加額

壽馮孔博調寄　滿路花

香飛芸閣中書校藜花裏登山瞻泰岱真堪喜朝陽有鳳阿閣看風起紗帽烏皮几問是誰人漢室馮唐有幾木天高選當日文何綺風稜廷憲府門如水人遐室邇未到平津邸欲飲堂前醴除非是孔雀屏開通孔李

贈歸安令張秋帆調寄　一叢花

吳興仙令氣如虹瀟灑出塵籠碧窻朱檻苔陰靜又重添官閣汾風琴裏浮杯花前揖客懷抱許誰同　當年刺史屬宗公接武最英雄安排宦地成新賞笑人生問舍何庸貽硯傳家留魚換酒快意舞王戎

其二

淵澄璧映本風流人在最高樓種花栽柳官衙裏曠胸懷萬事浮漚虎豪開屏銀盤薦蛤還解察眉憂　頻年屢解鸛鶴裘羸得吏名留銀塘十里浮青雀並消停縱戀長楸萘櫝掀雲軒窻待月山色望中收

初寒夜坐調寄　玉漏遲

梧葉零秋晚。應悲玉露相侵。偏早點點銅龍。又是昏黃時了。月色樓頭初起。篩清影伴人歡笑。缸影照此時。倚得欄杆多少。　莫說對景長懷。便壁底吟蛩。怕寒聲悄。徙倚無聊。愁聽砧聲煩惱。被底莫翻紅浪。陽臺別來還杳。心似擣。非爲玉砧潦倒。

詠四季景調寄　漁家傲

正月

司候青陽辭臘早。玉梅蘂放如冰皎。斗柄蒼然紅日好。休懊惱。元宵火樹開懷抱。　柏葉椒花爭窈窕。童歡長大人愁老。惟有多情馳馬道。縈碧草。柳稊又報參差了。

二月

吹雨條風渾似舊。峭寒催動園林繡。斗酒聽鸝歡緒有。曾記否。牽人離恨惟紅袖。　幾處踏青多邂逅。桃源李徑芳情透。暄氣忽多啼鳥後。人倦晝。年年惆悵花枝瘦。

三月

浪煖桃花飄絳色。惱人春緒眠應得。綠羅十里還如織。遲玉勒。王孫芳草腸堪憶。　啼血子規聲惻惻。送春春去花無力。遊蜂戲蝶開胸臆。如舊識。風旛深處情無極。

夏景　四月

暖日紅稀綠自變。妝樓人起初添黛。雛燕欲飛還

偏有態。穿簾猶得成雙對。　梅豆其時蜂欲退。攜筐桑婦枝頭背。戴勝初鳴聲[illegible]時。不再弱荷抽絲萍猶礙。

五月

過雨洗梅炎氣足。苔滑樹複池塘綠。弔屈還來尋水曲。蘭鵲逐。綵絲續命問絲竹。　落盡江梅難極目。新篁冷翠侵波綠。荳蔻湯溫初沐浴。花如馥。火雲日暮天邊簇。

六月

河朔銜杯曾避暑。琴亭酒榭多爾汝。徑竹山松堪共處。還挈侶。登樓極目飛煙溆。　蟬噪綠陰無意緒。北窗高臥人何許。沉李浮瓜頒寄語。歌白紵。池塘一陣開襟雨。

秋景　七月

金井蚱飄梧葉冷。銀河影轉星樓靜。的歷秋荷飛蚱蜢。乘小艇。攜樽挈侶尋幽境。　玉蒜珠簾移日影。玉搔金絡重梳整。樓閣穿針屏影靚。還淚哽。黃姑織女天邊耿。

八月

碧海普天雲乍捲。庭閒月冷多苔蘚。桂樹吹金微露泫。愁不展。離人天外鴻聲緬。　岩谷生香潭水淺。芙蓉江上堪消遣。檀板輕敲聲婉戀。情非舛。聲歌幾處開青眼。

九月

勁隼長天秋過半。重陽風雨開孤館。黃菊微霜花影亂

籬下玩貪杯陶令年華換　適越思吳情更滇登山涉水行人歎此際天涯雲不斷愁若絆黯然別路多驚雁

冬景　十月

塞外草衰聞葉落關河一望多蕭索拂袖愁雲過畫閣香氣薄衣輕怯向風前酌　苦霧嚴霜天若幕楓江水樹吹如鞞梅動小春含嫩萼休落拓重衾獸炭堪行樂

十一月

玉琯飛灰陽動後寒氷千里人消瘦羗管一聲風冷透看墬斗涣花已濕征夫袖　獸炭欲焚還憶舊畫樓錦幙難分手此際有情冒欲皺聽玉漏夜長金剪寒衣就

十二月

雪後流澌風捲猛雞鳴柝冷清霜薄此際銜杯擎鑿落消寂寞焚香擁炭樓高閣　早是春回花欲作流蘇玉蒜垂簾箔開得寒枝還娴娴爭綽約椒樽送臘人如昨

詠鹽調寄　水龍吟

遥思海國熬波青州作貢絺同載吹煙萬竈牢盆千里越吳相對積雪無光飛砂偏濕小磯成塊惜有形如虎往事難提但纍纍更纖碎　欣喜滄波無礙枉教他鮑魚作配行廚玉女飛觴金谷調和須在桂海嫌辛醋溝憎澁纔離便悔玉差高汲井還勝刮地水晶難賽

詠錢調寄　意難忘

九府持籌料銅山望重金穴權侔著書同乘馬負債罰牽牛肉好著郛輪周到處喜相求更倩他貪花使酒沉醉紅樓　西園特地相求但斜封墨勅好爵堪謀灌輸新樣好羞澁舊風流憐貫朽賴泉流使鬼一何道獨柰何剛腸百鍊見了還柔

又次前調

扶杖攜他有十千沽酒三百尋花稱堆依地窖無足走天涯輕鼓鑄困泥沙大小疊相加且欲欣阮家遺事留得一文誇　人情多少周遮見敎顏回笑好事增奢臭多偏得官廉少不成家尋故物更如麻又那妨青蚨變化赤仄參差

用藥名詠石榴調寄　鬢雲鬆

豔紅花嬌半夏旋覆多情深淺防風亞面似硃砂嬌似姹貼近辛夷恰在丁香下　紫微殘萱草謝獨活妝前附子紛臺榭竹葉遮來秋未卸琥珀丹顏甘遂先秋罷

中秋無月調寄　洞仙歌

雨風喧處藏了黃金鏡聽徹霖鈴思桂影一黃昏消減無數風光人沉寂不識廣寒猶近　白榆天上種淡淡霓裳誰向妝樓鬬紅粉倩箕畢紛來隔斷人間把盞共

原缺第十葉

庭幃初采藻翩紅樓西閣嘖羨佳兒　翩然鵷鷺丰姿
又筆下鸞龍舉可馳正一時貽厥便同傳硯異日獻賦
畢竟吹箎尊菜堪烹雉羹宜進一堂慶事壽眉怡況射
屏中雀兆叶熊羆

爲金太守長眞賦調寄　踏莎行

日赤蕪城風薰麥浪將歌雲漢邗溝上翩翩五馬渡江
歸隨車早慰民間望　石燕難徵土龍無狀雲師雨御
誰堪仗不須一哭學欒巴金天後裔揚州長

又同前調

喜雨名亭踏莎成調疇青柳綠紅橋好平山堂子爲誰

新年年靈澤添池沼　爲謝驕陽無憂宅草投壺玉女
天公笑人間五馬竟如龍爲霖惟有蕪城早

春閨四首調寄　憶江南

初睡起對鏡理飛蓬雲墜燕釵金絡索風吹鸞帶玉玲
瓏人到畫樓東
朝浴罷荳蔻蘊香風姑射神人氷作骨蘂珠仙子玉爲
容舞扇向簾籠
停針後無語自思量昨夜夢隨雙蝶舞今朝羞見隻鸞
翔倦起繡鴛鴦
思遠別夫壻去經年寄遠有書鴻作使望夫無石黛爲

山長自損紅顏

憶江南十首

江南好最憶是春光綠柳煙濃鶯語亂碧窻人靜燕泥
香白袷麗青陽
江南好最憶是春山日帶輕雲籠翠黛風吹細雨濕紅
蘭洞壑鎖深寒
江南好最憶是春閨響屧聲高芳樹比鞦韆影落畫橋
西水閣看鳧鷖
江南好最憶是春溪桂楫半搖佳麗影柳枝初拂短長
堤風雨漬花泥

江南好最憶是春園昨夜飛英飄碧瓦明朝新蘂護花
幡桃李更無言
江南好最憶是春樓引鳳簫聲移畫檻窺鸞紅袖捲簾
鉤極目紫驊騮
江南好最憶是春花煖閣輕風搖碎錦小橋流水亂紅
霞晴雨逗窻紗
江南好最憶是春風乍冷亂吹桃浪皺薄寒初試杏衫
紅搖曳百花叢
江南好最憶是春船幾幅蒲帆過柳岸半篙流水雜漁
煙到處有嬋娟

江南好最憶是春筵穀雨茶煙烹笋脯清明榆火試花前魴鯉跳波鮮

彭省廬文集七卷詩集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彭師度撰師度字古晉號省廬華亭人崇禎戊寅吳下諸人爲千英之會畢集於虎邱師度年十五即席成虎邱夜宴同人序吳偉業有江左三鳳凰之目益謂師度及吳兆騫陳維崧也集中兵謀十餘篇頗見用世之志詩格沿雲間之派富艷有餘